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一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 33/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一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8.2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一六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冲谿先生集二十二卷

〔明〕彭輅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九年彭潤宏刻本

..... 一

華陽館文集十八卷續集二卷

〔明〕宋儀望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二年宋氏中和堂刻本

..... 二八〇

華陽館詩集十四卷文集十二卷附錄一卷

〔明〕宋儀望撰

重慶市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年魏學禮刻本

..... 四九六

冲谿先生集二十二卷

〔明〕彭輅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九年彭潤宏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彭比部集

八卷》提要

彭比部集序

先生宦南都故先生名天下而南都人尤口先生不置予在南儀部時切心懷之其少部季真雅從予遊知先生素已而鳳禎來游江右又與予從遊者數年江右亦莫不重先生有子弟不得盡見先生詩遍者潤宏褒剗遺文鳳禎以集來乞序嘻吾廼今固得其大都云先生之父率有二種南都時涉六朝六朝地也



家食時涉秦漢老於文也舊
與王弼洲同好故弼洲詩有
碧雲孤懷賞心人之句有味
哉其言之矣獨所稱逼寫風
貌則馮異區之言曰先生長
不滿七尺而神情軒王逼人
其為文擲管千言倚馬絕不
假推鑿左韓右白縱橫輻輳
風雨驟而蛟龍吼也綴詞而
不傷于氣入事而不暗于象
其雕龍之上手明時之高調
耶每讀先生文自覺采色飛

動此殆淮陰侯之所謂天授
今始知其區之言信然夫文
固不易而人之求于文者備
矣美風神者則責之以華富
藻績者則刺之以骨蒼古者
或以為贅乎逸雋者或以為
少味要眇之旨不合於巴里
超常之解恒束於理儒談今
者則諱而多微論古者則重
而易駁才稟于天而勢每格
于人不參以不齊之見而作
者則持以一定之衡於是乎

目無金牛者寡而手若轉丸
者難也先生之文有是哉春
華秋實爛然英々瓌麗矣予
愛先生詩贈王元美咏烟雨
樓諸什雜之古詩不易辨膏
韶行大似武德口吻五七言

木原

中

律淹浸唐人風發蓋先生旗
鼓于詩而叱咤爭文也江君
迺先生粹褐地生々為先生
題識而多湯滅故多著之金
陵燕磯而菴間義人已遐不
可復作獨遺文在耳季真早

世已矣事禎宏之能世其家
鼎故不辭而叙之
萬曆庚戌仲冬清遠道人湯
顯祖撰



序

五

詩集自序

曩余弱冠薦於鄉有餘功暇日可以蒐獵百氏凌厲千古奈何晏遊惰學後以楸枰送流景也余當其時雖性好為詩而莫知詩之所以為詩後十餘年登第寓京師則京師者四方賢豪之湊而騷墨藻翰之窟也於是有談初唐者具揭風神拔俗之雋純璞未離之真聞其言

詩叙

十

若不復有高岑李杜也有談杜少陵者稱其清輕雄壯頓挫而沉鬱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在悲言悲在樂言樂各殫厥趣聞其言若不復有錢劉皇甫也已而又有談中唐者予拒之曰中唐氣凡而體弱是何足溷吾耳哉而談者則官曹之長翹、先輩也強聒不余舍俛而聽者累日始知其詩之為吐露條達而大

曆諸子爛然名家不虛也自是循所聞而試為之奈何蒙魯之質徒隔涯睥望恍然目擊而身莫之詣也蓋詩之所以為詩者其神在象外其象在言外其言在意外故中唐之視初盛遠矣初盛唐之視晉宋有間矣晉宋之視魏祖與孫也魏之視漢父與子也不同意而同妙以稍得其神也夫神者何物也天壤之

詩叙

二

間色聲香味偶與吾觸而吾意適有所會輒矢口肆筆而泄之此所謂六義之興而經緯於賦比之間者也賦實而興虛比有憑而興無據不離句字而有神存乎其間神之在興者什九在賦比者半之此國風小雅不傳之秘而靈均之騷所獨濡染而淋漓者也莊周嘗以玄珠喻道謂離朱喫詬有不能得而惟象

固得之夫象罔之所得者豈可得而強
哉予之詩每不足於興其詩猶無詩也
且予既好為詩則於無韻之文何啻雞
肋顧自宦而省署隱而巖林人往々以
文字索我日言余之所不欲言又貪不
舉火姑賣文為活於是空々曳白之夫
與屠沽市販咸來以文見索藉其微貲
以備晨炊濟枵腹日言余之所不屑言

詩叙

三

故急書而畀之仍急燬其草不藏副也
語曰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騰
蛇無足而飛鼯鼠五枝而窮言賢專也
余之詩所以弗入工臻奧者殆文為之
障乎失之文而又不得之詩是以藝家
惡夫兼也頃者友人進余以戒定之學
諄々策余以年長日暮曷不思所以脫
離生死而猶業此浮夢贅疣之言為余

聞而是之嗟乎人當意氣盛壯之時科
目之不足而希富貴富貴々不足而希
功名功名之不足而希詞藝即齟齬弗
獲無不攘臂而圖之迨乎晚節末路悉
幻而歸諸空於吾無與也余自是可以
忘言矣第平生所撰著精神肝膽寄焉
幸而存之家塾俾後々子孫不見吾之
鬚眉顴頰而見吾之精神肝膽既酸梨
苦李之嗜或有同於予者倘非其人而
捐以覆瓿余亦何能與焉

詩叙

四

文集自叙

兒濶宏曰阿翁文章甚夥往往援管立
揮與枚大夫鬪捷食頃者晚歲讀之意
有不愜即付祖龍之手惟詩篇雅兩自
喜則具存宏時時從里中構錄得此數
卷已十以六七將鏤之木余聞而止之
曰我何文之有哉夫工不如左傳衍不
如國語雋朗不如戰策跌宕不如子長

文序

簡健不如班掾淵奧不如楊雄均之不
足以名文若予文蓋靡靡下矣無庸刻
為也因歎歔搢腕而言曰予於昭代宗
匠獨慕服姑蘇劉子威云子威之文滌
唐漂宋祛鄙剔卑直遡西京而超軼之
上者為商周灝噩之書次之則丘明韓
非孫管故言文而行遠莫子威若也嘗
舉以語人鮮予信者則知言固難矣皇

葦瀟於里耳鄙曲指於寡和聆鄭衛而
忘倦涉古樂而思臥者人情大都然也
我明如何李創興闢草昧之榛蕪闢然
奮躍而還之元古功不訾矣迺其後有
王槐野之步驟異凡李于鱗之精緻蒼
勁王元美之馳騁橫逸此其人皆龍驤
虎踞揭大旗於中原為摘揆者標架索
之古往尚不易值而流俗昧昧者譏刺

文序

噉呵不少假况余之庸淺不逮諸君子
哉盍卷而燔之勿資陽秋之喙可也夫
秦火之後以文章名家者纒纒不乏其
傳與不傳則有幸不幸存乎其間故昌
黎非歐陽不振左氏非劉歆不立論衡
非蔡邕不彰太玄非侯芭桓譚不好要
在過其人也四庫之儲薦懼五厄雄詞
麗藻率泯又漸盡作者鑽研組練之勞

竟委之煙埃予盖有千載之愴焉予所
著平生未嘗苦心不儕作者之域安在
其不救帚棄也宏退而與孫寅亮謀曰
阿翁之文洞然寫肝腑世容有愛者况
手澤之遺吾儕子孫視之如故國之肅
楷部鼎當世世藏也曷錄其副置家塾
俟驚硤瘦刻焉余聞而序之

文序

三

彭冲谿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賦

煙雨樓賦

述思賦并序

成城賦并序

卷之二

五言古詩

寄王元美四首

比部集目錄

蠶婦吟

飲酒

桃源

感事有作

觀奕射坐中口占

遠游篇

妾命薄

聞朱將軍破賊

七夕有感

白髮歎

西鄰

少年子

仲夏雜述三首

煙雨樓

朔風

述感

秋夜二首

効庾信贈同年王方麓兵憲

彭比部集目錄

二

送張給事被謫

送歐郎中予告歸吉安二首

送陸九山別駕徙閩

移居

虞卿

申包胥

韓淮陰

侯夫人

雜詩十首

湯興

詠懷八首

當年

送舒山人訪弟南還

龍頭篇贈朱屯隆狀元

贈同年王近山遷蜀憲副

相晤篇寄同年翁見海

新鑿芙蓉壠

卷之三

彭比部集目錄

三

七言古詩

南都元夕

曩昔行寄陸少宰

慈母愛

并序

葵子悲

感事放歌

放歌行

金脾來

寶劍行送西野李師

題漁人畫

見內人妝畢非復故貌信口戲贈

舐犢歌

行路難五首

送鄭石南還洞庭

贈嶺南吳蘭皋

太奇行贈四明馬君

青韶行

題歐侍御故居

彭比部集目錄

四

夔州歌

送劉錦衣西渠還京

夢仙行

送姜子轉吳縣博

送高給事左遷

竹夫人歌

偶成

秋風三疊輓王司馬思質

卷之四

五言律

題三茅觀

漂母祠

臥病

靈谷寺琵琶街

項羽墓

七夕

春雪二首

送高郎中以病上疏得致仕二首

彭比部集目錄

五

病述

中秋無月寄友人

燈下剪彩爲花作

賦得秋水

詠雪山

美人教梳頭

送監中門人珣球官生鄭氏兄弟還國

二首

遣少姬賦別二首

十月朔謁 孝陵三首

改葬二姬

天目山對雪

送閩中康尚書還南

見白髮有感

昭君二首

竹

盜起歸德窺鳳陽不克達南京聞之警

備五首

彭此部集目錄

六

臺上翫月

戚希仲招飲同子瞻諸友聞北邊警報

二首

精嚴僧舍送項子瞻分題賦得月二首

墨陽館謁王元美二首

游錢太守公良墓

九日聞海寇悉殄喜述二首

送鄭崑東郎中

視獄公署夜宿

秋日澤上人招飲

項子瞻僻居郭外懷之

有感三首

送馮開之北上二首

俠客行二首

陸吏部脩育王舍利塔

過李岫巖山居

赴任日雷雨

曉出太平門

彭此部集目錄

七

枕上聞鳥聲

夜起看月

送沈水南別駕

至後雪

茅進卿德州道病詩以慰之

題采石李白祠

端陽日

黃子病足垂愈詩以問之二首

送吳而侍奉試

賦秋暮還山贈別張山人

送龐公出守雲南二首

送吳山人子充入京

送章公出守南雄

旆原白市隱園燕集二首

卷之五

五言律詩

送黃淳甫白下歸姑蘇三首

送吳公北大司空

彭比部集目錄

八

對菊

夏日坐竹園

將至南昌

西山牛督嶺

雞鳴山

同諸友集澤公山房

送司空吳萬里北上三首

詠翠雲草二首

客有贈予香草者以詩答之

送陳上舍之京二首

范菁山八十二首

贈項子瞻村居四首

清明前一日先君壟上

采菊

舊府公黃愁軒書來離家半載尚未抵

夔州二首

題大有山房二首

招友人遊湖上

彭比部集目錄

九

和翁公朝天宮東麓亭譏集二首

送吳令之任大浦

涿州道中

客中除夕

贈新安友人

贈錢長卿讀書野樵羽士房

本覺寺僧圓意舊木工也二首

示周子

贈封丞

丙戌元旦予年七十有三示諸子進業

送人之金陵

悼楊州姬

輓王院事二首

輓顧夫人三首

五言排律

贈張肖甫司馬五十韻

甲寅除夕感懷

南都人日

彭比部集目錄

十一

同翁尚書登報恩寺塔二首

送同年張安軒考績北上

履水渡琉璃河

送甕孟所節推赴召

中秋過姚子雙蓮山堂會豐南禺夜飲

無月分韻賦

卷之六

七言律詩

燕子磯

寄題楊忠愍祠

寄沈純甫時以上書成廣二首

贈同年王方麓兵憲閱兵海上

詠李陵

寄皇甫子循

同吳明卿沈道初吳門譏集共賦

海寇至南京安德門外二首

聞焦弱侯賢良舉首喜而有寄

紹興沈青霞鍊以奸論分宜冤歿塞外

彭比部集目錄

十二

厥子申雪輦骨而還賦贈

登雨花臺

送陸公出守雲南二首

平湖一老人官大庾倉使曾爲前使繫

者輸漕糧後六旬餘竟得子中賢科

憶朱子价

寄王元美

寄贈寧波東沙張師

送項子瞻入京二首

題虎丘輓轡井

贈戚都督二首

送天台黃山人北游

送張令尹赴召

過精嚴僧

秋氣

八月十七日沈青門李珠山招飲三茅

觀看潮

暮春游項氏山園見落花有感

彭比部集目錄

士

送歐郎中得告還家

飲憑虛閣

憶孫太初

雪中直宿公署

送徐郎中考績北上二首

春思

秦駐山望海

送戚希仲會試

桃花塢新壠成徙塋府君太夫人賦述

二首

山莊聞百舌

秋色

秋風

西湖月夜

沈青門囑子寄聲項子瞻

鍾子守福寧有海寇後守池郡景陵輜

車過而雙親先後亡爲製白雲遐思什

送汪節推擢南比部

彭比部集目錄

十三

題邯鄲呂仙祠

詠蘇武

寄項子瞻京中

送沈壻北上

十八日同馬松里沈青門復集三茅觀

看潮分韻得無字

送沂陽王孝廉八十會試

寄題天目

塞上五首

採尊寄西湖諸社

沈純甫自嶺南還

送嵯峨公北大司馬

題沈純甫白鳳山房

贈黃山人悅仲以六月之金陵二首

鴈

贈顧太學生子

龔府公新構本覺寺脩三過堂

贈趙上舍慎思

并序

彭比部集目錄

十四

僧自補陀來賦贈

游牛首山寺

贈友人督府叅謀

贈丘子二首

乙卯除夕

得轉官南刑曹報

贈張太宰玄洲二首

卷之七

七言律詩

同年李石麓相公初度二首

送李兵憲擢叅政之楚

贈四明馬南洲故廣中偏將

寄處州何晉卿同年二首

鶯脰湖同沈道初別吳明卿

和蘇長公韻

喜李伯承至南都

贈周刑曹選兵山東二首

七月七日禱兒應試追思其母愴然賦此

彭比部集目錄

十五

白髮盈顛飭粧嫁一姬賦別二首

送沈壻瑞伯入京

雪中謾集見人贈扇

題岳墳和趙子昂韻二首

送同年何晉卿守潮州

晨起監中有感

送項子淵燕都秋試

贈許石城尚寶

述懷

端午

三兒鬻屋悲而有作二首

送沈純甫尚寶北上

張玄超有金陵邀笛步之咏和之

項子瞻招集澤上人禪房

落花

太平堤

送祠部朱子价北上

辛巳元夕有感

彭比部集目錄

未

和題烏江項王廟

嚴子陵釣臺

初夏卽事

冬谿上人招飲莊上牡丹

丁巳元夕

齋居夜坐

題朱衣秋釣圖

聞海寇入金山

登漢風閣

送黃玉庵戶曹還京

壬戌元旦

贈錢懋穀

賦將進酒

賦竹坡贈高山人箕

寄錢懋登文學

過友人程台麓邸寓

贈錢永州懋文初度

讀羅念庵集

彭比部集目錄

七

讀王槐野集

示諸兒問疾

寄金鄉戍兒

送大郎以元戎募士相從海上

同年茅順夫過訪

庭中桂花開

同錢懋穀登烟雨樓

題李龍珠薜蘿園

秋夕乏糧病臥

懷張山人

寄太傅徐師

張山人移居

送彭比部邵武

送陶侍御北上

九日對雨

湯題二首

清明日風晦

暮春

彭比部集目錄

太

閒居卽事

至日

和龔使君煙雨樓游眺之作

輓少司馬思質王公

輓天寧上人

悼楊州姬病亡

七言排律

贈方初菴郡丞擢守杭州二十四韻

卷之八

五言絕句

龔子勤席上聞笙

春月

輓懷夫人

送祝學博之當塗

立春

詠紅梅

讀淮陰傳有感

柳下御風

彭比部集目錄

尤

登東塔

登潤州城樓

槐龍真如寺八景

石梅

柘屏

雪峰井

長水法師墓

鸚絡松

羅漢松

應鵝

自題畫像四首

詠筆

七言絕句

憶靈隱寺舊讀書處

題謝當路

姚山人庭中聞芭蕉敲二首

悼亡姬用慰所遺諸兒二首

海上倭夷不解湧歌七絕

彭比部集目錄

千

滕縣院中感懷

暴客行四首

薄命詞四首

宜男曲

駕湖贈歌姬

功成曲爲督府張肖甫賦五首

望湖

贈李道人三首

內人以勞致病贈此慰之三首

錢懋毅雙蓮

送王可山郎中三首

送朱餘山還華亭五首

吳山望郎詞二首

西湖歌

有感二首

病中作二首

送蔣生還吳興

春思二首

彭比部集目錄

三

美人思所歡爲吳生賦八首

西湖曲五首

送遠

新城歌

送薛生

輓江陰薛刑曹二首

悼亡慰卜益泉同年二首

卷之九

書

與友人論詩

與友人論樂府

與友人論讒

上徐存翁師相

上同年李石麓相公

上張泰嶽相公二首

與同年李伯承

彭比部集目錄

圭

與同年茅鹿門

與項如臨二首

與念公西洲上人

與周幼海山人

與同年王方麓

與同年徐達齋

與同年李重齋

與錢懋穀三首

與門生焦伯賢二首

與門生余幼峰翰林二首

與門生胡秋宇翰林

與臧堯山太守二首

與壻沈瑞伯大理二首

與項玄池

與袁澤門

卷之十

書

與同年楊椒山武選

彭比部集目錄

圭

與同年王元美尚書二首

與同年汪伯玉中丞

與謝茂秦山人

與戚希仲太常

與同年謝太東中丞

與沈勾章山人

與錢懋登二首

與澤公冬谿上人

與屠長卿儀部

與項子瞻上林

與李伯遠

與錢淵甫

與錢長卿

與吳默泉

擬書

擬陸龜蒙救岳武穆上張魏公書

擬韓魏公論義勇與司馬君實書

擬辛幼安報陳同甫書

彭比部集目錄

五

卷之十一

序

唐詩廣調序

唐詩衍調序

錢臨江集序

牛塢志序

三過堂詩序

李珠山詩序

項子瞻詩選序

多谿上人集序

涂氏族譜序

姚穀庵崇祀錄序

烟雨樓志後序

南陵縣志序

龔毅所詩集序

卷之十二

序

史記初覽序

彭比部集目錄

五

玉府鈎玄序

壬子山東鄉試錄前序

壬子山東鄉試錄後序

甲子浙江鄉試錄前序

甲子浙江鄉試錄後序

清脩貽範錄序

華陽茅山人詩稿序

黃公越蜀漫稿序

玉華子序

孝感集靈卷序

何太常徵異編序

玄賞編序

西泉錢伯子集序

李生蒨蒨編序

世孝錄序

卷之十三

序

贈少司馬張嵒峽序

彭比部集目錄

美

贈司空徐鳳竹海塘功成序

贈鄭九石郡丞異政序

送何心泉赴召北上序

贈兵憲陳靜齋叅藩河南序

送黃先生致仕還華亭序

送陸南門擢任嚴州司教序

贈馬向葵僉書浙閩序

贈兵憲梁山王公還撫州序

贈兵備劉帶川擢浙憲長序

贈鍾別駕擢州守序

贈徐別駕擢守安寧序

送祁蒙泉守福州序

贈比山曾君膺獎序

贈沈叔雅擬游京師序

贈鄭于南選侍御序

贈邑令顧襟宇序

卷之十四

序

彭比部集目錄

圭

壽大司寇蜃川孫公六十揆辰序

壽少傅申公五十序

壽封君賀春野七袞序

壽呂母太夫人八十序

壽張思山八十有三序

壽陳母蔡孺人序

送德安守羅同年壽親序

頌

樂叟頌 并序

壽扈母太夫人頌

并序

卷之十五

記

夢呂翁贈題記

桐鄉黃勉齋先生新祠記

陸氏墓碑記

桃花里先隴記

芙蓉潭新阡記

錢氏瞻族田記

彭比部集錄

夫

如皋縣新城記

南陵藉山亭碑記

釣鰲磯記

寧壽堂記

卷之十六

論

文論

技能論

禪論

性習論

僊論

正統論

國脉論上

國脉論下

相臣論

卷之十七

論

春秋論

彭比部集錄

无

季扎論

魯隱公攝位論

王荆公論

讀

讀秦始皇帝紀

讀項王昭烈本紀

讀老子申韓傳

讀賈誼鼂錯傳

讀司馬相如傳

讀谷永傳

考

連山歸藏暨三墳考

星家五緯考

古字考

卷之十八

傳

國朝名宰傳

國朝兩浙歿忠傳

彭比部集目錄

三

國朝樞李名士傳

昭代奇童傳

懷舊傳

尹蓬頭傳

詩社四友傳

卷之十九

雜著

誅賊臣仇鸞頒詔表

祈雨文二首

與戚希仲諸君談項子瞻入京啓

倩執伐啓

張王屋金陵唱和編題辭

倭變紀畧題辭

南膠草引

跋三過堂集

跋南雍申教錄

跋澤僧諸祖像記

書程巽隱集後

彭比部集目錄

三

書籀海圖編後

南宮鶴汀鍊師贊

錢公良測語贊

冲谿老人自贊

應客鼎來

策問五首

卷之二十

誄

錢給諫誄

并序

錢太夫人誄 并序

祭文

祭同年楊椒山

祭王槐野祭酒

祭林念堂中丞

祭胡仰崖比部

祭何母章太夫人

祭李母徐孺人

祭翁夢山尚書

彭比部集目錄

三

祭張瑞泉叅政

祭霍評事

祭徐東園

卷之二十一

墓誌

曹徵君龍川墓誌銘

指揮僉事龍橋張君墓誌銘

奉政大夫西河沈君偕張孺人合墓

誌銘

朱邦鎮居士暨配衛孺人墓誌銘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吳公墓

誌銘

三原梁母周孺人墓誌銘

施母吳孺人附墓墓誌銘

卷之二十二

墓誌

兒母伍氏墓誌銘

兒母侯氏墓誌銘

彭比部集目錄

三

沖谿野叟生墓誌

行狀

叅政平崖錢先生行狀

彭沖谿先生集目錄終

冲谿先生集卷之一

構李彭輅子殷著

賦

煙雨樓賦

繫彼丹樓冠湖洲中。地選天規。神摹鬼工。翬埃永謝。輪軌靡通。超遙寂歷。曠莽冲融。滅忽縹緲。杳靄瞳矐。恍含太始。乍吐鴻蒙。遠而望之。若蓬壺之現高春也。側而睇之。若漣漪之擢芙蓉也。崔嵬屹律。若貝闕之憑青穹也。浮時特阻。若孤

彭比部集卷一

一

三

雲之點太空也。當其鬱生煙。汗液成雨。頃刻渾沌。高下迷處。時則蛟螭噴踊。天吳騰凌。蜚廉屏翳。咄譟信爭。魍魎佻嬉。鼎圖斯徵。馮夷踏舞。水妃降升。陽侯海若。通禪主盟。玄珠失矣。離謨眩驚。衆形鏤彩。萬彙韜凝。迺其游人。愴悅歡塞。悲興傷去。住之不易。心泛泛如搖旌。俄還櫓而弭棹。悵歸往之殊情。別有壯夫俠士。隱於屠肆。睢於博肌。靡以窘懣。靡以物撓。豪宕慷慨。意盛氣盈。爲之奮趾而一登岸焉。傲睨睢焉。狂醒欽

彭比部集卷一

二

三

荆聶之懷德。眇田竇於流萍。千金委爲芥礫。一諾踐以捐生。方擬躡幽晦。躡沉冥。燿闇沕。撥艱屯。于將躍以鳴嘯。欣乎作解之堪乘也。迨夫陽闔陰翕。杲朗燦鮮。春陽噓律。熙熙訖訖。蒸水如雨。薰晴作烟。青靄懔懔。無時不然。煖融雪釋。瀨驚龍喧峽。不能束澮。不能涵淙。淙滴滴潏潏。潏潏濺兩湖之水。滉漾瀕浩。長雄乎百川。于時穠桃匝蹊。雪絮飄麓。百卉盡非。矜紅媚綠。展吳工之巧。杆絢錦繡。而駢簇於是乎。鐘鼎世閥之家。金穴素封之伍。與夫洛誦章縫。屢貶賈相。與駕棠舟。迦極浦。吹鳳簫。擊鼉鼓。呼雉盧。羞鴈鴛。引大白。醉醇醑。採芷沅。蘭掇芝。擷杜結友。貽芳少年。爭附追媿。快於良辰。不知日之云暮。間以游閒。高趣曠脫。騷人行葦。施之野。問匏葉之津。據莓苔之磯。施甘餌之綸。希龍伯之釣。倣會稽之蹲魚。鼈如阜。鰲顧有神。掀波跋浪。發聲鱗鱗。姑縱之使去。恐三山之遂沉。捨鱗鱗而不取。羅魴鮪之巨鱗。意不在獲。其樂孔伸。雖披裘而帶索。

亦歸適乎吾真既而夕陽暝素月出送鳥景延
鬼魄爰有海上群僊丹霞係簪辭王母而于邁
御雲駟而來適葛陂化龍之杖麻姑躡水之屐
翠旗金支旖旎燦奕玄鶴紫鸞續紛下集遵佳
嶼而遲徊凭闌檻而布席沆瀣高餐虛瀕冥吸
吐陽羨之盤偃壺公之宅條而龍驤條而鴻沒
星墮河隱祗餘奇蹟令人可慕可述而不可以
卽客有聞者具告於大愚叟叟曰有是哉仙人
好樓五城十二彼既僊僊人間尚數數乎傑觀

不韋比部集卷一

三

而依依乎名趾况茲樓茲地介吳越之襟喉控
全浙之上游卜神臯之爽塏分瀛渤之一洲者
乎宜羽旆霓裳之侶低回而不忍去也客曰今
之勝猶昔之勝今之樓非昔之樓矣予知之乎
叟曰何者客曰茲樓也煥焉藻飾規度宏起限
以欄楯節以階阼翼以層閣左右翬羽護以培
堤蜿蜒若几芙蕖環植的皪霍靡四望依微雲
濤遠勢則士女之盤娛列真之徙倚殆有其以
今子徒閉門寥閭蓬蒿自蔽曷假丹鉛之暇一

於茲而游豫乎曰予也無觴無瑟有足有履興
合神飛亦嘗戾止矣曰游者如縻斐疊差池業
各有緒心各有思予之爲况何其叟曰夫子固
陳朽之樗而山澤之癯耳家繫吾土異仲宣之
旅羈也藝畚離龍之子安之文辭也宦違天祿
茂更生之燃藜也遭非鬻駿愧郭隗之權輿也
予亦何情之有哉乃予之斯登也值杪秋之際
草樹聿衰彫瘁黃落颼吹我袂白雲映我壑
湛湛兮冷冷兮浣炎區之坐濁吾嘉所不足者

不韋比部集卷一

四

崇岡複嶺爲屏爲環爲髻爲索而茵墟褥甸溝
塍綺錯聯聯農稼綢繆井落誠樂郊之腴隩而
都會之疆郭也縱眸極睎萬里寥廓秋宇鏡澄
江天漠漠元氣淋漓布濩揮霍獨惜陸相之忠
飲鴆夷之早見其人一逝而九京莫作碣石扶
桑咫尺匪迢貫齒椎紛達於崇朝南北兩戒此
爲中條神州有九表裏弗清窪者宵數突者礁
嶢如蟻斯垤如鳥斯巢俯視吾生蟻蠓鷦鷯細
憶千古無論大荒之年結繩之代自草昧而文

明曉市朝之過改淵寶丘虛滄成桑殆金人夜
移銅駝昕壤歲駒隙馳曾不我待錢鏐李聃今
焉誰在惟是令名昭垂千載腐鼠自矜咄吁其
惟予也幾絳縣之甲子襲用里之巾帶久矣委
順乎天倪徜徉於事外嬰險難其若夷被菜色
而常泰既浮榮之靡加奚長生之足快

述思賦

少司成王稚川公玉行蘭馨揚譽璧水土服
其教若七十子之宗下乎尼山也頃 聖主

彭比部集卷一

五

右文言春學省徵詔自天去南之北多士謝
臯判袂不勝繼繼時某承乏四門躬觀其盛
遂作述思賦以見緇衣之慕云

帝神文之揆教兮肇璧水以崇基倚雞山之嶺
崕兮脉琬璫以嶽礪澹玄湖之過波兮濯芳秀
以漣漪縣豐芑之鴻烈兮渙百年而恒垂有命
世之君子兮景尼山而像德揭景曜以瞭矇今
鉤金口以耳擊匪彛弗陳匪賢弗式規條有經
提誘基迪既酌飲以仁義兮復襲之以六籍解

窒義之若環兮剖毫芒於蟬翼鉅鏞扣而圓應
兮衝尊敵而恣挹俾歌風而雅咏兮戛宮羽而
中律鈞句曲而珠貫兮寫幽志以金石絃誦藹
其洋洋兮暢神禴而意得振禮射之圯墮兮昭
狸騶而張采侯遴三偶而飛鏃兮春帛裂而星
流揖濯酬之當物兮彬三射之既周由挾拾而
點揚輝兮胥翺翔於覆相之游豈佚時而尚簪
兮將貞志而抱乎大猷繫君子之躬行兮敷獨
有此娉節蘊理窟之勃宰兮與前脩而頌頡岌

彭比部集卷一

六

青雲之高冠兮挾寶璐之璀璨履文昌以爲基
今肇招搖以爲袂衷芙蓉之翠裳兮衣揭車而
盤折糴杜蘅爲繡根兮集菌蔭之芬屑颺春風
於臯比兮泮龍岫之膏霖彼縫掖之麟次兮厥
鵲起乎藝林望緇帷而鼓篋兮裁玄弁而正襟
侃圓行而方立兮儼被規而襲箴沛攻木之解
節兮漸聚沙之誦深範顓侗爲藻譽兮剪紈綺
爲調純握素絲而受之染兮朱監曄其彩綢蒙
篠蕩以括羽兮迺縱送而及遠出礪金而就風

胡兮千將精於淬鍊礫之玉既以雕兮睹璠瑜
之可薦控綠耳而轡啣之兮矯沛艾而奔電揮
梗楠於鄧林兮可肩堂而荷殿羗既有此丕績
今歲序忽其不淹膺袞黼之睠渥兮鑠綸詔於
九天辭白門之晴樹兮盼絳闕之蒼烟于衿維
沓馳而集送兮冀曦晷爲之少延望雲旗之婀娜
今順涖風而飄旋逐遙心於千里兮指霞鶴
之翩聯采芳蘭於九畹兮折江離於前浦將以
貽余所思今願隨塵於簞組奏鵠雞之哀絃兮

彭比部集卷一

七

三

虞帝棠之昔譜移型模而比置兮曷終惠我南
土朝發棹於江汜兮夕濟於淮之梁鳳驚揚苞
於膠葛兮玉虬駟以高翔上都煒其赫戲兮闔
闔翼其有伉美禁林之舊彥兮徠謁帝於明光
啓北扉以逍遙兮邇紫霄而容與寓諷對以塞
違兮備顧問於明主順庸作而載賡兮固泰祚
之隆也卜鼎耳之得黃兮洵夔臯之爾從也繁
流澤之浹烝髦兮熨熨乎春日之融也共嬋媛
而太息兮暖婉變其有慕也情侘傺而不釋兮

惟緇衣之故也欲浮雲而竝征兮襲餘輝於天
路也亂曰士有司南衆所景兮遵彼周行是則
倣兮逝將去汝中心拘兮碧草萋萋雲鬱繞兮
就芝懷芬久而彌紹兮

成城賦

柱史周際巖公之案浙也霜氣言言限踰地
脉風規蕩蕩勢立霞標維我構李外拒溟濤
內障吳會比屬倭奴擾亂城艱摧圯公迺咨
諏牧伯用緝堅城表裏河山屹然天險余因

彭比部集卷一

八

五

作賦以紀盛民之烈焉

有紫都之司直洵青蒲之蓋臣豸繡蔚其含霧
今鐵柱巍而切雲翩驅馳以直下兮遙攬轡於
江潯飛極野以清霜兮揭戴盆而觀白日墨夫
解綬而遠避兮芟載達之荆棘別良士而時之
今晚蘭猗其露浥譬鸞鳳之翬輝兮豈鴈隼之
猛擊峻二目之矗立兮紐地維而鎮洪蒙伊丘
陵之基列兮曾何足以比隆霈河潤之膏沃兮
盈吳越之故封休舊邦之彫瘁兮茲無中野之

哀鴻謂烽燧之幸滅兮危墉壑之足慮也構李
當走集之衝兮備不虞固宜豫也爰停騶而周
視兮痺隘歎側寢就敞也允狹狹之我窺兮恐
跋扈而凌厲也萃牧伯之長計兮庶一勞而永
懋也量徒庸兮庀糗糧揆豐峭兮物土方千夫
唱兮希鍾舉聲雷殷兮汗沱滂上摩迢迢之碧
落下臨不測之深隍鳴杵度却月之風鞭石去
他山之穴競班爾之督繩獻工伎而巧絕荷皇
天之眷慈假驛陽而灼烈旬朔無幾建此堅城

彭北邵集卷一

九

卽而望之有蛟龍蟠鬱之勢熊虎闕處之形兀
今萃兮巍其崢嶸鉅兮麗兮不可殫名擁障驚
風闕遏流景飛鳥下征浮雲低騁斷岸孤懸峭
峰遙挺天險在斯爲翰爲屏當重門之有嶽樹
百足之岑樓井幹層而積疊欒拱矯而若浮拂
晚虹之脩鬣參翔鳳以爲逌綺疏凝靄帷幙蔽
簾朱簾捲而畫棟凌飈嘗暇豫而登陟縱華囀
以遨舒平原博敞中田闢除稻梁被壟垂楊帶
衢流莖散葉菱荷相扶水湯湯以縈流魚裔裔

以潛坻輕颺迅而遂臻夕陽晡其欲移附郭之
薨萬落賈客之舟縈紆彼漢中之飾黃金朔塞
之崇紫土含涯之枕白鹿遼東之控玄菟崑崙
網絡乎九重不夜高分於百堵長安規斗以標
名嶠函踐華而輦祚今皆丘壘傾虛平蕪塞路
水魅晨驚山鬼夜驚豈若茲城之煥奕壯江表
而永固呼猛士以當關兮搥襟吭而禦抵噉布
雕鸞於睥睨兮墨翟之守可擬翕風濤於海濱
今鯨鯢竄戢於萬里三條九市熙其晏如今匪

彭北邵集卷一

十

金湯其曷倚郊圻肅於申畫今惟柱下之不功
繫嘉人之懷思兮杼緇衣之茂衷倒筵垂于等
碑今爛高譽於鴛渚之東願膺五百之會兮簡
客弗以孚忠鼓鈞冶於大寓兮儀韶鳳而翺飛
龍

沖齡先生集卷之一

冲谿先生集卷之二

橋李彭輅子殷著

詩

五言古體

寄王元美

飛霜兩龍劍追隨共雄雌
沉淵與閉匣靈物會
有時千里遠結交悠悠隔山陂
雖云隔山陂祇在
中洲坻十年不相見孤蓬逐風移
顏狀有美醜寸心終不虧
信陵今好客輻輳爭如馳上羅

彭比部集卷二

一

三五五

金門彥下有故交私願言嗣繼
縣何以效區區篋內貂襜褕握
中明月珠

其二

牽牛與織女列居河漢間河漢清且淺良晤何
獨艱文綺拂機杼終日成一縑欲以貽所思中
懷慘不歡君如青天雲妾似濁水濁水濁不浣
縷雲高自盤桓願此膠漆盟不隨角枕寒彌年
積盼望裁書附飛鸞

其三

鷹揚負勁羽歲晚化為鳩欲巢長締構欲翔限
卑陬鳥雀共嘲侮網羅悲易投故態寧復存真
宰爲我仇舊好有黃鵠橫絕四海游凌颺上清
漢騰月過玄洲忽覩鳩羽摧愴焉傷道周五步
一回顧慘淡商風流誰能一啣挈釋此蓬蒿憂

其四

杜若生方洲芊蔚何青青倚倚晚中蘭蒙春吐
華英芬香隨風發宛若一種生高深不爾間異
地終以并客從遠方來惠我一匹練蘭杜何依

彭比部集卷二

二

三五五

依得向丹青見置之篋笥中歲渝色不變重是
故人貽襲錦垂深繒

蠶婦吟

入門解靚粧相從事蠶作平旦出採桑園林日
色薄昨來葉萋萋今至已莫莫卑枝翦欲齊高
枝鈞半落嚴揮路傍金請勿淹朱襦日暮畏蠶
饑未晚旋閨閣採桑盈幾筐銀蠶分幾箔蠶脫
過三眠化蛹繭堪索賦事迄獻功抽絲展經絡
繰車響伊啞耳慣殊不惡織爲紃與綺衣履通

河朔業久家漸肥朱顏柰非昨新人昵衾憐故人遠牀幕慘淡失所歡樂莫新知樂上山禱神祠下山拾藜藿中心悵有違淚向靡蕪落靡蕪何芊芊白石何鑿鑿溝水東西流肝腸竟誰託

飲酒

往日已憂患來日仍大難世故須臾間反覆紛萬端恨不學駟敗少小儒其冠縱有鸞鳳文不如鵬鵠翰組解卽城旦黃金散不還相噬半豺虎當夏霜霰寒勉強命尊酒長醉聊自寬呼馬

彭比部集卷二

三十一

吾不怒無恩意亦安胸次蠹五嶽排戟仍嶮巖茲懷付桑落隱隱鋤煙巒劉伶霑世寵荒酒自摧殘彼直酒徒耳與吾異悲歡

桃源

江左逕兵戈壯縣纔三戶中有方術人漫遊不知數招我同襟侶相携擇幽阻武陵春水生極花徧川塢山深絕人煙谷窈窕疑晨暮鍊藥於此中芝朮爲餐鋪下以保吾生上希雲縣驚客舟維洞口沿流記初路詎意轉徙行再往誤漁父

避秦本謫言未必衣裳古沙鴻無定棲旅跡千年故但見丹竈封不見纍纍墓

感事有作

白鶴山野姿乘軒過微寵焜燿張綺帷秩祿侈供奉儀觀何飄飄步履高以迥霜飈忽見侵驅戰前茅悚空有鶴列名殊乏鷹揚勇五里一徘徊竄入烟嵐恐浮華多誤人餽彼丹丘鳳一鳴卿雲流再鳴百祥動

觀燕射坐中口占

彭比部集卷二

四

曙色漸平圃縫掖充廣庭燕居繹文射繁曲檢遺經布鵠輕颺颺藻梲靈堦橫三揖紛當物群偶儼無爭登降皆盤辟指釋惟矩繩桑弓抱金月蓬矢迸流星貫蟲志何鄙穿楊非所營采繁歌節叶就芝堵墻成禮樂宛猶古圖書謁復興休哉矍相集欣睹魯諸生

遠游篇

端居意不愜孤子寡朋儔平明飭車馬吾將遠行遊崔巍上五嶽廓落經九州軼蕩風塵外庶

以爲煩憂有客尼我轅願子少淹留子盍和其
光是地堪夷猶戢子懸河辯匿子前箸籌直言
道邊歎何似曲爲鈎磽磽易缺折葆真貴致柔
出門千萬里道路良悠悠麋鹿非我侶洞壑誰
冥搜憂固不易寫交亦難爲投請爲開關者踟
躕守故丘

妄薄命

不知漢帝寵偃蹇生驕妬歲久成猜嫌蛾眉况
非故忽到長門官始悟金屋富霜月淡思卿

直上書卷二

五

唧凉蛩想變態逐春雲榮華謝朝露何以迴金
車獨有相如賦

聞朱將軍破賊

我家東海上累歲喧鉦鼓昔爲繁華境今爲戎
馬郊三江遍白骨彌望生黃茅豪鳩託蒼葦風
折無完巢忽有里中俠猛氣橫雲稍一夫食萬
衆剪敵易秋毛詞賦雖滿架不如繡六韜

七夕有感

牽牛與織女列居天漢傍俯身弄機杼織綺勞

七襄一水纔間隔彌年不獲將新秋白露下涼
氣生衣裳拋梭展雲帷填鵲度雕梁一夜始燕
婉戒旦仍來翔歡悰飛晷促別緒繩河長執禮
何競競嘉會貴有章人間稱夫婦不異雙鴛央
夜並芙蓉枕朝共鬱金堂愛弛由狎暱居囊易
乖張昔調頻琴瑟今忽成參商雙星疎不携終
古永相望敬恭鮮瑕隙濃熱翻冰霜食貧嚴舉
案誰家有孟光

白髮數

彭比部集卷二

六

大梁豪俠窟爭趨信陵門綬胡衣短後猛氣何
軒軒彎弓飛鳥落投劍犀兕蹲力扛龍文鼎巧
捷長臂猿摩壘飄風過躍馬流星奔自誇屬雄
武萬夫直可吞秦圍邯鄲急早晚縛平原飛書
乞解救絡繹使車繁其時畫策者惟有一侯嬴
羸年七十餘衰邁焉足論兵符一入手談笑辭
荆榛堂上三千客此翁先報恩遂使公子名轟
轟天下聞迺知尋丈石不及徑寸琨鬻熊爲帝
師尙父稱元臣寄謝諸年少休輕垂白人

西鄰

人生百年內鼎鼎竟何成
昨以林花開今晨悲落英
韶光不我待盛衰倏相乘
西隣有智叟日夕營其生
黃金高北斗猶自念無贏
愁眉兩蕭蕭牙籌校不停
美酒貯千斛誰爲坐上朋
悶悶送花鳥那肯陳竽箏
一朝年命盡迫若草露零
生兒習驕蕩故業失所憑
蓬蒿一丘土孤兔何縱橫
今日且相樂暢飲酬辛勤
頭顱白已遍世事空浮雲
無爲浪自苦試看道傍墳

彭比部集卷二

七

少年子

昨夜東風來今朝綠草茁
楊柳盡抽芽瞥見青
青葉黃鶯吭已嬌白鳥翔成列
翩翩少年子裘馬矜奇絕
博塞呼雉盧泥飲醉相躡
江南好蹴鞠跳躍頗僂捷
卷袖射楊枝勁弓彎幾折
閨房關琵琶少婦自娛悅
新曲自楊州纖指生瓊屑
西山景方墮華燭紛星揭
行樂不知疲競此春韶月
予老樂何其自稱榮啓期
一杯忘衰謝一笑舒雙眉
吾祖壽八百吾齒纔嬰兒
春來且莫

去日從春婦

仲夏雜述

仲夏梅始黃雨潦驟以集
村樹鳩亂鳴水田鷺舒翼
蠶室緒已成東臯務方迫
四體不霑塗何由瞻衣食
義馭爭川馳時哉不可失
戒徒理良相聞鷄各努力
所願在秋勞勞不遑息

其二

桔槔灌彌日不如雨澤豐
商販走千里不如務田農
田農獲雖薄骨肉相追從
焉事遠行遊轉徙逐飄蓬
時雨何霈霈黍苗何穰穰
晨起驅黃犢紛紜理疆
澮人生手足強畊食聊自慰
日曛倦荷鋤濁酒堪長醉

彭比部集卷二

八

其三

寥落東園梅浩泗西山雨
梅盡春更花雨收雲復聚
植果誇素封何如藝禾黍
粲粲玉粒腹珠璣未堪侶
田父多苦辛濡濕仍蒸暑
飯麥雜羹藜長饑色恒沮
嗟嗟貴遊人蕪處循堂無
窮酣恣日夕竿瑟行離俎
月盈光則虧煩君視三五

煙雨樓

芳洲遠郊艸攬勝頗凌絕已與闌闌違炊烟尚
明滅淮南近小山會稽連禹穴西攬赤城霞東
延洞庭月桂樹方叢生杜蘅亦叅列渙父歌滄
浪愚公採新蕨輕舟數來往壺觴以時設寄語
中林士偃此足怡悅

朔風

朔風振中野飛雪布郊衢寒威悴百草桂枝亦
凋枯衆鳥戢毛羽猛獸偃不趨悠悠閉關臥蓬
藿掩戶隅起酌盈尊酒漸使顏色藉憑几抽墳
素結慕在黃虞其人去已邈風流宛猶紆露簡
足披玩在再年運徂

述感

幽蘭生谷中隨風播芬芳充君子珮可以間
琮璜託根在寂莫憔悴委嚴霜我欲擷其葩不
辭道路長崎嶇歷澗壑倚靡情所賦願言寄子
美迢迢隔西方援琴寫中抱柱促絃不揚俛首
理金徽吐韻爲清商但使知者聽予音豈無當

彭比部集卷二

九

二五

秋夜

夜臥羅堂虛秋氣淒以薄蛩蟄起庭階嘈雜聲
紛錯抽韻比哀絲舒衷控寥廓雖非長風號聞
之慘不樂身如遠遊人羈宕無所託所以宋玉
悲絲絲楚歌作不見楓樹林晨榮夕已落

其二

騷人幽思深重以秩序臨浩渺來朔氣萬象俱
蕭森盛夏方炎溽選坐逃中林一朝涼風動遽
命階前砧夜靜天爲水如游洞庭陰况復草蟲
語一一輸哀音叢花與落木代謝相追尋惟有
高臺露可以清吾襟

効庾信贈同年王方麓兵憲

東山高句曲詔起爲蒼生岫出雲逾潤林披風
更清遲遲謝過軸冉冉抗危旌運會瞻聲烈山
川借姓名霜飛銅墨震雷厲金鉦鳴楚旋旆收
詠天吳忽遁形苕波惠磅礴長水澤紆縈俗挽
東南薄功看天地成伊余叨鴈序美子有鴻稱
自媿言彭澤人推竝始興儻能念衰朽覆以甘

彭比部集卷二

十

二六

棠榮

送張給事被謫

白日垂天門流輝燭幽眇浮雲一間之葵根竟
誰照恢恢赤玉墀羣英塞樞要獨作長沙行孤
蹤忽以香蕭艾或含滋芳蘭委衰草三閭積離
憂千載同襟袍行行出郊衢日落林猿嘯山川
何鬱紆翹睨長安道但願皇祚昌微軀豈保

送歐郎中予告歸吉安

江介發歸艫揚帆指鄉路朔風動地來棲遲歲

彭比部集卷二

七

下

云暮山園隔遠疆松竹宛猶故游宦久不歸客
子多情懷仰逐浮雲徂謝此塵蹤驚雖有金門
珂詎涉冥鴻慕行行赴山中卷衣但高臥

其二

都門相握手與子契平生岐路臨當乖轅馬爲
悲鳴何以展譏婉一樽聊共傾君爲霞天客予
乃羈繼人臂彼濁水泥難隨清路塵折蘭欲相
貽迢遞西江濱惟見匡廬月盈盈疑爲君

送陸九山別駕徙閩

閩山稱武夷仙靈舊樓宅陰洞氣盤紆陽崖秀
翦勃金書與玉簡字古不能識使君此中遊人
地兩相得幽探掇瑤草上玄詮展瓊笈石髓甘若
飴天漿餐咀吸青鳥自南來惠我長生術

移居

吾生性駘蕩結慕在青巒水石有深趣烟蘿多
好顏柰何戀微祿身寄牢籠間徙館非卜宅近
山值幽閑雖非採芝人白雲相往還寒劣守戶
素脂韋就朝班鳴梧愧鳳集伏淵異龍蟠出戶

彭比部集卷二

七

下

見山色踟躕起長嘆

虞卿

古來窮阨者獨有一虞卿一朝捐相印俯身依
信陵富貴豈不榮柰此貧交情六國無賢王強
秦有勁兵抱奇隱莫售悵鬱愁懷縈愁懷何以
舒發憤著書成上可摹墳素下可躡麟經柰何
煨燼後簡策泯無徵其氣蒸虹霓其人久猶生

申包胥

閩房善哭者惟有杞梁妻一哭丘爲圯再哭城

爲塵磊磊扶大義詎止鳴吾私秦庭七日哭今
古稱包胥赤血瀝肝膽號咷叫餓鴟陰雲爲黯
慘朔風爲淒其秦侯亦感動愾焉賦無衣驅兵
下商闕轉戰吳軍歸方城葺舊壘漢水澄郊圻
羈臣兩行淚九鼎鎮不移所以貴才良緩急人
賴之何爲阮嗣宗空效銅仙悲

韓淮陰

拊劍劃長嘯由來重知己匪說誰爲容匪知誰
爲歎淮陰昔未遇垂竿淮水濱英雄抱倏儻意
彭比部集卷二 主
氣殊殊倫漂絮有里母塵中識王孫進食固有
以得士誼所親龍蟠尚山澤豹霧韜威神知己
良不易才韞恒酸辛重瞳慙此媼霸業空嶙峋
蚩蚩燕雀者益慢不羈人時乎際草昧勲名照
八垓凌烟挺冠劍豈但一韓生

侯夫人

昔有侯夫人艷冶比陽春脩眉兩連蜷縮髮高
如雲珊瑚間翡翠羅衣蘭麝芬况復工篇翰隻
字輕千金遠可追樂府近可標詞林隋煬好傾

國嬪御常千辟日夕訪韶穉漁色羅網頻恩寵
徧帷闥乃獨遺斯人朱顏空自擲捫胸怨蒼旻
覽詩再三歎逝者難重尋

雜詩

雲天兩無着天湛雲何所木偶畏隨波土梗還
歸土莫以千金軀束薪赴膏火鷹饑輒附人兒
啼思得果富貴不知休行樂竟相左歲序具寒
燠人事迭升墮蝴蝶爲莊周翩翩無不可

其二

彭比部集卷二 古
芙蓉顫清露淑女春顏嬌玄鬢映脩蛾纖腰擢
輕步恍駕高唐雲疑來洛還浦贈金惑秋胡懷
珠怨交甫惜嫁貧少年操持佐艱苦今日織一
縑明日織一素憂來暫停織亦成丈四五勞勞
機杼閒不知晨與暮東鄰有女伴姿容未堪數
從來肉眼人多爲朱粉誤早配五侯兒日弄金
樽酹翠金炙熊蹯紅氍毹寫鸞舞春風逐院生皓
月當筵度黼帳疊珠茵爐薰寒蘭戶薄晚換羅
衣醉眼花如霧

其三

賢哉沮與溺，壘畝事耕耘。兩人忘爾汝，意氣極
蘭芬。有酒共斟酌，長醉臥斜曛。食力固云賤，聊
以全吾真。嚴廊鮮同好，田實相酸辛。外若調絃
瑟，中藏剗刃嗔。權寵不相假，疑似成緇磷。所以
斷金利，無如德有隣。

其四

驅馳日以巧，進竄日以拙。巧拙非性成，處勢異
軌轍。移山不可成，抱甕易枯竭。擁腫兼支離，匿

彭比部集卷二

五

三五五

景潛深樾，獨自葆神明。完璞謝鏤切，軒軒儼據
子策。騎凌九折，籌慮百迴。腸機械萬端，設管管
競錐刀。役役胥羈紲，安得斷僂指。勿使增剗，厠
矜智。有時昏憂喜，聚張闌鬼瞰。鐘鼎家霜悴，繁
華葉結縷。雖綢繆鎮重，繫還絕。

其五

處世忽不懌，中懷灼如焚。明時慙不遇，頭自猶
攻文。屏居三十年，食祿纔幾春。瓶粟常不滿，室
婦常呻吟。殘簡胡能視，濁酒胡能斟。仰視飛鳶

翔高高，薄山岑。我獨無羽翼，拘拘坐陸沉。安得
伯牙絃，冷冷舒我襟。

其六

春風吹旭日，春樹抽新英。同林接條柯，感此鳥
嚶嚶。相呼兩相喚，不用人間盟。我亦念求侶，愛
彼蘭心朋。居恒共肝膽，契誼何慇懃。豆羹誠微
失，卮酒寓規箴。我無盈尊綠，何以叙歡情。親交
漸踈薄，却顧耻疊瓶。

其七

彭比部集卷二

六

三五五

穉徂競芋栗，卒受徂公欺。冠裳聊假寵，欄檻坐
見拘。海上白鷗鳥，翩翩久忘機。烟波浩以渺，緇
繳何由施。黃金售昏智，丹轂轉禍機。邴生蒲六
百，飄然遽拂衣。勿爲肉食鄙，願以藿食肥。吾意
在止足，焉問是與非。

其八

元精本缺陷，日月有朒蝕。淳風旣下漓，悠悠莽
何極。富貴多朋交，貧賤少親識。世路險以巖，人
情異疇昔。旦日趨市中，貨盡遽掃跡。炎赫爭附

援樵悴無再澤桑者幾同歸谷風忘大德踟躕
徒步行強顏下車揖涸轍湯悲鳴誰其少相恤
咄咄劉峻嗟閔閔楊朱泣棄置勿復陳申之淚
霜臆

其九

高山何巉巖流水何濺濺上有玄雲浮倏忽多
變幻漢武慕長卿異時以興嘆既上子虛賦纔
博一卑宦祖龍讀韓非一讀一褒讚虛已欲招
延寤寐連昏旦一朝造秦庭翻作土梗賤聽彼
貝錦言隕身圜土行蒼蠅何營營成此白壁怨
誰能縛譏夫一充豺虎噉

其十

軒皇古神聖妙寫鈞天遺既孔嶰谿竹仍絢空
桑絲張樂洞庭野幻眇增紆遲一奏玄鶴舞再
奏丹鳳儀三奏育歧喙枯枿盡含滋一自渾麗
遠活哇漫支離羯鼓偏謹躁琵琶多怨思霜笳
日猶慘鬱繁風含淒况經左袵帝胡部漫以悲
聽者志悵蕩歡娛忽滄洩何時復古樂一換簫

管吹賈人尚識鐸豈乏伶倫師

湯興

賢俊喜名位猥欲濟人群道行在遇合膂力敢
辭勤皎皎隋侯珠暗投祗貽墮蘭以馨自刈膏
以光自焚守已淹泥蟠延攬佇明君徒步不知
賤玄談比策勲隱几日無管潛觀碧落文湛澈
空中體點綴燦端雲

詠懷

神龍一失勢下與塗龜類悲哉故飛將呵止逢

彭北郭集卷二

七

彭北郭集卷二

六

醉尉世態逐升沉流光異晴晦已應牛馬呼終
抱魴鯁累瓦脆獲自全壁堅反招碎冥心忌是
非嗒焉任尤悔寥廓雲將遊沙漠鴻蒙會

其二

荏苒歲華邁斜日下西榆髮白不重黑顏衰難
再腴壯圖良已矣採藥向烟蕪百年會有盡濁
酒堪耽娛展卷閱千古勞勞與性疎所以日跌
坐隱几常踟躕

其三

避世兼學道古稱羨門子試一往從之蓬瀛渺
萬里聞有長生草託根崖谷底採掇諒非勞
榛常虧蔽文火耗丹砂天漿吝石髓修促有恒
算迢遙有妙理不如守靈氣抱一求諸已

其四

貧士有淵明作令曾百日罄折耻督郵翻然辭
祿入但爲饑所驅應人弄紙筆貪吏誠可爲五
鼎烹先食人生各有志詎以溝渠易淒淒冰霰
寒矯矯高山栢蒼翠自貞性桃李任顏色不見

彭北邵集卷二

九

榮啓期拾穗歌南陌

其五

明農老不能聊自學爲圃抱甕汲寒江濯沃兼
昏暮種成青門瓜支硤蔓難數寒蠶長夜霜芳
菽肥朝露春桑割新韭秋落收懸瓠原非鐘鼎
家焉事腥魚俎案有伐檀詩飽飯慙尸素

其六

擾擾人間世悠悠一長夢悲歡繫百年臨化如
解縱萬鎰身非輕踟躕誰云重主父戀簪纓刑

誅有深恐尚平累婚嫁歲晏還饑凍我欲懸大
觀羈紲胡能控喉彼悅生者悅墮醢鷄甕寒雲
覆蒿原珠箔遺華棟爲我謝計然吾衰策難用

其七

予昔事明君竹書奉三尺白玉徒堅貞青蠅遍
樊棘飄然遽拂衣煙霏就巖石老驥志千里扣
壺長太息蕭艾充庭闈猗蘭願深澤晚遇列仙
子憐我頭顱白招遊九垓外塵世何偏仄

其八

彭北邵集卷二

二十

菰蔬紛蒲野紉佩掄芳蘭結友貴肝膽豈伊厄
酒歡廉公一失勢門客希盤桓况我故卑賤繩
樞形影單賴有同心侶生長在巖壑朗日標清
操長虹氣可干顯晦不同軌素懷無異端黃鳥
春聲婉春令霜羽寒恤我嬰憂患引手爲辛酸
停雲忽已斷悽愴雍門彈

當年

王喬與韓終昔邀共文螭扣雲啓閭闔鈞陳肅
太微東皇發蓬海西母自瑤池手持虎螭囊笑

把珊瑚枝蕤蕤翠羽蓋婀娜交龍旗長風吹駟
馬軒裳何陸離搖珮朝玉宸金扉紫瑤檻神鼎
出芳譙石髓瓊漿殊投壺環玉女按舞踏蘭兒
鸞歌間鳳吹歡語累百卮當年肯回首胡為此
栖遲

送舒山人訪弟南還

山人念友于迢迢躡遊履分林玉樹連殊方鴈
行比客舍多歡娛淹留變曦晷已盡白下尊獨
棹秦淮水風迴江氣涼煙染山光紫鄉思逐飛

彭比部集卷二

主

雲離心寄延歧秋水芙蓉肥人歸鹿麋喜毋笑
蘓洛陽富貴方依倚

龍頭篇贈朱屯隆狀元

橋李富瓌奇獨遜鼎科選草昧關文昌元和蓄
毓變龍頭屬英年鳳彩膺華薦尚方給鮮衣鹵
薄分班劍花飛蹴馬蹄酒膩催鶯囀曉入蓬萊
省畫謁光明殿傾朝噴丰儀多士甘援美胥岫
倍岌崑鴛水增澄練挺質瑩璫珎揮毫沛河漢
溫溫淑宇凝浩浩詞瀾衍礪磨懿有餘搜討思

忘倦折鹿副景名讓虎定台踐三楊侍後行兩
朱合前券佇看運樞衡良哉荷宸眷

贈同年王近山遷蜀憲副

松栢生高山龍從廕群族幽蘭抱芬芳依依在
深谷昔者同朝采金門曳鳴玉曰余辭世網早
就墟中牧故人振搏扶茲壤分符竹翻栖各異
條升沉隨轉轂相遇賞我文孤絃奏牙曲雀羅
門可施高軒屢追逐庶幾鮑子知貧交誼猶續
歲晚忽分離聚散焉可卜楊舲赴楚雲江水迢

彭比部集卷二

主

迢綠千里結遐思心旌指華躅儻有數行書幸
附西飛鵠

相晤篇寄同年翁見海

客歲來都邑方予歷畏途城郭民猶昔宦游跡
已蕪懷懷繁華聚踟躕一鴈孤冠蓋不我識混
飲市人壚顧影踟躕欵段形瘁顏亦枯握手幸相
晤龍文躍天衢一貴復一賤故交心不渝飲我
蘭陵醴餐我秦淮菰宿我荷花館環我衆山圖
涼颺解煩鬱雲烟拂蘇蘓滄洲吾已矣羅者胡

爲乎

新鑿芙蓉壠

吾今六十六百年鳥過目空生八九子無一足
嗣續拂袖羽堪儀藏山龜自卜忽悲雍門彈且
效糟丘築

沖谿先生集卷之二終

彭比部集卷二

五

沖谿先生集卷之三

楊李彭輅子般著

七言古體

南都元夕

金陵三五夕圓魄爛盈盈千燈喧夜市萬戶闔
春城萬戶千燈不可數絳蠟銅盤烟亂吐琪樹
叢開閬苑花金波倒瀉秦淮浦此夕風光春最
饒此時豪華盛歌舞歷歷瓊筵泛綠醅紛紛饒
吹翻朱鷺一曲伊州遶畫梁百行膏炬蒸青霧

彭比部集卷三

一

五

料絲不計贊千金豹髓祗誇傾一顧顏赫神鰲
促駕騰飄遙威鳳搏空度尊前角觥曼群龍醉
裏星榆濕斜兔舊畿馳道直如弦遊人夜半仍
轟闐富平貂帽金如意王孫絲絡鐵連錢紅塵
暗逐香車起皎鏡長看綺陌懸九枝燄灼渾疑
畫百和香飄半雜烟燈前曳履皆輕俠月下吹
簫總俊年宛轉相逢狹邪道蘭芬蕙淑何姣好
倡家舊自冠平康吳姬久矣輕燕趙能使江皋
羨目成還令下蔡逃嬌笑太平行樂幾何時倏

忽韶華電影移獨有長卿淹病肘寒檠漫對一
題詩

曩昔行寄陸少宰

曩昔名卿猶未遇南官辭赴諸生試下車意倦
圖一休倉皇枕簟無覓處賤子相逢逆旅間以
股代枕君甦眠邯鄲客夢冷不就黃梁炊熟旋
起餐長途往復又丁未風雲噴薄俱彈冠九州
四海鸞鳳集維桑親識易投歡仕路升沉分羽
翼一爲翔鵬一鷄息一爲泫淚鮫人珠一爲售

彭比部集卷三

二

價連城壁望之槐棘登要津馮唐空老向誰論
已分泥塗甘白髮喜說青雲是故人青雲天上
黃金屋玄草山中采春莫忘世忘機學塞翁憐
才憐藝惟鮑叔三十年來一擲梭浮雲世事終
如何未乘海鶴崑崙去且賦龍蛇介子歌歌成
稽首獻公子絲麻管廟應兼羅餘輝若肯借貧
女莫教滅燭愁雙蛾

慈母愛 并序

先輩作慈母愛專答杜太后非也唐太宗爲

父謀天下宋太宗爲兄謀天下其勢不得不
帝者金匱渝盟乃太宗自欺天耳非后之尤
故余辭獨有致怨焉

慈母愛愛幼雛雙龍負海日併力窺乾符天曆
屬雁序金匱非浪圖據權竊鼎肝膽殊衮衣不
覆六尺孤昭美秋風淚眼枯庭前玉樹颯蕭疎
本擬銜恩護掌珠豈期虎步成狐趨忽忽王氣
移銅駝咄哉亡秦更有胡

燕于悲

彭比部集卷三

三

翩翩翼燕于來宿舊雕梁雕梁宛然主忽換燕
于影仄心徬徨穿簾轉戶覓故主主今何在身
何方後院黃鸝遶樹啼低聲語燕于故主已逐
孤蓬飛華屋貧來投貴客原是寒酸一布衣燕
于聞之淚霑臆攢眉不語頻太息黃鸝解燕子
君不見秦家離宮漢家宅亡弓定有他人得世
間萬事如水流王謝繁華豈金石燕今燕今汝
莫悲東風吹花花作堆寄言故主休徘徊黃金
雖去春光來春光柰爾朱顏摧何如倚花大笑

時御杯

感事放歌

朝見一花開暮見一花落風光日不同繁華易
蕭索窮途阮籍不須啼請君試看麒麟閣我冠
圖像空爾爲鐵券丹書總成錯當年顧盼生輝
光此日身軀膏鼎鑊東門黃犬徒夢思咸陽市
上恩非昨尚期青史留姓名沒後書好更書惡
人間萬事難豫知郊獺詎換塗龜樂白頭執戟
雖自疲猶能去採西山藟

彭比部集卷三

四

放歌行

白晝掩戶陰雲浮生來獨抱虞卿愁自憐讀書
過萬卷本擬獻賦親宸旒一朝蹉跎成濩落逢
人輒應馬與牛醉舞狂歌聊自慰低眉豪貴空
包羞當年朋輩半眼白錦衣華轡難從遊得時
却誇好身手失意便作南冠囚匣中劍光干斗
牛張華歿後空青秋

金牌來

金牌來何太苦戎馬駸駸遍齊魯沮如最爾逃

江左天子詔胡不歸將軍跋扈爲罪魁臣也可
招亦可麾堰城歛旗纛故鬼他鄉哭戚戚白符
鳩壯士罹誅戮野狐木魅乘鼎軸神州望斷遺
黎目

寶劍行送西野李師

龍泉昔出昆吾冶芙蓉粲艷波間寫云是西方
白帝精幻爲寶鏐神猶赭千辟百灌多辛勤鳳
函魚檢雌雄分青璚銘題科斗字黃金塗飾鹿
盧形銀花皎皎繡成雪猛氣稜稜橫貫月魚中

彭比部集卷三

五

抽出陰風生向空招之腰領絕幾爲論價欲輸
都時或長鳴思飲血心知此寶絕代無連城北
玉神影孤吾師胸藏天地戶平生手把廓落符
清冰一條映簪橐白虹千尺圍斗樞尚方求舊
輔儲貳銅龍門前見龍氣外袂能令九塞清內
斷旋看四凶殛佩同赤舄上星辰太史應占斗
牛異都言光怪何陸離輝輝直射平津第

題漁人畫

江天莽莽江風急狂波呼洶舟欲立斗笠斜圓

不蔽肩飛飛濛雨短蓑濕輕橈破浪赴前洲黃
蘆苦竹聲颼颼妻拏待魚亦炊脯赤身撒網勇
不休大魚跳梁知幾許小魚漏脫何可數空隨
烟雨犯風濤歸家相看面如土東隣老叟不駕
船一竿嫋嫋清谿邊朝羹暮膾鮮腴足室人色
笑俱便妍長揖問叟術何以叟湯答言遇焉耳
見內人妝畢非復故貌信口戲贈

憶汝三三少年時纖纖娥娥的的姿纖錦樓中
聊伯仲浣沙石上堪追隨宛如嬌萼沾春露沃

彭比部集卷三

木

三五五

濡綽約含華滋又如穠葩映朝日照灼燦爛光
歲蕤風前獨立蘭芬起月下羅衣影秋水推窻
鳥雀半驚飛東鄰效顰安足擬二十年來兒女
多四時冉冉青韶過千憂百慮煎肝腑其柰霜
摧齒首何香樵玉悴臉紅歌螺黛疎眉漸難設
齊紈魯縞衣故鮮流盼無輝瑩笑拙昨日雲鬟
結曉鴉今朝睂畔波紋疊盤龍寶鏡時一開金
林紛紜終自別我思人世皆浮漚花開花落隨
春秋容華在我不足恃何必文君怨白頭

砥犢歌

陶潛避俗本達道生兒愚亦挂懷抱伊予悲過
柴桑翁身似經霜一秋草大兒長流浙水東白
日不照冤何窮三兒更觸羅網重荷戈投筆遠
從戎生兒賢者爲黃鵠高飛飽啄天厨粟下愚
尚與雞鶩同階庭遶膝供魚菽我今天涯歎別
離星分雨散成笑獨倚閭望月月不知呼天日
抱干將哭陰雲慘淡天爲愁路人相憐雙淚流
草樹欣欣盡春色獨悲砥犢一楊彪

彭比部集卷三

七

行路難

醑醑美酒斗十千急管清絲嬌遠天持杯聽曲
不能飲志意索莫風懷然荆棘莽塞岐路十
步九躓行難前詩書置墻穴賈豎凌高賢短衣
楚製見者喜高冠投溺誰爲憐叔孫虎口力脫
去兩生鴻冥素如屣戀車繫馬臥山阿白雲英
英蒲人意

其二

齊姜宋子矜高冑選配終年嫁難售遲徊忽過

天桃年掩鏡嚙眉嘆衰柳里中少女生賤微纖
蛾廣額楊春暉翠幙羅帷上璇閣宛轉雙雙紫
鳳飛人世榮枯安可定位高金多作賢聖楊雄
執戟經兩朝卑卑不與繁華競太玄妙撰人不
知芳蘭萎絕深山徑

其三

蟠谿尚父籌策奇非熊遇主良遲遲烟林蕭瑟
鬼谷平揣摩但與儀秦知方今才士紛難數用
之爲金棄爲虎一斤趙趙徒步間再命乃於車

彭比部集卷三

八

上僊嗟嗟何事學屠龍空然韜劍潛其鋒豈若
藥買不龜手江湖水戰成殊功君不見櫟檄委
瑣製楹桷豫章十丈辭斤削

其四

巧言渾脫如流水宛轉滑稽便且利一言能令
白骨生再言能迫神仙人稱谷雲千片扎那
及婁君三寸舌萬乘客歛函關中儀也來去無
留轍君不見顛哉汲黯主所憐遠辭禁籞長拊
膺又不見楊雄貌侵口復喫青藜閣上投身輕

其五

羊腸之坂曲九折驅車直過如秋葉平途忽自
生波濤舟摧檣斷烟中威猛虎乃在深山間端
居何得噬豪賢莫言蜂虿不關意毒螫橫生几
席邊世間萬事寧有極人情狡幻同鬼蜮三閭
沉淵爲宗國千古忠肝竟誰白子長輸譴下蠶
室當時豈乏先幾識

送鄭石南還洞庭

石南山人意豪舉皂帽翩翩隘寰宇吾鄉項子

彭比部集卷三

九

才絕倫誦君嘉篇每推許相看一笑輕黃金下
榻留賓幾三五携君豫我竹林游痛飲高歌復
狂舞余生性只愛神仙虛舟物觸忌憎怒十年
誤入金馬門一朝謝去逃塵土金版豹韜委高
閣棘榛白日喧豺虎阮籍知於禮法疎喜聽禰
生安撫鼓河朔沉寢且未休君忽言歸不予顧
君家何在今何歸家在包山洞庭澣洞庭水飛
長接天落日歸雲互吞吐迴峰更有七十二攢
青積翠當軒戶千章甘橘懸明霜抱甕何如漢

陰圖恠君歸復羨君歸桂月蘭風蒲幽塢

贈嶺南吳蘭皋

長安游子嶺南客姓名早注蘭宮籍
逃花猶滯武陵家培風漸起天池翻
五嶺山高蒼秀連君才朗拔驅雲烟
箝籠物色歸毫翰提幹真宰搜奇玄賦
出不居烏有後詩成直詣黃初前
謁余性癖頗好古上下詞林稔甘苦
吁嗟鍾呂今凌遲坐使砥礪相揉互
誦君新作心神清意氣翩翩山可傾
登壇獨擲青鏤管擲地疑聞哀玉聲

彭比部集卷三

十

三

觴君須就小山桂贈君須授芳洲蘅
明年射策來彤庭千人下里休譁鳴

太奇行贈四明馬君

馬君才韞何太奇陰符虎鈴秘莫窺
武安辟易良平疑氣雄膽壯凌蛟螭
眼孔全輕十萬師奔騰震蕩疇能支
曩歲五嶺分戎麾長風飄飄赤羽旗
銀鞍玉勒乘班騅猛士指使隨兩頤
軍鋒一動除狐狸瘴烟不挂枕榔枝
抗顏軒舉踈矜持險夫睥睨巧中之
蒼蠅點壁生瑕疵一朝脫

屣還江湄土梗弁髦鳴夷皮醉尉呵止聲如鼙

榮名却羨市賈兒高牙華戟揚光儀駑駘得意

何施施君如蛟龍困枯池不得憑雲上天維匝

劍夜吼猶干霓頃來旅宿黃冠祠邂逅一見頻

追隨襟抱深啣國士知慙予草野閒牧羝夢裏

常依文石埤侯羸虛左將奚爲佯狂爛醉拚成

泥擊筑歌呼高漸離白眼看天天爲嘻人生得

喪難預期塞翁之馬蕉谷廩自古雄飛幾伏雌

不願金埒堆豐貲但求杖頭錢在可以沽酒充

彭比部集卷三

十一

三

吾卮與君日日歡笑舒愁眉

青韶行

青韶隔歲還驚嬌花復殷春郊遍綠草春水流
潺湲君不見漢家五侯善招客日宰肥牛治瑤
席堂上呼盧盡博徒筵畔歌姬艷紅璧金尊到
手不暫停要眇鸞簫間鳳笛一飲能傾十萬錢
不向胡沙問功級世事反覆玄雲浮聞說高田
海波白陽烏西墮兔東馳人間歲序纔駒隙少
年行樂須及時不醉其如榆景迫老來形憊齒

漸希此時欲飲飲不得閉門空自鬱愁眉金穴
銅蔭守何益神仙有無安可求。醍醐桑落堪銷
憂。鍊藥誤人翻短促。丹丘豈若酣糟丘。酒甕未
乾春已老九十春光去何早。辭巢燕子最驚秋
西風一拂園花少

題歐侍御故居

螺江東連谿水深上有茅堂楓樹林當年柱史
懷赤心鐵冠多繡威所欽跪獻中璫疏天門杳
沉沉磨牙虎豹欲啞人歸來偃臥谿之陰時時

彭比部集卷三

三

讀九歌不覺涕霑襟孤臣稽首望北辰白日不
照靈幽陰祗今人去留衣簪谿波澹澹風蕭森
松階石壁苔痕侵千年朱鳳瑤山岑誰其能嗣
朝陽音

夔州歌

我聞玄德昔王蜀駐蹕白帝屯雄兵又聞杜甫
選僑寄浣花移住夔州城夔州城下水如注直
接巴江繞洞庭但說秦關一百二瞿塘雷瀉難
與京當年躍馬翔龍日數與吳魏相望爭雨也

雖流落摘詞噴長鯨大篇崢嶸字突兀觀者辟
易神爲驚使非江山有默助何以詩句涵元精
霸圖銷歇誰復稱浮雲夜滅朝還生惟有才士
垂其名

送劉錦衣西渠還京

使君官屬執金吾秋飈鷗鶚凌空呼風流嫺雅
同世儒都尉尉照秦鏡孤用賢真與凡目殊使
君從之鳳集梧躑躑驕馬還上都芳聲猶傳范
蠡湖行將杖節分虎符直爲天子西擒胡腰

彭比部集卷三

三

下寶鉞金僕姑驃姚定遠麟閣謨折蘭贈君君
就途明年鴈來書有無

夢仙行

匡牀藁席不解帶石壁孤燈眠幾春葆齋學道
何所見祇覺浮世都埃塵夜夢仙翁繼握手碧
瞳紺髮青霞巾仙翁不道名與姓叩之乃是尹
山人昔宦金陵時熟聞山人迹流水聞前朝得
年已三百嚙瓜盡一擔絕粒恒廢食堅臥幾晨
昏靜中自調息一從玉趾上蓬萊珠宮貝闕銀

爲臺麻鞋破褐像雖似欲禮玄風安覓哉茲宵
何自來茅屋授我丹書蒼簡讀丹書蒼簡豈陳
言仙藉希寥追可續坐深別我行且歌天風淡
蕩新笙和十洲鸞鶴紛起舞蒲山白月餘烟蘿
耶鄆俗諦胡爲者寐覺令我幽懷多幽懷久矣
捐榮利吳姬侍前俱不御人間百物損性靈尤
畏娥眉與高髻擬將揖拜掃彌文任是譏狂復
嗔倨非狂非倨亦非奇聊向山中弄鹿麋屠龍
釣鰲總虛幻隙駒短景誰雄雌蓬萊山在何許

天彭比部集卷三

齒

三

瑤草沃青青啖之可不死我欲從師作意求一
年一度花爲紀師乎師乎乘風跨鶴吾與汝

送姜子轉吳縣博

江頭纔落一片楓秋颺瑟瑟吳江空臨江把酒
不忍別官舟飛度津樓東吳中文物自疇昔泰
伯高風宛猶覲吳門隱隱匹練遙玉馬銀鞍芳
草側白日高懸大易圖章縫鼓篋爭來趨諸生
落筆英藻敷太阿出匣光恠殊長洲走鹿今在
無道遙甘食吳江魚何用牀頭聚金錯猶有閣

中千卷書空墻首猶誰云冷明月梅花伴清影
送高給事左遷

君不見驪龍領下有逆鱗以手批之龍乃噴又
不見三春雨露滋上林桃李不言方媚人天上
流雲態宛轉須臾蒼素紛千變榮華翻覆那可
期昨日承明今遠甸蔚羅蒲中澤孔翠徒翩翩
猛虎欲噬人曾不避豪賢自言禁近登青瑣搖
筆思將萬幾補一上封章納匭函五侯不樂殊
摧沮咄哉世路多波瀾江水東流障不還看君

天彭比部集卷三

十五

三

手折彤墀檻更誰額叩紫霄關予也懷君國士
顧三年壁水甘儒素迎君復此送君行懷其別
酒青門路去去長歌莫自疑折肱因得悟通微
但使丹心懸白日春風重訝買生歸

竹夫人歌

有美淇園竹結交惟此君團樂相對意不足携
之枕簟時相親盛夏炎暑夜煩溽塵世翻嫌多
此身豈無吳姬好顏色肢體之外皆胡秦每思
天台嶺上松風吹萬壑娥眉洞底積雪高嶙峋

裂衣頓足欲長往火山湯海烝烟雲帷中賴有
六尺筠撫弄彌覺形神清伏機踵息氤氲起颺
空蝴蝶翩翩輕贈爾夫人之嘉號假爾伉儷之
歡盟閨閣燕婉兒女昵惟爾風節含孤棲夜半
涼秋忽在抱安用巫陽一片雲

偶成

鴈飛爲啄江南粟燕壘辛勤去何促人生貴賤
那得知裋褐熬羹老亦足我聞王績痛飲輕浮
榮稽康術才遭愆辱

彭比部集卷三

末

秋風三疊輓王司馬思質

秋風起兮騰波飭戎馬兮揮戈圍白狼兮晨合
逐玄菟兮夜過勒燕然兮峨峨讒言至今將柰
何謀殉國兮匪他嬰繒繳兮投羅網彼蕭蕭兮
大樹誰伐之兮斧柯杜郵拙兮腸惋應侯巧兮
顏馳轅門寂兮宿飛鳥陣雲解兮辭鶴鵝塞草
遍兮胡笳多三軍淚下兮兩涕沱

其二

秋風厲兮若揭細柳殘兮大旗折匣寶刀兮體

於雪緘雕弓兮抱明月明月鑒兮臣懷臣懷懸
今絳闕歷九折兮摧轅拔屠龍兮騷屑陳魚麗
今鶴列中道弛兮胡未滅望玉帳兮虎符猶塵
驚兮氣攝君垂恩兮寵辱接眇一介兮霜林葉
扣閭闔兮無言願萬年兮鴻業

其三

秋風吽兮振稿玄雲涌兮燕山道返風馬兮吳
之微玉轡弱兮霜踪少子胥墓兮梧檟繁鴟夷
怒兮江波早倚滄洲兮聽子規思元戎兮目燕

彭比部集卷三

末

草神何作兮箕尾播功何紀兮金匱蒙貽故章
今玄成報恩私兮洪造仙都邈兮閔以竊霞班
班兮烟浩浩橫吳岫兮海東暮松陰兮月小

沖谿先生集卷之三終

冲谿先生集卷之四

樵李彭輅子殿著

五言律詩

題三茅觀

吳山翠微上縹緲羽人居
天地江爲竅煙濤秋以嘘
坐馳蓬島曲思入混濛初
從此携丹笈辭靈五嶽書

漂母祠

祠屋人煙裏白蘋秋雨寒
絮看雲在水魚合我天彭
比部集卷四 一

垂竿具眼男兒少謀身國
士難千金亦草草不爲賣
壺餐

臥病

臥病輪鞅絕春風轉石巖
交情移一賤世路慎三緘
丹液曾泥竈素書空在函
吾將扣仙術焉事戀朝衫

靈谷寺琵琶街

空山解傳響拍手應朱絳
籟不因天有音從擊石遺
澗流長赴曲巧鳥故依枝
我亦唐司馬聞

之更解睂

項羽墓

漢室一坏土空傳項籍名
幾年成虎踞此地罷龍爭
春至多虞草鵲啼半楚聲
長陵今塹谷山月夜同明

七夕

予美隔銀潢終朝倦七襄
時疑爲流火風若助生涼
歡意行雲薄啼痕夾露香
天船近河際安俟鵲成梁

天彭比部集卷四 二

春雪

胡然減六出已近上元辰
墨絮猶警冷飛花不柰春
倚燈輝竝朗映舞態逾新
金鶯雖尚澁玉樹暫宜人

其二

青韶來未奢搖霰潤年華
玉女細鑲玉花神試吐花
寒光帶雨薄婉質向風斜
耽翫成春曲能餐愈曉霞

送高郎中以病上疏得致仕

戲光非所戀保此千金軀忽賦思歸引難爲牆
上趨秋天正搖落冥鴻安可呼山中斷塵鞅惟
有白雲俱

其二

朝叅罷漢署初服愜鄉閭某水舊垂釣何山堪
著書楊雲門寂寂壯叟夢蘧蘧但辭身跨馬寧
畏食無魚

病述

委頓百骸苦病裏覺身多護生一不細軒臺嬰

彭北都集卷四

三

禍羅草露曉難綴江風秋易波仙人有靈藥奈
隔玄洲何

中秋無月寄友人

問月月應老看秋秋欲非愁塵賊掩鏡雲網兔
成圓已覺酒腸涸轉令吟思微一年惟此夜偏
與阿光輝

燈下剪彩爲花作

玉樹樽前起蘭缸四照通飛香鑲彩外春色剪
加中淺潤非關露穠開不待風餘輝如永借一

玩一丰茸

賦得秋水

秋水澹澄陂空青倒影奇霞裁波上錦月瀉浪
中規過鴈經年字浮槎萬里期名篇寫虛湛更
與漆園宜

詠雪山

已作小山臥淮南招更非崑岡倚庭樹玉筍爛
書闌霜禽窺欲下白雲低漸歸還如藐姑射綽
約借光輝

彭北都集卷四

四

美人教梳頭

粧梳倩好手頓覺可憐春廣髮飛蟬影低鬟墮
馬人絲團千縷潤翠疊九霞勻將容問女伴何
似陽臺神

送監中門人琉球官生鄭氏兄弟還國

來識尊王路歸乘少女風鄉關日出處覆載帝
圖中蜃閣凌波詭驚簪拔地雄還如大小鄭禮
樂歎俱東

其二

孤帆懸漲海萬里任歸潮龍女時捐珮鮫人或
賣綃烟氛混晴雨霞色變昏朝島嶼過璫木尋
春一繫橈

遣少姬賦別

春將春蕚去猶記玳梁時薜蘿上山採團扇問
秋知不換千金駿因餐五色芝只留鸞鏡在長
似見蛾眉

其二

春風楊子宅槐葉長初齊含意千輪轉紫愁雙

彭此部集卷四

五

黛低世緣俱塞北別路比遼西莫憶盧郎面分
條已各栖

十月朔謁孝陵

十月橋山路千官肅駿奔衣冠游白日弓劍閣
黃昏疊嶂龍形蜿重關虎旅屯蒼茫上雲氣駐
轡暖英魂

其二

神隧初寒起楸梧霜露叢翫燈光尚晰銀海路
難通風御千年鶴雲披五色龍誰能歌大夏端

委仰玄功

其三

緹騎曉駸駸城頭鐘漏沉長風起松籟佳氣滿
煙岑江稻祠官薦山麋羽衛欽玉衣飄動處疑
聽屬車音

改葬二姬

老自憐埋玉荒墳兩度開鏡看鸞不在表待鶴
飛回八葉乘生氣雙花耀夜臺悽然望封樹連
理是新裁

彭此部集卷四

六

天目山對雪

烟林帶長岫天女鉢花飛轉見堯羅蒲還如葱
嶺非蟄龍蟠凍壑饑鳥啄禪扉石壁孤僧在寒
光上衲衣

送閩中康尚書還南

曳履忽言旋悲歌起別筵山光留亂後鄉樹長
離前卿士懸孤月并州自一天高堂猶宿昔燕
子故翩翩

見白髮有感

宋玉多愁思安仁異往年從衰應得白混俗浪
談玄怯覽盤龍鏡空歌老驥篇何如謝朝市携
手赤城煙

昭君

長門雖寂莫猶聽未央鐘一去蕭關外雲山幾
萬重胡笳堪飲淚穹帳若爲容青青漢宮草春
不到盧龍

其二

朔漠非吾土單于寵謗深宮粧將雪映蟬髮耐

彭比部集卷四

七

塵侵指澁琵琶曲神傷屢策吟早知行萬里悔

不費黃金

竹

歲晚親知少相將獨此君青森千幹玉蔭映一
叢雲芳氣當杯入疎聲徹坐聞有時塵夢醒濯
眼碧氤氳

盜起歸德窺鳳陽不克遶南京聞之警備
風塵暗河洛突騎躡中原烽火三秋警軍書十
道喧赤丸無猛士白骨存哀魂倉皇二千石何

計鑿凶門

其二

軍聲聳舊京廟算豫論兵曉闕雲旗合秋營霜
劍明鯨翻江作塹虎踞石爲城願學當關者相
從一請纓

其三

蛇鼠非雄略侯王浪咤呼祗煩司馬法早擊驪
山徒列戍謹鼉鼓中權下虎符陣雲朝結處一
望斷爐孤

彭比部集卷四

八

其四

中都舊湯沐龍躍此山川六郡材官擁五陵休
氣連長河回飲馬奇陣阻投鞭雜醜空烏合皇
靈自晏然

其五

蘭絲三賦竭蔓草四郊多菜色堪從盜豺聲共
倚戈攬槍侵赤道組甲遍黃河小慙資宵旰山
農起頌歌

臺上翫月

高臺宜縱眺
皓魄麗層穹
散彩梁珠徹
含形秦鏡空
蟾浮一片水
桂發九秋叢
心期當此夕
綵嶺聽笙同

戚希仲招飲同子瞻諸友聞北邊警報

鶯友盡龍蟠
鳳歌生鵬冠
階除梅雨暗
衣袂麥風寒
虜騎傳南下
胡塵厭北看
倚天餘劍鏑
猶欲試樓蘭

其二

羽檄馳千里
天門急五戎
坐談如塞外
身世寄

彭北邵集卷四

九

杯中春草亂
微雨園花捲
朔風眼看無
忌客挾策待非熊

精嚴僧舍送項子瞻分題賦得月

皓魄迴前臨
祇園夜景深
尼珠置秋水
空觀入禪心
莫老多分莢
桂繁初結陰
直遊丹禁裏
寧滯楚江潯

其二

懸影在中林
澄輝近可親
大千含法界
彌萬度由旬
蓮席潛生潤
花宮別有春
持作龍文鏡
贈

與故人心

曇陽館謁王元美

雄文堪百代
猶自覓長生
天供還兼酒
星冠不藉纓
真如靈木秘
玉女灤泉清
紫氣浮雲杪
將無絳節迎

其二

水氣侵虛閣
松陰護短欄
回春疑散雪
盛夏欲生寒
杜若香猶汎
黃鸝語未闌
有時朝北斗
久矣厭南冠

彭北邵集卷四

十

游錢太守公良墓

榆日久西飛
山空一鶴歸
芳郊連綠草
石室倚斜暉
月是騷人色
雲疑刺史衣
書香美流轉
歲薦春薇

九日聞海寇悉殄喜述

幾年淪劇寇
一戰取奇功
星驗招搖怒
雲摧大海空
虎賁初脫劍
魚龍遂繫弓
玉帛東吳地
從今尉候通

其二

涼秋來鴈侯澤國剪鯨辰酒乏自哀送書傳黃
耳真望鄉閭井在勒頌武功新却看離傍菊英
英解悅人

送鄭崑東郎中

離樽爲爾傾相送不勝情作鳳儀天闕聞鶯別
友生花時飛騎煖蘭路拂衣清風雲不可量駿
業奉休明

視獄公署夜宿

漫注朝中籍常從湖上居刺囚煩肺石畫地守

彭北郎集卷四

十一

園間涼月斜青嶂秋星挂白榆心長髮漸短焉
事一牀書

秋日澤上人招飲

依依懷法侶寂寂叩玄關秋草自人逕天花非
世間彈碁分曲几拂軫對晴山晚聽鐘聲度疑
是虎溪還

項子瞻僻居郭外懷之

篝燈聊夜讀掩卷憶知音詞賦平生事風期一
片心簾前蘇魄動江上遠鐘沉幸此同條集應

翻比翼吟

有感

華胄媿媿媛朝霜頹弱幾千年竹上淚一道劍
邊蜺絃斷音難續花飛子漫齊寧如華山道不
負仲卿妻

其二

昔爲雙鵲蝶搖裔舞春風今成單杜宇夜夜淚
垂紅埋玉隨幽草焚禰謝故雄同心何有此水
咽不能東

彭北郎集卷四

十一

其三

苦相誠卑陋胡秦忽改圖恩同根斷草魂逐夜
啼烏東海將生魑南招欲命巫何如上山去獨
自採薜蘿

送馮開之北上

說法抽新偈看心叩上乘宰官無礙相先佛幾
然燈蓮葉淩波長楓香帶露凝雲霄還劍佩翻
笑買山僧

其二

文舉人如海李膺門作龍論心非有象喪我豈
爲宗酒意頻傾竹琴聲半入松與君携手處江
上最高峰

俠客行

日耀紅犀甲霜寒青犢刀片言增慷慨萬里挾
風颺生縛名王侍長驅黠虜逃尋源從博望跳
馬度臨洮

其二

英風馳六郡猛氣壓千夫直陷重圍陣遙分赤

北都集卷四

三

羽符決塵揮玉劍乘月引雕弧爲語京東少已
拜執金吾

陸吏部脩育王舍利塔

靈骨千年在遺函江海東身將去作住法併色
成空幻彩尼珠外神光欲界中人天齊擁護始
識宰官功

過李岫巘山居

道元無別念雲樹足幽潛看水機爲轉支龜息
共淹坐常驅枕簟餐併去壺鹽誰覓長生草瀛

洲此石簾

赴任日雷雨

爲郎初冒寵拙宦幾辭媒欲效鉛刀用終慙竹
箭材非龍何作雨久蟄幸聞雷轉睇浮雲盡祥
光天際來

曉出太平門

走馬朝北郭秋光見遠天堤鴉翻早旭山樹沐
新烟碧水虛搖藻頰霞薄染蓮聯將執戟意一
擬漸鴻年

彭北都集卷四

十

枕上聞鳥聲

微禽各有託茂樹愜幽棲未足諧絲管多情只
自啼臨風嬌欲散拂曙巧偏齊慎莫從黃鵠高
翻雲路迷

夜起看月

山中多夜色就臥起還頻河影經天濶榆枝拂
地新虞卿書易著張子舌難伸獨有虛堂月相
親似故人

送沈水南別駕

俸錢非石髓自有好容顏老去文濤壯官中仙
岫間寒行江樹杪春起朔雲間且置華亭鶴鳴
珂綴鸞班

至後雪

瑞色開銀嶠初陽生玉京同雲千里匝似月九
天明宛轉因風度霏微點袖輕長空驅鶴子冉
冉泛瑤笙

茅進卿德州道病詩以慰之

亦知纓紱累偶動遠游心下士平原少上書中

彭元部集卷四

五

禁深病懷丹鼎術春奏紫芝驗欲問長安道黃
鵬蒲上林

題采石李白祠

謫僊不可作祠宇大江汀人去餘梁月魂遊赴
列星潮橫秋渚白天入曉峰青捉月寧酣醉沉
羅避獨醒

端陽日

白酒浮昌歌呼朋醉敞廬微風翻鸛鶴新霽暢
琴書衰愧榴花艷間將藥草儲沉湘千古恨身

世亦二間

黃子病足垂愈詩以問之

孫也全形

寂漠淹文苑棲遲臥茂陵閉門春草合隱几夏
雲蒸火熟金爐藥涼分玉井冰雞山饒景色謝
屐已堪乘

其二

南方多暑濕早戶更雌風欲振雙飛鳥翻携九
節筇繙經園槿落問字徑苔封君是餐霞者何
年跨赤龍

彭元部集卷四

六

送吳而侍春試

雕龍才獨擅扣角調初闌別路青雲滿征衣白
露寒賦從郊時奏花向上林看去去逢知己應
彈貢禹冠

賦秋暮還山贈別張山人

仙才多浪跡仍戀小山幽豔賦尊前就雄談稷
下流秋餘桑落酒寒上鵲鸛裘願子乘黃鵠頻
來白鷺洲

送龐公出守雲南

獨麾彤蓋往其景素絲風萬里臨輶象三秋逐
雁鴻恒星天北拱膏雨日南通杙今銅柱界更
數守臣功

其二

旋別尚書省遙分牧守符攢峰劍鏐起滇海貝
紋鋪冠帶移諸樊聲明走上都府中常坐燭流
目岫雲徂

送吳山人子充入京

躡屨勞歌日擔書旅食年平津方好客幕府競
彭元部集卷四 七

招賢奇畫論兵用英風說劍傳飄飄曳珠履高
會錯貂蟬

送章公出守南雄

漢吏二千石潘年三十強案頭披玉律腰下綰
金章粵岫猿樓迴吳雲鳥去長遙知閉閣處燕
寢但焚香

桃源白市隱園燕集

朋簪春暮合山榭曲籬開看竹關幽興臨池引
袂杯水光搖洞石松蔭覆階苔名園傍城闕休

沐數能來

其二

分淮池水麗近市石林偏花徑流新雨松橋挂
晚烟賞因三秀洽名與八公傳誰謂喧車馬知
君已宴然

冲谿先生集卷之四終

彭元部集卷四

六

冲谿先生集卷之五

樵李彭輅子般著

五言律詩

送黃淳甫白下歸姑蘓

吳客滯江關，風塵路正艱。
旄頭忽以滅，馬足始言還。
竹理新成徑，花開舊日顏。
楓橋垂柳巷，人擬鹿門山。

其二

客裝淹館穀，鄉思倚枌榆。
草綠吳王苑，雲深范蠡湖。
薪辭炊桂苦，園及種瓜鋤。
且作山中相，長懸市上壺。

彭李部集卷五

十一

蠡湖薪辭炊桂苦，園及種瓜鋤。
且作山中相，長懸市上壺。

懸市上壺

其三

爾泛桃花水，歸乘蘭葉舟。
羅含原有宅，王粲倦登樓。
海蕤雕梁聚，山猿薜洞留。
著書藏副在，應有所忠求。

送吳公北大司空

魏說平津客，曾沾盼睐餘。
雲泥當此別，風誼更誰如。
文石尚書履，新堤宰相車。
願言從海石，乞

水振枯魚

對菊

白露空庭落，黃金艷蕊新。
九華叅上藥，三秀接芳隣。
獨立仍含態，叢花不借春。
夫君多道氣，把酒日相親。

夏日坐竹園

沈靜在雅

蓬館竹爲林，瀟然悅素襟。
市朝喧不入，爽氣坐來深。
雲覆絺衣冷，風過雜珮音。
思同稽阮輩，散帙與鳴琴。

彭李部集卷五

二

將至南昌

迢迢趣楚甸，隱隱望江城。
關柝淹卑謫，旌麾斷候迎。
山生四愁曲，雲結五噫情。
羨爾長沙傳，隨沾前席榮。

西山牛督嶺

詰曲羊腸道，叱馭我能前。
昏翳籠巖嶽，霧琤琤落澗泉。
棘繁鸞羽遠，石滑馬蹄慳。
世路皆如此，周行若箇邊。

雞鳴山

乘春理幽事結侶陟巖隈山削晴蓮吐湖平細
縠迴雲光逗松逕日氣艷花臺嘯傲倚孤石脩
然辭塋埃

同諸友集澤公山房

白雲杳何許攜手入招提霜葉碧梧亂雨蔬蒼
耳齊石室藏龍象花林住缺隄却嫌周太史遠
向流沙西

送司空吳萬里北上

陌上擁征塵傾都祖餞頻絲綸垂紫詔劍舄上

天彭先生部集卷五

三

青旻雲合燕山樹潮人子津君王方問夜石

畫佇宗臣

其二

黃樞當北斗紫極接中台密弗千齡契鈞陶萬
象開梅風和太液槐雨潤蓬萊直上孫弘閣寧
論郭隗臺

其三

水土營堯甸彌綸仗禹謨黃龍避輕楫玄女出
靈符卿月懸霄迥公珪降寵殊未須看峴刻歌

德蒲江湖

詠翠雲草

瑤草信多姿停雲宛在斯觸石輕陰合緣巖深
翠滋非烟光爛熳飄葉影參差願言供服食何
必減華芝

其二

王孫庭下草朝氣似巫陽華蓋夕忘倦仙衣霽
復張因風泛叢艷帶雨潤幽芳抱石彌年歲空
茲鸞鳳章

天彭先生部集卷五

四

客有贈予香草者以詩答之

江上有芳蓀騷人舊依魂襲衣香不散作佩美
難言正葺三閭晚頻窺五色園何當求種子春
雨看渠蕃

送陳上舍之京

出門提一劍壯士行不難况當六翮脩乘此雲
漢寬樞府遇知己詞林多舊好安能守貧賤悒
悒常魚竿

其二

鄉國來何覓并州去復賒非關好遊俠直是擅
才華負郭無千頃囊書有百家此行須擇木會
竝上林鴉

范菁山八十

莫問蓬萊上人間亦有仙拂衣高聖世借藥駐
長年春引看花興閒增種竹綠白鳬從鵲化老
至髮重玄

其二

採藥掄三秀移顏與八公龜狀恒伏氣猿劍欲

彭比部集卷五

五

凌空逐歲憐花似臨春憶鳥同瓊林醉酒處回
首幾東風

贈項子瞻村居

窻前一湖水長自沒輕鷗南郭存新我東陵解
故侯提梧黃葉墮隱几白雲浮惠子甞離索玄
言孰與酬

其二

耆舊推龐後風流說阮南浮雲空外盡秋水定
中涵調鶴時雙舞栖禪但一龕象罔玄珠在期

君著意探

其三

楓葉綠江赤秋風吹敝廬本因舉杜若不爲食
鱸魚楚客逃陽曲稽生絕友書相將更幽僻一
任谷名愚

其四

東方聊玩世梅福竟辭家爲愛山中桂遙乘海
上槎引杯呼夜月眠氣挹朝霞坐得歲寒意翻
悲朱槿花

彭比部集卷五

六

清明前一日先君壟上

龍劍鬱雄心蕭條古樹林隧前青草路野外哺
烏吟春色年年是江楓日日陰控雲遼海鶴千
歲定來尋

采菊

采采貯秋光盈盈蘿薜房寒英纔裊露芳艷已
抽黃海上九霞氣山中五玉漿吾將叅秘藥服
食漸休糧

舊府公黃憇軒青來離羣年歲尚未抵夔

州

江上煙波闊天邊尺素來開緘如晤對讀罷更徘徊浪拍黃牛渚雲迷白帝臺可難隨鴈到猶自聽猿哀

其二

歲序三冬易烟江一棹輕客厨添細菜春色見流鶯鬱鬱斑衣思迢迢芳蕙情定知巴月夢長繞語兒城

題大有山房

彭北邵集卷五

七

深山紫翠重縹緲玉芙蓉激瀨常鳴夜玄葩亦秀冬階前千片石窗外五株松誰控蓬萊鶴丹消竈已封

其二

我在華陽洞遙瞻大有山白雲雞犬去丹岫薜蘿閒萬卷時開閣三花好駐顏罷琴聊隱几紫氣擁開關

招友人遊湖上

欲沽桑落酒携爾水蘭舟弄燕烟中嶼題詩樹

杪樓雲霞千里望花鳥一尊收若覓方壺趣飄颻此十洲

和翁公朝天宮東麓亭謾集詩

星官專一壑風馭集三台蒲戶竹陰繞傍簷雲葉開胡牀仙子爽沆瀣羽人杯悠然眷方外猿鳥亦遲迴

其二

梧竹雲深處巖扉一徑幽停驂隨紫氣調鶴過青丘宴坐寥天合真觀塵界浮方知和鼎日別

彭北邵集卷五

八

有采真游

送吳令之任大浦

戴星行適粵應宿始爲郎城俯鮫人館谿停蜃客航珠還分合浦花發勝河陽白下傳嘉政秋風鴈幾行

涿州道中

平生懷意氣扣角感蹉跎歲月長途老風塵旅跡多歸期催朔鴈春色轉關河家在千山外雲深憶薜蘿

客中除夕

寒從宵漏盡春傍晚鐘迴歲序鄉生律風光郭
隗臺故鄉天外渺衰髮鏡中催殘晷殊堪戀張
燈漫引杯

贈新安友人

吾愛少愚子脩然遠俗氛黃山千障月蒼谷五
谿雲琴向花間弄棋從竹下聞塵中有智叟不
及採芝群

贈錢長卿讀書野樵羽士房

大彭北鄙集卷五

九

二十七

蓬觀下帷日江風白鴈初分將太乙火來映長
卿書作賦花生筆擁玄鳳到廬湘靈方鼓瑟得
句近何如

本覺寺僧圓意舊木工也

斷不因雲斧安能挂衲衣還將擊竹意頓擬斷
輪機院寂叢花落林深野鶴飛大千繞一映茹
草世情微

其二

溪水日潺潺禪心共水閒松風吹石澗秋水度

柴關法乘隨緣問昏鐘乞食還嗟予厭氛軼就
爾借青山

示周子

伊余稱北海之子近東家遠致逢誰賞新篇只
自誇清秋號蟋蟀大澤隱龍蛇好醉茅簷下長
歌送歲華

贈封丞

墨吏黃塵裏如君白不緇瀑泉選炊黍商嶺慣
餐芝背雁輕橈往無魚故缺隨八行應可寄爲

大彭北鄙集卷五

十一

二十五

致五純絲

丙戌元旦予年七十有三示諸兒進業

元朔從王布春陽隔歲還得年過絳縣隱几近
吳山鳥欲催詩思花應照暮顏霏霏新雨數驟
長羣龍班

送人之金陵

與子一攜手仍爲千里行岫雲邀客旆江草伴
郵程去看巢燕乳到及野蟬鳴古劍牀頭匣龍
文夜夜生

悼楊州姬

捐袂仍遺珮悲風積大江鏡裏顏將艾燈前影
不雙誰教花滿院空自月臨窻金粟如相佑爲
爾獻純幢

輓王院事

刀圭辭禁署劍舄闕重泉室有滋蘭地人疑采
藥年林猿淒暮雨隴樹愴寒烟爲問吳門客應
餘方伎傳

其二

彭北都集卷五

主

却老方非謬遊仙竟不還尚聞調大藥親得奉
宸顏落月侵碑冷叢苔覆墓班幾時雙白鶴飛
向北邙山

輓顧夫人

環珮冷牙牀愁陰入洞房朝花方吐日秋露已
凝霜旅旆笳蕭咽新丘煙草長幾時遙望見一
證少君方

其二

秋風三秀折夜雨一舟移別鶴妻琴調啼猿攬

夢思誰將衾復襪那得酒同持安仁門下客爭
寫大招詞

其三

陸機共潘岳才子屬葭苕何事閨中媛相將歲
月徂鏡不隨鸞去琴常怨鶴孤春江花月下魂
夢數來無

五言排律

贈張肖甫司馬五十韻

彭北都集卷五

主

稷清勒銘元有待講德爲扶傾憶昔驅倭患防
邊各置兵輕儇烏旅集兇悍蟻封盈白羽恒傳
檄黃金屢費籛惠優徂作使感竭瘁縱橫節鉞
俄摧辱朝廷亦震驚禹湯偏罪已夔契讓忠誠
應運神人出含章帝室貞子房籌秘密諸葛計
崢嶸皮弁臨軒送戎車釋菜行五牛分別柵六
傳促遙程雷電從空下簞壺夾道迎諸軍咸伏
鼠小醜忽翻鯨市井傳烽赫闔閭避踵爭揭竿
標裂帛攘臂怒呼觥廬燬膏流燼焦填血染阬

閱茲魚肉鸞急借虎賁征萃數容通竄摧鋒往
割烹匹夫愆易釋三尺典難輕巷戰民初定軍
興獄未成奸猶仍部曲官故近輶軒久似忘前
咎驕如困夙醒指願司馬法折首亞夫營藩鎮
漂先耻邊關懾大名奇勲留地肺深眷契天情
秬鬯那言報彤弓未足旌麟飛宮錦麗裏範賜
金精粹驟思其外熊羆訓若嬰投醪興大悅賈
勇激先鳴太白光偏燦中黃氣倍瑩招搖司北
斗襟帶東瀛尉候三隅析車書萬里并鑄形

彭比部集卷五 十三

高越絕保障亘秦城夙譽文章重今推轂畧宏
鳳吟青鏤絢龍吼赤堇錚鎖鑰咽喉寄絲綸腹
腎楨作霖天賚弼省月瑞占卿禁闥翺翔峻台
坦出入榮姬裳淹信信蕭履去琤琤身是丘園
吝貧歸里閑評飄淪同屈子衰老似侯生臨芋
饑年飯鳧葵儉日羹驚魂傳沸鼎破膽說聞鉦
亂始搔雙髮波恬豁兩晴尚疑身是夢驚訝夜
還明顯晦情元別行藏局自更旂常憑樹續楮
墨占爲咍儻不嫌蓬蒿風雅可共盟

甲寅除夕感懷

歲窮魚鑰裏日暝鳳城西鼓吹喧衢合星河拂
戶低寒光銷夜漏春色動晨雞潘鬢隨年換素
裘傷旅淒簪裾混城旦甲子稔塗泥長缺空畱
曲層霄詎可梯絃知因直棄枝甍借卑栖椒頌
揮新製蘭尊中昔逃幽衷牽碧草藻思結青藜
自憐非善宦惟有氣干霓

南都人日

銅渾曆改序玉闕景含韶七葉真纔吐千林雪
半消最靈欣得日出作荷逢堯迎祥陳綵勝製
頌競春椒魚識恬波意鶯聽出樹嬌梅芳添故
蕊柳色換新條三署衣珂繞五陵裘馬驕陌晴
携寶瑟水浩放蘭橈土脉開農庖陽和度次寥
云何展羈抱振策上岩堯

同翁尚書登報恩寺塔

層標懸福地藹剎壯名都萃律三天接空寥一
氣孤寒催塞上鴈秋落井間梧地脉遙縈楚江
潮曲赴吳圖開紛縹繡烟渺入平蕪豐鎬鼎常

莫齊梁跡幾枯青蓮塵世外含緒爲躊躇

其二

七級圓輪湧千秋表 帝都青天元氣合赤日
寶珠孤涼露初憐蕙生年欲問梧江聲吞七澤
雲片過三吳野樹霏青靄平沙間綠蕪賓鴻真
慕遠集鳥肯辭枯憑高意無限哀鳥爲躊躇

送同年張安軒考績北上

仙署含香客嚴裝謁紫宸五材調國計六藝羣
人倫已耀囊中穎還紆席上珍爲郎清譽益報

大彭北邙集卷五

五

主風懷真策馬長安道飛旌楊子津年華迎塞
鴈芳意折溪蘋績奏明光迫恩沾太液新袞衣
板日月劍珮拂星辰風度巖廊聳經綸疏草陳
來儀看鳳羽變化得鯢鱗余愧雲泥判交承肝
肅親酣歌遲別袂戀惜行塵夢撩江外雨梅
寄隴頭春要路如先達餘輝幸照鄰

履水渡琉璃河

伊余奉遺體乃以踏春水已背垂堂誠還生駉
朽競羊腸同獻阻鵲駕似秋乘薄謂明堪照聲

疑脆欲崩玲瓏珠闕淨虛白玉壺層尚憶蘊龍
困徒聞精衛能桑田千古幻塵土暫時憑旣濟
趨平陸驂駟恣爾騰

送甕孟所節推赴召

名郡開江甸維藩佐蕩符雕龍元藉甚展驥信
長驅吏蹟雄三楚膏施遍五湖情將槐聽徹獄
取竹刑敷舊繞鵷行夢新懸麟閣圖國工呈異
玉天網拾明珠日下長安詔星言客子途築臺
延隗入擁萼待鄒趨謁 帝恩初渥登仙譽不

大彭北邙集卷五

六

殊霜清省府栢雲蔭掖垣梧白簡抽佳疏青囊
納秘謨調絃薰吹發補闕袞華扶賤子霑蘭馥
無言守谷愚分群秋水鴈極瞻紫烟晃交契寧
新故音書定有無何由申別緒一爲贈貂褕

中秋過姚子雙蓮山堂會豐南禺夜飲無

月分韻賦

良夜三秋候高人四海英豈無華燭秉遲此望
舒明飛雨灑殘暑浮陰滯太清圓光天不假奇
論子能傾坐久興彌洽情忘跡自并荷花香蒲

戶桂藥發充庭遙惜姮娥困誰鞭玉兔行嘶杯
覆蕉醕奏樂動縠笙富矣圖書御脩然身世輕
風期杼在曩星聚樂非營投轄蒙陳孟揮毫服
襴衡相貽裾上珮易判水間萍安得凌飈羽隨
君高下征

沖谿先生集卷之五終

彭比部集卷五

七

五

沖谿先生集卷之六

七言律詩

構李彭輅子殷著

燕子磯

盤空瞰壑一峰危倒寫山光在碧漪豪飲不知
呼酒急大江看覺去帆遲坐臨白日鯨宮冷望
入層雲鴈字奇只此烏衣無歲月前朝王謝使
人悲

寄題楊忠愍祠

彭比部集卷六

一

五

孤忠元自貫明光柰有浮雲蔽太陽歟後祠空
春草綠生前國是諫書香藏廟血化還成碧借
劍鋒寒尚吐霜都市當年尸解地路人揮淚灑
松漿

寄沈純甫時以上書成廣

極目關河鴈字前故園春色幾經年一鳴仗馬
三秋草半夜啼猿萬里天淚點家書歸是夢名
先野史勒爲編青袍老父容顏好忠義由來養
自偏

其二

五嶺沙飛碧海潮孤臣腸斷隔丹霄知心半紙
無來鴈改面同門盡插貂炎微鬱蒸椰子瘴春
祠紛舞竹郎驕思家莫把刀錄詠騰月茅龍夢
不遙

贈同年王方麓兵憲閱兵海上

玉帳論兵及壯顏上台光射羽林間波翻蛟蜃
樓船捷陣壓龍蛇士馬閒叱咤雄風披漲海憑
凌殺氣撼秋山東南幸借無前路萬里溟濤別

有關

詠李陵

中軍鼓絕哭天山夢隔秋風吹不還旌旆總仍
胡服便射麋羞取漢弓彎隴西飛將拋荒塚帳
裏胡姬捧醉顏儻上高臺定惆悵誰家明月照
刀鐔

寄皇甫子循

吳天隱隱少微星一任江漁誚獨醒誰有三都
堪問序自將五木勒爲經春杯慣逐桃花月盡

舫時留杜若汀操管半生人不解短篇倘得解
人聽

同吳明卿沈道初吳門譏集共賦

江上西風鴈字齊清絲激管酒同携車馬重
嘲爲墨賦劇休文誦作霓檢帙勝開吳地記放
舟烟蕩越來溪雙龍羨倚青天外光恠看樵太
自低

海寇至南京安德門外

重關百二帝京尊丹服何當犯九關帑出黃金

彭北叢集卷六

三

招猛士陣揮赤羽下戎軒長風聲鼓三秋急瀕
海煙塵六道驚躍馬前纓俱自喜兵機此日未
堪言

其二

白門市上畫鳴刁朱雀航南夜集鴟六郡羽書
飛不絕三吳豪俠氣空驕陣雲幾發河魁將兵
壘新躔天鼓妖窮髮相看萬餘里舳艫輕濟不
知遙

聞焦弱侯賢良舉首喜而有寄

上林春醉杏花時美爾能攀第一枝雅有御香
沾紫袖還看綠筆賦丹墀年來湖海居人下老
去長安入夢遲可是通門重前契也添色笑到
雙眉

紹興沈青霞鍊以奸論分宜冤死塞外厥
子申雪輦骨而還賦贈

輶車千里咽駟騅行路酸辛淚欲揮月落大刀
羈鬼哭風吹絕塞旅魂歸堯天雨說冤初洗夔
市霜聞晝亦飛倘使奸諛尚開閣覆巢還得見

彭北郭集卷六

四

君非

登雨花臺

荒臺巉岬倚層氛高坐玄言昔有聞作供天花
還帶雨談經祗樹只棲雲圖披京甸襟前繞鏡
寫春江掌上分萬戶垂楊飛燕子烟花不盡醉
斜曛

送陸公出守雲南

南國離題通漢朔東方紫馬爛生輝離筵雨散
郎官渚去路秋生刺史衣石嶠黨天黔樹合金

沙繞地瘴雲微明年欲望傳書鴈聞到衡陽已
不飛

其二

萬里遙看炎塞遊曉風吹別已先秋直驅虎節
過山國却樹熊旂倚郡樓滇海戈船非往日竿
夷冠蓋盡中州君心最是澄潭水翡翠珊瑚不
敢投

平湖一老人官大庾倉使曾爲前使繫者
輪通糧後六旬餘竟得子中賢科

彭北郭集卷六

五

玉樹扶疎種未成嶺雲飄寄一官輕黃金政使
牀頭盡白骨能教獄底生杏說有仁終結子桂
知無澤不虛榮夜窓偶讀倉公傳遠看當湖月
更明

憶朱子价

時以考績北上

晚歲燕臺裘欲重金莖賜露此時濃朝回熬火
分虛館馬上蓬山見遠峰作賦有人酬繡段緘
情空自採芙蓉石經未刻迴鸞字聞說君王待
蔡邕

寄王元美

此日詩書且莫論幾時廓落竟無身千杯美酒
心難醉百遍狂歌思未伸躍馬久辭京洛夢迷
花誰是武陵人美君仙御驂鸞鶴直上層霄絕
世塵

寄贈寧波東沙張師

天關高懸北斗杓至今圖像屹中朝且隨松子
抽丹籙不借陰符博賜貂置酒杯臨滄海澗藏
書穴選碧山遙春深漫擷蘭蓀寄爲憶彭宣是

彭比部集卷六

六一

野樵

送項子瞻入京

馬首東風拂曙暉千時欲換敝貂衣萋萋春草
王孫去歷歷關山朔鴈飛擊筑幾酣燕市酒裁
書一訊故園薇甘泉羽獵承恩幸莫使人嗤作
賦非

其二

乍離芳杜混人群抗手翩翩出岫雲短褐客中
春雨濕流鶯闕下日華曛琴歌當別渾無緒辭

賦凌虛舊有聞招駿隗臺今尚在高才千里再
逢君

題虎丘轡轡井

一勺靈源注太清十尋懸架轡轡鳴石邊流盡
瓊漿色雲裏常看乳液懸解渴似分金掌露臨
流不浣俗塵纓銀牀多少離亭上纔到人間味

已輕

贈戚都督

都護勲名海上知樓船頻歲伏波師菟山夜發

彭比部集卷六

七一

脚板騎檣穴朝驅泗水兒書落人間黃石過劍
搖天外白虹披漳泉更是蛟鯨窟猛氣高張亞
夫旗

其二

將種從來俠氣盈如君都雅一儒生敦詩御穀
堪爲帥射策終軍共請纓春晝歌殘依大樹秋
霜劍起斫長鯨此去閩中春草綠尺書須寄禦
兒城

送天台黃山人北游

平生踪跡半名都杖屨乘風總壯圖司馬文章
畱洞穴少陵題咏徧江湖肯彈旅後無魚鉢多
醉花前賣酒鑪春草萋萋猶未返黃金臺館得
君無

送張令尹赴召

菡萏江洲露欲開風雲萬里刷鵬翰秋來碧水
如爲政堂上清絲已輟彈當日錦袍遊侍從幾
人驄馬避長安封章夜上南薰殿王氣朝憑紫
極看

彭彭部集卷六

八

過精嚴僧時八月十四日

開軒月色映青蓮江甸秋深倍爽然氣散澄華
惟剩碧鏡當朗照不須圓乾坤終夜冰壺裏象
緯叢分貝闕邊那得此身生羽翰直凌倒景太
微天

秋氣

一夜秋生想騷騷蕭條難石露瀼瀼山當搖落
惟衰草人似羈遊望故鄉沙塞雲來斜月冷江
湖風湧白波長此時易下絳珠淚猶自高飛鴈

數行

八月十七日沈青門李珠山招飲三茅觀

看潮

握手秋風岸鵝冠相逢杯酒氣成蘭潮生未盡
鴟夷怒江濶惟餘龍女寒天水雨中雙暝漠巘
林烟外幾紆盤茅君羽節如留此併欲相招入
藝壇

暮春游項氏山園見落花有感

習家池館薜蘿叢簾箔參差山靄通閉戶不知

彭彭部集卷六

九

花已落臨谿忽訝水浮紅桃源曲轉凝雲處蘭
畹香疏過雨中最是年芳懶延佇鳥啼長日恨
東風

送歐郎中得告還家

封章一上動歸轡朝別 皇都夕故園濁酒藍
輿彭澤里白雲丹洞武陵源當門鳥雀羅雖設
卷簾金貂珮尚溫春日芳苑中野遍遠游何處
覓王孫

飲憑虛閣

參差巘壑石城隈
游子停騶載酒來
紺閣遠含空外色
白雲低映竹間杯
三山玉樹鸞歌歇
雙闕舳舨鳳翼開
此日潘郎已衰髮
當筵鸚鵡莫言才

憶孫太初

生平落魄是潛夫
袖拂煙林五嶽圖
海上碧雲看不斷
墓前明月意同孤
葛洪去住餘丹竈
阮籍浮沉只酒壺
問爾吟魂春雨外
常乘飛鶴過西湖

彭比部集卷六

十

雪中直宿公署

玄雲漠漠徧江涯
是處園林玉作花
永夜寒光疑月出
先春飛絮逐風斜
開扉不辨青山色
駐馬常分白鷺沙
欲向殘爐引杯酒
甕頭臘味尚須賒

送徐郎中考績北上

三月春深郭隗臺
仙郎奏最逐春來
山郵馬拂桃花過
村酒鶯呼竹葉開
萬里星辰飛貫素
九天雲氣出蓬萊
如綸定捧泥金勅
闕下爭誇題

柱材

其二

彩翼翩翩別鷺群
離筵斜日大江濱
身從北極瞻黃矣
人道西曹是白雲
讀律舊填刑鼎在
賦詩新向玉臺聞
春風禁苑仙花繞
朝罷恩承雨露芬

春思

三月江南春漸饒
暖風遲日動輕綃
搖絲萬樹柳新碧
調管一聲鶯乍嬌
芭鞋欲探桃花洞
桂

彭比部集卷六

十一

憐堪乘竹箭
潮何事微官長偏側
年光虛擲愧漁樵

秦駐山望海

極目汪汪大壑并
秦皇樓閣近蓬瀛
冥濛入極烟中迥
突兀三山望裏生
霧氣連天蒸紫蜃
潮聲撼地湧長鯨
越裳使者今重譯
不用戈船下瀕兵

送戚希仲會試

出門慷慨笑彈冠
仗劍何辭行路難
徐沛星芒

征騎急漁陽霜氣角弓寒壁當三獻逢知已
爲孤吟憶舊歡霄漢喜君終自致相看把臂
加餐

桺花塢新壠成徙葬府君太夫人賦述

綠草芳臯新隧興秋霜春露積悲仍地浮蓮葉
如蓬島水姓桃花類武陵羽鶴雙歸栖石表玉
魚千歲護金燈鬱葱氣色遙能見辛苦箕裘近
可憑

其二

彭北邵集卷六

十三

分龍谿水帶長陂栖雉山坐此十基廿載飯含
仙晚後五更風雨夢回時晴空雲氣屯松檟寒
食盤蔬薦藿藜若問徵君舊流澤試看堦樹一
枝枝

山莊聞百舌

柳深亭榭落花朝雨歇谿塘積翠饒倚樹幾聲
疑度曲持觴一聽更含嬌日華欲上鳴先動春
氣初濃舌已調爲問東山好遊者何如桺葉弄
秦簫

秋色

日霽憑虛秋可憐朝來爽氣遍山川未傷蕙草
爰颺晚翻覺芙蓉浥露鮮的的澄波浮倒影蒼
蒼遠樹帶疎烟擬將萬里尋秋去直駕孤槎牛
女邊

秋風

何處聲來悽復悽乾坤搖蕩捲雲霓千山草樹
江湖吼萬竅千戛戾角齊扣劍自能成虎嘯斷
腸何必爲猿啼洞庭澤國秋無賴騷客吟嘯未

彭北邵集卷六

十三

易題

西湖月夜

艸外桺源路不迷迴飛棹越晴隄萍開綠水
堪垂釣樹夾青山耐品題芳氣暗隨荷院起流
雲時傍梵幢低自憐旅跡同秋鴈不及春林百
鳥啼

沈青門囑予寄聲項子瞻

兼葭楊柳鬱相望作別經年衣帶長忽遇休文
煙霧裏因風青鳥爲渠將武林百二稱雄日構

李三千結客場兩俊詞華予所重少微江海接
星芒

鍾子守福寧有海寇後守池郡景陵轎車
過而雙親先後亡爲製白雲遺思之什
分符到處護時危柰是臯魚恨復催溟海戈船
迎柏浪梁王騶從擁成雷白雲不比登車日春
草曾從酌酒來杖起餘齡終許國寸衷島島詎
堪裁

送汪節推淮南比部

彭比部集卷六

古

西曹官署倚江洲爲送高車憶舊遊白鳥衝崖
晴帶雨芙蓉披水夏含秋五陵自昔尊吾黨三
尺從來困列侯此去故人須善飯閒時花月醉
江樓

題邯鄲呂仙祠

客舍何緣遇逸人蕭條祠屋水烟春隙駒一夢
人間世化鶴千年物外身直望邯鄲仍古道遙
尋瀛海有通津青精藥草黃梁飯勝得盧郎此
後貧

詠蘇武

迢迢羈目望南天漢節提携不記年花墮燕山
渾是雪樹疎朔漠半無烟寒日幾隨羝乳盡尺
書空擬雁行傳餘生何意長安道日月恩私劍
騎翩

寄項子瞻京中

皇家官闕紫霄邊一自抽簪隔海烟驅馬塵中
無復恨看雲石上得高眠河清任取輕人壽投
閣其如誤草玄寄語秋風張季子鱸魚空說爲

彭比部集卷六

五

君鮮

送沈壻北上

一別長安倍十年題詩不記御爐前重開日月
逢新聖直上風雲有後賢匹馬遙馳燕薊道尺
書頻發洞庭船黃扉上宰雙同榜肯惜楊雄老
太玄

十八日同馬松里沈青門復集三茅觀看
潮分韻得無字

江潮逆上過層閣望裏山川舊帝圖已道秋聲

乘汎合還疑濤勢有神無風搖疊雪驚驅馬岸
艤扁舟笑浴兒詞客不嫌沾釀薄競翻新調歷
吳歛

送沂陽王孝廉八十會試

歲晚將離憐握手河梁秋色照綸巾懸知擊劍
高歌者正是看花躍馬人徐沛車輪頻曉月長
安衣袂幾風塵誰道漢家偏尚少公孫容易到
平津

寄題天目

彭北都集卷六

六

聞說靈山插斗杓諸天歷歷可相邀巖當泉湧
千尋落谷領雲歸百折遙未到夕陽煙結暝稍
沾秋氣樹生潮啼猿栖鳥晨還暮擬向藤蘿逐
野樵

塞上

煙霜慘淡朔雲寒塞外秋高落水殘都護驅兵
過上谷單于飲馬近桑乾雕弓挂月憐膠折玉
笛含鴈訢夜闌水草橐駝栖正穩連朝擐甲此
征鞍

其二

萬里黃塵大漠陰可堪胡馬數南侵牙旗日閃
招搖怒朔吹寒飛簫築陰曾誓歃生當百戰誰
差功次賜千金家遺六郡平安否迢遞關河鴈
字沉

其三

漢卒長屯蒲類北胡塵直下太行西秋深朔氣
催刁斗夜半寒風咽鼓聲右隊伏分千炬起左
賢宵遁萬山迷何人却佩黃金印白骨沙場草

彭北都集卷六

七

色萋

其四

羽檄分飛出塞遙匈奴底事號天驕五旗帳外
塵蒼兕一箭雲中落皂雕虜陣半隨秋草沒戰
功應選石崖標從軍苦樂由來異夢裏驚聞說
渡遼

其五

星聯亭鄣護神州霜落林榆大地秋千古白登
猶有恨一經青海不勝愁控弦虜結魚麗陣荷

戰身隨燕領侯柰是河冰傷馬足但看關月憶
刀頭

採蓴寄西湖諸社

頻年落魄謝浮名不待西風掉臂行茹草獨憐
蓴味美楊槎偏覺幻身輕幡幡翠帶牽秋淨晨
裊冰絲沃露生泉石論心吾與爾豈堪和入傳
君羹

沈純甫自嶺南還

崆峒高聳插青旻君到題崖泣鬼神自許騷壇

彭比部集卷六

大

五

堪直上千今彩筆有誰親遠遊一攬乾坤勝遇
主終看日月新肯向鄉間訪耆舊鹿門應有姓
龐人

送嵒峽公北大司馬

春色西湖島嶼浮鳴鏑肅戟奉春遊接羅不似
山公倒斡墨頻同白傅留坐處風雲疑列陣去
時花鳥亦含愁蒼龍闕下清尊月飛夢應迴芳
杜洲

題沈純甫白鳳山房

擬易翻騷撰已成筠房石榻見平生鳳來舊是
朝陽色人去誰爲立仗鳴累月閉關芳草晚千
山隱几落霞晴任爾朱輪嘲尙白不持彩鷁賣
空名

贈黃山人悅仲以六月之金陵

聞爾金貂累葉家山居况繞赤城霞欲持芳芷
貽公子先借微風送漢槎燕壘漸辭秋社去鷺
行不斷浦雲賒前朝玉樹今猶似且擁吳姬醉
狹斜

彭比部集卷六

无

其二

秣陵秋色遲君開詞客飄飄亦快哉日下五侯
新劍珮雲中雙闕舊蓬萊蘭舟載酒過龍渚彩
筆題詩倚鳳臺昔昔宦遊曾此地祗今殘夢已
塵埃

鴈

塞草開榆是故鄉年年客思倚衡湘哀聲中斷
書難達斜影聯翩陣幾行夜渚蘆花寒帶雨秋
田菰米露生香寄言羅爵休相覓萬里天風恣

汝翔

贈顧太學生子

槐雨春深長故叢鬱葱佳氣霽房櫳麒麟化石
來天上明月探珠入掌中澤引高門期駟馬經
傳世學擬良弓青雲繚繞金錢會坐客齊酣琥
珀紅

龔府公新構本覺寺修三過堂

梵宇經時已劫灰今朝覺棟法幢開故人屢憇
乘風節釋子空留渡海杯啼鳥不知春幾換飛

彭比部集卷六

三

三

花仍喜句堪裁客途車馬紛紛過名姓誰能記
草萊

贈趙上舍慎思

趙尚書逐倭有功已而算田市租追銀十萬
餘故其子滯臬行悲之

久繫南冠負氣多先臣遺事足悲歌酬恩自許
干將在側目無如慧苒何不學黃金麾猛士誰
從漲海偃長波才名共識賢公子郭隗臺前試
一過

僧自補陀來賦贈

補陀涉海若爲攀禪客乘風易往還童子悟時
巖有石觀音坐處竹爲關銀濤萬里烟蕪外貝
闕諸天杳靄間此度游行何所得且從塵世說
名山

游牛首山寺

旃檀畫閣擁金繩彩筆斜揮興不勝梵籟意傳
雲外磬法華明指暗中燈穿林野鹿頻窺客繞
澗春流爲供僧拂袖煙嵐人境遠諸天身到最

彭比部集卷六

三

三

高層

贈友人督府叅謀

樓船諸將擁兵年虎帳龍韜見爾賢腰下角弓
懸海月手提玉劍拂秋蓮鑿門陣識中黃勁對
壘旗看太白先聞道元戎須秘畫臨岐贈取繞
朝鞭

贈丘子

帝京南紀山川繞冊府西崑日月肩色借圖書
浮藻豔班從禮樂傍蘭馨晉家仙棧推三語漢

代儒林抱一經與爾遨遊携屐去春風吹醒
蘋汀

其二

浮踪岐路各婁清龍劍差池烟霧橫彭澤我慚
三月令河汾爾擅一時名擬將覓賦還初服喜
共題詩結素盟此後澹交無可擬秦淮水足見
平生

乙卯除夕

淡歲天行迥斗極銀河斜轉暮光微烏皮几上

彭比部集卷六

三

二十六

寒初薄綠醺尊中春乍歸霜鴈羈樓思北向燭
龍啣照待東暉飄零季子遭時晚猶著青貂一
敝衣

得轉官南刑曹報

少時擢管鷺詞場黼繡曾披五色章三仕慣隨
牛馬走十年始拜尚書郎青雲素髮勞相待自
璧丹心祗自藏蒲目邊烽擁吳會願分尺組繫
名王

贈張太宰玄洲

見說功成賦遂初秋風不爲憶鱸魚巨源復作
林中逸叔夜應通絕後書洞壑穿雲逢石髓鶯
花壓酒埃藍輿還知不淺思君夢常到重門禁
闕廬

其二

條然已覺世途非涉趣園成主亦歸紫闥舊傳
鐘鼎業青山新製芰荷衣老人星見楊州分漁
父歌深浙水磯日日看花移歲序霜燈擱後雨
梅肥

彭比部集卷六

三

冲谿先生集卷之六終

沖谿先生集卷之七

橋李彭輅子般著

七言律詩

同年李石麓相公初度

巍巍勛業冠中天
漢闕峩峩日月鮮
憂國儘教雙鬢雪
運籌能埽九關煙
貽來鳥迹藏符籙
開遍桃花識歲年
莫笑白雲生羽翰
卽從黃閣見神仙

其二

彭此部集卷七

玄朱袞烏鳳池間
原是龍頭壓鷺班
天上星辰光近日
區中茅土誓如山
膺門華轂爭先御
膳史仙源屬大還
若說看花舊時伴
空將詞賦老江關

送李兵憲擢叅政之楚

江漢天分南紀重
才華君是百城師
遠游臨水芳堪採
相憶看山木有枝
攬轡風生夔子國
開尊春豫習家池
當年橋李陳兵處
曉日營門閃大旗

贈四明馬南洲故廣中偏將

吼匣吳鉤夜吐虹
聊城曾立射書功
呼盧一擲黃金盡
轉戰千場赤膽空
自過蕉中忘覆鹿
何人草際識非熊
時來重取韜鈴用
駿馬雕戈粵嶺東

寄處州何晉卿同年

晴山入坐翠屏張
脩竹成圍碧簾涼
邀客定開池上酌
買花元少橐中裝
神魚已躍芙蓉沼
靈鵲應呼薜荔牆
人道何顒舊居第
暉暉春日氣

彭此部集卷七

七

薜蒼

其二

括蒼城擁萬山中
流浪風華總不通
自對鶯花稱客主
誰憐龍劍析雌雄
心慚玄草終成白
顏仗丹砂近駐紅
寄我疏麻何處問
年來寥落倚墻東

鶯脰湖同沈道初別吳明卿

湖上晴霞曉色開
涉江方喜故人來
詩分鄧雪驚搖管
劍合秋星照舉杯
舊好尚憐如水意
新

知豈是出山才彭郎磯畔張帆過肯爲儂家首
一回

蘇長公得罪時賦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
魂飛湯火命如雞憐之因和其韻

事經千古淚猶淒短劍蕭蕭燭影低此日遭讒
真比鵬當年斷尾不爲雞青山遙望還廷尉白
屋長思有故妻總是乾坤蕉夢裏浮雲何蔽鳳
城西

喜李伯承至南都

彭北都集卷七

王

夏月芳林黃鳥飛夕郎銜命出彤闕鍾山晴旭
明征旆淮水鮮雲點客衣爽氣此來堪拄笏靈
槎曾說遇支機追游未竟江南麗莫惜三程計
日歸

贈周刑曹選兵山東

日夕輪風漲海波東看烟燧蒲關河虎符別郡
徵兵急魚麗長屯列幕多獵獵雲旗誰獨擁鐔
鐔霜戟自相磨當年劇孟能收得燕雀無須更
網羅

其二

仙郎獨跨浮雲驄翩翩羽節來山東黃石藏符
咤神鬼青萍吐氣搖烟虹人招游俠三齊勇軍
置先鋒七校雄此去島夷應破膽可能西向復
彎弓

七月七日禎兒應試追思其母愴然賦此
長河欲渡難爲渡雙星縱明非昔明窓前已罷
流黃織階下還添玉樹成猶記將雛慈鳳曲獨
吹向月彩鸞笙引杯一酌一悽惻雲盡高唐秋

彭北都集卷七

四

色橫

白髮盈顛飾粧嫁一姬賦別

近來春色倍芳妍老至看春思惘然不爲新緣
拋舊素難將歡調入離弦聽猿忽斷陽臺雨縱
燕空迷洛浦烟岐路分飛數回首殘燈柰有夢
魂牽

其二

勸爾一杯重一杯分飛何月淚雙垂爾稱中道
歡情絕我恨相將暮景移舊刺連枝留繡帶新

懸孤月伴羅帷他年陌上如相遇莫指盧郎喚
阿誰

送沈婿瑞伯入京

謁帝承明美夕郎翩翩飛騎躍河梁秩宗省署
隣鵠鵲詞客衣冠集鳳皇散直月分官漏出趨
朝風引禁鐘長正逢典禮千秋會草就朝儀肅
太常

雪中謾集見人贈扇

紈扇經秋不更陳機中別練漸催新正逢白雪

彭比部集卷七

五

生佳賞訝有清風贈故人郢客裁歌春易動班
姬捐筭恨難伸交情原是無涼熱隔歲相看把
握親

題岳墳和趙子昂韻

黃鳥新歌接黍離十年長劍倚天危血藏已化
長弘碧塵起猶驚岳宇旗羶運北來移黍岱游
魂南墮哭燕支莫憐湖上能埋骨秋水微茫不
盡悲

其二

闕祠山畔石離離高塚藏子猛士危玄夜迭傳
中禁詔陰風忽捲堰城旗六飛車馬沉孤戍一
水江淮析二支寂莫宋家何處問藝述春草助
人悲

送同年何晉卿守潮州

潮州刺史選風流嶺外山川緩佩遊傍水魚鹽
分野市長生藥草近瀛洲明珠半是蛟人泣綺
閣常從蜃氣浮韓木青青舊祠宇文星還照海
南陬

彭比部集卷七

六

晨起監中有感

鞅掌宵衣趨府日淒涼金馬陸沉年夢回蛩楊
鐘初斷館閣雞山月尚懸交態肯慙甘若醴道
邊何用直如弦紅塵冠劍難重拂頓憶滄浪漁
父船

送項子淵葵都秋試

斗間靈氣望非賒關外東來白鼻驕采綠忽逢
江渚鴈談玄欣就石城霞盧郎朗潤堪加玉江
掾文辭已夢花天上桂枝偏易折况君原是世

卿家

贈許石城尚寶

閣道曾聯台曜三歸來蘿竹影相參丹爐伏火
猶封下朔鴈逢春欲背南濤仲不慙常侍省次
君原是杜陵男脩然龍臥秦淮日忝醺尊羹思
總堪

述懷

明月無枝鵲遶三那禁春草與愁叅朔雪自護
宸居北歲色頻驚河漢南廩粟半囊猶作客桑

彭比部集卷七

七

弓四射愧爲男移書莫向山公發盡識稽康有
不堪

端午

艾葉紛披榴艷吐佳辰恰際一陰初周南馬跡
常鐘阜天上鵷行自石渠聊取泛蒲供土俗偶
因擷草憶方書昇平何事多戎警有賦還抽弔
屈餘

三兒鸞屋悲而有作

陌上樓臺失故廬姑蘇麋鹿浹荒裾匣囊空繫

風胡劍鉤餌終吞任氏漁恨入四愁天地老
兼多病貴游疎亦知花柳村村有無柰春風笑
索居

其二

落魄東陵晚賣瓜邯鄲夢覺已無家生兒不如
李亞千結客誰爲鮑叔牙無恙青山偏弄色離
人白鶴故興嗟春來擬醉中山酒莫以閒愁戀
落花

送沈純甫尚寶北上

彭比部集卷七

八

每憶長安在日邊侍臣仍造五雲天御爐香
晨搖珮宮燭花生夜聽宣西向笑顏岐路動北
來搖扎幾時傳大阮好爲頻寄語丈人峰倒合
誰憐

張玄超有金陵遊笛步之咏和之

不見當時弄笛人青山千載隔聲塵曲中流水
音猶轉江上梅花色又新逆旅乍逢能識調爲
君微唱更凝神從來才藝須知已世路悠悠莫
浪論

項子瞻招集澤上人禪房

禪宇煙林秘約房朋簪嘉談決蘭觴歸鴻晚帶
三江雨錦樹寒凋十月霜說劍直將虹氣繞援
琴暗寫峽波長潁川聚德懸穹象誰謂高陽但
酒狂

落花

歲蕤嘉樹舊成林澹蕩春暉不滿陰野草亂時
經去住回風舞處逐高深雖當飄墮仍埋錦若
可長留爲鑄金日暮佳人迴翠袖倚闌無限惜

彭比部集卷七

九

芳心

太平堤

太微三署鬱相望霽後清都倍景光虎踞城邊
朱紱擁龍蹕岡上紫烟長堤陰夾裊垂楊影水
氣高翻菡萏香幸此淹留甘斗食肯因易老嘆
馮唐

送祠部朱子价北上

天上郎星向北移平生蘭臭佩襟期三江蜃霧
從茲遠六月鵬風信所之池閣擅臨真賞帖藝

林爭誦建安詩明年留直銅龍署春蒲瑤京君
自知

辛巳元夕有感

莫問鰲山幾處開城中歌管接樓臺壯輕紫綬
如相絆老恨黃金不復來依舊春風催好鳥無
端飛雨妬芳梅市交門客蕭條散坐對寒燈漫
引杯

和題烏江項王廟

重瞳末路寒江上祠宇千秋只薜蘿若說鴻門

彭比部集卷七

十

惟有恨謾提龍劍竟誰何魂驚落日沉孤戍目
斷秋風送楚歌却憐亭長無窮意併與煙波付
釣簑

嚴子陵釣臺

赤伏神皇御九州故人翻爲白雲留澤中何意
千龍袞闕下因時作鳳游入座星文原是客垂
綸黃水不須鉤孤臺不共雲臺毀隴月墟烟草
復秋

初夏卽事

徙倚簷前日正長
梨花已接桃花粧
山家爭焙芽茶綠
海泊遙冰石首黃
麝起泥融頻結壘
蠶經葉盡更提筐
草玄頭白猶難就
且謝卮言間醉鄉

冬谿上人招飲莊上牡丹

山中春蒲辟蘿房
奪目繁華媚艷陽
酒中徐郎呼作聖
花從洛下表爲王
奇芬不讓珊瑚麗
彩全披翡翠粧
啼鳥和風當戶起
詞人行樂定無方

彭比部集卷七

七

丁巳元旦

漢家元會動長安
遙向嵩呼擁百官
北斗暗催玄鳥律
東風乍減紫貂寒
飛龍日月中天寶
鼎山河瑞氣盤
凍谷窮閭連春澤
願聞韶奏下雲端

齋居夜坐

凍霧晴消夜有光
溪梅未放已含香
星搖小閣銀缸淡
風颯高城畫角涼
周正早回青帝朔
甘泉近接白雲鄉
誰從仗下陪仙蹕
識得天顏

是鳳章

題朱衣秋釣圖

宮袍偏自耐秋風
手挂珊瑚烟水中
映樹菲菲楓葉下
搖波的的綺霞紅
菱歌自洽滄洲興
漁艇疑將絳渚通
應是不教金殿着
釣蓑聊代學任公

聞海寇入金山

太白高高殺氣橫
羽書飛急破江城
祗聞戰鼓三聲歟
誰學春蛙一怒生
海上鯨鯢遲築觀
吳

彭比部集卷七

七

中罷虎浪屯兵坐
憶故園空太息投
冠欲試綬胡纓

登漢風閣

旃檀傑閣湧層空
半接諸天色界中
秋候雲光澄碧宇
山庭松吹韻微風
千甍甲第吳城麗
萬里平川楚甸雄
正值海氛新散馬
不辭煙霧伴冥鴻

送黃玉庵戶部還京

仙郎題柱有英名
使節雄萬里山川

游覽外三吳漕輓簡書中雲帆直下凌江鷁星
駕長驅逐塞鴻作賦流傳驚麗藻采詩還擬獻
宸聰

壬戌元旦

帝曆新傳歲朔更朝來霽色蒲江城纔看漏滴
蓮花曉已覺春隨雲葉生沃土輕犁旋理犢柔
風細管漸調鶯子年投跡違簪組猶抱當年戀
闕情

贈錢懋毅

彭比部集卷七

三

三五

獨自聲華三玉常青林深覆鬱金堂東方兩世
循良守南面前朝大國王池草入春爭得句筆
花生夢倍抽光相思那得頻相見望望秦山海
色蒼

賦將進酒

來日大難當縱飲浮生不樂欲何爲形全會有
持螯手性達何妨長醉時壺裏神仙依市肆杯
中賢聖結心知百年但得中山讓齊劉相隨歎
不悲

賦竹坡贈高山人箕

人間春事百花好憶似君家別有秋三畝蕭森
樵子逕一叢煙靄羽人丘滄波杖躡龍初化碧
玉簫聲鳳自留小簾匡牀新葉釀何妨五月尚
披裘

寄錢懋登文學

門風高不自尋常雪竹秋花映小堂每說清狂
笑嵇阮不甘名姓後楊王懷中玉燕投春夢几
上吳鉤躍夜光見說湘靈新有賦美人山色倍

彭比部集卷七

古

三五

蒼蒼

曩到程友台麓邸寓已五十年矣丁亥重
過不覺抱今昔之感與程氏交歷三世
而爾忠爾大俊穎不凡喜而賦贈

小樓薨榭歷滄洲此日重來感舊游直覽山川
猶似昨忽驚天地幾經秋臨風玉樹芳源衍繞
戶書香故榻留却笑腐儒垂白久匣中那復吼
吳鉤

贈錢永州懋文初度

清風每憶湖湘郡白首長耕海上田酒勸六龍
駢駐日旣閒五馬已忘年鄴侯作相方馳道許
掾生兒始得仙見說神珠貴胎養紫囊書送衛
生篇

讀羅念菴集

北斗名高海內聞神幽日皎捧遺文清脩一代
無雙士正學千年獨有君意氣已隨爭席盡縉
塵都與入山分欲沿螺水尋洙泗雪浪層樓滿
白雲

彭比部集卷七

圭

讀王槐野集

頃來文氣逼西京君與空同兩擅名筆勢直將
凌太華精光疑是墮長庚出塵風貌看篇得落
月愁心對酒生每見寄函題字處墨花零落暮
烟橫

示諸兒問疾

竹扉蓬牖滿流雲空谷無人共鳥群病後秦岑
堪代飯貧來魯酒亦成醺寒花已惜春前色叢
桂還畱坐處芬扶老我兒原有藥懸頭刺股學

蘇君

寄金鄉戍兒

古來謾說從軍樂今日真逢行路難慷慨班生
空遠略淒涼楚客尚南冠白頭老父燈前夢青
眼名卿醉裏歡江鴈孤飛千岫雨每看蟾子憶
平安

送大郎以元戎募士相從海上

青袍綺歲舊儒生忽逐戎旃海上行萬里防身
孤劍在千艫逐浪片帆輕曾交海內韓長孺誰

彭比部集卷七

未

識江東阮步兵濁酒長歌聊取醉春風回首故
園鶯

同年茅順夫過訪

鹿鳴歌後各分曹美爾才華譽獨高求侶正乘
芳月候探奇何憚剡舟勞已拚弃置淹龍劍見
說飛騰有鳳毛練水秋來美煙月可容携手醉
村醪

庭中桂花開

淮南桂樹青婆娑大山小山幽緒多金粟朝從

露裏結天香夜向月中過旋呼斗酒聽胡鴈爲
攬秋光發楚歌最是隱淪招不得挂冠一去老
江沱

同錢懋穀登煙雨樓

樓外煙波侵石磯樓前春色轉芳菲綠樹遠牽
江客舸紅霞低拂美人衣有懷欲共桃花語不
飲其如燕子飛久謝朝簪投世外何妨寒咏弄
斜暉

題李龍珠薜蘿園

彭比部集卷七

七

九月上旬君見携重陽節物不多時啣泥社燕
飛初遠入市江鱸膾正宜一壑林園容曲折千
崖雲樹擁高危南方露重纔離菊愛有秋風日
夜吹

秋夕乏糧病臥

伏枕山居歲月長空持竈息與支牀病來屢問
韓康藥醉裏難禁阮籍狂鴻鴈幾聲哀北渚蓬
萊一簇自東臈明日監河雖可貸夜瓶方媿宿
春糧

懷張山人

海上年年動鼓鼙家園草色尚萋萋鶴歸遼海
餘城艸丹就淮南失犬鷄芳岫折梅寒雪盡樵
巖看奕暮霞低五陵終是豪遊地遲爾同聽春
鳥啼

寄太傅徐師

幾年赤舄背清顏夢寐常迴霄漢間補袞文章
習密勿作霖輒業在人寰新逢石髓難遙寄舊
倚金莖可重攀不是彭宣甘去國逢扉何日賜

彭比部集卷七

七

瑶環

張山人移居

就屋身輕異結茅一丘雲物似相要頻移鳩鵲
無專壘數過裘羊有故交座拂涼颿便傍竹園
鋤細雨易生匏蘭亭寫就爭酬價莫爲囊空謗
自嘲

送彭比部邵武

翩翩襜蓋欲西馳轅馬長鳴指路岐贈遠慙非
青玉案論交猶記白雲司鶴依官署援琴處鵲

起春晴化印時偶傍仙源同姓系長從芳芷綴遐思

送陶侍御北上

驛樓初日照高旌潮蒲江洲鼓棹行攬轡九秋
鵬鶚起埋輪六月雪霜生自携奏草趨燕闕何
必裁詩賦渭城若到黃金臺上望應憐赤駿每
長鳴

九日對雨

秋色今年未慳人淒淒風雨入蕭辰已嗟籬落

彭比部集卷七

九

寒花晚無柰亭臯下葉頽天末尺書虛過鴈海
東烽戍匝驚塵闌齋兀坐啼螿起不飲其如漉
酒巾

湯題

廣文搔首忽自嗟何爲落魄淹明時半生操筆
成玄草終歲談經倚絳帷鏡裏秋光蒲柳變山
中寒霰石蘭萎却憐三月河陽政爛熳花陰人
不知

其二

簪日琅玕今作泥何須直氣侵虹霓橋門只守
一囊粟文閣空燃五夜藜苜蓿秋長多露冷鷄
鳴飛倦亂雲迷憐予獨有鷄山月相共婆娑湖
水西

清明日風晦

芳月千花盡欲然東皇應愛艷陽天相看拾翠
驕羅綺不柰春陰咽管絃柳色只將愁縷結鶯
啼無復好音傳故園迢遞三江曲誰與披榛酌
墓田

彭比部集卷七

十

暮春

把酒留春春竟違雀羅門巷度春暉乍驚梁燕
雛新長復見園花雨後飛謝客紫葵俱製扇吳
中白紵漸成衣年年株守綠微祿悔別垂楊舊
釣磯

閒居卽事

久置冠簪赴五湖浮雲滅盡見真吾屠龍漫學
千金技策馬難防九折驅却老喜聞丹可試逃
名且任俗相呼不知著述藏山後得遇鍾期鑒

賞無

至日

南都迎日逢長至北斗迴杓動一陽吹管喜聞
寒律變登臺初見彩雲翔氣含嶺雪傳春信風
入江梅醞早芳荏苒年華空旅髮且從文侶泛
霞觴

和龔使君煙雨樓遊眺之作

駕湖縹緲看飛樓鏡裏煙霞片片秋漁浦一聲
來島笛客帆千里挂江流雲收碧落孤鴻下葉

彭比部集卷七

壬

盡空郊遠樹浮勝比習池應不減接離誰伴使
君遊

輓少司馬思質王公

予亦臨岐哭步兵蹉跎人壽遇河清千秋肝膽
鵬夷結萬里雲天慧苒明橫海靜來予已挂撼
山堅處陣還成高冠大珮凌烟上莫道今皇是
世情

挽天寧上人

秋堂氛霧結空帷夜半移舟竟不知飛錫已隨

遼海鶴傳衣猶挂給園枝庭前葉落翻經處林
外啼猿建塔時自有一燈深寂照化城無作去
來悲

悼楊州姬病亡

浮生中路忽相違辛苦生涯事總非點綴朱顏
猶映日蒼茫薤露已沾衣落花一去空蘭榭斜
月長懸照石屏獨有將雛無限恨攏雲難聽杜
鵑啼

七言排律

彭比部集卷七

壬

贈方初庵郡丞擢守杭州二十四韻

使君驅蓋出郊時澤國行裝引日麾共指官聯
偕召杜却嫌傍郡借阜夔瑞看靈麥方蕤挺蔭
惜甘棠獨樹遺處處嘆聞樵子含喧喧心動社
公祠誰云風壤終伊邇自是冠裳隔路岐一去
一來關兩地含愁含喜只雙眉援琴抱鶴不非
暮考俗觀風慣不疑郡屬股肱天府國星斗半
斗劍芒垂百城列屏看孤介三命循牆俯再思
趙過勸農稱上計王成增戶豈吾師賦蛇鐘壽

無寧螫鼠鼠勝殘總忤嬉饒富乍憐桑柘鬱康
娛應許管絃知穎川鳳彩還羞鵲湘畹蘭芬肯
混施椽筆詞翻傾汗湯戟堂籌運足綱維西湖
霞射金沙水北驚烟橫琪樹枝景物依稀秦製
賦琴尊暇豫任題詩陪遊短褐招吳隱半酌銅
鞮和郢兒冰井擬添千片雪羊裘欲綴蕤絕絲
平安遇劇加餐食消息頻傳慰渴饑犯臘梅開
和靖圃催春草長白公陂陽鱗門客屯雲盛蓬
華侯生挹露私老去獨傷貧徹骨身閒何用肉

彭比部集卷七

三

七

生髀沉魚尺素因潮致紉佩瑤華帶雨持明月
應多稿李夢野夫得與話東籬

冲谿先生集卷之七終

冲谿先生集卷之八

樵李彭輅子殿著

五言絕句

龔子勤席上聞笙

宛宛弄春鶯新歌合鳳笙坐中吳語者誰似使
君清

春月

春月淡濛濛珠光碧帳中何當借花信吹作洗
天風

彭比部集卷八

一

七

輓懷夫人

花病那勝藥閨房起怨歌不知含藥去住月作
嫦娥

送祝學博之當塗

姑熟城頭月常邀采石雲山齋看不厭聊以贈
夫君

立春

青郊笙鼓喧春到石家園也惟低窗樹輕風變
鳥言

詠紅梅

的的口脂香霜朝青女粧若從流水見能不誤
漁郎

讀淮陰傳有感

借問楚恩薄何如漢業新天將垓下恨假手負
心人

柳下御風

輕颺送晚涼飄葉似帷張冷然陪列子快矣共
荆王

彭比部集卷八

二

登東塔

琳宮拔地孤樹杪出江湖已到初禪界憑將雲
氣扶

登潤州城樓

千雉俯低空江帆夕照中仙山隔烟海吾欲御
長風

真如寺八景

槐龍

脩鱗霜霰裏得地且深蟠欲作法王雨蒼然雲

氣寒

石梅

片石選羅浮貯爾寒林色初疑雪欲飛稍覺幽
香入

栢屏

橫庭翠陰垂淡掌寒雲摘行脚從萬山得意此
孤壁

雪峰井

未解雪峰禪那知雪峰味冷然相對時日暮不

彭比部集卷八

三

知去

長水法師墓

浩劫不壞身千秋此孤墓曾疏大佛頂遠傳東
印土

鸚鵡松

佛塔久不見寶絡樹猶存鳥雀不敢宿空山烟
靄屯

羅漢松

無染卽菩提果成居佛地立盡霜雪寒曾受如

來記

應鵝

宛頭步庭莎聞經忽生慧依依應人聲遙謝林
皐咲

自題畫像

丹青汝非我真我在何處拙簪皐歸來聊玩人
間世

其二

雖讀五車書未展匡時畧百歲此山中看花坐

彭比部集卷八

四

五十二

明月

其三

吟詩徒自勞白雪誰傳者欲混漁與樵高歌綠
施野

其四

少年如冠玉今晨髮難束冉冉流光馳平生一
蕉鹿

詠筆余十歲郡試郡守蕭公問童子能對
亦能詩乎曰能公曰汝咏童子手中筆

余應聲曰

童子手中筆筆與大人同今日能揮墨他年定
着紅

七言絕句

憶靈隱寺舊讀書處

山樓極目盡煙蕪白鶴搏空去影孤忽見雲生
飛作雨又開晴日照西湖

題謝當路

雲鬢蕭疎已十年嫩紅嬌綠滿春煙不堪重抱

彭比部集卷八

五

五十二

琵琶出更上人間歌舞筵

姚山人庭中聞芭蕉聲

江頭秋色近如何上有丹楓下白波四天搖落
千山寂猶有雲中一鴈過

其二

檻外輕雲風蒲林過墻蕉葉舞蕭森憑君爲問
秋多少總落茅堂江上陰

悼亡姬用慰所遺諸兒

丹藥何能駐歲華西風吹殺杜鵑花杜鵑一叫

腸千斷蝶夢三更月自斜

其二

黃河東去不西還落花落地紅斑斑誰謂別離難復見脩眉只剩雨中山

海上倭夷不解漫歌七絕

吳閶門外柳垂烟踏芳女兒歌采蓮一朝姊妹分雙翼去上麻姑三島船

其二

轉餉頻年機杼空勞人中野泣哀鴻憑誰條上

彭比部集卷八

六

寬租疏此是平戎第一功

其三

客兵跋涉到吳疆怒氣雄威倍虎狼堆帛椎牛何足道直須放掠潤戎裝

其四

夷酋頗解客兵情密取黃金結故親同是烟波千里客相逢併作一家春

其五

新刺丁男作義師雕戈不習浪驅馳橫凌村聚

稱銅馬誰向營中斬郅支

其六

絲繞山川承旬服縣聯包篚入皇都豈知萬里黃雲塞不在三秦在五湖

其七

畏見東方太白星子規啼罷暮山青慙余未作非熊客聊就書生老一經

滕縣院中感懷

看花當日意翩翩零落江湖祗自憐不是春風

彭比部集卷八

七

憎玉貌漢官高髻正三千

暴客行

飲酒一石諸博徒黃昏月隱風塵多憑凌大叫入予屋白挺四集誰敢何

其二

少年拳勇凌十夫閑來調笑酒家胡市人斜盼且莫怒腰下七首能狂圖

其三

鼓頰便利何紛囂舞文刀筆稱儒曹

九回放眼看王法如秋毫

其四

屏居北郭看浮雲漸喜干戈耳不聞市上只今多白額寧無射虎李將軍

薄命詞

連理交柯翠色齊青陵臺廢月華低從來得意輕相負逐鳳何如但嫁雞

其二

鬱金堂上湧雕梁海燕來栖春日長此日莫愁

彭比部集卷八

八

頻徙倚肯將憔悴混姬姜

其三

雲翻雨覆欲沾衣辛苦當壚事已非好把琵琶翻怨曲臨風彈處夜烏飛

其四

長溝水作東西流鳴咽新聲學隴頭郎情中路分張甚掩鏡傷春可自由

宜男曲

盧家且莫杼流黃擷取宜男佩紫囊試看堂前

雙燕子將雛隊隊繞雕梁

駕湖贈歌姬

波上荷花妬汝妍嬌歌緩緩使人憐只疑十二巫山近風落行雲湖水邊

功成曲爲督府張肖甫賦

江岸劉生氣猶虎聞雞夜作輕衫舞此日軍功喜不勝笑拭干將醉春雨

其二

聚嘯曾彎反射弓飛揚跋扈浪稱雄朝來坐看

彭比部集卷八

九

旄頭落萬里山川玉鏡中

其三

越海陰風掠馬鞍吳山晴雪櫟旌竿只今壯士拋三尺不用關門借一丸

其四

夜收狂寇用長纓曉夾天河洗甲兵百姓不知黃石秘但看花月滿江城

其五

輕裘幕府足逍遙景色江南分外饒軍中侑客

能無劍馬上騰歌更起鐃

望湖

身坐湖中不見湖却從湖岸看烟波山翠水清
渾不盡天風低送采蓮歌

贈李道人

邯鄲之夢真有無呂翁亦向夢中過乾坤許大
終歸盡贏得當春一笑歌

其二

山人上天一隻鶴雲間何似人間樂五侯七貴

彭比部集卷八

十

更廢興百年綠髮渾如昨

其三

共君大醉杯中酒人間金玉吾何有別去懷予
衣帶間千峰之上頻回首

內人以勞致病贈此慰之

嫩草投歡近北窻風吹蚊蝶自矍矍貧家作婦
勞何甚大似移山與鑿江

其二

兒女紛紛解累人牀頭金耗更銷神紅花綠柳

猶含色先費東皇爛熳春

其三

桂花零落棟花繁巧者勞勞拙者尊織罷流黃
明月在金陵拋却怨天孫

錢懋穀襲蓮

蓮花朵朵復蓮花不是尋常領歲華玄圃種成
襲片玉大清分與九層霞

送王可山郎中

杏花春雨暗江村岐路蕭蕭憐別魂此去游雲

彭比部集卷八

十一

天萬里長看北斗憶君門

其二

春風裊裊動離旌落日城頭斑馬鳴最是陽關
腸欲斷一杯畱取故人情

其三

楊子津頭煙草迷芙蓉闕上卿雲披停舟只採
幽蘭佩肯向東風恨子規

送朱餘山還華亭

王孫仗劍復東征處處汀洲春草生岐路題詩

爲別曲因君忽起故園情

其二

風雨蕭蕭暗郭門若爲寒食動離尊杏花沾濕
輕紅墮長笛聲遲何處村

其三

春風二月柳藏烟艷艷桃花映馬韉莫言客路
渾蕭索好取流鶯作管絃

其四

萬石池臺映夕暉青山亦喜使君歸雕樓畫閣

彭比部集卷八

七

東風暖乍見穿簾燕子飛

其五

當年愛客似平原豪士繽紛盡在門聞說吳中
經亂後貧交應有沐春溫

吳山望郎詞

偶見山歌謠
句爲成二絕

捲簾月色照娥眉不見歡郎倍所思郎豈無情
空負月多是山高月上遲

其二

夜月清光出有時住來山勢却難齊妾爲山低

先見月望郎迢遞隔山蹊

西湖歌

西湖一曲繞西山峰石玲瓏聳翠鬟白雲只在
呼猿洞明月來時百鳥還

有感

解組聊抽寵辱身江湖潦倒一綸巾開門岐路
多豺虎猶有春風是故人

其二

貧交富交何可同得意失意簞豆中雨覆雲翻

彭比部集卷八

七

誰氏子眼看猿鶴化沙蟲

病中作

天上新成白玉樓呼余作記夢悠悠余辭曾到
黃金殿十載蓬飄只敝裘

其二

悟法維摩已廢餐當春臥病石牀寒莫嫌柳肘
非猿臂幾見鷹揚化鼠肝

送蔣生還吳興

采菱吳歌聲未歇秋水蘭橈漾輕楫游子歸來

解黑貂醉弄山雲與谿月

春思

少婦看春愁思多倚妝朱閣奈春何巫山夜半
千峰雨添得心頭萬疊波

其二

九折江流百折腸春風忽地到垂楊吹簫愛逐
秦臺鳳拂袖長憐盧女香

美人思所歡爲吳生賦

青樓音信倩誰將說看相思淚萬行讀罷鸞箋

彭比部集卷八

古

五十五

人不見令君一刻九迴腸

其二

薰香佩玉吳公子騮馬金羈白下來臨別叮嚀
能記否相思頻上鳳皇臺

其三

萍水鴛央兩地孤新函一字一隋珠白門楊柳
青無賴那得班雕到上都

其四

曉窓題字淚痕揮卷却當筵舊舞衣總教夜夜

巫山夢何似雙雙彩鳳飛

其五

曾撥琵琶奉玉顏玉顏今隔萬重山城下江流
東不轉樓前春草自斑斑

其六

別後流鶯幾度啼春花春月總含悽君家歌管
應無數肯忘多情桺李蹊

其七

昔年松下結同心贈我仍留玳瑁簪依舊鏡中

彭比部集卷八

五

五十五

春色在郎來須趁百花陰

其八

洞口桺花春復春劉郎一去若爲親舞衣歌扇
因誰舊莫負當時勸酒人

西湖曲

綠楊影裏酒旗斜湖上東風爛熳花若箇分場
呈角觥阿誰翻譜弄琵琶

其二

小袖輕衫連袂行風傳堤上踏歌聲却憐燕市

狂生筑不及吳兒車死情

其三

吳宮低髻楚宮腰若比桃花分外嬌
綉扇半遮仙子面鬱金香動爲誰飄

其四

荷氣偏凌菰蔕花光慣妬石榴裙
何曾暮暮陽臺雨空逐朝朝巫峽雲

其五

半醉携琴別酒家蘇公堤畔日初斜
綠烟上樹

彭北邵集卷八

夫

迷征馬紅雨霑衣過落花

送遠

江上春雲暮碧山鷓鴣黃酒送君還
銅瓶一別千尋井絲綆銀牀杳莫扳

新城歌

高城百丈倚斜暉魚鑰虛懸忘掩扉
惟見飄飄少年子射雉春田暮不歸

送薛生

聞爾移家住秣陵田無負郭豈堪憑
城南尚有

韓符業獨取遺書誦夜燈

輓江陰薛刑曹

仰視天牢墮一星壯心猶自繞沉冥
予今欲賦招魂曲哀此淒涼不可聽

其二

曾持肝膽抗中璫豪士翻隨朝露亡
埋君好就要離冢歲歲悲風訴白楊

悼亡慰卜益泉同年

十二樓中春日陽春風駘蕩拂羅裳
羅裳只與

彭北邵集卷八

七

春風稱不及美容耐夜霜

其二

菱花鏡裏桃花面一別春風鏡自塵
明年三月桃花發疑是當年照鏡人

冲谿先生集卷之八終

沖谿先生集卷之九

構李彭輅子般著

書

與友人論詩

頃丈與僕一再論詩慮其師心自用不肯追逐時好故懸之大觀範以官徵誨益甚深顧有一二未盡敢畧言之夫詩者人之情性也人能無詩其能無情性乎然而巧拙視其才污隆乘乎運異同隨其識興廢緣之遇均是言也而巧者

彭比部集卷九

一

三

常豐拙者常澁澁者不足豐者有餘昔之傑然名家卓犖瑰異每一篇出令人願解神怡者盡天所篤也譬則騷騷駉駉生而自有千里之姿彼駑蹇下駟縱欲騰驤蹀躞卒於疲汗顛蹶却而不前則才固限之也詩發於謳吟文之韻而成聲者也聲之動在人而嗑之吹之拊之盪之橐籥於天地天地之氣噫而爲風其聲春溫而秋厲天地不自知也故曹劉王粲之藻蔚不能爲枚乘蘇李之渾璞二陸顏謝之雕縵不能爲

建安黃初之蘊藉齊梁陳魏土宇偏安其氣崩

裂而不完其詞剪割而纖碎若有使之者而作者不自知也書自安史之變干戈雲擾而正聲

以漓已而方鏐逆命皇靈匪赫而音節以靡其

鼓籥運橐隱隱宇宙之間司其機軸非作者所

能強所謂世隆道隆世汚道汚也評藝事爲雕

蟲小技謂王楊盧駱爲浮躁不任爵祿者皆耻

其不能而肆其喙以相媚妬夫何足以溷牙曠

之耳至於元禎優杜劣李而韓愈氏非之李扈

彭比部集卷九

二

三

厭崔灝之輕佻而太白嘖嘖不容口劉長卿哀然中唐之冠而秦系欲攻以偏師殷璠譏其思銳而才窄白居易不見重於時輩而雞林宰相賞購千金若此類爾予我盾甲可乙否紛綸而莫之一廼繇其智識之懸殊非知音而故嫉之也夫識者一人之鑒裁遇者當時之好尚初唐之變而爲開元天寶也盛唐之降而爲大曆也中唐之又降而爲建中開成也邈其初必有名公鉅卿揭標樹鵠於其上而學士大夫位在下

風者翕然欽挹而樂爲之趨或高材盛名之士
援朋締黨以同己者爲是而後生覓門庭問蹊
徑莫不附多背寡捐故就新又或南宮主司柄
文衡以低昂群彥而覲進于祿之徒率掇其中
選之篇用爲渠窰所以唐之詩格寔卑寔弱而
日流於下職此也夫六朝雖曰綺麗而陰何庾
薛十數公傳而彌永者其風神高俊不專雕鏤
句字之末故古法廢而古意存猶良金躍冶而
出曰我必爲鏤鄒者也虞世南魏徵楊師道等

彭比部集卷九

三

三

之在唐引而漸入蒼古半爲子昂之先驅彼以
青黃黼黻爲六朝金玉珠翠爲初唐者誤矣盛
唐渾脫變化不相沿襲賦其所見物無遁形意
未到而詞已屬不暇鑒元始之竅也雖風神稍
刊而興象攸寄中唐有弗逮焉大曆諸賢清新
雅澁意趣傾吐而漸涉色相不得與語上乘矣
况晚葉之季流派岐雜剗精鏤米其繪景也不
勝逼切其抽辭也得於鍛鍊旣乏空曠之觀復
昧天然之解力欲增前人之所未備而不知愈

精工則愈凡近也乎夫此四唐者詳其軌轍則
然而要非所以論於詩之外也總之本於情性
而能融洽以宣之與詞條相映發其冥然淵詣
而快心自得者百世不能掩也故曰子雲相如
同工異曲而以代置論非知言者也今之爲詩
者饒宋之謬洗元之濁而確然以唐爲歸嘉隆
以來一何先鳴擅場者之衆也第謂之與唐比
隣則可其能入彼之室而與之綰帶共席者幾
何人哉何者唐人之爲詩也真以己之工拙爲

彭比部集卷九

四

三

愛憎不以他人之愛憎爲工拙而今人驚愚震
俗急人之我知故唐索之淺今索之深惟深也
以淺而妙者爲蔽帚矣唐取諸平而今取其奇
惟奇也真詩湧於吾前忽而弗觀矣故知術業
有專攻而畦步之差頓成燕喜也且擬不似爲
似其說出於仲默而實非仲默以有求似之指
夫以有求似不爲優孟之效孫叔而已若不似
之似則超象而入於神離力而躋諸聖言之至
者也今之不似者其果似也耶吾文慕李于鱗

而尊向之夫于鱗之撰誠雄矣峭矣瓌矣偉矣其才萬人敵其體勢近代未有其樂府古選既上薄漢魏而病于襲若七言律每于高華絕響之中不免着運奇之跡迨宦浙已後其詩已將化而溘焉逝矣英雄蒲前途許獨據中原尸牛耳之盟乎哉蘇子瞻云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斥之區彌望黃茅白葦介甫文非不善病狂喜人同已故蘇之與黃大非臭味而子瞻亟稱山谷與少陵同者高岑與之異者

彭比部集卷九

五

王孟而子美竝褒焉無淄澠茶薺之分故皎然攸應物之體贊棒以調而韋不謂善明日錄故葉呈之而韋乃大賞許蓋才分異稟人不能以兼長儻規規強襲其言而神魄牴牾不相中卽抱萬鎰之珍終非已物故得不似之似則必以不同爲同矣仲默朗語亮節凡搦管揮毫者往往羨其爲美而惜年之弗遐美而未至今也拔羣豪沉着步趨少陵之獻吉壓於其上下天下其誰信之今之爲詩者大較江南尚色澤有佳人

曼冶之風致齊秦主氣骨有壯夫慷慨之襟度其囿於土風一也自仲尼復生不能撻而求其同而亦幟其間一予一奪要以氣骨之適上爲勝於是聞者諱曰音樂之感人而娛耳在絲竹之要眇不在金石之鏗鏘兩相持不相下也僕所貴知我雖希而故吾自在生平有采真之思每自喜去詩不甚遠與其躑躅而邯鄲無寧安於壽陵之鄙態乎文宜紬摘瞽言而詳教之

與友人論樂府

彭比部集卷九

六

適示盧生鳳皇從佳雛篇意以名下結撰覽以迴還乃篇中一不道及題面與國風鵲鳩將子之義悖矣若無取於佳雛則直名之曰鳳皇篇有何不可且其言曰滄海可竭卷石何多一射飲羽精通則那咏虎耶精衛耶鳳皇耶金僊馳獅靈霧徐開此乃獻壽語如古上雲樂之類可用之耳又其言曰珠液既瀝名挂玉清綠筋紫腦命爾長生與鳳皇了無關涉意者此鳳皇當德衰之代降爲王母三青鳥邪雖云大家之言

波瀾橫出溢溢不拘但恐如黃河未經禹疏未通九道任意衝決罔顧屋廬畝疆矣廬生是作多傲太白太白擬古樂府題其富多有發前人所未發者子美往往自製新題隱其所短未能踵武魏晉與東山居士爭衡也然僕每許玩李作如公無渡河古人只四句道盡太白猛費力氣卒不能越其範圍其擬楚騷如遠別離不用騷語而興寄玄渺誠爲可諷至於鳴皋歌則語意凡淺直靈均之下乘耳風氣漸移首節月下

彭比部集卷九

七

三

縱有命代之才往哲却未易凌躡也古樂府如臨高臺以軒江有香草日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諸語爲徐廸功所稱者太白集中有之乎至如魏武短歌通篇雄渾宏肆結語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雖置之三百篇何忝其他則碣石篇龜雖壽善哉行苦寒行與魏文之善哉行臨高臺思王之整篋引桂之樹當墻欲高陳琳之飲馬長城窟皆直吐胸臆明切事情若淺而深若近而遠各爲樂府似可以追

十五國風之後塵晉以下雖陸機左思亦未能窺其堂奧况後賢乎自科目文興詩學放廢今人見李白騁騖跌宕氣象動人遂以爲樂府正宗而不肯仰稽遠覽可惜也世言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廬生其齊人耶知有太白爾已然又止套其參差句節而不知言之各有攸當則亦里人之効西子優孟之肖孫敖舉止稍似而神不偕來也僕舊聞廬爲北地博聞士嗜古而不屑今律意者入吾嘉謂秦無人而信口酬應不自

彭比部集卷九

八

四

檢約乎抑其所作古體將如畫工畏圖狗馬而喜圖鬼神以昧時目駭俗觀也單章片簡未可槩其平生偶感樂府古音寢以難復故一發于此然此論狂恠微吾兄其誰與言而爲樂府膏盲地哉

與友人論讒

夫縱反間設讒毀怨家之常技也彼市必無虎會子必不殺人乃合三人而言之也市若有攫齧咆哮者矣語殺者踵至也不免投杼踰垣而

走矣故人言之繁使市人不能必之於其目慈
母不能必之於其心而况玄駿難明者乎說者
乃曰讒言止於智也則非也僕謂惟智者而始
信其讒何者國團洋洋之狀模寫昭燦宛焉在
目則公孫僑有拊手而應之耳向使讒間不易
行則尹吉甫者西周之賢佐也而其子伯奇何
以履霜而馳野晉獻公之立國殆幾乎霸而冢
儲若申生何以自經於新城樂毅廉頗功勲卓
偉一時將相無能爲役而何以一奔趙一逃楚

彭比部集卷九

九

哉蓋讒不獨以巧入愚尤能以情眩智僕故曰
惟智而後信讒也且夫一句之詞易其一字則
聽者怒一條之語易其一句則怒者猛又或實
有是言而傳之者不詳其肯綮不白其意嚮亦
能使人裂眦而髮上指故書以傳寫而集魯魚
亥豕之訛言以傳達而盛溢美溢惡陰陽黑白
之幻故凡君臣朋友父子骨肉之際一或遇讒
遭間未有不踈斥顛沛而克保厥初者矣

上徐存翁師相

計自髫歲受知遽騰光價公車三上釋褐承明
所謂沐浴名言寵借顧瞻者匪一旦夕于門墻
矣茲者老師感會風雲置身台右獨承簡注首
列端揆踐泰階六符之休慰薄海兆人之望鐘
鼎旂常於是乎在况辱筦庫美忭何如但某東
海遊魚浮沉煙浪偶有所觸敢瀝其私曩時柄
國者一切鹵莽止爲身謀覆車不遠如昔所喻
夫琴瑟失調必取而更張之始堪拊操其間繁
音促節未暇縷舉姑舉一二極重獎竇爲智士

彭比部集卷九

十

仁人所側目者錢神爲政苞苴公行清節謂何
而榮膺多少年輕率喜事不更之輩迺老成者
舊席卷巖樓銓品抑何混淆也有道之朝廣闢
言路而今屏抑權挫至嚙口結舌卑囊短氣恐
非社稷之福國家備邊萬里安危繫之安可使
債帥疲兵糜廩歲月長城一線岌岌有土崩之
勢東南田賦倍溢前朝幸遇承平兢兢殫力以
供國用邇來倭夷颺起占募犒餉百凡不經之
費他無所辦當事者扼腕而出下計猥云益歛

以濟軍興及冠除備撤仍復不汰守爲歲額陰
橐則肥民命瘠矣諸如此類計我師明慮所必
預籌不轉盼赫然更革者惟是左右明主翊贊
太平日暮規畫中外改觀別有一翻清明氣象
黃星絳雲爛焉六宇某也卽雲泥勢隔當于東
南閒外佇見之

上同年李石麓相公

不佞邀天之幸借武青雲于時獲奉色笑耳高
誼而目擊之暢然生平也惟公首對大廷雷訇

彭比部集卷九

十一

電燿晉長詞林出入紫禁乃不佞斗米折腰日
夕伺人眉宇者十年而後還我故廬白雲幽石
其藉以丘壑老焉往辱溫諭殷殷尚稽裁答屬
有所思忽傳中朝特旨則明公拜相矣東海故
人聞之而喜可知也轉輾寤寐且慶且慮竊意
公之被寵甚渥而公之所以居寵則甚難脂韋
取容百方規合緣飾小材以憑藉其威靈而又
挾獨任之專以踞公上伺短長而肆爲恣與之
浮沉則隣於比與之異同則隣於矯互操兩軌

而衷其平委蛇割直時出而妙於應所謂寅恭
共事者一難也朝廷意旨肩闕淵停不數數示
人機倪契合則狎於魚水睽拂則擯於土苴以
叵測之恩威陽予陰排誰能自必而復出之以
奇中之英決嘖笑難欺曖昧畢鑒計惟有孤誠
朴忠懇懇一念可以固結主知所爲盡瘁仰承
者二難也在事諸臣自九卿而下愿慙貞亮之
士固多矜激詭隨之夫不少品格臭味如水火
冰炭之不相入故銳名者急於樹立偷安者便

彭比部集卷九

十二

於因循此伸彼屈甲可乙否彼其囁嚅於樞柄
元宰者第以假虎之威壓之耳下此一有注向
則人自爲議紛然競起而與之抗所爲輪服輿
情者三難也公甫壯齡驟登台鼎其華髮青標
英毅果銳之氣足以幹濟有餘而惟是揆機衡
勢以善其用從容和緩以巽其入非必一旦有
所表暴於天下總之使天下易跡俟化上不疑
下不猜交口而誦令德社稷具嘉賴之福未艾
矣夫以公今日用其才則難而不急於盡用其

才則無難此故人惓惓之私儻亦備芻蕘之一得乎

上張泰嶽相公

丁未榜出三宰相而天更斬於李殷兩公獨昇閣下以天下之重意可知也既而受玉几遺命輔艾冲聖主巍然冠列孤卿之上無論天下之所注仰不皆即同榜後塵若僕亦幸太平丘壑置此衰殘誠不願如昔者諸君之以三年喪望閣下使一日離君去其位者惟是三年之

彭比部集卷九

主

喪爲天下之所共有而獨五君言之主上以社稷計而怒拒之大臣臺省不惜異同而保留之於是閣下幡然以安社稷利生民爲已任不三年服之苦次而服之官邸以權宜之術酌經常之制賢者作爲固不可測但一時主臣上下若共去三年之禮而獨歸之五君然者則閣下於此計必有大旋轉大張弛足以厭服五君之心而與之持衡竝重不使獨擅其名于天下至今未見也閣下誠有意乎則所稱旋轉而

張弛者無過自五君始當彼譁然上章稱引古禮過爲高論非必出于邀名特泥于綱常二字若先朝羅倫之望李文達耳然文達之待羅倫僅以提舉處之天下以是不深咎李公乃昨歲諸君杖之幾斃而削籍猶然丘里若諸遠戍則北去窮邊南投瘴海蠻夷羅鬼之使與居處之固爲過當不知此卽唐宋遷人藉以振聲名而到今者是閣下名處已以威權而實與人以地分也頃已改歲踰時曷若召之田間釋其受戟

彭比部集卷九

古

或處之閒散或投之雜職若解縉之吏目河州陽明之丞貴竹稍稍引還所謂恩以絕日爲厚而休休有容閣下度越千古矣更當知罰不嚴則名不震過不容則賢不顯故推轂光弼者汾陽之度量也引援希文者夷簡之智計也正譴不同而人竝稱之儻諸君者一旦不幸蒙冒瘴癘不勝苦寒而捐骨遐裔則國史野記誠不忍以衡保之賢而有殺士之累也僕素以慙名敢藉鴈行故誼一致忠告敢効望塵掃門之客日

貢甘諛營趨畫日之市所欲物在其中哉

又

僕退休窮餓混於土蠶蠶天下事非所宜言顧蓄之懷而欲吐閣下方恢張治理計泰山不土壤拒也輒溷聽覽以爲無足採則耳憇置之昔劇孟居洛陽吳渢不知用而山東賴以不搖張元趙昊失意於中國而西夏每資其畫今天下折弛不羈之士扼腕瞋目希風塵之變者接踵摩肩不可勝數莫若重武舉之選每省倣文

彭比部集卷九

五

科之額會試合天下所取僅百三十人其應襲武弁藉搏扶之勢叨褒錄之典及三得鄉雋而銓選畢收者已具有時例至於編氓廝卒猶然眇而忽之也茲擬鄉試五魁免其再比於鄉三會而不第亦授以一階縱位卑祿薄不猶愈於栖栖布衣乎會試五魁以鎮撫衙攝衛篆二十名前以鎮總衙攝所篆餘則散之提督總師諸府俟其才益著藝益精而疏列擢用之如此則食藿之駒靡淹空谷下泣之璧旋獻重華閭巷

徒步有干城之用矣黌校弟子之觚槩耀穎者所在而有鄉薦旣難溢額請從例貢外更令三年一行選貢簡而登之太學而兩京辟靡別啟文場南北各試額取其百送部銓選彼繙經矻矻童習白紛者寧悒鬱老牖下哉或者疑其頗濫則請有以折之夫青衿之餼於公者盡科目才也况數十拔取其一乃復靳一鄉貢乎宋於胄子念其家世傳經而父祖有微勞也不教而遂官之今驅而齒讓於成均漸以詩書參以日

彭比部集卷九

六

月乃復靳一鄉貢乎漢人之貲亦未嘗有一日之教而輒選爲郎名卿由之輩出今以菁莪櫟之雅薰陶而礪磨之其爲聞見博矣其於世故諳矣且號曰天子門生自宜有所優假柰何一鄉貢而靳之乎近時監生之籍已逾二萬往往有席珍刷羽超乘而先登者主司以輸粟之故匿其三十五名定額減其數奪以與人甚非賢關養士意也夫培之以經術掄之以藝文而稍寬彙征之途孰與納銀而補京秩俾高貲富

人翱翔鷁鷺露寵艷而炫焚華示人以金錯貨賄勝於文章導人競富饒而廢學植不重傷國體哉且孔曾談宰物整世之方首理財次用人故爲天下計尤有急於所論人才者則甦憔悴卒瘡之民是也東南民力之竭在宋則云今嘉湖蘇松常諸郡困於苛賦而剝脂椎髓如頰尾之魴逃畧之鹿者十倍宋也乃輕賦傍郡邑其入負嚴俵早有斬木伐竹之利有油漆藥薺葛之饒故便於徵銀此五郡沮洳波盪佃農之

彭北邵集卷九

七

外他無可仰故便於徵米盍令其各供所有勿責以所無此於國計無錙銖之損於疲人有啣味之潤一轉移流通間法易行也僕嘗頌漢文帝恭儉玄穆數數賜民田租之半約已以裕人賢於成康遠甚卽堯舜亦足趾美後之世主崇論閎議妄意登三咸五之業何裨哉則漢時將相大臣有若申屠嘉周勃灌嬰張敖之屬所弼違將美其賢可識也區區惻惻惟願閣下流愷悌之化覃煦育之恩緣歷祚於苞鞏若夫陳操

切綜覈之說以智名勇功斬之門下者諒左右不樂聞也

與同年李伯承

尋來翰反覆譚詩甚爲精確竊以鄙意論之選詩化爲七言律古格已畢矣然沈宋以前尚未全泥平仄要於本句妥適而已古意猶存也及杜少陵出而傾吐直致無復醞藉錢劉語薄骨細號爲暢達先輩婉厚之旨至此寢離波流演漫淪于後代或崇險韻或專屬和奇難錯出甚則限以八音噫詩道其阨乎僕才非刪述又世無和我者姑漫諧俗調間綴優語無足觀也如其恢復古雅請俟命世鴻哲與屈宋枚馬並驅者非足下與元美伯玉諸英其疇望焉

與同年茅鹿門

不佞弟自白泉師處獨與丈深相結兩人意氣自以爲摩厲赤霄之上功名可立就不意造物忌人浮沉散郎聊與稜陵山川貽蕩題六朝舊跡於層崖危磯間竟蹢躅歸丈握尺符纔一題

兵粵傲如馬伏波平五溪樹銅標故事能已暴
於天下而功不見賞隨之以譏用人若此使賢
豪之士何暇論繩墨外乎幸故吾自在而丈亦
得收奇於雲雲若水吐爲文章間品史抄見其
餘伎茅君良苦丈夫擁萬卷書何假百城南面
哉弟既老田間絕不理家人事時時翔翔范蠡
湖與樵夫牧豎嘲弄烟月取自愉適新秋皓月
湖光逼人登樓眺望淮南雲中雞犬恍然在目
近况殊不惡惟有故人想耳聞龍谿王丈爲天

彭地部集卷九

元

目諸山之遊茅君亦有意乎弟且宿春糧躡其
後一驗景純龍飛鳳舞語亦快事也技能文論
各一呈覽所見合否不吝商訂諸容俟之武林

與項如臨

秣陵之遊何所見聞曾遊黃山人否昔表永之
以詩贈遊雲間還者其辭曰留都親識如相問
松江惟有四腮鱸意甚輕秦無人也南雍才藪
四方英俊羽集波代其間烏得言無奇崛哉山
人新咏錄得幾篇能擺脫唐人脂粉說自己心

胸否此君有靈均毫穎非俗調可擬也昨晤馮
生某者道兄已還因知與居大都馮時義如干
將太阿乍離爐冶鋒銳不可撓信取科第之射
鵬手也久坐空谷蓬蒿中睹此卓絕大是快事
兄固秉九方之鑒者偶一及之耳

又

僕閉門却掃頗養性靈於柱下五千言微有所
見覺魏伯陽龍虎鉛汞之說爲支離勞攘其餘
諸丹家書盡謬妄贅庖厖惜無大方玄流與之細

彭地部集卷九

三

論也每念君家少嶽今之子雲曷爲縻秩京邸
耗金吹桂媧趨效轅下駒人生貴適志今乃自
苦如此郢人去矣運斤奚施患子不遇莊生卷
舌殆君昆弟之謂也前月直指周君際巖過舍
以談藝意洽遂薦牘噲嘻若此君謂知僕聲律
之伎則可要未識予心也僕讀書千卷援筆萬
言縱未遽作神仙頗自飄脫瀟灑與塵世不帖
帖視人間富貴直鴟吻之腐鼠耳安用噓枯推
轂爲哉昔思質王公按楚見一異人能騰飛雲

霧來往諸山峰但不甚高迅王公誇以據權華
耀渠云皆泥土也又指所衣綺袍問之渠復連
云土土王公不悟其言末路竟罹隕首之禍近
友人賦于少保云萇弘藏血終成碧范蠡移家
却姓朱厥有旨哉僕見解如此不審高明謂何
新城歌一首田家梅雨四章撰句不工略具時
事奉覽

與念公西洲上人

造物忌才摩弄不測自古若子長孟堅鄒陽軍

彭比部集卷九

主

其擣辭吐藻千古入豪動輒牴牾宜岸宜獄至
今扼掣可勝道哉乃足下實近之矣昨覩足下
詩大都出入於嘉州常侍之間卽令與大曆諸
彥旗鼓相當公不目擊而辟易也者不佞坐炎
暑中輟晉魏而讀之悠然濯清冷也以足下才
稍稍業一編以希仕進安知不作賈長江卽不
然還吾衣鉢歛跡深山證禪那躡高坐豈不飄
然物外乎而竟以百六罹此患也睚眦見稽事
出非辜呼暑於天誰爲廉察令聞者歔歔而歎

冤哉不佞緣力自媿未能悲歌憤激如古任俠
者流乃石父縲繼髮子脫驂私心慕之足下幸
自寬不佞當奮臂而前爲足下發聊城一矢

與周幼海山人

足下今之大傳臨川也楷則宣示季直行草則
十七誓墓已下筆勢飛動相生起伏妙不可測
我國家自枝山以來僅見足下待詔一門不黯
然落色哉後有續襄陽書史者公瑕其神品乎
僕一署題欲託名手爲芙蓉照映非有輓轡載

彭比部集卷九

主

晚仲將之耻足下其勉爲彭生許之

與同年王方麓

世塗羊羶文獨與白雲爲伍便欲謝金閨而薄
鐘鼎其柰東山不起蒼生望殷頃從日間授節
分鎮嘉禾代主上綰一方民命而僕遂得奉顏
色微棠陰以自沾煦無何丈以簡權去嘉人嘔
歌之如思召公而我輩同好尤爲惓惓焉 先
皇嚴毅新彙群臣中朝一切務以寬厚而惟者
獻之賴指日且大拜爲年籍光丈雖志樂衡棲

計不能爲烟霞奪也某老矣骨相無侯應自知
之日飲斗酒題詩百篇天壤間固能容我彭生
也如何如何間從坊間得窺郎君舉製射鵰有
技躍龍不難玄成經術其復見乎并以爲德門
慰興居幸無恙否北風之便惠我好音不必俟
青鳥嚙來也

與同年徐達齋

牛馬走無似而以霄泥迴絕遂濶聞問不敢謂
無書抵政府也頃丈晉膺八座上佐昌朝振響

彭比部集卷九

三

年籍已覺照映丘里而存翁師尤從知好問彭
生無恙第則何脩而得廕覆公家如此且淹晦
山中罔希仕進而撫按諸公猥騰薦剡自溢意
表何足以辱拳拳惟是囚首呻吟終歲矻矻異
得一二微言以當古人不與草木同腐幸矣他
非所慕也

與同年李重齋

北發時尋珍翰讀之藻思津津刺人肺腑第謹
什襲用當晤對文自粉署外移淹歷歲序俗機

穢牘鞅掌勞形卽日提五彩毫播弄烟月乎而
蘊藉未展如神龍陸處濡沫一隅至于凌長波
躍巨浪躡層雲沛靈雨直須時耳幸母悒悒猥
塞好懷此枯壑胥鮒竊相爲慰者冀丈以同病
受之

與錢懋穀

我丈倜儻慕義急人困阨不顧垂橐意氣與魏
信陵孔北海相上下而耽悅風雅賢彥踵至爲
之擊鮮比針使人人滿意去懋穀名噪東南矣

彭比部集卷九

三

僕嘗謂人有不歿而歿有歿而不歿彼鯁生么
豎營逐羶塗目前若耀天日竟尺寸靡樹與朽
株共盡何益若乃抽奇剡藻焜耀簡冊雖千百
年後勃勃猶生也讀所刻臨江永州兩集競爽
猶之叔皮孟堅赤幟藝文而豪傑精英恍然在
人耳目間也自吳越令王開裔吾郡已來公家
兄弟最爲震赫而丈獨留意表章使錢氏行業
詞華流映後世此豈值以第五之名高視門內
已哉見示詩篇錚錚與仲文爭響湘靈餘韻計

得耳提豚犢此又不佞爲潤兒筆謝也

又

不見吾丈忽焉三秋此詩人以一日喻者則生之省想忼慨當何如也屈子之賦曰山有木兮木有枝思公子兮君不知惓惓之懷意此兩語得之舊友馬南洲從四明來善圍棋而銅屏壺漏窠爲巧絕生卽貧家鋏不爲無魚彈舍中也敬爲先容瞻覲長者所謂不願萬戶侯而願識韓荆州者乎輒以片楮附之

彭比部集卷九

三

又

湖以筆重而王生某筆尤爲執林重僕愛其圓健輒遣以爲諸郎君筆陣先登泥金得捷則于常值外別自有宋人謝筆例也

與門生焦伯賢

僕僅思豐邑未敢儼然據諸君臯比得窻前草不除可耳迴環橋門者無乃以不佞別是一樣人物乎更得足下掄文共嘯雖無彭宣後堂雅會亦足當鍾山玄武之一奇也數目不面焦君

便覺索寞肯菰齋頭有麥生風味歧予晤談

又

上元火樹攢天星河爲隱此時士女嬉遊舊京繁華之景可知牛馬走作老博士向太乙老人檢蠹書其若之何吟成青韶行一首想吾丈況同之也

與門生余幼峰翰林

計昔四三知己聚首獨秋宇胡君讀中秘何寥寥也足下迺今取大魁褰衣承明著作之庭匪

彭比部集卷九

三

直爲知者榮且辛斯文在君耳僕遠秣陵鬚眉改觀自分捐棄向子平願未遂竟不得脫徙爲五嶽名山遊六朝遺勝久寂莫而僕亦神情凋謝付之夢寐矣山川與人常不相值假令謝庾諸君而在登眺浮白當吟嘯時其謂我何所著若干集將奉爲蓮燭之觀恐不足以辱藜閣張山人來京異有所遇便鴻寄啟勉事聖君以遂攀附努力努力

又

聞司業南雍是足下南面維桑而歌樂育猶之
宜尼反魯士不斐然乎哉僕恨長江衣帶之隔
不能飛棹一看雞鳴山色儻顧瞻四門舊館得
無念及故人乎趙大司成丰裁凜然天下之望
攸屬君幸埴篲其間非言謬及

與門生胡秋宇翰林

曩白下驪遊時諸彥故多龍驤迺僕向人前未
嘗不口胡君胡君也者未幾足下讀中秘書聲
望隆起旦夕且大拜何至外補兀兀與逢掖生

彭比部集卷九

三

三

校也咄咄惟事不無駭愕存翁師亦嘗視學我
浙矣流風尚在足下踵之亦自不惡士子聞胡
君且至爭自磨濯軒車計何日可到曾面盛仲
交否此君才豪而猶賦子衿足下一念仲交則
內翰外臺何復較哉幸卽再逢天上故人一聲
二毛之感不滯及

與臧堯山太守

憶對光儀時鄙人尚韶顏也今髮已改素流暉
奔駛歎念如何門下才猷焜燿休譽隆起出爲

天子股肱郡展見生平下車勤勤卽以稽天大
浸爲小民倉皇顧控此松之人所爲合口誦舉
手祝者而吳中循良不在文襄下矣僕以聲什
自老冀爲休盛之鳴顧世與我已矣徒據地酣
歌放浪於窮巒野水間耳况棠拊分陰別自有
樂生之慶窮老亦復何恨乎

又

發春望塵忽焉秋杪方深仰佇更辱瑤函何身
處青雲而不忘蓬藿也昔陶潛於九日坐叢菊

彭比部集卷九

三

三

中刺史王弘使白衣送酒遂爲美談茲江渚秋
影序屬龍山方倚秋衡臯而麴生乍念則青州
從事益列籬壁間矣輒詠悠然見南山爲舉大
白自謂與古人不殊惟是明公嚴價什百江州
特野夫劣劣多讓彭澤耳尚圖調筆著之短篇
使我兩人光映前牒也

與壻沈瑞伯大理

大廷尉貴臣也所關天下事與九列共豈但區
區案具正當早夜休心而不一息寧者也吾壻

恬談於物無所好歷官二十餘年家四於壁跡
此清白一致古人所難然而幹濟明時光輔社
稷尚當遵企臯益前謨如介特自賢而屑越世
事擁爐酒飲林壑宦途謂崇爵何且吾女持家
有條諸甥翼翼風氣日上吾婿可無內顧致力
官下僕老矣天不我將徒仰看屋梁榻管自解
僕雖內規晏元獻實倚富公名業爲衰齡生氣
耳燕中寒沍珍攝自愛

又

彭比部集卷九

无

項倅北征曾寄一劄茲便附牘比之疏麻杜若
焉晴岳父母綰墨綬五載勤厲夙夜靜重不擾
與民相安吾瑞伯嘗知其賢而爲之游揚政聲
者晴岳亦數數稱瑞伯知已不休此行昌朝公
簡必得善處而吾嘉縉紳尤藉瑞伯齒牙爲長
厚嚆矢則亦勿剪勿伐之和音也

與項玄池

伏觀足下抱負瑰琦而能不矢矩矱抽獨朗之
見流傳膾炙盡以爲桂林一枝也而鄙人孤賞

則獨見君於世故搶攘中凝然坐鎮從容紆石
畫而斟劑之涵淳屹峙殆如淵嶽誠名伐生貴
中之英英傑彥哉異日有定倉卒而振蠱壞幹
旋中外者必足下也鄙人困若原憲愁比虞卿
半辱泥塗半擠溝壑然四壁空囊而胸包五色
光焰炯爍恍映松窗卽鳬之短鶴之長橫意所
裁壹軌於度竊以爲自有一種過人意致足下
儻有意乎錚錚綠竹政不妨作協響偕聲耳

與袁澤門

彭比部集卷九

三

明公獻替禁垣爲公卿嚴憚莫不想望鳳采列
要階當事者豈以舊政藉藉多在雲間輒借分
符用慰士民歌德頌恩之意邪況日饌四鰓鱸
聽琴亭鶴唳亦自不惡頃之且還我南陽召父
開府建牙可立侯也彭生豈爲佞哉

冲緒先生集卷之九終

沖谿先生集卷之十

書

稿李彭輅子殷著

與同年楊椒山武選

曩丈忠憤鬱勃請 尚方劍斬一悍帥不勝幾
死 詔獄忽收霜霆薄言西邁時僕方爲丈慮
不測得此佳問輒附書容城賀丈得更生而得
忠臣名世世不休也顧賀者未幾而足爲丈弔
則自 召起關中矣夫退而賀進而弔彭生無

彭比部集卷十

一

乃顛倒誠以豺虎當關攫人而食諸枉言路縮
舌不敢誰何我丈勁氣無前赤心未已而中懷
所積髮爲上指者又不值一延寧已也僕謂龍
鱗易批虎鬚難撩不見比肩共事者乎一當慎
伎背憎毀骨身首異處丈而長有青山自當免
此如或不然則此番向 闕丁未榜中有龍逢
比干其人者必丈也幸更爲嫂氏兩郎君地熟
計而進退之若僕者浮沉半生尚淹老博帖括
之暇日與玄武紅蕖爲侶宇宙逼窄無踰此時

終當覓駕央一頃波縱其吟嘯耳

與同年王元美尚書

追憶計偕乘風破浪同舟共載從事公車無論
課業經生攢眉搔首卽楊圻騷雅相與按節高
歌不覺烈日黯淡清霜晝飛也時或分籌轟飲
我丈飲可八斗而醉二參至今夢想猶大愉快
已自聯袂看花便爾南北惟有神與往還稱天
涯比鄰耳茲蒼生多幸 詔起東山借叅行省
畫浙水已西數十城而填撫之丈固天下才意
所不屑不知自天目錢塘以至菰城稿李環繞
數千里間不啻獨被之以祥風別覆之以大幬
也者而况雅有宿昔窮老丘園其爲瞻望旌榮
不第如薛公故人已也卞山如豆具區如尊丈
以公暇吟嘯其間當令筆掃吳興句凌錢仲
文使彭生奪氣矣

又

念自雪水分携撫劍誰託惟有悲歌自憐送其
餘晷誠不知我之墜辰日盡而丈之功名日益

彭比部集卷十

二

起也今文揆機攝要直踐斗樞爲舊京奠磐石
之安文章勲業燦煜宇內豈非千載一時白雲
司故不佞垂鞭信馬地緬憶鍾山青翠醺影太
平湖堤亦足當元美先生吟眺否比讀四部稿
直令往昔作者遜舍下風如排石衛尉房閨艷
姬名玩所狂而有未免篇秩太富米綃火浣世
不常見使人得衣之無乃使賈胡損價或謂語
皆獨造篇自爲意不能分去取耳昔伯牙善鼓
鍾子善聽丈得無薄不佞非子期也者而笑之

彭比部集卷十

三

與同年汪伯玉中丞

曩都門握手意氣相期傲睨作者居諸易邁杳
不知千旄之去我而幾更擢也頃丈授鉞開府
側聞閩事徬徨幸借威畧所指屹然四維此之
爲勲耀銘太常矣而嫉功忌能之徒從旁萋菲
竟何爲者賴 天子神聖惠顧益深誠社稷之
福也不佞箕倨白眼世不我容一旦桂冠寄吟
山水彭生雖不得意適節俠自喜狂態如昨
嘗屈指海內如我伯玉豪傑幾人哉讀丈副墨

度越漢魏直追先秦自足主盟中夏更知拍浮
鯨飲可盡一石而黃山飛翠時墮酒中舉以上
太公壽不猶踰于功而足矣抑鬱旌鼓間哉
聖明求舊追鋒不遠萬惟爲天下自愛

與謝茂秦山人

不佞狂生也從束髮時便知嚶嚶道古脾睨宇
宙隘若方隅目中殊不見有奇士也者曩自豫
章入覲接元美兄於都下則娓娓道謝君不置
遽欲物色郎中而馬首東矣悵快久之頃乃遘

彭比部集卷十

四

君於詩又遘君於俠伏讀五七言諸體大都壯
麗類大曆以上名家頓覺洒然心異嘆以爲奇
哉布衣中有此絕倒金馬門客矣君之奇不第
以能古文辭奇以匍匐涕泣向諸貴救盧生之
奇瓊行高誼誠所謂不愛其軀赴士阨困稱賢
豪間者耶頃更從元美匣中得所著次梗傳而
揚挖考竟輒又歎息以爲有是哉杯酒觸忌流
涕自寬始以懽入既以悲出王子能言兩兩生
色然而盧之幸一時謝之聲千禩矣聞君家壁

立僕亦窮愁無能爲俯仰助惟是勤拳於中而尺一布焉

與戚希仲太常

吾丈善病所從來可知僕自分下里何當陽春往往任其故我不能沉思冥索作楚囚攢眉狀故葩藻未揚僅存丰骨然而疆餒如蕘將軍健步無恙也吾丈句不輕發語必驚人閑閣抽奇繼以寤寐精氣磨耗謂當嘔出肺肝不但血去已也希仲希仲徒自苦爾屈指往代無論東京

彭比部集卷十

五

以下卽如溱園湘景宋兩司馬所稱千古人豪而今安在昔人謂區區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知言哉于時涼風颯颯空翠晴嵐茂樹深林花飛鳥語朋好夷猶撫景浮白自是生平快事奈何冥搜刻畫釀成癖也僕嘗著夢呂翁贈題一記錄上文雖伏枕一寓目焉便覺喉咽間嗽嗽甘冽氣爽神王或不減越人禁方也

與同年謝太東中丞

牛馬走顛躓險巖泥塗汨汨雖依劉御李之懷

殷而清塵濁水不覺情契自踈耳緬惟二十年來吾黨如蓬分雨散日漸零落而巍然靈光者纔三數公人世市朝間一何刷翥淹鍛之多岐也年丈開府三吳威暢海外鎮靜休養人皆蘓有更生之樂松陵長水陰受餘波走實得聽飲焉每自念身旣擯放生平未展借文墨見之用以自娛且祿位容貌不能動人人安肯傳其書况本荒陋無足傳者乎輒以一帙寄覽丈或有當于意則爲僕當世之桓譚亦未可知也

彭比部集卷十

六

與沈勾章山人

耳足下名若英韶在聽使謳啞嘶嘶暗嘿者久之則不佞於足下是已頃知下榻懋穀齋中盈盈衣帶水一葦可杭顧猶作未了向平而御李不遑得毋嗤我爲轅下躡躅哉今海內號能文章家輒意氣自矜狹中已甚不佞素有彌生之癖卽詆抑時髦望門却走至于大兒文舉小兒德祖其推服固自在也足下軼群之材橫厲諸豪獨不得奏賦子虛給上方筆札快生平耳名

山未藏宣問六字如所聞對坐揮毫萬言立就
良不虛也不佞無公才而有公捷第詞多酬塞
動資覆瓿何時返棹郡中當釀鴛湖一石爲足
下儲十日飲

與錢懋登

去冬薄遊辱招飲山寺擁爐促膝不知窓外之
有飛霰也歸臥蒿園門無二仲彌年編輯僅成
數種幾欲鼓枻訪戴訂所得失而聽居諸之邁
殊爲惋然每念門下文倒峽而注飽鼓而發大
彭比部集卷十 七

又

讀丈試卷橫肆溢溢卓儻不群學使以奇氣賞
之知言哉僕更心惟吾丈當強仕之年而文思
詞波與弱冠少小者相騁厲若倒囊而出瀉峽
而下則後生望之絕塵辟易不相逮也吾聞天

道窈窕而有信績學如丈必且高騫絕翥而取
危科爲學者左契用慰老眼也豚兒久瘡雖愈
而精力未復記讀頗少殊憂之然語之以文章
甘苦利病亦大自領畧不識能副丈拳拳否

與澤公冬溪上人

頃聞掩關趺坐繙閱龍藏黜聰墮體解悟靈機
恍然與諸祖叅對還視疇昔招邀吟侶貌物奏
情藻韻翩翩動盈卷帙一掃之矣不佞身慙居
士未解禪那竊以爲此心應無所住卽色卽空

彭比部集卷十

八

何喧何寂凡凝真入定擲管揮毫皆法乘也何
如何如雖然不佞日坐苦海爲顛浪所汨便欲
撇離假合邀惠慈航回覲本來墮落旣久惟師
三昧由心俯照導引則宿根猶在皈依有日耳

與屠長卿儀部

曩讀由拳集便知海內有屠君長卿猶然漢長
卿也不佞雖老且鄙亦欲繆結殷勤第不願驟
以干牘從吏貴遊間刺謗滅不肯投也今足下
以讒見廢廢何足爲名達虧損平浪風波白日

慘淡嫫姆環立齟齬蛾眉猥云文士無行則請
直批其頰可耳所羨者豺虎當前譚笑自若左
手握麈尾右手著離騷衆鳥飛盡孤雲去間遙
想風襟殊勝摘僊夜郎時也卽此便是千古乾
坤許大不朽事業豈刀筆吏稍稍建豎如蕭曹
者得而獨擅之哉東海狂生日事巴人語自娛
輒以一二上足下有意其人乎幸不惜以照乘
報之

與項子瞻上林

彭比部集卷十

九

我丈崇孤竹周原之誼推積蠲而去之友于介
特矯矯不群矣而操觚染翰更有足多者無論
聲歌沉鬱雄壯與貞觀永徽諸子並轡齊驅每
臨池捉筆直欲差肩蘇米伯仲松雪種種色飛
誰謂徑寸筆不能了千古事業而上林一官反
足榮艷耶夫富貴等空中花條無條有丈業已
麾斥不貲而乃染指斗升津津如咀梨之味何
哉將隘曩時子虛必欲耳目 天子苑囿直奏
上林賦耶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持後之難

也宦雖有味第宜淺嘗官舍庸歌彈鋏乎幸丈
自愛毋逐風塵竟忘素心久要也

與李伯遠

曩於郡館聞所誦歌行頓剉激昂跌宕飛舞真
若鞭赤虬轡蒼螭而上下於彩虹碧落之間門
下其青蓮後身耶臨安友人范希益聞僕賞諷
不覺御李情深欲盡發門下武庫之藏一自證
其生平所作而烹砂伏求之說計必更有當於
丹爐密契也幸進而兩試之

彭比部集卷十

十

與錢淵甫

每覽菴苑被野蘭杜盈汀疇非所以動公子之
思者顧老懶杜門無能數對顏面耳賢嗣穎發
天授瑰瑋信風雲六翮具也然才必有隣庶資
百朋之益則許生覺吾足分郎君半席者此生
異才奇抱殊有鳳毛儻不鄙曹立吾乎而禮致
之不佞且爲兩家賀得友而自負其言爲淵甫
重也

與錢長卿

足下吸納雲霧大是神物而爛熳變化指顧鵬
際會區區池沼得煦沫之哉昨覩大篇品貴格
高居然先輩惟是王唐鼓吹足下接響儻具隻
眼必有賞音聞辭家遠俗結社道園足下之志
可知且堂名一枝已應卻生之桂地曰南宮先
符省擢之期此亦君家故物造化若爲之識告
耳更聞探韻臨池昆吾爲玉種種入神則足下
不朽者寧惟在紙上功名已哉

與吳默泉

彭比部集卷十

土

念自舊京拜違旌榮萍踪岐隔積有瞻依蒼頭
自毘陵歸重辱緘翰溫若陽春之被枯槁雖種
材臃腫勃勃有生氣也台下受知九重晉階三
獨緯六符而成化酌一氣以函休上應中台下
括河海均統之業何其偉歟且櫨櫨兼哀琬瑜
不棄凡足器使莫不飛揚况辱維桑而心期自
樹若某者乎其爲喜起實踰倫常敢集鴻飛用
伸雀忭臨楫無任景企之至

擬書

擬陸龜蒙救岳武穆上張魏公書

某聞猛獸在山藜藿爲之不採國有謀臣強鄰
側席而坐故漢文帝聞趙將李齊與匈奴戰鉅
鹿下每飯不忘鉅鹿及馮唐稱願牧之賢則拊
髀歎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吾豈憂
匈奴哉馮唐因推而進之言魏尚守雲中匈奴
不敢近塞上功幕府差六級不相中文吏以法
繩之文帝卽日令唐持節赦尚拔之陞犴之幽
委以符竹之寄文帝此舉天下頌其明而馮唐
侃侃之譚曄焉輝映青史闕千祀不磨茲岳飛
之爲將跡其干城捍禦雖未頡頑於頗牧殆亦
我宋之李齊魏尚也伏惟足下蘊倜儻不世之
才荷雲龍股肱之遇爲時宗臣鉅工資地譽問
軼魏尚萬萬遠甚故某爲飛匍匐稽顙敢以狀
求通於閣人忘其螳蟬之賤甘墮湯鑊之誅而
弗辭焉秦相國之於飛非有肅骨之恨睚眦之
隙犯顏之慙田吳之爭也據告訐者譴張鑒空
之誕囚而訊之顧獄經久而辭甫具牘雖列上

而未嘗參聽槐棘聖主未嘗顯言戮之相國躊躇猶豫以需僉謀旦評之所定不鹵莽造次泥成案遽殺飛也飛之且歿且生正呼吸俛仰間一機會設於此際得一直諒之士若吉甫之左右乎張仲表蓋之陳諷乎申屠者婉曲解救調護其傷飛或可以無歾奈何中外勲舊性不喜飛者口噤而不肯言縉紳之彥明知其無辜則曰飛一武弁此不預吾事袖手睥睨而不能言介冑之長與飛並列者懼名涉黨與褰裳濡足

彭比部集卷十

三

於胥溺之波轅駒首鼠踟躕喑啞而不敢言天下之人其誰言者足下殄平江之寇夾虞淵之日萬乘陷危而奠之泰山勲伐巍巍南渡以來功臣無兩固聖主之所親信相國之所敬禮而交驩者也足下不言誰則言哉某聞上宰秉樞爲以一轂受輻輳車之用將帥百執事猶輻之駢轅共進而承轂之運也故淮陰剪魏夷趙襲齊之臨淄而覆之彼其追亡而汲引者鄼侯也營平紆屯田之策曠日持久而先零羗卒以摧

裂彼其主議而維持者魏弱翁也淮陰營平不能自底厥功乃其功固歸之鄼侯弱翁矣飛偃城之役用背魏八百破兀朮四十萬衆豈飛之力哉仗賴聖主神武威靈足下發蹤指示秦相國宅中運轂付飛兵柄左右麾而驅使之也然則飛何敢自以爲功迺其功固歸之相國而次及足下矣飛勉效犬馬所建樹纔著尺寸而一時武人多嫉其功能偶或爭斟不屬私懷怏怏居飛無事之日周旋獻諛闕於規誡迫飛遭讒

彭比部集卷十

十四

構訐則萋菲喻訛四面蜚集學士大夫不諒飛之肝膽觀其賞釐罰峻執古司馬果毅之法從事於赫韋旗鼓不少借輒目飛暴橫隨聲而附和之謗書累篋文侯致疑訛言三至而慈母投刃走矣此相公所以未暇參伍詳覈而倉卒受之也足下心協於平衡言重於九鼎誠能被竭誠款以一亟致之相國白飛之寃表飛之無大罪惡相國覽之必以足下之褒許爲華袞譏貶爲斧鉞赤牒爲三尺片語爲蒼蒼飛之白骨可

肉也審爾天下咸曰相國始也行法而不阿既也錄功以準過恢恢蕩蕩之度卽鄼侯弱翁無以加足下培蒔人才彰闡國是令名炳烜垂宇宙無窮已昔李陵屈辱降虜貽漢室羞武帝憤之深咎之甚史遷乃盛推陵之功以爲提步卒五千喋血穹廬之境能已暴於天下不幸羈罟朔漠要欲得當以報漢其言張皇侈大激驟而不異故武帝斥爲游說餌遷於蠶室何者以櫻盛怒而批逾鱗也今聖主於飛無勇畧震主之

彭比部集卷十

五

三五

嫌無烹狗藏弓之忍知其才器而顯庸之因信吠叢譁而收繫之玄衷俞俞茂有芥蒂足下慷慨一疏聖主將牖納而開寤嚮答而轉圜有不藉於詞之諄複者此與子長之愬李陵迥異蓋陵負罪不測而飛疵瑕竅腴漢武有成心聖主無私憎故也然某爲足下計惟先奏記白階而後從容論列於黼扆之前亦未云晚夫覆盆之枉匪辯曷雪鑠金之毀待諍始消足下爲御史不嘗彈劾故相李公乎方酈瓊之背義也請朝

傾動造飛語以熒惑宸聰者何限獨李公疏云酈瓊以一夫叛去無損於中原財力無關於軍旅安危而張某殉國之忠實可憐念於是紛紛之喙遂息飛曩侍足下以論呂祉不合拂衣徒步而還服喪廬墓足下高之優款不衰弗加呵譙今若努力伸救其議發於異已者聖主不以朋比見猜相國必以至公悚慕故某所塵瀆者欲以李公之盛美處足下也且使足下言之而不聽則固有辭於天下而於國家能無負矣使

彭比部集卷十

六

三六

言之而聽是世倚石畫之老朝無冤濫之刑而惟蓋所庇凡百有位莫不趨風而競勸焉某與飛之識面之雅虛左之勤見天下公議有枉敢昧死爲一祈請足下詢芻蕘采輿誦或有槩於狂瞽之言否則某如林薄鳴蜩喁喁於畫棟雕簷之畔且令廝從持竿逐之某有捫心却走而已

飛之歎後不能救故爲宋人補此一札

擬韓魏公論義勇與司馬君實書

琦分職扞邊圉競競陳力供務罔克報稱而君
寶履左掖之署先文石之斑緩佩優游出入風
議商國是於巖廊之上而宣之下吏奉行於符
章介冑之間至清華也頃者君實畫議擬罷前
所刺義勇敢而還之里間琦聞之慄然危懼憤
然不知所裁故敬以書獻惟記室者採焉夫物
不素具不可以應卒曩中國狃於父安之久上
下恬熙不復知有羽檄烽燧之警亭障狗吠之
防而西賊驟起塞上數以敗聞琦猥蒙任使攝

彭北都集卷十

七

官經畧之使馳而入境則戈朽矛敝將懦卒靡
徬徨四顧無一可爲抗禦者於是號召民間鳩
其壯子弟之願擐甲從戎者汰而擇之得七萬
人訓練服習曠歲踰時然後有所恃以制敵而
關右有金城之固元昊寢南牧之謀又范希文
之在環慶築大順之城營永平等十二堡琦與
希文共撫羌夷相與犄角牽制之於是元昊解
鞍休士設詭請和主上以佳兵爲不祥度此賊
狡黠未易以折箠而笞組纓而繫也乃俯聽其

請仍所賜國姓而重貽歲幣焉縻之君實見門
庭寡寇將以爲高枕無虞矣故有此罷義勇之
議也琦之愚則謂鴟梟不鳴要非鸛鶴豺狼不
嚙終異騶麟彼以辮髮椎髻之虜包藏禍心甘
言好辭拒足徵信特緣頻年轉戰將士倦於外
庾帑竭於內而我師列校所以增壘折衝者方
厚集而盛氣故暫焉屈膝俛首徼天朝資予之
利而私培護其財力異日者反覆跳梁鼓其風
颺故態鳴鏑控絃而南下夫何難者琦於此時

彭北都集卷十

六

招募于旣散之後必疑信而不應幸集于呼吸
之頃則烏合而難使將誰與搴旗劇壁賈勇而
先登也譬之剪爪牙而責以搏擊鍛六翮而期
之翾飛一方安危之謂何而琦之罪固萬歟莫
贖也且兵凶器也戰危事也試述鼂錯所次地
形兵事畧言之夫溝水漸車山林積石此步兵
之地也非健鷲疾走勝寒餓而耐霜露者弗能
支平原廣野水草可依此騎戰之地也非習於
銜轡馬上爲家者弗可使川谷居間仰高而臨

下此弓弩之地也非穿楊射聲命中同的者不足用竹葦叢薈險阨相薄此矛鋌劍戟之地也非駢脇猿臂遊刃若虛者不堪任以此數種者求之尺籍見兵之伍十不有一自義勇之集而此數者畢萃乎其中可以步可以騎可以決拾而引弓可以舞鋌而揮戟險夷異勢銛鈍異械攻守異便客主異形赴溪蹈火惟吾所欲用此殆得之豫養素教非一晦朔旦暮之積柰之何其罷而去也蓋天下有泰山之勢聖人以累卵

彭比部集卷十

五

爲心抱火厝之薪下而寢處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哲人所大恐也往冒頓單于用其區區葦爾之國厲其一大縣葦筍木薦之旅逐利乘勝震蕩憑陵至於攘却東胡詘抑中國其志願不啻足矣嘗一困高帝於白登七日不食士難穀怒然不敢犯屬車以一矢相加遣卒聽蓂敬之約媾我貴主珍我微賂而去何哉則其志在于得材氣有極也今以元昊之雄自倚託跋昆孫志不嫌於旃裘之長關土悶疆劍社稷官廟

建百官有司驚然僭竊據南面之尊似非冒頓者比君實豈以數萬金繪爲能銷其跋扈之氣而灰其飛揚之念置之度外哉夫爲天下國家不可以淺於謀而疎於慮也謀之淺則禍萌於所忽慮之疎則變隱於所不戒昔郭欽撰徙戎之論則匪茹而稱亂者已在畿甸之肘腋矣而晉武荒於湛酒盡撤州郡武備環數千里虛無人而劉淵得奮其劍栖銅駝於荆棘假江左以游魂始皇旣殄六國鋤豪俊遂隳名都大郡之

彭比部集卷十

三

城郭意以授兵登陴者無庸爲也而勝廣振臂一呼驅瓦合適戍蹂躪縱橫蕩然無藩籬之限何二君之思慮不密而苾苾泄泄也嚮使晉兵不撤秦城不圯則何有呼韓種落之蹶厥而暴興繩樞甃隸之徒狐鳴而王虎咤而霸者哉故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聖人慎未然之防此之謂也然則義勇何可輕罷也且此七萬人者藉其力以平涵涵而遽捐棄於寧定之日久聚而忽散以豐秣腆犒之渥挾纊飲醪之愛而奪其

所依戀以投石超距之劇酣暢呼白之娛而離其所交驪使裸身而行腹枵而鵠結果樂乎否也彼怙其膂力之剛擊刺之技而卷懷無所施之欲學商販逐什一則無以爲資欲飭耜脩耨槁項隴畝則業違其素果樂乎否也吾恐其不北走遼西走夏將嘯聚於萑蒲菁莽之墟小者擔囊揭櫃白晝攫金於市大則爲赤眉黃巾私立名號殘偏州下邑而荼毒之始也叛臣而敵國繼也赤子而龍蛇跋躡一與干戈糜沸其吏

彭北邵集卷十

主

民之所殺傷財畜之所剽鹵不可勝紀較課程害寧比七萬人養之費而已也琦雖無似辱聞教於君實矣君實誠大賢而天植其性獨好安靜而厭動作與先輩李文靖同趣然事無恒幾體無定局聖人不凝滯而與世推移故炳其幾中其會枉愚者亦謂之得乎其幾外其用在智者亦謂之失故漢之三葉天下瘡痍初愈其治貴無爲而賈誼欲改正朔易服色非更化所急又五餌三表適符中行說所料故絳灌毀之

孝文疏之以興作之無漸也建元元狩之際天下富饒充實其治利有功而韓安國言匈奴鳥鼠獸徙不必擊平津亦謂朔方近大漠屯田城守爲重勞非計孝武皆拒而弗從以安靜之入於偷惰也君實德慈望崇蒼生攸寄必進而握鼎鉉攬政柄幸而用於壯歲與時賢接武固收蕭規曹隨之譽播民以寧壹之頌矣萬一別有宰執者先焉勤思乎橫山蕤雲而騁騫乎并包遠馭其勢必紛更自喜括財以病民君實乃遭

彭北邵集卷十

主

際衰晚偶承其敝壞不忍斯人之失所頓廢其新而舊典是率如拯溺者不憚淪沒救焚者不惜焦爛則啓異同之爭蓄右祖之忿而諸不逞之候吾聞者將阻撓而齟齬之設若左睨而右盼前衡而後權次第紆徐調停需婉或去其泰甚而存其僅可或躡其軌跡而參以美意則事功匪赫流澤匪殫而容有不快於其心君實其何道以處之此又琦之忠告爲門下先計者如此不但義勇去留一事也

司馬公龍義勇事見百川學海
時有議散浙兵者故借宋爲喻

擬辛幼安報陳同甫書

同甫推漢高帝唐文皇之治功比之湯武斯固
仲尼賢齊桓仁管仲之指也東周之衰諸夏脫
於左衽繫桓與仲是賴高帝鏖狂秦之苛暴立
約三章與民休息於無爲天下忘其瘡痍之痛
流竄之厄文皇浣隋煬之昏濁貞觀之治藏富
閭閻髮髯刑措其功又倍蓰於漢此二君者引
而進之與三代盛王同堂接席把臂連袂夫奚

彭氏部集卷十

三

三

不可詎若委巷椎魯之夫遽除戚施之屬泥列
九卿三事間冠裳異度作止無儀堪摩斥者乎
乃元晦之評則曰貶抑三代與漢唐不殊嘻過
矣過矣同甫其冤矣禹湯武之聖較之高帝文
皇標格高下夫人而能知之夫人而能道之聖
者莫容貶抑下者無藉游揚顧同甫獎既往以
勵方來則恐後之人主雄視高鶩眇二君爲不
足灋欲使之汲汲於治理皇皇於宵旰繇漢唐
以上躋商周而天下被其澤也同甫之言有曰

攬金銀銅鐵爲一器而期於適用夫既謂之銅
鐵自不得上比於金銀而均之利用於人功不
相掩第所謂攬爲一器云者其言迫而過激滯
而匪融非有大紕謬而驟聞者無不惘然以駭
故元晦乘而詆之也曩元晦嘗論太極矣有曰
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虛而不足爲造化樞
紐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品彙
根底其言之滯且迫猶吾同甫也故子靜乘而
詆之曰孔子贊易言易有太極而已未嘗言無

彭氏部集卷十

三

三

極也而亘古迄今太極之宰元化生萬有者渾
淪無恙安見其不足爲根柢安見其同一物也
又元晦嘗云同甫幸省力勿爲漢唐之君分疏
子靜亦云朱文孝省力勿爲無極二字分疏嘻
過矣過矣元晦其冤矣夫立言者各有指而辭
不足以致意元晦之意欲明太極之理不屬有
無不涉方體非象非幻非空非物爲理之極至
而莫加者耳非嘵嘵喋喋爲無極二字分疏也
同甫之意欲明聖人可學三代之治可跂不宜

畏聖而疑自薄而歎耳非嘵嘵喋喋爲漢唐之君分疏也今據其遺辭之瑕類借以立異起爭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能屈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先橫勝心以齟齬其前所以叢起如聚訟也夫禹湯武非絕德也後之人主有能從善如流飲誨若醴拂心逆耳之說虛襟而受之是卽拜昌言之禹也惜峻宇之費減大庖之羞斤斤爲天下守財勿求珍異綺靡是卽卑官菲食之禹也關漕輓之渠塞濁河之決豫旱澇之防

彭比部集卷十

三

收灌溉之沃是卽盡力溝洫之禹也湯以祝網好生罪已躬禱稱有一德有能勝殘去殺不忍毒民於外遇災知懼惕焉撤樂避寢弛利已責以襁救之則亦湯而已矣武以建官惟賢脩文偃武稱宜聰明有能招選茂異求之如不及勿與貪贖之師投戈講藝綏厥猷以和天下則亦武而已矣故晞驥之馬卽驥也晞聖之人卽聖也曷爲而高帝文皇不得與湯武竝也元晦不過謂禹湯武意誠心正而身修非二君敢望固

也然必系數十年講習討論之功豁然於一旦而後遲遲焉學誠正又必系數十年省察操存之養反躬無玷闕而後遲遲焉釐其政事條其紀綱則民之稿殍溝壑惻憐惻者不勝其久矣負宸而居南面而蒞者泄泄然而曰吾自治其身之不暇奚暇治天下爲則曠天之工負乘而擁虛器其爲自誤良不細矣滕文爲邦之問孟子但告以井地制產庠序敷教曾未及乎天德使於此二者設誠而致行之勿飾貌市名勿

彭比部集卷十

三

始勤終惰則誠正與脩內外可兼舉也高帝文皇固非純乎誠一乎正者廼身心檢飭要自有在不然何以爲首出之英君又民之哲后而義問無窮也故元晦之品藻準諸聖攝生之梁肉也同甫之附會錄其功扶病之湯液也聞同甫之論人主將曰高帝文皇人許爲漢唐湯武吾而踵唐攝漢師其淑改其愚亦不失爲當日之湯武也譬之懸鵠而立於百步之內凡挾弓矢者靡不調弦淬鏃而赴之矣聞元晦之論人主

將曰三代不可幾真觀西京卑之無足貴今聖學已晦貞元已漓其聊以萬乘自娛豫焉用殫心焦慮資談者之雌黃哉譬之引射者側身千仞之崖足二分垂在外而俯不測之淵且命之日不穿楊不名善射則人有慙惶色懼而揮手謝去矣故曰砭愚鼓懦誘迪中材之術同甫得之元晦失之也且古憲之通變常少近事之宜民常多故罷侯置守而郡縣皆天子命吏則察守令之循者不次擢之而選重使以司其激揚

彭此部集卷十

毛

三

可法也田不井授而人各自占則限田有規牛種有給時時賜民田租之半可追也廢鄉舉里選而收以科目則崇聖真黜百氏別開辟召以搜巖穴之奇可著也除荆宮墨劓而重爲大辟輕爲蕃楚則師聽平反弗羅纖弗巧詆而伸廷尉之持平可式也兵農不分而守在四夷則任衛霍趙辛於閫外而豐其犒賚假以事權弗從中御可鏡也此漢唐制度或無媿于三代者也昔河汾氏有意于詩書之續余謂仲尼生於周

季故其所錄僅是而止然詩首二南而曹檜西秦亦參廁其中書叙典謨而綴以秦費之誓聖心於小大之善盛衰之故詳矣孺子之歌滄浪至淺近也而妙理涵之兩漢魏晉三唐文人才士之篇什寧無合義於滄浪應響於曹檜者乎漢之詔令溫醇爾雅有藹然惠愛卽大哉王言不是過也其奏疏侃儻瀝肝吐膽而不阿鑿鑿切世務卽幾康知人之謨稼穡艱難之訓不是過也若之何不可續耶此漢唐六籍或可上附

彭此部集卷十

毛

三

于三代者也夫堯舜取善於深山野人而文中子記事纂言鈎摭乎近代孔子志大道思小康而同甫所深嘉溢美在漢唐之君二賢嘉會則人其用心良苦也而誰則知之誰爲聽之盡廣其札徧示域中博大君子容有桓譚之好子雲者矣

冲谿先生集卷之十終

沖谿先生集卷之十一

構李彭輅子殷著

序

唐詩廣調序

詩至晚唐衰矣無論六朝初唐之風神邈不相入卽中唐之意趣已十七盛唐之興象已者且十九吾不得而妄褒之矣曷爲而緝哉曰緝之者示不廢也離爲別帙慮淄澠朱碧之混也夫晚唐諸子雖不能嗽厲橫騁與前之作者

彭北邵集卷十一

一

竝驅中原要自不害其爲詩也迨宋人以文爲詩動立議論始不可以爲詩矣是故廢宋而存晚也楊子雲擬作賦之法曰讀賦千篇既廣其才復參其變詩之流變不可勝窮也初唐緝矣整矣壯且厚矣不得不化而爲盛唐盛唐雄矣鉅矣渾脫而頓挫矣不得不脫而爲中唐中唐清矣婉矣肝膽傾露矣其勢又將靡而爲晚唐至於晚而詩之變幻百態輝燁觀者如入魚龍角觝之場蓋憤然眩焉故四唐軌轍不同其中

各有醇疵巧拙或出之真率而神脉匪瑩成之陶鍊而詞條未工雖初盛唐猶或令人恨恨不滿况晚唐之凡下乎傳曰禮失求諸野又曰與其進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諸子盤場一生精力僅綴此數語何忍委之覆瓿也楊用脩之言曰唐人詩如各成一花縱非高品而化工生意具足噫使其果訖也其色與香俱真矣惡用是剪綵者爲哉黨人意不取博而惜無成名元和開成間若孟郊劉禹錫白居易賈島李賀溫庭筠張籍王建賈島許渾劉滄輩咸以吟咏名於當世名固不虛立惟言足以成一家斯名也夫叅伍貴廣師法貴崇語曰法上得中法中得下篤志騷雅者無亦慎所取舍乎爾

彭北邵集卷十一

二

唐詩衍調序

客問於予曰詩至晚唐齷齪囁嚅無復飛揚奮厲之思奚以衍調之緝爲子既有初唐祖調與盛之雅中之新不啻足矣衍而續之其贅疣也哉輅曰晚唐諸作視往撰誠漸凡下猶然詩也

惟宋人造意發論不以興趣爲宗而天下始無詩故宋可廢也晚唐胡可廢也夫文異於詩者何詩摹繪景色託之興寄而歡娛悲悵之情態隱隱寓其中不待顯露直言也直而言之則失玄虛蘊藉之指而爲有韻之文矣晚唐之於玄虛蘊藉不尚抒十之四五乎姑蘇黃姬水曰詩貴真而惡僞故如其真雖降而爲元和開成猶之薦紳而效委巷之談俚亦雅也非其真雖進而爲天寶開元神龍武德貞觀猶之市井而擬

彭比部集卷十一

三

嚴廊之度雅亦俚也此知詩矣昔壽陵之學行於邯鄲也邯鄲不能成而併失故步卒匍匐以返今之山澤野老與閭塾學究輩賦資驚下令之爲錢劉皇甫已難之況王孟高李楊盧沈宋耶予之是編始爲若人設也且寰海之內學詩者不可勝數曷異嗜秦粵殊音安能人人而一之卽高明英偉之士亦有不以世代先後橫於胸臆而惟擇其言之善者矣貞元以下諸君子其翹然著稱者無論也他吟者率雕鏤艱苦

童習而白顛其間豈無一篇半簡足愛而傳者予憫其用心故寧過而存之

錢臨江集序

余髫髮辭劒負卽知海上有東甌錢先生者則起家開先人也先生以閩學邃源傳其子永州守芹儀部郎萱暨從子給事中薇竝輝暉爲時聞人而少子薈襲相繼舒翹吐穎載世美而起均所謂鳳毛也先生以戊辰進士宰肝貽當劇盜劉七擬驅衆度淮先生畫策效歿守後爲南

彭比部集卷十一

四

曹郎事武宗上回鑾之疏天下欽其剴直已而守臨江惠政貽蹟甚夥民到于今思之夫何以功能召嫉則思南之命下而懸車請老矣先生有意于風騷述作之業在郎署蔚然著稱晚而遵晦家園益宅其蘊於觚槩所著寢富積以成帙一日薈手遺草見示語余曰薈懼先君子之盛懿湮泯無傳子曷爲我序而傳之余自解褐得交于永州君且誦法先生之所結撰甚深迺不謝而引其盲瞶云竊窺先生之文溫潤而

栗槩類韓歐而體莊意謙中苞時用闡學推政
依孝准忠昌黎子所稱藹如者幾是乎乃其詩
春容馴雅句每天成彬彬乎入唐人閫奧而上
窺魏晉之間矣然文之規裁粲粲披之易曉茲
可無眇論第論其詩詩固虛虛玄玄物也意興
託之乎言而風翩影閃言不能罄又音殊節異
人自爲家頃者詩學充衍瀾匝字內逖厥鄙社
競述唐與六代各耀已之長而訾其所不學堅
白矛盾孰知鳥之雌雄余恐知先生者之希也

彭比部集卷十一

五

老子曰知我希則貴矣先生既以唐爲歸宿大
較得之少陵彼膚學淺目一泥百廢不知作者
用心自有門庭杆軸不涉孟浪也矧詩之道浩
浩淵哉譬之溟渤無窮群而飲者纔取其涓勺
惡得以同乎已者爲是而異已者之遠非耶仰
而邇之國風小雅古瑟之音莖露之味漢所遺
也漢樂府鏡歌道詞壯節古選不琢而文顯易
而遠晉宋所乏也晉宋之澹洽齊梁所捐也齊
梁之婉逸唐初所亾也麟德神龍風神之俊天

寶大層易以飛動而凡開元天寶意象之渾建
中元和移以傾露而弱大層建中思致之澈會
昌咸通更以鍛削而靡大都後之視前技巧日
益前之視後渾沌漸銷壽陵之步非復邯鄲故
跡而醇疵高下諸種亦各有之登壇之士安所
置取舍其間鄙意則謂詩之原昉於喜之歌等
悲之呻號怨之懣憤思之寄愴故惟出諸性情
而剖瀝肝腑使人聞之而淪淪融融感動者爲
真不爾卽橫厲高騁爲唐初爲盛唐爲六朝猶

彭比部集卷十一

六

然無益也而況乎其不果肖也先生之詩多臻
性情之發志抒之而後言言永之而比節其固
近真也已夫以性情入景色則景色皆性情以
粧彩輔氣骨則氣骨皆粧彩故俯辭之矩難朴
而易華賤巧而貴拙以愚所明參先生當日之
指何敢必之懸符要不至爲郢人之譁燕書焉

斗

牛塢志序

鐘山巋突分脉自長干迤南奔逸數里結爲牛

塢吾師西虹司馬公規墓其間自爲撰志彙篇
凡九曰山勢則鬱葱佳哉山谷穹窿其生氣所
融聚稱棲雉之吉壤耶曰先墓則封之樹之宰
如鬲如歛魂魄愴霜露於斯拓靈輦源遠矣哉
曰壽藏則爲計也早其自視也曠根附枝着不
遠於先人其終慕之意乎曰居址則茨蔭土垣
不丹不牖稱其山居也曰風景則杉檜蔭映水
流琤琤朝暾晚靄細縕變幻是天然名勝也曰
花木則知畦叟之善樹藝也曰禾稼則知沃疇

彭忠肅公集卷十一

七

之所獲倍也曰藝文則瑤華之撰堅珉之勒彰
隱播休信藏家琬琰哉曰叙志則杆義紀實并
然眉列煥乎綜矣予乃憮然憑几蹙額而不怡
者久之則於吾師生平重有感也夫以師之完
養其才雄其識遠馴煩批卻無施不可而乃官
不展其才用不究其識也懸車累稔壯隨年往
然精力矯矯猶足外當一面內寄筦鑰蓋天實
慙遺之而人何爲其莫知子也且世所謂薦紳
先生者當其謝位就閑非刀錐是營則日市便

利田宅自廣此以有盡之生騁無涯之慾昧然
大愚也而號爲達生者笑之于是以園池相誇
敵伎相賞結戀乎花石恣湎乎晏游如平泉金
谷外役于物忘我歸根矯以爲自適者也而長
顧遠慮者笑之于是崇塋師之誓誕買山鑿源
斬以鬼福雲仍獨不見夫衛靈之銘夏嬰之冢
乎皆定之冥默非私智所營也嘗讀景純塋經
似非晉手而况識記俚鄙與俗師之諛妄哉何
其勞心而寡益也牛塢之志又非向所謂達生

彭忠肅公集卷十一

八

遠慮者可同日語矣明乎終始之故故善後而
遠圖鑒乎應卒之簡故前期而能豫敦乎永言
之思故卜阡而就稱安乎止足之分故靜泊而
無營嗟嗟乎丈夫壯有四方之志退而保首領
見先人地下亦云無愧矣孰駕靡駐孰寄無歸
而胡凶事之諱迪吉逆凶影形象類而胡後福
之微優乎游乎其順受而委脫乎以夢覺爲一
條以萬物爲一貫以此忘世以此長年生而撫
乎白雲化而偃乎青山斯牛塢之所以爲得也

三過堂詩序

吾郡城西望陡門二里而近有本覺寺在莽蒼中古之幡幢盛剎也寺有堂顏曰三過則蘇長公以僧文及故也文及者峨眉產也善屬文而緇臘高長公睽念鄉曲乘往來道維梢河下過而訪焉一過再過而老且病三過而溘然恒化皆見之詩堂用是名而歷年五百至于今者也先輩來遊輒吟咏授僧藏之冀與長公竝久豈非構李大名勝哉堂久漸圯詩碣蕪蕪雖長公

彭比部集卷十一

九

畱懿不與俱亡亦吾鄉棄藝英舊之媿歲壬午無錫龔侯來守吾郡嘗入寺登堂有懷前詰遂易檠桷築墉堵而塗暨之復創室堂後肖長公像而歲時薦焉侯故善詩因次其原韻三作新聲高唱四遠予喁踵綴不絕於是長公若儼然更生與侯及諸彦賡答此堂也此堂無高級可攀遠厓可庇宜俗吏之窘縛簿書沾沾幹局自喜者動念所不及而侯顧及之乃知循良之外別自有風流幹局耳且長公負氣軒舉往往以

詩含諷刺故使惠卿李定舒賈輩傾擠不遺餘力彼么麼儉險者詎知公閱世之後足跡所至短翰所畱令人嚮往欽企至此輒骯髒寡諧早齡引謝每讀身後牛衣之什與赤壁兩賦未嘗不傷世路之孔艱爲之扼腕欬歔而太息也僧圖意者以詩編索序輅老棄筆研結趺却掃於此則有不能忘言者

李珠山詩序

杭詩人稱高尚樓伏者故有沈青門李珠山云

彭比部集卷十一

十一

往余遇青門南都交相善讀其詩奇之則青門數爲余稱珠山子奇後余挂冠歸嘉靖辛酉以遊眺來杭同年馬松里銀臺招集社中六人飲余三茅觀望江湖爲賦珠山與焉時八月十七日也明日余觴諸君子更分賦乃珠山行吟叢簿間竟以破心壓倒我輩始知青門語珠山奇不誣也又數年入杭再謁珠山見其子懷白進士燁燁有鳳毛以阿戎殊勝調笑而別歲壬午余更問湖上舊盟過珠山之廬則進士君先已

化去爲憮然惋惜者久之而珠山則以東門吳自許非曠脫者不能也因問珠山近所著撰出閩中湖上二編亟讀數首有當於心卽爲飛筆評點欲令以神秘示人使知作者思苦工良勿漫漫讀也夫聲詩之在宇宙無論金門石樾田農閨婦意有所觸卽矢口肝臆麤者爲譎雅者爲詩本無青紫祿利可歆齷而世有耽嗜至廢寢食似有不得不詩者在第學鮮師承以盲拊象陽慕唐調實昧所以爲唐此後來詩道如鷄

彭北都集卷十一

七

項子瞻詩選序

項山人子瞻者以八十老歿其所刻詩雖有他名公序余謂序詩如寫照必與其人久處熟其舉笑喜愠眉髮面龐神在我手然後付之筆端自有不似之似假令貌人於半面卽巧於所請似形而神則遠矣余習子瞻頗知其詩暇日別選而梓之爲之序曰子瞻集中自六朝初盛唐逮錢劉之調無不叅具晚唐之爛然著數者間或有焉要之自爲子瞻詩成一家言矣余嘗憶與子瞻共題余率矢口自娛吟訖付覆篋而子瞻樵髭苦心洗琢期於藻瑩始出相示余每歎以爲不及也且余知子瞻詩不獨以詩蓋以諸子瞻之平生子瞻於經史群籍稗家梵典無所不讀而文選徐庾諸俊之什尤所酣濡者少以帖括擅場似可垂手一第顧試輒不收置弗更業日召客豪飲家用益落晚赴公車官上林非其好也棄去歸結茆南湖之渌數往來僧寺間惟韻人之落魄寄食藥囊坐隱者與偕故其爲詩榮爵之俗狀寡山林之幽趣多也况詩者

彭北都集卷十一

七

人爲之人之貴賤泰約各有其遇端邪清穢各居其品性質既殊音節自異操管握槩之間其肝腸肺腑寓焉假令曳組紱而語欲涉乎江湖披敝縕而體欲標乎臺閣是之謂矯顧真者流形盎然自吐卒亦不能矯也夫爽語擊目密按刺精愁苦易工歡愉難好草木震蕩衆庶聆之而悅絲竹嬰眇惟邃於音者賞之故自奇視平者忽以拙度工者昧郢人之書待郢人而說燕人雖玄鑒曷盡焉且詩昉於謠采於風範於雅

彭北部集卷十一

三

恢恢乎博哉難以拘方而議卽如二南之卷耳喬木江沱多露標梅草蟲其節春以雍邱鄘之栢舟終風城漕采非其衷怨以憶秦之小戎無衣蒹葭黃鳥其氣悍以直衛之定中淇澳其義閑以微邠之七月東山其緒繁以委仲尼不能強之而一也二雅之變者其人遭讒念亂賦役羈旅大都發幽憤惋抑之詞而騷之哀愴錄此而興仲尼不以正雅律之也然則子瞻之詩當就子瞻而論豈必世代品式一一李杜高岑之

哉近時能詩者雄偉奇崛稱高調矣而黃金白雪大陸風塵滿紙而是且挾齊秦之勁亢乏江南之柔婉不過藝家一體耳迺遽囊韃中原持其技赤幟天下以率褰區文墨之衆則過矣錢起首變開元天寶之格俾後之作者日趨卑下而摩詰愛之王楊廬駱未脫梁陳輕艷而杜甫尊之黃魯直詰屈澁晦較蘇之流暢迥別而文忠譽之使後有右丞子美長公其人必於子瞻有愛而尊之譽之者矣有慕子瞻者曰某不及

彭北部集卷十一

十四

子瞻之貌幸求之於神余語之曰乃子瞻之神則詩焉在耳今爲子一叙列其爲人將髮髯見之

冬谿上人集序

冬谿上人澤禪習精嚴寺歲臘僅餘六旬偶病足不良行迺手其稿哀列之釐爲篇內外而委序於余余媿非東林捉麈手敢爲名宿作序得無爲支遠輩笑繫籍王謝耶第余早歲嘗假榻讀上所見上人於文章詩歌思發泉湧操管

立就爲一時作者遜舍及與深論多有省觸皆宗乘中語察其研討存攝亦盡其宗乘事獨其才藝早爲人知不得自晦則以春華易睹秋實難知也上人自髫齡鬚落卽意樂禪味志在叅方於是挈瓶荷錫浮舛江馳鄮嶺禮育王舍利登天台赤城絕頂還入西天目憇獅子巖卒無有能爲啓導者歎曰枉破鐵草鞋不見同心侶吾宗其衰夫歸承幾值法舟濟公開席天寧之禪院乃巾侍入室薰摩且久一日法舟舉龍潭

彭比部集卷十一

十五

叅天皇語至何處不指示心要不覺蓄擬都剖盡契五宗之指而獨喜臨濟以爲機用朗拔引接學人一日千里也上人所得旣如此而深自韜秘不肯高座說法聊持其槎墨餘緒間出酬世先是嘉禾公泉玉芝西洲三開士同時以善詩鳴上人日與徘徊唱和上下其論議古體上追漢魏而律一以初盛唐爲準晚乃旁溢稍稍及於錢劉皇甫諸調其繩墨唐人猶法吏之慎守三尺弗敢墜也文章整潔高簡類其爲人縱

橫闔闢其洪覺範之流乎夫釋氏之教主於性空而握空瑩之性以攝萬有何所不善故內典之言自彙繫謨誥魯論而下混濛明達靡過於斯文是本不廢言語文字也託於禪者枯坐晦默自文彼不學之僞荒鄙何甚也學苟知道則終日語言文字未嘗語言文字也何累於性乎元之時三隱笑隱以文學受知於虞學士國初見心楚石季潭亦以方袍游朝著間今其詞具在由上人視之不啻衙官廝役之矣上人行

彭比部集卷十一

十六

履之槩世共稔之至其禪脩之邃惟項子少岳嚴子少渠暨余輅與朝夕親好始克知之然余等三四人所知乃其不可傳與其人俱存竝往者也其著撰可傳者鏤梓而傳諸四方將有擊節企美合契同好如余三四人者

涂氏族譜序

譜系之載其來尚矣古者天子有帝繫諸侯有世本以紀厥氏族故司馬遷者因得採其故實以脩帝紀創世家嗣是矇史職廢尚猶立圖譜

局置郎令史以掌之考定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藏之秘閣副在左尸是故生於其時者本支可得而研昭穆可得而辨親疎可得而叙也厥後官藉散佚則譜系之學湮滅無傳而家乘所存亦千百之什一矣其究厥原始族屬分離極之仁孝衰倫彞數甚哉譜之不可以已也涂氏族譜今東萍涂子之所編紀也涂姓自南唐時有諱廩者任南昌尉遂家於撫州之宜黃廼後有諱清甫者宋高宗時任隆興路教授遂家於南昌之小潭小潭之涂舊固有譜遭元季擾攘燬于兵燹其詳已不可得聞矣人或言涂族之在江右者有若宜黃有若豐城有若新建之橫崗雖蔓衍而其一宗系然以舊譜之亡莫可覈正故闕而弗著也竺山史曰予茲觀於涂譜之作而識其可信以傳矣廼東萍子亦猶有古之意也夫譜也者所以邇源明世述往緒而貽來服也是故尊祖之標著焉立宗之議稽焉合族之訓興焉廟則有薦墓則有展喜則有慶哀則

有啗飲食饗燕則有聚故渙者以類辨者以睦佻者以敦繫之而寢一遠之而寢密百世一日也百億其彙一人之身也故譜之義大矣是淳古之遺而禮義倫彞之所繇弗墜也是故患其弗核不在誇詡患其弗邇不在遐邇患其弗闕疑不在附會蓋昔者山東尚婚媼江左尚人物關中尚冠冕代北尚貴戚率諸以地望相高而譜學大壞夫飭名濶行要之以人靡以貴顯卽神聖之胄怠而弗紹則繫其家殷茲譜也弗靳

信則不誣不誣則承之祖而尊立之宗而敬綴之族而合故可以風仁孝而訓于爾後之人矣次其說以貽之

姚穀庵崇祀錄序

吾嘉先輩履華陟要者相望若綴文之才駿發閎麗如穀庵姚先生其鮮哉余嘗高先生不獨以其辭也覽進退之際洒然有異焉往先生爲侍御蓋持節按淮揚鹽鹽者厚利而淮揚又鉅奸宿蠹之藪先生持法不撓且數上疏大忤權

彭比部集卷十一

九

貴人權貴人中之禍遂謫先生然使稍自戢抑將旋起貶所大位可立俟也乃先生蓄意不伸輒拂衣去非夫志操皜然不可污哉神龍不可醢以莫羈之孔鸞不可弋以莫飼之故激已之士淵慮而逃睹仰祿之夫忍垢而乾沒厥指懸矣先生於詩燁燁其辭翩翩其思第局於時好未暇純則唐軌遡洄六代以前也然押闕自恣足以模物象寫性靈又其胸中之奇糾結湔涌見緒於行草繪畫皆卓入能品余嘗謂宦業文

字勢不兼有權之亦足相埒敵世人狃近蔭利往往索瘢摘疵以擯訓文士詎知玄造之元精河嶽之晶彩匪文曷宣百年霍忽身逝而名流在此不在彼也以先生之才賢生旣坎軻之矣沒胡可以不祀學憲范公牧伯侯公二君子之興斯舉也甚懿雖非專宇特薦日而月之而僅分諸賢一豆卽公道固章徹不湮矣先生曾孫堵其身之鵲結履敝不是恤而力梓先生遺文皇皇欲闡播其先美嘻是其有祖之風

彭比部集卷十一

十

煙雨樓志後序

煙雨樓志旣成或曰斯樓也藉土一坏結屋數楹耳奚以志爲夫嘉江南名郡雖物力殫詘而金繪杭稻之賦忝司農供王府者浩穰踰他方頃者經術道藝之彥雲蒸鶯變致身卿孤載筆石渠天祿者彬彬鴈行海內以文獻歸之嘉顧其地則乏靈山上游之奇瓌瑋峻迫之觀獨鴛鴦馬場二湖枕髡縢帶洋洋澤國故昔人以煙雨名樓置之湖心地肺爰備壯觀談者謂嘉之

有斯樓是爲子都毛嬙眉髮而華衣履陳帷帳而置琴筑也柰爲胡元所燬至嘉靖己酉始有訪厥遺址累土成一洲嶼復建樓於上而仍其故名者曾未幾會海寇震蕩矛槩瘡痍不暇議樽俎攬眺樓用漸圯而洲莽滋蔓無能副名勝而騁遐矚也萬曆癸未郡守龔公爲捐俸葺新之重階宏闌室稍丹雘剪蕪雜榛環植桃李而召僧秉其鎗樓陰復營一磯長數武廣半倍之手作釣鰲磯三大書勒石置磯下蓋以任公

彭北郭集卷十一

三

子幾郡文彥也已郡得大魁適叶期識於是青簾白舫翠袖黃衫醉壺觴而鬬笙管者紛紛纒纒踵趾不絕一游一娛盡入騷咏好事者遂衷以爲志什其藉於掌故俾共守而傳借使闕逸而弗載載而匪文不幾泯由拳語兒間一勝槩而隱貴大夫惠我人之德美也乎夫金焦之臺觀俯憑天堦武昌之黃鶴望極廣川巴陵之岳陽吞吐洞庭雲夢以斯樓擬之誠不貲就願爭雄長然在水中央律吼南浦勢入冥漠縹緲虛

無方其春水盛蒲不見兩涯烟樹周遭霞蔚起綺縠千頃羲景倒懸島笛悠揚菱歌曄緩文魚踊於波際高鳥騫於層旻闌闌匹乎五陵吳越折其兩戒亦足以縱寥廓之觀而舒條然之思矣况北有胥山乃子胥秣馬膠弓圖越之地也此二湖者范蠡功成遠引扁舟往來浮泛者也真如塔影卽裴休悟後所捨之宅也瀕湖市橋曰宣公者陸敬輿風猷聲烈令人至今景企者也俛仰宇宙有流波陳迹蕭條千古之慨微

彭北郭集卷十一

三

斯樓孰與發之且地錄人勝景與襟期故同構異蹟同賞異情吾嘉當孔道京省衣冠輒傳雲擁公間與其賢豪契好觴咏樓中因之采謡問俗而謀諸野則斯樓之得公猶西湖之于瞻虎丘之應物豐樂醉翁之永叔其爲斯樓重永永也輅歸田以樓而詩者幾且成帙然無崔灞杜甫語內愧之茲序志之末簡異邦有閱志者將諒彭生非侈言哉而猶然菰葦中見解也

南陵縣志序

代

縣之有志縣之史也孔子欲觀道夏殷而傷杞
宋無徵病在文獻之闕也故文獻者前聞之要
也然父老有時凋謝罔從究質而典籍所紀置
而貽之與日月並遠文之用尤急矣南陽舊有
縣而無志志之脩於嘉靖甲午也肇自錢令而
其體則甚畧也迄今五十餘年下所患苦上所
沿革日非其故此而弗絕將悵悵乎何稽於是
某不揆樛昧與邑之君子共圖之而新志遂成
序曰夫南陵本古揚州之域歷吳越楚三國秦

華北部集卷十一

三

創名陵陽縣隸之鄆郡西漢改爲春穀隸之宜
城已而春穀改陽穀又改南陵而縣名始定其
所隸之郡號逐祚更割裂牽併轉徙弗一唐宋
時爲望邑 皇明之興其人不煩兵旅景德內
附隸之寧國而寧國者南畿股肱輔郡豐邑鎬
雍卜之區也生於斯吏於斯而昧厥攸自可乎
故首志建置焉斗牛當吳地會稽之分野隋志
云天官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
在丑吳越得其分蓋指禹貢之淮海維揚也故

漢之熒惑入南斗而丹陽盜起魏之白氣出南
斗側其長竟天而毋丘儉有討貳之師晉之日
食在昴至斗牛而蘇峻背叛兵闖丹陽間事作
於下象著於上渾天之占契應不舛故星野次
焉四鄰之封獨宣城蕪湖以河分界不交壤南
陵他則犬牙參錯唇齒掾互狡匿豪據告訐紛
拏余嘗身自勘步立石兩界而田在繁昌銅陵
涇縣相規避者悉會而還諸我彼疆旣清此境
自別析圖剖都梁如布局故疆域次焉民社之

彭北部集卷十一

清

設形勝是依山從九華翔舞而來而工山之截
然萃嶺者先受之繇是群山合沓四面繚繞其
俛侍者若于姓拱揖者若賓朋附麗盤旋者若
族黨昆仲而籍山陂陀夷衍形止勢聚爲縣宸
座其川則引龍水十餘道滔滔汨汨或合或離
滙爲縣南明堂而競驚岐出者爲溪湖澗洞無
慮數十縈紆垣之內外鍾美而疏惡蓋山水之
交稱隳壤矣余於籍山移樓藝樹以培風氣濟
其明堂於津而營石梁於東偏以緩衆流之奔

趨故山川次焉民間俗習淳樸務本抑未澹於
自奉士者好學問婦女跣跣閭閻大較美矣間
有乘一朝之忿不戒終訟狷狷喜爭婿娶論財
不純以禮徼福媚神聽於巫覡此其未易變者
余諮諏而病其所染爰製砭俗一書因儉示禮
提耳而家諭之故風俗次焉食土之毛方物各
異南陵所產不過稻果蔬藥竹木絲麻布苧之
屬而已非有鹽筴之積鐵冶之饒蹲鴟之沃也
又非有千金富賈重裝巨艦之集也而坊里之

彭比部集卷十一

重

三

役每不勝任曩者授田不均而責之倚辦田多
艱於歛曰寡瘁於供實兩病之余爲均其田數
羸縮相權肥瘠相肖接籍以責主者不勞而無
偏重長短之敝又蠲役者浮費而刪減甲總弗
得屏伏村墟以武俠犯禁爲姦利故物產與坊
里次焉黃冊之造而丈量行也計其丁得八千
有奇計其田得五十七萬九千有奇吾民於藝
征恒賦固黽勉樂輸矣而額外冗需部下之郡
郡下之縣剝膚椎髓其何以堪余乃事制曲裁

調劑利便者大半終不遺餘力而釀厝火薪下
之虞第恨未能銷去之耳故戶口田賦次焉徽
寧池控上游其水建瓴而下注於南陵經蕪湖
而入於江蕪湖濱江下流易洩故南陵獨蒙其
害余廼行視地勢築治圩堤二百餘所仍陂塘
之濬增石堰之坊蓋外填立而水來有所禦私
圩罷而水去無所壅又懼其橫潰吞齧而成績
易敗也復酌歲歲脩補之法勒爲規則鍤之梓
而付專委之員儻吾民不憚斲勞而脩於未崩

彭比部集卷十一

重

三

補於未壞則永有秋矣故水利次焉君子所恃
以併懷者居室也草茨則陋華貴則靡今縣治
有廳解吏人有房舍行部有院館雜職有位署
祖謙有亭榭關吮有城墉而城之堅完也蠹櫓
堞而俯池濠獮劇不逞之渠規之色沮之數者
於以庇身居正陳事圖謨乞言締款植險制暴
匪過飾觀美也縱有新構亦無華焉故繫之以
官次倉之有預備也待凶荒也有水次也待兌
運也有社倉也待補助也穀陳而康腐役於金

者賠償不訾併其家殉之尚未足也余蓋扼腕太息爲之上請出倉穀餘羨畀里胥徧貸里中薄其息之入而收之以當所耗庶其鮮累也已故繫之以倉儲夫士何養乎養於學也士之學工之肆也今至聖則廟師生則塾樞躋則堂溫肆則齋藏書則庋贍匱則田相與盤辟乎簠簋之容旦夕乎絃誦之業鼓篋萃止者斌斌濟濟矣余又從諸生之願訂堪輿之說聳筆峰於巽鎖硯泉於離席旺氣於兌枕山阜於坎氣象郁

彭比部集卷十一

壬

示

乎煥哉不啻科目奮起上叶斗間三魁而吉地之興聞人必有追仲野匹玉曾者出爲門墻生色也故繫之以學校明神之靈爽而鑒赫者宮之墀之而牲帛柔禴之豪賢之以忠以勲以義以文者血食千齡秩於祀典薰蒿灌鬯愀然降之浮屠老氏之廬凌波曳虹之杠其教虛玄其用率履譬人身之有肩髮周行之有杖屨也故繫之以祠祀寺觀橋梁所謂故國者必有先古之遺焉丹井龍湫仙真所憑靈物所窟其來遯

矣甘羅李白令狐徐元功之蹤一時遊息神興形偕者僅畱如綫其幸不泯滅漸盡乎籍山之址石魚之洲湮久而復彰胥有裨於上下胡得無載也予不語怪而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寶鼎金券白兔紫玉等種種符瑞嘏慶隨之與夫奄寂之詭幻者家廟之耀奇者錄之亦足以廣異聞故繫之以古蹟雜志令長佩章紱統百務蒼黔之安危愉感懸諸其躬丞簿尉毗而佐之群有司雜職布列祗事之皆仰祿公家一或尸素

彭比部集卷十一

壬

示

則談者滄滄以爲譏緇帷臯比疑於吏隱當其爲師必嚴肅而人知敬學莫之襲也故繫之以官師而述其姓氏令丞之循良有治狀者去而人思之於梁得陳文徹以兵屯丹陽而仗鉞赴臺城之援唐自崔陵而下凡三人宋凡二人元僅一丞曰趙時賞者與文天祥共事者也明自梅鼎而下凡七人而學博惟二人夫元以前相距迢邐無惑乎名之翳如近世耳目相接一何寥寥闕泐也豈卓犖絕倫抗拔辭彥之表而人

始頌慕無窮歟吾以其傳者之希惜夫善者不盡傳也故繫之以循吏計偕賓興招選之正途苞菁竹箭豫章梗楠之材網羅且盡不涉其途卽謀畧如鵬冠鬼谷讜諤如長孺王嘉經術如毛萇韓固博洽如楊雄鄭玄無以刷羽而奮跡故繫之以選舉地以人重故魯多君子推爲望國秦無人焉僻在戎翟而諸夏擯之人之賢淑者條其品第爲鄉獻宦業孝友忠節文苑武烈貞婦逸民夫鄉獻之提身致主其樹立也懋矣

彭比部集卷二

五

宦業之展采敷歷其惠濟也弘矣孝友之篤斐天彛其砥行也粹矣忠節之慷慨擣難其履蹇也順矣文苑則謳吟遺適摘掞斧藻之蔚也武烈則干將捍衛戡亂禦侮之猛也貞婦則矢歿靡他寒氷凜霜之介也逸民則高蹈不辱遂壑孤崖之致也此皆可以範型士彙維開世風其人已徂其精不與人俱往志而佚若人也焉用志爲也故繫之以人物士有栖栖羈旅弗獲返其鄉閭者有抱四方之志擇勝而遠來卜居者

苟其英標逸韻流而彌芬則固他邦之雋而吾土之光威鳳之儀而景星之見也志而外若人也焉用志爲也故繫之以流寓文章小技道之眇也然古之立言者與功德同乎不朽孔子云天之未喪斯文也不曰道而曰文文非道曷以本道非文曷以明哉頃者金馬石渠之庭寰海觚槩之園才士蠡涌肩比踵躡其誰能廢文况文有爲其地與人而作者非空言比與其過而廢寧過而存故繫之以藝文終焉客謂某曰南

彭比部集卷十一

三

陵最爾束於一隅志之著撰微也何敢言紹明世本春秋哉惟是舉要而綜凡削窾而崇質昭往詔來前者有以徵後者有以鏡其事則一邑之故其文則史乘之筆其義則裁正於得失之林詳而匪蔓信而不誣則可謂云爾某曰志也者志也志成而諸君子殆重有勞夫亦言其志也而簿書俗吏如某者三載濫竽瞿瞿汲汲心神之所廁畫教令之所釐屑藉以逭於罪戾者亦於茲乎寄覽睹者容有採焉是諸君子之有

榮施於予也故謹披梗槩而申言之

龔毅所詩集序

詩入國朝自何李準唐躡古洗俗歸雅其後海內能言之士率奮然自許以爲握珠韞璧也然而游於比興之彀中美愛而傳者實鮮焉若毅所公之作彬彬質有其文當曠代之下存其遺聲其美而愛者哉公家無錫廼無錫之人多嗜吟解人願者而公於郡見稱爲善鳴公之宦南都也南都曹務優暇自九列臺省部寺諸郎

彭比部集卷十一

三

三

及青衿袒褐四方士以客來金陵者每歲篇什不可勝紀而人人推許無間識不識咸知有毅所毅所云公間以集示予謹受而卒業大抵公五七言之暢整似劉長卿錢起五言絕之超遠似王維七言絕之亢爽似皇甫昆仲歌行之適壯奇峭似高適岑參然暢整也超遠也亢爽也適壯而奇峭也猶知以毅所而爲諸公也至五言古選之似韋也則不知毅所之爲蘓州抑不知蘓州之爲毅所矣蓋五言古選視三百篇性

情爲近卽唐人亦罕臻閭奧而蘇州宗秉獨主彭澤故沖淡渾朴斤削綺靡其陳事抒情一寫目前覽觀與襟抱之真而風容色澤不雕而備故公前令嘉興時欲取陶韋二集刻之縣齋賡貽同好無何以憂行弗果蓋公之醉心於韋久矣夫詩非徒言也括群情之變苞物理之蹟故可興可觀而授之以政斯達古者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謂其與政通也右丞少籍禁近員外爲郎久之未施於政事若高岑輩俱跋歷中外所至治狀可表非憤憤後人者今公守吾嘉節冗汰苛一意惠利凡有注厝民賴以懷故誦公之詩知公出政觀公之政識公爲人退之謂仁義而言藹如公有焉構李故蘇屬也昔韋之刺蘇也安靜不擾燕寢清香而已而禮遇隱君文士數徵會追隨賡唱往復班班見韋集中公之風槩韻度大類於韋故其詩與蘓州同調有以哉

彭比部集卷十一

三

三

冲谿先生集卷之十二

構李彭輅子殷著

序

史記初覽序

太史公生於西京盛時承庭授之學挾良史之才其作記也當得意處點綴模寫跌宕揮霍如秋隼乘風驚薄高雲而一不措力驕驕驟峻坂而下蹀躞奮迅不可控阻然五帝三代本紀則踴趨窘束壹似有苦而弗舒者何哉大約子長

彭比部集卷十二

一

史記

之文全倣戰國策又善作天然短長語風搖波蹙而生淪漣陳列情事煥然丹青圖畫之在目勒成一家此其所長也至於左氏傳句無冗字篇無懈句意括而辭省寓譚琢於規繩而上兼書之古質疏通易之恢奇淨潔則子長即欲效之不能也蓋均之能言之士而其才質亦各有所限云今人爲文多欲效子長者余意子長受性本諒直慨慷其爲叙傳盡發人之肝肺底裏無少顧忌諱匿卽不遭蠶室之禍儕輩見其文

必陰擠中傷之矣後之君子耽寵榮畏且咎左

瞻右盼躊躇徘徊平居發一語每噤嚅模稜不

肯洞襟直吐此其效子長僅獲色澤終鮮神髓

雖似猶不似也惟大梁李獻吉者其人倖倖自

好多所凌轢關中王槐野簡伉豁達奇正苞舉

兩公之文大類子長他或未之見也爾來慶曆

間三尺童孺纔搦管製場屋排比藝踴躍焉壽

陵之步耳而開口無不曰史漢史漢然皆剽竊

句字未鏡厥旨余因取史記一書擷其腴榮畧

彭比部集卷十二

二

三

削繁蕪名之曰初覽蓋爲幼學挂一漏萬者設於以志芙蓉赤精鑪錘初發可也編既就誠兒日第置之家塾勿外傳恐不我諒者紛起而誚讓焉其何說以解

玉府鈞玄序

集名鈞玄者何以太古有玄水而先王之祭也玄酒在上醴醢在下故尊古文爲玄也此沈君心塘名集之指也夫天下之道曷玄哉莫玄於聖經矣經之後諸子錯出與仲尼之門再傳私

淑者相倚角其書多舛駁然奮其真確獨造之
見不備耳勦襲要有所長百世不可廢也左丘
明脩魯春秋述素王之意離爲內外傳讀者見
以爲蒼古稍鄰於墳素七雄之代縱橫術用而
天下驚於口辯廼有綴文之士叙次國策凡謀
夫之智說客之詭興衰之故傾危之跡靡不畢
載同於左氏而衍以橫放翩翩焉氣揚節朗與
其時戰攻態象雅稱蓋皆先秦之撰也子長生
盛漢斟酌於左策之間上下今古勒成一家其

彭比部集卷十三

三

三

文跌宕騁厲而中聯脈絡後之學士喜宗之嗣
此有一人之集則代不數子皆奇雋善言者也
經學淵奧當年不能究累世不能殫而子史暨
集亦曠乎浩哉故炫博寡要不若採而約之約
斯精精斯易有所得此鈞玄所爲緝也夫經者
日月也子史蘭釭之照也子史者江淮也諸集
其沱渚之支流也出乎彼得乎我可以挹日月
之光漬江淮之潤況其熒熒而醵汨汨而波者
乎仲尼手韋編專窮大易而他籍不與胡然而

約誠欲反覆熟悉而得之也然經玄矣古矣
而沈君間有纂取玄而又玄也子史暨集理非
粹一而以意精裁之亦其書中之玄玄也譬之
鈞珠也拾其夜光則纍纍者細鈞玉也抱夏之
璜握荆之璧則球琳琅瑜之屬遜故君子貴玄
也沈君登萬曆庚辰進士今宰南陵有惠政曩
者以經授業其帷中弟子上者取元魁次者列
儒生高等是玄之教也夫

壬子山東鄉試錄前序

彭比部集卷十三

四

三

皇上臨御之三十有一年爲嘉靖壬子適天下
大比期於是某承聘來典山東試事比至則巡
按御史馮某顧惟監臨重寄廼夙夜盡忠思厥
令圖以仰副旁求 德意先任巡撫都御史王
某肅而有文御史嘗咨而權焉以整詳條畫繼
忤者巡撫都御史沈某舊爲藩伯時料理經費
陳力居多提調則左布政使唐某叅政路某監
試則副使周某僉事吳某恢紀疏猷胥慙以飭
乃合提學副使裴某所取士二千有奇三試之

其與教諭劉某共繙校欽其雋七十有五人錄其姓名若文以獻某竊聞之才者乘乎運化者浹於久某嘗誦械櫟之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未嘗不歎夫聖人之受天休以久道而後成化也猗與我皇上握圖建極丕有歷年景祐之綏日升川至爰自圖治以來彰樹灋軌稽銓典彛人文懋宣燁焉合章於雲漢當其時雖海陬荒逸亦皆論說詩書舒翹吐頽自耀於休明矧茲山東密邇畿輔湛仁龐化漸被最

彭比部集卷十二

五

三十七

先寧弗風颯變乎今閱多士所爲文大都程於古約於誼綜於百王之憲灼於性道之微矩裁具存而華秀錯出休哉其諸際時之昌而獲才之盛矣某於是仰窺皇上作人之功古未有烈於此者也然某又聞士以文進而文之用實弘故以經天度則穹象有明以緯地釐則方輿有察以昭人紀則府事有叙若者文之謂也豈惟藻繪之麗而已乎且善馭者必調轡銜之正善仕者必執官方之經昔召公奭矢卷阿之歌

其詩曰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蓋言無擇於地而效摠忠愛也是故立名之彥不毀直以苟祿貞德之臣不邇利以遷義慎履而約故表憲章宜力而勉故功叙核二三子皆民之譽也行且服采布列尚思精白乃心出其惻欵之誠而匪貌飾以譁世相與茂翊我后惇實文以賁飾治理俾三才用成百度咸乂俾人謂咄佻辭翰之流有裨於家國則康公所規愛君所稱吉士其選也而主司亦庸有令聞夫弘文覃化以作人於上者天子神聖之德也資言成信以對揚於下者人臣待用之忠也故某樂爲多士告焉是役也河防都御史某營田都御史某清軍御史某巡鹽御史某相與匡憲勸學以濯磨士風工部郎中某員外某主事某戶部員外某主事某則皆敬事茲土與有觀成之慶者也叅政某叅議某副使某僉事某則皆展采於外胥殫協贊之勤者也故附書之

壬子山東鄉試錄後序

代

彭比部集卷十二

六

三十七

國家之制率三歲一大比論選士之秀於鄉是歲壬子秋東藩之臣復舉行如故事而某幸濫竽茲役既告厥成廼謹受末簡而申言曰竊觀人才之生靡不發祥於地靈而流化於世運惟茲山東寔爲九州隩區厥壤縈紆廣平而沃衍其脉冲融其氣清淑而又泰山崖起蛇蟠而盤礴鉅海左環滉滴而浸潤含靈縕和顯之儁哲以故士生其間質器多恢恢重厚端以毅塞以朴其蘊甚慤而不挫於焚糾不蕩於威利益自

疇曩迄今牒乘所述睹聞所逮往往有之亦其地氣所孕毓然也邇來流風染習迺慕嚮文藻流連賦騷刊精篇翰駿駸焉至與南士爭雄長雖場屋程試之文亦旬組歲鍛倍工而增綺一時操觚之盛豈非錄文明熙洽之化所闡匝沾溉者至深遠哉雖然某私有慮焉夫文勝則旋凋其質藝工則浸失其宗彼偉幹厚局之士借令未盡合符於道要其施則受大歷阻持傾鎮俗寧劣文辭藻飾哉君子之經世而華國

其誰能廢文若但耽厥緒業沿濡末流則不過刻鏤之靡而雕蟲之玩耳某懼子大夫之溺於好而忘其敝也且昔之人以道術懸範於天下者宜莫若孔孟而稽山東之文獻亦必首稱孔孟云子大夫產於其鄉湛洪源矚玄軌諷遺編襲流韻宜何所嚮往乎無亦闡秘抽微醇粹以爲質黼黻以爲文靡之經制則遠猷訂績之垂揆之述作則懿訓法言之備斯華實之貞腴而德業之淵懿爾矣夫徇偏以任質非所以懋修

也騁藝以眩時非所以豐本也故思陟崇則必期於嶽思汎廣則必期於海思立道則必期於聖天下之大觀綜是群學之委輸備是舍而弗宗將不爲一曲之士乎某於子大夫之彙征也猥附事君以人之義故迫其終有厚望焉

甲子浙江鄉試錄前序

代

國家相古裁制設科目以取士而程其藝能用之二百年間英乂輩出蓋多毗翼之才云嘉靖甲子屬當大比於鄉御史某奉命按浙中寔

監臨焉御史申稽 典憲百度惟謹先期聘某等校藝於斯至則以某暨教諭某爲考試官某爲同考試官而提調則以屬左布政使某左叅議某監試則以屬按察使某副使某僉事某而協贊周防于外者則左叅政某右叅政某右叅議某副使某僉事某都指揮某規畫既定乃合提學副使秦某所簡士二千幾百有奇三試之某等得盡覽其所爲文率祖仁義析幽微誦說先王究極時務博綜羣籍同異而大指不詭於

彭比部集卷十二

九

六經則爲瞿然而興慨曰浙士之奇雋一至此哉夫浙以漕輓財賦甲天下而人才稱是其文采駿發彪炳威蕤凌軼海內雖往牒所名能言之士未之或過可謂恭隆至盛厥道何繇也幸邁 列聖重熙之治昇平皞洽人人得以釋戈矛脩俎豆 皇上自乘龍御寓以來興禮勸學加意造士道久而化成 聖製人文與雲漢天章昭同竝映嘗披方輿之載則固知浙之崇山蟠鬱峰巒爛秀在笈已表會稽爲鉅鎮而天目

兩峯龍飛鳳舞江海迴抱日浴雲蒸信九服之上腴而名勝之奧區也而 神化昌期臣隣茂對士皆沐浴膏澤被灼景暉洒濯踴厲爭自耀於光明故曰際會者時鍾靈者地釀培者化以有今多才之盛也諸士已列籍薦書行將對法官服官政 皇上膺神聖之資日月朗照邁跡三五諸士使非孝以作忠忠以致主其何以奉上指使夫舜禹之聖上世臣子之宗也以彼其才卽夷猶暇豫寧不足以歡奉二親輯齊庶工

彭比部集卷十二

十

者顧乃矧精殫力而身往于田以順父母過門不入以勤王室總之篤孝才家移忠于國用爲臣子之極者也爾諸士孝思惟則知無不爲而歷山之鳥耘在明越者可思也靖獻之懷言無不盡而震澤之底定在茗甯者可念也究之夙夜匪懈始終一致不以家後國不以私滅公勤思其官以衛 社稷其于爾浙舜禹流風不尤生色也哉爾多士夫亦自爲子而爲人臣者其勿吐棄忠孝兩言而勉之是役也總督軍務右

都御史趙某秉鉞奠疆敦掖士氣按鹽御史溫某擢經術植軌敷文而員外郎某主事某行人某咸以事至樂觀成典右叅議某副使某以入賀萬壽某官某今陞某官先事分贊故竝著茲錄錄文二十篇中式士九十名一遵制額蓋哀採不能盡云

甲子浙江鄉試錄後序

代

嘉靖甲子秋某祗役於浙事既竣錄成乃起而歎曰猗與浙諸士之文也醇於經軌於古演於

彭比部集卷十三

士

辭昌於氣何其言維風而志經世若此乎茲得以仰頌朝廷右文之效也自書契肇作文明漸啓古之臨馭天下者曷嘗不藉文以播令垂訓迪蒙造士哉易之卦爻彖辭乃姬文公旦所繫天地之撰萬彙之情畢具於斯唐虞典謨紀述出於史氏鴻龐簡奧類非後代能言者可及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舍是則密理精義疇與宣闢舊勲前典亦將湮泯墜地錄是觀之士胡可無文文胡可弗崇於世哉以浙而言往

自神禹輯玉會稽之麓藏書宛委之崖殷教蠡湧其漸被不後他方已而夫椒構李之墟褫冠帶安夷俗數百年間未聞有以才士著聞者凡以文教之不脩也已而大夫種公子扎綴學緝禮傑焉以文自表行成於隣則禱乘錄其語觀風上國則賢豪服其辯文之興廢信非細故也而說者乃曰成周賓與惟是里選今科目以文歛士適長浮華之習究其歸則文也非人也此言非也竊意使天下日靡靡焉離真飾詭競勢

彭比部集卷十三

士

采譽以聲趨里選曷若文之有據於聲也且文者言之精也非窮經綜古章美不設故言有僞文不容僞也故閱典正之文則知其資之慤而愿也閱雄奇之文則知其養之偉而俊也閱閑澹之文則知其衷之冲而恬也閱激直之文則知其節之諤而勁也更知鴻碩者其文必豐嫺雅者其文必粹簡重者其文必緩嚴恪者其文必莊善謀者其文必淵剴割者其文必朗懇惻者其文必藹芳廉者其文必潔表裏懸符猶貌

之在鑑物之在衡粲粲莫之違也間有實戾其聲行背其藝者豈若人操履始然哉或以休威遠害或以孰利忘故所謂末路之難忽自岐於初耳譬諸素絲之以染涅良木之以雕壞士之良素亦慎所雕琢而已且翠有羽犀象有齒角猶知所以自愛矧挾瑰異之才抱不群之藝者而有不知愛其文以愛其身者乎爾諸士被沐聖神文化之洽而所產地則名山之毓靈而巨浸之含潤也在國初元勳煜燁則有若劉基

彭比部集卷十三

三

清修貽範錄序

余覽清修貽範之編瞿然興感曰善哉乎茲編也不第國史稗官名集野記爲貞臣譽士勛德攸賴取信當來卽家乘之輯親親賢賢述往烈詔來裔尤不可以已也吾邦之舊有方伯恕齋林公者殆世之所謂淑人君子也自束髮研究

心學不以炫悅逢世卽戶曹時嘗奉璽書賑饑保定慷慨一疏所條利便凡十事賒活待哺之民以二十餘萬計歷官江浙兩廣襜帷至止輒有惠愛遇貴鎔中丞臺侃侃無少屈已而家居字誨弟姪分餘祿贖故人之乏困里人士之賢而寡者生有餉給沒有裹賻其諱具見素公所著誌語中跡其宦業勤敏行誼蠲整固當墀而享置以爲像者以故漳之鄉賢傳之浙與廣之名宦傳之其與不及百年而身名翳如者不有

彭比部集卷十二

丙

間乎公之孫憲起而哀諸詩文之爲公而作者暨公三疏之遺成編焉請於長興顧司寇箬谿公名之曰清脩貽範噫若公之視躬守職信可範而貽也已蓋公仕弘治間當此時天下吏治蒸蒸率削觚就圓遠譽敦實至今聞其風非有緣飾雕繪與甘棠素絲競輿昔之攷追蠡而論樂辯昌歎以追嗜皆是物也則後進於公容有數數然者矧在鄉甸矧其受範之人譬之懸黎結綠干將鏌鋌玉劍往矣惟譽玉以連城說劍

以五都於是千載之下猶覺景光照射靈鑄歎騰宛宛注於目中故先民已逝而德音不怠與日月竝遠者誠賴之乎撰述甚弘矣夫醴泉之源必有玄水猗蘭之畹必產芳薌所恃以亢宗緣世非箕冶之克紹焉攸取之林氏手茲編者尚庸念哉

華陽茅山人詩稿序

聞之卜商氏曰詩有六義風賦比興雅頌六者詩之大歸也自才彥代生人文曄曄三百篇後

彭比部集卷三

五

爲歌行樂府爲古爲律爲排詩之體裁浸備而篇什富繁中間鴻筆名家摘術藝之芳華張辭圓之標鵠者無慮數十若曹劉陶謝若楊盧沈宋若王孟李杜又其犖犖著稱者也今讀其詩或誇浮佚禮縟文掩質遂使雅頌遺聲寥闕委地比興微旨十不存一然其辭則信瑰詭博碩而可傳者也晚唐以後此學幾喪視前數家之製譬之古鼎彝然有訊厥欵識而綜其模式者寡矣况知所謂三百篇乎我朝弘正以來始有

一問李杜之津者後迺海內詮文之士爭浣故習益遡洄而上之而爲王孟爲沈宋爲曹劉諸體者間有其人吁詩之道其有昌也已夫有象者形也高玄者神也形隨言著數締成質神以思融則陶冶橐籥籠挫群有變化不可爲象顏子曰夫子步而回亦步夫子趨而回亦趨乃夫子絕塵以奔而回則瞠然後焉蓋言入奧之難也人之爲前數家者直仿髣其步趨云爾必欲入彼之奧自非神悟懸解袖玄旨於象外發大音於空微而欲與古人相見於千載之下難矣華陽茅子吾嘉之嗜詩士也所著有冰壺摘藁蓋嘗游心鶩精於唐人之風調者也然吾且有以語子夫詩豈易言哉予曩居家時儵然布袍耳目澹以約知圖史問學不知其他也今來京都見諸當塗貴介輿馬服御炫目輝煜聲華勢焰之轆寧無歆豔馳逐之心乎願子屏抑外慕守其故吾揚揚焉珍子之敝帚而勿以千金易果若是夫然後詩之道可進也

彭比部集卷三

六

黃公越蜀漫稿序

曩予聞南臺有毅所黃公者直聲冠諸御史慕之以不獲觀爲恨乃丁丑之夏公來蒞吾嘉則躍然以喜頃之公梓其越蜀漫稿間以貽予予讀之歎曰詩諷諷乎美哉其宇宙間真詩也夫且詩何生生於性情也紫陽謂有情不能無思有思不能無言有言必有入韻之咏是已故方其爲思也未知有言與詩也及其爲言與詩也未知有漢之古選唐之近體諸凡所叙列格調

彭比部集卷三

七

句字云爾也其音響節奏自然而成故謂之真六代以還沿及初盛中晚四唐始未嘗不近性也後乃目以離隔不蘄適已之情而蘄悅乎他人之目於是肝腑散而爲興象興象贅而爲格調爲藻繪而寢卑矣末而漸瘳亦術業之漸濡然也子昂感遇稍振骨力圖復魏晉之舊李白慨大雅不作志在於刪述垂輝然受當時習染竟弗能畢返之古豈古誠不易返哉以出之真者寡也三復公之篇什大都發其情所欲言又

宗聖懋脩之懷締友申交之誼匡君體國之忠憫俗拯時之愛屢見而中溢大章短韻皆莊語也其爲音也正其爲詩也真不藉興象而興象自涵不泥格調而格調自詣若有意於差薄藻繪而詞條彩澤裁劑乎華樸之間此無論大曆以還且欲上窺昔人肝腑其指趣所懸合可睹已且世有號善鳴者往往不習爲吏公在吾嘉侵晨衣冠視事几無滯牘卽蕃楚之施咸慈愛所流又衍釋聖訓耳提愚獷是公之政皆詩也

彭比部集卷三

八

比公之詩出而自上自縉紳學士下逮句讀之夫咸瀏焉入勃焉興是公之詩皆政也詩以成政故練達而懇惻政以製詩故春容而醇雅總之無意匠之模索無楚令之殫瘁而兩者卽追之爲二南政爲西京何難哉詩稱越蜀漫稿者以宦轍所至而言蓋與陽明宛委岷峨鳳皇諸山相競爽云

玉華子序

玉華子者盛程齋先生所論著也先生產於廣

而其先世出中都之濠梁濠梁有玉華山故先生以自號也先生平居遘所省悟恒自劄記不怠及解官還潮廼築別室近郊出則負篋以從每有會意輒手書藏之巾笥門人取而編緝題曰玉華子云往先生視浙學余時爲諸生雅在賞識故寄余玉華子命序余嗜其說作而歎曰夫道之竅一二則非道其在古先數聖人以道遞相授受撫世理身總術於一歸未聞以黃帝氏之學二於姬孔也自後源遠支分人師所好

彭比部集卷十二 九

乃有所謂道家者流與儒並立戶牖後又有陰陽名法墨氏縱橫農雜者諸家分鑣異軌各以其學橫騁高厲而道術寢離然要之皆有所心得匪徒入耳出口而妄以臆言者今觀玉華子覃思遐索閱意眇指稽天之象測地之度闡命之彙括事之紀鈎鬼神之情析群彙之理大者含渾元細者入忽微高者騰九闕深者決無始致虛以爲宗而起物不匱不可得而寂也敦約以爲樞而旁綜曲貫泛然雜而不亂也握氣以

爲端而敬修有章於理性未始遺也調攝以爲寶而損慾成化不以已故忘物也之言也其殆苞道家之縈要擷六籍之芳腴而融釋於大通者乎或曰玉華子研精內學崇祖虛玄似偏養生之家非道之純也余應之曰夫生者性之麗也神者氣之妙也不能全生萬有胡出不能凝神象智胡興古之至人所以終身善應而不離於真者以此當知得其奧則異流而同源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可得謂之偏乎先生嘗發解嶺

彭比部集卷十二 十

南已乃讀書中秘選侍經筵累官至大中丞歸矣晚歲被聖主知眷召爲某部尚書廼今年踰八袞而神不衰有養之徵也別有集行世而玉華子則平生精蘊寓焉余故愛而叙之

孝感集靈卷序

父子之親其天性乎生養歟塋竭用其情謂之孝然方周之東已有庶見素冠者矣則永慕克孝之子未之多得也吾嘉有徐子坤者乃父平生畏聞雷震聲又靜夜獨處輒惕惕若有所襲

於是居常語其子曰若等他無可爲孝惟我易簣後能廬我墓旦夕相依聚是爲愛我於是徐子謹識其言追父之安也結小廬墓側居之三載時則家有一犬渡河水隨徐子之墓上徘徊不肯去夜息必近徐子宿處每霜月明霽必走臥冢顛又庭前雙鵲亦徙巢墓樹若與徐子相周旋者鄉間之人目睹其事甚奇之謂徐子孝感致然遂稱爲徐孝子云士人聞者侈以歌詠

彭比部集卷三

主

曰夫穹宇之間縹緲一氣耳雖有萬其形靈識不二故氣同而應靡間於迹若或使之宵沕不測變化紛綸詭態殊出譬之其若桴鼓之相答耶懸鏡之照其兩肖不離者影與形耶昔公藝之犬百口共食以義乎者也張顥之鵲墮地爲印以祥兆者也二物之輪靈薦奇往往而在孰訝其不經乎吾欲上之人旌別徐子爲一鄉風勸則嘉之人必更有一氣致感而爲徐子者茅子其爲吾識之

何太常徵異編序

江右心泉何公當世宗時以已未進士授令於嘉公負才絕倫好周諮下問索民所疾苦銷去之予嘗觀漢以來史傳所載循令皆卓犖罕企卒未有誠浹幽明如公者公應召瀕行諸父老子弟尼其轅弗獲則相與稽首請公之靴貯之廂而置太平樓焉萬曆辛巳冬十二月樓傍居人弗戒延回祿之災颶風乘之不須臾樓燬市人數千排牆視則靴廂無恙也其躍然慶忤

彭比部集卷三

主

驢叫喧呶聲雷震波沸予聞之急走視而信乃太息曰嗟乎吾今而後知有鬼神也樓燬於火數也靴之宛其如故神佑之矣山川穹壤間竄今冥今其中有物惚恍玄漠昭赫變幻往往輪能耀異護仁賢殛凶暴緘倪靡測設此靴與樓俱燼惡狂其爲神也昔周之召奭播喻條教南人指其所息樹綴勿剪之思彼第挾方伯分陝之尊一旬宣駐節而去非若令之親民也而猶若是公乃通民如父母日拊畜顧復而保恤之

釋其困厄拯其饑寒嘉人愛公逾於南人愛召
矣况公之履絢日間俗勞畊周旋跬武承齊肆
夏雍雍凡几之儀髣髴系之非一芾棠比故嘉
人之畱靴者畱公愛也神其悉我嘉人意哉方
公鼎壯之歲智慮精力瘁於吾嘉雖離遠久之
而神所樂而遊者恒在由拳構李之墟雖寤寐
中風馭雲駟未嘗不騰駕往來躊躇瞻眺而徘徊也夫豈遽忘嘉者故公之畱靴畱其神也神又安得不諒公之意也公治嘉政事無愚智能

彭比部集卷三

畫

歷歷道之至行已之槩則輅故爲公客深於知
者公蓋慷慨英發見謂儻雋飲水齎藥持其細
耳其孝友之德任卹睦姻之行有踰倫常踈此
而推卽以賓旅暫差吾嘉此靴之畱神亦擁護
况乎分符下鳥戴星沐雨施澤浸潤於斯也公
前應召間有媒藥中之不得與給事御史選既
而譽望日隆隆起爲縵紳共推自文選晉太常
驛驛嚮用矣而拂衣在告屏居廣昌十餘年天
下望之若安石之在東山嘉人於靴廂之異作

傳記詩歌名曰徵異而屬予序其末簡公諱源
號心泉乃祖太宰文定公稱先朝名佐太宰之
子椒丘公賢而善文章兩翁皆有集行世公家
學上承甚遠而碑珉識去思存吾嘉者四其一
在酉艸龍淵上有生祠而伏臘薦焉

玄賞編序

上古有畸人焉身係人間世而翛然游乎方之
外其所用物率方以外意象雖用之未嘗係之
彼蓋直寄焉耳道人周子浙之振奇人也築屋

彭比部集卷三

畫

數椽於莽蒼之外曰閒雲館植梅數十株環之
自號梅花道人館中諸物無不與世殊檄與已
玄同如管帽嵇栟桓麓阮酒寄其愛道人非多
愛愛奇其韻勝其賞逸耳晏坐館中則吸癭瓢
搖麈尾踞松根倚雲石藝博山爐馮蟠虬几滌
端硯濡珪墨伸剡楮運斑管寫道德黃庭摹臨
二王須臾蕉葉層積倦則跌蒲團偃鹿榻而息
焉又嘗披雉裘戴鶴笠携筇杖躡芒屨散步乎
郊墟命童子捧奚囊挈漁鼓而隨其後道逢釣

叟樵豎欣然招之與語已而棹芙蓉之飛葦上
下於五湖烟浪着華山之冠帶鹿盧之劍吹參
差鳴洞簫懸藥壺和丹液犯霜弄月逍遙而忘
其所之人之望見者咸疑而問曰是何僊侶耶
其安期美門之屬耶卽道人亦自以爲欲羽化
而乘雲也予嘗奇道人擅一丘一壑而適已之
適之人也車服刀鋸能加之耶又何毀譽又何
是非矣道人當梅花盛開邀予輩浮白嘯詠其
下酒半而歌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閒閒兮吾與
子歸兮其聲殆清角也予乃作歌而和曰有樓
者鳩有沒者鷗遡遊從之在水中央疇公疇侯
爾優爾游無何道人大醉乃慷慨爲激楚之調
放而漫歌曰高山崔巍深谷逶迤燁燁紫芝可
以療饑富貴而制於人孰若貧賤之肆志於是
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道人所有物計凡
七十八種盡裒而圖之仍次而勒諸簡予題曰
玄賞編而序其首

西泉錢伯子集序

彭北郭集卷十三

五

子

海鹽之爲邑也其地曩隸姑蘇故淩機雲之垂
韻挹顧況之流風吮毫奮藻者接戶而興締社
聯險者踵趺而至視他邑似更盛焉於今簪紱
世家則有秦谿錢氏囊穎俊造則有錢伯子伯
子者紹臨江守東畬公之學而爲諸弟泮泉硤
東輦之倡植學而恢聞脩辭以自表迨其乘化
而西泉之集始出閱其集論其人乃知弓裘箕
治之說爲不虛也夫雛生丹穴必覲煜而翬翹
駒自渥洼卽奔駘而沛艾鍊金淬鏑歐冶之家
承及穀穿楊養叔之庭授習而安之靡遷異物
粵若臨江之於伯子迪以詩書匡以禮樂沐以
膏澤鎔以範錙曠日累時優柔自得譬入咸陽
之市而目炫於瑰瓌歷廣陵之儲而覽周於坻
阜道淵游泳文囿徊翔不組繪而生奇稍搜獵
而成富其視論禱四方負笈千里徙舍以肄豆
卜鄰而扶麻者難易何較然迥哉西泉者其養
沉寂其度冲遠故發之唵咏削文蔓而孖貞樸
略景色而扶窈微無金石之鏗鉦有絲桐之曄

彭北郭集卷十三

美

子

緩非武庫之雄毅爲章甫之雍僂夫詩指無涯而才稟有極凌虛命意則內有室思逐變模形則外有匿貌朝華已謝而夕秀未抽春糴易敷而秋實難副沈官浮羽苦於音調之不圓躋古降今病於憲章之靡遠是以翰墨之彥吟嚙終身而愜意稱心驚人傳世妙揆秀綴亦復甚希若池塘草生之句靈運僅推吳江楓落之言信明無兩蘇頲燈夕示警於落梅崔曙火珠取佳於雙月所謂代不數子人不數篇西泉之集爲

彭比部集卷十二

七

卷雖約而嘗鼎一臠悟上方之品裂錦纔尺識明光之機平生著述要亦可觀其大都矣近代刻集者誇繁競富盈度疊几而嚴遴精採百無一良冗滓贅疣不如其已也是集也校之者爲第永州守芹而梓之者太學生蔣縣學生裴時縣歲遯克念不忘葺墜葆遺夜臺復旦棠棣莫如之懿其有不敦薄訓偷乎伯子諱夢西泉其所自號嘗卒業南廡遇司成諸公多所器重既不樂仕進又晚竟無子幸以猶子日省嗣而繼

光潛抑集益不可無故慙穀子手握其稿未嘗不爲之咨悼懷悅也

李生繡侯編序

予文字交李生實甫以觚翰雄稱名下士因梓其文手一編乞余序予適誦相馬經初竟憊然歎曰夫文非作之難知之則難矣談亦何容易予不見夫馬豈有馬於此昂其首鬼其腹潤鬣而脩尾遇貴介公子喜而乘之飾以障泥被以纓組意揚揚得也然十里而喘抵舍而汗薄暮而蹶實駑下駟而肉眼未之別也驂駟駟朝燕脯越與龍爲友而不離槽檻下啣憤悲鳴實千里駿而肉眼不能識也或問於九方臯曰子何以識馬哉曰以其天機識之夫馬之機在若滅若沒若存若亡之間而九方氏以此求於馬蓋澄然法眼也法眼世所希故駑恒崇駿恒抑也文之造玄入妙亦有機焉是機也錄於性靈天授父不能詔其子師不能誨其徒得是機而握之則其文可以繁亦可以約可以平亦可以

彭比部集卷十二

七

險可以虛亦可以實繁而匪贅約而匪枯平而匪腐險而匪僻其虛也匪游揚孟浪其實也匪築壙累石排比偶儷弗損於精華幅尺數行弗窘吾奔驟踴詞場多技未易窮殫而用以應舉則筌蹄有餘投之識者必曰此佳哉文也夫何世之有司操帖括鉅釘之見而欲鑒定奇偉卓越變態不羈之新調曷不指駑駘爲馴良訾驕騮爲泛駕也退之有云決得失於一夫之目大好大慙小好小慙蓋犯此患也於是李生顰蹙

彭比部集卷十三

五

曰吾之爲文將以求售也使吾駑耶卽擢巍科猶慙之使吾駿耶不免昌黎之患吾安適從矣子慰之曰子文蹀躞有千里勢殆駿之馴也具九方半目卽能識子子其于黃金臺竢之

世孝錄序

世孝錄者竇君光祿文照之家乘也君父見臬諱卿故除德藩典寶吾嘉所稱竇孝子卽典寶與光祿兩君云始典寶君父秋山病足癰穢難近則躬自舐吮時時背負行力購方術療之秋

山得不以跛廢母患脾至禱叢祠乞減已齡益親算而父母果皆享年九十餘隆慶初纂世宗實錄徧採天下貞孝將附之史而秀水潘令以典寶君應詔於是督府趙公下檄有司表其閭曰孝義而典寶孝名籍籍矣夫孝稱奕世僅漢石奮父子世所難及不謂竇氏復有光祿光祿筮仕勲卿署中華右可跽足至也顧不忍一日離親索長安米於是疏乞休潁歸奉子舍而典寶君以垂老滌滯下身爲滌滌浣褻嘗藥

彭比部集卷十三

五

而進夜不解帶者踰月典寶每痰涎闕咽中不能吐吞甚苦則爲口吸出之及母孺人之病店也侍疾如侍典寶卒皆以高年不受湯劑弃光祿養光祿猶哀哀孺子慕摧毀幾至不起比其塋也天久陰暄屆期驟霽冰泮可舟與執紼者咸異之令窆之日群鳥悲鳴靈鵲巢枌楸上道傍嘖嘖咸謂孝感所至督府常熟徐公稔光祿賢孝因下檄以世孝旌君而有司持繒幣羊酒造其居第視昔之旌典寶者倍焉是後撫按兩

臺四三君子加禮於君如督府故事蓋隆典殊
數云夫孝本天彝非有文采緣飾矯拂誦詭里
間得賢淑長者倡而先之則慕誼者且繩繩起
若十人聚坐一人儼然章甫則椎髻者皆思屋
幘矣先是竇有孝義錄典寶君事行歷歷具姚
太史禹門所撰傳中而茲編所紀欲使後來昆
裔有所攷鏡而諸使君休美併列百祀不與丹
青共淪則錄何可無也抑余聞竇系燕山當宋
之南有諱璞者以通直郎兼兵馬都監知廣德

軍元時有諱元豫者仕至襄陽安撫慕羊叔子
以輕裘表里入我明出兩孝子其發源遠矣

沖谿先生集卷之十三

樵李彭輅子殷著

序

贈少司馬張崕崕序

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九服疆圉將有岌岌震蕩
之變則豫儲一偉人能荷重投艱扶傾保泰者
出救定之語曰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
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方其造端愚者
聞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諒哉司馬崕崕張公
者當代鉅碩元老而握符應錄所謂非常偉人
也萬曆壬午之春言官請減浙兵僦直下其議
先督府倂從之兵本占募輕生轉徙不土着忽
奪漿乳鋪糜失從軍利廼譟而起甌梁犯上當
事者僅以身免天子特簡授公節鉞便宜委
之公飛傳之浙始下車受將吏謁之明日卽有
杭民嘯聚之變先是市井無賴以巡警差貧疾
苦爲辭譟而起振臂大呼諸亡命不軌雲合旦
纔數十百人薄暮已數千而詰朝萬計矣輒焚

其心所睚眦縉紳家者三閭巷憂惶不保旦夕公雅不欲用斧鑕論以文告慰藉之既三令五申益睚眦狂悖飲血結盟揭竿張幟驍驍赤眉銅馬當是時寇且刀俎民且凡肉乃不得已發兵捕之以軍興法從事執數十人折首以殉餘悉解散而害始弭傳有之需者事之賊公於食項決策古所稱無貳爾心也叛民既誅威靈懾赫悍兵摧阻脇息若瘖吻搖尾欲就檻繫而內懷自疑彷徨睥睨終未忘凌颺長嘯之念於是

彭比部集卷十三

二

佯復其衣糧故豐其犒賚一以爲卒伍一以爲龍蛇姑柔而馴之間控尺箠嘗之若與相忘者至癸未春出不意縛其渠戮之轅門於是三軍帖然不敢出氣而反側安矣方其初上憂而下悸如行崎嶇詰曲之阪設圖之驟繩之急彼亦何肯湯棄腰領而禍激且不訾故伏機於冥運權以期弩滿而發疽潰而剖底定於容與談笑間然端默坐鎮而計方略則瘁以蹇矣且公之捷以定市井之亂徐以致行伍之誅者誠有見

于先年劉賊之始當事者撲之不早雲中亂後繼之者撫之無術卒至滂延爲患大勤師旅不知決與忍之兩言耳若公之于民兵兩變也政兵家所謂捷如脫兔女子適人開戶者也然公于滑縣擒肘腋之盜安慶散邏卒之叛若爲吾浙先試以爲之基矣無恠乎後先猝應之晏如也不然而激以爲蜂蠆釀以爲干戈則東南魚爛土崩憂且侵尋宗社矣豈非天實儲公救定吾浙而爲後事之師也乎方今日域之兇偷睨

彭比部集卷十三

三

海外兩川之虜未復故巢則茲晉一階仍居本兵重地有以哉公蜀人也吾又有以見公善用蜀而爲天下先也古稱出奇應變莫踰諸葛武侯稱文章奇絕莫踰長卿王褒楊子雲公旣以武侯遺略鎮壓東南更摛詞採藻振響篇翰海內別稱四甫與七子爭樹旗鼓司馬王楊不更千載有生氣哉輅以羸老猥辱公知顧三寸禿帚不足當大巫一噓所爲講德攄頌則在大雅烝民之篇矣若出車六月曷以稱焉

贈司空徐鳳竹海塘功成序

方有虞之盛賢聖盈庭而論功獨先神禹豈非以水故哉迺禹所胼胝多在導流入海未嘗慮海爲患也其後漸以魚鹽穰利城郭村市日瀕于海雖蛟蜃之與居弗恤也由是中國環海之地自畿輔山東浙直閩廣爲衝濤所齧者必築塘障之然惟海鹽外當萬里怒濤內爲三吳屏蔽爲害最大爲塘易崩萬曆乙亥五月海上颶風夜作蛟龍百恠之屬驅濤佐之塘以夜崩而

彭比部集卷十三

四

彭比部集卷十三

五

民幸不盡漂以去公慨曰山與海競雄相揉軋吾無如之何所可爲者惟塘耳吾以石塘外捍而內以土塘障之其何憂於海公適與治水憲臣及郡邑有司夙夜圖策衡量機要必使財有所辦工有所程官有所任木石有所式夫匠有所勸罰番休然後採定具臧之謀獻爲疏布爲令追令之下悉中厥肯綮主者樂遵而易行於是別穿一渠於塘內從縣東直抵乍浦因藉穿土增培土塘以故土塘之高倍昔而廣更倍之外若崇岡峻阜而石有所附內則渠流縈帶不獨海濱斥鹵有所溉灌而官舫石舟往來咸得各次其所利便公又語諸有司曰採石他山輦運不易凡諸宕戶宜從寬假至于斤斧畚鍤之徒稼杵牽輓之輩不遺筋力寄口其中宜俾衣食潢然無他忝卹而後可初經始塘工築須三載至是役者歡呼趨事若赴僅踰暮而塘忽告成材良基鞏礪削比附延袤二十餘里屹嶺有踰天造每雲日晶熒海波上下望之若碧城橫

亘疑由余所謂使鬼爲之者邪昔之撫河思禹者曰美乎禹功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今江南數郡之不爲魚皆公力也夫焉得而不思或者曰禹湮洪水有九天玄女者授之靈符玉簡禹是以諳水之脉絡其後藏符若簡於宛委之山公於茲役計必有異流神授余謂公竭慮殫精採謨建畫以禮遇接有司而在事者樂爲用以恩意洽工徒而赴役者忘其勞集衆思以爲神合羣工以成捷吾恐玄女之符不加于此矣

彭比部集卷十三

木

昔水土平成玄圭是錫今 天子嘉乃丕績而黃扉中啟朱紱方來襄密勿而慰蒼生者且旦晚也又公七過海上疆候不擾腥醜不入又諸所規條屏奢靡禁俳伶公私譏會秩之軌度而身衣澣濯食僅貳簋庶幾大禹克勤克儉之風是舉也微禹何以稱焉大費嘗爲禹勒碑衡山岫巘奇文秘篆昭垂萬筭今公海上之碑必有鴻辭峻藻躡衡山之刻者余辱交誼聊爲別述以贈云爾

贈鄭九石郡丞異政序

古之人有操一藝擅場而能著名天下者其始或酸辛憤悱捐廢寢食窮極平生而後乃軼其儕類出人而入天要必有苦心焉惟苦斯工工斯化而神若有以啟而應之者故于將爲劍而風雷代之鼓鑄師曠奏音而玄鶴二八翔翥其上不直藝也其於治官從政也亦然九石鄭公者貳守雲間其爲治狀聽察覽睹不以耳目指使檢攝不以肘臂獨運其微衷秘思攻其苦而

彭比部集卷十三

七

與其甘民間藉藉有神明稱至于廉潔以處身疏敏以御事忠愛惠利以加於民其所劈畫剗剖順變應卒彼庶務者有幾而心思者無間以無間入有幾故不挾計數而處中其理雲間有殺人者吏莫知其姓名公夢神告之曰從耳從登月之始生殆此其人公寤而推之曰登有耳者鄧也月生者復厥初也其爲鄧復初乎已而求之果然遂置於法要之皆以苦心嚴政自與鬼神貫浹耳奇哉乎此亦化之應也司馬子長

多聞好奇所撰世家列傳多述奇事夫政理之化而精者其中必有奇造物間亦以奇應之使非奇而槩爲傳述則金匱之籍不可勝究矣予之所以著公固于長意也公旣擢比戶曹復以臺臣疏薦將留僉憲吳中公門下士有語余者因綴文贈之

送何心泉赴召北上序

今天下吏治靡靡率以牘相謾貌相承巧相御而名相軋以藻飾文具而無綜切之實惟建昌

彭比部集卷十三

八

何君之治嘉也以真意延攬有善必從可謂有實禮無藝之征力請蠲去間代爲計償而下不知可謂有實政因俗之所欲去俗之所惡供具無雜輸訊獄不任怒劇役重負則縷分以舒民力可謂有實恩夫世方崇貌恭倚僞課上下競爲濡沫煦煦耳而君悉應之以實此固邑之賢令國之勞臣也然似君而令吾嘉者自國朝以來僅得四人焉曰洪公範何公天衢郭君東今乃復有君也洪何二公余不及見余嘗與郭

君游也郭君爲人如滄溟沆瀣望之莫測所際而用寬和爲政浹朞以憂去民追思之旣而悲曰必無有郭繼者及今何君至又甚賢也民於是釋悲而喜久之則大懼謂天厚吾嘉前有郭後有何也余少時數聞諸長老言洪公範者本宿儒老吏其作令挈綱周目咸可爲後法何公天衢一遵約束則固習治也第清謹善守持大體而已他不逮洪也若洪公可謂有核實之政者然洪令於成化間其爲善也上有妍媸之別

彭比部集卷十三

九

無譏讒之猜故易何君以實政施於浮虛乾沒之時較難也非夫雄偉卓絕惡能不卹時而信已若此何君與人交澹然不甚甘也而吾嘉薦紳學士心服之每燕會而論令則以聖令歸君余聞之曰嘻吾儕之太諛也何君遽聖矣乎其後窮閭僻野私相喁喁曰自吾得何君殆得所天也余聞之又訝曰彼蚩蚩者果奚求乎而至以天呼君更進於聖矣夫何君信賢意者鳳以臬分麟以狼別感俗旣深則贊者靡覺其諛謳

者不厭於溢勢所激也夫政之善者使人懽其最使人思漢稱何武去後常見思近世賢令有亭宇碑刻以識其思顧往往令擢給事則碑擢御史亦碑余每睨其碑憾焉以爲是碑給事御史非碑賢令也何君行嘉人若能碑何君則誠碑賢令也始可爲實心爲善之勸也乃上之所

贈兵憲陳靜齋叅藩河南序

浙江五服之隩壤河南九有之中州也俱一大

彭比部集卷十三

十一

三十九

都會稱股肱雄藩而臬僉藩叅乘驄曳緋褰帷行部秩厚而階臚仕宦所得意也乃靜齋陳公兼得之初公分憲浙中已而被璽書治吾嘉兵事無何膺少叅之命處河南焉當寧之上兩用公重地者何蓋公席望休顯而溫溫善下人當世賢人君子爭推轂之諺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者公是也公之行守郡徐大夫重與別委余叙余用據其蒙斐倣古善言之義也夫臬典刑獄戎馬以激揚懲刺凝肅爲職藩司財賦生

齒以旬宣勞狹綏釐爲務此其大較也公治人率澄神坐照淵穆馭動所至必有休聞第嘗習聞道塗語每及彼中者數事爲公盡籌之河南宗室自輔國至中尉不與桓葉之封者歲蕃日衍而祿不時給帝道平章協和繇親睦始卽支遠屬疏皆有骨肉之懿柰何令之失所耶議者恒苦物力有程貞賦有藝然按籍而繹之因事而廣之豈無良圖黃河頃者多走徐沛往代所傳治河諸策悉託之空言難行瀕河數郡受菑

彭比部集卷十三

十一

三十九

之氓欲令無轉徙息哀鴻之歌非運石存卹罔有攸濟河將所衝決處相形度勢早爲之防亦曲突之慮也嘉靖中大盜施尚詔起歸德連數省之師傾億萬之帑僅乃殄絕夫交豫間原野平曠利於彎弓縱騎不軌之民潛結黨與穿窟蟠穴伺間狂呼者或有之謂宜消其漸靡積其機牙於計爲便此三者曷加之意也人亦有言河南者腹心諸省者四支夫以京師言孰非四肢以元氣倚賴言孰非腹心又况河南迺大地

之春天下之樞京師之左臂匡維擁護誠不可以緩夫陰陽會而風雨和者洛陽之故然安知公之政非所以和而會之也徐大夫賢而有聲與公相爲企慕引重其愴離婉戀之雅觚槩不能述余爲祝其所方來樹立者如此

送黃先生致仕還華亭序

華亭黃先生司訓吾嘉且五載一旦致其仕去諸弟子不忍其離也儼然造余而問曰吾師當強盛之年優游吏隱於道可以仕而遽去其官

彭比部集卷十三

十三

何也余謂之曰諸君知夫飲酒者乎或終日不舉杯勺灑灑而醒或節飲緩酌靡溢其量或沉醉無算謹呶呶號泰山當前瞪目眩憤無所睹則人以爲奚若夫大醉則固亂且殆矣醒亦不知其味孰與微醺者之爲適也諸君又知奕乎奕者捐廢本業銳思方罫之內當其審計雌雄易行爭道如攻城兼土不相下及竟局斂捫則茫然俱廢矣人以七尺之軀所仰費亦無幾耳迺彌年役役莫知所稅駕要其末路與奕之勞

均也且古之人以我嘗世而不以世沉我故知衆人皆醉我則獨醒正衣高視度志意之得不爲進退今人得地不讓無能不辭輒人以自利黠賢以自成一旦顧盼稍疏遂成敗局者往往而是黃師茲行譬之飲酒而微醺工奕而拙手養素遠引其亦行古之道與方將聽士衡之鶴啖季鷹之鱸脩然九峰三泖間孰與踟躕乘欸段晨鋪晷走伺官長以貿半囊之粟也於是諸弟子色津津喜曰若是吾師雖輕去其位而

彭比部集卷十三

十三

守已則重矣請子大夫書之以志其行李

送陸南門擢任嚴州司教序

余同年在太倉有王元美氏者其人天下才也顧乃慕愛南門陸仲子夫王子藻翰之思飄飄盛矣不啻洪河之流纔發龍門底柱間溢肆焉凌不可制此其仰邇往代能言之彥無足受睨而於鄉閭驪遊惟陸仲子之取必仲子有以當王子意也乃余讀南門集闢闔犀銳抽一家之言可嗜哉語曰未知其人視其友殆信乎獨謂

朝家右文以科目羅士所稱操觚綴文者莫不風驚雲集而仲子竟以夜光按劍不得一當賢科與于金馬承明著作之班亦可異也余每讀集中大同論上蔡中丞平倭書爲搯腕太息久之此經世集務之器顧僅僅以邑博試之無乃用違其才然用與不用事亦何常或以卑棲見稱或以雲龍自累不觀公孫平津白首治經術匡稚圭說詩輒解人願當其時令二君不遇一老博士耳方與孟喜江公后蒼韓嬰輩並輝映

彭比部集卷十三

十四

藏山之史名流紀漢之編亦何闕其平生至使曲學內忌比周公顯誹訾不滅者過於用也則仲子之用在此不在彼矣仲子大父叅政公字文量者成化間聞人乃父評事公甫取進士罹瑾璫之禍仲子衍承家學位雖卑不墜前聞今宰相吾師徐公知仲子深而得官如此得地又如此其不援要可知文子徵明蔡子羽各以薦資官翰林皆蘇人故實仲子第日登釣臺酌嚴瀨水詠山高水長俟之

贈馬向蔡僉書浙閩序

東南所稱爪牙武猛之臣多起家於徐海內訌時去此而擁麾後起者皆目不識冠僅僅藉金錢假虛譽稱樓船橫海耳頃者倭奴及諸島日夜不怠中國欲逞其螳臂以脩疇曩喋血築觀之怨萬曆庚辰春揚帆鼓舵乘汎而至其鋒慄甚不可櫻諸樓船率恒怯披靡莫肯徂擊獨向蔡馬公毅然躍劒破浪而前遇倭於某山之洋賊舟艨艟我舟仰攻急用飛砲擊之賊少却麾

彭比部集卷十三

十五

衆登其艦持短兵相搏蹂躪馮凌斬捕首虜數百一舉剪滅而後朝食錄是中丞臺以捷上之朝公遂以功首自把總晉都指揮盡轄全浙諸衛所與藩臬諸公差肩並轡大司馬所爲酬公者雖鴈序階品而聲望烜奕譬伏海外羣夷凡屈指方隅名將者必首屬公矣賊旣大創奪氣竄伏不敢生心復睨海上浙閩揚吳庶幾其數年高枕乎惟是朝家常格往往往優賞虜捷薄叙倭功不知九邊諸將校所與虜戰多曠原大谷

平沙絕漠騎射可施矛戟可布至於溟海舟師
乘空藉險有輪風怒濤蛟龍騰躍之患無論對
敵卽尋常往來亦且寄命呼吸又安得優比而
薄南也哉又馬公當敵舟相遇礮砲齊發公脇
爲鳥銃所中幸絛甲不透嘗解衣見示中處猶
青不灰特一髮耳更手圖海洋所遇魚龍百怪
如摩伽羅三日竝出上下雪山之類凡數千百
種此有北將見之爲縮舌不敢前者也使當事
知此必更有以酬公而佩金印如斗開府東南
可跼足竢之矣

彭比部集卷十三

六

贈兵憲梁山王公還撫州序

梁山王公受璽書治兵吾嘉以歲杪抵官方延
見將吏布威教大振武事爲嘉萌干城計甚盛
心也無何王正獻歲大計群吏公輒翩然解
組吾嘉衣冠乍聞錯愕以爲何遽咄咄有此也
中有稔公宦履者爲諸君述其槩而予幸私識
之蓋公始筮仕試令長垣欵愷有惠愛比於朱
邑之桐鄉已而召擢御史巡視國之比門卽乘

輶行微得虜所穿入處補厥阨陘避其要害上
䟽糾懲巨鎗折其角以室蠹孔直聲凜凜重臺
端稱爲名御史已而僉憲河南奉明詔急收
繫伊悍王納之鳳陽高墉意氣閒定而方畧周
詳一不漏於置杙復見目爲智能吏若公者信
卓卓異等才也而何遽有此竊意皓皓易緇硜
硜易折自古有之故李布設誠於一人之毀而
鄒陽太息於入宮之妬公之所遇殆是乎人又
有言公比蒙註誤曾不以官箴故而出意所不

彭比部集卷十三

七

及嘻其更可訝也往分宜罷相論者摘其子愆
辜山積用法至籍其家諸臧獲倉皇挈帑四逸
而公撫人也撫一黠掾受寄橐中金匿之適與
僦公舍者相肺腑爲神奸變幻魑魅不可詰而
潛駕言於公所僦舍爲公別業距室廬稍遠公
是以了不知也邇竟以此集謗當事者不之核
猥遂公高尚亦太率畧矣頃者世路嶮巇茂長
厚意一青見尤百善靡贖士之蓄奇韞珍而侘
傺鬱伊者肩竝趾接不獨漢時一賈長沙一董

膠西也况公本無疵類顧以身之察察受物汶汶萑兮非兮成是貝錦使賢人君子墜淵削跡抑鬱不能自暴於世所由當事以偏聽生奸不察雋生比舍之嫌耳人臣守職進退競競省過之不暇何短長而自言然公故居法從繾戀本朝終不忍釋於懷予故作歌以寬之曰九折摧轅兮良駟遘蹇譏夫高張兮志士卑卷傷彼杜若兮忽擬野菅魚網鴻罹兮掇蜂疇辯又歌曰黃鵠橫厲兮廓哉天風榮名不足美兮且一蛇

彭比部集卷十三

九

而一龍凡未始亡兮曷計楚弓真人要子兮三山之東歌竟不復歎歎相與仰天長嘯揮手而別

贈兵備劉帶川擢浙憲長序

曩當有事之日言官後先論薦雄傑幹武足當一面者郎署潘臬總之不過數人若帶川劉公其焯然翹著者也公玄覽墳素廣摭故實爲鑒鑒經世之學舊爲職方郎久之周知九邊事後備兵薊州條畫薊州事甚悉往往切中窾綮屬

海寇犯吳會蕩搖驅掠乃用公備兵浙西公厲未校之卒嬰方張之虜千城扞禦有駿功焉起路卹億招流關蕪拊循綏緝有汪澤焉於是議者以公堪撫臣之任增公秩一等以竣推擢會南北諸鎮節鉞尚當需次天子暫移公浙按察使所謂騏驎驟耳不易途而騁韓哀造父不改轅而御也位分雖別自不碍公千里哉公嘗著邊防議其畧曰調發不如練兵召募不如養士築牆不如蓄銳擺邊不如合戰余間受而讀

彭比部集卷十三

九

之犁然深有當於予心也夫主客異勢勞佚殊形善攻者擊其所不備善守者不怠其所不備故調發者千里赴敵之師校練者當關持久之衆召募者市人烏合之流犒養者超距樂戰之士以垣爲固則邊長而遮障或遺畫地而守則備多力分而無所不寡宅靜制動衆擊寡此蓄銳與合戰爲計之得也予嘗參伍其故以爲此四事者不獨可以禦北狄卽施之南倭策無右於此者試使攻刺不習訓簡不豫廩餉不

豐饑色不去一旦遇寇而陣不厚集戰不合并
乃日借敵傳檄徵召旁午築堡分障競競自完
此徒老師費財何益於成敗之數乎繇是言之
使公作鎮吳會則東南數千里別自有一片長
城也公曰吾循資得遷耳今已爲按察子弟爲
我論按察予乃進曰夫按察者明刑秉臬以法
繩部中群吏民者也公德猷風采藉藉聞浙中
浙百城之吏習知公是將不言而孚不令而肅
且兵出于刑故班掾以兵入刑法志蓋皆天下

彭比部集卷十三

三

凶器不得已而後用者也天道生育長養舒之
以陽殺戮震曜斂之以陰故刑廢而不用則翫
太用則感兵銷而不舉則弱太勤則焚章教厚
俗所以措刑也脩內固本所以戢武也虞夏岳
牧率由斯道嘉守侯君舊名御史也遜不自文
索予文贈公予卑栖巖林而欣跂雅化故陳其
狂瞽如此

贈鍾別駕擢州守序

龍潭鍾大夫者以江右南昌之雋射制策登危

科其初爲閩中節推用異政徵入補春卿郎甚
寵近志將行矣已乃左而外也無何拜吾嘉別
駕無何復拜任州守蓋以蜡月下車而新命則
春之惟暮也嘉之故行者贈以言客臬劉公雅
塘汪公爲郡僚要余以言余之交大夫也日淺
僅一望履絢末光然知大夫爲貞亮君子抱理
物經世之才而又富於春秋諸與游知者將期
大夫之休顯大行乎則斯擢兆之矣歷觀古來
才名之士一離交戟忽若違君萬里無望浹甚

彭比部集卷十三

主

旬月間蒙恩徵召旋復闕廷卽一遷轉未易也
其他循資需次積歲累日魚貫薪疊而進久之
而充大位亦賴有盛年足恃焉所以月之昃也
由蘇得弦而後三五輝耀鵬之止也去以六月
息而後張垂雲之翼也大夫學淵而識超間語
人曰吾曩列禮曹人號爲道家蓬萊藏所布溫
樹絲綸所握鉛槧藻墨無一纖塵接焉而予不
自以爲清華以爲前此未遇則豫章一書生茹
藿躡屨而衣韋褐者也及吾佐偏州旅下國俛

仰大吏前而予不以爲冗猥以吾嘗奉承明廁侍從當其時夜中攬衣起趨朝待漏啓處不遑幸得稍優游假沐緩帶而甘食也況今寄之專城綰之印綬翩翩然翔而上乎大夫之識度如此雖身寄江海之間不離文案米鹽之細而所存則丕丕哉遠矣大夫此行惟應爲之而似不欲爲舉之而似不欲舉躊躇四顧倣古臥治坐嘯之流才略智諳施者什一闕者什九異日者黼黻丞弼卽聲然見所長勲猷以竹帛旂常爲

彭比部集卷十三

三

紀此必有所遵養而與時攄之也故曰儒班之技不啻垣茨韓白之畫不履裨校言不得謾試也鄙人所爲贊大夫者止是於兩公贈貽倦至之意殊未有以稱也大夫昆弟皆學士聞人先後立名中朝所聞必有善於予言者又下伾之墟畱侯黃石之遺蹤在焉容有博聞君子往來其間大夫訪而與游或爲浚郊彼姝之告未可知也

贈徐別駕擢守安寧序

薦紳君子於朋從遊好當晤離聚散之際惡得無深情哉然可併觀其爲人吾郡別駕有徐大夫應沙公者江右長者也其政練以詳其守皓以潔溫而有介淵慤而不浮決獄以情而動有惠愛曩所聞驥足得展佩刀堪贈者大夫有焉一時寅長襟帶之交太守則鏡川徐公貳之者印谿鄭公辟之笙焉大巢施而小和叶又譬之謳前于後喁喁累而珠貫其相與甚驩也頃者大夫以資望陟州守爲滇南之行山川阻修鴈

彭比部集卷十三

三

書所不易達兩公迺繼戀愴惋執手路岐徘徊不忍分此見兩公敦誼至渥不替古者伐木之風夫乾坤傳置也吾生逆旅也世運博局也化機戶樞也晤離聚散寧獨人事有之昔吾吳中僻介江外魚蝦之與伍沮洳之與居以一與上國盟會爲快乃今肘腋畱京比隣三輔首被豐芑滇南在漢以前蠻夷君長以十數私怙其險遠孝武雖拓壤置吏而叛附靡常逮國朝盡斥六詔之地而藩省州郡之聲名所漸頓改椎髻

之陋彼其盛衰分合之跡亦宇宙間大晤離聚散也又如吾浙上腴財賦甲海內然而編戶之氓不勝徭役枵然告匱矣滇雖荒服義取羈縻不責徵貢百年之間物力豐穰所產銑貝象犀之屬賈鬻四出輝潤於天下其繁華凋落倍相懸迥豈直一晤離之可愴哉大夫去來二境而攷測其故必怵然有槩於中也夫塊處丈室見不越于籬壁登高望遠則神超區域之表丈夫安可不驟馬驅車遊遨萬里一寫其紆鬱之思

彭比部集卷十三

五

乎故侶游鯢而友黃鵠者未嘗不自笑其蹄涔枳棘相煦相呼時也三君子俱挾用世才方將爲游鯢爲黃鵠第宜以然諾心期區區炎朔乖離知非所恤也余故爲兩公漆翰以壯大夫之遠游云

送祁蒙泉守福州序

國家以言寄臺省俾司風紀代耳目若迺載筆侍從優游闕門之下省之清華臺或無有也南給事與槐棘列卿禮抗體敵坐則接席出則聯

鏡一有論議風旨聞者跼縮屏氣同年蒙泉祁君居是官三載擢守閩之福州人或言省郡酬應甚劇非所以煩君迺君不以逸避勞不以內輕外訢訢就道鄙恹不形於色諸同年嘖嘖相謂曰祁君於是乎賢過人矣昔汲都尉志存補過蕭大夫雅意本朝而不樂淮陽平原之擢後之君子蓋或譏其褊焉夫彼其初等躡屣布衣耳一旦使之擁朱幡驅五馬印紫綬若爲吏民所統千里之地乃古大諸侯封圻所不及陶

彭比部集卷十三

五

然而喜則春陽膏露以不藩滋者蠶然而怒則秋陰霜霰以不摧剝者君恩顧不闕且懋乎何遽不若爲近臣也且前後牧淮陽領平原者非長孺長倩輩人耶何二子之不廣也以祁君擬之不既優於古之人乎福州余未嘗親詣其土然聞之迺江海重徼東南一大都會蔣之奇氏所謂全閩八郡之冠是也往時余師白泉汪公爲茲守有若高陵呂涇野實贈之文其言曰是郡也日無斷謁時無停檄以故爲守者率知獲

上而畧於治下勤簿書而緩農桑其信閭閻也不若其信吏胥也其行阡陌也不若其趨走司院也余嘗誦呂公之文而悚然慕之掩卷歎曰美哉硜硜乎其味五穀其用苦石也乎一何剴切而不浮也祁君誠以獲上之心卹乎兆庶以農桑之課首乎簿書胥吏之接而閭閻之聽司院之游而阡陌之思則習弊胡不祛吏治胡不振哉夫淮陽以臥治平原以最遷此往事之較著者也賢如蒙泉而豈其後之使諸同年復嘖

彭比部集卷十三

主

嘖相謂曰祁君者果能因地攄勤者也則福州豈祁君久地行將召君矣

贈北山曾君膺獎序

往余列員南都值海上大警里閭人至輒縷縷訊之蓋數聞北山曾君有戰功云初寇自海鹽焚舟直趨內地吾郡前百年所未有君卽振奮鼓士扼諸竹林廟疾鬪斬一渠寇大創散於是名藉藉起嗣後數年寇日蔓絡四出蕩搖吳會間君隨戎旃諸軍吏若騃之從剗靡不如志嘗

批敵梁莊破之一里涇設伏虹霓堰截鄭家岱薄三店高橋踣其支黨俾不得乘利犇突斬捕首虜數十奪其馬牛刀械無算固皆可紀然猶小捷若其以戰守著稱則平湖故無城墉強弩之守止限一衣帶水渠會擁衆雲集湖人謂必不保君以身橫遏其衝三晝夜不解甲會湖人有天幸寇旋解去當是時湖無別將堅壘獨君身障之耳比寇薄石塘灣君戰先登城中聞一將官手提髑髏懸絞而上袍衣朱殷私相計曰

彭比部集卷十三

主

必曾將軍也已而果君及寇繇蘇窺嘉屯据王江涇與官兵力決勝負君以蒼山兵戰卻敵所將卒斬首百餘級此尤功在人人齒頰者君與余世戚余於南部數寄君書勉以糜軀殉國大義國家建剖符疏爵之章以酬汗馬貂蟬出兜鍪也事旣平督府以功次上聞遂擢君指揮同知尋進指揮使國制軍功止指揮使過之則班賞君進指揮使復以餘級受賞也人有苛訾君者曰曾孟甫自仗劍役戎以來未見獨當全隊

決驟蹂躪轉關無前也何徒碌碌依人就功爲
余曰否否夫圖事者量時程功者揆勢海內承
平久民不知戰東夷輕勇技絕君率補伍羸卒
給以朽鈍非有扼虎命中奇材劍客之倫犀矛
利刃武庫之仗也兵未練而試客未識而合況
當君者豈易爲力哉而君乃褻瘡馳陣茹荼越
阻帥厲戎行靡卹利鈍可不謂能乎吾儕目不
識敵之勁脆情之甘苦而謬揣懸斷此與耳食
何異君意氣慷慨卓犖偉丈夫也少業儒通藝

彭比部集卷十三

文

文雖爲武人每過余燕語必及藝文余語之曰
子能通之武猶文也秦之文其華含咀其氣渾
灝如咸池之樂無首無尾文之龍也其於師也
爲苴武韓白勢險節短正之生奇與環不窮此
亦將之龍也西漢之文直吐胸臆屏去雕蟲誦
之博大而雄厚文之虎也其於師也爲奢頗翦
信治已則窒瑕窺敵則抵隙單旅偏陣無所見
長此亦將之虎也漢以下文人語飭而氣卑促
狹稠復譬之一劍之任千夫之將耳君躍然曰

走雖憊於爲將願志其上者歲已未秋南畿撫
按三臺以檄獎君衆君子乞余文爲贈余嘗以
武喻文矣今輒綴文用張君武以副太史氏之
金匱

贈沈叔雅擬遊京師序

初余未叔雅識也或携叔雅圖刻來余諦覽之
蓋鳥跡蝌蚪之遺而李斯程邈蔡邕陽冰之傳
藝也甚異之曰嗜古哉沈子也贈之詩六章無
何叔雅謁出所書示余則不專篆隸古體更闢

彭比部集卷十三

文

大小行隸諸楷種種詣工緻駿駿與文博士徵
明角也余喜曰沈子其墨妙哉久之習叔雅爲
人其衣冠動止日楚楚就幅履而襟度灑然脫
塵滓無伎求諂諛之鄙又性善歌酒酣佐以歌
第不率易歌也興會則間一緩歌已而或遂曼
歌放歌要自適已志余益喜爲浮吾家伯雅以
訓叔雅迺叔雅愛遠游擬馳轅而北余因問叔
雅曰子將何挾而游乎子能御風而行旬五日
而後返若列禦寇乎叔雅曰不能曰子能操陰

陽黑白押闕短長之術攫取爵祿金縢乎叔雅曰彼朝暮秦燕吾不願也曰子能撰環淵之篇爲蘭陵祭酒盡非十二子與公孫龍設白馬非馬之辯傾動天下乎叔雅曰彼嶽嶽其角非吾淺學所及也曰子能赴四公子招佩玉劍躡珠履輻湊而游乎叔雅曰夫士也而狗鼠猥齷之合乎吾耻之弗爲也曰子能如魯宋家劇孟競以裘馬遊於五侯七貴曹丘生爲公卿延譽所至倒屣走迎乎叔雅曰曹丘長揖一言使季將

彭比部集卷十三

三

軍虜已諸俠烈排難解紛振人之阨此皆天下奇男子以吾度之無能爲役猶鳬雀之於鴻鵠非其倫也其何以副公語而遊余曰叔雅可以游矣前言試君耳方今朝廷昌熙海內安恬無事京都輦轂之下薦紳士大夫無不脩金匱著述之業擅文苑觚槩之長庶幾比肩楊馬前所云縱橫之家懸河之口彈鋏而曳裾倘儻而犯禁讚詡而賈寵者果無容於今之世子能一切鄙遠適以翰墨文事翺翔容與其間焉其誰不

置醴以飲子下榻以宿子選上舍以館穀子何皇皇塊處盆盎使彼錢守奴虜白眼軒軒而傲睨乎子亟束裝擔笈筮日就途余爲子勸駕矣

贈鄭于南選侍御序

于南鄭君以南國博滿秩選入臺中先是南國博久未有入臺者今天子可一二鉅公議而鄭君膺選余聞之瞿然喜曰休哉鄭君之遭也夫沾荷一命而蘊忠吐奇者所在而有乃當塗拘守庸例限其進取俾軒閥峻蹕之賢乾沒旅踞靡自表振柰何欲望三五熙隆之治乎迺今起淹揚陋不牽流俗之議昌朝茂典未有踰於此時也然則何以仰對休命而自慰其平生哉國家昇平果葉上下嬉恬介冑之備日弛塞下窺窬之虜未聞一斬獲大創而寇生溟海間乘濤鼓帆驛騷四出又財帑匱竭江南供饋之民不得一日息肩縉紳平居撫膺扼腕欲有所陳列者不可勝算而調劑匡救卒未有酌時艱而獲其當此君之素所樂於中也昔人謂天

彭比部集卷十三

三

下事惟宰相得行諫官得言今侍御之職入而
簪筆出而攬轡則得言且得行也夫事非言與
行之之難合於要之難耳或毛舉一二細故而
罔顧大體見謂鹵莽而塞責振擯儀章綴首品
度以飾熙代觀美則言雖粲然而實用靡究或
立武於擊搏以市霜稜之名或纖密於期會簿
書而下侵有司吏事則物多舛傷人皆巧文相
謾而國之元氣漸斲卒無救於黔眚疾苦故總
綱提要探原洞幾者建明之謨也燭遠去察悖

彭比部集卷十三

三

大掩瑕者觀風之紀也世所稱名御史其弗由
是道者鮮矣余聞應龍馮滄雲之合而後騰乎
九垓玄豹依深霧之澤而能彪其文采故時者
士之藉也位者志之桴也據顯要於巖廊苟有
表著之善戶生頌人慕嚮矣鄭君儻過聽而不
鄙遣他日以名御史流聞天下是不朽之業也
余之諦交於君也久敢忘芻蕘之獻乎

贈邑令顧襟宇序

吾嘉嚴邑也江南五郡財賦當天下半而嘉居

五郡之一嘉邑比他邑倍焉民匱且憊令以故
未易爲常熟襟宇顧侯治淳安有聲徙而過嘉
聲更日益起是詩所言柯則不遠也古者興賢
選能州黨里閭之材耳所長而治卽州黨里閭
之人也出耳目睹記而施之政是不恢恢裕乎
自五等之封廢令率從數千里外剖符而來旣
下車則嗜欲不通言語不同方俗不諳土性不
入已所爲可民固否之已所爲利中實患苦此
若江湖之舟而強山谷之人棹之利涉亦罕矣

彭比部集卷十三

三

常熟距嘉一水壤接侯未第時已習知吾嘉風
俗沿革甘苦之宜其治邑猶之家也視數百里
疆境猶垣屏階鄴間靡不燭而燎也侯安於嘉
不異嘉之安吾侯而侯政益不遺餘力矣大抵
嘉之田賦夥而徵不易集刑獄繁而講張不易
理簿書冗而下情不易達侯調劑有方能使民
爭自輸爭自服不必敲朴盈庭滛刑剝骨而人
人得盡所欲言事無沉閤情無壅阻百姓驩然
便之其寂著有黥民因緣養濟院以爲奸利每

案籍呼名則倩老疾乞人往混耳目且使嘉秀周流迭應如環無端侯一日總覈之治削黠者殘民於是乎沾養部使案囚囚赴所司監者與諸盜囚約脫械使行劫坐收其貲於是大掠中鎮戈氏家殺人得意去復之械就案歸囹圄此其機詐荼毒尋常所未有前令煉煨平民幾卽駢首侯至廉知之出盜囚一鞠而服冤獄遂伸江陵張相柄政時逋官銀四百以上者例殺無赦民有捐妻子割產業不能償侯條上當事竟得減十之半彼室家岌岌者幾破而復完焉此三事不足以盡侯乃侯大政率明而仁較可知也今天下吏治日驚於操切毛鷲有由來矣夫鷲鷲之與蒼鷹騶虞之於乳虎詎可同日道哉馬班之載於平易愷悌者表之循良而殊能焯絕烜赫運奇者竝附之酷精哉其辨之也夫衰也冬日盾也夏日子產衆人之母審成以狼牧牟樞機運乎上而康屯見乎下以侯之政樹臬而式之四方其可也所爲稱最者豈在米鹽期

會間哉當侯之未考三臺臣交上章推轂之焜耀艷寵莫及而不佞從旁有所論列縉紳輩以爲切核且曰他日錄之邑乘上之太史者樗生之言也

沖谿先生集卷之十三終

泮谿先生集卷之十四

樵李彭輅子殷著

序

壽大司寇蜃川孫公六十揆辰序

代

世言尚書天之北斗者謂斗斟酌元氣氣旋而杓轉節宣乎四時天所大託柄也尚書之望若是而能以名德峻業堪之者則司寇孫公其人哉公久蒞南刑曹讞獄以慎平反有倫皆其細也乃公之德蓋淵宏盛矣周旋盤辟左中規右

彭北部集卷十四

一

中矩終身未嘗有疾言遽色躋上卿之列歷文階之峻而延接下吏唯諾揖讓卑卑宛俞忌其與已懸也古憲今裁官方國體四方財賦兵戎利病了若指掌叩之不可涯涘而冲然退抑不自有其知也遇親故游從雖在疎賤未有不加存憶時時辱問遺苟可援携引手無餘力公之淳德懿行類如此跡其所履率由以道第不知公之體乎道歟抑不知道之從公出歟昔孫叔敖位逾高祿逾厚而意逾下正考父三命而循

墻而走周文公負才美世莫與伍而去驕屏客吐握不厭且垂故舊不遺之誠此三君子者咸以聞道後先著稱者於公何居焉往予備郎白下幸接公光塵心嚮往之頃來守嘉聞公梓里所爲稱列纒纒更詳又見公諸郎雅循無世閥風尚舍中人斤斤不敢失尺寸與貧忤無踰等昔史遷叙萬石君家法謹厚謂齊魯諸儒生弗及使睹公家風槩又當何以云公於隆慶己巳纔六袞耳乃精貌若強仕時殆天所篤以贊翼

彭北部集卷十四

二

我國家也夫人臣鶩精竭神爲民氓計長養宗社延命脉其爲謀畫大較與精神相爲遠近故有權變一時挽回史頃而功以世數計者有荷任于中躬繫社稷而功以百年計者有受腹心之委構創守之緒同國休戚綵賞後裔而功以千秋計者則其齡算卽有延促不齊要必與世數而百年而千秋等矣詩曰三壽作朋此之謂也非公之德業其何以堪之夫斗不運則時不成時不成則物不化甘石之書載星之麗天

而可名者百有二十顧惟斗焉致崇者彼役其明此用其化也化也者神之所注不控揣而群志親意之所嚮不指使而百務集故化無弗達物無弗壽且孳焉六十者斗運之一周也周而復始天地之紀其神在元灝其化在寰中其壽在身在國在竹帛在鐘鼎請爲公頌之

壽少傅申公五十序代

少傅姑蘇申公當萬曆之甲申得齡纔五十而入內閣膺顧問且五年所矣迺首揆之拜則在

彭比部集卷十四

三

癸未初夏旣專運衡軸其所論思獻替匡救彌縫而劑定石畫一以寬大簡靖削去煩苛之擾不但功逾倍於叅知時而天下始去江陵操切莫不以得人爲宗社慶方家頌戶觴賀見新太平而適與公嶽降之辰遇時仲秋望後一日也夫物靡不生春而成秋推之曆卦音律則孳於子者艾於酉穉於蒙者堅於大壯踵出於黃鐘者旅藏於南呂故成全蕃頌之道八月備焉月屆旣望則颺彩舒華金其波圖其魄公所感

毓而篤生有以也傳說之於箕也鄴侯之於昴也感而受精於列星公則感而受精於大月蓋皆天之所啓膺圖錄而乘期運以純佑於國家聞之傳曰日爲太陽衆陰宗之君之表也月爲太陰時出佐陽陽不陰不成陰不陽不生臣之像也人主麗正重明炳離照於四方宰相蔚文敷貴煌煌旁燭猶且含章以貞借日之光而不居而亭毒玄工藉以旋幹故譚公之各位勲烈其在日月之際矣公以天人置對第一起家

彭比部集卷十四

四

爲文學侍從之臣甫享方艾歷事三朝功勳之積往載罕匹且國朝狀頭而得大拜者若胡文穆商文毅彭費兩文憲謝文正顧文康僅僅數君子皆世所頌名賢偉哲也然或倚毗不深志意匪洽又或值臨御已久鼓舞微倦之朝故其紆籌建策入告而順之於外者惟幄臣知之匱史記之未有以大振暴於天下今天子精力鼎盛敕幾時敏事益明習學有就將而公仰承渥春都俞喜起不謝禹臯得以顯意調燮

無他顧慮天保之雅所謂月之恒而日之升者
千載一時也寰海之內無不洒濯磨淬而喁喁
企踵望之公固錫斯人以仁壽凡含靈喙蠕之
屬罔有夭闕其生則公之遐壽康祺作朋平格
絲綿與黼黻並永蓋身自有之下吏何以祝
焉

壽封君賀春野七袞序

今長淮之間贛榆之邑有隱君子焉人稱之爲
春野賀徵君者是也徵君令子愛竹公以名大

彭北部集卷十四

五

夫貳守吾嘉而徵君自其鄉至大夫邸年且七
十矣乃炯視而矯步餐飲倍壯夫神淳漓弗衰
望者咸異之先是大夫嘗貳開封矣開封之人
頌之及蒞吾嘉則嘉禾之人頌之視開封有加
夫開封之在中原嘉禾之在吳越俱稱一大都
會俠而豪狡而僞獷而睚眦者蠲集其中而嘉
尤孔道四方嚮熊青雀之所旁午市奇鬻踴之
所輻臻其民勞其務夥治之者叢選糾紛豈易
爲力哉而大夫顧游刃批郤恢恢如也此何備

營而若是要皆義方積訓淹洽有自耳故大夫
兩郡恩澤盡徵君賜也宜其授官於朝而膺荷
遐算哉且吾聞淮南王安招致天下烟霞青藻
之士時則大山小山諸詞客文賦之外別有八
公者能老而化少倏而玄髮童顏又能翩翩乎
鵲舉也徵君生值其地將亦八公之流也歟吾
又聞淮南枕中有鴻寶秘記其談長生事不啻
穠者之談稼春藝之而秋必穫也劉中瓘性愛
君嘗取而密獻之而是書竟湮佚無傳或云燕
齊海上仍有睹者徵君豁達而好客日與游憩
檀欒脩竹間因歷歷有異聞得無習其遺說乎
則知徵君此來必且以淮南萬畢術授大夫一
切事爲不復仰須人間齷齪無恠其僅僅日汲
鴛央一杯水以當甘脆也惟是大夫功名日益
起今天子方以壽考作人徵君幸更勉承三命
無汲汲于雲中雞犬躋居飲中八仙第一以竭
大夫祿養則吾輩所爲徵君祝也

壽呂母太夫人八十序

彭北部集卷十四

六

今年呂太夫人政八十六月旬有一日其初度也同部諸君子於呂君比川誼猶昆弟於是旅儀樊戒醪脯走使數百里獻卮太夫人而以言委於余余惟魯臣史克作頌而原之壽母予非能頌如古史也第所爲太夫人壽非若三千之實巨勝之戴世所述謬悠可致總之帝賚之齡人力不能爲者世季凋脆艾耆日寡太夫人能以大耋之年聰明䟽達神康矯不衰非天之所獨授耶然復有令修以綏之太夫人自周嬪呂

彭北部集卷十四

七

爲貞菴處士翁婦無論絲枲組紉酒漿糗養一切以勤儲侍而姑性整嚴獨能事事當其意生三男子訓誡有程以佐教父往貞菴翁嘗長里中萬石之役應兌南都兌卒聞鉦聲作輒樂量不已憤憤惜始末於是一同事者益餉米五十石而誤歸其數於翁翁不自匿也白之官歸語太夫人太夫人曰夫賸人自肥襲誤成欺不祥是宜不匿而白之官者翁曰業已白之矣夫衡量所以昭信信所以布義義所以裨行也是故

君子以信立然諾義衡取舍行謹微晦而不自欺其志若翁可謂較然不欺其志者太夫人實有同淑焉其於介福昌胤殆有厚基也乎班氏之志曰六月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懋之於未令種剛疆大故林鍾爲地統太夫人之生也適會是月其氣叶於律其年屯於初矣庇祿承誥引年絲福未有涯也特所稱移孝于國錫類于刑以食高閭之報用爲太夫人壽則又在呂君矣

彭北部集卷十四

八

壽張思山八十有三序

余曩少壯氣凌噴騁愛直欲躍馬飛纓攜翰拓戟以竹帛功名燿耀不湮泯晚漸厭怠睹紆朱豪貴人駒影之促若蜉蝣薶槿然愴之又睹高陵深谷潏滄淺涸之轉徙奄在一時不必俟前後代復甚愴之遂有高齡眉耆之慕美焉列仙事無稽述率栖倚山澤遐僻間其人且不見曷紀其年卽仙矣取矣然別自有身處都聚而齒高神王與仙真爭地若余姻家思山張公者公

年八旬有三閱弘正嘉隆四皇之世在再久矣而行弗曳杖翩翩乎若馳殊不易也仙者吹啣橋引熊經鳥伸何勞生瘡勩也公第日挾其儕輩諸父老探涉山崖湖滌命觴度曲席月撫花環迴仍續而不倦蓋公侔儻而中襟灑灑廊落無糾紛罣礙人見其常陶陶融融樂也而不知膝前兩郎君才識如江雅善仕宦下車所至有聲庭閭之內承顏雍怡固有違拂此公之所爲壽而康人而仙者也翁又遺鶉犢而華簪弛韋

彭北邵集卷十四

九

毳而繡黼長雄里中嘉人不問愚智賤榮無不知有思山公者亦大恢奇哉因以臆揣之靜與動皆道也攝生之家或顛意疑翕或發揚自喜顧機實貫之其焚香隱几憩臥丈室絕囂歛趾枯稿寂歷過矣而必得靜中之動此所謂杜德機也其動作驅鶩聲伎杯酒外大酣暢矣而必得動中之靜此所謂善者機也公之動匪無靜也李耳曰道可道非常道夫道不離與居服御餐脯可道之道常而妙也又曰下士聞道大笑

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下士之不聞者何哉乃其所恒聞耳恒聞之而不聞而求玄畸之聞以故聞道昧而笑也公其首肯鄙言余將次其語浮公大白者三焉

壽陳母蔡孺人序

休哉陳母蔡孺人七旬之誕以氣與土世與胤有合于玄之四位方州部家也夫氣莫若春廼陳母之生首春其毓氣豐也土莫若沃而系廣之羊城今所稱雄藩輿壤珠珣之與並生也世

彭北邵集卷十四

十

莫若昌明自弘治初載以歷今朝海內寧謐而獨眼看太平也胤莫若亢宗產丈夫子六而二山君擢奮賢科列員學省負羽儀之望也夫豐也沃也則稟堅而生阜昌明之與亢宗也則身逸而心裕雖不蘄永年將焉避之日者余嘗業玄也玄之差立春月之卦也其辭曰陽氣蠢闢於東帝由羣雍物差其容語氣也上之三曰出於幽谷登于喬木思其珍穀語土也昆之四曰鳥託巢于叢人寄命于公世之謂乎帝力之謠

所繇作也劇之四曰食于劇父母采餽若祿以順養者當之胤之志酬矣夫壽天之算也金液以脩餌辟穀以蛻凡導引以舒魄卒不免乎天闕者惜其枝而蠹其根者多也何若因天之完分地之厚樂世之平脩子之祿之爲得也玄有之曰蜘蛛之務不如蠶之綸雉之不祿而雞盡穀與恭有守辭于盧首吾更于玄而知陳母之壽于九淵之外無窮數也

送德安守羅同年壽親序

彭比部集卷十四

十一

同年外山羅君者以南法曹績最拜德安守積金曳緋擬漢二千石榮膺矣往羅君守職白下嘗有親舍之思於是便道經山陰過其家園時得庵府君年垂大耋太夫人亦踰七旬偕老將徵會姻戚故人具卮酒爲親壽乃束裝就道蓋人生之不可幾而間里所歡豔者也昔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樂後食祿三千鐘不洎親也心爲之悲外山所遇過曾參遠甚漢時嚴助朱買臣後先守會稽鄉郡楊僕爲

將帥縮銀黃垂三組乘傳行塞因用至家司馬相如使蜀縣令爲負弩先驅一時人榮之呼爲衣錦晝遊第未聞有及其親之無恙者也卽及其親未必康強介祉而偕躋上壽如君之府君與太夫人也可不謂燕喜之符娛心樂志而高門休慶哉羅君且之官必將詢其耆老優厚之執醬爵饋醕以時給其廩帛使人興孝悌揆國憲採古儀婚冠賓祭者胥有稽也使人閑禮讓明慎用刑亭均比讞有大猾巨蠹培擊之憫惻

彭比部集卷十四

十二

發卹孤弱佚使而薄征使人無冤抑事育無憾於是風教行淳俗起協氣應休禎集古良吏之政錫類之孝也夫覈簿書之委瑣程米鹽之纖細而不及於道化俗吏之隘也規守戶庭循其一隅而不能通之世用曲士之泥也敦本者弘引類者達吾願君之弘且達之也且夫珍綺以備飾洗腆以致獻疏節耳設君爲郡誠有召杜之愛郡之人將稱之曰此不獨羅君之賢迺其府君與太夫人之澤也如是府君與太夫人流

光令德焜耀崇爍且貽諸有永焉事日煦煦侍
左右奉几杖與席之歡脩晨昏漿脯之養哉

頌

樂叟頌并序

西軒先生蚤游鄉校斬以一經之學驚翔鵠起
中歲鍛羽遂爾善藏雖裾曳王門暫入鄒枚之
列而情投丘壑彌敦稽阮之高泥飲酣歌陶然
長醉余覩其盡脫俗營逍遙自恣故彌老而不
衰灑然異之幸與嗣君春野同寅子月八日適

彭北邵集卷十四

三

會初度製樂叟頌以壽焉其辭曰樂哉李叟游
神九野放志八埏屏湫隘隘航冲體玄與太乙
兮爲友與灝氣兮游旋破聲譽之桎解塵氛之
環塞利祿之竇決是非之樊或左圖右史或談
碁撫絃或棲息茂樹或垂釣清淵或逃群蓬蘚
或旅混市廛或攀石陟崖倚叩竹之杖或沿洄
鼓棹棹沙棠之船或採藥論方探長生之秘或
引几危坐證不二之詮或牽黃臂蒼逐少年之
隊或走馬擊劍差俠士之肩或與高流方外清

訓而竟日或携良朋密好劇飲以窮年蓋恣吾
意之所適惟所入而得焉至若東里貴士威寵
憑陵牙緋炫奕手握兵符心殫計畫休讒懼誅
肩負莫釋西郊富人金穴銅陵索錢堆帛錐刀
盡爭阿堵是識校算牙籌愁眉喀喀南鄰大賈
射利趨時如鷺鳥擊遠涉江湖購管什一驚濤
畏途四顧叵測北舍老生童習白紛戶無人跡
操管趨趨焚膏梘杙斗祿未霑頽齡已迫之四
者非天之戮民禪垂老而弗皇自佚者乎叟乃

彭北邵集卷十四

十四

出而嬉嬉處而于夢而栩栩覺而遽遽機事
不庸耳目若遺汎乎不繫嗒兮如虛人皆賢聖
已獨爲愚人皆不足已獨有餘霞月其愧暮林
壑其階除魚鳥其糗峙天地其遽廬方吾喪我
而惡知外物之所如也且夫大道渾敦孰折其
倫冥心萬化孰窺其門不榮胡辱無怨曷親名
非不美所貴惟身荆壁啓別戶蘭貽噴工倕攬
指知囊遭傾養內飼虎狗外疲神淖泥蹶駸折
坂摧輪葆和弗捐通道之津廓哉酒德可以葆

真故年雖幾乎大耋而孰知衰暮之有青春於是爲之歌曰吹笙竽兮奏吳謳膾江鱗兮醉拍浮青鳥兮誕謔玉桃兮難求麗眉皓兮樂無憂擊堯壤兮披榮袞託吾蕭然之環堵又何讓羽人之丹丘

壽扈母太夫人頌 并序

語云蔭枝者思本浚流者追源有以哉夫土之聚也不厚則其植也不蕃風之積也不培則其舉也不遠嵩華江海其元精停蓄蛭蠃深鉅故

彭比部集卷十四

五

能吐璣孕璆苞琛釀璫玳犀膏乳之屬殊暉異質詭變騰軼其間積靈毓之致然也世有碩賢雋彥出而邁迥功叙揚景烈振光焱流澤於生人而馮翼於紳珮此其初寧無本之哉始余備員白下獲承事京尹扈公仰其風猷標度則歎曰美哉恢恢乎其時之偉人而明朝鼎蓋基棟之宗工耶已而諏諸公之鄉人若朱侍御輩乃知公之先大夫遜翁蓋山東之朴行君子也履貞抱潔擢佐大州績聞休暢而太夫人乃著姓

陳族之秀如古所謂尹吉者流其內德茂而母儀可型式矣孝以崇其舅姑順以翊其夫子睦以比其娣姒慈以撫其胤昆劬躬燾後純固惇麗之澤大鍾美於我公而俾之顯融宏達者於是乎在傳曰鳳皇于飛和鳴鏘鏘非此其身在其子孫此之謂也太夫人年踰八袞而康矯不衰游膺封錫永綏祿養信惠迪之所庥應明神方默以勞之也矧公簡重之德跡其莅京邑如膏雨被物濡渥浸潤而含生之品嫗煦嚮榮異

彭比部集卷十四

六

時握衡旋斗將壽吾珉以歷世之仁長 皇國於保定無疆之祚太夫人且娛媮百歲而通觀其成維時蕤賓夏節三五詒旦南風噓而長養五行和而月生是爲太夫人初度某謹拜手而鵬頌曰猗夫人兮壽而臧懸珪瓊兮爛垂苕相夫君兮履貞順婉音徽兮誕發解甘乳哺兮苦九教授圖史兮昭義方殫辛勤兮治絲枲何以徵之兮視彼流黃玄洛有維公乘鸞高翥握麟符兮曳金紫河潤上兮茶網開惠我南邦兮歌

樂只高堂宴兮春日遲子舍穆兮慈顏喜食五
鼎兮芋瑟陳摘朱房兮膾頰鯉被恩輝兮封誥
自天粲暈秋兮何褊褊霞帔舒兮鳳翹舉鐙琳
瑯兮環珮娟大藥就兮駐長年采若英兮崑崙
之巔六膳調兮三漿苾侶華存兮藐孤仙問金
母兮安在在綺幙兮瓊軒蘭芽茁兮紛玉砌佇
渥洼兮騰赤驥縣世澤兮濟無涯珥漢貂兮接
華采皓鯢齒兮鬱麗眉天倪是葆兮穀嘏不豫
鳩刻杖兮逍遙龜支牀兮容與指南山兮獻壽

彭比部集卷十四 七

厄願遐齡兮共崔巍桃三實兮更敷萼靈萱挺
今長芳非凋三光兮度塵劫拂華袞兮爲斑衣

泮谿先生集卷之十四終

泮谿先生集卷之十五

樵李彭輅子殷著

記

夢呂翁贈題記

余謝朝列十餘年家酷貧至不能兼味娛賓好
鮮衣耀儕輩陶然樂也旣結廬郭東水上寂寥
少事檢曩所著文辭評隲之多匆遽酬塞不滿
意乃取先秦古撰及左氏內外傳且讀且玩思
日夜不休未數月爲風暑相搏而瘡遂乘之憊

彭比部集卷十五 一

殊甚晚幸熟寢忽夢唐呂翁過余示以攝生術
似參同契所云黃婆姪女者顧夢中不盡解爲
頓首謝弟子矇暗無以仰副仙翁惠教翁旋出
粉地黥圖一扁書何思何慮四字贈余謹再拜
而受懸之中堂夢旣覺欣欣私喜余恙當便康
復無庸慮也然正晝枕簟無以自娛輒草春秋
等十二論爲言以萬餘計久之猶恃粥不善飯
嘔泄間作迎故所醫療徐芝庵氏胗之徐云君
第省思慮自當投餌却石而愈也始謂呂翁之

贈似欲我靜逸其心內藥其病耳但世所華美
縉惜若功名富貴田宅妻子俱易捐謝惟思最
難省矧余耳目神情所傾注非詩歌卽古文辭
也雕蟲薄技所攢眉而思殫晝夜而慮者若而
年乃能一旦滌除令與冰雪俱融釋也與哉則
淺之乎窺呂翁也不知呂翁待借吾夫子一言
爲凡夫大藥不悟則強制其思歸于空寂悟則
以自然御物軼于思慮之外然夫子儒也呂翁
道也翁以夢悟我我以悟挽翁于夫子所謂殊
途而同歸也則吾之貧而病而夢也不猶愈于
盧生枕中也哉

彭比部集卷十五

二

桐鄉黃勉齋先生新祠記

桐鄉故有宋黃勉齋先生宦蹟云先生始筮仕
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已而調居桐之石門鎮
後人因就鎮比鄉建祠以奉先生第僻墟野處
章縫弗獲遊樵夫牧豎日侵月剝歲久而祠盡
圯迺遷於玄真觀之傍而又湫隘弗稱也不數
載邑侯濮君與其丞顧君諫權得石門鎮故稅

課局廢基前臨流水帆席橈舫旦暮萃其下四
民波還鱗湊學士之瞻挹易便議者善之於是
構新祠復遷先生故主祠之制外門中堂而堂
凡三楹比昔殊整後尚有隙地擬結屋以居守
者而屬歲小饑邑且有覲事未遑也或曰先生
歷官嘗知漢陽軍安慶府所至有煦惻惠政遭
嫉賢者擠之年未衰而拂衣去然其志業亦稍
達矣若吏於桐則曾無何時而庠位冗秩鬱鬱
無所宣其用意先生魂魄不樂駐茲土也祠何

彭比部集卷十五

三

庸哉余曰不然先生之學得之紫陽實傳吾道
正脉卽使祠宇書院遍寰海於以興來振聵不
爲無裨固大勝於浮屠老子之宮况桐爲過化
之區哉世之譚理學者顯索之心且指讀書窮
理爲下乘似最簡易直截也其敝也搖神鼓氣
守寂沉空措之經務有焚然殺冥然大寐耳獨
紫陽知聖學之繇漸次也其根樞要領未嘗不
總統於靜敬而銖積寸累膏濶河清當其酬用
則卽事緣物而察天則所歸已而義理融釋靈

覺日益曠朗豈不誠簡且易哉胡遽訾其支離也先生爲紫陽高等弟子選置甥館凡六經百氏之簡字析句研而終始着力枉居敬一語紫陽嘗稱之曰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斯道重有望於直卿且謂其躋南軒而起先生羽翼晦庵之功奕乎垂之宇宙他日又與其朋楊復共輯儀禮經傳通解一編經曲進反纖鉅無有不心究之者而先王徽文懿軌蒐討於秦火漸燼之餘高堂河間二戴保殘持闕之後矻矻不遺餘力

彭比部集卷十五

四

何其學之淵也夫習靜觀心求所謂直超玄解類釋氏不立文字之指此如虬龍歟雲挾景而躡乎太空萬億人中僅一二觀至先生所得之學譬之良駟履地騁驟俱實循跬步致燕粵千里無論賦質慧鈍咸可習而進之八先生祠者有能深知先生之學則褒崇嚴事自莫之已使徒陽浮慕之於此學漫無推繹則其視本主不管土梗而過之祠安得不圯足音安得不希也後之有司邑之俊彥盍思二君之所爲遷祠者

於意云何先生之父禹仕高宗時爲賢御史諫侃有聲與紫陽友善以是遣先生受之業先生閩縣人諱幹字直卿沒謚文肅勉齋其別號也寓跡石門蓋在嘉泰之三年應湖北帥吳獵之辟以去祠成乃邑侯濮君謁予而爲之記

陸氏墓碑記

陸君錫者名惠嘉禾闡閩之氓也君錫無子其弟憲亦無子然猶兄弟兩人骨肉相顧有原上之意迨垂老而喪厥弟無何婦又病亡徘徊四

彭比部集卷十五

五

顧淒然人世中惟影與骸煢煢孑孑長咤伊自悲於是傾菟裘之貲營墟墓爲窀穸計其地得新廟塘之震隅段將軍墅之東南偏前挹重流左傍溪數十步有橋束之適與余先世祖墓相切竝族人譁起撓之余曰無以撓爲也吾彭彼陸氏系雖殊以余祖二百年營魄厝此頃得偶偶無依者收作夜臺儔侶庸何傷族人信斯言也而墓卒就君錫謂余曰惠業已驚營塋吾弟君秉矣茲且襄吾婦封之樹之繚之以垣顧墓

於墟落距城四舍而遙無望及百年恐一旦遽啓鋤犁之患其若之何余曰墓不可無守守不可無田於是構田四畝授其宗姪槐主守之余復問曰爾卽溘焉朝露乏紹續之下誰與爾灑一盂麥飯者曰惠家有一少婦尚妄意得雄今眼中有壻曰某甥壻曰某甥之男曰某與猶子曰某者皆分之財又故所拊字翼其徊翔者也惠長逝後遇歲時寒食各以扁舟來墓上掃荒翳難宿莽挂數尺之紙竹上櫛桃李花浮阬中

彭比部集卷十五

六

以酹賴此數人顧數人之裔與吾戚漸遠澤漸竭服自殺而之無覺然足音有時而息也而守者或鳥徙無恒居此墓寄蒼煙衰草叢棘狐兔中誰知其爲陸氏之藏而肯存之者余曰曷索堅石碑之有碑則余筆以記鄉之人讀斯碑知藏之爲陸而又傷其無後也稍有人心寧不慘慘顧惜歟夫余歷考古帝皇玄寢珠襦玉盃駢走人間他公侯將相大臣無論況於布褐芒屨之儕又况浮游汗漫若國僑之言無歸者則此

石之足恃與否竟安可知姑畢其心力之可及者云爾碑成於新天子御宇之二載其號爲萬曆其歲干爲闕逢其支爲閏茂記之者余冲谿居士世宗朝爲尚書郎者也

桃花里先壠記

先府君之卒也在嘉靖甲午之冬而輅以是秋舉於鄉府君猶及見之當是時輅方弱冠急市地穿穴圖畢曩事惟一二瞽師偏說是據猶不知水土異宜塋法淺深利病也久之官豫章忽

彭比部集卷十五

七

夢府君曰汝塋我太深將有水泉之患亟卜剛燥易之覺而惶懼悽惋腸一日而九迴也無何復夢一叟挈小艇呼余共載稍游歷深村野水已而稍登岸指田中示余曰是地名桃花而翁宜塋此謹戢而佩之莫識所謂比解綬歸有秀水農家持田來售書其契云前抵桃花涇余乃驚悟詰朝鼓柁詣田所風物溝塍皆夢所見也諦視之則西南與西之水合流而滙乎其陽而垣局之外左右二溪紆曲旋繞而出垂列若

兩衣帶雖乏江湖之鍾毓禽曜之臨映而土分
四支所用則支之次三頗合於昔之名地肺者
遂封土樹松而屋其東偏使居守冢以戊午蜡
閏爰啓考妣雙觀合窆於茲而繼母氏更閱兩
載亡則踵祔其右府君之遷也距初塋凡二十
年故穴中壟已浥潤灰浮左倍之其右之虛者
則水初集爲厚以四大錢計始悟江以南地勢
卑濕去秦雍充洛已下一二百丈第可淺攢而
豐培其巔而術家猶執深塋舊聞毒流泉下卽

彭比部集卷十五

八

世所傳三和土法布石以冠之者上滲旁瀝下
蓄而瀦沛爲水府無疑也伏念府君生平苦學
攻藝已然諾好施千里族艱食者廩之鰥子者
婚之歟無塋送者賻之家日凋落而復恠人人
謬呼彭君厚德也晚歲至破產具脂燭衣饌日
儉僕手六藉嚴訓兒輅顧庸劣無似仰負德誨
生不逮藿羹之養沒不得輪誥之榮而又靡克
慎始至以遷徙遺慮幽魄泣血私痛罪恨何窮
尚賴府君冥行深厚默祐自天一耀靈於寤寐

再獻兆於神叟得綏玄丘貽永之安嗚呼異哉
後之子孫幸思勤勤展視而鞏護封樹以蓋吾
愆焉

芙蓉潭新阡記

仕無効於國退無表於鄉上之不能取卿相之
榮下之不免乎饑寒之患此鄙人所自愧也每
念百歲後得託瘞不毛之野蓬顆蔽冢足矣擬
以暇隙治一新阡爲他日大還計而適嬰兒母
惠姬之變惟窵措黃墟是急姬故知書病時嘗

彭比部集卷十五

九

云歟不如速朽之愈安用佳棺巨墓爲也余笑
而領之曰吾力正不能靡子第無慮其靡也姬
亡且二載余偶乘舟過新豐市之東北其水沿
舟而下折而入於芙蓉之潭潭之左圩家有磽
田數十畝因窮溪覽眺愛其水四面盤圍南北
夾岸分流而合於東又數百武北下而東折以
出迺賃役夫具鋪絕識崇土而設兆域又旁結
敝廬數廛覆之以瓦纔蔽風雨付守視者而卑
隘弗爽靡足爲整衣緝豆聚族酸譏之所蓋務

從其約稍豐耀卽力所不任也家人有問曰君
習青島有年此亦可稱吉壤乎余茫然無以應
也夫臧否者人吉凶者天彼地胡能專之卽吉
氣行乎土中而昌世縣慶亦天之所畀唐以後
塋書百家競出謬悠非古而治其說者更鄙猥
道聽余悉拒不信且人之生也等之逆旅其徂
也屬之委蛻若身後得喪胤裔盈虛疇能遙度
哉故茲阡也猗猗松楸上有雲浮墓則枕之負
之沄沄谿流平田四周廬則襟之帶之而已爾

彭北部集卷五

十

不知其他也

錢氏贈族田記

余觀鄧林之木矣其株柯與枝皆根之爲而統
之一氣氣衍而鬯滋而生生久而盤踞萃鬱材
所由美也設氣阻不貫將有偏枯憔悴蠹蝕之
患而材日以雕奚鄧林之有惟人亦然人之有
身所從來甚遠奕葉之禪綿千億各出自其
先祖其本固一也故不恤族是忘其祖忘其祖
是倍其本也故古之人仕則有祿耕則有田序

則有昭穆室則有饋薦當其薦也子姓咸集小
大旣醉歡愉蔑胥遠之怨所以聯綴其族裔者
有法無他親之也厥後世祿奪恒產廢任其族
之自合自離自豐自嗇往往以貧富起憎愛憎
愛別親踈踈之之至雖產同屬毛而漠若燕粵
箕豆之悲同氣之刃直發於鈞陶作則之地詩
曰譬彼壞木疾用無枝柰之何不雕且瘁也數
千百年脩行葦之敦睦障一石於頽波潰湍者
幾何人乃今得東畬錢公於吾郡公挾伏氏書

彭北部集卷五

十一

取甲第始通籍試宰盱眙猝遇劇寇橫行力捍
之保义其民雅有惠政已而陟朝郎牧大郡用
仁慈忠實爲人所親附已而懸車歸則飭家廟
建祭田光先貽燕恐不及又念宗人之豐嗇靡
齊也倣唐江州之陳宋姑蘇之范我明浦江之
鄭風誼親畫爲鬻腴田若干畝命之曰錢氏贈
族之田而文以識之公旣沒而其子孫典守斯
田紹述無替錢氏之孀者幼孤者讀書而貧者
老而被病無仰者率藉斯田以給庶幾免於蠹

蝕憔悴若公之恤族一何仁也仁發於孝孝永而不匱繇其錫爾類也今之號高才卓識貴顯富厚者謂鼎食紈綺乃身所自致何與於族之人卽捐斗粟尺帛賑之弗肯爲也仁哉公之立心也歟木以根爲心人以心爲根心仁則明乎本之一視暮服之親與夫大功小功猶吾木之株也總麻袒免者柯也肌窮親踈遠渙漫不可紀者枝也培根護株以壯其柯以覃其枝氣無有弗貫也夫是之謂率祖敦本本盛末漸以

彭比部集卷五

三

大其子孫有生弗我類類無我永者否也以公善慶之積發祥之長簪組章縫振振未艾可執券而責予故樂爲之記併告夫繼弓裘者尚保斯田而拓之以圖永先澤焉

如臯縣新城記

如臯本漢廣陵郡瓌縣名已見於晉唐置如臯鎮南唐復爲縣乃維揚之塞邑而與海門通泰襟帶聯附唇齒輔車地也自海寇陸梁諸邑以城郭不設長吏雖材武固莫能以身爲杆其焚

燹肆掠荼毒震蕩之禍甚烈也嘗一再入如臯幸免屠燬然蛇豕薦食恣睢未歇先事豫戒域民儆守之務惟城爲不可以已侍郎澹泉鄭公建節撫淮夙夜勤民不皇自佚楊守吳君自湖以城如臯請公俞之下其牒於縣遂親履度地形舊治東西脩而南北逼隘北濱河卑墊河水衝嚙又丘墓纍纍間錯無所取地其南則平田畝澮舒曠沃衍乃展而拓之延袤廣輪圍徑始稱以量計之得七里二分知縣某承令遂繕城

彭比部集卷五

三

焉爲門者四爲樓如之爲丈其長一千七百九十畚杵土物餽糧徒庸之費三萬五千緡有奇濬濠環之上墉下壑宏規大起暴客摧沮民忽攸寧是舉也固封守而豫不虞其善之大者矣昔在春秋時渠丘公恃其僻陋在夷也而城惡不脩是以決旬之間而楚入其三都若蹈虛拉朽然君子咎其無備故設險守國城郭溝池爲固制治之要經也雖勞而費猶且爲之何哉以揆制順時佚道之使勞之而後其力可休斲費

而後其財可蓄也周宣之興也有獵狁之役而南仲城于朔方有臨淄之徙而仲山甫城于東方彼謂哲臣蓋佐也思所以毗世聚眚定侯禦侮則鮮不胥城守是急然余又聞古之爲政者輯和其人而浹以恩信使民致力效死以當勅寇之猝至而不忍去惇彞以正訓昭禮以緯俗使民知成長親上而無嗜利偷薄之心若是則芟次之寓堅於重關畫地之守嚴於百雉故曰聖人有金城者以有此具也而況地利阻阨兼

彭比部集卷十五

十四

資竝設而不廢其孰能侮之故余述春秋城築必書之義記其事而爲之銘曰海水迸沸狂鯨迅奔舳艫舳舻倏忽乘垣民無保聚走竄郊原恬嬉歲久孰設屏藩惟此如臯濱於海浹寇來蕩蕩莫之或止譬彼騰波匪防曷制剝膚震躬隱禍萌耔桓桓中丞實國之楨審勢廓宇度矩引繩賢牧贊贊令君是榮畚築具戒創此堅城巖巖濯濯莫我敢膺墉以域民泉流其下粉堞雲橫白波湯澗千夫守陴木爲布野鈴柝宵鳴

闔廬休暇猘猘擇肉我則拒之鈞戟長鍛從高布之檻吭上游履重出奇九地之守脫兎莫支保障旣陳典彞宣賁端之範矧調其嘶轡勇武知方化俗貞志協于人和以毗地利爰藉循良守邦長世 聖人之化淳漓麗鴻詰兵震耀遂荒海東扶餘樂浪罔不來同千里一尉關閩不局爾臯之氓永奠于中

南陵籍山亭碑記

代

南陵之山祖系於九華而工山高數千丈崔巍

彭比部集卷十五

十五

截業固其大宗也自工山蜿蜒而析支分幹則朗陵祿嶺水龍黃山了山等列其南射的馬仁七女石潮黃連石音梅花紫白之屬環其北冲山官山擁其西而東南有花山東北有內翰山其又東爲藉山余觀藉山陂陀逶迤儲精聚氣龍馳且百里而止結於斯殆所謂主山也縣治枕之儒學倚之宛如屏垣然今麓趾雖存而鑱削之餘不勝利敝余感而惜之語人曰夫山之有表裏猶人身之有臟腑腎胃肩背股指也群

山四面翠律繚繞於外而茵席帷帳之間顧卑之蕪穢是飭表而鑒其裏壯標而弱其本也何以稱名區隩壤哉況地靈人文雅相符合厥應不爽縣所以爲縣學所以爲學惟籍山焉依今也擴其所依而障蔽疏薄欲以宣茂明之猷毓圭璋之彥難矣於是覆土植木徙漏鼓之樓於其上而更建一亭焉崇而表之匪直爲榮觀將俾蟠紆鬱蒼而風沴不入生氣彌衍古昔陟嶽降原相土營邑審陰陽向背之別擇位署堂構

彭比部集卷十五

七

之宜揆卜而墨食者固皆是物矣夫培山濬川保有形勝撫疆宇者之責也物土宜而布之利于以生聚教訓有司承流之務也余不敏思貽茲邑永圖胡敢傳舍視焉亭創二萬曆癸未之冬十月浹三旬而落成用諄纘記之刻石置亭中告我後之君子

釣鰲磯記

駕湖中泚故有煙雨樓輅少知樓名而未之覩也嘉靖中有卽其故處系土建樓者已而寇擾

頻歲樓雖存拉攞欲壞錫山龔公來守吾嘉以公暇登覽惜其荒圯不足以辱湖之倒影迺易其朽蠹丹雘而新之若霞標孤映於層濤莽蒼間也又於樓北治地數武若平臺然列級而降則有平涯可釣乃帖石置磯鰲釣鰲磯三字於上手書心畫波泐飛動有蘇黃家姿韻時則萬曆壬午之夏也文闈方啓公于操觚奪錦者重有期焉明年癸未朱君養淳果狀頭叶契傳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嗜欲將至有開必先殆信

彭比部集卷十五

七

乎一日輅與張生文夫遊磯上生曰磯成而捷應後之掄魁者且詵詵起子盍記之生因問釣鰲之故輅曰聞之有龍伯國人一釣而連六鰲釣莫大於是者故以爲危科喻又問釣有道乎曰有始也愚無其具有其具愚無其時有其時愚無其用具者何學術是也用者何經濟是也昔之釣者吾得三人焉曰尚釣於層谿抱興王之略其釣以仁義爲竿以鷹揚爲綸以六韜爲釣以三陣爲餌佐文武造周室錫營丘胙土之

業此名賢之釣也韓信釣於淮陰習戰攻之策其釣以多智計爲竿以善將兵爲綸以木罌囊沙爲釣以三秦楚趙爲餌壇而拜之使亭長爲帝此國士之釣也嚴光釣於桐江披羊裘而傲龍衮其釣以太虛爲竿以元氣爲綸以明月爲釣以清風爲餌位不側公卿而名高萬世使人難進而易退此節士之釣也之三子者皆脩其具敷其用而令聞昭赫矣故學不本德義懼其失已仕不以德義懼其失望賢者通塞異時而

彭比部集卷十五

八

同操卷舒異用而同潔希文布褐時已身肩當世之重仲舒策天人遇矣終其齒蹈矩履繩不肯捐故學以阿世故顯之則膏流澤霈譴議而忠謨不合爲鴻冥遐鳳請以俟釣鰲之君子若夫會稽任公以巨牯五十投竿東海索求巨魚而咱之會稽之人皆厭若魚之膾則志在於得而已君子不道也旣以語生遂質諸郡公退而記

寧壽堂記

金陵姚元白氏居第直都市之南左接清流後承岡脉構堂其中面陽厥壇被以芥藻奉其母顧孺人孺人年已八十龐眉鮐耆簾闥所希而設悅之辰則以孟秋廿有七日元白計所爲母壽曰將致青田之釀以耀吾尊赤麟之脯以實吾俎則孰與夫謁四方賢豪手墨以耀吾堂乎乃購得趙松雪氏所書寧壽堂頌兩符箕福因以名堂而用其旦長跪捧觴獻孺人膝下相與姻婭驩遊亦浮駘結駟振裾而集此堂遂置酒

彭比部集卷十五

九

高會謁余而更有請曰吾託吾堂以壽吾親而吾心未罄也庶幾藉先生之一言乎余睹堂頌於是慶休嘏之懸合而奇姚子之遭也松雪墨妙垂今二百餘祀秘淦奇蹟家藏寢稀珍之者不啻懸黎火齊然姚子乃能以介壽之際獲之而命名之義若豫摹以待雖流傳適至之數哉無其孝思之所感會耳余聞衣冠之族將亢燦其姓必有壺爨婦順出而導之故其錫羨長而流澤衍譬之大澤函珠名山醞璧丹砂玉膏鐘

龍杞梓各毓其土之靈孺人以賢淑儷處士東
亭翁是生元白穎敏堅毅卒業太學洽聞多識
而容貌若愚飭行惟謹總之皆母氏之教此又
以好德將寧壽者也昔在漢之西都三條五陵
間高貲素封之家則擊鐘鼎食競以衣裘狗馬
僮御相誇詡布衣任挾之雄則以睚眦與忿懣
尚意氣黨與雖衆往往比周恣橫而干文網卽
使有夏屋崇構去此若傳舍多也姚子生舊京
沐首善之化好文工辭翰又折節善下人故登

彭比部集卷五

干

斯堂聯袂分席而劇譚高議者必薦紳名下騷
雅之流此孺人所爲心賞色愉而堂且著聞白
下繇此其隆也慎毋謂姚氏之著以堂堂之著
以松雪與彭子之記也

沖谿先生集卷之十五終

沖谿先生集卷之十六

稿李彭輅子殷著

論

文論

曹子桓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因著
典論詳列衆文之體又取建安諸子而褒刺其
利病其爲論美矣不可以復易矣昔伯牙妙音
操而峨峨洋洋惟鍾子能耳會其神及鍾之沒
也牙至毀軫絕絃謂知音難再得也窮鄙之社

彭比部集卷六

一

擊甕扣缶以爲天下之樂莫已若也引而與之
聆絲竹之希夷洒石之哀越則吁愕而莫解故
文者作之固難而知之更難也昔周之東也文
不在名物而盡在於觚牘之間天下學士各恣
所欲言而無射策徇人之累故自周衰迄於先
秦文章之作於斯爲盛由今考之左氏之爲傳
也若左珩右瑀步履合節安居隱居和鸞交應
且約之不過數語而情理粲粲不遺直可懸金
咸陽人莫能操管增損一字者誠宇宙之奇也

屈大夫之爲騷也鎔鑄風雅而更以新範悲陵
震厲創往者之所無而其瑰辭儻調膏馥霑被
後人日用之而不盡誠曠古之奇也蒙莊操其
虛無謬悠之說散道德而放論之言無不暢其
意而模寫衆竅足稱冥搜浩乎巨海重濤無復
涯渚茲亦一方之奇也他如諸子百家脫秦灰
而僅存者靡不吐自中臆故管不襲晏墨不軌
老荀不勦孟孫不錄直彬彬乎文矣夫彖象典
謨魏魏聖人之經不可幾及過此則先秦其太

彭比部集卷六

二

上乎繼而有漢之西京抑亦可以爲次矣漢初
惟枚乘所製大似七雄時人而洛陽年少肆筆
成書內無乏思莫有撓其鋒者雖子長氏或稍
遜而避焉惜乎二子篇章零落不克多見遂使
子長席世史之業揚蹀躞之才獨步當年冠絕
來葉殆以藏山之籍未湮而盈几之帙可諷也
向使其盡如八書之殘闕無次人肯湯爾推崇
也哉故文章之於世實有幸不幸也余謂先秦
遠古不可以學地知而子長有本可以學力到

也但其文騁騫縱橫押闢變化所敘謀臣健將
刺客俠士之蹟皆曲悉其情態斷輪所謂得之
心應之手詞波未至而意已散湧橫陳於先矣
故讀快意事則令人躍然喜讀不平事則令人
裂眦豎髮怫然怒讀志操政行之淑則欣欣而
慕欲與同游讀讒夫邪佞之陷人誤國則切齒
蓄憾欲投毘豺虎如國工者之貌人形神從筆
端躍出凡入乎其書者其入久而猶生固文之
一奇也而本之戰國策之洄瀾疏節非出自創

彭比部集卷十六

三

爲則遷之奇亦有自也而次遷者其班孟堅乎
班之漢書蓋過半掇遷史其餘則乃父叔皮
氏與曹大家爲之而固躬所摛撰僅十之二三
觀諸兩都典引及賓戲之答筆力可以概見人
或稱其採酌經緯藻潤雅馴要亦向歆之勑敵
而楊雄之副亞也東都自崔蔡而下間已造爲
聯語浸淫乎晉宋齊梁力務比偶蓋江左之國
士女多靚飾冶容文物歲蕤儀觀照耀而銓文
者似之競以新巧瞻麗爲佳而不喜遒勁風骨

然非胸包充棟辭擅雕龍亦無厠於作者之林也惡可以俳而輕訾之哉唐人不逮六朝日以寢遠韓柳氏起而振之非復唐人之文駿驥兩漢之文也韓子泮猶河漢變擬鬼神常恠夷險倏忽錯互髣髴躡足烟霞之中控蒼罔鞭赤霆而與之下上也柳雖理不副韓而雄贍過之直輪指趣而不雜以浮游支蔓凄乎其行二峭絕壁之間而風雨驟至也沛乎其馳八駿於西極之野絕塵而蹈夫空虛也韓之平淮毛穎信工

矣尚有假於分架橫結柳必能爲之柳之騷賦晉問諸篇出幽入秘精摘秀採韓豈能之哉夫二子信唐之雋也而唐人之文槩有可觀前之而王楊燕許李華蘇頲之流後之而元結杜牧之劉禹錫孫樵皇甫湜之屬或駢或散各有工拙高下均爲行遠之文也不意至於弱宋而凌遲甚焉宋人無他技能惟長於著論工於上表宋所著名者曰歐陽大蘇大率歐平而弱讀之未終卷卽昏昏思寐蘇畧有西京風骨而傾竭

無繚藉下此益疲繭而不奮矣噫宋其無文乎嘗試論之先秦西京之文秦中太華也東都六朝者峨眉劍閣也唐人者金陵錢塘也西京之於先秦其伯季乎東都六朝之於西京其父子乎唐人之於兩漢其祖孫乎繇宋而視唐以上則孫之遠裔與主人之臧獲矣而近之談者乃曰論文貴略其眉髮而究其神髓不知有秦中太華之形容必有秦中太華之精神氣魄彼峨眉劍閣之屹阻不能舒而爲天府者其精神悍

而威也金陵錢塘之卑坦不能突而爲崇岡峻嶺者其精神緩而衰也卽以人喻則項羽負扛鼎拔山之力其氣必軒雄蓋世而非樵汲之荷擔石可竝也夷施趙燕挾絕世獨立之姿其神必澄瑩豐溢而非里婦之施粉黛可竝也寧有眉髮都異而神髓不相懸者乎予非能文者拙典論之末竭其任斐然鍾期以賞音名而未必善爲音予雖不文奚其讓

技能論

技能之於人亦貴矣哉一有之必將用之用不罄則意不快故技能者非所以庇身也人臣而左盼右戀局趣齷齪惟全軀是念彼其中必無可出之也誠挾非常之技蒙不世之知將沾沾以功名自厲而遑卹乎其他故士爲知己者歾非故爲歾也歾於所不得不歾也何者士之所挾者才才而受知則其隱蓄者易泄而得盡展其生平故騏驥之足孫陽顧之則飲沙沛艾而不辭鴻鵠之翮天風運之則奮翥搏扶而不倦

彭比部集卷十六

六

蓋孫陽爲騏驥之藉而天風爲鴻鵠之資也昔者藏宮馬武鳴劍抵掌志馳伊吾之比樊噲欲假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彼豈導主而面謬哉將欲用其所衝陷攻擊未盡之餘技也然此特武悍之夫役於浮氣者也若李衛公寧虜人哉聞遼左之役已垂老矣卽投杖踴躍而起諸葛武侯亦知自愛也數見戎旂於岐山渭水之原而酸辛盡瘁不以嘔血爲解恭誠得一展奇翕世清海外而縛篡賊雖歾之日猶生之年也然此

猶君臣相信交深澤渥而不疑無後事之慮者也至於白起之佐秦明知應侯嫉妬而昭王之寵任不足恃也淮陰之事漢明知功大震主畏惡其能者之不相容也岳飛之復中州明知宋高昏懦不足與共事而奸檜主和必殺已以說於金也然且竭忠殫慮揚策邁往而靡顧者三將軍豈固闕於方來哉起之結臆無以自舒信之英傑無以自表飛之肝膽無以自列故不憚凶終之隙末路之瑕而姑馳騁於當日取快於足已也夫耳目手足形骸體貌非吾之所以爲吾也其異能絕智倜儻瑰琦乃吾之所爲真吾也故謀臣才士睹烜赫之功而內忘其真愛不朽之吾而外忘其生故曰技能者非所以庇身也

彭比部集卷十六

七

禪論

釋氏種種說法歸於見性緣此自覺緣此覺人其學至竅微也於是乎有直指人心不立文字之教而禪者出焉達摩氏在西土已歷數傳而

開宗中土則固禪悅之始也遶摩於此學豈不
深且久乎而入山面壁閱九年不動何堅且苦
也夫形軀易靜而意識難降脩爾坐馳前後念
漚波而起一日之間巧曆不能計而形胡由而
捐性胡由而瑩故章綬肥甘汨溺我者也市朝
聲利羅縵我者也技能計數雕鏤我者也文字
談說支離我者也昔之禪伯子必滅景山谷之
幽長往無人之地勇悍精進無少逡巡若絕澗
臨其前而猛虎自後迫之此其用力至猛執業

彭比部集卷十六

八

至專也論者乃曰心轉法華無釋於境卽心是
道苦行奚爲此非學人事也中智所不易入也
夫吾性之體虛洞澄圓未始非心亦未始爲心
未始非覺亦未始爲覺離心而求之則無宗卽
心而求之則無住離覺而求之則無際卽覺而
求之則無倪故禪者之示其徒恒緘秘而不言
非故難之也道錄已心證悟則深淺巧鈍皆有
所自得而機用旁行卷舒無礙他人之論說無
益也人之入山者其岡巒繁紆蹊徑坦曲泉石

漱詭雲霞變幻必足探目歷而吾之知乃爲真
切悠悠然採行路之談傭耳借聽無益也其徒
之學之者有彌年而悟有童而習之至於白首
而悟有一言而悟有不以言而悟或謂靈根大
器之夫頓入而速化然譬之花焉雨漬露濡累
以旬月而一朝之發花不自知也彼之豁然而
玄朗者一掌一喝一偈一言耳而參究真確之
功則固積有其素是其頓者亦以漸也本來面
目初無一物何脩何證然舊習薰染宿積氛埃

彭比部集卷十六

九

非精祛蠲滌將乍散而旋聚是其無脩者亦以
脩也惡乎言惡乎不言惡乎默惡乎無默將立
文字乎將離文字乎苟得之文字之外雖文字
猶心傳也苟失之枯默之中雖枯默亦無明也
而禪將以何爲準焉夫擾擾而譁者寂之分岐
也昧昧而夢者覺之意想也逐逐而歿者生之
疑滯也譁寂一如則其定固矣夢覺一如則其
慧通矣生歿一如則其性瑩矣鑽堅仰高心齋
而坐忘其苦孔之回乎遶摩再傳而爲惠可自

惠可而下一花五葉寢以扶疎予嘗以妙音喻之臨濟者鯨鍾也鴻仰者石磬也曹洞雲門者簫管也法眼者鞞鞞也標引雖異旨趣則同各執其宗而同異乖隔非善學者也苟得其一則西來之意無間彼此飲水知味孰別江河其四者未始不懸合也

性習論

孟子性善之論非其創始也繼善成性孔子言之降衷成性先孔子者言之宋儒疑性善爲未

彭比部集卷六

十

備號於人曰氣有清濁故性有善惡又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又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性一也而有天地氣質之分宋儒承孔子性相近一語而衍其說而不知其有大謬不然也孔子但言性近不言性有惡宋儒顧操而叅之曰氣質之性有美惡不同孔子於人之善惡一舉而歸之習宋儒乃一舉而歸之氣識者譏宋儒舍習主氣之失悖孔戾孟之非而聖門正脉始蘇蘇更生矣今

夫吾之有身自少而壯壯而老其念萬起萬滅其習萬徙萬變吾於一歲一月一日之間念起而滅不知其幾習徙而變不知其幾卽爲時未久苟其習之不善而汚壞吾性者過甚則不易返厥初矣何待終身卽終身之間汚壞之者愈積累則愈淪落愈淪落則愈銷亡矣曰習之善不善人耶我耶曰所共習者人也習之而與性成者我也蓋吾少而觀之家長而觀之村聚間里旣而爲諸生觀之黌序又旣而注仕版觀之

彭比部集卷六

十一

內廷外藩大凡子之習率類其父女之習率類其母至於兄弟姑姐妹之相後先臧獲與主之相事使爲習莫不皆然而惟朋友游從其薰染尤速世未有交之得朋而淫比邪侈者亦未有交之匪人而能以度制欲以禮制縱者習善而心善心善而氣善氣善而性乃善習惡而心惡心惡而氣惡氣惡而性乃惡皆非氣質之罪也習之而臻於上智則不能移習之而成下愚則不可移非上智之不能移常恐其或至於移也

非下愚之不可移暴棄而弗思其移也此皆習之爲也且習不惟交游也凡目所及觀耳所及聞胥有習焉散而論之有一家之習有一村聚之習有一郡若邑之習廣而論之不惟近地也九服區分寓其方有一方之習史記所稱汧雍重爲邪三河纖儉中山椎剽邯鄲潁川任俠臨苗勇持刺鄒魯好儒西楚矜已諾南楚好辭少信江淮剽輕而些嚴燕代雕悍愎倖者是也又逃而論之不惟近時也世代遞遷當其世有一

彭比部集卷六

主

代之習如夏愿而僂商敬而鬼周文而靡西漢經術繁蕪而好爲長者東京氣節矯厲而吏治苛急晉清談而廢事梁苦空而廢刑唐詩藝而廢理是也又細而論之不惟既生也未生之前胚胎之內已有善不善之習而古者豫胎教有以也甚哉習貴慎也曰釋氏之論性有異乎曰無以異也禪宗授受曰見性曰明心此其最上乘也則吾聖門亦已微言之矣曰盡心知性盡之者明之也知之者見之也孰謂禪者爲秘密

神奇哉陽明曰聖學之妙後儒失而爲二氏所得余則譬之富人有明月之珠偶亡失於外他日賈人持珠鬻於市富人子大息曰嘻世寧有此寶乎不知乃其家之故物也

僊論

古稱長生久視者爲神仙迺余目未之覩也竊以意臆之神仙之道守其氣云爾夫形至易敝也豐益充浹房皇蟠礴者氣也氣之粹一而爲精精之粹一而爲神精者氣之精也神者精乎

彭比部集卷六

十三

精者也世之人櫻以嗜慾汨以想念而膠結者渙金堅者靡矣惡乎精惡乎神古之至人以神涵化洞於無形以精攝有秘於無情以氣載形通於渾淪故曰縣縣若存用之不勤夫綿綿者非氣之謂乎善守氣者如墨子之守軍畫地而莫與易也如龍之守珠雞之守卵無雜營無他慮也斯之謂專矣專斯精精斯神乎善哉廣成子之授軒轅也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無搖汝精無撓汝形乃可以長生其言簡易

明切信道家之樞要而猶龍氏專氣致柔與谷神不灰之論所由出也世之下衰循其途而嚮往者間有之矣鮮不中路而弭轅息足焉則不專之故也故曰窈窈冥冥至道之精昏昏默默至道之極嘻其亦玄也已矣膠膠擾擾之中其誰能專之而又誰能一之吾於蒙莊之書得三人焉列禦冠御風而行泠然以善彼蓋以其身之氣融合大塊而不二故不知風之乘我我之乘風也伯昏無人登百仞之崖臨不測之淵而

彭氏部集卷十六

古

援弓以射不慄不沮其中必有以勝之也壺丘子林時而稿灰時而天壤時而太冲變幻無倪莫得以色相覓蓋能出有而入無也夫氣其有也神其無也始而以氣凝終而以神化是謂出有入無出有而入無者非有非無而常有常無先天之氣人皆若是而乏純氣之守何由而得之哉夫神無在而道無爲故玄學以無爲爲宗彼之服食而導引者坎離而鉛汞之者餐沆瀣之氣而吸日月之華者選芝而鍊餌者或作爲

以勞煩或外假而捐本其於衛生葆形總之非道妙焉秦皇漢武時方士攘臂搯腕盱衡而高談入海求異草靈藥與夫蓬萊方丈瀛洲之屬此皆姦人之雄喙人主以利者而二君乃甘心受紿而不悔豈欲藉若人以爲神仙紹介乎亦惑矣且吾心之妙種種具足贊化而參天則聖矣遺世而獨立則仙矣不已之求而滄海萬里之索即使安期美門目與吾聯袂而接席猶然無益也或曰子之論仙也近似抑仙者亦有盡

彭氏部集卷十六

十五

乎曰奚而弗盡也老子又曰歿而不亾者壽夫賢聖之德烈士之功詞人之文或貫之穹壤或拯乎一方或垂諸竹素皆可謂不亾也吾故曰長生者以無爲而仙此三不亾者以有爲而仙

正統論

正統之說甲乙矛盾紛如也人皆裁正於綱目取衷於考亭先輩方子孝孺不盡以爲是而間嘗非之蓋天下混於一卽非正也而不得奪其爲統此紫陽意也取之以不義守之以無道卽

統也而不得與之爲正此方子意也夫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故曰君子大居正而春秋大一統正統之名爲君臣華夷而設其予奪進退一本春秋袞鉞家法而可輕語乎哉故其說至方子始核抑尚有遺論焉昔賢於正統外有霸統閭統變統無統之名意趣多舛各發已見而方子第以正變爲言故局而不該也請兼採而嚴析之夫唐虞夏之雍容揖遜府事脩和統之正乎其正萬世一君

彭比部集卷十六

六

亦萬世一時也漢有慙德季札惜之武未盡善孔子譏之而革命之際應天順人又其永清允殖治化綦隆無負天生司牧之命爲統之正無疑也而漢唐宋若是班乎唐宋二祖受其君尊爵崇階手挈太阿之柄一旦阨吭而奪之臣之不臣者也顧唐祖畏擊盜負任使戮且及身宋祖爲六軍驟逼譁擁而立威有不得已者又其任賢卹民立綱陳紀足以維民心輦天眷故君子恕而進之也昔賢所予者必在漢高愚所不

滿者獨在漢高彼爲泗上亭長卽斗食乎受秦命矣解徒驪山中道而釋之則爲秦罪人矣值秦坑焚督責法峻民怨乘機構會提劍攘臂而起與陳勝吳廣田儋武臣項梁同事一體豈真有除暴救民非富天下之心哉不過假此爲兵端耳儻遽以得國之正子之是禁大臣之篡奪而獎卑賤以叛亂非所以垂訓也又其守天下也譬之盜攫人財慮其黨之我分也多陰畫捷害自全其有故不惜殖醢韓彭去其心所最忌

彭比部集卷十六

七

而三代君臣之誼至此始賊甚且嬖戚姬以賊夫婦而毒流人彘欲易儲貳以賊父子而禍及愛子跡其暴伉少恩幾幾乎與秦伯仲而秦史成於異代故悉闕其惡漢記纂於當年故潯錄其善然以躅其後者有文景之恭儉光武之恢復武宣明章外攘內戢經國規摹秩焉可觀故君子亦恕而進之也其恕而進之也上不比肩於湯武下不度越於桓文酌而名之爲霸統附孔子褒齊桓懿晉文仁管仲之微指予之而不

盡予焉若曰是霸統者要亦近於正焉爾矣夫以三代而下豐功龐澤莫如漢唐宋而乃斬以正統予之則正統竟誰屬乎蓋天之未喪斯統也閱成周千餘載而有我明也我聖祖用綱常文教痛洗胡元穢濁而本其初未嘗爲亭長而食元粟也未嘗擅縱徒役而獲罪於元也廓乎其統卓乎其正亦萬世一時也漢豈明之倫乎昔賢因班固餘分閏位之評擬秦隋爲閏愚意不然夫閏者歲之積而月之餘一氣相承非

彭北部集卷十六

木

別開枝派故惟昭烈之紹漢南渡之衍宋閩廣二王之尺地一旅堪以當之苟其一日未亾而綴位號於天下則君子幸其緒綫尚絳而餘薪靡燼若曰是閩統者要亦存其統焉爾矣而更有借枝附派如後唐南唐者襲唐之號祀唐之祖盤基已傾而廟貌不廢宮闕既改而官儀可追勿問姓之同異皆以閩統歸之將示後世臣子無翦焉弁髦傾覆宗國而漸泯其舊也非霸非閩而直斥爲變統何哉謂夫篡臣之僭竊女

主之抗陽辯髮左衽之猾夏與暴虐不仁之秦五服九州苞舉爲一而實則宇宙間大變也故於其立也書曰秦王呂政易王號爲皇帝魏丞相司馬昭篡位爲晉帝周太師楊堅篡位爲隋帝蒙古鐵木真爲元帝而歿之日書帝書名書殂此變統之例也曹丕之篡漢孫權之自立割據一方統之所不在而書法之變猶是也春秋以一字爲褒貶故霸統之視正稍異其辭書曰楚所封漢王故秦亭長邦姓劉氏卽帝位隋丞

彭北部集卷十六

九

相唐王淵姓李氏受隋禪卽帝位周太尉匡胤姓趙氏出師次陳橋其下奉之而還受周禪卽帝位而迨其晏駕則以帝繫名以名繫崩此霸統之例也予之爲帝而舉其名者以別嫌疑定猶豫昭君臣冠履之大分也九京可作三祖復生吾知其無憾焉天下亦有無統之世矣江左之晉本變統之餘孽庑羸待盡甚微弱也而與劉石符姚瓜分而角立宋齊梁陳崛強改玉最爾一隅而與拓拔之魏相終始天下渙焉莫之

一也其國號與年姑分別而並註何者河洛關
陝乃古先帝王所奮跡輒祥之地衣冠文物禮
樂之鄉顧委而棄之於夷不一置念彼自不欲
統吾焉得而統之彼自不欲正吾焉得而正之
凡此者在中國仍稱曰帝在夷狄則但紀其國
號而篡奪之君無論南北思有以排擠之如曰
晉都尉劉淵叛晉爲僞漢歟則云僞漢劉淵殂
而趙之石勒後趙之石季龍秦之蒲洪姚萇齊
之高澄周之宇文俱其例也晉丞相劉裕篡位

彭比部集卷十六

三

爲宋帝歟則云宋帝劉裕殂而蕭道成之齊蕭
衍之梁陳霸先之陳俱其例也唐末之梁晉漢
周雖嘗控扼中土都六合上游而外之有遼內
之有諸鎮相噬而不能相吞與江左之無統一
也而篡奪之例與待宋齊梁陳無以異也當時
諸鎮皆稱臣納貢於上國以臣自處而不純乎
其臣故半以臣子之半以不臣誅之書曰唐太
師錢鏐自立爲吳越王而通之諸鎮俱其例也
歟則賢者書薨次者書卒例之以義而變也變

例之子孫不復書名而嗣諸無統者類從未滅
始例非所槩也閭統者因其先人之舊而弗易
所謂與其過而廢寧過而存也懷愍微欽酈顏
俘繫而不效歟爲被袞垂旒者羞歟則名之併
述其所受夷虜爵秩例之不容不變者也篡奪
之罪天憲惟均而計功準過各有差等孫權隔
遠王室無尺寸功而徒私土與人以自利朱子
謂之真漢賊目曰僞吳可也曹操之仕漢建功
茂矣獻帝二十餘載操所扶也故涑水謂其取

彭比部集卷十六

三

天下於群盜而且移鼎紆徐稍畏名義故書曰
魏王曹操薨司馬懿大非操比而岐山之旅不
有懿也魏已爲武侯所滅此蓋世之勲也書之
蓋與操同王莽任譎詭小數竊漢祚於几席拱
揖間無功業以輔主無恩澤以庇民此天下之
盜賊也朱溫弑天子於殿廷有斬關之悍而無
粉飾之文此盜賊之尤無賴者也故書曰漢新
都侯王莽篡立爲僞新唐梁王故節度使朱溫
弑君篡立爲僞梁蓋深嫉之也死之曰書曰王

莽遇漢兵伏誅朱溫以弑歟又幸之也快之也
變例之又變者也春秋之法於夷狄推而遠之
而拓拔之魏與江右竝稱者彼以其夷此以其
篡地醜德齊華之君所不得而臣僕者也遼金
夏之統於宋者阿保機之德無以加於藝祖之
上而夏則宋臣也前服而後叛也金則豺狼也
人類而禽獸也此皆中國之人所欲淬鋒礪刃
驅逐於窮荒絕磧之遐而不使其憑陵我疆境
虔劉我人民也夫蒼蒼而冥冥者其天耶天可
彭比部集卷十六 三

國脉論上

聖主之治有形有脉知治而不知形失其所以
治知形而不知脉失其所以形形者治象之可
見者也脉者聖主之所葆以隱然克鞏其國者
也脉何在乎曰人心是已人心所懷將在德也
古者文王仁溥于三分武王仁溥于肇造原夫

周之所以長世則姬公輔相之力也公之誨伯
禽也曰惇親錄舊任臣器能如是而已其用意
藹然一出於忠厚公之治周卽其所以治魯者
也迨周之東天下列侯士庶靡不惜其衰而痛
其亾也後王有能紹周之德則必配蒼姬之歷
明矣下周而談治者其管子四民之說乎天分
人而各授之業其秀異者爲士疏敏者爲商技
巧者爲工蠢樸者爲農愚智相越而情之欲惡
則群然以一故養士憫農卹商勸工政之要務

彭比部集卷十六

三

也古者藏富於天下後世廼以天下利而國之
最下則以天下利而帑藏之而不知有天下周
自六典外其取於民者僅什一耳廼今一切取
之於田畝尙不足以應上之需而隸耒荷鋤者
終歲剝骨慘然寡樂生之歡焉夫吳會之間京
師財源也涸其源而欲淪其流奚益哉此首當
軫念者也商旅之在今日亦云艱矣趨而共者
愈衆推而稅者日殷行乎矛戟之畏途而什一
之息皇皇焉其不易獲也則農與商交病矣農

商者工之所與通什器者也此而既病則百工之技焉攸施之以故天下之人不論能與不能而惟士之爲慕七雄之世不得已羅之於食客東京以來群萃於黌校方今羅以天府賢書高材擢異者無論矣試觀章縫之侶焚膏矻矻而或寡穎脫之文設若中道而盡擯之則弗能更理他業列高等廩食於公者乘其衰暮而絀其年資俾有後薪之凌前魚之泣則彼之曩時故嘗與洛陽年少爭鋒鏑者也而奈何以鬱鬱終

彭比部集卷六

三

也漢制入貲者得拜爲郎名卿張釋之司馬相如假以奮跡頃聞太學之盛注籍者以萬數非前此弘德間比而解額不增於昔甚非所以長育而陶鎔之也又獄者聖王所慎不得已而用者也使者行部則必有刺訪然使者不能坐臆而旁採之或借聽於怨憎之談流傳之語傳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以傳聞者而麗之辟是忽生人之命於草菅也民以冤抑之氣上千陰陽之和豈獨東海一婦哉凡此數者

皆出臣工奉行之過非 朝廷意也夫人心者國之脉也而天從之周漢而下以富饒雄往代者無如開皇大業之隋鞭笞九服蹂躪河華強兵勁馬樓突無前者無如虎狼之金疆土廣大環鯨波蜃嶼窮荒絕磧咸入版圖設尉候而關析之者無如左袵之元然而隋纔再世而太社已墟金元俱不蒲百年奄然條滅天下之人覩其革命之際恬而安之求其顧砥道而出涕懷西歸以好音如靈王以後之周者吾未之聞矣

彭比部集卷六

三

何者君不愛其民民罔戴其君上下無聯維之素徒以區區位號控馭而操束之一旦掉臂以去無難也繇此而言國家命脉不在富強廣大而在人心之嚮附可知已善攝生者調其呼吸固其元真六氣之沴戾從而攻之使違保攝之宜恣愉快之樂膚革充然而脉寢以漸泯則一蹙而仆雖扁鵲俞跗弗能救也國之延促猶生之脩歿審大計者培其脉而已天以春爲脉人以平爲脉國以仁爲脉民生於周成漢文之代

唐之開元天寶與宋慶曆元佑之日暨我朝
烈聖之熙治皆春也秉國者法天之春生此遠
方黔黎所以喁喁焉重有望於今日

國脉論下

今夫人焉耳目人也手足人也聲音笑貌人也
豈形骸爲之哉則脉爲之也脉者榮衛之根呼
吸之橐而精神之合也故其人得以康寧而壽
考偶或至於疾病智者獨以爲無患故越人氏
曰越人非能生人也其生者則自能生之何

彭比部集卷六

主

者其脉治也治國家者亦然四海九州萬國體
膚也必有所以爲之四海九州萬國者內庭外
庭頭面也必有所以爲之內庭外庭者百司庶
府耳目四肢也必有所以爲之百司庶府者紀
綱法度聲音笑貌也必有所以爲之紀綱法度
者其益然流行磅礴與之淪洽其間而莫或闕
遏則國之脉也脉非天之所爲非人之所設則
有國者自爲之也遠古之世以無脉爲脉皇之
脉渾以醇帝之脉和以粹殷夏蒼姬之脉厚以

謁故夫夏歷四百殷歷六百周歷卜年卜世益
祿其鼎何三代有道之長也彼五伯驟興驟廢
秦之慘刻焚坑促世其最下者也由此觀之自
古國家世數之長短可見於此矣人之脉在元
氣國之脉在士氣士氣昌則國昌士氣弱則國
弱士氣削則國削士氣消則國消士氣亡則國
亡國依於士士依於氣是氣也經乎古今而不
爲老塞乎滄溟而不爲大揭日月而不爲明
凌乎泰山華嵩而不爲高參乎寒暑而不爲變

彭比部集卷六

主

順適乎恬愉淡漠之鄉獨立乎風靡波頽之際
皆是氣之爲也存之人則爲元氣散之乎天下
則爲士氣善攝生者養一身之元氣善治國家
者養天下之士氣如是而已矣昔漢之時天下
之氣常昌矣王莽者出借六藝文好言以箝天
下之口以弱天下之氣而漢亡唐之時天下之
氣常昌矣朱溫者出任一劍奮睚眦殺諸清流
以絕天下之善類以折天下之氣而唐亡宋之
時天下之氣常昌矣熙寧紹聖之紛紛起黨錮

之禍一切目爲黨人戮辱之以禁斥天下之賢人君子以消天下之氣而北宋東漢之云亦大率類此則士氣不振之故也夫國之治也拱揖談笑而有餘國之亂也紛紜馳騫而不足方鑑之未審幾之未定轉圜力挽而可救迨事勢之敗壞天運之往復則喀嗟噬臍而無及天下事以天下之心優游而處之則裕以一家一人之心剛憤而處之則敗此必然者也我國家自肇造以來迄於今深仁基命涵煦培養天下之士氣者何昌且厚也夫苟從而憑陵之挫折之不得使舒布蕭然如風雨之蕩晴空然夫待士如此他於何有甚非所以長國家之道也奈何不爲國脉計也

相臣論

夫君臣會合其猶朋友之交乎以君子友君子其圓通佻儇者卽日譏接弗友也以小人友小人其端殺讎侃者卽日比隣弗友也故友也者必其神志孚而襟抱洽也君之於臣也亦然夫

彭比部集卷十六

无

聖主出而英賢輔譬則雲興風烈氣應彙從然探之人主之心思意嚮而所用捨自足懸料焉用驗緯候稽圖籙哉秦之前以聖輔聖者勿論矣兩漢人主所難祇事者莫如武宣武帝雄才天授故相武帝者必公孫弘而後可弘能希世觀變與其君圓轉無窮故征伐舉而神仙求也他人處此與之爲無方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危吾身所以公孫賀劉屈氂之徒覆餗而折足矣宣帝綜核名實其時相宣帝者非魏弱翁不可

彭比部集卷十六

无

故總領衆職最稱上意者此公也二千石有治狀可增秩而賜金博陸蓋世之勲可草薶而赤族趙蓋韓楊奇崛之才可盡法而戮歿而漢業稱隆焉若丙吉資馭吏之口餘上邊事所宜其次也夫弱翁有許史之累而平津雖曲學阿世不愆厥位可謂彼善于此然要之皆揣幾相時全軀于寵讎齟齬備員流風斯下所謂叔季之魚水君臣也唐太宗英睿間世之主故惟房杜足以佐之其晚相魏文貞也仁義行年總諫

匡正意嘗屈於勉強故不免他日停婚什碑以
繫終也憲宗志翦淮右而裴度議與偶合武功
旣樹度亦因循玩愒靡聞建明此其君臣猶憤
蓋握手乍焉襟帶之歡非有肺腑深交莫逆於
心也宋藝祖之相趙普其爲陳橋始謀乎而藝
祖適以不及桑維翰激之豈非燕雲之不願攻
取洛陽之不肯徙都終有嫌於上心也歟不知
維翰尚在卒不能成此二策也神宗更化維新
之思銳甚而老成耆舊俱泄泄無足共謀故其

彭比部集卷十六

三

三

言曰群臣惟安石爲國任事奈何偏拘強復之
通融博碩之觀其效底於承樂喪師所從來遠
矣此之謂有其君無其臣也世有一君之身而
盛衰殊軌後先異相者開元砥礪宵旰減膳燔
裘於是乎招姚崇延宋璟無何權太真之妖冶
而置萬幾度外安得不相林甫也景德之際戎
馬盈郊六飛躬駕於是乎倚寇準未幾而天書
造僞繪飾太平東西封祝於雲亭梁父安得不
相欽若而夾之以王旦也建炎之初國祚如綫

幸而垂旒被袞將有以慰藉天下於是乎召李
綱用之久而保境議起稱臣誓定安得不相秦
繪也嗟乎剝復相乘否泰倚伏轉若循環潰如
川龜孰知夫復隍之虞懸於苞桑也孰知夫炎
燠甫謝而堅氷凝陰之凜旦夕遽留也孰知夫
巢燕响响相樂而棟焚突決倏而禍及已也可
畏也已嘗試論之君子小人勢不偶時故林甫
進則九齡退矣杞與延齡同升則陸贄斥矣秦
檜任則趙鼎張浚淹矣彌遠崇則真德秀魏華

彭比部集卷十六

三

三

父細矣似道顯擅則汪立信江萬里文天祥邇
且躡矣觀此則天下一以奸賢之進退爲安危
若聽之人者而不知明良相裨昏佞相濟未有
不繇之天也故使董子遭際孝文且旦夕大拜
而仲舒之跡奚爲於江都之邸使賈誼仕漢武
必拔爲御史大夫與平津共事其何有竢罪長
沙之弔乎使武宗獲享遐齡則德裕方竭智蘊
何至謫逐窮荒而伊鬱以歿使神宗得冠平仲
范希文何法度不可更何財力不可阜何夷狄

不可攘哉使孝宗而有李綱宗澤張所何至竟失兩河故疆扼腕賁志終其身弗克遂也上不遇其臣誰爲將車之僕下不遇其主誰爲泛楫之川參差抵牾而兩以相左皆天也非人也非人而予爲此論也欲世主以人勝天不使天勝人也

泮谿先生集卷之十六終

泮谿先生集卷之十七

論

春秋論

檇李彭輅子殷著

予讀春秋而知胡氏之傳鑿且妄也彼不得孔子之意而謬爲之說者胡氏也夫春秋雖孔子所作乃孟子固已言之曰其文則史矣故句析而字屬皆魯史之舊文而其筆其削則裁自聖心之義也義出於孔子書成於孔子故稱孔子

彭比部集卷二

二

作之云爾繇其著義垂訓大懼乎亂臣賊子是聖人無位者維傾軼亂之功故不曰定而曰作也彼魯史雖有舊文假令不經孔子勒定卽悠然而乘櫟杙竝立俱廢孰知魯有春秋哉繇此言之謂之作亦宜也春秋有爲人君父之道焉有爲人臣子之道焉所指爲亂臣賊子者非必身陷篡弑甘心君父之謂也凡專政竊權擅興師旅僭主會盟締外交植黨與股削其君之土宇人民以自封殖與夫負邑而要擁國以拒

皆臣之亂子之賊也仲尼於是歷歷書之以垂世誠俾回僻之跡邪逆之名章灼於數百載之後若可得而戮骸濇墓罪及其胤裔然者甚則拂其意而誅之挾其微而闢之故亂臣賊子以懼而罪我惟春秋斯當年筆削之旨也或曰然則何以必其盡魯史之文而無所竄易哉曰昔周之先王詩書禮樂之澤漬液於天下海內賢者能識文武之大其不賢者猶識其小而魯自姬公伯禽日以秉禮之教礱厲其國人故魯多

彭北邵集卷十七

三

君子自古而記之況世居掌故之任者乎周自史佚而下多聞而蜚譽者曰儋曰克之流纏纏不乏齊之南史兄弟爭死其官則周齊之史固有足觀矣而世所最著稱者惟曰在晉有乘楚則檇杙是乘檇杙之善他史俱莫及也若魯之春秋其斟酌經緯蘊藉囊括義密辭嚴刺鍼褒袞又超軼於乘檇杙之上故孔子睹其可采可據遂因而脩之獨其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彼以史爲職者必鉅細臚列捆摭不遺聖人曰是蕪

而曠不足以訓天下與來世故第取其切於彙章政務之大所謂典叙禮秩服命刑討者而後筆之爲書約之每歲不數條餘悉在所削焉是故卽述爲作因史成經事半而功倍也審如胡氏之論曰聖人多革而不因安在爲文之則史耶胡氏者謂聖人道淵德博一屬辭比事輒異於人詎知是非之公野夫里婦所共有皆可據事直書若魯之史臣其發凡起例立言之妙則所專攻而世習也夫孔子固神聖然耕不

彭北邵集卷十七

三

如老農藝不如老圃故使孔子而爲詩必不能加於閭巷之謳吟婦女之哦謳如關雎茅苴草蟲燕燕諸篇也使孔子而爲書必不能加於二帝之典三臣之謨與禹貢分州濬川之撰次也使孔子而爲史必不能加於魯春秋之舊發凡起例專攻而世習也何者物各有其至至則何可以加也孔子之因舊文而無竄易者以此然所芟刈訂權僅存其百一蓋法以爲權道以爲衡陰陽以爲端象緯以爲紀聖心精蘊參其

開游夏尚不得與而況於後之儒者又況於鑿以爲儒之胡氏胡氏之鑿不可縷數吾茲得其槩焉其傳春王正月者曰以夏時冠周月夫孔子周人也修史之時非爲邦之日曷爲舍周正用夏時身冒僭亂之魁乎其傳西狩獲麟者曰文成麟至大近乎妖矣左氏親見國史者於隱公之元年傳之曰春王周正月及獲麟之事僅曰商鉏獲之以爲不祥將賜之虞人仲尼曰麟也取之而已竊意獲麟之後世故儉儻譬之江

彭比部集卷十七

四

河愈下仰視周平王之四十九年脩已更一古今運會此而不爲絕筆將何所底止乎胡氏又動曰春秋天子之事無其位而操南面之權茲又妄乎妄者也夫申周天子之法以繩其下則盟會征伐出自諸侯大夫陪臣皆罪也伯者假尊王之名則姑有取焉何必託柄於素王恣意於誅絕哉吾故嘗曰胡氏之傳乃胡氏之春秋非孔子之春秋也

季札論

予覽吳之故每高泰伯仲雍而及於後之延州來季子焉泰伯仲雍不去無以就西伯之業故讓而逃亾者也季子惓戀宗國逃而去之則無謂故讓而食采受邑終焉於吳也乃傳春秋者顧曰季子讓國以生亂聖人非之夫僚光之際始有進魚抽劍之變方季子之讓也能逆料其有是不祥乎燕相子之用小數以罔其君而王噲妄爲名高讓其國故其讓也適以釀亂若光之弑僚非季子所造端也屈狐庸使於晉談季

彭比部集卷十七

五

子之不樂爲君曰季子守節者也季子亦曰願附子臧之義故壽夢以父之命越諸兄而授之國季子謂其不義而辭之其兄諸樊再申初議季子又謂其浼已而堅拒之由諸樊兩傳而爲餘祭爲夷昧暨夷昧之沒也季子無所諉矣乃避焉而游於上國蓋清一之節終始彌固而不可化若季子吾無庸訾矣或曰當諸樊有餘祭之授季子宜陳與子之說力諍以杜禍原竊意諸樊之遇餘祭餘祭之遇夷昧其昆弟相愛猶

之季子也季子惡得而奪之然亦安知非季子之有言而不見聽也或曰當夷昧之在位季子宜令致國乎闔閭以還兄之故物夫父子懿親彼其誠有所利也季子惡得而奪之然亦安知非季子之有言而不見聽也或曰季子以使歸而睹僚之被弑也蓋行討賊之義噫季子誰討乎將前討乎僚耶是爲子胥專諸之事而與闔閭共造亂也將後討乎光耶光固曰我王嗣也國我之國也我戮其所不宜立者耳且僚之立

彭比部集卷十七

六

季子力尚不能廢之而光之虎翼而奮也曾不難於雉兔之且杖其君而何所難於季子是以退耕延陵終其身不入吳市故曰持一節以自信履獨行而不疑者季子也曰然則仲尼之於季子亦賢之乎曰必且賢之也苟賢之曷爲書曰吳子使札來聘直名之而無所加禮也曰吳之爲國介在蠻夷逮乎中葉始慕冠帶聲明而漸通諸夏方季子之來也魯之史臣曰吳以聘問之使至稱其君以吳子而名其臣以札待吳

若是足矣不必更例也仲尼諦而究之亦曰季子非以讓國來而以吳之使事至稱其君以吳子而名季子以札待季子若是足矣無庸加禮也蓋孔子居常與弟子論議嘗數數道季子賢而美其合於禮也已又題季子墓而爲之歆歔太息焉其用情若于季子獨厚者而于春秋不少假借蓋不欲窺舊文寵心好也故學者當因季子之節以探聖人之心不當泥傳者之說求多于季子可也

彭比部集卷十七

七

魯隱公攝位論

左氏躬受業於仲尼其傳春秋之文明指隱公爲攝而後儒廼懸斷之曰隱非攝也使誠攝也春秋何以書公書薨其亦弗合於當時之事實矣予嘗詳考而知之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聲子固姪娣之微也而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生而有文在手曰魯夫人魯聞其有是祥也而聘之必其正位宮闈履夫人之籍而後宋肯婚之也仲子生桓公而幼方惠公之沒而傳

國於隱也不曰兄弟次及猶吳之諸樊餘祭也
度其命之之辭必曰攝焉以待桓之壯耳是時
桓固且爲世子矣故傳曰隱公立而奉之吾又
度其一時屬續之語不獨隱也聞之必委諸貴
戚大臣若益師無駭羽父之屬咸與聞後事也
春秋多故之際分茅析壤者惟婚姻甥舅是依
隱之婦家母黨俱無可託重而宋乃天子之裔
上公之國力鉅而援強故惠之意在桓也又慮
桓以幼冲之年弗克負荷故先立隱而俾徐授

彭比部集卷七

八

之若欲兩利俱存者繇此言之隱之位公也而
其命則攝也雖儼然端委臨乎百官兆民之上
其末路迤邐人將取諸其寄也然隱之命攝也
而其位則公也業已襲先君爵號而出與齊晉
邾莒周旋盟會矣安得不以公書哉春秋之時
適不必立庶不必廢長不必興幼不必隕一惟
天命所嚮惠雖舍桓立隱無弗可者顧糾纏若
此可謂悖於禮而謬於計矣然此自惠之失非
傳春秋者之過也禮曰諸侯無二適元妃沒則

以次妃攝事世之下衰師心廢古亦已久矣齊
桓之夫人三曰王妃徐嬴蔡姬鄭文公之夫人
二曰芊氏姜氏此皆生而竝置者也仲子之爲
夫人則接乎孟子之後乃欲厚責惠公也乎經
書曰夫人子氏薨言仲子也以喪赴諸侯故薨
之是時桓尚未君而隱不敢卑其父之所遺夫
人耳書經曰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仲子故夫
人也而嫌於二適廼別爲立宮隱猶疑於羽數
而衆仲以用六對則固小君之禮矣夫薨之赴

彭比部集卷七

九

告與新宮之飭舞佾之陳豈獨隱公之意將諸
用事大臣者之深議也及聲子之歿也書曰君
氏卒不赴於諸侯不反哭于寢不曰薨不稱夫
人隱之事其親母甚殺也而魯史以君氏稱蓋
與隱之成乎爲君也載筆之肯其微也乎哉隱
之元年天王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本賵惠公而
波及仲子贈歿而豫凶是尚得爲禮乎然亦見
仲子之爲夫人王室所與聞也夫惠以仲子之
故旣擬立桓而復以隱攝久之骨肉相猜非隱

成桓則桓弑隱故卒啓羽父之譖鍾巫之禍杜
太后欲使兄弟叔姪比次相傳誓銘藏於金匱
爲堅凝不可易旣而趙普獻策昭美不得其成
普之所以固寵殆襲暈之故智後先一軌嗟乎
人君之於世嗣惡可不慎其始也

王荊公論

迂哉荊公之相宋也公遭遇熙寧之主紛紛焉
鑿空而與利此其意非欲恢復蕤薊靈武立可
喜之功垂之竹帛乎然詎知蕤薊靈武勢不可

彭比部集卷七

十一

復且不必復也何以明其然也枉昔開創之君
崛起草莽其時謀臣雲蒸武將雨集秉戎麾制
閭外者不乏其侶業工而謀審習稔而慮精上
之人乃馭以神武照以獨智酬以醴賞授以重
權驅策而馳驟之故其南征北伐闢土拓疆奪
人世有之壤如取諸寄崇勲峻烈恢恢燿於一
時也迨乎中葉膺揚者希鳳儀介冑者更冠帶
上下墮弛兵非素用矣彼侷儻非常之士則難
以接世而遇當是時總總自保不暇而暇他人

圖哉故漢文於匈奴則歲致金繒矣昭宣之際
則罷輪臺朔方矣孝元則委越之珠崖矣唐自
漁陽變後擁兵裂鎮者四面起矣皆未聞以武
功振者也其間獨武帝以雄材快忿憲宗以果
決平亂然頻年出塞士馬物故先世儲蓄不崇
朝而盡耗者以衛霍皆奴隸之庸無出奇之畧
也蕤爾淮蔡剪之易於拉朽而勞師四載僅乃
克之以李愬光顏輩但驚猛善鬪不講於孫吳
之秘也是故蕤薊靈武惟宋之藝祖或能復之

彭比部集卷七

十一

下至神宗之代武事衰闕有閒矣安所得韓淮
陰李衛公者而將之乎下此而僅僅摧鋒陷陣
偏裨列校之才吾恐契丹之大銀夏之黠不能
徒手攫也由此觀之則荊公之所慷慨肩荷者
固聖祖之所難也非迂且愚其將謂之何然有
甚於此者劉晏韓滉之治財號爲聰明軼絕然
猶規規展錯於繩墨之內非敢新有興建也而
均輸鹽鐵摧沽諸議蓋發於桑弘羊孔僅彼桑
孔者皆賈人子熟聞諸大賈之精畫秘算其心

計之妙輕析乎錙銖細入乎芥黍及其創法裁制以寵利於公家也猶湯沸而不便况萬不逮二子耶荆公者畧見垣一方而他方夢夢者也跡其所條青苗保馬諸法譬之漁而竭澤狩而焚林顯意培克而諸非所卹其爲無術已甚矣而均輸水利尤紕謬無益倘桑孔復生固將掩口而竊笑也乃公於對君之語嘗下薄文皇上追堯舜不亦誣乎無論公計得行駢素所股削之民狙擊抗衡之虜必無成功而澶淵延州前

彭比部集卷十七

十三

後可見公豈遽出萊公韓范上哉昔者堯舜治天下惟昏墊艱食是憂臯陶矢謨佐虞僅曰安民則惠至於三苗弗率近枉洞庭彭蠡之境業已陳師致討益且欲捨而去之推此意也燕薊靈武豈必入我版圖之爲快哉乃談者曰神宗志吞燕薊靈武公之仰承將以圖寵而安位若此則又奸人之雄鄙夫之靡也今去公之時邈矣何敢懸度而妄議焉

讀

讀秦始皇帝紀

錫封置守各有是非三代之錫封則是而漢晉地大踰度僭叛易萌則非始皇之置守則是而近世裂郡織碎奪于監司則非始皇制天下畿三十六郡甚寡也故守權重而不分任久而不易與古之分茅胙土奚辯焉秦之亟亡非郡縣之過也長城阿房驪山三大役促之也漢仍秦故諸爲守者專且久得一切便宜出已意故循良著績民知戴其上頃者一郡壓以數監窘于

彭比部集卷十七

十三

讀項王昭烈本紀

自史家載筆已來率以成敗論人無異駟驗之識不知豪傑之真必蹈義而趨以俟運數之定其成之惟命不成亦惟命若項羽之恭儉愛人士之節廉者多歸之魯之父老子弟至堅守而不肯降漢昭烈屈體下賢百挫不鉅顛沛危迫

信義彌彰二君者固亦光明俊偉不世之主即使履鴻圖撫方夏可也假令刺人杯酒間而快意鴻門背景升寵遇而襲殺其遺孤以此開基拓土二君所不願也子輿氏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爲者乎

讀老子申韓傳

司馬遷之父談嘗尊老子之學而遷實不知老子夫老子乃古之隱君子而宣尼所嘗適周問禮有猶龍之嘆者吾夫子師友行也今其書曰

彭比部集卷十七

十四

弱志强骨我無欲而民自朴以智治國國之賊自古言脩身出治未有明快若此者也安可絀爲異端與吾儒二哉乃遷謂申韓之慘覈少恩原於道德之意何其誣也蘇子乃承遷而和之曰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此所以輕殺人又誣之甚也老子固曰佳兵不祥之器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輕敵幾喪吾寶其競慄慎畏猶緣足而捧盈孟也肯以不足爲易天下哉申韓術雖淺陋然惟欲賞功當罪斤斤然循名以綜

實而所裁約不失事情亦非輕殺也輕殺人者商鞅也非申韓也

讀賈誼龜錯傳

誼以洛陽年少不勝和親之憤而欲施表餌以制單于此猶在中行說之術中古者四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有以也誼苟閱歷寢久將氣定而識愈精悵焉自悔其疎矣孝文之遲遲用生亦將以礪琢之也錯之條邊實粟諸疏甚善而削地七國待之無策發之太驟使吳不被削漢

彭比部集卷十七

十五

且老歿而逆節漸消使削止於吳則他藩國若連雞之栖群麋之駭釋釋然散耳卽欲合從締約鼓行而西向吾知其無成也誼嘗以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各得推恩封其所愛子弟此議在孝文之世智囊寧不聞之耶

讀司馬相如傳

相如傳比之他傳獨該洽或云相如自撰然此必西京文士與長卿善者作之而太史公慕愛長卿辭雅故不復竄易也夫子虛上林之筆所

不獲已大人一賦導帝以仙舉何爲者哉乃宋人謂袁二世爲寂寥短促不敢極言則非矣此悽咽之詞調短而意罄卽冗長奚庸焉

讀谷永傳

王者代天言宰相代王言諫議代相言非果代相之言也宰相不能盡言言而下或阻之故要言於諫議然爲諫議者不專言宰相之言而能言天下人之言則善矣雖然言宰相之言大愈於言戚里巨閹之言也西漢之末杜欽谷永言

彭比部集卷十七

七

王氏之言故欽永貴而漢危師相張禹亦言王氏之言故禹身保位高榮及弱支而漢什劉歆等亦言王氏之言故諸人榮寵而漢亡噫可畏哉

考

連山歸藏暨三墳考

夏之易首連山連山者艮也商之易首歸藏歸藏者坤也二易雖皆聖人所作然夫子贊易而杞宋之文無徵則其不可考亦已明矣至唐而

劉先伯旣得連山而校正之長孫無忌又得歸藏而敘述之不知漢雖藏二易于蘭臺太卜後不復有僅見于令升引其數語若先伯長孫所校述乃隋人僞作耳又若伏羲之山墳神農之氣墳黃帝之形墳要亦後人僞爲夫子刪書斷自唐虞以下則上古之記撰皆所不錄至宋人乃得三墳于西京識者謂其意淺陋其辭鄙近不待辨而自知其僞然文多獨創亦非後世詞人所能及也比讀關朗易首屯而終旣濟其亦

彭比部集卷十七

七

有得于連山歸藏首艮坤之意乎

星家五緯考

晉黃帝命容成總六術時代古遠莫可紀訓南北正以降法不經見人無所紹述宣夜周髀二家與勾股測漏法使天下神其事似非聖人之情昆吾梓慎子韋史佚裨竈戶臯諸家稱述則又不若巫咸甘德石申雅善名數不可得易也故三家書世爲星經之祖咸商人以黃紀星德齊人以玄紀星申魏人以赤紀星辰野之辨森

予備矣其在法於中外官不變則不占二十八宿爲之經經故無變也是故占者惟五緯焉太史公曰五星失軌道則占益謹變也緯者同曰歲曰熒惑曰太白曰辰曰鎮是也廼所云在矢西流天狗過梁野豈五緯之變耶其動爲贏爲縮爲主爲客爲出入表裏爲逆順遲疾故法於此類占焉古曆五緯皆順行秦曆始注金火逆行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其法始密至後張子信隱居海上測用渾儀積三十餘年乃

得緯差法其言五星好惡之異辰星見伏之變又前古所未得者蓋詳哉其言之矣近代吳澄氏取逸志絕譜更新之擬於張李僧王諸家轉相異同或得之別傳耳吾何以稱焉

古字考

蒼頡視鳥跡爲蝌蚪而稱上古之文史籀變大篆而稱中古之文李斯變小篆程邈爲隸書孔安國倣之而稱隸古之文漢許慎以孟氏受易於田王孫得古文之正至劉向以中古文校三

家獨取費氏焉書始出以古文乃安國又爲隸存古謂之古尚書禮經得於魯淹中及孔氏學凡十七篇蓋古文也春秋則惟毛韓左氏得文之正如所謂逶迤噫噫郭公仍叔之文豈諸家所能儷乎且六書始于黃帝蒼頡於是有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之六義焉且古文失傳久矣乃許慎氏采古籀斯雄作說文解字稱述經典頗用古文顧其文徒以隸書爲正而未窮造字之原至或襲秦小篆十存一二亦惡能

盡合孔氏古文乎夫自漢以來易以今文如伏生所授晁錯所習今文蓋漢隸書也蒼頡古書凡經五變遂使魯魚帝虎沿踵相因蝌蚪蟲書竟成絕響而中古之文漸不可復然漢之靈帝嘗取五經之文付議郎蔡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之且刻之於石而立之太學門外當時謂之石經其字則復古矣而經之微旨大義未見其緣是而有所發明也則古字亦何益哉故嘗論之夫古之蝌蚪鳥跡聞其名已耳三代所可見

者惟衡山禹碑比干銅盤銘宣王石鼓文其他不可復覩矣即篆隸三體在今時謂之古視蒼史亦可謂之今迺至於今之世有古字點畫從其多而今之所少者固不如從古之爲便也且自鬼哭雨粟以來史變而大篆篆變而隸隸變而楷楷又變而爲行爲草書不知其凡幾變矣天竅日開人心日巧迄於今風會之流其何紀極千秋百世而後又安知其不復變耶總之天下之字不出於二氣四聲之離合二氣者何輕清重濁也四聲者何平上去入也宮商角徵羽五音者括之以四聲而四聲復原於二氣皆造化所爲也會聲氣之元而無形之字在矣王荊公之紛紛字說蘇子辨而不置吾俱無取也

彭比部集卷十七

三

三十五

冲谿先生集卷之十七終

冲谿先生集卷之十八

稿李彭輅子殷著

傳

國朝名宰傳

予嘗著相臣論自漢唐迄宋宰職善敗稍銓品焉吾太祖掃胡還華勲格天地成祖宅燕嗣鼎功爛日月列聖紹明先烈德業輝映其間雲蒸龍變所稱變化陳謨啟心弼政之功居多迺吾學編憲章錄及諸野記載之頗詳予第

彭比部集卷十八

十

三十五

抽拔鴻駿述其巍行上猷一褒次之于高廟時得一人爲李公善長公初謁上留掌書記贊謀畫卽語上曰濠距沛不遠與漢祖同受山川王氣若知人善使不嗜殺人效其所爲天下不足定也嗚呼不嗜殺人一語我高皇帝所賴以有天下而萬萬年者也若夫從克建康籍軍民五十萬及轉餉留守定律議禮皆其次也寧有高皇帝而遽信公蕭何自許卽封比蕭何乎誠謂得力于不嗜殺人一語耳公雖明哲

保身或未逮何長有子孫要亦一語之報也

高皇罷丞相權歸六卿侍臣備顧問而已迨三楊歷事久寵眷日益渥而閣臣柄寢寢重矣西楊公士奇功在社稷莫過于從容應對保護仁宗卽宛委以處漢王實所以安太子也至于阻兵襲趙猶善處兄弟全天恩之意乎若夫曲全東楊亦自全之計當耳東楊公榮數從出塞才練經武應機曲中靜重不撓能因成祖之所以爲成克開宣宗之所以爲宣者也而榆

彭比部集卷八

二

三

木之慎處凶惡廟社係焉南楊公溥東宮釋之之對文帝事類之編此固仁廟以短祚而首出列聖恐亦文皇之所心諱而用以圖行十年者乎勵志經史更讀數周自是後來作用至謂直言求之非難受之爲難則自宣廟至今旋續之下莫不沐浴此言夫管魏之事昔人所褒三楊之不能爲建文臣而能爲成仁宣英四朝臣彼固各欲畢見所長塞其內媿且時會成康足副旋轉此三人庸烈所爲錚錚

者歟然闡振閱武三公皆在太后加刃振項不爲乘機拔去禍本卒遺土木之難此亦三楊能爲之前不後之慮也景帝嗣服列輔多人賢否參半英廟復辟專任南陽赫焉釐飭茂陵初政舊碩夾輔亦多可紀無若李公賢爲著當景帝時公在兵部上言請勿聽也先貢馬乞勅邊臣練兵觀隙其言甚壯既入內閣數爲曹石所苦而不決志投袂援止而止此固公不爲曹石去而終能去曹石者也此猶其小也功

彭比部集卷十八

三

四

有大而出于呼吸應對者則國本一言而定茂陵之危是也惜乎起復一詔固出朝廷葬後稱疾其能強乎來而貌辭留而心死不半載而身亦隨之適足以重羅公一疏來今日之和音耳商公輅當身相景皇時景皇不豫太監興安歸廷臣云何公曰今上宣宗皇帝子當復立宣宗皇帝孫他非所當立者及相憲宗召見公言景恭有社稷功當復帝號蓋前言危能言于蕭愍之所不欲言後言公能言章恭

毅之所不肯言既而疏定 皇儲奏罷西廠功
成身退無少愛戀古大臣也彭公時之于南陽
每正論不相徇及門達中傷南陽公以李去時
不獨留一語南陽事竟雪足稱和衷比讀召對
合堊 錢太后語詞嚴義正凜不可撓而修省
一疏以四十無子直指昭德貴妃有商文毅不
及者自商彭謝位汪直用事益橫大臣諂附苟
容 孝廟嗣興勤於政事召對面議英賢拱立
難以槩述若徐公溥雖正色立朝不軒軒表見

彭比部集卷八

四

惟慎以擇人六卿九列多一時名傑蒙成處逸
培養元氣亦遭會休明得稱福相云惟劉公徙
前佐徐文穆用臻休休之治後引李謝兩文正
以終弘治之功凡國家大事召見三公至平臺
煖閣面議每召對輒屏左右左右竊從屏隙中
窺但聞 上數數稱善公確直見事稍遲李公
才敏達謝公方質三人同心時人語曰李公謀
劉公斷謝公允侃侃一時雖房杜姚宋之見寵
賢君得行其志不加于此也柰何城之復隍小

來大往天不欲治使龍御早賓致有闡瑾之亂
使二三君子不永所事惜哉其後謝公再事永
陵舊德靡替李公濟險處創業不累名王文恪
遇瑾直言保全善類梁文康薦起新都遜居已
上及楊輕假護衛引罪乞休益土秦藩寓言諫
沮威武草勅歿不奉命當斯時也雖君子之不
幸而實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此也 世廟入
繼大統迎立正始楊功亦自難泯廼諍禮見忤
父子坐謫亦勢使然也大禮稱旨固多驟貴而

彭比部集卷八

五

張公乎敬運會天飛議先雲起自以人情契國
禮不以是非奪正論所謂特立自信萬夫獨往
者乎當知富貴公所自有豈必如齷齪時論迎
合以就功名也哉有如奏罷中官鎮守力救延
齡以安昭聖功決生人誼淪天顯矣下此則夏
公言遇事敢言動中窾要雖以讒歿而氣猶生
徐文貞公逶迤調護天下隱受其福首輔裕陵
新政衣冠名教始去湯火薦陞生歿海內躍然
蓋所謂順風而呼者邪

彭子曰識者謂我朝賢佐推淳安第一楊文貞李文達次之總之不離調合天親愛惜民命爲多若矜名喜事則何取焉第閣臣限以翰苑入途甚隘亦有由其途而頻入不入者如吳文定推轂於謝相王端毅數薦於言官而不用是也至薛文清王文恪入矣竟扼於石曹逆瑾而弗克展盡其懷乃楊文襄以時望入席桂兩文襄以議禮入皆不由翰林而作用過之蓋亦有遇不遇也

國朝兩浙死忠傳

人當平居程量千古遇險阻艱難事往往裂眦鋸齟以爲不得當其時竭蹶垂赫烈姓名一朝荷榮寵顧戀種種雖小利害且爲陰畫腹料以計迎避而况國家大變故于吾身名義有不可以一髮間者尚容計料爲哉予性愚慙激直事鮮顧計乃當備員成均刑署時柄相方張喙噬人攫者糜爛心切怵怵動行當躡沈楊諸君後博魯汗竹忽復念生平好詩而詩尚不足成一

家言俄向閨闈中一轉顧骨肉老少代入胸臆便復釋然曰我無言責也踵人以言何爲者斯時也寧獨無名心已哉比事後輒自罵曰彼員外經歷有言責者耶而何以選此躊躇讓人作英雄也因擇吾浙慷慨殺身無少顧戀以名教重國家者若干人爲死忠傳用以自媿國初吾浙絕節自王忠文禕使雲南始而麗水葉琛守南昌以降守祝宗康泰叛死戰龍泉胡深以征陳友定死擒三公死即不同然王不辱命葉死

封疆胡亦不媿其志若建文諸臣死靖難當以寧海方希古孝孺爲首方當投筆於地大哭且罵時惟知有君臣二字不獨不知有身有宗親卽名亦不知也於是瑞安卓敬厲聲不遜族死仙居盧廻不屈長謳赴死寧海盧原質召見不屈族死奉化戴德葵不屈死仙居鄭恕以守蕭縣死五公烈烈無愧希古至于矢不貳心以一死自慰則黃巖王叔英自經于樹義烏龔泰自投城下崇德程本立兵入自縊青田劉璟死辯

髮山陰陳性善躍馬歿水臨海鄭華不食歿東
平金華樓璉逡巡歿縊定海梁良用兄弟五人
自溺尤異者東湖樵夫聞新天子詔而大哭赴
水彼寧有君臣之義者哉而樓侍讀向妻孥恐
累及一語此正歿不歿地所幸一夕竟歿得附
遜國忠臣者也後此二十年于宣廟時得一
永康李都司任守昌江賊衆攻城相拒九閱月
前後三十餘戰力困糧竭自剄後又三十年而
得一餘姚毛忠襄吉討峒賊于雲岫山爲賊所

彭比部集卷八

八

三十五

圍或勸吉退吉決戰歿後此又三十年而餘姚
孫忠烈燧歿逆濠後此又二十年而紹興沈鍊
以劾嚴嵩徙塞外爲撫按楊順路楷所殺及其
二子嗟乎後永樂百五十年僅有四公而又兩
公歿戰何寥寥也雖然國有諸公固社稷之不
幸浙有諸公則又名教之幸而浙與社稷均有
光焉

彭子曰東南氣柔土薄少遜西北乃靖難殉身
足當天下十二似亦不然惟是諸公多產浙水

以東蓋浙東山國所謂磊砢而英多者特魏杭
潤無一字姓名吾嘉幸有一程異隱爲之生色
耳余已矣不特余忘世而世亦忘余嘗感姚江
成器遙祭劉球侍郎因爲位陪都以文哭楊忠
愍同年以見志云

國朝樵李名士傳

余幼四齡從枕上受孝經大學讀一過先君子
輒稱快明年從塾師兀兀事帖括語自此而青
衿而鄉薦未遑報孝而先君先夫人皆已弃不

彭比部集卷八

九

三十一

孝去悲乎悲乎又十年成進士爲縣無能名爲
廣文爲國博無善教名爲辭曹無平反蒞獄名
喜爲詩若文無能與作者爭藝苑名忽焉出忽
焉歸忽焉老矣顧猶一開卷哆口言周秦宋楚
之英視爲不可及不知維桑往詰踵武而是莫
不行格幽玄功滿天地雄詞麗藻與雲霞相照
爛而東家丘置之捨近求遠其謂之何因舉吾
郡有足使余媿孝義者如桐鄉章傳普嘉善章
普音各以母病剖胸割肝和粥進之而兩母皆

愈此固異矣後有嘉善鑛工顧昌以母陶患痢因剗胸探心不得割傍膜爲羹進母食之立瘥其他若嘉興嚴震崇德甯冠海鹽莫藏咸割股療其母祖母而莫同縣崔永走瓊州迎其嫁母途負母歸母失水救母母活崔歿江西布政茹大素祭塋之嘉興殷原善兄叅政近仁夫婦卒廣西所遺三男一女原善至壯不娶以身撫諸孤親友問之原善曰娶爲後也有諸孤在娶復何益鄉邦義焉海鹽沈壽康幼爲州吏養親至

彭比部集卷十八

十

三十一

孝親沒廬墓經學識度絕人累薦不起同邑夏正性孝友親沒廬墓事其兄宗如父鄉黨稱之平湖沈琮弟肆領解兄第竝舉進士父母喪廬墓六年不如葦詔表其門同縣秦涇幼喪母哀毀像事之如生及繼母失愛事之益謹撫異母弟尤篤卒回母心父病鄰火及臥所涇叩頭籲天風反火滅父沒廬墓夫孝因誠激不愛吾身還所自出至痛歿廬墓儼依膝下孝子之自致竭矣有足使余媿歿官者如桐鄉程本立以明

經擢秦周二府舍人坐事謫雲南長官司吏目賑濟安撫爲南詔功首召脩高廟實錄擢左僉都尋調江西副使未行而北師渡江遂忠憤鬱勃悲哀自盡所著有異隱集嘉興金鑑守蘇州百姓苦官民田則不齊上疏請減重額坐賜歿包節以進士爲御史敢言按楚與宦官忤逮獄戍莊浪竟歿塞上臣子致身無貳歿國歿諫歿忤權幸忠貫天日卒與夷齊干逢爭烈也有足使余媿位望者如崇德鮑恂膺薦上喜賜坐命

彭比部集卷十八

十一

三十二

爲文華殿大學士輔導東官因辭放歸恂受易吳澄著易傳大義學者尊爲西溪先生秀水呂原領解進士第二歷通政司叅議兼侍講入內閣豫機務時緝捕匿名謗毀朝政者曹石勸上令內閣撰賞募格原與岳正見上曰爲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理上是之未幾與岳列上曹石罪狀岳坐謫公以素謹獨留時李文達遇事立斷公以持重濟之天順六年憂去公端潔儉終身無統綺

篋中惟賜衣幾襲而已卒贈禮部侍郎諡文懿
嘉善俞綱由鄉舉與脩宣廟實錄邸王受封簡
輔導詔綱侍講景泰元年以兵部右侍郎入內
閣一月仍出佐部事三年陞左侍加太子少保
天順時改南禮部致仕公慎密和厚敬身率職
無一疾言遽色世稱長厚君子夫內閣近臣至
貴倨也而吾嘉僅三人焉雖鮑未歷任呂階通
叅俞幾傳舍而賢稱藉藉不猶愈于折足覆餗
者乎有足使余媿名業者如崇德朱逢吉初爲

彭比部集卷十八

十三

中書掾不附當軸聲譽大起授知寧津縣有異
政歷大理丞同脩國史尋視蘇湖水利及北京
屯田躬親不怠所建議皆軍國大計尤急救化
身躋貴顯公廉如一日捐館囊無一錢有文集
若干卷嘉興項忠以進士任員外郎扈駕土木
馳七晝夜遷廣東副使謀報流賊劫鄉村忠獲
訊皆良民盡釋之改陝西按察使賑活饑民萬
計進右副都御史與固原叛達滿四相持大小
三百餘戰計擒之尋視京師大水賑活饑民二

十餘萬復定襄賊李胡子諭散流民四十萬尋
轉刑部尚書改兵部加太子太保先是錦衣百
戶韋瑛挾中璫汪直勢屢興大獄忠具疏率公
卿列奏坐瑛戍邊其黨陷忠落職後敗忠始復
官卒諡襄毅崇德陳禮薦於鄉拜戶科給事交
趾犯順奉命征之縛渠魁平餘黨奏凱道卒平
湖屠勲以進士歷大理少卿潼寇煽亂奉詔撫
定陞副都御史巡撫順天裁冗費約束中使遷
刑部侍郎奉命體勘頌田卒抑戚畹歸田於民

彭比部集卷十八

十三

擢右都刑部尚書首勸 武廟郊祀籍田幸學
尋引疾加太子太保致仕卒贈太保諡康僖海
鹽張敏其先官大理遂世雲南籍父正領解第
進士知建寧府敏以鄉貢歷知馬湖府夔達盜
起公帥獬狴兵與賊拒戰敗之陞緜州兵備副
使時賊首鄢藍就擒廖陳輩復亂公馳一騎往
撫解陳黨三萬人廖黨惡陳先歸劫陳營將并
害公曰我死大兵至汝輩無噍類矣遂還公旋
攄計總制悉平賊轉山西叅政致仕行太僕卿

以功世授嘉興所鎮撫秀水俞山舉於鄉歷吏部左侍郎公薦擢有請謁輒正色拒之臺諫以言事見忤權幸曲爲調護景泰初議迎復或有難者公奮然謂天倫至重極力贊之時議易儲公密諫不聽乃引疾進太子少傅襲蒙蕭然崇德藩蕃進士歷刑部侍郎右都御史總督兩廣征勦海南黎賊所至克捷陞南刑部尚書公性剛方清介數忤中貴及逆瑾用事矯制遣官校遠繫觀者莫不流涕公不爲動與劉大夏謫戍

彭比部集卷六

直

甘肅瑾誅復職卒 世廟詔賜塋祭海鹽鄭曉領解舉進士授兵部主事議大禮杖闕下尋轉選部嚴世蕃以治中求爲尚寶丞謂非故事不聽分宜怒貶和州判尋起歷總督漕運值海寇擾淮陽公勵等 斬獲有功尋遷南吏部尚書留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復改刑部尚書奏論錦衣所治獄多不實又劾王直於法當誅留都亂卒漸不可長皆與分宜議不合去卒贈太子少保謚端簡平湖陸松領解舉進士授禮

部主事忤逆瑾下詔獄得自歷進南京光祿卿節縮浮靡爲豎黨所嫉孫光祖余同年歷銓曹太常所至有聲夫九卿大臣爲 天子股肱不獨蒙殊恩際盛典而已所貴擊叛戡勦厥茂焉而忤倖抗奸風節勁當時矣有足使余媿取諫者如海鹽張寧進士授禮科給事中持正蹇諤每有大議 朝廷問張給事云何朝鮮毛憐讐殺公往宣德威示禍福東人震懾解爭不減重兵十萬成化改元疏論禱祀事忤禮官又忤

彭比部集卷六

五

大鐺單苞值王徽劾李賢坐謫寧申救之尚書王紘薦寧與岳正宜大用忽各與一郡朝野駭然以此指謫賢矣寧自汀州乞歸累薦不起卒無子遣二妾以雙節聞嘉興梅江以進士爲廬江令有聲擢御史憲宗時儲位未定言路囁嚅公首疏以請 上嘉納賜金織絲幣海鹽許相卿以進士爲給事中遇事敢言 肅廟初太監趙山灰以從龍功廢其養子雲爲錦衣其後紛紛援請公疏力諍數千言不報未幾挂冠歸隱

七徵不起名重當時又同邑錢薇以進士爲給事中諸所論列關繫台輔戚里內侍廟享機戎皆觸違逆耳已劾翊國公郭勛七事又諫巡幸指摘官僚暨主德闕誤竟忤旨奪職歸而閉關與士子闡明理學歿贈太常少卿又同縣鄭履淳以進士任刑部主事極諫 穆宗君德廷杖幾斃萬曆初起光祿少卿母喪哀毀卒頃嘉興沈比部思孝亦以江陵起復極諫杖戍幾爲謫人所殺今亦爲光祿少卿夫行言行道等耳故

彭比部集卷八

七

諫官之重上參宰職然懲鳴於仗馬則卷舌於寒蟬吾嘉披肝獻赤庶嚙嗾於朝陽之上者哉有足使余嫻吏治者如嘉興陳俊民永樂時歷貴州右布政撫綏夷民疆鄙賴之崇德徐奇舉於鄉永樂初拜御史執法陞交趾按察副使遠人服其威信改陝西首察風俗懲奸豪民皆懷畏同邑姚文進士知慶遠御徭徭以誠無不感服改袁州將代百姓願借冠仍聽守卒於官別歷中外幾四十年秋毫不滌同邑蔡新舉於鄉

報父讐繫獄十年得釋知慈利縣夷獠歸化民有被虎害者公禱捕之虎遁去改知臨澧吏民頌之嘉興尤夔永樂初徵授睢陽丞攝縣事蝗移傍邑傍邑移文讓之夔反牘曰蝗蝻非家畜敝邑豈能縱之夔苟不德蝗當復還也傍邑媿服嘉善姚綬以進士爲監察御史巡鹽兩淮鈎剔積弊淮饑畫策賑濟流民賴以全活 重書褒獎出知永寧以母老辭歸公善古文辭尤工書畫平湖陸愈以進士知江都教民鑿溝洫興

彭比部集卷八

七

水利灌田時縣羨銀數萬多議輸戶部公請儲以救荒後大侵民賴以濟擢監察御史按蜀卒官蜀人懷之秀水陸遠舉於鄉知海州一日行部有旋風三匝馬首令卒邏察得樹下灰者乃土人房勒殺牛商移尸於此一訊而服又過大伊鎮小犢鳴號於前使人隨犢所之盜牛者方殺犢毋捕之州稱神明擢廣東按察僉事海鹽吳昂以進士令新建歲大饑賑活萬餘人歷陞福建僉事有訟妻殺夫者公疑禱於神徵兆知

杜福一訊卽服妻得不死八閩皆呼吳青天云
後叅政閩中因逸出盡殺諸方面獨相戒無害
公同邑錢琦以進士令盱眙流賊入境公竭力
戰守邑賴以全歷南刑部郎極諫遊巡知臨江
府多惠政奏析硤江縣舊有引稅例歸公帑公
籍以營作故公私不擾子芹進士歷知永州府
治先禮教歸而上疏請罷貢黃魚遺惠甚太子
萱進士歷儀制員外平湖孫璽以進士令興化
有惠政轉同知楊州歲饑賑活萬人陞山東按

彭比部集卷十八

六

三

察僉事靖重執法子植余同年刑部尚書望傾
一時可稱世德夫官人以父民無論令丞藩臬
均爲一方倚庇諸君子後先爲治足與兩漢循
良爭蹟宜其尸祝于民至今不絕也有足媿余
儒行者如嘉興張翼篤學好古博極群書國初
徵入禮局事竣以老賜白金歸所著有桂宇集
高異志文成一家言國初徵脩元史爲翰林編
脩累官至侍講學士太常少卿卒謚文忠陳世
昌國初召脩禮書授太常博士母老解歸復徵

至京卒所著有希賢集同邑沈鉉博學邃於春
秋聲名符於世昌後知石首縣陳堯道子綱世
其家學善言名理崇德江漢洪武初召爲翰林
編脩嘗應制賦詩賜緋袍後請老嘉興王嘉會
洪武中薦授國子司業與祭酒宋訥嚴立規範
陶冶士類至今仰其師表金穎伯遂於經學兼
工書清介雅飭學者宗之海鹽李孟璿永樂中
以明經行脩被薦歷嘉興汝寧訓導所著有南
莊集弟仲璣季衡皆有文行季衡有西溪集嘉

彭比部集卷十八

九

三

興朱冕承樂間鄉貢教諭崑山學有師承課子
弟勤而嚴以故多所成就至今稱善教者必首
公劉堪工文詞善古隸聚徒教授嘗自題曰冰
玉堂牛馬走云所著有芝林集嘉善孫詢善屬
文宣德中創建縣學推攝教事尋應賢良詔檢
校廣西蠻夷蠢動諭之感服餽獻不受海鹽李
進力學博古文章春容宏辯有作者風工楷隸
行書母喪哀毀致眇一目太守齊政起爲郡學
訓導造士之功居多嘉興支立事母以孝聞舉

於鄉歷官翰林孔目與羅公倫友善學務敦本
詩文多世教語尤邃於經學號支五經海鹽徐
晟博涉群書精覈不遺偶謁叅政王衡質漢雋
數事皆畢其義王呼公爲徐漢書所著有左氏
摘事燕石存稿嘉興沈淳天資絕朴不妄言笑
爲弟子時有確行妖淫不能亂舉進士歷吏部
員外張公寧稱其孝恭篤實不下古人所著有
拙庵集海鹽董湮能詩吟咏至忘寢食晚從王
陽明講學敝屣舊業人或非之公笑曰吾方楊

彭比部集卷八

三

三

髻振羽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
吾將從吾所好遂號從吾道人蓋自漢武崇尚
五經而儒林始備然大較以利祿進郡中諸儒
恂恂執行總之文章爾雅不詭於聖人有足媿
余藝苑者如崇德貝瓊洪武初舉明經預脩元
史同官服其史才壬子校士浙省召入爲國子
助教所著有清江集行世徐一夔博學善屬文
洪武初徵脩元史教授杭州文行推重當時有
始豐藁行世嘉興夏尚宇時正以字行宣德間

舉進士仕至大理卿居官有譽望博學強記詩
文書灋皆名於時所著有瀛嶼稿家禮若干卷
平湖屠應堧進士任春坊諭德兼侍讀事母孝
嘗膺簡命校文江右慷慨喜奇節有凌駕古今
之思文章學馬遷所著有漸山集行世海鹽董
穀資穎過目成誦舉於鄉令安義更漢陽俱劇
邑綏以不擾歸而老於海上安貧好學文淳雅
多質據所著有董兩湖集暨澈浦誌碧里四存
同邑朱朴臞體而脩音聲琅琅時一吟咏善繪

彭比部集卷八

三

三

繪成懸壁間締玩之作蠅頭楷題詩尚陶靖節
畫與字幾類沈石田所著有西村集同邑陳鑑
早舉業弗習有古豪俠風閉戶讀書至老口不
廢吟卓然成家與孫太初往還所著有勾溪集
嘉興項元淇以太學爲上林丞性狷介博學能
詩文余嘗序刻其詩同邑戚元佐以進士官尚
寶卿其詩清宛而以古樂府擅場所著有青黎
閣集海鹽王文祿舉於鄉工古文辭至老讀書
不輟所著有學山王生藝草與秀水呂科竝垂

九十就試南官縉紳先生極口憐之官中猶聞
二老明興前有何李迺今李王汪劉諸君蔚然
竝著一洗宋元淺陋凌隋唐而上之我嘉諸子
雖不得與之竝驅中原或亦踵其後塵云

彭子曰聞有石蕖青色而堅一莖百葉千年一
花昔人記之侈爲盛事故子與氏論名世以五
百爲期不啻云才難乎哉構李以一柯衍茂枝
葉扶疎繁葩春榮嘉實秋腴紀挺一大賢歲發
一小賢前蔭之以上勲後承之以名伐何德業

彭比部集卷十八

三

濟濟足資師式也豈必沾沾倣詭如所稱千年
五百之希覲邪

昭代奇童傳

予八歲試有司十歲補博士弟子員後試輒冠
多士人猥以神童目之顧予越二十甫膺鄉薦
又旬旬公車者四始成進士殊自媿也暇時數
諸前彥年類異至有交騰薦剡驟登賢書者
亦大奇矣哉稽晉蕭彥瑜投聚擲李捷擬赤心
之報祖元珍藏火夜讀終蜚神口之聲中年機

穎若此孔文舉通好伯陽半千孫升坐辨道徐
份賦夢朱異賦弩直九歲十歲時耳謝元正風
定落花之咏孫齊莊生知難企之答則八歲也
李百藥悟瑯琊爲郎黃子琰況日食如初則七
歲也至若夏侯榮善擲詞范攄子工吟咏楊烏
預玄文顧敷叙客語年多彷彿又如蘇廷碩誦
賦易韻桓南郡故吏典嗟僅僅五歲豈不謂奇
耶國家文明運隆在昔稟靈毓異夙惠頗多鄉
司成守益倫司成以訓年甫二十大魁天下費

彭比部集卷十八

三

少師宏中鼎元也年亦如之乃會元趙中丞時
春年第十八歲耳而解學士繯王翰林弘暉則
以其年舉於鄉馬工部拯余工部毅中舉於鄉
者且十七四公皆第一陳脩撰樹者則十八歲
探花矣李少師東陽王學士獻弼宮保濬蔡侍
郎汝楠王郡守廷幹則十七歲成進士矣至十
六歲赴公車者有若何學憲景明獨太師居正
費李兩少師而王庶子臣則如其年列會榜蔣
文定見發解年纔十五以十四舉者趙時春楊

少師一清近蕭山王明宰也最少則少師楊廷和。擢焉十二掇秋闈矣。大理卿朱奎太常卿任道遜亦以十二歲舉侍東宮書王侍郎道亨年十二咏古塔云。浮屠何代建。峭拔入雲端。絕頂登臨處。摩娑星斗寒。劉中行見而奇之曰。寇萊公舉頭紅日句。或不過是。楊文襄一清十歲董侍郎玘八歲俱以奇童薦於有司。謝公濬八歲能詩。或命賦暮秋。立就。至紫塞風寒。鴈叫霜聞者驚歎。張給事寧七歲題畫龍云。莫點金睛。

彭比部集卷十八

五

恐飛去語意亦奇。李文正東陽五歲善大書。嘗與程學士敏政同召。上試對。鴈渾身甲冑。程對云。鳳皇遍體文章。李對云。鴈渾身甲冑。又李膺召入內庭過門檻。中貴曰。神童脚短。李應言。天子門高。遂肄業翰林。孫公承恩五歲吳一齋公指紅燭試破。卽答云。色似朝霞光同夜。卽吳歎曰。此華國之器。洪舍人鍾四歲善大書。憲廟召見。命書聖壽無疆。鍾捉筆不下。上曰。汝容有不識者乎。鍾頓首曰。臣非不識。第此字不

敢於地下書耳。卽令內侍昇几。一揮而就。夫脫乳臭以就口食。中材以下。尚有囁嚅不能言者。而乃警悟如彼。異哉。吾浙呂僉憲升。童時拋書爲戲。楊僉憲季任見之。試對。童子六七人。無如爾狡。對云。太守二千石。莫若公。且請賞。楊領之。乃曰。莫若公廉復詰之。無賞。又何如。曰。莫若公貪。楊大奇公。予郡崇德朱炎。五歲誦謝書。七歲能韻語。十歲屬文。及長博極群書。名重儒林。勝國時高隱。又有張學士伯淳。少舉童子科。與趙

彭比部集卷十八

五

孟頫爲中表。品亦相望。明興吾浙有方郡守刻勲。孝孺父。精理學。十歲遍記五經。識者奇之。天台曾僉憲穆六七歲時舉動異常兒。嘗大書咬得菜根。百事可做。後果以廉名。武進薛公應旂少以譽髦受徒。唐公順之方十二。其父挈往從之。唐先索薛文看之。急稱腹滿而走。後公科名較勝於薛。臨川湯太常顯祖。七歲道試。以書案命破。應聲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予友王公世貞。幼見鬻刀者。師命作詩。輒云。

少年醺舞洛陽街將軍血戰黃沙漠子幼以儒童應試時廖經歷以貢途攝縣試予對八歲兒童豈有登科之志予應云三年經歷料無報國之心予怒其詞嫚故借音以誚之又一日遇予於塗復召試對雞鳴犬吠占稠密予對云鳳舞龍飛識太平郡守蕭公知之方入試公問曰童子能對亦能詩乎曰能曰汝咏童子手中筆予應聲曰筆與大人同今日能揮墨他年定着紅蕭公大賞即命予文薦之學使列名庠校回念此時又六十三年事矣爲之惘然

彭子曰予讀戰國史記見甘羅以十二張辟疆以十四輒能掉口舌爲絲簧敷言詞爲藻繡使聞者不覺目眩而心受也豈非井角之儀秦乎至于項橐年甫七齡爲孔子師則必有道英慧穎足契聖懷者在甘張兩孺瞠乎後矣或云少時了了長未必然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乃李文正楊少師輩文詞爛焉年幾耄耋黜猷亦偉間氣所鍾固然耳

懷舊傳

有生必有死乃物之必至理之固然而脩短異期則大有逕庭也漆園氏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爲有道者贊也而有道無孔釋若也則孔言知生知死釋言無生無死果知之者難耶抑無之者難耶或知之即能無之耶是不可得而原也萬曆壬癸甲乙四三年間吾嘉薦紳一何奄忽凋謝之多哉隆古之世自吾家老彭以至尚父皆身爲人臣克享遐算此無論我國家如林郡守春澤及魏劉兩文靖豈非富貴而有大年者乎乃吾嘉介在兩維地卑氣薄又綰轂三江之口百物所臻而謫謫汨之憂喜嬰之厚味參之柔曼圍之六尺之軀夾攻者蜩集以故窮簷草野或踰耄齡而圭組之士鮮有距百者焉方范監丞言賈憲副名儒吳太宰鵬之亾也年皆八十而范又踰四余未暇傷之也迨乎包憲副汴孫尚書植之亾則余惻焉傷之傷其未及乎八十也然猶可說也彼後先物故有

張進士鳳岐張兵憲鳳來錢太守同文宗給事
弘暹戚符卿元佐鍾按察一元吳叅議紹黃副
使綜俱歿關其天年余益愴愴傷之而爲一泣
涕焉傷其未及乎五十而黃未六十也然猶未
有感也計余之在乙酉爲年七十有二視絳縣
之老始拜官爲復陶百里奚之賢始離牛口而
相秦伯與之差池顏頤詎足稱壽也乎顧余鴈
行之朋肩隨之侶捐館舍赴夜臺登新鬼之錄
者踵相躡也則余且爲之摧割重傷而呼天長

彭北部集卷十八

无

三

慟焉若湯銀臺日新鄒郎中國儒孫郎中詔與
余同庚者也許貳守燭郁主事闕卜太府大有
視余二歲以長者也呂員外穆陸副使相儒則
少余二歲而范廉憲之箴纔少數月者也當旬
月之先見其供揖談笑有若尋常無何而溘焉
長逝矣不謂浮生如駒過隙草檮露哉之數君
子者豈其攝生之不善歟將司命者制之而委
之冥冥歟是不可得而詰也說者曰處世一大
夢生夢而歿覺此善喻也仲尼之夢周公瞿曇

之夢金鼓此皆忘其衰而不知老之將至耳久
卒不免乎衰相之見而兩楹之奠曳杖逍遙雙
林示寂飲牛乳而少翼須臾無歿其情狀爲何
如者惟莊周之爲蝴蝶蝴蝶之爲莊周也吾悚
而慕焉以其合彼我而胥忘生歿一條萬彙同
貫彼既爲已歿之覺我尚爲方生之夢何必勤
動作生歿校量哉賈誼著鵬賦豈真能不愴生
怖歿者姑託虛無緒末以自寬譬耳而子長讀
之有當於心曰爽然自失噫安得起子長而一

彭北部集卷十八

无

三

問之

尹蓬頭傳

尹蓬頭者北地產也至元時爲天慶觀道士其
道牒以羊皮綴而尚存成化間遊南都髮累歲
不梳南都人呼爲尹蓬頭云尹得邸寓輒閉關
臥多者踰月少亦五六日後起居常不飯入饋
之食亦不辭嘗請人會漉麴餉客約盈四十餘
客戲尹曰公能盡之乎曰能須臾噉之盡孫某
秀才曰某伯父接尹於市市有檐瓜賣者某伯

父戲曰公能盡之乎曰能即買饋啜瓜立盡無餘也南戶曹李員外乞予告一日辰刻尹見李僮於都門外僮曰命已下主人幸得告矣是日方午尹報李曰蚤見使者言已得告盍趣裝矣盤饌還質問果然則道里三千往來特一飯頃耳人聞而大異之某御史當仲秋耗磨日命其隸召尹來隸曰昨昔之暮尹登大中橋觀月兩耳孔垂滂尺許尹殆歿矣御史笑曰此爲鼻柱非老病也隸甫行而尹已扣門入蓋知其召已

彭比部集卷十八

三

三

也御史亦異之魏國館尹齋舍晝嘗隱几臥寤而語魏國曰適遊姑蘇洞庭山甚適也魏國愕不信即出袖中兩綠橋界之時洞庭橋尚未至南也南都一貴人母敬事尹數數供衣饌甚虔其所愛孫少未冠而病危療諸擅醫名者悉告技窮母乃乞命于尹尹曰此非藥物所能爲顧太夫人遇我厚不敢愛我十年功更肉此白骨也今直置兩榻夜與少年四足相抵纏縛仰臥尹鼓氣運轉喉嚅嚅有聲氣達湧泉貫少年足

若大火然藏府支節間者舉體汗如雨注耗穢畢世詰朝解其縛而少年蘓蘇有生色別授圭七藥徐服而起王文成公守仁禮闈落第卒業南雍從尹游共寢處百餘日尹喜曰汝大聰明第本貴介筋骨脆難學我我從危苦堅耐入道世人總不堪也雖無長生分汝其以勲業顯哉文成悵然洛陽有野毛頭張姓者售偽誑愚自矜飾而以聞見該洽論說雄俊引重薦紳間客抵南都士人慕而爭趨軒車蒲戶外尹識其偽

彭比部集卷十八

三

三

也敝衣跣而往謁隨興隸尊稱之張方危升高坐側侍者肩摩傲岸不爲禮顧罵曰乞兒辱吾教尹迺據東面坐而謂曰爾欲譚道耶張曰夫道難言頃談道者何如左慈之牟鳴安期美門之解形銷化且爾乞兒又奚知焉尹因刺之曰爾無我罵爾注悟真篇恐天下爾罵者無窮也張曰然則爾曉參同悟真耶尹張目朗音爲抽廣成壺丘延歷度紀樞奧稍論叙柱下五千文暨內典華嚴楞伽姬易艮卦彖又三教渾合之

旨翩翩千百言衆驚異悚聽得耳所未聞於是始知尹之辯慧不群遂於玄學也尹歸倚牆立自掌其頰數十恨猶有勝心且道非可言言則益與道遠因鍵扉寢伏久之終南黃山人過訪值尹睡正熟謂弟子曰謹以一芒鞋貽爾師我不能待別矣又數日尹起問曰有友人黃來渠何言弟子曰所贈尹曰是期我遠去也無何逆閣劉瑾潛圖不軌惡尹私有詆斥羅而戍之關右尹至戍所偶過鐵鶴觀騎一鶴凌空飛去

彭北都集卷十八

三

論曰稽康謂神仙繇異稟受之自然非積學可企然稟異者鮮不學不學而何以合三教也又謂養生善調攝上可千餘歲則居常不食食而瓜瓞無餘非康所謂調攝也邪不然而何以能至元而弘正也我明以神仙著稱僅張邈邈冷子敬尹蓬頭三數人則視雲霓一何寥寂張冷跡無可稽而南都人能歷歷道尹遺事故論著焉

詩社四友傳

余當嘉靖丁巳之歲自刑曹拂衣歸適與吾嘉詞翰之士四人偶聚所謂四人者戚希仲元佐項子瞻元洪精巖寺僧冬谿方澤故三塔僧西洲正念也正念姓系出於吳而方澤者漁家任氏子也正念壯時嘗遠游抵京師貴谿相夏公言見其扇上立春詩欣欣草樹皆生意落落山林有棄材夏公曰此僧欲官乎召之見試以南京斬猫趙州栢樹子兩公案念所論次合指授之一都綱而世宗自臨御以來崇玄脩齋醮

彭北都集卷十八

三

斥髭緇無所用之卽有高禪大師不得謁禁蘂賜紫方袍如先朝故事念每厭薄其官有舒行人者聞念說詩解願欲親就之而念接舒禮意衰簡舒不悅去後舒擢御史按浙行部至嘉而念適假還人有惡念訐其造僞章罪至死者舒曰此髭素狂佻固宜有是坐之法後事雖得白以罰鍰不具淹繫郡獄會辰州近山王公守郡余爲之言而王公亟呼釋念捐俸金二十償之時則念之年長矣余乃邀念宰詩社而併拉希

仲子瞻屢赴集方澤之山房擬題摘韻賡唱叶和不三數日間也四君與余聚晤團欒莫逆驪甚謂可優游卒歲矣有頃念病且歿希仲登進士除儀制旋以世宗廟祀竣遷太常少卿暫休幹還而奄忽捐舍子瞻以太學謁選得上林監事都下無薦揚者踽踽鬱鬱雄心銷盡而羈繼未能遽歸獨方澤留里閨又病足不出戶棄翰墨之藝而專力於禪叅蓋吾道孤而騷雅之不然矣先是王公語予曰子日稱詩固善第

彭比部集卷八

畫

不治生柰貧何諸扞文網有足爲公腴潤者不惜爲借三尺也余謂丈夫卽貧餓安能異顏倭口向人干乞乎已王去余益窘遭故姻設阱投石悉鬻其便利田廬彌困頓無聊借使四君無恙余亦不能從遊如昔歲矣希仲效節官下持清白不賦於賄利書法繪事種種臻妙而性酷好文余語之曰古昔詞人墨客往往濡毫立就未必皆鏤肝剗膽而成君今思大苦恐非所以養壽命度歷紀希仲曰曩吾晨起入部輒偕

蒲州楊君以行楊本生賢彼所乘馬千金而吾乘下駟也及鞭之而前則取道不異故知人貴焦勤砥礪何必敏者而後文也然希仲竟以著述故沉縣不起今梓青熬集行世集中宗藩議五堊諸志及煙雨樓賦則英英瑰麗矣子瞻淵沉閎廓其器度天下士也工字畫硯利筆墮爰逼二王片楮寸牘嘉人珍之自少熟文選其於詩也深哉思密功鍊而拘閼一隅者率未之知尤長於模寫物色其詠牡丹明月鏡中勻粉澤

彭比部集卷八

畫

露華臺上沐蘭膏暮檻畫披新濯錦粧臺故作不歸雲又百舌巧語百般方選樹殘聲幾度別更枝此人所繪炎噴噴見褒許者大都子瞻詩家居多恬逸宦邸多激烈懷婉繹其言可以識其人也方澤資分奇雋網羅浩博貫穿馳騁於梵藏釋典六經子史之間詩守盛唐體格而不喜剪刻藻繪余嘗愛其吟岳武穆日月尚懸南迢駕關山未歿壯征心又絕句南山頭隨白雪眉自言曾見前朝時于今看到人間去惟有江

流無盡期然集中結撰此類亦夥難以句摘篇數也正念之爲詩也造詞凌脫意表似玄鶴丹鳳度海浮空譚六朝初唐而輕子美暨大曆諸彦獄中無事則詩更精以悲其艾虎發語世蓄三年病門懸五日時雄風吾不競狂勢爾何爲又七夕之篇九成人間豺虎圍六看天上女牛磯庭乞已嫌方俗巧旌招惟真客魂歸余讀其詩愴然憫之因慨慷而言之王公者錄此也希仲有子世其業子瞻諸郎咸紹明藻藝不減子

彭北邵集卷十八

三

五

瞻方澤超然高遜爲叢林宗仰門弟多有傳其觀心空寂之學者獨念也進不得之於宦退不得之於僧生計牢落栖栖寄食人間以歿而其徒又莫之嗣凡與念知識皆痛惋傷之外史氏曰天之生才也實繁其以鴻漸之翼困燕雀者不少二僧既泯泯而子瞻纔一命又寄迹苑園委吏余讀其金臺諸作涕流矣希仲晉列卿以文章耀縉紳間收聲價軒軒意得而竟矻促若中奪其齡焉此何以故將彼蒼之於才

士匪育之實誓之也余憐四君志操各翹然有以自負非汎汎啞啞若水中鳬者故叙而著之

冲谿先生集卷之十八終

彭北邵集卷十八

三

五

冲谿先生集卷之十九

稿李彭輅子般著

雜著

誅賊臣仇鸞頒詔表

臣等竊惟頃者腥移虜帳塵擾神州上干日月之明致運風雷之捷雖懦生盡懷仗劍在將士益宜夙綏迺賊臣鸞者叨專閭鉞荷國厚恩握鞬鈴膺邊重寄罔奮鷹揚之武張玉靶以靖金微敢萌鼠首之心締日逐而窺天漢欲作

彭比部集卷十九

十

門庭之寇重煩陞楯之嚴茲實仰仗我皇上撥通玄造鼎燭神奸威載丹書誓昭孳戮殛鯨鯢姑試之後驅胡不戰之中默運皇靈未事而先視其魄洞彰逆節已斃而大伏其辜四方仰離照之無疆九塞惕乾剛之有赫臣等欽奉綸音共濡洪庇王猷允塞矧觀象突之遠涉陽陽德方亨坐卜泰和之盈宇宙伏願頓天綱以該群策無虛拊髀之思布神武以馭英豪不遑采薇之烈福隨川至歷萬葉而衍雍熙壽

應嵩呼接二儀而同長久

祈雨文

翼翼南輔廛田維億擢擢嘉生民需以食雨暘時恒神司其職顧茲訛夏咸仰膏澤胡丁蘊隆萎我二麥群黎殄瘁曷其有極余茲抱憂中心徘徊儼焉齋沐敬雪於神嬰茅罪已望庇我民待命旦夕瞻跂雲霖誅此黑蜮驂彼玄冥千里沾溉百穀茂生惟神明畏尚閔余誠

祈雨文代

彭比部集卷十九

二

二十七

維茲夏日長物之候胡爾恒暘旱魃爲疢二麥將枯民饑曷救某杖鉞綬釐省躬自咎軫念黎氓痛心疾首仰祈明神布濩玄祐舞商擊鳴雲駟雷驟沛澤滂沱嘉生載茂麥秋康穰靈功斯懋神之聽之鑒我誠扣

與戚希仲諸君談項子瞻入京啟

夫詢野搜巖黼展之席日仄貽軺續食弓旌之招歲聞上不專一奎士不名一技球琳璋琥悉登於明堂栝栢豫樟不稿於深壑倚與古昔何

其盛哉嗣後詩書之習彌熾章縫之客寢繁蓄
珍者難退而易進操衡者簡收而輕逐况拘以
詞章則聞見狹而群藉可燔阮以科目則規繩
瑣而雄辭靡騁故文木不爲犧尊半作溝中之
石玉禾不差襍稊棄諸鴈鶩之餘間奢嫖母雜
然竝升荆榛鼠腊混焉共貫良由鼓舞之術非
清靡之勢自致也伏念子瞻君賦性靈奇鑄
才瓌璋文非先秦兩漢不搖於筆端詩非魏晉
初唐不出其哦諷總轡騷雅之場揚鏤翰墨之

彭比部集卷十九

三

三

圖實能前凌往彥亦可俯範後英兼以緘慎之
姿口絕臧否淵停之度波謝澄撓使其遭時吐
穎培風圖南潤色於金馬承明之廷編摩於天
祿石渠之署詎非器使之宜哉顧乃終身棘闥
不博一第河清難俟垂白漸侵吾儕有鮑子之
知者爲之搥腕太息也茲春將擔簦束裝北游
鄆下所幸 天子右文公卿樂善必有受知者
或曰君子得時則駕否則蓬累而行故被裘帶
索優游有餘彈琴詠歌塵氛自釋則此行似非

所汲汲也夫河汾挺翊聖之才陳策開皇昌黎
耿匡俗之志上書公府彼豈饜齋大倉之粟欣
豔朱紱之榮哉丈夫挾負非常思欲有所表見
升高據顯則咸仰其風槩陟衢漸磐則共被其
景暉名發意伸以是爲快惡能泯泯悒悒老斃
林樾間乎今人或謂逆窳爲高覲顏厚祿者爲
濁鐘鼎爲智驗澤樵悴者爲愚皆非昭曠之識
也時可以出雖一命足以輸忠何計位之崇庫
義在可隱雖藿食足以自娛何問世之亨塞條

彭比部集卷十九

四

三

而龍翔修而獲屈要亦各適已志而已子瞻久
游太學各通仕版卽循資甄錄隨例受官舍徒
步而安車易青衫而綺繡何損於其賢况昌熨
之代符瑞駢臻則若相如壽王輩睹天馬而作
歌叶之樂府核寶鼎而獻說取歡主顏憂勤之
朝用武疆圉則若陳琳王粲輩飛馬上之檄而
頭風可愈賦從軍之樂而士氣爰躍顧所獎援
銓叙謂何耳夫騶裏之駿困伏轅下耳帖氣喪
矣孫陽顧之遂充天閑路車之駟朝歌之叟鼓

刀屠肆途窮日暮矣姬文載之遂開營丘賜履之業士固不容淺量時亦豈能豫料哉吾儕子瞻友也聞鶯鳴而敦伐木之誼聽鶴唳而興和陰之感心之相知爲樂莫甚魂茲銷解當別黯然雙魚之音縱不絕於千里一日之散已倍創於三秋盍各著贈言揮灑成帙因與諸君極談梗概云

倩執伐啓

鄙人於疇曩固稔知某徵君者淬利砥而禔行

彭比部集卷十九

五

三〇三

傾懸峽而攜辭萬里搏扶圖南有緒千人文陣揚幟可麾誠苞菁竹箭之姿爲金馬石渠之器御李識韓雖偶乏於覲晤欽徐慕郭已久切於悵悵聞其令女幽閑齒踰齠齠顧我豚兒幼穉候屬顚蒙設畫屏而方招射雀覓佳壻而擬叶乘龍喜姓本連天定擅七襄之巧愧材編下里未抽五字之奇數有冥緣禮難率爾敢委重於執事猥微寵於世交角弓賦而情乃通瑤柯操而則伊邇風絃調雅須求丹穴之凰月老功高

曾拔中涓之駿以某人年踰邁而髮短心長尚能種瓜陵而培五色惟徵君經世腹笥而膺剛神王正堪聚冰玉而映交輝雖將楚鵠待就翮而橫騫制蕞秦儀甘分條而出贅芷蘭注予美之思新歸公子牙緋藉泰山之力舊指張家締姻好於百年仗展先容之資信合歡盟於兩姓寧傳溢美之游言謹九頓首而陳緘希一緩頰而成禮

張王屋金陵唱和編題辭

彭比部集卷十九

六

三〇四

友人雲間王屋山人張君者才爭七步學擅五車非姬妣羸劉之簡不置於縹緗非班楊左馬之詞不寄於鉛槧曩遊白下共景客星藻士靡不嚮風薦紳競爲倒屣自嘉靖壬子迨於丙辰余時承乏成均旋遷比部爲君懸榻置饌把臂莫逆凡諸賢與君唱酬之什牒多與焉後此十餘年君小試觀察遽爾拂衣張翰尊鱸既遂扁舟之興尙平婚嫁寧淹五嶽之期於是携囊挈杖再赴留都所與晤者有豐邑之產郎署之英

或要白首於素交或論同心於傾蓋君於歡洽之餘輒脩翰墨之緒發端載賡匪伊則我異音同調雜宮以商生花彩艷拙自筆端瀉峽驚濤奔於楮上五言則長城橫亘不畏偏師七字則栢梁更新非關附贅嘈嘈切切盤落亂珠調調刁刁風噓衆籟金石證聲於擲地雲霞散綺於乘空雅聚一時流馨百載豈比夫窮鄉鄙社不過莽蒼之謠下里巴人僅奏折揚之曲而已哉綴緝寔繁爰成卷帙考方輿則古蹟斯睹標姓

彭比部集卷十九

七

三

氏則交誼可徵他如謝家柳絮庭廡而雪浮庾公菴管樓虛而月白檀欒脩竹踵梁苑之池臺爛漫名葩關石家之歌舞鳴夷載酒春草之綠連茵駕侶尋芳林花之飛樸面斯皆意緣景會句逐賞翻者也夫習殊所執契各於黨涉歷之地事亦因之故浪冶之子至則蹴踘爲場重裝之賈來則金繪充仞燕齊方士空傳鍊藥之鑪梵竺衲僧動啟翻經之室悍夫劍擊蹤息而豪存墨吏銅章事往而污積締袍投贈有羈滄干

謁之朋相府上書悉寒餓叫號之丐若此輟駒慕燕何足以云惟夫博碩多聞之賢林泉遠引之逸作客異縣尚友同襟則觴咏克追乎六一往復不減於羊何雖逆旅之暫適有風騷之燥炫也夫昌熙盛化固曰多才吳會神臯亦非之士然服有章甫室有明光璧有夏璜木有秦梓茲又超群軼絕曠古欽崇則夫得士如王屋君者世豈能數數遘哉

軺弟倭變紀畧題辭

彭比部集卷十九

八

五

往者倭夷變作蹂躪我吳會其焚燒幽掠之慘淫垢污瀆之辱予難言之矣言之則皆裂髮豎不勝忿且悲而涕蘇蘇下也痛哉吾民之遘斯辰乎寇名曰倭實則中國海濱奸豪習商販爲業遊舶諸島嶼本以牟什一無他念有櫟遯小丈夫建議塞海口拒弗與貿易彼既底滯折閱不得還其故鄉計甚無聊乃攜倭之不逞工劍射者與偕憑潮駕風帆櫓內犯傍海唇齒諸郡積歲嬉佚猝然無以禦之武弁騰庸平居華衣

躍馬耳不聞鉦鼓聲一旦望賊壘奉頭鼠竄惟
全軀保首領是謀占募烏合之旅不慣擊刺汹
汹然攘臂而往納犢羊于豺虎之口直趨歟無
一生急傳檄召處州山東之兵以客就主昧乎
阻厄之地宜出入之孔道遇伏輒覆救歟扶傷
不給乃遠調麻陽柳州田寧各宣慰引兵來所
過捲蕩凋殘而河朔名將無如宗禮霍貫道驍
雄者呼而至如獲重寶乃不審機量敵皂林之
役奮突而前孤筦無後繼爲賊所乘兩將戰歟

彭北邵集卷十九

九

東南之事魚爛不可支督府胡公憲傍徨四顧
無一倚仗不得已出下計以金貨誘賊遣人入
其營說之而賊徐海號明山者果貪我餌宛轉
縈繫帖息不得動解桐鄉圍以去海與其黨麻
葉陳東異心因獻計督府誘而縛之爲已功二
人既擒其部下卒伍譁與海仇關海不能制督
府於是乘其間餌益富和益堅海乃就降移巢
沈家莊水繞四絕之地頃之我兵大集厚結其
陣鼓噪而攻之海度不免沉水歟餘衆殲焉實

由天心厭亂窮劫漸復故海酣於餌蠱於翠橋
碧桃二媚昏其智而奪之魄墮咎阱弗悟也督
府因襲用誘海故策轉而誘大渠魁王直號五
峯者拔其藪窟根底直亦果貪我餌輕身束甲
歸撫徐執而戮之鯨鯢殄而海波平皆督府胡
公力也而抗疏薦胡者則視師兵侍趙文華微
趙何以得胡微胡何以制賊厥後茂勲不賞一
肯見猜謗非妬嫉者喻訛起胡以憂隕趙追償
軍前犒用費十餘萬籍其家而布衣士某某輩

彭北邵集卷十九

十一

掉口舌入海探龍珠於不測之淵說王直以來
者泯其功鬱鬱潦倒江湖間夫前事者後之師
覆轍者來之誠恐他日任閭幕者遲徊顧望不
肯畫一奇於繩墨外以取謗訕也故吾民患苦
不在山海之寇第願當塗諸大臣包荒有容忌
恩怨選賢殉國天下事無不可爲者家弟軫嗜
問學訓里中兒躬被風塵擔書鳥徙無寧日深
憤當事之憤憤屯戍城邑委郭以外棄之捐吾
民置刀俎一涕恤者爲撰倭變紀畧併賦詩以

褒効歟之爪牙障捍之儒宦暨甘心九歟義不
受汚之女婦語云傷于虎者談虎色遽變傷於
弋者捫虎弦怖之墜而下此勒次之指也編既
迄示余讀一過喜吾弟以草莽蒸藹卑賤能景
廟堂之烈軫閭井之憂所紀覈而諷戒隱焉與
金匱竝傳遠余之夷猶空食任時事闕遺散失
弗述殊愧焉孔子稱匹夫不可奪志信夫

南膠草引

往余作令三月尸素無一善狀而復迂泥憚憚

彭比部集卷十九

十一

三十六

不能與流俗脂韋浮沉取媚悅自分解組爲農
山澗之曲於世長已矣當道尚採收之俾長應
天郡校無何量徙南國子雖苜蓿卑酸人所姍
侮而簿書籌擬之煩庶乎遠矣暇日乃學爲詩
歌每境愜情來輒操管吟一寫其憤懣愉悅
之思譬之里社兒拊盆擊瓠相和蛩蟄絡緯號
吟垣壁間以自暢適固無暇近模唐人遠規六
代也門下士焦君瑞余君孟麟數輩強欲付梓
遂哀而編之因題其大都如此見余之作者得

無謂有意于歐陽四門信今傳後哉

跋三過堂集

余既序三過堂詩偶一再批詠而歎曰荒原野
寺幽迥寥聞其足以辱長公靈爽乎雖然長公
之神房皇灝演風馬雲車何所弗屆跡其鍾毓
在峨眉視草在翰苑吏幹在臨安淮徐負謗麾
斥在楚之黃陂之惠晚歲買田陽羨而竟物於
常季扎不云乎魂氣無不之也則此風除月牖
巧韻名篇殊勝儋州春瘴中魑魅與俱時而公
肯欣然爲之默往來也

彭比部集卷十九

十一

三十四

跋南雍申教錄

南太學諸生以嘗所授於王稚川府公者哀爲
錄刻之名曰申教蓋申宣尼氏之教也宣尼氏
之教何明誠竝進博約該舉者也擴聞見遺允
迪將以務明也而支崇性靈廢學古將以存誠
也而詖盡非聖人志也學何繇興乎夫道無窮
竟而繁奧至微高明之士挈要示宗睹病立藥
始未嘗不標懸中臬參諸大通也習其言者泥

厥門戶贅附臆談不一再傳影徙而臭戾藥闕而他病發矣故曰子夏之後流爲莊周荀况之門爰出斯相言未流漸漬之多敝也是以哲人垂訓必准中依正而綜其醇全於以遏偏防漸慮至深遠矣公日記之教閱哉懿乎其有斯慮也夫竊又聞之高玄象器皆道蒙養聖脩皆學公任賢關身不厭劬瘁語不憚諄復慎率皇祖成憲釐潤規條俾多士敬業樂群駸駸嚮方型冶甄育之功不惟懋哉而其旨迺悉具茲錄

彭比部集卷九

三

錄行播遐貽永知言者謂與先正薛文清讀書錄合源儼軌嚆其諒之矣

跋澤僧諸祖像記

大雄氏之徒所稱巍巍爲人天師豈獨其稟材異哉要其魁梧瑰瑋之姿龍攄虎踞足以驅走人天而服役之始於先佛諸祖能承一脉稱俊慧弟子余禪友方澤於叅脩吟咏之暇手製諸祖像記凡若干首余甚賞異之噫茲文也調互而節更若雲霞層敷巖谷屹阻廓廓有行空之

思不惟述可見一形併與其神之不傳者而繪摹之方衲跌坐之侶間一披覽聳然若北面諸祖而聆其聲咳是其尚有興乎余又聞寄神者形攝形者神神者歷百千劫不灰物也形其漚幻耳叢林中有形羸貌劣獨自了徹心性乃寂歷偃臥一室不喋喋爲人者其人可勝數哉此又文不能叙圖不能載之矣

書程巽隱集後

靖難爲國朝一大更革吾鄉有死節一人爲左

彭比部集卷九

古

僉都崇德程公本立云蓋吾嘉以忠賢竄歿自唐陸宣公贊歿忠州宋趙忠定汝愚歿衡州前後各相去數十年而復有程公本立歿靖難然不灰諫不灰竄歿心焉耳是後又百餘年而有包御史節成歿莊浪錢給事薇削籍歿田里程公可謂前輝陸趙後啟包錢者乎頃沈比部思孝方成神電屢得訛問人咸傷之吁嗟乎歸乎固鄉閭之願不歸乎亦青史之光而與五忠六也庸何傷是集爲吳南谿方伯校刻讀其文

而想見其人焉

書籌海圖編後

自有史冊已來中國爲倭奴蹂躪無過嘉靖間不第破城殺將焚蕩屠剝流血數千里溘海諸郡縣爲然至以七賊犯留都京軍數十萬人人泣下閉門不敢櫻此又從來對壘禦敵所無者乃大司馬梅林胡公自直指受兵柄搏撓兇寇數十萬于掌股之上不三數載而漸就天誅封爲鯨觀此昭代裁定東南第一奇功也顧功大

彭比部集卷十九

五

不能耐而耐之以謗卒至逮繫仰藥東南居要諸公會不能以枌榆故出一言相明惟明州一布衣沈明臣爲周全凶讞吾郡郁同年蘭令績谿力爲保全其家至與悍守抗脫屣一官不惜也嗟乎曾謂環東南而方足圓顧者獨兩君子有人心乎哉偶閱此編不覺發憤書此以俟後之傳胡公者

南宮鶴汀鍊師贊

湖渚有汀湖波澄泠蘭芷藻荇飛芳布馨來憩

者鶴產自蓬瀛戲游碧落驚駭紫庭鳴於九臯聲聞墟野似律似呂疑韶疑夏羽用爲儀飄灑閒暇有黃者冠雲駢攸假爾弄鶴今鶴常爾俱鶴之舞今爾禱其裾鶴之寢今爾夢華胥鶴謝樊籠爾游太虛我閱丹青猶疑見君蘓耽駕月丁令歸雲神何駐乎逍遙玉宸濡毫落紙白雲英英

錢公良測語贊

贊曰閱翁茲語研理探化覈事抉情有卓而雋

彭比部集卷十九

六

有鴻而衍有密而沉有爛而顯有譙而適有夷而婉有渾而懿有石而砥高洞要原卑入無間咸出胸臆所自得垂世訓誡而列之程典者也乃知翁學有本哉視膚末勦和而東隘一隅者相距遠也尚肯獎獎焉以文字專業以觚槩自見乎噫此足以觀翁矣

冲谿老人自贊

予之簡傲上凌虹霓予之執拗槌植顛迷匪嵩匪華氣與之齊匪遊匪遊旅迹鴻泥少習詞翰

睥睨等夷文鋒一動鹿盧鵬鵠以此自許夏璜
周珪長安之日尺五可躋四十驅仕爲警所欺
荷衣蕙帶還蠶田畦誅茅數椽勃率以栖或耽
蒼莽或俯澄溪屠龍迂技任釣曷施呼牛輒應
姑學馬蹄東家之丘侮曰鳳兮矧予謏非等於
醢雞晚暮落魄空囊自携黃金不再青錢久睽
雨濶土梗波漂鳬鷺惟有雲山入我品題

應客鼎來

昔匡稚圭善於說詩能解人頤而粹儒呼之曰

彭比部集卷十九

七

匡鼎來訓者云鼎來者蓋以爲適來也予自登
第後始究詩學博詢潛玩畧曉古今百家短長
利病每好爲人言之爲余座上客者多近地騷
雅之朋亦有四方宦游諸鉅卿學士偶過吾嘉
者焉客或不以予爲無似以詩見問予乃吐其
膚末之臆牴牾之見謬有所應客亦有聽之而
願解者客既退因疏記其語如左

策問

嘉靖壬子山東典試

問孔子萬代仁義禮樂之宗主我 皇祖登極

之元年遣使於曲阜致祭命使之辭蓋欲實體
孔子之道也可得而言之與他日命儒臣分撰
五經直指揭大學衍義於廡壁註洪範觀論語
讀孟子朝夕不暇實體孔子之道果專在是與
歷考古之帝王或表章六經或能通尚書或銳
情經術或發揮典籍或夜分觀書或專講春秋
是亦知崇道者而致治咸有可議抑何故與我
皇上憲天法祖加孔子以先師之稱祀於永明
後殿崇重蓋已至矣嘗令侍從繕閱經書通鑑

彭比部集卷十九

六

以資所聞輔臣以大學衍義進講嘉納賦詩敬
一有箴五箴有註又以聖學之妙施之天下其
實體孔子之道敷至治底鴻功爲盛世右文之
主與 皇祖創業之偉烈先後一揆而古之帝
王不足論矣諸士生近闕里服膺 皇祖 皇
上聖學之教有年願鋪張而揚厲之
問古之治天下各有所尚夏尚忠商尚質周尚
文可指其實而言與夫君如禹湯文武亦盛矣
皆各有所尚而不能兼乎三何與說者謂夏之

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僊故又當抹之以忠信斯言也豈時不得不然與有謂忠敬文一體而分不可單行故王者行之有先後又謂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何所據而爲是論與前乎三代如堯舜何獨無所尚與漢唐宋史不明言所尚亦有所謂忠質文否與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鴻業變夷爲夏 列聖相承益隆治教其所尚固已酌三代而獨盛者也可得而

彭比部集卷九

末

敬陳與抑或所尚者久而敝焉果將何以抹之與幸繹陳之毋隱

問唐人有言善計天下者察諸紀綱亦猶善醫者察諸人之脉理是故紀綱在天下所係甚重也試相與論之有以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有以君臣父子夫婦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爲紀綱有以淑女好逑爲首於紀綱所稱不一何與歷代籌國之臣又有以井田言者有以賞罰言者有以官爵言者有以法度言

者有以辨賢否核功罪言者有以恤民省賦治軍言者所指愈多當以何者爲定論與至議漢唐宋之紀綱或謂漢以規模唐以法令宋以忠厚廉耻是果何所見與械櫟嘉樂之詩曰綱紀四方曰之綱之紀夫固一紀綱也此果何所指與此與世之言紀綱者同與否與切願有以聞也

彭比部集卷九

三

問明刑弼教虞舜制刑本意也惟明克允欽哉惟刑之恤則用刑良法也曰明曰欽同與異與夏作禹刑商作湯刑成周五刑糾萬民又有五聽八辟三刺五禁五戒八成于舜固無異與下逮漢唐宋三章之法九章之律囚至五覆罪至三訊編勑四卷定刑統三十卷科條愈煩亦可通諸古與我 太祖高皇帝特勑刑官刪定律法革近代比例之煩文廼又親灑宸翰爲序竊嘗莊誦至教美意實與大舜同焉可得而颺言之與 列聖相承至於今日明恤之念每切淵衷至厯 詔旨之諄切法官之分遣好生之德

誠如天地之不可名言矣然法久弊生有司之承奉德意者未盡至也曰唯明可以折獄也矜一已之智能者而深文是務明或失之於慘曰唯欽可以恤刑也持私心以姑息者而元惡罔懲欽或失之於縱茲欲使明刑恤刑不失古人之真意仰副 聖天子好生之實德獄訟平而刑罰清使姦頑知所懼而善良無所傷當何施而可

問君子爲政在審俗察敝而爲之謀故其政無

彭比部集卷五

三十五

不善乃今山東之敝豈無可言者乎嘗以物產豐阜見稱矣負海瀉鹵之地生意寡遂一值荒歉卽扶携逃散連數十里而蒿萊彌望將何以富之嘗以文章禮樂見重矣鄙野犢悍之民恒心易忘一有倡亂卽荷戈抗背合數百衆而狼虎交噬將何以教之習尚淳厚宜無改於舊矣然昔也賦額主於地產役法酌於戶則今乃地產之厚者而顧脫重賦戶則之高者而或免重役民滋僞矣欲得其實而均之果何道乎漕運

流通嘗見妨於河矣然昔也暴溢於曹單之間重臣建開河之議今則欲其南而淮泗是慮欲其東而潰決爲憂論固淆矣欲折其中而行之果何以乎是皆諸士子桑梓之患也特與籌之以觀宜民之術

沖谿先生集卷之十九終

三十三

三十三

五十六

冲谿先生集卷之二十

稿李彭輅子殷著

誄

錢給諫誄

并序

故給舍錢海石先生以直諫去其官讀書譚
道風尚衡棲者十餘年而卒於家悼輓之後
塢樹叢挺矣 皇上登極追念先朝遺直卹
贈太常少卿所以錄舊忠勸言路也青蒲動
色夫亦歾而不歾者乎某於焚黃日束帛臨

彭比部集卷二

香謁先生墓而作誄曰

泱泱東海包孕恢龐晨濤暮汐渚休滙祥是生
英哲駭哉高驪厥衷養養厥操沈沈萬夫之特
股肱之良禁門青瑣雍容侍從諷議是司觚牘
是奉袞闕補之山龍飛動指佞排奸奸憚
匪戟斯鼎匪鷲伊鳳魁幻鑒形朝陽聲重 先
帝曰都是聞謫謨殿寧無檻國賴有樞爾所辯
者禾莠紫朱爾所弼者寶契元符爾言既嘉爾
略云胡明試以功驅車粵嶺乘輪洞檐采諠南

境象郡羊城枕柳萬井 主德沛宣使星遙映

賦政允臧奏復咸稱柄人懷忌拂袖青山左杜

右薛圖史其間橫經聚笈緇帷抗顏意耽林樾

殿殿朝班薦剡十上胡不賜環先王之學網羅

包絡上邇旁窺皇黃丘索詢靡弗知知靡弗確

先生之志以世慘樂匡濟翼毗反利歸櫟石曾

媯鍊江需禹鑿抽厥瓊奇文不在茲洛誦之架

縹緗之儀匪飾輦悅倏炎轂爲譬彼琪樹芬華

自製崇掖霍岱深嶺淵坻冥搜真宰險控亂鷗

彭比部集卷二

二

管援則嫺意翮以馳乃組鍛者望而怖之置彼

璫璫 天府弗設撤彼韶鈞洞野空曷晚不慙

遺俾裏鴻業黃道徐開少微先蔑不聲之能后

昆其泄鸛雛者鵠歎厲截薛爰緬窻闔幾春

秋封高馬鬣蓬翳首丘玉綸金薤來自 皇州

泉臺九列有責其幽露滋宿草霞綺叢楸明明

天子九紘一照萬里孤臣寒魄沾耀似蟄復驚

似暗復嘯誰無忠鯁風趨景效陸沉浮游奄泯

殊調垂馨國史播名吳微 天子萬年勒銘作

考公槐蔭帶手藝在庭有苑新棘厠秩羣卿乘
風駟馬肅哉泠泠上下雲中冠綦赤霆何以報
國子跼孫繩凡百有位視此哀榮

錢太夫人誄

并序

歲在壬午冬序云孟錢母夏太夫人奄棄子
舍兩孤哀毀諸孫哭踊喪踰於禮輅兒之婦
太夫人孫誼關休感啣恤茹愴迺具榛豆奠
以清觴而爲之誄曰

媿媿女士毓英吳涇嫺婉孔良緣合攸契車轄

彭比部集卷千

三

間闕季女其至爰儷夫君實司中饋匪渴匪饑
來括來誨房閨得朋我心則慰同心卷施早作
暮思續縷組紉蠶繅就釐迺飭迺苾脯澹煨養
澗蘋潦藻采而湘之綢繆茸壘卒瘡靡辭育子
之閔恩斯勤斯夫君五馬臨江榮命藩維之委
股肱與竝入無交謫藉此內政肅肅中簿儉簡
淑令飲水齧蔬簪著襲綢太守申申宛弭氓定
內子勞勞上食允敬亦旣懸車返其故廬園有
橘柚社有枌榆威黹中綰君子樂胥以弋以釣

以笙以竽注觴青醴矢盤鮮魚上客盈座故舊
弗踈東山之屐北海之居問胡能爾曰嬪相予
庭樹青森梢雲挺玉流黃斷機篝燈夜讀雪簡
螢篇象賢式穀二惠競爽繩趾華躅彩曄者鳳
翰審者鵠昆孫鵲起早升賓錄蹴踏詞塲駑駿
咸北秉教亢宗割腴賙族百祥雲萃雙蓮兆卜
孰培其潤寢以滲漉太母崇功云誰刺促淑懿
旣宣彤史堪傳宜綏於神宜佑於天雖鄰耄耄
尚踰百年胡逐確露乘化棄捐豎逃膏下扁技

彭比部集卷千

四

窮焉條然升舉童初易遷杯棬之瀝曰惟口澤
堂背之萱曰惟予植鵲巢集蕤還櫟棟仍昔薦菽
獻櫻几筵可卽謦咳冥漠如聞愀息素幙朝淒
黃牀夜聞孤月徘徊疑見顏色曉移烏動星紀
迭送十載而後墓木其拱楸梓鬱鬱松栝環擁
浚之成隧封之成壘鬼福及人生氣渤湧必有
綸章爲千秋重

祭文

祭同年楊椒山

嗚呼逝彼白日可倒而呼先彼蒼岫可策而驅
君何賦性獨與人殊我惟忠義人與君俱胡人
推遷君狗以軀當封狐之借威視簪察其何有
君攘臂而揅鬚幾不免于虎口嗟西土之爛人
俄北闕兮奔走我嘗寓書君莫肯受乃嚼齧而
裂背披赤肝乎紫宮鬼狴獬以訶詫拒天門而
不通昇奸怵其覆折兮怒必假乎豐隆行磨牙
以張喙兮承兇意而啖忠於是指正直爲結援
摘讜言爲獄案刈屈軼以煬竈烹神牟以食怨

彭比部集卷二十

五

身雖斷而氣完禍逾篤而節見計九泉之含笑
付四海以長歎斯時也血雖成碧魂則難招悲
動京邑屍橫市曹寡妻叫絕孤穉牽號桐棺轟
具大桺遙遙魑怒方烈氣奪親交誰爲飯舍誰
爲舐刀誰爲憑棺誰爲奠醪誰爲呼天誰控
皇朝輅忝南宮鴈行兄弟潦倒閉曹越三千里
遙聞滄迸心破魂碎人百其身贖君無自冤冒
古今名滿天地彼能殺君之身不能踰殺而加
歾彼能奪君之年不能長奪君青史自古忠臣

不免有此惟生歿之分途每不知賴之有泚聊
奉清觴庶歆我指

祭王槐野祭酒

嗚呼自昔豪士髮不及垂白年不過數紀官不
至卿相溘焉而歿者不知凡幾不足爲先生哀
不必惟先生歿惟是漢有一人生先生鄉厥姓
司馬厥字子長大手闢漢若開鴻荒其人歿後
千載茫茫先生崛起子長後身雄得其手奇得
其神磅礴元氣忻懽冬春丹青禮樂鼓吹八倫

彭比部集卷二十

六

若千年之斷息續圓吭而一呻於是渭水爲之
增瀾太華爲之加峻海若訝其味腴四嶽仰而
推鎮后祗既藉其文章禍變必當爲厓廕雖借
筦以瀆山靈等三閭之天問奈何上乘衡星之
占夜恣三秦之震梁木其摧壓焉而頌是越魏
晉唐宋十餘代而生一子長歷千五百餘年而
更歿一子長也子長更歿文亦與亡匪文則亡
漢法于此潰焉披昌忍云 皇代降爲東京是
吾爲同官泣而重爲藻運傷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林念堂中丞

荷兆人之多群莽汨汨於生歿惟皇極之救
艱實名德乎是倚燦徵賢而景淑胡遽遺乎今
之世昔中丞之解褐綰銅章於百里盜劇躡於
他縣單車過而塵起睽父老之見要憐登陴而
生氣人賈勇以張拳殪兇曾於一矢突戎變之
猝臨澹容與而舒囊智屹金湯之在斯何分壤
之足計既徵入乎西臺伏青蒲而獻誨尺簡動
而霜飛神牟觸而邪畏彼伊藩之不共輕桐圭

彭比部集卷二十

七

三

而暴戾一士謬而繫之阻溥謀於累歲若相府
之私朋耽虎視於高位孰獄獄之敢摧撓負隅
而召悔排閭闔而叫九閭雷公嘻而玉女許苟
國是之丕昭濱九歎其奚累貪夫稔而志盈其
匪臣而不軌斧包藥於暗滋機牙拉而馴碎
天威震而籍之披珍貨之都會繫八方之脂膏
曩攫取其猶禦浩川委於公家萬目快而欣遇
非忠讜之上聞漏吞舟之雄虺爰建節於三吳
畫大江而南蒞灑潯露於黔黎布風雷於海濞

令無細而弗驪德隨施而咸紀旣神王而譽高
佇台鉉之爾寄何白雞之入夢嬰痼疾而永逝
屈長謨於短景沉義駕於濛汜感旅輻之道經
愧漬漿之有非渺琴歌之莫追寂尊疊其誰御
知椿菌之齊年彭與殤乎共旣獨令名之光昭
擅千秋於國史

祭胡仰崖比部

嗚呼胡君自君上世遜志懿親治黨株累執父
海濱去霞標之名勝啟雲來以高門乃累基而

彭比部集卷二十

八

三

發祥遂亢宗而有君少賦子矜騰藻芹序才譽
英英冠絕儕侶秋藉培風春明高翥受政爲郎
白雲南署方將平反棘林坐茲肺石庶定國之
不寃邁臯陶之種德沛東海之恩波付天台以
秀色使中庸之舊助借中郎之銘筆何遽吞現
見屯對鵬以言高春謂遠職輪警旋賀門未闔
弔廬已填宵邈茫昧天曷問焉堂有老親倚門
驚什雖有幼孤不識歸路來憶傾城歸復誰顧
一歎一生骨肉岐路某等枌榆舊好旅宦蕭條

坐常接席出或聯鑣俄奪言笑繼之悲號陳詞
酹酒魂其可招

祭何母章太夫人

子諱鎰號眉巖任學憲

嗚呼珠產於黃支之蜃壁藏於會城之石其生
靡恒其毓有宅故世之名賢碩哲必繇母氏之
淳懿而託其蹟蓋祥有開先慶繇蟠鬱古昔其
然玄理可識猗太夫人蚤孀於何翊相夫子爰
井爰臼米鹽是紀克家以起孟光之勤也晨盥
夜績去慝思善階闔怡怡言昭婦典動貽壺範

彭比部集卷二十

九

敬姜之彛也子長而教出就外傳審邇俎豆俾
知遵慕榛闢伊路軻母之愛也莖薦款客朋簪
推譽鮮餉弗屑齒槩咀水斥遠賄貲侃母之庇
也上有李杜下有范生勿爲脂韋勿爲啗嚶老
成典刑滂母之烈也於是令子握章而尹剖符
而守簿牒之外拊育黎首此非獨令子之仁廼
太夫人遺澤也令子文章道術奕焉儒宗視學
豫章矜佩雲從業充行隆此非獨令子之文廼
太夫人遺教也令子敷歷藩服芟夷跳梁縛虎

如牟行將論道弼拂巖廊以贊以襄此非獨令
子之功廼太夫人遺績也且也有祚有胤俾壽
俾祺過臺躋耄餐梁饌魚王母戴勝麻姑侍綯
天孫進綺玉女疏帷翩翩諸孫待策神駒晚而
厭世瑤圃雲車予又無容惆悲矣所爲悵悵私
恨者輅與令子鄉升會選差池羽俱分則猶子
不比群兒上僊之音慘怛共之但以年頽景晏
株守柴扉竟不得渡胥瀕訪嚴磯憇括蒼望玄
廬而酹酒於松楸翁仲之墟也所以緘僊愧非

彭比部集卷二十

十

用達懷其道里阻翹神馳以西黃雲日暮蕪草
烟迷千里一室神其鑒諸

祭李母徐孺人

子諱芳號繼泉任武守

坤輿順以儷軋月輪穆而迷日察象類之必雙
邇偶奇於義畫倚與孺人爰醞斯德在昔夫君
履孔氏之游間紆計然之秘策擬素封而擅雄
敦詩書以貽澤孺人佐絲枲於葯房効後先而
陳力秉家務於代置慎管鑰而瘞盡外慈和以
媿婉中肅維乎壺則雖蘭兆之靡徵喜鳳雛之

繞膝偉振振而說說總桐疇而箕集列宦綬與
儒紳誦聲華其烏奕屏有中雀之奇館駐乘龍
之客何榆景之尚遙愕泉臺之遽迫隕華湓露
之晨墜照低春之夕豈蒲柳之與彫將大期之
時及世啗怛化之悲疇具齊年之識諒浮生之
若寄終隙駒之易息載元氣兮去來餘蘭芬兮
可卽輅也厠牽瓜蔓締誼松蘿均休共感有悼
如何外孫壘曰竟辭村摩弱弱瑜珥佩恩曩多
匍匐走奠輟杵廢哦悲風蕭瑟泣雨滂沱堂帷

彭北邵集卷三

士

下鶴庭樹啼鳥靈其鑒之傾觴微醺

祭翁夢山尚書

於乎我公稟秀山川振奇東越獨特風裁蜚聲
瑣闥不薄淮陽政推藩臬誰謂循良千古希濶
爰拜中丞建節楚埏輶車所至陽煦春妍載貳
本兵治武中權幄籌廟算遠愔左賢 天子仁
恕維刑是恤其難其慎司寇之職南顧留都錦
基所宅明罰勅法諒斯有德尚書尊位珠斗旋
莖三獨八座服絳佩蒼俯括河海仰憲文昌一

人喉舌百司紀綱我公夙夜玉條是秉訊讞簡
孚貫索懸映叢棘圖扉若臨衡鏡釋之不寃蘇
公式敬於乎我公軒軒其儀天骨朗潤玉立霞
敷藝林學府揆藻威粧長駕遠馭氣薄虹霓何
恙不已神扁驚惕夢涉魂垂識徵鵬集車馬朝
馳黃墟暮卽老母啼幃弱子枉側漠漠岱宗舍
悽窈默天弗慮圖萎此哲人寐潛不旦芳草空
春慘慘落日迢迢江津千年華表化鶴歸魂某
等饒忝同僚蘭親澤麗從容一堂連鑣並轡人

彭北邵集卷三

士

栗俱亾曷勝悼悽椒奠告哀陳詞寫涕尚饗

祭張瑞泉叅政

生則終斃物有必至冉冉百年悠悠旅寄自非
期美之長生疇能免岱宗之遊憇乎於先生又
奚悲矣始先生之羈縻於官也託栖枳邑蜚聲
掖垣榮纘緒怒操兵河南熊軒詣浙佐臬叅藩
前後勛烈不翅千鈞之負茲乃委輓其形若蟬
翼之輕殆所謂條然者也方其劬職盡瘁大有
意於斯民及夫奄忽去來了無心於塵世將自

能有主耶抑但聽於真宰耶夙昔之日邀謫山
寺見其盤徊几豆夷猶杯酒計先生業已無恙
何乃濫焉朝露豈其形雖在而精已消亡耶嗚
呼先生生於丙寅沒於丙寅所謂方生方歿足
以知去來之因以神爲馬以肘爲輪御風長往
翱翔太清無涯者智有旣者生夕春短景赴彼
重溟椒漿萃奠翟門胡云柝輻就道秋飈泠泠

祭霍評事

嗚呼乎霍君擢危科今通朝籍任司法今登文

彭比部集卷三

三

言

石龍鱗天矯若可攀而及今佇搏扶而奮翼胡
爲乎濫先朝露今淪黃墟之永夕蒼旻不仁今
一至此極譬芳蘭摧於九畹兮抵鵲而碎夫荆
壁豫章翹而遭伐兮孔翠翻而被弋嗚呼川波
已東不可轉也凌雲負氣鬱爾抱也旅魂煢煢
驅長道也故鄉首丘盡蕪草也寡婦弱子誰不
爾悼也望五嶺兮關河重雲峰嶺岸嶺兮雨雪
侵尋于規號今玄猿嘯丹旒過此今行路霜襟
孰華鶴今可約惟明月兮孤墳余讀江淹之恨

賦今慨有歟匪獨自今百年電影同一瞬今君
又何美乎脩齡

祭徐東園

嗚呼若公者所謂翩翩盛世之佳公子非耶何
服紉珥貂而敦行之潔高門右地而秉禮之卑
耶公平生所驪游若金馬之彥黃綺之逸騷墨
之客無慮千百數人人謂公子親已蓋有夷門
執轡之風焉乃究厥指則一以道誼交而匪聲
華狎昵之狗也高臺層榭茂苑曲池泉石觀游

彭比部集卷三

四

言

之美煌煌雄甲吳會詎在平泉金谷下哉然惟
用以延接宴衍而寄其條然塵外之趣人莫得
以歌舞名也葆和抱一柱下玄言法身善因西
方空教公於意義大都皆心所通了第能約之
以從善取節而靡所耽溺聞其訓迪昆來者又
疊疊皆詩書義方語也公之好脩煒識信可肩
頹於鴻哲躡躡於聞人矣豈獨賢於諸貴介耶
古有之曰沅有芷今澧有蘭思公子今未敢言
賢如公也而不繫人芷蘭思耶嗚呼明瑤旣毀

誰復儷之有婉德音貽永無際厭世溷溷仙化
則宜有八公者公其群斯飄飄乘雲或曰騎箕
煙海之上爲鶴來歸

沖谿先生集卷之二十終

彭比部集卷二十

五

沖谿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樵李彭輅子殷著

墓誌

曹徵君龍川墓誌銘

海鹽曹徵君者故爲藩掾業已籍名銓署而人
則以徵君稱志尚也余與徵君游睹其疆武精
悍氣蓬勃而顏敷腴異之曰君當爲公家經營
脩四方任使無徒悒悒栖里中而徵君意不屑
也頃之其子太學生斌曳衰杖蹠而過予一見
訝曰何哉爾之服也則涕泣言曰吾父已溘焉
先朝露捐不肖孤矣將以誌請併手其師文學
錢君所勒狀示予嘻有是哉徵君之疆武而遽
以壯年隕也曩海寇嗾倭夷來虔劉震蕩鹵奪
屠燹無虛日官軍望風潰弱者跪迎刃勢至披
猖也督府張公旣逮繫新安胡公宗憲嗣爲督
府蒐羅占募罄一時之選智士健夫畢集轅門
下當是時世宗在位久深念東南無晝夜欲
聞東南禦倭事而督府亦無晝夜欲以倭聲狀

上聞若條畫兵餉緩攻餌寇合圍進勦先後方
畧俱當上疏報 天子曲折而念麾下獨徵君
智勇兼足副軍機祇承每一疏成卽遣徵君晝
夜騎而馳不旬日達都下已得 天子意嚮暨
柄政元老當塗諸大臣有所調護贊翊譏誹撓
沮一一盡知之徵君卽晝夜馳南還不旬日達
轅門督府又密遣徵君刺賊情入其所覘堅瑕
狙械凡賊欲有所爲一一盡知之以故督府身
處海上去京迢邐而知密勿廟謨且奉以從事

彭北邵集卷五

二

不間執於讒口端居帷幄發令主議而知賊中
動息先事制計圍轉度機應之因以覆賊若對
鵠之矢不爽秋毫頗有徵君輩力也徵君故多
膂力少學擊劍手搏超距之技居常自喜謂時
方平晏無所用之無何兵興輒又自喜圖一試
見常懷甲走勁陣先登有所効首功督府請於
朝欲官之徵君之父匯南翁止之曰世本農家
督畊課耒何如作隊校官日凜凜軍興法也其
後官隊校者或紀所將卒獲級謬或述市租出

入犒賞忌纖瑣輒絀有司之議麗於法而所錄
積功次湮沒不與叙列顧已委田廬蕪萊圯毀
退欲還里中不能而進無以立功名尺寸大似
壽陵肆邯鄲之趨匍匐踽踽爲世所嘲笑而徵
君獨優游里中無進退惟谷之累乃知翁之識
卓且有淵慮也徵君幸還里中優游矣則用籍
產故頻年董輸白粲走燕薊南北道里數千不
勝瘁勦竟以此耗竭邁病不起於是又知履戎
行者之難而爲編氓佃作供賦庾亦何容易也

彭北邵集卷五

三

徵君性孝友喜賙人之急與人游通財賄立然
諾朋儕率心德之前受督府遣挾匭操牘浮江
而下值迅風大作幾溺於危舟中的人五色無
主徵君鎮之恬如須臾艤岸同舟頗免共推公
秉義殉國爲明神所扶云頃築一樓於居第東
南鑿池疏圃蒔芳花佳卉簞簞菡萏之屬奉匯
南翁觴談其間稍自酬平生辛瘁而年不之假
惜哉然得愍遺一老父耄祺不衰以持厥家政
而太學生謹慧好文將厚儲而弘發之天道豈

果夢夢乎哉按狀曹氏蓋有世譜焉曹之始諱
芸者仕宋成德節度使宋之開基也芸子武惠
王有茂功因錫爵如武惠十二傳爲助閣門宣
贊舍人扈靖康蹕南渡居構李十七傳爲漢畏
元兵徙居海鹽孫仁領皇明鄉薦明年登進士
仕工部郎貤封終養徙居德政鄉又數傳爲鎮
曰耕隱翁耕隱生匯南卽徵君父也徵君母徐
安人先亾矣徵君娶陸氏舉子一女一子卽太
學生斌女聘於都司李鳳鳴未嫁卒側室盧戴

彭比部集卷三

四

竝無出太學生娶吳氏女一字錢長卿子世越
徵君生於嘉靖丙戌卒以萬曆甲戌正月十二
日春秋僅四十九葬以是年仲冬之某月某日
墓在德政鄉某字圩銘曰有龍其封有幽其宮
有士於此猗才且雄匪恤其私而以勤於公奄
殂兮試而未庸吁嗟乎氣爲長虹

指揮僉事龍橋張君墓誌銘

龍橋張君者其先故嘉興人始祖景福以開封
檢校從征雲南因家大理厥後博士禧之子正

守建寧旣謝郡仍家嘉興建寧之子敏教敏位
而位任叅政贈太僕卿先是大僕省墓大理親
其仲兄瑛之幼子奇之携歸爲嗣名之曰淮是
爲東匯公乃君之父也東匯公英雄跌宕膽智
絕倫方太僕之備兵利祿也單騎抵賊營諭降
賊首陳二散其黨萬餘人矣而廖麻子者懷異
圖也殺陳二移太僕別營圍守之幾不得脫東
匯公亟馳見賊反覆陳利害賊聳然聽拔太僕
以歸無何以軍功授所鎮撫已而從征塞上歷

彭比部集卷三

五

倒塔兒粕塘店苦水墩諸戰授世襲正千戶例
進指揮同知東匯公老而傳也子可久可大遜
襲天亾而以次及其子可仕卽龍橋君也君於
昆弟行少季矣而素賞愛於其父竟紹弓裘其
若有擇而相者君中武舉鄉試與守京城進指
揮僉事故業儒治詞翰章句揖遜步趨容甚嫻
雅望者以爲士流性坦夷淳樸言則盡底裏無
城府朋儕以故多親之嫡母顧早卒戴繼秉家
政纖曲叢鉅無弗當東匯公意者君固郁產也

而戴鞠倫已子君之事戴承歡若天性至愛無異屬於毛也兩寡嫂依附以居備漿肉裘葛之養終始不怠與弟可學相友善卽少嘒異要亦怡怡中規厲也學前爲邑諸生每試輒高等君又輒喜令入成均就業焉君早歲愛名花佳鶴與鷗蟀之健善鬪者觀其角逐爲歡娛久之折節慚悔慷慨奮曰自予上世登進士第者二人鄉薦者一人服官中外名位顯赫予父起布衣立功名於岷峨朔漠間以貽世世子孫休顧余

彭比部集卷三

六

潦倒不振其何以稱於前人於是勒習騎射仰窺孫吳之畧 先皇帝時督府胡公操兵搏江南海寇君於舟山平湖之役仗劍以從効首虞二級大被褒錄頃歲謝所篆督漕艘過維揚目暑間關感疾遽殞則殉身王事與寂莫灰牖下者孰重輕也君之元配侍郎石涇陸公女早卒繼者薛側室楊子三鳴鶴兆鶴夢鶴兆其遺腹也君嘗夢云空中有鶴盤徊下其庭故命名以之女二君已沒母戴爲綜緝家政拊其幼孤衰

白之年不遺餘力將天固憫遺一老爲孝思之報也生於嘉靖己丑某月某日沒於隆慶丁卯六月二十九日得年纔三十有九可悼也東涯墓在雙溪之西南哪是年蜡月二十二日從而比焉予誌且銘曰斃王事者身耶綬故丘者神耶入君夢者胎而禽耶胤君後者武而文耶天則推而必將恢而奚其悲而

奉政大夫西河沈君偕張孺人合葬墓誌

銘

彭比部集卷三

七

沈大夫西河者吾嘉豪賢君子也諱銓字大衡別號西河仕至奉政大夫山東德府右長史其先蓋維揚人四世祖禮元時避兵亂渡江而南徙居吾嘉禮生乎忠乎忠生昱昱生政政生璧贈文林郎文林公有子三人西河其仲也西河孝友天植意氣空廓慷慨語纒纒有口辯弱冠則捷戶讀書每小試輒以文冠諸生郡守梅林蕭公世賢號海內文章家獨欽異公與爲主客揖讓吾嘉以爲寵恩嘉靖乙酉

後乃

授承年令繇承年進守磁州尋擢長史以微疾
謝歸其爲州縣鋤強振暗明法剔蠹惠政不可
殫紀常俸外不點纖緇雖古之清白吏未能遠
過乃竟閑於資調又當路無氣力人引之不獲
致通顯此志士所爲扼腕也然其所樹立亦足
恢恢自表耀云配張氏東莊公某之女以永年
報最封孺人孺人善綜家政緝緝井井不一以
溷西河西河用是能昂厲楊眉栩栩無內顧慮
仕學咸精其所業撫育子女慈而能誨里中稱

彭比部集卷五

八

三

淑婦賢母必首指張孺人非浮溢也余嘗語玄
華婿曰汝父內行脩茂又施諸有官膏施浹於
下丕有休聞而位不驕能遇不副志天其或者
厚封培之以有俟耶汝昆弟必且昌發不爾是
無天道君生於弘治癸丑二月二十一日其卒
也以嘉靖丁巳六月十五享年六十五孺人生
於弘治乙卯五月十八日其卒也亦以丁巳而
月日後之當歲除之夕享年六十三子二長卽
玄華娶吾女次秀華娶賈副使實齋孫女出後

其叔海門簿女二長適屠道充次及笄而歿於
是玄華卜以巳未蜡月甲辰日塋君與孺人於
思賢鄉祖塋之穆穴而余系之銘曰沈氏之先
潛德靡彰逮君奮起身名乃揚守令所至躋古
循良素絲之介罔黷私囊累資叙績遂佐名
王輝輝相國久則金章束車何迅巖林徜徉懷
奇蓄異凌售弗償彼齷齪者乘時頡頏運平寶
鏐鑄自干將凌波龍躍孰試其長隋珠懸照溢
乘煌煌絨膝重襲孰先其光輔仁右善昭哉彼
蒼匪自身邁子孫其昌濬源衍澤洪發其祥有
鑒者土新封若堂溪流洄洑生氣攸藏二魄合
窈于祀永康瓊枝倩茁厥宗以伉遼志展誼是
日鴻翔堅珉有刻標懿掄芳郭碑蔡筆惟信乃
臧後有攷者視此銘章

朱邦鎮居士暨配衛孺人墓誌銘

嘉郡有桐朱公者諱山字邦鎮別號憶梅其爲
人倜儻有氣度少時任劇役家落矣而能勤約
脩桑穡稍做計然棄取業遂大饒而中歲喜以

彭比部集卷五

九

三

詩書課其子延文學高等者督誨之又命與遠
近聞人遊相磨切砥淬以故諸子俱曳逢掖端
雅擅文藝藉藉有聲夫韋布若桐朱公固可間
閨式也公好施予已然諾趨人之急朋儕倉遽
扣門卽蹣躑赴之不以他故爲解有古俠烈之
風與里人處寒爲衣饑爲食以無資爲棺殮且
賻終其身靡怠而尤捐卹宗黨往往人蒲所欲
平居意豁如也家於村墟粹一逢赤丸無賴深
暮挾關入倒囊探匱席卷去明日張具教唁者

彭比部集卷三

十

歌呼宴笑殊適莫能窺其埃屢長鄉賦間值大
饑歲里中有窘極不能輸者輒代之輸而積券
盈篋已乃大置酒盡召不能輸者折其券焚之
曰吾若欲諸父老償我則何取於代父老輸也
無何歲復大饑公慮萑苻之再警也寄城中所
善姚二百金而金爲姚之侍兒所竊姚擬割屋
償公慰曰吾豈以錐刀纖末而棄白頭舊好乎
卒昵好如初公之行誼長厚大都若此矣故邑
令徐君則以公鑿泮水拓芹宮而旌其門曰尚

義金君則以公築城倡始歎以爲功旌其廬如
徐至陳君則廉公善狀肅然異之曰夫叟也固
世之義人慙士也曷與編戶氓齒卽拔之賓鄉
飲席三君寵遇優渥殆足酬平生云而余曩時
過桐鄉則桐鄉人談城事頗悉其言曰桐故野
處無墉垣强弩之守寇一旦至操刀狙魚肉之
糜爛且立盡嘉靖甲寅乙卯間島夷披猖震蕩
我吳會於是桐有城議而民間鮮應令者公獨
慨慷奮曰寇至且無其家吾奈何獨有其家遂

彭比部集卷三

十二

發帑貲先築城二十五丈甃堅基廣峻崇稱之
務爲嚙吮不可上而諸大姓繇是競踊躍慕義
起分地共築城亟以完版帑甫收而兇渠徐海
麻葉輩擁衆數萬薄城下視桐之玉帛子女猶
案上物可手攫而有也守者驅民登捍嬰堞拒
之月餘寇技窮飲餌散當是時使桐而無城豈
不岌岌乎殆哉桐之所以生全賴城爲之蔽而
朱公首事力也公功德在桐千百禩不磨泯此
其人烏可以無紀按狀公先世爲崇德之瓜宅

村人宋有進士飛鵬者官教授生德季德季生
希顏希曾希孟俱成進士後某代祖某者贅於
沈因徙梧桐十八鄉家焉曰味梅者公之父也
味梅之公纔十八遺週其小弱弟氣幾善病
公令厥配衛鞠之而憐愛弟特甚嘗一夕宿旅
舍夢弟病長號泣哭旅舍主驚問故大嘉之公
生弘治乙卯五月二十日以嘉靖壬戌十一月
十四卒得年六十有八配衛出鄉賢衛宗益之
裔生弘治乙卯卒嘉靖己丑十月之朔賢淑而

彭比部集卷三

三

歿年僅三十有四今繼室許則武林比部郎許
比門妹也婉惠類其兄而壽祺以康衛生希賢
太學生娶於曹二尹希哲娶於范西田方公未
塋賢已先逝矣許生希誠選貢娶於費慕雲希
明太學生娶於虞集溪繼以曹孫男十有二某
某孫女四某適余兒鳳禎爲希誠婿也茲筮萬
曆壬午正月某日塋公某字圩是爲桐朱公墓
而系之銘曰月虧圓富壽男公允全子翩翩孫
誥誥慶縣綿粉者阡枕長川繁祥煙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吳公墓誌
銘代

吳之先居海寧之園花里而處士微者實亢厥
宗微生裔裔生岳池翁昭徙秀水而爲長葛學
訓履庵翁方長葛操行未顯而盡發祥於公公
諱鵬字萬里人稱默泉先生當世宗朝起次
宅家宰而深荷主知者也公與余同癸未進
士並事世宗而世宗則以賑饑禦叛兩事
奇公先是河決徐沛間某傍十七州縣歲大侵
饑草載路世宗憫惻命公以刑部侍郎往發
所在銀五萬米麥四萬賑之公疏得戶部主事
莊蒞民偕行掌錢穀而已則專志籌賑事比至
臧厨傳供張以警示郡邑吏遣郡邑吏之廉有
能者急分地行賑而倉廩虛無可發廼截漕糧
數萬發之蓋令甲所不載故事所未嘗有其有
田之戶弗獲與賑者悉蠲其賦而於十七州縣
外并賑豐沛碭其賦亦併蠲之此三事一遵
勅便宜語亟行之而後疏聞者所賴全活無慮

百萬世宗大嗟賞他日數間中貴人美髯而
賑饑者安在屬意深矣劇賊師尚詔之陷歸德
也竊名號建旗鼓勢猖甚殆赤眉銅馬之倫將
攻宿州掠漕艘而順流長驅以南公撫督江淮
適謁陵還抵州治將士言宿無勁兵堅城不宜
住節公策之曰吾聞此兵必有赴者吾去則宿
陷而賊益難制萬一驚陵寢逼舊京吾罪安逮
哉乃檄叅將梅希孔禦宿副使李天寵守蕭楊
遏賊東奔僉事朱舜民守潁亳堵賊南向兵置

彭比部集卷五

南

三面正合奇分爲倚角勢檄方下而賊已薄城
賊軍鋒之冠有王千觔者飛矢百步外射城上
人大呼躍馬買勇以致師公召麾下沈思學諭
之曰若壯士也能爲我取此賊乎思學卽躍馬
突其陣生挾千觔以獻賊氣折引而宵遁覘蕭
楊潁亳俱有兵扼要害惴而及走尚詔爲他伏
兵擒誅事竣本兵定爲元功擬陞一子公貽書
固辭不受第受上所賜白金文綺天子知
而重嘉之以爲社稷臣而倚任之意始決夫君

臣之際遭遇非易也世宗英睿天錫而臨御
久故晚年在廷無稱指者公於此時特承簡
注摯重地而委之豈左右能先爲地哉公筮仕
工部主事理南旺泉源山東旱源涸禱於泰山
而雨應隨所濬泉湧外艱服闋改刑部又改兵
部張文忠作相推擇郎署之經明藝高者典各
省試如兩京闈而公得山東是年山東號得人
文亦爲天下式公用是文名蔚著以僉事督學
貴州內艱闋補僉廣東晉廣西叅議雲南副使

彭比部集卷五

五

而廣東雲南仍督學以學政歷三省其所掄拔
造就不可更僕數也已由副使歷福建叅政江
西按察使右布政使方轉左而尋擢右副都御
史巡撫江西不數月擢工部右侍郎改刑部左
尋改兵部左兼右副都御史督淮漕遂以右都
御史掌南院無何進工部尚書而工部者頃之
有冢宰之拜計其爲冢宰距江西右轄特五年
所耳上之寵授何殷渥也公始叅議廣西會
有征安南之議或謂遣使撫之不服而征未晚

公以勅使將行而安南酋長莫福海陳兵境上軍容甚盛欲以怵使者或勸公携甲士自衛公不聽輕車入其界集諸夷曉以禍福逾順諸夷覩公貌豐偉而辭正以和神色整暇聳然祇服而福海亦悟叩頭謝歟罪欸關乞降而安南比藩屏臣是行也以一使人而勝十萬師焉既叅政福建復有洞賊陳日輝等據覆鼎佛耳諸山之阻官兵仰攻弗剋公計奪其險縛日輝戮之市因畫六策拔賊根抵迄今用之而便公於學

彭比部集卷三

七

無所不窺自六經子史旁及曆度星緯上筮押闕禽遁諸術兼通之居常緘晦不欲使人知而臨變緩急每得其用動有攸濟又公在事敬恭故所至鬼神輒相之河嘗大決草灣當事者費至十五萬金莫能塞公甫奉新命而桃源有神曰柳將軍能人言數筴大風濤顯靈異忽語人曰侍郎吳公且至吾其去此迨公至而決口立塞宿州之役人爲公危夢關壯繆曰君第戰吾贈爾介冑三千明日果有兵三千來會而俘

賊亦符其數廣西嶺表書院本韓襄毅雍開府故址有妖據之人畏弗敢居而公故寢宿其中夜半巨人長丈許衣白衣自屋梁垂足至地視公驚曰大人也吾謹避之而崇遂息其德誼格幽玄者類如此公明達持重所謀議多利民氓禪國家者撫江西時虜塵接於輦下部咨裁外郡兵快收其役錢以佐邊餉而公堅持不可曰南昌五郡依江湖而南贛與閩廣接壤皆故盜藪一旦撤備何以應倉猝未幾贛盜起山洞無

彭比部集卷三

十七

賴嚮應而江西卒以有備免兵凶也國家之患莫大於河公賑時兼領河也奏於孫家渡劉伶臺赤晏廟三里溝新河開諸處濬淤崇隄有成緒矣又召民墾昭陽湖田數百頃薄取其稅歲給治河之需而條上治河六事惟徐州陞府未行然疏具在可考而鏡也其在工部則發三議請開密雲之河通輓漕請城瓜步鎮障護南都請復福建鐵冶順民所欲續其累世鼓鑄之業凡此皆天下切要規畫也公之未爲冢宰也

世宗命閣臣餘姚呂公攝吏部又密令呂公差次諸大僚侍從材品不以位以人而置公第一與聖意合呂公攝吏部纔一月而公代黜陟進退惟慎惟公有旨令公薦文武士堪用者則薦胡參政王副使崇古以下諸人而武升則馬芳李賢楊承勲孫勇等後多爲名卿良將於是朝臣咸服聖主則哲之明謂呂公善推轂謂公能不負天子吏部滿考世宗憫以溫綸賜之上尊嘉幣加太子太保而贈其祖若

彭比部集卷三

六

父以曩贈侍郎晉吏部尚書祖母王母黃以曩贈淑人晉夫人而元配則封夫人公感上恩益勤厥職又一年而人有目爲衰老者乞致政得請身名完保海內豔慕之元配戴氏以伯子繼都事最晉前夫人之封爲一品夫人乃名士受之女而州守雙湖經之姪也雙湖識公童稚大奇之妻以弟女而因傳毛詩之學夫人端凝寡言笑舅姑喜曰新婦賢孝且禮人也方其食貧繼紐組紉以相君子而撫少孤叔鞠育之底

成立中歲嬰綿疾稔王孺人才付之家秉王孺人從公宦游而夫人處於家留二子課教之繼嗜學多聞醇然長者紹成進士夫人匡廸之力也公家食十九年而中子紹早世固已不快又一年而罷許者齒齟公之家仲子緝不任魚肉抱憤懣而隕公遂悵悵病不起嗟乎世之衰而俗壞也以公懿德大老何至爾邪此其痛余難言之矣公生弘治庚申其卒以萬曆己卯夫人生弘治壬戌其卒以萬曆辛巳俱享年八十子

彭比部集卷三

九

繼知府娶於屠緝中書舍人娶於嚴紹參議娶於郁繼室顧紳署丞娶於鄭綬太學生娶於高女七其一嫁禮部尚書董份而錦衣千戶項元濬錦衣都指揮陸繹太學生包祝張夢傳庠生朱邦蔣子岳皆婿也孫男十孫女十一繼等偕長孫惟貞梓公奏疏十二卷飛鴻亭稿二十卷行於世而卜萬曆癸未仲春之十九日塋公暨夫人于相家湖之西原銘曰先皇神聖英乂集荷公秉衡稱柱石汪汪之度平且壹嶽峙淵

淳憲辭辟懸車引誼老就佚夷猶家園福未極
簪纓繩繩異餘澤有賢者配配以德千秋寔空
妥雙魄土麗脉毓昌以吉我銘其丘過者式

三原梁母周孺人墓誌銘

周孺人者世居三原龍橋里中父曰哲母曰某
氏周與梁俱三原著姓而孺人爲義莊梁君再
繼室先是義莊娶於袁生選楠選枕矣而袁亡
繼以周周者孺人同產姐也生選楣又亡義莊
難其繼緣厥姐故知孺人賢稔也蹇脩以請遂

彭比部集卷三

辛

委禽焉孺人之歸於梁逮事舅姑婉戀恭異當
舅姑意曰猶吾故婦周也與妯娌處恂恂下人
當妯娌意曰猶吾故妯周也御臧獲嚴而能郵
無不遵繩約井如也義莊以心計行賈廢箸與
時逐饒於貲而厥父秉家集諸子姪會炊食指
繁甚又客履相躡徵召傭匠以數十爲輩孺人
從容應之給漿醢果饌饗養之屬咄嗟而
辦無弗賄者而義莊積內秉之助迺得出入經
營齋重裝游淮楊之郊無內顧慮孺人撫前母

彭比部集卷三

主

之子慈煦不異已出三子亦忘其爲前出也選
楠歿於楊州遺一女乳乳影子孺人謀於義莊
間關千里共挈之以還嬪於員婿維聰人稱孺
人於是乎有恩選楠爲藩府儀賓尚永興主府
中宦豎議以縣主天潢貴人舅姑應下拜孺人
曰吾知家人禮耳朝廷之儀實未之習令縣主
拜正姑媳之分人稱孺人於是乎知禮族子隆
信青烏家言塋地程孺人田或云啗佳哉果乘
生福壤也曷珍而自有焉或云稍恡持之可要

重購孺人曰不然術人茫昧地善否未可必卽
善矣宗系之謂何而規以爲利於取舍大致不
舛哉竟捐而與之於是孺人又以惇誼之行稱
於人咸曰賢哉媼真女士者流也嘉靖丙午歲
虜馬南牧邊陲告警有司議城三原推擇閭右
材武者任之析界授功俾義莊董北門之一隅
同事者往往以怠惰乾沒抵罪而孺人奮曰此
疆境安危所寄吾儕夫婦屏草莽間無所爲報
國者庶幾藉此以少効區區義莊廼日夜督餉

程課無少怠而孺人躬辱食之勞善飼其衆諸操版耆者食於孺人而飽謹呼踊躍築以過就巡撫謝中丞嘉之賜爵一級書義門旌焉夫孺人者固閨閣之媛而笄褱之姿也假令身爲男子膺一命領干城禦侮之託詎肯泄泄焉後公家之急而封植其私圖哉當萬曆壬午孺人忽寢疾諸兒製鮮衣以進孺人却之曰吾平生惟澹素是安斥靡盬勿御今淹牀簀矣安用此爲蓋久之而孺人卒其卒之日乙酉良月廿八日

彭北邵集卷三

三

三

也距其生爲年六十有九計義莊君之逝且先十餘載矣楠之婦爲永興縣主而縣主之繼則李枕之婦某楣之婦某選樟太學生娶王繼維選桂廩生娶潘繼劉孫男十三文燾娶王文燭庠生娶李文熙庠生娶喬文煒娶李文燧聘朱文燿聘劉文煊文烈文煜文爛文美孫女四長嫁太學生韓先春其三尚幼夫其雲仍之盛若此可謂厚庇而豐享矣選樟舊學於余手其狀乞銘曰吾母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也屨有樞衣

之雅敢以誌文煩吾師願論次以貢諸幽余爲銘曰媿媿婦職夫君賴之脩業以息肅肅壺則秉禮匡之貴嬪以紉玄廬窈窕粉梧環之永綏厥魄絜善貽績福履將之茂衍麻澤

施母吳孺人附墓誌銘

郭北有吳孺人者太學生施觀龍之生母也孺人綺歲嬪於施爲穆川鴻臚君之副室得齡僅五十四其塋也附於鴻臚君暨張孺人之墓在秀水三城圩曩榮陽令呂子表穆川墓有曰穆

彭北邵集卷三

三

三

穆洋洋有山在陽天成美疆是也語云未知其女徵厥祖父孺人之大父諱宣者嘗爲人保任貸金錢輸之息凶饑不能償輒代償折其券俾然長者也精隸首之術屬事里中里中人仗之後受導引吐納於異人間棄其事往漁釣溪上自適踰大耋預指蛻化之期曰南丘翁者孺人父也身安農業無文采機詐嘗耕壠上輟耒少休有相工黃冠道過之與語曰君相當起家其兆已在爾婦姪腹中必生淑女藉其力南丘曰

子得無給我乎吾目不知書吾子穉未就塾傳耕作勞苦歲計之不給安所望家起哉相者莞爾去明年爲嘉靖己丑迨夏六月十日而孺人生矣孺人婉嫕凝默善紡織纂組女紅鄰女或以瓊翠紉綬相矜炫者弗慕以動蓋天固毓之俾縣施氏一綫之脉云鴻臚君晚而無子憂甚見余多子數向余請方余笑曰君以心計纖齷治生而好施予賙人急友愛其兄撫諸姪吾鄉稱善人必屈指君終必有子君第多覓宜子者

彭比部集卷三

三

鴻臚君唯唯謝去已而習聞孺人祖父行誼而孺人及笄且長乃以媒適焉其母難之其父則曰吾稔彼元配張之賢爲壺闥推譽倘獲嗣續則我之自出遂許而歸之張孺人不以侍媵遇優之異數而孺人事張彌恭禮彌備張孺人與析理庶務俾視米穀絲枲則簪合銖兩惟明視賓客漿醕餐錫庖膳甘腴之羞暨樽罍盤盂七箸等什器則調齊洒濯惟潔視先祠東脯魚菽之饋則夙戒惟周於是張喜曰是能佐我而室

中如孺人者四孺人煦煦款款如姊姊於是諸女伴喜曰是不憚使我久之舉一子卽觀龍而鴻臚君拾掌珠於遐暮出所不虞度非天何也因聘親知禹山馬孝廉女爲媳而孺人伯兄吳君澤者客鴻臚所代之收責當穆川之捐館觀龍尚在抱家政稍稍由君澤而臧獲跋扈者君澤脂韋濡忍聊以自安於是孺人斷髮茹素深自樽約有外侮則借禹山力夾輔之蓋力欲全施氏孤焉太學生有姊婿爲薛君鶴樓薛善詩

彭比部集卷三

三

數示余詩余每問穆川胤子何如曰內弟幼岐嶷長勵志操而惟簡籍是耽弗事貴介樗蒲泥湏之習頭角嶄嶄足符其名余始信善人有後也余禎兒卒業南太學還而觀龍在諸生列余問施何爲禎對曰施雲甫冠服襜褕舉止有幅尺悅友勝已與里巷離齟齬下駒殊調余異之更問友盛良曰施氏孤筑筑誰訓之而才若是良對曰吳母之鞠子也規之儉勤勸之擇師友是榮而正扶而直者固孺人力也前鴻臚君爲

猾賊所誣訐重其清署名章苦囚服對吏以憂
患殂而今有子如此其目瞑矣獨惜孺人早凋
弗遐享耳方孺人之病太學生奔走謁醫投湯
藥靡效孺人曰命乃在天醫亦何庸恃家人輩
因以禱祠之說進孺人亦不忍拂也豈不曰孔
子先巫後醫漢距古未遙淳于意華佗外醫無
著者而漢高立越晉荆秦九天之巫各領其祠
武帝時長陵女子見神苑若移而舍之上林而
祠竈使物候神之方雜沓踵至豈盡誕謾蓋醫

彭比部集卷三

三

劣則巫勝勢若持衡然顧期數已盡總之俱無
益也孺人竟以萬曆壬午之仲冬六日卒矣既
卜塋辰吉太學生苴杖麻衣謁余稽顙曰傷哉
家之落也生無以養歟無以塋願公不鄙而惠
之一言余乃叙次成誌以塞其無窮之悲穆川
諱秀張女嫁薛君者名文炳爲序班吳女與觀
龍同胞者嫁嚴給事從簡之孫名士彬爲郡庠
生繼子普娶陳貳守澣女而其女孫嫁進士朱
君庭益銘曰生男已奇又復成之驥億而駒楊

枯而莢彼腴而微瓜則蔓滋匪一淑女焉攸賴
斯有煢者孤惋而烏鳥飄風夜呼射用懸弧弱
而奮振慰爾黃墟克家繩武賢豪之徒國史金
匱瑰瑋榮貴我於摛文涓海之會有美則揚纖
鉅兼萃以式鄉閭厥辭沛沛秀水之溪樹檟與
杞雨露旣濡觴注椒醴三魂忭喜後來繼繼七
閼之司爰貽於百世

彭比部集卷三

三

泮谿先生集卷之二十一終

沖谿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構李彭輅子殷著

墓誌

兒母伍氏墓誌銘

蕙姬伍氏者杭產也而其族黨竝籍嘉之新豐里中新豐之伍前有甲第辭人爲州刺史而刺史孫娶余之姑余自杭卜姬納之罔諳其爲新豐胤系也姬體纖約飯不兩孟肉僅數臠余憂其不宜子故後過維楊復納一姬乃連孕五子

彭邱部集卷五

而姬亦自生子者三益之以女一然竟坐是銷精耗榮而斃也余以嘉靖丁未登進士元相貴谿夏公愛余制策以爲有賢董風擬置之第一而病卷顏黥汚不果進御其秋余假使事歸默抱終南之志平居每悒悒不樂姬恒諷曰卽未得曳珮鳴珂奉職闕下爲外官亦得以恩澤活細民奚而弗佳也余笑曰汝何知丈夫讀萬卷書胸中列重淵峻嶽焉能望風俛眉拜起諸大吏乎無何余謫選江右旋移爲令令方兩月拂

衣去改南京郡博又十年謝刑部郎返田舍囊無美貲天更困之俾多兒女平居每悒悒不樂姬恒諷曰君命固窘勞安所避之嚮使作一貧布衣亦須強支伏臘賓祠也余笑而拳其背曰子豈聞黔婁婦之志操乎第拮据彌歲恐未易至白首也姬故與余次姬者善次姬長於姬者歲九妹畜而女誨之同牀榻不相離往往江右宦邸次姬夢遊白下山中有桃樹高數丈許老父摘樹頂二桃畀之鮮頰特異而其巨如甌

彭邱部集卷五

而占曰必宜男之祥也甲寅歲之秋姬與楊州姬共舉兩兒於南雍之僦寓次姬先乳其叔而姬之將亾屬仲與七兒并歸育焉夙昔之兆其豫告之矣余家內子本驕女好慢罵凌折人長兒甫五齡觀其母被譙訶從旁慍恚出不遜語姬呼而謂之曰此汝大母也兒輩不宜肆傲妄長兒卽就姬膝受撫摩伏首聆訓教其後內子衰晚漸平和易與視諸雛煦煦于母子相愛也方姬之有言余適自外入聞之音咳猶屬耳

頃間恍如昨日何駒隙之易邁而長寐者不再寤也姬純實無他腸可信伏而性下急易生喜怒又易樗朴婢子食時遇拂意有所發忿或傾手中飯覆地余數誠以且將歿促然斬齋不緇絲妄費及捐施簞者無難色非令節慶會服止布素終身未嘗麗衣靚妝事余頗嚴敬不以驩昵廢禮要有助於內壺而纔三十有五已矣傷哉兒三以南鳳頑鳳祥姬以嘉靖甲子年之九月朔旦隆慶改元是爲丁卯又五年壬申仲

彭北邵集卷三

三

春某日塋姬於芙蓉潭水之左原在新豐市之東北與其族人伊邇而雪涕銘之曰何勤生而妖以沒今有子而英英勃今覆爾者松枌之鬱兮思爾者瑤臺之月兮

兒母侯氏墓誌銘

姬侯姓其先楊州巨族也至姬父而始貧姬生而行五父母呼之曰五姐姬幼喪父育於母無何諸姐盡止一兄存年十八而歸我時予始登進士以使事過楊故也逾年其母兄來視姬

姬事母孝愛稽首拜其兄兄堅立不爲動楊之俗少長有禮迥異吾嘉云姬性穎惠組紉烹鉅悉巧運心匠不籍倣擬予妻委以家務所治生規置井井有紀卽廢者能買不能過也若米鹽酒葍黍稷綴緝此又里婦共能者弗述矣姬讀書百遍不成誦獨學佛受齋姬經偈及說空宗大指義輒通曉無碍間有圓沛之悟詎非宿習然哉姬撫諸兒嚴一言動繩以矩矱不爲煦煦姑息態諸兒亦斤斤奉教唯謹予私心自念姬

彭北邵集卷三

四

之子必有成也乃今溘焉撒幃捐愛逝矣頃世下衰方技之學率陋畧紕謬而俗醫尤甚歿因旣麗罪猶三覆訊奏逕延數十年未歿也而病者遇醫卽歿命輕於蕭艾在呼吸瞬息間姬年四十一而病當盛夏蒸溽飲庸醫藥遂不食者旬餘而余適以遊竺鷲諸山還救無及矣先是姬未病夢一道者綠髮而碧瞳衲衣棕扇狀飄飄若神仙謂姬曰汝急脩行去蓋夢之者三而遂不起也歿之日予妻爲法津家婦女無老少

哭之盡慟不自知其所以傷也予挂仕版爲歲以十計遽棄官歸田中道失巾櫛兩姬曠視塵世浮游無所根蒂譬則江漚優幻也獨丘林衰冷怕見粵人眉面所賴簾幃笑遣送暮齡而併奪去造物窮人一至此乎姬生男子五人爲玉粟玉島濶宏振宏映瑤女子者三歿舛胎墜者不與竟枯髓涸脂而病以此彼庸醫者苦拘曰挾客邪是以殺之速也姬垂瞑予問曰汝怖乎曰何怖哉吾再生學道脩淨業矣塋姬以隆

彭比部集卷三

五

三

廖壬申之蜡月與杭姬同日銘曰汝何以兒女爲匪兒女病何慶也汝何以營生爲匪營生何泄越也汝楊產而嘉嬪何緣耶而合也汝聞佛而早悟何習耶而捷也語云生知所來歟知所去汝或有知銘以此喻

冲谿野叟生壘誌

昔陶潛王勣及生自誌人謂曠達余以窮老而病且歿不忍窮士籍中無我姓名勉駢病腕稍記歲年非敢幾庶兩公也彭之先蓋汴人宋有

貞一公者以武衛仗劍扈蹕南渡謂嘉禾樂國遂擁貨土著厥子先峰公善雙刀歷戰不賞退就田農猝遇劇盜暮掠先峰公提刀格鬪流矢斃焉其後嗣歷胡元者數代元故虜無邊備而徭賦輕減家戶嬉遊往往不悅仕進畊鑿自娛國初有付一付二兄弟孿生而付一以紅旗占募充軍匠者罪弗治輒願籍匠隸織染局六傳而爲吾高祖德庵公諱文貴椎魯信慤方面巨額喜着校布長裙里中諸假貸負積鏹不貲第

彭比部集卷三

六

三

焚其券而已年九十又三焚香端坐逝曾祖諱誠字日章無祿夭促而有丈夫子六人長則吾祖菊莊公諱濟爲人孝友好調恤諸星曆熟通鑑輟耕錄生不入城識官府而以信著屢肆故商之廢者本縣土布者屢至也且當成弘之治恬養安恤至增腴田十五頃而諸弟嫺雅敦朴無不戶給人足菊莊公年幾髦而以一日無恙脫去大宗伯顧公清爲誌其墓菊莊公二子伯父浥泉公諱詰我父東墅公諱諫昆仲翕合怡

如也涪泉公工行草詩篇狀貌魁岸尉江夏江陵逾九載而以結客大豪家用益落我父資穎敏而藻思風馳爲諸生試輒高等顧好行其德所稱推衣糧給喪塋于鄉里者終其身無倦色也乃運丁拂逆我母金孺人賢而蚤世家無佐助篋囊垂罄卒不能副其俠烈之懷鬱伊而沒才不見售年不五旬念之惋痛輅七歲受毛詩十歲補博士弟子二十一舉於鄉始鹿鳴而哭吾父三十四成進士始通籍而照磨江西則于

彭比部集卷十三

七

榮進可知未幾移官新淦宜若藉此有爲僅兩月拂衣去爲應天教授廣文官獨冷乃以典試山東得士以獻則于事爲又不可知尋轉而南國博復轉而南刑曹不年餘而有引繩批根者則併向之可知不可知一笑而挂其冠神虎矣性閒澹故不事生產而貧性簡傲故中人嫉而自官以及其家性喜讀書爲古文詞故于功名薄而人態疏年矢催也無母可事而得竭養吾繼母吳無惠澤庇宗而得盡推田廬婚給吾族

弟輔膝前九子身後千秋時至卽行亦復何恨娶雲間張氏女無子娶伍侯卜三小婦生子九人玉栗監生婦顧以南生員婦張玉昂生員婦陸鳳禎監生婦朱潤宏生員婦錢振宏婦崔鳳祥婦顧映瑤婦項季真生員婦張女五長適大理寺卿沈玄華次適生員朱紫春次適監生陶繼芳次適胡朝憲次適朱大武孫男十一人國良玉栗以好古以南出鸞聲明新玉昂出應時應兆鳳禎出寅亮潤宏出寅長鳳祥出國定映

彭比部集卷十三

八

瑤出自學自進季真出銘曰文不韞董而擬冠天人知我者貴谿乎生不論救而疾祭楊君罪我者分宜乎窮旣足貶傲亦過褒知我罪我其惟此三子之春秋耳

行狀

參政平崖錢先生行狀

平崖錢先生諱磔字君望別號平崖先生汴梁人宋室之南遂家楊之通州自始祖遷南大宥數世有隱德曾大父諱思禎力穡行漸亢厥

宗大父諱志恩字叔惠好施予已然諾生丈夫
子八人父諱錄字宗政行六號檜亭檜亭君孝
友而有文少時自負其材謂科目可立取乃試
輒不第晚以太學生授丞浙之松陽松陽在括
蒼萬山中俗頗驚獷檜亭君數視篆不嚴而百
務具集沒贈浙江道監察御史母徐氏贈孺人
先生生而秀穎嶄然異群兒七歲喪母卽以頭
觸棺哭哀墨號籲淚簌簌數行下長老輩咸奇
之十五補郡庠弟子員嘉靖戊子領鄉薦壬辰

彭北都集卷三

九

登進士第選江西撫州推官鏹奸剔蠹詳慎法
此文案檣笥皆手自扁鐫又注擬所麗罪憲吏
入嚙口跼步皖皖奉成斷不得上下其手撫州
甚便之旁郡有訟院道多以諉諸先生鱗集波
代剖訊無虛晷甲午公方與事場屋聞檜亭君
憂擗毀走歸手植松楸廬居墓阪之右丙申服
闋補永平每念北人麤剽寡室餽謀始之思而
輕犯法故治獄多所輕宥屬歲大歉畫法賑饑
俾散諸旁近村落以便分廩就哺蓋全活者數

萬人於是當道交薦其賢於朝丁酉擢浙江道
監察御史先生累獻疏恒持大體庚子車駕幸
承天先生扈蹕以行途次自壺餐已外簞笥饋
遺一不苟受而上卹其勞賞資周渥有紀事雜
咏傳信尚存尋奉勅按視居庸紫荆倒馬龍泉
諸關居庸雄鎮邊隅近拱都邑先生至則度宜
繕葺阨厥要害人隘金墉延表截薛肅然有保
障之重當是時虜酋吉囊朶顏者桀驁披猖驅
掠四入暴骨塞下先生殫力捍禦且據經武之

彭北都集卷五

十

策驛奏以請大畧欲儲健將以備先登派芻糧
以贍餉食給利械以揚鋒銳廣朋銀以甦貧卒
原細過以收斂弛上皆可其議下本兵行之通
州三面瀕江其一瀕海中爲運鹽河達十鹽場
水草瀉鹵雖歲賦種馬曾不產駒孳息而瘦損
倒歿常十之九一經買補輒傾貲鬻子購之他
境不數月馬或物故復買補如初迫俵解入京
費已不貲辛劬萬狀而馬又無一可入選者部
司不免徵價別市於北地產馬諸郡是通州獨

受養馬之害朝廷不獲通州馬一騎之用也於是先生奏乞裁罷通州種馬以振民困上乃勅部詳議尚書張公瓚據覆奏而通之種馬遂革蓋歲省餼飼追償印洛諸繁費銀萬兩有奇而俵解恒額姑未論也通人歌舞騰快爲立祠肖形伏臘奠祀辛丑奉命按廣西廣西廼古百粵地戎蠻蹂躪先生攬轡激揚風聲籍籍起順其土俗束以條約粵氓安之祭卯監試文場規條密綜絀削浮華所搜採號稱得士又廣西烟

彭比部集卷五

上

瘴抱關委吏之歿於其土者前後無慮百數人客帑飄淪惇樂才影甚以子女鬻之他姓先生議助資斧給還符傳得返櫬故里君子謂先生有哀死扶孤之德犬馬惟蓋之義初安南壤接兩廣高皇帝因陳日烓首先納款錫印封王後篡於黎季犛氏文皇帝命將南征已入郡縣嗣後賊臣跋扈篡奪相踵先生意欲臨以王師轂罪致討恢拓幅員故物而巡撫其公則主羈縻之議詰兵伐貳未懷綏遠要各有攸見而先

生之志則遠矣甲辰出守建寧建寧據閩粵上游百貨叢委舟車走集先生藏屬於溫煦民以和減削庫役無名供億之費四方賓使不以幣交饗燕有時服御有節徵輸有條金珠有禁海濱洲嶼屯列之兵待食上流或議更漕輓舊法先生心知其不可上疏力止之民始得以百年息肩入覲考績刻去科派有述故事以告先生誦之曰苟不自澡礪周身多闕雖苞苴旁午盡巧彌縫猶心抱怯悚士大夫亦顧所自脩立何

彭比部集卷五

上

如耳奈何賸百姓之脂髓以資已身進取乎既東項公喬私錄有云宿建寧小民談錢守喋清苦無雙又能使僚吏皆爾偉哉真循良守也此可觀先生之大都矣戊申以課最權廣東副使直崖黎爲寇竊控負山海之阻其氣驕甚兵端既構督府陳公圭知先生多智算籌畫曉暢軍旅乃疏令先生典監其事聞命卽麾兵由穗城歷雷陽並海循瓊遂次于崖觸蛟蜃犯波潮舳舻驟發戎陣嚴整天兵所臨髮髯漢人樓船橫

海之盛擒殄梟渠斬捕首虜數千級餘悉招附
朱崖底平窮嶺絕島之人得以瞻日月通文軌
取其魁結髮首而冠帶之先生實與有功焉甘
泉湛公若水曰君素號平崖是役也兆有開先
事非偶爾然先生雖用師戡亂而乃心則怵怵
憐之爰追致寇之因製憫黎詠褒群薦紳賡答
以昭往事炯監甌東項公謂先生茲集怵怵黎
人嬰黠更狠卒之害若欲爲之呼天愬神者誠
有味乎其言之也捷聞 天子稔功覃報賞銀

彭比部集卷三

三

三十兩綵幣四陞俸級一繼擢浙江叅政先生
旬宣不倦察閭閻痼瘼除而弭之如愆惡迫已
每一令下民訥訥稱便先是金衢諸郡均徭動
以旬月從事先生創鼠尾聚編冊酌銀力二差
瓜分基析老胥無所措其神姦富人不得豫事
撮僉以規輕避重郡縣奉行不崇朝可辨往余
讀賦役詳照書未嘗不歎先生吏事之密用心
之勤也是不可爲習吏者師乎然竟以任職勞
勩壬子致疾輒拜疏興疾歸屏居精舍優游圖

史數月而疾逾劇猶條列時政可行者使人奏
闕下 天子亮其誠俞其言付諸所司而先生
已捐館矣當道元宰或言先生宦業士林所推
乃以一疾遂成高尚蓋爲知己者所深惜云先
生生於弘治庚申三月卒於嘉靖壬子十二月
七日享年纔五十三耳卒之日交游扼腕宗黨
隕涕遺命喪葬如禮勿惑於浮屠謬悠陰陽拘
忌始娶曹氏河南魯山尹曹君璠之女早卒贈
孺人繼室以吳氏鎮撫漢之女封孺人子二長

彭比部集卷二

四

兆賢郡庠生次兆閩尚幼女三長適王一元王
得廢疾王之祖辭曰吾子以疾廢不敢辱公愛
女先生竟以女歸之次適凌克昌郡庠生季許
嫁江旭先生豐願修髯儀狀魁岸甚都性甘澹
薄遇麤糲食之灑如與人論議援據辯質持堅
白不少遷就而服義揚善出於底裏宦轍所至
暇則翫眺山水蒐攬奇勝第携茗酌自隨不以
少瀾邑里孝愛天植少失恃依檜亭翁左右就
養事事當翁意翁安之終身不更娶諸昆弟爲

各立田時時捐俸以助親友族人之窘匱者群
第姪若爲校官弟子則歲給膏火立譜收族以
明姓系之流委先世錢氏嘗有不祀始祖福滿
公者通俗相沿以其隸我伍尺藉恐貽之憾也
先生訪求遺靡誌其顛末又買田以紹之使子
若孫世脩蠡蠹糗資之薦囹或墮所著古文奏
疏公移若干俱梓藏于家嗚呼先生以雄雉之
才堅毅之器使得永年總四嶽而長六曹是將
爲國家決疑定謀阜材禦侮在斯人也而乃遽
止於此祿不酬其能年不副其德嗟惜哉是年
某月某日塋於永豐鄉三里廟之原祖塋之右
先生所自卜地兆賢辱與予游其從弟兆宜講
肄南太學余徒也故以狀見託迺據先生門人
周子軾沈子憲所述而輯次其語竊高賢鴻筆
採焉

卷之三

五

子

冲谿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先君子生不欲以其褒麗千古之真爲季濁
之所澆蝕故雖少入而不染毫釐而旋槩兀
兀焉惟靈韶之與諧休氣之與調英辭之與
爛也求合作不求合人求愜心不求愜耳精
貫神驚有軒袞在御而不寵雷霆方及而不
震者七十年一日也顧懷璧其罪而况挾不
憂之聲不繪之色之重器而能免其厚亾乎
此易簣剗心之際故篋無全帙矣痛定求遺
目瞽赤水悲顙冥感時一出焉尺蹠片染或
自親知古壁斷珉或存荒遠不翅行呼字泣
幘跽篇拜者二十年始成今集於是捐却磽
瘦永此精腴竭蹶肢腕僅竣校質五越月而
剗剛告成悲乎先君子庶幾于當世具眼邀
不死矣乎萬曆辛亥春三月不肖第五男潤
宏百拜謹識

跋

日一

彭比部集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彭輅撰輅字子殷海鹽人嘉靖丁未進士官南

京刑部主事以察典罷歸集爲其子潤宏所編焦
竑稱其於七子盛時意氣高簡不少貶以就俗今
觀集中多與王世貞酬答之作體格亦近七子竑
所言不盡然也

華陽館文集十八卷續集二

卷

〔明〕宋儀望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二年

宋氏中和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華陽館文

集十七卷續集二卷》提要

印史本傳

宋儀望字望之吉安永豐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吳縣知縣民輸白糧京師輒破家儀望令諸區各出公田計役授田贈之禁火葬創子游祠建書院惠績甚著徵授御史劾大將軍仇鸞挾寇自重疏留中已陳時務十二策巡鹽河東請開桑乾河通宜大餉道言河發源金龍池下囊城驛古定橋會眾水東流千餘里入蘆溝橋其間惟大同卜村有叢石宣府黑龍灣石崖稍險然不踰五十里水淺者猶二三尺疏鑿甚易曩大同巡撫侯鉞嘗乘小艇赴懷來歷卜村黑龍灣安行無虞又自懷來泝流載米三十石達之古定河足利漕可徵時方行空運率三十石致一石儀望疏至下廷議兵部尙書最豹言河成便漕兼制敵騎工部尙書歐陽必進言道遠役重遂報罷儀望尋省母歸還朝發胡宗憲阮鶚奸貪狀鶚被逮二人皆嚴嵩私人嵩由是不悅及受命督三殷門工嵩子世蕃私買人金屬必進俾與工事儀望執不可工竣敘勞擢大理右寺丞世蕃以爲德儀望請急歸無所訕世蕃益怒會災異考察京官必進遷吏部遂坐以浮躁貶夷陵判官嵩敗擢霸州兵備僉事請城涿州除馬戶進稅進大名兵備副使改福建與總兵官戚

華陽館文集

本傳

一

繼光合兵破倭。因列海防善後事。詔從其言。隆慶二年。吏部尚書楊博欲黜儀望。考功郎劉一儒持之。乃鐫二秩補四川僉事。四年。大理公卿萬應二年。張居正當國。雅知儀望才。以言劾部御史巡撫應天。諸府奏減屬郡災賦。海濱荒。將吏譁言兵。儀望與副使王叔果脩戰備。倭果至。築之黑水洋。斬獲多。進右副都御史。先有詔雪建文諸臣。儀望劾表忠祠祀之南京。宋忠臣楊邦。必儀望鄉人也。葬江寧。屢久漸渾。儀望爲封其墓。載其祠祀典故。太常卿袁愈洪祭酒姜寶皆不爲居正所喜。儀望薦之。漸失居正意。四年稍遷南京大理卿。踰年卒。

華陽館文集

本傳

二

改北。被劾歸。儀望少師。私淑王守仁。又從鄒守益。歐陽德。洪先達。守仁從祀。儀望有力焉。家居數年。

重刻華陽館集序

人才之難也。兼才尤難。夫人才。德與才之通辭也。有才謂之才有德亦謂之才。孔子曰。才難。而所指諸人。皆古賢聖大德。非僅以才能言者是也。蓋天之所賦有偏人之所秉難具。或裕於德而才見爲絀。或才優而德不相均。其能兼之者。固已鮮矣。而德與才之二者中。又各有其偏。該長短之片焉。若至於德不可以一端名。才不可以一曲限。是乃德根乎道。而才周於用。殆孔子所云不器之君子矣。豈不尤難也乎。若是者。或數百里而幸得一人焉。或數千里而幸得一人焉。以一方一隅論之。或百十年而幸得一見焉。或數百年而偶得一見焉。或竟數百年而不得一見焉。蓋此所謂才全而德備者也。非有絕人之資。與遜志敏求之功。不臻此。山川鍾毓之艱。造物篤生之寥。固宜爾已。吾永豐人才之可考者。始唐而盛於宋。以來其足當斯語者。歐陽文忠公之後。如明大理寺卿宋公華陽先生。其亦庶幾乎其他。豈謂遂無人。然或居潛處幽。或已露梗概。經猷而未歷試於諸務。卽如文毅公。其聲望豈不出乎宋公之上哉。然初仕卽以直言被謫。復職未幾。又以病去。歸不數年遽卒矣。雖眾信其賢且才。論者輒擬以三代之英。惜乎其多。

厄於轡而未試也。若二公則歷歷有其可據者矣。歐公治郡邑則爲循吏。居官路則爲諍臣。任方面則謂能監司。參大政則爲良輔。加之道蘊醇深。文章冠代。甄拔一世之鴻碩。陶冶天下之英髦。斯固所謂大用則大效。小用則小效。投之所向而無不如意者矣。宋公自登第宰縣。卽以治聲徵爲御史。首劾大將軍仇鸞挾寇自重。巡鹽河東。奏督府貪婪。還朝又發首輔嚴嵩私人胡宗憲阮鶚奸貪狀。嵩由是不悅。及督三殿門工。嵩子世蕃受賈人金。屬其黨戶部尙書歐陽必進。俾與工事。公堅持不可。工竣敘勞。擢大理寺丞。嚴氏方以爲德。而公請

華陽集

首序

二

急歸。無所謝。遂益滋怒。會考察京官。必進遷吏部。卽誣貶公爲州倅。嚴氏敗。乃累遷福建兵備副使。與總兵官戚繼光合兵破倭。劾閩帥虛冒侵濫之弊。又列海防善後事宜。詔從其請。尋又爲吏部尙書楊博所忌。降四川僉事。萬曆初。張居正當國。雅知公。由大理少卿擢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奏減屬郡災賦。時海警稍定。將吏諱言兵。公與副使王叔杲脩戰備。倭果至。大敗之于黑水洋。進秩副都御史。賜劍服。又以薦故太常卿袁洪愈。祭酒姜寶。二人失居正意。及召爲大理卿。復以會奏居正奪情。及鹽徒事與省議不合。卽毅然乞歸。于是附勢者乘

間。劾罷之。跡公入官數十年。文武隨用所在。著稱歷忤權貴。風采凜然。棄之居家孝友。惠於族鄉。猶舊緣公心。師同邑。聶公貞襄。私淑王文成。常與同郡鄒獻陽兩文莊羅文恭諸先覺遊。故所至皆興建學舍。與寮屬人士講明道德。備衛中間。提學福建。議葉文忠於童子試中。決爲台輔器。餘所賞拔教育。後亦多知名於世。蓋公天稟既宏通。學問又淵邃。集思而廣益。深悟而力行。匹若百圍之喬木。挹澗上千於重霄。萬斛之源泉。印浦爰達乎四海。夫是故能挺發而不撓。時出而不窮。攸往而咸宜也。易所謂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者。非公之

華陽集

首序

三

謂歟。昔蘇文忠歎服歐陽公。謂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難。非且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再出也。若公者。雖未卽等量而齊觀。然覈其生平德行。文學政事風節。身兼數器。不名一體。沒世論定。無可瑕疵。亦舅髯似之焉矣。豈獨爲吾一邑數百年所希觀之人豪也歟。予昔略讀公集。始知其詩文。亦皆有規格。直方剛大之意。形於毫端。不愧有德有言之選。而問其集。版已久湮。以故外間少稱道。去年與其族裔鍾山文學言之。文學因與公裔及族士重鑄公集。而屬予序。予慕公深且久矣。得附名於集。以傳。夫豈敢辭。獨惜公之別刻奏議及他所著述。講學書

數種今皆未之見。卽今所鐫之集，亦苦不得前代原刻之全本以爲模。未能如歐陽公之著作行天下，使人人得考見其一生言行本末之詳。恐後之論公者，或將以疑余言爲鄉里阿譽之私語。此則把筆時所爲徬徨而悵歎者也。公諱德修，字望之，崇祀郡邑鄉賢祠。明史有傳。道光壬寅之秋，後學徐湘潭敬撰。

華陽館文集序

聞之泉竭者中虛池竭者源乾則知得於古者不深其發爲文也必淺吾師華陽夫子浸於古者也。以古自處卽以古律錫爵。錫爵因而授之男衡父子賴先生力先生曰古人作文原本經術舒寫神志一語擲地聲若金石天趣盎然彼汗漫無稽膚纖寡當徒見其贅亂紛紜而已而猶然居於作者則古法漓而師承鮮也。夫椒蘭充鼎而元酒之爲甘勞呻康險至微淺已而天地自然之音存焉推是可以語於道古子其識之。如必欲章章句句以從而所謂舉子業者則自有而師在錫爵再拜受此言也。退而始知讀古文辭已先生去爲達官於朝尋歷擢用事者稍稍斥疎下遷而錫爵復不幸早出遊世不果竟業先生之門然頗尋緒論時見一斑嘗妄謂文章自三代兩漢而下唐人得其勁宋人得其醇雖所繇門戶各殊軌要以神志爲之關鑰流行坎止因其固然故敷寫無逸景援據無梗事剴疹和所謂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蓋文體至今日大變學者驚於兩晉雋俠薄唐以下不取於是秦漢間靈殘奇字漫漶僻辭一切青黃而文之見謂博古而緒理索然矣。間欲質可否於先生會先生起官太僕得一再見邸下未幾開府吳中

吳中士過得所謂華陽館集讀之而先生曩所授錫爵六經諸子之書其經緯正變縱橫具在篇中唐之風調宋之名理成賅而存之不吐棄也而融意摘辭要爲於句字外得三代兩漢大都如飲醇而挾其醲靡不精焉故飯飢非和羹彫鏤非大巧議噓非良辯剝剝非雅音讀先生之文則取舍爛然可覩已昔鄉先正王文恪公有云文章不難於奇麗難於醇雅難於典則若醇而不俚則而能咆則有非力所至而至焉者夫非力所至而至是神志之守而自然之徵也先生精於心性之學又嘗歷世故得失之日久其神酣而志充不爲外物汨亂則其至此信乎非力矣蓋文章功業古人皆託之乎不朽今先生言與道俱行世其功業當在史官是集傳則知音之士必能定其甲乙迺錫爵見謂弟子侯芭推勘元旨似不在顯顯問奇故獨識其大者萬曆丙子秋八月賜進士及第中順大夫詹事府掌府事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充經筵講官實錄會典副總裁兼修校玉牒門人王錫爵序

華陽館文集序

華陽館文集若干卷今御史中丞宋公華陽先生所爲文章而成集也先生文章與當代作者頡頏翺翔領邑時吳之文學大夫士更迭折節相與故茲集吳得首觀觀焉而史氏劉城者曩在諸生先生所見知門下士也會謁告在里讀其集累日乃瞿然而歎曰先生之學泓涵演迤靡得而窮矣于茲少概見焉世之文士所論余益有疑也彼絲續籍經牒以還稱古文則先秦兩漢而西京賈誼司馬劉向揚雄尤爲卓傑東都自孟堅而後則劉人江左聯儷諸企唐貞元間昌黎韓愈始務去陳言力追古作漢唐數百載間文章之升降升降大氏如此然總之皆名爲古文云至于宋室崇理學薄辭章當時惟歐蘇曾王諸家猶有古意而諸大儒圖說西銘定性書易傳春秋傳序又爲理窟不當以文字論外是則析理已詳而文體去古遠甚蓋伎不能兼專情不能兩至自昔而然矣故後之操觚濡翰者稍涉宋徑輒呼漢軌此非不欲相兼也力不可得也以今觀華陽先生之集殆不然乎先生生平學問以陽明王公爲宗而東廓鄒公南野歐陽公其於陽明猶一程之於周元公也先生皆嘗師事之故其學實宗陽明而邇周程而於漢

人風度其爲序舒布而旨遠爲妙絕清潤而無詡辭爲
傳記發幽闡微紀載無遺取漢之作者比擬之殆董
仲舒之匹而抑又過之乎蓋漢人之文足稱瓌奇矣然
求其不詭於道者蓋鮮焉唯仲舒大對三策明天地之
性揆至道之原而歸之於尊所聞行所知至於玉杯竹
林玉英精華十指郊祀三仁對大氏依倣仁義與彼騁
詞雕章者不類後世稱之曰漢儒近似則其文幾於道
矣先生之文如序陽明東廓文選諸篇其發明孔門求
仁與致良知之旨殆盡乃若吾人用功之實不以一悟

華陽集

序

二

便可至道此與仲舒對策所云何異其他碑銘傳記宣
王道述禮樂辯名物摠性靈譜世系志本末比之仲舒
玉杯竹林諸篇亦相似焉故曰匹也乃仲舒之文緣修
辭而近理理爲外合先生之文緣見理而修辭辭爲內
融故曰抑又過之也夫然則文士所云漢之文章宋之
理學所不能相兼者先生殆兩得之矣然予嘗聞先生
方弱冠讀書華陽山中卽有志天下事既登進士出宰
吳邑以治行顯吳人至今戶視之企爲御史按河東掌
內臺侃侃言天下事風裁慷慨前後謝病企遭讒擯察
其意若或安之今晉中丞張公觀先生所注措上體

國家下卹黎氓躬勤稼穡不遑自逸又何其壯也夫有
志天下事故閱歷久而著譽日深與俗常低悖故世味
薄而醞藉益邃昔人有言曰行天下閱覽博采其
文多奇氣韓子涉更求其作唐之一經先生之雄於文
意者亦總其前者乎嗟乎文章不朽盛事古之人賤尺
璧而重寸陰觀先生所發憤與所更歷宜其大昌于辭
而所謂兩得之者固茲集之所以不朽也歟萬曆乙亥
歲秋九月門人古吳劉璵謹序

華陽集

序

三

華陽館文集目錄

卷一

易經臆說序

三禮纂註序

禮記集註序

河東重刻陽明先生文集序

刻陽明先生文粹序

刻陽明先生與晉溪司馬書序

心齋王先生年譜序

刻巡閣稿序

華陽館文集

目錄

校編鄒東廓先生文選序

上卿省覲詩序

河東行臺雜詠詩序

秋泛使君湖詩序

擬福建鄉試錄序

校刻陳螺田先生存稿序

陳氏家乘序

遊武夷雜體詩序

重刻宛陵梅聖俞詩集序

卷二

贈大理右少卿呂公遷南光祿卿序

贈大都督孟諸戚公赴召北征序

贈同年潯南李子令祥符序

贈同年戴君拜東昌府推官序

贈邑侯陳公任港入覲序

贈吉水張侯赴召序

贈大都督西垣李君移鎮西粵序

贈左使肅菴朱公榮陞京兆尹序

味琴卷序

贈南乾山人序

華陽館文集

目錄

二

卷三

譜序

衍背陳氏族譜序

屑山郭氏重修支譜序

卷四

壽大司成東廓鄒公七十序

賀元輔江陵張公五十序

壽封文林郎竹泉林公七十序

賀太常卿西塘陳先生六十偕壽序

贈王隱君壽序

贈妻弟郭襄五十壽序

賀胡母太夫人八十壽序

卷五

河津縣重修儒學記

猗氏縣重修廟學記

同源芝山祠墓記

徐迪功祠記

象城山房記

南園書屋記

北園記

華陽縣志

永豐縣重修鐘樓記

重修上方寺記

謝孝子廬墓記

福建提學分署題名記

重修福建提刑按察司公署記

前坡記

澄湖記

宋丞相文山先生忠烈祠記

當塗縣移建廟學記

廣德重修復初書院記

卷六

唐山縣重建學宮碑

吳邑馬舍村義塚碑

吳邑後山碑

重修宋朝散大夫提舉舒州靈仙觀章公墓碑

江夏令舒山先生祀邵孺人合葬墓碑

梅溪戴氏祠堂碑

吳齊門建文學書院碑

奉敕移鎮句容修建都察院碑

應天府奉詔新建表忠祠碑

華陽縣志

目錄

四

卷七

浙江布政司左參議鄒君墓誌銘

處士劉君墓誌銘

外舅郭府君墓誌銘

七品散官玉峯郭君墓誌銘

亡兄靜軒居士墓誌銘

處士張公巽菴夫婦合葬墓誌銘

叔祖隱賓公夫婦合葬墓誌銘

處士劉君夫婦合葬墓誌銘

處士艮山羅君夫婦合葬墓誌銘

卷八

吳母蕭孀人墓誌銘

勅封太孀人郭母吳夫人墓誌銘

外姑叩孀人墓誌銘

董母袁節婦墓誌銘

禮部儀制司郎中前給事中泉崖聶君墓表

處士養拙張公墓表

卷九

楓山吳先生傳

苦卓居士傳

華陽集

目錄

五

南山居士傳

處士邱一鵬傳

陳氏一門三節傳

雁峯羅隱君傳

卷十

族譜列傳敘

順甫公傳

榮可公傳

原慶公傳

中隱公傳

仲玉公傳

正己公傳

貞壽公傳

隱聘公傳

隱閒公傳

隱賓公傳

存菴公傳

坦菴公傳

願軒公傳

靜軒公傳

華陽集

目錄

六

滁江公傳

西溪公傳

西岑公傳

卷十一

兵部尙書贈少保諡貞襄雙江聶公行狀

大司成贈禮部侍郎諡文莊東廓鄒公行狀

兵科給事中前川曾公行狀

龍井曾刺史行狀

卷十二

君子深造之以道

陳時政得失策

陳言時務疏

卷十三 五七言

新營南村田舍

赴部宿江上望南村精舍

初去吳門作

自題題趙柏鄉

題趙山

題大觀縹緲峯歌

帝京篇

華嚴集

目錄

七

入朝侍班作

燕山明月歌

領敕出左關賜宴紀述

渡黃河

蒲坂行

自蒲坂趨潼關作

過司馬子長墓

夜宿龍門歌

吳門歌贈駱尉

同鄧給舍飲涿郡南塢寺

平遠臺餞別方伯憲長兩劉君入覲

遊武夷歌

早秋郊居雨後述懷

秋涼歎

題鶴鳴九阜卷贈郡守周公

維揚餞別湯兵馬使之官廣東蒲幕

金山次蘇韻作大江東去詞

卷十四 五言律詩

劉生

隴頭水

華嚴集

目錄

八

長門怨

銅雀妓

折楊柳

簡學師求貸

歸雁

贈蒲溪梅少尹

渡揚子江

長安七夕

明妃怨

天津晚眺

舟中聞笛

九日宴吳水部公署適沛令送菊至

夏日遊宜興吳氏園事次韻

渡泗河

駐德州次韻

代簡寄張仁伯內翰二首

曉發潞河值雪

遊治平寺

同苗長州李邑博登上方寺

歸自留都酬皇甫郎中見贈之作

華陽集

目錄

九

題杭城同苗子園湖

登岳武穆墳

遊戚畹先塋

秋雨

遊林屋洞

舟發太湖有作

吳門天池寺次萬總戎韻

省耕行田野中

舟發婁江述懷

廣德道中

寄雲中友侍御三首

除夕次韻

春日偕胡內翰郭黃門遊碧雲寺

遊香山寺

曉趨左掖時上封事

偕同年遊韋寺兼習射

視齋出宿崇國寺

寺中夜坐

酬胡子文編修贈別二首

過聊城

華陽集

目錄

十

舟泊子房山

下邳驛阻雪

泛彭蠡

初去鄉夜述懷

途中寒食

抵麻城縣作

賦得雙黃鵠寄郭曾二進士

夜抵襄城聞越貨之警

遊伊闕洞多鍾佛像

亭中春夕

遣人訊都下同遊

與客談邊二首

臺中晏坐

野狐泉亭遲李景山臺長不至

立秋日小樓對雨

七月七日野狐亭宴路憲使

聞雁

小樓晚眺

歸懷

八月八日聞口入雁門述懷二首寄趙浚谷中丞

華陽集

目錄

十一

中秋邀同人野狐泉亭席上分韻作

書猗氏縣行臺

曉發猗氏縣

解州行臺對竹命酌

秋夜憶君湖三首

西宮湖上寺中

對月懷西嶽作

遊龍門次大司馬蘇公韻四首

早春出郭

春日坐清光樓遙寄朱給舍二首

卷十五 五言律詩

謝病後酬胡太史見憶之作兼懷朱九給事四首

山莊閒居

江上偶然作

送同年張節推擢留都刑曹二首

次韻述懷酬張給事一首

賦得桑落酒同張內翰李符卿席上分韻

酬胡太史人日立春對雪之作二首

觀沙河行宮

重遊南內述懷

華陽集

目錄

十二

送袁子出判東平馬政

都下送潘簿因訊草堂

李中舍冊封楚藩便道還越中展墓焚香二首

和聶太保甘露降於先塋之作二首

和聶禮部冬齊覽眺效何憲

山居代東寄都下舊遊

秋夜獨坐

山中忽枉胡正甫蜀中書輒此寄懷三首

山中答梅泉數逸人見寄二首

江上漫興

小園奉餞陳觀察之山東二首

立春日舟中寄所知

元夕過越州宅觀球燈

春夜舟泊郡城南門

得念慈宮贊詩

過西嶺張氏幽居

過空坑有懷文山先生

過潭頭郭氏覽文山公大書併讀一峯羅公題識

次南浦同年余李二君攜酌舟中二首

次潯章與同年楊以謙道舊

華陽文集

目錄

三

江上草堂四首爲余憲副德甫賦

初讀歐陽都門別相知

次天竺觀樓作

登天竺寺絕巖

詠中鵲

擗大

雪中過安有作二首

初至同李戶曹羅大參楊參戎溫泉亭宴集二首

經大佛寺

宿龍泉閣書懷

寄貢元畧博士二首

九日樂城簡門人趙令

曉發廣平有感

入杉關是閩楚界處

雨中夜坐有懷故園

暇中有懷周仲舍參知

寶福寺別周參知後有作二首

亭中閒坐贈督學蔡君

次茅原驛蒲泉諸貢丈雨中追餞別後寄謝二首

舟泊武夷溪口岸幘晚憩述懷

華陽文集

目錄

四

曉起望大王峯言懷

武夷別館與羽士夜話

過禮卿鍾君先以詩來呈作此答之

夜泊江上書懷

新正與友人程振之對雪

正月三日

和聶儀部元日見示之作

再次儀部見書正月二日喜雪之作

立春日得楊中丞書悵然感懷率爾奉答二首

江上草堂初成邑侯陳君枉顧小酌奉答二首

雪中簡聶儀部

雪中曉起書懷

新營江上小園有懷曾吏部于野昆李二首

卷十六 五言律詩 三言排律

覽諸公應錄作此寬懷

郊居雜興寄陳二奉常四首

劉山人雨中同程仲子集象城山房次韻

南軒夜坐用韻

冬日尋山一首

庭中對月書懷二首

目錄

中秋同親友賞月有懷去年諸子二首

初登西樓適有蜀命述懷二首

九日西樓登高一首

次韻贈馮生

同年蒙山陳大參以詩促駕作此奉答

赴蜀發恩江述懷

舟發南村酬別知己

醴陵道中

荆南逢羅憲長道舊之作

駐荆南得閩中督學報上疏乞免二首

荊州長至日寫懷

早發華容憶大司馬劉公東山草堂

渡洞庭湖寄羅憲使一首

移官後再得舊選部羅同年書

歸次螺川簡賀靈伯陳參知二年丈

赴閩陳參知有贈用韻酬答二首

上洞宴集二首

登澤郡甘露亭有懷周洞岳方伯

坐觀風臺有懷前督學蔡君

校文棘署得泉州喬使君書作此代簡

目錄

七夕有懷故園一首

七夕獨坐因過宋二宗丈署中對談

荷亭餞別同年朱左使君時拜京兆尹二首

鄒長公招飲平遠臺同諸公暨眺二首

九月望夜二山宗丈招飲公署看月同鄒頴泉

登二賢臺覽眺

同劉行甫夜宿太平寺山樓

遊萬杉寺

五老峯

棲賢橋

遊開先寺二首

龍池

觀瀑布泉同劉子賦

雨中尋雨花臺便登報恩寺浮圖二首

遊靜海寺水亭次陳給諫韻

靜海寺山亭

夏日宴李相國水亭奉謝二首

月夜李相公見季乘小艇同酌送至渡口始別寄

贈二首

舟發清源有感

華嚴文集

目錄

七

再入大理詠庭中古柏

奉壽大司成鄒東廓公六十

淮上逢同年江順之王元美二比部道別

元日侍太夫人宴

西嶽

送內兄右司諫郭時望使琉球

贈羅侍御謝病還蜀侍御本廬陵人故賦及之

奉題錢思竹翁眉壽樂封卷

再贈孫僉憲一首

卷十七 七言律詩

西臺應教一首

秋日別同年陳世顯使楚便道還吉州

春日燕京聞雁寄雲中艾侍御

秋日登京口北固山

寄同年陳世顯

泛太湖

九日尋吳郡博黃山人小酌禪林因登浮圖

贈鄭子應召入汴

天寧寺次念菴學官贊韻

贈都峯周司諫

華嚴文集

目錄

八

登毘盧閣望禁內寄壽制部

酬吳下黃淳父見寄二首

祇役西行入河南界作

初遊河東書院懷前臺長張仲修

謁漢壽亭侯祠祠有先坐慷慨懷人聊題短辭

遊中條山

酬子文胡編修臥病金臺見憶之作用韻二首

奉次大司馬再雙江公詠古松寄示之作

監池東樓餞別李侍御一首

書院睡起次弊間韻示諸生

聞朱給事還山之報作此遙寄

遊靜林寺贈王逸人

九日偕張長安少參三食宴河中書院

重陽後一日同諸長官宴河中葛園寺

同張元洲兵部遊山飲青柯坪館中

宴絳州王孫別館作

遊龍祠訪王淵泉吏部畱飲山房

襄陵行臺題壁

除夕有懷故山次孫侍御韻

答孫侍御見寄

華陽集

目錄

五

春日出遊偕同人命酌舟中

重遊青原山次韻

雪浪閣次念菴先生見懷韻

九日登嶽山奉酬聶太保公兼謝浚明府

謝病後還朝親友追送江上感而有作

桐江奉別念菴宮贊

臥病寺中貽適上人

送會稽臆乞養還永豐

朝謁長陵同正甫胡君作

恭遊南苑紀述三首

送別荆川唐公視師海上二首

送鄭信府還安成

題賈尚書雙壽崇封卷

送黃侍御巡按南畿

松原訪念菴羅先生次韻

贈盧所楊君三首

山居述懷

寄題馮尚書臥雲樓

贈別陳西塘兵憲浙東

山中寄答胡正甫鄒繼甫二兄

華陽集

目錄

五

九日山居有懷都下舊遊

山中奉答少宰鎮山朱公見寄之作

九日陪吳明府諸公登嶽山凌空閣和杜韻

遊白水門次聶儀部韻

奉陪吳明府諸公遊陽山觀次韻

再疊舊韻奉答吳明府山中見贈之作

寄壽史玉陽太僕七十

度鎮訪吳堯山中丞有贈

夜宴吳中丞別署卽席奉呈一首

華陽集

昔春將赴部獨酌小園言懷

同年李憲副攜酌舟中有贈依韻奉答兼柬余憲

副

勝王閣期所知不值書懷

宏法寺夜坐似翠岳上人

德州答西塘陳觀察見寄一首

初至登津作

祇役潞河望京邑書懷

劉敬甫待選都下歲餘不得一官作此戲贈

溫泉宴罷書懷呈同遊諸君子

華陽文集

目錄

主

別大中丞楊公巡撫楚中三首

早秋登大名新城樓寓目

由真定趨龍泉關防秋

秋日登龍泉關最高巔望五臺諸山

自井陘趨錦繡堂一帶關署中小酌述懷

閱關西山止宿黃寺公署次韻

黃寺噴玉亭次韻

邯鄲道中述懷次楊少參韻

鄒繼甫復拜刑曹郎中寄贈一首

送王生北上便往薊州訪藥

席上贈大將軍戚公一首

棘院同藩臬寅長明遠樓宴集次韻

十五夜監試畢再疊前韻一首

再登明遠樓覽眺飄然有遺世之思

武闈宴罷再疊前韻志喜

得胡劍西祭酒杭歸之報悵然有懷作此寄之

寄楊大參

夜登武夷玉皇閣有懷陽明先生

謁紫陽書院次韻

次南浦余德甫見過之作

華陽文集

目錄

主

初冬聶大夫宅觀禮成同諸公宴集御贈一首

歲暮山中

贈東壘劉隱君

人日江上忽憶往歲都下同胡太史立春對雪之

作

郊居寫懷

二月朔雪訪維世螺菴夜坐次韻

郊居劉行甫曾于健二兄見過次韻一首

郊居次詩丈論學之作因柬東厓王丈二首

獨坐郊園寄懷東厓王子兼簡上海張子

北溪徐丈

得從化書作此寄答

贈劉隱君

用張東筦韻述懷一首

江上別李見羅憲使備兵東粵次韻

江上秋雨同會李常丈及劉王二兄同賦

會李常以述懷詩見示依韻酬答三首

雪浪閣次舊韻志懷

再得蜀中報作

送簡州周郡侯督學貴州二首

華陽文集

目錄

五

江上望南村郊居作此貽諸子

赴蜀與兒輩言別

追和羅參知被謫還山之作

雪中登岳陽樓

登岳陽樓最高處眺望儀部鍾使君

同憲長野處羅君再登岳陽樓覽眺一首

代簡寄內閣張相公

薄暮從宣風館趨袁城用韻賦懷一首

再赴閩姻家見臺會奉常設餞于大洲胡相國舊

第二首

雨中同喬使君登泉郡清源山坐盤石命酌作此

奉呈

楓亭驛次韻述懷

校士棘院報朱左使同諸大夫集平遠臺作此寄

之

中秋間帥邀諸大夫宴集烏石山房因憶舊遊述

懷一首

九日同藩臬諸僚登閩南第一樓得和字

次憲長鄒公同諸大夫登樓韻

次鄒憲長平遠臺覽眺之作

華陽文集

目錄

五

棘院獨坐得鄒憲長同諸公閱武之作次韻答之

續集卷一

或問錄

續集卷二

學政錄

華陽館文集卷一

前明大理寺卿吉安永豐縣宋公儀望望之

舊刻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新刻裔孫魚瑣

釋偉

族裔蘊輝等同校

紱

序類

易經臆說序

夫易三才之道備矣。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伏

華陽館文集卷一

序類

一

義仰觀俯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其爲數也。有奇有耦。有老有少。而其爲用。有動有靜。有晝有夜。有死有生。有消有息。有往有來。有進有退。其數也有常。其用也無窮。有常則天地不能移。無窮則乃歷不能盡。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文王重其卦。周公述其爻。孔子繫其辭。三聖人之心何爲也哉。總其要在本天道。明人事。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如斯而已矣。是故以順陰陽。以布柔剛。以立仁義。奇耦迭用。老少相乘。先後異位。施生同功。動靜也。晝夜也。死生也。消息也。往來進退也。莫非易也。然而數行乎中矣。數之變無窮。而

易之用亦無窮。故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正

明者道之管也。心者神明之宅也。聖人以其神明之心

而究天地人物始終之變。故幽贊神物。裁成造化。卦重

而六十四。爻變而三百八十四。而易不可勝用矣。是故

先天易之體也。後天易之用也。卦體也。爻用也。乾坤體

也。坎離用也。奇耦乘而陰陽之變盡矣。老少用而剛柔

之變盡矣。先天後天立而天時地理人事之變盡矣。陽

極而陰生爲姤。陰極而陽生爲復。姤陰之漸也。復陽之

漸也。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陽君子而陰小人。循其

升降。由微而著。聖人扶陽抑陰。故贊復之辭曰。復其見

華陽館文集卷一

序類

二

天地之心乎。序卦之義。凡陽盛者居上。陰盛者居下。此其微槽也。嗚呼。非聖人其孰能知之。孔門善學易者。莫如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子歎之曰。顏氏之子。殆庶幾焉。此言天之心發蘊於復。吾能自見其心。自復其知。而後神明之用全。而易之變盡於我矣。予少而學易。長而覽鏡諸家。欲作易義。以明聖人扶助世教之心。然而病未能也。姑蘇張幼子因出所著臆說。爲請予讀之。見其剖析羣疑。折衷傳註。或訓其辭。或釋其義。蓋潛心於易者二十餘年。可謂勤矣。予故備述聖人作易之旨。以究張子未盡之意。亦欲使其進而樂厥

至焉因敘而歸之。

三禮集註序

予早歲從父師問三禮同異。因臆嘗所辨說周禮一書。自漢惠除挾書。乃有獻周官五篇。其后向子歆得之。遂以考工記補冬官。而不考載官名。自歆後。賈鄭諸人。爭相校讎。用力愈勤。而大義愈晦。宋程朱大儒。雖嘗盡翻。然未有折衷。迨元臨川俞氏。以周禮冬官雜在五官。遂黜考工記。更補之。王吳邱三氏復增訂焉。予竊謂考工記特記語爾。諸君子莫究所屬。併其名缺之。然則輪輿桃冶弓車廬梓。諸人果可廢耶。自高唐生專儀禮。攻而

華陽館文集卷一

序類

三

傳者五家。而戴德氏又傳禮記四十八篇。其義多孔門諸人相與發明。元晦幼清欲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以今攷之。周公法天制禮。如郊祀宗廟。朝聘會同。禮莫大焉。皆亡逸不可攷。儀禮止士庶人。而王制月令明堂等篇。又雜出傳記中。其義舛缺弗倫。後之儒者。擬拾於煨燼互為剖決。而聖人微辭奧義。鬱而弗彰。闇而弗暢。蓋三禮之晦久矣。予後以御史在告。吳人王應龍避難南遊。因挾所註周禮以從。嘗往來惠江。輒相撫難。上察天文。下攷地輿。中定官制。謂周官止五篇。後儒攢補。非是。乃按天文作冬官。演義其用力既勤。而持論甚高。士大

夫爭敬信之。予謂諸經當漢時始出。詩殘書缺。禮壞樂崩。非孔子剛定本。肯散去漢惠又百餘年。冬官亡失。如山川遼師。虞衡等職。雜在別官明矣。王子領之。予因作讀周禮說。其略曰。昔在文武。創造方定。禮樂未遑。周公以叔父位冢宰。輔幼主。朝羣臣。爰稽唐虞。監于夏商。乘時竭忠。更定法則。故六官周禮作焉。蓋嘗論之。王者父天母地。代工治化。責在三公。故首立天官冢宰。居之有生林立。教養是賴。故次立地官司徒。掌之四時更運。天地以成。故宗伯掌春司馬掌夏司寇掌秋司空掌冬。六官既立。百度乃貞。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於是大備。此

華陽館文集卷一

序類

四

明周官典禮。非相為二也。攷之王制。冢宰統百官。制財用。故自王朝王官。王內事。罔巨細。職兼崇卑。厥維統攝。而六卿三百六十屬。皆受成焉。王者不私蓋藏。故外府內府。王府。非秉於冢宰。莫敢出入焉。宮中府中。俱為一體。故內宰主內官。正主外。凡厥細瑣。皆得總轄焉。其為慮遠。為義深。冢宰之職。於斯為大地者。配天者也。司徒掌邦教。定民數。典賢能。宏敷式和。厥功並焉。斯地官之義也。宗伯以下。各掌其屬。宣鬱導和。以贊助元氣。雖佐理各殊。而體統一也。故觀于六官之職。然後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聖。人招撫疑似。而不達聖人精微之

義輒以己意妄加評驗是所謂遺神髓而彈皮毛也時
王子見之顧爲更端未幾還吳遂歿去歲冬予行部宣
州會東平守貢君安國出厥考翰林汝成甫纂註三禮
示之儀望紳覽通目至忘寢食然後知貢君於古人微
言奧義多所發明而折衷更定決自胸臆如云以天官
之卿考五官之屬以六官之卿考六官之屬事以類從
官以職別斯其善也周公復起不能易也至於考儀禮
補傳義正禮官又更定王制諸篇以備二禮遺逸斯
又其獨斷也自歆向父子以還考三禮者眾矣有能總
挈眾論更立體要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如太史公所述

禮記集註序

序類

五

豈可多哉宣守南海陳俊雅志好古願亟刊布之東平
君乃走數百里索予爲序嗟乎古之聖人上下一體君
臣同心其彌綸贊助如心腹手足共相營救故六官分
職百揆時敘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嗚呼斯成周之盛
也非周公其孰能成之或謂貢王二子於周禮奚若予
謂二君皆能以吾之心究聖人之心者也惜也一二同
異予欲與論正者已不可復得矣雖然予又安得以是
病二君哉

禮記集註序

夫禮者天地聖人之心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

行矣聖人仰觀俯察出其盎然以生者制爲禮以理
天下是故以立父子以正君臣以別夫婦以序長幼以
序朋友此五者禮之大經也然儀文不備則人之情易
於流放而禮之爲用有時而窮於是稽其儀物審其制
度定其典章有王朝官師之序有宗廟朝聘之儀有冠
婚喪祭之度有鄉射燕饗之節其威儀文章至纖至悉
要皆以吾之心而參天地之心彌綸統貫無有滲漏鳴
呼斯禮也非周公其孰能修之周道既衰禮教大壞孔
子有周公之聖而無其位而其願學周禮之心固皇皇
也當是時魯爲周公之後周禮尙存孔子急急然講而

禮記集註序

序類

六

定之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此其志也遭秦燬燼典籍蕩
棄厥後高唐氏始傳儀禮十七篇蓋周禮之遺也至小
戴氏復傳記四十九篇今禮記是也中間微辭與義多
孔門諸人相與發明程氏所摘學庸二章直與虞廷精
一之旨同功他如王制月令明堂等篇雖出漢儒撰記
然至于今猶得循其言考其事而因以窺見周公制禮
設官之本意其功亦不得而廢也世以周官儀禮禮記
列爲三禮予謂周公立六官定禮制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卽周禮也今可考見者特十七篇耳禮記最後出體
裁錯雜故謂之記後之儒者不能深曉並稱三禮失其

旨矣。宋大儒朱子欲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吳幼清氏因著纂言。說者或有取焉。而孰知其脫漏殘缺。無可復見。聖人全經。惜哉。今制令博士弟子專業禮記。而周官儀禮悉置弗述。豈非欲其紬繹傳記以求見天地聖人之心歟。顧今所習皆本先儒陳澧集說。嘗考其旨歸多沿襲舊聞。拘泥詁疏。其於天地聖人之心殆亦有未至焉。同年姑蘇徐魯菴氏由給舍謝病家居。十六七年閉戶讀書。其於聖人六經要義。與夫藝文雜纂博極考究。號稱該洽。今所訂禮記集註。其所發明皆能囊括天地聖人之心。學者誠味其言。則古所謂三千三百不必索器數考殘缺。其於禮之爲經爲曲亦庶幾思過半矣。因爲序其大都如此。魯菴名師曾字伯魯。蘇之吳江人。舉嘉靖丁未進士。

河東重刻陽明先生文集序

陽明先生文集始刻於姑蘇。蓋先生門人錢洪甫氏詮次之云。自後刻于閩于越于關中。其書始漸播於四方。學者嘉靖癸丑春。予出按河東。河東爲堯舜禹相授受故地。而先生之學則固由孔孟以派堯舜。於是間以竊聞先生緒言。語諸人士而若有興者。未幾得關中所寄先生全錄。遂檄而刻之。嗟乎。先生之學蓋難言之矣。昔

序類 七

者孔子設教洙泗之間。其與羣弟子論說如答問仁問孝問政。各隨人品高下而成就之。而求仁之學。惟顏氏之子爲庶幾焉。其餘雖穎悟如賜。果如由。多藝如求。皆不許其爲仁。故曰惟命與仁。子蓋罕言之。當時從者亦且疑其爲隱。而夫子他日又欲無言。夫子豈誠不欲言之人人。顧學者有及與不及耳。顏氏既歿。斯道益孤。其後迺得曾氏。遂以所著大學一篇授之。厥後子思孟子亦各發明其學。無有異同。然自二子之後。傳其學者往往流爲異端。秦漢以還。斯道不絕如縷。至宋周程氏陸氏起而倡明之。當其時同志諸君子又多持其所見競

序類 八

立門戶。嗚呼。聖人之學是何明之之難。而晦之之易也。陽明先生早志斯道。更歷變故。造詣益深。於是始以聖人爲必可至。一日取大學古本。深加研究。遂發明其格物致知之說。而超然有悟於致良知一語。既而本之吾心。驗之躬行。考之往聖。質之鬼神。建諸天地。然後知良知之用。微動靜合體用貫始終。常精常明。常感常寂。常戒慎恐懼。常大公順應。蓋至是而先生之學始沛然決之江河。而無復有疑矣。先生嘗曰。心之良知是謂聖人之不能致其良知者。以其無必爲聖人之志也。是故舍致知則無學矣。舍聖人則無志矣。故其與門弟子語。惟

性以致良知爲訓而不復有他說。尙者良知之學。先生
超然獨契。發千古聖人不傳之祕。不啻若獲寶於淵。獲
金於塗。而遂欲以公之人人。學者一聞其說。莫不恍然
有悟。而不知先生之學。實未嘗以一悟遂可至於聖人。
孔子在當時。發憤忘食。下學而上達。門弟子乃謂其爲
天縱。夫子至是始有莫我知之歎矣。嗚呼。今之譚先生
之學者。其果能身體力行。如夫子所云者乎。予故曰。先
生之學。蓋難言之矣。先生既歿。在門之徒。有號稱脫悟。
或少變其師說。而轉於繩墨。後進之士。遂妄加訾議。而
卒視聖人爲不可及。嗚呼。是則可懼也已。今之讀先生

序類

九

刻陽明先生文粹序

陽明先生文粹若干卷。始刻于河東書院。蓋予企諸人
士相與講先生之學。故集而編之云。或曰。先生之文。燦
如日星。流若江河。子既檄刻其集布之矣。茲編之選。則
何居焉。予曰。道有體要。學有先後。先生之學。以致良知
爲要。而其所謂文章功業云云。是特其緒餘耳。非學者

所汲汲也。故余推本先生之學。取其序大學古本或問
等篇。他如門人所刻傳習錄。答諸君子論學等書。要皆
直吐胸中所見。砭人膏肓。啓人蔽網。盡發千古聖賢不
傳之祕。竊以爲士而志於學聖人者。則舍此何適矣。曰。
若是則傳習錄乃門弟子所撰記。故集不載。今子亦類
而編之何也。曰。先生之學。著爲文辭。吐爲述答。實則一
而已。而又焉往而非先生之文也。曰。先生錄中所云致
良知一語。則以爲超然獨悟。豈吾夫子之學。固猶有歉
於此耶。曰。善乎。而之問之也。昔者聞之上古之時。人含
淳樸。上下涵浸於斯道之中。而不自知。是以伏羲氏始

序類

十

畫八卦而未有文字。自堯舜有精一執中之訓。而萬世
心學之傳。無有餘蘊矣。乃成湯文武周公數聖人者。其
於斯道。又各自有所至。書傳所載。可攷而知也。及至周
末。聖人之學大壞。學者各以所見爲學。紛紛藉藉。流於
異端。而不自知者。不可勝紀。於是吾夫子始與羣弟子
相與講明正學。今攷其指歸。大抵一以求仁爲至。夫仁
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心之本體
固如此耳。外是卽功業如五伯。要不免於失其本心。然
當時傳夫子之學者。惟顏曾氏與子思孟子數人而已。
是故曰。忠恕曰。慎獨曰。集義養氣。是數子之學。又各自

有所得。要之莫非所以求仁也是又數子之所以善學孔子也。嗚呼。觀乎此。則可以論先生之學矣。先生之學求仁而已矣。求仁之要。致良知而已矣。何者。心一而已。自其全體而言。謂之仁。自其全體之明覺而言。謂之知。是故舍致良知則無學矣。孟子云。智譬則巧。聖譬則力。致良知以學聖。巧之至也。嗚呼。此非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若是則子於先生之學奚若。曰。吾吉有三君子。皆先生門人。而予從而受學焉。學而未能。是則先生之罪人也。

刻陽明先生與晉溪司馬書序

華陽先生集卷一

序類

十一

予嘗聆人論陽明王先生提師鎮虔時。深爲大司馬晉溪王公所知。諸所題奏。輒爲議覆。以是卒能勦平諸峒。四省賴以寧息。其後宸濠反江西。傳檄兩京。一時大臣多惶懼失色。司馬王公獨曰。王伯安據上游。濠何能爲。未幾。逆濠果就擒。如司馬公言。世嘗以此高兩王公。顧今所刻陽明文集。其與晉溪司馬書。不少槩見。何也。錦衣戴君伯常雅慕二先生之爲人。乃購於司馬公仲子。得所與書凡十五篇。亟繕其本。仍以王公在虔題奏諸疏。間爲論說。以究二公之用心。併刻以傳。冀日出以示予。且以序見。屬予因歎當正德末年。聞寺擅權。綱紀倒

置。一時文武大臣多踰安取容。濠庶人虐焰構搆。謀動肘腋。方其率師渡江。中外洶懼。朝廷倉卒下詔親征。其所任信。皆比暱寺人。外有逆藩之舉。內有肘腋之虞。謀國諸臣。憂疑莫定。於其時藉我王公慷慨誓師。以數郡之兵。克復豫章。而逆濠卒以就擒。卒之江彬諸人。亦竟畏懼。遂不敢肆其無厭之心。後之議者。徒知先生擒逆濠之爲功。至於保固乘輿。計安社稷。屹然指天下於泰山之安。其功或未能盡知也。今讀公與晉溪書。率言虔鎮事。其所措注設施。晉溪蓋知公之心。非特爲虔鎮計也。嗟乎。二公之謀國若此。豈非所謂不出俎豆而折衝千里者歟。予故樂爲之述。俾後之知二公者。庶幾得其用心一二焉。

華陽先生集卷一

序類

十一

心齋王先生年譜序

夫大人之學。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一體云者。言吾之心。卽天地萬物之心也。吾之心爲天地萬物之心。而吾有一毫不能自盡其心。是自小也。昔孔子蓋年十五卽有志於大人之學矣。自是三十而立。四十五十不惑。而知天命。馴至七十順耳從心。神化無方。茲固孔子自譜其年云耳。餘是觀之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其學也。未嘗一日外於天地萬物之心。故其語門人曰。我學

不厭教不倦俛焉日有華孳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嗟乎非聖人其孰能之心齋三先生三其海濱年弱冠繼通論語孝經居常事親從兄必循仿百禮求以自盡其心久之遊鄒魯歷歲月其經禮悟早作夜思至忘寢食已乃隱然有見於天地萬物一體之意於是慨然以聖人爲必可至當是時適中陽明王公與四方同志講致良知之學其說盛行于時先生聞之若疑若信乃徑造豫章相與極談其學反復連日遂退而師事焉其慎重如此自是每歲往來越中同門之友語高明實踐不藉口耳必屈指先生陽明公亦亟稱之其後陽明公歿其徒

華陽文集卷一

序類

五

各相傳授微有同異蓋良知之傳明白簡易言下立解乃於格物實際工夫或多脫畧先生深以爲愛因歎曰某昔論學專主格物先師專言致知某嘗以此二者請質先師曰待汝十年後自明之嗟乎先師之意蓋謂此矣自是與學者語必究極格物之要蓋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其良知其歸一也方陽明倡道東南從遊之徒半在縉紳嗷嗷者猶張目相視先生以布衣特起爲時所信陽明公既歿而良知之傳賴以不墜先生之力爲多今年夏仲子璧持先生年譜過豫章謀之董君某聶君某校讐入梓某既得而讀之然後知先生之學方

在蚤歲已能自求本性不落見解豫章以後默證頓悟洞徹全體更歷既深造詣日醇其所著勉仁諸篇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至其尊主庇民之心時時見於問答論述間自孟子殞考其所至未知後來儒者孰先後而先生深遠矣先生子五人皆能世其家學昔太史公作孔子世家至今照耀簡冊然則後之欲論次世傳必推轂王氏矣予既讀年譜而竊爲論著如此抑亦俟論世者有稽焉

刻進閣稿序

華陽文集卷一

序類

十四

予師宮保雙江聶公嘉靖初以御史出按閩中甫下車慨然以伸雪枉抑發摘奸伏爲事其施爲注措如神謀鬼設不可臆度諸郡縣貪酷吏多望風解印綬去勢家鉅族暴橫鄉里往往盡寘於法其在當時論風裁節誼必以公爲首稱迄今餘三十年海內士大夫每道公巡閩事輒咋舌歎服不置然公難以此顯名當時而彼讒忌者方藉權力害公未果尋亦出公外郡企遭外艱杜門不出凡十餘年累用薦起知平陽有保障功既遷憲職卽拂衣歸鄉里會當路與公有卻遂中公危禍卒賴天子明聖不得害其後竟以大臣薦起公少司馬再踰年遂正本兵尋以北功加太子太保三數年間驟致通

顯人皆以爲公榮不知公爲御史時屹然已負公卿之望企平陽功成上嘗書公名于屏蓋思大用之也公在本兵歲餘以年至力辭樞務優游林下望之如神脫僊解今年庚申公嗣子諒始校公巡閱稿刻之會某在告家居公乃授簡俾序其端竊伏自念昔在弱冠卽從游門下受公知愛旣又嗣官御史深慙薄劣不能述揚前美從負公夙所期待乃獲廁名於文字之末此子瞻氏所以願附於文正也於是攜歸山房捧讀累日不能釋手蓋公始終出處大節多磊落奇偉每發爲詩文要皆直吐胸臆宣述性靈感憤時事闡提理要冀以下明己

華陽集卷一

序類

五

校編鄒東廓先生文選序

昔陽明先生有言自顏子歿而聖學亡矣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心之生理卽謂之仁謂之性性之虛明靈覺卽謂之良知此聖學之矩也孔子十五志學至於七十從心所欲不踰乎矩故其爲教倦倦焉以求仁爲至惟顏子請事竭才直悟本體故孔子贊易之復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氏之子殆庶幾焉一時及門

如子賜由求最稱高等然或膠擾事功出入見聞故夫子皆不許其爲仁云亡之歎其旨微矣曾子子思孟子繼之乃述學庸作七篇孔門之學然後賴以復明周元公崛起千載聖學一篇直提本心明道得之發明定性之旨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宛然孔氏宗旨也自後諸儒迭出透悟稍疎門戶遂異分知行爲兩途析格致爲二功三百年來聖學之矩幾於裂矣我明陽明王公繼濂洛而起精思力求乃恍然特悟致良知一語蓋卽吾心之靈覺虛明以悟良知因吾性之渾然全體萬物皆備以悟孔門仁體之學海內豪傑之士得聞其

華陽集卷一

序類

六

說莫不翕然從之然在當時惟紹興吉安爲盛蓋先生起自於越從遊最先旣官南贛吾吉諸君子從先生游凡數十人至今宗其學者不敢廢墜然予兩師東廓鄒公南野歐陽公則尤傑然者也蓋二公警悟穎發志向堅定故於先生之學言下立悟以此得之於己亦以此授之於人自陽明先生歿同志之士以事王先生者事于二公淺漏寓內矣今兩公亦各薨逝吾輩欲思其警咳已不可得獨其平日所論師門宗旨則文集具有明顯痛切若揭日月而行中天朝廷採禮官議並誼文雅蓋異數也予自弱冠獲從二先生遊得聞致良知之教

深愧薄劣不能發明師承今年春奉聖書

來問

以嘗所校陽明文粹移諸郡刻之其全錄則屬于建守司諫邵君而又竊謂兩文莊公集蓋與先生之學互相發明方圖校訂無何鄒君繼甫起家八閩總憲相對懽然因縱言及此鄒君曰家君全錄已梓于東省比建守又重刊焉予慨然曰有是哉此吾黨之幸也然予見淮南李公校編歐公文選四冊今欲君選先師集專於學問者亦如其數予將命工併刻焉庶幾三公之言尤便流布總憲君遂翻閱全錄得論學諸體若干篇以授某曰願子校之仍爲之序亦先公之志也予乃得備攷先

序類

七

師學脈自壯至老與王先生所得無毫髮少異其邇元公明道以追顏子一篇之中未嘗不三致意焉因竊歎曰嗟乎今之學者談良知之說何其紛紛也後生末學沿襲舊聞出口入耳如貧子說金良無足異其有號稱脫悟則又持論過高而良知簡易明白之旨反不免疊牀架屋之病豈不大可怪哉今讀二先生文選千言萬語同歸直造片辭刺句畢露全體譬之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此無他其得於吾心之矩亦一而已昔人謂自孔子之學興而百家盡廢予謂三先生集出雖有偏心亦無所置喙焉此固予與繼甫編讎之意也是爲序

上卿省親詩序

今年夏五月大司徒真定賈公以病乞免職務辭甚懇切有詔特許致仕以去是時晉江蔡公爲左貳公自弱冠事今皇帝餘三十年由郎署歷中外屢仆屢起前後凡十七遷乃至今官會賈公疏去眾議代賈必且屬公未幾乃以留部大司徒馬公改本部尙書而遂以先生代馬公如南命下之日縉紳大夫相顧竊議方今海內多故帑藏殫竭每歲各邊奏討動以百數萬計絲較銖比無可復索于氓惟公貳司徒且久又年力強盛精神內瑩諸司章奏日旁午下部公每爲賈公具疏處分悉

序類

六

中肯綮留都雖根本重地然視北緩急明甚久之乃知公以母老懇辭願得暫如南於是又相與高公之行祖餞之日宰相公卿以逮百執事咸爲詩文侈述盛事無慮千百餘言而予江西由卿寺翰林臺省郎署執餞于都門外凡四十有九人蓋皆公督學時所賞識者於是諸君子既各賦詩論志以附行李而又俾某執簡序之予惟往者卿大夫仕于人國其始皆服役下僚勤勞王事或遠在數千里外輒有不得將其父母之歎及至積官既久位次漸起則已歲月屢更而其親多不逮于祿養而又未免乎終身之恨今先生方以盛年晉登八座

太夫人垂白在堂累被封錫茲又蒙藉上恩便道歸省
即今昔所傳記亦殆希闊矣宜乎諸君子播之聲歌樂
誦而祝之也然予聞公昔撫江西轉督兩淮漕運欲假
道歸省太夫人遣人止之且謂公爲國家大臣不宜以
親老爲念惟今上重用老成暫置公畱部冀旦夕且還
公于朝以宅端揆今茲之歸也吾知公必不能重違太
夫人之教而孤主上眷顧至意諸君子詩篇所述亦莫
不以是祝願於公其於義深切矣予不敏嘗辱知於公
顧行誼謫劣每以慙負知己爲懼茲獲効于執鞭僭序
簡端豈復有加於諸君子所云亦惟述公平生大槩與

華陽文集卷一

序類

九

太夫人之所以教公者庶幾來者有攷云爾

河東行臺雜詠詩序

成化中吾吉王君充賓奉命來理河東巖政始建御史
行臺以警出入以廉吏治其地卽春秋時晉大夫所稱
郇瑕是也由成化至嘉靖初御史前後代去者凡四十
一人而行臺日就傾圯楚潛江初君景昭始易建之自
初君代去又二十有一人而予以今上三十二年三月
出按境上居頃之按事稍暇日取古圖書考訂其中少
勗則周走臺院中睹諸臺長前後題述大抵多憂時感
事去國懷鄉之思太息久之嗟乎予幸備數內臺與耳

目之司今者銜命來按于茲顧所識特鹽政一事不足
煩經畫又恨僻處西隅一切時事經旬月不一聞優游
廩食卽出臺理事不踰時輒已報罷昔陶侃居郡日運
百甓齋中君子謂其志在王室今醜口跳梁邊陲弗靖
而予輒然書生一旦備任使與行伍之末其何以承命
於是日習射圃中射畢輒少休于小樓睹虞夏遺墟思
以詠歌先王之風暇日因取諸君子前後題額聊爲韻
述其音旨蕪鄙無足采著然書是以示同好庶幾有悉
予懷者詩不云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
求此之謂也

華陽文集卷一

序類

三十

秋泛使君湖詩序

余自春按河東踰夏涉秋乃巡行支郡過臨晉聞有稱
五姓湖者湖上有寺多深林古木余乃迂途往觀之因
喟然太息曰嗟乎晉地土厚水深掘地數十尺乃得泉
泉多鹹澆意殊苦之惟是湖周回數十里潏澗衍溢不
異吳之橫塘越之鑑湖乃徒以土人捕魚爲利湖以故
遂冒名五姓吁亦可異也昔子厚謫桂陽以愚名溪自
謂溪且見於然賴其文卒流聞至今獨怪其作晉問未
嘗一述茲湖俾與愚溪並聞于時豈地之顯晦固有數
耶余既坐湖上遂操舟泛游移時徜徉賦詩扣舷而歌

之蓋宛然江南佳境也已感李白郎官之游遂更其名曰使君湖焉嗟乎茲地自虞夏以來皆爲畿內近壤當時若臣兢兢相戒惟以平水土教稼穡爲務至於宴好游佚蓋邈乎未之聞也夏后氏既衰太康始遊于畋盤戲無度于時羣臣咸怨五子之歌讀之使人悽惋流涕未幾遂有后羿之事乃知自古君臣慄慄危懼若墜深淵而不敢以一日自逸其躬良有以哉夏有以哉自虞夏至于今且數千年以予所見茲土習俗咸盡力于商賈稼穡絕無所謂亭館臺榭之觀殆有先王之遺風焉然至於嗜利務積貪鄙無厭則又大非虞夏舊俗矣余

華陽集卷一

序類

三

不暇遠引卽如湖水本以利民士民往往爭水灌田聚眾相仇殺調詞株染動以百十數彼其始徒以利心相隙險衷相傾遂至親戚爲仇鄉黨成敵若是者豈獨小人爲然哉由是言之則是湖雖幸見賞於余恐終不免辱於土人後人且益詬余愚也詩凡三首併刻于湖上寺中

擬福建鄉試錄序

隆慶紀元之歲秋八月海內當大比貢士先是臺臣疏言端士習正文體五事尋下禮部議行之于時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某實主監臨比入簾偲偲焉申飭條章敷

揚得意以風示多士乃以前御史某所聘諸文學慎備以從以某某爲考試官以某某爲同考試官提調則某某監試則某某其餘百執事序列有差於是合提學副使某所選士若干人三試之拔其尤九十九人錄其文之優者凡二十篇以屬錄成某宜序序曰昔人有言文章與時高下豈不然哉三代迭繼文質更用當成周之盛誦侯貢士庶幾于王庭雖以免置野人皆可爲干城腹心吁又何其盛也漢唐以還取士迭異大抵本於文章經術爲多我明損益歷代獨重科目得人之盛比隆成周矣然馴致今日經世道者乃有人才不逮往昔之歎

華陽集卷一

序類

三

則是何故文之弊也士習因之矣某嘗竊觀我朝文體凡三變而世道汚隆人才盛衰恆必繇之何者國初之文雄渾該洽明習世故故其時多驟起田里踐華要左右論思恢宏制度宣德以後體裁含蓄悉歸質實故其時多守繩矩重名檢惇龐貞固海內又安正德嘉靖間士以通今學古爲能馳驅漢魏凌跨唐宋文章號爲極盛故其時多持議論驚制作經營潤色禮文繁縟而渾樸含蒼之意殆亦少衰焉惟我皇上應運中興殫求治本以爲文不復古而能回土習厚風俗未矣詔書始頒海內經生學士喁喁向風八閩僻在海隅數百年來人

才之盛埒于上國而又適當聖作之期遘物觀之會記
曰丁壯也言陽道著明萬物壯盛也卯之爲言茂也言
萬物暢茂也今歲在丁卯厥應文明之數何天人之交
應有如此者初某等之應聘而來也御史申命誓言期
得真才以稱聖明詔爰是縱觀諸士所爲文皆能敷陳
經義剖析微言以鏡古今其言浩博要眇不可殫窮其
所籌畫淵微鑒鑒然中矩矧切時務因竊歎曰有士如
此是足藉手以報主上矣雖然予竊有大懼焉夫主上
之所求者才也今多士之所薦則固文焉爾矣昔孔子
大聖人也猶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未之有得

李陽安集卷一

序類

三

多士固適然以文進矣他日晉爲侍從文學牧伯令長
藩臬卿貳陳力畢誼乘時翊運以自效於明時以彌成
皇上文明之化然後無負主司搜揚之意如其不然則
固輪扁之所謂糟粕也已如是則予安得不惴惴然懼
也維爾多士其尚助之哉

校刻陳侍御歸田先生存稿序

余少時每讀諸長志論國初時吾邑有曾學士陳侍御
習車駕三君者其爲詩間得其一二讀之信能洗濯宋
元追躋魏唐未嘗不忻然願爲執鞭企後濫厯仕途漸
踰再紀屢進屢退強半家食獨時得與鄉之耆舊覽鏡

前哲而三君所著詩文漸播于時蓋車駕詩聶貞襄公
贈于其家刻之學士詩余方任校讎侍御詩則公裔孫
奉常卿多方搜求得詩若干首文若干篇編校既定俾
某序之辭不獲辭乃遂論次其世以詔其後人嗟乎當
文皇帝朝海內又安文教翕播學士大夫咸唱爲歌咏
以宣上德達下情一時聲名文物之盛惟吾吉郡爲最
其在吾豐學士以拾遺列侍從應制拔藻每當上心侍
御初以就試便殿文皇拔置高等卒業大學既登進士
尋擢御史車駕以布衣薦擢郎署三君子所遭際若此
蓋異數也余聞侍御公持憲秉正所至以風裁自持乃

李陽安集卷一

序類

三

竟以九載考績抗章乞致仕去在廷公卿莫不噴噴稱
歎河東薛文清公時在同臺爲文追送之其所稱道皆
炳炳大節類能不愧古人云公既家居與鄉之大夫士
飲酒賦詩咏歌太平每有撰述稿多散逸以故奉常公
退搜博採其所得僅僅如此然今諷讀其詩要皆含吐
性靈敷暢絕無提理要五七言古沈著雄渾置在薛
少保其間未知孰高下律詩平澹俊逸伯仲錢劉
其所爲詩皆自胸臆體裁質實不事剽襲余既稍加
刪訂復爲論者其世如此非獨以明余昔所嚮慕抑亦
以見文皇朝得人之盛而吾邑三君子特蒙遭際可不

謂榮幸矣哉然余獨怪侍御立朝垂二十年循其資勞
宜致通顯乃不俟年至引以去此其度量加於人一
等矣昔陳敬仲力辭卿位占者曰有媽之後五世其昌
並于正卿其後陳卒大于齊侍御公位不酬德乃大發
于奉常禮遇明時位望方隆何陳氏先後相符若此因
并書之使論世者有稽焉

陳氏家乘序

昔人覽鏡往代論序前烈固必藉於文獻足徵乃能信
今而傳後杞宋之事孔子蓋傷之矣予讀陳伯子所詮
次家乘爲之歎賞久之陳自瑞之銀坑徙恩江歷世綿

李陽春集卷一

序類

五

迭代有聞人入國朝來獨以儒占籍邑中顧宗黨析處
譜謀散逸百數十年漫無記載今太常卿西塘先生乃
披故謀考遺跡則其先侍御與少參二君蓋族兄弟行
也少參有祖曰雅言先生居陽豐書院勝國時以文學
起家爲書院山長所著有書經卓躍少參以中書舍人
侍太宗皇帝侍御時在內臺兄弟出入禁近垂二十年
一時同列者往往多至大官乃舍人出補藩參侍御待
次九列竟抗章致仕去夫數紀常變理著屈伸今太常
公繼承遠緒勳業聞望藉重於時于以見世德之後愈
久愈昌而理數相乘未有往而不返者也今觀家乘所

載詰勅制詞蓋有累朝之休命焉其諸誌銘贈篇皆海
內名公所撰記予既嘉陳氏之多世烈而又喜伯子之
能續繹休緒播之無窮因贅數語冠于篇端俾陳氏之
後讀之以勸詩不云乎言念爾祖聿脩厥德陳伯子其
尙勉之伯子名銓字登甫爲太常公冢嗣云

遊武夷雜體詩序

予骯髒無所投于世顧好遊名山嘗陟西華上中嶽徘徊瞻眺飄飄然有凌雲之思其後遊匡廬覽白鹿天池諸勝亟欲卜居其中而塵坐羈鞅每多向平之歎今年春從閩中解官歸乃得窮覽武夷僊巖道室絕巖幽壑

李陽春集卷一

序類

五

扁舟沿洄肩輿飛度一邱一壑盡歸品題卽古稱善遊者自謂莫予若也嗟乎溪山如舊往來何常要之興緣時適情隨境遷探元理者得幽寂之致好奇觀者極登臨之美遭拂鬱者發感遇之思古今人情諒同斯旨乃若擢情好爵託跡林泉斯終南因之見諸阮生所爲慟哭也雖予茲遊非元非史若然若愚仰止高山俯濯清流究仙蹤探遺跡徜徉嘯咏尙友懷人情興所至若振衣千仞而流神八極也庶幾莊生所謂天游乎既返棹溪上止宿觀中援筆伸紙隨興占吟前後得古詩凡四首五言律三首七言律二首五言絕句三十五首七言

絕句十一首古歌一首爰命隸史都爲一帙藏之名山
以識歲月後之觀者姑取適焉可也隆慶二載歲在戊
辰仲春廿有三日書于弋陽舟中

重刻宛陵梅聖俞詩集序

詩自三百篇後騷選繼作風雅斯存樂府歌謠六義兼
備屈宋蘇李代稱宗工餘兩漢以還文人學士拔藻吐
奇並登辭苑人懷隋壁家寶靈蛇可謂彬彬盛矣浸及
魏晉體裁屢更雖材難兼瞻而代擅所長綜其實要以
不詭於性情爲至律詩濫觴六朝而獨盛有唐然自元
和而降斯軌復榛韓退之文雄一代而風人之旨缺焉

華陽集卷一

序類

王

餘無論矣有宋繼興文總往代歐蘇曾王最稱大家然
論其詩求所謂唐人之音茂如也予在弱冠覽歐陽公
所序梅聖俞詩未嘗不太息想見其爲人既購其集讀
之陶寫性靈名狀物理辭清而興逸頗與宋調殊致王
文康謂二百年無此作信矣後生末學動舌則黜宋人
如是則登歌清廟之什至矣彼閭閻里巷婦夫幾婦短
謳微吟亦謂之風非耶夫聲成文而音會情觸景而感
生苟臻其致皆足以薦宗廟而和神人歐公論聖俞詩
使得用於朝廷作爲雅誦以詠歌大宋之功德庶幾復
追商周魯頌之音其贊慕如此聖俞既窮於詩竟不得

廟人僚其後官至都官郎中予所善大參梅君純甫都
官族裔也萬國乙亥冬再巡宣州相與談及良久大參
君曰先都官集板久訛缺明公倘有意焉幸甚遂以家
藏繕本令都官商孫鄉進士一科來呈予乃命宣城令
姜子奇方刻焉刻成一科致其大參君書先公集賴歐
公序之流傳至今明公又歐公邑人倘賜之言則先都
官假寵於公者猶在歐公也予不得辭輒以昔所嚮慕
於都官者序而歸之

華陽集卷一

序類

王

華陽館文集卷二

前明大理寺卿吉安永豐縣宋公儀望望之甫著

舊刻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新刻裔孫奐瑛

聲偉

族裔藹輝等同校

絃

序類

贈大理右少卿呂公遷南光祿卿序

正德間陽明先生起自於越講致良知之學大夫士始

華陽館文集卷二

序類

聞其說莫不駭且疑久之則又翻然以悟已乃相率從之而其教遂盛行於江之南北以爲雖聖人復起其說不能易也其後門人各守其說傳授學者幾徧海內嘉靖初士大夫仕于兩都者則又聯屬同志爲會會必根極先生緒言而各發明之至今蓋三十餘年其間亦以諸君子能力任斯道精神意氣熏蒸灌注一時聞者莫不奮發興起然後斯會始得藉以不廢予自丁未登第則有若南野歐公爲禮侍與諸同志爲會辯論切劘至日昃不暇休乃後諸君子亦去來無常而同志之會歲或舉行之已輒罷去丙辰冬予與沃洲呂君相遇于淮

慨然以斯會散落爲念至則吉陽何君爲太僕少卿

與羅子惟德胡子正甫鄒子繼甫輩復訂前會自卿寺

以下常至六七十人而又間爲小會則惟予與何呂二

君企二三子也未幾何君以大中丞撫江西眾乃謀於

呂君爲文贈之今年春呂君復以大理少卿晉南光祿

卿於是羅子輩復按何君故事索予言爲贈予惟天下

治亂視人才爲盛衰而人才之成就繇於學術之興廢

學術明則風俗美而世道隆學術乖則行業墮而觀法

阻方今聖明在上輔相諸賢皆以羽翼斯道爲事吾儕

得以聯屬同志共相切磋冀得豪傑之士出爲國家培

華陽館文集卷二

序類

養元氣俾他日獲收學術之效然十數年間先生之徒間有號稱脫悟而疎闊於名檢浸淫虛寂而忽畧於格致吾輩於此不能深思亟返恐卒不免以身爲謗而斯會之興廢大可懼焉嗟乎學術之辨豈惟士君子身心所繫而世道升降隆污之故蓋存乎其間矣呂君與予嘗論及此輒爲扼腕今既抱道如南南都固士大夫之區也君且相與朝夕亦必以告予者諗諸同志則君之學其浸被於兩都也豈非執熟者之清風而遏巨流之砥柱已乎於是乎書

贈大都督孟諸戚公赴召北征序

皇上既嗣登寶座詔廷臣宣布德意思與海內黔黎更始其各邊文武將士則又大加賚予以示優勸未幾諜言北口且內侵臺諫諸臣爭上疏言事柄兵者日條奏不暇然卒莫能施行於是給事中吳君上言國家制御醜口患在於備多而力分專守而忘戰今兩廣總督侍郎臣譚某聞浙總兵官臣戚某有經畧才臣以爲莫若召還二臣專與計事一二年間口乃可圖也上建其言有詔代譚公還部既而口果犯薊鎮寇鴈門攻城破邑憑陵愈甚本兵用御史言輒趣戚公還督府以肩大事公既得報歸自海上戒行有日於是藩臬大夫閩帥參遊合餞公於平遠之臺以某護軍閩中宜有言以佐觴豆予惟昔周宣王遭邦新造四夷交侵赫然思奮文武之烈爰命召虎方叔平淮夷下荆蠻吉甫伐獫狁當是時若南仲休父輩皆左右大臣前後奉命征伐率親督戎行以是能底定南北稱中興令主當先帝朝南北最號多故方倭奴傲擾破郡據城八閩騷然於時司馬譚公重倚將軍用兵不滿萬人所向克捷斬首且數萬級世嘗以此誇豔兩公是其勲業聞望固與周之方召垓矣今北口爲患視倭奴不甚相遠然且數犯畿甸震驚陵寢將兵者日虞虞不自完今天子深鑒往轍乃聽

羣臣議召還二公計事固將望二公兼領南北不止如方召諸人專任一方而已然予以爲事不素定而能致用未矣將軍試度醜口與倭孰強南兵與北孰便務守與決戰孰利又試聽將軍計一二年間可與口一戰決勝負否將軍曰口性黠驚挾眾動數十萬此未易以計破也昔王翦伐楚度必用六十萬當時皆以爲怯乃後卒如翦言以醜口視楚其難易強弱何如今諸邊兵馬非不眾且悍也兵甲非不堅利也歲費糧餉非不多也然數十年間不敢與口一決戰者則不若窮之度楚故也某以爲天子苟聽愚計非練兵十萬不足以越南徼而踐口庭夫制人之與制於人也勝人之與勝於人也不可同年語矣是故擇將帥廣召募明賞罰定分布此四者兵之至要也動於其所不測備於其所不知取材於郡縣而費有經練兵於鄉伍而民不疑此其說有不

國者惟此身耳他非某所知也諸大夫既聽公言咸避席請曰某等今日幸聞將軍長計敢不酌酒爲將軍賀予不佞等知最深乃效昔人贈言之誼次第其語書付行李俾他日史氏得並採覈以見大將軍成功張本云亦諸大夫之志也

贈同年潞南李子令祥符序

潞南李子拜祥符令瀕行雲間高子汾州梁子嘉興周子金予咸往私焉李子曰往余與諸君觀政內臺朝夕論說以爲士君子處世不得遭時大行卽一郡一邑猶足親附其民以興起教化今余辱拜祥符祥符古大梁

華陽集卷三

序類

五

之地傳所稱四通八達者也此者民多罷賦服役繁興居民僥河而處又有衝突剽嚙之患爲令者日拊循其間而諸司總轄千上朝夕趨謁無寧時雖日欲與民親昵其勢不能且民有冤抑邑爲直之矣而憮夫猾徒輒聳聞于當路當路者下之邑其間利害可否苟一惟當路意如吾民何邇來宗室繁多動輒與當事相牴牾一操約之則忿且怨若恣其所爲恐漸不可長且又使客往來絡繹不絕夫馬供應咸取資一邑今民上困於祿米下苦於賦役又有城郭省廬修葺之勞祭祀賓客之費夫叢怨處難綿力短智余殆不能於祥符諸君子何以

相我高子曰予聞之嗜脩者不召侮慎事者不欬怨夫

聚財督賦斷獄罰眾邑所備也是故己苟不利諍何由生事苟順民民將奚怨予蓋慎諸周子曰夫祥符轄於省臨於孔道轄於省則專制不臨於孔道則交接廣是故以己之潔潔人則人怨以己之能能人則上忌子毋爭名毋撓上毋狎眾以此爲祥符祥符治矣梁子曰子貌不飾於心行不情於獨恭敬有文辭達多智夫恭則不侮多智則盤錯不難子何有於祥符於是李子卒以問於宋子宋子曰予以三子之言奚若李子曰言則善矣美矣願吾子之少進之也宋子曰某竊聞之夫政譬如操觚得其理則難弗阻又若張網挈其綱則條弗亂昔者曹參氏學於齊人蓋公得聞清淨自定之語卒以此治齊相漢顯名至今今子游於歐陽公之門與閭陽明先師致良知之教此與參之學於蓋公可同日語耶夫良知者是非之本心也致吾是非之心而毀譽得喪不少芥蒂於中則向三子之言若割在刀若條在綱皆吾良知自有之則吾子其亦聞之乎李子於是欣然謝曰有是哉吾今而後知學之可以從政也敏德敢不夙夜以毋忘諸君子之交儼旣而新安鄭子曹國朱子無錫秦子聞之曰古也有志在其位必謀其政其李子之

華陽集卷三

序類

六

乎雖然論不忘規四子者可謂善言離矣於是諸君子復命某撰次其語付李子而李子遂別

贈同年戴君拜東昌府推官序

國朝混一區寓倣古爲治曷嘗不重法制慎官守以軌齊海內哉其大者如大明律一書則內自司寇御史大夫廷尉外自藩臬郡縣咸令明習通曉以聽庶獄而盡下情然猶以爲郡縣之吏事務繁劇不能遍察民隱乃按前代令甲各郡特置推官一人專理刑名蓋其慎也數十年來撫按諸君按歷郡國一切財賦刑獄郡縣吏賢不肖以至恣睢姦宄豪橫武斷之徒率下司理者咨

華陽集卷二

序類

七

訪而後裁割焉及其後也則又率按監司所薦進爲臺省郎署以優異之其爲任蓋重且大如此是年四月萬安戴君謁選銓部遂拜東昌府推官於是同年翰林侍讀姜君輩咸謂戴子負才不偶乃俛就是官吾黨宜有言以寵贈之往歲丙午與計偕於鄉者多一時名士戴君在儔人中貌軒而氣昂同榜之士亟指目之以爲吾黨他日能於其官且以才名見稱於時必戴君也今戴君既拜東昌固劇要之區也其人率推魯喜爭一少不平則忿狠之心生焉方今海內多故賦役繁興齊魯諸郡往往逋負租稅逃匿山澤連結黨與伺釁而動

其蹤跡隱露莫可指摘所恃以安輯和息俾不至生禍釁則惟郡縣守令是賴至於平獄訟察枉直潛消其忿戾爭鬪之心則又藉於理刑之官爲多乎往徧內臺亦嘗疏言方今民貧賦重獄訟蜩起貧苦冤抑之聲上干天和宜慎選才望布列郡縣務爲寬息以甦黎黔而深刻苛文之吏量加黜奪以示至上愛養元元至意今戴君固銓部所慎選有才者也凡地方利弊官吏賢不肖與諸恣睢姦宄豪橫武斷之徒悉心覈斷一不以喜怒好惡奸於其間撫按諸君子必且重識戴君其所部諸郡縣他所不能辯者又必盡下戴君異日齊魯諸郡

華陽集卷二

序類

八

以才名重於監司而疏薦於朝俾司銓計者得按所舉進爲臺省郎署以明優異之意又必吾戴君也嗟乎使君誠由此進爲臺省郎署積至大官豈惟不負吾榜昔所指目其於國家設官慎刑之意尙亦有補也哉他日同年諸君子既饒君於應城伯之第而令予書所論說以贈噫予茲言豈特以告戴君已哉

贈邑侯任菴陳公入覲序

予覽漢史傳循吏僅僅數人而止由漢歷唐宋千餘年間以循良載史冊亦未易數數然也豈果守令之難歟抑有之當其時無能言之士播之聲歌以章顯其人史

氏者無從據之歟且漢所稱龔黃卓魯尚矣乃其是官行已非有甚奇絕希闊於時史氏者採而傳之卒賴其言顯名至今假令今之時其人品事業或出數子上而竟不遇能言之士使後來史氏無所憑據即求比於數子不可得矣嗟乎此吾黨之士所以欲予有言於邑侯陳公者意蓋如此往歲已巳侯始下車來治我豐至則聞故實咨風俗審興革諸所便於民者漸次行之會大司徒以帑藏殫竭爲言數年積逋一時并徵侯以告予予因爲侯悉言其故侯以爲然稍稍調停之民以不怨其諸訟獄悉歸寬厚素強之徒執法挾姦駕詞以惑喝良善侯心惡之然不輕有所移久之其人竟輸情實侯寬然處之絕無苛求意至於慎名檢革供應絕餽獻交際燕饗之間不肯少失尺寸平居以清約自處衣服飲食悉歸儉樸自署以內于相安無復詩人交謫之苦侯之居官行已其不愧古人類如此治豐基年邑人誦說不絕口豐素以科第文物顯比乃落莫侯率諸生督課之諄諄然講業譚藝如嚴師之待子弟邑之俊髦奮然興起會與家言學宮濱水而翼水之沙稍卻恩江長橋據上游又燬於寇吾黨欲謀移之下方以利學官侯以時趾舉羸且功鉅難就不如復梁其舊以從

書陽集卷三

序類

九

民便築臺觀於伍家洲以翼學宮斯則兩利而俱存也一時聞者莫不稱善會侯以入覲促去諸所經畫悉命於僚佐踵行之於是邑之師儒相率過予誦侯之居官行已不愧古人願有言以重侯行予既不能辭遂以予所知於侯者著於篇且以冀侯之旋車而來也得以考厥終焉或日子言古之循吏無甚異於今似矣然則侯之行事何居予曰侯寬大廉靜不求人過忠信慈惠不逆人欺諸所注措絕類漢卓茂茂旣以密令顯封侯爵數世由是言之侯之勳名其不可涯量明矣然史稱茂初到縣有所廢置吏人企旁邑皆嗤笑之大爲郡守不與君數年守廉得其狀乃加賞歎吾吉守湘潭周公以廉明仁愛爲諸令先諸所係教勳以儒雅飾吏治以故諸縣令多以賢能見知且與侯俱楚人其知侯最深是侯所遭過茂遠甚予因得并論之抑亦以見楚之多賢也侯名某字汝任別號任菴楚之桂陽人隆慶二年進士

贈吉水張侯赴召序

昔人有言士君子立朝不爲宰相不爲諫官本朝楊文貞公嘗爲宰相矣忠勤敏達弼亮四朝然猶自恨未嘗得爲縣令吾嘗合是三者論之宰相輔佐人主凡生

書陽集卷三

序類

十

言朝政得失朝夕論思孜孜然期於必行其道而
說已然或事機所在不能直遂上意所嚮不得盡同則
臺諫之臣隨而論列廷許委曲開譬凡可以導君心而
回天聽亦孜孜然期於必得其言而後已嗟乎宰相尊
得行其道諫官卑得行其言是其事體所關豈不較然
著哉獨怪楊文貞以四朝元老乃猶歉然於縣令之未
嘗試豈公自視平昔翊贊輔導之功猶或歉於古之循
良如卓魯輩乎殆非然矣自昔談治理者必曰守令守
令云然以令視郡猶或難之姑不暇遠引頃年以來邊
境多故帑藏殫竭賦役繁重獄訟蟬與上下公私之際
可謂虞虞當此之時雖有宰相百執事之憂勤臺諫諸
君子之論建藩伯郡牧長之總轄苟不得賢令長爲之
宣布調停則事窒而難就法格而多阻奈何百姓之不
重以困也嗟乎此楊文貞所以恨不得試爲縣令意固
如此江陵九山張君以名進士來令吉水下車之初首
稽故實接令甲教詔有條賦納有則刑罰有等凡所便
於民者次第行之已乃移儲倉於內地以便稽察修水
次於各鄉以省轉輸設城坊社長以申喻教化其於學
校尤所留意三年之間被服儒雅無異寒素每遇退休
卽寬帶岸幘飄飄然有凌駕千古之思治行既洽薦章

華陽集卷三

序類

十一

交馳君子於是知侯之不能久借矣今年春部臣疏言
臺諫缺人有詔諸縣令治行最者得徵入之張侯名在
高等戒行有日侯猶劬劬然爲百姓理齒籍均里甲覈
推收期必就緒而後去於是邑之師儒感侯之嘉惠學
校而愛洽百姓也乃相率徵言爲贈嗟乎侯之居官行
事大約所記則者則既言之矣予聞古之君子非能顯
於其官之難而能不失其職之爲難惟侯茲行不爲御
史則必爲諫官然其事權所在至謂與宰相埒何耶彼
其職在於拾遺補過固事納忠言之而是則朝廷蒙其
福言之而失則生民被其害又况封駁內降糾劾百僚
非老成持重明習典故未有不顧忌取容懷私害正其
職業所繫蓋自昔難之昔范文正爲諫官稱極選矣歐
陽公猶爲書規之其後范公卒能不負其言爲百代偉
人吾知張侯博學好古之士也於其行也竊附歐陽子
規益之義君侯其幸毋讓范公也哉

華陽集卷三

序類

十二

贈大都督西垣李君移鎮西粵序

大都督西垣李公往歲以大司徒馬公薦代南粵威君
來將閩軍居歲餘廣城曾一本寇掠海上勢甚猖獗有
詔閩廣兩將軍合兵勦殺公等督諸軍赴之已而賊就
擒將軍晉官都督同知於是海內大夫士知李將軍果

能不負司徒公薦也李將軍自爲偏裨以材勇謀畧聞江淮間嘗單騎入賊舟奪其衆淮揚鹽徒宿稱驍勇者皆畏縮懾服自効今左使朱君以御史按淮上乃首薦之其后將軍漸起家至副將司徒公督撫淮揚稔知將軍賢特疏薦可當一面以故將軍不二三年由偏裨驟登將帥蓋異數也將軍總閫軍凡四年海上晏然無事乃益鎮以安靜今年春當事者計閩境稍安爰請上命撤公移鎮廣右於是閩之藩臬大夫咸以將軍不得久留爲惜因置酒會饒於平遠臺且屬言於予以申祖道予惟西粵界在嶺表外捍交趾內屏湖襄山川險阻郡縣羅布最爲東南要害先朝命置大將皆勳舊重臣其所佩印綬卽所稱征蠻將軍者也今李將軍蒙藉上恩專鎮廣右其事權輕重視聞何如也將軍乃離席再拜請曰予聞粵以西地方數千里固海內所稱奧區處也今所置鎮城郡縣特半之耳其餘多深山陡崖靚林峽谷獠獠諸蠻踰伏巖峒牙踞重接喜則人怒則獸異時執事者嘗蒐雉而誅夷之然尋撲尋熾不可究詰從而撫之則叛服不常且軍衛土官獠僮嘗所黨結我謀一洩彼卽禽遁以是未能有成功願諸大夫有以進之余笑曰君不見逐虎乎方其遠匿深山則毒弩所不及自

華陽集卷二 序類

三

而獲於市五尺童子思搏之矣彼猺獠亦人類也苟創得其法則黨與自攜處得其情則反側自定君試往圖其山川察其要害詳審其事情宜未有弗得其便者雖然予未嘗習粵事今軍門御史大夫殷公粵以西人也予輩獲佐下風每聽其議論罔非關係國家長計况以粵人言粵事其運籌籌度當必盡爲將軍語之誠得其說而往焉則良平衛霍之勳豈足多哉將軍再拜謝曰命之矣乃遍酌酒以酬諸大夫而將軍遂別

贈左使肅菴朱公榮陞京兆尹序

華陽集卷二

序類

十四

一時最乃出試三輔界之保釐遇公卿大僚缺則徵入之俾輔左右其慎且重如此今曹國肅菴朱公敗歷中外二十有五年始晉福建左轄一時資望必首推公嘗擬用者數矣然竟不報同事者竊怪之公怡然不爲動會今皇帝新卽位公適以今官拜南京兆尹同僚諸大夫莫不賀公以宿德重望爲當時所知且以公之才由此假節鉞撫方嶽必能休養生靈彈壓遐壤卽晉卿貳陟六曹將發撫忠誠調助元氣又知公必不能畱南而曠且北馳也遂涓日張宴觴於紫微之堂謂儀望於公同年也徵言以贈予曰諸大夫所以述贊公者則既備

予何言然予獲交於公固非特同年之私而已方登第時即同試御史大夫政比出爲縣召爲御史又皆同日然予故疎直觥觥遇事即發公凡事持重不輕發予自謝病起即蒙超序而心弗樂也遂告歸公自南臺補北曹按晉按蘇又按淮揚以資宜得內拜然竟遷外臺公無弗樂也予得罪左遷循晉臬憲尋又落職前後小居十餘歲公馳驅四省聲望隆赫凡五轉乃至今官今年春予以薦起來視閩學二人者始獲交權如初蓋自內臺別去一見於都下再會於益津及今乃三遇焉相與撫時道舊太息久之翼日與公論及時事二三十年

華陽集卷二

序類

三

間士大夫用舍進退蓋已三變其屹然自樹不肯隨時改易亦不過數人而已在昔分宜秉鈞制於逆子操據賄賂籠絡一時華亭代之反其所爲盡收時望顧進用者依託詡讀名實鮮稽陽移陰背喻喻爲盤迺後台司再更權柄兩持操縱意嚮不主故常使海內大夫士凜然持之而不敢議則又異也公於其時更涉日久視彼驟進利便曾不一置胸臆此予所深知於公然後益歎公蓋長者也昔漢寵用大臣非久歷內外不得待次公孤蕭望之以師傳出爲京兆然後召用黃霸張敞其升三公備九卿亦皆以治最徵入然史言其峭直瑣細精

銳過刻故其事業亦不甚著公凡事務持大體不喜苛急遭遇清時馴致通顯行將盡殫忠靈以裨助聖天子中興之化無疑矣於是諸大夫酌酒再拜稱曰如君言豈惟章顯朱公吾黨亦將交有省焉遂書以爲贈

味琴卷序

昔先王之世人生自蒙養以後則皆使之師於黨塾庠序以習其孝弟長幼之節忠信退讓之行其爲師者亦各陳說古昔博誦詩書而又使之游息乎禮樂射御之事以明乎威儀揖遜聲音節奏之文其爲教至繁而其爲義難悉然總其指歸大抵本於脩身理性而非有大

華陽集卷二

序類

六

深僻難知之意及其學成行立則又爲之書其德行道藝以論獻之於朝而人才之隆恆必繇之世之季也先王之教淩衰文人學士苟有得乎一能一藝之工則侈然自鳴於時雖以養由基王良造父之能師曠之聰季札師襄之賢亦各自其所至而爲當世所稱述其於先王德行道藝之教則已判然歧爲二矣予昔也蒙嘗有志於六藝之學雖心知其意而又未能通乎其藝黨塾庠序之間亦無有能博達其趣而俾得遊息乎其間然其心顧獨有羨乎琴而又拙於操縵搏拊雖好之亦未能至也比宦京師嘗陪祀廟庭見其陳設大樂如笙鐘

琴瑟之類各能極夫聲音節奏之美及就而扣之則又徒曉其藝而不能心知其意然後益歎唐虞之時后夔興樂其所教胥子之法要皆古昔聖王所以修身理性之要後世徒以優伶之官取具節文而已又何其整也他日予以在告家居黃生大節訪予於象城私第出其所藏厥考處士味琴諸卷求予序之予故得讀卷中所稱說大抵處士爲人以儒爲醫而精岐黃之術其晚年所得顧獨有味於琴傳曰琴者禁也所以禁止其邪心而養其天和處士故業醫而獨有味於琴豈其讀黃帝岐扁之書而慕咸池鈞天之奏乎繇此言之則君之味

讀琴卷

序類

七

琴殆莊生所謂進乎技矣予聞至人不死處士嘗好黃帝書而有得於不死之方遺世之術固宜挾所能以求觀黃帝於廣莫大庭之野處士宜頓首請曰臣不佞嘗好帝書而未得聞咸池鈞天之奏吾知帝且以處士爲能傳其業必爲備陳其樂而奏之處士於是時果能心知其意而深旨於其味否耶則處士之所得將不止於琴而已處士名某字世祥樂之圓溪人其子大節質美而好學予固樂與之游者遂書以爲序

贈南乾山人序

予嫻家劉君廣敬自號南乾山人翼日過予山房請釋

其義予扣之曰君何以稱南乾曰予所居介邑東北四山環起中更坦夷雨水夾流而東劉氏世居之卽今所稱東湖嶺是也以其負乾趾離又稱曰南乾山云夫乾之德爲陽而南陽明之位也陽善陰惡陽剛陰柔陽君子而陰小人予嘗有幽憂之疾視世之嬖姁渙詭險怪譎若冰與炭不相入故山人暇日輒偃息於南乾山房俯而深思仰而長嘯情境所至不知孰爲南乾孰爲山人願先生記之以示吾子若孫山人亦將以自勸焉予曰噫嘻有是哉昔者伏羲仰觀俯察始畫八卦更文王周孔數大聖人而後易道始備今觀乾之六爻顯晦異時高下異位剛柔異用或潛或惕或見或躍或飛或亢貞吉悔厲隨時而變惟聖人神而明之消息變化不至故常是以處則身尊嚴穴出則道濟寓內予觀山人當少壯時嘗發憤於六經之旨慨然以濟民澤物自許而世竟無知山人者然而孝友行於家庭忠信著於鄉黨充此志也爲見爲躍爲夢爲龍則亦奚不可者身無所用矣乃退而耕於野在乾之初爻潛龍勿用釋之者曰陽在下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憂違樂行確乎不拔蓋龍德而隱者也於是山人唯唯而不敢當予曰否否隱見時也道惡乎隱窮通命也道惡乎窮吾人患在不

華陽書卷三

序類

七

知學耳學之道莫大於乾文言之辭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精則神神則明聖人以其神明之心涵浸乎大道之要夫是以能潛能見能惕能躍能飛能亢此無他心者神明之宅也外心以言乾者不知乾矣予觀山人之自況於南乾也斷斷然猶有憤世嫉惡之心故推本乾之全德爲山人誦庶幾吾二人者交相勉焉亦山人之志也於是山人再拜謝曰僕不敏其敢不終日乾乾以毋忘君子之交儆於是山人年且七十矣兒瑜跪而請曰外伯父之爲人大人亦數數言之願以所爲南乾之說著於篇兒將往而獻觴焉亦大人之所樂與也予曰然遂書之

華陽集卷二

序類

九

華陽集卷三

前明大理寺卿吉安永豐縣宋公儀望望之甫著

舊刻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新刻裔孫與瑛

聲偉

族裔蘊輝等同校

紱

序類

譜序

序曰宋氏之先出自帝嚳其後封契爲子氏殷紂無道

華陽集卷三

序類

微子啟乃抱祭器歸周始封于宋子孫遂以國爲氏又其後散爲七姓傳三十餘世至僂爲楚所滅而宋氏在周時亦無顯聞楚懷王時義始爲上將軍尋爲羽所殺漢時有襄爲齊王相文帝入自代昌最有功封侯以直言顯忠爲大中大夫與賈誼友善光武時宏以辭婚見重於帝後爲大司空嵩在章帝時生子由爲中尉由生二子漢登漢爲度遼將軍傳十數世至文貞公璟以功業盛于唐爲廣平望族登順帝朝爲侍中當是時宋氏顯者或在廣平或在莫州居莫州者其地卽金紫峯下柘鄉是也自登後五世至哲爲宏農太守東晉建武元

參考別譜補入

華陽館文集卷三

序類

生浩沛浩金華主簿生四子建迢遂迪遂朝奉郎迪廣
州御史大夫遂生璵韶州刺史改知洪州家南昌撫弟
璞子爲嗣迪生琳通直使二子鎬鐸鐸分八合陂沛始
興令生五子適述遼連迨適武衛參軍生子璞左廂馬
僕使連嶺南推官生子琰撫州法曹迨本州軍事押衙
推官生五子璵琬琰琬璵璵鎮南節度先鋒兵馬使吉
州左押衙御史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璵韶州司馬璵
生四子承休承佑承徽承規承休雲南經畧招討使承
徽軍馬團練承規生延延生文德乃徙居吉水洪同生
二子謙詢詢生圭圭生焯焯四子深清溢渺溢廣東參

華陽館文集卷三

序類

三

遷祖防凡十八世按史建武至宋嘉祐已八百餘年乃
歷世十八則太疎闊矣此不可信二舊譜七世孫瓊作
序云丹陽府君由建武三年進封公遂家常州江陰其
後如同與興之官吉衷二州因遷新喻並未云讓爲哲
父與興爲哲子又云時新陰隸吉州至宋淳化間始置
臨江按譜稱瓊隋仁壽四年作序安得云宋淳化間事
又史建武止元年尋改太興今云建武三年封公皆無
據實豈後人託爲瓊序耶此不可信三譜稱八世銖爲
瓊子璞卽瓊兄弟行至四世孫仁旭名庠爲樞密使又
稱八世琳子鐸爲八合被始祖乃於八世瓊下復云子

爲雍邱祖而四世孫元憲公庠與尙書祁俱爲錄後按史元憲公兄弟世居雍邱卽今杞縣地並未云徙自新喻且兄弟行豈有兩鐸一居八合陂一徙雍邱樞密使官次宰相豈一時同名爲顯官而不相識耶元憲公初名郊果有庠爲樞密豈故相冒耶此不可信四譜據皇祐四年史官傳忱誤類姓譜云丹陽太守墓在江陰自後久遠傳子興始由萍鄉令徙新喻既云傳久遠則決卽興非哲子矣又云至天聖間十二代孫樞密使仁規重修之今譜由讓至仁旭爲十二世何得云哲傳久遠至興豈所云傳忱史誤亦後人竄入之耶此不可信

華陽公集卷三

序類

四

五子祖少翁子孫頗眾有諱務哲者子南哲孫仲廉元末以富豪雄里中國初以鄒魏嬖黨抄沒其家子孫多徙又如近里院背稱花園又自花園徙城北今詢其系自高曾以上卽闕略莫有知者其餘多以異姓相冒至不可究詰予祖順甫翁孫輩十二人稱十二原今我六房子孫皆出原慶原忠翁後慶翁初無子予五世祖仲玉翁繼之地所稱原凱原隆其子孫與族黨猶得稱兄弟行而卒莫詳所出八原之後皆散佚不可攷嗚呼此其近者尙不可攷信如此況於其遠者哉夫我宋氏先大聖人之苗裔也自得姓以來二千三百餘年由丹

陽郡公徙于江南文庶繁盛代有顯人然中間世次訛謬逃乎不可詳矣自我祖之遷于豐也宋元之間多力田畝服詩書入國朝來子姓乃大興于鹽鹽效陶朱猗頓之行如是者凡數世因治中存菴公始以易經起科企我昆弟又幸繼登于科甲自宋以還迄今四五百年間譜牒涸涸無有舊載永樂中宗人士昌子啟輩來言譜事出其舊載多相參合然我自始遷而下凡數世生卒名諱多脫誤難攷高大父輩遂辭焉蓋其慎也惟我先世皆以孝悌謹讓聞于鄉邑故雖無顯貴人要不失爲文獻舊族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則亡矣予

華陽公集卷三

序類

五

恐後之人或以脫略遠系爲歉故於茲譜之述也列序本旨則始於丹陽郡公考嚴世系則斷自順翁疑則傳疑信以傳信斯孔氏之義也予往聞學士大夫論譜多推歐蘇氏然蘇譜於疏屬者生卒葬娶皆不得書予謂人道莫先於經夫婦長孝敬也今自吾高祖而下其非吾所自出者生卒葬娶皆不得書彼爲厥子孫者又豈能人人述其先世哉夫所謂宗法者祭之義而人道之統也今日嫡子而後得爲譜而又遷其高祖之父是祭法則然而非譜之義也然蘇氏又有大宗譜法由別子而列之至于百世而至無窮皆世自爲處別其父子而

合其兄弟使嫡庶不紊而親疎有等吾之譜蓋取以爲法焉

衡背陳氏族譜序

陳爲邑舊族然攷所藏家譜訛謬脫略先世諱升墻葺而未就今大學生謙與其弟姪泮汝的疑謀于族之長老曰唯予陳氏由監軍使鉞至自汴都卜遷于豐歷世盈十以更于七徙楚成燕休戚罔知顧譜牒缺然未圖予小子輩實大懼焉長老曰然唯二三子圖之於是諷日置局合族之眾以講譜事時予方屏跡山中論次家乘思以空文垂厥後人於是陳子輩相率過山房問厥

華陽文集卷三

序類

木

譜義予告之曰家有譜猶國有史也史紀國都沿革興衰治亂山川疆域土田氏族風俗典章制度罔不殫載故其體繁其事該譜則攷載止于其家其世貴核其事尙質其文崇簡自昔史稱遷固譜推歐蘇議者猶謂遷涉遠誕固喜諛辭歐病類遷蘇詳所自出夫涉遠則近誣喜諛則亡實詳自出則遺疎甚哉史與譜之不易言也史姑置勿論論厥譜要夫攷年以著代世次定矣據事以論世善惡辨矣彰往以訓來勸懲行矣假辭以盡意性靈昭矣創例以明變書法見矣然或貪附以眩俗比於無恥侈詞以誦眾陷于誣親故譜有五要有二戒

古之君子蓋嘗盡心焉爾陳子於是唯唯退而葺譜

成復持以進曰予陳之先封自胡公至于太邛歷世綿

邈不可記也惟予祖鉞實自汴徙遡鉞而上五世祖曰

紹紹生迪迪生希希顏希孔生性克性克生鉞鉞自

宋建炎間由監軍使扈孟太后發臨安如虔遂畱于豐

爲衡背始祖禮所謂始有家之卿大夫也故譜斷自鉞

爲一世自鉞以往闕以存疑宋亡入元無有顯聞逮至

我朝景德以進田授郡職大樞以明經薦邑丞仲斐以

胄監蒙敕遣皆予陳氏顯祖爰稽始遷迄于今日生卒

葬娶紀載罔缺凡厥表贊務據明實此諸長老之志而

華陽文集卷三

序類

七

先生之教也願爲序之以侈于我先世幸甚予取而讀之其世辨其體嚴其文簡不眩俗不謝眾善哉陳子之爲譜也今人好侈大家世不務切事情徒爲有識者誹笑君子苟能飭躬勵行修孝悌忠信之道表厥鄉閭不必身據崇要亦足以亢宗而長世又使進而有爲必能爲國家宣力効猷慷慨當世之務三代而下世祿之家往往降在氓隸蕭曹丙魏之流皆驟起田里功流史冊攷厥世類豈盡黃虞之後也故予於陳氏之譜讀而喜之而又惓惓請言不已乃序次前語俾歸刻之庶以告陳之後人

層山郭氏重修支譜序

郭氏之先本周統叔之後周秦以降代有顯人然皆不甚著至漢隱士郭林宗行誼高一世遂以其族望于太原有唐元肅代宗朝汾陽王子儀以功業勳伐顯蓋自汾陽王第七子曙之後曙六世孫德基唐僖宗朝爲南昌令黃巢陷洪州按唐書黃巢本嘗陷洪州此當是沿郭氏族譜之誤德基死之子從鸞隱豫章鷄子岡四傳曰伯宜仕南唐爲吉州恩江鎮監軍宋祖至金陵監軍偕其子安功赴援竟從季主景降宋入汴按唐書後主李煜始降宋入汴非李景也次子定功贅鎮之

華陽宮文集卷三

序類

八

石橋吳氏復從石橋徙今層山爲一世祖定功生子一舜臣舜臣生子三人曰長卿居塘邊後徙古縣秀卿居江邊國卿居源頭自三卿後子姓蕃盛屋舍櫛比無慮數千指前後以科目薦舉武弁胄監起家不啻十數人自宋紹興元德祐明宗樂成化皆嘗修大宗譜以詔其後人龜山楊公時巽齋歐陽公守道學士曾公榮文毅羅公倫序之詳矣迺後病其簡帙重大爰自三卿而上統而宗之下則分而譜之各自爲帙如木之枝繁而有本如水之流委而有源斯又譜之變例也江邊譜修于正德辛巳左庶子王公臣序之嘉靖壬寅歲今大常卿

時望纂修源頭譜予以內姪任監正之役時往來江邊見諸長老輩衣冠言動恂恂循矩度其行輩皆循循雅飭諸子弟多秀而文心甚樂之予既出入仕途蹤跡日疎迨後以御史省拜外家則諸長老多物故者見昔行輩又如見諸長老所謂諸子弟多秀而文者皆曳履拖藍爲博士弟子予由是益歎人事去來之無常而又竊喜明哲之後必有紹太原汾陽之業以迓休于前人予日將望之今年春予以福建督學引告來家徵士郭君某偕其弟姪某某來言江邊世譜不修且五十年今幸復就工願執事序之將假寵于我先世予既不得辭乃

華陽宮文集卷三

序類

八

縱考其世系覽其列傳稽其例義其系核其法嚴其事備大略取法歐蘇氏而參以近世士大夫家譜而損益之可謂備矣然予讀一峯羅公所爲序至引三不朽之說以詔迪之獨怪林宗在漢時與豫章徐孺子潁川黃叔度皆以布衣賤士頡頏一時當時李固杜喬輩以將相大臣咸願結交下風千載而下慕其人至此之祥麟瑞鳳非若俊碩廚及諸賢猶可羈而繫也彼果何修而得之子儀之勲業富貴烜赫唐代議者比之太原猶箕顓蕭曹之不相侔也夫功不必赫要在表忠隱不必固要在明志予謂太原之操汾陽之功要皆振古英偉不

凡之夫若語其至必也羅公所云太上立德云云况爾
郭氏子姓林立家世鬱然文學青衿之士皆足以奮發
乎志意而繼序其家世處則爲太原出則爲汾陽又進
則將迪志孔孟之學以求復性命之衷則予所望於二
三子亦猶夫一峯羅公之志也二三子其尙勉之是譜
也郭子移孝獨任紀次而討訂校輯祥雲愈奇輩實共
成之來求予文者則族之長老郭君某蓋予昔所見行
輩循循雅飭者也予故得飾著焉

華陽館文集卷四

前明大理寺卿吉安永豐縣宋公儀望望之甫著

舊刻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新刻裔孫奐瑛

聲偉

族裔蘊輝等同校

敘

序類

壽大司成東廓鄒公七十序

予師東廓先生以今庚申二月壽七十郡邑薦紳鄉黨

戚屬以及在門諸君子無慮千百人咸來會于先生之
庭再拜稱觴獻無疆之祝他如藩臬大夫海內交遊或
遣使走數千里外函幣爲禮稱說行誼如出一口此可
謂極盛矣自昔王公大人其氣焰勢力足以奔走天下
然彼巖穴嗜脣之夫苟無慕乎其外其視王公大人氣
焰勢力藐置胸臆如是欲其希謁鞠脰獻漿醕爵偃僂
款曲如子弟之於父兄惟恐不得承其顏色而致其祝
頌愛戴之誠奚可得哉吾邑儀部聶君輩前後受業于
先生之門凡若干人咸謂某宜有致詞惟予不敏獲承
先生之教已二十餘年深愧謏劣無能發明師旨如孔

門諸人稱慕贊頌至擬其師爲賢於堯舜云云彼孔子雖至聖然在當時位不過司寇史稱三月教化大行乃竟以女樂見阻後之君子謂孔子祖述憲章以堯舜之學爲萬世師此其功效且與天地相爲終始羣弟子差等其道以爲賢於堯舜云爾先生弱冠起家魏科官史局尋以直言被謫文章節誼傾動一時及聞陽明王公講學虔臺乃悉舍舊學往師事焉王公自得先生而四方學者日親其後海內同志翕然並起各以所見立爲議論而先生與門弟子語惟以良知爲的以慎獨爲竅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如是者蓋二三十年體

華陽先生集

序類

上

之於身發之於口未嘗少變師說以自立門戶而良知之傳得賴以不墜者先生之力也至其德容和粹議論爽暢四方學者從先生遊如覩卿雲而聆韶濩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後用薦起官宦掌諸院晉國子祭酒先生毅然以斯道爲任兩都士大夫前後問業于門者日相至也乃復以直言退居武功青原間倦倦焉惟以成就人才爲事以故天下人士聞先生直節行誼莫不仰之爲泰山喬嶽及望見顏色接其辭氣又莫不私相贊慕曰先生今之程伯子也今先生年踰七十合于古者懸車之辰而其精神朗鑒步履強健每歲聯

屬同志出遊名山講究問學汲汲然若有所不得已者此非真有見於萬物一體之學直欲納斯世於仁壽之域奚可以語此哉論者謂先生遭遇明時不得執秉鈞軸以宏濟時艱次之不得如古者人主尊隆師道餽舊執爵德德乞言如所稱三老五更云云徒令耄耋車載起卽躓志不究其用位不酬其德斯又謂之何哉雖然孔孟何人也終年伉仳卒老于行於我何病焉予愧不文不得如子貢宰我之流推尊贊慕以致其祝頌愛戴之誠是則可懼也已諸君子曰如子之言信乎先生之壽在此而不在彼也

華陽先生集

序類

上

賀元輔江陵張公五十序

今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大學士江陵張公躋艾之且歲夏五哉生明厥惟初度在廷公卿大夫咸相戒爲壽公聞之閉不爲通問密言於所親曰予不敏幸以文學侍從先朝漸次孤卿今日夕在上左右倚任親信卽心膂股肱不啻過之予康康懼無以當上心副羣望又何敢以不穀之齒顯然頌於公卿間負乘之謂何往歲家大人稱壽于鄉不穀以機務不能解去三事大夫儼然辱臨貺之既又申祝之不穀不敢辭迺再拜受而獻之以爲家大人權若更煩于諸大夫是重予不德也時

予方拜御史中丞出撫南畿客聞之過而私於予曰竊聞聖主興則名世出賢臣得則頌聲作今師相江陵公以宿學舊望簡在穆皇比至大漸執今上手曰張某忠臣今以付汝惟是宗廟社稷之託賴焉汝其識之會皇上冲齡踐阼萬幾未遑即詔公首宅端揆召對平臺備述先帝所以付託之意公感泣知遇竭忠圖報造膝密言動當淵衷於是親臨宸翰有舟楫鹽梅之諭公既獻帝鑑圖說上深嘉納每過經筵日講在直儒臣敷陳要義多相發明蓋迎機而導則機融而智慮益深因事以獻則事觸而德性日長於是宸翰再頒有社稷股肱之

華陽集卷四

序類

四

褒公有江陵私第貯藏三朝綸綍乃以額名請於是降諭崇獎出御前白金千兩以佐匠作命工製扁有純忠捧日之賜蓋自是寵賚荐臻不啻駢蕃三錫而已方今朝廷清明日揆時序民安其業士程其學重譯稱臣蠻兒授首自內及外文武大臣庶司百執事莫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夫三代以來名臣皆需所以輔幼主而致聲稱莫如周公嘗觀詩書所載孫臏馬凡躬勤吐握其德盛矣然流言一播公乃東遷當時非天變示譴金滕告徵則周公之忠勤亦將闇而彰而弗聞今主上聰明仁聖遠過周成而師相所以左右潤色鴻業

無讓公且信乎千載一時也吾子以爲奚若予曰噫咨談何易當穆皇朝師相位在第五是時內外諸臣懷謖蓄疑朋比爲姦公推誠調停傾吐憤結疏陳六事咸切時弊識者知公相業已端倪于此迨至受顧命輔少主首大政時新鄧初退中外狐疑人情洶洶公以一身肩荷其間正色立朝摠誠秉公神閒氣定裁決如流凡厥擬覆無不上當主心下協羣議至如用舍進退刑賞予奪大者立斷小者解其施如陽生其奪如陰慘其察如鬼神其包如河海故公自秉政以來謝賓客之交絕倖謁之門大兼聽之公廣虛受之量此豈徒示漸熾之

華陽集卷四

序類

五

行立孤高之名已哉蓋欲尊朝廷守典章擴昭曠示至公而已然予聞管窺公位望愈尊而其檢身益密機務愈繁而其遊神益暇則是何故其爲器虛故酌焉而弗注爲量固故施焉而弗竭夫上天欲純佑人主以續中興之烈則必篤固明德之臣以輔翊之然後可以保久其家邦而長利其民人昔周公身宅冢宰年且耄矣勤勞王家僅及九載卒能匡輔翼贊延蒼姬八百之祚光昭史冊名稱無窮今相君精神內瑩百齡始半所以仰贊盛際多歷年所以永宗社無疆之休則自今以往相君之壽如川至日升未可涯涘故論者謂主上之有師

相蓋所謂天授也其視公且所遭豈不相徑庭哉言未訖楚有直指使李君走介數千里來告曰拭天子命臣也惟是楚邦據荆襄跨漢沔盤洞庭鎮以衡廬峙以武當信海內之奧區也乃今師相張公孕靈全楚降神岳文經武緯包天羅地相我聖皇大造寰區躬際中興之運甫屈服官之年是宜有宏詞雅頌播之升歌庶幾與楚之名山屹于世世先生幸有意焉傳觀風氏得採而獻之亦楚人之志也予既辭不獲乃本客所論說書而歸之

壽封文林郎竹泉林翁七十序

華陽集卷四

序類

六

閩有隱君子曰竹泉林翁以今年十一月庚申屆七十一壽翁叔子監察君適奉上命督查江南北以及荆湖豫章諸郡通貢是時國家新有內災公卿大臣爭言事以爲海內積逋非盡絲細氓諸凡豪飢姦宄往往侵奪公家弊至不可究詰他時多遣部使趣辦藩司郡邑幸易視之於是有詔特遣御史四人分按諸郡國而林君所轄皆財賦重地是時同臺樊君文叔輩知林子之急於王事而後私情乃相率謀所以壽翁而謂某宜有致詞予聞古者人子之事其親也出入必告起居必視歲時燕享必備物豐餽以致其孝敬故在詩曰爲此春酒以

介唐壽當是時天子封建諸侯以藩屏王室自卿大夫以下皆世其官職無越疆去國之患以故人子未嘗一日遠離其親其後王政衰而力政作賢者出而仕於人國至於終歲勤事不得歸養其親故在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吁又何其戚也我明統一寓內制仕者不得占籍近地或至數千里外然亦各得攜其室家以便祿養獨御史按行郡國則令以單車從事今林子且將東涉淮揚歷吳會而南走豫章衡廬荆楚諸郡其爲幅員以萬里計然而林子方慷慨就道無幾微憂離之色人多謂林子負才而年強盛欲涉歷四方以發舒其

華陽集卷四

序類

七

所欲爲不知翁蓋豫教使然而非獨其子賢也翁少負奇才居常有四方之志以才貢入大學居數年乃謁選銓部去爲長沙府經歷翁佐長沙多惠政嘗委賑各下邑所全活甚眾已又請新嶽麓書院書院爲南軒晦菴二先生所講學處而翁蓋宗朱氏學一時學者相從甚眾是時翁子仲叔皆舉于鄉而叔又成進士伯子亦以才名入貢翁乃拂衣東歸其後以子貴進階爲文林郎遂有志崇正學動慕古人之褒翁既家居惓惓焉以忠孝大節訓勉其子眾方今海內多故林子將按行郡國布宣聖天子憫念窮民之意其前所云豪飢姦宄侵奪

公家者自無所逃于辟其請窮迫細民林子必能以便
宜條列俾斯民不致怨苦愁歎以傷天和則所以扶助
元氣以造國家無窮之業以成翁所以訓戒之意將必
於茲行卜之矣故予推本翁之所以教與林子所以壽
于翁者蓋將在此而不在彼也

賀大常卿西塘陳先生六十倍壽序

古者士大夫仕於朝自爲庶司歷孤卿非徒以勞動積
著乃克漸被顯庸彼少所學業聞望已屹然負邦家之
其其後出從王事兢兢夙夜仕與學未嘗偏廢故德器
大就聲實宏遠凡所謀斷率持重老成爲世倚藉蓋其

壽陽文集卷四

序類

八

所更歷深而世故熟也予友西塘陳公自弱冠時軀能
堅苦自樹大肆力于問學始仕爲大行人砥礪名檢絕
跡權焰周爰封疆考俗咨政孜孜不倦比擢諫垣守要
郡抗言直氣約已裕民一時稱寔謂循良必屈指於公
荐歷藩臬所至聲聞翕播撫按以才業器守薦者殆無
虛歲會今上皇帝繼述往緒欽于天地宗廟百神之祀
維大常實典其儀章品物乃稽故實重事守盡易置一
時卿貳當所陟擢非德器難成器于國家典故卽有資
勞不得與去秋長僚缺部臣推才望二人以進有旨擢
公大常卿公得報歸自西塘期北去尋以例辭免上

特慰留之公之遭際若此可謂榮幸矣今歲在己巳五

月晦日公年甫六十某月某日厥配彭夫人誕降齊年

於是伯子銓大集賓客稱觴于家若曰惟家君廉慎守

官垂二十年乃今得被榮寵進爲天子左右而予母獲

事家君茹辛嘗苦幸敬慈惠多人情所難及家君起家

二千石歷藩使予母幸被異數實有兩朝之寵命維茲

初度又獲偕老而家君遠在數千里外不肖銓無繇奔

走膝下一薦壽觴諸君子何以勸我於是嫺家張子欽

等倡率徵言於予予因歎曰大常公予莫逆也今際遇

清朝待次孤卿然推本從來公自始仕歷通顯又何嘗

壽陽文集卷四

序類

九

不兢兢問學夙夜匪懈以自覽鏡今年益進位益尊其
堅忍涉歷清約簡重綽有古大臣之風唐虞之時伯夷
作秩宗惟清惟實用能格于上下神祇今天子端拱簡
默昭格百神公以清忠直亮駿奔左右上且簡念賢勞
進爲公卿以掌六曹况公精神瑩朗步履強健內夫人
婉德眉麻大同純佑之俾翊贊盛際爲國典型然則公
之壽國遠矣古之君子愛慕其人則必祝之以壽既期
之而又必勉之以德若南山有臺之詩是也諸君子其
語之察若曰汝之尊人方以其壽於身者壽之國家其
休徵磅礴之氣日輝耀于南浦螺川之間家君其務自

葆畜以宏累世之休德以衍尊人無疆之壽斯之謂善
頌善禱諸君子曰然願遂書之以爲先生壽又以慰家
君無已之情焉

贈王隱君壽序

予讀卿飲酒禮賓至自庠門必拜而迎之三揖而至三
讓而升盥洗揚觶薦酒必祭酬酢迎送升歌合樂曲盡
禮度是故六十三豆七十四豆年過是者豆又加焉先
王所以養老尚齒敦謙勸俗何其至也若此者何民知
尊養長老而后能入孝弟入孝弟而后能成教故孔子
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我太祖初定天下禮

華陽集卷四

序類

十

樂未遑即詔郡縣舉行鄉飲酒禮申明古制益虔以嚴
二百年來教化流洽海內又安斯亦篤行禮教之明驗
矣往長老常言宏德以前見鄉之父老多以耆年宿德
爲有司所藉重歲舉鄉飲則必加禮而強致焉是猶不
失先王崇德尚老之遺意乃其後率以虛文從事而冒
是舉者亦無大可稱述甚者以嘗所服役幹局之流苟
年至貴裕亦往往致之賓席之末反爲士君子所嘲笑
嗟乎此其奸禮犯誼關係風俗盛衰豈細故哉今邑侯
桂陽陳君每與予論茲事未嘗不慨然太息乃屬意諸
師儒毋得蹈往轍犯公議庚午冬十月復循例舉故事

而珠溪王隱君以謹愿孝友爲鄉人所重陳令公乃肅
書幣遣諸生禮其門致辭焉隱君感君侯之明章盛典
書辭溫懇始服賓服儼然卽席而聽解焉起拜坐立言
言秩秩令公雅敬之隱君成禮既退又以易月之朔爲
七十初度於是邑之髦士某等與隱君仲子伯言者友
也乃過予乞言爲隱君壽予固未識隱君而見伯言之
爲人溫雅有文尤敦敦故舊重師誼是其有得於隱君之
教爲多語曰欲觀其父視其子而况隱君之行誼儼然
爲諸君子所齒述則予安得不著其事以壽隱君且又
以爲世勸也

華陽集卷四

序類

十一

贈內弟郭襄五十序

往予省外氏于層山里中與今太常卿郭一厓先生相
友善里中長老每置酒高會二人者必同往酒酣輒賦
詩投壺爲樂暇則入山澗尋巖壑俯泉石藉草命酌放
歌縱言油然不知日之既夕也翼日予二人相樂談
及里中風俗與諸故家鉅族門祚盛衰爲之慨然太息
時有逢掖宿儒掀髯張目語吾二人曰汝知今昔風俗
世祚之所以異乎在否德盛時法度修明民俗儉嗇衣
服飲食慶唁往來不事繁縟物產饒裕爭訟衰息家給
人足民乃大和今也不然禮文日增醇樸日散俗尙侈

靡人喜爭鬪昆弟族黨意稍不當輒反唇相稽規物事
便利以構費端與譚詞以相報復詐僞百出禮教大壞
盛衰之由豈繫他故語曰反古之道忠焉實焉惜吾老
不及見也予二人者聆其言灑然異之時內弟襄甫弱
冠從傍竊聽亦若有慨於中自後予出入仕途漸踰二
紀不得過其里中以諮問風俗世祚盛衰美惡視昔何
如今年孟夏十有一日內弟年且五十矣族之長老與
諸文學某某告予予曰惟族子襄早失恃怙怙守先生
之訓戒堅忍退讓以自樹立內友二弟外和族黨延師
訓子期于有成仍借其季肯于堂構燕翼于后人修布

華陽文集卷四

序類

主

衣之行以繼承先世之遺緒誠足多也願先生賜之言
俾予族子得藉以寵于鄉人雖予族人亦與有榮焉予
因歎曰在禮五十不稱老然每觀詩人於君臣朋友族
黨燕饗之間必以壽考福澤申其祝誦勸勉之意斯干
之詩曰似續妣祖築室百堵爰居爰處爰笑爰語而先
申之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既又占其夢卜以多男女
為祥此古之人善為頌禱非如後世徒事夸詡無益訓
勸也閩宮之詩曰天錫純嘏眉壽保魯魯侯燕喜令妻
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此其
邦族長老喜其君能繼修先緒而為詩以侈大之故錄

冠以相壽而又令于妻母宜于邦國以受多祉也然則
諸長老諸文學欲予有言於內弟者其亦詩人祝勉之
意乎予聞遽伯玉大賢也孔子嘗稱之矣行年五十猶
汲汲然以寡過未能為事足以能保族宜家而播令名
於無窮諸長老諸文學其為我語之內弟曰自今以往
其益務自修飭篤友愛廣敬讓慎教訓儆賦輪兢兢朝
夕以勿墜于前人夫然后可以保身可以宜家可以引
年詩不云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言令終之難也大
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吾與奉常公平
昔相與訓戒意蓋如此惟我內弟其交相勉焉亦諸長

華陽文集卷四

序類

主

老之志也是為序

奉賀胡母太夫人八十壽

往嘉靖丙辰今憲使秦和胡君正甫與其友安成鄒繼
甫同年舉進士已又同日升西曹郎西曹郎職在獄訊
日理刑家言以其餘力攻百氏倡為篇章以資時譽每
督學使者缺西曹郎與推為多正甫弱冠即以文學起
名諸曹郎津津願交下風正甫故謝之日與繼甫企二
三同志談說聖人之學西曹郎聽其言或然或否明年
丁巳予以御史起病還臺中與正甫一見懽甚乃儻同
巷舍以居每與語或至夜分已相念京師為海內豪賢

所聚吾輩得合同志相與講明孔門仁體以自勸於忠孝庶幾有名世者出無負明時揆揚之意既以此意播之同志中於是士大夫翕然從之每會至百數人予與正甫繼甫企羅子惟德輩十餘人又數集水塘菴爲小會講學之風於斯爲盛其後儀望以先太淑人年鄰九十乞假歸省正甫乃泣相謂曰子今奉詔歸爲太夫人壽惟直達母數千里外顧守升斗祿不能去且予先大人故儒者不幸遭疾背棄諸孤直既叨第卽遣使奉迎吾母就養都邸母乃報云汝方從郎曹事主上守三尺法且俸人薄不能備家口汝父有瘠田數十畝吾爲汝守舊廬收其息以教養二弟吾願足矣於是遣內子企子若婦來直見內子子婦至意若悅悅愉愉不能自安然直所以隱忍不敢言去者欲效微勞微上恩以答罔極云爾久之正甫果得滿一考如例賜封厥考晴岡先生如其官母夫人封太安人當是時秉銓者牽制權門公議久籍籍御史耿君定向上疏劾之謂者謂耿君故與史館姜召寶王君學顏刑曹胡君直友善今疏咸三子相舌鼓也當事深銜之未幾三子果同時外補正甫既得僉憲湖湘喜曰吾今備數外臺持憲節道經故舍暫留爲母歡幸矣於是歸拜太夫人堂下太夫人歡甚

華陽文集卷四

序類

西

已璽然悲也蓋以晴岡大夫不及見云正甫既如楚所至務以德行化民又爲父老子弟極言人性之初與聖人無異後世學術不明聖與愚乃相徑庭學者一時多所興起久之參議蜀藩尋遷督學憲副益以發明學脈成就人才自任在蜀連歲日夜思太夫人不置遂抗疏歸太夫人且喜且自慰曰吾子以我故遂棄官歸如時屬望何久之起官楚督學太夫人喜曰吾當爲汝偕行正甫至楚則以所嘗與父老子弟語者大加發明學者翕然歸之踰歲晉參藩粵西不欲行太夫人不可已又總憲東粵癸酉之歲以例入覲便道歸省太夫人方小恙正甫堅不欲行行未數舍遣人上書乞致仕時正甫位望方盛疏既入例當解去而海內同志既以高正甫孝思純至已又相與咨嗟太息以爲正甫既去吾道孤矣蓋不啻交好之私已也今年某月日會太夫人屆八十壽予業奉璽書填撫南畿不得從諸大夫後稱觴上壽爲太夫人懽會正甫門下士南工曹郎郭子子章同守太平郡事龍子宗武節推劉子孩守泰州牧蕭子景訓左府參軍事尹子重民肅幣致詞謂儀望於正甫莫逆也宜有言以備頌祝予聞在昔有宋吾郡歐陽公修以母鄭國夫人教之成其後以文學器業拔著百代今

華陽文集卷四

序類

主

胡母周夫人艱貞勤儉繼以義方成其嗣人固已無愧
鄭國而正甫植身澤物慨然以天下之重自任今海內
大夫士相與評厥出處以爲世道重輕如出一口今上
寤寐思佐乘鈞者且將彊起而委重焉則器業所至其
於歐陽文忠未知所究竟矣廬陵上下四五百年間而
休徵磅礴之氣鬱發于瀧岡義禾之里後之稽考往烈
將於是在豈非吾黨之共快哉予故以所知於正甫
者備述爲太夫人壽二三子將以稱於人曰予茲言庶
幾古之善頌善禱不亦可乎

華陽館文集卷五

前明大理寺卿吉安永豐縣朱公儀望望之甫著

舊刻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新刻裔孫與瑛

聲偉

族裔蘊輝等同校

紱

記類

河津縣重修儒學記

今上癸丑春三月予奉命出按河東河東自冬徂春皆

不雨民乃大饑是時河津令高文學來言修學事予謂
古者興作苟不因天度民春秋必書以刺時事然魯修
類宮經乃不見是政教之本也修之便雖然其少需乎
夏五月雨是年大有秋予乃檄縣舉事已得奸法者視
其貲若干佐之於是令文學以耆民二人督其功而聽
民醵金爲助未幾廟廡堂與神廚牲所齋舍門楔存舊
易蠹煥焉大備已又易學宮前民地加宏敞焉是年秋
杪予按行郡國自蒲坂歷華陰返自韓城抵于龍門謁
禹廟覽河山之勝慨然久之遲明趨學宮展事已顧而
樂焉於是令率其學宮弟子踴而請曰河津之學敝且

久矣今幸微福於下執事願一言以詔多師多士且俾後之蒞茲土者知學校之爲重而章臺臣之急教本也予聞之喟然歎曰爾令爾多師多士其知學校興建之絲與茲地昔時之盛乎夫河津在三后時爲畿內近地其後殷都河外至于祖乙復遷于耿今河津卽耿故地文武更都豐鎬而耿亦爲接壤當殷氏成周之盛庠序學校之教徧于海隅而况冀州之野固王化所先沾濡者乎三代道衰王澤竭而力政作春秋之際生民苦于戰鬪唐虞畿內之地皆爲列國戎馬之區孔子以匹夫彌縫其間惓惓焉以文武之道告於諸侯欲以揅衡天

書院文集卷五

記類

二

子興起教化而卒莫能售始退而與弟子修道齊魯之墟然後堯舜禹湯文武之緒乃復續于洙泗汶濟之間而先王仁義禮樂之教在昔所稱畿內首地凌夷盡矣嗚呼茲其王伯治亂升降隆污之故哉漢唐以來皆知重學校而宗孔氏然其制莫備於我明豈非以孔子本仁義述六經以教萬世是故廟祀孔子於學校正以使天下皆知尊孔氏而後堯舜禹湯文武之緒得賴以不墜歟然予聞河津在孔子時其徙子夏返自魯國卒歸老于河汾其後三河之間庶幾復見先王之遺其功實自子夏始漢興司馬遷生于龍門涉淮導江返于汝泗

慨然有慕于夫子遺風歸述史記以續麟經雖其所造未逮子夏而所謂文學云云實未多讓自漢歷隋王通氏又起自河汾學絕道喪之餘乃能推尋聖人之餘緒今所著中說等篇可攷也入國朝來敬軒薛公瑄謹守聖門之訓而措諸躬行爲世名儒予嘗歷覽三晉之載自唐虞道喪以來其人才所鍾皆莫有盛于河汾矣爾諸士釋菜而來固皆誦法孔子者然試攷所志其於數子何如也於是諸士乃再拜稱曰某等河曲之鄙人也未嘗得聞長者至教吾今而後其將學于數子以跂夫子之門可乎予曰嘻嘻茲豈易言哉昔者子夏蓋嘗學於夫子矣出見紛華而說入見夫子之道而說二者交戰於中而未定其後篤信夫子返以其學授于河汾是嚮之所戰至此而後勝焉今吾與諸生且將從事于夏之戰以求說於夫子之道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則雖未必至於夫子也其亦庶幾已乎於是諸生聞之唯唯而退遂次第其語付河津令刻石焉

華陽文集卷五

記類

三

猗氏縣重修廟學記

嘉靖三十有二年秋八月甲午予以巡歷至猗氏遲明趨學宮謁先師孔子已升堂聽諸生說經多所問難是時朝邑王生三益來署教事於是率諸生進曰猗氏廟

學微陋且久不治將益壞且學故無門翼左右以出又未嘗置號舍諸生往來升堂卽罷去去卽依市肆以居日與諠囂相雜甚非便今上頒敕一徹以風示學者往有司以敕舍一楹藏碑又大不敬敢以爲請予聞之喟然太息曰嗟乎是豈所以崇教化而宣上德之意哉未幾平原韓應春來知其縣予乃檄下所司毀淫祠若干又移贖金若干佐以治事於是令率其僚屬諸生以予意播之於民而與役焉拓地庀材鳩工度時徙啟聖諸祠于左而各南嚮建學門三楹夾路以入最後爲敬一亭亦三楹稍東因射圃併廢寺遺址共得地若干窅爲

華陽文集卷五

記類

四

講堂爲退齋爲左右齋爲諸生號舍前爲儀門爲庫廩共若干楹以至廟廡堂與神廚庖湑櫛星戟門莫不葺盡易圯而加丹雘焉於是猗氏之學視昔煥焉備矣翼日知縣應春率其師生來報成事且請予文爲記予按猗氏在三后盛時爲畿內近地至周初始封文王之子于郇爲專邑其在詩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是也今攷往謀所載自虞夏以來各邑人才最多其在猗氏乃脫略無聞何也嗟乎古者四民異業而同功故士不易賈農不兼工聖王度其民而處之必先農貴士而賤工賈此非以相反末業盛則禮教衰也予觀猗氏當春秋時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云去絳必依郇瑕地沃而近臨未幾猗頓氏遂就其地興鹽鹽藉轉輸舟車輻輳于案陝河洛之間卒以閭閻賤夫富埒王者以故當時之民莫不棄本而逐末勤利而薄義其後太史遷述貨殖傳亦若有羨于其所爲宜乎猗氏之蔑于前聞也由漢唐以來國家勤于土木征伐海內物力殫訕公卿大夫之臣爭言鹽鐵雖有賢良文學之對皆置而不聽自昔所稱鹽利如河東青濟淮陽之間始盡權于公家而或有觸法犯禁者則罪至不貸於是齊民皆反本力穡以奉公輸賦爲事朝夕競競逐什一之利未嘗敢自鑿于

華陽文集卷五

記類

五

法軌其傑然秀於民者乃始從事於學往往出而仕于人國變易其揆闔廡縮之智而從事乎纖齋勤儉之務脫去乎耳目心知之營而專力乎詩書禮樂之習此非其民有醇駁其勢使之然也以今觀于猗氏自魏晉以降其公卿貴人文人學士乃頗可採著此其明效大驗可睹也惜其時學校之制尙多闕略而人才之盛亦不能臻于前代唐宋以來雖屢詔天下立學率多廢格不行而又何望其能復唐虞三代之盛哉我明既有天下卽詔天下有司立學自畿甸以及海隅其爲郡縣以千數有司祇承德意莫不以學校爲首務迨我皇上崇翼

化理攷正祀典其於先師孔子之道益尊且信由建學以來信未有盛于今日也爾諸士之生長于茲邑也於昔之所謂地沃而近鹽者已格于時禁獨所謂勤儉力穡之俗猶有先王遺風諸士又皆傑然異于齊民而振衣鼓篋于庠序學校之間其于先王所謂養老習射之義六德六行六藝之事果能身體而力行心解而意會詳悉其條教節目之繁而深明乎仁義道德之意安知今之人才無有如皋夔稷契之徒出乎其間不然河東之地爲邑者不下數十問其鄉之先輩非禮樂刑政之司則岳牧工虞之佐而獨曰荷氏無若人焉豈非諸士之恥哉予故于學之成也既以爲喜而又不能不爲諸士懼諸士其亦聞之乎

同源芝山祠墓記

世宗皇帝臨御之四十四年參贊留都大司馬豐城李公累疏以病乞骸骨有詔暫解機務明年十月竟以疾卒于豫章私第會世宗奄棄羣臣國家多故踰年部臣乃按令甲具奏上嗟悼遣官諭祭贈賻營葬有加於是公子枋材等痛念先臣荐被寵渥古者卿大夫勲勞著在王室則爲之表樹墓道以昭示無極乃盡括公平生所得賜金及四方門吏故人賻遺共若干金買地于撫

州臨川縣同源芝山斷石構材筮日興工墓域堅好堂室宏靚論祭有亭神道有碑誌銘表狀皆出當世鉅公部使者銜命甫臨規制咸備伯仲私相歎曰先公平生履歷頗諸公續述而又荷蒙兩朝之寵褒古所謂載書特書先公有焉惟是芝山墓祠未有紀述走使函幣以屬儀望曰先公雅知吾子維吾子圖之嗟乎予固公門下士也其何敢辭予惟自古忠智豪傑之士能以其身爲國家平定大難樹茂烈非獨其才與志足以當之亦以遭時遇主言聽計從故能殫竭忠盡功成名立澤流苗裔及其歿也天子爲之罷朝臨喪致賻表墓褒諡配

饗古先君臣其相與重大如此公自弱冠登朝卽慨然有鞭撻四夷匡扶密內之意未幾以議禮不合觸忤貴臣輒黜久之移知衢州治行卓絕既去民立祠祀之荐歷藩臬爰陟中丞復顯矣庚戌醜口犯順公首檄留都府部大臣整兵入援尋得旨召公星馳都門以忤權重又輒黜淮揚荐被倭患議設總帥先皇帝特采羣議起公子家海上斬讎功次爲中興第一議者謂公宜有特敘乃僅轉貳畱樞中外惜之營卒脫巾告變戕殺大臣幾至顛越公不動聲色計安反側留都賴以無恐權貴人復忌公威名止以原職北還未幾營卒復亂先皇帝

詰問不置乃推公參西都機務至卽大蒐營壘論以禍
福名分布申軍法尋以計擒渠魁戮之營卒遂定故論
者謂公少年豪邁自負似賈太傅守衛如蜀之文翁屢
進屢退從容義命如郭汾陽淮揚之捷以寡擊眾不讓
謝元西都應變如周太尉入北軍潛謀深計底定根本
而神閒氣定過於張公詠之入蜀諸所論奏閭切詳明
因事納忠大類陸宣公贊嗟乎公之平生履歷若此則
古所稱忠智豪傑出身爲國家平定大難建茂烈公將
誰讓乎然予觀公自庚戌秋以觸忤權奸罷居則盡空
諸有日與海內同志講學羅山之麓若無意于世者及

李陽公文集卷五

記類

八

出其緒餘稍自展布卒能卓犖如是世之惜公者謂公
平生學力粹然一出於正而雄才大略又足以拯救蒼
生論思左右先皇帝神武英斷使公不爲權奸所擠得
奉顧問秉樞本中間指陳圖揆奚直如目前諸所建樹
已也立朝數月竟投南都忠抱未竟尋至病死昔諸葛
武侯位兼將相身任社稷其才與志三代以還難與比
數矣值漢室分裂主弱勢危竟齎志以歿嘗讀其出師
二表使人三復流涕乃如公者生際盛時遇明主立朝
見嫉讒阻屢至卒使遠去左右而曾不蒙一日召對平
生忠憤竟符武侯茲非千古遺恨哉唐杜子美哭武侯

廟有英雄淚滿襟之句嗚呼後之人過公之墓讀予之
文有不爲公酸楚而涕洟者乎是爲記公歿後拭入爲
河南道御史上書今皇帝訟言臣父以孤軍萬餘破淮
揚巨寇斬首萬級時權奸忌之欲抑臣父功狀頃蒙先
帝覃恩臣父叨蒙卹典甚厚顧諡議未及臣竊痛之言
甚切至下禮部覆議詔諡襄敏蓋異數也因併記之

徐迪功祠記

敬皇帝時北郡李獻吉信陽何仲默咸以文章氣節
睨當世天下翕然慕之而姑蘇徐昌穀氏最少以才名
受知北郡二人者相得歡甚乃相與揚推古今綜理藝

李陽公文集卷五

記類

九

文而徐君聲稱遂與李何相埒矣君由進士三年授大
理右寺副而君固簡抗不輕與人交已又求便地不報
以故人多忌之遂落職爲國子博士君益自砥礪動欲
希跡古人不肯少變其志久之遂雅意神僊之事泊遇
餘姚陽明王公相與盛談其學至有無形氣之辨往復
連日王公笑而不答君固強起叩之於是語及聖門易
簡之旨遂翻然大悟然君固已病病作月餘死矣君既
歿北郡序其文刻布焉陽明王公又爲論著其行事咸
具載文集中儀望幼時喜學爲文章嘗得李何集讀之
然欲購徐集無有也嘉靖戊申予承乏茲土君嗣子伯

此以迪功集見遺讀之信乎其才不讓李何已逾年始謁公祠下歛噓久之祠故隘陋不治無以妥靈揚哲以風邦人予乃命工加葺之爲堂凡三楹門如之辨等級潔牆垣以孟秋朔日饗豕以報成事而公仲子叔麋及家孫敬臣以祠記來請予竊聞之古之君子得祀于其邦咸以有功烈于民不然則耆年宿行有以重于其鄉及其歿也鄉之人始追而祀之如古所稱鄉先生歿可祭于社是也夫徐君者甫壯登朝未強辭祿非有羹鼎之勲二疏楊公之引年去位以取重于世如昔所云然而君子必加祀焉何也嗟摩士固有幸不幸耳昔者孔

華陽文集卷五

記類

十

子周流列國以其學授諸弟子當是時若予賜由求之輩結駟抗衡于諸侯大夫之間何其盛也而回騫二子顧終身不仕人國而回又蚤死然至于今數千載間秩在祀典初不以其功烈在民與否如何也昔史稱漢武帝最好文學司馬相如嚴助朱買臣輩咸以文章詞賦見幸出人人主之前得發舒其志氣徐君與李何數子遭遇好文之朝竝列職郎署使當其時有如狗監者騰之則其所表見恐不但相如輩以口舌取悅人主而已卒乃使之沈淪下位以死豈非命哉豈非命哉然予聞徐君始弱冠時以文賦崛起吳中與今翰林文公徵仲

相友善比出與李何輩上下其議論遂傑然有立成家言斯亦足聲稱後世矣然竟脫棄華藻游心元虛大道之要殆駸駸乎近之善乎王公之述之也昌穀之學凡三變卒乃有志于道惜也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嗚呼若徐君者豈孔子所謂朝聞道夕死而可者耶夫是則可以祠也已作祠記

象城山房記

江南人多聚族以居其大者往往至數十百人延歷二十世于以敘長幼敘禮讓其俗最爲淳厚非有大故不別徙徙亦不卽遠去予家始居滁溪之上世世以詩

華陽文集卷五

記類

十一

書耕稼爲業全予人仕途去鄉土六七年嘉靖壬子乃以御史出按河東又明年甲寅從河東引疾家居居月餘人事冗沓心殊厭苦之先世有宅一區在邑西北隅往長老多言其地有山水之勝予既不樂城居乃益思徙如西其道里往來由城北門從西行十里抵南峯下由南峯往北三里許兩山相束水由峽中行自峽山行一里有峯隆然突起三溪水合流于前是爲龜山山甚奇崛又往北約二里地始曠衍民乃雜居予莊據山之陽廣袤數百丈而望之遠迤頓伏若蹲若踞五峯前峙溪水滌澗流以其冬十一月築山房居之久之乃北

去居京師踰三年己未復上書闕下歸省隴舍以十有二月抵家明年九月遂增室廬繕牆垣前爲樓樓之後爲堂堂後爲內室其左爲祠稍右爲書樓爲軒闢其田二畝爲南園又循左北行數十步爲北園予既樂其風士可居每風月之交登樓四顧眾山環列俯聆溪流時深潭有聲意興所至蓋不知天之高地之廣與予之將老而休也嗟乎人生天地間皆寄耳予嚮也叨官于朝以言責爲職觀時感事每有捐身之憤顧以太夫人在堂隱忍保全以迄于今頃又驟蒙上恩晉官九列獲下大夫之秩而骭髀疎養不能與時俛仰乃陳情乞歸未幾遽遭大故已又爲當路所擠夫古之君子進不得有爲于時退而居于其家不可以無事業時日予於是息心山房力率家人耕作時與田夫野老談天時測土壤占豐驗祲歲時伏臘賽田報社亦如古鄉蜡之意暇則與門生子弟稽古昔議制度擬述道德之要亦惟曰庶幾終老乎雖然非藉主上之恩叨祿仕之久則將奔走口食是憂其何以安于山房夫侈上恩以詔後人不可以無紀乃列序前詒刻置壁間俾後之人其有考焉

壬戌九月十有七日

華陽集卷五

記類

士

山房稍右得隙地一區乃垣其南爲園園縱衡爲畦四時雜藝嘉蔬以採以薦傍畦植樹柚葡萄茶蔗李梅桃棗從園西行十餘步因其阜爲竹町循竹町迤東乃治書屋書屋據園之中後爲樓三楹前爲軒自軒抵樓橫其木爲臺登之俯仰甚宜軒前爲池種藻蓮蒲葦臨池築其堤爲石欄遠欄多紫薇素馨蘭芷芍藥巖花野草雜官庭砌又引流水爲渠水由石罅屈曲行數十步始出軒下聽之汨汨有聲客至浮觴清酌觴行迅疾引稍遲卽馳去客皆噱笑軒之前有山環峙蒼然竄然曰南山臨軒而坐則南山悠然見也園築于庚申十月又明年九月書屋始成予乃以所購伏羲以來經籍子史百家佛老方伎韞鈴星厯諸書凡數千卷斯籀以還金石篆隸遺墨名繪亦累數十家皆雜置樓中自秋涉春予輒偃息其上期以孟月讀經仲季之月覽百家子史旁搜曲引思有以折衷于聖人嗟乎予少也賤于世味泊如然性嗜書常家貧不能得每于士大夫家假貸以歸踰壯入仕途北居燕東出吳會西歷秦晉河陝其道里往來淮揚齊魯楚越之交陸行水涉蓋不特一二至焉方是時其所購六經子史百家諸書亦多東之行李或經旬月始一檢閱而已自歷仕迄今十五年請省

華陽集卷五

記類

士

家居者二今又以骯髒取嫉于時不得復踐省闕參廷議孔氏有言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無大過予年近知命齒髮漸衰苟復僂僂屈折進取世資孰若使予休老茲園涉獵前聞究心作者之林少倦則散步園中踞坐軒下岫煙嶺雲之所變幻浴鳧飛鴈之所翔集巖花石榴之所吐激耳聽目接心曠神怡可以樂而忘老也哉本斯旨以建園乃總題曰南園書屋復次前語刻之堅石庶後之覽者有以明予之志焉是歲壬戌十月

北園記

予既築南園讀書其中每暇日輒出游野服綸巾與樵

華陽集卷五

記類

古

牧老樵相杳還臨清流倚茂樹徜徉終日過者率指目爲山人雖予亦自稱曰予山人也翼日從山房北行六十步見土阜一區雜樹蒙密叢穢積棄爲閒壤予因召僕人度之可十餘畝乃趣伐惡木去垢積高者堙之窪者填之地始平衍爽豁有山端聳後負前與五峯相揖如賓然皆無頗容予甚敬訝之乃循山麓加牆爲園築草堂三楹堂後因窪爲池池周圍數尋不能畜鱗介然水清冽可鑒復因山穴其巖爲洞古松十餘株蒼翠蒼鬱隱微巖上每天氣清明薰風響奏引商刻羽天籟和鳴聽之使人心曠神怡因名萬松巖山人間從洞中

易又名易洞洞上爲臺臺稍後結草爲亭翼亭多碧

枰翠竹又前爲方池池廣如園置小艇其中沿洄上下渺然有江湖之思環園多植松檜杉栢棗栗楊柳芙蓉綠猗葳蕤蒼幹扶疎隱然山林之勝也客有過而訝曰吾聞志士雙屐與時推移子負蹇謬之譽蒙譏忌之口雖暫遭蹶躓以彼其才取世資去此爲公卿不難也今視子朝夕經營惟園林是耽予竊惑焉山人笑而不答乃命酒爲酌信以巨觥尋至大醉山人倚松而歌歌曰山有松兮松有蒼鬱深谷兮何青青經千秋兮含寵靈廡根服餌延遐齡思美人兮多娉婷隔萬里兮易霜星路遠莫致徒勞形安得奮飛生羽翎歷九天兮排青冥層城重阿巖且扃吁嗟命兮涕雙零客乃拊膺長嘆拭袂歛容舉觴而謝曰嗟哉悲乎子身隱山林心在王室尼父坎軻賈生攢斥大人龍蛇一伸一屈變化往來孰知其極予感其言遂援筆記之陽月廿一日

永豐縣重修鐘樓記

邑舊建鐘樓與麗譙相望不知昉自何時正德辛未流寇焚掠邑城樓乃就燬嘉靖甲申故中丞安陸商公某來令我邦慨然歎曰古者懸鐘于虞設鼓于庭所以戒晨夜語出入銷姦萌也此而不圖何以令民既獲蜀錦

華陽集卷五

記類

主

于延祥寺僧乃購材鳩工起層樓凡若干丈有奇貫索而架其上按節考聲聲聞數十里公乃偕賓佐登之顧而喜曰美哉山河斯萬室之邑也而予以一人據于民上喜則賞怒則刑審其輕重而布告之民民無弗響應者譬之茲鐘大扣之則大應小扣之則小應古之君子布法象魏攷德和衷善不妄施怒不輕罰是以行無煩政勤無廢事吾於今乃知所以從政矣一時聞者莫不稱善公既遷去民興思至今不忘隆慶己巳桂陽陳侯尙伊繼令茲土覽于山川城郭曰美哉斯表裏之固也稽于戶口田賦曰庶矣哉然而民弗堪矣考于古今人

華陽文集卷五

記類

六

物曰盛哉其文獻之區乎既又察于風俗聽于訟獄曰異哉何昔長厚而今姦弊也未幾城中火延燒數十家鐘樓復就燬侯乃反躬自責思所以圖回之其父老走告曰樓燬而鐘故完侯取而考之其聲鏗鏗然因竊喜曰茲邑其復昌乎乃謀之僚友羅君良詔高君作幕史張君科曰維茲鐘樓剏自前哲且政教號令之所先也盍亟圖之謀議既同趣日興工而屬羅督其事內方而直表之以木外規而擘以甃固之不數月樓乃訖工制度宏壯工作堅美飛甍櫺窗鐘聲四達蓋屹然一方之望也凡厥費用取自羨餘及抵罪之願贖者共計若干

金侯既入覲屬羅君問記于予予惟古之君子作事必因時察地利順民心也維茲鐘樓地當吳陽厥象文明時和歲豐民乃飽嬉三者備矣維侯采納羣議棘興茲工二三僚友協力同心工乃用就繇此言之事苟順民即卒有非常之舉無前之建訓詔所至民亦無弗響應者况此鐘樓已哉侯以名進士來令我豐約己裕民民甚愛戴且與前令商公同爲楚人而樓適皆成豈非數之偶然也哉他日能言之士有能續述二公行事鐫銘于鐘則功德所被固將與茲並久遠矣予不文姑爲記之亦以笑夫能言者焉

華陽文集卷五

記類

七

重修上方寺記

吳中名區惟太湖爲勝湖有七十二峯皆見圖記誰縹緲峯爲最勝吳王夫差嘗卽山之灣爲清暑宮宮廢多占爲寺今所稱上方寺者唐會昌六年浮屠人道微所初宋嘉泰中釋無證新之殿宇樓閣飛棟連甍雜出林木煙雲間最稱雄麗矣迄于近歲山田蕪沒各僧苦於輸陪多逃移他所寺就頽落今嘉靖戊申予出令吳中首詢民隱理徭賦創役田簿書供應迎送酬答至日晷不暇休每思遊太湖諸山尋昔所稱十八招提與一二方外高士談說名理解迷縛未能也又越歲始以清田

之役徧歷太湖而因登於縹緲之最高嶺下視諸峯如
蠹螺然予扣松而歌其思飄飄然若昔所謂羽化而登
仙者之爲既返宿上方則寺廢已十數年因謂父老曰
茲山靈壇一區後數年寺當復興乃命覈其荒頓稍爲
鐫補尋即別去自後予羈官內臺奔馳齊趙吳楚又嘗
巡河洛涉嶠迴遶龍門歷覽秦晉之墟然寤寐所至未
能一日忘情於太湖諸峯間今去吳且十年得以在告
家居忽寺僧惠爾至自姑蘇因致告予曰予寺賴君侯
清理虛賦僧漸復業歲在戊己殿宇載新使君辛亥之
言殆合矣願乞一言以示來世予恍然太息曰嗟乎吳

幸陽華文集卷五

記類

六

中以財賦甲天下佛宇琳宮徧滿鄉邑富室巨賈施佛
飯僧一無慳吝意田野細民終歲力作不能餽本至語
以奉佛即傾囊無所顧蓋習使然也邇歲海寇竊發賦
役繁興長民者略農事而議干戈百姓苦于供應日廢
月削咸有怨心雖說以仁義示以刑罰猶不能聽也今
惠雨輩手持一疏遊說邑里即能斂財鳩工大興殿宇
雖其志行動善爲眾生開誘亦以佛之法多持因果
冥報之說有足以感動人者故吾儒願言仁義不如佛
氏陰談禍福彼仁義有常而禍福難測宜乎民之響應
而樂施也雖然今儒者談仁義又多佐以佛語以爲得

最上乘法則佛氏之入人豈徒細氓已哉惠爾曰賦不
清則寺僧不復君侯往昔之言要不可謂山靈無助也
已予既感其言遂書其事俾歸刻諸石

謝孝子廬墓記

謝孝子維世弱冠在諸生中學古人之行繩趨而尺武
里中人皆灑然異之已從聶貞襄羅文恭二公游日聞
所未聞乃益嗜學不少輟予往引告家居孝子時過予
問學目其言動起居與今所稱儒者稍異予心亦灑然
異之尋言之督學使者而孝子聲名隱隱起諸生間早
而喪母哀毀踰節事載懷萱卷中隆慶戊辰繼喪其考

幸陽華文集卷五

記類

九

君孝子傍徨視殮諸凡儀節動遵古禮朝夕哭泣衣不
解帶者三月初議附葬祖塋不吉孝子泣曰葬者藏也
計塋首規禍福非儒者事且螺岡舊塋密邇祖廬又先
君子嘗所登嘯處也盍就其右爲穴族黨昆弟咸是孝
子言遂與徐孺人得合葬焉禮也葬畢返舍而虞既虞
復依墓所結草爲廬朝夕哭拜面常灰黑形漸瘠毀或
勸之少休孝子唏吁不應居數月草舍頽朽風雨不蔽
乃即螺麓之左築聖室一間躬率子弟讀書其中里中
俊髦往往依廬中聽孝子講學其言曰吾人心體本自
虛靈盎然出之體用具足吾輩但息慮凝幾洞見本性

乃能通乎晝夜而知是時邑中士大夫聽孝子言亦往往與之究竟辨論若針引磁貫心心相照一時聞者亦多興起孝子既祥而禪始返故廬謁謝嘗所往來又走青原武山蓮洞就諸君子論學或經旬月不歸嘗同遊者登覽故廬相與躊躇歎息蓋悲夫人生去來之難常而同志離索之易感也嚴生愈勤與孝子遊最久乃撰廬墓始末一卷懇予爲記且曰非獨以彰孝感表俗勸行於是乎在願先生圖之予諾之未之暇也嗟乎廬墓非古也其起于人之情乎古先聖王御世制禮惟親喪爲兢兢孔門弟子其數數辨問亦至詳矣然獨不及廬

華陽文集卷五

記類

三

墓云者此惟仁人孝子所自盡其心云耳考之古孝子廬墓傳記如紐孝政徐仲車林欝王衷之倫詳矣固皆獨行違眾以顯名後世豈非情有所至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歟夫士有希奇獨行之節然後有驚眾可喜之譽越之無錫也非無錫也世固多爲錫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世固多爲弓車也嗟乎廬墓之舉使夫人盡踵而行之則亦猶越之錫胡之弓車人將何述焉孝子聞之唯唯否始予之廬于墓也非曰古之人嘗行之矣親在墓則依于墓此吾所以結草而居也然體歸乎土神返乎室予不知親之依此乎依彼乎

此吾所以反乎舍而不敢久處于外也予聞而喜曰孝哉謝子行古人之道非以希世而取名是宜記且以勸夫後之興起者焉

福建提學分署題名記

在昔唐虞稽古建官自四岳九官十二牧各有常職以迪厥事至命契爲司徒則惟教以人倫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朋友有序有信義教胥子又倦倦以九德爲訓嗚呼古先聖王修明教化之意何其至哉我太祖高皇帝甫定海內卽詔郡縣立學已乃置臥碑于學宮正統以後專設憲臣以督學政陞辭之日則

華陽文集卷五

記類

三

頒聖書以行其委任責成至詳且重視之虞庭命官之意又豈異也惟予不佞往從九列左遷外臬旣罷閩中監軍越五稔復起廢視學來閩深愧淺鮮未能宣布化理仰副明詔而又竊歎今時校士之法則惟定章程品藝文雖有察舉行誼之條亦多視爲故事爲士者往往疎略經義冀陳言以趨時好其於修己治人之法存心理性之要不復省臆間發爲質難以究極底蘊率摭摭譌詞以對人才日就浮靡而深蓄茂修之夫搜羅者或缺焉嗟乎此豈非司教化者之責哉一日諦觀署中所列督學姓氏則自豐城游公而下凡三十有三人今考

其里籍官爵與人品所至則或著或不著因太息久之夫官以提學爲職非謂其能勤考校程藝文已也八閩自唐得常袞爲觀察使大興學校躬親教迪厥后人文漸起通于上國至宋諸大儒以理學相倡遂稱鄉魯今海內屈指文獻則閩不後矣然予所謂士習之弊亦漸異乎所聞抑又何也記曰反古之道忠焉質焉虞夏商周之盛豈繁他故彼其庠序學校之教所以使民興行成德而人才所就後世卒未有能及者誠得其本故也吾黨上承簡命下總師儒朝夕勉循引跼繩矩俾諸人士曉然知道德仁義之教不外彝倫日用之間其吐爲

華陽文集

記類

五

文章益然出之不主故常他日晉而左右明時非禮樂刑政之司則岳牧工虞之佐安知豪傑之士無有以皋夔稷契自許者乎將鄭魯之風復見今日而有唐常君不得專美於前豈不有榮耀哉碑故虛其上方未有記予不佞僭述其梗概以自覽鏡抑亦以竦後之明哲者焉

重修福建提刑按察司公署記

閩提刑按察司由宋元歷國朝相仍其地然沿革靡常分合異故卽遐邇無論矣自洪武甲子迄于正德辛未更數十名公漸次充拓規制始備甯人見素林公詳紀

于碑樹之廡下由辛未歷今又六十年安成鄒公某來總憲事周覽方輿諦觀表裏則昔所稱壯麗剝落朽蠹大弗稱于常度公慨然曰是吾責也遂謀于僚友達于兩臺咸贊成之乃命經歷張某督匠計工且戒之曰物貴度材儉費稱事力貴勿擾匪是卽弗任于職張倅唯唯以其秋八月興工爰始大堂達于內外左右廳廡吏廡隸候獄司神棲應門綽楔罔弗增飾檼梁楹門疏瓦甃凡厥蠹壤罔弗簡易堂階既降更置重屋覆于露臺加以丹雘樹以屏蔽緣以周垣凡厥庀度罔弗完好既訖工公乃偕賓佐觴而落之酒三行因執簡以屬某

華陽文集

記類

五

願予記之庶以詔未來者予惟古者天子建邦設土自比閭族黨達于方伯連帥上下相維兵農兼轄然必歲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其國以防壅蔽高皇帝疆理寓內昉古建官文武並用分置三司而按察之職要在振紀綱警吏治讞刑獄詰兵戎藹然成周遺意故以彈壓則百司受成以巡歷則羣僚咸事二百年來政清人和海內謐謐聖祖淵謀宏度信哉長治久安之道也維茲八閩僻在海隅西阻巖谷東連夷島嗜利不軌之徒觸法冒禁恬無忌畏勢家豪宗動相構結罔憚大吏嘉靖中海氛聿煽兵革荐興百姓播蕩獄訟蠅起諸司分道

並出禁轄綏來日不暇給每歲議獄視他省爲甚夫兩
觀設斯民知畏象魏懸斯下易慮臬司職在風紀政教
號令之所出也是故高其堂與列其等級壯其規模非
徒以示尊嚴備侈觀也期於使民望堂階則峻暴阻聽
政令則悖慢革世言唐虞土階夏卑宮室至于姬公宅
鎬營洛崇崇言言此明古今異時質文迭用非所以相
反也茲役之興其於治理所繫豈渺小哉嗟乎按察使
尊官也不滿歲則遷去恒情樂於因循懷吏憚于改作
鄒長公下車月餘叶厭決策亟成茲工此其度量相越
較然著矣然予觀十甲十二子相配而成歲功數第六

華陽文卷五

記類

古

十則消息往來之變默行乎中絲建司以來兩起甲子
載歷辛未皆有事于茲役記曰甲拆也辛新也言物既
萌拆積漸而復新也諸君子因時通變拓地察宜若作
室家不遑寧處方長公首事謀及諸僚罔不慨然各出
贖金以佐工作兩臺又力慫恿之推是心也宜其樹勳
流聲匪休先後矣抑予又聞當正德庚辛之際鄒長公
大父易齋先生適僉憲事守法嫉邪抗疏引去今乃大
發于長公公以學術行業藉重一時語曰德厚
者流光攻事證往適又皆與數會斯亦可異也已予故
得並記之俾來者有攷云

前坡記

友人蕭原潔氏隱居湖山之上環居爲池池上爲坡寬
衍屈曲風土攸宜原潔壯而至老少暇輒徜徉其間於
是自稱前坡山人意若自得者人過之問曰吾子何取
於斯而樂之山人笑而不答或曰前潛也山人少負雋
才既與博士業不得用遂隱居于此在易乾之初爻占
曰勿用言潛在下也故稱潛焉或曰山人早歲操奇羨
積貲數千金久之笑曰吾父若弟咸以清白通仕籍唯
予罔效尺寸將賈豎等耳乃令其子輸計入太學且命
之曰是而父所以報國家也自是謝去營慮日偃息坡

華陽文卷五

記類

五

間故稱前坡翼日山人問記于予予曰或者云何山人
復笑不答雖然予試漫言之山人試漫聽之夫人欲極
登臨之樂縱遊觀之美必之乎超曠之野巨麗之都然
後可以發其幽趣博其志意彼數畝之瀟尋丈之坡出
門引望不踰畦步山人果何取而樂之吾聞范蠡得計
然之策用其五以伯越已乃去爲鴟夷子入齊爲陶朱
公所在能以作業致富山人踵蠡餘智何不具費糧戒
僮僕束入會稽觀勾踐所臥薪處下錢塘出姑蘇見當
時能用蠡謀卒擣吳王夫差蠡功成名立竟以陶朱自
污彼其將相且不屑爲而何富人之足多乎且二郡故

徑巨麗富商大賈輻輳其中侈其素封自比列侯試蹤
跡其人亦有負將相之器如陶朱者乎山人誠好遊不
已邇大江上金陵攷六代遺都然後仰見聖祖混一車
書之盛下維揚涉淮泗洪濤巨浸舳舻相望弔淮陰之
墟尋圯橋之里登歌風之臺彼此咤嗚暗之雄誠足卑
也東望海口西望彭城則南北襟喉在焉今公卿大臣
日講轉輸山人能以奇策往干之乎出濟上登岱宗觀
日所出沒如在几席下亦奇遊也秣馬北去過三河抵
幽燕黃金之關白玉之堂離離總總巨麗乎天中主上
聖神繼統方與二三大臣講黃虞之道紹三五之業山

華陽集卷五

記類

美

人試從而闢焉于以見天之高地之厚吾人之安居而
粒食皆主上之賜也如是則天下之大觀山人皆收而
得之回踵一耶一壑直稊米耳冀以是聳動山人吾將
更端言之山人于是俯而思仰而歎曰嗟乎僕安得扶
策杖從巨人長者游以快予意乎然予嘗泛彭蠡涉
洞庭過夏口一日之間風雨晦暝波撼雲關帆檣出沒
於波濤洶湧間予心快焉今老矣追憶曩游心忤忤怔
怔不能卽枕席孰若使予終老茲坡時而游衍時而逍
遙不知我之爲彼乎爲此乎詩有之優哉游哉聊以卒
歲唯先生終教之予曰噫嘻有是哉山人誠隱者也彼

其所傳者內也予所言者外也繇茲以往卽四海之遠
九州之大山人可以臥遊得矣遂書其事爲三箋俾山
人藏之以自考焉

澄湖記

去邑城南東界于兩水之間突爲平岡外埵而內窪漸
浸爲湖湖旁多良疇果園宜于梗稻菽麥槐楊李梅橘
柿美菓東湖劉氏世居之先世以文物科第望里中嫻
家劉君璣早歲試諸生積學待時卒不得售乃退而老
于湖上結茅葺屋日偃息其中自號澄湖居士有元同
子者里中人也喜爲老莊言翼日居士過元同子劇道

華陽集卷五

記類

老

湖上之勝元同子曰吾子誠有味于湖願卒言之居士
曰余曩也從博士業覽鏡百家揆獵舊聞廢于寢食火
蒸蒸內起猶然不肯休今幸見棄有司返乎故吾向之
浸淫交鬪之患若濯于清泠之淵而不復干于前每出
游湖上傍徨四顧波光上下目接心謀嗒焉相忘當是
時雖有三公之貴百乘之富吾不願與易也元同子曰
固也夫水有大有小有清有濁流爲江河浸爲陂澤渟
爲湖沼彼泠然之淵靜徹凝膩顧而樂之可以怡心神
澹智慮宜子之眷然不能舍也假令歷龍門涉洞庭下
三峽倏忽之間叫怒撞塘震關汎擊洶湧湧破山走

石目爲之營懾耳爲之震撼心爲之惴慄將卒然失其故常而莫知其所由子將奚若居士曰然吾聞擇地而蹈則險巇之患易至循性以安則驚闕之情不作古之人終身巖穴頽然蓬蒿之間彼又安知龍門之爲闕三峽之爲險乎元同子曰噫如子言子之心殆捷矣夫道無常物有常無常則萬變不能執有常則羣類不能逃是故物生有是物生有非必是其所是則是亦非是必非其所非則非亦非非請以水喻人臨乎清冷之淵則喜喜果是也耶值乎風濤洶湧之變則懼懼果非也耶喜亦一心也懼亦一心也此爲是則彼爲非其將皆是

華陽先生集卷五

記類

天

與非耶其將無是與非耶是二者則有辨矣子獨不見北海若與河伯相譏切乎方夫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河伯欣然自得北造于海望洋而歎北海若示之以人之所以天浸淫之以大道因乎分量察乎盈虛窮乎有無然後知天地之爲稊米也毫末之爲邱山也吾子則何居焉于是居士茫然失其所對仰天而歎返袂而走馳見華陽子曰今日吾爲元同子所困吾幾不爲人矣願先生往辭焉華陽子相與偕造元同子而問焉曰吾子何難居士之甚也元同子曰吾嘗見居士盛談湖上之勝意若自足者竊哀其局而不通滯而不化故縱言及

於老莊居士乃茫然不能答吾子以爲何若華陽子曰居士失矣子亦未爲得也子未嘗究晝夜死生之變是非利害之因內外動靜之端乎古之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入水不溺蹈火不熱是故處乎無窮之紀而立乎萬物之表內不滯神外不滯物其於晝夜也死生也是非也利害也若冰釋凍解循其故然運而不有河伯忘於秋水北海若忘於海居士忘于湖今吾子乃揭揭然索之於是非之辨傲之以所不知宜乎居士之茫然不能對也子不聞程伯子之言乎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外內之兩忘外內兩忘則澄然無事而又何膠膠擾

華陽先生集卷五

記類

无

擾得此失彼之足言乎於是居士矍然謝曰予嚮也矇未嘗得聞大道之方今聽先生之言其於道也若發矇矣遂去不復與言兒瑜壻于居士輒請書之詩不云乎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居士幾之矣

宋丞相文山先生忠烈祠記

今上萬曆三載予奉命鎮撫南畿以十有一月行部宣州宣守若令具言宋丞相信國公文山先生以咸淳五年差知宣郡既下車諸所罷舉咸切民隱春和省耕作為農謠令之以勸既得代猶惓惓與父老子弟陳說教化百姓戴之去之日爭醵錢立祠以志不忘備載郡

乘今宋亡且三百年父老子弟每言丞相事輒泣下顧
祠廟遺缺無以妥靈揚哲以慰邦人之思守土之謂何
俊等是用早夜經營擇地于宛陵驛故址誣日興工棟
宇維宜寢堂既列悉嘗咸備越七月祠乃告成以不佞
爲公鄉人攷先哲舉廢祀獎忠烈又撫臣職也守若令
相率頓首願有記以示久遠予喟然歎曰公之忠大矣
蠻夷戎狄聞其名猶知敬慕況過化之區乎孺子懦夫
一及當時事輒怒髮豎指涕洟沾襟况冠裳之倫乎按
祀典以勞定國以死勤事法施於民捍大患興大利備
此五者宜莫如公是宜饗有廟食贈有爵秩褒有號諡

華陽公集卷五

記類

三

茲舉也于法爲崇報于義爲勸忠雖予之不文將焉辭
之嗟乎自古國步艱難凌夷酷烈莫如宋之季世文武
忠盡謀度罔庸姦黨懷邪阻間輒售二者相乘竟至滅
亡予嘗考其終始蓋重悼于公之死云公自寶祐登第
卽慨然以國家自任宦者董宋臣用事上書乞斬之既
又極言其罪皆不報賈似道當國屢抑公不用年未逮
強遂抗章致仕去咸淳間稍遷提刑尋知贛州當德祐
之際勢廩虞矣公以羈旅孤臣倡義起兵以圖恢復勤
王詔下輒提師入援夫以新合之眾當乘勝之師值厄
亡之運爲扶危之計不俟智者辨此矣國存與存國亡

與亡公之心何心也既至臨安即上書乞斬呂師孟
尋陳言大計分天下兵爲四鎮置都督以統御之使敵
分而鬪我乃可制此其計明甚矣執政陳宜中諸人猶
扼公所言不得用既知平江極力經營軍聲稍振會虜
寇獨松關亟召公援臨安三吳尋委城降虜假令公不
去吳堅守大郡以固藩籬虜雖張甚必恐我乘其後乃
又趣公以去門庭不戒堂室安守卒之繫組納降屈膝
請和天之所廢誰能違之嗚呼悲矣論者謂公早年勇
退投閒自放有謝安之達慷慨上書乞斬宋臣師孟有
朱雲之勇孤軍赴援力謀社稷眞州之脫空坑之敗循

華陽公集卷五

記類

三

州之執艱危萬狀誓死不悔有顏魯公之節燕京被圍
從容義命頓問慙慙應對如禮有箕子之貞既趨柴市
南嚮再拜臨刑自若有比干之義蓋公之志可以塞宇
宙公之忠可以貫日月史臣謂公一死收宋室三百年
義士之效豈不然哉予因撰次公事而述厥赫赫者以
昭示後來亦宣人之志也郡守以下咸書名左方以見
廟所由始云

當塗縣移建廟學記

當塗縣漢隋及唐皆屬丹陽宋太平興國間始置州當
塗以附州不得立學元時置學萬壽寺西未就工太祖

皇帝天兵渡采石駐太平縣人陶公安率父老謁見卒
用其言成帝業天下既定太平得置郡隸京師爲首善
地方是時海內大興學校當塗學自洪武歷正德屢修
葺之領地勢卑下形家謂弗宜科目視郡學常不及額
萬曆三載今邵同知龍子宗武往攝縣事于是諸生曹
泮謝九鼎等言府南水豐二倉乃宋元貢院遺址地當
巽隅位丁丙丁此文明之象也諸生願以今學更茲地
置學宮俾若侯圖之龍子遂言之郡守錢子立通判韓
子相推官劉子垓詢謀僉同適予撫臨境上巡按御史
鮑君希顏竣事將代郡守偕僚佐率諸生來言前事許

華陽館文集卷五

記類

三

之乃行兵備副使馮君叔吉核其成是年冬十二月委
照磨葉懋德典史魏寅亟往督工相厥舊林岡弗堅好
天時協休羣工爭赴廟廡堂奧櫺星啟門庫廡庖湑罔
弗飭備敷教有堂尊經有閣敬一有亭鄉賢名宦有祠
官有寢齋士有講舍凡諸費用共計若干金予與前巡
按鮑君相與計發會今巡按御史唐君鍊至有司以言
復發贖金佐之提學御史褚君鐵以校士至亟爲嘉勸
龍子視厥工若作家不廢朝夕明年春知縣王繼明
來代厥事功乃用訖錢守等遣其師儒來請記予惟三
代盛時庠序學校之教徧于中國然總其指歸要以明

倫盡性使人歸于成德達材而已三代既衰王澤竭而
力政作先王庠序黨塾之教廢壞已盡孔子以匹夫孺
縫其間思以其身力追先王之舊蓋嘗觀于洙泗之間
猶斤斤然老負其壯少肩其長孔子始慨然興歎退而
與羣弟子刪詩序書明易傳定禮樂冀以其道教于後
世漢唐以還英君誼辟興大學講禮樂皆知尊孔氏而
賤五伯可謂盛矣然郡邑學校之建或置或否迨至我
明始詔天下郡縣皆得立學廟祀夫子置師儒之員厚
之廩餼羣諸生教之雖以窮陬下邑有司兢兢然毋敢
慢棄天子之詔其規模鋪張雖唐虞三代莫或過之然

華陽館文集卷五

記類

三

予竊怪今天下經生學士誦法孔子眾矣顧口佔畢剽
章句以竊升斗其傑然秀於人者不過攻古文辭挾氣
節功業以自托於時其有能發明孔子仁義道德之訓
挺然以古之豪傑自負蓋亦罕矣茲豈我國家設學養
士之初心設當塗故江南重地方太祖起淮甸定羣雄
天兵所臨勢如破竹及以大計問於陶公安安對以明
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人行弔伐天下不足
平此與孟子舉仁義以勸齊梁之君何異開國文臣干
一顧之頃指陳王道出數語以決大計如陶公者卽劉
宋三四君子且推先之矣諸生固陶公之後進也而又

朝夕夫子之宮牆得以攷見先王建學育才之意可徒
其器數糟粕而目邇於古豪傑之倫其於有司倦倦
還學之意得毋負矣乎吾觀革之爲卦澤火相制時
當更革又有文明之應故曰已日乃孚革而信之當其
時大人虎變於上君子豹變於下聖人於革之後繼之
以繼繼者也內異順而外文明占者應之爲大烹以
養聖賢此言上古君臣之際金玉其德爲時鼎鉉故能
負其任大士君子於其時皆得奮庸登進養於王家
以圖鼎建之功今當塗之學爲司牧者既革其故而鼎
新之又歲德在丙爲虎變之應主上方大比海內不惜

華陽集卷五

記類

書

大烹之義以求得真材神助邦家諸生應期而出當必
有乘風虎之變蔚然竝進於休明之朝他日負大投艱
挺然爲國家鼎柱之臣俾後之觀者指計其人將曰此
有司遷學所興起也則諸生匪徒無愧陶君其于茲學
尙亦有榮顯哉不佞且日望之是爲記

廣德重修初書院記

嘉靖中予師東廓鄒先生官吏局以言事謫判廣德廣
德故桐汭地阻山依險民俗纖密然喜節俠驚爭鬪先
生至則與父老子弟聯說先王立紳約著諭俗禮要久
之民皆悅服諸博士弟子與巖穴掌故日從先生講教

良知之學欣欣然若有興也雖年數化大行遠近學者
造門就業戶履常滿乃因故宅氏宮請于憲察毀淫祠
易之爲司遷建復初書院會民步氏以田於先生諭之
以義兄弟叩首願割田若干畝入書院爲學徒費歲
擇行誼諸生掌其出入乃請于巡撫中丞泰和陳公亟
縱與之而書院規制始備先生既去嗣茲土者煩于簿
書期會書院所布條章率不急視之其後田租報于上
官有司歲稽察之俾諸生無所與久之書院日就圯壞
講舍號房棄爲荒址講學之風久亦寢衰焉萬曆二載
冬予行部宜州河南吳子同耆來知州事先期介謁行

華陽集卷五

記類

書

臺目其器度溫雅有文與語應對甚悉察其中又若有
概焉非苟爲時譽者予心灑然異之比撫臨境上考俗
問政與吳子曰孜孜焉遲明趨學宮進諸生與之辨難
已詣復初書院展拜王鄒二公遺像瞻歎久之吳守乃
踞進曰明公何歎將書院廢不修乎抑歎二先生之學
不明於時也同春不敏願爲更新庶與父老子弟考往
訓來布法和衷以惠于我邦人邦之人實永賴之予戰
然曰有是哉吾其佐女未幾以修書院狀來報明年夏
遂告訖工吳子遣校官李嘉禾率諸生來請記且曰書
院以復初名鄒先生意深遠矣願明公闡之以詔多士

同春等亦交有省焉予諾之未遑也蓋嘗讀易至剝復之際而有感于吾人此心與氣機相為出入夫以五陰剝陽天地生生之機幾于息矣一陽來復天根始見為臨為泰為壯孰或引之孰或遏之大哉復也其見天地之心乎孔門之教以求仁為要仁者天地之心也良知者心之昭明靈覺者也致其良知而事事物物皆就吾之條理此謂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身修矣易大傳曰復以自知此求仁之要而王先生致良知宗旨也嗟乎知此則知復初之義矣奈之何今之談良知之學何其多歧也語超脫者棄卑近病紛擾者主虛寂則與大易復卦所陳其旨異矣夫心一也無內外動靜而一於天則者也是故不遠而復則無祇悔廣以下仁則復而休類則厲獨復則吉敦復則无悔迷復則凶夫為吉為休為無悔非善復其初乎從逆而危惠迪而吉非復與不能復之辨乎當時善復者莫如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孔子贊之曰顏氏之子殆庶幾焉今二三子從事復初之學殆亦反而求之吾心為復而吉乎為迷而凶乎要在自致其良知以復其初而已予何言書院建置始末鄒先生嘗自為記今吳守又從而增築焉後為周范王鄒四公祠又置陽明王公像于閣上

華陽先生集卷五

記類

吳

以鄒先生配焉董其工者則邑博士李嘉禾朝夕經營如其室家是皆可謂有志者也遂併記之抑以勸夫闕官茲土者焉

華陽先生集卷五

記類

毛

前明大理寺卿吉安永豐縣宋公儀望望之甫

舊刻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新刻裔孫奐與

聲偉

族裔蘊輝等同校

教

碑類

唐山縣建帝堯廟碑

唐山故隸邢郡其西北有山嵒起曰堯山山之巔舊爲

堯廟相傳爲堯始封之國邑人思其德不能忘遂以名

碑類

一

山且立廟祀焉然不詳始自何時元大德元統間俱加修葺學士郝經儒學提舉楊剛中並述其事于碑入國朝來廟廢舉不常久之頓爲荒址有司歲時致祭率無所瞻依嘉靖己未前兵憲南郡陳君大賓乃檄知縣梁需新之未果今年春閩人楊令大部往視祀事慨然興懷視其山麓舊爲浮屠宅有黠僧醮民財建殿五楹其中令計度舊址風雨飄急即廟未可經久因廉僧所爲不法尋逐去之遂即其毀改爲帝廟凡榱桷瓦甍臺陛欄楯皆次第加葺將訖工令乃具事始末來報且乞文

以示永久予既諾其請遂以其冬按厯境上瞻視良久

因深歎楊令是舉有裨風教且足以慰邦人之思仍命

稽考舊材加以重屋以便展錯左右爲碑亭前爲石坊

表厥椒靈俾來者是式可謂備矣按史帝生於伊祁氏

其地今恆山之西初封唐侯地里志亦云伊祁山堯母

所居葬于慶都慶都西曰唐今恆山唐縣是其始封不

知與今唐山所稱何所據據史又稱帝既受讐讓遂封

摯於唐至舜封堯之裔仍稱唐國豈以始封讓摯而唐

山其嗣封耶自伏羲神農黃帝以來其言聖神皇王之

事詳矣乃孔子序書斷自帝堯而五帝事不少概見豈

碑類

二

非以帝昭明俊德法天授時及至倦勤之日遂舉大位讓之於舜若釋重負然譬之天生萬物四時相禪成功各退而曾不尸其功故孔子獨贊之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惟大惟堯則之史臣之贊亦曰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其神功盛德相推相禪循環無端莫容名說則史臣固難言之矣嗚呼茲固孔子之所深慕也哉予往按晉陽嘗謁帝廟徘徊不能去今復得謁帝於舊邦而致其尊崇瞻仰之意豈非予之深幸哉或謂唐小邑也祀帝不僭乎是不然禮爲社邑之長且尸祝俎豆之茲邑爲帝舊封於法得世祀又何惜焉嘗以禹配堯予謂祀

堯以侯封禮也若舜禹非邑所傳事祀曷釐正焉令應
曰諾廟傍仍浮屠氏居之其殿多依山巖鑲石爲佛甚
奇怪志以爲五代時郭威所建今命主僧者世守其廟
仍復其差無所與以優勸之遂併書于石俾後之嗣是
土者得並考焉

刻吳邑馬舍村義塚碑

歲辛亥春王正月予考月令順王度以厥日丙午循行
阡陌問民所疾苦己酉入馬舍村日既昏行數里許室
廬落莫雞犬之聲不聞問之父老云茲地昔稱蕃盛往
乙巳歲大饑民多流亡以瘠死填溝壑者不可勝數頃

華陽文苑卷六

碑類

三

年以來旱魃爲災陂池淤塞田愈荒穢不治民至無以
賞公稅前後鬻宅舍子女相繼也而人戶益稀落矣予
黎明昧之良然乃召耆民計修水利事三月辛卯遂疏
前濠涇河已又疏旱涇河其諸溝洫以次濬治
之月餘諸督役者來報成事已跪請曰昨疏河有骸骨
數十軀率覆淤土中至男女無所辨問之皆乙巳歲所
瘠死者予聞之喟然太息曰嗟乎周禮王政民一年耕
有三年之食無三年之蓄者曰國非其國今若等以九
歲之饑遂至瘠死棄野澤中遭蟲蟻狐狸之患乃又不
能赴深山大壑以死至爲土人所掘發假令今水旱復

云

吳邑役田碑

往歲在戊申予奉命來令于吳以其冬十月抵任至則
問邑之故而罷行之時方審稅長役次故事悉以己意
揣摩其間使民不得曉識上意以故民多貪緣倖免予
乃致眾于庭詢其高下而加斟酌焉然民猶若有戚色
者問之父老云先周文襄公欲令邑各置役田以助運
輸之費此其事甚便於民然率廢閣不行矣會當道有
牒令諸司條陳時政得失予因採撫眾議列爲四事以
請其一今所議役田是也予是舉邑人又以其事懇干

華陽文苑卷六

碑類

四

撫臺撫臺下其事于邑予乃悉詢于父老博謀于士大夫經營籌度以考厥所始故首明建邑夫事有經有權役田之斂以百抽五而時盈縮焉故次權斂徵夫田莫慎于經界經界不正則久而滋弊故次明經界老子有言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故次聽勸助昔子產之議政也立鄉校辨都鄙秩廬井示民之有守也故次立公莊有田則有籍有戶則有役役田則利均而無專戶故次免徭役夫事莫先于便眾法莫病于擾民故次弭訐查然又慮差解之不均也稅長之妄費也經理之不得其人也故次慎差解又次防冒費又次謹佃種終焉

華羅文卷六

碑類

五

議既定乃以報于諸當道諸當道咸善之然後播之于民斷而行之又明年役田告成予惟古者有公田以供貢賦有私田以贍百姓是以上下咸有定業而民無歎累後世令民自相置田多者連阡陌少者無立錫之地公上之需悉取于民然使當其時海內空謐無兵革之擾又或上之人不欲紛更制作與斯民休養生息則賦斂猶有定額而民力亦能自支吁難言矣我明歷國百九十餘年海內晏然無事柄國者又多持重老成無有如前所云云宜乎國有餘藏而民可暇裕也比者隴口犯境方動兵革之議大司農遽告帑藏殫竭江南通負

動至數百萬其在蘇吳十居其五部使者更至無寧歲適又添置藩司專督通稅徵斂之議蓋蝟毛而起矣夫令所以庇民也民之不恤其何能令頃年以來多逃亡之戶積拋荒之產稅長包賠日甚一日南北解運遠涉踰時又有風波盜賊之虞舟車轉遞之苦加以內府供應使費滋甚窮鄉編民心怔目駭任其剗割豪窮計盡則負勢豪之貲以救目前行役者尙未抵家而豪奴悍僕已索償于庭矣惟茲役田僅以贍差解補虛耳固非所以宏利而裕施也後之君子循而行之拓而大之使田額日增而稅役有賴則茲民也其或將有瘳乎是

華羅文卷六

碑類

六

役也爲區凡三十六爲田各有差共計一萬三千餘畝歲收租一萬五千三百石有奇董其事者皆區之良民能急公家者其勤爲可紀也咸列之碑陰云時嘉靖辛亥仲春朔日

重修宋朝散大夫提舉舒州靈仙觀章公墓碑

今大中丞涵峯王公少與其弟履吉氏以文學崛起吳中未幾公遂舉進士歷官諫垣晉大常少卿已又晉今官而其仲履吉氏竟職勳不第以奉令所傳有雅宜集大爲當時所重自公伯仲之弟王氏之族遂隱然名聞海內然不知公之先蓋出自章氏云按章氏譜其先

有諱及者仕唐爲康州刺史居閩之浦城傳三世曰仵
鈞唐末官太傅仵劍官國練使二氏之後寢以藉盛散
處于閩浙間各具載譜牒中乃後不知何自徙于姑蘇
仵鈞四世孫諱得象仕宋仁宗朝爲丞相封郇國公今
大中丞蓋其後也仵劍六世孫甫字端叔登熙寧三年
進士終朝散大夫提舉舒州靈仙觀有宦績具載先正
龜山楊公所作墓碑文朝散公有子曰憲慈居吳之黃
村受學於王蘋往來于楊時朱震呂本諸公間至四世
孫康字季思有隱德嘗問學於朱熹氏然有所契時尊
稱爲聘君先生咸載姑蘇誌中自朝散之歿也二子以

華陽文獻卷六

碑類

七

墓銘請于龜山氏後十餘年夫人沈氏繼歿龜山氏乃
卒銘之墓在吳縣長山鄉仕墟村朝士鳴之原今所云
光福里是也歷國朝凡四百餘年其子姓咸散處無有
顯聞墓遂蕪沒不治已多爲旁邑人侵葬之其先碑石
等制率覆積土中今嘉靖乙巳中丞公遭厥考大夫之
喪家居踰年乃考先世之故慨然嘆曰自吾章氏徙居
吳中代有顯人以迄于今其諸墳墓乃荒穢不治是余
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於是召侵朝散墓旁邑人責
之曰告之故旁邑人各執辭不服無何上遂以前官起
公督漕清河公乃以其事聞于邑執事已又聞于督學

監察胡公監縣公下其事于兵備道兵備魏公遂下之
邑明年公乃上書皇帝闕下言臣本章氏後自先大常
臣始出養于王氏至臣兩世冒王氏姓臣聞萬物本乎
天人本乎祖臣不敢以王氏故遂忘臣所自出於是下
其事于該部該部移所司勘實未報往戊申秋抄予奉
上命來令于吳道經濟上乃拜公于行臺與語久之因
備聞朝散墓事相與別去比至吳月餘乃召侵朝散墓
旁邑人語之曰女里有先朝散章公墓乎曰然朝散墓
旁皆女等所置墳乎曰然然則女謂朝散墓與女等所
置墓孰先後乎於是旁邑人各踴進曰吾儕小人實不

華陽文獻卷六

碑類

八

知可否且各所置墳亦不知時遠近惟君侯哀憐之予
曰女第遷去逼朝散墓者餘無女罪于是旁邑人各以
次遷瘞于別所予乃命工加葺之起龜山氏碑文樹于
墓左事畢乃以報于胡魏二公時中丞公業已轉官醴
都協掌院事公乃以書報謝于予且曰先世墓辱執事
復存之願有言刻之堅石與龜山楊公並傳于世實存
歿之感也惟執事卒圖之予辭不獲乃敘次墳事始末
錄以復中丞公且俾章氏之後顧瞻朝散墓者得有所
考焉明嘉靖庚戌夏六月廿有二日

明故江夏令野山先生配鄉人合葬墓碑

江夏令糾山先生既卒之明年獲葬于邑西之蟠塘陰
四年爲嘉靖辛亥厥配邵孺人繼卒其長子澄與其弟
浩始啓其兆合葬焉於是先生門人大行陳子業爲銘
之王子冬予率上命出按河東因過家獲展于先生之
塋浩乃相泣載拜言曰維昔先考最知于子子其爲書
墓隨之碑以假寓于我先人不肖孤之願也予應曰諾
明年癸丑入習學又明年甲寅春王正月按事稍暇乃
謹按先生狀而書之先生姓蕭氏諱韶字希舜別號糾
山吉之永豐人也世居社州里曾祖煥珪嘗應詔輸粟
千石其先配宋氏爲予五世姑繼娶某氏煥珪生子七

華陽先生集卷六

碑類

九

人諱律聲者生俊秀而號靜菴居士先生其中子也母
曰黃孺人先生生而卓犖不羣稍長出人士前久之今
大司馬雙江攝公州伯劉公邑博陳公目先生奇之相
與定交爲文章正德己卯宸懷反江西試事遂罷今上
壬午禮部奏言江西鄉試當倍如數詔許之是時西蜀
程公啟克以名御史出按江右於是間取提學所收士
覆試之得先生所著太史公不明理文業已奇之及望
見先生脩軀偉貌程公益又大喜比人試遂以易經魁
兩榜第三人於是先生名聲藉甚明年癸未會試禮部
不第歸丙戌丁黃孺人憂己丑復失第然先生愈益自

是時諸人士亦皆慕先生之爲人今尙書儀部郎中
前給事中聶君子安侍御袁郡楊君明夫進士大行陳
君履旋企予先後從先生受易先生說易多宗晉江蔡
氏爲文有奇氣其他弟子以文名邑中甚眾先生爲人
崖岸自矜邑中富豪人每置酒邀先生輒不欲往得先
生至莫不沾沾自喜人士亦以此多之雙江先生往以
二千石家居聚徒講學先生益又往來論學不少勸壬
辰乙未連丁者君繼母憂自後又連不得志於禮部甲
辰先生乃俛受官出知江夏縣江夏爲楚首邦撫按滿
臬總轄於上時楚藩以老諄多愆天子法其諸豪橫豪

華陽先生集卷六

碑類

十

允應陵恣肆漸不可操約且又當四省孔道朝夕接應
無寧時先生至則鎮以安靜未幾邑事稍治於是前後
撫按交薦之歲嘗大饑先生乃請發廩賑民繼又勸富
家貸粟于人而全活者甚眾未幾部使者以督通至先
生嘆曰民方就賑而又欲督其賦是速民死也是時朝
廷發內帑金若干下邑貸貧民先生議以是應徵而另
貸楚府粟數千石賑民公私甚便時上官或有難之而
巡按伊君特允其議舊法禁販子女而地方逮者日數
十輩先生嘆曰禁販法也如民瘠死何乃寬其法放之
乙巳春楚世子弒其父時諸司倉卒聞變官民洶洶以

且巨測巡撫車公召先生計事先生對曰楚府內
此其勢不可亟亟則不能無生得失車深然之明且
諸司入哀臨議以兵護不虞先生力爭以爲不可且曰
彼賊逆未有蹤跡豈得自脫禍安能有加于我若趣之
則事危矣乃止及撫按以聞朝廷遣法司會勘而楚世
子竟伏法死明年丙午先生季子浩與予同舉于鄉十
月浩遂如江夏省覲已又隨入京丁未四月先生返江
夏是年秋議編均徭先生晝夜審核戶口剔剔弊蠹而
又苦于迎送供應遂病病且劇猶手自磨勘册籍既退
而捐館矣是時先生二子企邵孺人皆家居計聞長子

華陽文集卷六

碑類

七

澄倉皇奔喪歸先生先聘徐氏文以病廢甚哀憐之及
卒乃更娶邵孺人孺人同邑馬題洲易常女也勤儉慈
順謹于婦道先生三遭大喪凡衣斂葬具孺人竭力相
之未嘗以累其伯叔已又有其孤姪亦如其子平生服
飾儉約御賊獲僕從甚嚴視其家無一棄置物孺人既
有婦而猶日計粟米鹽醯蔬果治酒食必極豐潔曰與
吾夫若子往來者必賢人也不可以儉得過賓客孺人
既勤于家事遂多病先生終其身不置妾媵以孺人賢
且多病故也甲辰孺人如江夏視先生丙午冬歸自江
夏企聞先生訃孺人痛哭幾絕以是益病諸婦妯娌寬

之百端莫能解踰數年竟以病卒嗚呼若孺人者其可
謂賢也已

梅溪戴氏祠堂碑

予讀虞文靖公所著吾邑梅溪戴氏祠記因歎古者公
侯卿大夫皆得世其國家生有宗死有廟其後或至千
餘歲猶得推本其所從來又何其盛也自周道衰井田
廢仕者既無世祿公族之後往往降爲庶人散處列國
蠻夷中所稱聚族報祭之禮亦漸陵夷衰耗矣漢唐以
還制大夫以上始得立廟庶人則祭于寢其後伊川程
氏乃定始祖之祭朱子謂庶人無廟復以祠堂易之而

華陽文集卷六

碑類

七

始祖之祭猶有異同二公皆當時大儒而議論規制猶
不能一况當元季之朝其紀綱政教視有宋不逮遠甚
而梅溪戴氏獨能遵明程朱之意翔立總祠以祀始祖
可謂拔出流俗其爲文靖公所稱述宜矣祠故毀于兵
燹宏治中徙建于湖塘未幾復圯至嘉靖某年卜地于
村北之陽翔祠其上予友梅泉斗南文諗于眾曰吾家
總祠迄今三徙時世數改工力維艱毋亦文靖公遺訓
有以詔我後人而本原之思歷久彌勤今茲之祠宜有
銘述以昭示無極乃率其族人介予山房徵文以紀予
嘗徧攷戴氏之鄉其地多深山大谷靚林藁野其人多

聰敏沈勇驚策悍其俗多尙氣節喜爭鬪百餘年來
諸所云故家鉅族皆立總祠以聯束其族人凡歲時祭
祀之節聚會燕饗之規疎戚慶唁之文皆聚眾于祠講
而行之至于軼行不軌之夫強吏所不能致文法所不
得繩一爲族人驚發則告之總祠而其棄之不特嚴祖
考供祭祀已也可謂厚矣予嘗以爲三代禮廢宗法不
行而祠堂之制猶能謹于始祖維持禮法以翊輔教化
實有先世大宗遺意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
者歟戴氏固文獻之族也當唐僖時錫由吉州刺史畱
今集溪錫子延昌復以殿中侍御史刺史虔州載遷梅

華陽文集卷六

碑類

三

坑彼二君者在禮所謂始有家之卿大夫也其法宜得
世祀邇唐歷元擢科第由薦辟者三十有二人入國朝
來翰林典籍安高皇帝嘗賜和秋口鍾山等詩他如訓
導益仲教授紹安國子生惟朱又嘗服官入貢皆得陪
祀嗟乎戴氏之多賢如此宜其歷世綿述引而弗替予
故樂爲之銘俾後之覽者咸有所興起焉銘曰惟戴之
先譙國爰始在漢有聞大小戴禮歷世綿述刺史奮起
守官于吉集溪攸徙桓桓殿中載守于虔乃謀厥居梅
溪實遷支庶旣繁人物振振縣唐歷元三十二人我明
繼作曰有太史鍾山賜和廣歌是嗣服官儒宮受學國

子奕世載德文行婉美村北之陽祠宇載寧厥堂既敞
亦有寢棲疑樹之茂檜緣以崇墉誰其尸之刺史殿中
左右陪列文獻是崇歲時祭祀罔不肅雍於嗟戴氏孝
思弗置以引以延於宏休譽詩以銘之以詔來庶

吳齊門建文學書院碑

吳故有學道書院祀吳公言游嘉靖中北口寇都城朝
廷責辦益棘乃設藩參一員督賦吳中有司遂移書院
置糧儲道署其後倭變起海上巡撫都御史提兵鎮蘇
城又更道爲撫臺而書院遂廢今太僕卿顧公存仁早
歲以給舍言事編置居庸比赦歸居吳之齊門力耕大

華陽文集卷六

碑類

古

石山中俛仰今昔思范公仲淹遺風乃割田百畝入蘇
學助諸生饘粥已又割百畝立塾學于齊門延師教其
鄉人子弟公又私念東南文教起自吳公在宋則有著
作佐郎王君蘋伯信學師河南國初五世祖思原魯潛
心伊洛不肯仕元太祖徵赴闕不就官公仰慕既切至
形夢寐乃建書院主祀吳公而以二君配焉久之公被
召爲給事中累進今官復抗疏歸益思拓所未竟以垂
來哲乃重割田于畝捐作義莊以二百畝屬州學七百
畝贍里族餘百畝併供義塾於是公之宏義雅志傾動
一時矣既又具呈廟臺乞以舊建書院更置齊門內地

以便瞻崇今萬曆二載某來撫吳中與公故厚善會餘姚邵君陞以御史按境上敦尚風節遂相與嘉歎前事爰令有司助修理費既訖工從諸生議題曰文學書院成公志也明年五月予旋師海上公脩幣肅衣冠謁予舟中願有言以示後來予諾之越數月公捐館舍矣悲夫予嘗歷覽三吳之載自太伯三讓王季與其弟仲雍避地吳中武王大封同姓子孫逐世長吳國其後寢以強大惜也不能修明先王仁義禮樂之教不得齒于上國諸樊時季札最稱賢公子以遜國顯名歷聘列國觀樂二魯備見虞夏商周之盛其流風遺烈藉甚于時豈

華陽館文集卷六

碑類

五

非嗣太伯而起耶言公子游產于虞山之陽慨然有慕仲尼之道不遠數千里往師事焉武城之對直以學道愛人自許當是時孔門弟子執仁抱義通六藝者眾矣惟子游子夏竝列文學與顏閔予賜顓師仲由之倫著稱于時吳自受姓胙土以來上下千餘年而以至德高誼文學著者如三四公尚矣顧太伯祠廟貌如故而學道書院自宋抵今或舉或罷予乃檄所司仍復舊建以毋墜前人之烈亦郡人之志也乃今顧君所勸文學書院雖推其餘力以崇尚禮教要之本于悼隆典景先哲為多嗟乎昔人云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自吳公始其尊

而祀之宜矣獨怪王顧二君皆以究心理學默契濂洛程與配饗太僕君之取舍若此豈非所謂特立之士不隨俗為是非者歟君子謂茲舉也有三善焉景先哲智也舉故典義也不忘祖孝也後之觀者感廢興之繇察取舍之歸期於正人心風世教則太僕君之功德豈可少哉遂書建置始末俾刻之碑以貽其後之人

奉勅移鎮句容脩建都察院碑

萬曆二載春應天撫臣員缺有詔舉朝臣選任經略往代於是大理寺右少卿臣儀望奉旨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給之璽書往撫南畿臣謹拜手受命以三月十有

華陽館文集卷六

碑類

六

三日陞辭錫宴頒鈔恩賚有加先是御史臣堂疏言往在江南承平日久內外和豫巡撫重臣要在拊循懷服毋煩馳驅瑯瑁中倭奴倂擾歲勤兵革始議兼領提督移節蘇州以控馭海甸比歲倭警稍寢復議還駐留京臣頃以職事沿歷海上備見兵力單罷置制疎闊有識者咸以為憂乞命撫臣仍鎮蘇城以便經略從之臣時新被簡命不敢留豫既抵境內諸郡邑長吏政受事道里相遠郵遞公移動稍旬日卒有茲萌發覺後期且地當七省賓客交馳撫臺體崇務繁顧日勤酬接廢時損重臣病之臣惟自昔大臣銜命出鎮必據形便酌

以均節制臣所領州郡南控楚越西接江黃北界
淮揚東臨海岱固四達之區也臣嘗博考輿圖伏見應
天所屬句容爲我國家肇跡之地襟帶江海表裏鎮瀆
且與薊之遷化密雲並隸神京今二邑開府建牙遂稱
雄鎮假令籍地句容設建行臺以臨制郡縣其於道里
往來甚便尋移咨本兵達于政府詢謀僉同卒得如請
顧茲眾口猶繁異同未幾巨盜劫奪燕湖藏庫以去朝
廷切責益急議者因是知臣所決策爲當乃檄所司察
地宜諏時日計財用毋越程度毋煩民力以去秋九月
聚材鳩工乃闢重門乃築寢室乃戒牆垣中軍旣立旗
鼓以備是歲閏臘之月遂移鎮焉於是藩臬大夫副總
參遊咸來觀成罔不稱善旣乃進曰明公更置督府以
鎮撫百姓禁戢封疆維茲堂屋庫陋朽蠹非所以示崇
握樞也盍其圖之明年夏有海上之捷旣返鎮諸大夫
復申前請各出贖繼以佐工作時在仲秋工役繼作爰
建正堂進爲重屋高明宏敞直達觀密又後爲櫺戶皆
北向登而指顧爰居在望賓從有館吏胥有廨兵器有
庫有事則馳騁四出無事則居中調度信哉長治久安
之道也臣惟古者凡厥營建必稽天時相地利協人謀
今茲新鎮形家雜宜時和歲豐民迺大豫甫訖工會巡

按御史勘奏海上功狀而臣以區區特蒙殊恩加秩頒
賜督撫如故其諸文武佐吏陟賚有差蓋異數也臣不
佞謹拜手稽首颺言于眾曰在昔文武造邦威在豐鎬
成王營洛復宅成周當其時並命周召分陝而治政教
旣洽禮樂大興卜世三十延祚八百可謂盛矣維我聖
祖肇造寶區建都金陵開設府部並置臺司坐制寓內
化行乎畿甸而威及乎蠻夷其神功盛德登三咸五蓋
莫得而紀云迨于文皇載遷于燕深惟重地實作陪京
爰遣臺臣領敕撫巡以重彈壓名臣碩輔後先相望樹
勳流聲勒于旂常者不可勝數臣竊觀二祖規模宏遠
根本綿延與天無極視成周不啻過之嘉靖中大江南
北倭奴爲患遣將出師迄十餘年始克蕩平然征調旣
煩供輸大困馴至今日地方溺于久安官司憚于更議
兵防懈弛視若贅疣當事者深惟根本申飭荐至臣迺
奉揚明威更置將領增益兵餉未幾海波載煽旋就殄
滅方今南北交兵征討四出受事諸臣亦皆兢兢仰成
所向克捷醜虜魄魄殲兇授首閭閻越歲報俘獲告
廟宣功日播于四方在昔周宣遭邦新造四夷交侵迄
無寧歲于時南仲方召皆佐命大臣安內攘外親督戎
行故能底定南北遂稱中興於惟皇上聖神繼統遠邁

周宣二三大臣皆竭忠股肱旋休姬旦循故事修法制
稽古考成綜核名實內外諸臣秉虔受成備備焉大懼
無以稱塞明詔顧臣以淺薄受茲重地實專制置諸曰
上行令臣行意乃今歲罹災沴民苦征徭官煩楚撻拊
循經略匪異人任臣不佞亦惟微藉寵靈弛禁寬逋省
災卹患以和輯其民人而重固其根本彼方叔召虎之
烈臣雖不敏誠不敢自後焉故於新鎮告成謹載始末
勒之堅珉以詔無窮抑欲來者知臣所遭際誠不易云
萬曆四載孟春二十有五日立石

應天府奉詔新建表忠祠碑

卷六

碑類

元

今皇帝御歷改元崇慶軍恩詔雪靖難死事諸臣俾郡
邑吏置祠祀之仍卹錄其後詔下之日薄海內外冠帶
椎結皆舉手加額以我聖祖神孫其扶世教振拔忠魂
之心蓋萬禩如一日也予既讀崇陽汪公所著表忠錄
泣然久之然亦不能無私臆焉自古人臣不幸當國家
橫決變故出其身抗大誼排大難脫有不濟則繼之以
死若龍逢比干巡遠世傑秀夫文天祥諸人是也建文
初積大統顧命諸臣皆高皇帝一時簡付苟務自就兢
一遵成法敦固懿親以藩屏王室諸王雖處尊屬列疆
藩然親承冊券帶礪在盟誰敢興亂齊黃諸人庸慮輕

謀啟疊階禍湘齊周代峽五國逆節未萌瑯琊屠戮或
徙或廢或焚死或徵入之尋又下詔讓燕文皇神武英
明非諸王比靖難師陳諸大臣罔暇卻顧移檄發兵必
欲加威以逞而大特持貳動遣敗駒北兵日邇務得齊
黃如鼎錯故事建文英斷不及漢景而諸故臣又以變
焉決事金川既入始以誤國莫贖爲言天威斯赫誅夷
尋加根連株引至不可勝數推皇祖之心豈獨以其迫
抗抵觸罔識天授已哉要以二三故臣首發難端致勤
師旅故其時齊黃方練受禍最慘帝之心有餘憾矣方
其舉義旗而南也前軍所指所嚮克捷雖鐵鉞諸人竭

卷六

碑類

元

其螳臂之力以當車轍而天命所屬竟莫能阻夫用命
有厚賞不用命有顯戮非湯武誓師之詞乎革除諸人
就執之日堅盟初心視死如歸寧負順天應人之舉而
不敢忘扣馬之心寧甘鼎鑊參夷之禍而不敢效檻車
之辱一時被難死忠多至百數十人自紀載以來信未
兩見者也嗟乎流言興而周室危未央清而代邸入孟
津濟而餓夫亡洛邑營而頑民梗彼彼度德以救時與懷
故而實力其歸一也惜也經生學士不能發揚大誼謂
革除可以表年矣而不知甲子濟師之日固湯武革命
之秋也謂誅黨可以懲姦矣而不知式閭表墓之舉固

聖王下車之度也異日者陳瑛嘗請究餘黨矣成祖否
之曰彼食其祿固自盡其心爾又嘗謂大學士楊榮曰
使練子等等在朕固當用之嗟哉悲乎此其大公之心
含宏之量大矣如天地之無不覆載也明矣如日月之
無不照臨也去今百七十年紀載忌諱是非晦蝕使主
仁臣忠之分無以暴著於時此則任事者之罪也萬曆
二載夏予承乏來撫南畿太平郡推官劉核揭言留都
爲革除諸人効忠故地核以爲宜遵明詔建崇祠以彰
顯我二祖儲養矜卹之恩億千百年大小臣工往來瞻
顧則思諸故臣殉國死緩之烈與當時開國元勳諸人

華陽文獻卷六

碑類

三

所以翊贊鴻業扶植世教其成功駿烈皆足掀揭宇宙
配天無極予覽其言壯之先是巡撫中丞張君佳胤述
按御史向君程謝君廷僕以修舉祠祀事下有司議之
未報予惟留都內地非支郡比尋以嘗所臆說請于政
府江陵張公公手報曰褒錄特出上恩建祠增祀以顯
遵明詔則守臣事也會今少司徒汪公以光祿卿來尹
京兆既得報喜曰革除諸臣或死封疆或死故城予天
子之守臣也惟祀典神祇是司明詔赫奕曷其敢廢於
是議以嘗徇都城咸如例列祀使諸孤憤遺魂猶獲血
食茲地豈惟彰顯一時遺際表俗勸忠於是乎在議既

定遂委成上元令林大黼江寧主簿郭祺擇地飭材工
役棘興予與巡按御史鮑君希顏唐君鍊詢謀僉同各
發贖金以佐工作提學御史李君輔緒君鐵與觀風教
敦勸彌篤未幾京兆公晉官大理卿已又晉今官祠既
訖工今大京兆程君嗣功少京兆陸君樹德適來觀成
司徒公遣官來告曰是舉也於國家爲懿章於天下後
世爲公言是不可以無紀惟下執事圖之予辭不獲乃
推本前說俾林令刻之碑庶幾來者因有攷焉自治中
而下皆列名左方

華陽文獻卷六

碑類

三

華陽館文集卷七

前明太理寺卿吉安永豐縣宋公儀望望之甫著

舊刻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新刻高孫與璵

聲偉

族裔蘊輝等同校

絨

誌銘

明故浙江布政司左參議鄒君墓誌銘

嘉靖壬戌九月既望今上皇帝冊封諸宗藩詔遣吏科

華陽館文集卷七

誌銘

一

左給事中鄒某副使于汴鄒君稽首受命卽以是日持節出都門先是母夫人陳病牀褥踰歲鄒君日夜思念不置迨被使命故事得使視其私君喜不自勝抵汴既成禮卽馳歸與母夫人相見歡甚是時母夫人病日劇君早夜省視湯藥寢起牀側或竟夕不交睫暇則應酬賓客綜理家事卒卒無少寧息居數月將具疏闕下願畱侍母左右尋得報以前官陞浙江布政司左參議君自念外補不得卽伸私請邑邑不欲行乃購邑城地營宅一區以便侍養時酷暑偶感內熱至夜半痰作不移時暴卒時弟與妻俱畱侍母夫人所惟男學松在側家

人倉皇失措邑大夫士以下咸往哭之無不流涕悼惻

旣成殮母夫人病旋得減嗚呼君之死其亦異數也已

悲哉君卒踰年孤學松力襄大事葬且有期乃偕其叔

太學生濬具事狀泣告於余曰先君亡矣惟是幽室之

銘非先生莫宜爲予旣不得辭按君諱濬字子濬世

爲永豐營前軍人文皇帝靖難師起君族祖大理寺丞

瑾以諫被劾宗族親黨俱被逮君之先世某以傍支

出後營前曾氏遂得末減曾大父諱元魁封徵仕郎大

父諱邦金吾後衛經歷父諱夢祺歷官至滄洲刺史被

訪落前職以君貴贈兵科右給事中母陳氏封太孺人

華陽館文集卷七

誌銘

二

滄洲公生六男子君其中子也自幼卽穎敏不羣滄洲公奇之臨海周公寵以進士令永豐先後擇邑之髦士授以春秋君與子企羅子時雍今府丞郭子時望同在選中是時君年獨少而四人者卽相與學爲文章旣後今憲使陳子履旋文學程子振之復同視學歲庚子與時望俱以易薦江西鄉試高等刺史公時守滄洲得報喜甚旣會試下第仍同余讀書山中自號六華山人久之余入爲御史矣丑春君與郭復同登進士相次拜行人司行人踰歲以行人護御史大夫屠公僑歸葬明州是時滄洲公旣家居君便道歸省二親康強無恙未幾

被盜入其室持滄洲公甚急遂病怔忡君畱侍左右數月不欲行滄洲公病少間乃促之北去未匝月忽爾棄養君得訃奔歸居喪哀毀踰禮戊午冬服闋還朝明年超拜禮科給事中君爲給事中慷慨論時事不少回互人服其意直時問廣山寇猖獗遂疏陳五事切中時宜上採納之既進右兵科益練時務曉暢兵事時南北多故警報日至君在省中每與同官連名具疏料度機宜裁抑冗侍裨益獨多久之進吏科左君爲給事中三年將奏績乃上疏言臣本鄉氏出冒會姓自先臣兩世叨厯外任會無路面陳今臣濂幸以諫垣得事陛下臣誠

華陽館文集卷七

誌銘

三

不敢忘所自出願復本姓便於是詔下部議許之既奉使歸遂合其族人報朝命於先祠於是鄉人咸謂君能重本始矣君長身嶽立美髯髯器宇軒豁人咸以公輔期之而竟止於今官豈非命哉居家孝友懇至滄洲公既謝事君侍左右事無巨細咸綜理不倦滄洲公優游林下十餘年無他累以君之能爲子也兄潛湛弟汪皆先卒每念及涕輒激激下撫其孤女無異己出與弟澥庶母弟淑友愛備至澥爲太學生有志向其感泣君教愛特甚自族黨子眾君處之咸有恩禮平生謹於出納終其身未嘗貸人一錢曰吾不能輕與又可妄取耶

鄉人以此多之娶珠溪王氏有婦德先卒繼娶馬題李氏以君貴俱贈封孺人子二長學松娶吉水解氏厥父桐與君同舉於鄉官至台州同知次學栢蚤殤女一人嫁艾侍御君次子侯俱王出于追憶少時方困頓諸生間君襲世貴能爲文章顧獨兄事余余既同入仕途子以骯髒取嫉於時君每對人語及輒抵掌不平嗟乎此豈可以聲言爲哉然則銘君之墓使吾二人得以友誼暴於來世寧不有賴於斯文乎乃揮淚而爲之銘銘曰惟鄉之先代有聞人大理諫死爲時貞臣惟君之先曾姓他氏諫議疏聞乃復本始於嗟大理遇非其時孰如諫議身際昌期邇彼四世咸服國恩父子繼作州伯藩垣吁嗟諫議綽綽敦孝友時方尙同我獨持守人亦有言大器晚成胡方強盛乃奪厥齡茫昧莫憑循彼盈虛既裔其身慶乃有餘何以慰之視此銘書

華陽館文集卷七

誌銘

四

明處士劉君墓誌銘

自予弱冠取友於四方於吉水得二人焉若劉君天健行甫其一也行甫嘗學於羅太史公以文學才志有名於時予之去大理歸也行甫時宅考君喪久之繼母廖孺人亦卒於是行甫衰經過予以誌銘見屬余諾之今年春予赴調北上復以狀來述銘余不得辭敘曰處士

姓劉氏諱春字廷試其先有諱治者南唐時仕至大理評事自臨江徙吉水之南嶺七世祖賓臣復徙北溪厯宋元族多聞人有桂隱諱說謚文敏爲最著至正間北溪被屠戮殆盡至祖鉉始復其家鉉子深令榮陽有異政事載名宦深子砥桃源縣丞娶澄溪羅氏爲太史祖姑砥生五子儼爲石首教諭又次侃娶廖氏生理謙娶羅氏生連以行誼爲鄉飲大賓娶蕭氏俱隱德弗耀是爲處士曾大父大父父也處士生而甚癯顧好讀書以毛氏詩爲邑諸生累試有司不偶後竟謝去性至孝友事其父大賓公未嘗一拂其意母蕭孺人晚年失明處

華陽集卷七

誌銘

五

士日夜侍側弟智無嗣爲置側室友愛甚篤時食指頗繁大賓公命析產兄弟以便宜相讓卒不得割其後弟智死以仲子天復繼之卹其寡與孤女甚厚有同母女弟適富人蕭則常則常家後落莫處士輒割產贍之則常死遂與妹同爨其同父叔死則又卹其寡如其妹人以爲難平居能忍讓喜爲人排難解紛其於修理祖祠經理戶役率身任其事自號三峯處士時時與同輩結爲詩社徜徉山垞水曲間嘉靖戊午十月三日忽以疾卒距其生爲國治癸丑享年六十有六太史公爲文哀之明年己未行甫卜葬於西園

公塋右娶

泥田周氏有賢行先處士卒謝葬乾坑事載別誌繼娶東溪廖氏恂恂有至性其撫孤幼敬事夫子無殊於周孺人以嘉靖壬戌六月卒距生國治癸亥享年六十明年行甫奉其柩耐於處士子男三人長卽天健行甫娶周氏次天復娶李氏繼胡氏女一人適王然俱周出次天御娶李氏女一人適周應祥俱廖出前後娶嫁俱名族自其子與壻並以文學爲諸生孫男五人嗟乎處士之始終行誼若此殆所謂時於人而偶於天者與予之與行甫友也皆嘗慷慨當時之畧以爲古人之事業固可採襲而取矣乃予則骯髒疏莽方爲時所排逐行甫

華陽集卷七

誌銘

六

亦困頓諸生未卽頡頏於時其於昔者之志爲何如也於是旣序次處士復以予與行甫所未至者交相勉焉亦處士之志也銘曰南嶺之先爲時令族文敏奮起衆陽流躅乃丞桃源乃教石首仕則不顯德乃孔厚中更數世處士維興鄉稱孝悌家服典刑累世不偶曰維有子文學份份爲時佳士人亦有言處士不仲兩世爲儒其後必振銘以詔之以勸嗣人

外舅郭府君墓誌銘

外舅郭府君旣葬之十有六年余以御史謝病家居追念疇昔未嘗不痛先考企府君之有身聖子不肖孤而

惜不及獲見孤之果能副所望與否也惟先考幸蒙天子休恩厥有章服以揚于朝而又勒銘于當時鉅公足以託於來世而外舅幽室之銘闕焉未圖小子何敢讓焉誌曰公姓郭氏諱通元別號梅巷永豐層山里人其先有諱伯宜者仕南唐爲吉州恩江鎮監軍仲子定功徙居層山其爲公始祖乃後有諱季周者登宋咸淳進士號環林居士居士四傳而生道傳傳生輔衡衡生恒和和生壽望是爲公之高曾祖考也累世皆以富豪雄邑中而考君以例授七品散官是時昆弟七人咸以例授官衣服與馬里中莫與爲比考君娶於饒副室於王公卽王出也生而幼孤諄諄有至性事其諸兄如事其考君仲兄死事其嫂如其兄季兄又死又事其嫂如其仲嫂季兄有子昏弱不類乃撫之過於己子遇喪祭卽旅寓不忘哀戚與人處務以敬愛相按然不甚解事人苟有侮其意卽曉曉不相下中年苦與人訟皆發於意氣使然而實侃侃無他腸接賢士大夫極有禮愛辛壬之歲鄉中盜賊蜂起公以鄉長擒撲之是時多有以贖汚者公絲毫無所染久之卒爲賊黨誣陷幾不得脫已又爲其從子所構搆且病猶心念仲子昏弱爲人所詒使而絕無怨恨不平氣是時子與公長子襄省視郡城

誌銘

七

促公歸歸至丁江竟卒享年四十有八娶同里邱氏生三子長卽襄次表次衷一女卽余婦余婦於昆弟中爲長公夫婦篤愛之是時里中約婚者咸以贅產相高下公獨曰吾女他日必配名士余年十七知名諸生中人或謂公曰而女必欲得名士其將某乎公欣然從之今儀望寡昧弗類幸爲天子耳目近臣內婦亦得蒙被章服而公竟不及見之嗚呼不知公之所以厚望於不肖者果止於是耶抑不止於是耶內弟襄輩皆能成其家其季又爲邑弟子員孫男一人濤襄出孫女二人尙幼其慶澤未艾也公生(因)治辛亥歿嘉靖戊戌又明年庚子葬於本里單山之陽至是始克銘之銘曰嚙齧者污闇者藏兮曉曉者缺柔者存兮吁嗟府君將奚歸兮人各有稟果不相能兮我銘於石庶以考終兮

華陽徐文集卷七

誌銘

八

明故七品散官玉峯郭君墓誌銘

往成化(因)治間邑中諸富人咸以貲得授七品散官自邑佐以下相與分庭抗禮是時附郭散官廿有一人每朔望必置酒高會衣服僕馬甚都余先大父其一人也在鄉鄰者雖不能如廿一人者宴好相洽而各自以貲產相高下然皆莫有如余妻祖玉峯郭君昆弟者公姓郭氏諱捧璧曾祖曰道傳祖曰輔衡父曰恆和正統間

應詔輸粟二千五百石有司以聞乃蒙璽書旌爲義民
事載邑誌中和生子七人咸以例授散官時稱爲七捧
公其中子也當是時公昆弟既以貲財雄視里中而又
各喜賓客厚交遊一時賢達如一峯羅先生輩昆弟皆
敬事之非獨有內嫗也所居構堂數十楹太史曾君彥
龍君越咸爲作記而公又素慷慨不侵爲然諾異日從
子通義爲其族人所構公心念從子弱不能抗仇家遂
以身赴之幾爲所陷久之疾作歸至吉水烏江口竟卒
葬於牛車梅田之麓娶饒氏子四人通今通文饒出通
就通元側室王出孫男七人表爲弟子員字忠堯次忠

舜次忠禹今出文無子以忠舜爲後忠佐乾出襄袁哀
元出哀亦爲弟子員自佐以下皆後公生孫女四人其
一卽余婦也曾孫七人某某元孫四人某某公既葬六
十餘年青烏家謂其穴宜下不遷將不利骸骨於是內
弟襄輩力圖改葬又公伯子通今其生平志操大肖其
父亦授七品散官至是亦改其棺附焉內弟輩遂以書
來速銘不得辭銘曰公生而以貲雄里中死不能借片
石以有聞於來世噫孰知公去六十餘禩有孫壻曰柱
史氏而卒能銘公之墓億千萬年知公之名姓其在茲
石乎按狀公生宣德辛亥歿治癸丑通今生正統壬

申歿正德壬申改葬之歲則爲嘉靖乙卯十二月初六
日丙申也

亡兄靜軒居士墓誌銘

伯兄諱敏字展才號靜軒居士曾大父貞壽公諱邦鉉
大父隱開公諱魁昂七品散官先大夫坦菴公諱某贈
監察御史娶嚴孺人實生兄嚴孺人復生仲姊淑秀未
幾卒而弟鍾太夫人繼室於先大夫是時兄年十一
歲仲姊九歲太夫人撫愛兄與姊不啻己出兄稍長卽
出就外傳始受易於大園陳先生壽己又師西濠陳先
生策二先生者皆邑中常所指名者也兄年十六以無

錫邵二泉先生選入爲學官弟子大父隱開公企先大
夫喜特甚久之聞邑中郭先生彝行誼高則又遣從郭
先生遊而供給往來常數十里外太夫人每雞鳴輒起
辦饌惟恐兄或一時不得繼餽也兄爲弟子二十餘歲
竟不利於有司久之殊無意進取尋亦罷去乃後則事
家人生業然亦拙於盈縮之算費亦無所贏而先大夫
中年勤於家兄亦不能有所佐益斯亦拙者之驗也兄
五十後始舉子先大夫頗有家孫余之出仕也兄益敦
行誼爲族黨所稱述壬子冬予出巡河東過家與兄相
見甚懽因爲兄聘其子婦聘舊族以子爲先大夫冢孫

故也明年三月余之河東久之得家報自都下知兄別子數月即謝世矣嗚呼子尚忍言哉予客歲之歸也以太夫人受封故具酒食聚賓客爲壽兄弟子眾奉觴上壽者凡十四五人亦罕矣而孰知兄遂爾奄逝耶兄生宏治戊申卒嘉靖癸丑享年六十有六娶張氏東坊張宸詰女生女一人適野溪黃穩繼娶李氏生子男一人璨聘吉水蘭溪曾氏自兄歿後幾四載期以明年丁巳正月二十九日附葬於太和觀後山之陽蓋予爲先大父隱聞公夫婦改卜得吉兆而以居士附於穴左遂因家乘所載序次其事而爲之銘銘曰龍山之陽有佳室

華陽集卷七

誌銘

士

卜遷大父咸曰吉伯兄附之安且適有弟作銘載厥實後有攷者視茲石

葬後八年改葬又八年復遷

明故處士張公巽菴夫婦合葬墓誌銘

嘉靖戊午冬十一月三日巽菴張公卒于家其孫鏗方上春官明年二月公訃至都下余往弔之鏗哭之哀已泣謂某曰往歲鏗別大父北去尚矍鑠如平時不意竟以無疾卒昨家報云以卒之某月日葬于邑西同唐山之原與大母陳孺人合塋蓋公之志也惟是幽室之銘未有所屬惟君其畱意焉余念往與張子同學爲文章從子瑄又通爲婚姻子惟不勝之詞是懼其又何辭

按狀公諱某字宜眾巽菴其號也世居永豐邑城之南張氏自崇仁傳宏海傳十二世爲揚州太守文惠太守在國初時以耆民奏事都下言對甚悉太祖大奇之即擢守揚州後竟以註誤被罪生二子次曰志所事母夫人以孝謹稱再傳爲大鉞生三子長曰英策即公考也公爲人脩偉有志操年十九卽代諸叔父督稅京師還至金陵上新河病大作時河水暴漲公匍匐徙避山中晝夜露宿絕飲食濱死者數矣踰二日忽醒乃仰而呼曰嗟乎予遠死於是耶一老嫗憐而食之數日尋得愈歸踰年高大父卒將附葬於祖墓家人起而爭之公訟

華陽集卷七

誌銘

士

於邑會以言觸令意遽杖公暴之堦下既乃直我而罪告者後其人老且孤公始終周卹之其寬厚寡怨如此正德辛未廣寇猝掠境考君被執無何冒暑卒公晝夜號泣治殮事後每遇忌祭必哭泣盡哀弟安眾性嗜酒不能事作業公獨悉力襄事雖居擣市中絕無機械心遇鄉之賢達以至輿隸廝役皆曲盡禮愛公旣以行誼聞以故邑有大事令長咸委任之惟謹平生薄于財利人有貸者卽弗如所償亦不甚較自憤未嘗表見於時然雅喜子若孫讀書嘗延學訓會先生授二子毛氏詩伯子從諸生未幾卒仲子志操大類公晚年有孫曰欽

鍾以弱冠知名諸生公日夜語以忠孝大節歲壬寅仲繼卒公哭之慟乃進二子謂曰成汝父者是在汝也乙卯鍾以詩經薦江西高等報至公喜甚已又蹙然曰惜不令吾兒見也公年既高邑大夫累請鄉飲皆力辭之距生成化庚寅七月初六享年八十有九初娶陳氏大圖陳御史公孫女婉婉慈順大宜於婦會寇至孺人倉皇避難母家公從弟宣眾止一子尙孩孺人負之行曰不可使叔無後時酷暑渴甚孺人汲水沼中賊已呼號四掠孺人度不免卽赴水死曰不可以我汚吾夫與祖父也嗚呼烈哉時辛未六月二十六日距生成化某年月日享年若干卒若干年乃葬於邑西同唐之原某山某向至是乃克合墳禮也繼娶劉氏子男二長應奎次應璧陳出俱先公卒孫男三曰鐔應奎出曰欽曰鐔應璧出孫女一適湖西羅克恭曾孫男七仰倬价侶傳儷傳曾孫女二一許瑄一許程某(元)孫男一未名余惟張氏由太守公以來其子孫服盛矣至其習俗所成動以貴產相高下惟公邇於高會以迄厥考咸敦孝友率禮讓至公父子尤循循雅飭以孝友退讓著鄉里中視彼夸毗之徒絕不相類今二子皆以文學起家豈非食其世德而引翼之歟予既序次其事而爲之論著如此

華陽集卷七

誌銘

三

庶以考見公之貽謀於人者在也銘曰同書之原佳氣鍾合葬者誰維張公婦死於烈夫考終所遇雖與姓德同人亦有言食德豐公食其報匪獨躬銘以藏之詔弗窮

明故叔祖隱賓公夫婦合葬墓誌銘

余昔作家乘頗詳從祖隱賓先生行事蓋古所謂醇樸君子也嘉靖庚申公葬且四十餘年至是乃獲遷於邑南觀嶺之陽遂採家乘所載刻石以誌按公姓宋氏諱爵字魁爵以字行世爲滁溪里人曾祖諱仲玉祖諱正己父諱邦鉉號貞壽公母李孺人公生而脩軀偉姿貞壽公夫婦大愛之稍長與從父伯氏三人從里中先生受經頃之伯氏與從父皆棄去爲富人獨隱賓公治毛氏詩甚篤雖纖訓外傳亦必研磨躡括久之乃選爲學官弟子時學官弟子望見公狀貌都甚扣之經又博曉羣義莫不大奇公以爲青雲可立致也然公治詩專至發爲文辭則又雜用諸家語以爲必如是而後經無遺義其里中諸弟子治詩多不如公專或稍稍融會大意爲文每試輒反居公上而公顧益治經不少休如是者蓋二三十年而卒不能利於有司貞壽公既死公乃仰天歎曰嗟哉悲乎某所以專心治經爲進取計者爲吾

華陽集卷七

誌銘

四

父也今吾父已死而吾母年又高吾又何能僥倖從諸生後予且知終無以報吾父也蓋自是公不復就諸生試矣方公爲諸生時母李孺人私佐公治生故貴亦大饒去祖居百餘步砌屋數十楹辛未之歲流寇火其祖舍子眾咸咎公所構不利於故舍公歎曰是特易耳遂令眾移之仍與從父伯氏子孫並居之眾乃大悅嗟乎此其度量豈非躬率貞壽公遺教使然哉府倅譚公來署邑事聞公賢則禮公鄉飲致書咸美詞云某幼時戲公側見公終日危坐腹便便垂與人言未嘗見喜怒少飲則微醺婆娑詠歌自娛平生長於歌吟今所傳流賊

華陽志卷七

誌第

十五

歌一篇摘辭悽惋彷彿子美兵馬等行其子眾或不率教公一無所問然竟莫識也公生正統壬戌卒正德庚辰享年七十有九娶蕭氏社州蕭仕冠女生子二長行義次尙義孫六人展策展道展圖展元展洪俱行義出展猷尙義出曾孫四人某某展道出客楚地汝思汝怨展猷出孫女一人嫁爲華田高恆七妻蕭孺人生景泰辛酉卒治甲寅自蕭之亡也公繼娶劉氏渝州劉密女生天順乙亥卒嘉靖庚寅始合葬於本里舊宅之墟卜咸弗吉丙午之冬余將上春官遂議遷十五年而余以大理丞歸省乃獲改葬而爲之銘銘曰在昔太邱

世稱長者不言躬行服德在野雅我隱賓綽敦風雅專經業儒老死屬下仰思古人公無愧也載其好述維蕭與劉始葬弗利爲我心憂既遷遺骸歲居月周我歸於京爰卜茲邱維公與配同穴相求乃採家乘以著厥縣鏡於貞珉永寶元幽

明處士劉君夫婦合葬墓誌銘

處士姓劉氏諱沈字文達世爲永豐秋江里人其先系出長沙宋時有諱某者登張九成榜進士官至提刑入國朝蕭菴公彬復以進士起家歷官雷州府同知有宦績處士大父也父諱景惠母王氏生二子長沈次即處

華陽志卷七

誌第

十六

士處士與其兄俱爲諸生以友愛稱仲父中山先生景霖師事白沙陳先生處士與其從兄文源文充輩早從父兄間聞江門之學即慨然有志嚮往其後今大司馬雙江聶公歸講陽明王公致良知之說處士企諸昆弟又俱往受學當是時邑中以文行道誼稱於父子兄弟間皆推先劉氏矣自後中山公死諸兄輩相繼以歿處士獨以一身皇皇其間凡其應答賓客和睦家族約束子弟皆恂恂然推誠開諭惟恐聽其先世家聲於是鄉之親黨友朋莫不嗟歎處士以爲眞不忝於仲父中山先生云早歲以文學有聲場屋後以家多故亦遂棄去

日號蘿洲居士暇日喜爲詩意有所會卽援筆呻吟然亦不役工也往一峯羅先生嘗因其鄉山水環抱如太極圖然遂以名鄉處士乃倡同志作太極書院功甚鉅又與鄉之人士月爲會大抵欲徵呂氏鄉約而推廣之辛酉之歲會羅冠簪入境處士攜其家避難邑城時予方宅居於處士相洽旬日然察其精神意氣已覺枵腹不類鬢昔未幾返其鄉其配李孺人遂病不起踰七日處士亦病卒於是鄉之親黨友朋聞者見者無不悲悼扼腕以爲處士善人天胡奪之遽又使其夫婦相繼以逝耶李出馬題州鉅族有婦德與處士終身敬愛子一人椿爲邑諸生娶同邑梁汝相女梁與處士相契最久故婚女二人長適樂邑流坑董待御之孫君和次適今郭大京兆之子負伊孫男二人以癸亥之某月日卜葬於本里某山之麓先期椿來乞銘且云亡父臨訣語不及他惟屬先生誌其墓石嗟乎處士爲人小心謹慎其所交皆一時名士子與郭君奎今儀部郎中郭君子安給諫鄒君子澐文學程君振之與其鄉戴君明衡李君直卿皆爲天道而臨訣之言顧倦倦屬意於予豈以予之言足以取信將來耶遂不辭而爲之銘銘曰秋江之濤兮蘿徑迢迢君奚所之兮不與爾侶

華陽集卷七

誌銘

十七

同招秋江之麓兮草木蕭蕭君奚所戀兮而與爾耦迢迢江之水兮秋愈悲我思君兮君不知勒幽石兮攜此辭爰考德兮庶在茲按狀處士生正德丙寅月日卒嘉靖辛酉月日享年五十有六配李生憲治乙丑月日卒之期前處士之七日享年五十有七

明處士艮山羅君夫婦合葬墓誌銘

往嘉靖庚寅余與今太常卿郭君時望浙江布政司左參議鄒君子濬企處士羅君時雍陳君多周同被選爲邑諸生處士在五入中年稍長顧肫肫有至性一時稱文學行誼必指目處士余四人既定交遂兄事之再踰年多周天死處士哭之慟其後四人者亦聚散無常歲戊戌余讀書雲門山中時處士與子濬企文學程君振之復克令并爭自濯磨期以文章功業顯著當時庚子歲僅往大比是秋郭鄒二君以明經入薦余三人旣不偶遂買舟歸同舟者凡十餘人友人湯應夫與處士內連要同臥寢夜次豐城黃土驢賊猝至持湯子怖之急處士倉惶不知所爲遂失水死賊旣退余二人覓處士不得或云赴水或云逃入鄰舟舟各散去黎明沿回上下詢之無有也又心度處士素老成多策豈以賊故遂不知自全耶二人急易舟歸踰日漏下始抵家夜半卽

華陽集卷七

誌銘

十六

往處士宅計事乃遣其弟輩赴豐城愬於官司果一宅人見處士僵屍浮水上去老人曰此必善人也收而掩之家人趨視之良然遂殮以歸余與振之往貸於陳氏得十五金備喪葬費後郭鄉二君爲代償之是年之冬乃葬處士於祖塋之側余爲書石納壙中處士沒二十餘年厥祀猶孺人卒別葬於後山去今又十餘年冢嗣承慶手其狀泣且告曰惟子先子不幸蚤世罔克章顯于時年平生行誼幸辱知於二三人長者惟是背棄不肖兄弟又大父母在堂無以爲養賴子母茹辛嘗苦勉承先考之志不肖孤二人不量其力之不可議啓

吾母附於先子壙側顧元室之銘未有所託幸先生哀憐之余聆其言悲之乃詳考其事世系書於石按狀處士姓羅氏諱靖字時雍別號良山自其先世俱以善誼著里中人國朝族祖甫以鄉貢士爲漳郡別駕曾祖啓憲以例輸粟授七品散官祖素麗父貺爲邑諸生以行誼稱母蕭孺人有賢德子六人長卽時雍時雍家故貧時食指稍繁蕭孺人勤於家故處士在弱冠時卽奔走四方爲衣食資其後以文學著邑中邑中子弟爭師事之歲獲數十金絲毫以佐家口蓋君孝友淳實出於天性然也君素有大志自少學於滄洲刺史鄒公已又從

大司馬韓公大司成鄒公問學日津津有成死之日與余舟次論議娓娓確然以遠大相期孰謂疇昔之夜心膺之談竟爲終身永訣耶嗚呼悲哉距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葬本里營盤橋孺人西坊湯才逸女雲南僉憲公克寬從妹也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孺人旣寡居艱苦備嘗上奉姑舅下育子孤多以紡績自給死者有知生者不愧殆謂是矣二子長承慶以文學有聲庠校中今爲邑廩生娶蕭氏次承佑娶某氏孫男一人應乾女孫二皆慶出附葬之日爲萬曆二年甲戌五月念二日銘曰吁嗟乎時雍朝昇于才胡矯于志胡厄于躬

亦有令妻撫育弱此業儒亢宗孰謂天道乘除往來茫昧莫窮瞻彼雙墳辭以銘之以告初終

華陽館文集卷八

前明大理寺卿吉安永豐縣宋公儀望望之甫著

舊刻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新刻裔孫與瑛

聲偉

族裔蘊輝等同校

紱

誌銘

明故吳母蕭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蕭氏楓山先生吳君之配也蕭故廬陵著姓其

華陽館文集卷八

誌銘

一

先有諱良輔者爲宋工部尙書生三子季曰化基化基生元芳始徙居長塘代有聞人大父諱振奇父諱云皆有隱德母同里劉氏以某年月日生孺人時蕭三世同饌姊妹未字者至十餘人獨孺人性簡重有女德從父太史公巨源深愛之嘗謂其兄曰此女他日必託名士已而歸楓山先生先生固儒者又負甚難姑楊性最悍孺人曲意承順未嘗一日失其懽心斯夕治女紅操杵汲甕或日不再食如是者十餘年而未嘗有難色其後楓山君連不得志有司編茅種樹爲終焉計孺人相與朝夕惟謹子二人長卽儀舜氏來鳳次來鸞女一嫁爲

段重士因氏妻嘉靖甲午之歲伯子與其壻皆以明經

起科江西報至其鄉鄰族仰莫不嘖嘖稱歎以爲楓山

君壽於其身而重發於其嗣人又莫不以爲孺人能訓

其子女相其夫與成其父孺人企楓山君聞之亦無喜

色布衣蔬食率如平常楓山君先孺人若干年卒孺人

悲哀不勝乃命其子儀舜曰汝父事儒以清苦聞未嘗

有所希冀於汝他日幸有祿仕得無忘乃父之志乎甲

辰儀舜就試禮部不第乃俛遵孺人命乞官得高唐州

學正孺人以道遠不欲就養居數年遷官蘇州府學教

授孺人復不欲往且曰吾爲汝父守此敝廬汝第勉于

華陽館文集卷八

誌銘

二

官毋相念也又數年爲壬子儀舜入爲國子監博士歸拜孺人力以就養爲請孺人不欲往如初久之儀舜亦無之官意孺人大恚曰汝第往俟一二年歸未晚也明年八月十有四日孺人忽以疾疾卒訃聞儀舜倉惶南歸卜以今年十二月某日奉孺人柩合葬于楓山君墓右其地卽府東門外草場園是也孫男二人來鸞出是歲余適在告家居儀舜氏泣謂曰某不幸不得終事吾母所冀以託不朽者非文無繇願子爲銘之子因念往爲楓山君作傳褒知於孺人甚詳及今之請也固不宜乃爲之銘曰東門之岡有鬱其阡是維楓山先生之

原籍人附之安以全我銘于室邇哉綿

敕封太孺人郭母吳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吳氏諱某中汝吳處士定舉之女大常卿郭君汝霖之母贈吏科左給事中中軒公某之元配也夫人方在弱齡即適然有丈夫志族長老見者共相嗟異已而歸給事公給事公故貧二親且老會連喪其伯仲朝夕忽忽不樂夫人一日乘間語曰子家故貧然吾視子非落人下者何不志遊四方以自樹立公長歎不答夫人笑曰子不欲遠遊得非念二親乎夫子不能事父母婦不能事舅姑何以爲人子其行矣并曰之事吾身

華陽集卷八

誌銘

三

任之乃脫簪珥爲行李費給事公遂北遊齊魯九河之墟往來數歲顧獨念二親天年高不得朝夕侍左右每家報至省夫人侍二親無恙則又大喜久之給事公窮困來歸益鞅鞅不得意夫人慰之曰子不見善博者乎彼有所負此有所贏奈何不更圖之公如其言遂南走閩之汀州州多深山大谷民以藝龍爲生他時販者率誑吾民謂厚利給事公乃以忠信約束其旅人人無敢誑吾民者民愈益大喜乃爭趨給事公前後往來于閩十餘年已乃大饒於貴夫人居家性粗糲浣衣艱貞勤儉多人情弗堪至奉二親敬養備至人尤難之未幾二

親繼逝夫人茹荼啜蓼極力殮殯給事公既歸且哭且謝曰非汝吾幾不爲人矣一時聞者莫不酸楚涕洟願

以夫人爲人婦法子三人長即太常君也次汝楫次汝梅太常君少時即堅苦自樹夫人尤常戒其毋以游惰廢學既登進士爲行人已奉使東省過家展謁相對悽愴以給事公不獲一見爲恨已又言曰子知感父母之恩即知念君臣之義太常君跪曰謹受教既拜給舍以迎養爲請夫人報曰子爲未亡人以不越閭闕爲職汝今爲天子諫臣夷險利害無所擇之又安得以老母累汝未幾太常君有琉球之行既得報無不爲太常君危

華陽集卷八

誌銘

四

者夫人獨曰君命天也吾子奉綸褒藉麟袍爲天子宣恩萬里外天固順之矣已果竣事歸見夫人懽特甚太常君爲給舍三年進吏科左給事中尋以報最贈厥考中軒公如其官夫人封太孺人太常君由給舍擢光祿少卿尋轉順天府丞改大理左少卿進今官仲則修其故業累家至鉅萬季爲邑諸生家貲亦饒夫人顧視諸子貴顯富盛無異居約時年八十猶紡績不倦平日勤儉齋至待娣姒僕婢咸有恩禮族部故貧者能多寡相卹以故卒之日宗族老幼無不盈巷嗟泣距其生癸治己酉四月十七以隆慶己巳九月十一日卒享年八

十有一太常君娶邱氏繼宋氏王氏贈封俱孺人汝楫娶劉氏汝梅娶羅氏孫男八人魚鼻魚禹魚伊魚龍俱霖出魚稷魚益楫出魚周魚曾楫出自鼻以下俱邑諸生魚稷以例補太學生孫女一貞英曾孫男三諫誦讀曾孫女一貞貞娶聘俱名族惟子與太常君少同學出同官於朝處則同相砥礪於鄉又嘗以族之子壻獲侍夫人于家庭間因知夫人夙諳女誠曉大義非近時人婦所及至于勸戒子孫表率諸婦又耿耿皆丈夫語子之往弔也太常君率其二弟拜且泣曰非子孰知吾母願爲銘之以彰潛德不肖孤之願也余既不得辭遂爲

華陽集卷八

誌銘

五

之銘曰於惟夫人蚤勤厥家艱貞慈儉含章孔嘉孝養舅姑相成夫子既稱賢婦亦曰令母偉矣令子位臚列卿馳封自天二親並榮於惟夫人既壽且康振振後裔食報允臧爰述懿德以表休光後有考者視此銘章

外姑邱孺人墓誌銘

往嘉靖乙卯予以御史家居嘗撰次外舅墓誌而外姑邱孺人亦將卜葬于本里圳口之陽內弟襄輩來速銘輒爲割痛言之葬且十五六年或言厥阡弗吉啓觀之良然外弟輩乃謀遷于軍山之麓去梅菴公墳一里而近從是家言遂以是年季冬之月將卜葬焉予時以御

史中丞巡撫南畿內弟襄輩走使來告願爲補書墳中之石嗟乎余忍銘吾外姑耶外姑生而端靜嚴整歸外舅甚宜于婦事其姑饒與王能兩得其懷心處妯娌仝族黨諸婦欵欵相敬讓撫諸子女慈愛備至御婢僕嚴而有恩又其性沈重外舅每與人訟孺人心知其失非故欲造事因者每每欵以好語甚至遭斥辱不少怨懟間私令人以好語語諸訟家卒得解然絕不令府君知人以爲難已而外舅卒而家貲日耗孺人茹悲含苦僅僅持門戶不至墜落捐金割產購軍山之地以厝外舅無少慘色丁未之歲余以進士畱滯京師孺人造其子

華陽集卷八

誌銘

六

襄偕余婦至未幾余出知吳門婦從如吳孺人遂以訃至聞之所親曰孺人之病也每念其子女遠去以是病竟不起嗚呼痛哉按狀孺人姓邱氏諱英邱自唐歷今稱舊姓入國朝以薦入仕者三人名嘉惠者領鄉薦授鄧州學正一峯羅公嘗稱爲邑中長者祖質愚父任魁與外祖梓璧俱以貴授七品散官遂聯姻云母吳氏同姊妹四人獨孺人純忱有至性平昔可稱述事甚夥禮婦人不外見予故不備著焉子三人曰襄曰表曰哀女一人即于婦以予爲御史貴封孺人萬曆改元之歲予督學八閩婦以疾卒于家故今外姑之更葬也于婦

不及與事悲哉孫男六人濤浚襄出淪沅泮淮表出夏
生三子俱不育孫女梅英適子從姪瑯爲邑諸生鸞英
許適子從孫憲卿表出蕙英適東湖劉迪吉蓮英尙幼
哀出曾孫女一人異貞濤出自濤以下俱孺人歿後乃
生距生^國治丁巳十一月初十日卒嘉靖戊申六月十
六日享年五十有二改葬之日則爲^國曆甲戌閏十月
十又四日也銘曰眉山之陽千室相錯誰其居之維邱
與郭二姓婚姻世若朱陳於維孺人婦德允貞作銘者
誰維塋中冰後有考者視此銘稱

明董母袁節婦墓誌銘

華陽文卷八

誌銘

七

董節婦袁氏處士董朝紳之妻邑諸生公輅之母今孤
孫行仁之大母也處士父曰某長子朝鳴以文學行誼
有聲諸生次即處士朝紳故業醫薄遊藝之曾昌以
病死於白澗灘袁時年二十有一訃聞哭欲絕已而歎
曰吾幸不即死然幸有娠吾以之卜之於天天不欲絕
吾夫必且生男吾將有以報吾夫於地下也已而子公
輅生是時初與伯季析爨翁姑俱在堂且老節婦盡力
承朝夕久之家事日落自伯氏以下咸勸之他適節婦
堅不從乃止正德辛未流寇劫掠邑城節婦與其姑俱
被執賊欲辱之乃持其姑號哭不已至被拷掠不少屈

已而伯氏挺身赴母難至吮母灸瘡血淋淋下痛楚不
自勝賊感其一門節孝遂盡釋之是時同掠人金軾羅
漸目擊其事其後乃大播於人口公輅既長治舉子業
遊庠校配杏園張氏生子行仁久之公輅亦卒節婦偕
其婦張氏痛哭如其初然是時家事窘迫甚婦姑二人
乃躬績紡甘饈糊拮据勤苦類非人所能堪會其孫行
仁稍長復以明經從諸生節婦乃稍稍自寬年八十餘
太保聶貞襄公傳其事尋言之邑侯海虞陳君達於當
道時巡撫吉陽何公檄扁其門曰貞節已而斬腰吳君
無錫胡君桂陽陳君咸循故事具廩肉相慰藉有加孤

華陽文卷八

誌銘

八

孫行仁復走吳越想金陵遍謁名公侈聞節婦事咸有
論著於是人無不知有董節婦矣歲己巳十月廿有二
日節婦以病卒距其生成化壬寅九月庚子享年八十
有八行仁以今臘月九日奉其柩附葬於三都楊樹塋
祖塋之次先期窆服踵門手其狀拜且泣曰先大母全
節令行賴太保公發之乃獲承諸君子褒揚休烈以詔
於後人今不幸至於大故惟是幽室之銘願先生賜之
則六母死且不朽然非不肖孤之所敢望也予諾之乃
得備讀諸所撰述并行仁所自爲狀因竊歎曰臣之媚
於其君與妻之媚於其夫其誼均也彼其循常履順罔

過難貞險阻卽有奇節茂行無由表見不幸倉猝遇難
利害存亡一動其心未有不辱身喪節爲世所刺者子
觀董節婦弱年抱痛卽託遺腹自誓此其志固可赴水
火蹈金刃矣其執職當不肯屈辱又何疑焉語曰天道
無親常與善人節婦既喪其夫又失其子婦姑相依茹
壺嘗苦曾不棄後凋之福彼所謂天道竟何如也然
余觀辛未之變孝子貞婦死節殉義如節婦所樹立不
止如太保公所云一二已爾吾宗蓋二人云今孤孫行
仁以一介寔夫徬徨四方思以文詞表厥來世則節婦
所遭際蓋亦獲報焉是又不可謂不幸也是宜銘銘曰

華陽集卷八

誌銘

九

從一而終婦之經誓死不渝節乃成茹壺嘗苦利艱貞
彼誰者婦合厥靈有美董母方弱齡喪父在疚難爲情
兩世遺孤百感并婦姑相依影弔形嗟哉董生早明經
徬徨四方遊公卿仁文考德樹芳聲吁嗟董母哀且榮
保孤託遺全令名後有考者視茲銘

墓表

明奉政大夫禮部儀制司郎中前刑科給事中泉

厓聶君墓表

聶大夫既卒之歲諸孤奉其柩安厝於邑西遷營鄉賓
慈山之麓於是兩太常卿郭君書其行陳君銘諸幽其

於世次出處之際備矣伯子石旰守棟復走使訃京師
丐余表厥墓蓋余三人皆與大夫締兒女姻又莫逆也
其何能辭嗟乎予於大夫之歿也蓋重悼其負才不偶
而其志卒無以暴於時云大夫方束髮時仲父少保公
以進士起家宰華亭縣大父水雲大夫厥考丹徒公挈
大夫從如華亭少保公延師教之六父固讀微多異才
日授書畢卽押諸練僕勤生射飛擊刺挽強聞則學鍾
王法帖讀孫吳子等書意蒸蒸嚮之至程以舉子業非
其好也丹徒公私矚之則大恚嘗痛楚之極水雲大夫
與少保公奇之私謂丹徒公是子非羈勒才遇王良造

華陽集卷八

墓表

十

父則逸駕往矣久之連舉嘉靖乙未進士居京師京師
貴人多少保公故時交好大夫以通家子見輒娓娓論
世事大之兵甲財賦小之閭閻疾苦言對甚悉時方議
儲養館閣當路使人道意不往旣出爲丹徒令以才能
起諸令上居常以嚴法繩約羣下議賦均田皆身自督
察羣下人無敢爲姦時章聖皇后梓宮南柩巡撫歐陽
公計曰辨此非丹徒不可大夫至不旬日諸務悉具歐
陽公奇之歲庚子冬召爲刑科給事中居諫垣未踰月
卽論罷大同撫臣人以爲當明年九廟災又約同科給
事中胡汝霖御史李乘雲疏劾諸大臣不宜徐徐赴災

語涉譏切上怒其言不遜杖於廷竟謫丞建平尋得丹徒公訃倉惶奔歸時少保公以薦起知平陽有保障功再謫歲陞潼關兵備副使亦拂衣歸大夫性固簡抗既免喪以不能俯仰遂遲徊不肯出然亦喜談當時之務比少保公以平陽謫還繫都下大夫時薄遊蒼梧得報問道走數千里省無恙則悅赴部補丞曲周尋入爲國子助教會北口薄都城大夫從大臣守北門多所陳說時以大夫有文武才遂改兵曹主事未幾少保公既以薦起貳兵部尋以例改禮曹少保公既正本兵泰和歐陽公掌宗伯大夫時改儀制郎中凡兵戎大事典禮儀

華陽集卷八

墓表

十一

章二公皆倚重之當是時大夫以一身往來父師間凡所咨謀皆國家大事無論寒暑立爲代草諸所題覆或多阻礙則往關說政府必得當乃已大夫既熟悉邊陲遠近利害大小將領賢否或後當成敗一一如所決策其在儀部如議親王國除卽應罷去府事疏屬宗室犯罪宜隨在置閑宅以散處其黨將軍五世以後女嫁良家子止稱宗婿云云皆宗伯公指授卽爲具稿罔不當宗伯意未幾以類進萬壽表箋誨逐還杖落職不數月少保公竟亦謝事歸厥謂大夫時方待以不次卽去不踰年且卒復會柄臣子世蕃以大夫嘗嫚罵衝之遂

與所親信招撫遺議禁錮之於是中外始側目大夫矣或謂以大夫之才假令務自馴謹委之事權令其獨當一面得盡究所欲爲其於國家邊圉制置之畧未必無可觀焉徒以英氣陵轢人爭忌之遂致一蹶終棄豈非命哉嗟乎史遷不云乎世之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數惟爾儻非常之人稱焉大夫位不副其用志不逮其才今之惜大夫者亦多稱爲古之側儻不羈人也彼世之用不用豈不嘗又何足云哉大夫諱靜字子安別號泉厓又自稱懶巷道人其平生履歷以別有誌述子特表其大者如此

華陽集卷八

墓表

十二

處士養拙張公墓表

往余以大理右丞守制家居泰和張子文豹過從子遊久之豹父樸山君廷挾堪輿家言訪子恩江之陽談吐連日多儒生慷慨激烈之語繼出諸名公所贈履山詩卷然後知君之爲人殆昔人所謂進乎技者矣去年夏余歸自閩中張子乃致父命丐子表厥大父養拙公之墓子諱之及讀子同年友真定郡守文溪李君司鎮與其族人冬官大夫玉屏君峯所爲志狀然後知其先世履歷蓋所從來遠甚公姓張氏名正暉別號養拙其先有汝明汝賢先後登宋元祐熙寧間進士爲司諫御史

皆執國史世居邑東之畫錦坊數傳至別駕君煥始徙城頭自養拙而上三世俱不顯然皆敦行謹為鄉里所重養拙父嘗病疫傳樂日甚家人多惶懼走詣顧獨侍湯藥不去尋得愈人咸異之兄二人嘗析產獨委頓瘠公終身退讓未嘗以減讓故失伯仲權平日與人排難解紛是非曲直無不胸臆拂己者或銜之不已顧也親識中嘗以厄難求貸還其券後其人竟不償亦不之較鄉人以爲難居嘗念先世文獻殘逸乃捐貲合族人續修譜牒既病其脫略復輯家乘若干卷藏於家書錦坊火或冒認之公令從子輩直於官時同姓者欲賂之不可奪平昔雅嗜名賢墨蹟若同邑劉君七星鴻蕭君梅谷敬德皆與爲忘年交晚厭市囂督耕於鯉舍山莊時較盈縮以貧鄉人或貧死者助之棺其慕義無窮類如此一日蕭衣冠往拜嘗所往來談接甚洽暮歸與家庭老稚爲款款語意若永訣者少頃就寢奄然告終鄉邑縉紳咸詫異之黃門平川郭公應奎讚公像云世以巧競公以拙養細懷抱嗟彼伎倆嗟乎若公者古所謂醇樸性原人也昔史稱逸民如由光之倫詳矣然其人與事不少概見獨賴其言至今猶足使人興起愛慕然則春卿君父子勤勤欲余表公之墓意固如此云

華陽館文集卷九 墓表

華陽館文集卷九

前明大理寺卿吉安永豐縣宋公儀望望之甫著

舊刻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新刻商孫奐與

聲偉

族裔蘊輝等同校

統

傳類

楓山吳先生傳

楓山先生姓吳氏諱成字九成世爲吉之永豐人其族

華陽館文集卷九 傳記

姓散處繁盛自壽卿翁始居楓坑里中稱楓坑吳氏先生生九齡而母氏俞孺人卒厥考鞠友府君乃更娶廬陵楊氏遂徙如廬陵年十七補郡弟子員每試輒居優等然先生業有大志不屑與時輩爭逐視世之富貴利達泊如也往督學者試先生當次廩已爲舞文吏更置之人以告先生先生第不言久之舞文吏事敗露矣然亦竟無所言人以此多先生長者先生以行誼聞郡中而家益貧友人患之以自於富道欲廩之乃亦竟辭不受屢大比輒黜於有司先生固不恚也始先生從厥考依於楊左右奉養無缺又畢力佐諸昆妹婚嫁年四十

餘尚僦屋以居會當道奉詔毀郡邑諸祠於是郡中
士指率以謀於郡伯得廢菴一廡居之先生往與故工
部主事周君仕友善周故饒於貲又先舉於有司則願
以其廡爲助其諸庖廚餼農工畚鍤田池苑牧之
類咸綜理周官乃以書致先生曰仕誠不敏願慕於季
路之誼惟執事處之先生以書謝曰予聞古之淡交也
若水亡之猶愛也以德雖執事有命僕則不敢與聞如
是者至周先生不獲已一應其請至則謂周君曰執事
固將養我乎士各有志願更勿以爲意也月餘遂辭歸
無何故廡災祝舊成告先生或譏以爲矯抗先生皆不

華陽先生集卷九

傳記

二

聞日與生徒講學譚藝至忘寢食已乃葺茅屋數椽以
居因題之曰植木齋春住編茅待雨過意豁如也家人
嘗怪其不治產業然顧好施予嘗入城見一人攜幼饑
行顛死適有惠蜀蜀諸物計可易數日食即推以遺之
又嘗遠遊行江畔一人被祟駭溺水中同行者皆驚怖
辟易先生獨不懼至以手力援之卒得不死其他急人
之難往往如此蓋其天性然也一日郡伯徐公冠慕其
名往造焉相與款晤良久因誦植木齋春之句亟歎息
登車而去時省中方榜先生校書聞使者至輒避匿山
中人竟莫制其公願者所陽人也以制科高等出外

廬陵下車月餘即躬詣先生詢以政務是時傅公年始
二十餘以才能知名顧獨禮敬先生時論高之每歲鄉
飲郡執事必加禮先生乃固謝不出貳守季公本軾其
廬強起之至則雍容揖讓成禮而退是日環橋門觀者
如堵然是時年且八十有五矣宅傍多植橘柚尤許種
瓜入至以東門擬之給圖賦詩至盈細帙所著有平園
雜詠若干卷彙多散佚往甲午歲大比先生冢子來鳳
儀舜氏合廬塔段重士國氏咸以明經入薦眾以爲食
德之報云庚子冬十月十有六日先生卒享年八十有
七儀舜氏既終喪則以母蕭孺人命出爲祿仕始攝高

華陽先生集卷九

傳記

三

唐州學事以聘典應天文術遂改官蘇學所至以風節
自持人士爭敬憚之且與余同爲豐人又同官於吳朝
夕相得權甚一日揖謂余曰吾視子當有聞於世願爲
家君作傳然余方弱冠時即知有楓山先生爲邑中長
者今少司馬雙江聶公亦爲子亟稱之有劉公紳者高
士也往以禮部郎中居於家避地於郡傍金牛寺中歲
餘人無知其爲郎也然劉公顧獨交於先生劉公死先
生至爲位哭之又云先生始居約時其所交皆當時名
流及登仕籍雖至親厚者亦不輕作書問其自重如此
予聞之喟然太息益思慕其爲人然則傳先生者宜莫

如余矣論曰昔魏文侯問相於李克克對以居視其所親窮視其所守云云世常以爲知言若楓山先生者果何如人哉方其與周君仕者友也固皆欲立名義不侵爲然諸君至周君以居假先生則毅然辭之不以親暱易其志周君故負氣不相下先生往往面加規砭卒能始終相成爲邑里所重時以二公比之管鮑然管子方貧時每分財輒多自與臨歿與桓公訣又多短鮑叔之爲人予嘗以此少之繇此言之先生殆加管子一等矣先生行事頗眾余不暇論著著其大者

苦卓居士傳

華陽集卷九

傳記

四

居士姓王氏諱國賜吉之泰和人也其先世居於長沙南唐保大中有徽爲吉州法曹因家廬陵之甲村傳數世至啓相始徙如泰和梅岡宋咸淳間諱應午者始舉陳文龍榜進士而父子兄弟舉于鄉者蓋三人云人國朝來由薦辟鄉貢各二人自居士以上三世皆不顯然有隱德薦紳先生多稱述之諱學漁者居士父也而號履難公履難公性素嚴毅居士爲童子時或有小過必錐楚之履難公每從容言曰君無他男幸以念之履難公歎曰此非爾婦人所知也蓋自是居士終身凜然如立乎考君之側敬憚矣居士自少警敏弗羣日誦

數百言比長從師受學恆走百餘里外乃竟以鮮兄弟遂棄去依於二親不願學爲仕久之里中子弟聞居士行誼高乃相率受業於黨塾之間居士於是日與里中子弟講授詩書多引說大義俾各有所悟倍雖曲學雜訓亦明白辯論必使其不詭於正而又時時誨以孝悌退讓之行以故里中子弟往往化於其教而日變其悍厲爲醇之習至于今里中言善教者必曰王先生王先生云當是時族里惡少習見居士肫肫有至性每投以狙詐狡媚之術日語其所有以居士莫亡疑也然居士雖覺之亦皆曲意含受或以理論遣之終不欲發其

華陽集卷九

傳記

五

人陰私及至人有過失則又每每面加規砭不少貸見有私議人短長者卽讓之曰汝第不自見耳奚議人爲俗故以夸毗巧詆相加尙居士以忠信直行砥礪其間而朋姦侮習者務以是非相攻訐冀以激怒居士居士聞之不較也久之族里輩亦往往化于居士而終其身未嘗有闕迕之患歲時親戚餽獻必手自記籍報之亦如其禮或多過之者居常布衣蔬食性素善飲然非遇賓客未嘗設酒至於輪納公賦則唯恐後往丁亥之歲邑中大饑有司議行賑貸邑令張公寅姑蘇人也有治才因廉知居士爲人乃託以給貸貧民饑民賴以全活

甚眾令顧謂居士曰吾聞活千人者當有後汝往識之居士蚤歲饒於貲其後有子六人皆令事儒又各爲擇師俾往受業供給往來絡繹不絕而家事亦漸窘迫及人以窘迫告則往往哀憐之囊中有一餘錢必以貸於人而又不甚責息或其人果貧不能償則爲焚其券時家口頗眾有祖遺田百數十畝歲時督率家人耕作咸能高高下下以盡地力歲收其入供祭祀治賓客畢婚嫁而又葺廬舍以居子眾自一椽一瓦皆躬自庀度而其費則取諸力田羨餘者其後居士連有孫男數人又究心小兒醫醫皆有驗宗族或貧不能醫者居士卽往視之亦如視其諸孫未嘗有厭勸心以故人無不多居士長者久之諸文學乃白居士行誼于邑博文先生先生聞於邑丞余君乃致書請居士鄉飲居士固謝不至癸卯歲大比仲子鳴臣舉于鄉明年登進士居士乃大喜曰吾於今乃可見吾祖父矣其年冬十月遂遽疾疾大漸因泣下曰吾平生無遺憾唯一見仲歸卽瞑目矣然是時鳴臣氏已拜松江推官會母顏氏猶人屆六十初度乃便道歸壽二親歸未至廬陵而居士沒已旬日享年六十有四先是居士嘗自稱曰吾幸承先人餘業無叱咤之親今雖有子眾而又皆往來游學余性又不

吾一日安佚其躬於是自稱曰予苦卓人也其亦居士不食讖云壬子冬儀望入爲內臺御史而鳴臣氏已拜給事中歲餘二人者素相善也于是給事君每爲余言苦卓先生之爲人未嘗不泣數行下也已言曰子其爲先公作傳予應曰諾明年余出按河東未幾給事以三載績上天子嘉之追贈居士徵仕郎工科左給事中其配顏進封太孺人與其姑同出廬陵薊城忠臣環之後有婦德褒命咸美辭云子男六長舉臣後居士四年卒次彥臣次卽給事次哲臣禮臣元臣俱補學官弟子子按宋史士公祐事太祖太宗以陰德見稱而其子文正公旦遂以相業顯於景德祥符間其於天人報施之際何其明著也方居士之筑筑子立也族黨翬僉伺覲而動者何可勝道而居士一不之較至其仁心所至慕誼無窮斯又奚泰於前所云聞今其子給事君嚮用明時朝廷大議多所裨益其將來事業未知與文正孰先後然居士之所以責報於後人者則旣可觀矣子故樂爲之傳如此

南山居士傳

邑有居士曰邱鳳誥氏世居太極鄉之平溪其先有諱子強者國初以人才起爲餘杭丞有宦蹟載一統志而

邱氏寔顯矣自子強至居士凡數世居士生頭角屹立身長七尺餘比壯游江湖間東走齊北走燕又西走大梁卒往來齊魯宋衛之墟居士則又善論世事凡所至人皆折節下之於是居士名聲藉甚已而挈載南歸宗黨嫺戚咸具衣冠操酒食日往來稱賀居士因謝曰子少不能事儒而業於商今父老視予所得孰多夫儒與商非其相懸也將其名異耳商之道仁以子之義以取之順時變操盈縮得之不喜失之不戚其與儒者所稱何異於是父老人人稱善居士既連治居室畢婚嫁已又輸粟數百石于官曰某誠不敢獨私其有以爲諸大

華陽館文集卷九

傳記

八

夫憂時邑令朱公核其事當道寵以冠帶居士顧不好也正德戊寅鄉里盜起居士首倡民兵設計勦除郡守伍公大奇其能自以爲得居士晚然居士素剛信爲鄉人畏服人有過輒面折之不少貸已乃深自韜晦平溪之南有地數十畝其先府君嘗欲居之於是居士遂徙如南枋屋數十楹葺牆垣樹樹木居所負山曰南山自居士始徙其地曰吾固南山主人也故人稱居士者必曰南山南山云今居士年且八十餘步履強健如少壯人子甚訝之子三人其仲卽余所交大順氏也歲戊申余以進士畱滯京邸大順氏寓書余曰助不佞辱交于

丁執事維家君隱德執事業許爲之傳幸卒圖之嗟乎世常言范蠡乘越政恐其禍且且夕至遂託爲陶朱公以自解去今以居士仁予義取之說觀之彼其所爲殆亦有道存焉孔子云使回多財吾爲之宰彼聖者猶或言之今爲儒學者必誦商爲商者亦多營儒固其所見者異耳豈所謂通論哉語曰善取者必善予居士散財好施總家敦族咸有法度且以儒業訓其仲子顯大居士者必仲也予故爲傳其事俾後之人其有式焉

處士邱一鴻傳

處士邱一鴻氏少有異才嗜學不劬未幾得內傷疾輒

華陽館文集卷九

傳記

九

廢棄博士業篤意養生之術已而病得愈然卒厭棄世事布衣蔬食若將終身居前面山帶溪紫迴清冽有石齒齒幽興所至輒盤旋石澗之濱常誦摩詰詩云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卽婆娑起舞欣然忘倦遂自號爲石澗居士而人莫之識也久之聞大司成東廓鄒公講學青原之麓遂攜衣相從已又從羅太史念菴氏游二公皆當時號大儒處士以布衣往來其間益自奮勵歸卽以其學試于鄉人鄉俗故尙氣勁致獄訟逾年處士時時說以利害皆鑒鑒中肯綮久之人皆感服然性嗜淡泊又好爲徒行不欲以酒食騁從勞鄉人以故人

之予往過外舅家處士以姻姬輒從予遊探奇尋幽
嬉遊連日扣其中若脫然於世味者予灑然異之及遣
其子從予門則戒之曰吾少業儒以窮廢卒無以償吾
志汝勉之彼觀其意豈真忘情於世哉今夫世有幽貞
之士抗情山谷跡跡衡門譚世道者或不之取焉然予
觀古之高人志士或笑傲夷門或託跡蓬蒿或輕去萬
乘之貴或長揖人主之前彼豈有所憑藉亦各云其志
也已矣以處士之才不即避夙疾得發揮其志意彼其
所爲或亦有可觀焉噫此豈可與淺見寡聞者道哉

陳氏一門三節傳

華陽縣志卷九

傳記

十

侍御史河南杜君奉命按八閩至則以黠貪汚獎賢良
表節義爲首務惟余不佞以視學至乃謁君於漳郡越
三日辭去侍御君因謂曰海上往以亂故郡縣吏言境
內婦女死節事甚夥乃其事皆下督學使者然率震閣
不報似非所以崇節義端化本也執事其圖之予應曰
諾于是盡發故牒下諸郡守久之漳郡守羅君青霄報
言南靖縣陳氏三節事皆質驗不妄予曰有是哉遂亟
報於侍御君君覽而歎曰一門三節世所希觀惟予將
藉以報于天子雖然是不可使無傳焉乃發贖金命有
司脩其墓而屬督學氏載厥事于碑以風示來世嗟乎

此豈非仁人君子所用心哉謹按南靖縣故民陳資偉
妻林氏同邑鄉貢士林唐女資偉歿時年二十九子漢
在襁褓夫亡七日產遺腹子湍家貧甚乃鬻嫁時衣物
爲喪費費盡姑憐其少寡欲嫁之林氏剪髮自誓指
天泣曰婦去置二孤何地且婦欲自經數矣所以忍死
者懼陳氏之不血食也祖姑聞其言悲之歲時祭祀賓
客教養二孤俱以紡績自給守節踰六十年鄉人歎慕
如出一口提學副使金君立敬行部至廉其事乃給米
帛書節壽表其門嘉靖辛酉八月廿又三日饒賊攻陷
邑城林氏年九十四子漢已死湍應貢都下惟孫茂馨

南靖縣志卷九

傳記

十一

侍左右林氏曰吾今可以歸見於亡人矣時茂馨妻許
氏偕其女陳二姐度賊至不得免乃與茂馨訣曰吾母
女不可爲不義辱祖姑老君第扶去冀或可脫免吾死
不恨矣會賊至母女俱投井死賊倉惶不知所爲乃舍
置茂馨令扶老嫗走仍爲吊取二屍付之十日後始獲
殮面如生嗚呼烈哉許氏死時年二十九故峽江訓導
許浩然女陳二姐年十四鄉人聞者見者無不泣下事
聞郡守杜君嘉孝爲助葬之前軍門都御史游公巡按
御史李公移文優卹甚厚仍批允題請褒異未報再踰
年林氏亦死年九十六一門之內三節果然如秋霜烈

曰豈其祖姑婦孫平日精神意嚮薰蒸漸染故能超
誼不俟詔訓且子侍御君歡賞不置亟爲表章于世是
又不可謂不幸也然其日蓋有本學訓導會安邦妻孫
氏赴火死云訓導爲江西零都人孫年十六歸訓導爲
繼室閭中新遭倭亂山寇徧起抵任之歲賊圍城急孫
言于訓導曰君儒官也非有地方膏脫有不測願自爲
受吾則有死而已明年城陷賊執訓導刺之孫度其夫
不得免卽赴火死之其子三俊哀號伏地賊爲感動相
率救孫氏屍付三俊後訓導亦得不死撫按既覈其事
乃厚資給之俾歸葬於鄉嗟乎死生亦大矣彼世之口
華陽集卷九 傳記 上

鳳峯羅隱君傳

湖西有隱君子曰鳳峯居士甫弱冠能文章試諸生諸
生中望見居士長軀聳立言動必循矩矱固已灑然異
之與之語又博涉羣籍爲文有奇氣於是諸生中目憚
居士以爲青雲可立致也當是時居士兄弟四人皆以
績學爲諸生居士又毅然儔人中其心愈益自負然性
顧沈重亦絕無自矜態人士益以此多之故家巨室爭
延致爲子弟師嘉靖戊子督學趙君淵試居士文奇之
拔置第二當次廩爲同列人見詒竟奪之居士固不較
也企後昆弟繼卒悉以同父產推置之幼弟早棄諸孤
則爲之教養婚配母夫人天年高居士竭力供朝夕喪
葬皆如禮唯謹有司上其行於督學使者每至輒優勸
之癸卯成督學陸公讀其文歎曰此績學士也拔之首
廩之久之居士亦無意進取遂棄去日處蓬室中及暇
讀書賦詩咏歌自娛居嘗憤曰自吾先世以勲業聞望
顯著仕者未室不競開禮公起兵勤王載在史傳當咸
化治問伯父奎以文章領省解頤頤一時璧以鄉薦
歷官東昌同知先考章郎公以明經薦高等從兄一舉
先生擢掄魁官史局文章直節望于海內至于小子
兢不敢失墜今兄弟繼死而予又不得薦于有司而

先人駿功盛節中絕於予是小子之罪也雖然古之人苟能躬孝弟砥忠信養恬愉安靜之節皆足以善世而藏身彼汲汲抱關之倫觀其意豈真欲與世絕哉亦各云其志也已於是優游泉石無復希世呈榮之念居所對曰鴈行山居士每往來其間輒徘徊竟日曰吾鴈峯主人也鄉之人皆呼爲鴈峯先生然竟莫之識也內弟襄圻於居士每過予輒言及之予固素善居士者因採其事著於篇俾後之知居士者庶幾有傳焉居士名介字彝輔居湖西吉之豐邑人

華陽館文集卷十

前明大理寺卿吉安永豐縣宋公儀望望之甫著

舊刻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新刻裔孫與瑛

聲偉

族裔蓮輝等同校

紱

傳類

族譜列傳

敘曰長老有言先世有美而弗述非孝也無實而侈聞

非公也今按舊譜歷世綿邈中多牴牾而又缺其世次遂令前代遺德泯沒無傳悲夫余近考佚記及以得諸故老自順公而下乃頗可採著發微闡幽各論述其行事庶以考見先世造家之難若其他諄德亂俗及細行一二可述者時或附見使後之子孫得並考覈明鑒戒焉

諱順甫翁者宋度宗時人性倜儻有奇節會元有天下法禁疎闊鄉里動以仇怨相報復公乃團鄉人爲保正之法各村人咸受公約束凡欲有所爲必慮公以爲不可鄉人鼠竊狗盜者翁廉得之聚眾褫其衣裂而書之

羣兇人日銜公謀欲害之翁平日養一烏騾愛之凡往來親朋間飲即大醉巡迴乘騾歸家人出視之則翁坐騾上駒騾即雷翼日翁往里家會飲雖不欲行翁策之曰汝欲信而翁耶以首伏地爲悲鳴狀翁不之省會晚歸則羣兇人竊公首以去并殺其隨行者騾望見村口即大嘶不已村人往視之則翁猶危坐騾上血遍汚騾身乃以木刻首殯翁墓嗟乎自元入主中國雜以夷狄之俗士君子處其時苟其人行道才智足爲鄉黨得乎然獨怪騾之能護翁屍以歸豈不謂天道哉

諱榮可翁字順甫翁子也順甫翁及于難翁乃散財結客欲報父仇竟莫能得翁後折節讀書通五經大旨然故不欲仕收其餘產以長養子孫當是時族之閒戚以貲產相高下翁以家世舊族敦訓子眾動以禮法相率子眾非衣冠不見家聲稍稍復振平居喜吟咏藥多散逸今所有有餘溪雜咏諸篇音調清逸讀之令人歎慕不置其載家乘錄遺時不造竟以布衣終其身惜哉翁嘗創五經書院以教授子弟復割常稔田三十畝以贍族里子弟之貧者一時學者多所興起與邑中能詩

翁爲詩社翁詩多含蓄藹因散去故不得備著云

諱原慶翁者榮可翁長子也慶翁爲人腴腴有至性蚤以勤厚起家佐其仲事儒業又以其餘貲葺廬舍治賓客爲里中富人自元季兵起也里中陳海以賤裔起兵社洲凡富人多被屠戮翁乃與昆弟族眾避匿山中如是者數年會我明遣大將常忠武王徇江西師次吉安陳海等皆以兵降投行省參政尋殺之翁乃與仲輩歸視故居凡先世所藏故籍散逸無有存者然是時翁收其餘產應詔稱上戸卒無子乃以仲次男爲嗣蓋予五世祖仲翁也女一贅吉水下璜王氏重威割其產半與之王亦舊族今子孫漸耗矣

號中隱翁者榮可翁仲子也諱普字原忠中隱翁爲人有厚德蚤歲博涉羣書銳意進取遭元季昏亂遂不欲仕至正初守臣薦公於朝公以疾辭不出我明之興也愆元季法度廢弛以文法操約下吏翁乃絕意於世狃中隱書院招延文學以訓迪子眾既老乃著像贊以見意按宗人侍御原端所撰行畧云處士居餘溪爲鄉邑著姓由宋元以來多忠厚長者以詩禮相承故族大以蕃至處士凡苦于世矣處士生而穎敏幼有志操才識不凡稍長清修勵學博覽書史尤善詩賦至於博奕奇玩澹然無所好及壯將志於用世值元季兵興奔遁四

出後守臣薦公才可大用意以疾辭迨過聖明一掃區
宇得復舊業而君已絕意於進取矣拓貲財廣田園復
初中隱書院日喜與賢士大夫遊館舍間招延文學之
士訓諸子孫未嘗有所厭倦倦焉提誨戒飭莫以弗
墜厥家聲此其行概可知已右狀畧如此嗟乎吾家先
世故籍梓遭兵燹惟侍御君所著翁狀手書猶存又翁
像貌甚古一僮持書數帙立傍香几各一每歲三月望
爲翁生辰族之子眾卽展翁像設奠羅拜至今不廢云
諱仲玉公者中隱翁次子也出爲伯氏嗣爲人嚴毅簡
默蚤從中隱翁受詩已乃棄去從伯氏商于鹽鹽亦往

華陽先生集卷十

傳

四

來江淮楚蜀間公有丈夫子二諸孫輩又皆岐然巍然
井井振矣無何公復盤持餘貲從荆楚入蜀入蜀十餘
年乃更多買妾婢爲終焉計有女一人嫁爲蕭氏婦蕭
氏者泰和人也久之公竟客死蜀中歸葬十八都龜形
或云葬墓頭事詳高大父傳正德辛未之寇也盡火其
家廟今公生卒竟莫能知幸我有言三年不爲禮禮必
壞自宗廟毀至今又數十年因情就陋禮甚缺畧予觀
仲翁之事益感焉

頃於故隱始
獲生卒補入

高大父諱正己仲玉翁次子也生而有至性與人處未
嘗假顏色弱冠喪父而伯氏者又十餘年不歸母黃孺

人日夜思念不置公既請行會伯氏於荆門乃相與收
所得貲以歸是時諸父輩各治居室公乃與伯氏計念
祖舍地隘偏當遷遷莫若徙如西於是卜之吉乃購財
治居特高大其門令他日子孫可容駟馬伯父見之則
大恚曰我不知若等矜大如是且始事者我也若不令
我共遷視吾居又特大何也諸昆弟乃私於伯氏曰先
君遺言仲後必大今仲已客死兒曹復勤厥家茲又遷
於新也卜之當有興者先君命之矣而又何恚乎於是
伯氏稍稍解矣久之黃孺人年且高公昆弟不敢離左
右然公竟先黃孺人卒時年四十五後十餘年伯氏亦

華陽先生集卷十

傳

五

卒先大父每言高大父性嚴急貞壽公已有婦矣九泉
然侍立終日一日貞壽公執箸失謹翁一擗其掌盡赤
高大母泣曰君教兒子當如是耶翁叱曰此非爾婦人
所知未幾翁遂卒餘見貞壽公傳

往高大父之卒也貞壽公蓋弱冠云公諱邦鉉太母黃
母劉皆寡居仲弟六年季弟四年貞壽公脩眉高準額
額豐奇少授詩學官弟子治聞強記力事儒業考君既
歿以大母母孺人故於是始輟學事予曾大母李孺人
乃盡出其嫁時衣物佐公治生久之遂與從兄商于荆
襄淮揚間語具伯氏傳中公既得伯氏制鉞卒如左使

王公言不輕售未幾斂乃大缺往醫之獲利數倍居久之家遂大饒然是時尚有勞數百未收息或勸之往公歎曰天道忌盈况人乎予茲微時恆恐不能紹於先人今幸有常產以長養子孫尚可求應餘昧止足之訓乎先是江南歲數饑斗米數百錢朝廷採納廷議詔下各郡縣凡富民募義願出粟一千石者詔旌其門三百石以上者慰勞有差於是邑令盡召諸富人置酒大會令奉觴揖諸富人言曰有能出粟如詔者坐上以次至貞壽公令笑曰君豈宜坐下貞壽公素謙謹不敢當令遂置公中坐出粟四百石久之事聞於朝有羊酒絲帛之賜公嘗於歲歉時因諸富人多不貸粟公歎曰粟賤則貸以求息貴則盡以轉糶是何忍也於是仍貸其常粟於人而以所贏粟收以待糶於是里中人無不陰德公者先是公仲弟少而能文公大奇之年十七仲竟以病卒乃撫其季時愛之是時翁有丈夫子二年六十餘以母劉孺人命析其產爲三令季與予大父昆弟各爲業每日公侍劉孺人以次就三家養子服咸濟濟秩秩內外無間言而貞壽公事劉孺人又最謹劉孺人年既高凡一飲一食非公侍側不能飽至尺布寸穀未嘗不手自省視以進暇日則觀諸子取讀書時時口占短詩戒

子取墓有所發悟縣大夫兩請公鄉飲公辭曰予鄙人也曷足煩執事及使者將命則俯伏再拜謝其謹厚如此未幾孝宗皇帝踐阼詔天下舉高年者德賜冠帶粟食於是有司按公年踰七十往輸粟於公累貸於鄉人德甚厚又於例合乃貽詔書函以致公公乃服冠帶置酒大會賓客是時余大父隱聞公業已應詔授七品散官父子以布衣一時並蒙恩例大夫士咸作世恩堂詩美之配李孺人者蚤承內教與公齊德時以比之龐公夫婦語具外傳公歿後二年從子敬爵公以易經起科後五十四年曾孫儀望舉進士

次者從大父隱賓公各以次受券畢高大母則命隱聘君拜已令拜伯氏貞壽公夫婦已又令余大父從大父拜如初禮畢日高大母權甚高大母日與貞壽公夫婦就養三家時伏臘兄弟子眾稱觴上壽欣欣如也進食衍衍如也高大母既以天年終隱聘公事伯氏貞壽公謹愛命子李孺人如事高大母平生未嘗敢以嫂呼以孺人書撫已故也隱聘君少有志操年三十餘貴乃大德居左有隙地稍微隱聘公請於貞壽公曰吾欲構別業以奉志訓又以顯吾伯氏貞壽公笑曰季能乎吾無以佐汝隱聘君曰能且不待佐貞壽公則大喜時

華陽集卷十

傳

八

高大母劉孺人尚無恙隱聘公治居既成乃奉劉孺人及伯氏夫婦居堂上劉孺人權特甚貞壽公乃更洗酌奉劉孺人觴已言曰兒始如季時尙行行僂僂於江湖波蕩中今季如是吾殆不如也劉孺人愀然曰非汝季何能爾乃命隱聘公更酌謝伯氏是日遂命其堂曰奉萱以志喜也隱聘公有子三人其仲即敬爵公也敬爵公少有儻才隱聘公乃教之事備密迨乙卯以易薦江西鄉試高等報至隱聘公大喜已乃泣數行下語人曰惜不令吾母與伯氏見之明年敬爵公會試禮部落第歸隱聘公謂曰吾聞丈夫當以遠大志汝能往從

大學與四方豪士游奚古人弗可至者敬爵公跪曰敬受教語具本傳明年丁巳敬爵公竟卒於大學計聞之日隱聘公慟哭幾絕久之乃蘇已言曰天乎天乎自吾先世皆有厚德而未嘗有顯人今始發於兒兒去我何逝已又大恸幾絕久之公遂大憊已乃語曰脩短數也賢不肖人也兒固賢者也策名天府又有聞於大學兒不死矣吾又何慟於是復彊食勸數年季子復蚤卒公始哭季如哭其仲已又復自解每日則起焚香自誓曰吾以解罪且冀於後人邑大夫素聞公賢乃致書請公鄉飲公始辭如貞壽公已彊而後出爲大賓云正德辛

華陽集卷十

傳

九

未公年七十有六精力尙健是歲六月流寇猝掠境中公生長太平報至則以爲誑已然諸寇業已殺人於螺螄嶺矣於是家人踉蹌扶公走公叱曰汝第云吾不畏也須臾數賊突入堂中公猶整衿危坐賊舉刀厲聲曰汝何人公徐言曰我善人賊問善人日何事公曰日誦經耳一賊從傍言曰第取經看公度賊不甚解文字乃盡取所藏先世圖籍翰墨示賊曰此經耳諸賊以爲然欲舍之已一賊復從外來諸賊皆羅拜堂下復問如初其賊乃取觀所云經則皆圖籍翰墨乃怒公以爲詭己既而索公公又不與遂逮繫公行至壯州伴赴水死賊

曰此詐耳遂遇害已乃盡火其室廬先世所藏故牒遺墨無有存者傷哉予觀余家自中隱翁而下莫勝於貞壽公隱聘公昆弟矣隱聘公歿後至嘉靖丁酉蓋二十七年曾孫龍復以易經起科

大父隱開公者諱龜昂貞壽公長子也母曰李孺人隱開公生有異徵與從父隱聘君弟隱賓君相去皆五歲而又皆偏癡不羣貞壽公大奇之遂令各治一經公與從父治尚書隱賓公治詩久之隱開公不樂治經遂棄去與從父隱聘公皆治生業爲富人而令季專治詩爲學官弟子隱開公爲人慷慨多大節凡遇弟子有志操

華陽先生集卷十

傳

十

類己者則喜特甚其猥瑣隘狹者每每叱去之不與言以故家族子弟見公者莫不畏憚爭鬻慕矣隱開公既大饒於家乃益治居室多輿馬又以金銀飾酒器凡數十鎰其所藏書邑中所稱富豪人憲宗皇帝末年度支奏邊儲不足是詔下諸郡邑凡富人願輸金若干受職各有差等司官以禮相待仍復其家終身隱開公遂應詔輸金以例授七品散官當是時予曾大父大父並捐貲應詔兩蒙恩例鄉人莫不誇詡訓戒子孫願以公父子爲法是時同里傅德音先生以二千石老於家而諸以例授散官者凡若干人又皆邑中所嘗稱賢者

于是諸散官議以每月朔望爲會供設甚盛久之太守公亦來主會每飲必首太守而大父輩各以齒爲坐次已乃繪圖摹像太守公論著其事冠於卷首余家所藏圖亦毀於火公爲人不苟然諾凡義所當予傾貲囊無所顧惜每出貸於人不瑣瑣較錙銖以故人償公貸惟恐後有不能償者度其人果窘甚則爲焚其券族里有貧者卽與貲爲生亦不問息平日喜子弟讀書予伯兄年十六選入爲諸生公大喜卽割田贖之曰諸子孫事儒者皆如例公卒後二十年儀望復爲諸生往來遊學供給或不能繼余母太孺人每歎曰使大父在兒兒出

華陽先生集卷十

傳

十一

人士前且以爲麟鳳且以爲寶玉而奚窘困若是比余弱冠往見大司馬聶雙江先生時先生以二千石家居因謂予曰子先世多忠厚長者我猶及見令祖蓋魁梧奇偉人也子勉之余聞先生言退而執弟子之禮今儀望寡昧弗類幸爲天子近臣追念先世積德累仁以發於小子而才劣行薄無以表見於時吁可懼哉大父配郭孺人有淑行語在外傳子三人其仲卽先大夫也隱賓公者諱魁爵貞壽公次子也公生而脩軀偉貌貞壽公夫婦愛之稍長與從父伯氏三人從里中先生受經頃之伯氏與從父皆棄去爲富人隱賓公治毛氏詩

甚篤雖織訓外傳亦必研磨曩括居久之乃選爲學官
弟子時學官弟子望見公狀貌都甚扣之經又博曉羣
其莫不大奇公以爲青雲可立致也然公治詩雖專至
爲文辭則又雜用諸傳語以爲必如是而後詩無遺義
其里中諸弟子治詩多不如公專或稍稍融會大意爲
文每試輒反居上而公愈益治經不少休如是蓋三
十年而卒不能利于有司貞壽公既死公乃仰天歎曰
嗟哉悲乎某所以專心治經爲進取計者爲吾父也今
吾父已死而吾母年又高吾又何能俛首從諸生後余
且知終無以報吾父也蓋自是公不復就諸生試矣方

華嚴文集卷十

傳

三

爲諸生時母李孀人佐公治生故費亦大饒去祖居僅
百餘步創屋數十楹辛未之歲流寇盡火其祖舍子眾
咸咎公所構居不宜置前又右而叩公歎曰是特易耳
遂令眾移之舊址仍與從父伯氏子孫並居之竟不問
直眾乃大悅嗟乎此其度量豈非躬率貞壽公遺教使
然哉府倅譚公來署邑事聞公賢則以禮請公鄉飲致
公咸美詞云儀望幼時戲公側見公終日危坐腹便便
垂與人言未嘗見喜怒少飲則微醺婆娑詠歌自娛子
眾或不率教公一無所問然竟莫識也平生長於歌吟
今所傳流賊歌一篇摘辭慷慨彷彿子美兵馬等行公

既老乃卽其舊宅之墟爲坐葬且二十年予病其地弗
利乃遷公夫婦遺骸藏之冀力圖改葬公有子二人孫
男亦眾皆不能繼公志彼所謂天道又何爽也
嘉靖四
十一年

余與公曾孫汝思始改葬
于邑南二十都觀嶺已山亥向

存於先生諱穩字敬爵隱聘公第二子也爲人沈靜寡
言笑然生而有儁才自爲童子時卽能多誦往古傳記
時從兄隱賓公治詩甚專乃公固不欲治詩則從里中
陳先生受易弱冠遂補學官弟子久之聞東湖劉先生
俊易學高又其先以易起家進士公乃復受易於劉先
生劉先生既闢公文則大奇之謂羣弟子曰宋敬爵才

華嚴文集卷十

傳

三

甚儁吾弗及也羣弟子私與訕曰劉先生豈耗乎彼尙
賢子耳先生乃自以爲不及何言之諄也公聞之愈益
自勵若不知同門或訕之者當是時公雖以文知於劉
先生比督學試則又數不利以故父兄輩疑公實無所
有一日置酒會諸文學則命公取所爲文以示客實欲
試公也公固謝曰文無有於是長老輩則又大誚讓公
而公亦竟無所言予大父隱開公私怪之一日則之公
讀書所竊矚其所爲公方檢所爲文次第熟視已卽焚
之隱聞公馳入問曰汝所焚何曰月課耳聞何焚曰已
得之矣於是隱聞公則又喜以告從父曰阿仲實非無

有彼所用心者內也居久之邑令車公以名進士來治我眾盡召諸生試之讀公文大奇之遂置高等諸生則又私相訕曰某試文視吾等不逮遠甚而令何言之諄也公聞之愈益自勵又若不知諸生之訕之者明年因治乙卯當大比督學者先期來試比試則公又置後列於是公卒無以解諸訕己者又不敢歸見長老是時公獨與先大夫坦菴先生相懽先生於公爲姪行而年稍長則謂公曰阿叔誠能料其文當某某乎公歎曰汝不見蘇君乎但有舌在耳何足以料某某頃之有郭君者先大夫外舅輩也以制滿當起文補試先大夫往說之

曰舅往試乎曰然有與俱者乎曰無有先大夫因進曰吾叔某實無所有比試不利日鞅鞅如有所失願因公行爲介何如郭君曰可然欲試則何由進先大夫曰誠於公文附一病起數字入見則以授吏彼督學者日校士不暇豈暇復計他耶郭君曰善於是輒歸謂公曰君可往矣復助之貲公不得已遂往既督學大奇其文自以爲得公晚既入試乃盡吐所欲言遂以是年入薦第二十二人報至邑中諸人士莫不相顧駭愕然後歎服劉先生知人而車令果非苟許可者是時公年二十八明年會試禮部不第歸即往襄南難語具隱聘公傳

中時國子祭酒劉先生震合六館之士試之拔公第一於是過以公文示九卿間且以爲他日董賈不讓也公既以文名大學大學生無識不識莫不願交下風而公顧嗜學益苦明年丁巳十月遂以疾卒卒之日祭酒公率六館諸生爲奠哭之各以金若干爲賻同鄉尹公襄等實經紀其事尹公後爲翰林學士是時公配徐孺人扶柩歸葬公生二子皆夭徐孺人乃命從子號顯軒公者爲嗣語詳孺人傳

先大夫坦菴公者諱聞義隱聞公仲子也母曰郭孺人孺人始妊公時夢庭中植竹數十日光燭然以問隱聞公公曰此吉徵也已而生公公生而頭角屹立稍長從邑中陳先生受毛氏詩九喜湯史傳等書然不喜爲舉子業已乃棄去公自爲孩提時即恂恂有至性諸凡穀米錢帛賦役徭差以至祭祀賓客之需親戚慶唁饋遺之費盈縮巨細咸總於公唯謹是時伯氏則日與諸富人子弟往來宴好而性又不能煩瑣動輒奔走勞頓季則愿慈猥弱大母郭孺人又最愛憐之以故公於昆弟中勞勩最多久之隱聞公命公與伯氏季氏析爨割產令以次取券公所券頗便利大母意在季也卽推以讓季季又欲得宅傍果園又卽讓果園於是大母慍甚然

是時公昆弟雖已析爨而所謂煩瑣助勦奔走勞頓之事公代之亦如其初嘗夜被盜隱閉公被執盜以劍怖之甚急家人皆驚走避匿公乃挺身顧代徐給賊曰汝等勿怖余嘗有金銀取錢帛賊許之公乃推隱閉公去卽引賊入其室往取錢帛而令一賊持公公固有膂力聞賊入其室一擊而仆大呼曰急去救至矣賊倉卒不脫於賊矣自是隱閉公病悸數旬乃愈正德辛未有廣寇之亂公倡率鄉眾與賊戰賊引卻時太平日久民不習兵明日賊率眾復來眾遂散走賊盡屠其居里人以讓公公笑不答公嘗以事游湖襄歸有一男子來詣舟眾不肯容公憐而收之後男子別去私謂公曰予湖襄巨盜也故來覲君囊物今見君至誠不忍害因泣下解囊爲別無何舟中俱染疫癘公初不忍也供給藥物罔所不至既而公亦病篤舟中人泣謂曰若等竊公生若等今公卽不諱若等獨生頃之一黃衣人來問疾連於背脊上下處針之遂得愈尋遣人謝之竟失其處眾於是乃知黃衣者固異人也己卯宸濠反江西公爲仇者所執買草連糧赴江西軍門當是時兵勢搶攘人情洶洶未定咸以爲公行禍且巨測於是里

中親戚長老聞之爭持芻蕘來助數日草已數十艘公竟慷慨就役以歸然亦不復懷所嘗仇己者撫臣奏言江西賦役不均遂案行清田之法邑令辟公督丈公循行阡陌悉力經理時有富人餽蒸鵝爲勞公卻之以勞諸役者諸役人亦卻之曰毋令公嗤也平日以行誼著邑里中於是邑中諸有行誼者凡若干人結爲昆弟傅太守公韶爲著約禮論美之約禮者言凡聚會慶唁講好締婚姻通財急難皆約於禮也然自當時所稱行誼諸人則已莫不推公爲最雖諸以行誼稱者亦皆自謂不及蓋公篤實恭謹侃侃無他腸至於今鄉黨宗族故舊嫗嫗下逮里胥隸賤村氓田卒無少長貴賤語及公未嘗不相與歎息至有泣下者公自遭兵燹貧苦漸耗二十四五年間歲計田收以食家口葺廬舍治祭祀婚嫗而予伯仲輩又令出就傭業館費日不暇給久之伯氏爲諸生無成而仲又連蹇不利然公亦不以爲讓也當是時公辛苦治生如綴敝衣未嘗一置欣戚其間見族黨昆弟經營產業錙銖必較公視之若無有也見子姪輩力學業儒公愛之若己子也儀望幼時有日者謂是兒當貴公於是日夜望其成人稍長知誦書矣則又日夜督之誦書誦矣則又時時引說大義令有所

啓悟一日侍公讀漢史至項莊舞劍事輒歎爲高祖
危之羽欲烹太公因歎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分羹
之語高真少恩哉每讀列傳等篇多所論說自是儀望
稍稍喜讀史蓋公之教之也公少時能鼓琴與能琴者
凡十一人爲友此十一人者皆邑中所稱長者予宗蓋
三人云一日儀望設琴於几乘間請曰大人素善琴能
無意乎於是公欣然爲鼓一再行其聲戛戛然多激烈
慷慨之音余聽而請曰敢問此音何音也公熟視良久
太息曰小子識之非汝所知也蓋自是公不復鼓琴矣
甲午之歲諸君子講學青原儀望請行公喜曰兒往師

華陽先生集卷十

傳

九

聖賢吾復何憂是年督學者拔之首廩之公又喜既省
試下第歸公寬之百端明年乙未五月公遂病病方劇
則命移正寢斂襟危坐諸子諸婦號泣拜奠畢公遂逝
嗚呼痛哉黎明宗老昆弟子眾皆來會哭既乃相謂曰
古昔先民隱德懷行不得列秩於朝則必私相追諡以
表哲勸俗公秉易直之性備和懿之德處己不貳與物
無忤蓋坦然醇德君子也請諡曰坦菴先生眾議既同
乃命予從兄龍大書於旌始治斂具嗚呼痛哉此五月
十日也公卒後十二年爲嘉靖丙午儀望始舉於鄉明
登進士出爲吳縣知縣辛亥冬徵入爲河南道監察

御史壬子春銓部以縣最遂贈公爲吳縣令文林郎其
年冬儀望巡河東得過家祭告於墓道後七年儀望以
御史積滿乃循故事乞改今秩于是公改贈文林郎河
南道監察御史嗟乎予嘗讀史至古所稱逸民之倫詳
矣彼其始皆以躬蹈孝悌忠信退讓之行倡率其鄉人
至於以義奉公積施救患之事亦時有之當其時郡邑
大夫探行勸俗親見其所爲若是往往形之論奏而
遂獲蒙褒嘉之典如其不然則當時賢人君子爲之論
著其行事其後並得列於史官如今列傳所云是二者
或不一遇則雖德懷由光行抱申奇鮮不沈埋草野渾

華陽先生集卷十

傳

九

沒困窮矣悲夫悲夫以予觀於先大夫坦菴先生方其
挺身脫父行出乎烈士推產讓弟跡同乎先民誠心待
物化及乎兇殘扶眾遺疾事感乎異人臨難不辭急勤
王之義一餽必卻明奉公之節至於忠信布于鄉黨恭
謹著于士類稽古蓄德俟命達生自孩至老恪勤無間
可謂彬彬篤行君子矣徒以隱身窮約抱志林泉名不
薦於郡邑禮不登於贊校雖大道若誦亦足以悲先君
之不過也然惟我考君之行問之鄉鄰人誦之問之士
士人信之問之朝天子嘉之儀望纂述譜牒追憶先志
備爲論著冀他日或得列於史氏如昔所云則儀望不

孝之罪其殆少道也夫

顧軒公者諱好義開菴公中子出爲存菴先生後者也始存菴公卒于南雍徐孺人以節自誓未幾其所生男亦夭徐孺人乃擇其伯氏諸子中爲後曰必某乃可公既出嗣遂能伺察徐孺人意嚮所至曲爲承順若不令孺人計慮其非已出也比弱冠卽能治家家日裕徐孺人固吝出納每防公或私於所生乃公事其考開菴公與母邵孺人又能曲爲贊助而仍不致徐孺人謂其有二心也語具孺人傳中年二十餘納室得賢配明年伯子霖望生正德辛未闖寇大掠境徐孺人被執公望見

華陽先生集卷十

傳

三

之卽出其貲賂賊曰吾母寡居又病不當驚怖願以身代賊感其意許之公乃負徐孺人由間道入山中避之嗟乎此其時倘一有顧忌心何能挺身赴賊如此哉公既多男子皆令事儒伯子與余先後爲諸生其所交遊皆一時名士每至家公卽具酒食款遇之比伯子以丁酉薦江西鄉試高等人以爲好士之報公平生能知木

事之見子弟能自樹卽喜動顏色諸親戚弗立者必極言戒諭之年六十邑大夫錢君嶧禮爲鄉飲賓明年丙午儀望復叨鄉薦時公已抱病月餘然踴躍惟呼若

其疾未旬日病發遂卒子四人長卽霖望三子今皆爲諸生孫男十餘人吾族稱子孫眾多惟先大夫及公二人其平生履歷自有誌述茲特著其大者焉

伯兄號靜軒諱敏字展才先大夫思菴公長子也母曰嚴孺人兄生十一歲而孺人遂歿予母太孺人之歸也撫兄不當已出兄稍長卽出就外傳始受易於大園陳先生壽已又師西濠陳先生策二陳先生者皆邑中嘗所指名者也兄年十六以無錫邵二泉先生選入爲學官弟子大父隱開公企先大夫喜特甚久之聞邑中郭先生登行誼高則又遣從郭先生游而供給往來常數十里外大孺人每雞鳴輒起辦饌食惟恐兄或一時不得繼餽也兄爲弟子二十餘歲竟不利於有司久之殊無意進取尋亦罷去乃後則事家人生業然亦拙於盈縮之算貲亦無所贏而先大夫中年勤於家兄亦不能有所佐益斯亦拙者之驗也兄五十後始舉子先大夫頗有承孫余之出仕也兄益敦行誼爲族長所稱述壬子冬余出按河東過家與兄相見甚懽余因爲兄聘子婦得舊族以子爲先大夫家孫故也余以三月別去久之得家報自都下知兄別余數月卽謝世矣嗚呼余尙忍言哉偶續家乘遂爲兄作傳余之痛可知也已

華陽先生集卷十

傳

三

余自癸丑春披河東其冬乃考舊牒作家乘其譜序例義內外傳始脫稿明年揭還適從兄霖望歸自南宮出以相示多相參覈丙辰冬余還朝先期兄會試南宮復不第相遇於淮上與語七日別去兄在都下暴得脾疾明年丁巳六月自淮抵家疾劇遂卒訃至于哭之哀乃披兄履歷於家乘嗚呼子尙忍敘吾兄耶兄諱龍字霖望別號滁江願軒公伯子也生而穎異年十七補弟子員未幾遂有聲諸生間與今儀部聶君侍御艾君給諫陳君爲文章交歲庚寅今大司馬聶公以二千石過家講陽明先生致知之學兄首與二三子往從之遊遂

津陽文集卷十

傳

三

執弟子之禮余時從諸生後每聆兄發明師說多所啓悟嘉靖丁酉今少師大學士徐公督學江西兄以文見知遂置首選是歲以易經薦江西鄉試高等戊戌辛丑連會試禮部不第乃往業南雍時鄒東廓先生爲祭酒兄日與四方同志聽先生講論少暇則與朋輩會宿於各僧舍志甚懇切其後乃究心醫理堪輿家言所得諸書皆手自鈔錄數年以來又喜談孫吳諸家嘗自謂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丙午丁願軒公憂其後累赴春官不第人或勸之仕俛而不答予之會於淮也兄畱淮且數月余察其病可虞力勸之歸乃竟以漕運大臣畱治

兵事敏精竭神遂至大憊平生篤於孝友與人交傾倒懇至余束髮時嘗從兄學易相與切磋垂十六七年余之成進士也十餘年間往來宦途與兄一晤於吳再晤於都下其後謝病家居聽兄所論說則盡變少時所云謂聖人之學以自見本性爲超悟而以繩趨尺步爲迂腐以抵掌談兵爲經濟而以忠信謹守爲桎梏淮上之夕與余坐至夜分談及少時事予扣之曰兄謂二十年前學問與今何似兄笑曰吾從前工夫做得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近覺此身受用當不止是余因請曰願兄從孝弟上充而大之則通神明光四晦亦儘敬受用兄笑

津陽文集卷十

傳

三

不答嗚呼孰謂兄別余數月遂齋志以死瞻昔之談未知竟以余言爲何如也兄子三人二爲邑諸生平生履歷別有誌述茲特著余所知於兄者以俟後人有破焉余三兄西溪居士展業先大夫侍御公之叔子也兄性素醇謹幼讀書喜涉獵諸家言又喜爲五七言詩願不能舉子業年三十餘乃去爲子弟師主處之零都蕭氏處蕭氏六七年敬愛有加久之乃謝去往先大夫之喪也居士奔哭自霄所得塋金卽付余治葬事會于舉嘉靖丁未進士兄扶持太夫人如京師余壽拜吳門令太夫人從如吳居士扶持至京口別去明年己酉兄復來

吳省親時予守官不敢失尺寸乃上下頗相信兄喜甚
余歷官既久兄亦漸植生理衣食僅無累其天性孝友
特至爲人謙謹和易終其身未嘗以一言得過於人邑
中長老子弟無不雅敬愛兄間居語及兄必稱爲長者
是時季兄亦以善行稱於鄉里余自爲御史至遷大理
丞兄無恙事苦鄉人余之居京師也太夫人處城中
兄乃攜余嫂入城朝夕奉侍如弄嬰兒狀甲子之歲兄
年甫六旬邑大夫將以十月之朔禮以大賓會春中偶
得脾疾爲醫者所誤竟以九月不起享年六十卒之日
自里族四方鄉氓村叟無不傷悼流涕咸曰善人不永

華陽集卷十

傳

三

如天道何既葬儀望拔涕爲之銘子三人皆爲弟子員
其仲先育予長室郭夫人所誥履歷墓誌已備茲不載
載其一二大者如此
余四兄西岑居士展基先大夫侍御公之季子也生而
有至性稍長習舉子業已乃棄去爲人疏直簡易侃侃
無他腸平日喜讀史稗官諸書又好讀醫家言余母
太夫人妊兄時避寇匿山中艱苦備嘗於余昆弟中最
愛憐兄兄之疾也以太夫人喪故哀痛特甚遂至大漸
平日謹於言語舉止斷斷如也閨門之內肅肅如也自
余入仕途兄足跡未至公庭亦絕不以毫髮爲鄉里所

與三兄西溪居士蓋煥德云卒時年五十有一葬邑
西十八都黃柏山余爲銘其墓子二人一爲諸生女一
人隆慶戊辰改葬二十五都與先大夫塋相望云

華陽集卷十

傳

三

華陽館文集卷十一

前明大理寺卿吉安永豐縣宋公儀望望之甫著

舊刻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新刻裔孫魚璣

聲偉

族裔蘊輝等同校

紱

行狀類

明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謚貞襄

雙江聶公行狀

華陽館文集卷十一

行狀

嘉靖癸亥冬十一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雙江先生聶公卒于東臯私第從子儀部郎中靜經理其喪殮甚厚尋以訃至都下於是嗣子錦衣千戶璇上疏言臣父某幸得備位樞府叨階一品前後蒙皇上恩賚甚渥茲不幸至大故乞比照往例給與卹典以假寵於先臣以昭皇上推念臣下至意臣不勝幸甚明年三月儀部君乃奉公柩淺殯于邑東五都之仙女塘以俟啓土卒事既又泣謂儀望曰子從先公最久願爲狀其行將請銘于當時鉅公以垂託不朽子既不得辭謹按聶氏在晉時諱達義爲新淦尹因家邑之挈埤其後由挈埤徙永豐

磊源遂爲吉之永豐人至宋恭甫始徙邑之下市元末

諱達和又自下市徙雙溪在永豐三徙而氏族益繁衍

高祖諱敏瑞國初以督運客死其妻楊氏守節自誓長

有二孤曾祖濬公諱汝璣祖巖公諱日聰考水雲

公諱玉治水雲公以先生貴封文林郎華亭縣知縣妣

鄭氏封孺人水雲公生二子長即五嶽公諱洪後以子

儀部郎中諱績封如其官次即先生諱豹字文蔚以成

化丁未正月十三日生于雙溪里時室中忽有異光異

菴公心領之遂命名曰兒苟立必大吾門此名所

以志也年十歲即穎敏不羣十六督學無錫二泉邵公

華陽館文集卷十一

行狀

二

取爲弟子員一見大奇之又明年甲子娶夫人宋氏是時父水雲公家事日落莫至爲先生師友費即傾貲醫產不少顧惜鄭夫人以爲憂公笑不答先生學既成每竊歎曰子荷不第何以報二親劬勞語已輒泣下一時同學見之多所感激是時陳君唐甫延先生訓其子陳故富家先生令其折節讀書卒由胥監官至州守正德丙子先生年三十以易經中江西鄉試明年丁丑登進士第是冬以例給假歸省既歸即杜門卻掃慨然以古人自期庚辰春就選吏部授直隸華亭縣知縣華亭在東南爲鉅邑官是地者往往易爲染汚先生至則首禁

吏胥草積年民皂嚴防衙宇不得與外事一時夙弊頓清久之名遂大著華亭錢糧舊額八十餘萬自正德庚辰以前未完折色多過蠲免經收人役往往乘機侵騙莫可蹤跡先生廉得其事乃收各役問狀具悉遂盡寘於法追還官銀一萬六千兩有奇米五千六百餘石其餘長多收秤頭銀至二千六百兩悉爲追奪隨申補積年拋荒逋欠并備賑濟上下稱快有富民許震私置金醬餅中糞以啖先生先生隨置之法一時豪猾斂避境內大治邑之水利在西鄉者低下水宜洩鄉以東稍高仰宜蓄水溉田先生訪求利害延禮知水利者撰次圖

華陽先生集卷十

行狀

三

說乃悉力疏濬修築通計濬過塘港三萬丈有奇築過堤岸減十之六又創總會冊以稽賦額造歸圩冊以驗實在并查出餘田一頃七十餘畝以補墾荒百姓至今賴之每聽訟日旁午焚集一鞠輒得其情法有難更難勢豪不得干請情有可矜卽嫌疑必爲伸雪每歲審編徭差悉躬自查對吏胥斂手備行文書而已其修理文廟建名宦鄉賢祠皆捐俸倡義不以苟簡將事在縣三年積穀至一十九萬餘石復業人戶至三千二百二十三戶撫按以章薦先生者凡七八人先生才既高治縣多暇倦倦以興起學校作養人才爲事今師相徐公在

諸生中方弱冠先生試其文大奇之曰此宰相器也時同被賞識如徐君南金張君承憲楊君世賢子亨數十人俱收置門下於是郡諸生楊君沛夏君允中王君教等又數十人亦願執經又考取儒士二百餘人拔其優者如包君節孝兄弟何君良俊良傳王君球吳君培等十數人皆朝夕受學先生親爲講說動以古人道德可師者風勵之明年提學御史蕭君鳴鳳至校士其所賞鑒皆出先生門下蕭君笑曰雲間素稱文薈君一網盡矣是秋諸君薦南畿鄉試多在高等明年少師公以進士及第入翰林爲編修前後以利第起家躋膺仕凡十

華陽先生集卷十

行狀

四

餘人其餘亦各以文章氣節表見于時癸未冬乃以任滿給由赴部時宰有欲用先生爲吏部屬至遣人畱之先生力辭復任乙酉始召入爲福建道監察御史方試職時卽上疏論司禮太監張佐違詔收補內監工匠又劾兵部尙書金公獻民特郎鄭公岳受邊將金爲東廠所獲以賄得不發覺二公尋罷去旣又論禮部尙書席公爲弟乞畱翰林入臺數月疏凡三上皆人所畏忌不敢言於是直聲振於時是年以華亭績如例馳封其親夫人宋氏同封孺人尋差往應天等處稽察馬政明年春按應天乃上疏條陳馬政積弊大要欲將江南拋荒

田畝逃亡丁口從實稽查免其依養將原額種馬變價入官候其復業成熟別議召買常年額解馬價仍令實在人戶包賠各處草場無分養馬與否核其荒熟肥瘠量爲起科計畝均納照舊收貯州縣各准該年折色馬價云云其考核羣吏激揚諸司尤所留意是歲乃往謁陽明王公於越相與講良知之學先生於是銳然以聖人爲必可至其後以書問學於王公公深歎先生任道之勇乃爲書復之丁亥復命未幾遂差巡按福建戊子春入闕至則振紀綱察吏治抑豪右懲姦慝一時貪墨吏多望風解印綬去鎮守太監趙誠橫暴難制先生移

文按察司查其冒費驛遞趙誠懼尋又奏革市舶而以少監師章代爲鎮守暴橫頓息漳州詹知府龍溪黎知縣貪聲久著先生下車卽首劾之建寧守陳能已遷去其贓私狼籍特甚先生因追論之陳誦詐善賄尋以疏自辨執政欲反中先生乃復上疏論之陳竟罷去閩人快之每有訪拿其諸惡跡卽妻子且不知者先生動廉得之一時兇黨咸自首受罪郡邑吏稍有過舉先生卽發覺之其所注措如神設鬼施不可端倪巨寇鄭新盤據漳泉官兵勦之數年弗克先生以計擒之地方始安旣又應詔陳言四事大要謂今提學官宜做成周造士

遺意分德行經義二齋以端士習其次清寺田以備貶卹嚴官籍以均徭役考官餘以勵風節其言皆根極治本深切時宜而事多阻格識者疑之是春復以書往謁明論學躋躋數千言公復書具悉所云旣又建養正書院射圃亭於會城羣八閩秀士教之重刻傳習錄道一編二業合一論大學古本以訓迪諸生先生在閩持法嚴正風裁凜然以此起名當時然亦以此取忌於人明年己丑以期滿候代建寧遂上疏養病所著有巡關稿尋得報陞寧波府知府遂兩疏乞休不允會改知蘇州府明年庚寅先生往守蘇州至則首興學校正風俗問

民疾苦禁革賭博裁抑豪猾吳人舊以豪縱自喜初不甚便其後乃帖然安之蘇爲東南首郡舊稱難治先生處之裕如日羣諸文士於學道書院和與切磋如今大宰嚴公訥祭酒瞿公景淳大中丞王公忬章公煥給事中顧君存仁儀部陸君師道皆先生所取名士郡治前繪二十四孝事實於壁以風百姓民有兄弟訟者先生令往觀之已訟如初先生曰是頑民不可化者乃重羞辱之卒感泣悔罪蘇有巨寇王子家者坐官舫糾兇徒爲寇於平望射潰間已攜妻子匿泖湖中先生乃遣人於漁舟偵之不旬日卽擒置於罪太倉州巨盜龔淵龔

錦爲患海上先生密遣人獲其弟錦而淵遂逃匿已乃
縱錦吳人譁然未幾淵兄弟果私往來其家先生遂并
擒之人乃... 有... 子不孝先生故責其子婦不
色動先... 遺人伺之果有與婦姦者掖婦以
行隸人... 之遂服至於經理驛遞分撥夫役各有
成法一... 便都歲織... 扣羨餘以備支費先生悉
嚴草之... 卯十月治裝入覲會考君計至次日卽就道
倉庫因... 局鑰不改其所治裝具卽付代行者蘇人至
今稱之既宅... 凡所治葬祭俱遵古禮稍暇卽受徒講
學於是邑之人士咸執業問下服既闕上疏乞致仕甲

華陽館文集卷七

行狀

七

午六月尋丁鄉夫人憂自是杜門不出前後凡十餘年
庚子辛丑歲南北科道游震得那如默等會薦先生是
時達虜連歲犯山西乃起知平陽府于家會伯兄丹徒
公喪先生不欲往時從子給事中言事落職奔計抵
家乃趣先生行以其冬十一月如平陽先是虜謀言欲
侵平陽先生至府庫空虛募兵築隘一無所備乃謀於
僚友士夫請之撫按行各州縣備羊酒於富民量爲勸
借以舒目前於是臨汾等三十七州縣民人郝尙能等
共輸銀貳萬貳千餘兩蒲州儀賓蘇仁因繼室悍妒乃
誣仁姦義男妻稱言仁且持數千金賄當路冀脫罪久

之仁遂成獄後仁累告願濟軍餉贖罪先生廉得其事
乃自巡院許之令納銀五千兩於是大修關隘塹山堙
谷列壘崇陞郭家溝冷泉靈石等處屹然天險矣又募
義勇張等五千二百人河南礦徒八百人皆厚其供
給衣甲器械使爲己用已而虜果入鴈門徑趨平陽
犯郭家... 芳等開關延敵殪虜囚二人虜咋舌
失計遂... 介休境上先生又爲三邊總督書與總兵
雲... 大兵不日且援山西令善射者直冒虜營戒
令見... 將牌面書騎俱棄去佯走虜覘知平陽有備
又得所爲書牌遂大驚棄營遁去時郡城方告饑乃設

華陽館文集卷七

行狀

八

粥於近城寺中民就食者日以數千計又增浚城濠築
南關外城以工役獲全活者又數千人啓土之... 得石
枕一鞭一鑑一欵文云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時以
爲應在先生同知許樾有記企平陽功成巡按御史童
君漢臣特薦之給事中劉繪又薦爲邊方都御史會今
上有平陽何狀之問輔臣介竊嚴公亦疏薦堪任巡撫
於是上益知先生可大用矣先生當虜警旁午日親戎
事猶時與方伯亢思謙企舉人陳嘉言嘉談阮師瞻
侯劾古劉光啓秦健與各州縣生儒崔汝孝等數十人
朝夕講學不輟修平陽古今人物題名記冀以勸勵諸

生是年冬作大學古本臆說明年癸卯陞陝西按察司副使兵備潼關先生遂疏乞休拂衣南歸所著有知晉稿先是僉事許勉仁遷自同知與先生舊僚又拜門下既爲親臨復執禮如初先生初不忌之平陽功成時論皆歸先生許不能平乃以勸借及處蘇仁事騰謗於都下會寧許公入其言遂附成其事於是科道交章拾遺奉旨著山西撫按官從公查勘先生遂堅臥不出一意受徒講學其後撫按官查其支銷冊籍無絲髮滲漏往反三四年至丁未歲巡按御史始題覆前事卻議且將用先生矣會執政夏公入謗者言擬旨逮先生錦

華陽館文集卷七

行狀

九

衣獄既被拷無所驗明年九月又奉欽依行巡按御史覆勘是時尚書西磐張公在雷都大言於眾願以百口保某無他未幾夏公亦被罪下獄相對赧然乃知其禍起於浮議先生畧不爲動所著有被逮稿因辯錄幽居答述等稿既巡按御史黃君洪昆勘至於是謗事悉明白矣尋得旨落職南歸時己酉春正月也明年庚戌逆□卒犯都下皇上震怒乃降勅切責諸臣不任事者遂用少師徐公薦特召先生爲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整飭薊州軍務既得報即慷慨就道至九月已報轉兵部右侍以十二月抵任先生自以罪廢驟起思有以厚報上

恩明年辛亥奉命巡視九門乃條陳六事多見採納九月轉本部左侍又奉命清理軍黃復條六事上之尋又得旨協理京營戎政是時威遠侯仇鸞實總營務多所變更先生乃條列四事大要謂京營之兵核該一十三萬宜選欽定營制五軍營精選兵二萬二千神樞神機營各九千兵共四萬人仍各分撥總督四遊擊及三佐擊統領以備征戰每歲器械操糧犒賞等費查於各省軍費免其半赴營就令領班官解納應得行糧并戶部每年應給班軍糧賞足補前項支費凡諸操練務循軍法而軍中不得藉口役占橫生異議其畧如此是

華陽館文集卷七

行狀

十

時逆鸞怙寵驕橫知先生疏多爲已發已心銜之會又謀徹宣大防禦假以入援爲名人情洶洶巨測先生方攝部事乃歷陳四慮大要謂宜以宣大之兵付還二鎮二鎮安則京師安鸞切恨不已又明年癸丑會本兵缺該部擬進未定尋奉諭閣臣云某可正卿如何遂以正月二十七日陞本部尚書先生力辭不允既正本兵卽修舉廢墜嚴禁請託痛革夙弊參論債帥動據法例一時聲望赫然至於修築邊牆增補關隘選調將士預處糧餉分屯重兵以控扼要害等事皆悉心爲之戶科右

事中朱伯辰通政使趙文鼎後建言宜築外城以

護京師先生力請於上允之尋改議止築南關先生與諸共事大臣協力經營是時宜薊邊備廢弛乃題差本部左侍郎楊公博前往經畧既因楊公前後建議為題覆先年添設昌平易通都御史三員原無所轄事權既輕動多牽制其二州已革去而昌平如故先生仍條議裁革每年防秋即令順天巡撫駐劄昌平以護陵寢其原設副總兵如楊公所議仍舊添置眾議稱善是年十月口犯紫荆關浮圖峪甚急先生先期督發入衛朱鳳等所領邊兵前往擒殺遂至大捷各鎮共斬口首四百餘級奉旨加太子少保廕一子錦衣衛千戶時撫按

華陽文集卷十

行狀

二

遂逮二臣於獄尋遣戶部侍郎陳公儒往賑卹之其在江南倭寇竊發閩浙蘇常連歲被害又湖廣川貴苗民弗靖先生乃博採諸臣建白參酌題覆以南京兵部尙書張公經總督浙直等處軍務附近各省兵馬悉許調用賀給事中涇孫御史慎建言宜添設總兵一員駐劄鎮江先生謂鎮江偏在一隅宜設於金山衛俾沿海一帶俱屬防禦又因徐御史忭建議乃添設把總四員於南匯吳淞江劉家河鎮江等處即以附近衛所屬之而又分布信地令其自為戰守至今四府海口屹為重鎮都御史鄭公曉議於鹽城東海各設把總一員仍以所屬地隸之先生從之其處置苗情則聽總督張公岳議移軍門開府沅州凡湖湘川貴附近司道府衛土官司悉聽轄之又以蘄黃為全楚咽喉德安為陵寢門戶所屬州縣與江西河南接壤深山窮谷盜賊淵藪乃因督撫諸臣議比照鄖襄事體添設守備一員駐劄二府交界以防不虞先生在本兵年餘南北交警羽檄日馳凡所題議動當上心明年乙卯先生年六十九會工部侍郎趙文華遙授禮部侍郎朱隆禧議欲遣官視師祭海神差田賦開市舶等事先生堅執不便且言視師非股肱重臣不可我朝閣臣多在左右不外出且東南民困

華陽文集卷十

行狀

三

已極士夫豪右動多橫議若以此時差田賦徒滋勞費必無成功如開市舶則倭奴變詐不常如大同馬市反爲虜人所愚疏上遂忤旨降俸二級久之乃以年至多疾乞罷前職尋奉旨得致其仕以去先期從子儀部亦以呈誤落職遂侍先生南歸乃建賜老堂於東臯之上日與故人門生子弟談述古昔講究學術咏歌太平而已明年先生壽七十儀部君與其諸子開宴東臯爲壽旬日乃罷先生前後家居三十餘年惓惓以表率鄉里汲引後進爲事自五世祖以下皆爲改封塋域屬從子儀部纂修家牒爲譜戒以聯屬族人族之子弟有可進

華陽集卷上

行狀

十三

者皆獎拔之凡邑有利弊力爲訪求歲壬辰邑令金君清舉行丈量編補里甲禁草坊廂諸所措置皆先生發之既又請於大府屠公大山少府季公本推倣藍田之意設立鄉約以厚風俗其後由尙書歸則請于當道辨減里甲均徭銀一千二百餘兩辛酉廣寇流劫至城下數日乃去則請廣邑城以保居民凡諸親識細悞有以迫切來懇輒爲諭解不少倦平生尤喜崇節義厚先輩先正歐陽文忠公既遷于賴支庶散佚墳墓失守先生按賴上訪歐公後得今裔孫雲以歸乃謀於邑令商公買田娶婦更立大師專祠又請之督學代以一人充弟

子員以主祠事一舉羅公倫以忠節冠一時會有詔應議贈諡先生乃爲疏以請又躬謁執政其後卒贈官諭德諡文毅狀元學士西壘曾公榮遷葬新淦富民鄒愈二誘其孫鬻之遂藏公骸骨冀以滅跡積數年訟不能決今少師徐公督學江西先生備言之乃案行同知季本及宜鄉人罪卒復學士骨骸復葬本里舊塋僉事高公安清謹人也暴露未葬餘五十年先生謀於署邑事江君得安厝祖塋仍爲石誌其墓按閩時有鄭三娘死于節輒躬自祭奠有道在婦人之歎先生自聞陽明王公之教終其身未嘗一日不與人論學其在同輩如同

華陽集卷上

行狀

十四

郡東廓鄒公守益南野歐陽公德念菴羅公洪先兩峯獅泉兩劉君文敏邦宗臨川明水陳君九川廣州洛村黃君宏綱餘姚緒山錢君德洪龍溪王君畿皆嘗與之往反辯究雖其論議互有發明而學問脈絡亦不能無少異同儀望從先生游垂三十年蓋嘗屢聆其說竊窺一二指歸矣先生自丁亥以來其論致知功夫則以孩提知愛知敬爲良知本來面目反而求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致書陽明南野二公蓋極言之其後先生家居每接引同志惓惓以躬行孝悌爲致良知下手切實功夫戊戌以後先生有悟于本體虛寂之旨企

守平陽作大學臆說其釋致知格物云宰物爲知感物爲意處物爲格心猶鏡知猶鏡之明致知猶磨鏡格猶鏡之照妍媸在彼隨物應之故曰格如云格于文祖格于上下又曰致知即致中也寂然不動先天而天弗違格物者致知之功用感而遂通後天而奉天時又曰有未發之中即有發而中節之和聖人於咸卦言虛言寂是究言感應之理以破萬有之障先生自平陽歸與同志論學一以涵養本體虛寂爲歸是時適與念菴羅公論相契合其後再居京師凡四五年其與學者語益發明所得以爲必如此而後謂之聖學因刻白沙緒言以

華陽先生集卷十一

行狀

五

見意而諸君子則反覆辯論恐其分知與物爲二不免墮於禪定云云先生亦屢爲書辯之總括羣言各有指據而諸公不復能難也所刻有致知議畧良知辨其後因謝子經從門下問學甫首章先生發明其旨而其說益詳今所刻有質疑存稿先生長身玉立丰度峻整每入朝議事神閒氣定言論簡富同輩望之如孤鶴長鳴風神自別平生勇於爲義臨利害禍福屹然不動往被逮時從容出見使者更囚服慷慨就道室中悲號不勝先生若不聞門人父老送之無不流涕先生第拱手以別是時同郡東廓念菴諸公皆追送江潯猶相與講學

不暇錦衣百戶戴經伯常因執弟子禮從受學在獄與桂洲夏公亦時時與說性命真機夏公首肯良久嗟乎此可以觀先生之樂矣平日著述甚富儀部方將夏次翼爲全集辛酉之冬忽遭疾自此精神恍惚不甦又明年癸亥十一月前疾大作趣召儀部屬以後事初四日未刻遽卒享年七十有七屬纊之日家無餘錢至不能具賓客夫人宋氏無子先卒先生未五十時即奉母鄉夫人命過繼同祖姪昆爲嗣改名諱今以廕授錦衣衛前所正千戶其後妾生子窮兒踰歲而殤生一女許適羅殿撰公長子先生與殿撰相契尤深遂締姻家未

華陽先生集卷十一

行狀

六

幾女五歲而殤在兵部時生子營吉已報名廕授千戶甫六歲亦殤先生痛念不置乃爲營吉立同祖孫耿爲後若曰吉雖殤然應名在朝不可使其無傳諱娶陳氏繼趙氏耿娶吉水周氏孫二人冬孫孝孫皆誕出先生早以宦業顯名當時二親皆康寧無恙與伯兄丹徒公友愛尤甚丹徒公止一子即儀部自幼先生攜與出入延師授學冀朝夕勸之成其後儀部起進士令丹徒有聲召拜給事中尋以言事左遷久之復起官至儀部郎中爲郎中時先生在兵侍予以御史朝夕同在坐每緝言邊事儀部故熟邊方要害及各將官後來成敗先生

啓訪至夜分不去及爲本兵每警報至必召儀部策之前後章疏亦多令草定既而歎曰人患多才吾恐汝不能久留也儀部有子五人長棟以先生廩入國子監讀書邑里交遊如處士劉君霖僉事湯君克寬州守陳君唐甫劉君希昭皆君夢祺江夏尹蕭君韶天台尹鍾君紐平湖教諭陳君綸皆爲莫逆其在門人如府丞郭子汝霖國子慶左給事中鄒子濂企子儀望咸在仕籍子從兄禮蕭子浩張子鍾袁子禮先後舉於鄉凡諸胄監企校官弟子布衣行誼之士亦百餘人皆從先生游而在各邑以企雲間姑蘇八閩三晉之間及門之徒

華陽先生集卷七

行狀

七

不下數百人往往多持行誼至大官其最著者少師公以輔弼重臣爲當時所宗企薦先生同朝猶凜然師事之不少哀海內既素高此兩公而親見其相處如此於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而益高先生之行誼先生始居雙溪之里號雙江山人其後躬耕白水之陽建凌空閣於巖山有飄然出塵之想遂稱白水老農既老卜居東臯爲終焉計又號東臯居士然門人故舊仍稱雙江先生志所尊自雙溪始也嗟乎先生已矣教言日遠典型具在儀望深愧不文不能殫述懿德以章示來世所冀當代文章宗工賜之名筆悉爲論次俾他日國史得並考

焉踰五年爲隆慶紀元之歲先生贈少保諡貞襄蓋特恩云

明故中順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前太常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追贈禮部侍郎諡文莊鄒東

廓先生行狀

世有大儒曰東廓先生姓鄒氏諱守益字謙之吉之安福人其先系出幽州范陽後家宜黃徙永豐八世祖天成因族父馮從文丞相起兵尋敗於元乃自永豐徙居安福城岡傳二世而當元季紅巾之亂諱思貞以智勇爲鄉里所推有保障功入國朝諱克修始居澈源里子

華陽先生集卷七

行狀

六

孫漸以儒述起家曾祖竹坡府君諱仕魯祖毅軒府君諱思傑俱隱德弗仕毅軒公以子貴封大理寺左評事考卽易齋大夫諱賢治而辰進士歷官福建僉事致仕母夫人周氏有賢德封孺人先是易齋公夢先聖孔子立于門之石橋母夫人亦夢日墮於懷尋以治辛亥二月二日生先生於澈源之第稍長卽穎敏不羣已從易齋公游宦畱都讀書至忘寢食是時彭公禮巡撫南畿一見大奇之曰是兒出必爭鋒天下易齋公遣從司寇胡南津公璉受學多所問難丁卯先生年十七以壽秋中江西鄉試是年娶夫人王氏尋丁母夫人憂少

聞乃受徒講春秋陽明王公移令廬陵先生慕其名見
之極相稱許辛未王公由吏部主事同考會試時王考
得先生卷甚喜謂王公曰子素善知文此爲誰者曰此
必安福鄒某先生遂冠南宮廷試及第第三人尋授翰
林院編修方是時先生年弱冠丰格負異同榜中望之
如玉嶽山立主考內閣野亭劉公深以國器待之時易
齋公在淳南得報喜曰吾志有托矣竟致其事去先生
在翰林踰年念易齋大夫不置遂抗疏養病歸四方人
士慕先生名咸來受學一日與諸生論及中庸輒慨然
曰子思學於曾氏今程朱補大學必先格致中庸乃首
言戒懼慎獨而不及格致何也時諸生辨難良久先生
終不釋然丙子丁外艱悉力喪葬待庶母弟三人咸遵
易齋公遺言撫愛有加己卯謁陽明王公於虔臺因論
及格致之學王公乃盡語以致良知之說反覆辨論先
生翻然悟曰道在是矣遂執弟子禮未幾宸濠反江西
王公起兵吉安先生聞變星馳軍門王公喜曰君臣師
生之誼在此一舉企江西功成王公力薦先生先生乃
疏讓同列先生既受徒山房乃以聞於王公者精思力
行沛然有得既又探之周程以邀孔顏考之濂洛諸書
以證六經若同軌合轍無復疑二於是作學說以警同

華陽先生集卷上

行狀

九

志今上登極之明年錄用舊臣先生將戒行北上尤倦
倦作祠堂規立鄉約置義田周鄉族有差作別同志說
語甚警切明年癸未復謁王公於越中參訂月餘既別
王公悵望不已門人問曰夫子何念謙之之深也公曰
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云云若謙之可謂近之矣入
京復授南職與經進修國史進階文林郎於是贈父易
齋公奉政大夫母進宜人王夫人封孺人會大禮議起
先生率同僚上疏不報明年甲申先生復上疏忤旨下
詔獄尋修撰呂君柟繼疏入下獄先生與呂君日講
學不覺有獄裏雙况集尋謫廣德州判官復入會稽省
王公聞如保赤子之教先生自是蒞官臨民務以誠心
相感劇作通俗文以訓父老子弟長吏亦加敬信遂撤
淫祠建復初書院先生自爲記從游之士自四方來者
日眾所著有時習講章學者爭相傳誦感發然先生雖
由文學起家至判州動能發姦摘伏一時稱爲神明民
有述其室者值某甲冒爭而訟先生飾爲婦試之輒冒
以爲妻先生笑曰此僮也庸可冒耶遂屈服陳姓者兄
弟皆黠盜逮其弟而兄逸監司詰捕不已會先生攝篆
逮者之妻稱枉先生故麾去之密遣人伺之果有私訊
者於是逸盜立獲部民有婢竊其藏以逃詰朝婢殪於

華陽先生集卷上

行狀

二十

他所莫可蹤跡先生廉得其人拷訊不服乃授隸方畧
指其幼子至訊之果得藏物富民步氏因繼爭產連年
不決先生審其應立者論之以理尋又處分其餘爲祭
祀宗族之需其人悅服仍願割其田三百畝助給書院
在廣德三年乃轉爲南京禮部主客司郎中先生既去
廣德父老子弟送至白茆涕泣以別先生以詩慰遣之
民乃爲立生祠既至南都日與海內同志砥礪於學歲
戊子陽明王公征田州班師卒於南安遂率同志爲位
以哭是歲撰九華山陽明書院記於良知之學大相發
明其後甘泉湛公涇野呂公與先生咸聚南都講學之

風於是爲盛又三年辛卯四月先生給由至眞州痔作
遂上疏乞養病由吳中就醫與魏莊渠諸公力論知行
合一之旨既趨會稽哭陽明公與同志大會於天真書
院是冬進階奉政大夫封王夫人宜人先生既南歸家
事悉置度外日與門生故人商確問學如飢如渴每歲
會同志於青原白鷺之間又數入吉水永豐泰和萬安
永新樂安崇仁臨川南昌旣又徧歷名山從遊之士自
大江南北楚廣閩越之間去來恆數百十人海內交遊
以昔問學者日不暇給丙申歲松谿程公文德量移安
福先生喜曰昔人謂移風易俗莫善於學其在此乎乃

相與行鄉約并里役省糧長朔望聚諸生論學於明倫
堂已乃建復古書院先生爲記十七年戊戌累用薦者
起南京吏部考功郎中道南浦時今師相徐公督學江
西乃約藩臬諸公率諸生肅先生聚講於貢院先生發
明性善之旨痛快明白一時聞者莫不躍然省悟明年
由考功改司經局洗馬時同以召入者如渭厓霍公少
湖徐公念菴羅公荆川唐公浚谷趙公等皆負一時重
望會先生與霍公同繪聖功圖及疏以獻上初下禮部
參勘既念納忠免罪尋題充經筵講官庚子先生年五
十應詔議薛文清公從祀評品精當見者歎服不已夏

陞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掌南院事同志集京師
者咸不樂先生遠去先生作醫說以別六月履任會途
次酷暑王夫人病渴不起時季子善侍側二子義美尋
自計所奔至乃命美扶柩歸十二月陞南京國子監祭
酒今相國南渠李公爲司業先生相與興起教化申明
約束端嚴士氣一時士習丕然爲之一變雖外夷業國
學企武臣輩亦津津受學不已歲辛丑會九廟災有旨
南京文武大臣著自陳時政闕失故事諸大臣多惶懼
引罪自解先生乃惓惓於上下交修之義至引殷中宗
高宗反妖爲祥之說語甚懇切已遂落職閒住先生乃

遍遊金焦張公洞玉女潭諸勝既歸遂卜築東陽行窩
四方學者日眾王夫人既卒中饋失助先生始議繼室
壬寅五月娶今夫人李氏癸卯春遊衡嶽登嶽麓諸峯
謁諸先正祠有南嶽風詠稿歸歷攸邑聚講金仙洞先
生自以身親草莽不得進輔天子弼亮左右所藉以明
己志而酬上恩惟有培養人才講明學術爲生平實際
每歲出會書原白鸞郡中諸賢先後來集已同志又建
連山復真書院先生歲主教其中其在各邑以企撫虔
南昌袁廣江浙徽寧諸郡或一至再至未有厭倦至赴
冲元齊雲象山廬嶽天真諸會動經數月其答同志企
門人問辨皆隨器成就因事辯析其言明白簡易學者
多所啓悟前後會語俱載集中歲庚戌先生屆六十九
邑士大夫以及門生親識俱赴復古書院爲壽無慮千
餘人先生家居既久凡邑有疾苦若惻痼乃身如舉安
福丈量則以一人咳嗽其間不便者日爲訕謗先生不
少移節推危君嶽實克成其事百姓至今賴之所著有
危君遺愛集序甲辰乙巳連歲大饑先生率諸子出粟
賑贍其鄉又數爲書請糴於郡邑乞發於當道甚至爲
粥以餉餓孍既又勸義倉歲計贏餘以贍宗戚鄉人貧
窘不能自活者則多方恤憐之嘗率諸子企鄉人修建

華陽集卷上

行狀

圭

橋梁躬自督勸至於清邑稅復沙米減額外機兵復水
夫常數及議帶徵諸凡利於民者先生力贊有司致書
懇於當道悉施行之鄉之父老子弟以及田野細氓無
不陰德鄉氏至有額天以祈報者諸子及孫前後以科
第發身每捷至邑中人輒曰此爲善之報也人或以橫
逆相加惟閉門講授若不知聞平居無他嗜好每與客
延坐和氣盎然可掬往來與諸子諸孫書惟惓惓勉以
學問於世之富貴利達泊如也季子善自丙辰登第歷
刑部郎中庚申以考績奉特恩先生復原職致仕母夫
人俱進贈封恭人是歲先生壽七十海內士大夫仕於
朝食於家者咸肅幣陳辭以獻祝頌視昔有加辛酉善
奉命恤刑湖廣便道歸省先生深以欽恤民命戒之壬
戌九月先生寢疾邑之髦倪交額奔禱諸子諸孫咸侍
先生惓惓以毋侵人產毋縱家人生事毋傷骨肉和氣
爲訓疾之先月猶與同志大會復真書院發明言行合
一之旨愈加緊切至十一月九日王龍溪繼至自浙入
問疾先生拱手以別次日疾亟命義美扶坐正衣冠端
默而逝訃聞通邑大夫士民奔哭於堂深山窮谷不能
至者皆會哭於其鄉諸生依各書院爲位朝夕奠哭其
在各邑亦然嗚呼先生可謂有始有終完名全歸者矣

華陽集卷上

行狀

圭

王夫人出嘉溪少參公理孫女有賢行事載念菴羅公所爲誌中李夫人出瓜畬巨族子五人長義癸卯江西鄉薦美辛酉順天鄉薦俱入高等次善由乙卯鄉薦尋登進士歷今官俱王恭人出次養次蓋俱李恭人出義娶廬陵黃氏提學僉事國用女美初娶王氏御史女女繼娶周氏善娶臨川陳氏禮部郎中九川女養聘劉氏員外郎文孫女蓋聘伍氏同知宇女女三人長適劉方伯佐子紹藩太學生次適廬陵楊少參儲子應禎幼許聘今吏部侍郎萬安朱公子維京孫男十一人德源德濟俱邑諸生德涵戊午中江西鄉薦德博德溫德治德泳德濟德洙德汴德澡孫女九人曾孫男八人王庚京立唐元庸衮曾孫女二人娶聘俱名族先生既卒之數月諸子遑遑經營葬事乃獲地於同里白竹陂之原期以甲子閏二月甲申襄事先期義等相率肅贊稽首泣謂儀望曰先大夫葬且有期納德懿行不可殫述願吾子狀其實將請銘於當時鉅儒子惶懼力辭不獲乃謹按年譜次第書之卒乃申言曰嗟乎斯道在天地間自孔孟既歿異端蜂起性命之精微微滅至宋周程氏起而吾道正脈復有指歸乃再傳而門人私淑者互持所見競立門戶而異議遂紛然矣迨至我明陽明王公

勃起於越困踣顛躓力求本心乃恍然特悟於致良知一脈以爲直接千古聖門不傳之祕於是海內學者翕然歸之顧王公所言良知明白直截言下立悟於是習聞其說者立以聖人爲公可至其於躬行實踐多所缺畧平昔所釋高明義理又多從意見悟入各持所得以授學者甚者多以老佛之說自以爲得良知妙悟嗟乎二氏之說先儒以爲闕之甚難溺之甚易吾輩乃又縱臾之其與吾道互相發明何其悖也先生早歲博極羣書自六經子史以及百家一經誦習終身不忘弱冠登第即以文章氣節命一時然自虔臺一見王公遂盡棄舊學終身師事其說平日著爲文章發爲述答自六經學庸語孟之外惟元公聖學篇純公定性書亟爲學者稱之今觀先生語錄如跋大學古本全或問一篇其於王公之學極相發明至論寂感則云四時常行不論寒暑百物常生不論開斂故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論道器則云就其不可觀不可聞超然聲臭處指爲道就其可觀可聞體物不遺處指爲器今人卻以無形爲道有形爲器論良知則云昔見陽明先師時使知從良知上致只是認得良知粗了故包漫世情倚靠聞見懸想精蘊終於潔潔淨淨處未肯著實洗刷論真性超脫

雖從無極太極悟入則云悟得此意只在二氣五行流
運中故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見太極禮儀三百威
儀三千處見真性方是一滾出來若隱隱見得真性本
體而日用應酬湊泊不得猶是有縫隙在論聖學則云
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無形與聲不可覩聞學者於此
無從體認往往以強索懸悟自增障礙此學不受世態
點汙不賴聞見充拓不須億中測度不可意氣承擔不
在枝節點檢亦不在著述繼往開來凡有倚著便涉聲
臭於洗心神明處尙隔幾層論費隱則云費是常發隱
是常未發觀諸天道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而於穆無言

華陽集卷十一

行狀

三

萬古如一日吾輩知費而隱隱而費則日用云爲視聽
言動一於天則而不可須臾離論克己復禮則云以非
禮爲己之私則可以己爲私欲則禮安頓在何處故克
己復禮卽是修己以敬天下歸仁卽是安人安百姓論
性善則云形色天性通一無二以盡性而言性卽是氣
以踐形而言氣卽是性嗚呼斯道之傳自濂洛以還諸
儒之說具在其脈絡指歸互有出入求如先生之言明
白痛切至當歸一蓋亦罕矣蓋先生之學指受雖有所
自至其深造自得彌老而篤則今之學者莫能至也海
內之士謂陽明王公之學所賴以不墜者先生之功爲

大誠知言矣先生有集數十卷大要至於扶天常植人
紀不立異以駭俗不銜奇以釣世蓋其胷次豁達精神
瑩澈恢恢然脫去藩籬洞徹人我其切磋善類接引後
學涵以和氣溫以春風潤以時雨故凡海內及門之徒
一見先生傾心景慕退則同聲而和曰先生今之程伯
子也夫古之君子懷才抱德患不得遇休時而際明至
先生自正德登第遂巡館職屢進屢退彼其時勢艱危
年資未至其引而退避亦其宜也今上以明聖睿武御
極餘四十年先生夙負重望主上素知其名然自嘉靖
初復還史局尋以議禮貶逐再起宮洗以上聖功圖不

華陽集卷十一

行狀

三

合暨官祭酒敎國學四方學士嚮風景從乃復以自陳
閒住先生既遭廢家居踰二十年前後薦者無慮數十
輩而卒莫能用豈其汲引者未至耶抑先生所遭蓋有
數存焉而非人力所能與者予觀明道在當時遭遇神
宗欲用之者數矣乃累以諫諍不合時事卒爲執政所
扼企後有登對者至自洛神宗輒問曰程某在彼否連
言佳士其注意如此然竟莫之用也以今先生觀之其
與純公出處可謂先後一轍矣豈非天哉先生平昔交
遊多海內鉅儒長者而在吾郡十居其三及門之徒亦
多以文章節誼自表見前後薦仕樹功業者亦十數

若夫先生平生履歷及所論著他日自當書於太史
播於金石儀望竊以得於先生一二大者僭爲論次以
俟立言者採擇焉隆慶元年先生奉特恩追贈禮部右
侍郎諡文莊蓋異數云

明故兵科都給事中前川曾公行狀

兵科都給事中前川曾公既歿之明年家嗣緇以哀痛
致疾繼卒孤孫應詔甫弱冠勤懇懇思紹於前人卜
以今庚午正月十四日壬午葬公於邑之千秋鄉東樹
白茅仙之原先期偕予門人張子文豹過山房持從伯
文學經事畧丐狀其事予惟曾氏數世皆以直節顯而

華陽曾公集卷五

行狀

三

公尤抱負宏偉使得少究其志其所樹建豈徒如今所
指目然公竟以直諫廢棄終身則予於公之亡也安得
不重爲世道悲云按公姓曾氏諱忞字汝誠別號前川
其先由武城徙江南唐有諱朴者又自金陵徙豫章子
延構徙吉陽再徙泰和在宋時贈宣教郎諱肅與四子
後先舉進士其季安強官至荆湖南路提舉坐爲御史
以直諫廢居終身其後有如驥以進士累官寶慶通判
攝守郡事元兵攻城力戰死之贈敷文閣待制諡忠愍
則公八世祖也高祖子宜曾祖與明皆隱德教授祖士
淳以仲子常州公貴贈刑部主事妣蕭氏封太安人考

卽常州公諱望宏娶梁氏封安人生三子公其季也常
州公由進士歷官刑曹持法守正會讞獄執奏忤旨下
獄臺諫論救得免後守常郡有惠政治戊午生公於
郡邸甫二歲常州公卒七歲母梁安人亦背棄公在穉
齡居喪執禮如成人年十六七卽知名諸生嘉靖壬午
舉江西鄉試丙戌成進士爲學士蔡公某首薦尋授福
建邵武光澤知縣遂取道越中謁陽明先生畱會稽月
餘始去光澤素朴陋遇考風俗謹條教朔望延父老於
庭令諸人盡言民間利害乃按所條陳凡數十事次第
行之民無不感悅者山民連病疫公購良醫出公錢市

華陽曾公集卷五

行狀

三

藥分投診視復請建醫學以重其事邑舊多盜公多方
誨諭民多感泣棄去爲農然民苦業儒公集民間子弟
羣之社學教之士習漸興役賦視諸邑獨重公請於常
道十減三四學宮圯宏濟橋火燬取荒棄僧田助費未
數月兩功告成雙江聶公拔邑庠人有得官饌歸以遺
母聶公詰之答曰縣官每教民孝第小人亦不敢忘君
母聶公大喜厚賞以勵俗未幾以前巡按劉君薦改知
常州武進公上疏引避尋改徽之婺源己丑夏如婺源
其所舉指弛張輕徭薄賦愛民屬俗一如光澤大修文
廟改寶安山寺爲紫陽書院又建章廟增修文公閣

里先是五色雲見建瑞雲樓於書院後與諸生講學其中撫臺陳公代巡葉公劉公先後列公治行於朝庚寅秋被內召瀕行父老子弟遮道泣送如光澤兩邑先後樹碑建祠今中丞讓溪游公有祠記明年選爲吏科給事中奉命主考廣東鄉試校閱精當得士爲盛既還京適東夷寇邊甚亟議者以爲撫臣王太用不當謀拓地市馬以起覺端勅公往勘公既還言大用實欲爲邊境出力任事無啓覺狀恐朝廷罪大用過重則任事之臣懼王卒從末減有詔取材學之臣十人以充史館銓部議以名上公辭之尋擢本科右給事中未幾陞兵科都給事中會覃恩進文林郎配蕭氏封孺人考妣俱進贈如例明年九廟成有文綺之賜居科三年數際艱大其所論諍咸切急務尙書王公疏論徐氏不宜世典兵權旨下百官集議既徐自陳奉旨徐鵬舉不准辭著照舊守備管事公上疏請必罷鵬舉勲戚中更番推用上嘉納焉甲午議脩九廟春秋祀皆於內殿行之武定侯郭勛欲市恩軍士疏請罷皇城外擺隊公疏言祖宗舊制不可廢勛議非遠慮請必復擺隊威寧侯仇鸞總兵兩粵方大征猶獵鸞稱疾棄去公疏請逮治兩人言甚切至後十餘年兩人者俱以驕縱敗死甘肅軍士訴總兵

華陽集卷七

行狀

三

時陳貪酷將激變鎮臣疏聞而時陳亦疏病乞休公上疏曰因軍士訴輒罷主將則事體倒置不罷則恐爲變請許時陳病歸其所懇詞行總制官體勘咸以爲得體青羊之變羣議征撫未決無何撫鎮以賊平報主撫者不悅諷上命都給事中夏公言往勘至則力詆議征非計自是中外皆畏言兵癸巳秋大同軍士再作亂殺總兵官據城拒守總制侍郎劉公源清以兵請公首上疏劾罷巡撫某贊發兵朝廷始漸議出師以江桓爲大將公以祖嘗被軍士囚執再往必辱天兵効罷之武定侯勛恃上寵力求領兵然無敢扼之者公獨廷諍止之大同師久無功公始上四事曰分委任設間疑倡勇敢定賞格繼上五事曰舉將材益兵援重圍營寨要害募勇敢又上募兵便宜六事皆深切時務上多采納既督撫疏言逆軍欸服狀御劄下內閣欲追論請兵者公疏言邊境積弱不可不振邊臣以口舌爲功不當厚賞上感悟下兵部議因命給事中王公庚往勘夏公時爲禮書因覆代王疏言大同軍士罪止謀殺主將不當稱謀叛與重師邊臣貪功生事不可不治上信之改命禮部侍郎黃公綰往勘黃與夏同僚其報疏一切如夏議旨下兵部尙書王公憲稱疾旬日公疏曰叛逆之罪不誅則

華陽集卷七

行狀

三

無以明法而戒後債事之臣不論則無以懲慢而勵忠
觀斃之臣不罷則辱身負國而大義乖招降之賞太濫
則損威傷體而朝廷輕闕切二千言先是勘官論劾提
督卻承罪狀建議未決公具疏力論之後承竟以罪罷
免侍郎結劾罪欲重治總制源清公上疏救之甚
力夏惡其罪已復密疏譖之節奉聖旨曾忤不候題覆
輒先奏擬舊制衣衛拿送鎮撫司打著問了來說既上
狀輒下法司擬罪法司執甚力卒得雷用無何遼陽軍
士亂因執撫臣挾鎮臣疏請侍郎周公敘代撫時已推
韓公邦奇矣忽上於他疏中批出別推吏部遂以敘薦

華陽館文集卷上

行狀

三

公疏言此與唐藩鎮何異言甚詳切上竟如公議嘉靖
初各倉場及市舶仍以內臣監守蠹國殃民莫此爲甚
公謀之同列前後上疏論列上採納言官盡罷各倉市
舶大監歲省數百萬一日司禮鮑太監忠鄙謀覲復懼
公參駁因嘗私丐之公厲言此皇上盛德事不可規利
負國爲天下開厲階鮑不敢復請乙未春禮部初擬公
同考會試內閣張公孚敬嘗與議莊肅皇后服不合會
張考九載滿公率同列仍持喪服往候張深銜之遂抑
不用是秋復推公主考武舉加意較閱得淮西章黼闕
人余大猷後賜宴禮部內閣敘菴李公賀曰文武狀元

俱出門下蓋謂壬辰掄魁林君大欽與黼也九月吏部
尙書汪公鉉以臺諫交論去位上意屬兵書張公瓚清
議弗與明日闕下會推及張與侍郎霍公韜廷辯甚力
乃改推五人疏上奉聖旨他每科道所知者著指名舉
一人來用是時聖怒叵測臺諫諸臣集議所以復上者
公草疏畧曰薦賢者臺諫之責用人者天子之柄合文
武大臣會推猶舉數員以請臣等小臣乃敢專指一人
豈惟非制竊恐他日循是不廢則朝廷之柄下在臺諫
臣等萬死不敢奉詔上大怒竟落諸長吏職斥爲民公
之得罪去國者以此時十月某日也丙申夏抵家未幾

華陽館文集卷上

行狀

三

遇建儲恩詔冠帶閒任大司馬浚川王公尋有宮僚之
薦不報公歸時年未四十堅意卻掃日以讀書爲事先
是(宏)治間先忠愍公得勅祀於寶慶惟是鄉邦廟祀弗
稱嘉靖壬寅請於院道得易地建祠有司春秋致祭皆
如例行之大宗伯洞山尹公有記而表忠之錄所由作
也母梁恭人營葬弗(圖)公奔走山谷十數年購善地以
妥體魄居常痛念夙遭愍凶賴伯兄怡仲兄愷撫教甚
至比出仕乃捐俸爲伯氏得授淮府引禮舍人既病草
醫禱喪祭曲盡其情仲氏蚤世乃請伯氏次子綺爲仲
後仍割己嘗所得券三之一與綺人以爲誌(宏)御史

紳劾罷汪家宰死杖下時天威震甚公不暇他顧朝夕經紀其喪殮歸未踰月而公遂罹此君子謂曾氏一死一逐真不愧其先提舉忠愍兩祖云親族中貧不能葬娶者多方助之少學於南坡尹公比貴且老敬禮有加泰和居郡上流浩溪淘金兩驛與縣並置使客迎送無虛日官民苦之又邑里舊額供應民得自便正統間改在城爲十二廂長公私供應十倍往昔至是合諸大夫力贊郡邑協議呈請卒并驛於縣治罷十二廂仍聽鄉里自爲供應民甚德之甲辰乙巳大饑出私廩平價助賑又設粥給流移壬子春清戎孫公按郡公奉書請寬

華陽集卷十一

行狀

五

老成以薨絕戶查新軍以實行伍孫用其言入奏遂著爲令復請於郡概九邑丁糧通融分派差徭始均庚申郡邑大夫議舉丈量勢豪甚不便公力爲贊畫事乃就績辛酉閏廣寇劫諸縣戕殺憲臣執武將鄉邑廩廩公倡諸士夫及大家多出薪米牛酒餉兵且製刀弩銃藥助官家爲防守計賊竟不敢薄城公嘗病風俗日偷乃近述遠稽議爲鄉約數十條行之每歲郡邑同志集講青原白鶴雲津古城海智諸處公間有論辨多相發明頃歲公與平川郭公輩倡義斂財因廢寺餘址創聚和書院自是四方同志往來泰和咸有歸宿至於里中髦

士前後出入門下攷德問業啓發甚眾公自屏居垂三十年前後論薦於朝無虛歲其最者如司馬王公薦以宮僚家宰許公讚少宰尹公臺中丞李公遂謹薦以經畧科道諸君子會本合薦者三特本分薦者四撫巡諸公先後刻章無慮十數上吏部覆請起用者數矣竟不果用甲辰戊午北口猖獗有旨會薦邊材予時備員內臺率同事諸人以公入薦不報廷推之日亦嘗議公臺夏巡撫應詔乃又以讒搆中止今上登極詔令一新南科道岑君用賓尹君校輩交章薦公而掌銓者持宿隙謂公年老覆請進階復如例陞其官致仕士論咸惜之

華陽集卷十一

行狀

五

公平日長於論事都兵科時每遇國家建置及事關大體廷論分爭眾咸張目公公徐爲開陳引經據法一時莫不屈服其後居鄉曲則恂恂持議不欲爲激烈語自監司守令而下莫不造廬折節傾心聽服公既病目倦於應酬而事有須謀及公者往往促膝就榻咨俗問政或竟日夕不怠然公雖以此取重當路而病公者亦由是日起公卒之日語不及私須臾就逝距其生至隆慶戊辰享年七十有一元配蕭孺人陝西耀州守正軒公孫女能通理道識大義使公得外著循良內盡忠直猶人相助爲多先公十五年卒子男一卽緇邑廩生娶王

氏爲太保文端公孫太平郡伯某孫女女一貞順適蕭山大尹蕭君某季子以獻俱蕭孺人出孫男一卽應詔娶歐陽氏吏部侍郎贈工部尙書恭簡公某孫右府都事君某女孫女二長許聘尙寶司丞翰林五經博士兩湖陳公某次子文振次許聘國學生郭君某子從誼嗟乎公自負既豪而機敏才智真足以謀斷王國贊翊內外予嘗讀其諫垣諸疏及廷諍一錄前後建白關說要皆因事納忠慮長顧卻非徒支吾目前獵取時譽者比其最所難者如與首相羅峯張公議國服不合貴州夏公議邊事同異及論郊迎重臣非經抑遏勳貴典兵

華陽集卷十一

行狀

毛

廷諍寵貴不宜掌銓部要皆觸危機嘗虎口至今讀之使人猶爲公股慄也使公平日稍能收斂鋒鏑卽循資致通顯無疑然公必爲此不爲彼豈非數哉公平居著爲詩文酷似秦漢盛唐以來作者稿多散逸所存有太平二十策安邊十二策奏疏二卷廷諍錄一卷鄉約二卷詩文雜著四卷藏於家

龍井曾刺史公行狀

往歲冬十一月予起病還朝舟次安慶友人大行子濬以奔厥考大夫之喪至自都下相見哭泣甚哀旣別遂以考君事狀見委明年丁巳予還臺視事子濬寓書促

狀且曰知先大夫者宜莫如子今葬且有期願子遂書之將以請銘於當時鉅公予旣不能辭遂爲狀曰公姓曾氏諱祺字兆賢別號龍井吉之永豐人也其先鄒姓居同鄉蔡陂累有顯貴人至宋時有諱季式者出爲曾氏後至於今遂稱曾氏云曾大父德闡大父元魁封徵仕郎父諱翔以太學生授金吾後衛經歷母蕭氏封孺人先是里人有子秀而癆夢神人謂之曰若非女家兒乃上舍公子也已而果誕公經衛公喜甚遂命名與字曰兒他日果有立此名所以志也年十歲從經衛公宦遊都下卽穎敏不羣經衛公奇之是時京師有

華陽集卷十一

行狀

天

茹氏兄弟皆負時名往來授學甚眾遂遣公從鳴金氏游茹君又大奇之公年十五經衛公卒於官哀毀踰節幾不自存乃扶櫬歸茹公執其手曰汝父爲清白吏未究厥施是將在汝矣小子識之公拜謝再三遂歸服闋補邑弟子員卽彬彬有時名邑令桃源朱公有友曰蔡惟乾氏過從陽明王公子慶乃取道至永豐拜一舉遂先生墓令乃請公同冀生游因聞陽明公講學處遂往拜其門嘉靖壬午以詩起科江西癸未丙辰連會試禮部不第己丑復見黜時楊給舍某以言落職遂與同舟約入會稽訪陽明王公旣渡江卜夢於金山不吉遂

一見金歸喜不自勝月餘竟以疾卒人謂公孝感所致同母昆弟三人伯氏性疎畧不甚治生仲則助勸僅持門戶經衛公既卒於官母蕭孺人挈家歸貲亦甚落公自爲諸生時卽能悉力經營以故蕭孺人未嘗一日失其懽心其後又兩人會試乙未歲始俛從選部授官出判永平郡守劉君臬節推柯君喬皆負才名與公相好甚密比署灤州時灤值旱灾斗米數百錢公節縮勸相給貸於民又設糜粥於寺以救病饑者其所全活以數千計及當路請發內帑以賑貧民首檄公給散之民太

華陽志卷上

行狀

五

稱便己亥聖駕南巡與修沙河行宮區畫甚多有白金楮幣之賜會滄洲缺守巡撫戴公金卽以公名入薦守滄三年益務與民生息滄地接南北賓客往來絡繹公多方調停驛遞獲難第請權貴人往往不愜所望動生怨議公固不搖也庚子秋子濬舉於鄉公得報卽呈乞休致不允癸卯冬當事者果以謗論於朝公卽拂衣南歸入仕幾十年前後薦者凡十有三以禮獎異者二十有四又有勸公當以謗自辯公曰乞歸吾志也何以辯爲既歸遂斂跡山間構龍岡書院以居暇卽與邑之朋儕講學譚藝臺不休息時同郡雙江聶公東廓郝公

念菴羅公每歲與四方同志爲青原元潭之會公往來其間共相訂論未嘗少休平日喜考六書每讀諸子百家有會意處卽手自楷錄存記爲詩文直吐胸臆然非其好也與人處坦夷易親每論事多引實故實又時出款語以資談詠至於商確古今事勢利害連引博喻咸鑿鑿可聽自大夫士以及村鄙細氓皆樂與之語平生尤厚故舊每分餘俸餽給戚疎人或以窘通告卽量多寡應之已至有相負者亦不甚較癸丑子濬登進士報至公與同志會講靈岡觀中賓客皆爲公賀公徐曰吾兒得此則平生所欲爲或可冀也已乃遣人入京卽具

華陽志卷上

行狀

甲

疏稿付子濬曰吾鄉氏不血食久矣自大理公瑾死於靖難也今且百七十年族卻散逸諸牒混淆是余之罪也汝今得事天子幸以復姓爲請時子濬方試政銀臺未之遑也甲寅秋子濬拜官大行明年夏公忽得下血病七月子濬以使事便道歸省公甚懼病亦尋解又明年丙辰子濬將請還朝忽盜入臥中持公出以索財物公以理論遣之子濬以公遭怖迷遲留不欲行公曰王命重事也我固無恙幸勿爲念己又貽書都下同志皆手自裁札子濬行僅八日公竟以前疾卒時五月十日也訃聞予與儀部聶君企二三同志往視殮事云疾革

時惟愧倦以忠孝大節寄勉子潛其餘一無所及噫觀此則公平生所存其可知也已距生(公)治癸丑三月初三卒嘉靖丙辰五月初十享年六十有四娶上羅陳氏生五男子長潛次湛次濂即大行子潛氏也次汪汪與兄潛湛皆爲邑諸生又皆先公卒次潛今爲太學生公既連喪三子陳孺人爲置側室生子淑孫男二學松學栢皆濂出孫女四人某某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山某向愧予不能文謹以子潛所書事實刪次爲狀惟大雅君子其採擇焉謹狀

華陽館文集卷十二

行狀

生

華陽館文集卷十二

前明大理寺卿吉安永豐縣宋公儀望之甫著

舊刻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新刻裔孫與典

聲偉

族裔蘊輝等同校

紱

雜著

君子深造之以道

君子之造於道也亦惟自得其性而已乎性也者心之

華陽館文集卷十二

雜著

一

生理也循吾心之生理而道從出焉是故知求道於性則幾矣夫道何爲者也原於天統於心率於性自有生民以來未之有改矣夫人皆有是性皆有是道而不能皆全之何也天命之性其賦於人也清濁厚薄異宜剛柔輕重遲速異齊而道之在人不能強而一矣聖人知夫人之拘於氣質而不能變蔽於物欲而不能覺於是語之以率性修道之旨示之以遷善改過之方勉之以愚明柔弱之效何者人之性雖有氣稟物欲之不齊而其心之虛明靈覺則固昭然不昧也於其昭然不昧者求之則是非善惡之在吾心如鏡之照形如水之鑑物

明乎此之謂知修乎此之謂行始終乎此之謂深造自得嗚呼此固孟子深於造道之言也奈之何性學不明而異端蜂起當戰國時告子論性則曰性無善無不善楊墨語仁義則曰爲我曰兼愛其說至驚矣其下者又視道爲高遠難行而不知反求於吾心在門如公孫丑且以道爲登天不可幾及孟子之心至是始益戚矣七篇之作惓惓明仁義辨性善至此則直指之曰君子之求道也非深造不足以至於道非自得於性則不可以語深造是故知性則知道矣知道則知深造矣居安者居此者也資深者資此者也取之逢原者取此者也嗚

華陽集卷五

雜著

二

呼此非深於造道者其孰能知之雖然道未易造也何者道之在人流行於古今推變於陰陽大之而爲綱常倫理小之而爲食息起居散之而爲禮樂名物翕之而爲鬼神變化莫非道也亦莫非吾心之神明也然而深造則難矣告子之徒其高明脫悟亦自謂有志於深造矣而孟子以爲賊性爲害道其於楊墨之言仁義則直闢其爲無父無君孟子非好辨也昔人有欲之燕而南馳越者或告之曰子欲之燕而南走越何也曰吾馬良吾御善客曰是子之愈遠於燕矣嗚呼彼不知乎性而強以語深造者何以異此記有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周子亦曰人生而靜性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夫以天命之性而動於欲則善惡分矣此正所謂幾也彼不得其幾則不能得其性矣昔者堯之告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所謂危微者非幾乎精而一之乃能允執厥中而天命之性渾然至善者聖人始能全之而况吾人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其去聖人則遠矣至語造道之功則貿貿焉不知所謂性不知所謂幾而又何怪乎不能至於道也孔門之徒語穎悟者最稱顏子矣方其求之未得其方也蓋嘗仰而思之俯而鑽之可謂用心矣顧高

華陽集卷五

雜著

三

者愈高堅者愈堅瞻顧前後莫可爲象當是時顏子嘗心齋坐忘矣墮體黜聰矣又何其道之難悟也夫子知其事內而遺外遠形而離氣也乃循循然語之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所謂文者非他也性之散殊也所謂禮者非他也性之統一也彼專內則遺外矣是不知性之無有內外也遠形則離氣矣是不知性之不離於形氣也顏子至此始喟然而歎既竭吾才而欲罷不能顏子之於道可謂幾矣孟子之學得之顏子也其曰君子深造以道惟欲其自得云者正言得之於其性也雖然語造道至於自得其性尤未易言也昔秦豆氏教造父以

亦曰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於是能進退履繩墨而旋曲中規矩而庖丁之論解牛亦曰吾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自然技經肯綮未或嘗焉噫彼其於技也進於道矣此深造之旨也君子知夫道者不可強而思也然而無弗思矣不可力而能也然而無弗力矣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厭而飲之使自適之噫此君子之深造所以自得其性也歟今之學者固皆侈然談性命也然其始也則無定志其終也則無定力莊生曰用智不分乃凝於神既無定志則用智分矣文王之訓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既

華陽先生集卷三

雜著

四

策一道

執事以國家大計下詢承學顧愚不足奉明問然竊見鄉之父兄長老嘗歷仕先朝多能明習世故其於財賦兵馬盈縮強弱之算往往條分縷析若指言家人事時愚既竊聽之以爲時事如此而當事者猶或持之而不敢議何歟於是退而稽之史冊則知古之忠臣智士其深謀遠慮每每憂盛世而危明主非過計也以爲如此

則治不如此則亂當漢文時海內號稱乂安矣乃賈誼則以爲今天下事勢譬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火未及然因謂之安其慙如此絳灌諸人忌之不卽見用迨其後卒如誼言豈不有遺恨哉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建都金陵薄海內外悉歸版圖財賦所入不可勝紀然邊防要害獨重西北當時經畧率皆勳舊重臣全我成祖文皇帝再造邦家定鼎燕京金湯之固僅隔山後與□爲鄰其勢蓋岌岌矣成祖深思遠慮列爲重鎮以防守之猶且以兵在內則內重在外則外重於是立爲三大營以固根本以備征伐景泰以後又更爲十二

華陽先生集卷三

雜著

五

團營故當其時內自京師外自九邊猛將材官雲興雷奮以討則強以守則固執事所謂東南財賦西北戎馬蓋謂此也然愚嘗考當時太倉之粟在江南者其初止運七十萬石其後乃運至二百四十萬石乃其後則歲漕四百萬石矣折色之銀每歲四百餘萬兩以其半輸在內府至於馬價料銀供應之需又歲以數十萬計此外又有抽分之稅餘鹽之括開納之例財賦所入視昔不啻加倍矣列聖相承皆以撙節愛養爲事嘉靖初年太倉之粟足支數十年外庫之銀未嘗匱乏內帑積至數千餘萬諸司所藏亦略稱是愚嘗攷因治以前公私

益足減租寬稅之詔猶屢下焉馴至今日內外遂稱詘
乏此其故何也得非土木荐興而費無算乎抑請討
多而物力屈也團營之兵舊稱十二萬景泰間縮三之
一至今則又縮焉至於各邊之兵尤可寒心宣大薊鎮
今日所最急者然將領部每不能足額數督撫者嘗
招募而解有應之者此又何也愚觀成祖時嘗頻年
用兵而兵力最盛景泰治閒亦屢用兵西北而累立
戰功頃自庚戌之變口數內犯然內外諸將兢兢固守
未聞以爲營陣待敵者也今內自團營外至九邊動
稱兵數不足東抽西補朝募夕招是何虞虞然也得非

華陽集卷三

雜著

六

軍政廢弛而變通未講乎抑繩法過而事權輕也夫以
財賦則如彼以兵力則如此然則謀國者計將安出昔
有大賈恃其資裕而荒耽無度僕告之曰財且匱矣乃
驚愕莫知所計僕曰是無庸慮但去其所以蠹財者耳
主人聽之不數年其裕如初愚竊謂今國家亦有四蠹
焉何者錦衣官校有常額亦有常祿今傳陞日增按充
無數此一蠹也騰驤四衛率皆冒替嚴衛緝訪無辜以
冒陞級厥後日加倉庫日竭此二蠹也光祿供應費用
不貲傳奉口分有數十年仍在冊者至於廚役多鑽籍
冒領此三蠹也各縣匠作影射百出不能計工程力而

吏胥多此四蠹也頃者言官疏言宜如嘉靖初年故
事汰除一切冗役歲可省粟數十萬乃至今不見施行
何也至於清查內府儲積已有明詔矣而尋復報罷自
古小人欲蔽主聽而堅私計不過曰是皆祖宗故事非
外廷得與議也然此不難辨矣昔成周以冢宰制國用
玉府天府掌珠玉器寶外府掌布之出入內府藏九貢
九賦之貨此皆天子府藏也而悉太宰掌之漢唐及
宋一應財賦咸掌外府天子未嘗置私藏以奸古法惟
我國家以天下財賦輸其半於內府以備異時非常之
用雖內外賞賜取給於此而積蓄之富前世莫及長老

華陽集卷三

雜著

七

習聞祖宗所以厚爲貯積者其淵衷微意所以爲無窮
之慮至深遠也豈徒爲賞賜玩好之費已乎然事不總
於戶部登耗之數至不可究詰言官所以屢乞查盤者
其慮深矣古者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太倉之
粟所廩僅僅如此假令遇卒然之警漕運阻阨商販不
至都城百萬生靈翹首待哺將何所仰給乎神農之教
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
也若是豈可不爲寒心哉今夫庶民之家終歲經營必
計口而議先期而戒彼固未嘗有敵國外患之虞也然
猶兢兢然若此而况公卿大夫爲國家深長之思可以

真焉決事哉且愚所謂四蠹者至易見也當事者固難之愚謂主上所親信而常禮貌者非左右與勳舊乎此皆身享榮寵而世受爵祿也且當主上虛心圖治臣子效忠之時而積習風弊不肯一洗而更之使富國之臣勞心焦思而莫知所計臺諫之臣持議而不已此愚所以竊致望於左右勳舊之臣也執事復謂九邊惟宜大爲急當時所藉屯田鹽法今皆廢壞督撫諸臣所以爲戰守計者非請討則莫可爲計此誠今日坐困之術也顧愚非知邊計者然嘗竊聞宣大二鎮所以馴致積弱而不可振起者其失有四而其弊有五不可不知也何

華陽集卷三

雜著

八

謂四失邊備久弛醜口跳梁擺邊築牆歲無寧日軍民所種屯田口歲蹂踐子粒所入不能侔本遂致拋荒其失一也商人自括餘鹽爭趨便易邊地苦寒孰肯委身荒塞以務耕作鹽法一廢屯田愈壞其失二也山東河南坐派邊糧運負過半有司催迫後期法令不行其失三也每歲羅買商人託藉勢要所買米豆半係參和且拖欠數多雖重懲艾之莫能止其失四也如是則邊費安得不耗請討安得不困哉何謂五弊古者兵將同心乃可制敵今各邊將領罷遷不常視所部卒何異傳舍此一弊也兵法曰視卒如子乃可俱死今各邊將領拊

慰軍士習成故套此二弊也兵法嚴隊伍均犒賞今挑選標下名爲選鋒隊伍缺亂賞賜偏異三軍之心先自怨望如是欲其同冒矢石難矣此三弊也妄報聲息輒移信地虛糜行糧習爲得計此四弊也醜口內入競相規避及至退還冒殺平民以報功次此五弊也如此則邊政安得不壞兵勢安得不弱哉執事者更欲求爲長策以救目前愚則謂四失不去五弊不除雖使孫吳爲將良平畫策恐亦難矣雖然請試言之夫三軍之命在將將得其人則事可成功可就兵法能制生殺之謂將能專予奪禍福之謂將今各邊所置總督鎮巡皆古大

華陽集卷三

雜著

九

將之任也顧令不能殺一偏裨建一奇策稍有更張則持議者且接踵矣是欲其彎弓落羽而束之手也豈事理也哉雖然所謂大將者未易言也必極選才望出羣者然後可以當之選才望矣必專事權以任之事權專矣又必久任以責之成昔漢宣任充國宋祖任郭進言無所投謗毀無所加斯可謂能任將矣愚觀頃年所置大將其初固皆以才推也一遭人言非罪則罷此於國家御將之體亦稍陵矣在今日所當急圖也雖然愚前所謂四失五弊則何如以處之亦曰誠得大將而任之專託之久而又不能去四失除五弊是則將之罪也

始則切責之甚則懼斥之又甚則加罪焉恐未有不思奮者矣雖然猶未也執事欲求國家長久至計愚以爲其本不在邊鎮而在朝廷其患不在夷狄而在紀綱執事倘與其進則願更僕以對焉

陳言時務疏

近該戶部爲查催錢糧奉聖旨祖宗定制各鎮兵馬自足本鎮防禦近年兵不訓練不堪戰守任事之臣惟欲圖免己責一遇有警輒請調發客兵應援以致錢糧浩費數倍於昔戶部屢稱匱乏將來何以能繼調兵不已歲歲加賦亦難充給三十二年各鎮調兵并新增數

華嚴集卷三

雜著

十

目應否減免又合用錢糧戶兵二部會官從長集議來說務要經久可行不許含糊退避有悞軍國大計欽此續該本部題爲懇乞天恩少寬民力以固邦本事奉聖旨著照前旨會同九卿科道一并計議來說欽此又該兵部題爲講求禦寇長策等事奉聖旨宣大兩鎮新增遊兵四枝還照前旨會議來說欽此臣反覆籌思以爲國家兩年以來計邊事者無慮數十輩然皆未有竭智盡慮近事切情如我皇上今日所云臣竊謂議天下大計必使文武大臣同心協謀共濟時艱以舒皇上西顧之憂況今日事勢莫有大於兵馬錢糧二者今議者皆

言歲歲調兵糜費糧餉甚非長計至於挑兵養馬尤爲

不便該部屢經題覆而我皇上洞見時弊形之明諭亦

既詳悉矣臣切思戶兵二部雖有兵馬錢糧之責而事

權所在則大將軍仇鸞實身任之若今日會議不使同

心協謀務以忠利國家爲事臣恐機會易失事功難就

至有大將所主該部或未盡知該部所議大將或未盡

然議論日多成功益少甚非所以集眾思利國家也今

內而京營外而邊方屢經諸臣建議與該部題奉明旨

責成內外六臣亟爲修舉然馴至於今未聞稍加整頓

頗異昔時虛費糜餉數倍往日豈諸臣建白顧無足採

華嚴集卷三

雜著

十一

良以奉行者不謹而視明旨爲故事也臣願陛下勅大將軍仇鸞暫赴關廷仍與該部遵照明旨會同九卿科道等官亟加詳議共以體國爲心若議論既定事權不素伏乞皇上斷而行之使各任事之臣不得復相阻撓致悞大計況今防秋已急邊報日聞若文武大臣不能協恭體國至有異同臣以爲莫若容令本部與大將軍各陳所見根極時弊公同臣等科道官條列上請伏望皇上大賜睿斷以定安攘至計若復空持議論互相規避將來之咎誰則任之此臣所以夙夜遑遑不能不仰願聖慮也臣又聞帝王之兵勦出萬全今春口騎潛任

內地邊臣一時驚恐傳報陛下申命大將出屯邊境期以殄滅醜類甚盛舉也今大將軍身握重權儼然臨邊即強敵且聞之矣各鎮調兵久集大同日費糧餉不可勝計臣向親聖諭欲令深入大挫必戰無守臣知陛下亦慮師久財費不宜坐困致厯宵旰之憂但臣聞入寇必秋高馬肥乃能馳騁今口眾大營已聞遠遁雖時有小警邊方諸將如陳時按前卷給事中曾公行狀中兩刻本可對校而錄本言總兵時陳刻本亦然此篇無作陳時未知孰是歐陽安等亦足截殺即欲遵照明論窮追深入大挫其勢使遠遁震怖則大將軍又不敢以爲任往歲客兵自六月以後方行調遣今人春以來

華陽館文集卷三

雜著

十三

客兵四集傳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今未見其形而動眾費財若此是自困之術也兵法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今口眾未動日勤客兵以爲策應彼安得不聲東擊西坐罷我眾此自攻之計也但今防秋在邇客兵既集難輕擊回惟在安養休息坐觀形勢以備防禦昨聞我軍輕入其營損折軍士五百餘人統軍頭目已被殺死故臣謂大將不宜久畱邊地非謂虛費錢糧亦且自損威重伏望皇上容令暫回速與諸臣亟爲籌議早定大計謀畫既定責成既專仍令大將速臨邊境專備宣大以固藩籬如以京師根本重

地大將不宜輕出則當專督營兵以備防守其宣大事權查照近奉明旨專以責之總督鎮巡不宜彼此遙制輕調邊兵使他日失事之人得以互相推諉及照京營之兵連召募勇士殆十四萬有奇歲費糧餉一百七十餘萬石除護衛巡捕等役汰其老弱拔其壯健計可得六七萬人果能分布將領申明軍法則此六七萬者豈無精兵數千人乎乃臣昨親覽奏云京營兵馬脆弱欲復挑選三關通事家丁共一千名春夏出塞秋冬入援專備遇警衝鋒破敵之用臣竊謂宣大京師藩籬宣大安則京師自安近該鎮巡等官深以挑兵不便爲言若

華陽館文集卷三

雜著

十三

復挑其精銳三千餘人則三關之兵愈見單弱萬一宣大不守口騎長驅則彼所謂千人者果足以衝鋒破敵乎大將備邊秋冬爲要警所云春夏出塞必我師深入搗其巢穴燒其積聚以大挫折之今時旣不能矣乃欲挑取邊兵秋冬入內恐藩籬一撤宣大失守又誰執其咎乎恐亦非計之完也驚又奏言通事家丁雖稱慣經戰陣率多遊手好閒不肯用心餒馬台應每名給馬二疋仍給軍士二名代替養馬臣又竊謂家丁既稱精銳若遊手好閒必廢軍士與之養馬萬一各鎮調兵互相效尤臣竊謂法不行於下而驕恣之漸由是起矣如是

而欲驅之赴湯火蹈矢石不亦難乎昔孫武申軍法雖
婦人可使卽戰田單厲氣巡城而敵人卽下伏亡皇上
切責大將務振軍威大展謀猷以報今日知遇之恩若
進不能大挫口勢退不能整率軍旅臣竊爲驚不取也

華陽館文集卷十三

前明大理寺卿吉安永豐縣朱公儀望望之甫著

舊刻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新刻裔孫與珙

聲偉

族裔蘊輝等同校

敘

五言古詩

新營南村田舍 效陶體

依依江上村藹藹村邊樹遠岫帶迴溪山水非一趣卜

築懷宿心今日從茲務堂題循昔規墉堵近蔽戶爲樓
貯圖書開軒面場圃偃息高明中密聞人鬼惡田夫叩
我廬時時道情懷雖無衣冠容簡樸良可慕稅駕吾不
回書此賒親故

赴邵宿江上望南村精舍

本是山中人今來江上宿江北有芳草村南有茅屋山
人昔讀書隨處愜流目夕鳥去復來朝煙斷還續松掃
簷際雲月傍庭間竹是非了不關野蟒等榮辱何爲舍
此去孤航理幽獨感此懷夙心夜深還秉燭

初去吳門作

營世無疾途筮仕獲下秩綰綬出明邦感懼情非一雖
抱濟物情良缺經世術薄書日紛紜督賦無歸日觀茲
民力艱焉忍事藉極淳風古已頽文質相毀蝕慙無下
掌化何由示師帥直道既已危降志還見嫉沈憂結衷
腸能不愾三黜微書來日下濫此樛朽質新恩詎云辭
夙抱素友卑驅馬出郭門寒風正蕭瑟道傍凍餒人對
我長歎思殷勤謝父老聊以微衷述

自築城趨柏鄉

朝發樂子邑暮投柏人鄉驅車多所經指顧情內傷燕
趙昔吞并四海如沸湯豪俊相馳騁一言決興亡故壘

華陽文集卷三

古詩

二

何蕭條云是古戰場俯仰今昔間沈痛結衷腸壘道
傍塚誰辨愚與良燕昭既不存平原客久荒不見黃金
臺樹木鬱蒼蒼息駕暮雲沈感嘆彌難忘

遊梅仙山

白雲在深山山深轉空翠古木凌飛煙叢竹亦森遶梅
公隱何時漢道昔云季當其抗言時鼎鑊足畏一斥
謫何所去作南昌尉茲山信超曠盤鬱多佳氣幽棲亦
何爲豈不以我貴一朝變姓名掛冠從此去親舊相太
息妻子不知處予亦航麟人誤觸當時諱見幾苦不早
撫已有深愧永賴謝塵緣長往從我志

七言古詩

登太湖縹緲峰歌

洞庭西頭縹緲峰獨立萬仞凌蒼穹朝來雨歇樵徑滑
躡身直跨雙青童四山微微望不分一水渺渺浸何窮
溼雲飛霧霏然掃恍疑身在銀河中虛無下視列僊宅
彷彿遙見吳王宮荒臺古殿今寂寞但見波濤洶湧排
穹窿曾聞荷里季角里公採芝得道驚龍準羽翼已就
游鴻濛廢井千年尚不改徒令後代欽華風我今來遊
日已暮扣松擊石開心胸側身遙望五嶽低凝盼下瞰
煙波空青晃杳杳白日下洞庭演演滄海東三江底定
百瀆通吁嗟夏后真奇功長歌一曲曲未終夏后之功
永與天地相爲同

帝京篇

帝京臨北極懸象應天樞水抱滄溟遠山迴恒岱迂千
年王氣應奕葉帝圖敷帝圖綿邈無窮已王氣氤氲候
眞主憶昔文皇定鼎初卜年億萬稱天府已將鳳閣開
黃道更握鴻基布元紀魏構分明象緯懸神功彷彿蓬
萊啟蓬萊金闕壯皇居複道連甍迴蔽虧深宮別宇相
鈎帶龍池御苑自逶迤日月昭回帝道昌山河帶礪與
天長閭闔朝朝白鶴舞離宮夜夜赤烏翔公卿執簡承

華陽文集卷三

古詩

三

三事聖主垂衣臨萬方鑾輿曉出文華殿經筵講
開宴禹謨典與帝親聞一代君臣誰不羨後來英君相
繼作恭己無爲四海樂大倉紅腐罷桑柘邊境晏然輕
衛霍戚里侯家恩幸殊競將第宅夾通衢笙歌夜夜金
張館車馬朝朝許史廬更有中官漸承寵宮中賞賜權
傳奉別館層臺築連鑿池築苑河山動招權納賄互
作孽北狩南巡遠能說寵極驕來禍亦隨瑾誅振殛祥
車裂石家矜功造逆謀天威赫發旋誅滅珍寶終歸內
帑藏邸第今爲羽人宅前車既覆後車戒今人仍蹈前
人轍吁嗟此輩何太愚沈沈帝宇象天都周家八百歸

華陽宮集卷三

古詩

四

天恩我明億萬握眞符于今百九全盛朝八葉神孫今
帝堯已見黃河清萬里更占紫極麗中宵漢家制度草
創多還將禮樂建中和雍時汾陰總不經秦皇漢武跡
俱磨禮官日奏明光裏郊祀明堂議漸起壇壝一一按
圖經方澤圜止奠神紀明堂夾兀逼神霄嚴父配天崇
孝理馳道鈞連斗極迴齋宮燭耀星霞倚天子親郊降
玉墀傳宣太僕引鑾儀千官扈從懼聲動萬國騰歌恩
詔馳只今寰宇漸瘡痍水旱蝗蟲奏每馳公卿盡瘁勤
邊略聖主憂勞憫眾罷邇來土木盡滅除百金一臺帝
嗟吁從知躬儉乃美德自非聖哲焉能圖臣本江南一

帝明陪侍從入丹屏感時聊述大寶箴補袞陳辭願
呈違他日甘泉如待詔猶堪獻賦比光輝

入朝侍班作

東方欲明星漸稀白露初下沾人衣乍見飛煙裊建章
忽驚仙仗下彤閣侍臣緩步趨玉墀百官拜舞自逶迤
羽戟森傳熊虎士衣冠盡肅鷺鴻儀總戎遙插侍中貂
相看意氣何矜驕李生督戰難酬死霍家襁褓已封侯
君不見貴戚斂手避溫卿長孺不拜寧足驚書生有策
足籌邊能令主壽萬萬年吁嗟乳臭何足言

燕山明月歌

華陽宮集卷三

古詩

五

明月吐燕山蒼茫雪樹間掛輪初隱塞飛魄欲臨關
塞路迢迢歸心萬里遙何當今夜月光隨處發主酣
客舞興轉多古往今來奈爾何勸君莫厭杯中酒聽我
燕山明月歌燕山明月來幾時洪荒綿邈君不知憶昔
軒轅起涿鹿指揮百二開鴻基七十二戰掃機槍直斬
蚩尤懸白旆後來燕昭亦壯哉一朝遂築黃金臺師事
郭隗招賢才劇辛自趙往樂毅復魏來奔驅五國如螻
蟻當時衆生最奇絕拔取齊城七十餘怨恨已報恥亦
雪世事悠悠如轉蓬即看人代已成空伯圖帝業今安
在燕山明月常不改人生得意須盡歡金樽夜夜莫辭

幸生當全盛時燕山今日作長安長安明月勝今
管河漢無波夜寂寥且隨漢室沈金馬不向秦樓吹風
簫管今天子萬萬年青天明月幾回圓但令月色年年
好誰知歡會中無消錢君不見魏其灌夫深相結丞相幸
臨旋視樽前寵奪憐者誰翟門黃雀空悲咽豪華富
貴總浮雲惟有明月長隨君但看當日笙歌合月落後
啼不忍聞

九月廿一日領敕出左闕賜宴紀述一首

長安瑟瑟秋風起月明漏下千門裏朝來攬轡出河東
還趨內殿辭天子中官喧呼傳警蹕詞臣捧出黃金敕
朝廷方議減疆口奏記須看佐邊實微臣拜舞呼萬壽
蒙恩還賜大官酒感時豈不効馳驅文學當年嗟白首
方今經費盡海隅太平有道罷均輸公卿他日論鹽筴
還向金門早上書

渡黃河

陝州城北黃河畔流漸日夜愁河岸奔騰萬里如流駛
砥柱中迴河欲斷我今乘流一渡之柱楫蘭橈自逶迤
中流急浪發河伯鼓浪魚龍隨古往今來濁浪多
君今欲渡橫風波攬轡澄清志豈他尋源直向崑崙去
縱有風波奈若何

蒲坂行

秣馬臨蒲坂捨之登古城城高風急秋氣哀黃河湯湯
濁浪迴憶昔重華受帝禪己無爲正南面禹稷皋夔
並一時今古明良誰不羨舜亦命禹詠康哉南游九疑
去不來降女猶傳瀉洩處彈絃空對薰風臺我今來遊
目已暮聞閭呌帝帝不顧都俞吁咈室復聞蕭瑟唯聽
城頭樹君不見洞庭秋葉落紛紛二妃此處望夫君瀟
湘水盡淚竹斑精魂化入蒼梧雲

自蒲坂趨潼關作

黃河東岸風陵渡客來下馬愁將暮朝辭蒲坂臨潼關
秦晉遙遙一水間鴈飛煙暝夕陽西中條太華相映低
月出猿啼兩岸聞河流岸急風淒淒自昔長安稱天府
山河百二金湯固秦皇萬世竟何如一夫發難諸侯赴
漢室唐朝迭廢衰卓遷祿入誰能支古往今來已如此
吁嗟潼關空險爲

過司馬子長墓

九月邊風吹落木少梁山俯黃河曲龍門司馬漢廷才
寂寞高墳橫空谷吁嗟伊人昔好奇南遊江淮入會稽
高探禹穴覽嶙峋遠浮湘沅窺九疑北涉汶泗過齊魯
講業遲迴反梁楚歸來著書追獲麟班揚崔蔡疇能伍

誰言漢武好文章上書逮罪徒悲傷腐刑已就骨已殛
古墓嵯峨臨路傍客來下馬空徬徨

夜宿龍門歌

朝發韓奕城暮宿龍門館龍門巖崑崙萬仞高石壁中斷
連波濤濤濤洶湧山倒吞使人聽之心憂勞曾聞洪水
滔天堯帝堯禹治之八年于外忘其家疏導積石鑿
龍門指揮神斧擊礎銜巨靈咆吼兩石開西水直下走
流沙河流湯湯濁浪多中原沒兮將奈何乃疏九派注
之海然後奔流東去無回波按圖分野九州通歸來朝
帝告成功帝錫元圭誦攸同堯禪舜舜禪禹三聖揖讓

華陽集卷三

古詩

八

更爲帝盛德流傳互終古帝亦乘龍去不回龍門之宮
何崔嵬今我遊兮日已昏帝升九天遊崑崙崑崙之宮
十二重我欲謁帝陳丹衷帝欲來兮誰爲媒闢者止之
心徒哀秋風吹葉落紛紛歌明德兮圖復聞月明石出
波浪急獨宿孤房中夜泣

吳門歌贈駱尉

予昔在吳門君來尉豫章送君歸門西悵然思故鄉予
解吳門綬拜官事彈糾思君豐水陽夢折柳門柳楊來
持節出河東聞君振履調重瞳幾年不見使人悲還憶
吳門樽酒時謝病歸來臥敝廬與君相見歡居諸含酸

爲問吳趨里誰知連歲風塵起城外驚傳鋒鏑鳴積血
浮屍蔽流水男啼女號廢耕織干戈攘攘何時息轉餉
征兵事已非誰能談笑解重圍君今拂袖復朝天歸過
吳門訪舊廬慙慙爲謝吳父老莫言高臥東山早雙眸
淚盡海門煙別君轉使愁難掃

九月八日同鄧給舍飲涿郡南塢寺

九月悲風度槐柳落葉滿庭掃更有倦客逢人暫解鞍
地主實慳酒酒禪宮閃爍俯城隅古塢崔嵬迴蔽虧
座中使者黃門客相逢傾吐夜何其去年冊封出三秦
驅車萬里勞咨詢徵兵轉餉日夜急烽火經年報□塵

華陽集卷三

古詩

九

地寒寂寥歲不登舉目蕭條愁殺人座客聽之前致辭
三輔于今異昔時招兵買馬日戌邊處處徵求泣寡嫠
洛陽帝城多近臣馮翊誰憐蕭望之城狐社鼠憑陵甚
姦宄從來不易治勸君且酌杯中酒世事逢人勿開口
重陽明日更誰家笑把茱萸傾百斗予亦當年骭憐人
與君相見即相親看君走馬長安去還是清朝舊諍臣
青瑣聯班上直黃扉待詔屬公車明時願下寬租詔
遲爾甘泉早上書

平定別方伯憲長兩劉君入觀一首

秋風吹曉野雲驚臨高臺四望空遠山落日層陰開衣

冠紛來集瞻眺徘徊徘徊將何云慷慨令人哀憶在先朝侍從時結交盡是青雲姿眼中落落猶可數華省含香退步遲十年回首各風塵去燕來鴻不可親寧知閩海相逢處猶是當年省署人延陵東粵兩劉君青萍結緣疇能羣旬宣觀察美清揚英風直節凌秋雲當今天子起飛龍方岳來朝趨九重二君乘傳出海東把酒臨風意氣濃英偉設饌悵別多爲念君恩空逝波闕下新懸日月旂人班曾識舊鳴珂天子垂衣臨便殿傳呼方岳頻賜問使君奏配傾丹衷恩寵親分大官餞宴罷春催御河柳橋邊駐馬仍回首閉門不肯過平津高陽舊徒懽置酒丈夫勲業亦何有願爲霖雨濟蒼生因風爲寄平安否

遊武夷歌

余昔乘白鹿去上匡廬山瀑布激洑幾千丈日與五老相追攀西行入嵩華少室探三花直上蓮峯凌絕景側身東望徒咨嗟武夷何岩巖遐瞰赤城標青鳥忽東來持書遠相招揭來出閩粵坐歎生白髮一朝解組入武夷九曲溪頭棹歌發十年夢入桃花源青山夾岸淩潺湲茲遊彷彿來時路翠壁丹梯歷可捫煙霞咫尺互明滅妝鏡臺臨玉女側大王峰下幔亭雲帝子不來日西

華陽集卷三

古詩

十

想列仙得道時霞裾雲珮來何遲丹成竈冷空蛻骨金雞一去令人悲與來上踏天遊峯衣裳拂拂吹天風仙巖靈窟不可尋隱屏天柱何龍蟠休歌崑華行忘卻匡廬夢遙看幔亭雲化作昇元洞悵仙子兮雲間望佳人兮霜鬢淩蒼波兮漣漪坐釣磯兮盤桓人世流光疾于電寧名何足羨遨遊五嶽心未已安能役役低頭面噫嘻吁茲山巖嶭高幾重煙霞熠燿靈光宮焚香拜禮武夷君來遊下界挾兩童邀我拍肩遊鴻濛仰看赫奕天門通長跪受書永相從下視濁世何異蟻蝨處洞中

華陽集卷三

古詩

十一

早秋郊居雨霽述懷一首

雨過池塘涼氣好增桐葉落驚秋早閑來扶杖出門庭暝色嵐光淨于掃大火初流暑氣沈因悲蒸熱難爲心炎涼翻覆寧料料雷時新雨生秋陰興來步入深林去月出空山照江樹行吟江畔獨懷人煙波渺渺知何處以茲感歎思舊遊廿年奔走令人羞風塵鬱鬱久爲客大阿不在空懷愁一從解組賦歸田江郊卜築歲將淹誅茅插槿口成趣移家那用買山錢妻孥在眼聊自慰知我者希則我貴大男開口誦離騷小者拱立如可畏人生適意豈在多富貴榮華可奈何仲連肆志屈原放

至今海水揚清波揚清波酌清酒但願君王長萬壽滿
朝盡是經綸手徵書日日下夔龍我耕隴畝亦何有醉
來高臥東山岑世事逢人勿開口

秋潦歎

城外十日秋潦深城邊楊柳愁暮陰興來騎馬出門去
秋風落日悲客心路泥徑仄馬力薄欲行不行懷轉惡
丈夫懸弧在四方寧能鬱鬱遭羈縛憶昔乘驄在帝畿
揚鞭道上生光輝張眉開口論世事公卿指目生譏議
一朝謫節出三河發姦折萌誓靡他彼誰者子憑陵甚
我欲射之逢禍羅十年失意走風塵北出薊門南去聞

李陽文集卷五

古詩

五

太阿失手竟何用腰裏橫金空笑人才微力薄甘退斤
南山卜居從釣弋閉門不上相公書世上虛名更何益
秋來歎秋潦白髮愁將老俛仰百年間誰能長壽考世
途迫阨多荆棘歌殘秋潦彌悽惻明朝走馬欲何之悵
望江南與江北

題鶴鳴九皋卷贈郡守周公

君不見黃鶴西來幾千里早辭王母瑤池裏振翅高飛
彭蠡雲間低翻洞庭水一朝君王設羅網側身遙向
金門止有時飛鳴在九皋嘹亮聲隨彩雲起又不見吉
州刺史稱神明高懸皂蓋寄專城風流儒雅動可師化

行九邑馳嘉聲清風兩袖獨朝天邦人共歎使君賢君
王側席思良牧奏績名先丹旰前宴賓權傳大官酒歸
鞭笑折河橋柳公孫開閣不肯過闕下才華滿人口看
君本是仙鶴姿暫隨五馬朝京師冰清雪立誰比倫寥
廓脩脩振羽儀我歌黃鶴辭聊慰邦人思黃鶴飛飛去
不還邦人遙望五雲間聲聞九天徹帝庭使君應是歲
星精白黃鶴螺渺何處千載空傳綠氏笙

雜揚贈別湯兵馬使之官廣東藩幕一首

予昨發都城楊花三月春公卿爭置酒痛飲河橋津登
車又別長安路皂蓋朱旗拂花樹行行轉盼五雲樓已

李陽文集卷五

古詩

五

見西山日將暮同行詞客多英妙就中湯生最年少奉
詔輪貲列近臣一朝翻從外衙調湯生磊落才且雄拜
官藩幕趨粵東五嶺烽煙正未收連年轉餉諸侯憂幕
中今喜得劇孟膽氣豪文雅盛設難常傾滿座賓令
予不覺寬愁病憶在天津折柳時與君共倒紫霞卮今
朝忽入難楊渡細柳櫻桃醉莫辭生平聽我子夜歌東
行萬里客江上但令諸侯稱上客早向明時建奇策城
頭擊鼓欲徵君君執手言將別朝來起看江上山布
帆欲掛不可攀生平爲我好加餐

金山次蘇韻作大江東去詞

獨上蓬萊第一峯遙覽江天風物紺宇琳宮相映帶踏
遍蒼崖翠壁日射蛟涎浪吞龍沫翻出千層雪江南佳
麗信是地靈人傑爲問神京何處看三山煙樹王氣千
年發倚欄長嘯破層雲遐觀落霞明滅丹闕心懸赤松
人杳一夜凋華髮試泉初罷歸載滿船新月

華陽集卷五

古詩

古詩

陽館文集卷十四

前明大理寺卿吉安永豐縣宋公儀望望之甫著

舊刻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新刻裔孫奐璵

聲偉

族裔蘊輝等同校

紱

五言律詩

劉生

劉生負然諾俠氣重西京。匕首千金買衛恩。萬死輕結

交多趙客。飲馬出長城。豈慕生前賞。還遺身後名。

隴頭水

朝朝上隴頭。望望隴雲飛。隴水何極征人去。不歸無
情依別。有恨到殘機。祇恐歲將晏。那堪寄遠衣。

長門怨

月皎空庭。以迴永巷幽。一從罷綦履。無意捲簾鉤。掩
淚愁難。在。少轉悠。羞將辭賦客。翻爲想離憂。

銅雀臺

日日上銅。望。陵望。陵。回。銜哀侍歌舞。含意獨徘徊。臉
靨恩初。不。開。君王自神武。爲。幻。倘歸來。

折楊柳

攜手出郊原。芬菲淑景繁。芳心不自惜。幽意竟誰瞋。
色煙中起。鶯聲花外喧。折來那可贈。腸斷已黃昏。

簡學師求貸

歲晏生涯澁。寧貧身事繁。空懷白璧報。誰肯哀王孫。
鄭老憐官冷。張卿愧舌存。因君重然諾。感激復何論。

歸鴈

春鴈來南海。翩翩向北歸。已辭霜雪苦。寧羨稻粱肥。
玉塞情何極。葦葭夢亦稀。未能生羽翼。與爾共翻飛。

贈蒲溪梅少尹

華陽先生集卷五

律詩

二

陶潛原侮世。梅福合辭官。長往從吾好。折腰非所安。
層城迷遠樹。逝水急迴瀾。自此掛帆去。空歌行路難。

渡揚子江

歲晏遠遊燕。乘流涉巨川。天低揚子渡。風散海門煙。
伏劍非埋姓。懷金異刺船。相如文已就。早晚奏甘泉。

長安七夕

時在京邸

長安逢七夕。徙倚望明河。天上佳期過。人間乞巧多。
笙歌鳳吹繞。環珮鵲橋過。獨恨經年別。終宵思若何。

明妃怨一首

漢家全盛日。賤妾事和戎。敢謂君恩薄。還憐妾命窮。
琵琶

琵琶隨夜月。衣帶緩秋風。寄語明天子。無勞殺盡工。

天津晚眺

維舟娛夕浦。緩帶御秋風。地接皇畿北。江歸大海東。
亂鴉依宿樹。斜月下征蓬。羈客遲歸日。翻令思不窮。

舟中聞笛

萬里孤舟夜。清秋何處音。哀鳴如有怨。愁絕轉關心。
響入楓林寂。思飄隴塞深。故園今久意。搖落不能禁。

九月宴吳水部公署適沛令送菊至

沛上司空府。城邊帝子臺。偶看仙令菊。還接省郎杯。
人世憐今古。江山空草萊。大風歌已歇。猶自仰雄才。

華陽先生集卷五

律詩

三

夏日遊宜興吳氏園亭次韻

時在吳

終歲逢迎苦。徒將寸祿牽。有懷追往事。多病惜流年。
別館浮烟外。孤城落照邊。祇應逃世網。來結靜中緣。

渡泗河

時入覲

昔人云泗水。乃在兗城陰。不見魯中叟。淒然傷我心。
三十未聞道。千載誰知音。臨流發長嘆。淚下欲沾襟。

駐德州次韻

驛館聽清笛。孤城返照斜。草枯嘶去馬。風急怯棲鴉。
有懷多戀主。無夢不思家。日暮塵沙裏。因之念歲華。

代簡寄張仁伯內翰二首

夕簾勞平子經年不寄書四愁還復爾五嶽竟何如
服時馴鶴晴竿晚釣魚溪庭誇侍從且莫賦閒居
余慕洛中散年來懶作書宦遊成吏隱禪寂得真如念
爾勞苦自達人問鯉魚遙知好奇者頻過子雲居

贈同值雪

二月三日松檜候曉開江城一夜雪飛遍隴頭梅點
水邊風片催高堂應計日遊子未歸來

吳治平寺題

古寺石湖邊深林散曉煙山明青入戶水淨碧連天
禪金蓮山廬開寶錄縣偶來參佛偈吾意欲逃禪

華嚴文集卷四

律詩

四

同苗長洲李邑博登上方寺

山寺已鳴鐘肩輿度曉峯路迴青嶂合臺古白雲封
問偈同仙侶忘言對達公坐來殊未得聊爾愜塵悰

歸自西都酬皇甫郎中見贈之作

祇緣羈寸祿幾謁石頭城無策干明主何心賦舊京
雨餘山積澗潮落浪初平忽枉瓊篇贈令余生遠情

趨杭城同苗子遊西湖紀勝一首

久憶西湖勝同君此日過雙迴青雀舫並戲白鷗波
樹隱仙宮靜山藏古寺多登臨殊未極歸興欲如何

登岳武穆墳墳稍右即雲同葬處

未窮湖上興來謁岳王墳痛哭班師詔淒涼報國勲
青山誰是主白日獨憐君夜夜英雄語臨波不忍聞

遊邵戚曉先塋

藏壑依山曲幽宮抱水開
蕭蕭曾倚玉寒劫竟然灰
列嶂森成畫疏池盡掩苔
知首陽輩白骨棄塵埃

秋雨

秋意已堪悲况茲風雨時
蕭疎梧葉下歷亂竹叢披
對此增新感因之念夙期
何由駐顏景莫遣鬢成絲

游林屋洞

昔傳林屋洞曾祕石函文
仙馭歸何處空山不可聞
曲巖收宿雨虛壑下飛雲
盡日探幽勝還期遇道君

華嚴文集卷四

律詩

五

舟發太湖有作

扁舟五湖去幾日恣遊遨
今朝載酒返新漲輕漁舸
徘徊范蠡宅愴惻伍胥濤
一望一回首令予思轉勞

吳門天池寺次萬總戎韻

空山紆淨界秋水照雲林
芝草年年長禪房處處深
志機看鳥下隨意聽猿吟
日暮懷人遠因之寄夙心

省耕行田野中

省方周下邑到處攷民風
地是勾吳舊人將斷髮同
屏麾馴野雉緩帶狎溪童
莫訝余疎散吾將學老農

發舟婁江述懷

征客不知倦乘流下海門秋深雲氣合風急浪痕奔
狗祿習爲吏歸家思濯國祿庭王事急夙抱向誰論

廣德道中

朝郭煙初斂寒郊露未晞我行歲以晏人事日多違
故國書難寄他鄉雁正飛爲云遊宦子猶自嘆無衣

寄雲中父侍御三首

亦知邊戍苦念子更傷心鐵甲閑馳馬金矛隱豸簪
塞門蒼樹隱庭闌紫雲深以我憐君意知君思不禁
長憶送君時紛紛落木悲寧知雙淚別忽是五年期芳

華陽文集卷四

律詩

六

草萋還歇王孫去未歸聖朝多雨露早晚到天涯

嗟余羈宦久與子濶居諸忽遇蒼頭至聊將素帛書
無衣憐范叔有病歎相如失路誰相問瓊廬不可居

除久次韻

故國曰已遠天涯歲又除臘消鐙焰裏春遍漏聲餘
白髮憐親髮清樽慰客居忽聞歌郢曲歸思欲何如

春日借胡子文內翰郭啟之黃門遊碧雲寺時在

內臺

驅馬春郊道垂楊蔭遠堤偶因尋社侶乘暇到招提
山迴藏雲細泉分繞澗低不緣簪紱累長此對幽棲

遊香山寺

香山開淨域幽巖入雲林坐臥空花落行吟芳草深
虛巖懸夕照佛宇護春陰聽說無生得閒參不住心

曉赴左掖時上封事

曙色啟重闈晨趨候禁扉魚扃中使鑰雲護侍臣衣
聖德超今古王師有是非封書期獻納庶以答恩暉

啓同年張仁伯參節之胡子文三內翰方履祥職

華陽文集卷四

乘暇尋幽寺聯鑰出禁城僧閑啼鳥寂庭靜落花輕
豈不貪雲臥其如世網縈爲云習射侶還有四方情

華陽文集卷四

律詩

七

視齋出宿崇國寺中

方澤隆時祀齋居肅百司明禋周典禮糾察漢官儀
細雨郊原濕柔風草木私侍臣期獻納暫息向招提

寺中夜坐

獨坐依雙樹悠然悟無生諸天一以寂百慮更何營
只葉明星几禪枝長夜莖慈航如可渡吾欲謝朝纓

酬胡子文編修贈別二首

祇役辭朝謁分歧嘆索居秋風兼落葉離思欲何如
驢馬慚桓典天人羨仲舒漢庭方貴少莫厭承明廬

憶昔遊燕市結交與子初長歌出帝里承詔待公車
然

心猶在勲名事久虛知君憐仲父那惜別來書

過聊城

揚帆下東郡落日繫聊城雲斷寒煙起蕭條野樹平射
書燕將走分組魚生經太息高風遠空留身後名

舟泊子陵山

時河決後易

彭城三百里渺渺見洪流繫纜依山閣揚帆指郡樓黃
石書經遺蒼生志未闕何爲戀簪紱早已愧留侯

下邳驛阻雪

長風吹朔雪飄泊滯歸舟撫事悲黃竹憂時戀黑裘樹
低看鳥下岍折見河流歲暮嗟行役余生且未休

華陽集卷四

律詩

八

泛彭蠡

楚天看不極彭蠡去悠悠日月迴中影山川控上游波
連七澤動派接九江流歲晏風波急令余生遠愁

初去鄉夜述懷

時出按河東

持節三河去辭家萬里行羈縻憐病骨夙夜念王程日
落山川迴雲連草樹平故園今夜月迢遞若爲情

途中寒食

去路易爲羈縻懷自不聊况逢寒食日轉使客魂銷多
病思親舍無能負聖朝鄉關何處盡心折大江潮

抵麻城縣作

征輪不可仕日夕但塵衿楚塞行將盡燕雲望轉深疎

簾似水曲斜日落城陰誰識觀風者悠悠物外心

賦得雙黃鵠寄郭曾二進士

矯矯雙黃鵠雲霄願久遠幾年齊羽翼此日共翻飛漸
進依鴻侶遲翔覽鳳輝君王初罷獵應覺夢熊非

夜抵襄城聞越貨之聲

祗役今如此吾生益自傷唯應念夙夜豈復憚星霜有
警嗟多壘無能愧發倉朝來如攬鏡愁見鬢毛蒼

遊伊闕洞多晉唐時所鑿佛像

伊闕佛巖懸相傳自晉年幻身皆眾果靈竅卽諸天溼

華陽集卷四

律詩

九

霧飛朝雨晴空帶晚煙登臨殊未厭頓使世情捐

亭中春夕

時在河東

日愁春事罷掩閣遠黃昏臥眺空波迴幽窺宿鳥翻無
營千劫遣多病一身繁寂寞誰知者唯應返舊園

遣人訊都下同遊

命汝將書去同聲早爲傳一從別京邑屢夢聞山川春
盡鴻稀過林深花欲然空齋號寂寞日草子雲元

與客談邊事二首

與客談邊事中心自不平幾年勞築塞萬里議徵兵諸
將皆懸印誰人獨請纓肝腎憂聖主何以慰蒼生

漢室今全盛何奴運何衰何無十道出轉報一方危
卒厭梁肉徵兵怯鼓聲欲將封事入文墨總相持

臺中晏坐

晏坐時當夏幽棲思入元庭空還下鳥樹靜始聞蟬干
謂知無術躬耕煩有田何當報明主歸去願逢年

野狐泉亭遊李景山臺長不至

早傳驄馬使來對野狐亭出郭遙相待征車何處停泉
聲流若素流如屏欲酌盈尊酒遲君奉德馨

立春日小樓對雨作

旅客驚秋候高樓急雨聲山連廣國雲暗禹王城攜

華陽文集卷古

律詩

十

落愁堪把鶴栖病轉生故鄉看不極舍思若爲情

七月七日野狐泉亭宴路憲使一首

秋日散亭臺文筵向曉開河須待牛女更喜接仙才涼
起催庭葉歌頻勸客杯逢君多意氣不醉莫言回

聞雁

秋入雲中早寒從塞北分忽驚鴻雁至又向晉陽聞夜
落池塘草朝飛彭蠡雲何時歸別業與爾日爲羣

小樓晚眺

憑虛延曠色流矚俯城陰雨歇雲依嶺風生秋滿林蟬
鳴催暮葉鴈度起寒砧羈客天涯思云何慰夙心

歸懷一首

引疾書應上秋風願已違鴈從河北去人憶楚南歸別
業青山舊高堂白髮稀如何軒冕意還遲菱荷衣

八月七日聞口入鴈門述懷二首因寄趙浚谷中

丞

忽爾傳邊檄胡兵入鴈門控弦乘月下列騎若雲屯堅
壁爲長策揮戈未易言但令中夜遁猶勝斬烏孫
口騎乘秋入將軍出漢兵雲連廣武野塵暗鴈門營趙
將應增岳終軍早請纓未須誇衛霍封拜有書生

中秋邀胡少參張戶部企諸文學宴野狐泉亭席

華陽文集卷古

律詩

七

上候月分韻作

中秋懼月色池上對明河招客乘驄出勞君結驪過情
方河朔勝人比竹林多莫厭臨觴勸浮生奈爾何

書猗氏縣行臺

攬轡初行國停車此駐驢貴無猗氏富儉有帝唐風數
椽茅屋萬三尺土堦崇累日詢民瘼猶聞枵軸空

曉發猗氏縣

驂驛催曉騎迢遞出孤城地是郇瑕舊邑因猗頓名河
山日在望雲樹獨含情誰念埋輪使邊隅風夜征

解州行臺對竹命酌

夕臺聊獨坐露下迴生寒
葉竹逢秋澹幽人入夜看
奇無他客問清對此君歡
不酌盈觴酒共如白髮攢

秋泛使君湖三首

每懷江海上下策對孤蒲
偶得君之泛鑑湖澹煙山
欲曉寒清爲相呼此夕扁舟
意適疑入畫圖

仲尼將海去賀監乞湖歸
久爲浮名累長憐始願違
波連寒草日落日煙微便欲
抽簪去臨流買釣磯

驛路深林發屋塵倦客愁獨
行臨水寺乘興泛漁舟湖
北郎官勝名因柱史畱題詩
傳好事千載仰茲游

畱宿湖上寺中

華陽集卷西

律詩

五

涼秋生夕吹弭節向招提
偶就高齋宿非因惠遠期
林深覺露薄風急聽猿悲
中夜焚香坐吾心有所思

對月望西嶽作

月當三五夕迢遞下層城
入夜青天迴開軒華嶽明
雲飛仙掌動壁斷斗杓橫
安得餐霞侶相攜步太清

遊龍門次六司馬蘇公韻

洪水思堯日臨流歎禹功
建瓴懸斷壁飛簫下征蓬
山勢高連北河聲折向東
祇看明德誦四海仰攸同
黃河出西極萬里走流沙
接漢星爲海奔崖浪作花
午思窮禹跡秋憶泛塞槎
日暮登臨罷長歌飛落霞

積石紫河派懸巖瞰禹門
千流歸下浸九曲入中原
浪聲魚龍鬪山迴日月吞
何當窮絕域飛步躡崑崙
紫微和蕭蕭晴巒出絳霄
馮夷還擊鼓帝子欲乘潮
蘋藻猶堪薦靈宇不可招
空山瞻望處飛觀鬱嵒巖

早春出郭

聞道春歸早應憐出郭遲
雪消嵐黛起日煖鳥聲移
爲客衣將換懷人草欲滋
誰知行樂者更復惜長時

春日坐海光樓遙寄朱給舍

危堞連衡起層櫺杳霏分
年光將客鬢春氣抱晴雲
入望峯巒變憑空鸛鶴閑
那堪遙對汝含思欲何云

華陽集卷西

律詩

五

坐久不知晏悠然春思盈
波光搖素練山色削青屏
迢遞關河隔牽拘世網攪
最憐青瑣客已結白鷗盟

華陽館文集卷十五

前明大理寺卿吉安永豐縣宋公儀望望之甫著

舊刻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新刻裔孫奐璵

聲偉

族裔蘊輝等同校

秋

五言律詩

謝病後酬胡太史見憶之作兼懷朱九給事

家居

養疴僻北闕閑臥鹿門深薄秩無中產卑棲有舊林時

華陽館文集卷五

律詩

一

危不可問才短故難任日把懷人賦長歌當越吟

歸來何所事垂釣在江干每憶朝元侶清光不可攀散

材焉適用倦翼自知還何以酬來訊丹砂已駐顏

山深無轍跡春至有花津爲謝金門客還憐草澤人乞

歸蒙主惠多病見交親自分升沈隔云何卜後因

朱季負強直斯人更不疑逢時深自許失路竟誰知傾

蓋思前日彈冠異昔時非君軫同調何以發予思

山莊閒居

山居無所事日日候陰晴急雨夜來歇輕雲朝復生依

微村裏樹款曲谷間爲坐久不知晏時聞伐木聲

江上偶然作

嗟予何所適但有滄洲情俯石思垂釣臨流欲濯纓逃

虛因得性避俗在無名久矣勞塵鞅云何稱達生

送同年張節推擢西都刑曹張舊吉士黃門

憐君謫宦日留滯在炎方地似長沙澤心將短鬢蒼分

曹新執法建禮舊含香莫歎雲霄遠瞻依是帝鄉

幾載辭燕闕三年滯楚邦誰憐東觀史還作尚書郎比

翼歡同切分襟歎異方山中芳杜客何日奉清揚

次韻述懷酬張給事一首

小館經年築高軒此日過雲依巖戶近月散竹林多變

華陽館文集卷五

律詩

二

理思栽樹憂勤力種禾因君論出處多半是山阿

賦得桑落酒同張仁伯內翰李伯承符卿席上分

韻得梅字

時還內臺

京洛多名酒偶此奉佳醕早從桑落釀遙寄日邊來味

比元泉澹光如白雪醴還將麴蘖意併入和羹梅

酬胡太史人日立春對雪之作

帝里逢人日紛霏禁雪催薄愁將臘盡豐兆併春來剪

勝傳宮綵飄英雜苑梅早聞天樂近齊上萬年杯

已難歌白雪况復和陽春獨有仙郎曲能傳郵客神盈

盈庭樹發霜霜禁煙新瑤華聊可折持此報情親

觀沙河行宮

帝昔崇陵謁淒其霜露情戒途開別殿設險列行營草
爲乘輿藉風將御蹕清此時看息從一一在蓬瀛

重遊南內感述一首

疊石架危巔飛流下碧潭看成五老怪望入九疑深花
鳥深宮閉晴雲祕殿陰自乘八駿後愁見翠華臨

送太子出判東平馬政

佐郡收名士爲郎寄牧司材官方騎射聖主念邊陲驛
路雲連樹衙齋草滿池知君多逸興時有棣華思

都下送潘簿因詠草堂

華陽文集卷五

律詩

三

子有幽棲僻深山早寄家雲飛牕裏岫月落渡前沙舊
業千緗映新畦五色瓜勞君將遠訊吾欲謝京華

李中舍册封楚藩便道還越中展墓焚黃

早傳將帝命遙下楚王城桐葉頒周典皇華詠使旌揚
舳漢水廣飛旂越雲平應謝東歸日鄉人多頌聲

使楚仍歸越頒封更展親共言將命日曾是報恩晨宿
草風光藉宵醴雨露新知石臨拜處稽首戴皇仁

和聶太保公甘露降于先塋之作

時家祐

早傳甘露降霄滿大夫塋滴掌疑分釀紫條似雜英按
圖稱瑞應入鼎看丹成不覩皇穹意焉知純孝情

久辭樞府貴偃息傍先塋忽覩金莖露紛含玉樹英如

節香可吸似液醴初成願以華封祝還參造化情

和聶禮部冬霽覽眺效何遜體

空階夜雨散陰氣薄寒天簌簌動初旭雲物相新鮮孤
琴響高閣流風俯平川共言攜手處懽及早春前

山居代東寄都下舊遊

巖壑有深趣接遲任所如冥鴻將跡遠橋木得心初失
路歲其晏懷人日與疎卻憐嵇叔夜猶著絕交書

秋夜獨坐

端居寡營慮終夕掩柴扉隱几渾亡我休糧久杜機秋

華陽文集卷五

律詩

四

深木葉落夜靜草螢飛恰得幽深意寧論知我希

山中忽枉胡正甫蜀中書輒此寄懷併簡陳世顯

年丈三首

耶園常獨臥懶病自相仍跡比灌畦叟形如苦行僧閒
隨蒼鷗外興入白雲肩忽漫傳青鳥令予思轉增

瘴郡雙開府儒臣並將軍威名舊部落號令吐風雲地
自馳叩關山從越嶺分他年看勒石洵美兩夫君

憶昔斗酒別寸心寧復陳空令一劍在漸覺一毛新無
策酬明主誰人問逐臣勞君頻見訊強半在垂綸

山中答梅泉戴逸人見寄一首

名曰易耕久誰憐鄭子貞竹簾窗落苔徑淨無塵書
花殘惜暮春正馬嘶馬日相親
久懷安道宅碑畔有漁蓑不效渭中叟垂竿歎逝波醉
吟花共語坐嘯鳥同歌遙想山陰下草園應已多

江上漫興

春到不知久終朝獨掩門偶來江浦望忽見桃花繁流
落悲雙影悽遲對一樽歸鴈舊遊子正自獵平原

小園奉餞陳觀察之山東二首

涼雨入庭戶高軒此夕過酒從林下酌花向水邊多山
色迎征蓋歌聲繞薜蘿送君遲明發離思欲如何

奉陽齋文集卷五

律詩

五

余臥文園日君爲厯下遊升沈原有分交誼爲何求攬
轡霜威早寒帷海色秋登臨應有賦能寄白頭不

立春日舟中寄所知

偶乘江上興來對野人舟春到不相識爲心能不愁年
光將逝水身世付輕鷗賴有親交在猶堪伐木求

元夕過聶禮部宅觀珠燈同賦

仙郎開別署處處列丹榮珠網疑朝霧銀缸映晚晴影
連星宿動光逐篆煙清爲惜朝元侶端居頌太平

春夜舟泊郡城南門

故郡經年別乘春偶一過帆檣夜半燈火傍城多逆

旅誰相問藉懷祇自歌愁逢瀟亭尉醉叱欲如何

得念菴官贊計

先生天下士蚤歲冠人羣有道歸先覺無媒近聖君著
書稱博物學道耽多聞忽爾傳星殞憑欄涕泗紛

過西嶺張氏幽居

路許似桃源幽居數畝寬輕雲時斷續流水日潺湲繞
屋藤蘿古窺簷鳥雀歡慚無爭席者猶識是秦官

過空坑有懷文山先生

爲憶空坑戰深悲吾道窮孤危扶社稷萬死答皇穹流
水聲仍咽荒原恨未終夜深同父老掩袂詠高風

奉陽齋文集卷五

律詩

六

過潭頭郭氏覽文山公大書併讀一峯羅公題識
背郭帶荒邱寒潭深不流故家喬木在丞相大書畱懷
慨懷賢賦淒涼過客愁因憐前代事青史未全收

次南浦同年余李二君攜酌舟中

時赴部

逢君章水上相對各潸然和璧人俱棄燕霜故所憐醉
歌仍擊筑元論已忘筌卻訝還山後新詩盡可傳

棄置勿復道一尊聊爲傾自憐知己在轉覺世情輕避

客依窮巷爲農事耦耕長懷徐孺子今有二難并

次豫章與同年楊以謙道舊

予與楊同以大理丞左遷

相知成久別相見卽情親可惜同朝侶俱爲失路人青

天那可問孤憤意誰陳處處煙波隔憐予又問津

江上草亭四首爲余憲副德甫賦

南州高士去溪汝鸞前聞解組辭驄馬還家臥白雲結
亭依水曲抱甕池人怪底前湖月清光獨照君

誰憐解嘲客更憐奇字人從問真心眼獨醒焚

香依大士靈芝草靈爲喜年芳在江頭草又青

一枝聊託野梅枝自引依多病常辭肉逢歡卽典衣看

雲纔習靜難動久忘戰勝無他事居然貌已肥

馮惠今未去何事竟拙簪可惜干城將翻疑同舍金才

高多忤世道在有知音遮莫乘舟去煙波何處尋

華陽文集卷五

律詩

七

初謫夷陵都門別相知作

豈不戀朝簪其如多病侵播遷明主惠竢罪遠臣心斗
酒慙勸別片言恩遇深猶煩歌出牧離思轉難任

次天津城樓作

萬里孤舟客登樓思不堪心搖依闕北身遠播荆南海
色連城起山光帶雨含飄遙何所寄隨地種宜男

登石經寺絕嶺

時在蜀州

絕嶺鬱嵒嶠飛秋上客登路隨巖洞轉雲護石壇層紫
響時馴鶴經聲夜禮僧未須參大藏塔影是傳燈

詠雪中鶴

舊是青霞侶經年霜暑逼祇緣羅網繫翻爲稻粱謀獨
舞如憐影長鳴似戀俦何時東海去同爾訪丹邱

掃衣

空庭生夕曉何處掃衣聲底念深閨婦偏多遠塞情聲
隨霜葉下哀逐夜雪鳴何似悲秋客更其百念盈

雪中趨文安有作二首

蒼莽孤城迴憐予擁傳來旌旗低拂絮鼓吹暗飄梅有
酒緣愁卻無衣把賦裁自嗟行役久此夕更堪哀

僵臥似袁安披衣畏曉寒捲簾看雪霰滿樹長琅玕占
歲應多豫題詩強自寬未須嗟物役行路古來難

華陽文集卷五

律詩

八

初春同李戶曹羅大參楊參戎溫泉亭宴集

何處看春歸溫池得暫依旌旗簇林谷樽酒敞巖扉空
水浮仙醞飛英罩舞衣應知分閭客恩遇未全稀

茲域標名利巖泉吐異芬靈根時噴薄佳氣日氤氳的
的鑒明月盈盈散紫氣悠然洗心處持此報夫君

經廢大寧寺

時在大名

頽落城頭寺栖栖一病僧殘灰因悟劫破衲卽傳鐘馴
鶴還聽法窺猿已解乘從知空是佛何用說嚴楞

宿龍泉閣書懷

寂寂孤城暮遙遙客思懸泉聲來枕上山色到簾前愁

髮丹楓換歸心白鴈傳酬恩看劍氣猶自夜衝天

寄貢元畧博士二首

夫君吾所畏學道久登壇性窺三昧雄談折百瀾長卿原慢世方朔且爲官德過臨雍日陳王更不難明時多結綬念爾早彈冠直講諸生聽迺朝五夜寒經從博士難典向百三刊爲念同心侶無因對法壇

九日樂城諸門人趙令

靡盬嗟王事驅馳復此來天低樂子國地接趙王臺家遠書難寄愁多老易催欲尋彭澤宰暫醉菊花杯

曉發寶字有感

曉發寶字有感

九

曉起聽曉歌發澄河時危更事久老至閱人多卻病方頻檢幽憂欲晴秋風無落葉其奈客愁何

入杉關是閩楚界處時入閩

叱馭臨長坂驅車指海雲山連三楚盡水向七閩分鄉語從人問猿聲近嶺聞誰憐持斧使猶護虎符軍

雨中夜坐有懷故園

久坐雨聲秋淒其百念盈無才報明主多病負蒼生世事愁難盡歸耕計未成故園芳草積遙夜若爲情

暇中有懷周仲含參知

豈無知己在念爾邈難倚盡日愁空杼頻年戀傲葵酬

知輕寶劍委世任虛舟安得馮唐薦看君借帝籌

庭中閒坐詒督學蔡君

臬臺仍視衆海甸且觀風事此行雲是心將流水同訟庭啼鳥寂苦得候人空卻憶敷文署門生謁馬融

寶福寺別周參知後有作二首

僧寺偶相從閑對晚暉那應啼鳥處偏與故人違海氣蒸雲起山花送客歸懶將兒女態臨別一沾衣

寸心不可贈斗酒暫相過安石東山去蒼生其奈何候人關外少啼鳥洞中多便欲投簪老相將隱薜蘿

竟以朝論
雷還問中

華陽文集卷五 律詩

十

次芋原驛蒲泉諸寅丈雨中追餞別後寄謝二首

芋原驛
被餞歸

拙宦仍承譴疎才罷請纓浮雲遷客意尊酒故人情雨

過花光溼鶯啼柳色縈佩刀那用贈長嘆負生平

已辱長亭餞仍煩載酒過鳥聲花外轉山色雨中多豈

忘青萍贈其如白髮何清時仗公等勲業莫蹉跎

舟泊武夷溪口岸曉憩建懷一首

維舟泊溪口遙望武夷山山光連曉色怕說自忘還歸鳥林松倦聽人世路艱明朝風日好隨處欲磨拳

曉起望大王峰言懷

日上孤峯出居然紫翠懸知希從我貴特立恥人憐雨
過煙如積巖深花欲然卻尋丹洞去長結靜中緣

武夷別館與張羽士夜話

長卿原慢世
解綬投蓮社逢人戴鵝冠青
天不可
情過壺邱子飯心就大丹

以詩來呈作此答之

時家

故人
以詩來呈作此答之
知劍猶堪掛寸心
復云風
吹
雲讀罷我詠令余思轉紛

夜泊江上書懷

零雨空江
落葉疏不眠知夜寂久坐得心初愁

律詩

十一

懷人賦
逐客書平生舟楫意飄泊竟何如

新正日人程振之對雪

與客坐高
曉化日長青陽初改歲白雪已迎祥遠
砌飄梅
引蝶忙願言陪賞處長此對年芳

正月三日

開歲已三日
生更何云原無乞巧術不作送窮文短

髮朝簪
聊將擊壤韻長答聖明君

和書元日見示之作

舊是朝
居履歲和煙光連野嶼霽色滿庭柯賦

賣黃金少
白雪多最憐東省客逸思共羊何

再次儀部見答正月二日喜雪之作

獻歲和風應先春瑞雪來輕盈搖碧樹點綴破蒼苔無
絮千重結飄花六出裁梁園能賦客信美建安才

立春口得杜進士寄來同年楊中丞書惠悵然

感懷率爾奉答二首

臥病不知久人間春又歸忽傳青鳥使遙下綠蘿扉別
淚千行少緘題什襲希何時重握手應笑故吾非

倦客歸來久相知別後疎獨憐楊伯起還憶病相如萬
里綈袍贈三年懷袖書等邊今已畢麟閣未應虛

江上草堂初成邑侯陳君枉顧小酌既示返棹見

律詩

十一

憶之作奉答二韻

避地非貪隱
綸豈待清受屢聞異政展札感同聲畫

網依沙出霜旌照水明最憐投轄日恰遇草堂成

每從山澤叟談說使君清飲水知調政彈琴和頌聲高

風大邛長孤跡澹臺明應想徵書日循良傳已成

雪中簡聶儀部一首

霏雪連朝下
寒風徹夜過美人隔一水相望渺銀河積

芳一峯盡點英萬樹多東山高臥客詩思近如何

雪中曉起書懷

有客似袁安
高齋入夜寒閉門三尺雪僵臥不能餐報

主書難上懷人賦欲刪冷冷水意愁絕若爲彈

新營江上小園有懷會吏部于野見季兼簡王養

明劉行甫二兄

春歸江上早買地學爲園自得邱中趣都忘物外喧編
籬分橘柚藝晚雜蘭蓀此意何人解題緘報巨源
種竹從疎徑移梅傍近林非因調鼎用聊比歲寒心荷
插日已暮提壺春載臨與來懷小阮何日一相尋
二仲別來久春風又滿林草深小辨徑驚轉更關心燮
理新栽樹親交舊斷金何時修竹裏同聽白頭吟

律詩

五

陽館文集卷十六

前明大理寺卿吉安永豐縣宋公儀望望之甫著

舊刻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新刻裔孫奐璵

聲偉

族裔蘊輝等同校

紱

五言律詩

覽諸公薦疏作此寫懷

何事薦書頻天涯問逐臣久齊失馬客長愧飯牛身

律詩

豈萬人敵家非四壁鄰明恩豈不戀幽抱故難陳

郊居雜興寄陳二奉常四首

一從歸社後耕稼事東郊避地翻疑僻逸人爲解嘲編
籬朝插椽成屋晝于茅懶比嵇康甚何心著絕交
自得邱園趣東風吹遠郊飄黃人莫辨白客從嘲遠
市常辭肉爲廬半結茅懷人空竚立鸞鳥日交交
余生不自解去住愛江郊把釣從吾好移家避俗嘲
生朝洗鶴課僕日誅茅獨愧雲霄侶題書念舊交
自枉軒車過終年廢出郊久忘朝省貴那免世人嘲
力隨黃鵠多憂藉白茅知君重然諾不爲羣平交

劉山人雨中同程仲子集象城山房次韻

何事悲零雨，逢樽及杪秋。曠名同瓦礫，委世笑金甌。求友來三益，營文辦九流。慙非蔣詡宅，羊仲故淹留。

南軒夜坐用韻

結屋清溪畔，開窗翠水傍。過雲朝作雨，披竹晚生涼。曲徑通雲閣，長橋護石房。夜深貪坐久，清露溼衣裳。

冬日尋山一首

常時欣獨往，入暮倦言還。巖壑偏多樹，雲霞不礙山。寒林依鳥雀，空水照心顏。歲晏逢搖落，余生且閉關。

庭中對月書懷二首

華陽集卷六

律詩

二

偃臥空庭久，長天月正秋。細窺河漢轉，清吸露華流。默緣機息運，遲與道謀。不知天壤內，何物更堪求。

中秋同親友賞月有懷去年諸子

中秋三五夕，親舊每相過。天上清光遍，人間樂事多。娟娟兔影歷歷白，榆柯痛飲休辭醉。浮生其奈何，念往人如昨。惜來秋又更可憐，今夜月同賞不同情。北海尊仍滿，南山歌正清。莫辭深夜醉，空遣歲華征。

初登西樓適有蜀命述懷二首

晨良可悅，攜客上西樓。山色遙當戶，松聲盡入秋。多懷王粲賦，遠道長卿遊。今日勞清詠，應憐是故侯。

九日西樓登高一首

何處登高去，西園載酒來。天連平野迴，樓倚夕陽開。黃菊花仍晚，青雲路正催。澄清今日事，去矣莫遲徊。

次韻贈馮生

一從解組後，不復理朝衣。草長遊人久，山深到客稀。虛前今已晚，戰後漸能肥。愧爾猶相問，吾生已息機。

華陽集卷六

律詩

三

同年蒙山陳大參以詩促駕作此奉答

久作隴耕臣，何期蜀詔頻。雖云人用舊，誰歎髮爲新。感激千行淚，驅馳九折巡。報言青瑣客，何日覲楓宸。

赴蜀發恩江述懷一首

曉起聽鶯歌，含悽出薜蘿。自憐收駿晚，空笑積薪多。徒有丹心在，其如白髮何。賴蒙優詔起，隨處是恩波。

舟發南村酬別二三知己

十年棲遯地，此日又遐征。鷗鳥驚來駟，山花拂去旌。舟移新漲闊，酒對故交傾。深愧臨歧贈，相看別思盈。

醴陵道中

雨淫征袍長風捲地號因憐車轍遠轉念宦途勞報
主留孤劬憂時感二毛不堪羈放久把酒誦離騷

荆南逢羅憲長史書作

荆門一爲別忽已六年餘勲業羞看劔風塵阻寄書
知荆水上又是誰初此日論知已相看獨共予

荆南逢羅憲長史書報上疏乞免二首

幾年巖穴客何事詔書頻將命方之蜀衛恩又向閩祗
宜分闕寄那敢廁儒臣孤抱從誰語還因短疏陳
偶作荆南客俄傳蜀北音循牆慙分淺擇微感恩深三
徙官仍舊孤懷力不任明朝封事入庶表遠臣心

華陽文集卷六

律詩

四

荆州長至日寫懷

爲客途長至天涯思不堪呼嵩瞻關北飲館滯荆南
旅誰相同村醪且自酣亦知名姓賤不是舊朝參

早發草容憶大司馬劉公東山草堂

侵晨臨古渡利涉藉孤航驅馬衝寒霧披裘帶曉霜天
長雲樹遠崑崙路途忙遙望東山下依然舊草堂

渡洞庭湖寄羅憲使一首

驅車歷楚澤又上洞庭船樹色迷遙浦波光接遠天雪
飛花歷亂鴈度影聯翩欲黃巴陵酒同君誦有年

移官後再得舊部羅同年書

得山公報憐余尙稱耕賜環今日幸倚玉舊時情天
遠長安道霜飛海微旌倘過丞相府感激道生平

歸次螺川簡賀憲伯陳參知二年丈

長亭曾辱饒短髮又南歸宦跡同二槐王程幾換衣風
消殘雪夜鐘磬舊郵扉歲暮期相見一官空是非

赴閩同年陳參知有贈用韻酬答

何事東山客頻年戀草堂薜蘿還製服枳棘豈棲凰別
緒焚成縷交情醉盡觴莫將堅臥意坐遣鬢絲長
自憐今白首承詔領儒官古道時方棄孤哀諒所難聞
居便野服短髮懶簪冠倘見深源起予歸把釣竿

華陽文集卷六

律詩

五

上洞宴集二首

嘉宴俯巔岵招攜得勝觀林深不礙日洞古欲生寒海
氣蒸雲起花香帶雨殘平生山水意今日爲君彈
洞壑人間世招邀世外情客疑乘鶴至人比握蘭清引
酌流雲氣聽歌雜籟聲更須凌絕嶺几上看潮生
登漳郡甘露亭有懷周洞巖方伯

瘴郡開南服孤亭萬仞齊坐觀滄海盡指點亂峯低甘
露何年降浮雲此處迷使君清曉後何處不堪題

此

坐觀風臺有懷前督學蔡君

別憶深知今來領舊司可憐升講日不是盡替時世

尋看蒼狗人情紛紛路歧知君高臥處閒詠北山詩

校文棘署得泉州喬使君書作此代簡

獨坐幾徘徊庭堦生綠苔避人常閉戶秉燭爲掄才短
髮朝常理愁心日不開此時勞憶汝青鳥恰東來

七夕有懷故園一首

片月下掛端清光帶露圓可憐牛女夕不向兔園看解
佩斷新愛含情念舊懽誰知滄海使短髮不勝冠

七夕獨坐因過宋二宗丈署中對談

獨坐不勝涼騎懷殊未央因過譚馬客相與問牛郎終

華陽文集卷六

律詩

六

夕翻成別經年但服箱從知懽怨處寧獨世人忙

荷亭餞別同年朱左使君時拜京兆尹

征客出炎方離亭海氣涼殘荷翻淺浪疎柳過高牆旌

旆懸千嶺金壘倒百觴爲言京兆尹舊是漢廷張

兆尹徵拜
御史大夫

已自離情迫那堪別思長雲霄今日迴蘭佩舊時芳海

甸棠爲蔭朝端栢是霜試探東漢史朱穆有羔羊

故

鄧長公招飲平遠臺同諸公覽眺二首

長公招飲處舒嘯有高臺曲磴依山轉孤亭傍石開

洞古遙出人從實地來不須鸞鶴引登眺自徘徊

虛傳敝華筵招懷選地偏酒將清比聖人以達爲賢鳥

度歸雲後僧依小洞前悠然空磬下吾醉已逃禪

九月望夜二宗丈招飲公衙看月同賴泉鄭丈

霸放愁仍破子雲酒永二難應愧汝三壽可爲朋雞

黍頻相藉山同每共空可憐今夜月迢遞白雲肩

登二賢臺眺望一首

遊嵩山時
赴太僕作

崑崙深壁裏上有二賢臺白鹿歸何處青牛去不來峯

迴煙樹隙路轉薜蘿隈登眺渾忘倦憑欄首重回

同約行前夜宿太平寺山樓

華陽文集卷六

律詩

七

招提五老下舊是臥龍窩佛宇香開界禪房幔結蘿雲

光入戶近山色上樓多此夕連牀意知君已伏魔

遊萬杉寺

萬樹鬱蒼蒼閒尋古佛堂雲飛朝作雨風過晝生涼破

衲畱殘僧空門掩夕陽不堪吟眺處斷碣紀南唐

五老峯

五老高名久何年此處逢丹成飛是宅仙去化爲峯幾

聞人問世長尋雲外蹤冷然御風者終日得相從

棲賢橋

路入棲賢館懸崖駕石橋奔流響巖壑飛瀑澌瓊瑤萬

士今何處仙人不可招余生多輟跡爲爾且停鑣

遊開先寺二首

開道開先寺雲林最可尋路從松徑轉臺遠石蘿侵荒
宇經殘劫禪房帶夕陰獨憐空澗水猶照定時心

古寺何年寺傳帝子宮鐘聲遙在戶山色尚依櫬廢
殿遺芳草臺長故叢應憐人世裏銷歇向來同

延勝山飛泉何處看偶尋印虎穴轉入臥龍湍響
應千峯瀑陰生五月寒煙霞如可臥酌水是加餐

觀瀑布泉同劉子賦

華陽文集卷六

律詩

八

盧巖名泉勝窮探已數過青天懸匹練白日轉明河飛
瀑千層雪侵湖萬頃波吾將卜棲遲問子意如何

雨中尋雨花臺便登報恩寺浮圖二首

細觴空江上輕揚何處尋偶過雲水寺轉入雨花岑乞
食分僧供翻經了佛心可憐灰劫地空說布黃金
浮圖開淨域迢遞出雲端王氣金陵接神光寶鼎看輪
依雙闕近人倚九霄寒登覽渾忘倦飄飄厲羽翰

游靜海寺水亭次陳給諫韻

江上風波夕開過野寺亭水邊涼氣入樹杪夏雲停山
色開青嶽湖光映綠萍故人清詠在偶此對芳馨

靜海寺山亭

靜域俯城隈孤亭嵌石開路從巖洞入人倚翠微來樹
影迷遙浦雲光映碧苔坐看塵世隔何地問僊臺

夏日宴李相國水亭奉謝二首

窈窕野亭邊城起夕烟延同魚藻地賦憶栢梁年酒
帶荷香入風將水氣偏卻愁優詔起不許戀平泉
上公歸臥後亭館雜林煙卻羨投簪地還同開閣年心
懸丹陛切身倚白雪偏獨喜過從日猶分載酒船

贈二首

華陽文集卷六

律詩

九

明月夜如何涼風起夕波棹舟新漲闊移酒故情多海
國饒魚蟹林泉勝薜蘿喜看丞相府連壁舊鳴珂
水向孤城遠人從碧漢游誰知乘傳客猶得並僊舟歌
吹將魚聽櫓醵借月酉不堪惆悵別兩地思悠悠

舟發清源有感

驛曙鐘初歇秋高衛水河還將擊楫意閒聽櫓人歌按
節憂思切臨流慷慨多平生忠懷在到處任風波

再入大理詠庭中古栢一首

古栢蕭陰陰依然紫翠深卻憐幽獨色還抱歲寒心閱
世更霜露孤根任陸沈凌霄終看汝重幹出千尋

五言排律

奉壽大司成鄒東廓公六十初度

二儀幹元化名世應昌期風德羣公表靈均大造私丰
神原穎異骨角獨岐疑早歲探邛索窮年下講帷才華
追馬固感奮起龍夔三策天人對孤忠日月垂南宮名
獨冠北斗望偏持抗論嬰時網銜恩荷主慈投身室避
遠謫宦不辭卑大道荒逾久斯文今在茲諸生親炙廣
列職薦書馳起廢千年遇匡時一德宜拜官仍侍從報
主在逶迤丞相能虛席公卿盡解願譚經時輩訕著論
古人規擁篲迎郊衍升車慕仲尼中朝增氣象吾師賴
著龜禮樂成均重風聲海宇披泰山人共仰魯國教彌
施明詔還求直宸衷詎有涯艱危陳惻惻日慷慨乞歸時
落職思猶重還山願暫移道醇人似玉冠抱德猶雌吾
道經綸在蒼生歲月遲尙將心抱赤未有鬢如絲何日
蒲輪下當年鼎鼎資一身占出處四海繫安危愚也門
牆士叨承百里司所慚非獻納徒欲綴文辭微衷何以
貺聊詠大椿詩

淮上逢同年江順之王元美二比部道別

征客遙將命乘流下海濱楚山遙帶海淮水舊通津沙
上孤舟繫洲邊雙戟陳忽看天上使俱是榜中親摩詰

詩名早文通著作新握蘭同入省振鸞並趨宸暫輟明

光寵來駐羅網民覆盆三尺反折獄片言伸余本躬耕
侶叨爲執法臣都門漸避馬亭障愧埋輪白髮親今老
蒼生志未泯幾年多病客今日始歸人問齒惟看鬢酬
恩賴有身嚴寒人似鮑星聚德猶荷桂樹攀留久芝蘭
臭味真竹林原曠達河朔異沈淪報主資明畧微才負
化鈞祗言策駑蹇詎敢問鱣章白鼎汝其輩澄清乎豈
倫並權瞻北闕獨嘆向西秦願我遑將事逢君欲愴神
宦遊原是夢離散詎堪論漏下壺傳箭更添燭燦銀明
河天外轉斜月席邊巡不去愁烏曙言旋覺馬嘶疎鐘
聞禁館盡角動城闌慷慨申章急綢繆惜別均百年眞
瞬息萬里是比鄰明朝回首處相憶總風塵

元日侍太夫人宴作

故鄉逢令節權宴及茲晨萬戶朝煙斂千山曙靄新周
王頒正朔漢使寵行巡白髮珠霞衣斑斕繡服陳棣詩
良可詠椒頌共堪論玉樹森如謝人龍更擬荀奉觴頻
獻壽開筵正宜賓遽以替饗累而離骨肉親有懷何以
獻遐齡八百春

西嶽

分隄億劫首奠位配金方太華連天起元精互地長抗

衡四嶽並受紀巨神相望祀因虞帝巡遊誦漢皇雲臺
懸斷壁御道跨飛梁露滴仙人掌池洞玉女湯別宮開
紫府深洞隱丹房仙錄金箱祕軒文石室藏削成按圖
紀哭兀俯窺蒼欄草畱名藥巖泉吐異漿何當棄軒冕
長此奉三光

送兄右司諫郭時望使琉球

我后喜富陽軍書統萬方頒封臨絕域函詔下明光萬
里皇華節三年諫省郎禮加侯國上服亞珥貂行望闕
風煙迴連天海路長樓船雲裏出旌羽日邊翔蜃氣應
多豫鯨波自不揚威儀瞻漢使冠冕拜夷王紀事傳新

李陽書王集卷六 排律

七

語宜恩率舊章歸來報天子齊獻萬年觴

贈羅侍御謝病還蜀侍御本廬陵人故賦及之

彈冠新執法聯署舊台香臥病辭丹陛幽思解皂囊還
叩司馬渴去國接輿狂驛路雲連棧貂裘夜帶霜淒其
桑梓念邈矣鳳凰翔願就千金祕還來謁帝鄉

奉題錢思竹翁眉壽崇封卷

聖代有百年儵然白髮僊齒從絳老後姓自越王前築
室依仁里躬耕買讓田高風慕遠矜世業付韋園壺史
傳先世衰綸藉後賢禮同國老重秩與上卿聯玉笈
夷投霞觴青鳥傳散金遊里族張樂啟華筵自茲期上

壽那復養彭翁

再贈孫僉憲一首

北極新明主中臺舊侍臣揚旌拂海嶠展珮謁楓宸祖
帳羣僚餞長途短劍貧酒酣惟感激裘在任風塵豈服
先朝賜駕班此日新立階仙仗近拜表聖顏親萬國權
聲動千官蹈舞頻願將天保獻祝比華封陳賡賀堯爲
帝遐齡算是椿八荒昌景運萬國衍皇仁優渥分官膳
傳宣出內珍由知方岳重並荷曠恩均歸向河橋晚吟
餘禁苑春高談丞相府長揖大夫紳驄馬人還舊芝蘭
芳自鄰劇談權秉燭多病欲思華憤世心猶赤酬恩髮

李陽書王集卷六 排律

七

未銀知君多磊落書此慰征輪

華陽館文集卷十七

前明大理寺卿吉安永豐縣宋公儀望望之甫著

舊刻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新刻裔孫吳興

聲偉

族裔蕓輝等同校

紱

七言律詩

西臺應教一首

烏臺近接鳳凰城
栢署遙連霄漢清
海內安危須仗鉞

律詩

朝中風紀待持衡
回天屢抗匡時疏
捧日眞懸報主情

獨忝趨陪無寸補
頻于清夜愧朝纓

春日別同年陳世顯使楚便道還吉州

碧雲黃葉禁城秋
遙望星轅下楚州
念汝獨遊雲夢澤

與誰共眺岳陽樓
多愁司馬歸難決
得意冥鴻去不留

明到螺川口
有人天畔正離憂

春日別同年陳世顯使楚便道還吉州

燕京春日
會向雲中去
復歸海上已辭霜
雪苦

天邊
飄飄素影連雲起
緲緲餘音帶雨微

爲報
客秋來尺帛莫教違

秋日登京口北固山

北固山前雁北飛
高臺頻眺思依依
參差樓閣潮聲轉
縹緲蓬萊海色歸
萬里帆檣通禹貢
三山煙樹擁皇畿
欲知此日憑欄意
歲晏蕭條願已違

寄同年陳世顯一首

與君獻賦在長楊
姓字親題出未央
日下並誇雙腰裏
天涯一別各風霜
年來尺素勢相憶
坐對流黃欲斷腸
聞道玉尊虛密勿
願因起草報明光

泛太湖

洞庭東去水瀾瀾
萬頃風煙望欲迷
遠浦斜分蓬島出

律詩

空波遙下海門低
三千諸界晴嵐裏
七十二峯春日西

鼓柁逍遙何似者
欲將吾道訪鸛夷

九日尋吳郡博黃山人小酌禪林因登浮圖一首

楚客逢秋強自寬
三年澤國寄微官
卻憐車馬勞行役

爲訪求羊到考槃
佳節近人須縱酒
明時與子但加餐

秋風蕭瑟長安遠
一上浮圖影裏看

贈鄭子應召入汴

鄭生乘舸去吳鄉
樽散如今餐已蒼
自笑陸機還入洛

從知司馬亦遊梁
青楓江上遲孤興
白杜洲邊擷眾芳

聞道王門能愛客
爲君蚤已築丹房

天寧寺次念菴羅宮贊韻

年來何似山中侶終日不冠頭自科與世將迎慚傲吏
逢人問疾笑維摩欲辭五斗未能決解說三生亦已多
強欲題緘報知己秋風其奈客愁何

贈都察周司諫次韻

早拜中朝侍從臣朝朝夢寐沐恩新一書直入憐孤憤
萬死歸來感舊貧去國未能忘聖主倚門猶得慰慈親
因君爲念關西客欲振招魂泣楚人君與楊伯修劉煥
吾同禁得放楊

雪後登毘盧閣望宗內寄聶祠部

律詩

三

禁城珠閣自逶迤閣上晴看雪更宜花散昭陽銀作闕
光涵太乙玉爲階陽和暗逐年華轉凍臘初消日影遲
遙想仙郎頻扈祀早聞黃竹播新辭

酬吳下黃淳父兄寄用韻

徵才幸接鴛鴦侶執事還將獬廌冠一疏詎能酬聖主
寸心先已愧朝恩懷德芳草人何處望轉明河夜已闌
吳苑迢迢江水闊忽聞雙鯉到長安

自入中朝叨執法封官奏大明官憂時未効計然策
攬轡長慚使節懸念山鷄栖非羽弱何人狗監薦文雄
秋風香撲玄山路遐山虞人弋韓擒

祿役西行河南界作

車追遞事西風衣袂翩翩滿去塵地入汝陽還帶楚
路連函谷更通秦不堪中散圖諧世多病長卿願乞身
最憶慈齡頭白盡將因封事謝朝紳

初遊河東書院懷前臺長張仲修

郊原過雨草煙新滿院風光絕四隣深洞細雲依斷壁
曲池流水引通津到來幽徑花仍發坐臥閒房鳥自親
最憶安陽張仲子何西文藻照青春

謁漢壽亭侯故里祠祠有先塋存焉慷慨懷人聊

題短壁

律詩

四

早持節鉞控荆門莫下誰知負主恩滅賊未酬江左恨
扶劉那返楚南魂孤學寂寞還畱壩故里蕭條尙有村
魏關吳宮俱泯沒君侯祠屋滿中原

遊中條山

中條山北勢逶迤雲起千峯片片垂迢遞江城三晉國
依稀宰樹二郎祠青天有客乘黃鶴丹壑何人歌紫芝
便欲懷音問商老何時重向漢廷歸

酬胡子文編修臥病金臺見憶之作用韻二首

聽馬驅馳日厭喧長懷僊客在金門自逢汝後憐知己
每向人前憶別言臥病忽傳雙鯉報相思愁見百花繁

云夢職歸山甫莫羨於陵早灌園

有如臥病茂陵村方朔陸沈金馬門自昔風流俱玩世
方今賢達更何言嬌鸞出谷聲頻轉芳草懷人思已繁
忽報仙郎題錦字徽音日久對文園

奉次大司馬聶雙江公詠古松寄示之作

獨坐城頭古社濱蒼松無數老龍鱗含風偃挺真憐汝
蔭日扶疎自趁人已結靈根酬雨露更留直幹見丰神
年年北闕依堯舜何羨東封覩漢秦

鹽池東樓餞別李侍御一首

十里晴郊爽氣浮逢君池上暫登樓蕭風拂水凝如練

華陽集卷七

律詩

五

細日含煙澹似秋碧樹幾重縈別思蒼山無數引鄉愁
盈尊莫厭臨歧贈明日相思是舊遊

書院睡起次壁間韻示諸生

學道無成感歲年空將閒見落遺編蟬鳴短葉驚秋至
雲散中天看日懸予欲無言非隱爾吾衰不夢且安眠
忽思虞夏傳經處起觀河山一惘然

聞朱給事還山之報作此遙寄

聞道仙郎早罷官恭承帝譴出長安秋深葉下鴻初起
歲晏人歸江正寒選地移家栽藥果買磯垂釣看波瀾
莫將舊事傷遲暮處世空歌行路難

遊靜林寺贈王逸人

秋杪尋山歷翠微偶逢高士得相依夜來扣榻參禪罷
朝起分泉洗藥歸篋裏陰符機久息洞中丹竈火初飛
看君已得長生秘卻笑先生未拂衣

九日偕張兵憲陳少參王僉憲宴河中書院

落木深秋動客哀偶逢佳節共登臺雲連華嶽三峯出
城帶黃河萬里來竹葉滿傾良夜飲菊花欣對使君開
旬宜節鎮須公等迂謬應慚攬轡才

重陽後一日同藩臬諸公再宴河中萬固寺

中條山盡俯河流古寺深迴澗壑幽塋頂折梅簫管下

華陽集卷七

律詩

六

山腰置酒樹雲浮登高再奉青門會深醉還因黃菊留
斜日燕關看不極急風胡雁迴生愁

同張元洲兵憲遊華山飲青柯坪館中

九月西巡度華陰名山偶共故人尋千盤仄徑連雲轉
百道飛泉落澗深碧漢開樽承曉露青天吹笛響寒林
相顧盡日忘歸路不語聊參出世心

宴絳州王孫別館作

崑崙閣枕絳城隈云是王孫歌舞臺山對峩峩青欲斷
檻當汾水碧初迴鳳簫曲罷秦娥去魚藻筵開楚客來
莫訝今朝霜氣重爲云驄馬下蓬萊

游龍祠訪王湛泉吏部留飲山房

朝來出郭驅馬爲向山中訪臥龍栽竹滿林懸短榻
結茅無客坐高春推賢久已歸長蘆元鑒誰能薦仲容
十載懷君今識面清談終日得相從

襄陵行臺題

歲晏山城草木凋偶依行署對幽棲分池流水當軒遠
引樹叢篁路遠深徑行人吏散空庭月出夜烏啼
何事子虛誇楚澤卻看人在武陵溪

除久有懷故山次孫侍御韻一首

客裏愁看歲又除况逢節候已春初他鄉柏葉尊空泛
律詩 七

律詩

七

故國梅花夢久疏寒臘暗從燈焰盡風光轉入漏聲虛
最憶東臯農事早壠耕長日帶經鋤

答孫侍御見訊一首孫時監馬關西

憶昨乘驄並帝畿俄聞攬轡向關西旌旄閃日驚酋長
駭牝成雲出月氏念舊忽傳河鯉報思君遙望隴雲低
玉門關外巡邊過早見燕然又勒題

春日出遊偶同二三知己命酌舟中

春深日日輕飛起傍江城歷翠微多病馬卿聊獨往
避人羊仲故相依移舟命酌穿林去散髮行歌傍月歸
世事看來俱幻跡還應共採故山薇

重遊青原山次韻

不將搖落對愁顏更入青原訪舊山夜靜諸天空色界
秋深明月照禪關十年煉藥囊俱盡萬劫勞生鬢已斑
何似眞僧能住世長留塔影在人間

登雪浪閣次念菴先生見懷韻

危岑歛閣枕江流入暮寒煙望不收隱樹帆檣還泛泛
傍人鷗鷺故悠悠因參羽客囊中祕轉憶高人物外遊
久欲降心問眞訣不知何地並仙舟

九日登獻山奉獻華太保公兼謝凌明府一首

絕巖峩峩小徑盤萬峯迴合見僊壇雲依虛閣青冥削
律詩 八

律詩

八

地轉明河白晝寒躡屐登山陪謝傅栽花滿縣是潘安
共憐四海爲家日今夕何辭酌耐難

謝病後還朝親友追送江上感而有作

臥病空山自晏如每憐求仲伴閒居家貧學稼身將隱
親老還朝計轉疏日暮河梁勞送客天長雲樹正愁余
故交別後如相憶爲向江頭問鯉魚

桐江奉別念菴宮贊

看君蚤歲侍皇闈何事江干甘息機海內久思安石起
儲宮應待子房歸家無擔石賓常滿道在希夷貌自肥
歲晚長河風浪急憐余此去欲何依

臥病寺中貽道上人

自免歸來似夢生，倦遊仍復笑長卿。
祇緣多病違明主，因問三春在帝城。
林下雪晴花作雨，庭間春曉鳥如笙。
一從病後心無法，何處青山負舊盟。

送曾子固乞養還永豐

帝里相逢未幾時，今朝相送出長安。
因憐久客難將父，遂向明庭乞養還。
驛路蕭條人獨去，鄉關迢遞歲將闌。
嗟余何事留微祿，愁對寒雲不忍看。

朝陽長陵同胡正甫作

先皇龍輿下，幽宮佳氣朝。
來正鬱葱雲起蒼梧千嶺合。

星躔元祐百靈通

律詩

九

星躔元祐百靈通，寢園相望朝羣帝。
圭璧分行薦上公，徙倚穹碑沾淚罷。
愁聞松栢助悲風。

恭遊南苑紀述三首

城南祕苑勝蓬萊，阿閣重房幾處開。
左掖彤雲連草樹，西山晴雪映樓臺。
疏池萍汎銀河轉，疊嶂崑崙輦道迴。
爲道甘泉多獻賦，懸知應制並仙才。
傳道宸遊歷翠微，朱欄紫禁滿芳菲。
林間雨過飄香幄，石上雲來綴舞衣。
草色藉茵頻望幸，鶯聲調管卻憐歸。
侍臣當日陪遊遍，何地銜恩不借輝。

禁林遙邇俯長安，花裏開樽宴百官。
祓禊幾陪三日幸。

豫遊長奉五時權，香迎御輦韶光媚。
瑞靄房櫳紫翠園，遙想先朝文物盛。
每看廣和在金鑾。

送別荆川唐公視師海上二首

久知司馬善談兵，詔拜監師出禁城。
封疏已覓平虜畧，樓船還望海濱行。
善從黃石橋邊授，劍買青萍海外行。
他日功成歸奏凱，爲云封拜是書生。

歲歲烽煙海上軍，喜看持節下青雲。
臨軒密授平淮計，飛檄先傳諭蜀文。
出沒島夷終易滅，衰殘城邑不堪聞。
懸知幕府郊迎日，共獎忠良答聖君。

送鄒信甫還安成

律詩

十

九月涼風授客衣，憐君祖褐復南歸。
黃金下士誰相薦，白璧投人誰總稀。
沽酒城頭驚落葉，掛帆江上對斜暉。
遙知他日趨庭處，還抱遺經問是非。

題賈尚書雙壽崇封卷

儵然白髮在田園，偕老仍多子與孫。
身在四朝歌帝力，官封八座拜君恩。
遭時不待臨礪水，大隱何煩去鹿門。
更說司徒勞夙夜，祇將忠悃報晨昏。

送黃侍御按南畿

侍御嘗按河東，雲南故賦及之。

十年簪筆在朝端，海內爭看獬豸冠。
封事久傳三晉，威名早播百蠻歡。
秋深抱病逢人少，歲晏臨歧別汝難。

此去金陵異畝滯紫雲雙闕舊長安

松原訪念菴先生次韻

常年避客在林間不待深棲跡已閒
庭下長松懸夕照簷前飛鶴滿朝山
升堂但有諸生侍分席仍多野老班
一疏歸來今廿載幽情空寄白雲關

贈別陳西塘兵憲浙東

誰從海上訪神僊卻遇高人在日邊
辟穀曾師山下石出家不藉杖頭錢
有時歸屨探雲去終日攤書掃榻眠
久別不堪思遠道忽傳雙佩正翩翩

誠書久報故人來千里相思日幾迴
新闢樓居懸短榻

李陽書集卷七

律詩

十一

舊封丹竈長蒼苔山中白石期同煮
池上羣鷗了不猜忽見蓬萊雲外至
柴關深閉爲君開

連宵心語竟何如猶似鴻濛不語初
服氣久知忘肉味

餐英聊共折園蔬探囊但有囊中記
問藥多傳肘後書

爲謝故人相枉意何年重款白雲居

山居述懷

上書北闕返鄉閭新築山居十畝餘
生事寡營聊學圃世途多難合迴車
心閒轉覺交遊懶身隱何妨禮法疎
因笑青牛何似者逢人還著五千書

寄題馮尚書臥雲樓

翺鳳新從天上回高樓遙寄大江隈
散金不惜邀權貴爲惜誰憐濟世才
臆帶煙霞頻眺望心懸霄漢幾徘徊
爲言聖主思耆舊莫以江離動客哀

贈別陳西塘兵憲浙東

幾載烽煙報越東使君恩即遠臨戎旌旄閃日光生浦
繡斧飛霜寒避曉諫省盛名傳舊疏海邦殊澤待奇功
亦知此別歸來晚莫惜瑤華寄早鴻

山中寄答胡正甫僉憲鄉繼甫減刑二兄

憶在長安近待年幾從雙佩早朝天
但知肝膽酬恩是詎料疏狂觸網偏
袖裏圖書看不滅江邊折柳意難傳

李陽書集卷七

律詩

十二

歸來已著閒居賦山北山南總舊緣

九日山居有懷都下舊遊

深秋門巷不聞喧隱几蕭條似漆園
采菊自分幽澗色將心懶向世人論
苦培鳥跡堪畱篆客路羊腸畏觸藩
卻憶昔年同宦侶幾從閭閻奉明恩

山中奉答少宰鎮山朱公見寄之作

貧病歸來懶著書從池上結荷衣
流雲入戶侵書幌飛鳥窺人下釣磯
處世久同牛與馬一言寧論是和非
深謝山公推轂意祇將心膽報恩暉

九月陪吳明府諸公登蘇山凌空閣和杜韻

絕壁危欄徑不寬秋深搖落若爲歡雲中仙令雙鳬
洞裏幽人短鵲冠白水蒼茫山欲斷青天迢遞歲將寒
黃蘗菊耐多恩澤獨倚明河閣上看

遊白水門次聶儀部韻

誰將斷壑窮幽壑猶似昆明鑿漢年巖壑半飛天外雪
江村遠處頭煙固尋谷口遊方外笑指桃源在洞前
便欲從君長避世一蓑春雨斷山田

奉陪吳明府諸公遊陽山觀次韻

駿駢羽騎出郊耶涼吹蕭森萬木秋路轉煙林迷去住
山迴巖岫添遊煉丹臺上雲常起太乙壇前水自流

華陽文集卷七 律詩 七

此日幸逢令願忘名姓任呼牛

再過陽山奉答吳明府山中見贈之作

紆林曲嶺踰千盤獨立中峯一羽壇雲樹蕭疏秋欲暮
風泉寥法生寒但聞小徑畱年仲厭說東山起謝安
歲晏江湖心自遠煙波到處放舟難

寄史王陽太僕七十

華省含香待帝年歸來雙鬢已蕭然跡同范蠡乘舟後
名在田文好客先施食萬家超眾果爲樓百尺禮羣仙
知君久得長生訣坐看人間變海田

虔鎮訪吳堯山中永有贈詩自問摘賊白

中策策似君稀千里揚旌破賊歸夜發兵符如對壘
看雲鳥似忘機歸心曾長爭輸賦解縛降兒盡突圍
關閣盛名期早上輝光長到辟扉

夜宴吳中丞別署卽席奉呈一首

使君開宴敞嚴扉深夜移樽傍翠微醉裏嘯歌頻料敵
席邊彈覆動生機箇梅落盡驚蓬鬢庭燭光迴照鐵衣
卻羨當年羊叔子畱賓常向習池歸

華陽文集卷七 律詩 七

陽館文集卷十八

前明大理寺卿吉安永豐縣宋公儀墓之碑著

舊刻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新刻裔孫與瑛

聲偉

族裔繼輝等同校

紱

七言律詩

首春將赴部獨酌小園言懷

抗疏歸來歲屢新江潭跌罪泣孤臣非才久負蒼生望

華陽集卷六

律詩

一

多病常憐國士身已買漁磯長避世更將書劍遠從人

春回花下深能醉慚對先生漉酒巾

同年李憲副仁卿攜酌舟中有贈依韻奉答并東

余憲副德甫

對君樽酒若爲歡處世長歌行路難近苑啼鶯迎日早

深山古木入春寒逢誰京國能懸榻念爾都門已掛冠

賴有隔鄰同病客雙將青眼向人看

滕王閣期所知不值書懷

滕閣崔嵬江上開青春獨坐思徘徊自憐老子興不淺

無那美人期未來簷駐彩雲歌舞散汀迷芳草歲華催

登臨無限憑欄意日暮城頭畫角哀

②法寺夜坐似翠巖上人

逐臣無路請長纓趺坐聊同入定僧遣念便能超取劫

顯名都用問三乘夜深虛閣傳清梵月落疎林散法鏡

御悔青山拋舊隱柴扉遙隔白雲層

德州答西塘陳觀察見寄一首

絲絲楊柳覆堤長有客逢春載出疆念我播遷荆子國

思君遙對蓋公堂風塵荏苒空愁病關塞迢遙滯報章

欲賦蒹葭懷轉劇夜深涼月照孤航

初至益津作

特備兵

華陽集卷六

律詩

二

方欣五馬荆南去忽覩雙旌莫北回分閫更當馮翊郡

提兵兼轄羽林材賜衣在笥恩仍重攬鏡憐余鬢已催

莫以天涯嗟往事五雲佳氣是蓬萊

祇役潞河遙望京邑書懷

咫尺京華路不通彩雲飛繞大明宮侍臣日賜金莖露

倦客秋乘玉勒馳身逐塞鴻頻向北心同江水但朝東

虛薄廿年成底事空將元白笑揚雄

劉敬甫待選都下歲餘不得一官作此戲贈

公車待詔已年餘客邸寒氈歎索居夜讀舊書鄰有火

朝歌長缺食無魚黃金不遇誰知己白首相看獨共予

最憶少陵愁貰酒暫依嚴武欲何如

溫泉宴罷述懷呈同遊諸君子

遙想驪山麗景同百官承詔扈離宮泉聲響逐雲和奏
水氣香隨彩仗風地轉金湯燕極北天回銀漢薊門東
自憐侍從曾虛竊此日飄零任轉蓬

別大中丞楊公巡撫楚中三首

遙傳聖主憂三楚特遣中丞下九重湘沔總爲周錡邑
荆湖長護漢藩封青天開府推羊祜絳帳傳經羨馬融
最是諸生并父老望塵迎拜喜相從

公舊督學於此

帝命儒臣鎮荊州聖書朝捧觀宸旒大官供膳恩殊渥

華陽集卷六

律詩

三

內侍傳麻寵數優位近三台中執法權兼十道總諸侯

同時詞客多參佐清詠何人上庾樓

幾年落魄泥樽蒲此日提兵一豎儒獨有關西楊伯起

常憐敗北管夷吾青春江上瞻帷鉞畫舫天邊對酒壚

遙想武昌開府後幾能書札到窮途

早秋登大名新城樓寓目

時備兵大名

獨上層城散客愁瞻矚曙色望中浮千家砧杵秋風起
萬樹樓臺夜雨收危堞平連清漢影大河斜帶濁漳流
天雄自古稱名鎮鎖鑰多慙寄白頭

由真定趨龍泉關防秋

漢庭法從竟如何三輔提兵歲已多白日寒帷瞻大

秋風飲馬渡淖沱旌旗影裏看雲烏笳鼓聲中憶成

一飯自憐吾健在肯令華髮怨蹉跎

秋日登龍泉關最高巔望五臺諸山

十二層城似杳然五臺佳氣聳諸天名僧半住中峯裏
禪室多開上界邊紫塞日高回鴈嶺青山雲起掛龍泉
登臨况是悲搖落何處逢秋不可憐

自井陘趨錦繡堂一帶閱關署中小酌至酣述懷

一首

少日論兵膽氣鏖中年分闕更防胡秋提塞上蒼龍劍

華陽集卷六

律詩

四

夜檢囊中黃石符一飯未能忘鉅鹿雙旌先已指蜚狐

自憐小酌能成醉曾是高陽舊酒徒

閱關西山止宿黃寺公署次韻

邢州西去有重關亂山芙蓉萬仞山野色遠連蒼靄外
鐘聲遙入翠微間雲歸洞口僧初定月上峯頭客到閒
讀罷黃庭無一事恍疑身世隔塵寰

黃寺噴玉亭次韻

誰將一竅瀉靈泉細澣瓊花碎復圓漫有幽人醉泌沸
更疑神女弄潺湲心同不染能成佛境到無塵別是天
爲問莊生濠上意何如人在武陵川

邯鄲道中述懷次楊少參韻

轍跡年來任所之人情何事苦多歧誰憐直道三應黜
自笑疎才百不宜塵世未忘蕉鹿夢幽棲猶負薜蘿期
亦知九轉丹成易爲問盧生已較遲

鄒繼甫復拜刑曹郎中寄贈一首

山中相見倍踟躕別後思君旅鬢絲數載已違金馬署
一官仍拜爽鳩司囊中脫劍酬知己座上談經羨解頤
遙想退朝尋舊侶幾人深夜對招提

送王生北上便往薊州訪藥

時監軍
附中

問道休嗟行路難送君匹馬向長安薊門秋色煙霄迴

華陽集卷之六

律詩

五

淮浦江聲日夜寒倦客舊爲三輔使衰年欲試九還丹
茲遊大藥如能就願假雙鳬寄一丸

席上贈大將軍戚公一首

中興諸將獨超羣好勇知機復擅文幾載擁旌分閫外
一朝開府坐中軍妖氛洗後波常靜賓從酣來日每曛
十萬勦懷分賜盡祇畱一劍答明君

棘院同藩臬寅長明遠樓宴集次韻

中天樓閣切文昌閣上平看北斗光喜共美人談上界
懶將神女賦高唐秋風海畔吹朝雨白鴈天邊度曉霜
卻憶廿年朝省舊幾時重入紫宸傍

十五夜監試畢再登前韻一首

帝鄉五百應文昌明月清懸萬里光四海幾人方管樂
諸生何策答虞唐疎鐘漏徹千山曙畫角秋深落木霜
忽看彩雲飛不盡朝來長繞紫宸傍

再登明遠樓覽眺慨然有遺世之思

獨倚層欄興不孤遠看碧落散蓬壺長風鶴鶴去超忽
細雨樓臺乍有無煉液漸能生羽翼懷人何處寄藤蘿
莫言遺世非吾願爲笑丹邱亦可娛

武闈宴罷再登前韻志喜

中興今日際期昌又見掄才借寵光爲羨黃金收郭隗
何如白首問馮唐腰間寶劍寒衝斗馬上貂裘夜度霜
此去早聞明主顧驪駒直過賀蘭傍

得胡劍西祭酒抗歸之報慨然有懷作此寄之

去矣冥鴻莫復疑那堪遠道報書遲誰憐賈誼遭逢日
翻似鄒陽慟哭時委世自應同塞馬懷人何必弔湘纍
知君久側當時目小艇江頭理釣絲

寄楊大參一首

時楊亦被
謫東歸

相期天上奉宸居詎料人間有謫書暮夜未應疑伯起
倦遊久已病相如買田陽羨誰同耦入社匡山好結廬
祗願扁舟隨所適出門何必歎無車

華陽集卷之六

律詩

六

夜登武夷玉皇閣有懷陽明先生

按先生上疏後
謫入武夷山數

月始去

當年折檻似朱雲謫去蠻荒不忍聞盼望青天報主
艱危白日卻憐君藻績欲薦門牆後荆棘從多道路分
惆悵武夷山下月獨憑高閣挹清芬

謁紫陽書院次韻

隱屏精舍一蓬廬曾說先生早著書晚對亭前還下鳥
垂綸磯畔縱觀魚青山自照空潭裏白首猶刪汗棟餘
欲扣門牆問真訣祇留月色到窗虛

次南浦同年余德甫見過有作

華陽館文集卷六

律詩

七

倦客于歸鬢已皤故人尊酒獨相過江流東去愁難盡
山色西來晚更多豈有黃金收駿骨空令白雪和羊何
舊遊零落中郎逝誰續當年伐木歌四傷李張二
故及之

初冬聶大夫宅觀禮成同諸公宴集卻贈一首

作家居

初冬晴日照華裾季子加冠禮載陳庭下喜看連玉樹
座中多是聚星人當階移席頻頻勸入夜徵歌月正新
不是通家今累世幾能白首更相親

歲暮山中

歲晏蕭條過鴈稀洞門長日掩荆扉青山不厭幽人臥

白日難回逐客歸身世久拚唯縱酒雨晴頻試但更衣
年來讀易成何事戰勝應憐貌漸肥

贈東聖劉隱君

每過東湖湖上居看君白髮幾人如朝從田野驅新犢
夜課兒孫讀舊書世業累朝傳甲第身名終歲付樵漁
爲笑當時麗處士鹿門何必挽柴車

人口江上忽憶往歲都下同胡太史立春對雪之

作悵然有懷

人口逢春在帝畿歌殘白雪和青稀親交一別萍蹤遠
歲月頻看斗柄歸天上陽和何處散人間道路幾多違

華陽館文集卷六

律詩

八

共憐解組煙波迴廊廟江湖空楚非

却居寫懷

久爲倦客返深林洞口攜家何處尋臥對青山添傲骨
坐忘白石斷蓬心探書自檢囊中記扶杖聊爲澤畔吟
獨抱瑤琴向誰寫冷泠山水是知音

二月朔雪訪謝維世螺菴夜坐次韻

爲訪山人踏雪來茅菴愁倚兩松開樓烏入夜啼仍苦
幽谷逢春暖漸回尼父未曾羣鳥獸傳巖何意和鹽梅
卻憐白首窮經者誰向先天畫裏裁

山人時處
菴中

却居劉行甫曾于健二兄見過次韻一首

歸來長日賦閒居江上移家早結廬十畝生涯多橘柚
廿年蹤跡半樵漁蓬蒿自長迷人處門巷俄迴高士車
清論更酬千古上坐深春雨夜堂虛

郊居次韓丈論學之作因簡東厓王丈

歸來江上一閒身占斷風光又兩春遠世漸能知我貴
了心何用入山頻溪雲不盡牕中起庭草常從雨後新
此際不須論寂照請君何處更求真

深夜焚香有所思靜中默默悟圓機六根洗後真如一
一竅光生萬有賄誰向幻身參法性翻從知見覓精微
憑君點破安排障五十年間盡覺非

華陽集卷之六

律詩

九

獨坐郊園寄懷東厓王子兼簡上海張子

獨坐西園看火流望中雲物淡悠悠秋聲淒切隨天放
夜氣氤氳與道謀避世久應蓬島去齋心如在太清遊
此時正憶同懷侶明月清風何處求

贈北溪徐丈

看君待詔長安日對策歸來鬢已疎在近市廛常避客
坐穿木榻但翻書平生不識將軍貴懶性惟甘隱士裾
莫道漢庭薄經術申公九十有蒲車

得顧從化書作此答寄

解組歸來白髮新形骸土木向誰真疏才舊忝吳門令

戶祝今慚畏壘民庭下好音常惠我江邊孤舫獨懷人
他年倘踐重來約卻笑潘郎是後身

贈劉隱君

曾憶還朝畏簡書逢君忽是十年餘青燈幾夜談鄉後
淮浦孤舟對雪初別去自憐名業薄歸來應歎故交疏
丈人借老酒強健何似龐公並挽車

用張東楚韻述懷一首

拂袖歸來學醉歌秋深江上亂雲多從知白髮終難變
惟有丹心耿不磨閭里浮沈隨鹿豕世途翻覆看風波
東山不是終南徑爲問蒼生可奈何

華陽集卷之六

律詩

十

江上別李見羅憲使備兵東粵次韻

常將世事比虛舟久向人間厭薄遊忽報美人天上至
相逢尊酒月中留共看執法新懸印爲語元戎好借籌
最憐南粵干戈地開府何時屬鄴侯

江上秋雨同曾奉常丈及王劉二兄同賦

零雨霏微江上幽蒼蒼飛靄晚來收美人開徑來三益
倦客登樓擬四愁樹裏泉流如協奏沙邊鷗鳥故相求
此時共憶同心侶遠道悲歌半是秋

見臺曾奉常以述懷詩見示依韻酬答三首

京國相逢憶往年別來書札若爲傳忽從天上辭金馬

還向山中種石田休沐幾時頻入社清言終日獨相聞
一從悟得休心法廊廟江湖空世緣

昔年曾過孝廉村翠嶺蒼煙護石門四壁圖書遺澤在
兩朝花詒贖恩存閒尋野寺僧如識坐對鳬鷗日已昏
別後看君還抗疏歸來乞買邵陵園

微才焉敢負明時肯向秋風歎暮遲絕口不言當日事
灰心還向古人思營巢靈鵲能先見遠塞冥鴻已後期
爲問同懷今幾在卿家兄弟是深知

華陽集卷十六

依然高閣就江流俯檻朝看宿霽收千載心期徒嘿嘿

華陽集卷十六

律詩

十一

平生身事尚悠悠門庭俎豆還今日鄉里衣冠總昔遊
爲笑野夫甘汨沒年來生計付虛舟

再得蜀中報作

萬里休嗟蜀道難兩承優詔下江干十年再斥憐孤憤
一歲連移是舊官報主但留逢掖服憂時空有惠文冠
爲云獻曝非高手且向山中戲累丸

送鶴舉周郡侯督學貴州

憶昔留省爲郎口吏部才名海內傳喜拜次公來五馬
爲看伯起報三鱣山連越嶲風霜逼人在蠻陬道氣全
欲報深知何以贈臨行唯有繞朝鞭

昨年匹馬觀楓宸闕下聲華久絕倫抵掌公卿頻薦上
灰心禪觀懶隨人清時豈合歸長孺遠郡何由借寇恂
此去殊方異畝滯台星光照法垣臣

江上望南村郊居作此貽諸子

時赴蜀

沙邊宿舸傍江灣江上茅齋指顧間轉盼卽爲千里道
出門如隔萬重山壯心不逐年華減病骨應憐道路艱
爲語諸郎勤愛護少年叔度好希顏

赴蜀與兒姪輩言別

絲絲微雨淨郊塵萬里辭鄉別密親五命總爲廉訪使
十年猶是播遷人川途縹緲經南國雲樹蒼茫隱北宸

華陽集卷十六

律詩

十二

此去未應嗟遠道恩波隨處是王臣

追和羅參知被謫還山之作

時已起官按察使

葡塞提兵五載餘一朝解組竟何如非因直指連章謗
誰信讒人滿篋書高臥豈容淹謝傅扶危終見仗包胥
驚看優詔翩翩下休道明時結網疎

雪中登岳陽樓

岳陽樓俯大江陰雪裏來登見客心山入九疑湘色遠
波連七澤洞庭深乘風鶴鶴時高下破浪帆檣自古今
借問當年吹笛客可能長嘯聽孤吟

登岳陽樓最高處眺望因憶昔年曾夢遊此情境

宛然時儀部鍾使君出貳此邦招飲樓上作此

貽之

孤城迥出白雲層閣閣乘風此又曾身到虛空有幻
心忘寥廓更何憑恍疑混沌初開鏡欲問鴻濛已縛繩
雪夜何人更吹笛漫從遷客話驚騰

同憲長野庭巖君再登岳陽樓覽眺一首

層樓霽雪散簷阿憲府開樽招客過檻外晴雲浮碧落
簾前煙嶼點青螺湖聲落去潮初定山色飛來曉更多
莫問長安何處是試看斑竹怨湘娥

代簡寄內閣張相公

華陽館文集卷八

律詩

七

早年通籍拜台司共羨團侯是帝師入掌絲綸承密勿
出延賓客話心期黃金臺畔雲常起白玉階前日每移
拊髀倘勤明主問爲言頗牧幸同時

薄暮從宣風館趨袁城用韻賦懷一首

沿溪淺水浸沙痕四望青山似陸渾風急忽傳彭蠡鴈
路迷疑入武陵村寒城迢遞鐘聲起夜館遲迴月色昏
不向宜春臺上望懶將遺恨賦招魂

載赴閩姻家見臺督奉常設餞於大洲初相國舊

第是日同志咸集因談相國舊蒙恩渥俛仰今

昔情見乎辭

同會爲周潤巖方伯陳蒙山參知
賀少龍憲伯曾健齋進士王劉二

兄文

青螺文水日悠哉相國堂連草樹回星井喜看今復聚
天葩曾是帝親裁人間賦比兼金贈江上樽逢倚玉開
最憶同時朝省客相看俱是濟時才

春日晴波漾碧濶芳樽深對故人懷早從小園開三徑
老向明時寄一官直道無媒終不偶批鱗有逆古來難
卻憐擊楫中流輩翻向當年洛社看

雨中同喬使君登泉郡清源山坐盤石命酌至醉

作此奉呈

時督學
閩中

華陽館文集卷八

律詩

七

雨裏看山曉色多墮碑應笑羊開府善飯誰憐馬伏波
拔劍逢君還起舞白雲空戀故山阿

楓亭驛次韻述懷

早年結綬在明庭十載飄零笑獨醒報主未懸南越頸
移文應愧北山靈從知天上多仙匹誤落人間是謫星
今日觀風還海甸子矜迎拜正青青

校士棘院報左使朱年丈同諸大夫集平遠臺作

此寄之

故人同地不同權朝報羣公集紫壇爲笑馬融淹絳帳
懸知貢禹理新冠絲絲蛛網千愁結脈脈明河一語難

最是炎蒸霜不到贈君那有蔗漿寒

朱君苦熱無故及之

中秋閨師邀諸大夫登烏石山房宴集因憶舊遊

述懷一首

偶因佳節登臨處會記當年上巳時選地鳴騶追被袂
倚巖趺坐話心期秋分海上隨杓轉月隱城頭到席遲
惆悵人生如夢過功成黃石總堪師

九日同藩臬諸僚登閩南第一樓得和字

層檐飛閣倚巖阿九日秋風匹馬過萬壑松濤天籟靜
千峯晴日野煙和吹埴並奏黃花句對酒空調白雪歌
爲問同時能賦客浮雲西北意如何

華陽館文集卷六

律詩

五

次憲長鄒公同諸大夫登樓韻

朝來同眺碧雲樓海上神山一望收松際斷煙浮野迴
簷前飛鷲入簾幽逢時滿飲黃花酒舒嘯高吞白日秋
峴首龍山空勝事須知今日是嘉遊

次鄒憲長平遠臺覽眺之作

獨眺高臺瞰遠空故人相對思何窮千山落照煙光迴
萬樹含秋霧氣濛法界無塵都不染雲橋有路若爲通
因君參破人間世明月清懸碧海東

棘院獨坐得鄒憲長同諸公閱武之作次韻答之

少年學劍恥縱橫匹馬長驅大將營篋裏陰符俱徹帶

爐中丹藥是閒情偶窺庭下堦苔色忽聽軍中枹鼓聲
卻怪元戎無劇孟登樓長嘯合昇平

華陽館文集卷六

律詩

六

華陽館文集續刻卷一

前明大理寺卿吉安永豐縣宋公儀望望之甫

舊刻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新刻裔孫魚璣

聲偉

族裔蘊輝等同校

紱

內篇

按從祀或問錄一卷往予家居因與同志互相究難慨然有感於人品學術之辨遂設爲或問以究極折

華陽館文集續刻卷一

或問錄

一

衷之旨然未敢以示人也萬曆癸酉予佐大理輒擬一疏欲上之會言者方指斥爲僞學同志中力止之以俟論定明年夏出撫南畿日理轉輸議軍旅諸務紛沓毀譽利害日交乎前獨賴早從父師與聞此學時時藉以持循不至墜落然後益歎先生之功世豈可以忘報也哉學政錄予督學時發明聖朝教化大旨以告諸生與所聞於先生互相證驗并刻置署中與四方同志共焉

陽明先生從祀或問 井序

僕閒居日與同志講古人之學頗悉今昔學術之辨以

爲我朝理學敬齋薛公倡之白沙陳公繼之至於力求

本心直悟仁體則餘姚王陽明公致良知一脈直接孔

孟不傳之祕自濂溪明道以後一人而已近聞科臣欲

舉薛陳王三公從祀孔子廟庭甚盛典也未幾卽下禮

部集諸儒臣會議時刑部侍郎鄭公因見議論紛起遂

上疏深詆餘姚其事遂寢同志中因究論陽明之學與

宋儒所以異同之故言人人殊僕乃作爲或問反覆辯

難以極折衷之旨雖於先生之學未敢謂盡其底蘊而

於古今學術之辨或亦得其梗概云爾時隆慶己巳十月朔記

或有問於予曰古今學術自堯舜至於孔孟原是一箇

華陽館文集續刻卷一

或問錄

二

後之談學者何其紛紛也予答之曰自古及今人同此心同此理所謂理者非自外至也易繫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謂生理也此心生理卽謂之性故性字從心從生程子曰心如穀種又曰心生道也人之心只有此箇生理故其真誠惻怛之意流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以至萬事萬物之間親親尊尊厚厚薄薄自然各有條理不俟安排非由外鑠是所謂天命之性真實無妄者也自堯舜以來其聖君賢相名傳萬古相與講求而力行者亦只完得此心生理而已此學術之原也

或曰人之心只有此箇生理則學術亦無多說何至紛紛藉藉各立異論何也予曰子何以其爲異也曰精一執中說者以爲三聖人相與授受萬世心學之原至矣成湯文武周公以後又曰以禮制心以義制事曰緝熙敬止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門之學專務求仁孟子又專言集義曾子子思述孔子之意作大學中庸聖門體用一原之學發明殆盡至宋儒朱子乃本程子而疑大學古本缺釋格物致知於是發明其說不遺餘力說者謂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朱子則集諸儒之大成其說已三百餘年至陽明先生始反其說初則言知行合

一既則專言致良知以爲朱子格物之說不免求理於物格心於外此其說然歟否歟予答之曰上古之時人含淳樸上下涵浸於斯道而不自知伏羲氏仰觀俯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然當時未有文字學者無從論說至堯舜禹三大聖人更相授受學始大明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此心本體純一不雜是謂道心卽所謂中也若動之以人則爲人心矣非中也微者言乎心之微也危則殆矣精者察乎此心之不一而一於道心也一者一乎此心之精而勿奪於人心也如此則能允執厥中天

命可保矣此傳心之祖也以禮制心者言此心只有此箇天理禮卽天理之謂也故制心者惟不欺此心之天理則心之體全矣以義制事者言天下之事莫非吾心流行之用制事者惟順吾心之條理裁制而不以己私與焉則心之用行矣此體用合一之說也若謂禮屬心義屬事是心與事二矣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言謂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審如此說是理與義果爲二物乎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物自吾心之條理精察而言謂之理自吾心之泛應曲當而言謂之義其實一也緝熙敬止者言心體本自光明緝熙

則常存此光明也敬止者言此心無動無靜無內無外常一於天理而能止也文王緝熙光明使此心本體常敬而得所止故曰純亦不已文王之德之純此之謂也敬以直內者言心之體本直但能常至於敬則內常直矣義以方外者言心之神明自能裁制萬事萬物但能常依於義則外常方矣敬者義之主宰在內而言謂之敬義者敬之裁制在外而言謂之義惟其敬義一致內外無間則德日大而無習無不利矣故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嗟乎堯舜禹湯聖君也文王周公聖臣也古之君臣相與講究此學先後一揆其

力量所到特有性反之不同耳若相傳學脈則千古一理萬聖一心不可得而異也時至春秋聖君賢相不作人心陷溺功利橫流孔子以匹夫生於其時力欲挽回之故與羣弟子相與講明正學惓惓焉惟以求仁爲至夫仁人心也卽心之生理也其言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解之者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手足痿痺卽爲不仁此仁體之說也當時在門之徒如子賜由求最稱高等然或膠擾於事功出入於聞見孔子皆不許其爲仁惟顏子請事竭才直悟本體故孔子贊易之復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氏

之子殆庶幾焉此知行合一之功孔門求仁宗旨也孟子集義之說因告子以仁爲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以義爲外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故孟子專言集義義者心之宜天理之公也言集義則此心天理充滿而仁體全矣大抵古人立言莫非因病立方隨機生悟如言敬義或止言敬言忠恕或止言恕孔子答顏子問仁專在復禮至答仲弓又言敬恕要之莫非所以求仁也至於大學一書乃孔門傳授心法析之則條目有八合之則工夫一致蓋千古以來人心只有此箇生理自其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其發動而言謂之意自其靈覺而言謂之

知自其著見而言謂之物故心主於身發於意統於知察於物卽是一時原無等待卽是一事原無彼此此大學本旨也家國天下莫非格物也格致誠正莫非修身也其實一也朱子旣以致知格物專爲窮理而正心誠意工夫又條分縷析若謂窮理工夫與誠正工夫各有次第又爲之說以補其傳其言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理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又曰心雖至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吾之一心說者謂其一分一合之間已不免析心與理而二之當時象山陸氏嘗與反覆辯論謂

其求理於物格心於外非知行合一之旨兩家門人各持勝心遂以陸學主於尊德性而疑其近於禪寂朱學專於道問學而疑其涉於支離三百年間未有定論至我朝敬齋薛氏白沙陳氏起而知行合一之說稍稍復明我世宗皇帝始以陸氏從祀孔庭甚大惠也正德嘉靖間陽明先生起而與海內大夫學士講尋知行合一之旨其後因悟大學中庸二書乃孔門傳心要法故論大學謂其本末兼該體用一致格物非先致知非後格致誠正非有兩功修齊平治非有兩事論中庸則謂中和原是一箇不觀不聞卽是本體戒慎恐懼卽是功夫

慎獨云者卽所謂獨知也。慎吾獨知則天德王道一以貫之固不可分。養靜慎動爲兩事也。學者初聞其說莫不詫異。旣而返之吾心。驗之躬行。考之孔孟旣又參之濂溪明道之說。無不脗合。蓋人心本體常虛常寂。常感常應。心外無理。理卽是心理。外無事。事卽是理。若謂致知格物爲窮理工夫。誠意正心又有一段工夫。則是心體有許多等級。日用工夫有許多次第。堯舜孔孟先後相傳之學果如是乎。至於致良知一語。又是先生平日苦心懇到。恍然特悟。自謂得千古聖人不傳之祕。然參互考訂。又卽是學庸中相傳緊語。非是懸空杜撰。自開

一門戶。自生一意見而欲爲是以立異也。後來儒者不知精思反求。徒取必在物爲理之一語。至析心與理而二之。又謂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知。如此則禮樂名物古今事變與此心義理爲兩物矣。此陽明先生所以力爲之辯。而其學脈宗旨與時之論者委若冰炭黑白。此又不可強爲之說也。

或曰陽明先生言知行合一其說詳矣。其在六經亦有不甚同處。不可不辯。傳說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是知在先行在後。易繫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

知屬乾行屬坤。中庸言未發已發亦屬先後。生知學知安行利行亦有等級。大學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凡如此說皆可例推。今陽明先生卻云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精察明覺處卽是知。如此是知行滾作一箇更無已發未發先後次第。與古先哲言亦似有間。又如程子以格物爲窮理易繫亦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今陽明言格致誠正原是一事而極言格物窮理之說似爲支離。其說可得言歟。子曰自天地生物以來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所謂靈者卽吾心之昭明靈覺炯然不昧者也。人自孩提以來卽能知愛知

敬。夫知愛知敬卽良知也。知愛而愛知敬而敬卽良能也。此謂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也。極而至於參天貳地經世宰物以至通古今達事變亦莫不是循吾良知充吾良能。非外此知能而別有一路徑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此知行合一之原也。傳說所謂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者言人主一日之間萬幾叢集多少紛奪多少牽引非眞能以天地萬物爲心以敬天勤民爲事則怠樂易生。生機易喪。非不知賢士大夫之當親邪佞寵倖之當遠而有不能親不能遠者欲奪之也。故爲人主者惟在親賢講學養成此心知而必行不爲邪

倭搖惑不爲寵倖牽引乃爲知而能行故曰知之非難行之惟艱此傳說所以惓惓於高宗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者天地之氣原是一箇乾以一氣而知大始有始則終可知故曰易坤以一氣而作成物能成則始可見故曰簡若天地之氣各自爲用則感應不通二氣錯雜造化或幾乎息矣人心之生理卽乾坤之生理也率吾良知則無所不知故曰易則易知率吾良知則無所不能故曰簡則易從知者知乎此也能者能乎此也實一理也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此又知行合一之旨也中庸未發已發云者言人心本體常虛常寂常感常應未應不是先故體卽是用已應不是後故用卽是體後來儒者正是此處看得不透卻去未發上做守寂工夫到應事時又去做慎動工夫却是自入支離窠臼明道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周子恐人誤認中和作先後看故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孟子指親親敬長爲達之天下卽達道之說也親親敬長良知也達之天下良能也又何嘗有先後李延平令學者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夫未發氣象卽孟子夜氣之說若未發之中原無氣象可言譬之鏡然置之廣室

大眾之中無所不照未嘗有動也收之一匣之內照固自在未嘗有寂也陽明先生政恐人於此處未透故其答門人曰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卽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稍萌一念而未嘗靜也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其言發明殆盡矣生知安行學知利行等語乃就人品學問力量上看譬之行路者或一日能百里能六七十里能三四十里其力量所致雖有不同然同此一路非外此路而別有所知也同此一行非外此知而別有所行也但就知而言則有生知學知困知不同就行而言則有安行利行勉行不同故曰及其知之與其成功一也又何嘗截然謂知與行爲兩事哉大學本末始終先後等語極爲分曉蓋此心本體卽至善之謂至善者心之止處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學問工夫必先知吾至善所在看得分曉則生意流行曲暢旁通定靜安慮自然全備易所謂知至至之可

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亦是此意先儒所謂知止爲始能得爲終言一致也從生天生地生人以來只是一箇生理由本達末由根達枝亦只是此箇生理先儒謂明德爲本親民爲末本即體也未即用也民者對已而言此身無無對之時亦無無用之體體常用也民常親也明德者心之體也親民者明德之用也如明明德以事父則孝之德明明德以事君則忠之德明此本末之說一以貫之陽明先生辯之已詳若夫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二句其義最精夫率性之道徹天徹地徹古徹今原無先後聖人全體此心通乎晝夜察乎天地亦

善書集卷一

或問錄

上

無先後可言吾人心體與聖人何嘗有異惟落氣質以後則清濁厚薄迥然不同氣稟既殊意見自分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則質實焉日用不知而君子之道鮮矣大學一書發明明德親民而止於至善所謂至善者即本然之良知而明德親民之極則也是良知也至虛至靈無古今無聖愚一也故意念所動有善有不善有過有不及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吾人但當循吾本然之良知而察乎天理人欲之際使吾明德親民之學皆從眞性流出眞妄錯雜不至混淆知此而後可以近道道率性之道也苟或不知眞性一脈

而或入於空虛或流於支離如二氏五伯其失於道也遠矣中庸所謂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以入德意正如此孔門作大學而歸結在於知所先後一語雖爲學者人首而言然知之一字則千古以來學脈惟在於此此致良知之傳陽明先生所以喫緊言之故曰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若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非所謂窮至事物之理之謂也理也性也命也一也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窮字非言考索即窮盡吾心天理之窮故窮仁之理則仁之性盡矣窮義之理則義之性盡矣性天之命也窮理盡性則至命也

善書集卷一

或問錄

上

所謂知天地之化育也且格物窮理之說自程朱以至今日學者孰不尊而信之今朱子或問具在試取其說而論之如云大學之道先致知而後誠意夫心之所發爲意意之所在爲物今日先致知而後誠意則所知者果何物耶物果在於意之外耶又曰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循理夫不待勉強而自樂循理聖人之事也豈誠意工夫又在循理之後耶又云學莫先於正心誠意欲誠意正心必先致知格物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也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

處其當否皆窮理也又曰窮理者非必盡窮天下之理
又非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
如窮孝之理當求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
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但得一道而入
則可以類推而通又謂今日格一物窮一理久則自然
浹洽貫通此伊川先生窮理格物之說也今試反之吾
心考之堯舜精一之旨與此同乎異乎夫人同此心心
同此理理即天理也學者所以學乎此心如讀書窮
理講論古今豈是不由意念所發輒去讀書講明古今
之理如事親從兄豈是不由意念所發輒去窮究事親
從兄之理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不知含意念則何
從應接何從處得當否又謂今日格一物明日窮一理
則孔子爲學工夫自志學至於不踰矩原是一箇若必
待窮盡事物之理而後加誠正工夫恐古人未有此一
路學脈且人每日之間自雞鳴起來便將何理去窮何
物去格又如一日之間事變萬狀今人從二十以後能
取科第人仕途便要應接上下躬理民社一日之間豈
暇去格物窮理方纔加誠正一段工夫又豈是二十以
前便將理窮得盡物格得到便能做得好官幹得好事
只如此便覺有未通處若陽明先生論大學古本則謂

卷之二

武岡錄

七

身心意知物一事也格致誠正修一功夫也何也身之
主宰爲心故脩身在於正心心之發動爲意故正心在
於誠意意之所發有善有不善而此心靈明是若昭然
不昧故誠意在於致知知之所在則謂之物物者其事
也格正也至也格其不正以歸於正則知至矣故致知
在於格物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孟子曰萬物皆備
於我夫大人之學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故言物則
知有所察意有所用心有所至是不可以先後彼此分
也大學上書直將本體工夫一下說盡一失俱失一得
俱得先生大學或問一篇發明殆盡而世之論者猶或
疑信相半未肯一洗舊聞力求本心以至今議論紛然
不一以愚測之彼但謂致良知工夫未免專求於內將
古人讀書窮理禮樂名物古今事變都不講求此全非
先生本旨夫學有體有要而不先於體要而欲從事於學
者謬矣譬之讀書窮理何嘗不是如吾意在於讀書則
講習討論莫非致知莫非格物吾意在於事親則溫清
定省服勞奉養莫非致知莫非格物故物格則知至知
至則意誠意誠則心正心正則身脩此孔門一以貫之
之學也晦翁晚年定論亦悔其向來所著尚有未到且
深以誤己誤人爲異其答門人諸書可攷也至於伊川

卷之二

武岡錄

七

曰人亦疑格物之說非程子定論具載大學或問中是其說在當時已未免異同之議非至今日始相抵牾也或曰知行合一之說則既聞教矣先生又專提出致良知三字以爲千古不傳之祕何也子答之曰此先生悟後語也大學既言格致誠正中庸又專言慎獨獨卽所謂獨知也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意蓋如此孔門之學專論求仁然當時學者各有從入惟顏子在孔門力求本心直悟全體故易之復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氏之子殆庶幾焉此致良知一語蓋孔門傳心要訣也何也良知者吾人是非

華陽集卷一

問錄

五

之本心也致其是非之心則善惡真妄如辨黑白希天別無路徑孔子云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出乎此則入乎彼大學所謂誠意中庸所謂慎獨皆不外此致良知之學先生所以喚起語人自以爲學聖要訣意固如此吾輩當深思之

或曰陽明之學既是聖門正脈不知卽可語聖人否子答之曰昔人有問程子云孟子是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先生早歲以詩文氣節自負既有志此學乃盡棄前業確然以聖人爲必可至然猶未免沿襲於宋儒之理語浸淫於二世之虛寂龍

場之謫困心衡慮力求本心然後真見千古以來人心只有此箇靈靈明明圓圓滿滿徹古今通晝夜無內外兼動靜常虛常寂常感常應一箇獨知真體故後來只提出致良知三字開悟學者竊謂先生所論學脈直與程子所謂已到至處非過也

或曰子謂我朝理學薛陳王三公開之然其學脈果皆同歟子答之曰三子者皆有志於聖人者也然薛學雖祖宋儒居敬窮理之說而躬行實踐動準古人故其居身立朝皆有法度但眞性一脈尙涉測度若論其人品蓋司馬君實之流也白沙之學得於自悟日用工夫已

華陽集卷一

或問錄

六

見性體但其力量氣魄尙欠開拓蓋其學祖於濂溪而所造近於康節也若夫陽明之學從仁體處開發生機而良知一語直造無前其氣魄力量似孟子其斬截似陸象山其學問脈絡蓋直接濂溪明道也雖然今之論者語薛氏則合口同辭語陳王則議論未一信乎學術之難明也已

或曰陽明之學吾子以爲得孔門正脈是矣然在當時其書而議者不少至於剿摘逆濠其功誠大矣然至今尙憎多口此何故也子答之曰從古以來忌功妒成豈止今日江西之功先生不顧覆宗滅族爲國家當此大

事而論者猶不能無忌心奉天之變德宗歎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義應者當時非顏魯公兄弟起則唐社稷危矣宸濠蓄謀積慮藉口內詔左右親信皆其心腹其後乘輿親征江彬諸人欲挾爲變先生深機曲算內戢凶倖外防賊黨日夜如對勁敵蓋先生苦心費力不難於逆濠之擒而難於調護乘輿之輕出也其後逆濠伏誅乘輿還京此其功勞誰則知之當其時內閣銜先生歸功本兵遂扼其賞一時同事諸臣多加黜削卽桂公生長江西猶憤異議近來好事之徒又生一種異論至以金帛予之議公此又不足置辨先生平日輕富貴一

華陽先生集卷一

或問錄

七

死生方其疏幼適瑾備受筆楚艱關流離幾陷不測彼其死生之不足動又何金玉子女之云乎哉甚矣人之好爲異議而不反觀於事理之有無也善乎刑書鄭公之言曰王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時名卿鮮能及之特以講學故眾口交訾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蓋覆惟學術邪正未易銓測以是指斥則譏說易行媚心稱快耳今人咸謂公異端如陸子靜之流嗟乎以異端視子靜則游夏純於顏曾思孟劣於雄況矣今公所論敘古本大學傳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虛心平氣反覆融玩久當見之嗟乎使鄭公而愚人也則可鄭公而非愚人也則

是豈非後世之定論哉

或曰近聞該部止擬薛文清公從祀王陳二公姑俟論定何也予答之曰當時任部事者不能素知此學又安能知先生孔子大聖也其在當時羣而議者奚啻叔孫武叔輩孟子英氣下視千古當時猶不免傳食之疑我明理學尙多有人如三公者則固傑然者也乃欲進薛而遲王陳其於二公又何損益陸象山在當時皆議其爲禪而我世宗朝又從而表章之愚謂二公之祀與不祀不足論所可惜者好議者之不樂我國家有此盛舉也

華陽先生集卷一

或問錄

六

華陽集續刻卷二

前明大理寺卿吉安永豐縣宋公儀望望之甫

舊刻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新刻裔孫孫奕璵

聲偉

族裔蘊輝等同校

敘

學政錄

爲申飭學政事 時督學八閩

竊惟唐虞三代以來莫不以教化爲大務良以教化行

華陽集續刻卷二

學政錄

一

華陽集續刻卷二

則人才出而治行興教化廢則仁義竭而王政衰洪惟
我太祖高皇帝創造甫定卽詔郡縣建立學校以興起
教化既又申諭臥碑昭布海內正統以後乃專設儒臣
提督學政陞解之日特頒璽書以行其敷宣教化之意
蓋與臥碑相表裏矣猗歟休哉維茲八閩素稱名區人
才輩出均於經書本道以非才督學于茲仰惟簡命
良諸博士弟子繼那伯令長諸博士弟子亦曰本道將
有訓戒庶幾有所持循以共底於成績此其交相責勉
之意固章章明甚矣此本道所爲朝夕惴惴然懼也抑

嘗聞之弊之教人射必至於教大匠之誨人必以規

本道以爲臥碑所載與今璽書所頒條章則固弊之弊

率大匠之規矩也夫敷揚德意以申飭學政固本道責

也爾邦作令長多師多弟子其力果能率迪璽訓以對

揚列聖教化之意否乎夫能以敷率規矩示人者法工

之事也能以規矩敷率自致于巧者學者之事也本道

所望於多師多弟子者固不曰吾能敷率規矩之已爾

則爾多師多弟子其能不朝夕惴惴懼未能副責成之

意已乎本道用是申飭學政以臥碑璽書所頒市者條

分縷析備開前件期與邦伯令長博士弟子共相勸勉

華陽集續刻卷二

學政錄

二

華陽集續刻卷二

以冀無負於今日至于職掌所關及出巡條約則歷年
憲案在焉刪繁就簡昭示典要以便遵行維我邦伯令
長多師多弟子務相體悉共守成憲本道有厚望焉其
或玩愒背戾忽於修舉則敕罰有常予不敢私除條約
已經頒行外所有前件事理擬合通行爲此案仰備批
回府著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卽便轉行所屬
州縣儒學一體遵照仍楷書大字榜示明倫堂以便觀
覽該府量動支無礙官銀刊刻成書頒給郡州縣學官
吏師生俾朝夕誦觀著實舉行鄉士大夫乃斯文先覺
諸士表率仍各送二冊以見本道請益之意俱毋違悞

類取各不違依准并行過日期一拜呈來

計開

學政第一 以下俱申明臥碑計十五條

一禮部欽依出榜曉示郡邑學校生員爲建言事理本部照得學校之設本欲教民爲善其夏家子弟入學必志在熏陶德性以成賢人近年以來請府州縣生員父母有失家教之方不以尊師學業爲重保身惜行爲先方知行文之意欺視師長把持有司恣行私事以有不法從即以虛詞徑赴京師以惑聖聽或又暗地教唆他人爲詞者有之似此之徒縱使學成文章後將何用况爲

華陽縣志卷三

學政錄

三

人必不久同人世何也蓋先根殺身之禍於身豈有長生善終之道所以不得其善終者事不爲己而誣人過失代人報讐排陷有司此志一行不至於殺身未知止也出榜之後夏家子弟歸受父母之訓出聽師長之傳志在精通聖賢之道務必成賢外事雖入有干於己不爲大害亦置之不忿固性含情以拘其心待道成而行行豈不賢人者歟所有事理條列于後

前件看得福奇鈔奉高皇帝榜示夏家子弟入學郡邑學校生員一節無非昭示正學惟恐父兄失其教子弟失其學身陷過惡罪歸不赦故惓惓以熏陶德性

養成賢人獎勵諸生爲言但德性二字體認未易言諸生言之夫德字從心從直孔子云人之生也直故直心爲德性字從心從生宋儒云性者心之生理故心生爲性是故在性而言則性爲德性在德而言則德爲性德熏陶云者言人能在德性上涵養充拓則於倫理事物間皆是這箇德性發用生理油然而日相熏陶實心感觸日相浹洽以故德性長而賢人成也豈有根殺身之禍於身者哉嗚呼讀聖訓者其可思也夫其亦可懼也夫

華陽縣志卷三

學政錄

四

一今後府州縣學生員若有大事干於家己者許父兄弟姪具狀入官辯別若非大事含情忍性毋輕至公門前件看得臥碑所開條件首禁生儒不得輕入公門竊見今之士子不能恪守成訓愛惜名節往往以不干己事冒入公門至爲有司所賤不思志向卑汚名節墮敗他日決難成立案驗到日諸生各宜愛惜名節保全行止如重人事情干涉身家又或爲姦徒牽陷情理不堪止令家人抱訴決不可因服飾詞自取輕賤脫或有司偏聽姦徒屈法問斷委受虧枉事在兩院司道衙門亦止許家人據實辨懇并赴本道告理果有冤抑卽爲伸理如涉虛妄依法從重決不曲容以長刁黠其餘輕小

事情必當合情忍性毋輕至公門違者提調官直書門簿以憑查究

一生員之家父母賢智者少愚痴者多其父母賢智者子自外入必有家教之方子當受而無違斯孝行矣何愁不賢者哉其父母愚痴者作為多非子既讀書得聖賢知覺雖不精通實愚痴父母之幸獨生是子若父母欲行非為子自外入或就內知則當再三懇告雖父母不從致身將入死地必欲告之使不陷父母於危亡斯行孝矣

華陽集卷之三

學政錄

五

前件看得臥碑所載深以孝為百行之本父母欲子弟敦孝成賢要在家教有方其子弟當受父母之教不敢有違不幸父母賢智者少欲行非為賢子弟者則當再三懇告雖父母不從亦當委曲開諭如所謂見志不從又敬不違乃可以為孝子禮有之能成乎身者斯成乎親諸生有志者讀此當知自警

一軍民一切利病並不許生員建言果有一切軍民利病之事許當該有司在野賢人有志壯士質樸農夫商賈技藝皆可言之諸人毋得阻當惟生員不許

前件看得生員建言非惟妄生異議不達時宜蓋生員原議作養人數其所專業惟在熏陶德性養成大器他

日便能肩大投艱直己守道每見後來人士自恃狂辯利口把持不干己事陽為扶植陰懷利賄若又假以建言為由其為害階不可勝言諸生切宜猛省

一生員內有學優才瞻深明治體果治何經精通透徹年及三十願出仕者許數陳王道講論治化述作文辭呈稟本學教官考其所作果通性理連僉其名具呈提調正官然後親齋赴京奏聞再行面試如是真才實學不待選舉即時錄用

華陽集卷之三

學政錄

六

前件看得國初掄才不拘定額薦辟貢舉並相推重其後用人盡歸科目懷才抱德之士非此無以自見建議者往往以修復舊制為言然偏重之勢不能遽移何也試與多士言之夫所云學優才瞻明於治體果讀何經精通透徹又云數陳王道講論治化考其所作果通性理即此數言其人品造詣亦未易數數然也竊觀今時人士平日稍能博涉舊聞揣摩時務細繹傳記便以為學且才矣明治體矣透徹經旨矣至於應制對策剿襲陳言鋪張舊套便以為數陳王道矣講治化矣通性理矣此何異於以優孟學孫叔敖也夫伊傅之倚方其未遇明時特有莘傅巖之賤夫耳及應聘而出旁求而往則能堯舜其君民霖雨乎有商彼其學與才為何如也

諸生中有志於伊傳者請於其志與學求之果有見人
吾將式盛而請焉如或僞行盜名以取時譽非吾所望
於今日也多士其勉之

一爲學之道自當尊敬先生凡有疑問及聽講說皆須
誠心聽受若先生講解未明亦當從容再問毋恃己長
妄行辯難或置之不問有如此者終世不成

前件看得先儒韓子有云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辯惑
也故成我之恩與生我者等竊見今之人士方其及門
從遊不知所以尊師重道稍曉時藝便侈然自足不肯
虛心下問甚至妄行譏議肆無忌憚即使其師有以取
之然爲弟子者立心制行若此已自同於禽獸信乎終
世不能成立今後如有此等即填三等簿內以憑戒黜
一爲師長者當體先賢之道竭忠教訓以導愚蒙勤考
其課撫善懲惡毋致懈惰

前件看得國初選授教官俱係經明行脩曾經論薦以
故皆能以師道自任每日升堂講論分齋會文誠心啓
迪隨題發明其後講論之風既缺師資之益漸廢升堂
畫公徒具故事按月考試領題送卷先輩風猷漫不敦
尙本今日所望於諸博士者實爲嚴重况法紀昭然
孰敢玩愒諸博士務宜勉修職業以副責成之意毋忽

華陽集續刻卷三

學政錄

七

一提調正官務在常加考校其有敦厚勤敏撫以進學
懈怠不律愚頑狡詐以罪斥去使在學者皆爲良善斯
爲稱職矣

前件看得提調之官天子所使承流宣化表率一方者
也學政脩舉藉賴匪輕請以臥碑所載一申明之所云
提調正官務在常加考校其有敦厚勤敏撫以進學節
查案驗事理每季掌印官移文該學取生儒嚴加試
閱分別等第將原派季考花紅銀兩及無礙庫銀量行
旌賞以示勸懲其優等試卷解道驗閱此正法也今各
處掌印官若於簿書期會迎送參謁將應行職掌視爲

華陽集續刻卷三

學政錄

八

故事自抵任至陞遷或能一試再試即止求能如案驗
所行則寥哉闕矣又云懈怠不律愚頑狡詐以罪斥去
使在學者皆爲良善節查禮部先年題准事例設立三
等文簿除中才以下姑置勿論其有孝弟力田經明行
脩眾所推服者開置上等暴棄不檢厭惡皆歸事有左
驗者即填下列法至備也又查本道舊規行令有司設
立循環門簿以紀生員出入竊見各處有司因循舊規
不肯著實舉行按臨之日雖有呈報文冊止將一二據
塞不思臥碑所指懈怠不律何謂不律愚頑狡詐何謂
狡詐以罪斥去何謂罪斥如此則本道黜革旌勸之典

又將何賴焉案驗至日維我賢邦伯以企州牧縣令其相體悉如所填三等簿務要據事直書不拘對偶與儒學掌印官按季造報不許違悞至於出入門簿務照舊規每日稽查某日某人入某衙爲某事若囑託鑽刺則明白直書每季同考過試卷一例倒換以上二册如遇按考之日一并呈送本道素性慇直如或各掌印官仍前虛文搪塞定行先提該吏究革不貸

一在野賢人君子果能練達治體敷陳王道有關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者許赴所在有司告給文引親齎赴京面奏如果可采即便施行不許坐家實封入遞

華陽縣志卷三

學政錄

九

前件看得自古用人非止一途網羅疏遠必多懷才抱德之士或隱於田野或甘於放廢以古準今豈甚相懸案驗到口提調掌印官務要虛心博訪四境之內果有賢人君子練達治體敷陳王道即便以禮延接就查本生平昔志向造詣或著書立言或敦行善俗或攻古文辭或專精訓詁或深明禮制或曉習樂律或旁通天文理數或熟閑兵法騎射以上人才俱應薦揚本道入境之日考校甫畢逐一延見咨訪果有才德超邁必當多方薦舉抑或時藝兼通聽候禮取觀場其所云給文起送一節例久不行姑俟再議

一民間凡有冤抑干於自己及官吏實富差貧重科厚斂巧使民財等事許被害之人將實情自下而上陳告毋得越訴并干白己者不許及假以建言爲由坐家實封者前件如已依法陳告當該府州縣布政使司按察司不爲受理及聽斷不公仍前冤枉方許赴京伸訴前件看得此項事理專指凡民而言生員之家凡有此等則已申明在前無容再議

一江西兩浙江東人民多有事不干己代人陳告者今後如有此等之人治以重罪若果鄰近親戚人民全家被人殘害無人伸訴者方許

華陽縣志卷三

學政錄

十

前件看得代人陳告不干己事非惟凡民有之近來生儒亦不顧廉恥假託親族代人陳訴不畏清議者今後訪有此等即行坐黜有司校官知而不舉者即以不職註考

一各處斷發充軍及安置人數不許建言其所管衛所官員毋得容許

前件查得此項事理所以深懲犯罪之輩所謂禁錮終身者也禮有之修身慎行恐辱先也有志者其慎思之一若十惡之事有干朝政實跡可驗者許諸人密竊赴京面奏

前件看得國家法紀森嚴二百年間官無頗法民無異志其有犯該十惡者朝發則夕置之法矣然聖訓嚴重讀者凜然當知自愛之道

一前件事理仰一講解遵守如有不遵並以違制論前件看得本道遵奉臥碑所載良法美意逐一申明惟我賢二千石牧伯令長共相體悉庶不負聖祖諄諄申諭之意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

一欽奉敕旨榜文到日所在有司即便命匠置立臥碑依式鐫勒於石永爲遵守

前件看得各該學校於明倫堂左方率皆置立臥碑但

華陽館彙編刻卷

學政錄

上

近來有司牧官漫不加意講習生儒有終其身未嘗一畱目者案驗到日各該師儒務要常行講習本道出巡之日或抽籤背誦或登爲策問以觀諸師生勤惰如仍前怠視者定行重加責戒

學政第二 以下例申明敷諭計十九條

皇帝敕諭福建按察司副使宋

朕惟自古帝王治天下者率以興學育才爲首務而學校之興廢人才之盛衰治道之隆替繫焉此蓋已然之明驗也今特命爾往福建巡視提督各府州縣儒學爾其欽哉夫總理一方之學政是卽一方之表率也然率

人以正必先正己爾其務端軌範嚴條約公勸懲俾師爲弟子者一崇正學迪正道革浮靡之習振篤實之風庶幾儲養有素而待用不乏斯足以稱簡任之意如或因循歲月絀効弗彰朕將爾責焉爾其勗哉所有合行事宜申明條示于後其慎行之毋忽故諭

前件看得敕諭首載學校廢興爲人才盛衰治道隆替所繫愚也顧蒙弗類將何以稱塞明詔而自底績效愚甚懼焉請以聖謨所先者一申明之願聽毋忽夫所謂崇正學迪正道革浮靡之習振篤實之風是四言者諸師儒固習聞之矣然本道竊以爲特習之而已恐未覩

華陽館彙編刻卷

學政錄

上

其衷也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解之者曰道者天理之當然古今所共由之路蓋天命之性渾然至善人得是理以爲心心之生理卽謂之性故孩提之童莫不愛親及其長也莫不敬兄愛敬之良達之天下是卽所謂率性之道吾人但能循此真性不加障礙則是是非非良知炯然事物物夫則畢具事親自然能孝事君自然能忠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萬事萬物也莫不皆有自然之條理焉人惟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清濁厚薄雜然不同君子於是乎有修道之功精察於念慮擴充於幾希考證於六經講論於朋友日用

工夫皆不離卻眞性是卽所謂修道之教崇乎此者謂之崇正學迪乎此者謂之迪正道其實一也自性命之學久湮後來儒者各以所見爲學於是有訓詁之學有詞章之學有談空守寂之學有格物窮理之學紛紛藉藉將吾人本然之性反生障礙而聖人之學晦矣是卽所謂非道之正也既非正道則又安得謂之正學愚以爲學者學乎其性而已今吾輩誦習聖訓曷嘗不以正道爲言然至於自家性命一段則姑置勿講窮年屹屹亦惟口佔畢事章句竊科第計升斗嗚呼弊也久矣諸師諸弟子平日苟未能透此一著願取周子太極通書程

華陽先生集卷三

子定性等書張子西銘一書與孔孟所言參互考訂則於吾人身心性命之學亦思過半矣苟於此正學正道不知所崇不知所迪於此而曰草浮靡之習振篤實之風是猶止沸而不去其薪也本道是敢盡吐一得之愚與諸師儒一漫言之如其不然則聖諭所云績效弗彰朕將爾責本道將奚辭焉願諸師儒共相勉旃無忽一學者讀書貴乎知而能行先將聖賢經書熟讀背誦牢記不忘卻從師友講解明白俾將聖賢言語體而行之敦尙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不許徒務口耳之學將來朝廷庶得眞才任用

前件看得知行二字自宋程伊川朱晦翁二先生皆以知行分先後看故程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之說朱云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此二說若能善看何嘗不是但後來學者遂截然分作二事不思孩提之童便能知愛知敬便能知愛而愛其親知敬而敬其兄如此則知行曷嘗有先後若曰孩提知愛知敬止可言知不可言行如溫清定省之節出入遜讓之容孩提豈能盡得如此是徒見繁葉碩果可以爲樹其萌芽長養之時便不得爲樹矣夫孩提之愛敬卽眞性也能知愛知敬卽良知也知愛而愛矣知敬而敬矣

卽良知也堯舜克明峻德平章協和亦只循此眞性便能通志成務一了百當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者卽眞性之謂也非是將此孝弟去做平章協和的事功而已矣者言循此眞性別無他件近時陽明先生提出致良知三字種種講明以示學者準的顧議者猶或疑其與程朱不合不思良知二字雖本孟子實在大學致知二字體貼出來今海內宗信其學者眾矣然先生喫緊苦心處容有未盡同者愚請一敷言之夫良知者卽吾心之獨知也是獨知也至虛至靈能感應更無一毫假借一毫幫補故一念而實則爲誠爲慊一念

而欺則爲僞爲歉慊吾獨知也歉亦吾獨知也卽此便是是非之心於此是是非非處不肯瞞過不肯縱放卽此便是致良知工夫中庸謂君子必慎其獨者良知也慎吾獨知則良知致矣然猶恐人或從觀聞處用功便落後來義襲窠臼故又指出獨知本來面目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夫戒慎恐懼卽本體之工夫也不覩不聞卽工夫之本體也堯舜兢兢業業文王小心翼翼亦是率吾真性當戒慎自然戒慎當恐懼自然恐懼非有一毫觀聞參乎其中此便是知行合一本旨明道先生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鳴

呼盡之矣陽明先生提揭致良知三字其與學庸所傳更無毫髮異同是乃所謂聖學正法也今之談者未能反觀於身心考證於孔孟語及致良知則以爲怪爲誕斯亦可怪也已或者曰敕諭所謂先將聖賢經書讀熟講解明白然後體而行之似亦程朱本旨愚以爲學者有必爲聖賢之志則經書所言卽吾心也體而行之行此心也是故知聖賢經書當熟讀講解便是知著實熟讀講解便是行是知與行亦非有二也諸師諸弟子有能講明此學務在身體力行不徒馳騁口耳將來俾得真才任用本道亦與有榮焉諸士尙勸之

一爲學工夫必收其放心主敬窮理毋得鹵莽間斷其於修己治人之方義利公私之辨須要體認真切庶幾趨向不差他日出仕方能顧惜名節事業可觀

前件看得敕諭首揭崇正學迪正道以昭示教本既又言知行合一之理使學者有所持循至是復以爲學工夫必收其放心主敬窮理毋得鹵莽間斷至於修己治人之方義利公私之辨須要體認真切庶幾趨向不差可謂言愈切而意愈至矣愚請繹其說以告多士孟氏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夫心者何仁是也放之云何言人之心一動於欲則本心生理便爾放去

故學者惟在收其放心孔子云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出乎此則入乎彼又曰操則存舍則亡此卽慎獨之旨求放心之要法也敬者心之自然戒慎恐懼也主敬則知常致矣理者心之自然條理也窮理則知無遺物矣學者但能致吾之獨知則所謂修己治人之方義利公私之辨自能體認精切自能趨向不差若舍吾獨知而曰吾能求放心吾能主敬窮理則雖守中戒念博極羣書亦不免爲槁木死灰玩物喪志諸生有志求心者其慎思之

一習學舉業亦窮理之事果能精通四書本經便會行

文有等生徒不肯實下工夫惟記誦舊文意圖僥倖出身今宜痛革此弊其所作經義四書論策等文務要典實平順說理詳明不許浮誇怪誕至於習字亦須端楷庶不乖教養之意

前件看得近來海內文體枝葉甚盛葩豔愈加讀之使人眩目惑心及細味其議論則多剿襲雷同竄易舊套辭語雖工而心得未見鋪揚雖多而經濟實疏譬如拾絲縷花化工何有碎錦製裳布帛弗如此無他生理滅則本根壞也今本道幸以職事來督學政是用披揭愚衷爲多士告焉如聖諭云果能精通四書本經便會行

華陽集卷之三

學政錄

七

文夫四書五經皆聖賢相傳心法然必於吾心本來仁體究竟明徹見得這箇仁體原是參天兩地出入造化匹配陰陽兼體萬物完完全全不相假借無少欠缺然後參證於四書五經則見聖賢談吐性命即是自家性命敷泄經綸即是自家經綸如此下筆行文便能發揮性靈掀揭宇宙此便是第一等豪傑將來不作五伯以下人物其次若能將五經四書熟習精講依傍傳註解釋訓詁旁通子史明習典制其作爲文辭字字句句不失節目至於策論多方考索參古酌今不蹈襲時套剿說陳語此等學問出爲時用亦能師法古人執守官常

發揚事業主張世道爲時偉人然比之孔孟以來相傳

心法則有間矣竊見近來士習稍能誦習經書即將俗儒傳流講章時文套語互相記誦既知下筆成文便十數爲會各騁記應東剿西襲竊奇驚巧同會之人更相讚詡或彼巧此拙則更收其巧此長彼短則互取其長主司者覽其便利巧媚錄而收之後輩士子僅相効襲謂之捷徑嗚呼弊也久矣此弊不革欲求真儒以副主司博求至意則亦難矣雖然本道以爲此特存乎人耳况闕中素稱多才其天資穎悟十恆八九盍亦師法先輩以迎求聖賢心法乎所謂聖賢心法本道已切切言

華陽集卷之三

學政錄

六

之矣至於讀書作文亦當以古人爲法非法古人也古人之文心法也五經四書至矣讀五經四書而得其心法焉卽精通矣今以讀書次第與諸生言之近制士子讀四書外專通一經是矣然五經皆聖賢傳心之要脩己治人之方本經之外必須將四經中切於身心者次第誦讀講解經書既熟就將性理諸書如太極圖通書西銘定性四篇參證六經孔孟又將程氏遺書近思錄性理大全互相紬繹要見古人學問同異得處何如失處何如如權衡之於輕重尺釐之於長短毫髮不爽乃爲儒者真正工夫本領既熟則當旁及子史必將通鑑

綱目挨年順卷誦覽考鏡要見古今治亂得失
子小人消長進退之繇聖帝明王之所以興庸
之所以敗忠臣智士之所以憂亂而敢言姦人叛黨之
所以欺罔而無忌紀綱法度之修廢古今事勢之同異
真如目覩其時身親其事如是乃爲真讀史矣其史記
漢書舊唐書司馬氏通鑑其文古其事核其法備亦須
參互演繹史學方爲全備至於諸子之書如六子戰國
諸書或過於空虛或涉於智謀非儒者所急他如韓柳
歐蘇曾南豐各大家集允爲古今作手又如文選文粹
文鑑文類四大家諸生行有餘力互相博覽非惟資益

華陽集卷三

學政錄

九

舉業亦足備見古今文章高下之由其他如兵政禮樂
之司錢穀名物之數邊防河防之議則古今類書如文
獻通考之類亦須及時博覽唐宋及近代奏議皆古人
經濟實事尤當熟究評撫庶幾他日得與上下其議論
故備與諸生言之至於近代名儒作者不一求其直接
孔孟不傳之緒則陽明王先生其一人也今欲將陽明全
集與陽明文粹刊布書肆以惠學者諸生能熟讀先生
之書深究先生之學則所謂道德功業文章皆舉之矣諸
生其慎聽毋忽

一學校無成皆由師道不立今之敎官賢否不齊先須

察其德行考其文學果所行所學皆善須禮待之若
次考驗學問疏淺及怠於訓誨者姑戒勵之令其進
改過若再考無進不改送吏部別用其貪淫不肖實蹟
彰聞者不必考其文學卽拿送按察司問理吏部別選
有學行者往補其缺

前件看得學校脩廢全係敎官得人與否敎諭所頒詞
嚴義正讀之使人凜然本道素性慙直敎諭雖寬持法
頗嚴惟爾敎官果有此等定行戒黜况查近奉事例凡
歲貢訓導有能盡職及才德出眾者與進士舉人一體
保薦是國家何嘗薄待各官往時南昌胡公蕭山魏公
皆以敎職歷任孤卿彼非異人任也以予所見今之敎
官多因年衰志墜歟老憂貧識趣卑弱鮮克自樹奔謁
有司自取辱賤屈禮富室濫受餽遺需索禮節錄兩必
較最其下者沈湎酒食自失師範凌辱貧士罔顧眾議
如此類者不可枚舉此皆所謂不肖者也其諸賢哲之
輩卓然以師道自任官職既修薦揚屢及或入爲博士
助敎或遷爲州伯縣令本道所謂當事未嘗薄待者此
耳夫儒學之官既鮮果積最稱清閒於此不能修職竭
才仰體朝廷設官之意殆非夫矣但查各官俸祿涼薄
仰給缺乏事故往返道旅艱難既不敢自污官常以取

華陽集卷三

學政錄

三

黜戒又多苦資給困乏難安家口所賴以助廉者惟諸生執贊之禮而已孔子云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今時禮意不明爲父兄者不思子弟始進正以尊師重道爲賢爲校官者不思師道甚重當以顧名守道爲職嘗見執贊之日往返講論無異乞憐此在貧生誠不得已其在富積之家輒令子弟喪失禮意將來何以望其遠到爲學師者亦止據例須索不計貧富致令孤寒之士稱貸於人以應目前竊以爲二者皆過矣此後與諸校官約凡新進諸生除富室照常具贊不許簡褻外其餘貧士查訪得實或一葛一帕俱聽相見不得復貽

學政錄

學政錄

三

往轍自失師模然此特以本道所見言之八閩人才淵藪素重禮敬維爾諸博士其尙思以胡魏二公自待則本道亦藉光榮爾矣如其不然則敕諭森嚴本道不得爾私諸博士其尙思之

一師生每日坐齋讀書及逐日會饌有司僉以膳夫齋夫府學膳夫四名齋夫八名州學膳夫三名齋夫六名縣學膳夫一名齋夫四名不許違悞缺役

前件看得國家作養人才每日會饌卽古者烹以養賢之意但所養僅止學師廩生若果幫糧之後學業無進科舉希闊則此輩得無覆餗之憂乎本道按考之日

生查無可進者不拘名數黜退以資賢而才者諸生其尙勉之再照坐齋會饌止及廩膳近來人才繁盛如指附諸生中有身處孤寒家徒壁立有父母衰老奉養多缺有壯年未娶鰥獨可憫有喪葬未舉哀痛莫慰以上諸生提調官每歲終會同教官查訪得實或十數名或四五名取具通學結狀申呈本道以憑酌處或將原貯學租或無碍應動銀兩多方賑助以見作興之意嘗見各處生儒中間有志行高潔介然自守雖極孤寒不肯懇貧乞憐其寡廉鮮恥不恤名檢者則多方告稱全無士氣提調校官每朔望講書後公同通學諸生觀面咨

學政錄

三

訪務協輿論則應濟應草毫髮不爽倘有吏胥人等暗索賂遺故行指留者事發坐贓究草

一生員考試不諳文理者廩膳十年以上發附近去處充吏六年以上發本處充吏增廣十年以上發本處充吏六年以上罷黜爲民廩膳增廣未及六年者量加決罰勉勵進學

前件看得廩增生員有考退充吏之條發案之日廩增不願充吏者許卽時面告姑准衣巾終身廩膳仍照例優免餘俱照常施行

一生員之家並依洪武年例除本身外戶內優免二丁

從有司務要進行不許故違

前件看得優免差徭此是有司作興至意中間如有家貧無糧遞人代免其人品暗昧已自可知將來必不能有所大就諸生戒之

一凡巡視學校水路乘驛舟陸路乘官馬仍帶本司書吏一名隨行陸路與官驢俱支廩給

前件查得本道出巡一遵簡約具載出巡條件提調官用心查行違者提吏究問

一府州縣提調官員宜嚴束生徒不許出外遊蕩爲非凡學內殿堂齋房等屋損壞即便辦料量工脩理若特

華陽縣志卷三

學政錄

三

有提督憲職將學校中一切合行之事推故不行用心整理者量加決罰懲戒

前件看得臥碑所載其責成提調官考校生儒最爲詳盡茲敕諭又申言之良以作養人才非賴良有司加意學校則爲師儒者何所嚴憚以脩職業其所云嚴束生徒不許遊蕩等語是真以父師之任付之矣愚嘗竊歎近來士行不檢皆由學政廢弛學政不振皆由於校官失職校官自廢皆由於提調不嚴如本道申明臥碑一節頗爲詳悉但該學之官或含糊不肯整頓或卑污不能振拔依阿諛謏苟且升斗以自爲計各該有司又且

視爲保全眾口卽有過犯亦多矜容以致法度

行上下際職本道將何賴焉亦嘗見提調官稍能嚴束或以一二處置欠當或居官失自愛生員素慣刁訐號稱學霸卽倡集諸生多方訐害諸校官或嘗怪其慢待私相容聽此等舉動最壞士習本道查訪得實定將首事數人坐革教官另議又嘗見提調正官不能親身修職平日於學校作興一節漫不加意甚者禮文苟簡約束非法學糧月膳不以時給孤貧生儒略無賑助致令師生含怨眾論不歸殊非事體其有才望素著者則迫於公冗不暇留意作養既遷行取轉瞬者至高才少年之流又多抗簡自處不肯曲意教誨生員少有冒犯則或輕加賤辱此又非本道所望於賢有司也良二千石應練仕途俱係博雅老成所賴藉祭教官賢否嚴訪士行端邪本道所藉賴尤非淺小案驗至日幸相體諒至於先師殿廡學堂號舍尤當及時修理若稍緩怠則將來修整愈難中間果有極壞不易措處亦須申呈兩院及本道詳示動支無碍官銀不得藉口難處自甘萎靡各處原有先儒書院亦須時時修理毋致日久荒頽若地方有淫祠廢料不妨拆處仍行申知定奪

一所過之處遇有軍民利病及不才官吏貪酷害人事

于奏請者從實奏聞

前件看得本道素性慇直遇事輒發况奉有明旨豈敢怠慢曲容以避怨言幸毋以因循舊規槩示可也

一本職專督學校不理刑名如有軍民人等訴告冤枉等事許受詞狀輕則發下所在官司問理重則送按察司提問

前件看得本道雖叨提刑專董學政一切民事勢難兼理除事干生員專理外若地方果有重大冤抑事情及官吏不職實蹟昭著者本道按臨許抱牌投訴以憑拿問其餘干係刑名等事俱查開載條約施行

華陽縣志卷三

學政錄

三

一科舉本古者鄉舉里選之法今南北所取舉人名數已有定制近來奔競之徒利他處學者寡少往往赴彼投充增廣生員詐冒鄉貫隱蔽過惡一概應試所在教官僥倖以爲己功其弊滋甚今後不許違者聽本職及提調科舉官監試官拿問

前件看得八閩人才繁盛該省中式名數並無別處冒籍但諸生有經犯罪問革復冒別處籍貫求舉其人品已自卑汚况法紀森嚴一被首發則求榮未得辱反隨之矣諸生切宜戒之

一布政司按察司官及巡按御史不許侵越提督者職

原缺第二十六葉

兇狠無賴酗酒淫逸曠業無成按考之日提調官會同教官從實開報以憑查實批革不許應襲其餘子弟習舉業者止許類考送道不許另開別途以滋弊端

一各處歲貢生員照例將食糧年深者嚴加考試不必會官如果年深者不堪充貢就便照例黜退卻將以次者考充務要通曉文理方許起送赴部

華陽縣志卷三

學政錄

三七

前件查得歲貢一途乃古者歲薦之法授官則出爲師表入監則待次民牧若復以年齒衰耄文理疵繆者一概應考豈惟本道乖違聖訓自取不職其在諸生遠涉數千里經年守選或未及授官老死都下殊可痛惜今後如有年老荒疏不堪應考生員許照近行事例先行告乞授以儒官職銜服色仍照恬退例優免以示優勸

一應正副貢生員俱要查結有無薄倫敗行匪喪緣辜停降作缺曠業違教各無違礙方許呈送提調官嚴加考試連結送府再考取結送道考奪如或正貢生員家貧難辦常例陪貢生員賄行賄害致悞送考查出一體究治其有已經充貢或因事故未能赴部提調官查結明白并將原領試卷呈申方准補送如敢夤緣詐冒即行坐黜

一廩膳增廣生員已有定額廩膳有缺於增廣內考選

學問優等者幫補增廣生有缺於本處官員軍民之家
選擇資質聰敏人物俊秀子弟充補不許聽信有司及
學官徇私作弊若有額外之數須嚴加考選通曉文義
者存留待缺不許將不堪者一概存留躲避差役

前件看得方今人才繁盛廩增雖有額員附學原無定
數但儲材貴廣掄才貴精此古人格言况近奉事例禁
約甚嚴本道按臨歲考止據文考德公平去取若文理
不通行檢有礙即黜數十人不以為過若年資未及者
查號發放之日仍公同提調官臨時斟酌姑留作養至
於進學一節乃諸生進身之始敕諭昭嚴敢不奉揚以

學政錄

學政錄

天

重士風查得近來各處儒童繁多進學有限提調官方
行考選多方夤緣富積者賄賂百出勢要者迫挾荐至
有司稍弗自樹輒便依阿曲從孤寒狷特之士或見遺
落則告愬無門詔佞博辯之徒善於鑽刺則通名有路
如此欲望士風丕變人才遠古是猶求玉而取燕石也
本道是用披衷相告維我牧伯令長共相體諒務照後
開考選條規施行庶不失作養人才之意

一古者鄉閭里巷莫不有學即今社學是也爾凡提督
去處即令有司每鄉每里俱設社學擇立師範明設教
條以教人之子弟年一考校資取勤劬仍免為師之人

差徭

前件查得社學一節欽奉敕諭至為嚴切良以地方人
才盛衰全係有司昭示標本多方勸育社學乃蒙養首
務若止取其方里社師社生姓名開造文冊申呈本道
其激勵鼓舞之機毫髮不曾著實舉行此豈惟上下相
誑其於遵奉聖訓恪守職掌之意亦違戾甚矣昔明道
為令躬為社師考正句讀大儒為政作用如此今之為
州縣者能不惕然有愧乎案驗到日即查前道節年事
例著實舉行其該里社師果能卓然以師道自任教養
儒童歌詩習禮講德勸業候有成績提調官即與申詳
以憑優獎若或冒名社師德業無取即與黜革另為選
用嗚呼此等作輿斷非俗吏所能有志者其慎思之
一師生於學校一切事務並要遵依洪武年間臥碑行
不許故違

學政錄

學政錄

天

前件查得學校條件莫大於臥碑敕諭所載俱經禮部
欽奉聖訓頒布惟我邦伯令長諸師儒共相佩服各盡
職業庶幾不負對揚之意不然則故違之罪誰則任之
願聽毋忽

學政第三 以下共十條

一古禮之廢久矣後世沿襲靡常質文迭興然禮經所

存如鄉飲酒禮射禮士相見禮冠婚喪祭禮則自三代
以至於今未之有改也本道職專風教竊嘗仰款我國
家興學設教已二百年於茲然禮俗所存尙多疏闊夫
禮者禁於未然而起教於微眇此其義至大也今試爲
諸生言之古者冠婚之禮所以重成人謹世嗣也今各
處風俗子弟加冠之日其禮賓命字憚于舉行一二士
大夫家間行之然亦希闊甚矣至於婚姻論財破產後
費恬不爲怪大江以南甘心溺女其奸天地之和滅父
子之親此豈細故也喪葬重事則惟侈供具饗賓客崇
佛事臨喪之日經營俗費而附身附棺必誠必信者或

學政錄

學政錄

三

多疏畧舉殯發引窮極繁文而安厝之法或置不講此
其悖禮壞俗大可哀痛祭禮一節江南類能舉行然禮
文疏畧非僭則陋此數者甚非所以示慈孝也他如士
相見禮大射禮古人非故爲是迂闊以強世也古者男
子始生懸桑弧蓬矢示有四方之事故誠明於射則他
日出從三事其忠貞敵愾之氣率本於禮義之發士大
夫禮義所先其相見執贄之禮未必盡同古制然師其
意而行之揖讓敬愛之意藹然於交際俯仰之間其和
衷敬讓之風自可想見決不至妒忌爭競甘同市井然
此數者禮經具載抑何憚而不爲也近時儒者將家禮

儀節互相損益辯證益精俱可採行鄉飲之禮有司遵
奉欽依歲常舉之然亦視爲故事其充爲賓介者亦多
遇無恥生徒徇私薦舉甚者執贄於學師假託於勢要
此豈非借名器而長偷俗也本道是用再三申明以教
爾多師多士至於士習敗壞風俗偷薄亦有不忍盡言
者故特著其概抑亦有厚望焉願諦觀而繹思之可也
其每歲禮請過鄉飲人數仍照常造報以憑查覈毋忽
一舉祀名宦鄉賢表揚忠孝節義此本道首務也但查
前項事理如所稱名宦必須詳查本官人品宦蹟與祭
法所云法施於民之類皆可指述乃可以應盛舉至於

學政錄

學政錄

三

鄉賢尤難其人必察其人品心術行業文章卓然烜著
當時今日所舉絕無倚借乃可以蒙盛典而光前哲近
來各處薦舉或因身故而顯嗣爲之請託或事結納而
學校爲之保薦不思事久論定公議難掩各該掌印官
務要加慎若今日苟簡送入則千百年公案具在亦不
可不慎也至於忠孝節義此則風化所關果有奇節茂
行勘結得實一面申呈本道酌議表揚案查卽年題請
事例或由兩院或在本道或批發府縣徑自具奏但撫
論評允則本道專職也各該有司敢薦越職掌不行申
呈者先提該吏究革再查近來鄉賢子弟動告衣巾不

知此項事體爲先朝文武大臣功業顯赫奉有專祠者乃世令子孫襲領衣冠主祀若各鄉賢俎豆學宮原無此例來驗到日通行查明該府所屬儒學衣巾生員除前道批准人數仍許衣巾終身但不許寄附學冊冒濫優免且杜後裔緣請託之弊此後造報文冊仍敢濫開學吏提革

一古者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近來海內生儒專攻舉業各自爲會訂期試藝未嘗情廢至於身心所關漫不談及此於會文輔仁之旨甚相謬戾矣今與師儒約凡各生立會每會或十人二十人不拘人數但以地里相近

華陽縣志

學政錄

圭

意氣相同者擇相應寬開書院寺觀等處查照條規立爲一會中間以年齒稍長文學行誼爲取推服者或三四人立爲會長會副每月三六九會文之日黎明齊赴會所升堂序定唱班作揖畢仍以齒分坐共相講論日用工夫課程身心體驗有何疑難互相長發然後布坐掣題作文務要發明書旨吐快胸臆夏日五篇冬日四篇每九日作論或策或表共二篇尅期脫稿付會長類將看詳批點候下次會日各相領閱商榷體裁務得古人作文之意此等人品學問將來出爲時用便與拘拘襲俗套剿陳言者其規模氣象自是不同案驗到日限

一月以裏該學掌印官將諸生立會條規造冊申報以憑查覈如遇按臨考試通將會文送查如敢違悞究吏不恕

一每歲恭遇萬壽聖節元旦冬至習儀及慶賀開讀救護等項俱係臣子應行大禮師生務要率齊赴該衙門隨班行禮竭虔致恭以修常職至於迎送參謁朔望作揖陞座拜賀之類俱係應行禮文非出強聒記不云乎禮者非自外至也由中出者也竊見近來生儒不思古人以禮切成至意每遇前項禮節任意推延安心偷惰一遇拘喚心誹腹議如此等人即有才美亦難大有成立

華陽縣志

學政錄

圭

孔子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本道是用再三申告惟我生儒其諦繹之一閩中風俗古稱敦龐淳固最爲善地數十年來海內父安境土饒積富家子弟習爲奢侈四方遊棍雜處會城奢侈不已習爲賭博賭博不已寢爲姦淫近年生儒或藉世業或席蔭庇不思祖父創業艱難父兄名位當爲愛惜每每聽信棍徒私自賭博將祖父貲產不數年間蕩費幾盡及至流落悔悟則已噬臍無及矣然此風獨福興泉漳爲甚延建汀邵次之案驗到日府州縣堂印官嚴督巡捕員役務要設法稽察凡有生儒聽信光

棍哄誘不修名節甘効惡行不拘勢豪子弟一體查究
中呈以憑學問一應棍徒定處以嚴刑如有別犯依律
重究決不輕恕

一春秋禮記二經海內誦習者少得非以題目互變書
義煩多乎然國家以五經取士但有精專二經往往立
爲主司所知非若易詩率以數十卷乃中式一卷案驗
到日各該提調學官務要諷諭各生令其習通前經以
應主司始雖少費心力久則漸收功場屋矣各該儒
童報習二經者文理稍通定爲收錄各宜勉之

一閩中境土狹隘人文繁盛如福興興寧四府生儒人

華陽集卷之三

學政錄

五

數既多生理多艱所願以給贖者惟學田爲賴耳案驗
到日各該提調官務查冊籍原額逐一扣算明白每年
照依舊規將已未完租數造報備項文冊依期送比如
拖欠數多顯是該吏通同作弊是據查訪得出定行坐
贓究革

一本道奉敕提督學政其官吏各一體如例考察案
驗到日如遇考試事各該官吏俱應示赴考不許推
托別故除有司另議吏究革

一各學校官專司教化嚴防範範章程以表率諸生職
甚重也如每月朔望升堂講學每月終分班就試務要

著實舉行間有私謁必惓惓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庶
不負朝廷設官分職之意今後各校官敢有營求掌印
者定以不職註考如或一時缺人爲司道所舉亦宜以
禮辭讓如不能辭卽具文申報以憑酌處間有地方緊
急缺人掌理一面到任署掌一面具申不許違悞取究
一近來人士專攻初場文字其論表判策止循舊套掇
拾成文其於命題原旨全無發揮此其弊不但閩中爲
然然文體盛衰世道升降繇寓其所關繫誠非細故也
本道直告諸士今後凡二三場不稱初場者雖考居一
等卽於本生名下註記不許幫補拾此則多方訓戒加
以朴責亦終無以挽回近習也念之念之

華陽集卷之三

學政錄

五

華陽館文集十七卷續集二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宋儀望撰儀望字望之永豐人嘉靖丁未進士
授吳縣知縣徵拜御史以劾胡宗憲阮鶚忤嚴嵩
貶夔陵州判嵩敗擢霸州兵備僉事後官至大理
寺卿卒以忤張居正被劾歸事蹟具明史本傳儀
望少師聶豹故其學以王守仁爲宗集中如刻陽
明文集文粹等序足以見其大旨其從祀或問亦
卽爲守仁配享事作故史稱守仁從祀儀望有力
焉其集凡文十二卷詩五卷續集第一卷題曰內
篇卽從祀或問第二卷則其督學福建時訓飭士
子條規其文本名華陽館集其詩則別名河東集
此本合爲一編總題曰華陽館文集殆其後人所
併歟

華陽館詩集十四卷文集十

二卷附錄一卷

〔明〕宋儀望撰

重慶市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年魏學禮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華陽文集

十二卷》提要

華陽館詩集序

賜進士第官翰林院庶吉士奉勅登南樓宴集與鄭甫漢

華陽館者御史大夫吉郡宋公所居也詩
文彙析之而以館名集云公自蚤歲舉進
士宰吳邑稱循吏有赫赫名雅好山水每
於省耕勸課循行阡陌延攬方輿乃泛太
湖登洞庭西山求所謂林屋縹緲花石毛
壇諸勝發之於詩吳人士梓而傳之至今

華陽館詩集序

一

虞

以為美談自昔循令若牟融治豐卓茂遷
密罔非事也而能詩者鮮其惟潘岳乎如
云登城眷南顧凱風揚微綃又云登城臨
清池涼颼自遠集庶幾乎河陽之風焉逮
徵拜侍御堯藩之儔殷璠為御史及在大
理岑參為匹詩傳海內副在京師
才忌衆口歷試諸艱然轍跡不越乎三輔
間也比兩至閩中一為監軍一為督學文

武吉甫于斯再覲間爲武夷之遊求所謂
幔亭仙掌斗峰天柱窮九曲之源而發之
詩崇安令梓之與吳稿竝傳云謝監娛情
於臨海燕公託諷於岳陽殆同調矣至于
告閒居益耽斯藝召拜冏卿陟貳大理衛
國塞淵之篇孫楚盈箱之什公復有焉由
是中丞專席督撫南畿節鉞入吳吳民扶
老攜幼迎於道左歡呼歎曰吾儕小人何

華陽金詩集序

二

唐

幸復覩令公海夷小警不日底平間有占
綴未入集中然高適悲歌於羽書劉琨嘯
咏於笳宵曷讓焉自昔屈宋命騷爲辭賦
之祖豈其苗裔耶胡辭之嫺也執玩其詩
爲卷十有四諸體咸備古選湛菴長歌悽
愴五言溫麗七字清雋樂府典則絕句婉
逸關洛而後殆不多見昔人善擬獨最江
淹以公較之奚啻優孟嗟乎世之填委簿

書閣略翰墨者其失也俗工於辭章拙於
職守者其失也曠夫政學雖若二科而功
言貴乎竝立公斯兼之矣行叅三事賡喜
起於虞庭讎栢梁於漢室爲我明標文苑
之宗垂不朽之業非公其誰門下士魏生
李朗校梓甫畢示余請序余從兄渙與公
同榜誼弗克違僭附於司空氏若文逼先
秦別有序者不併及云時萬曆三年歲在

華陽金詩集序

三

唐

乙亥杪秋重陽日

華陽館詩集序

大中丞宋公望之以其所著華陽館詩集授余鄖中而曰子其爲我序之余昔守尚書比部郎而公繇令高第拜御史間一再過論詩公氣完而才高所造語必驚其坐人自是出按離河中移疾歸超爲廷尉丞出牧方州僉臬事進爲副再躋再起入佐太僕復佐廷尉以至今官凡十餘政自少而壯而且老幾三十年所經繇秦晉梁燕趙魏閩蜀吳楚之地數千萬里其旅子旅奪軒輊牢慄僂蹇異態公時得之以益吾變江山之詭特險絕土風物候之羯羗柴虎莫可詰究公又時采之以益吾奇而中不汨凡公之詩遇所最獲意而不加揚有超曠而無德色夫是以無麥音遇所最拂意而不爲屈有感慨而無不平夫是以無促節其鏗然者中金石之聲然宮有適

華陽館詩集序

王世貞

而商隨之其燁然者皆天地之色然意有造而象發之夫是以和平與鴻爽雖相爲用而恒爲之主說詩者謂公五言出入建安見於擬李都尉而下可味也七言有唐初四子風見於帝京篇可詠也近體五七言要皆有右丞嘉州之致而間入於劉文房余謂此僅得公之似而已公之所繇造與其合出於機而入於境雖公亦不得而自知之也嘉隆之際公旣不盡得於遇而天下事又間有高於目者不得不托而爲風公今益貴用事聖主詰相喜起之聲離離如矣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非公其誰哉夫歌咏盛德大業余雖不敏將操管而從公之後矣萬曆乙亥冬日同年弟吳郡王世貞撰

華陽館詩集序

王世貞

王世貞

王世貞

王世貞

陽山詩集題辭

予觀古今詩人未有不緣才而就
循運以入者也顧才勝則不範乎
前軌運翕則或限于質成是以雄
麗乏窈眇之思冲徐少勁逸之氣
寥寥千載作者幾何宋陽山先生
解悟既神究詣且久綜迪本倫物
之狀而性靈自生體裁據中正之

華陽館詩集序

則而蹊途斯泯篇帙具存豈藉品
叙迺若王右丞慧徹無生之機律
以上乘常蘇州夙秉淨靜之姿詩
彌中興信斯道也則陽山君心冀
所獨之予小子言議所難悉者同
好得之云

嘉靖戊午人日友人朱衡書

華陽館詩集總目錄

第一卷	五言古
第二卷	五言古
第三卷	五言古
第四卷	七言古
第五卷	五言律
第六卷	五言律
第七卷	五言律
第八卷	五言排律
第九卷	七言律
第十卷	七言律
第十一卷	七言律
第十二卷	五言絕
第十三卷	七言絕
第十四卷	近體
附錄	蒲藩校刻河東詩敘

華陽館詩集總目錄畢

華陽館詩集卷之一

吉郡宋儀望著吳郡門人魏

古詩

擬古九首

行行重行行遙出崤函間黃河日夜流感我涕
如潛驅車欲何之云往鴈門關鴈門阻且長一
去何時還流雲飄白日游子行獨艱回顧指京
洛思君多苦顏君心儻照微離別亦何歎

其二

華陽館詩集卷一

今日良宴會佳客四座傾微雲澹層阿柔風動
前楹庭中羅二八顧盼盡傾城齊聲發楚歌逸
響流秦箏衆賓各極懽主人轉馳情云誰稱上
客虛左有侯嬴慨慷發奇論舉座皆避驚悠悠
世上子營營竟何成

其三

明月皎夜光銀漢清且長佳人理清絲飄風入
蘭房絃急逸思發泠泠亦何傷沉思慕古人慷
慨結衷腸屠埋溷里閭釣渭何鷹揚一朝意氣

合四海感興亡爲謝當塗子努力事周行

其四

迢迢牽牛星終歲限河漢金風報素秋七夕何
漫漫靈鵲填清波衆星繁以爛織女罷七襄乘
風凌輕翰條然精爽通懽愛不知晏豈不念嬋
婉東方漸以旦去去亦何云投涕發長嘆

其五

迴車駕言邁遠見咸陽京崤函雖云險孰若韓
魏親七雄競相關六國何逡巡范雎既去魏張

華陽館詩集卷一

儀復相秦吞併事已就誰能究其因余慕魯仲
連一言折梁臣悠悠千載下感歎有斯人

其六

東城高且長層樓相蔽虧驅馬出遨遊仰觀浮
雲馳手挽繁弱弓金鞭控紫驪馳登古臺上慷
慨令人悲黃金富私室郭隗竟誰師馮公不召
見白首何由知感此但沉吟憂傷良在茲

其七

驅車上東門忽見桃與李東風二月時遨遊盛

公子麗服何翩翩踟躕塵起千金裝寶刀結東侯知己流盼生感激酣歌變流徵不見燕丹客一朝去易水丈夫託意氣報恩為君死

其八

客從遠方來扣我田間廬云昨發雲中良友惠我書展書未及終慷慨命高車疇昔負奇志何能效籛條橫行入匈奴直欲斬單于奈無凌風翼悠悠歎居諸出門望浮雲執手以踟躕

其九

華陽館詩集卷一

三

明月何皎皎流光入我牖高弦怨清夜攬之不足手感此欲何為念我同袍友當時相結懽願言期皓首如何金石交遽令此言負申章竟誰陳努力各相守

臨高臺

臨高臺臺高何崑崙北風慘澹黃雲飛下有猛虎上有狐狸狐狸跳梁猛虎饑欲往從之心徒悲天路何迢迢樹木亦蕭蕭悵洞庭兮極浦懷蒼梧兮愁苦山川限兮形影隔二娥望兮夕復

夕淚竹摧為班精魂化為石吁嗟乎高臺去天不盈尺爾不能如猿猴善狡捷心忤氣阻竟何益

班婕妤二首

棄妾長門宮含情怨秋扇每到春風歸坐看梁間燕憶昨辭同輦君恩漸覺稀宮中莫相妬顏色已全非

自君之出矣三首

華陽館詩集卷一

四

自君之出矣日日上高樓羞見春歸燕依然戀舊遊

自君之出矣日日望江頭妾心比江水隨處共悠悠

自君之出矣日日問潯陽欲借往來潮寄妾羅衣裳

擬古雜體詩併序

古詩自漢魏以降逮于六朝體裁屢變靡麗日增益至於顏謝沈鮑諸人極矣後之

作者競相凌慕無復醇樸渾雅之思豈情
聲所至將隨時高下雖作者亦有不能強
歟余居長安之明年給食大官又鮮職務
閉門謝客乃取江淹氏所擬諸體讀之頗
悉作者之意惜其人品雜錯規益罕儷余
殆病焉何則五言起于蘇李子卿忠義獨
步漢庭乃置而不述魏室七子惟子建所
著猶有眷顧宗國之思其餘寔多疵類矣
余既稍爲增減遂加擬撰雖或取譏效顰

華陽館藁卷一

五

而意義所存則於諸子庶殆啓予傳示同
好俟正博雅云爾嘉靖戊申仲秋既望題
蘇典屬國武贈答

北風何冽冽黃雲遶塞長我昔入匈奴置我大
窖傷之子忽來歸相見徒悲傷斯夕託懽遺
廬非我鄉今我承休運行當歸舊疆大誼邈難
裁念子不得將杖涕從此辭沉歎結衷腸何如
鴻鴈羣奮飛起高翔

李都尉陵感別

伊余起家承詔事征討步卒五千人夜發陰
山道橫行匈奴中奮擊如電掃詎知功不就室
家不相保報恩將安歸誓死苦不早子歸榮漢
庭而我沒幽草北風日夜號中心愁如擣執手
野踟躕尊酒一傾倒願慎千金軀要之以終老

班婕妤怨別

人情有懽怨寒暑有更易紈扇皎如霜幸奉君
子室感茲提携恩微軀庶此畢晨起步前除秋
風何蕭瑟棄置在須臾眴眴如昨日故愛日以

華陽館藁卷一

六

疎新愛日以密君心有固然妾願將焉述

梁隱君鴻思友

人生無定蹤出處詎有常念子在華陰蜿蜒多
崇岡今我遯吳會賃春得所將山川一超忽東
西距相望晨起步前楹有鳥鳴條桑我欲託遺
音因之置君堂何當來集茲聊酌平生觴携手
出遨遊遨遊古冢傍要離燔妻子延季事耕桑
達生庶可希賤棄庸何傷恢也明我志茲意莫
相忘

魏文帝游宴

朝臨芙蓉池清吹動騃騃感此念時序置酒啓
重扉高堂列華綈綺疏迎朝曦賓僚何雜遝冠
佩相因依中厨辦豐膳庭下理音徽獻壽進歌
舞竊窺世所稀流盼驚人情四座盡傾懷周公
下白屋敦好在緇衣願言敬爾位德音不可違

陳思王植贈友

西京昔云季權姦播天紀伊洛陷煙塵王室蕩
如燬皇佐秉女哲翼亮遵鴻軌吐哺下賢才多

華陽館詩卷七

七

士彌濟濟眷言鄴都遊宮闕相迺遷決宴各極
懽馳思在萬里丈夫生世間何能戀妻子送子
遠出郊悲風颯然起慷慨赴國仇揚旌渡河湟
然諾古所欽敦好在終始

王侍中粲流寓

延靄俯層檐曠矚舒百憂憂來人莫知念此悵
悠悠昔我入長安顧望但懷愁西京一播蕩林
馬竄南州荆蠻非我鄉聊爲江漢遊江漢清且
廣欲濟無輕舟鬢髮奄就改義馭無重留越禽

戀昔林代馬思故丘緬懷漳河側道路阻且脩
明將從季卜杖策任所投

劉文學楨公讌

君侯設天網大邦富文儒置酒臨高殿羣辟爭
來趨肥載乘遐觀翼亮邁前謨耀武造王室攄
文敷皇塗寓目散華圃偃蓋飛丹樞逸響流楚
奏清歌雜吳歎微才乘昌運列職文墨俱野草
思鹿鳴場苗感白駒既蒙英達顧能不效微軀
短章豈云誦庶冀拜昌俞

華陽館詩卷八

八

應文學瑒侍宴

公子乘嘉運張宴集朋儕自顧下乘材亦忝上
客偕醴饌既芬芳琴瑟相和諧坐懽浹起歌起
舞洽齊娃流思撫時運王風日以垂自非命世
才誰能掃羣豺嗣德在明兩婉美信無涯惟有
東山詩持誦入君懷

阮記室瑀敘遭

伊昔值陽九王風蕩以逸羣雄方競逐涇渭揚
清濁曰予秉微尚始願在恬莫幸被上宰招委

質叅帷幄公子嗣明德侍從蒙優渥陪輦出華池
錫宴何頻數遵駕河山遊馳思南皮樂延納
厠羣彥昕夕恣揚榷所慚驚蹇才終乃忝枚朔

嵇中散康言志

束髮昧師訓抗志事孤鶩游心覽玄虛始得返
自然駕言出遨遊脫駕遵迴川浮雲飄白日流
水撫鳴弦世道忽交喪幽意誰能宣閒居養營
塊終已保貞堅良無萬石愼且希沮溺賢達生
隨所寄役智信爲誓莊生有遺言支離德乃全

華陽館集卷上

九

郢斤既不存斯理難爲詮

阮步兵籍詠懷

少負遺俗情曠達任所安長嘯避世人庶免異
患干蚤被公府招俛已一彈冠焉知中所懷念
此徒辛酸燕雀處一堂鴻鵠厲雙翰中心將何
云處已良獨難駕言出行游岐路多險艱途窮
迴回車有涕如汎瀾達生庶不疚知命亦何歎

張司空華答友

端居滯文翰昕夕愁煩襟青鳥何方來翩翩懷

好音展絨覲良規拊心但沉吟感此念平生惠
思亦何深恬曠信可娛辱殆匪自今何當拜嘉
貺持此謝華簪游目散華圃寫心託瑤琴書此
酬嘉訊庶幾宣我心

潘黃門岳羈宦

夙抱濟物情蚤從大府辟嬰心職務間勞瘁詎
遑恤栖遲踰十年日月忽如迫良無速進階庶
抱嘉趣迹八徙官尚今屢試拙猶昔處賤類歟
棄居下同薪積閒居抒微情吾志將焉適

華陽館集卷上

十

陸平原機敘別

奕世承嘉運佐命樹元勳踐台被兩朝授鉞總
三軍詎知時運更中心將何云屏居二十載苦
心託典墳頗窮王霸畧竊鄙章句文駕言京洛
游親友重離分載酒展夙懽感此意良勤驅馬
遵長坂悲鳴戀昔羣執手從此辭杖劒須明君

左記室思招隱

杖策遲明發云往西山岑山路何迢迢行行勞
我心澗壑流潺湲樹木何蕭森雲構既鬱紆靈

巖亦巖嶽美人出遨遊清風吹衣衿紫芝以療
饑玄鶴相與吟我欲從之遊庶幾託同襟脫簪
未足恡微願良所欽

劉太尉琨 傷亂

余昔慕豪俠慷慨赴中原奮臂掃羣兇迎駕還
至尊云何遘道消世路多險屯驅馬之晉陽感
激徇國恩顧指京洛間雙闕峙且繁悲風西北
來溔冽傷我魂志大功不建失足誰為援奔莒
慕昔迹哭秦懷今寃幽薊為我鄰因之託弟昆
同盟獎王室異類成媾婚拘迫年髡侵沉歎竟
朝昏將詩命徒侶惻愴不能言狐趙久不存斯
意將何論

盧郎中諶 感文

北陸陰氣凝懸象亦何迫客子久邊隅感此徒
悽惻憶昔辟元戎慷慨遠從役幽并忽失守進
退多險厄神龍困泥沙良驥負鹽輶一朝讒蜩
興冥數廼永隔延季重神交樂季感幽魄穿穴
誠鄙夫伏屍亦壯客邇彼賢士風吾志於斯白

郭弘農璞 述易

閒居屏營慮凝思闕玄扉伏義述天人觀玩忽
忘饑始知先天易畫畫吐精微動息掌握間誰
能究其歸聖人澹得一天地且莫違君子明卜
著闔戶知是非居元悔乃至戰勝臞能肥五十
以學易易哉良可希

張黃門協 閒居

伊余值季亂處世多苦艱恬澹有本性屏跡歸
舊山詠歌聊自娛偃仰巖壑間誅茅結幽亭仗

華陽館詩集卷一

主

策一躋攀流雲候簷宿飛鳥當戶還羣木謝芬
芳石瀨激潏潏忽儼大夫綏造論驚塵寰豈不
懷嘉惠顧已多蒙屏稅駕從所好願言閉玄關

陶徵君潛 閒居

晨起整衣幘杖策出前林相逢田間叟談咲託
同襟既懼田間金復感耕稼臨微雲澹前巒條
忽起層陰淒淒風西南來膚寸自成霖感此將何
云有酒聊共斟羣芳媚遐矚衆鳥懷佳音沮溺
或可希予志將誰欽悠悠百世下庶幾宣我心

謝康樂靈運遊山

每懷滄海郡山川迴幽絕茲來懽剖符獲展平生悅驅馬出遨遊杖策遵層嶠撫景歷沿洄巖壑何寥泬靈境信超曠賞心匪徒設涼風起蕭條朝煙遙微滅物理隨所寄云何懷憂懷世網苦相拘縑塵坐自涅勤體慚溺沮乞骸感彭薛心跡猶未并神理久已缺何當拂衣去吾駕從此稅

顏特進延之侍宴

華陽館詩集卷十

三

元后乘時運登進協玄符太乙布天宇紫極麗神都淮海盈芳甸山川奠名區設宴饗羣后翼殿俯丹樞魚麗薦旨酒鹿鳴盛文儒既懽大烹養復感列奏殊皇情眷萬方睿藻矢宏謨彌殫中所懷何慮澤不敷微臣荷嘉惠奮翼升天塗始辟胄府叅再忝宮賓俱爲誦天保章庶幾答鴻圖

謝法曹惠連憶別

昔余秉微尚拙訥寡所諧棲遲三十載抗志事

沉埋曉言二三子夙昔託同儕一別感睽携愴惻情彌乖遵渚浦陽汭遡流浙水涯佳辰不再臨良覲奚由偕惆悵池上樓迢遞山北崖何當踐嘉懽永副夙所懷

王徵君徵養疾

養痾棄章甫屏跡潛丘壑一從絕人事慮澹生寂寞暝煙散靡蕪涼風眷林薄愴往廼自今撫迹宛如昨甕牖生網絲終歲飯藜藿雖寡高車談良愜陋巷樂端居抱微吟日晏行採藥感此

華陽館詩集卷十

南

念疇昔何乃相拘縛久視非所希達生庶可託
索太尉淑從駕

曩代失雄據西京奄淪沒我后肅元戎整駕遲明發衆惟盛良平分閫載參勃殷師克三年周車興六月何如赫然旅指顧躬天罰載清洛陽塵還掩嶠函骨東向制海隅南臨俯伊闕頒詔告成功偃戈息征伐

謝光祿莊郊遊

駕言出郊圻展懽謝塵俗行行入無倪藹藹迷

幽躅羣卉何葳蕤芳草萋以綠遵渚逗洄漪涉
澗眇層曲潺湲多幽思晴巖延忻矚游魚戲深
淵鳴鳥懷幽谷因之念夙期何不懷止足寓目
散芬芬賞心酌醴醑佳辰不盡懽日晏空秉燭
良士戒無荒庶幾以自勗

鮑參軍照戎行

生長東海上行歌東武吟小子起田野倜儻懷
遠心朝臨大道暮宿鴈門陰俠客何翩翩脫
駕遠相尋中夜起長歎慷慨發哀音四海既鼎

華陽館詩集卷一

五

沸中原亦陸沉委身事戎行捐軀誼所欽功名
不早建荏苒年鬢侵相如歸趙璧仲連却齊金
斯人去已久淚下沾衣襟

謝諮議眺臥疾

端居養營魂况此嬰愁疾剖竹江海郡偃卧煙
霞室旣欣丘壑情便此樗散質結茅俯層巒列
疏延初日空江匹練明疊嶂網煙密曠懷亦何
云沉疴忽如失彭殤齊所歸憂喜塗非一愴往
慮自輕懽來意難悉宿彼山中人被服蘿與萐

脫簪豈不懷始願未及畢終當謝人徒深衷於
此述

擬曹子建五首

陟彼西山云採其蘭思遺遠人天阻寔艱衆莽
妬芳世路多患愧無晨翼寤寐永歎

西日既微迴光藹睟瞻宮闕鬱何巍巍思我
同袍怛焉懷歸策我良馬執轡如飛

朝謁晨明晨明翼翼王明受福豈云其惻笙歌
競奏咸設毀飾衷誠莫展跂佇太息

華陽館詩集卷一

六

爲君良難爲臣不易忠信可宣天鑒孔邇嗟彼
東都實獲我思願言永懷敬爾有位

歌彼伐木置酒高原携我良朋嫵婉及昏人生
如寄明德云敦敦德不怠維以永存

華陽館詩集卷之二

吉郡宋儀望著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五言古詩

始去都別親知

明發辭京邑，瞻言事孤征。都門盛冠蓋，追送盡平生。
含意欲有贈，對酒不能傾。慙余蹇劣軀，感此纏綿情。
升車倏云別，僕馬抗前旌。丈夫志四海，遑遑各有營。
出宰豈云遠，乃在闔閭城。德音苟不忘，何必云合并。
去去勿重陳，願言崇令名。

華陽館詩集卷之二

深夜有懷親知

秋清已可娛，況此深更月。中天玉鏡飛，漸見銀河沒。
因之念故人，渺焉隔吳越。祇爲世網羈，懽晤何由發。
盛顏幸自持，春草秋已歇。努力嚮明時，豈必云干謁。
感此衷如焚，終夜凋華髮。

吳中懷古六首

大道久蕪塞，小智徒紘紘。偉哉至人心，達觀寡世紛。
周德日已盛，中心詎能云荆蠻。非我鄉情至，固所忻仲尼。
發深衷三讓諒，斯聞天意在南。

土萬古開人文 右吳太伯

仲雍亦矯世，末俗寡所諧。天命竟何云，王風日以乖。
本支豈不念，大義將何裁。鳳德在冥舉，去去凌九陔。
伯氏荆蠻行，寧不與之偕。千載延俎豆，達哉此深懷。
右吳仲雍

玄風振寥廓，至德諒所欽。云何數百載，斯意邈能尋。
永懷延陵子，憤世抗孤音。有國非吾節，躬耕明我心。
觀樂有遺訓，素衷自此深。斯人悵已矣，詠歎發幽襟。
右延陵季子

華陽館詩集卷之二

步出西郭門，望望見虎丘。闔閭葬其下，枯骨已千秋。
雄圖竟安在，神劍光已休。胥臺豈不崇，一去寧復遊。
至今臺上烏，來去聲啾啾。更有吳門水，日夜東西流。
右吳王闔閭

峨峨穹窿山，上有讀書臺。買臣昔未遇，沉冥棄塵埃。
一朝奏辭賦，脫跡登華階。天子賜顏色，公卿盡傾懷。
歸來守會稽，親舊相驚猜。舉手謝少年，貧賤寧足哀。
右漢朱買臣

烈士貴徇名，達人欣見幾。朝野欲何爲，荆棘相

蔽虧秋風一朝來悠悠發深思豈不懷王業徂
運焉所持脫簪謝世人長揖從此辭歸來理蓬
蒿正及鱸魚肥右晉張季鷹

半塘閣遲所知

言尋虎丘賞閒愁半塘閣披豁塵外襟悠然眷
林薄初夏暑氣昏吏事日紛錯繫匏非我衷求
羊已相約解帶懸林梢舉觴聊獨酌遲我同心
人相過臥雲壑

九日餞李博士于虎丘寺

華陽館詩集卷二

三

西陸無淹衡儵忽驚杪秋團扇委零露落葉鳴
涼颼九日爽氣發瞻言登虎丘彼美謫仙侶軼
宕陵徂脩惠然命前綏因之以遨遊

遨遊信可娛懽悵詎云展上有凌霄塔一覽百
憂遣斜日下朱櫳飛雲送青嶽極目望洞庭暝
烟散清淺回顧指京洛不覺涕如泫

涕泫亦何爲離別夙所悲之子涉遠道顧我不
得隨清時懽自營守已良可持志士恥干謁榮
進焉足縻君其慎夙德執手以踟躕

踟躕忽已夕促席下中庭執手方泱懽四牡抗
前旌舉觴酌明月別歎劇繁星孤鴻號天末音
響何能聽願言愛景光期茲樹德馨

省耕過宿天池寺四首

余生秉微尚蚤與耒耜便中年慕祿仕跡睽情
逾牽茲晨省方甸一與農父言寡營悟養生疲
力忘內煎乃知躬耕者自古稱達賢

省耕亦云疲西嶺儵已暝屏騶尋幽谷轉入蘿
蕪徑松濤動秋色泉響生夜聽歸林悅鳥棲默

華陽館詩集卷二

四

坐觀禪定還將不住心一與山僧證
溽暑忽已徂氣候變金素祗緣塵俗羈賞心未
能副茲來省昨耕得窮山水慕群芳委時節萬
劫勞生故中夜起長歎令人發深寤

朝來探奇勝偃仰茲山賞天池澄秋霽巖戶歛
朝爽披襟坐盤石省念除妄想坎止悟流行源
泉驗真養惆悵未能回日色東林上

贈別苗長洲明府還太原

白壁易成冤青萍難遽售君子在末位訛言乃

生疚子家太原曲予本殷王胄乘運共躍塗明
廷欣結綬筮仕投外邦分理勾吳舊旣懽同榜
誼亦感明時遊警言指天日投分握蘭臭積毀
骨易銷抱屈理難究惜哉雙黃鵠中路折其偶
白日黯回光歲晏變陰候駕言指脩途載整晉
郊輶晤懷在須臾夢寐邈難覩有酒斟酌之聊
以奉君壽循彼盈虛言謗罔何能久願慎千金
軀投涕各分手

初去吳門作

華陽館詩集卷二

五

營世無疾途筮仕獲下秩綰綬出明邦感懼情
非一雖抱濟物情良缺經世術簿書日紛紜督
賦無寧日覩茲民力艱焉忍事桮棬淳風古已
頽文質相毀蝕慙無下堂化何由示師帥直道
旣已危降志還見嫉沉憂結衷腸能不慚三黜
徵書來日下濫此樗朽質新恩詎云辭夙抱未
及卑驅馬出郭門寒風正蕭瑟道傍凍餒人對
我長歎息慙慙謝父老聊以微衷述

登毘盧閣望西山

仲春已洽旬幽悰苦塵鞅驅馬出郭門偶就支
公訪虛閣何岩峩登之慰心賞皇都布星躔帝
闕成天象覽眺旣踈曠昕夕茲偃仰泠然塵外
襟對此西山爽境閒慮已超意愜神俱往遙聞
樵采吟靜聽鶯鑣響緬懷曼倩蹤迢遞向平想
悠悠百年內念此增悵惘

雲中曲四首

塞上報烽火王將議徵軍雲中多健兒名姓那
由聞朝從城下獵胡騎突如雲欲戰無尺鐵何

華陽館詩集卷二

六

能樹功勳

翩翩射獵郎云是榆林子辭家抵雲中往返八
千里經歲在路途何由習弓矢一聞鼙鼓聲淚
下不能止

匈奴較獵罷朝來寇上谷軍中傳號令胡騎相
蹴踘風響白刃交雲暗黃沙逐將軍獨搏戰遍
體中流鏃手上聞便殿拊髀思頗牧

轉餉亦已疲徵兵亦已苦號令出多門黃金委
塵土李牧昔備邊日日犒軍伍雲中殺氣奮橫

行逐戎虜匈奴遠遁去雄名照千古

發京三首

驅馬出都門夾衢羅祖帳感念平生親追送遙
相望載中餞別思復拜嘉言貺匪云諧夙懼聊
以遣離愴眷茲聖明朝萬類垂休暢禁闥豈不
願所職各有當既荷殫負恩敢異徒餐謗願言
長相思去去莫相忘

昔奉垂堂言保身事明哲委質宦王庭端笏陪
朝列俯慙桓典驄仰欽長孺轍感事一上書深

華陽館集卷十

衷詎云竭埋輪事已非攬轡情逾結男兒惜盛
顏壯士懷苦節絲以染自汗膏以煎自滅早夜
策駑龍詎勉樹鵠烈

去鄉甫壯齡暮宦無中秩所就豈云三不堪詎
惟七幸藉明主恩祇命返蓬華簡書豈不畏王
事詎遑逸高堂迫暮齡遊子戀故室封章被幽
明感我情非一展壠意已遙造膝情詎悉聊竭
不肖軀微衷庶此畢

經下邳作

客行涉孟冬言經下邳里緬懷黃石蹤事往跡
已毀淒涼野樹低蕭颯寒風起黃河塞下流洪
浸深瀾瀾列郡莽蕪蕪萬室鮮麻桑既慙監門
圖徒欽長孺軌守土豈不崇肉食良足鄙聊述
觀風謠倘冀諧斯理

舟發采石旋遭暴驚撫事述懷輒有飄然
之思

寒葉下空江暝烟澹微雨客久行何勞歲晏情
如縷揚舲駕洪濤遽觸波臣怒飄風斷蓬梗儵

華陽館集卷十

忽迷烟樹慙非濟巨才始知涉險苦拊心省愆
尤幸精神明枯繁岸聽估人鼓柁聞漁父撫事
愴余衷吾將謝簪組

抵家感述二首

伊余慕祿仕出入在帝邦倦遊異相如執戟疲
雲揚樓鳥戀昔林遊子思故鄉茲晨祗嚴命取
道出舊疆山川宛如昨樹木鬱以蒼僮僕迎我
前親舊遙相望低頭問耆老屈指感存亡脫駕
趨中庭感我涕如滂慈齡賴康寧我考不得將

展痛未及終親友坐滿堂愧無閭里金何以備
酒漿攝衣步前除含意私自傷

所親亦何云各言久別離今朝返里閭幸得同
車歸昔別各盛顏今來鬢已衰我有一尊酒願
子斟酌之君其希高蹤簡書不可遲予謝父老
言小子前致辭一從別鄉邑負褐趨京師遭遇
聖明朝奮翼升天遠拜官抵吳門日夕恒自持
感茲召拜恩執法在皇居奉職亦何補念此如
渴饑譬如驚寒材常恐顛躓隨願言慎方將庶

華陽館詩集卷二

九

以慰所私

生日寫懷二首

弱齡秉遐想結廬潛山阿養志慕伯成望道希
尼軻壯年竊祿仕茲意成蹉跎新歲又以臨故
景忽焉過柔風入戶庭幸茲履陽和強仕古所
欽念此情逾多有親不逮養何用起賢科我懷
已多違始願將如何沉歎未能已飲泣遂成歌

其二

先民有遺言學道當及時三十九年非一往不

可追感時豈不懷慷慨令人悲反已深自咎中
心多所懷在宦鮮奇畫處世恒寡諧為善好近
名執德慙累基孳孳念夙夜黽勉庶自持嗟彼
孔尼父發憤豈吾欺願言永終譽毋為歎諸居

發巴河驛

辭家甫旬日去路已千里雲樹鬱蒼蒼河流深
瀾瀾愁隨芳草生淚逐啼猿起回馭邈難裁默
默情何已

早發黃岡官店

華陽館詩集卷二

十

夜來風雨急晨起涼氣爽促駕遵長途四顧但
蒼莽耳聞禽鳥鳴心知草木長徘徊欲何云王
事方鞅掌

寄朱克光茂才

伊人有遐慕結廬空山裏遙巘送晴雲入戶聞
香芷好奇窺鳥篆託志探麟紀讀書日閉門攝
客始曳履敷文析微言深衷契玄旨終宵獲起
予末路逢知己別念紛已遙馳情慰雙鯉邂逅
夙所欽願子慎終始

癸丑孟夏十有一日先大夫九十誕辰日

月淹馳幽明逖隔展几遙祭技淚寫哀

傾義無停馭淹紀儵已夏我考誕茲晨展痛在
官舍長號几奠前遙望松楸下精蒐翔故坐英
爽凌飈駕音容若見之感我涕如瀉緬惟先民
跡歷歷皆可訝龐公隱鹿門衛武疲朝榭我考
秉玄志庶幾德並亞蓄志勤世業矢力畢婚嫁
方云享期頤如何遽淹謝孤兒謬通籍竊祿弛
耕稼黽勉事西巡日宴不遑暇山川一超忽夢

華陽集卷二

十一

寐何由假技涕摘此辭庶以念夙夜

感秋

驅車辭鄉邑弭節河東道端居滯炎燠昕夕傷
懷抱茲晨撫前楹涼思亦何早蟋蟀候東壁金
氣應西昊隴塞鴻鴈征邊庭木葉掃感此欲何
云客髩愁將老緬懷滄洲間茅屋生秋草何當
拂衣去燒丹希大寶微才莫救時知希庶自保

遲野狐亭感秋作

少秉曠達情名區日偃仰一從宦王途遂廢丘

壑賞偶此出遨遊聊爾謝煩鞅泉池何寥泐亭
館亦踈敞秋風入林木葉落泉迸響瞻懷俯層
楹延覽觸幽爽流雲蕩軒閣斜日澹疏幌葵榴
夾路稀榆柳蔭堤廣游魚何澆潏浮藻相依莽
撫景眷深懷因之愜遐想棲遲白鹿遊迢遞赤
城訪達生如可希長嘯出塵網

偕程少叅王僉憲二使君遊王官谷

尋幽出郭門偶就空林宿晨起欲何之高人有
深谷欣然偕所欽脫駕遵山麓探逕歷巉巖遡

華陽集卷二

十二

流瞰洄洑驚嶺削青屏鶴岬分布瀑伊昔司空
生於此結茅屋人去千載間往事誰能復而我
亦何爲終歲疲塵牘茲來慰所私展懽愜流目
况儼大夫驂設宴俯脩渙飲泉鑒道心徙酌分
醴醪磨厓鳥篆留斷碣苔蘚覆淹賞不知晏懸
景馳西陸人生貴適意豈必厭華轂因聲謝同
游吾將反初服

舟行晚霽命酌寫懷

微雨霽空濛輕烟歛洲渚乘流坐超忽決滌竟

何許群峯江上明孤舟澹容與遡迴亦何從
意不得語呼酒對疎林扣舷歌白紵佳期曠不
併搔首徒延佇

返棹江上懽懷未捐急雨倏霽新月漸升
急雨暗空江遡流蕩輕槳翻波無迴流殷殷迅
雷響雨霽暝色歸林木亦疏敞西嶺已辭雲東
峯月漸朗眷然起遐矚四顧何決泝終夜勞詠
思誰爲發幽賞

江上阻雪書懷寄陳二給舍

華陽集詩集卷二

十一

薄冬發長江乘流蕩輕槳彌旬集雪霰繫纜滄
波上莽莽洲渚沒遙遙川塗廣霏霏歛山色蕩
漾縈濤泥命酌對寒林散帙映疎幌旣洗滯淫
情更愜幽遐想前進豈不念風波將焉往榮達
夙所輕遲速理尤朗省裏寡內疚得性非外獎
懷人邈不併誰爲發幽爽寫悵託雙魚延首冀
情賞

同胡太史重游西山感舊作

念昔與之子同戲西山陰脫冠掛貝樹酌泉洗

滯淫去去五六載羈栖各異林竭來趨京師出
入獲所欽驅馬出郭門遨遊滌煩襟空濛靄飛
翠遙見西山岑沿堤樹爭發深谷鳴春禽山僧
欣相迎太息曩與今蹇余久迷方念子多苦心
中夜發高誼爲我理瑤琴冷泠山水間慷慨難
爲音願子振谷風敦契諒彌深

送趙都諫之南京太僕少卿二首

悠悠懸象運冉冉歲載旋客行涉暮春時物倏
已遷長橋樹爭發御堤花欲然黃鳥鳴樹間幽

華陽集詩集卷二

十四

思何纏綿感此懷所親載酒出郊埏聊申祖餞
私中心詎能宣豈無他人戀念子獨縈絀
縈絀亦何爲悵然悲別離與子同朝署出入獲
我私抗論每相許然諾夙所期如何去禁闥出
典蕃牧司華階雖云崇通器將焉施持此念疇
昔中心多所懷聊酌盈觴酒執手以踟躕

與守上人談禪

學道三十年蹇劣未能荷揣摩事已非縱橫計
皆左入山訪名僧中夜禪扉鎖焚香誦楞嚴詮

義何其夥嗟余久迷津偶此藉慈舸既無生滅
障寧有輪迴墮因之謝塵緣究竟光明顯灼灼
祇樹枝簇簇蓮花朵還將無上偈共證菩提果
送宗書上人赴少林寺住持

我昔遊名山徘徊嵩陽側蒼然古栢林云是漢
皇植穹碑頓荒丘苔蘚半封蝕巡遊事已非秋
風何悽惻脫駕依精廬琳宮相蔽翼焚香謝塵
緣萬念俱已息別此踰三載夢寐何由即竭來
趨京都山寺日游陟邂逅兩名僧超脫如舊識

華陽館詩集卷二

十五

瞻言嵩洛游明發出鄉國總持西方教一歸清
淨域大道無因緣真空非相色願將萬法門普
度衆生惑嗟予學道久反躬未能得即欲往從
之其奈迷所職緬懷三花樹採之可服食爾其
理舊關吾將從釣弋

人日對雪贈鎮山朱君叅知河南

茲晨信可娛披襟理幽獨迴風蕩輕霰霏集
庭屋輕盈拂凝霧鮮潔凌纖縠徘徊驚人情顧
眄愜流目持此贈美人清光如可掬良觀不須

更分袂亦何速載叅大藩居言整洛陽轂縮地
懷合併脩塗念出宿久抱廊廟姿何當疲案牘
行矣慎嘉猷遲歸秉鈞軸

送同年劔西胡殿讀承詔省觀三首

初秋雨氣歇庭樹日已涼之子起遐矚悵然思
故鄉上有雙白髮道遠安得將明發不遑寐乞
身奉高堂詔許暫休沐朝署生輝光親知懽集
送聊酌平生觴出門望京闕執手以徬徨
徬徨亦何爲我思鬱以紆念昔與之子奮足升

華陽館詩集卷二

十六

王途託交過一紀意氣自相孚懸景相代謝去
住何能拘譬彼同林鳥飛鳴各異趨親交古所
敦金石諒不渝豈無新知懽念子獨踟躕

踟躕忽已夕中心多離憂僕夫趨嚴程薄送遵
垌丘濯纓長河濱擷華芳杜洲感此念疇昔持
贈結綢繆夫君王佐材慷慨傾時流承詔返里
閭賢哉誰與儔長跪進壽觴延年樂千秋願言
報王恩簡書難久留

夏日南軒納涼

長夏苦煩暑端居幽思紆睡起步前軒欣此微風俱雲陰巖際落日光花上塗坐來多所懷感至難爲娛玄蟬鳴樹間物候紛已殊游心攬玄虛恍惚神理徂適意豈在遠調鳩快枋榆曠哉至人心與道自爲徒

早春山中閒眺寄所知

伊人亦何爲終歲苦拘跼春來幽思多携步遵山麓園林物候改縱目愜遐矚垂楊漸堪把芳草紛已綠巖壑有餘情黃鳥時斷續欣聞樵采

華陽館詩集卷二

七

吟彷彿紫芝曲佳人隔湘浦何由覲芳躅持此贈無因地遠不能縮拊心但沉吟引領冀來勗

詠庭下芭蕉

山深暑氣薄睠言散流矚坐見蕉葉長庭砌冒新綠卷心委時節垂陰何繁縟夜雨滴空堦簷際映初旭此時深思婦淒其攬心曲愁來不成懽腸斷那能續草木有本心懽怨徒相觸達人理其勞何爲自迫促朗誦莊生言齊物等榮辱咄嗟復何云長嘯從吾欲

初秋南軒看月

入秋暑仍伏煩襟何由敞涼風一夕至巖壑生幽爽徙倚南軒下山月漸升朗瞻鳧光已盈欣此良夜賞緬懷七襄詠仰視明河廣悠哉千里思終夕勞夢想佳期曠不併四顧但蒼莽人生倏忽間誰能苦塵鞅有酒且斟酌清光照羅幌感此懷夙心露滴秋桐響

秋日閒居

閒居信爲適况此林壑幽山氣日夕佳颯然驚

華陽館詩集卷二

八

杪秋天高物候肅夜靜雲霞收夙懷滄洲趣始願於此投青天何寥泬涼風生遠愁俛仰有深懷欲往東海遊心跡罕能兼道路阻且脩懷哉於陵子灌園有餘休

山居感舊奉懷同年李石鹿宗伯張大猷

宮諭并寄胡劔西太僕

予昔慕豪俠遠涉黃金臺當時相結交四方盡雲來元禮社稷器茂先王佐才豫章何個儻行若璫與瑰一朝意氣合感激生風雷吐論驚四

座英名擅八垓自比稷與契奚復云鄒枚余生
不解事處世寡所諧安知將軍貴寧避公孫猜
一斤在田里棄我如遺埃嗟彼豫章徒譏構成
喧逐遠身玉堂側一去何時回幸逢休明運欣
觀天門開二君奮羽儀聯翩居鼎台論思良可
悅帝制亦何恢處貴不忘舊寄情念蒿萊慚余
樗朽質巖壑日遲徊自闕經世務何言恥虛壘
寓悵杼疇昔慷慨有餘哀

新營南村田舍效陶體

華陽館詩集卷二

十九

依依江上村藹藹村邊樹遠岫帶迴溪山水非
一趣卜築懷夙心今日從茲務堂題循昔規墉
堵僅蔽戶爲樓貯圖書開軒面場圃偃息高明
中寧畏人鬼惡田父扣我廬時時道情素雖無
衣冠容簡朴良可慕脫駕吾不回書此貽親故

華陽館詩集卷之二

詩集卷之二

詩集卷之二

華陽館詩集卷之三

五言古詩

吉郡宋儀望著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赴部宿江上望南村精舍

本是山中人今來江上宿江北有芳草村南有
茅屋山人昔讀書隨處愜流目夕鳥去復來朝
烟斷還續松歸簷際雲月傍庭間竹是非了不
關蜉蝣等榮辱何爲舍此去孤航理幽獨感此
懷宿心夜深還秉燭

華陽館詩集卷三

述懷二首

方珪不受鑿直木難爲操所稟各有常越性乃
生疚咄嗟不解事慷慨叅時耦既忘觸藩戒竟
取多言咎是非聞不分一言成好醜孤憤竟誰
憐黃金燦其口以茲謝生慮願言保頽朽雖無
魯連操雅志希蒙叟富貴等浮雲於我亦何有

其二

高人不羈俗達士恒玩世獨觀昭曠原匏瓜何
能繫蹇余本頑疎虛竊抱經濟一朝誤塵網還

取當年忌是非一以淆出處兩非計畏塗多嶮
巖譏巧白黑蔽欲愬悵無因拊心但流涕緬懷
周任言還從李王筮中夜起長歎吾將從此逝

曉發東安

肅徒戒晨征凌寒發北郭凝霜被原野淒風捲
林薄烟霏遍微滅朝曦漸東作樹木何蕭條晴
光宛如昨我行亦何勞所至問民瘼衣帶不及
整吏事日紛錯所賴年歲登場圃有餘穫頗聞
田里間斗酒相娛樂蹇予薄劣軀夙昔負然諾

華陽館詩集卷三

二

功名不早建歲晏悲搖落短袖豈善舞鉛刀豈
善削時命與我違何爲自羈縛安得凌風翰高
起翔寥廓

庭木

疾風捲庭木落葉忽如掃徘徊倚前楹感此傷
懷抱初我抵薊門坐見繁華好馳騫幾何時但
謝難預保俛仰宇宙間誰能常壽考莊生感蟬
蛄河伯歎秋潦功名委時運富貴等露草以茲
生遠心願言就鴻寶寤彼至人居逍遙在蓬島

我欲往從之中心將何道冥搜涉荒淫服食亦
枯槁安常信爲順得性匪外討曷哉日新志庶
幾以終老

月夜

明月下庭樹樹影何離離霜寒樹葉落嗷嗷鳥
夜啼寒帷鑒月色仰視夜何其時序互淹忽人
情紛路岐徙倚步前除中心多所思佳人渺何
許遊子暮焉之歲華復搖落悲傷良在茲

自樂城趨栢鄉

華陽館詩集卷三

三

朝發樂子邑暮投栢人鄉驅車多所經指顧情
內傷燕趙昔吞併四海如沸湯豪俊相馳騫一
言決興亡故壘何蕭條云是古戰場俛仰今昔
間沉痛結衷腸纍纍道傍塚誰辨愚與良燕昭
旣不存平原客久荒不見黃金臺樹木鬱蒼蒼
息駕暮雲沉感歎彌難忘

城西寺贈別喬東陳憲使之楚

送君城西寺秋風吹禾黍古木凌蒼烟寒禽解
人語此特別同心有禁絲其緒念昔少壯時出

入同朝序黽勉職事間更歷幾寒暑風塵綵
忽讒構竟投杼君棲潮陽濱予卧滄江渚相思
無羽翼相望徒延佇詎知世路更迴光照羈旅
璽書來海隅之子得相與握手道平生意氣深
相許自期日月居中更不相拒一朝寵命臨駕
言適三楚大藩豈不崇念子勞心膺親交古所
敦微衷將焉抒瀟湘邈難期洞庭渺何所豈無
芳草遺道路修且阻欲展一生懽聊復酌清醕
勗哉崇令德書此代贈處

華陽館詩集卷三

四

芋原與蔡督學汝聘言別

悠悠念遠征行當歸舊疆心知一為別離恨從
此長之子遠相送置酒在河梁執手展宿懽聊
盡平生觴慙勤醉後言茲意莫能忘

余本羈旅臣跡跡豐山陽閉關六七載遐想在
虞唐出處一以誤心跡邈難將投珠委路旁按
劍寧足傷歸去謝塵緣努力事耕桑

宇宙亦何寥孤身亦何渺平生不量力抗志徒
矯矯頗窮天人際經濟匪外剽世人皆見嗤憂

心常悄悄拂衣從此辭長嘯出塵表

登高以望遠徙倚臨三山三山凌蒼煙縹緲不
可攀中有孤射倦綽約美容顏授我一丸藥云
是九還丹服之可延年遨遊出入間

滄峽舟中書懷

夙齡戒垂堂跬步循矩矱一從宦塵途涉歷多
險愕閩山鬱嶽崙合沓埋雲壑奔流闊峻巖石
泐相紛錯迴流驚榜人客懷良已惡豈無去國
憂還家且云樂咄彼浮海歎九踐滄洲諾

華陽館詩集卷三

五

延津凌虛閣同周叅知史憲僉宴集兼叙

別懷

延津古名郡中有凌虛樓飛甍俯城隅危岑相
帶鉤故人重離別置酒仍淹留豈無平生懽夫
君迴名流慷慨論時事安知恩與讐憑欄縱長
嘯清言迭相酬頃更嵐氣蒸煙樹迷神州美人
心獨遐曠望但懷愁人生幾何時聚散若浮漚
勲業須早建出處難與謀嗟余謬通籍骸骸無
所投再斥良已晚達生亦何憂歸去尋名山扁

舟恣遨遊

游梅僊山即漢梅福隱處

白雲在深山山深轉空翠古木凌飛煙叢竹亦
森邃梅公隱何時漢道昔云季當其抗言時鼎
鑊寧足畏一斤眇何所去作南昌尉茲山信超
曠盤鬱多佳氣幽棲亦何爲豈不以我貴一朝
變姓名掛冠從此去親舊相太息妻子不知處
余亦骯髒人誤觸當時諱見幾苦不早撫已有
深愧永願謝塵緣長往從吾志

華陽館詩集卷三

六

遊武夷四首

朝發建陽城暮投武夷宿趨舟入溪口遡流蕩
廻澳羽客出相迎攜手遵山麓歸鳥投林間花
香滿深谷俯聽清泉流仰視羣峰簇樹木何蒼
蒼琳宮亦深復巋然望祀臺云是漢時築拜謁
武夷君願假長生籙息駕依精廬焚香遲明旭

其二

達宵不遑寐起視夜何其河漢正縱橫羈人發
深思在昔少年時跌宕難羈逝將尋五嶽永

與蓬島期一從宦王途二紀修及茲齒髮奄就

改流光已西馳解龜已云晚安能復踟躕披衣
候前庭明發窮武夷鼓枻杳然去長往吾不欺

其三

廻車入溪口停策理輕舟輕舟何容與櫂歌發
中流懸崖夾兩岸上與烟雲浮蒼翠忽中斷詭
異類神鏤應接自不暇舍舟恣遨遊登頻竟忘
疲歷覽窮遐幽巖洞多仙蛻靈草何修修下視
三千界渺焉隔神州去去亦何云吾道已滄洲

華陽館詩集卷三

七

其四

行行入九曲望望凌高岑羣峯何萃嶮懸崖亦
巖嶽攀捫捫薜蘿清風吹我衿桃洞渺何所豁
然出前林遙想列僊人逸駕不可尋蛻骨藏巖
壑丹竈灰已沉冥坐忽自哂命酒聊獨斟人生
貴適志先師有明箴樂天復何疑達哉良可欽

玄潭贈別胡正甫督學楚中二首

夫君儻士蚤負王佐才浮沉郎署間公孫翻
見猶持節歷楚蜀衡峨與崔嵬謝病返江城日

把天章裁一朝寵命臨振文出楚垓戒行遲明
發念子中徘徊欲展臨岐言慷慨令人哀

其二

念昔與之子出入在朝序接處窮巷中昕夕共
笑語笑語至夜分恍惚入無始上窮皇王謨下
覽生民理俯視園中士邈焉寡儔侶風波忽相
失佳期悵伊阻執手方接懽離抱詎能杼明當
與君別貽此代贈處

池上對月獨酌有懷胡正甫

華陽館詩集卷三

八

獨酌池上月空波湛我心長天無片雲了了見
前林微風中夜發白露沾衣襟興來誰晤言抱
膝但長吟美人渺南楚別我歲載臨嘉譽振寥
廓大雅抗孤音題書薦叔夜高誼邈難尋余生
本踈謬與世絕浮沉青山結茅屋采芝秋江潯
旁睨當時士邈焉隔辰參知已誠獨難守道良
所欽神交千里併爲君理瑤琴冷冷山水間超
忽洞庭陰願各明爾志斯言匪自今

贈蓮渠胡令君赴召北上

大江日夜流秋風下庭樹涼蟬鳴樹間孤舟邈
難晤津吏前致詞有詔廣賢路偉哉胡令君兩
縣棠陰布豐水咏去思安成歌來暮舊事何追
促駕言將北傾昨發青螺川今臨白沙渡對語
未及終雙旌忽飛度相見誦吏言喙笑還道故
慙勤中夜別欲語不得吐

次螺川驛同年陳大叅喬梓携酒道別適

賀憲伯昆季至同酌

華陽館詩集卷三

九

驅車去鄉園悠悠念行役停鑣螺川上徘徊日
將夕故人相集送置酒展疇昔溫涼未及申問
我去何適淒淒北風寒霜霽凍雲白豺狼橫路
衢山谷多險阨願慎千金軀眷此雙白壁慙勤
醉後言申章締金石去矣更何云鐘聲在西驛

曉發武陵作

朝發武陵城遙望武陵山山深望不極杳靄煙
雲間樹木何葱蒨流水亦潺湲桃源渺難尋悵
望隔塵寰予本倦遊人十年謝朝班浪跡入匡
廬川砂駐顏顏一朝蒙曠恩促駕出江灣長風

吹征途車馬日閑閑王事豈不念世路多險艱
握中雙龍劍繫之蒼玉環功成拂衣去誓將閉
玄關

舟中對月有懷同鄉二三知己

洞庭一片月墮在波心裏蕩漾不成圓清輝邈
難比光搖遠嶼明影逐征鴻起此際憶同心晤
言在何處中夜獨成眠夢入恩江樹

暮春純所喬使君招遊清源山

山在泉郡北

夙齡慕恬曠名山恣探歷清源何崒峴相對在

華陽館詩集卷三

十

几席君子忽見招邂逅遽良覲並駕出北門頗
諧意所適東風吹衣裳鳥鳴樹聲寂徑轉暗杉
松衆流何淅瀝酌泉洗滯淫煩襟忽如滌羣峯
類削成突岬倚蒼壁懸厓紫翠疑信美巨靈劈
使君迴名流萬人焉足敵愚也濫文竿能不慚
樗櫟設宴俯修林洞壑暝煙積馳情感流眄吐
論驚辟易豈云平生親傾蓋如宿昔執手方自
今爲懽詎能釋願言莫相忘抒懷寄厓石

過溫陵長橋登凌空臺覽眺橋名洛陽

登高望海口蒼茫雲氣厚海上三神山相對如
培塿何年駕長虹造構自天授中有凌空臺飛
觀瞰虛牖望望煙光停歷歷雲陰走我來恣登
臨坐賞不知久懷傾蒼海波興酌溫陵酒丈夫
生世間所貴在不朽蔡君王佐才一麾乃出守
美哉奇功就萬事亦何有依依堤畔祠鬱鬱祠
前柳至今海濱人伏臘走童叟下馬拜古祠靈
爽如可觀去去亦何云延佇空搔首

代贈孫觀察二首

華陽館詩集卷三

十一

朝出城西門別君荷花渚英僚紛集送冠佩何
容與設宴俯疎林孤亭出深淑良辰信可娛嘉
會悵修阻秋風來海上涼氣清煩緒美人抗前
車旌隼飄然舉

大君新垂裳朝野爭快覩天門闢九重膚質光
文祖八表修臣職萬國懼蹈舞夫君舊臺臣英
名擅中土拜表集虞廷薦服何楚楚平生慷慨
懷願言報明王

誥敕重封卷爲西蜀宗丈象峯先生題

吾宗挺名秀系出丹陽祖金紫何蟬聯載徙豫
章許豫章多名族皇皇延簪組君家玉笥東文
獻歷可數一從入峨嵋赫矣振西土

峨嵋鬱蒼巖迤邐象峯起高人家其側靈異信
爲美七麟叶嘉祥仲子奮萬里始拜畫省郎載
典郡刺史天子嘉良臣賜封來梓里

帝命信有赫荐嘉邈難遊中郎起觀察鷹繡懽
遊畫煌煌紫誥書跪進二親壽二親悅且康舞
蹈偕稽首天子萬萬年輝光照華胄

華陽館詩集卷三

主

游白鹿洞四首

朝發豫章城夜泊清谿渚遙見匡廬峯居然暮
雲紫疊嶂鬱蒼蒼湖浸深瀾瀾明發心不爽掛
颿指彭蠡誓將入名山歷覽先民軌白鹿有遺
洞柴桑亦舊里感彼嘉邈情況此巖壑美展轉
不能寐披衣中夜起

昔人有名洞寄在匡廬下裏糧往從之僕夫候
中夜朝出城北門涼風吹長夏草樹蔽修塗雲
峯簇如畫俯聽巖壑流仰觀瀑布瀉情境既空

曠應接那能暇洞門何森邃松竹亦瀟灑安得
結精廬逝將稅吾駕

昔人慕棲隱名山遠相尋匡廬何岩巖突岬大
江陰結廬在幽澗讀書出孤岑我來探奇蹤高
風夙所欽白鹿不可見蒼煙但荒沉徙倚陟層
臺松風出長林初疑琴瑟響彷彿鸞鶴音悠悠
逝世心感歎發幽襟

華陽館詩集卷三

主

宮牆何森邃顧瞻發遐思採蘋澗水中薦之明
信辭自從混關來大道日以夷如何中世士荆
棘相蔽虧仲尼起周末刪述折羣疑上下千餘
載異端互相持剖析良爲勤真性日以離默誦
無欲篇斯言豈我欺

白鹿洞徧覽名跡次二泉邵公韻示同游

劉行甫

朝來入名山飛策凌絕緬故人重夙期曠懷今
始踐攀援竟忘疲應接亦多眩採芝涉深澗捫
崖歷層巘耳聽流水鳴目送飛雲卷我本麋鹿
姿與世久疎遠願結茲山廬五老日在眼竭來

承嘉命夙抱良已晚偃卧松林下蘭風被原坂
何當諧夙心歸來共游衍

獨對亭望五老峯 次陽明公韻

夜泊彭蠡湖五老峯頭見朝來亭上望飛雲散
青巘信哉靈贖區幻出芙蓉面舉杯問五老幾
看桑田變獨往懷夙心今游乃乘傳豈無軒車
談於此有深眷遙謝五老翁清言自酬勸固象
與玄珠願今且忘辨

自五老峯趨開先寺徧覽諸勝賦此

華陽館詩集卷三

十四

廬山望不極上上凌羽翰五老鬱嵯峨登賞不
知肝飄飄白雲飛迢迢紫氛散歸卧僧樓中顧
瞻在天半明發入深林鐘聲隔遙岸開先古名
刹歷覽多奇觀高枕鳴鶴峯對削青冥案中有
讀書臺榛莽何漉漫徙倚歷巉巖厓篆多塗墮
劍峯霹靂鳴羣山忽中斷仰觀瀑布流灑落在
銀漢蛟龍蟠深池香爐紫煙爛清瑩還比心蒼
翠良可玩俯坐盤石間瓊花自徧亂人生幾何
時流光日回換出門指陳跡令予發長嘆

都門餞別少司空北潭熊公奉詔歸養三

首

輕埃散征途秋風颯然起顧瞻長安道車馬如
流水緬彼達人心馳情念桑梓豈不戀明恩親
老在萬里朝來省報章踟躕情何已秉燭不遑
夕題書報天子親髣與君恩未知中所是三復
陳情篇含涕疇能止

伊人王佐才奮跡起田里十載守郎署五載典
刺史敷歷藩臬間霜稜邈難比一爲中執法清

華陽館詩集卷三

十五

風滿人耳委身三朝間聯班六曹裏華階豈不
崇白髮將疇倚抗疏謝明時解組如脫屣明當
辭便殿稅駕從茲始
令伯謝三事漢庭寵二疎伊人去已久高風將
焉如有美少司空逸思絕人徒明發不能寐飛
旆指修塗含涕出都門祖帳隘通衢公卿動顏
色設餞傾皇都道傍爭歎息賢哉此大夫傳語
後世人令德良可慕

華陽館詩集卷之四

七言古詩

吉郡宋儀望著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登太湖縹緲峯歌

洞庭西頭縹緲峯獨立萬仞凌蒼穹朝來雨歇
樵徑滑聳身直跨雙青童四山微微望不分一
水渺渺浸何窮濕雲飛霧霏然掃恍疑身在銀
河中虛無下視列仙宅彷彿遙見吳王宮荒臺
古殿今寂寞但見波濤洶湧排穹窿曾聞綺里

華陽館詩集卷四

季角里公採芝得道驚龍準羽翼已就游鴻濛
廢井千年尚不改徒令後代欽華風我今來遊
日已暮扣松擊石開心會側身遙望五嶽低疑
盼下瞰煙波空青鳬杳杳白日下洞庭溟溟滄
海東三江底定百瀆通吁嗟夏后真奇功長歌
一曲曲未終夏后之功永與天地相爲同

帝京篇

帝京臨北極懸象應天樞水抱滄溟遠山廻恒
岱迂千年王氣應奕葉帝圖敷帝圖縣邈無窮

已王氣氤氲候真主憶昔 文皇定鼎初十年
億萬稱天府已將鳳曆開黃道更握鴻基布玄
紀魏構分明象緯懸神功彷彿蓬萊啓蓬萊金
闕壯皇居複道連薨迴蔽虧深宮別宇相鈞帶
龍池御苑自逶迤日月昭回帝道昌山河帶礪
與天長閭闔朝朝白鶴舞離宮夜夜赤烏翔公
卿執簡承三事聖主垂衣臨萬方鑾輿曉出文
華殿經筵講罷還開宴禹謨虞典帝親聞一代
君臣誰不美後來英君相繼作恭已無爲四海

華陽館詩集卷四

樂大倉紅腐能桑弘邊境宴然輕衛霍戚里侯
家恩幸殊競將第宅夾通衢笙歌夜夜金張館
車馬朝朝許史廬更有中官漸承寵宮中賞賜
權傳奉別館層臺禁輿連鑿池築苑河山動招
權納賄互作孽北狩南巡遽能說寵極驕來禍
亦隨瑾誅振旅祥車裂石家矜功造逆謀天威
赫發旋誅滅珍寶終歸內帑藏邸第今爲羽人
宅前車既覆後車戒今人猶蹈前人轍吁嗟此
輩何大愚沈沈帝宇象天都周家八百歸天曆

我明億萬握真符于今百九全盛朝八葉神孫
今帝堯已見黃河清萬里更占紫極麗中宵漢
家制度草創多還將禮樂建中和雍時汾陰總
不經泰皇漢武跡俱磨禮官日奏明光裏郊祀
明堂議漸起壇壝一一按圖經方澤園丘奠神
紀明堂突兀逼神霄嚴父配天崇孝理馳道鉤
連斗極廻齋宮熠燿星霞倚天子親郊降玉墀
傳宣太僕引鑾儀千官扈從懽聲動萬國騰歌
恩詔貤只今寰宇漸瘡痍水旱蝗蟲奏每馳公

華陽館詩集卷四

三

卿盡瘁勤邊畧聖王憂勞憫衆罷邇來土木盡
減除百金一臺帝嗟吁從知躬儉乃美德自非
聖哲焉能圖臣本江南一布衣叨陪侍從入丹
扉感時聊述大寶箴補袞陳辭願豈違他日甘
泉如待詔猶堪獻賦比光輝

入朝侍班作

東方欲明星漸稀白露初下霑人衣乍見飛煙
裊建章忽驚仙仗下彤闈侍臣緩步趨玉墀百
官拜舞自逶迤羽戟森傳熊虎士衣冠盡蕭篤

鴻儀總戎遙挿侍中貂相看意氣何矜驕李生
督戰難酬死霍家襁褓已封侯君不見貴戚歛
手避溫卿長孺不拜寧足驚書生有策足籌邊
能令主壽萬萬年吁嗟乳臭何足言

燕山明月歌

明月吐燕山蒼茫雲樹間掛輪初隱塞飛魄欲
臨關關塞路迢迢歸心萬里遙何當今夜月清
光隨處發主酣客舞興轉多古往今來奈爾何
勸君莫厭杯中酒聽我燕山明月歌燕山明月

華陽館詩集卷四

四

來幾時洪荒緜邈君不知憶昔軒轅起涿鹿指
揮百二開鴻基七十二戰掃攬槍直斬蚩尤懸
白旗後來燕昭亦壯哉一朝遂築黃金臺師事
郭隗招賢才劇辛自趙往樂毅復魏來奔驅五
國如蜥蜴當時樂生最奇絕拔取齊城七十餘
怨恨已報耻亦雪世事悠悠如轉蓬即看人代
已成空伯圖帝業今安在燕山明月常不改人
生得意須盡懽金樽夜夜莫辭乾幸爾生當全
盛時燕山今日作長安長安明月勝今宵河漢

無波夜寂寥且隨漢室沉金馬不向秦樓吹鳳
簫當今天子萬萬年青天明月幾回圓但令月
色年年好詎歎囊中無酒錢君不見魏其灌夫
深相結丞相幸臨旋禍滅權傾寵奪憐者誰翟
門黃雀空悲咽豪華富貴總浮雲惟有明月長
隨君但看當日笙歌處月落猿啼不忍聞

九月廿一日領敕出左闕賜宴紀述一首

長安瑟瑟秋風起月明漏下千門裏朝來攬轡
出河東還趨內殿辭天子中官喧呼傳警蹕詞

華陽館詩集卷四

五

臣捧出黃金敕朝廷方議滅彊胡秦記須看佐
邊實微臣拜舞呼萬壽蒙恩還賜大官酒感時
豈不効馳驅文學當年嗟白首方今經費盡海
隅太平有道罷均輸公卿他日論鹽筴還向金
門早上書

渡黃河

陝州城北黃河畔流澌日夜愁河岸奔騰萬里
如流駛砥柱中迴河欲斷我今乘流一渡之桂
楫蘭橈自逶迤中流容與櫂歌發河伯鼓浪魚

龍隨古往今來濁浪多君今欲渡慎風波攬轡
澄清志豈他尋源直向崑崙去縱有風波奈若
何

蒲坂行

秣馬臨蒲坂捨之登古城城高風急秋氣哀黃
河湯湯濁浪迴憶昔重華受帝禪恭已無爲正
南面禹稷臯夔並一時今古明良誰不羨舜亦
命禹詠康哉南游九疑去不來降女猶傳瀉汭
處彈弦空對薰風臺我今來遊日已暮閭闔叫

華陽館詩集卷四

六

帝帝不顧都兪吁涕寧復聞蕭瑟唯聽城頭樹
君不見洞庭秋葉落紛紛二妃此處望夫君瀟
湘水盡淚竹斑精魂化入蒼梧雲

自蒲坂趨潼關作

黃河東岸風陵渡客來下馬愁將暮朝辭蒲坂
臨潼關秦晉遙遙一水間鴈飛煙暝夕陽西中
條太華相映低月出猿啼兩岸聞河流岸急風
淒淒自昔長安稱天府山河百二金湯固秦皇
萬世竟何如一夫發難諸侯赴漢室唐朝迭廢

衰卓遷祿入誰能支古往今來已如此吁嗟潼關空險爲

過司馬子長墓

九月邊風吹落木少梁山俯黃河曲龍門司馬漢廷才寂莫高墳枕空谷吁嗟伊人昔好奇南游江淮入會稽高探禹穴覽嶙峋遠浮湘沅窺九疑北涉汶泗過齊魯講業遲迴返梁楚歸來著書追獲麟班揚崔蔡疇能伍誰言漢武好文章上書逮罪徒悲傷腐刑已就骨已歿古墓嗟

華陽館詩集卷四

七

峨臨路傍客來下馬空徬徨

夜宿龍門歌

朝發韓奕城暮宿龍門館龍門截崑崙仞高石壁中斷連波濤波濤洶湧山倒吞使人聽之心憂勞曾聞洪水滔天堯咨嗟命禹治之八年於外忘其家疏導積石鑿龍門指揮神斧肇礎研巨靈咆吼兩石開西水直下走流沙河流湯湯濁浪多中原沒兮將奈何乃疏九派注之海然後奔流東去無回波按圖分野九州通歸來朝

帝告成功帝錫玄圭誦攸同堯禪舜舜禪禹三聖揖讓更爲帝盛德流傳亘終古帝亦乘龍去不回龍門之宮何崔嵬今我遊今日已昏帝升九天游崑崙崑崙之宮十二重我欲謁帝陳丹衷帝欲來兮誰爲媒閣者止之心徒哀秋風吹葉落紛紛歌明德兮寧復聞月明石出波浪急獨宿孤房中夜泣

吳門歌贈駱尉

余昔在吳門君來尉豫章送君閭門西悵然思

華陽館詩集卷四

八

故鄉余解吳門綬拜官事彈糾思君豐水陽夢折闔門柳竭來持節出河東聞君振履謁重瞳幾年不見使人悲還憶吳門尊酒時謝病歸來卧敝廬與君相見歎居諸舍酸爲問吳趨里誰知連歲風塵起城外驚傳鋒鏑鳴積血浮屍蔽流水男啼女號廢耕織干戈攘攘何時息轉餉征兵事已非誰能談咲解重圍君今拂袖復朝天歸過吳門訪舊屢慙慙爲謝吳父老莫言高卧東山早雙眸淚盡海門煙別君轉使愁難掃

九月八日同鄧給舍飲涿郡南塔寺

九月悲風度槐柳落葉滿庭掃更有倦客逢人
暫解鞍地主邀賓懽置酒禪宮閃爍俯城隅古
塔崔嵬迴蔽虧座中使者黃門客相逢傾吐夜
何其去年開封出三秦驅車萬里勞咨詢徵兵
轉餉日夜急烽火經年報虜塵地寒菽麥歲不
登舉目蕭條愁殺人座客聽之前致辭三輔于
今異昔時招兵買馬日戍邊處處徵求泣寡嫠
洛陽帝城多近臣馮翊誰憐蕭望之城狐社鼠

華陽館詩集卷四

九

憑陵甚姦宄從來不易治勸君且酌杯中酒世
事逢人勿開口重陽明日更誰家咲把茱萸傾
百斗余亦當年骯髒人與君相見即相親看君
走馬長安去還是清朝舊諍臣青瑣聯班上直
廬黃扉待詔屬公車明時願下寬租詔遲爾甘
泉早上書

平遠臺餞別方伯憲長兩劉君入覲一首

秋風吹曠野促駕臨高臺四望空遠山落日層
陰開衣冠紛來集瞻眺幾徘徊徘徊將何云懷

慨令人哀憶在先朝侍從時結交盡是青雲姿

眼中落落猶可數華省舍杏退步遲十年回首
各風塵去燕來鴻不可親寧知閩海相逢處猶
是當時省署人延陵東粵兩劉君青萍結綠疇
能羣旬宣觀察美清揚英風直節凌秋雲當今
天子起飛龍方岳來朝趨九重二君乘傳出海
東把酒臨風意氣濃英僚設餞悵別多爲念君
恩空逝波闕下新懸日月旂入班曾識舊鳴珂
天子垂衣臨便殿傳呼方岳頻賜問使君奏記

華陽館詩集卷四

十

傾丹衷恩寵親分大官饒宴罷春催御河柳橋
邊駐馬仍回首閉門不肯過平津高陽舊徒懽
置酒丈夫勲業亦何有願爲霖雨濟蒼生因風
爲寄平安否

遊武夷歌

予昔乘白鹿去上匡廬山瀑布濺沫幾千丈日
與五老相追攀西行入嵩華少室採三花直上
蓮峯凌絕景側身東望徒咨嗟武夷何岩巖遐
瞰赤城標青鳥忽東來持書遠相招揭來出閩

粵坐歎生白髮一朝解組入武夷九曲溪頭棹
歌發十年夢入桃花源青山夾岸凌潺湲茲遊
彷彿來時路翠壁丹梯歷可捫煙霞咫尺互明
滅粧鏡臺臨玉女側大王峯下幔亭雲帝子不
來日西沒遐想列仙得道時霞裾雲珮來何遲
丹成竈冷空蛻骨金鷄一去令人悲興來上踏
天遊峯衣裳拂拂吹天風仙巖靈窟不可尋隱
屏天柱何巉巖休歌嵩華行忘却匡廬夢遙看
幔亭雲化作昇玄洞悵仙子兮雲間望佳人兮

華陽館詩集卷四

二

霜鬢凌蒼波兮漣漪坐釣磯兮盤桓人世流光
疾於電富貴聲名何足羨遨遊五嶽心未已安
能役役低頭面噫嘻吁茲山巖嶭高幾重煙霞
熠耀靈光宮焚香拜禮武夷君來遊下界挾兩
童邀我拍肩遊鴻濛仰看赫奕天門通長跪受
書永相從下視濁世何異蟻蝨處禪中

早秋郊居雨霽述懷一首

雨過池塘涼氣好堦桐葉落驚秋早閒來扶杖
出門庭暝色嵐光淨於掃大火初流暑氣沉因

悲蒸熱難爲心炎涼翻覆寧詎料霄時新雨生
秋陰興來步入深林去月出空山照江樹行吟
江畔獨懷人煙波渺渺知何處以茲感歎思舊
遊廿年奔走令人羞風塵鬱鬱久爲客大阿不
在空懷愁一從解組賦歸田江郊卜築歲將淹
誅茅插槿日成趣移家那用買山錢妻孥在眼
聊自慰知我者希則我貴大男開口誦離騷小
者拱立如可畏人生適意豈在多富貴榮華可
奈何仲連肆志屈原放至今海水揚清波揚清

華陽館詩集卷四

三

波酌清酒但願君王長萬壽滿朝盡是經綸手
徵書日下下夔龍我耕隴畝亦何有醉來高卧
東山岑世事逢人勿開口

秋潦歎

城外十日秋潦深城邊楊柳愁暮陰興來騎馬
出門去秋風落日悲客心路泥徑仄馬力薄欲
行不行懷轉惡丈夫懸弧在四方寧能鬱鬱遭
羈縛憶昔乘驄在帝畿揚鞭道上生光輝張眉
開口論時事公卿指目生讒譏一朝按節出三

河發姦折萌誓靡他彼誰者子憑陵甚我欲射
之逢禍羅十年失意走風塵北出薊門南去閩
大阿失手竟何用腰裏橫金空咲人才微力薄
甘退斥南山卜居從釣弋閉門不上相公書世
上虛名更何益秋來歎秋潦白髮愁將老俛仰
百年間誰能長壽考世途迫阨多荆棘歌殘秋
潦彌悽惻明朝走馬欲何之悵望江南與江北

題鶴鳴九臯卷贈郡守周公

君不見黃鶴西來幾千里早辭王母瑤池裏振

華陽館詩集卷

三

翮高飛彭蠡雲刷羽低翻洞庭水一朝君王設
網羅側身遙向金門止有時飛鳴在九臯嘹亮
聲隨彩雲起又不見吉州刺史稱神明高懸皂
蓋寄專城風流儒雅動可師化行九邑馳嘉聲
清風兩袖獨朝天邦人共歎使君賢君王側席
思良牧奏績名先丹宸前宴賚懽傳大官酒歸
鞭笑折河橋柳公孫開閣不肯過闕下才華滿
人口看君本是仙鶴姿暫隨五馬朝京師冰清
雪立誰比倫寥廓翛翛振羽儀我歌黃鶴辭聊

慰邦人思黃鶴飛飛去不還邦人遙望五雲間
聲聞九天徹帝庭使君應是歲星精白鷺青螺
渺何處千載空傳緱氏笙

維揚贈別湯兵馬使之官廣東藩幕一首

余昨發都城楊花三月春公卿爭置酒痛飲河
橋津登車又別長安路皂蓋朱旗拂花樹行行
轉盼五雲樓已見西山日將暮同行詞客多英
妙就中湯生最年少奉詔輸貲列近臣一朝翻
從外銜調湯生磊落才且雄拜官藩幕趨粵東

華陽館詩集卷

四

五嶺烽煙正未收連年轉餉諸侯憂幕中今喜
得劇孟膽氣麗豪文雅盛設難常傾滿座賓令
予不覺寬愁病憶在天津折柳時與君共倒紫
霞卮今朝忽入維揚渡細摘櫻桃醉莫辭生平
聽我子夜歌東行萬里慎風波但令諸侯稱上
客早向明時建奇策城頭擊鼓漏欲徹與君執
手言將別朝來起看江上山布帆欲掛不可攀
生平爲我好加餐

華陽館詩集卷之五

吉郡宋儀著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五言律詩

劉生

劉生負然諾俠氣重西京
七首千金買衡恩萬死輕
結交多趙客飲馬出長城
豈慕生前賞還邀身後名

隴頭水

朝朝上隴坂望望隴雲飛
隴水流何極征人去

華陽館詩集卷五

不歸無情依別壑有恨到殘機
祇恐歲將晏那堪寄遠衣

長門怨

月皎空庭寂風迴永巷幽
一從罷綦履無意捲簾鈎
掩淚愁難盡含情夢轉悠
羞將辭賦客翻爲慙離憂

銅雀妓

日日上銅臺疑陵望屢回
銜哀侍歌舞含意獨徘徊
臉靨恩初罷眉鈿慘不開
君王自神武爲

幻倘歸來

折楊柳

携步出郊原芬菲淑景繁
芳心不自惜幽意竟誰言
暝色煙中起鶯聲花外喧
折來那可贈腸斷已黃昏

簡學師求貸

歲晏生涯淺家貧身事繁
空懷白璧報誰肯哀王孫
鄭老憐官冷張卿愧舌存
因君重然諾感激復何論

華陽館詩集卷五

歸鴈

春鴈來南海翩翩向北歸
已辭霜雪苦寧羨稻梁肥
玉塞情何極蒹葭夢亦稀
未能生羽翼與爾共翻飛

贈蒲溪梅少尹

陶潛原侮世梅福合辭官
長往從吾好折腰非所安
層城迷遠樹逝水急迴湍
自此掛帆去空歌行路難

渡楊子江

歲晏遠遊燕乘流涉巨川天低楊子渡風散海
門煙杖劍非埋姓懷金異刺船相如文已就早
晚奏甘泉

長安七夕 時在京邸

長安逢七夕徙倚望明河天上佳期逼人間乞
巧多笙歌鳳吹統環珮鵲橋過獨恨經年別終
宵思若何

明妃怨一首

漢家全盛日賤妾事和戎敢謂君恩薄還憐妾

華陽館詩集卷五

三

命窮琵琶隨夜月衣帶緩秋風寄語明天子無
勞殺畫工

天津晚眺

維舟娛夕浦緩帶御秋風地接皇畿北江歸大
海東亂鴉依宿樹斜月下征蓬羈客遲歸日翻
令思不窮

舟中聞笛

萬里孤舟夜清秋何處哀鳴如有慙愁絕轉
關心響入楓林寂思飄隴塞深故園今夕意搖

落不能禁

九日宴吳水部公署適沛令送菊至

沛上司空府城邊帝子臺偶看仙令菊還接省
郎杯人世憐今古江山空草萊大風歌已歇猶
自仰雄才

夏日遊宜興吳氏園亭次韻 時在吳

終歲逢迎苦徒將寸祿牽有懷追往事多病惜
流年別館浮煙外孤城落照邊祇應逃世網來
結靜中緣

華陽館詩集卷五

四

渡泗河 時入 觀

昔人云泗水乃在兗城陰不見魯中叟凄然傷
我心三十未聞道千載誰知音臨流發長歎淚
下欲沾襟

駐德州次韻

驛館聽清笳孤城返照斜草枯嘶去馬風急怯
棲鴉有懷多戀主無夢不思家日暮塵沙裏因
之念歲華

代簡寄張仁伯內翰二首

久憶張平子經年不寄書
四愁還復爾五嶽竟何如
野服時馴鶴晴竿晚釣魚
漢庭誇侍從且莫賦閒居

余慕嵇中散年來懶作書
宦遊成吏隱禪寂得真如
念爾勞雲樹逢人問鯉魚
遙知好奇者頻過予雲居

曉發潞河值雪

二月下燕臺孤槎候曉開
江城一夜雪飛遍隴頭梅
點水虛虛入臨風片片催
高堂應計日遊

華陽館詩集卷五

五

子未歸來

遊治平寺時還吳

古寺石湖邊深林散曉煙
山明青入戶水淨碧連天
塔湧金蓮出筵開寶錄懸
偶來叅佛偈吾意欲逃禪

同苗長洲李邑博登上方寺

山寺已鳴鐘肩輿度曉峯
路迴青嶂合臺古白雲封
問偈同仙侶忘言對遠公
坐來殊未得聊爾愜塵悰

歸自留都酬皇甫郎中見贈之作

祇緣羈寸祿幾謁石頭城
無策干明主何心賦舊京
雨餘山積潤潮落浪初平
忽枉瓊篇贈令予生遠情

趨杭城同苗子遊西湖紀勝一首

久憶西湖勝同君此日過
雙迴青雀舫並戲白鷗波
樹隱仙宮靜山藏古寺多
登臨殊未極歸興欲如何

登岳武穆墳墳稍右卽雲同葬處

華陽館詩集卷五

六

未窮湖上興來謁鄂王墳
痛哭班師詔淒涼報國勲
青山誰是主白日獨憐君
夜夜英魂語臨波不忍聞

遊邵戚晚先塋

藏壑依山曲幽宮抱水開
葦葭曾倚玉寒劫竟然灰
列障森成畫疏池盡掩苔
寧知首陽輩白骨棄塵埃

雨秋公署

秋意已堪悲况茲風雨時
蕭疎梧葉下歷亂竹

叢披對此增新感因之念夙期何由駐顏景莫
遣髮成絲、

遊林屋洞

昔傳林屋洞曾秘石函文仙馭歸何處空山不
可聞曲巖收宿雨虛壑下飛雲盡日探幽勝還
期遇道君

舟發太湖有作

扁舟五湖去幾日恣遊遨今朝載酒還新漲輕
漁舸徘徊范蠡宅愴惻伍胥濤一望一回首令

華陽館詩集卷五

七

予思轉勞

吳門天池寺次萬總戎韻

空山紆淨界秋水照雲林芝草年年長禪房處
處深忘機看鳥下隨意聽猿吟日暮懷人遠因
之寄夙心

省耕行田野中

省方周下邑到處攷民風地是勾吳舊人將斷
髮同屏麾馴野雉緩帶狎溪童莫訝余疎散吾
將學老農

發舟婁江述懷

征客不知倦乘流下海門秋深雲氣合風急浪
痕奔徇祿習爲吏歸家思灌園祇應王事急夙
抱向誰論

廣德道中

朝郭煙初歛寒郊露未晞我行歲以晏人事日
多違故園書難寄他鄉鴈正飛爲云遊宦子猶
自歎無衣

寄雲中艾侍御三首

華陽館詩集卷五

八

亦知邊戍苦念子更傷心鐵甲閑驄馬金矛隱
矛簪塞門蒼樹斷廷闕紫雲深以我憐君意知
君思不禁

長憶送君時紛紛落木悲寧知雙淚別忽是五
年期芳草萋萋還歇王孫去未歸聖朝多雨露早
晚到天涯

嗟余羈宦久與子濶居諸忽遇蒼頭至聊將素
帛書無衣憐范叔有病歎相如失路誰相問也
廬不可居

除夕次韻

故國日已遠天涯歲又除
臘消燈燭裏春逼漏聲餘
白髮憐親髻清樽慰客居
忽聞歌郢曲歸思欲何如

春日偕胡子文內翰郭啓之黃門遊碧雲寺

時在內臺

驅馬春郊道垂楊蔭遠堤
偶因尋社侶乘暇到招提
山迴藏雲細泉分遶澗低
不緣簪紱累長此對幽棲

華陽館詩集卷五

九

遊香山寺

香山開淨域幽靄入雲林
坐臥空花落行吟芳草深
虛巖懸夕照佛宇護春陰
聽說無生偈閒叅不住心

曉趨左掖時上封事

曙色啓重闌晨趨候禁扉
魚局中使鑰雲護侍臣衣
聖德超今古王師有是非
封書期獻納庶以答恩暉

偕同年張仁伯姜節之胡子文三內翰方

履祥職方遊韋寺兼習射

乘暇尋幽寺聯鑣出禁城
僧閒啼鳥寂庭靜落花輕
豈不貪雲臥其如世網嬰
爲云習射侶還有四方情

視齋出宿崇國寺中

方澤隆時祀齋居肅百司
明禋周典禮糾察漢官儀
細雨郊原濕柔風草木私
侍臣期獻納暫息向招提

寺中夜坐

華陽館詩集卷五

十

獨坐依雙樹悠然悟無生
諸天一以寂百慮更何營
貝葉明星几禪枝長夜莖
慈航如可渡吾欲謝朝纓

酬胡子文編修贈別二首

祇役辭朝謁分岐歎索居
秋風兼落葉離思欲何如
驄馬慚桓典天人羨仲舒
漢庭方貴少莫厭承明廬

憶昔遊燕市結交與子初
長歌出帝里承詔待公車
然諾心猶在勲名事又虛
知君憐仲父那

惜別來書

過聊城

揚帆下東郡落日繫聊城
淒斷寒煙起蕭條野樹平
射書燕將走分組魯生輕
太息高風遠空留身後名

舟泊子房山

時河決徐房

彭城三百里渺渺見洪流
繫纜依山閣揚帆指郡樓
黃石書難遇蒼生志未酬
何爲戀簪綬早已愧留侯

華陽館詩集卷五

十一

下邳驛阻雪

長風吹朔雪飄泊滯歸舟
撫事悲黃竹憂時戀黑裘
樹低看鳥下岍折見河流
歲暮嗟行役余生且未休

泛彭蠡

楚天看不極彭蠡去悠悠
日月迴中影山川控上游
波連七澤動派接九江流
歲晏風波急令予生遠愁

初去鄉夜述懷時出按河東

持節三河去辭家萬里行
羈栖憐病骨夙夜念王程
日落山川迴雲連草樹平
故園今夜月迢迢若爲情

途中寒食

去路易爲感羈懷自不聊
况逢寒食日轉使客覓銷
多病思親舍無能負聖朝
鄉關何處盡心折大江潮

抵麻城縣作

征輪不可住日夕但塵衿
楚塞行將盡燕雲望

華陽館詩集卷五

十二

轉深踈篁依水曲斜日落
城陰誰識觀風者悠悠物
外心

賦得雙黃鵠寄郭曾二進士

矯矯雙黃鵠雲霄願久違
幾年齊羽翼此日共翻飛
漸進依鴻侶遲翔覽鳳輝
君王初罷獵應覺夢熊非

夜抵襄城聞越貨之警

祇役今如此吾生益自傷
唯應念夙夜豈復憚星霜
有警嗟多壘無能愧發倉
朝來如攬鏡愁

見鬚毛蒼

遊伊闕洞洞多晉唐時所鑿佛像

伊闕佛巖懸相傳自晉年幻身皆衆果靈寢卽
諸天濕霧飛朝雨晴空帶晚煙登臨殊未厭頓
使世情捐

亭中春夕 時在河東

日愁春事罷掩閣遽黃昏臥眺空波迴幽窺宿
鳥翻無管千劫遣多病一身繁寂寞誰知者唯
應返舊園

華陽集卷五

圭

遣人訊都下同遊

命汝將書去同聲早爲傳一從別京邑屢夢聞
山川春盡鴻稀過林深花欲然空齋耽寂寞日
草子雲玄

與客談邊二首

與客談邊事中心自不平幾年勞築塞萬里議
徵兵諸將皆懸印誰人獨請纓肝宵憂聖主何
以慰蒼生

漢室今全盛匈奴運尚衰何無十道出轉報一

方危驕卒厭梁肉徵兵怯鼓輦欲將封事入文
墨總相持

臺中晏坐

晏坐時當夏幽棲思入玄庭空還下鳥樹靜始
聞蟬干謁知無術躬耕賴有田何當報明主歸
去願逢年

野狐泉亭遲李景山臺長不至

早傳驄馬使來對野狐亭出郭遙相待征車何
處停泉聲流若奏嵐黛削如屏欲酌盈尊酒遲

華陽集卷五

十四

君奉德馨

立秋日小樓對雨作

旅客驚秋候高樓急雨聲山連虞芮國雲暗禹
王城搖落愁堪把羈栖病轉生故鄉看不極含
思若爲情

七月七日野狐泉亭宴路憲使一首

秋日散亭臺文筵向曉開何須待牛女更喜接
仙才涼起催庭葉歌頻勸客杯逢君多意氣不
醉莫言回

聞鴈

秋入雲中早寒從塞北分忽驚鴻鴈至又向晉陽聞夜落池塘草朝飛彭蠡雲何時歸別業與爾日為群

小樓晚眺

憑虛延暝色流矚俯城陰雨歇雲依嶺風生秋滿林蟬鳴催暮葉鴈度起寒砧驛客天涯思云何慰夙心

歸懷一首

華陽館詩集卷五

十五

引疾書應上秋風願已違鴈從河北去人憶楚南歸別業青山舊高堂白髮稀如何軒冕意還遲芟荷衣

八月七日聞虜入鴈門述懷二首因寄趙浚谷中丞

浚谷中丞

忽爾傳邊檄胡兵入鴈門控弦乘月下列騎若雲屯堅壁為長策揮戈未易言但令中夜遁猶勝斬烏孫

虜騎乘秋入將軍出漢兵雲連廣武野塵暗鴈

門營趙將應增壘終軍早請纓未須誇衛霍封拜有書生

中秋邀胡少叅張戶部企諸文學宴野狐

泉亭席上候月分韻作

中秋懽月色池上對明河招客乘驄出勞君結駟過情方河朔勝人比竹林多莫厭臨觴勸浮生奈爾何

右得河字

書倚氏縣行臺

攬轡初行國停車此駐驄貲無倚氏富儉有帝

華陽館詩集卷五

十六

唐風數椽茅屋剪三尺土階崇累日詢民瘼猶聞杼軸空

曉發倚氏

驂驪催曉騎迢遞出孤城地是邠瑕舊邑因倚頭名河山日在望雲樹獨含情誰念埋輪使邊隅夙夜征

解州行臺對竹命酌

夕臺聊獨坐露下迴生寒叢竹逢秋澹幽人入夜看奇無他客問清對此君歡不酌盈觴酒其

如白髮攢

秋泛使君湖三首

每懷江海上卜築對菰蒲偶爾尋僧寺因之泛
鑑湖澹煙山欲暝寒渚鴈相呼此夕扁舟意渾
疑入畫圖

仲尼浮海去賀監乞湖歸又爲浮名累長憐始
願違波連寒葦動日落暝煙微便欲抽簪去臨
流買釣磯

驛路深秋發風塵倦客愁獨行臨水寺乘興泛

華陽館詩集卷五

十七

漁舟湖比郎官勝名因枉史留題詩傳好事千
載仰茲游

留宿湖上寺中

涼秋生夕吹弭節向招提偶就高齋宿非因惠
遠期林深覺露薄風急聽猿悲中夜焚香坐吾
心有所思

對月望西嶽作

月當三五夕迢遞下層城入夜青天迴開軒華
嶽明雲飛仙掌動壁斷斗杓橫安得食霞侶相

携步太清

遊龍門次大司馬蘇公韻

洪水思堯日臨流歎禹功建瓴懸斷壁飛箭下
征蓬山勢高連北河聲折向東祇看明德誦四
海仰攸同

黃河出西極萬里走流沙接漢星爲海奔崖浪
作花年思窮禹跡秋憶泛騫槎日暮登臨罷長
歌飛落霞

積石繁河派懸崖瞰禹門千流歸下浸九曲入

華陽館詩集卷五

十八

中原浪擊魚龍鬪山迴日月吞何當窮絕域飛
步躡崑崙

紫殿栢蕭蕭晴巒出絳霄馮夷還擊鼓帝子欲
乘潮蘋藻猶堪薦龍髯不可招空山瞻望處飛
觀鬱岩峩

早春出郭

聞道春歸早應憐出郭遲雪消嵐黛起日煖鳥
聲移爲客衣將換懷人草欲滋誰知行樂者更
復惜良時

春日坐海光樓遙寄朱給舍

危堞連衡起層欄杳靄分年光將客鬢春氣抱晴雲入望峯巒變憑空鶴鶴聞那堪遙對汝舍思欲何云

坐久不知晏悠然春思盈波光搖素練山色削青屏迢遞關河隔牽拘世網攪最憐青瑣客已結白鷗盟

華陽館詩集卷五

九

華陽館詩集卷之五

華陽館詩集卷之六

五言律詩

吉郡宋儀望著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謝病後酬胡太史見憶之作兼懷朱九給

事家居

養痾僻北闕閒臥鹿門深薄秩無中產卑棲有舊林時危不可問才短故難任日把懷人賦長歌當越吟

歸來何所事垂釣在江干每憶朝元侶清光不

華陽館詩集卷六

可攀散材焉適用倦翼自知還何以酬來訊丹砂已駐顏

山深無轍迹春至有花津爲謝金門客還憐草

澤人乞歸蒙主惠多病見交親自分升沉隔云

何卜後因

朱季負彊直斯人更不疑逢時深自許失路竟誰知傾蓋思前日彈冠異昔時非君軫同調何以發余思

山莊閒居

山居無所事日日候陰晴急雨夜來歇輕雲朝
復生依微村裏樹款曲谷間鶯坐久不知晏時
聞伐木聲

江上偶然作

嗟余何所適但有滄洲情俯石思垂釣臨流欲
濯纓逃虛因得性避俗在無名久矣勞塵鞅云
何稱達生

送同年張節推擢留都刑曹張舊吉士黃
門

華陽館詩集卷六

二

憐君謫宦日留滯在炎方地似長沙濕心將短
髻蒼分曹新執法建禮舊舍香莫歎雲霄遠瞻
依是帝鄉

幾載辭燕闕三年滯楚邦誰憐東觀史還作尚
書郎比翼歡同榜分襟歎異方山中芳杜客何
日奉清揚

次韻述懷酬張給事一首

小館經年築高軒此日過雲依巖戶近月散竹
林多燮理思栽樹憂勤力種禾因君論出處多

半是山阿

賦得桑落酒同張仁伯內翰李伯承符卿

席上分韻得梅字

時還內臺

京洛多名酒偶此奉佳醕早從桑落釀遙寄日
邊來味比玄泉澹光如白雪皚還將麴蘖意併
入和羹梅

酬胡太史人日立春對雪之作

帝里逢人日紛霏禁雪催薄愁將臘盡豐兆併
春來剪勝傳宮綵飄英雜苑梅早聞天樂近齊

華陽館詩集卷六

三

上萬年杯

已難歌白雪况復和陽春獨有仙郎曲能傳郢
客神盈盈庭樹發靄靄禁煙新瑤華聊可折持
此報情親

觀沙河行宮

帝昔崇陵謁淒其霜露情戒途開別殿設險列
行營草爲乘輿藉風將御蹕清此時看扈從一
一在蓬瀛

重遊南內感述一首

疊石架危岑飛流下碧潯看成五老恠望入九
疑深花鳥深宮閉晴雲秘殿陰自乘八駿後愁
見翠華臨

送袁子出判東平馬政

佐郡收名士爲郎寄牧司材官方騎射聖主念
邊陲驛路雲連樹衙齋草滿池知君多逸興時
有棣華思厥兄分守粵中故云

都下送潘簿因訊草堂

余有幽棲僻深山早寄家雲飛窻裏岫月落渡

華陽館詩集卷六

四

前沙舊業千緇帙新畦五色瓜勞君將遠訊吾
欲謝京華

李中舍冊封楚藩便道還越中展墓焚黃

早傳將帝命遙下楚王城桐葉頒周典皇華詠
使旌揚舫漢水廣飛旆越雲平應羨東歸日鄉
人多頌聲

使楚仍歸越頒封更展親共言將命日併是報
恩晨宿草風光藉穹碑雨露新知君臨拜處稽
首戴皇仁

和聶太保公甘露降於先塋之作時家居

早傳甘露降霑滿大夫塋滴掌疑分釀繁條似
雜英按圖稱瑞應入鼎看丹成不覩皇穹意焉
知純孝情

久辭樞府貴偃息傍先塋忽覩金莖露紛舍玉
樹英如飴香可啜似液釀初成願以華封祝還
參造化情

和聶禮部冬霽覽眺效何遜體

空堦夜雨歇陰氣薄寒天簷際動初旭雲物相

華陽館詩集卷六

五

新鮮孤琴響高閣流矚俯平川共言携手處懼
及早春前

山居代柬寄都下舊遊

巖壑有深趣棲遲任所如冥鴻將跡遠槁木得
心初失路歲其晏懷人日與踈却憐嵇叔夜猶
著絕交書

秋夜獨坐

端居寡營慮終夕掩柴扉隱几渾亡我休糧又
杜機秋深木葉落夜靜草螢飛恰得幽深意寧

論知我希

山中忽枉胡正甫蜀中書輒此寄懷併簡

陳世顯年丈三首

丘園常獨臥懶病自相仍跡比灌畦叟形如苦
行僧閒隨蒼靄外興入白雲層忽漫傳青鳥令
予思轉增

瘴郡雙開府儒臣並將軍威名驚部落號令吐
風雲地自駢叩關山從越雋分他年看勒石洵
美兩夫君

華陽館詩集卷六

六

憶昔斗酒別寸心寧復陳空令一劍在漸覺二
毛新無策酬明主誰人問逐臣勞君頻見訊強
半在垂綸

山中答梅泉戴逸人見寄二首

谷口躬耕久誰憐鄭子真竹籬閒避俗苔徑淨
無塵書蠹候朝暾花殘惜暮春柴門車馬斷鷗
鳥目相親

久懷安道宅磯畔有漁簑不效渭中叟垂竿歎
逝波醉吟花共語坐嘯鳥同歌遙想山陰下草

玄應已多

江上漫興

春到不知久終朝獨掩門偶來江浦望忽見桃
花繁流落悲雙鬢栖遲對一樽翩翩舊遊子正
自獵平原

小園奉餞陳觀察之山東二首

涼雨入庭戶高軒此夕過酒從林下酌花向水
邊多山色迎征蓋歌聲繞薜蘿送君遲明發離
思欲如何

華陽館詩集卷六

七

余臥文園日君爲歷下遊升沉原有分交誼爲
何求攬轡霜威早褰帷海色秋登臨應有賦能
寄白頭不

立春日舟中寄所知

偶乘江上興來對野人舟春到不相識爲心能
不愁年光將近水身世付輕鷗賴有親交在猶
堪伐木求

元夕過聶禮部宅觀珠燈同賦

仙郎開別署處處列丹檠珠網凝朝霧銀缸映

晚晴影連星宿動光逐篆煙清為惜朝元侶端
居頌太平

春夜舟泊郡城南門

故郡經年別乘春偶一過帆檣依水濶燈火傍
城多逆旅誰相問羈懷祇自歌愁逢灞亭尉醉
叱欲如何

得念菴宮贊計

先生天下士蚤歲冠人群有道歸先覺無媒近
聖君著書稱博物學道恥多聞忽爾傳星殞憑

華陽館詩集卷六

八

欄涕泗紛

過西嶺張氏幽居

路僻似桃源幽居數畝寬輕雲時斷續流水日
潺湲統屋藤蘿古窺簷鳥雀歡慚無爭席者猶
識是秦官

過空坑有懷文山先生

為憶空坑戰深悲吾道窮孤危扶社稷萬死答
皇穹流水聲仍咽荒原恨未終夜深同父老掩
袂詠高風

過潭頭郭氏覽文山公大書併讀一峰羅

公題識

背郭帶荒丘寒潭深不流故家喬木在丞相大
書留慷慨懷賢賦淒涼過客愁因憐前代事青
史未全收

次南浦同年余李二君携酌舟中

時赴部

逢君章水上相對各潸然和璧人俱棄燕霜故
所憐醉歌仍擊筑玄論已忘筌却訝還山後新
詩盡可傳

華陽館詩集卷六

九

棄置勿復道一尊聊為傾自憐知已在轉覺世
情輕避客依窮巷為農事耦耕長懷徐孺子今
有二難并

次豫章與同年楊以謙道舊

予與楊同以大理丞左遷

相知成久別相見即情親可惜同朝侶俱為失
路人青天那可問孤憤竟誰陳處處煙波隔憐
予又問津

江上草亭四首為余憲副德甫賦

南州高士去羨汝繼前聞解組驛馬還家臥

白雲結亭依水曲抱甕遠人羣恠底前湖月清

光獨照君

誰憐解嘲客更有草玄亭奇字人從問冥心眼
獨醒焚香依大士鼓瑟怨相靈爲喜年芳在江
頭草又青

一枝聊託跡五柳自相依多病常辭肉逢懽卽
典衣看雲頻習靜垂釣久忘機戰勝無他事居
然貌已肥

馮唐今未老何事竟抽簪可惜千城將翻疑同

華陽館詩集卷六

十

舍金才高多忤世道在有知音遮莫乘舟去煙
波何處尋

初謫夷陵都門別相知作

豈不戀朝簪其如多病侵播遷明主惠埃罪遠
臣心斗酒慙懃別片言恩遇深猶煩歌出牧離
思轉難任

次天津城樓作

萬里孤舟客登樓思不堪心搖依闕北身遠播
荆南海色連城起山光帶雨含飄遙何所寄隨

地種宜男

登石經寺絕嶺時在薊州

絕嶺鬱峻嶒乘秋上客登路隨巖洞轉雲護石
壇層磬響時馴鵠經聲夜禮僧未須參大藏塔
影是傳燈

詠臺中鶴

舊是青霞侶經年霜暑留祗緣羅網繫翻爲稻
梁謀獨舞如憐影長鳴似戀儔何時東海去同
爾訪丹丘

華陽館詩集卷六

十一

搗衣

空庭生夕聽何處搗衣聲應念深閨婦偏多遠
塞情響隨霜葉下哀逐夜蛩鳴何似悲秋客淒
其百念盈

雪中趨文安有作二首

蒼莽孤城迴憐予擁傳來旌旗低拂絮鼓吹暗
飄梅有酒緣愁却無衣把賦裁自嗟行役久此
夕更堪哀

僵臥似袁安披衣畏曉寒捲簾看雪霰滿樹長

琅玕占歲應多豫題詩強自寬未須嗟物役行路古來難

初春同李戶曹羅大叅楊叅戎溫泉亭宴集

何處看春歸溫池得暫依旌旗簇林谷樽酒敞巖扉空水浮仙醞飛箋舞衣應知分閫客恩遇未全稀

茲域標名利巖泉吐異芬靈根時噴薄佳氣日氤氲的的鑒明月盈盈散紫氛悠然洗心處持

華陽集卷六

王

此報夫君

經廢大寧寺時在大名

頽落城頭寺栖栖一病僧殘灰因悟劫破衲卽傳燈馴鴿還聽法窺猿已解乘從知空是佛何用說嚴楞

宿龍泉關書懷

寂寂孤城暮遙遙客思懸泉聲來枕上山色到簾前愁髻丹楓換歸心白鴈傳酬恩看劒氣猶自夜衝天

寄貢玄畧博士二首

夫君吾所畏學道又登壇慧性窺三昧雄談折百瀾長卿原慢世方朔且爲官倘遇臨雍日陳王更不難

明時多結綬念爾早彈冠直講諸生聽趨朝五夜寒經從博士難典向百王刊爲念同心侶無因對法壇

九日樂城簡門人趙令

靡盬嗟王事驅馳復此來天低樂子國地接趙

華陽集卷六

十三

王臺家遠書難寄愁多老易催欲尋彭澤宰暫醉菊花杯

曉發廣平有感

曉起聽驪歌驅車發滏河時危更事久老至關人多却病方頻檢酬恩髻欲皤秋風兼落葉其奈客愁何

入杉關是閩楚界處時入閩

叱馭臨長坂驅車指海雲山連三楚盡水向七閩分鄉語從人問猿聲近嶺聞誰憐持斧使猶

護虎符軍

雨中夜坐有懷故園

久坐雨聲歇，凄其千念盈。
無才報明主，多病負蒼生。
世事愁難盡，歸耕計未成。
故園芳草積，遙夜若爲情。

暇中有懷周仲舍參知

豈無知已在，念爾邈難儔。
盡日愁空杼，頻年戀敝裘。
酬知輕寶劍，委世任虛舟。
安得馮唐薦，看君借帝籌。

華陽集卷六

十四

庭中閒坐貽督學蔡君

臬臺仍視篆，海甸且觀風。
事比行雲是，心將流水同。
訟庭啼鳥寂，苔徑候人空。
却憶敷文署，門生謁馬融。

寶福寺別周參知後有作二首

僧寺偶相依，開樽對晚暉。
那應啼鳥處，偏與故人違。
海氣蒸雲起，山花送客歸。
懶將兒女態，臨別一沾衣。

寸心不可贈，斗酒暫相過。
安石東山去，蒼生其

奈何。候人關外，少啼鳥洞中，多便欲投簪老相。

將隱薜蘿。

別去一月竟以論留還關中

次芋原驛藩臬諸寅丈雨中追餞別後寄

謝二首

時予被譴歸

拙宦仍承譴，疎才罷請纓。
浮雲還客意，尊酒故人情。
雨浥花光濕，鶯啼柳色繁。
佩刀那用贈，長歎負生平。

已辱長亭餞，仍煩載酒過。
鳥聲花外轉，山色雨中多。
豈忘青萍贈，其如白髮何。
清時仗公等，勲

華陽集卷六

五

業莫蹉跎

舟泊武夷溪口岸憤晚愁述懷一首

維舟泊溪口，遙望武夷山。
山光連曠色，怡悅自忘還。
歸鳥林棲倦，羈人世路艱。
明朝風日好，隨處欲躋攀。

曉起望大王峰言懷

日上孤峰出，居然紫翠懸。
知希從我貴，特立恥人憐。
雨過煙如積，巖深花欲然。
却尋丹洞去，長結靜中緣。

武夷別館與張羽士夜話

長卿原慢世陶令已辭官解綬投蓮社逢人戴
鵝冠青天不可問白髮若爲看偶遇壺丘子飯
心就大丹

過鍾禮卿先塋以詩來呈作此答之

時家始

故人不可見相望但孤墳短劍猶堪掛寸心寧
復云風吹原上草樹擁隴頭雲讀罷夢我詠令
予思轉紛

夜泊江上書懷

華陽館詩集卷六

六

零雨空江夕寒林落葉疎不眠知夜寂久坐得
心初愁擬懷人賦羞題逐客書平生舟楫意飄
泊竟何如

新正與友人程振之對雪

與客坐高堂欣瞻化日長青陽初改歲白雪已
迎祥遙砌飄梅盞盈空引蝶忙願言陪賞處長
此對年芳

正月三日

開歲已三日吾生更何云原無乞巧術不作送

窮文短髮朝簪懶孤蹤野鶴羣聊將擊壤韻長
答聖明君

和聶儀部元日見示之作

舊是朝元侶端居履歲和煙光連野嶼霽色滿
庭柯賦賣黃金少歌傳白雪多最憐東省客逸
思共羊何

再次儀部見答正月二日喜雪之作

獻歲和風應先春瑞雪來輕盈搖碧樹點綴破
蒼苔舞絮千重結飄花六出裁梁園能賦客信

華陽館詩集卷六

七

美建安才

立春日偶得杜進士寄來同年楊中丞書

惠悵然感懷率爾奉荅二首

臥病不知久人間春又歸忽傳青鳥使遙下綠
蘿扉別淚千行少緘題什襲希何時重握手應
笑故吾非

倦客歸來久相知別後疎獨憐楊伯起還憶病
相如萬里綈袍贈三年懷袖書齋邊今已畢麟
閣未應虛

江上草堂初成邑侯陳君枉顧小酌既示

返棹見憶之作奉答二韻

避地非貪隱垂綸豈待清受屢聞異政展札感
同聲畫舸依沙出霜旌照水明最懽投轄日恰
遇草堂成

每從山澤叟談說使君清飲水知調政彈琴和
頌聲高風大丘長孤跡澹臺明應想徵書日循
良傳已成

雪中簡聶儀部一首

華陽館詩集卷六

六

霏雪連朝下寒風徹夜過美人隔一水相望渺
銀河積素千峰盡飄英萬樹多東山高臥客詩
思近如何

雪中曉起書懷

有客似袁安高齋入夜寒閉門三尺雪僵臥不
能食報主書難上懷人賦欲刪泠泠山水意愁
絕若爲彈

新營江上小園有懷曾吏部于野昆季兼

簡王養明劉行甫二兄

春歸江上早買地學爲園自得丘中趣都忘物

外喧編籬分橘柚藝畹雜蘭蓀此意何人解題

緘報巨源

種竹從疎徑移梅傍近林非因調鼎用聊比歲
寒心荷鍾日已暮提壺春載臨興來懷小阮何
日一相尋

二仲別來久春風又滿林草深不辨徑鶯囀更
關心燮理新栽樹親交舊斷金何時脩竹裏同
聽白頭吟

華陽館詩集卷六

七

覽諸公薦疏作此寫懷

何事薦書頻天涯問逐臣久齊失馬客長愧飯
牛身劒豈萬人敵家非四壁隣明恩豈不戀幽
抱故難陳

郊居雜興寄陳二奉常四首

一從歸社後耕稼事東郊避地翻疑僻逢人爲
解嘲編籬朝挿槿成屋畫干茅懶比嵇康甚何
心著絕交

自得丘園起東風吹遠郊驪黃人莫辨玄白客

從朝遠市常辭肉爲廬半結茅懷人空佇立黃
鳥日交交

余生不自解去住愛江郊把釣從吾好移家避
俗嘲養生朝洗鶴課僕日誅茅獨愧雲霄侶題
書念舊交

自枉軒車過終年廢出郊久忘朝省貴那免世
人嘲微力隨黃鵠多憂藉白茅知君重然諾不
負晏平交

劉山人雨中同程仲子集象城山房次韻

華陽館詩集卷六

二十

何事悲零雨逢懽及杪秋隳名同瓦礫委世笑
金甌求友來三益警文辨九流慙非蔣詡宅羊
仲故淹留

南軒夜坐用韻

結屋清谿口開軒碧水傍過雲朝作雨披竹晚
生涼曲徑通芸閣長欄護石房夜深貪坐久清
露濕衣裳

冬日尋山一首

常時欣獨往入暮倦言還巖壑偏多樹雪霞不

礙山寒林依鳥雀空水照心顏歲晏逢搖落余
生且閉關

庭中對月書懷二首

偃臥空庭夕長天月正秋細窺河漢轉清吸露
華流默默綠機息遑遑與道謀不知天壤內何
物更堪求

秋至蛩聲爽堂虛月色多獨憐今夜賞其奈客
懷何問世空愁病逢人但醉歌漸看河漢落移
席眊庭柯

華陽館詩集卷六

三

中秋同親友賞月有懷去年諸子

仲秋三五夕親舊每相過天上清光遍人間樂
事多娟娟玄兔影歷歷白榆柯痛飲休辭醉浮
生其奈何

念往人如昨懽來秋又更可憐今夜月同賞不
同情北海尊仍滿南山歌正清莫辭深夜醉空
遣歲華征

華陽館詩集卷之六

華陽館詩集卷之七

吉郡宋儀望著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五言律詩

初登西樓適有蜀命述懷二首

茲晨良可悅携客上西樓
山色遙當戶松聲盡入秋
多懷王粲賦遠道長卿遊
今日勞清詠應憐是故侯

園成欣獨往况有白雲樓
北闕深恩日東山高臥秋
那堪悲蜀道久已薄秦遊
獨笑夷門者終

華陽館詩集卷七

知姓是侯

九日西樓登高一首

何處登高去西園載酒來
天連平野迴樓倚夕陽開
黃菊花仍晚青雲路正催
澄清今日事去矣莫遲徊

次韻贈馮生

一從解組後不復理朝衣
草長逃人久山深到客稀
虛前今已晚戰後漸能肥
愧爾頻相問吾生已息機

同年蒙山陳大叅以詩促駕作此奉答

久作隴耕臣何期蜀詔頻
雖云人用舊誰歎髮為新
感激千行淚驅馳九折巡
報言青瑣客何日覲楓宸

赴蜀發恩江述懷一首

曉起聽驪歌含悽出群羅
自憐收駿晚空笑積薪多
徒有丹心在其如白髮何
賴蒙優詔起隨處是恩波

舟發南村酬別二三知己

華陽館詩集卷七

二

十年棲遯地此日又遐征
鷗鳥驚來駟山花拂去旌
舟移新漲濶酒對故交傾
深愧臨岐贈相看別思盈

醴陵道中

細雨濕征袍長風捲地號
因憐車轍遠轉念宦途勞
報主留孤劔憂時感二毛
不堪羈旅夕把酒誦離騷

荆南逢羅憲長道舊作

薊門一為別忽是六年餘
勲業羞看劔風塵阻

寄書寧知荆水上又是蓋簪初此日論知已相看獨共予

駐荆南得閩中督學報上疏乞免二首

幾年巖穴客何事詔書頻將命方之蜀銜恩又向閩祇宜分閩寄那敢廁儒臣孤抱從誰語還因短疏陳

偶作荆南客俄傳薊北音循牆慙分淺捧檄感恩深三徙官仍舊孤懷力不任明朝封事入庶表遠臣心

華陽館詩集卷七

三

荊州至日寫懷

爲客逢長至天涯思不堪呼嵩瞻闕北僦館滯荆南羈旅誰相問村醪且自酣亦知名姓賤不是舊朝叅

早發華容憶大司馬劉公東山草堂

侵晨臨古渡利涉藉孤航驅馬衝寒霧披裘帶曉霜天長雲樹遠歲晏路途忙遙望東山下依然舊草堂

渡洞庭湖寄羅憲使一首

驅車歷楚澤又上洞庭船樹色迷遙浦波光接遠天雪飛花歷亂鴈度影聯翩欲貰巴陵酒同君誦有年

移官後再得舊選部羅同年書

每得山公報憐予尚耜耕賜環今日幸倚玉舊時情天遠長安道霜飛海徼旌倘過丞相府感激道生平

歸次螺川簡賀憲伯陳叅知二年丈

長亭曾辱餞短髯又南歸宦跡同飄梗王程幾

華陽館詩集卷七

四

換衣風消殘雪夜燈破舊郵扉歲暮期相見一官空是非

赴閩同年陳叅知有贈用韻酬答

何事東山客頻年戀草堂薜蘿還製服枳棘豈棲鳳別緒焚成縷交情醉盡觴莫將堅臥意坐遣髯絲長

自憐今白首承詔領儒官古道時方棄孤衷諒所難閒居便野服短髮懶簪冠倘見深源起余歸把釣竿

上洞宴集二首

嘉宴俯巔岵招獲得勝觀林深不礙日洞古欲
生寒海氣蒸雲起花香帶雨殘平生山水意今
日爲君彈

洞壑人間世招邀世外情客疑乘鶴至人把握
蘭清引酌流雲氣聽歌雜籟聲更須凌絕嶺几
上看潮生

登漳郡甘露亭有懷周洞巖方伯

漳郡開南服孤亭萬仞齊坐觀滄海盡指點亂

華陽館詩集卷七

五

峰低甘露何年降浮雲此處迷使君清嘯後何
處不堪題

周尊粉
闕此邦

坐觀風臺有懷前督學蔡君

昔別憶深知今來領舊司可憐升講日不是盍
簪時世事看蒼狗人情紛路岐知君高臥處閒
咏北山詩

校文棘署得泉州喬使君書作此代簡

獨坐幾徘徊庭堦生綠苔避人常閉戶秉燭爲
掄才短髮朝常理愁心日不開此時勞憶汝青

鳥恰東來

七夕有懷故園一首

片月下林端清光帶露團可憐牛女夕不向兔
園看解佩留新愛含情念舊懽誰知滄海使短
髮不勝冠

七夕獨坐因過宋二宗丈署中對談

獨坐不勝涼驕懷殊未央因過譚馬客相與問
牛郎終夕翻成別經年但服箱從知懽怨處寧
獨世人忙

華陽館詩集卷七

六

荷亭餞別同年朱左使君時拜京兆尹

征客出炎方離亭海氣涼殘荷翻淺浪疎柳過
高牆旌旆懸千嶺金疊倒百觴爲言京兆尹舊
是漢廷張

張敞以京兆尹
徵拜御史大夫

已自懽情迫那堪別思長雲霄今日迴蘭佩舊
時芳海甸棠爲蔭朝端栢是霜試探東漢史朱
穆有羔羊

朱舊御
史故云

鄒長公招飲平遠臺同諸公覽眺二首

長公招飲處舒嘯有高臺曲磴依山轉孤亭傍

石開塔涌青蓮出人從寶地來不須鸞鶴引登

眺自徘徊

虛館敞華筵招權選地偏酒將清比聖人以達
為賢鳥度歸雲後僧依小洞前悠然空磬下吾
醉已逃禪

九月望夜二山宗丈招飲公衙看月同穎

泉鄒丈

羈旅愁仍破于宗喜過承二難應愧汝三詩可
為朋雞黍頻相藉山阿每共登可憐今夜月迢

華陽館詩集卷七

七

遍白雲層

登二賢臺眺望一首遊廬山時赴太僕作

岩崑深壁裏上有二賢臺白鹿歸何處青牛去
不來峰迴煙樹際路轉薜蘿隈登眺渾忘倦憑
欄首重回

同劉行甫夜宿太平寺山樓

招提五老下舊是臥龍窩佛宇香開界禪房幔
結蘿雲光入戶近山色上樓多此夕連床意知
君已伏魔

遊萬杉寺

萬樹鬱蒼蒼閑尋古佛堂雲飛朝作雨風過晝
生涼破衲留殘偈空門掩夕陽不堪吟眺處斷
碣紀南唐

五老峰

五老高名久何年此處逢丹成飛是宅仙去化
為峰幾閱人間世長尋雲外蹤冷然御風者終
日得相從

棲賢橋

華陽館詩集卷七

八

路入棲賢館懸崖駕石橋奔流響巖壑飛瀑濺
瓊瑤高士今何處仙人不可招余生多轍跡為
爾且停鑣

游開先寺二首

聞道開先寺雲林最可尋路從松徑轉臺遶石
蘿侵梵宇經殘劫禪房帶夕陰獨憐空澗水猶
照定時心

古寺何年築曾傳帝子宮鐘聲遙在戶山色尚
依櫳廢殿遺芳草荒臺長故叢應憐人世裏銷

歇向來同

龍池

延矚俯雲端飛泉何處看偶尋印虎穴轉入臥
龍湍響應千峯瀑陰生五月寒煙霞如可臥酌
水是加餐

觀瀑布泉同劉子賦

廬嶽名泉勝窮探已數過青天懸匹練白日轉
明河飛瀑千層雪侵湖萬頃波吾將卜棲遯問
子意如何

華陽館詩集卷七

九

雨中尋雨花臺便登報恩寺浮圖二首

細舫空江上輕揚何處尋偶過雲水寺轉入雨
花岑乞食分僧供翻經了佛心可憐灰劫地空
說布黃金

浮圖開淨域迢遞出雲端王氣金陵接神光寶
鼎看輪依雙闕近人倚九霄寒登覽渾忘倦飄
飄厲羽翰

游靜海寺水亭次陳給諫韻

江上風波夕閒過野寺亭水邊涼氣入樹杪夏

雲停山色開青壁湖光映綠萍故人清詠在偶
此對芳馨

靜海寺山亭

靜域俯城隈孤亭嵌石開路從巖洞入人倚翠
微來樹影迷遙浦雲光映碧苔坐看塵世隔何
地問仙臺

夏日宴李相國水亭奉謝二首

窈窕野亭邊孤城起夕烟筵同魚藻地賦憶栢
梁年酒帶荷香入風將水氣偏却愁優詔起不

華陽館詩集卷七

十

許戀平泉

上公歸臥後亭館雜林煙却羨投簪地還同開
閣年心懸丹陛切身倚白雲偏獨喜過從日猶
分載酒船

月夜李相公昆季乘小艇同酌送至渡口

始別寄贈二首

明月夜如何涼風起夕波棹舟新漲濶移酒故
情多海國饒魚蟹林泉勝薜蘿喜看丞相府連
璧舊鳴珂

水向孤城遠人從碧漢遊誰知乘傳客猶得並
仙舟歌吹將魚聽樽醪借月留不堪惆悵別兩
地思悠悠

舟發清源有感

驛曙鐘初歇秋高衛水河還將擊楫意閒聽櫂
人歌按節憂思切臨流慷慨多平生忠體在到
處任風波

再入大理詠庭中古栢一首

古栢蕭陰陰依然紫翠深却憐幽獨色還抱歲

華陽館詩集卷七

十一

寒心閱世更霜露孤根任陸沉凌霄終看汝直
幹出千尋

華陽館詩集卷之八

吉郡宋儀善著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五言排律

奉壽大司成鄒東廓公六十初度

二儀幹玄化名世應昌期夙德羣公表靈均大
造私丰神元穎異骨角獨岐嶷蚤歲探丘索窮
年下講帷才華追馬固感奮起龍夔三策天人
對孤忠日月垂南宮名獨冠北斗望偏持抗論
嬰時網銜恩荷主慈投身寧避遠謫宦不辭卑

華陽館詩集卷八

一

大道荒逾久斯文今在茲諸生親炙廣列職薦
書馳起廢千年遇匡時一德宜拜官仍侍從報
主在逶迤丞相能虛席公卿盡解頤譚經時輩
詘著論古人規擁篲迎駟行升車慕仲尼中朝
增氣象吾黨賴著龜禮樂成均重風聲海宇披
泰山人共仰魯國教彌施明詔還求直宸臬詎
有涯艱危陳惻日慷慨乞歸時落職恩猶重還
山願暫移道醇人似玉玄抱德猶雌吾道經綸
在蒼生歲月遲尚將心抱赤未有鬢如絲何日

蒲輪下當年鼎餽資一身占出處四海繫安危
愚也門牆士叨承百里司所慚非獻納徒欲綴
文辭微衷何以貺聊詠大椿詩

淮上逢同年江順之王元美二比部道別
征客遙將命乘流下海濱楚山遥帶海淮水舊
通津沙上孤舟繫洲邊雙戟陳忽看天上使俱
是榜中親摩詰詩名早文通著作新握蘭同入
省振鷺並趨宸暫輟明光寵來甦雁網民覆盆
三尺反折獄片言伸余本躬耕侶叨為執法臣

華陽館詩集卷八

二

都門慚避馬亭障愧埋輪白髮親今老蒼生志
未泯幾年多病客今日始歸人問齒惟有鬢酬
恩賴有身歲寒人似鮑星聚德猶荀桂樹攀留
久芝蘭臭味真竹林原曠達河朔異沉淪報主
資明畧微才負化鈞祇言策駑蹇詎敢問鱣尊
台鼎汝其輩澄清予豈倫並懽瞻北闕獨歎向
西秦顧我遑將事逢君欲怡神宦遊原是夢離
散詎堪論漏下壺傳箭更添燭燦銀明河天外
轉斜月席邊巡不去愁烏曙言旋覺馬嘶踈鐘

聞禁館盡角動城闐慷慨申章急綢繆惜別均
百年真瞬息萬里是比鄰明朝回首處相憶總
風塵

元日侍太夫人宴作

故鄉逢令節懽宴及茲晨萬戶朝煙歛千山曙
靄新周王頒正朔漢使寵行巡白髮珠霞資斑
斕繡服陳棣詩良可詠椒頌共堪論玉樹森如
謝人龍更擬荀奉觴頻獻壽開宴正宜賓遽以
簪裳累而離骨肉親有懷何以獻遐齡八百春

華陽館詩集卷八

三

西嶽

分躔值鷄首奠位配金方太華連天起元精亘
地長抗衡四嶽並受紀百神相望祀因虞帝巡
遊誦漢皇靈臺懸斷壁御道跨飛梁露滴仙人
掌池迴玉女湯別宮開紫府深洞隱丹房仙籙
金箱秘軒文石室藏削成按圖紀突兀俯穹蒼
礪草留名藥巖泉吐異漿何當葉軒冕長此奉
三光

送內兄右司諫郭時望使琉球

我后喜當陽車書統萬方頒封臨絕域函詔下
明光萬里皇華節三年諫省郎禮加侯國上服
亞珥貂行望闕風煙迴連天海路長樓船雲裏
出旌羽日邊翔蜃氣應多豫鯨波自不揚威儀
瞻漢使冠冕拜夷王紀事傳新語宣恩率舊章
歸來報天子齊獻萬年觴

贈羅侍御謝病還蜀侍御本廬陵人故賦

及之

彈冠新執法聯署舊舍香臥病辭丹陛幽思解

華陽館詩集卷八

四

皂囊還叩司馬渴去國接輿狂驛路雲連棧貂
裘夜帶霜淒其桑梓念邈矣鳳凰翔願就千金
祕還來謁帝鄉

奉題錢思竹翁眉壽崇封卷

聖代有耆年翛然白髮仙齒從絳老後姓自越
主前築室依仁里躬耕買讓田高風慕遠瑗世
業付韋玄壺史傳先世褒綸藉後賢禮同國老
重秩與上卿聯王笈玄夷授霞觴青鳥傳散金
邀里族張樂敞華筵自茲期上壽那復羨彭錢

再贈孫僉憲一首

北極新明主中臺舊侍臣揚旌拂海嶠展珮謁
楓宸祖帳羣僚餞長途短劔貧酒酣惟感激裘
在任風塵多服先朝賜駕班此日新立階仙仗
近拜表聖顏親萬國懽聲動千官蹈舞頻頌將
天保獻祝比華封陳賡質克爲帝遐齡算是椿
八荒昌景運萬曆衍皇仁優渥分官膳傳宣出
內珍由知方岳重並荷曠恩均歸向河橋晚吟
餘禁苑春高談丞相府長揖大夫紳驄馬人還

華陽館詩集卷八

五

舊芝蘭芳自隣劇談懽秉燭多病欲思尊憤世
心猶赤酬恩鬢未銀知君多磊落書此慰征輪

華陽館詩集卷之九

七言律詩

吉郡宋儀望著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西臺應教一首

烏臺近接鳳凰城
栢署遙連霄漢清
海內安危須仗鉞
朝中風紀待持衡
回天屢抗匡時疏
捧日真懸報主情
獨忝趨陪無寸補
頻於清夜愧朝纓

秋日別同年陳世顯使楚便道還吉州

華陽館詩集卷九

碧雲黃葉禁城秋
遙望星軺下楚州
念汝獨遊雲夢澤
與誰同眺岳陽樓
多愁司馬歸難決
得意冥鴻去不留
明到螺川相憶否
有人天畔正離憂

春日燕京聞鴈寄雲中艾侍御

燕京春日鴈羣飛
曾向雲中去復歸
海上已辭霜雪苦
天邊還羨網羅稀
飄飄素影連雲起
緲緲餘音帶雨微
爲報塞垣征戍客
秋來尺帛莫教違

秋日登京口北固山

北固山前鴈北飛
高臺頻眺思依依
參差樓閣潮聲轉
縹緲蓬萊海色歸
萬里帆檣通禹貢
三山煙樹擁皇畿
欲知此日憑欄意
歲晏蕭條願已違

寄同年陳世顯一首

與君獻賦在長楊
姓字親題出未央
日下並誇雙駿裏
天涯一別各風霜
年來尺素勞相憶
坐對流黃欲斷腸
聞道至尊虛密勿
願因起草報

華陽館詩集卷九

明光

泛太湖

洞庭東去水瀰瀰
萬頃風煙望欲迷
遠浦斜分蓬島出
空波遙下海門低
三千諸界晴嵐裏
七十二峯春日西
鼓枻逍遙何似者
欲將吾道訪鷗夷

九日尋吳郡博黃山人小酌檀林因登浮

圖一首

楚客逢秋強自寬
三年澤國寄微官
却憐車馬

勞行役爲訪求羊到考槃佳節近人須縱酒明
時與子但加餐秋風蕭瑟長安遠一上浮圖影
裏看

贈鄭子應召入汴

鄭生乘舸去吳鄉樗散如今鬢已蒼自笑陸機
還入洛從知司馬亦遊梁青楓江上遲孤興白
杜洲邊擷衆芳聞道王門能愛客爲君蚤已築
丹房

天寧寺次念庵羅宮贊韻

華陽館詩集卷九

三

年來何似山中侶終日不冠頭自科與世將迎
慚傲更逢人問疾笑維摩欲辭五斗未能決解
說三生亦已多強欲題緘報知己秋風其奈客
愁何

贈都峯周司諫次韻

早拜中朝侍從臣朝朝染翰沐恩新一書直入
憐孤憤萬死歸來感舊貧去國未能忘聖主倚
門猶得慰慈親因君爲念關西客欲擬招魂泣
楚人

君與楊伯修劉煥吾同
繫得於時楊已先逝

雪後登毘盧閣望禁內寄聶祠部

禁城珠閣自逶迤閣上晴看雪更宜花散昭陽
銀作闕光涵太乙玉爲池陽和暗逐年華轉凍
臘初消日影遲遙想仙郎頻扈祀早聞黃竹播
新辭

酬吳下黃淳父見寄用韻

微才幸接鴛鴻侶執法還將獬廌冠一疏詎能
酬聖主寸心先已愧朝端懷淡芳草人何處望
轉明河夜已闌吳苑迢迢江水濶忽傳雙鯉到

華陽館詩集卷九

四

長安

自入中朝叨執法封書曾奏大明宮憂時未効
計然策攬轡長慚使者聽念爾鷄栖非羽翼何
人狗監薦文雄秋風霄漢多歸路遲見虞人弋
暮鴻

祇役西行入河南界作

驅車迢遞事西巡衣袂翩翩滿去塵地入汝陽
還帶楚路連函谷更通秦不堪中散寧諧世多
病長卿願乞身最憶慈齡頭白盡將因封事謝

朝紳

初遊河東書院懷前臺長張仲修

郊原過雨草煙新滿院風光絕四隣深洞細雲
依斷壁曲池流水引通津到來幽徑花仍發坐
卧閒房鳥自親最憶安陽張仲子肯留文藻照
青春

謁漢壽亭侯故里祠祠有先坐存焉慷慨

懷人聊題短壁

早持節鉞控荆門幕下誰知負主恩滅賊未酬

華陽館詩集卷九

五

江左恨扶劉那返楚南蒐孤坐寂寞還留塔故
里蕭條尚有村魏闕吳宮俱泯沒君侯祠屋滿
中原

遊中條山

中條山北勢逶迤雲起千峯片片垂迢遞江城
三晉國依稀宰樹二郎祠青天有客乘黃鶴丹
壑何人歌紫芝便欲懷音問商老何時重向漢
廷歸

酬胡子文編修卧病金臺見憶之作用韻

二首

驄馬驅馳日厭喧長懷僊客在金門自逢汝後
憐知己每向人前憶別言臥病忽傳雙鯉報相
思愁見百花繁爲云哀職歸山甫莫羨於陵早
灌園

相如卧病茂陵村方朔陸沉金馬門自昔風流
俱玩世於今賢達更何言嬌鶯出谷聲頻轉芳
草懷人思已繁忽報仙郎題錦字徽音日夕對
文園

華陽館詩集卷九

六

奉次大司馬聶雙江公詠古松寄示之作
獨坐城頭古社濱蒼松無數老龍鱗含風偃挺
真憐汝陰日扶疎自趁人已結靈根酬雨露更
留直幹見丰神年年北闕依堯舜何羨東封覩
漢秦

鹽池東樓餞別李侍御一首

十里晴郊爽氣浮逢君池上暫登樓薰風拂水
凝如練細日含煙澹似秋碧樹幾重縈別思蒼
山無數引鄉愁盈尊莫厭臨岐贈明日相思是

舊遊

書院睡起次壁間韻示諸生

學道無成感歲年空將閒見落遺編蟬鳴短葉
驚秋至雲散中天看日懸子欲無言非隱爾吾
衰不夢且安眠忽思虞夏傳經處起觀河山一
惘然

聞朱給事還山之報作此遙寄

聞道仙郎早罷官恭承帝譴出長安秋深葉下
鴻初起歲晏人歸江正寒選地移家栽藥果買

華陽館詩集卷九

七

磯垂釣看波瀾莫將舊事傷遲暮處世空歌行
路難

遊靜林寺贈王逸人

秋杪尋山歷翠微偶逢高士得相依夜來扣榻
叅禪罷朝起分泉洗藥歸篋裏陰符機久息洞
中丹竈火初飛看君已得長生秘却笑先生未
拂衣

九日偕張兵憲程少叅王僉憲宴河中書
院

落木深秋動客哀偶逢佳節共登臺雲連華嶽
三峯出城帶黃河萬里來竹葉滿傾良夜飲菊
花欣對使君開旬宣節鎮須公等迂謬應慚攬
轡才

重陽後一日同潘臬諸公再宴河中萬固
寺

中條山盡俯河流古寺深迴澗壑幽塔頂折梅
簫管下山腰置酒樹雲浮登高再奉青門會深
醉還因黃菊留斜日燕關看不極急風胡鴈迴

華陽館詩集卷九

八

生愁

同張元洲兵憲游華山飲青柯坪館中

九月西巡歷華陰名山偶共故人尋千盤仄徑
連雲轉百道飛泉落澗深碧漢開樽承曉露青
天吹笛響寒林相留盡日忘歸路不語聊叅出
世心

宴絳州王孫別館作

岌嵒閣枕絳城隈云是王孫歌舞臺山對戟門
青欲斷檻當汾水碧初迴鳳簫曲罷秦娥去魚

藻筵開楚客來莫訝今朝霜氣重爲云驄馬下蓬萊

游龍祠訪王湛泉吏部留飲山房

朝來出郭聊驅馬爲向山中訪卧龍栽竹滿林懸短榻結茅延客坐高春推賢久已歸長孺玄鑒誰能薦仲容十載懷君今識面清揚終日得相從

襄陵行臺題壁

歲晏山城落木齊偶依行署對幽棲分池流水

華陽館詩集卷九

九

當軒遠引檻叢篁夾路迷深徑鹿行人吏散空庭月出夜烏啼何事子虛誇楚澤即看人在武陵溪

除夕有懷故山次孫侍御韻一首

客裏愁看歲又除况逢節候已春初他鄉栢葉尊空泛故國梅花夢久踈寒臘暗從燈燭盡風光轉入漏聲虛最憶東皇農事早墾耕長日帶經鋤

荅孫侍御見訊一首孫時監馬關西

憶昨乘驄並帝畿俄聞攬轡向關西旌旄閃日驚酋長駭牝成雲出月氏念舊忽傳河鯉報思君遙望隴雲低玉門關外巡遊遍早見燕然又勒題

春日出遊偶同二三知己命酌舟中

春深日日報花飛起傍江城歷翠微多病馬卿聊獨往避人羊仲故相依移舟命酌穿林去散髮行歌傍月歸世事看來俱幻迹還應共採故山薇

華陽館詩集卷九

十

重遊青原山次韻

不將搖落對愁顏更入青原訪舊山夜靜諸天空色界秋深明月照禪關十年煉藥囊俱盡萬劫勞生鬢已斑何似真僧能住世長留塔影在人間

登雪浪閣次念菴先生見懷韻

危岑歇閣枕江流入暮寒煙望不收隱樹帆檣還泛泛傍人鷗鷺故悠悠因參羽客囊中秘轉憶高人物外遊久欲降心問真訣不知何地並

仙舟

九日登嶽山奉獻聶太保公兼謝凌明府

一首

絕嶽峩峩小徑盤萬峯迴合見僊壇雲依虛閣
青冥削地轉明河白晝寒躡屐登山陪謝傅栽
花滿縣是潘安共懽四海爲家日今夕何辭酌
酉難

謝病後還朝親友追送江上感而有作

卧病空山自晏如每憐求仲伴閒居家貧學稼

華陽館詩集卷九

十二

身將隱親老還朝計轉疎日暮河梁勞送客天
長雲樹正愁予故交別後如相憶爲向江頭問
鯉魚

桐江奉別念菴宮贊

看君蚤歲侍皇闈何事江干甘息機海內久思
安石起儲宮應待子房歸家無擔石宿常滿道
在希夷貌自肥歲晚長河風浪急憐予此去欲
何依

卧病寺中貽道上人

自免歸來似邴生倦遊仍復笑長卿祗緣多病
違明主因問三乘阻化城林下雪晴花作雨庭
間春曉鳥如笙一從悟得齋心怯悔向青山負
舊盟

送曾鴻臚乞養還永豐

帝里相逢未盡懽今朝相送出長安因憐久客
難將父遂向明庭乞解官驛路蕭條人獨去鄉
關迢遞歲將闌嗟予何事羈微祿愁對寒雲不
忍看

華陽館詩集卷九

十二

朝謁長陵同胡正甫作

先皇龍馭秘幽宮佳氣朝來正鬱葱雲起蒼梧
千嶂合星躔玄極百靈通寢園相望朝羣帝圭
璧分行薦上公徙倚穹碑沾淚罷愁聞松栢助
悲風

恭遊南苑紀述三首

城南祕苑勝蓬萊阿閣重房幾處開左掖彤雲
連草樹西山晴雪映樓臺疏池潑沉銀河轉疊
嶂峩峩輦道迴爲道甘泉多獻賦懸知應制並

仙才

傳道宸遊歷翠微朱欄紫禁滿芳菲林間雨過
飄香幄石上雲來綴舞衣草色藉茵頻珍毒鶯
聲調管却憐歸侍臣當日陪遊遍何地銜恩不
借輝

禁林迤邐俯長安花裏開樽宴百官板楔幾陪
三日幸豫遊長奉五時懽香迎御輦韶光媚瑞
靄房櫳紫翠團遙想先朝文物盛每看賡和在
金鑾

華陽館詩集卷九

十三

送別荆川唐公視師海上二首

久知司馬善談兵詔拜監師出禁城封疏已覓
平虜暑樓船還覩伏波營書從黃石橋邊授劔
買青萍海外行他日功成歸奏凱爲云封拜是
書生

歲歲風煙海上軍喜看持節下青雲臨軒密授
平淮計飛檄先傳諭蜀文出沒島夷終易滅秦
殘城邑不堪聞懸知幕府郊迎日共獎忠良答
聖君

送鄒信甫還安成

九月涼風授客衣憐君短褐復南歸黃金下士
誰相薦白壁投人識總希沽酒城頭驚落葉掛
帆江上對斜暉遙知他日趨庭處還抱遺經問
是非鄒君世傳春秋

題賈尚書雙壽崇封卷

脩然白髮在田園偕老仍多子與孫身在四朝
歌帝力官封八座拜君恩遭時不待臨儲水大
隱何煩去鹿門更說司徒勞夙夜祇將忠悃報

華陽館詩集卷九

十四

晨昏

送黃侍御按南畿

侍御嘗按河東雲南故賦及之

十年簪筆在朝端海內爭看獬豸冠封事久傳
三晉畧威名早播百蠻歡秋深抱病逢人少歲
晏臨岐別汝難此去金陵異留滯紫雲雙闕舊
長安

松原訪念菴先生次韻

常年避客在林間不待深棲跡已閒庭下長松
懸夕照簷前飛靄滿朝山升堂但有諸生待分

席仍多野老班一疏歸來今廿載幽情空寄白雲關

贈楊虎所三首附至自都下

誰從海上訪神仙却遇高人在日邊辟穀曾師山下石出家不藉杖頭錢有時躡屣探雲去終日攤書掃榻眠久別不堪思遠道忽傳雙佩正翩翩

絨書久報故人來千里相思日幾迴新闢樓居懸短榻舊封丹竈長蒼苔山中白石期同煮池

華陽館詩集卷九

五

上群鷗了不猜忽見蓬萊雲外至柴關深閉爲君開

連宵心話竟何如猶似鴻濛不語初服氣久知忘肉味餐英聊共折園蔬探囊但有囊中記問藥多傳肘後書爲謝故人相枉意何年重欸白雲居

山居述懷

上書北闕返鄉閭新築山居十畝餘生事寡營聊學圃世途多難合迴車心閒轉覺交遊懶身

隱何妨禮法疎因咲青牛何似者逢人還著五千書

寄題馮尚書卧雲樓

劍履新從天上回高樓遙寄大江隈散金不惜邀懽費爲棋誰憐濟巨才窓帶煙霞頻眺望心懸霄漢幾徘徊爲言聖主思耆舊莫以江離動客哀

贈別陳西塘兵憲浙東

幾載烽煙報越東使君懸印遠臨戎旌旄閃日

華陽館詩集卷九

十六

光生浦繡斧飛霜寒避驄諫省盛名傳舊疏海邦殊擢待奇功亦知此別歸來晚莫惜瑤華寄早鴻

山中寄答胡正甫僉憲鄒繼甫減刑二兄憶在長安近侍年幾從雙佩早朝天但知肝膽酬恩是詎料疎狂觸網偏袖裏置書看不減江邊折柳意難傳歸來已著閒居賦山北山南總舊緣

九日山居有懷都下舊遊

深秋門巷不聞喧隱几蕭條似漆園采菊自分
幽澗色將心懶向世人論苔堦鳥跡堪留篆客
路羊腸畏觸藩却憶昔年同宦侶幾從閭闔奉
明恩

山中奉答少宰鎮山朱公見寄之作

貧病歸來獨掩扉蚤從池上結荷衣流雲入戶
侵書幌飛鳥窺人下釣磯處世久同牛與馬一
官寧論是和非深謝山公推轂意祇將心膽報
恩暉

華陽館詩集卷九

十七

九日陪吳明府諸公登嶽山凌空閣和杜
韻

絕壁危欄逕不寬秋深搖落若爲歡雲中仙令
雙鳬舄洞裏幽人短鵲冠白水蒼茫山欲斷青
天迢遞歲將寒萸囊菊耐多恩澤獨倚明河閣
上看

遊白水門次聶儀部韻

誰將斷壁瀉鳴泉猶似昆明鑿漢年巖壑平飛
天外雪江村遙帶隴頭煙因尋谷口遊方外咲

指桃源在洞前便欲從君長避世一簑春雨廝
山田

奉陪吳明府諸公遊陽山觀次韻

駸駸羽騎出郊丘涼吹蕭森萬木秋路轉煙林
迷去住山迴巖岫恣探遊煉丹臺上雲常起太
乙壇前水自流此日幸逢勾漏令頓忘名姓任
呼牛

再疊舊韻奉答吳明府山中見贈之作

華陽館詩集卷九

十八

秋欲暮風泉淒泐晝生寒但開小徑留羊仲厭
說東山起謝安歲晏江湖心自遠煙波到處放
舟難

寄壽史玉陽太僕七十

華省含香侍帝年歸來雙鬢已皤然跡同范蠡
乘舟後名在田文好客先施食萬家超衆果爲
樓百尺禮群仙知君久得長生訣坐看人間變
海田

虔鎮訪吳堯山中承有贈時自閩擒賊首

帷中決策似君稀，千里揚旌破賊歸。
夜發兵符如對壘，朝看雲鳥似忘機。
歸心酋長爭輸解，縛降兒盡突圍歸。
麟閣盛名期早上，輝光長到薜蘿扉。

夜宴吳中丞別署即席奉呈一首

使君開宴敞嚴扉，深夜移樽傍翠微。
醉裏嘯歌頻料敵，席邊彈覆動生機。
笛梅落盡驚蓬鬢，庭燎光迴照鐵衣。
却羨當年羊叔子，留賓常向習池歸。

華陽館詩集卷九

十九

華陽館詩集卷之九

華陽館詩集卷之十

吉郡宋儀望著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七言律詩

首春將赴部獨酌小園言懷

抗疏歸來歲屢新，江潭竢罪泣孤臣。
非才久負蒼生望，多病常憐國士身。
已買漁磯長避世，更將書劍遠從人。
春回花下深能醉，慚對先生漉酒巾。

同年李憲副仁卿携酌舟中有贈依韻奉

華陽館詩集卷十

一

答并柬余憲副德甫

對君尊酒若為懽，處世長歌行路難。
近苑啼鶯迎日早，深山古木入春寒。
逢誰京國能懸榻，念爾都門已掛冠。
賴有隔隣同病客，雙將青眼向人看。

滕王閣期所知不值書懷

滕閣崔嵬江上開，青春獨坐思徘徊。
自憐老子興不淺，無那美人期未來。
簷駐彩雲歌舞散，汀迷芳草歲華催。
登臨無限憑欄意，日暮城頭畫角哀。

角哀

弘法寺夜坐似翠巖上人

逐臣無路請長纓，趺坐聊同入定僧。
遣念便能超衆劫，名邨用問三乘夜。
深虛閣傳清梵月，落疎林散法燈。
却悔青山拋舊隱，柴扉遙隔白雲層。

德州荅西塘陳觀察見寄一首

絲絲楊柳覆堤長，有客逢春載出疆。
念我播遷荆子國，思君遙對蓋公堂。
風塵荏苒空愁病，關

華陽館詩集卷十

二

塞迢遙滯報章，欲賦兼葭懷轉劇。
夜深涼月照孤航。

初至益津作 時備兵霸州

方欣五馬荆南去，忽覩雙旌冀北回。
分閭更當馮翊郡，提兵兼轄羽林材。
賜衣在笥恩仍重，攬鏡憐予鬢已催。
莫以天涯嗟往事，五雲佳氣是蓬萊。

祇役潞河遙望京邑書懷

咫尺京華路不通，彩雲飛繞大明宮。
侍臣日賜

金莖露倦客秋乘玉勒，驄身逐塞鴻。
頻向北心同江水，但朝東虛薄廿年成。
底事空將玄白咲楊雄。

劉敬甫待選都下歲餘不得一官作此戲

贈

公車待詔已年餘，客邸寒飈歎索居。
夜讀舊書鄰有火，朝歌長鋏食無魚。
黃金不遇誰知己，白首相看獨共予。
最憶少陵愁貰酒，暫依嚴武欲何如。

華陽館詩集卷十

三

溫泉宴罷述懷呈同遊諸君子

遙想驪山麗景同，百官承詔扈離宮。
泉聲響逐雲和奏，水氣香隨彩伏風。
地轉金湯燕極北，天回銀漢薊門東。
自憐侍從曾虛竊，此日飄零任轉蓬。

別大中丞楊公巡撫楚中三首

遙傳聖主夢三楚，特遣中丞下九重。
湘沔總爲周錫邑，荆湖長護漢藩封。
青天開府推羊祜，絳帳傳經羨馬融。
最是諸生并父老，望塵迎拜喜

相從公舊督學于此

帝命儒臣鎮楚州璽書朝捧觀宸旒大官供膳
恩殊渥內侍傳麻寵數優位近三台中執法權
兼十道總諸侯同時詞客多叅佐清詠何人上
庾樓

幾年落魄混樛蒲此日提兵一豎儒獨有關西
楊伯起常憐敗北管夷吾青春江上瞻帷鉞盡
舫天邊對酒壚遙想武昌開府後幾能書札到
窮途

華陽館詩集卷十

四

早秋登大名新城樓寓目

時備兵大名

獨上層城散客愁瞳朦曙色望中浮千家砧杵
秋風起萬樹樓臺夜雨收危堞平連清漢影大
河斜帶濁漳流天雄自古稱名鎮鎖鑰多慙寄
白頭

由真定趨龍泉關防秋

漢庭法從竟如何三輔提兵歲已多白日寒帷
瞻大陸秋風飲馬渡漳沁旌旗影裏看雲鳥笳
鼓聲中憶牧頗一飯自憐吾健在肯令華髮愁

蹉跎

秋日登龍泉關最高嶺望五臺諸山

十二層城似杳然五臺佳氣聳諸天名僧半住
中峯裏禪室多開上界邊紫塞日高回鴈嶺青
山雲起掛龍泉登臨況是悲搖落何處逢秋不
可憐

自井陘趨錦繡堂一帶閱關署中小酌至

酣述懷一首

少日論兵膽氣麤中年分閫更防胡秋提塞上

華陽館詩集卷十

五

蒼龍劍夜檢囊中黃石符一飯未能忘鉅鹿雙
旌先已指蜚狐自憐小酌能成醉曾是高陽舊
酒徒

開關西山止宿黃寺公署次韻

邢州西去有重關亂疊芙蓉萬仞山野色遠連
蒼靄外鍾聲遙入翠微間雲歸洞口僧初定月
上峯頭客到閒讀罷黃庭無一事恍疑身世隔
塵寰

黃寺噴玉亭次韻

誰將一竅瀉靈泉細濺瓊花碎復圓漫有幽人歌泌沸更疑神女弄潯溪心同不染能成佛境到無塵別是天爲問莊生濠上意何如人在武陵川

邯鄲道中述懷次楊少叅韻

轍跡年來任所之人情何事苦多岐誰憐直道三應黜自咲疎才百不宜塵世未忘蕉鹿夢幽棲猶負薜蘿期亦知九轉丹成易爲問盧生已較遲

華陽館詩集卷十

六

鄒繼甫復拜刑曹郎中寄贈一首

山中相見倍踟躕別後思君旅鬢緣數載已違金馬署一官仍拜爽鳩司囊中脫劍酬知己座上談經羨解順遙想退朝尋舊侶幾人深夜對招提

昔年余與繼甫正清華每會宿僧寺故云

送王生北上便往薊州訪藥

時監軍關中

問道休嗟行路難送君匹馬向長安薊門秋色煙霄迴淮浦江聲日夜寒倦客舊爲三輔使衰年欲試九還丹茲遊大藥如能就願假雙鳬寄

一九

席上贈大將軍戚公一首

中興諸將獨超羣好勇知機復擅文幾載擁旄分外閭一朝開府坐中軍妖氛洗後波常靜寶從酣來日每照十萬勳骸分賜盡祇留一劍荅明君

棘院同藩臬寅長明遠樓宴集次韻

中天樓閣切文昌閣上平看北斗光喜共美人談上界懶將神女賦高唐秋風海畔吹朝雨白

華陽館詩集卷十

七

鴈天邊度曉霜却憶廿年朝省舊幾時重入紫宸傍

十五夜監試畢再疊前韻一首

帝期五百應文昌明月清懸萬里光四海幾人方管樂諸生何策荅虞唐疎鍾漏徹千山曙畫角秋深落木霜忽看彩雲飛不盡朝來長繞紫宸傍

再登明遠樓覽眺飄然有遺世之思

獨倚層欄興不孤遠看碧落散蓬壺長風鶴鶴

去超忽細雨樓臺乍有無煉液漸能生羽翼懷
人何處寄靡蕪莫言遺世非吾願為咲丹丘亦
可娛

武關宴罷再疊舊韻志喜

中興今日際期昌又見掄才借寵光為羨黃金
收郭隗何如白首問馮唐腰間寶劍寒衝斗馬
上貂裘夜度霜此去早酬明主顧驅胡直過賀
蘭傍

得胡劍西祭酒抗歸之報悵然有懷作此

華陽館詩集卷十

八

寄之

去矣冥鴻莫復疑邴堪遠道報書遲誰憐賈誼
遭逢日翻似鄒陽慟哭時委世自應同塞馬懷
人何必弔湘纍知君久側當時目小艇江頭理
釣絲

寄楊大叅一首

時楊亦被謫東歸

相期天上奉宸居詎料人間有謗書暮夜未應
疑伯起倦遊久已病相如買田陽羨誰同耦入
社匡山好結廬短褐扁舟隨所適出門何必歎

無車

夜登武夷玉皇閣有懷陽明先生

按先生上疏被

謫入武夷山數月始去

當年折檻似朱雲謫去蠻荒不忍聞盼望青天
空報主艱危白日却憐君藻蘋欲薦門墻後荆
棘從多道路分惆悵武夷山下月獨憑高閣挹
清芬

謁紫陽書院次韻

隱屏精舍一蘧廬曾說先生早著書晚對亭前

華陽館詩集卷十

九

還下鳥垂綸磯畔縱觀魚青山自照空潭裏白
首猶刪汗棟餘欲扣門墻問真訣祇留月色到
窓虛

次南浦同年余德甫見過有作

倦客于歸鬢已皤故人尊酒獨相過江流東去
愁難盡山色西來晚更多豈有黃金收駿骨空
令白雪和羊何舊遊零落中郎逝誰續當年伐
木歌

因傷李張二兄故及之

初冬聶大夫宅觀禮成同諸公宴集卻贈

一首 以下家居作

初冬晴日照華榭季子加冠禮載陳庭下喜看
連玉樹座中多是聚星入當堦移席觴頻勸入
夜徵歌月正新不是通家今累世幾能白首更
相親

歲暮山中

歲晏蕭條過鴈稀洞門長日掩荆扉青山不厭
幽人卧白日難回逐客歸身世久拚唯縱酒雨
晴頻試但更衣年來讀易成何事戰勝應憐貌

華陽館詩集卷十

漸肥

贈東野劉隱君

每過東湖湖上居看君白髮幾人如朝從田野
驅新犢夜課兒孫讀舊書世業累朝傳甲第身
名終歲付樵漁為咲當時麗處士鹿門何必挽
柴車

人日江上忽憶往歲都下同胡太史立春
對雪之作悵然有懷

人日逢春在帝畿歌殘白雪和皆稀親交一別

萍蹤遠歲月頻看斗柄歸天上陽和何處散人
間道路幾多違共憐解組煙波迴廊廟江湖空
是非

郊居寫懷

久為倦客返深林洞口携家何處尋卧對青山
添傲骨坐忘白石斷蓬心探書自檢囊中記扶
杖聊為澤畔吟獨抱瑤琴向誰寫泠泠山水是
知音

二月朔雪訪謝維世螺菴夜坐次韻

華陽館詩集卷十

十一

為訪山人踏雪來茅菴愁倚兩松開樓烏入夜
啼仍苦幽谷逢春暖漸回尼父未曾羣鳥獸傳
嚴何意和鹽梅却憐白首窮經者誰向先天畫
裏裁

山人時廬
墓菴中

郊居劉行甫曾千健二兄見過次韻一首

歸來長日賦閒居江上移家早結廬十畝生涯
多橘柚廿年蹤跡半樵漁蓬蒿自長人處門
巷俄迴高士車清論更酬千古上坐深春雨夜
堂虛

郊居次聶丈論學之作因簡東厓王丈

歸來江上一閒身占斷風光又兩春違世漸能
知我貴了心何用入山頻溪雲不盡窓中起庭
草常從雨後新此際不須論寂照請君何處更
求真

深夜焚香有所思靜中默默悟圓機六根洗後
真如在一竅光生萬有晞誰向幻身叅法性翻
從知見覓精微憑君點破安排障五十年間盡
覺非

華陽館詩集卷十

十一

獨坐郊園寄懷東厓王子兼簡上海張子
獨坐西園看火流望中雲物澹悠悠秋聲淒切
隨天放夜氣氤氲與道謀避世久應蓬島去齋
心如在太清遊此時正憶同懷侶明月清風何
處求

贈北溪徐丈

看君待詔長安日對策歸來髯已踈住近市廛
常避客坐穿木榻但翻書平生不識將軍貴懶
性惟甘隱士裾莫道漢庭薄經術申公九十有

蒲車

得顧從化書作此答寄

解組歸來白髮新形骸土木向誰真踈才舊忝
吳門令尹祝今慚畏壘民庭下好音常惠我江
邊孤舫獨懷人他年倘踐重來約却咲潘郎是
後身

贈劉隱君

曾憶還朝畏簡書逢君忽是十年餘青燈幾夜
談鄉後淮浦孤舟對雪初別去自憐名業薄歸

華陽館詩集卷十

十三

來應嘆故交踈丈人偕老猶強健何似龐公並
挽車

用張東莞韻述懷一首

拂袖歸來學醉歌秋深江上亂雲多從知白髮
終難變惟有丹心耿不磨閭里浮沉隨鹿豕世
途翻覆看風波東山不是終南徑爲問蒼生可
奈何

江上別李見羅憲使備兵東粵次韻

常將世事比虛舟久向人間厭薄遊忽報美人

天上至相逢尊酒月中留共看執法新懸印爲
語元戎好借籌最憐南粵千戈地開府何時屬
鄴侯

江上秋雨同曾奉常丈及王劉二兄同賦
零雨霏微江上幽蒼蒼飛靄晚來收美人開徑
來三益倦客登樓擬四愁樹裏泉流如協奏沙
邊鷗鳥故相求此時共憶同心侶遠道悲歌半
是秋齠胡正

見臺曾奉常以述懷詩見示依韻酬答三

華陽館詩集卷十

十四

首

京國相逢憶往年別來書札若爲傳忽從天上
辭金馬還向山中種石田休沐幾時頻入社清
言終日獨相憐一從悟得休心法廊廟江湖空
世緣

昔年曾過孝廉村翠嶺蒼煙護石門四壁圖書
遺澤在兩朝花誥曠恩存閒尋野寺僧如識坐
對鳬鷗日已昏別後看君還抗疏歸來乞買邵
陵園

微才焉敢負明時肯向秋風歎暮遲絕口不言
當日事灰心還向古人思營巢靈鵲能先見遠
塞冥鴻已後期爲問同懷今幾在卿家兄弟是
深知

雪浪閣次舊韻志懷

依然高閣枕江流俯檻朝看宿靄收千載心期
徒嘿嘿半生身事尚悠悠門庭俎豆還今日鄉
里衣冠總昔遊爲咲野夫甘汨沒年來生計付
虛舟

華陽館詩集卷十

十五

再得蜀中報作

萬里休嗟蜀道難兩承優詔下江干十年再斥
憐孤憤一歲連移是舊官報主但留逢掖服憂
時空有惠文冠爲云獻曝非高手且向山中戲
累丸

送鶴臯周郡侯督學貴州

憶君留省爲郎日吏部才名海內傳喜拜次公
來五馬驚看伯起報三鱣山連越雋風霜逼人
在蠻陬道氣全欲報深知何以贈臨行唯有繞

朝鞭

去年匹馬觀楓宸闕下聲華久絕倫抵掌公卿
頻薦士灰心禪觀懶隨人清時豈合歸長孺遠
郡何由借寇恂此去殊方異留滯台星光照法
垣臣

江上望南村郊居作此貽諸子時赴蜀

沙邊宿舸傍江灣江上茅齋指顧間轉盼即爲
千里道出門如隔萬重山壯心不逐年華減病
骨應憐道路艱爲語諸郎勤愛護少年叔度好

蕪陽館詩集卷十 十六

希顏

赴蜀與兒姪輩言別

絲絲微雨淨郊塵萬里辭鄉別密親五命總爲
廉訪使十年猶是播遷人川途縹緲經南國雲
樹蒼茫隱北宸此去未應嗟遠道恩波隨處是
王臣

追和羅叅知被謗還山之作時紀起官

剗塞提兵五載餘一朝解組竟何如非因直指
連章謗誰信讒人滿篋書高卧豈容淹謝傳扶

危終見仗包胥驚看優詔翩翩下休道明時結
網踈

雪中登岳陽樓

岳陽樓俯大江陰雪裏來登見客心山入九疑
湘色遠波連七澤洞庭深乘風鶴鶴時高下破
浪帆檣自古今借問當年吹笛客可能長嘯聽
孤吟

登岳陽樓最高處眺望因憶昔年曾夢遊

此情境宛然時儀部鍾使君出貳此邦

蕪陽館詩集卷十 十七

招飲樓上作此貽之

孤城迴出白雲層閣閣乘風此又曾身到虛空
寧有幻心忘寥廓更何憑恍疑混沌初開鏡欲
問鴻濛已縛繩雪夜何人更吹笛漫從遷客話
騫騰

同憲長野庭羅君再登岳陽樓覽眺一首

層樓霽雪散簷阿憲府開樽招客過檻外晴雲
浮碧落簾前煙嶼點青螺湖聲落去潮初定山
色飛來晚更多莫問長安何處是試看班竹怨

湘娥

代簡寄內閣張相公

早年通籍拜台司共羨留侯是帝師入掌絲綸
承密勿出延賓客話心期黃金臺畔雲常起白
玉階前日每移拊髀倘勤明主問爲言頗牧幸
同時

薄暮從宣風館趨袁城用韻賦懷一首

沿溪淺水浸沙痕四望青山似陸渾風急忽傳
彭蠡鴈路迷疑入武陵村寒城迢遞鍾聲起夜

華陽館詩集卷十

十八

館遲迴月色昏不向宜春臺上望懶將遺恨賦
招魂

載赴閨姻家見臺曹奉常設餞于大洲胡

相國舊第是日同志咸集因談相國舊

蒙恩渥俛仰今昔情見乎辭洞會爲周

陳蒙山參知賀少龍憲伯曾
健齋進士王劉二兄文學

青螺文水日悠哉相國堂連草樹回星井喜看
今復聚天葩曾是帝親裁人間賦比兼金贈江
上樽逢倚玉開最憶同時朝省客相看俱是濟

時才

春日晴波漾碧瀾芳樽深對故人懽早從小園
開三徑老向明時寄一官直道無媒終不偶批
鱗有逆古來難却憐擊楫中流輩翻向當年洛
社看

雨中同喬使君登泉郡清源山坐盤石命

酌至醉作此奉呈時督學閩中

踏遍羣峯百轉過坐臨盤石意如何几邊觀海
潮聲盡雨裏看山暝色多墮碑應笑羊開府善

華陽館詩集卷十

九

飯誰憐馬伏波拔劍逢君還起舞白雲空戀故
山阿

楓亭驛次韻述懷

早年結綬在明庭十載飄零笑獨醒報主未懸
南越頸移文應愧北山靈從知天上多仙匹誤
落人間是謫星今日觀風還海甸子衿迎拜正
青青

校士棘院報左使朱年丈同諸大夫集平

遠臺作此寄之

故人同地不同懽朝報羣公集紫壇爲笑馬融
淹絳帳懸知貢禹理新冠絲絲網千愁結脉
脉明河一語難最是炎蒸霜不到贈君那有歲
寒未若苦南中
熱故戲及之

中秋聞帥邀諸大夫登烏石山房宴集因

憶舊遊述懷一首

偶因佳節登臨處曾記當年上巳時選地鳴騶
追被契倚巖趺坐話心期秋分海上隨杓轉月
隱城頭到席遲惆悵人生如夢過功成黃石總

華陽館詩集卷十

二十

堪師

九日同藩臬諸僚登閩南第一樓得和字
層檐飛閣倚巖阿九日秋風匹馬過萬壑松濤
天籟靜千峯晴日野煙和吹埧並奏黃花句對
酒空調白雪歌爲問同時能賦客浮雲西北意
如何

次憲長鄒公同諸大夫登樓韻

朝來同眺碧雲樓海上神山一望收松際斷煙
浮野迴簷前飛靄入簾幽逢時滿飲黃花酒舒

嘯高吞白日秋峴首龍山空勝事須知今日是
嘉遊

次鄒憲長平遠臺覽眺之作

獨眺高臺瞰遠空故人相對思何窮千山落照
煙光迴萬樹含秋霧氣濛濛法界無塵都不染雲
橋有路若爲通因君叅破人間世明月清懸碧
海東

棘院獨坐得鄒憲長同諸公閱武之作次

韻荅之

華陽館詩集卷十

二十一

少年學劍耻縱橫匹馬長驅大將營篋裏陰符
俱散帚爐中丹藥是閒情偶窺庭下堦苔色忽
聽軍中枹鼓聲却恠元戎無劇孟登樓長嘯荅
昇平

華陽館詩集卷之十

華陽館詩集卷之十一

吉郡宋儀望著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七言律詩

坐明來亭讀前督學王公留題次韻寄之

今開府淮上時赴太僕

孤亭高處有題名
亭畔花香入座清
海上風塵新執法
山中泉石舊爲盟
忽看雲氣千峯起
還聽松濤萬籟鳴
遙想淮陰開府暇
閉門應草治安成

華陽館詩集卷十一

一

久向匡廬擬卜隣
松筠深閉洞門春
蓮花溪上誰爲主
白鹿亭前賴有人
道在高山絃久絕
心同空水境無塵
應知當日朋來處
解說從前四大身

何處孤亭與客來
白雲飛盡日初開
座中五老如相識
望裏羣峯盡入裁
買地移家還採藥
看山扶杖且登臺
莫言五柳歸來後
不見高人跨鶴回

偃卧洞中有客問予出處再次前韻示之

久從漁父學逃名
懶向人間問濁清
絕口不言黃石事
灰心長結白鷗盟
深潭日落影常靜
獨鶴天空時一鳴
爲語行藏君識否
雲松巢處是功成

李後主讀書臺

臺在瀑布泉雙劍峯下次羅宮贊韻

讀書臺倚白雲邊
翠壁丹林選地偏
帝子夢隨春草後
梵王宮廢却灰前
誰憐洗墨空池藻
何處懷人有杜鵑
徙倚雙峯看劍氣
平分天漢注飛泉

華陽館詩集卷十一

二

與劉子行甫游廬山歸再次前韻戲之
採藥劉郎何處來
桃花飛盡洞初開
相逢五月披裘卧
共歷千峯把句裁
夜靜山樓還聽雨
雲閒石室更登臺
勸君莫似漁人誤
笑殺迷津何處回

酬少叅王使君見贈之作

昨傳司馬駐江州
日有閒情訪古丘
座對煙霞塵不染
心同湖水牘無留
誰憐執法辭金馬
喜見巡方問犢牛
莫向炎邦嘆留滯
明河應待使

君遊

阻風河上偶尋僧寺忽枉陸太僕劉光祿

二丈携酌見訪不及陪迓輒此申謝一

首

炎夏輕風散曉埃孤舟選睇鳳凰臺因尋上界
穿雲去忽枉高人結駟來乞食暫分香積飯多
情空贈紫金壘巨源舊誼原同調獨負深知愧
不才

自維揚趨高郵訪李閣老于興化新第却

華陽館詩集卷上

三

贈一首

十年天上掌絲綸忽報鳴騶出紫宸三疏祇因
憐綵服五湖非敢問鱸尊維揚過客多新薦淮
海移舟幾故人爲笑華堂開綠野何如東閣在
平津

海口對月奉懷內閣張相公一首

咫尺神京望不遙懷人猶自永今宵明河耿耿
秋如洗涼月紛紛露未消召對平臺臣是說喜
瞻衢室帝爲堯獨憐白髮蒙優召願効涓埃蒼

聖朝

恭謁 永陵志感

憶在先朝法從班每依闔闔候龍顏忽驚仙馭
歸何處欲望遺弓不可攀寢殿半臨霄漢上松
楸長護翠微間吾皇蚤受長生錄願向瑤池駕
鶴還

謁陵罷因過九龍池游覽

青壁岩巒掛薜蘿龍池寂歷漾晴波魚依萍藻
如聽樂鳥雜松楸似解歌萬木秋聲霜後急九

華陽館詩集卷二

四

陵山色晚來多最憐庖祀三承遣回首穹碑耿
不磨

華陽館詩集卷之十二

吉郡宋儀望著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五言絕句

除夕偶題

歲去愁難歇朝來曆又新
君恩與親鬢含思竟誰陳

平陸道中

古路空山裏深盤鳥道還
却憐車馬迹來度晉陽關

華陽館詩集卷十二

河東行臺雜詠

執法應星躔飛霜下九天
但令貪墨遁寬大是堯年

右風紀堂

閑門暫避喧退食聊解帶
却憐機未息職思固其外

右退思堂

春盤堪薦菜敝裘懽禦冬
豈爲矜名譽吾生薄萬鐘

右冰壁居

小池飛石棧淺水浸銀盤
但云天宇淨那見月輪寬

右翫月池

飛梁石作檻有客時獨立
月澹踈影多風細輕

香襲右清風橋

結亭在何處蒼然倚雙栢
經旬無問奇兀坐草

玄客右栢香亭

千山盡飛雪片片迎風舞
憑軒思江南疑到梅花塢

右憶梅軒

種竹適吾性灌畦疲爾力
踈影澹斜暉幽意誰能識

右存竹軒

獨上最高樓聊寓千里目
欲緩子牟情浮雪漫

華陽館詩集卷十二

相逐右見闕樓

爲儒事不試習射矍相圃
聊學運甓翁那堪挽強弩

右射圃

貧家八有爲和平居士賦

野人常負暄不羨綺羅衣
欲以獻至尊區區計已非

黃綿襖

五鼎豈不貴誰憐五鼎烹
何似北宮人晚餐藜藿羹

晚食肉

朝馳大行坂暮走長安道
禍福反掌間焉知徒

步好安步車

空齋無枕簟曲肱常晝眠吾衰豈不懷幽意竟誰宣曲肱枕

白雲飛空山山色澹如掃相看了無時怡悅以終老雲山盡

春來柳葉長好鳥鳴且和不用千金買閒關情更多鳥聲曲

讀書破萬卷月明如秉燭那借東隣光流輝滿庭屋明月燈

華陽館詩集卷十二

三

微風日夕至解此炎夏熱却笑班姬扇年年怨離別清風扇

懷萱卷爲謝維世賦

予時新免先淑人喪謝子維世因出是卷索題相對悽然援筆賦此

引年惟大椿忘憂在萱草不見北堂人悲傷以終老

所悲不在萱所懷良已苦試問懷萱人欲語不能吐

堤上柳

每看堤上柳低拂爲誰青今日秋風裏淒涼不可聽

宿石門驛二首

驛路風沙多石門山月小倦客暫停車睡起聞啼鳥

往來亦何頻解衣聊此憩應笑驅車人多慙抱關吏

渡易水

華陽館詩集卷十二

四

怒髮衝冠客秋風易水歌傷心人不見遺恨滿空波

延津舟中有感

拂袖榕城郭停舟延水津却憐花鳥意如贈倦遊人

武夷雜詠

瓊宮鬱雲空客來聊駐馬拜謁武夷君彷彿神光下右冲佑觀

羣僊自有長得道乃稱宗夜聽朝謁聲讚禮大

王峯 右大王峯

綵霞飛作幔大姥宴曾孫男女二千人酣歌辭

至尊 右幔亭峯秦時大姥宴鄉人于此

鍊藥諒匪難鍊心良已苦化作金剛身光明遍

塵土 右兜黎峯

妾本孤射仙乘雲跨雙鳳偶爾臨粧臺誤入巫

山夢 右玉女峯前有粧鏡臺

茲山昔虎嘯能使羣獸伏至今山下人猶聽風

謾謾 右虎嘯峯

華陽館詩集卷三

五

孤峯何率律秀色可攬結夕陽遠相送朝煙吐

還滅 右攬石峯

七峯何纍纍傍立自相耦夜半聞鍾聲羣仙禮

北斗 右北斗峯

子騫十三人一日皆得仙試觀小巖巖蛻骨尚

依然 右小巖峯巖巖十三仙蛻骨

大巖石巖古云是神僊宅筐筥儼然存應多採

藥客 右大巖峯

疊峯如接笋上有幽人居丹梯高入雲清風吹

客裾 右接笋峯

丹墮列如屏高人寄草亭露殘猶滴硯風動欲

翻經 右隱屏峯下有紫陽書院

大隱不在山孤蹤久雲卧誰知經濟人晚對蒼

屏坐 右晚對峯

孤峯似削成屹立如天柱曾聞魏子騫乘雲向

此去 右天柱峯

石壁千仞高印痕露仙掌可憐擎日心誤寄枯

崖上 右僊掌峯

華陽館詩集卷三

六

羣峯簇如屏溪水相縈帶身寄六合中心遊六

合外 右天遊峯

蒼然天壺峯上有丹泉井誰云僊子宅幻作人

間境 右天壺峯

一峯高插雲中有幽人卧夜半懸燈光疑是羣

仙過 右齊雲峯

冲舉豈無術換骨事多詭直待金丹成遨遊蓬

萊裏 右換骨巖

兩巖相盤結混沌誤鑿破非因一線天誰證光

明果

右靈巖兩巖相連一罅
亘百餘丈呼為一線天

張騫泛漢歸浮槎寄巖裏間却濟川心坐看風

波起

右仙船巖

仙妃弄機杼自織雲霞裳欲以贈美人道遠不

得將

右仙機巖

雲將問鴻濛嗒然無一語忽聞地籟聲響應空

潭去

右響聲巖

片石俯澄泓清光如可掬欲識本來心試看真

面目

右水光石

華陽館詩集卷七

七

鑊與干將千載鍊金液一朝化雙龍戲破武

夷石

右試劒石

猛虎伏深山咆哮兩鼻圻自聽說法來化作溪

邊石

右虎鼻石

高人卧深谷坐釣清波石終年不得魚誰識垂

綸客

右釣磯石

仙人昔辟穀日把瓊漿飲欲濟蒼生饑丹砂化

困廩

右大小廩石

洞天豈人世秀出青雲端丹成仙子去爐鼎久

生寒

右昇真洞在
大王峯絕嶺

僊洞藏丹室鍊藥不知歲忽聽金雞鳴了却人

間世

右金雞洞

半天落銀河浸入飡霞洞化作水晶簾隔斷浮

生夢

右水簾洞

深洞俯平川桃花照水然辟支栖遁日疑似避

秦年

右桃源洞
此支古佛橋此

子騫得道日更進雲霞裳飄颻五雲去僊珮何

輕揚

右更衣臺

華陽館詩集卷八

八

飯心朝上帝稽首陳情素天門闢九重迴異人

間路

右拜章臺

高臺聊騁望諸峯森如簇一水自縈迴何勞尋

九曲

右一覽臺

出門吟

出門復入門問君何處來前路荆棘多欲往又

徘徊

入門復出門問君何處去美人住江北欲往不

能語

湘東公館偶題

溪雲不作雨山氣偏成霧何事倦遊人又下湘東路

長沙渡河阻風

北風翻江濤疑是雪花白愁殺渡江人繫馬郵亭夕

題詹侍御讀書處

石壁千尋聳孤亭四望開誰知柱下客紫氣忽東來

華陽館詩集卷三

九

言就高人訪孤蹤何處尋一瓢掛巖樹飲水見知心

明主原求直孤臣敢顧私試觀面壁日還似叫闌時

洞壑絕人境香臺非世情可憐南竄客已結北山盟

華陽館詩集卷之十三

吉郡宋儀望著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七言絕句

吳門奉別雙江先生

時公新釋詔獄歸

吳門月上海潮來忽報當年太守回少日兒童齊唱舞白頭父老更悲哀

已向吳門早掛冠還因微辟出江干寧知保障功成後不上雲臺盡裏看

瘴海歸來馬伏波閉門謝客厭干戈一朝謗起

華陽館詩集卷三

一

君王怒縱有奇勲奈若何

姑蘇城頭日漸斜姑蘇臺上雲欲遮懷公手植

甘棠樹助我河陽歲歲花

塞下曲四首

良家六郡久馳名捕羽彎弓事遠征昨夜登臺觀斗氣將星光照鴈門營

羽檄星馳下玉門六軍齊出若雲屯揮戈直搗

單于壘躍馬先擒吐谷渾

青海城頭澹野煙黃沙磧外莽胡天夜來吹徹

關山曲爲報宵管遁左賢

蒼頭十萬羽林徒攘臂爭開五石弧射殺名王
馳獻馘月明吹笛飲屠蘇

七夕曲二首

久在異鄉逢七夕明河如練已澄秋坐窺白露
沾衣濕徙倚朱欄看女牛

帝子仙妃思若何鳴璫曳珮渡銀河但愁今夕
佳期迫謾道經年別恨多

閨樓曲 併序

華陽館詩集卷三

二

夫詩以緣情而興繇感生仲宣登樓長
謠去國之悲狄公望雲式動故鄉之思
僕守官吳門荐歷寒暑覽太伯之遺墟
慕季札之高誼沉碑斷碣恍然太息維
茲閨樓爰自闔閭當東吳之勝槩攬西
山之幽致才人墨客朝夕寤懷而況久
旅風霜效執戟之沉淪淹遲組綬類黃
門之羈宦繇茲以言則情悰又可知矣
往來茲樓得詩若干首極知燕鄙不足

論述然持是以示同好庶諒有知予懷

者 辛亥仲秋八日

閨閭城上有高樓萬戶千門一望收震澤遠通
滄海貢星躔遙接帝王州

羣峯西下簇如屏箭闕天平似削成千古豪華
已銷歇祇留山色向孤城

姑蘇臺上夕陽西閨闔樓中刻漏低解識春風
舊時恨歸樓猶聽夜烏啼

憶昔吳王破越歸館娃宮裏醉西施却憐他日

華陽館詩集卷三

三

乘舟去縱念君恩君不知

閨樓一上一銷憂楚嶺吳雲望不休羈客不知
春已去忽看人弄採蓮舟

涼風一葉洞庭秋倦客歸心共水流獨倚閨樓
聽玉笛更堪新鴈攪鄉愁

吳門風景四時新征客羈人易愴神獨有潘郎
淹歲月漸看雙鬢落風塵

七夕五首 時在河東

七夕他鄉已七秋孤城明月伴孤愁燕山楚水

勞相憶獨坐高樓看女牛

邊城落日晚風多銀漢迢迢生夕波天上佳期應不偶卽看飛鵲已填河

誰報仙妃罷七襄年年何事限河梁莫將團扇生秋思天上人間總斷腸

故鄉南望嶺蒼蒼斗轉參橫夜未央羈客樓中牽別思明河天外憶離觴

去年此日在長安邀客追歡到夜闌回首五雲今獨遠三更斜月立欄杆

華陽館詩集卷三

四

詠稷山八景

孤城遠見稷王山悵望行雲不可攀今日吾儕憐飽食憂時空有淚如潛稷峯疊翠

姑射仙人去不歸雲霞綽約玉爲肌朝來轉見晴嵐好欲向風塵早息機姑射晴嵐

每懷高士隱河汾絕學千年尚有聞誰識續經心獨苦空山深鎖洞前雲文洞飛雲

早從華嶽看仙掌更入汾陽對掌峯試向峯頭吹玉笛梅花落盡月明中仙掌擎月

軺車轉入稷山城城畔猶傳玉壁營戰骨祇留

荒塚在蕭蕭落木盡悲聲玉壁秋風

汾水流漸日向西孤舟人對夕陽低那堪夢入

江南路起聽征鴻中夜啼汾水孤舟

泉流瀾瀾浸平田山色遙分草樹煙借問春光

何處是飛霜應遍早梅前甘泉春色

寒城山色晚蒼蒼蕭瑟悲風起白楊忽向義和

陵上望猶疑主測對斜陽義陵晚照

送惠上人還姑蘇時來乞紀事碑

華陽館詩集卷三

五

縹緲峯頭寄上方晚煙晴樹帶湖光使君當日

曾停節指點山前舊佛堂

上方臺殿舊淒涼此日重開雙樹場遙想禪堂

誦經處慈燈夜夜照迷方

杖錫東來一衲隨焚香長拜乞題碑最是大悲

雄閣在迂踈應愧長公辭

臨行重擬惠休詩莫向江頭惜別離總道遠師

堪結社他年玄度許相隨

明妃曲十八首併序

辛酉歲余守制家居尋以應變從例譴
逐因念往以狂悖事 主上累觸忌諱
卒賴優容而當事貴人特以絲髮夙憾
竟甘心構陷豈非命哉適有以明妃曲
十八首見示措辭凄惋寓意忠厚深得
詩人怨而不傷之義然王嬙本以顏色
自恃不肯一賂畫工卒被點汙是其事
頗類於予因援筆成篇篇仍其數庶他
日觀者或有所感焉

華陽館詩集卷五

六

生長深閨不解愁姓名誤入大長秋漢宮脂粉
應多少誰道蛾眉總見收
一入深宮候履綦君王臨幸杳無期傳聞夜遣
昭容使玉貌承恩在畫師
朝來臨鏡整花鈿羞把蛾眉乞世憐誰信黃金
能奪寵君王咫尺若爲傳
幾年棄置在長門緩步含嬌亦主恩何事宮中
還見妬竟將薄命遠和番
自怨蛾眉誤入宮羞將鸞鏡對秋風亦知天子

矜顏色總道無情是畫工

承詔銜悲辭合殿君王臨御賜羅衣獨憐回眄
恩中絕却惟當年畫影非

黃金羞買長門賦紅粉甘爲外域行敢向君前
悲遠嫁從知薄命是傾城

漢家十萬羽林兵何事和戎遣妾行但使天驕
長款塞願將脂粉作長城

拚淚含羞遠嫁時琵琶馬上慰相思君王莫念
妾顏色多少長門怨別離

華陽館詩集卷五

七

朝來飛雪暗胡天馬上相思淚泫然憶得宮中
傳賜日惟聲齊賀太平年
八月秋高風已寒漢家水殿鏡中有遙知侍女
陪遊處笑採芙蓉是合歡
愁來歌舞不成歡欲撥相思調轉難唯有柔腸
將遠夢依稀猶得奉金鑾
使臣相見忽成悲傳得君王樂府詞試把琵琶
翻一曲恍疑合殿獻觴時
君王寵幸近如何夜夜離宮擁騎過細數當時

陪輦輩看來應是畫圖多

北風吹雪曉來寒
羣鵲輕貂不解歡
縱有胡姬能挾瑟
幾多哀怨若爲彈

情知無路侍君王
望盡關山隔兩鄉
獨有多情閨裏月
照人不減舊時光

青髻流年惜暗移
紅顏不似漢宮時
縱令他日蒙恩召
衰柳殘煙祇自悲

舊恨新歡總可憐
琵琶曲裏若爲傳
多情惟有南歸鴈
一寄愁心到日邊

華陽館詩集卷十三

八

山中贈別王生還姑蘇

生舊相國孫

予在吳門綰綬初幾遊相國舊園廬當時歌舞俱零落唯有槐陰樹未疎

謝家玉樹迴多姿
見汝青年骨更奇
今日相逢俱老大
一樽聊慰故人思

久投荆楚客囊虛
手握銅函有秘書
賣卜君平原不偶
飄零王粲竟何如

王生善六
數故云

山城朔吹動征騂
樽酒臨岐惜別離
歸到吳中如見訊
當年潘岳髯成絲

遊嚴相國豫章新第

未幾籍沒
亦其讖云

相國樓臺寄豫章
客來下馬繫垂楊
平衢廣陌從人賞
踏遍蒼苔到夕陽

連甍飛棟接雲衢
聖主恩深有賜書
耆德堂中瞻望罷
五侯車馬竟何如

御賜
堂名

金山舊是平章宅
此日重開金谷園
客散林間誰是伴
紫薇花發自黃昏

層檐飛靄引樓窓
萬戶遙連紫陌長
丞相罷來門吏散
祇餘山色帶湖光

華陽館詩集卷十三

九

寶翰樓中誰勒銘
捲簾西見楚山青
遊人竟日忘歸路
指點湖邊孺子亭

過蘆溝橋作

蘆溝橋下水湯湯
立馬遲迴倚夕陽
欲把愁心比流咽
凄其那似九迴腸

雪夜趨薊門

十月燕關踏雪行
朔風吹暗薊門城
邊庭烽火連山起
云是將軍夜點兵

過三河偶述

當年結客闢鷄場老大千今鬢已霜欲解金龜
呼酒伴不堪星散憶高陽

贈大中丞同年繼津王公巡撫延綏十二

首

中丞持節遠橫行指顧居延列將營共說聖明
推轂意渾君萬里作長城

魏尚歸來又杜門微書忽遣到文園如今不用
馮唐薦特起臨邊荷主恩

軍中小范有威名十萬胸中盡甲兵爲報胡兒

華陽館詩集卷十三

十

須欸塞莫令生縛入降城

威寧舊佩征西印萬里橫戈獨策勲最是中丞

多勝筭他年應說兩王君

黃甫川前日未曛千家哀哭不堪聞此去勞君

頻弔問孤兒早屬羽林軍

收得營中廝養兒腰弓挿羽突重圍夜來偷斫

單于壘奪取胡姬馬上歸

榆林磧外莽胡天四望黃沙起夕煙寄語射雕

休近塞漢家都護欲臨邊

吉囊部落近如何住牧河湟亦已多豈識聖恩
天廣大欲將文德比干戈

余公舊築朔方營營外曾懸十萬兵此日盡爲

羊犬窟知君先計取降城

輕裘緩帶古人風黃石陰符少小工遙想吹笳

明月夜君侯清嘯滿樓中

憶昔逢君英妙年長安花裏暫停鞭寧知灞水

重逢日又聽驪歌是別筵

千金寶劍未曾輕二十年餘佩在身今日相逢

華陽館詩集卷十三

十一

忻解脫贈君西去掃胡塵

詠垂絲柳

踈柳垂絲拂檻前春風嫋娜度華年秋來葉落

無顏色吹向長門倍可憐

由阜平趨靈壽

溪流百轉路千盤山色蒼茫客裏看欲識愁心

何處盡秋風落木水潺湲

同錢塘沈山人宴大名新城樓却贈七首

層樓千尺與雲齊歷歷河山入望低極目不堪

思遠道天門何處好攀躋

塵世難將笑口開看君落鳬轉憐才莫言倒屣
逢人易憑軾翻從上國來

與君沽酒坐城樓萬斛閒愁一醉收縱有佩刀
那用贈東陵原是種瓜侯

八月錢塘江上潮仙人飛駕赤虹橋君家舊在
江邊住何日扁舟聽弄簫

湖上青山接遠天湖光山色掛簾前問君何日
西湖去欲買滄浪繫釣船

華陽館詩集卷三

三

白雪空傳楚調歌秋深搖落客愁多一從羅襪
生塵後不見靈妃渡絳河

人間何處有丹丘此地欣逢沈隱侯他日倘過
桐水上看君煙艇着羊裘

贈周洞巖叅知被謫還五雲八首

使君爲政古人期劍郡生祠第一碑九曲灘高
鳴水咽留君不住益凄其

閩海風煙一劍收銷姦斬馘鬼神愁誰知黃霸

功成後不遣徵書拜細侯

周有平寇功見郡碑

春來愁見海雲昏世事人情不可論今日送君

何所贈竹屏松閣上朝暉

歸去青山謝世焚黃唐洞裏若爲羣莫言芳草

無來徑予欲相將臥白雲

東風吹綠水悠悠津館帘邊隱去舟唱罷驪歌

人吏散滿堤楊柳爲君愁

愁聽啼鳥送將歸欲折垂楊惜遠違獨恠東風

吹不盡故將飛絮當沾衣

昔時朝省同遊處蕭寺城頭幾醉歌休道世途

華陽館詩集卷三

三

非逆旅故人衰謝已無多

斗酒城西遠送君寸心千結更何云他年倘爲

蒼生起莫遣東山鎖白雲

未幾公以朝論留還閩中

舟發芋原驛二首

時被謫西歸

驛樹江頭夜雨懸東風吹散龍頭煙山花笑指

孤帆遠鷗鳥偏歸逐客先

父將名姓混時流歸去聊同范蠡舟篋裏陰符

俱掃却杖頭日掛百錢遊

九曲櫂歌次紫陽韻

武夷帝子是仙靈幾向天門謁
太清三十六峯何處覓忽聽溪上
櫂歌聲

爲訪名山理釣船千尋翠壁俯晴川
幔亭雲散虹橋斷寂寞高臺空紫煙

粧鏡臺前玉女峰清揚終日爲誰容
鐵心已破人間夢笑隔巫山十二重

小藏峰腰掛壑船歸來河漢不知年
世途更比風波惡欲濟無因祇自憐

碧水蒼山隱翠巖松蘿低拂影
參差金雞洞裏

華陽館詩集卷十三

十四

仙人去長有蛟龍護石潭

隱屏峰下碧流深松竹蒼蒼自結林
欲扣玄關人不見清泉白石是知心

仙掌峯高漾碧灣茆菴深鎖白雲關
山深路僻無人到洗鉢焚香春晝閒

舟移七曲急迴灘疊嶂層崖次第看
天柱峰頭丹竈冷松風蘿月白雲寒

曾傳帝子乘雲去不見仙人跨鶴回
八曲溪頭聊騁望祇留春色逐人來

夾岸青山花欲然綠楊影裏見平川
忽看鷄犬林間出始信桃源是洞天

接笋峯下口號寄汪劉二道人

久知仙境隔塵寰悵望丹梯不可攀
歸去匡廬尋舊隱何時重入武夷山

雙壽詞爲大司成劔西胡君賦

官拜司成是國師乞歸應賴主恩私
莫言堂上雙親老看到人間百歲期

蚤歲承恩在玉除歸來猶得慰親廬
若令一日

華陽館詩集卷十三

十五

三公換肯上連封乞罷書

曾看令伯陳情疏懶讀讒人貝錦詩
爲問官袍趨省日何如供奉屬車時

錦袍翟服儼神仙珠履翩跹侍几筵
我亦歲星君莫訝蟠桃分得獻長年

忝爲令子通家後幾過登堂拜起居
應笑茅容雞黍意何如分得大官儲

每見書來歎二毛高堂白髮付兒曹
如今五鼎承權處日着君王賜錦袍

不是君恩似海深也應投杼誤曾參真鴻早寄
雲霄外笑爾虞人何處尋

安石東山高臥時蒼生繫望令人悲他年倘爲
君王起麟閣勲名也未遲

次聶儀部曉起喜雪之作

千山萬山玉作堆千樹萬樹花飛屑此時愁倚
最高樓美人不見腸空絕

戲題一首

長門不買黃金賦下里空傳白雪吟却笑相如

華陽館詩集卷主

十六

多薄倖文君錯認是知音

感懷四首用曾奉常韻

莫歎天門有畏途幾人謀國似家無何如范蠡

成功後獨買扁舟去五湖

久傳塞下罷征兵投欸夷王肅有名十萬駱駝

來獻日胡奴爭着錦衣行

徒言賈誼術全疎却笑陳平計未奇昨讀北來

稱賀表祕謀應許廟廊知

竹屏松閣坐朝曛掃却閑情悟返聞不是機心

忘已盡懶從天外看飛雲

自安成趨分宜聽輿人道嚴相國歐史書

兩家事甚悉因而有感

廿載絲綸掌帝機滿朝親故盡光輝今朝零落
荒圯上猶聽輿人說是非

官拜尚書總六卿曾煩手詔動皇情當時不是

回天力誰信人間肺腑盟

歐拜吏書上疑之賴嚴救得解

登宜春臺覽眺感懷三首

仲冬風日正淒淒相國園池草樹低曉起宜春

華陽館詩集卷十三

十七

臺上望滿城煙雨使人迷

層軒複閣鎖煙霞曾說園池百種花却笑平泉

莊上石不知今日落誰家

遙想公孫開閣時幾人門下奉光儀曾連不是

平原客今日還來駐馬蹄

過長沙有述

一爲遷客十年餘南北東西是謫居欲比愁心

哀賈傅憂時空有治安書

渡河作

驅馬長堤早渡河輕風片片捲晴波如今聖主
撥巖穴不向靈均誦九歌

巴陵道中

巴陵南去接湘陰雲樹蒼蒼遠結林無數青山
看不盡令人忘却越鄉吟

游下洞對酌大醉戲爲二絕呈喬使君

吳下阿蒙非舊日南州高士是前身不知今日
清談罷誰向桃源更問津

千尋石壁削芙蓉倚檻重臨十二峯坐久不知

華陽館詩集卷十三

十八

春色暮歸鞭忽聽郡樓鐘

別朱使君後飲烏石山聽吹洞簫二首

已厭離筵急管催還因携客共登臺傍人亦解
相思意猶向秋山吹落梅

秋風瑟瑟晚涼催還向東山共舉杯明月不來
山色暮洞簫吹罷下瑤臺

送孫觀察入賀七首兼述鄙懷

煌煌使者外臺臣遙向金門謁紫宸明到長安
還獻頌萬年天子是尊親

趨陛忽瞻新日月入班還觀舊官儀雙懸御蓋

開黃道願祝 今皇億萬祺

使君何事去臺端赴闕仍簪獬豸冠借問同時
驄馬客幾人相對慰加餐

驪驪十月遠朝天俸薄慙無沽酒錢莫向高陽
呼酒伴黑貂裘敝總堪憐

蘆溝橋下水潺湲到處逢人一解鞍獨慙客囊
無遠物知君清譽滿長安

何事飄零滯海濱幾迴夢遶屬車塵因君爲報

華陽館詩集卷十三

十九

長安舊今日長門少妬人

當年獻納意如何老去馮唐鬢已皤十五年間
何限思風霜到處是恩波

爲張君廷書樓山卷

杖屨尋山事遠行年來湖海漸知名逢人解說
青囊秘好向天台訪赤城

我有行窩在祝融別來丹竈盡苔封何時挾汝
遨遊去指點巫山十二峯

華陽館詩集卷之十四

吉郡宋儀望著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近體

楊花

澹煙晴日春遲。東風細捲楊花墜。亂逐鶯迴輕
隨燕舞。蕩人愁思。倦客懷歸。佳人怨別。重門還
閉。奈飛絮多情。傍簾穿戶。却又被風吹起。○縱
令不解傷春。誰撇得柔腸牽綴。一片東飛。兩行
西去。香魂攪碎。平分春色。半逐輕車。半隨流水。

華陽館詩集卷十四

歎江南路杳。幾迴夢覺。拭羅巾淚。

右調水龍吟和蘇韻

春情

閒憶江南二月時。滿園桃李鬪芳菲。薊門客舍
春將暮。始見青青簷外枝。○紅欲吐。綠將齊。攀
條弄色使人悲。倚闌少婦顰眉處。多少春愁知
爲誰。右調鷓鴣天

春思

曉起凭欄。披衣出戶。亂落一簾風雨。無端幽緒
又聽黃鶯語。報道春光九十。園林內。紅英點綴。

細思量。韶華暗擲。無計畱春住。○看陌上遊人。

提壺挈榼。欲畱還去。最輕薄桃花。多情柳絮。何

事天涯倦客。閒別却雲山深處。縱饒他多才宋

玉。春夢難成句。右調滿庭芳和蘇韻

歲暮家宴

銀燭照華筵。風定峭寒初散。試問歲將臘去。謾
開懷畱翫。○參差玉樹滿庭堦。光映簾櫳爛。報
道春明又到。頻喜流年換。右調好事近

除夕

華陽館詩集卷十四

二

華堂開宴。漸疎鐘更動。往來人絕。錦帳屏前。總
是琴書陳列。庭院風光自別。喜歸來臘殘時節。
金爐內。細看取明香爇。○懽聲未徹。幾回聽。爆
竹聲頻。銅壺漏歇。笑問人生。底事暗催華髮。謾
憶少年相結。趨朝處。頻傳雞舌。君知否。高陽舊
伴。盡是當時人傑。右調萬年歡

元旦歲在己巳

東風轉律。應韶年。人家喜舞蹁躑。臘梅昨放。畫
堂前。歡及春先。○寶曆新開黃道。金爐細爇。沉

煙。但教長壽對芳筵。謾說神仙。右調畫堂春

其二

座上拂衣起舞。堂中拍板勻歌。何妨酌酒醉流霞。惟樂及時多。○昨日今朝歲改。新醅舊釀顏酤。莫貧塞上勒燕然。玉關人老何。右調錦堂春

其三

一番風雨妬芳晨。小梅綻破小園春。嬌姿嫩葉不勝情。應怪新年喚舊人。○浮生何事戀風塵。南北東西擁畫輪。天涯舊事總休論。且頌椒盤。

華陽館詩集卷十四

三

歲歲新。右調玉樓春

春日出郊。時開府三吳

春光何處。朝雨後。淺紅新沐。試輕羅。追懽郊外。葦苔侵綠。細數年光彈指過。悶將黃帶腰間束。問西園。載酒幾時回。勞心曲。○蝶翅忙。花香撲。鶯聲轉。愁腸續。倚欄干。無賴。翻生幽獨。莫道春風不送愁。年年淚灑遊人目。看天涯芳草怨王孫。歸難卜。右調滿江紅

春日懷家園賦得海棠春一闕

入春何處看春好。園林內。滿庭芳草。花發海棠多。枝轉黃鶯早。○記得年時常醉倒。思量別後。落花誰掃。何事戀腰黃。謾惜頭顱老。

三月一日賞牡丹賦醉花陰一闕

含芳欲吐妬佳晨。把酒酹花神。輕雨透重簾。早來開遍。嬌態不禁春。○天姿國色迴堪論。風流賽太真。莫道不傷情。明年花下。懽賞共何人。

登金山覽眺次蘇公大江東去一闕

獨上蓬萊第一峰。遙覽江天風物。紺宇琳宮相

華陽館詩集卷十四

四

映帶。踏遍蒼厓翠壁。日射蛟涎。浪吞龍沫。翻出千層雪。江南佳麗。信是地靈人傑。○爲問神京何處。看三山煙樹。王氣千年發。倚欄長嘯。破層雲。遐瞰落霞明滅。丹闕心懸。赤松人杳。一夜凋華髮。試泉初罷。歸載滿船新月。

春暮

柳褪花飛引客愁。扁舟三月下揚州。多懷閒倚最高樓。○流水暗驚前日事。白雲猶負隔年期。春光拋去鬢絲知。右調浣溪沙

送春

留春無計送春還。多情惜故顏。人生底事賞春
慳。慳多春易殘。○呼酒伴。趁春盤。強健且加餐。
待得明年春又到。着意拉同懽。右調阮郎歸

華陽館文集序

華陽館文集若干卷。今御史中丞宋公華陽先生所爲文彙而成集也。先生文章與當代作者頡頏翱翔。領邑時吳之文學大夫士更多折節相與。故茲集吳得首覲觀焉。而史氏劉城者。曩在諸生先生所見知門下士也。會謁告在里。讀其集累日。乃瞿然而歎曰。先生之學泓涵演迤。靡得而窮矣。于茲少概見焉。世之文士所論余蓋有疑也。彼繇墳籍經牒以還。稱古文則先秦兩漢。而西京賈晁兩司馬。劉向揚雄尤爲卓傑。東都自孟堅而後。則稍入江左。駢麗語企唐貞元間。昌黎韓愈始務去陳言。力追古作。漢唐數百載間。文章之升降。汗隆大氏如此。然總之皆名爲古文云。至于宋室崇理學。薄辭章。當時惟歐蘇曾王諸

家猶有古意而諸大儒圖說西銘定性書
易傳春秋傳序又爲理窟不當以文字論
外是則析理已詳而文體去古遠甚蓋伎
不能兼專情不能兩至自昔而然矣故後
之操觚濡翰者稍涉宋徑輒畔漢軌此非
不欲相兼也力不可得也以今觀華陽先
生之集殆不然乎先生生平學問以陽明
王公爲宗而東廓鄒公南野歐陽公其於

陽明猶二程之於周元公也先生皆嘗師
事之故其學實宗陽明而溯周程而於漢
人下筆操語似不屑屑者乃觀集中所載
則又深得漢人風度其爲序舒布而旨遠
爲碑銘清潤而無詡辭爲傳記發幽闡微
紀載麗密竊取漢之作者比擬之殆董仲
舒之匹而抑又過之乎蓋漢人之文足稱
瓌奇矣然求其不詭於道者蓋鮮焉唯仲

舒大對三策明天地之性揆至道之原而
歸之於尊所聞行所知至於玉杯竹林玉
英精華十指郊祀三仁對大氏依倣仁義
與彼騁詞彫章者不類後世稱之曰漢儒
近似則其文幾於道矣先生之文如序陽
明東廓文選諸篇其發明孔門求仁與致
良知之旨殆盡乃若吾人用功之實不以
一悟便可至道此與仲舒對策所云何異

其他碑銘傳記宣王道述禮樂辯名物據
性靈譜世系志本末比之仲舒玉杯竹林
諸篇亦相似焉故曰匹也乃仲舒之文緣
修辭而近理理爲外合先生之文絲見理
而修辭辭爲內融故曰抑又過之也夫然
則文士所云漢之文章宋之理學所不能
相兼者先生殆兩得之矣然余嘗聞先生
方弱冠讀書華陽山中卽有志天下事旣

登進士出宰吳邑以治行顯吳人至今尸
祝之企爲御史按河東掌內臺侃侃言天
下事風裁凜然前後謝病企遭讒擯察其
意若或安之今晉中丞顯矣每觀先生所
注措上體 國家下卹黎氓躬勤寒暑不
遑自逸又何其壯也夫有志天下事故閱
歷久而蓄養日深與俗常牴牾故世味薄
而醞籍益遠昔人有言司馬遷行天下閱

華陽館文集序

四

覽博采其文多奇氣韓子涉更坎軻作唐
之一經先生之雄於文意者亦絲是兩者
乎嗟乎文章不朽盛事古之人賤尺璧而
重寸陰觀先生所發憤與所更歷宜其大
昌于辭而所謂兩得之者固茲集之所以
不朽也歟時萬曆乙亥歲秋九月吉旦門
人古吳劉城謹序

華陽館文集總目錄

- | | |
|------|-----------|
| 第一卷 | 序類 |
| 第二卷 | 序類 |
| 第三卷 | 序類 |
| 第四卷 | 序類 |
| 第五卷 | 記類 |
| 第六卷 | 碑類 |
| 第七卷 | 誌銘類 |
| 第八卷 | 誌銘類 |
| 第九卷 | 傳類
墓表附 |
| 第十卷 | 傳類 |
| 第十一卷 | 行狀類 |
| 第十二卷 | 雜著 |

華陽館文集總目錄

一

九

華陽館文集總目錄畢

華陽館文集卷之一

吉郡宋儀望著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序類

易經臆說序

夫易三才之道備矣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伏羲仰觀俯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其為數也有奇有耦有老有少而其為用有動有靜有晝有夜有死有生有消有息有往有來有進有退其數也有常其用也

華陽館文集卷一

無窮有常則天地不能移無窮則巧曆不能盡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文王重其卦周公述其爻孔子繫其辭三聖人之心何為也哉總其要在本天道明人事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如斯而已矣是故以順陰陽以布柔剛以立仁義奇耦迭用老少相乘先後異位施生同功動靜也晝夜也死生也消息也往來進退也莫非易也然而數行乎中矣數之變無窮而易之用亦無窮故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神

明者道之管也心者神明之宅也聖人以其神明之心而究天地人物始終之變故幽贊神物裁成造化卦重而六十四爻變而三百八十四而易不可勝用矣是故先天易之體也後天易之用也卦體也爻用也乾坤體也坎離用也奇耦乘而陰陽之變盡矣老少用而剛柔之變盡矣先天後天立而天時地理人事之變盡矣陽極而陰生為姤陰極而陽生為復姤陰之漸也復陽之漸也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陽君子

華陽館文集卷一

而陰小人循其升降由微而著聖人扶陽抑陰故贊復之辭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序卦之義凡陽盛者居上陰盛者居下此其微權也嗚呼非聖人其孰能知之孔門善學易者莫如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子歎之曰顏氏之子殆庶幾焉此言天之心發竅於復吾能自見其心自復其知而後神明之用全而易之變盡於我矣予少而學易長而覽鏡諸家欲作易義以明聖人扶助世教之心然而病未能

也姑蘇張幼于因出所著臆說爲請予讀之見其剖析群疑折衷傳註或訓其辭或釋其義蓋潛心於易者二十餘年可謂勤矣予固備述聖人作易之旨以究張子未盡之意亦欲使其進而繁厥至焉因敘而歸之

三禮纂註序

予早歲從父師問三禮同異因臆嘗所辨說周禮一書自漢惠除挾書乃有獻周官五篇其后向子歆得之遂以考工記補冬官而不考載官

名自歆後賈鄭諸人爭相校讎用力愈勤而大義愈晦宋程朱大儒雖嘗亟稱然未有折衷迨元臨川俞氏以周禮冬官雜在五官遂黜考工記更補之王吳丘三氏復增訂焉予竊謂考工記特記語爾諸君子莫究所屬併其名缺之然則輪輿桃冶弓車廬梓諸人果可廢耶自高唐生專儀禮攻而傳者五家而戴德氏又傳禮記四十八篇其義多孔門諸人相與發明元晦幼清欲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以今攷之周公法

天制禮如郊祀宗廟朝聘會同禮莫大焉皆亡逸不可攷儀禮止士庶人而王制月令明堂等篇又雜出傳記中其義舛缺弗倫後之儒者掇拾於煨燼互爲剖決而聖人微辭奧義鬱而弗告吳人王應龍避難南遊因挾所註周禮以從嘗往來恩江輒相摭難上察天文下攷地輿中定官制謂周官止五篇後儒攢補非是乃按天文作冬官演義其用力既勤而持論甚高士大

夫爭敬信之予謂諸經當漢時始出詩殘書缺禮壞樂崩非孔子刪定本旨歆去漢惠又百餘年冬官亡失如山川逾師虞衡等職雜在別官明矣王子領之予因作讀周禮說其略曰昔在文武創造方定禮樂未遑周公以叔父位冢宰輔幼主朝羣臣爰稽唐虞監于夏商乘時竭思更定法制故六官周禮作焉蓋嘗論之王者父天母地代工弘化責在三公故首立天官冢宰居之有生林立教養是賴故次立地官司司徒掌

之四時更運天地以成故宗伯掌春司馬掌夏司寇掌秋司空掌冬六官既立百度乃貞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於是大備此明周官典禮非相爲二也攷之王制冢宰統百官制財用故自王朝王宮王內事罔巨細職兼崇卑厥維統握而六卿三百六十屬皆受成焉王者不私蓋藏故外府內府王府非秉于冢宰莫敢出入焉官中府中俱爲一體故內宰主內宮正主外凡厥細瑣皆得總轄焉其爲慮遠爲義深冢宰之職

於斯爲大地者配天者也司徒掌邦教定民數興賢能弘敷式和厥功竝焉斯地官之義也宗伯以下各率其屬宣鬱導和以贊助元氣雖佐理各殊而體統流貫故觀于六官之職然後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後人摭據疑似而不達聖人精微之義輒以已意妄加評駁是所謂遺神髓而彈皮毛也時王子見之願爲更端未幾還吳遂歿去歲冬予行部宣州會東平守貢君安國出厥考翰林汝成甫纂註三禮示之儀

望紬覽連日至忘寢食然後知貢君於古人微言奧義多所發明而折衷更定決自胸臆如云以天官之卿考五官之卿以六官之卿考六官之屬事以類從官以職別斯其義雖周公復起不能易也至於考儀禮補傳義正禮記而又更定王制諸篇以備二禮遺逸斯又其獨斷也自歆向父子以還考三禮者衆矣有能總挈衆論更立體要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如太史公所述豈可多哉宣守南海陳俊雅志好古願亟刊布

之東平君乃走數百里索予爲敘嗟乎古之聖人上下一體君臣同心其彌綸贊助如心腹手足共相營救故六官分職百揆時敘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嗚呼斯成周之盛也非周公其孰能成之或謂貢王二子於周禮奚若予謂二君皆能以吾之心究聖人之心者也惜也一二同異予欲與論正者已不可復得矣雖然予又安得以是病二君哉

夫禮者天地聖人之心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聖人仰觀俯察出其盎然以生者制為禮教以理天下是故以立父子以正君臣以別夫婦以序長幼以惇朋友此五者禮之大經也然儀文不備則人之情易於流放而禮之為用有時而窮於是稽其儀物辨其制度定其典章有王朝官師之序有宗廟朝聘之儀有冠婚喪祭之度有鄉射燕饗之節其威儀文章至纖至悉要皆以吾之心而參天地之心彌綸統

貫無有滲漏嗚呼斯禮也非周公其孰能修之周道既衰禮教大壞孔子有周公之聖而無其位而其願學周禮之心固遑遑也當是時魯為周公之後周禮尚存孔子急急然講而定之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此其志也遭秦煨燼典籍蕩棄厥後高唐氏始傳儀禮十七篇蓋周禮之遺也至小戴氏復傳記四十九篇今禮記是也中間微辭與義多孔門諸人相與發明程氏所摘學庸二章直與虞廷精一之旨同功他如王制

月令明堂等篇雖出漢儒撰記然至于今猶得循其言考其事而因以窺見周公制禮設官之本意其功亦不得而廢也世以周官儀禮禮記列為三禮予謂周公立六官定禮制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即周禮也今可考見者特十七篇耳禮記最後出體裁錯雜故謂之記後之儒者不能深曉竝稱三禮失其旨矣宋大儒朱子欲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吳幼清氏因著纂言說者或有取焉而孰知其脫漏殘缺無可復見聖人

全經惜哉今制令博士弟子專業禮記而周官儀禮悉置弗述豈非欲其細繹傳記以求見天地聖人之心歟顧今所習皆本先儒陳澍集說嘗考其旨歸多沿襲舊聞拘泥註疏其於天地聖人之心殆亦有未至焉同年姑蘇徐魯菴氏由給舍謝病家居十六七年閉戶讀書其於聖人六經要義與夫藝文雜纂博極考究號稱該洽今所訂禮記集註其所發明皆能櫟括天地聖人之常心學者誠味其言則古所謂三千三

百不必索器數考殘缺其於禮之爲經爲曲亦庶幾思過半矣因爲敘其大都如此魯菴名師曾字伯魯蘇之吳江人舉嘉靖丁未進士

河東重刻陽明先生文集序

陽明先生文集始刻于姑蘇蓋先生門人錢洪甫氏詮次之云自後刻于閩于越于關中其書始漸播於四方學者嘉靖癸丑春予出按河東河東爲堯舜禹相授受故地而先生之學則固由孔孟以沂堯舜於是間以竊聞先生緒言語

華陽館文集卷一

九

諸人士而若有興者未幾得關中所寄先生全錄遂檄而刻之嗟乎先生之學蓋難言之矣昔者孔子設教洙泗之間其與羣弟子論說如答問仁問孝問政各隨人品高下而成就之而求仁之學惟顏氏之子爲庶幾焉其餘雖穎悟如賜果如由多藝如求皆不許其爲仁故曰惟命與仁子蓋罕言之當時從者亦且疑其爲隱而夫子他日又欲無言夫子豈誠不欲言之人人顧學者有及與不及耳顏氏旣歿斯道益孤其

後廼得曾氏遂以所著大學一篇授之厥後子思孟子亦各發明其學無有異同然自二子之後傳其學者往往流爲異端秦漢以還斯道不絕如綫至宋周程氏陸氏起而倡明之當其時同志諸君子又多持其所見競立門戶嗚呼聖人之學是何明之之難而晦之之易也陽明先生早志斯道更歷變故造詣益深於是始以聖人爲必不可至一日取大學古本深加研究遂發明其格物致知之說而超然有悟於致良知一

華陽館文集卷一

十

語旣而本之吾心驗之躬行考之往聖質之鬼神建諸天地然後知良知之用徹動靜合體用貫始終常精常明常感常寂常戒慎恐懼常大公順應蓋至是而先生之學始沛然決之江河而無復有疑矣先生嘗曰心之良知是謂聖人之不能致其良知者以其無必爲聖人之志也是故舍致知則無學矣舍聖人則無志矣故其與門弟子語惓惓以致良知爲訓而不復有他說何者良知之學先生超然獨契發千古聖人

不傳之祕不啻若獲寶於淵獲金於塗而遂欲以公之人人學者一聞其說莫不恍然有悟而不知先生之學實未嘗以一悟遂可至於聖人孔子在當時發憤忘食下學而上達門弟子乃謂其爲天縱夫子至是始有莫我知之歎矣嗚呼今之譚先生之學者其果能身體力行如夫子所云者乎予故曰先生之學蓋難言之矣先生既歿在門之徒有號稱脫悟或少變其師說而軼于繩墨後進之士遂妄加訾議而卒視聖

華陽館文集卷一

十一

人爲不可及嗚呼是則可懼也已今之讀先生之書者果能求先生之心體先生用功之實譬之衣服飲食飽煖自知若是則將終身從事猶懼涉汪洋而茫無涯涘也彼人之至不至誓不誓又何與於我哉是則先生之學也是則重刻先生之集之意也是爲序

刻陽明先生文粹序

陽明先生文粹若干卷始刻于河東書院蓋余企諸人士相與講先生之學故集而編之云或

曰先生之文燦如日星流若江河子旣檄刻其集布之矣茲編之選則何居焉予曰道有體要學有先後先生之學以致良知爲要而所謂文章功業云云是特其緒餘耳非學者所汲汲也故余推本先生之學取其序大學古本或問等篇他如門人所刻傳習錄答諸君子論學等書要皆直吐胸中所見砭人膏肓啓人蔽錮盡發千古聖賢不傳之祕竊以爲士而有志於學聖人者則舍此何適矣若是則傳習錄乃門弟

華陽館文集卷一

十二

子所撰記故集不載今子亦類而編之何也曰先生之學著爲文辭吐爲迷答實則一而已而又焉徃而非先生之文也曰先生錄中所云致良知一語則以爲超然獨悟豈吾夫子之學固猶有歉於此耶曰善乎而之問之也昔者聞之上古之時人含淳朴上下涵浸於斯道而不自知是以宓戲氏始畫八卦而未有文字自堯舜有精一執中之訓而萬世心學之傳無有餘蘊矣乃成湯文武周公數聖人者其於斯道又各

自有所至書傳所載可攷而知也及至周末聖人之學大壞學者各以所見爲學紛紛藉藉流於異端而不自知者不可勝紀於是吾夫子始與羣弟子相與講明正學今攷其指歸大抵一以求仁爲至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欲立人欲達達人心之本體固如此耳外是卽功業如伍伯要不免於失其本心然當時傳夫子之學者惟顏曾氏與子思孟子數人而已是故曰忠恕曰慎獨曰集義養氣是數子之學又各

自有所得要之莫非所以求仁也是又數子之所以善學孔子也嗚呼觀乎此則可以論先生之學矣先生之學求仁而已矣求仁之要致良知而已矣何者心一而已自其全體而言謂之仁自其全體之明覺而言謂之知是故舍致知則無學矣孟子云智譬則巧聖譬則力致良知以學聖巧之至也嗚呼此非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若是則子於先生之學奚若曰吾古有三君子皆先生門人而予從而受學焉學而未能

是則先生之罪人也

刻陽明先生與晉溪司馬書序

予嘗聆人論陽明王先生提師鎮虔時深爲大司馬晉溪王公所知諸所題奏輒爲議覆以是卒能勦平諸峒四省賴以寧息其後宸濠反江西傳檄兩京一時大臣多惶懼失色司馬王公獨曰王伯安據上游濠何能爲未幾逆濠果就擒如司馬公言世嘗以此高兩王公顧今所刻陽明文集其與晉溪司馬書不少槩見何也錦

衣戴君伯常雅慕二先生之爲人乃購於司馬公仲子得所與書凡十五篇亟繕其本仍以王公在虔題奏諸疏間爲論說以究二公之用心併刻以傳翌日出以示予且以敘見屬予因歎當正德末年閣寺擅權綱紀倒置一時文武大臣多媮安取容濠庶人虐焰構搆謀動肘腋方其率師渡江中外洶懼朝廷倉卒下詔親征其所任信皆比暱寺人外有逆藩之舉內有肘腋之虞謀國諸臣憂疑莫定於其時藉我王公

慷慨誓師以數郡之兵克復豫章而逆濠卒以就擒卒之江彬諸人亦竟畏懼遙顧不敢肆其無厭之心後之議者徒知先生擒逆濠之爲功至於保固乘輿計安社稷屹然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其功或未能盡知也今讀公與晉溪書率言虔鎮事其所措注射設施晉溪蓋知公之心非特爲虔鎮計也嗟乎二公之謀國若此豈非所謂不出俎豆而折衝千里者歟予故樂爲之述俾後之知二公者庶幾得其用心一二焉

心齋王先生年譜序

夫大人之學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一體云者言吾之心卽天地萬物之心也吾之心爲天地萬物之心而吾有一毫不能自盡其心是自小也昔孔子蓋年十五卽有志於大人之學矣自是三十而立四十五十不惑而知天命馴至七十順耳從心神化無方茲固孔子自譜其年云耳繇是觀之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其學也未嘗一日外于天地萬物之心故其語門人

曰我學不厭教不倦俛焉日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嗟乎非聖人其孰能之心齋王先生生長海濱年弱冠龐通論語孝經居常事親從兄必依倣古禮求以自盡其心久之遊鄒魯歷歲月考經證悟早作夜思至忘寢食已乃隱然有見于天地萬物一體之意於是慨然以聖人爲必可至當是時越中陽明王公與四方同志講致良知之學其說盛行于時先生聞之若疑若信乃徑造豫章相與極談其學反復連日遂

退而師事焉其慎重如此自是每歲往來越中同門之友語高明實踐不藉口耳必屈指先生陽明公亦亟稱之其後陽明公歿其徒各相傳授微有同異蓋良知之傳明白簡易言下立解乃於格物實際工夫或多脫略先生深以爲憂因歎曰某昔論學專主格物先師專言致知某嘗以此二者請質先師曰待汝十年後自明之嗟乎先師之意蓋謂此矣自是與學者語必究極格物之要蓋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其良

知其歸一也方陽明倡道東南從游之徒半在縉紳嗷嗷者猶張目相視先生以布衣特起爲時所信陽明公既歿而良知之傳賴以不墜先生之力爲多今年夏仲子璧持先生年譜過豫章謀之董君某聶君某校讐入梓某既得而讀之然後知先生之學方在蚤歲已能自求本性不落見解豫章以後默證頓悟洞徹全體更歷既深造詣日醇其所著勉仁諸篇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至其尊主庇民之心時時見於問答

華陽館文集卷一

七

論述間自孟子歿考其所至未知後來儒者孰先後而先生深遠矣先生子五人皆能世其家學昔太史公作孔子世家至今照耀簡冊然則後之欲論次世傳必推轂王氏矣予既讀年譜而竊爲論著如此抑亦俟論世者有稽焉

刻巡閱稿序

予師宮保雙江聶公嘉靖初以御史出按閩中甫下車慨然以伸雪枉抑發摘姦伏爲事其施爲注措如神謀鬼設不可臆度諸郡縣貪酷吏

多望風解印綬去勢家鉅族暴橫鄉里往往盡寘於法其在當時論風裁節誼必以公爲首稱迄今餘三十年海內士大夫每道公巡閱事輒咋舌歎服不置然公雖以此顯名當時而彼譏忌者方藉權力害公未果尋亦出公外郡企遭外艱杜門不出凡十餘年累用薦起知平陽有保障功既遷憲職卽拂衣歸鄉里會富路與公有郤遂中公危禍卒賴天子明聖不得害其後竟以大臣薦起公少司馬再踰年遂正本兵

華陽館文集卷一

六

尋以北功加太子太保三數年間驟致通顯人皆以爲公榮不知公爲御史時屹然已負公卿之望企平陽功成上嘗書公名于屏蓋思大用之也公在本兵歲餘以年至力辭樞務優游林下望之如神脫僊解今年庚申公嗣子錠始校公巡閱稿刻之會某在告家居公乃授簡俾序其端竊伏自念昔在弱冠卽從游門下受公知愛旣又嗣官御史深慙薄劣不能述揚前美徒資公夙所期待乃獲廁名於文字之末此子

瞻氏所以願附於文正也於是携歸山房捧讀累日不能釋手蓋公始終出處大節多磊落奇偉每發爲詩文要皆直吐胸臆宣述性靈感憤時事闡提理要冀以下明已志上輔主德非徒拘拘於聲偶文字間者平日著述甚富自當別爲全集予既讀巡閱稿而又竊爲論著若此以俟他日史氏得竝採焉

校編鄒東廓先生文選序

昔陽明先生有言自顏子歿而聖學亡矣夫聖

人之學心學也心之生理卽謂之仁謂之性性之虛明靈覺卽謂之良知此聖學之矩也孔子十五志學至於七十從心所欲不踰乎矩故其爲教惓惓焉以求仁爲至惟顏子請事竭才直悟本體故孔子贊易之復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氏之子殆庶幾焉一時及門如子賜由求最稱高等然或膠擾事功出入見聞故夫子皆不許其爲仁云亡之歎其旨微矣曾子子思孟子繼之乃述學庸作七篇孔門之

學然後賴以復明周元公崛起千載聖學一篇直提本心明道得之發明定性之旨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宛然孔氏宗旨也自後諸儒迭出透悟稍殊門戶遂異分知行爲兩途析格致爲二功三百年來聖學之矩幾於裂矣我明陽明王公繼濂洛而起精思力求乃恍然特悟致良知一語蓋卽吾心之靈覺虛明以悟真性因吾性之渾然全體萬物皆備以悟孔門仁體之學海內豪傑之士得聞其說莫不翕然從

之然在當時惟紹興吉安爲盛蓋先生起自於越從遊最先旣官南贛吾吉諸君子從先生游凡數十人至今宗其學者不敢廢墜然予兩師東廓鄒公南野歐陽公則尤傑然者也蓋二公警悟穎發志向堅定故於先生之學言下立悟以此得之於已亦以此授之於人自陽明先生歿同志之士以事王先生者事于二公幾徧寓內矣今兩公亦各薨逝吾輩欲思其聲咳已不可得獨其平日所論師門宗旨則文集具存明

顯痛切若揭日月而行中天朝廷採禮官議並
謚文莊蓋異數也予自弱冠獲從二先生游得
聞致良知之教深愧薄劣不能發明師承今年
春奉 璽書督學來閩乃以嘗所校陽明文粹
移諸郡刻之其全錄則屬于建守司諫邵君而
又竊謂兩文莊公集蓋與先生之學互相發明
方圖校訂無何鄒君繼甫起家八閩總憲相對
懽然因縱言及此鄒君曰家君全錄已梓于東
省此建守又重刊焉予輒然曰有是哉此吾黨

之幸也然予見淮南李公校編歐公文選四冊
今欲君選先師集專於學問者亦如其數予將
命工併刻焉庶幾三公之言尤便流布總憲君
遂翻閱全錄得論學諸體若干篇以授某曰願
子校之仍爲之序亦先公之志也予乃得備攷
先師學脈自壯至老與王先生所得無毫髮少
異其邇元公明道以追顏子一篇之中未嘗不
三致意焉因竊歎曰嗟乎今之學者談良知之
說何其紛紛也後生末學沿襲舊聞出口入耳

如貧子說金良無足異其有號稱脫悟則又持
論過高而良知簡易明白之旨反不免疊床架
屋之病豈不大可怪哉今讀二先生文選千言
萬語同歸直造片辭刺句畢露全體譬之閉門
造車出門合轍此無他其得於吾心之矩亦一
而已昔人謂自孔子之學興而百家盡廢予謂
三先生集出雖有褊心亦無所置喙焉此固予
與繼甫編讎之意也是爲序

上卿省觀詩序

今年夏五月大司徒真定賈公以病乞免職務
辭甚懇切有 詔特許致仕以去是時晉江蔡
公爲左貳公自弱冠事 今皇帝餘三十年由
郎署歷中外屢仕屢起前後凡十七遷乃至今
官會賈公疏去衆議代賈必且屬公未幾乃以
留部大司徒馬公改本部尙書而遂以先生代
馬公如南命下之日縉紳大夫相顧竊議方今
海內多故帑藏殫竭每歲各邊奏討動以百數
萬計絲較銖比無可復索于氓惟公貳司徒且

久又年力強盛精神內瑩諸司章奏日旁午下
部公每爲賈公具疏處分悉中肯綮留都雖根
本重地然視北綏急明甚久之乃知公以母老
懇辭願得暫如南於是又相與高公之行祖饒
之日宰相公卿以逮百執事咸爲詩文侈述盛
事無慮千百餘言而予江西由卿寺翰林臺省
郎署執餞于都門外凡四十有九人蓋皆公督
學時所賞識者於是諸君子旣各賦詩諭志以
附行李而又俾某執簡敘之予惟往者卿大夫

華陽館文集卷一

三

仕于人國其始皆服役下僚勤勞王事或遠在
數千里外輒有不得將其父母之歎及至積官
旣久位次漸起則已歲月屢更而其親多不逮
于祿養而又未免乎終身之恨今先生方以盛
年晉登八座太夫人垂白在堂累被封錫茲又
蒙藉上恩便道歸省卽今昔所傳記亦殆希
濶矣宜乎諸君子播之聲歌樂誦而祝之也然
予聞公昔撫江西轉督兩淮漕運欲假道歸省
太夫人遣人止之且謂公爲國家大臣不宜以

親老爲念惟今上重用老成暫置公留部冀
旦夕且還公于朝以宅端揆今茲之歸也吾知
公必不能重違太夫人之教而孤主上眷顧
至意諸君子詩篇所述亦莫不以是祝願於公
其於義深切矣予不敏嘗辱知于公顧行誼謨
劣每以慚負知己爲懼茲獲効于執鞭僭敘簡
端豈復有加于諸君子所云亦惟述公平生大
槩與太夫人之所以教公者庶幾來者有攷云
爾

華陽館文集卷一

廿四

河東行臺雜詠詩序

成化中吾吉王君克賓奉命來理河東離政始
建御史行臺以警出入以廉吏治其地卽春秋
時晉大夫所稱郇瑕是也由成化至嘉靖初御
史前後代去者凡四十一人而行臺日就傾圯
楚潛江初君景昭始易建之自初君代去又二
十有一人而予以今上三十二年三月出按
境上居頃之按事稍暇日取古圖書考訂其中
少勅則周走臺院中觀諸臺長前後題述大抵

多憂時感事去國懷鄉之思太息久之嗟乎予
幸備數內臺與耳目之司今者銜命來按于茲
顧所職特鹽政一事不足煩經畫又恨僻處西
隅一切時事經旬月不一聞優游廩食卽出臺
理事不踰時輒已報罷昔陶侃居郡日運百甕
齋中君子謂其志在王室今醜虜跳梁邊陲弗
靖而予癯然書生一旦備任使與行伍之末其
何以承命於是日習射圃中射畢輒少休于小
樓覩虞夏遺墟思以詠歌先王之風暇日因取
諸君子前後題額聊爲韻述其首旨蕪鄙無足
采著然書是以示同好庶幾有悉予懷者詩不
云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
之謂也

秋泛使君湖詩序

余自春按河東踰夏涉秋乃巡行支郡過臨晉
聞有稱五姓湖者湖上有寺多深林古木余乃
迂途往觀之因喟然太息曰嗟乎晉地土厚水
深掘地數十尺乃得泉泉多鹹滷意殊苦之惟

華陽館文集卷一

十五

是湖周回數十里滌洞衍溢不異吳之橫塘越
之鑑湖乃徒以上人捕魚爲利湖以故遂冒名
五姓吁亦可異也昔子厚謫桂陽以愚名溪自
謂溪且見辱然賴其文卒流聞至今獨怪其作
晉問未嘗一述茲湖俾與愚溪並聞于時豈地
之顯晦固有數耶余旣坐湖上遂操舟泛游移
時徜徉賦詩扣舷而歌之蓋宛然江南佳境也
已感李白郎官之游遂更其名曰使君湖焉嗟
乎茲地自虞夏以來皆爲畿內近壤當時君臣

華陽館文集卷一

十六

兢兢相戒惟以平水土教稼穡爲務至於宴好
游佚蓋邈乎未之聞也夏后氏旣衰太康始游
于畋盤戲無度于時羣臣咸怨五子之歌讀之
使人悽惋流涕未幾遂有后羿之事乃知自古
君臣慄慄危懼若墜深淵而不敢以一日自逸
其躬良有以哉良有以哉自虞夏至于今且數
千年以予所見茲土習俗咸盡力於商賈稼穡
絕無所謂亭館臺榭之觀殆有先王之遺風焉
然至於嗜利務積貪鄙無厭則又大非虞夏舊

俗矣余不暇遠引卽如湖水本以利民士民往往爭水灌田聚衆相仇殺調詞株染動以百十數彼其始徒以利心相隙險衷相傾遂至親戚爲仇鄉黨成敵若是者豈獨小人爲然哉由是言之則是湖雖幸見賞於余恐終不免辱於土人後人且益誚余愚也詩凡三首併刻于湖上寺中

擬福建鄉試錄序

隆慶紀元之歲秋八月海內當大比貢士先是

華陽館文集卷一

廿七

臺臣疏言端士習正文體五事尋下禮部議行之于時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某實主監臨比入簾偲偲焉申飭條章敷揚德意以風示多士乃以前御史某所聘諸文學慎簡以從以其某爲考試官以其某爲同考試官提調則某某監試則某某其餘百執事序列有差於是合提學副使某所選士若干人三試之拔其尤九十人錄其文之優者凡二十篇以獻錄成某宜序序曰昔人有言文章與時高下豈不然哉三代迭繼

文質更用當成周之盛諸侯貢士歲適于王庭雖以兔置野人皆可爲干城腹心吁又何其盛也漢唐以還取士迭異大抵本於文章經術爲多我明損益歷代獨重科目得人之盛比隆成周矣然馴致今日經世道者乃有人才不逮往昔之歎則是何故文之弊也士習因之矣某嘗竊觀我朝文體凡三變而世道汗隆人才盛衰恒必繇之何者國初之文雄渾該洽明習世故故其時多驟起田里踐華要左右論思恢

華陽館文集卷一

二十

宏制度宣德以後體裁含蓄悉歸質實故其時多守繩矩重名檢惇龐貞固海內又安正德嘉靖間士以通今學古爲能馳驅漢魏陵跨唐宋文章號爲極盛故其時多持議論驚制作經營潤色禮文繁縟而渾樸含蓄之意殆亦少衰焉惟我皇上應運中興殫求治本以爲文不反古而能回士習厚風俗未矣詔書始頒海內經生學士喁喁嚮風八閩僻在海隅數百年來人才之盛埒于上國而又適當聖作之期邁物

觀之會記曰丁壯也言陽道著明萬物壯盛也卯之爲言茂也言萬物暢茂也今歲在丁卯厥應文明之數何天人之交應有如此者初某等之應聘而來也御史申命誓言期得真才以稱塞明詔爰是縱觀諸士所爲文皆能敷陳經義剖析微言覽鏡古今其言浩博要眇不可殫窮其所籌畫揣度鑿鑿然中矩矱切時務因竊歎曰有士如此是足藉手以報主上矣雖然予竊有大懼焉夫主上之所求者才也今多士之所

薦則固文焉爾矣昔孔子大聖人也猶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未之有得多士固邇然以文進矣他日晉爲侍從文學牧伯令長藩臬卿貳陳力畢誼乘時翊運以自效於明時以弼成皇上文明之化然後無負主司搜揚之意如其不然則固輪扁之所謂糟粕也已如是則予安得不惴惴然懼也維爾多士其尚勗之哉

校刻陳侍御螺田先生存稿序

余少時每聆諸長老論

國初時吾邑有曾學

士陳侍御習車駕三君者善爲詩間得其一二讀之信能洗濯宋元追蹤魏唐未嘗不忻然願爲執鞭企後濫歷仕途漸踰再紀屢進屢退強半家食獨時得與鄉之耆舊覽鏡前哲而三君所著詩文漸播于時蓋車駕詩聶貞襄公購于其家刻之學士詩余方任校讎侍御詩則公裔孫奉常卿多方搜求得詩若干首文若干篇編校既定俾某敘之既不獲辭乃遂論次其世以詔其後人嗟乎當 文皇帝朝海內又安文教

翁播學士大夫咸唱爲歌咏以宣上德達下情一時聲名文物之盛惟吾吉郡爲最其在吾豐學士以掄魁列侍從應制揆藻每當上心侍御初以就試便殿 文皇拔置高等卒業大學既登進士尋擢御史車駕以布衣薦擢郎署三君子所遭際若此蓋異數也余聞侍御公持憲秉正所至以風裁自持乃竟以九載考績抗章乞致仕去在廷公卿莫不嘖嘖稱歎河東薛文清公時在同臺爲文追送之其所稱道皆炳炳大

節類能不愧古人云公既家居與鄉之大夫士
飲酒賦詩咏歌太平每有撰述稿多散逸以故
奉常公遐搜博採其所得僅僅如此然今諷讀
其詩要皆含吐性靈敷揚物紀闡提理要五七
言古沉着雄渾置在薛少保杜拾遺間未知孰
高下律詩平澹俊逸伯仲錢劉其所爲文皆吐
自胸臆體裁質實不事剽襲余既稍加刪訂復
爲論著其世如此非獨以明余昔所嚮慕抑亦
以見 文皇朝得人之盛而吾邑三君子特蒙

華陽館文集卷一

十一

遭際可不謂榮幸矣哉然余獨怪侍御立朝垂
二十年循其資勞宜致通顯乃不俟年至輒引
以去此其度量加於人一等矣昔陳敬仲力辭
卿位占者曰有媽之後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其
後陳卒大于齊侍御公位不酬德乃大發于奉
常遭遇明時位望方隆何陳氏先後相符若此
因并書之使論世者有稽焉

陳氏家乘序

昔人覽鏡徃代論敘前烈固必藉於文獻足徵

乃能信今而傳後杞宋之事孔子蓋傷之矣予
讀陳伯子所詮次家乘爲之歎賞久之陳自瑞
之銀坑徙恩江歷世綿述代有聞人入 國朝
來獨以儒占籍邑中顧宗黨析處譜牒散逸百
數十年漫無記載今太常卿西塘先生乃披故
牒考遺蹟則其先侍御與少叅二君蓋族兄弟
行也少叅有祖曰雅言先生居陽豐書院勝國
時以文學起家爲書院山長所著有書經卓躍
少叅以中書舍人侍 太宗皇帝侍御時在內

華陽館文集卷一

十二

臺兄弟出入禁近垂二十年一時同列者往往
多至大官乃舍人出補藩叅侍御待次九列竟
抗章致仕去夫數紀常變理著屈伸今太常公
繼承遠緒勲業問望藉重於時于以見世德之
後愈久愈昌而理數相乘未有往而不返者也
今觀家乘所載誥勅制詞蓋有 累朝之休命
焉其諸誌銘贈篇皆海內名公所撰記予既嘉
陳氏之多世烈而又喜伯子之能續繹休緒措
之無窮因贅數語冠于篇端俾陳氏之後讀之

以勸詩不云乎言念爾祖聿脩厥德陳伯子其尚勉之伯子名銓字登甫為太常公冢嗣云

遊武夷雜體詩序

予骯髒無所投於世顧好遊名山嘗陟西華上中岳徘徊瞻眺飄飄然有凌雲之思其後遊匡廬覽白鹿天池諸勝亟欲卜居其中而塵塗羈絆多向平之歎今年春從閩中解官歸乃得窮覽武夷僊巖道室絕嶺幽澗扁舟沿洄肩輿飛度一丘一壑盡歸品題即古稱善遊者自謂

華陽館文集卷二

主

莫予若也嗟乎溪山如舊往來何常要之興緣時邁情隨境遷探玄理者得幽寂之致好奇觀者極登臨之美遭拂鬱者發感遇之思古今人情諒同斯旨乃若嬰情好爵託跡林泉終南因之見誚阮生所為慟哭也維予茲遊非玄非史若默若愚仰止高山俯濯清流究仙蛻探遺跡徜徉嘯詠尚友懷人情興所至若振衣千仞而流神八極也庶幾莊生所謂天游平既返棹溪上止宿觀中援筆伸紙隨興占吟前後得古

詩凡四首五言律三首七言律二首五言絕句三十五首七言絕句十一首古歌一首爰命隸史都為一帙藏之名山以識歲月後之觀者姑取適焉可也隆慶二載歲在戊辰仲春廿有三日書于弋陽舟中

重刻宛陵梅聖俞詩集序

詩自三百篇後騷選繼作風雅斯存樂府歌謠六義兼備屈宋蘇李代稱宗工繇兩漢以還文人學士揆藻吐奇竝登辭苑人懷隋壁家寶靈

華陽館文集卷二

主

蛇可謂彬彬盛矣寔及魏晉體裁屢更雖材難兼贍而代擅所長綜其實要以不詭於性情為至律詩濫觴六朝而獨盛有唐然自元和而降斯軌復榛韓退之文雄一代而風人之旨缺焉餘無論矣有宋繼興文總往代歐蘇曾王最稱大家然論其詩求所謂唐人之音蔑如也予在弱冠覽歐陽公所序梅聖俞詩未嘗不太息想見其為人既購其集讀之陶寫性靈名狀物理辭清而興逸頗與宋調殊致王文康謂二百年

無此作信矣後生末學動舌則黜宋人如是則
登歌清廟之什至矣彼閭閻里巷孱夫嫠婦短
謳微吟亦謂之風非耶夫聲成文而音會情觸
景而感生苟臻其致皆足以薦宗廟而和神人
歐公論聖俞詩使得用於朝廷作為雅誦以咏
歌大宋之功德庶幾復追商周魯頌之音其贊
慕如此聖俞既窮於詩竟不得廁大僚其後官
至都官郎中予所善大叅梅君純甫都官族裔
也萬曆乙亥冬再巡宣州相與談及良久大叅

華陽館文集卷二

圭

二頁上

君曰先都官集板久訛缺明公倘有意焉幸甚
遂以家藏繕本令都官裔孫鄉進士一科來呈
予乃命宣城令姜子奇方刻焉刻成一科致其
大叅君書先公集賴歐公序之流傳至今明公
又歐公邑人倘賜之言則先都官假寵於公者
猶在歐公也予不得辭輒以昔所嚮慕於都官
者序而歸之

華陽館文集卷之二

吉郡宋儀望著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序

贈大理右少卿呂公遷南光祿卿序

正德間陽明先生起自於越講致良知之學大
夫士始聞其說莫不駭且疑久之則又翻然以
悟已乃相率從之而其教遂盛行於江之南北
以為雖聖人復起其說不能易也其後門人各
守其說傳授學者幾徧海內嘉靖初士大夫仕

華陽館文集卷二

一

于兩都者則又聯屬同志為會會必根極先生
緒言而各發明之至今蓋三十餘年其間亦以
諸君子能力任斯道精神意氣重沓灌注一時
聞者莫不奮發興起然後斯會始得藉以不廢
予自丁未登第則有若南野歐公為禮侍與諸
同志為會辯論切劘至日晏不暇休乃後諸君
子亦去來無常而同志之會歲或舉行之已輒
罷去丙辰冬予與沃洲呂君相遇于淮慨然以
斯會散落為念至則吉陽何君為太僕少卿乃

與羅子惟德胡子正甫鄒子繼甫輩復訂前會
自卿寺以下常至六七十人而又間為小會則
惟予與何呂二君企二三子也未幾何君以大
中丞撫江西衆乃謀于呂君為文贈之今年春
呂君復以大理少卿晉南光祿卿於是羅子輩
復按何君故事索予言為贈予惟天下治亂視
人才為盛衰而人才之成就繇於學術之興廢
學術明則風俗美而世道隆學術乖則行業墮
而觀發阻方今 聖明在上輔相諸賢皆以羽

翼斯道為事吾儕得以聯屬同志共相切磋冀
得豪傑之士出為國家培養元氣俾他日獲收
學術之效然十數年間先生之徒間有號稱脫
悟而踈濶於名檢浸淫虛寂而忽畧于格致吾
輩於此不能深思亟反恐卒不免以身為謗而
斯會之興廢大可懼焉嗟乎學術之辨豈惟士
君子身心所繫而世道升降隆污之故蓋存乎
其間矣呂君與予嘗論及此輒為扼腕今既抱
道如南南都固士大夫之區也君且相與朝夕

亦必以告予者諗諸同志則君之學其浸被于
兩都也豈非執熱者之清風而遏巨流之砥柱
已乎於是乎書

贈大都督孟諸戚公赴召北征序

皇上既嗣登寶曆亟詔廷臣宣布德意思與海
內黔黎更始其各邊文武將士則又大加賚予
以示優勸未幾諜言北虜且內侵臺諫諸臣爭
上疏言事柄兵者日條奏不暇然卒莫能施行
於是給事中吳君上言國家制御醜虜患在於

備多而力分專守而忘戰今兩廣總督侍郎臣
譚某閩浙總兵官臣戚某有經畧才臣以為莫
若召還二臣專與計事一二年間虜乃可圖也
上肆其言有詔代譚公還部既而虜果犯薊鎮
寇鴈門攻城破邑憑陵愈甚本兵用御史言輒
趣戚公還督府以肩大事公既得報歸自海上
戒行有日於是藩臬大夫閫帥參遊合餞公于
平遠之臺以某護軍閩中宜有言以佐觴豆予
惟昔周宣王遭邦新造四夷交侵赫然思奮文

武之烈爰命召虎方叔平淮夷下荆蠻言伐
獫狁當是時若南仲休父輩皆左右大臣前後
奉命征伐率親督戎行以是能底定南北稱中
興令主當先帝朝南北最號多故方倭奴倂
擾破郡據城八閩騷然於時司馬譚公重倚將
軍用兵不滿萬人所向克捷斬首且數萬級世
嘗以此誇豔兩公是其勲業聞望固與周之方
召埒矣今北虜爲患視倭奴不甚相遠然且數
犯畿甸震驚陵寢將兵者日廩廩不自完今

天子深鑒往轍乃聽羣臣議召還二公計事固
將望二公兼領南北不止如方召諸人專任一
方而已然予以爲事不素定而能致用末矣將
軍試度醜虜與倭孰強南兵與北孰便務守與
決戰孰利又誠聽將軍計一二年間可與虜一
戰決勝負否將軍曰虜性黠驚挾衆動數十萬
此未易以計破也昔王翦伐楚度必用六十萬
當時皆以爲怯乃後卒如翦言以醜虜視楚其
難易強弱何如今諸邊兵馬非不衆且悍也兵

甲非不堅利也歲費糧餉非不多也然數十年
間不敢與虜一決戰者則不若翦之度楚故也
某以爲天子苟聽愚計非練兵十萬不足以
越南徼而踐虜庭夫制人之與制於人也勝人
之與勝於人也不可同年語矣是故擇將帥廣
召募明賞罰定分佈此四者兵之至要也動於
其所不測備於其所不知取材於郡縣而費有
經練兵於鄉伍而民不疑此其說有不可以口
舌陳者夫無形者制有形者也無用者制有用

者也能多能寡能聚能散能進能退能柔能剛
翁張變化惟所操持夫是以能常勝不驕常戰
不怯常勞不罷然非廟堂主張於上公卿協謀
於下恐未可以卒圖也今天子不以某爲不
肖俾得偕司馬公還朝計事予二人平昔相與
籌議亦不過如此而已不然某所藉以報國者
惟此身耳他非某所知也諸大夫既聽公言咸
避席請曰某等今日幸聞將軍長計敢不酌酒
爲將軍賀予不佞辱知最深乃效昔人贈言之

誼次第其語書付行李俾他日史氏得並採覈以見大將軍成功張本云亦諸大夫之志也

贈同年潞南李子令祥符序

潞南李子拜祥符令瀕行雲間高子汾州梁子嘉興周子企余咸往私焉李子曰往余與諸君觀政內臺朝夕論說以爲士君子處世不得遭時大行卽一郡一邑猶足親附其民以興起教化今余辱拜祥符祥符古大梁之地傳所稱四通八達者也此者民多罷散賦役繁興居民儻

河而處又有衝突割啗之患爲令者日拊循其間而諸司總轄于上朝夕趨謁無寧時雖日欲與民親昵其勢不能且民有冤抑邑爲直之矣而憮夫猾徒輒登聞于當路當路者下之邑其間利害可否苟一惟當路意如吾民何邇來宗室繁多動輿當事相抵牾一操約之則忿且怨若恣其所爲恐漸不可長且又使客往來絡繹不絕夫馬供應咸取資一邑今民上困于祿米下苦于賦役又有城郭省廬修葺之勞祭祀賓

客之費夫叢怨處難綿力短智予殆不能於祥符諸君子何以相我高子曰予聞之嗜修者不召侮慎事者不斂怨夫聚財督賦斷獄罰衆邑所備也是故已苟不利謗何由生事苟順民民將奚怨子盍慎諸周子曰夫祥符轄于省臨于孔道轄于省則專制衆臨于孔道則交接廣是故以已之潔潔人則人怨以已之能能人則上忌子毋爭名毋撓上毋狎衆以此爲祥符祥符治矣梁子曰子貌不飾于心行不惰於獨恭敬

有文豁達多智夫恭則不侮多智則盤錯不難子何有於祥符於是李子卒以問于宋子宋子曰子以三子之言奚若李子曰言則善矣美矣願吾子之少進之也宋子曰某竊聞之夫政譬如操割得其理則難弗阻又若張網挈其綱則條弗亂昔者曹參氏學于齊人蓋公得聞清淨自定之語卒以此治齊相漢顯名至今今子游于歐陽公之門與聞陽明先師致良知之教此與參之學于蓋公可同日語耶夫良知者是非

之本心也致吾是非之心而毀譽得喪不少芥
蒂於中則向三子之言若割在刃若條在綱皆
吾良知自有之則吾子其亦聞之乎李子於是
欣然謝曰有是哉吾今而後知學之可以從政
也敏德敢不夙夜以毋忘諸君子之交儼旣而
新安鄭子曹國朱子無錫秦子聞之曰古也有
志存其位必謀其政其李子之謂乎雖然論不
忘規四子者可謂善言離矣於是諸君子復命
某撰次其語付李子而李子遂別

華陽館文集卷二

八

贈同年戴君拜東昌府推官序

國朝混一區寓倣古爲治曷嘗不重法制慎官
守以軌齊海內哉其大者如大明律一書則內
自司寇御史大夫廷尉外自藩臬郡縣咸令明
習通曉以聽庶獄而盡下情然猶以爲郡縣之
吏事務繁劇不能遍察民隱乃按前代令甲各
郡特置推官一人專理刑名蓋其慎也數十年
來撫按諸君按歷郡國一切財賦刑獄郡縣吏
賢不肖以至恣睢姦豪橫武斷之徒率下司

理者咨訪而後裁割焉及其後也則又率按監
司所薦進爲臺省郎署以優異之其爲任蓋重
且大如此是年四月萬安戴君謁選銓部遂拜
東昌府推官於是同年翰林侍讀姜君輩咸謂
戴子負才不偶乃俛就是官吾黨宜有言以寵
贈之往歲丙午與計偕干鄉者多一時名士戴
君在儔人中貌軒而氣昂同榜之士率指目之
以爲吾黨他日能于其官且以才名見稱於時
必戴君也今戴君旣拜東昌東昌固劇要之區

華陽館文集卷二

九

也其人率椎魯喜爭一少不平則忿狼之心生
焉方今海內多故賦役繁興齊魯諸郡往往逋
負租稅逃匿山澤連結黨類伺釁而動其蹤跡
隱露莫可指摘所恃以安輯和息俾不至生禍
鼓釁則惟郡縣守令是賴至於平獄訟察枉直
潛消其忿戾爭鬪之心則又藉於理刑之官爲
多予往備內臺亦嘗疏言方今民貧賦重獄訟
蝟起貧苦冤抑之聲上千天和宜慎選才望布
列郡縣務爲寬息以甦黎黔而深刻侮文之吏

量加黜奪以示主上愛養元元至意今戴君固銓部所慎選有才者也凡地方利弊官吏賢不肖與諸恣睢姦宄豪橫侮斷之徒悉心覈斷一不以喜怒好惡奸于其間撫按諸君子必且重識戴君其所部諸郡縣他所不能辯者又必盡下戴君與日齊魯諸郡以才名重于監司而疏薦于朝俾司銓計者得按所舉進爲臺省郎署以明優異之意又必吾戴君也嗟乎使君誠由此進爲臺省郎署積至大官豈惟不負吾榜

華陽館文集卷二

十

昔所指目其於國家設官慎刑之意尚亦有補也哉他日同年諸君子既餞君子應城伯之第而令予書所論說以贈噫予茲言豈特以告戴君已哉

贈邑侯任菴陳公入覲序

予覽漢史傳循吏僅僅數人而止由漢歷唐宋千餘年間以循良載史冊亦未易數數然也豈果守令之難歟抑有之當其時無能言之士播之聲歌以章顯其人史氏者無從據據之歟且

漢所稱龔黃卓魯尚矣乃其居官行已非有甚奇絕希闊于時史氏者採而傳之卒賴其言顯名至今假令今之時其人品事業或出數子上而竟不遇能言之士使後來史氏無所憑據即求比於數子不可得矣嗟乎此吾黨之士所以欲予有言於邑侯陳公者意蓋如此往歲已巳侯始下車來治我豐至則閱故實咨風俗審輿革諸所便於民者漸次行之會大司徒以帑藏殫竭爲言數年積逋一時併徵侯以告予予因

華陽館文集卷二

十一

爲侯悉言其故侯以爲然稍稍調停之民以不怨其諸訟獄悉歸寬厚豪強之徒軌法挾姦駕調詞以恐喝良善侯心惡之然不輕有所移久之其人竟輸情實侯寬然處之絕無苛求意至於慎名檢革供應絕餽獻交際燕饗之間不肯少失尺寸平居以清約自處衣服飲食悉歸儉朴自署以內于于相安無復詩人交謫之苦侯之居官行已其不愧古人類如此治豐甚年邑人誦說不絕口豐素以科第文物顯比乃落莫

侯羣諸生督課之諄諄然講業譚藝如嚴師之
待子弟邑之俊髦奮然興起會堪輿家言學宮
濱水而翼水之沙稍却恩江長橋據上游又燬
于寇吾黨欲謀移之下方以利學宮侯以時詘
舉羸且功鉅難就不如復梁其舊以從民便築
臺觀于伍家洲以翼學宮斯則兩利而俱存也
一時聞者莫不稱善會侯以入覲促去諸所經
畫悉命于僚佐踵行之於是邑之師儒相率過
予誦侯之居官行已不愧古人願有言以重侯

華陽館文集卷二

十三

行予既不能辭遂以予所知於侯者著于篇且
以冀侯之旋車而來也得以攷厥終焉或曰予
言古之循吏無甚異於今似矣然則侯之行事
何居予曰侯寬大廉靜不求人過忠信慈惠不
逆人欺諸所注措絕類漢卓茂茂既以密令顯
封侯爵數世由是言之侯之勲名其不可涯量
明矣然史稱茂初到縣有所廢置吏人企旁邑
皆嗤笑之大為郡守不與居數年守廉得其狀
乃加賞歎吾吉守湘潭周公以廉明仁愛為諸

令先諸所條教動以儒雅飾吏治以故諸縣令
多以賢能見知且與侯俱楚人其知侯最深是
侯所遭過茂遠甚予固得併論之抑亦以見楚
之多賢也侯名某字汝任別號任菴楚之桂陽
人隆慶二年進士

贈吉水張侯赴召序

昔人有言士君子立朝不為宰相則必為諫官
本朝楊文貞公嘗為宰相矣忠勤敏達弼亮四
朝然猶自恨未嘗得為縣令吾嘗合是三者論

華陽館文集卷二

十三

之宰相輔佐人主凡生民利害朝政得失朝夕
論思孜孜然期於必行其道而後已然或事機
所在不能直遂上意所嚮不得盡同則臺諫之
臣隨而論列廷諍委曲開譬凡可以導君心而
回天聽亦孜孜然期於必得其言而後已嗟乎
宰相尊得行其道諫官卑得行其言是其事體
所關豈不較然著哉獨惟楊文貞以四朝元老
乃猶歎然於縣令之未嘗試豈公自視平昔翊
贊輔導之功猶或歎於古之循良如卓魯董平

殆非然矣自昔談治理者必曰守令守令云然以令視郡猶或難之姑不暇遠引頃年以來邊境多故帑藏殫竭賦役繁重獄訟蟬興上下公私之際可謂廩廩當此之時雖有宰相百執事之憂勤臺諫諸君子之論建藩伯郡牧長之總轄苟不得賢令長爲之宣布調停則事窒而難就法格而多阻奈何百姓之不重以困也嗟乎此楊文貞所以恨不得試爲縣令意固如此江陵九山張君以名進士來令吉水下車之初首

華陽館文集卷二

十四

稽故實按令甲教詔有條賦納有則刑罰有等凡所便於民者次第行之已乃移儲倉于內地以便稽察修水次于各鄉以省轉輸設城坊社長以申喻教化其於學校尤所留意三年之間被服儒雅無異寒素每遇退休即寬帶岸幘飄飄然有凌駕千古之思治行既洽薦章交馳君子於是知侯之不能久借矣今年春部臣疏言臺諫缺人有詔諸縣令治行最者得徵入之張侯名在高等戒行有日侯猶劬劬然爲百姓理

面籍均里甲覈推收期必就緒而後去於是邑之師儒感侯之嘉惠學校而愛洽百姓也乃相率徵言爲贈嗟乎侯之居官行事大約所觀記者則既言之矣予聞古之君子非能顯于其官之難而能不失其職之爲難惟侯茲行不爲御史則必爲諫官然其事權所在至謂與宰相埒何耶被其職在於拾遺補過因事納忠言之而是則朝廷蒙其福言之而失則生民被其害又况封駁內降糾劾百僚非老成持重明習典故

華陽館文集卷二

十五

未有不顧忌取容懷私害正其職業所繫蓋首昔難之昔范文正爲諫官稱極選矣歐陽公猶爲書規之其後范公卒能不負其言爲百代偉人吾知張侯博學好古之士也於其行也竊附歐陽子規益之義君侯其幸毋讓范公也哉

贈大都督西垣李君移鎮西粵序

大都督西垣李公往歲以大司徒馬公薦代南塘戚君來將閩軍居歲餘廣賊曾一本寇掠海上勢甚猖獗有詔閩廣兩將軍合兵勦殺公

尋督諸軍赴之已而賊就擒將軍晉官都督同知於是海內大夫士知李將軍果能不負司徒公薦也李將軍自爲偏裨以材勇謀畧聞江淮間嘗單騎入賊舟奪其衆淮揚鹽徒宿稱驍勇者皆畏縮懾服自効今左使朱君以御史按淮上乃首薦之其后將軍漸起家至副將司徒公督撫淮揚稔知將軍賢特疏薦可當一面以故將軍不二三年由偏裨驟登將帥蓋異數也將軍總閩軍凡四年海上晏然無事乃益鎮以安

華陽館文集卷二

六

靜今年春當事者計閩境稍寧爰請上命檄公移鎮廣右於是閩之藩臬大夫咸以將軍不得久留爲惜因置酒合餞于平遠臺且屬言於予以申祖道予惟西粵界在嶺表外捍交趾內屏湖襄山川險阻郡縣羅布最爲東南要害先朝命置大將皆勲舊重臣其所佩印綬即所稱征蠻將軍者也今李將軍蒙藉上恩專鎮廣右其事權輕重視閩何如也將軍乃離席再拜請曰予聞粵以西地方數千里函海內所稱

輿區處也今所置鎮城郡縣特半之耳其餘多深山陡崖靚林表谷狴獍諸蠻踰伏巖峒牙踴踵接喜則人怒則獸異時執事者嘗蒐羅而誅夷之然尋撲尋熾不可究詰從而撫之則叛服不常且軍衛土官狴獍嘗所黨結我謀一洩彼即禽遁以是未能有成功願諸大夫有以進之余笑曰君不見逐虎乎方其遠匿深山則毒弩所不及白晝而攫於市五尺童子思搏之矣彼狴獍亦人類也苟制得其法則黨與自携處得

華陽館文集卷二

七

其情則反側自定君試往圖其山川察其要害詳審其事情宜未有弗得其便者雖然予未嘗習粵事今軍門御史大夫殷公粵以西人也予輩獲佐下風每聆其議論罔非關係國家長計況以粵人言粵事其運量籌度當必盡爲將軍語之誠得其說而往焉則良平衛霍之勲豈足多哉將軍再拜謝曰命之矣乃遍酌酒以酬諸大夫而將軍遂別

贈左使肅菴朱公榮陞京兆尹序

予覽漢史所載備見當時選用大吏必其勲望資勞爲一時最乃出試三輔界之保釐遇公卿大僚缺則徵入之俾輔左右其慎且重如此今曹國肅菴朱公啟歷中外二十有五年始晉福建左轄一時資望必首推公嘗擬用者數矣然竟不報同事者竊恠之公怡然不爲動會今皇帝新即位公迺以今官拜南京兆尹同僚諸大夫莫不賀公以宿德重望爲當時所知且以公之才由此假節鉞撫方岳必能休養生靈彈

壓邊壤即晉卿貳陟六曹將發摠忠誠調助元氣又知公必不能留南而輟且北馳也遂洎日張宴觴于紫薇之堂謂儀望於公同年也徵言以贈予曰諸大夫所以述讚公者則既備矣予何言然予獲交於公固非特同年之私而已方登第時卽同試御史大夫政比出爲縣召爲御史又皆同日然予故疎直骯髒遇事卽發公凡事持重不輕發予自謝病起卽蒙超叙而心弗樂也遂告歸公自南臺補北嘗按晉按蘇又按

淮揚以資宜得內拜然竟遷外臺公無弗樂也予得罪左遷循晉臬憲尋又落職前後家居十餘歲公馳驅四省聲望隆赫凡五轉乃至今官今年春予以薦起來視閩學二人者始獲交懽如初蓋自內臺別去一見于都下再會于益津及今乃三遇焉相與撫時道舊太息久之翌日與公論及時事二三十年間士大夫用舍進退蓋已三變其屹然自樹不肯隨時改易亦不過數人而已在昔分宜秉鈞制于逆子操據賄賂

籠絡一時華亭代之反其所爲盡收時望顧進用者依託詡讚名實鮮稽陽趨陰背喻喻爲盤迺後台司再更權柄兩持操縱意嚮不主故常使海內大夫士凜然持之而不敢議則又異也公於其時更涉日久視彼驟進利便曾不一置胸臆此予所深知於公然後益歎公蓋長者也昔漢寵用大臣非久歷內外不得待次公孤蕭望之以師傳出爲京兆然後召用黃霸張敞其升三公備九卿亦皆以治最徵入然史言其峭

直瑣細精敏過刻故其事業亦不甚著公凡事務持大體不喜苛急遭遇清時馴致通顯行將盡殫忠藎以裨助 聖天子中興之化無疑矣於是諸大夫酌酒再拜稱曰如君言豈惟章顯朱公吾黨亦將交有省焉遂書以爲贈

味琴卷序

昔先王之世人生自蒙養以後則皆使之師於黨塾庠序以習其孝弟長幼之節忠信退讓之行其爲師者亦各陳說古昔博誦詩書而又使

華陽館文集卷三

三

之游息乎禮樂射御之事以明乎威儀揖遜聲音節奏之文其爲教至繁而其爲義難悉然總其指歸大抵本於修身理性而非有夫深僻難知之意及其學成行立則又爲之書其德行道藝以論獻之於朝而人才之隆恒必繇之世之季也先王之教浸衰文人學士苟有得乎一能一藝之工則侈然自鳴於時雖以養由基王良造父之能師曠之聰季札師襄之賢亦各自其所至而爲當世所稱述其於先王德行道藝之

教則已判然岐爲二矣予昔也蒙嘗有志於六藝之學雖心知其意而又未能通乎其藝黨塾庠序之間亦無有能博達其趣而俾得遊息乎其間然其心顧獨有羨乎琴而又拙於操縵搏拊雖好之亦未能至也比宦京師嘗陪祀 廟庭見其陳設大樂如笙鏞琴瑟之類各能極夫聲音節奏之美及就而扣之則又徒曉其藝而不能心知其意然後益歎唐虞之時后夔典樂其所教胄子之法要皆古昔聖王所以修身理

華陽館文集卷三

三

性之要後世徒以優伶之官取具節文而已又何其盤也他日予以在告家居黃生大節訪予於象城私第出其所藏厥考處士味琴諸卷求予序之予故得讀卷中所稱說大抵處士爲人以儒爲醫而精岐黃之術其晚年所得顧獨有味於琴傳曰琴者禁也所以禁止其邪心而養其天和處士故業醫而獨有味于琴豈其讀黃帝岐扁之書而慕咸池鈞天之奏乎繇此言之則君之味琴殆莊生所謂進乎技矣予聞至人

不死處士嘗好帝書而有得于不死之方遺世之術固宜挾所能以求觀黃帝於廣莫大庭之野處士宜頓首請曰臣不佞嘗好帝書而未得聞咸池鈞天之奏吾知帝且以處士為能傳其業必為備陳其樂而奏之處士於是時果能心知其意而深旨於其味否耶則處士之所得將不止於琴而已處士名某字世祥樂之圓溪人其子大節質美而好學予固樂與之游者遂書以為序

華陽館文集卷二

主

贈南乾山人序

予嫻家劉君廣敬自號南乾山人翼日過予山房請繹其義予扣之曰君何以稱南乾曰予所居介邑東北四山環起中更坦夷兩水夾流而東劉氏世居之即今所稱東湖嶺是也以其負乾趾離又稱曰南乾山云夫乾之德為陽而南陽明之位也陽善陰惡陽剛陰柔陽君子而陰小人予嘗有幽憂之疾視世之嬖姁泆忍詭險恠譎若冰與炭不相入故山人暇日輒偃息于

南乾山房俯而深思仰而長嘯情境所至不知孰為南乾孰為山人願先生記之以示吾子若孫山人亦將以自勗焉予曰噫嘻有是哉昔者伏羲仰觀俯察始畫八卦更文王周孔數大聖人而後易道始備今觀乾之六爻顯晦異時高下異位剛柔異用或潛或惕或見或躍或飛或亢貞吉悔厲隨時而變惟聖人神而明之消息變化不主故常是以處則身尊巖穴出則道濟寓內予觀山人當少壯時嘗發憤於六經之旨

華陽館文集卷二

主

慨然以濟民澤物自許而世竟無知山人者然而孝友行於家庭忠信著於鄉黨克此志也為見為躍為變為龍則亦奚不可者身無所用矣乃退而耕於野在乾之初爻潛龍勿用釋之者曰陽在下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憂違樂行確乎不拔蓋龍德而隱者也於是山人唯唯而不敢當予曰否否隱見時也道惡乎隱窮通命也道惡乎窮吾人患在不知學耳學之道莫大於乾文言之辭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精則神神則明聖人以其神明之心涵浸乎大道之要夫是以能潛能見能惕能躍能飛能亢此無他心者神明之宅也外心以言乾者不知乾矣予觀山人之自況於南乾也斷斷然猶有憤世嫉惡之心故推本乾之全德爲山人誦庶幾吾二人者交相勉焉亦山人之志也於是山人再拜謝曰僕不敏其敢不終日乾乾以毋忘君子之交微於是山人年且七十矣兒瑜跽而請曰外伯父之爲人家大人亦數數言之願以

華陽館文集卷二

二十四

所爲南乾之說著于篇兒將往而獻觴焉亦家大人之所樂與也予曰然遂書之

贈劉醫士序

昔扁鵲師事長桑君得其祕書復出懷中藥飲以上池之水其後視病遂能洞見五臟癥結醫最稱神觀其起甦太子事信矣乃扁鵲則號於人曰越人非能起死人也此自當生者特能使之起耳繇是言之鵲非能神於醫神於理也予少多病長而游宦徧求海內名醫以自考鏡聽

其言皆博極方書曉暢脉理即有沉痾宿垢可以浣漱之剔去之及服其所爲劑則或效或不效太史公於上下數千年間獨爲越人淳于二君作傳醫之難乃自昔記之矣以予所見廬陵劉君蓋今所謂能醫者也方劉君始學爲醫卽酷好素問難經本草其於古人所傳方書如東垣仲景河間丹溪之類下至秘方異纂雜記小說無所不讀久之遂能洞曉諸醫家言其察脉視病言人壽命短長富貴貧賤子孫盛衰不拘

華陽館文集卷二

二十五

年歲遠近往往多奇驗者予因言之儀部大夫聶君君試之輒效與之語又合儀部君最篤信之其後往來恩江之上必主儀部家諸大夫士或延致視病又輒效以是諸大夫士亦無不愛敬劉君者然性顧嗜酒酒必大醉人或強之視病非大醉卽不視其所製方不拘故常同輩見之或笑或駭及服之又輒效人竟莫測也翼日過予飲之酒將酣卽沉思反視旁若無人因言曰予昨視一病甚怪蒙公賜之酒忽若有悟今

藥之愈矣予因歎曰人固難知知人亦未易若
劉君者豈所謂逃於酒者耶時以麴藥視之非
然矣自昔九家者流多繁述方技顧獨不及於
醫不知醫固儒者事也古之高人哲士不得用
於時動多隱於醫卜以放舒其志意劉君早年
以勤苦治生不得如儒者效佔畢以取世資然
即其肆力於醫輒能取名當時為士大夫所重
又終其身未嘗一日不飲飲即大醉當其醉時
雖有迅雷疾風怒號於前王公大人叱咤於後

華陽館文集卷二

二十六

亦醅然不復知為何物顧扣之醫則愈出愈奇
語曰用智不分乃疑於神劉君殆近之矣予雅
重其為人遂書此貽之非徒以彰大劉君亦以
見今之攻儒術事方技者非專精致志如劉君
未有能名當時者也

華陽館文集卷之三

吉郡宋儀望著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序類

譜序

叙曰宋氏之先出自帝嚳其後封契為子氏殷
紂無道微子啓乃抱祭器歸周始封于宋子孫
遂以國為氏又其後散為七姓傳三十餘世至
偃為楚所滅而宋氏在周時亦無顯聞楚懷王
時義始為上將軍尋為羽所殺漢時有襄為齊

華陽館文集卷三

一

王相文帝入自代昌最有功封侯以直言顯忠
為大中大夫與賈誼友善光武時弘以辭婚見
重於帝後為大司空嵩在章帝時生子由為中
尉由生二子漢登漢為度遼將軍傳十數世至
文貞公璟以功業盛于唐為廣平望族登順帝
朝為侍中當是時宋氏顯者或在廣平或在莫
州居莫州者其地即金紫峯下柘鄉是也自登
後五世至哲為弘農太守東晉建武元年受遺
詔勸進琅邪王即皇帝位遷丹陽太守進封郡

公遂家常州之江陰而宋氏在江南實自此始
哲五世孫恭爲燕河太守參考別傳至興爲萍
鄉令始與其兄御史如同寓居新喻之潭隅又
稱巴溪如同後遷官吉州道經新淦黃金鄉復
欲徙居之尋卒其後興乃購于民間得之遂遷
其地因念先世自柘鄉來徙仍名其地爲柘稱
柘鄉宋氏其後子孫散處于各邑或在新喻或
在廬陵吉水凡十餘族其最著者稱吉水洪同
新喻八合陂然其始皆推本於哲而斷自讓爲

華陽叢書卷三

二

一世讓生哲哲生興興爲萍鄉令始遷新淦柘
鄉當爲始祖興生胤胤生浩沛浩金華王簿生
四子建迢遂迢遂朝奉郎迢廣州御史大夫遂
生瓚韶州刺史改知洪州家南昌撫弟璞子爲
嗣迢生琳通直使二子鎬鐸鐸分八合陂沛始
興令生五子適述遼連迨適武衛叅軍生子璞
左箱馬僕使連嶺南推官生子瓊撫州法曹迨
本州軍事押衙推官生五子璵璠璠璠璠璠鎮
南節度先鋒兵馬使吉州左押衙御史銀青光

祿大夫上柱國璠韶州司馬璠生四子承休承
祐承徽承規承休雲南經畧招討使承徽軍馬
團練承規生延延生文德乃徙居吉水洪同生
二子謙詢詢生圭圭生煇煇四子深清溢渺溢
廣東叅政封朝列大夫加都押衙御史自四祖
後子孫散處各邑凡數十族宋嘉祐間有諱防
翁不知何自徙于永豐相傳廬墓于恩江滁西
之陽子孫遂家于滁稱滁溪宋氏墓稱太公墓
頭是也防翁後即失其世次所稱十一世祖少

華陽叢書卷三

三

翁名諱亦缺少翁生弘道皆失其葬處或云皆
葬墓頭弘道生順甫自順甫翁始存墳墓今譜
斷自順翁蓋所謂實錄也然舊譜所載實多抵
牾如所稱丹陽郡公哲由弘農守渡江始居江
南乃又推讓爲江陰令云讓生哲哲生興豈哲
未渡江時讓先徙江陰耶此不可信一自興始
與兄御史如同遷新喻潭隅傳至子始遷祖防
凡十八世按史建武至宋嘉祐已八百餘年乃
歷世十八則太疎濶矣此不可信二舊譜七世

孫瓊作序云丹陽府君由建武三年進封公遂
家常州江陰其後如同與興之官吉亥二州因
遷新喻並未云讓為哲父與興為哲子又云時
新淦隸吉州至宋淳化間始置臨江按譜稱瓊
隋仁壽四年作序安得云宋淳化間事又史建
武止元年尋改太興今云建武三年封公皆無
據實豈後人託為瓊序耶此不可信三譜稱八
世銖為璞子璞即瓊兄弟行至四世孫仁旭名
庠為樞密使又稱八世琳子鐸為八合陂始祖

華陽集卷三

四

乃於八世瓊下復云子鐸為雍丘祖而四世孫
元憲公庠與尚書祁俱為鐸後按史元憲公兄
弟世居雍丘即今杞縣地並未云徙自新喻且
兄弟行豈有兩鐸一居八合陂一徙雍丘樞密
使官次宰相豈一時同名為顯官而不相識耶
元憲公初名郊果有庠為樞密豈故相冒耶此
不可信四譜據皇祐四年史官傳忱誤類姓譜
云丹陽太守墓在江陰自後久遠傳子興始由
萍鄉令徙新喻既云傳久遠則決知興非哲子

矣又云至天聖間十二代孫樞密使仁旭重修
之今譜由讓至仁旭為十二世何得云哲傳久
遠至興豈所云傳忱史誤亦後人竄入之耶此
不可信五子祖少翁子孫頗衆有諱務智者子
南哲孫仲廉元末以富豪雄里中 國初以鄒
魏端黨抄沒其家子孫多他徙又如近里院背
稱花園又自花園徙城北今詢其系自高曾以
上即闕畧莫有知者其餘多以異姓相冒至不
可究詰予祖順甫翁孫輩十二人稱十二原今

華陽集卷三

五

我六房子孫皆出原慶原忠翁後慶翁初無子
予五世祖仲玉翁繼之他所稱原凱原隆其子
孫與族黨猶得稱兄弟行而卒莫詳所出八原
之後皆散佚不可攷嗚呼此其近者尚不可攷
信如此況於其遠者哉夫我宋氏先大聖人之
苗裔也自得姓以來二千三百餘年由丹陽郡
公徙于江南支庶繁盛代有顯人然中間世次
訛謬邈乎不可詳矣自我之遷于豐也宋元之
間多力田畝服詩書 國朝來予姓乃大興于

鹽監効陶朱猗頓之行如是者凡數世弘治中
存庵公始以明經起科企我昆弟又幸繼登于
科甲自宋以還迄今四五百年間譜牒湮泯無
有葺載永樂中宗人士昌子啓輩來言譜事出
其舊載多相參合然我自始遷而下凡數世生
卒名諱多脫誤難攷高大父輩遂辭焉蓋其慎
也惟我先世皆以孝悌謹讓聞於鄉邑故雖無
顯貴人要不失爲文獻舊族孔子云吾猶及史
之闕文也今則亡矣予恐後之人或以脫畧遠

華陽館文集卷三

六

系爲歎故於茲譜之述也列序本旨則始于丹
陽郡公考覈世系則斷自順翁疑則傳疑信以
傳信斯孔氏之義也予徃聞學士大夫論譜多
推歐蘇氏然蘇譜於疏屬者生卒葬娶皆不得
書予謂人道莫先於經夫婦長孝敬也今自吾
高祖而下其非吾所自出者生卒葬娶皆不得
書彼爲厥子孫者又豈能人人述其先世哉夫
所謂宗法者祭之義而人道之統也今曰嫡子
而後得爲譜而又遷其高祖之父是祭法則然

而非譜之義也然蘇氏又有大宗譜法由別子
而列之至於百世而至無窮皆世自爲處別其
父子而合其兄弟使嫡庶不紊而親疎有等吾
之譜蓋取以爲法焉

衙背陳氏族譜序

陳爲邑舊族然故所藏家譜訛謬脫畧先世諱
升墉葺而未就今大學生讜與其弟姪泮汝的
謀于族之長老曰唯予陳氏山監軍使鉉至自
汴都卜遷于豐歷世盈十以更于七徙楚戍燕

華陽館文集卷三

七

休戚罔知顧譜牒缺然未圖予小子輩寔大懼
焉長老曰然唯二三子圖之於是諏日置局合
族之衆以講譜事時予方屏跡山中論次家乘
思以空文垂厥後人於是陳子輩相率過山房
問厥譜義予告之曰家有譜猶國有史也史紀
國都沿革興衰治亂山川疆域土田氏族風俗
典章制度罔不殫載故其體繁其事該譜則攷
載止于其家其世貴核其事尚質其文崇簡自
昔史稱遷固譜推歐蘇議者猶謂遷涉遠誕固

喜諛辭歐病類遷蘇諱所自出夫涉遠則近誣
喜諛則亡實詳自出則遺蹟甚哉史與譜之不
易言也史姑置勿論論厥譜要夫攷年以著代
世次定矣據事以論世善惡辨矣彰往以訓來
勸懲行矣假辭以盡意性靈昭矣創例以明變
書法見矣然或貪附以眩俗比於無耻侈詞以
詡衆陷於誣親故譜有五要有二戒古之君子
蓋嘗盡心焉爾陳子於是唯唯退而葺譜譜成
復持以進曰予陳之先封自胡公至于大丘歷

華陽館文集卷三

八

世綿述不可記已惟予祖錠寔自汴徙遡錠而
上五世祖曰紹紹生迪迪生希孔希顏希孔生
性克性克生錠錠自宋建炎間由監軍使扈孟
太后發臨安如虔遂留于豐爲衙背始祖禮所
謂始有家之卿大夫也故譜斷自錠爲一世自
錠以往闕以存疑宋亡入元無有顯聞逮至我
朝景德以進田授郡職太楫以明經薦邑丞仲
斐以胄監蒙 敕遣皆予陳氏顯祖爰稽始遷
迄于今日生卒葬娶紀載罔缺凡厥表贊務據

明實此諸長老之志而先生之教也願爲叙之
以侈于我先世幸甚予取而讀之其世辨其體
嚴其文簡不眩俗不詡衆善哉陳子之爲譜也
今人好侈大家世不務切事情徒爲有識者誹
笑君子苟能飭躬礪行修孝悌忠信之道表厥
鄉閭不必身據崇要亦足以亢宗而長世又使
進而有爲必能爲國家宣力效猷慷慨當世之
務三代而下世祿之家往往降在氓隸蕭曹丙
魏之流皆驟起田里功流史冊攷厥世類豈盡

華陽館文集卷三

九

黃虞之後也故予於陳氏之譜讀而喜之而又
惓惓請言不已乃叙次前語俾歸刻之庶以告
陳之後人

層山郭氏重修支譜序

郭氏之先本周虢叔之後周秦以降代有顯人
然皆不甚著至漢隱士郭林宗行誼高一世遂
以其族望于大原有唐玄肅代宗朝汾陽王子
儀以功業勲伐顯蓋自大原汾陽而其族姓遂
彰大矣予內家層山郭氏系出汾陽王第七子

曙之後曙六世孫德基唐僖宗朝為南昌令黃巢陷洪州德基死之子從鸛留豫章鸛子岡四傳曰伯宜仕南唐為吉州恩江鎮監軍宋祖王金陵監軍偕其子安功赴援竟從李主景降宋入汴次子定功贅鎮之石橋吳氏復從石橋徙今層山為一世祖定功生子一舜臣舜臣生子三人曰長卿居塘邊後徙古縣秀卿居江邊國卿居源頭自三卿後子姓蕃盛屋舍櫛比無慮數千指前後以科目薦舉武弁胄監起家不啻

華陽館集卷三

十

十數人自宋紹興元德祐明永樂成化皆嘗修大宗譜以詔其後人龜山楊公時巽齋歐陽公守道學士曾公榮文毅羅公倫序之詳矣迺後病其簡帙重大爰自三卿而上統而宗之下則分而譜之各自為帙如木之枝繁而有本如水之流委而有源斯又譜之變例也江邊譜修于正德辛巳左庶子王公臣序之嘉靖壬寅歲今大常卿時望纂修源頭譜予以內姪任監正之役時往來江邊見諸長老輩衣冠言動恂恂循

矩度其行輩皆循循雅飭諸子弟多秀而文心甚樂之予既出入仕途蹤跡日踈邈後以御史省拜外家則諸長老多物故者見昔行輩又如見諸長老所謂諸子弟多秀而文者皆曳履拖藍為博士弟子予由是益歎人事去來之無常而又竊喜明哲之後必有紹大原汾陽之業以迂休于前人予日將望之今年春予以福建督學引告來家徵士郭君某偕其弟姪某來言江邊世譜不修且五十年今幸復就工願執事

華陽館集卷三

十一

序之將假寵于我先世予既不得辭乃縱考其世系覽其列傳稽其例義其系核其法嚴其事備大畧取法歐蘇氏而叅以近世士大夫家譜而損益之可謂備矣然予讀一峯羅公所為序至引三不朽之說以詔迪之獨恠林宗在漢時與豫章徐孺子潁川黃叔度皆以布衣賤士頡頏一時當時李固杜喬輩以將相大臣咸願結交下風千載而下慕其人至比之祥麟瑞鳳非若復顧尉及諸賢猶可羈而繫也彼果何修而

得之子儀之勲業富貴烜赫唐代議者比之大
原猶箕穎蕭曹之不相侔也夫功不必赫要在
表忠隱不必固要在明志予謂大原之操汾陽
之功要皆振古英偉不凡之夫若語其至必也
羅公所云太上立德云云况爾郭氏子姓林立
家世鬱然文學青衿之士皆足以奮發乎志意
而繼序其家世處則為大原出則為汾陽又進
則將迪志孔孟之學以求復性命之衷則予所
望於二三子亦猶夫一峯羅公之志也二三子

華陽館文集卷三

七

其尚勉之是譜也郭子移孝獨任紀次而討訂
校輯祥雲愈奇輩寔共成之來求予文者則族
之長老郭君某蓋予昔所見行輩循循雅飭者
也予故得備著焉

華陽館文集卷之四

序類

吉郡宋儀望著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壽大司成東廓鄒公七十序

予師東廓先生以今庚申二月壽七十郡邑薦
紳鄉黨戚屬以及在門諸君子無慮千百人咸
來會于先生之庭再拜稱觴獻無疆之祝他如
藩臬大夫海內交遊或遣使走數千里外函幣
為禮稱說行誼如出一口此可謂極盛矣自昔

華陽館文集卷四

一

王公大人其氣焰勢力足以奔走天下然彼嚴
穴嗜修之夫苟無慕乎其外其視王公大人氣
焰勢力藐置胸臆如是欲其恭鞫鞠臆獻漿醕
爵僂僂款曲如子弟之於父兄惟恐不得承其
顏色而致其祝頌愛戴之誠奚可得哉吾邑儀
部聶君輩前後受業于先生之門凡若工人咸
謂其宜有致詞惟予不敏獲承先生之教已二
十餘年深愧謏劣無能發明師旨如孔門諸人
稱慕贊頌至擬其師為賢於堯舜云云彼孔子

雖至聖然在當時位不過司寇史稱三月教化
大行乃竟以女樂見阻後之君子謂孔子祖述
憲章以堯舜之學爲萬世師此其功効且與天
地相爲終始羣弟子差等其道以爲賢於堯舜
云爾先生弱冠起家魏科官史局尋以直言被
謫文章節誼傾動一時及聞陽明王公講學虔
臺乃悉舍舊學往師事焉王公自得先生而四
方學者日親其後海內同志翕然並起各以所
見立爲議論而先生與門弟子語惟以良知爲

華陽館文集卷四

二

的以慎獨爲竅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
如是者蓋二三十年體之於身發之於口未嘗
少變師說以自立門戶而良知之傳得賴以不
墜者先生之力也至其德容和粹議論爽暢四
方學者從先生遊如覩卿雲而聆韶濩所謂仁
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後用薦起官官僚掌留
院晉國子祭酒先生毅然以斯道爲任兩都士
大夫前後問業于門者日相至也乃復以直言
退居武功青原間惓惓焉惟以成就人才爲事

以故天下人士聞先生直節行誼莫不仰之爲
太山喬嶽及望見顏色接其辭氣又莫不私相
欽慕曰先生今之程伯子也今先生年躋七十
合于古者懸車之辰而其精神朗瑩步履強健
每歲聯屬同志出遊名山講究問學汲汲然若
有所不得已者此非真有見於萬物一體之學
直欲納斯世於仁壽之域奚可以語此哉論者
謂先生遭遇明時不得執秉鈞軸以宏濟時艱
次之不得如古者人主尊隆師道餽饗執爵憲

華陽館文集卷四

三

德乞言如所稱三老五更云云徒令未老懸車
載起卽躋志不究其用位不酬其德斯又謂之
何哉雖然孔孟何人也終年乞乞卒老于行於
我何病焉予愧不文不得如子貢宰我之流推
尊贊慕以致其祝頌愛戴之誠是則可懼也已
諸君子曰如子之言信乎先生之壽在此而不
在彼也

賀元輔江陵張公五十敘

今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大學士江陵張公

躋艾之旦歲夏五哉生明厥惟初度在廷公卿大夫咸相戒爲壽公聞之閉不爲通問密言於所親曰予不敏幸以文學侍從先朝漸次孤卿今日夕在上左右倚任親信即心膂股肱不啻過之予廩廩懼無以當上心副羣望又何敢以不穀之齒顯然頌于公卿間負乘之謂何往歲家大人稱壽于鄉不穀以機務不能解去三事大夫儼然辱臨貺之既又申祝之不穀不敢辭迺再拜受而獻之以爲家大人懽若更

華陽館文集卷四

四

煩于諸大夫是重予不德也時予方拜御史中丞出撫南畿客聞之過而私於予曰竊聞聖主興則名世出賢臣得則頌聲作今師相江陵公以宿學舊望簡在穆皇比至大漸執今上手曰張某忠臣今以付汝惟是宗廟社稷之託賴焉汝其識之會皇上冲齡踐阼萬機未遑卽詔公首宅端揆召對平臺備述先帝所以付託之意公感泣知遇竭忠圖報造膝密言動當淵衷於是親灑宸翰有舟楫塩梅之諭公

既獻帝鑑圖說上深嘉納每遇經筵日講在直儒臣敷陳要議多相發明蓋迎機而導則機融而智慮益深因事以獻則事觸而德性日長於是宸翰再頒有杜稷股肱之褒公有江陵私第貯藏三朝綸綍乃以額名請於是降諭崇獎出御前白金千兩以佐匠作命工製扁有純忠捧日之賜蓋自是寵賚荐臻不啻駢蕃三錫而已方今朝廷清明百揆時叙民安其業士程其學醜庸稱臣蠻竟授首自內及外文武大

華陽館文集卷四

五

臣庶司百執事莫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夫三代以來名臣哲弼所以輔幼主而致聲稱莫如周公嘗觀詩書所載孫臏賈島凡躬勤吐握其德盛矣然流言一播公乃東遷當時非天變示譴金滕告徵則周公之忠勤亦將闇而弗彰鬱而弗甞今主上聰明仁聖遠過周成而師相所以弼亮左右潤色鴻業無讓公旦信乎千載一時也吾子以爲奚若予曰噫客談何易當穆皇朝師相位在第五是時內外諸臣懷謖蓄

疑朋比爲姦公推誠調停傾吐憤結疏陳六事
咸切時弊識者知公相業已端倪于此迨至受
顧命輔 少主首大政時新鄭初退中外狐疑
人情洶洶公以一身肩荷其間正色立朝據誠
秉公神閑氣定裁決如流凡厥擬覆無不上當
主心下協羣議至如用舍進退刑賞予奪大者
立斷小者焚解其施如陽生其奪如陰慘其察
如鬼神其包如河海故公自秉政以來謝賓客
之交絕倖謁之門大兼聽之公廣虛受之量此

華陽館集卷四

六

豈徒示嶄嶄之行立孤高之名已哉蓋欲尊
朝廷守典章擴昭曠示至公而已然予間嘗窺
公位望愈尊而其檢身益密機務愈繁而其游
神益暇則是何故其爲器虛故酌焉而弗注爲
量弘故施焉而弗竭夫上天欲純佑人主以績
中興之烈則必篤固明德之臣以輔翊之然後
可以保乂其家邦而長利其民人昔周公身宅
冢宰年且耄矣勤勞王家僅及九載卒能匡輔
翼贊延蒼姬八百之祚光昭史冊名稱無窮今

相君精神內瑩百齡始半所以仰贊盛際多歷
年所以永 宗社無疆之休則自今以往相君
之壽如川至日升未可涯涘故論者謂 主上
之有師相蓋所謂天授也其視公旦所遭豈不
相徑庭哉言未訖楚有直指使李君走介數千
里來告曰栻 天子命臣也惟是楚邦據荆襄
跨漢沔盤洞庭鎮以衡廬峙以武當信海內之
輿區也乃今師相張公孕靈全楚降神玄岳文
經武緯包天羅地相我 聖皇大造寰區躬際

華陽館集卷四

七

中興之運甫屆服官之年是宜有宏詞雅頌播
之升歌庶幾與楚之名山屹于世世先生幸有
意焉俾觀風氏得採而獻之亦楚人之志也予
旣辭不獲乃本客所論說書而歸之

壽封文林郎竹泉林翁七十序

閩有隱君子曰竹泉林翁以今年十一月庚申
屆七十壽翁叔子監察君適奉 上命督查江
南北以及荆湖豫章諸郡逋負是時 國家新
有內災公卿大臣爭言事以爲海內積逋非盡

繇細氓諸凡豪骫姦宄往往侵奪公家弊至不可究詰他時多遣部使趣辦藩司郡邑率易視之於是有詔特遣御史四人分按諸郡國而林君所轄皆財賦重地是時同臺樊君文叔輩知林子之急於王事而後私情乃相率謀所以壽翁而謂某宜有致詞余聞古者人子之事其親也出入必告起居必視歲時燕享必備物豐饌以致其孝敬故在詩曰爲此春酒以屆眉壽當是時天子封建諸侯以藩屏王室自卿大夫以

華陽館文集卷四

八

下皆世其官職無越疆去國之患以故人子未嘗一日遠離其親其後王政衰而力政作賢者出而仕於人國至有終歲勤事不得歸養其親故在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吁又何其戚也我明統一寓內制仕者不得占籍近地或遠至數千里外然亦各得攜其室家以便祿養獨御史按行郡國則令以單車從事今林子且將東涉淮揚歷吳會寧歙又南走豫章衡廬荆楚諸郡其爲幅員以萬里計然而林子方慷慨就

道無幾微憂離之色人多謂林子負才而年強盛欲涉歷四方以發舒其所欲爲不知翁蓋豫教使然而非獨其子賢也翁少負奇才居常有四方之志以才貢入大學居數年乃謁選銓部去爲長沙府經歷翁佐長沙多惠政嘗委賑各下邑所全活甚衆已又請新嶽麓書院書院爲南軒晦菴二先生所講學處而翁蓋宗朱氏學一時學者相從甚衆是時翁子仲叔皆舉于鄉而叔又成進士伯子亦以才名入貢翁乃拂衣

華陽館文集卷四

九

東歸其後以子貴進階爲文林郎遂有志崇正學動慕古人之褒翁既家居惓惓焉以忠孝大節訓勉其子衆方今海內多故林子將按行郡國布宣聖天子憫念窮民之意其前所云豪骫姦宄侵奪公家者自無所逃于辟其諸窮迫細民林子必能以便宜條列俾斯民不致愁苦愁歎以傷天和則所以扶助元氣以造國家無窮之業以成翁所以訓戒之意將必於茲行卜之矣故余推本翁之所以教與林子所以壽

於翁者蓋將在此而不在彼也

賀大常卿西塘陳先生六十偕壽序

古者士大夫仕於朝自爲庶司歷孤卿非徒以勞勩積著乃克漸被顯庸彼少所學業問望已屹然負邦家之基其後出從王事兢兢夙夜仕與學未嘗偏廢故德器大就聲實宏遠凡所謀斷率持重老成爲世倚藉蓋其所更歷深而世故熟也予友西塘陳公自弱冠時輒能堅苦自樹大肆力于問學始仕爲大行人砥礪名檢絕

華陽集卷四

十

跡權焰周爰封疆考俗咨政孜孜不倦比擢諫垣守要郡抗言直氣約已裕民一時稱蹇諤循良必屈指於公荐歷藩臬所至聲問翕播撫按以才業器守薦者殆無虛歲會今上皇帝續述往緒欽于天地宗廟百神之祀維大常實典其儀章品物乃稽故實重事守盡易置一時卿貳嘗所陟擢非德器老成熟于國家典故即有資勞不得與去秋長僚缺部臣推才望二人以進有旨擢公大常卿公得報歸自西粵趨

期北去尋以例辭免上特慰留之公之遭際

若此可謂榮幸矣今歲在己巳五月晦日公年甫六十某月某日厥配彭夫人誕降齊年於是伯子銓大集賓客稱觴于家若曰惟家君廉慎守官垂二十年乃今得被榮寵進爲天子左右而余毋獲事家君茹辛嘗苦孝敬慈惠多人情所難及家君起家二千石歷藩使余毋幸被異數實有兩朝之寵命維茲初度又獲偕老而家君遠在數千里外不肖銓無繇奔走膝下

華陽集卷四

二

一薦壽觴諸君子何以勗我於是嫺家張子欽等相率徵言於余余因歎曰大常公余莫逆也今際遇清朝待次孤卿然推本從來公自始仕歷通顯又何嘗不兢兢問學夙夜黽勉以自覽鏡今年益進位益尊其堅忍涉歷清約簡重綽有古大臣之風唐虞之時伯夷作秩宗惟清惟寅用能格于上下神祇今天子端拱簡默昭格百神公以清忠直亮駿奔左右上且簡念賢勞進爲孤卿以掌六曹况公精神瑩朗步

履強健內夫人婉德屆庥天固純佑之俾翊贊
盛際爲國典刑然則公之壽固遠矣古之君子
愛慕其人則必祝之以壽既期之壽又必勉之
以德若南山有臺之詩是也諸君子其語之冢
君曰汝之尊人方以其壽於身者壽之國家其
休徵磅礴之氣日輝耀于南浦螺川之間冢君
其務自葆蓄以宏累世之休德以衍尊人無疆
之壽斯之謂善頌善禱諸君子曰然願遂書之
以爲先生壽又以慰冢君無已之情焉

華陽館文集卷四

三

贈王隱君序

予讀鄉飲酒禮賓至自庠門必拜而迎之三揖
而至三讓而升盥洗揚觶薦酒必祭酬酢迎送
升歌合樂曲盡禮度是故六十三豆七十四豆
年過是者豆又加焉先王所以養老尚齒敦讓
勸俗何其至也若此者何民知尊養長老而后
能入孝弟入孝弟而后能成教故孔子曰吾觀
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我太祖初定天下
禮樂未遑即詔郡縣舉行鄉飲酒禮申明古制

益虔以嚴二百年來教化流洽海內又安斯亦
篤行禮教之明驗矣往長老常言弘德以前見
鄉之父老多以耆年宿德爲有司所藉重歲舉
鄉飲則必加禮而強致焉是猶不失先王崇德
尚老之遺意乃其後率以虛文從事而冒是舉
者亦無大可稱述甚者以嘗所服役幹局之流
苟年至貲裕亦往往致之賓席之末反爲士君
子所姍笑嗟乎此其奸禮犯誼關係風俗盛衰
豈細故哉今邑侯桂陽陳君每與予論茲事未

華陽館文集卷四

三

嘗不慨然太息乃屬意諸師儒毋得蹈往轍犯
公議庚午冬十月復循例舉故事而珠溪王隱
君以謹愿孝友爲鄉人所重陳令公乃肅書幣
遣諸生禮其門致辭焉隱君感君侯之明章盛
典書辭溫懇始服賓服儼然即席而聽觶焉起
拜坐立言言秩秩令公雅敬之隱君成禮既退
又以易月之朔爲七十初度於是邑之髦士其
等與隱君仲子伯言者友也乃過予乞言爲隱
君壽予固未識隱君而見伯言之爲人溫雅有

文尤敦故舊重師誼是其有得於隱君之教為多語曰欲觀其父視其子而况隱君之行誼雖然為諸君子所齒述則予安得不著其事以壽隱君且又以為世勸也

贈內弟襄五十序

往予省外氏于屑山里中與今奉常卿一厓先生相友善里中長老每置酒高會二人者必同往酒酣輒賦詩投壺為樂暇則入山澗尋巖壑俯泉石藉草命酌放歌縱言油油然不知日之

華陽館文集卷四

十四

既夕也翼日予二人相與談及里中風俗與諸故家鉅族門祚盛衰為之慨然太息時有逢掖宿儒掀髯張目語吾二人曰汝知今昔風俗世祚之所以異乎在弘德盛時法度修明民俗儉嗇衣服飲食慶唁往來不事繁縟物產饒裕爭訟衰息家給人足民乃大和今也不然禮文日增醇樸日散俗尚侈靡人喜爭鬪昆弟族黨意稍不當輒反唇相譏規物產便利以構黨端興譖詞以相報復詐偽百出禮教大壞盛衰之由

豈繁他故語曰反古之道忠焉貲焉惜吾老不及見也予二人者聆其言灑然異之時內弟襄甫弱冠從傍竊聽亦若有概於中自後予出入仕途漸踰二紀不得過其里中以諮問風俗世祚盛衰美惡視昔何如今年孟夏十有一日內弟年且五十矣族之長老與諸文學某某告於予曰惟族子襄早失恃怙恪守先生之訓戒堅忍退讓以自樹立內友二弟外和族黨延師訓子期于有成仍偕其季肯于堂構燕翼于后人

華陽館文集卷四

五

修布衣之行以繼承先世之遺緒誠足多也願先生賜之言俾余族子得藉以寵于鄉人雖余族人也與有榮焉予因歎曰在禮五十不稱老然每觀詩人於君臣朋友族黨燕饗之間必以壽考福澤申其祝誦勸勉之意斯千之詩曰似續妣祖築室百堵爰居爰處爰笑爰語而先申之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既又占其夢卜以多男女為祥此古之人善為頌禱非如後世徒事夸詡無益諷勸也閔宮之詩曰天錫純嘏眉壽

保魯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此蓋邦族長老喜其君能續修先緒而為詩以侈大之故既祝以眉壽而又令于妻母宜于邦國以受多祉也然則諸長老諸文學欲余有言於內弟者其亦詩人祝勉之意乎予聞遽伯玉大賢也孔子嘗稱之矣行年五十猶汲汲然以寡過未能為事是以能保族宜家而播令名於無窮諸長老諸文學其為我語之內弟曰自今以往其益務自修飭篤

華陽集卷四

十六

友愛廣敬讓慎教訓做賦輸競競朝夕以勿墜于前人夫然后可以保身可以宜家可以引年詩不云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言令終之難也大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吾與奉常公平昔相與訓戒意蓋如此惟我內弟其交相勉焉亦諸長老之志也是為序

奉賀胡母大夫人八十壽

往嘉靖丙辰今憲使秦和胡君正甫與其友安成鄒繼甫同年舉進士已又同日拜西曹郎西

曹郎職在讞訊日理刑家言以其餘力攻百氏倡為篇章以賈時譽每督學使者缺西曹郎與推為多正甫弱冠即以文學起名諸曹郎津津願交下風正甫故謝之日與繼甫企二三同志談說聖人之學西曹郎聽其言或然或否明年丁巳予以御史起病還臺中與正甫一見懽甚乃蹴同巷舍以居每與語或至夜分已相念京師為海內豪賢所聚吾輩得合同志相與講明孔門仁體以自勸於忠孝庶幾有名世者出無

華陽集卷四

十七

三百四

負明時揆揚之意既以此意播之同志中於是士大夫翕然從之每會至百數人予與正甫繼甫企羅子惟德輩十餘人又數集水塘菴為小會講學之風於斯為盛其后儀望以先大淑人年鄰九十乞假歸省正甫乃泣相謂曰子今奉詔歸為大夫人壽惟直違母數千里外顧守升斗祿不能去且予先大人故儒者不幸遭疾背棄諸孤直既叨第即遣使奉迎吾母就養都邸母乃報云汝方從郎曹事主上守三尺

法且俸入薄不能備家口汝父有瘠田數十畝
吾爲汝守舊廬收其息以教養二弟吾願足矣
於是遣內子企子若婦來直見內子子婦至意
若悅悅倘倘不能自安然直所以隱忍不敢言
去者欲效微勞微 上恩以荅罔極云爾久之
正甫果得滿一考如例 馳封厥考晴岡先生
如其官毋夫人封太安人當是時秉銓者牽制
權門公議久籍籍御史耿君定向上疏劾之詞
者謂耿君故與史館姜君寶王君學顏刑曹胡

華陽集卷四

大

晉州

君直友善今疏咸三子相舌鼓也當事深銜之
未幾三子果同時外補正甫既得僉憲湖湘喜
曰吾今備數外臺持憲節道經故舍暫留爲母
歡幸矣於是歸拜大夫人堂下大夫人懼甚已
蘊然悲也蓋以晴岡大夫不及見云正甫既如
楚所至務以德行化民又爲父老子弟極言人
性之初與聖人無異後世學術不明聖與愚乃
相徑庭學者一時多所興起久之叅議蜀藩尋
遷督學憲副益以發明學脉成就人才自任在

蜀連歲日夜思大夫人不置遂抗疏歸大夫人
且喜且自慰曰吾子以我故遂棄官歸如時屬
望何久之起官楚督學大夫人喜曰吾當爲汝
偕行正甫至則以所嘗與父老子弟語者大加
發明學者翕然歸之逾歲晉叅粵西不欲行大
夫人不可已又總憲東粵癸酉之歲以例入
覲便道歸省大夫人方小恙正甫堅不欲行行
未數舍遣人上書乞致仕時正甫位望方盛疏
既入例當解去而海內同志既以高正甫孝思

華陽集卷四

九

晉州

純至已又相與咨嗟太息以爲正甫既去吾道
孤矣蓋不啻交好之私已也今年某月日會大
夫人屆八十壽予業奉 璽書填撫南畿不得
從諸大夫後稱觴上壽爲大夫人懼會正甫門
下士南工曹郎郭子章同守太平郡事龍子
宗武節推劉子垓守泰州牧蕭子景訓左府叅
軍事尹子重民肅幣致詞謂儀望於正甫莫逆
也宜有言以備誦祝予聞在昔有宋吾郡歐陽
公脩以母鄭國夫人教之成其後以文學器業

拔著百代今胡母周夫人艱貞勤儉繼以義方
成其嗣人固已無愧鄭國而正甫植身澤物慨
然以天下之重自任今海內大夫士相與評厥
出處以爲世道重輕如出一口 今上寤寐思
佐秉鈞者且將彊起而委重焉則器業所至其
於歐陽文忠未知所究竟矣廬陵上下四五百
年間而休徵磅礴之氣鬱發于瀧岡義禾之里
後之稽考往烈將於是乎在豈非吾黨之共快
哉予故以所知於正甫者備述爲大夫人壽二
子將以稱於人曰予茲言庶幾古之善誦善
禱不亦可乎

華陽館文集卷之五

吉郡宋儀望著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記類

河津縣重脩儒學記

今上癸丑春三月余奉命出按河東河東自冬
徂春皆不雨民乃大饑是時河津令高文學來
言脩學事予謂古者興作苟不因天度民春秋
必書以刺時事然曾脩類宮經乃不見是政教
之本也脩之便雖然其少需乎夏五月雨是年

大有秋予乃檄縣舉事已得好法者視其貲若
干佐之於是令文學以耆民二人督其功而聽
民醵金爲助未幾廟廡堂與神厨牲所齋舍門
楔存舊易靈煥焉大備已又易學宮前民地加
弘敞焉是年秋杪予按行郡國自蒲坂歷華陰
返自韓城抵于龍門謁禹廟覽河山之勝慨然
久之遲明趨學宮展事已顧而樂焉於是令率
其學官弟子跽而請曰河津之學敝且久矣今
幸徼福於下執事願一言以詔多師多士且俾

後之蒞茲土者知學校之爲重而章臺臣之急教本也予聞之喟然歎曰爾今爾多師多士其知學校興建之繇與茲地昔時之盛乎夫河津在三后時爲畿內近地其後殷都河外至于祖乙復遷于耿今河津卽耿故地文武更都豐鎬而耿亦爲接壤當殷成周之盛庠序學校之教徧於海隅而況冀州之野固王化所先沾濡者乎三代道衰王澤竭而力政作春秋之際生民苦於戰鬪唐虞畿內之地皆爲列國戎馬之

華陽館文集卷五

二

區孔子以匹夫彌縫其間惓惓焉以文武之道告於諸侯欲以擁衛天子興起教化而卒莫能售始退而與弟子脩道齊魯之墟然後堯舜禹湯文武之緒乃復續於洙泗汶濟之間而先王仁義禮樂之教在昔所稱畿內首地已交夷盡矣嗚呼茲其王伯治亂升降隆污之故哉漢唐以來皆知重學校而宗孔氏然其制莫備於我明豈非以孔子本仁義述六經以教萬世是故廟祀孔子於學校正以使天下皆知尊孔氏而

後堯舜禹湯文武之緒得賴以不墜歟然予聞河津在孔子時其徒子夏返自魯國卒歸老于河汾其後三河之間庶幾復見先王之遺其功實自子夏始漢興司馬遷生于龍門涉淮導江返于汶泗慨然有慕于夫子遺風歸述史記以續麟紀雖其所造未逮子夏而所謂文學云云實未多讓自漢歷隋王通氏又起自河汾學絕道喪之餘乃能推尋聖人餘緒今所著中說等篇可攷也入國朝來敬軒薛公瑄謹守聖門之

華陽館文集卷五

三

訓而措諸躬行爲世名儒予嘗歷覽三晉之載自唐虞道喪以來其人才所鍾皆莫有盛于河汾矣爾諸士釋菜而來固皆誦法孔子者然試攷所志其於數子何如也於是諸士乃再拜稱曰某等河曲之鄙人也未嘗得聞長者至教吾今而後其將學於數子以跂夫子之門可乎予曰嘻嘻茲豈易言哉昔者子夏蓋嘗學於夫子矣出見紛華而說入見夫子之道而說二者交戰於中而未定其后篤信夫子返以其學授于

河汾是嚮之所戰至此而後勝焉今吾與諸生且將從事子夏之戰以求說于夫子之道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則雖未必至於夫子也其亦庶幾已乎於是諸生聞之唯唯而退遂次第其語付河津今刻石焉

猗氏縣重修廟學記

嘉靖三十有二年秋八月甲午余以巡歷至猗氏遲明趨學宮謁先師孔子已升堂聽諸生說經多所問難是時朝邑王生三益來署教事於

華陽館文集卷五

四

是率諸生進曰猗氏廟學敝陋且久不治將益壞且學故無門翼左右以出又未嘗置號舍諸生往來升堂即罷去去即依市肆以居日與誼囂相雜甚非便今上頒敬一箴以風示學者往有司以敝舍一楹藏碑又大不敬敢以為請余聞之喟然太息曰嗟乎是豈所以崇教化而宣上德之意哉未幾平原韓應春來知其縣余乃檄下所司毀淫祠若干又移贖金若干佐以治事於是今率其僚屬諸生以余意播之於民

而興役焉拓地庀材鳩工度時徙啓聖諸祠于左而各南嚮建學門三楹夾路以入最後為敬一亭亦三楹稍東因射圃併廢寺遺址共得地若干躬為講堂為退齋為左右齋為諸生號舍前為儀門為庫廩共若干楹以至廟廡堂與神厨庖湏櫺星戟門莫不葺靈易圯而加丹雘焉於是猗氏之學視昔煥焉備矣翼日知縣應春率其師生來報成事且請余文為記余按猗氏在三后盛時為畿內近地至周初始封文王之

華陽館文集卷五

五

子于郇為專邑其在詩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是也今攷往牒所載自虞夏以來各邑人才最多其在猗氏乃脫畧無聞何也嗟乎古者四民異業而同功故士不易賈農不兼工聖王度其民而處之必先農貴士而賤工賈此非以相反末業盛則禮教衰也予觀猗氏當春秋時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云去絳必依郇瑕地沃而近鹽未幾猗頓氏遂就其地興鹽鹽藉轉輸舟車輻輳于秦陝河洛之間卒以閭閻賤夫富埒

王者以故當時之民莫不棄本而逐末勤利而薄義其後太史遷述貨殖傳亦若有美於其所爲宜乎猗氏之蔑于前聞也由漢唐以來國家勤于土木征伐海內物力殫詘公卿大夫之臣爭言鹽鐵雖有賢良文學之對皆置而不聽自昔所稱鹽利如河東青濟淮揚之間始盡權于公家而或有觸法犯禁者則罪至不貸於是齊民皆反本力穡以奉公輸賦爲事朝夕兢兢逐什一之利未嘗敢自整于法軌其傑然秀於民

華陽館文集卷五

六

者乃始從事於學往往出而仕於人國變易其押闔贏縮之智而從事乎纖嗇勤儉之務脫去乎耳目心知之營而專力乎詩書禮樂之習此非其民有醇駁其勢使之然也以今觀于猗氏自魏晉以降其公卿貴人文人學子乃頗可採著此其明效大驗可睹也惜其時學校之制尚多闕畧而人才之盛亦不能臻于前代唐宋以來雖屢詔天下立學率多廢格不行而又何望其能復唐虞三代之盛哉我明既有天下卽

詔天下有司立學自畿甸以及海隅其爲郡縣以千數有司祇承德意莫不以學校爲首務迨我皇上崇翼化理攷正祀典其於先師孔子之道益尊且信由建學以來信未有盛于今日也爾諸士之生長于茲邑也於昔之所謂地沃而近鹽者已格于時禁獨所謂勤儉力穡之俗猶有先王遺風諸士又皆傑然異於齊民而握衣鼓篋于庠序學校之間其於先王所謂養老習射之義六德六行六藝之事果能身體而力

華陽館文集卷五

七

行心解而意會詳悉其條教節目之繁而深明乎仁義道德之意安知今之人才無有如臯夔稷契之徒出乎其間不然河東之地爲邑者不下數十問其鄉之先輩非禮樂刑政之司則岳牧工虞之佐而獨曰猗氏無若人焉豈非諸士之耻哉余故於學之成也既以爲喜而又不能不爲諸士懼諸士其亦聞之乎

同源芝山祠墓記

世宗皇帝臨御之四十四年來贅留都大司馬

豐城李公累疏以病乞骸骨有詔暫解機務明年十月竟以疾卒于豫章私第會世宗奄棄羣臣國家多故踰年部臣乃按令甲具奏今上嗟悼遣官諭祭贈賻營葬有加於是公子栻材等痛念先臣荐被寵渥古者卿大夫勲勞著在王室則爲之表樹墓道以昭示無極乃盡括公平生所得賜金及四方門吏故人賻遺共若干金買地于撫州臨川縣同源芝山斷石構材筮日興工墓域堅好堂室宏覲諭祭有亭神道

華陽館文集卷五

八

有碑誌銘表狀皆出當世鉅公部使者銜命甫臨規制咸備伯仲私相歎曰先公平生履歷賴諸公續述而又荷蒙兩朝之寵褒古所謂載書特書先公有焉惟是芝山墓祠未有紀述走使函幣以屬儀望曰先公雅知吾子維吾子圖之嗟乎予固公門下士也其何敢辭予惟自古忠智豪傑之士能以其身爲國家平定大難樹茂烈非獨其才與志足以當之亦以遭時遇主言聽計從故能殫竭忠盡功成名立澤流苗裔

及其歿也天子爲之罷朝臨喪致賻表墓褒諡配饗古先君臣其相與重大如此公自弱冠登朝卽慨然有鞭撻四夷匡扶寓內之意未幾以議禮不合觸忤貴臣輒黜久之移知衢州治行卓絕既去民立祠祀之荐歷藩臬爰陟中丞寢顯矣庚戌醜虜犯順公首檄留都府部大臣整兵入援尋得旨召公星馳都門以忤權重又輒黜淮揚荐被倭患議設總師先皇帝特采羣議起公于家海上斬馘功次爲中興第一議者

華陽館文集卷五

九

謂公宜有特敘乃僅轉貳留樞中外惜之營卒脫巾告變戕殺大臣幾至顛越公不動聲色計安反側留都賴以無恐權貴人復忌公威名止以原職北還未幾營卒復亂先皇帝詰問不置乃推公叅留都機務至卽大蒐營壘諭以禍福明分布申軍法尋以計擒渠魁戮之營卒遂定故論者謂公少年豪邁自負似賈太傅守衛如蜀之文翁屢進屢退從容義命如郭汾陽淮揚之捷以寡擊衆不讓謝玄留都應變如周大

尉入北軍潛謀深計底定根本而神閑氣定過
於張公詠之入蜀諸所論奏開切詳明因事納
忠大類陸宣公贊嗟乎公之平生履歷若此則
古所稱忠智豪傑出身為國家平定大難建茂
烈公將誰讓乎然予觀公自庚戌秋以觸忤權
姦罷居則盡空諸有日與海內同志講學羅山
之麓若無意於世者及出其緒餘稍自展布卒
能卓犖如是世之惜公者謂公平生學力粹然
一出於正而雄才大畧又足以拯救蒼生論思

華陽館文集卷五

十

左右 先皇帝神武英斷使公不為權姦所擠
得奉顧問秉樞本中間指陳圖揆奚直如目前
諸所建樹已也立朝數月竟投南都忠抱未竟
尋至病死昔諸葛武侯位兼將相身任社稷其
才與志三代以還難與比數矣值漢室分裂主
弱勢危竟齎志以歿嘗讀其出師二表使人三
復流涕乃如公者生際盛時遇明主立朝見嫉
讒阻屢至卒使遠去左右而曾不蒙一日召對
平生忠憤竟符武侯茲非千古遺恨哉唐杜子

美哭武侯廟有英雄淚滿襟之句嗚呼後之人
過公之墓讀予之文有不為公酸楚而涕洟者
乎是為記 公歿後拭入為河南道御史上書
今皇帝訟言臣父以孤軍萬餘破淮揚巨寇斬
首萬級時權奸忌之故抑臣父功狀頃蒙
先帝覃恩臣父叨蒙 卹典甚厚顧謚議未及
臣竊痛之言甚切至下禮部覆議

詔謚襄敏蓋異數也因併記之

徐迪功祠記

華陽館文集卷五

前七

夏學

敬皇帝時北郡李獻吉信陽何仲默咸以文
章氣節睥睨當世天下翕然慕之而姑蘇徐
昌穀氏最少以才名受知北郡二人者相得
歡甚乃相與揚擢古今綜理藝文而徐君聲
稱遂與李何相埒矣君由進士三年授大理
右寺副而君固簡抗不輕與人交已又求便
地不報以故人多忌之遂落職為國子博士
君益自砥礪動欲希跡古人不肯少變其志
久之遂雅意神僊之事泊遇餘姚陽明王公

相與盛談其學至有無形氣之辨往復連日
王公笑而不荅君固強起扣之於是語及聖
門易簡之旨遂翻然大悟然君固已病病作
月餘死矣君既歿北郡序其文刻布焉陽明
王公又爲論著其行事咸具載文集中儀望
幼時喜學爲文章嘗得李何集讀之然欲購
徐集無有也嘉靖戊申余承乏茲土君嗣子
伯虬以迪功集見遺讀之信乎其才不讓李
何已逾年始謁公祠下歎嗟久之祠故隘陋

華陽館文集卷五

前上

三言古

不治無以妥靈揚哲以風邦人余乃命工加
葺之爲堂凡三楹門如之辨等級潔牆垣以
孟秋朔日饗豕以報成事而公仲子叔廉及
冢孫敬臣以祠記來請予竊聞之古之君子
得祀于其邦咸以有功烈于民不然則耆年
宿行有以重于其鄉及其歿也鄉之人始追
而祀之如古所稱鄉先生歿可祭于社是也
夫徐君者甫壯登朝未強辭祿非有尋鼎之
勳二疏楊公之引年去位以取重于世如昔

所云然而君子必加祀焉何也嗟處士固有
幸不幸耳昔者孔子周流列國以其學授諸
弟子當是時若子賜由求之輩結駟抗衡于
諸侯大夫之間何其盛也而回騫二子顧終
身不仕人國而回又蚤死然至于今數千載
間秩在祀典初不以其功烈在民與否如何
也昔史稱漢武帝最好文學司馬相如嚴助
朱買臣輩咸以文章詞賦見幸出入人主之
前得發舒其志氣彼君與李何數子遭遇好

華陽館文集卷五

前上

三言古

文之朝竝列職郎署使當其時有如狗監者
薦之則其所表見恐不但相如輩以口舌取
悅人主而已卒乃使之沉淪下位以死豈非
命哉豈非命哉然予聞徐君始弱冠時以文
賦崛起吳中與今翰林文公徵仲相友善比
出與李何輩上下其議論遂傑然有立成一
家言斯亦足聲稱後世矣然竟脫棄華藻游
心玄虛大道之要殆駸駸乎近之善乎王公
之述之也昌穀之學凡三變卒乃有志于道

惜也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嗚呼若徐君者豈孔子所謂朝聞道夕死而可者耶夫是則可以祠也已作祠記

象城山房記

江南人多聚族以居其大者往往至數十百人延歷二三十世于以敘長幼敦禮讓其俗最爲淳厚非有大故不別徙徙亦不即遠去予家始居滁溪之上世世以詩書耕稼爲業企予入仕途去鄉土六七年嘉靖壬子乃以御史出按河

華陽館文集卷五

十一

東又明年甲寅從河東引疾家居居月餘人事冗沓心殊厭苦之先世有宅一區在邑西北隅往長老多言其地有山水之勝予既不樂城居乃益思徙如西其道里往來由城北門從西行十里抵南峯下由南峯往北三里許兩山相束水由峽中行自峽山行一里有峯隆然突起三溪水合流于前是爲龜山山甚奇崛又往北約二里地始曠衍民乃雜居予莊據山之陽廣袤數百丈跂而望之逶迤頓伏若蹲若踞五峯前

峙溪水濛濛遂以其冬十一月築山房居之久之乃北去居京師踰三年已未復上書闕下歸省隴舍以十有二月抵家明年九月遂增室廬繕墻垣前爲樓樓之後爲堂堂後爲內室其左爲祠稍右爲書樓爲軒闢其田二畝爲南園又循左北行數十步爲北園予既樂其風土可居每風月之交登樓四顧衆山環列俯聆溪流時淅淅有聲意興所至蓋不知天之高地之廣與予之將老而休也嗟乎人生天地間皆寄耳余

華陽館文集卷五

三

嚮也叨官于朝以言責爲職覩時感事每有捐身之憤顧以大夫人在堂隱忍保全以迄于今頃又驟蒙上恩晉官九列獲下大夫之秩而骸體疎莽不能與時俛仰乃陳情乞歸未幾遽遭大故已又爲當路所擠夫古之君子進不得有爲于時退而居于其家不可以無事棄時日余于是息心山房力率家人耕作時時與田夫野老談天時測土壤占豐驗稷歲時伏臘賽田報社亦如古鄉蜡之意暇則與門生子弟稽古昔

議制度撮述道德之要亦惟曰庶幾終老乎雖然非藉主上之恩叨祿仕之久則將奔走口食是憂其何以安于山房夫侈上恩以詔後人不可以無紀乃列序前語刻置壁間俾後之人其有考焉壬戌九月十有七日

南園書屋記

山房稍右得隙地一區乃垣其南爲園園縱衡爲畦四時雜藝嘉蔬以採以薦傍畦植橘柚葡萄茶蘼李梅桃棗從園西行十餘步因其阜爲

華陽館文集卷五

三

竹町循竹町迤東乃治書屋書屋據園之中後爲樓三楹前爲軒自軒抵樓橫其木爲臺登之俯仰甚宜軒前爲池種藻蓮蒲葦臨池築其堤爲石欄遠欄多紫薇素馨蘭芷芍藥巖花野草雜冒庭砌又引流水爲渠水由石罅屈曲行數十步始出軒下聽之汨汨有聲客至浮觴滿酌觴行迅疾引稍遲即馳去客皆噱笑軒之前有山環峙蒼然窅然曰南山臨軒而坐則南山悠然見也園築于庚申十月又明年九月書屋始

成予乃以所購伏羲以來經籍子史百家佛老方伎韜鈴星曆諸書凡數千卷斯籀以還金石篆隸遺墨名繪亦累數十家皆雜置樓中自秋涉春予輒偃息其上期以孟月讀經仲季之月覽百家子史旁搜曲引思有以折衷于聖人嗟乎余少也賤于世味泊如然性嗜書嘗家貧不能得每於士大夫家假貸以歸踰壯入仕途北居燕東出吳會西歷秦晉河陝其道里往來淮揚齊魯楚越之交陸行水涉益不特一二至

華陽館文集卷五

十四

焉方是時其所購六經子史百家諸書亦多束之行李或經旬月始一檢閱而已自歷仕迄今十五六年請告家居者二今又以骯髒取嫉于時不得復踐省闈參廷議孔氏有言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無大過予年近知命齒髮漸衰苟復偃僂屈折進取世資孰若使余休老茲園涉獵前聞究心作者之林少倦則散步園中踞坐軒下岫煙嶺雲之所變幻浴鳬飛鴈之所翔集巖花石溜之所吐激耳聽目接心曠神怡可

以樂而忘老也哉本斯旨以建園乃總題曰南園書屋復次前語刻之堅石庶後之覽者有以明予之志焉是歲壬戌十月

北園記

予既築南園讀書其中每暇日輒出游野服綸巾與樵牧老穉相杳還臨清流倚茂樹徜徉終日過者率指目爲山人雖予亦自稱曰予山人也翼日從山房北行六十步見土阜一區雜樹蒙密叢穢頓積棄爲閒壤予因召僕人度之可

華陽館文集卷五

五

十餘畝乃趣伐惡木去垢積高者堙之窪者填之地始平衍爽豁有山端聳後負前與五峯相揖如賓然皆無頗容予甚敬訝之乃循山麓加牆爲園築草堂三楹堂後因窪爲池池周圍數尋不能畜鱗介然水清冽可鑒復因山穴其巖爲洞古松十餘株蒼翠鬱隱蔽巖上每天氣清朗薰風響奏引商刻羽天籟和鳴聽之使人心曠神怡因名萬松巖山人間從洞中讀易又名易洞洞上爲臺臺稍後結草爲亭翼亭多碧

梧翠竹又前爲方池池廣如園置小艇其中沿洞上下渺然有江湖之思環園多植松檜杉栢棗栗楊柳芙蓉綠猗歲莖蒼幹扶疎隱然山林之勝也客有過而訝曰吾聞志士蟻屈與時推移子負蹇諤之譽蒙譏忌之口雖暫遭蹶躓以彼其才取世資去此爲公卿不難也今視子朝夕經營惟園林是耽予竊惑焉山人笑而不答乃命酒爲酌侑以巨觥尋至大醉山人倚松而歌歌曰山有松兮松有苓翳深谷兮何青青經

華陽館文集卷五

十六

千秋兮含寵靈斷根服餌延遐齡思美人兮多娉婷隔萬里兮易霜星路遠莫致徒勞形安得奮飛生羽翎歷九天兮排青冥層城重阿嚴且崑吁嗟命兮涕雙零客乃拊膺長嘆拭袂歛容舉觴而謝曰嗟哉悲乎子身隱山林心在王室尼父坎軻賈生擯斥大人龍蛇一伸一屈變化往來孰知其極予感其言遂援筆記之陽月廿一日

永豐縣重修鐘樓記

邑舊建鐘樓與麗譙相望不知昉自何時正德
辛未流寇焚掠邑城樓乃就燬嘉靖甲申故中
丞安陸商公某來令我邦慨然嘆曰古者懸鐘
于虛設鼓于庭所以戒晨夜詰出入銷姦萌也
此而不圖何以令民既獲蜀鐘于延祥寺僧乃
購材鳩工起層樓凡若干丈有奇貫索而架其
上按節考擊聲聞數十里公乃偕賓佐登之顧
而喜曰美哉山河斯萬室之邑也而予以一人
據于民上喜則賞怒則刑審其輕重而布告之

民民無弗響應者譬之茲鐘大扣之則大應小
扣之則小應古之君子布法象魏攷德和衷喜
不妄施怒不輕淫是以行無頗政動無廢事吾
於今乃知所以從政矣一時聞者莫不稱善公
既遷去民興思至今不忘隆慶己巳桂陽陳侯
尚伊繼令茲土覽于山川城郭曰美哉斯表裏
之固也稽于戶口田賦曰庶矣哉然而民弗堪
矣考于古今人物曰盛哉其文獻之區乎既又
察于風俗聽于訟獄曰異哉何昔長厚而今姦

弊也未幾城中火延燒數十家鐘樓復就燬侯
乃反躬自責思所以圖回之具父老走告曰樓
燬而鐘故完侯取而考之其聲鏗鏗然因竊喜
曰茲邑其復昌乎乃謀之僚友羅君良詔高君
作幕史張君科曰維茲鐘樓初自前哲且政教
號令之所先也蓋亟圖之謀議既同趣日興工
而屬羅督其事內方而直表之以木外規而肇
以甃固之不數月樓乃訖工制度宏壯工作堅
美飛甍櫺窗鐘聲四達蓋屹然一方之望也凡

厥費用取自羨餘及抵罪之願贖者共計若干
金侯既入覲屬羅君問記於予予惟古之君子
作事必因天時察地利順民心也維茲鐘樓地
當巽隅厥象文明時和歲豐民乃飽嬉三者備
矣維侯采納羣議棘興茲工二三僚友協力同
心工廼用就繇此言之事苟順民即卒有非常
之舉無前之建訓詔所至民亦無弗響應者况
茲鐘樓已哉侯以名進士來令我豐約已裕民
民甚愛戴且與前令商公同爲楚人而樓適皆

成豈非數之偶然也哉他日能言之士有能繼述二公行事鐫銘于鐘則功德所被固將與茲金久遠矣予不文姑爲記之亦以俟夫能言者焉

重修上方寺記

吳中名區惟太湖爲勝湖有七十二峯皆見圖記惟縹緲峯爲最勝吳王夫差嘗卽山之濤爲清暑宮宮廢多占爲寺今所稱上方寺者唐會昌六年浮圖人道徹所創宋嘉泰中釋無證新

華陽館文集卷五

九

之殿宇樓閣飛棟連甍維出林木煙雲間最稱雄麗矣迄于近歲山田蕪沒各僧苦於輸陪多遜移他所寺就頽落今嘉靖戊申予出令吳中首詢民隱理徭賦創役田簿書供應迎送酬答至日曷不暇休每思遊太湖諸山尋昔所稱十八招提與一二方外高士談說名理解迷縛未能也又越歲始以清田之役徧歷太湖而因登千縹緲之最高嶺下視諸峰如蠹螺然予扣松而歌其思飄飄然若昔所謂羽化而登仙者之

爲既返宿上方則寺廢已十數年因謂父老曰茲山靈擅一區後數年寺當復興乃命覈其荒頓稍爲蠲補尋卽別去自後予羈官內臺奔馳齊趙吳楚又嘗巡河洛涉嶠澗蓮龍門歷覽秦晉之墟然寤寐所至未能一日忘情於太湖諸峯間今去吳且十年得以在告家居忽寺僧惠雨至自姑蘇因跂告予曰予寺賴君侯清理虛賦僧漸復業歲在戊巳殿宇載新使君辛亥之言殆合矣願乞一言以示來世予恍然太息曰

華陽館文集卷五

十

嗟乎吳中以財賦甲天下佛宇琳宮徧滿鄉邑富室巨賈施佛飯僧一無慳吝意田野細民終歲力作不能侔本至語以奉佛卽傾囊無所顧蓋習使然也邇歲海寇竊發賦役繁興長民者畧農事而議干戈百姓苦于供應日朘月削咸有怨心雖說以仁義示以刑罰猶不能聽也今惠雨輩手持一疏遊說邑里卽能歛財鳩工大興殿宇雖其志行勤苦善爲衆生開誘亦以佛之法多持因果冥報之說有足以感動人者故

吾儒顯言仁義不如佛氏陰談禍福彼仁義有常而禍福難測宜乎民之響應而樂施也雖然今儒者談仁義又多佐以佛語以爲得最上乘法則佛氏之入人豈徒細氓已哉惠甫曰賦不清則寺僧不復君侯往昔之言要不可謂山靈無助也已予既感其言遂書其事俾歸刻諸石

謝孝子廬墓記

謝孝子維世弱冠在諸生中學古人之行繩趨而尺武里中人皆灑然異之已從聶貞襄羅文

華陽館文集卷五

三

恭二公游日聞所未聞乃益嗜學不少輟予往引告家居孝子時過予問學目其言動起居與今所稱儒者稍異予心亦灑然異之尋言之督學使者而孝子聲名隱隱起諸生間早而喪母哀毀踰節事載懷萱卷中隆慶戊辰繼喪其考君孝子徬徨視殮諸凡儀節動遵古禮朝夕哭泣衣不解帶者三月初議附葬祖塋不吉孝子泣曰葬者藏也計壠首規禍福非儒者事且螺岡舊塋密邇祖廬又先君子嘗所登嘯處也盍

就其右爲穴族敬昆弟咸是孝子言遂與徐孺人得合葬焉禮也葬畢返舍而虞既虞復依墓所結草爲廬朝夕哭拜面常灰黑形漸瘠毀或勸之少休孝子唏吁不應居數月草舍頽朽風雨不蔽乃即螺菴之左築聖室一間躬率子弟讀書其中里中俊髦往往依廬中聽孝子講學其言曰吾人心體本自虛靈盎然出之體用具足吾輩但息慮凝幾洞見本性乃能通乎晝夜而知是時邑中士大夫聽孝子言亦往往與之

華陽館文集卷五

三

究竟辨論若針引磁貫心心相照一時聞者亦多興起孝子既祥而祖始返故廬謁謝嘗所往來又走青原武山蓮洞就諸君子論學或經旬月不歸嘗同游者登覽故廬相與躊躇歎息蓋悲夫人生去來之難常而同志離索之易感也嚴生愈勤與孝子遊最久乃撰廬墓始末一卷懇予爲記且曰非獨以彰孝感表俗勸行於是乎在願先生圖之予諾之未之暇也嗟乎廬墓非古也其起於人之情乎古先聖王御世制禮

惟親喪爲競競孔門弟子其數數辨問亦至詳矣然獨不及廬墓云者此惟仁人孝子所自盡其心云耳考之古孝子廬墓傳記如紐孝政徐仲車林欒王裒之倫詳矣固皆獨行違衆以顯名後世豈非情有所至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歟夫士有希奇獨行之節然後有驚衆可喜之譽越之無縛也非無縛也世固多爲縛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世固多爲弓車也嗟乎廬墓之舉使夫人盡踵而行之則亦猶

越之縛胡之弓車人將何述焉孝子聞之唯唯否否始予之廬于墓也非曰古之人嘗行之矣親在墓則依于墓此吾所以結草而居也然而體歸乎土神返乎室予不知親之依此乎依彼乎此吾所以反乎舍而不敢久處于外也予聞而喜曰孝哉謝子行古人之道非以希世而取名是宜記且以勗夫後之興起者焉

福建提學分署題名記

在昔唐虞稽古建官自四岳九官十二牧各有

常職以迪厥事至命契爲司徒則惟教以人倫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朋友有序有信夔教胥子又惓惓以九德爲訓嗚呼古先聖王脩明教化之意何其至哉我太祖高皇帝甫定海內即詔郡縣立學已乃置卧碑于學宮正統以後專設憲臣以督學政陞辭之日則頒璽書以行其委任責成至詳且重視之虞庭命官之意又豈異也惟予不佞往從九列左遷外臬既罷閩中監軍越五稔復起廢視學來

閩深愧淺鮮未能宣布化理仰副明詔而又竊歎今時校士之法則惟定章程品藝文雖有察舉行誼之條亦多視爲故事爲士者往往疎畧經義襲陳言以趨時好其於脩己治人之法存心理性之要不復省臆間發爲質難以究極底蘊率摺撫調詞以對人才日就浮靡而深蓄茂脩之夫搜羅者或缺焉嗟乎此豈非司教化者之責哉一日諦觀署中所列督學姓氏則自豐城游公而下凡三十有三人今考其里籍官爵

與人品所至則或著或不著因太息久之夫官以提學爲職非謂其能勤考校程藝文已也八閩自唐得常袞爲觀察使大興學校躬親教迪厥后人文漸起通于上國至宋諸大儒以理學相倡遂稱鄒魯今海內屈指文獻則閩不後矣然予所謂士習之弊亦漸異乎所聞抑又何也記曰反古之道忠焉實焉虞夏商周之盛豈繫他故彼其庠序學校之教所以使民興行成德而人才所就後世卒未有能及者誠得其本故

也吾黨上承簡命下總師儒朝夕勉循引蹈繩矩俾諸人士曉然知道德仁義之教不外彝倫日用之間其吐爲文章盎然出之不主故常他日晉而左右明時非禮樂刑政之司則岳牧工虞之佐安知蒙傑之士無有以臯夔稷契自許者乎將鄒魯之風復見今日而有唐常君不得專美於前豈不有榮耀哉碑故虛其上方未有記予不佞僭述其梗槩以自覽鏡抑亦以俟後之明哲者焉

重脩福建提刑按察司公署記

閩提刑按察司由宋元歷國朝相仍其地然沿革靡常分合異故即遐邇無論矣自洪武甲子迄于正德辛未更數十名公漸次克拓規制始備莆人見素林公詳紀于碑樹之廡下由辛未歷今又六十年安成鄒公某來總憲事周覽方輿諦觀表裏則昔所稱壯麗剝落朽蠹大弗稱于常度公慨然曰是吾責也遂謀于僚友達于兩臺咸贊成之乃命經歷張某督匠計工且戒

之曰物貴度材餼貴稱事力貴勿擾匪是即弗任于職張倅唯唯以其秋八月興工爰始大堂達于內外左右廳廡吏廨隸候獄司神棲應門綽楔罔弗增飾棖桷梁楹門疏瓦甍凡厥蠹壤罔弗簡易堂階既降更置重屋覆于露臺加以丹雘樹以屏蔽繚以周垣凡厥庀度罔弗完好既訖工公乃偕賓佐觴而落之酒三行因執簡以屬某願子記之庶以詔夫來者予惟古者天子建邦設土自比閭族黨達于方伯連帥上下

相維兵農兼轄然必歲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其國以防壅蔽 高皇帝疆理寓內防古建官文武並用分置三司而按察之職要在振紀綱警吏治讞刑獄詰兵戎藹然成周遺意故以彈壓則百司受成以巡歷則羣僚咸事二百年來政清人和海內寧謐 聖祖淵謀宏度信哉長治久安之道也維茲八閩僻在海隅西阻岩谷東連夷島嗜利不軌之徒觸法冒禁恬無忌畏勢家豪宗動相構結罔憚大吏嘉靖中海氛聿

華陽館文集卷五

三

煽兵革荐興百姓播蕩獄訟蠅起諸司分道並出禁輟綏來日不暇給每歲議讞視他省爲甚夫兩觀設斯民知畏象魏懸斯下易慮臬司職在風紀政教號令之所出也是故高其堂與列其等級壯其規模非徒以示尊嚴備侈觀也期於使民望堂階則陵暴阻聽政令則悖慢革世言唐虞土階夏卑宮室至于姬公宅鎬營洛崇崇言言此明古今異時質文迭用非所以相反也茲役之興其於治理所繫豈眇小哉嗟乎按

察使尊官也不滿歲則遷去恒情樂於因循悞更憚於改作鄒長公下車月餘叶衆決筴亟成茲工此其度量相越較然著矣然予觀十甲十二子相配而成歲功數窮六十則消息往來之變默行乎中繇建司以來兩起甲子載歷辛未皆有事于茲役記曰甲拆也辛新也言物既萌拆積漸而復新也諸君子因時通變拓地察宜若作室家不遑寧處方長公首事謀及諸僚罔不懽然各出贖金以佐工作兩臺又力從史之

華陽館文集卷五

三

推是心也宜其樹勳流聲匹休先後矣抑予又聞當正德庚辛之際鄒長公大父易齋先生適僉憲事守法嫉邪抗疏引去今乃大發于長公顯顯叩叩以學術行業藉重一時語曰德厚者流光攷事證往適又皆與數會斯亦可異也已予故得金記之俾來者有攷云

前坡記

友人蕭原潔氏隱居湖山之上環居爲池池上爲坡寬衍屈曲風土攸宜原潔壯而至老少暇

輒徜徉其間於是自稱前坡山人意若自得者
人過之問曰吾子何取於斯而樂之山人笑而
不答或曰前潛也山人少負雋才既棄博士業
不得用遂隱居于此在易乾之初爻占曰勿用
言潛在下也故稱潛焉或曰山人早歲操奇美
積蹄數千金久之笑曰吾父若弟咸以清白通
仕籍唯予罔效尺寸將賈豎等耳乃令其子輸
計入太學且命之曰是而父所以報國家也自
是謝去營慮日偃息坡間故稱前坡翼日山人

華陽館文集卷五

无

問記於予予曰或者云何山人復笑不答雖然
予試漫言之山人試漫聽之夫人欲極登臨之
樂縱遊觀之美必之乎超曠之野巨麗之都然
後可以發其幽趣博其志意彼數畝之瀦尋丈
之坡出門引望不踰畦步山人果何取而樂之
吾聞范蠡得計然之策用其五以伯越已乃去
爲鴟夷子入齊爲陶朱公所在能以作業致富
山人踵蠡餘智何不具貲糧戒僮僕東入會稽
觀勾踐所卧薪處下錢塘出姑蘇見當時能用

蠡謀卒攜吳王夫差蠡功名立竟以陶朱自
污彼其將相且不屑爲而何富人之足多乎且
二郡故稱巨麗富商大賈輻輳其中侈其素封
自比列侯試蹤跡其人亦有負將相之器如陶
朱者乎山人誠好遊不已遡大江上金陵攷六
代遺都然後仰見 聖祖混一車書之盛下維
揚涉淮泗洪濤巨浸舳艫相望弔淮陰之墟尋
圯橋之里登歌風之臺彼叱咤鳴喑之雄誠足
卑也東望海口西望彭城則南北襟喉在焉今

華陽館文集卷五

三千

公卿大臣日講轉輸山人能以奇策徃干之乎
出濟上登岱宗觀日所出沒如在几席下亦奇
游也秣馬北去過三河抵幽燕黃金之闕白玉
之堂離離總總巨麗乎天中 王上聖神繼統
方與二三大臣講黃虞之道紹三五之業山人
試從而闕焉于以見天之高地之厚吾人之安
居而粒食皆 王上之賜也如是則天下之大
觀山人皆收而得之回睇一丘一壑直稊米耳
冀以是聳動山人吾將更端言之山人於是俯

而思仰而歎曰嗟乎僕安得挾策祛篋從巨人
長者游以快予意乎然予嘗泛彭蠡涉洞庭過
夏口一日之間風雨晦暝波撼霆鬪帆檣出沒
於波濤洶湧間予心快焉今老矣追憶曩游心
怦怦怔怔不能即枕席孰若使予終老茲坡時
而游衍時而逍遙不知我之爲彼乎爲此乎詩
有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唯先生終教之予曰
噫唏有是哉山人誠隱者也彼其所得者內也
予所言者外也錄茲以往卽四海之遠九州之

華陽館文集卷五

三

大山人可以卧遊得矣遂書其事爲三筴俾山
人藏之以自考焉

澄湖記

去邑城稍東界于兩水之間突爲平岡外埵而
內窪漸浸爲湖湖傍多良疇果園宜于粳稻菽
麥槐楊李梅橘柿芙蓉東湖劉氏世居之先世
以文物科第望里中姻家劉君璣早歲試諸生
績學待時卒不得售乃退而老于湖上結茅葺
屋日偃息其中自號澄湖居士有玄同子者里

中人也喜爲老莊言翼曰居士過玄同子劇道
湖上之勝玄同子曰吾子誠有味于湖願卒言
之居士曰余曩也從博士業覽鏡百家撝獵舊
聞廢于寢食火蒸蒸內起猶然不肯休今幸見
棄有司返乎故吾向之褻淫交鬪之患若濯于
清泠之淵而不復于前每出游湖上傍徨四
顧波光上下目接心謀嗒焉相忘當是時雖有
三公之貴百乘之富吾不願與易也玄同子曰
固也夫水有大有小有清有濁流爲江河浸爲

華陽館文集卷五

三

陂澤渟爲湖沼彼冷然之淵靜徹凝膩顧而樂
之可以怡心神澹智慮宜子之眷然不能捨也
假令歷龍門涉洞庭下三峽儵忽之間呌怒撞
搪霆鬪汎擊洶湧湧破山走石目爲之營救
耳爲之震撼心爲之惴慄將卒然失其故常而
莫知其所由子將奚若居士曰然吾聞擇地而
蹈則險巇之患曷至循性以安則驚鬪之情不
作古之人終身巖穴頽然蓬蒿之間彼又安知
龍門之爲鬪三峽之爲險乎玄同子曰嘻如子

言子之心殆捷矣夫道無常物有當無常則萬變不能執有當則羣類不能逃是故物生有是物生有非必是其所是則是亦非是必非其所非則非亦非非請以水喻人臨乎清泠之淵則喜喜果是也耶值乎風濤洶湧之變則懼懼果非也耶喜亦一心也懼亦一心也此爲是則彼爲非其將皆是與非耶其將無是與非耶是二者則有辯矣子獨不見北海若與河伯相譏切平方夫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河伯欣然自得北

造于海望洋而歎北海若示之以人和之以天浸淫之以大道因乎分量察乎盈虛窮乎有無然後知天地之爲梯米也豪末之爲丘山也吾子則何居焉於是居士茫然失其所對仰天而歎返袂而走馳見華陽子曰今日吾爲玄同子所困吾幾不爲人矣願先生往辭焉華陽子相與偕造玄同子而問焉曰吾子何難居士之甚也玄同子曰吾嚮見居士盛談湖上之勝意若自足者竊哀其局而不通滯而不化故縱言及

於老莊居士乃茫然不能答吾子以爲何若華陽子曰居士失矣子亦未爲得也子未嘗究晝夜死生之變是非利害之因內外動靜之端乎古之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入水不溺蹈火不熱是故處乎無窮之紀而立乎萬物之表內不滯神外不滯物其於晝夜也死生也是非也利害也若氷釋凍解循其故然運而不有河伯忘於秋水北海若忘於海居士忘於湖今吾子乃揭揭然索之於是非之辨傲之以所不知宜

乎居士之茫然不能對也子不聞程伯子之言乎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內外兩忘則澄然無事而又何膠膠擾擾得此失彼之足言乎於是居士躍然謝曰子嚮也矇未嘗得聞大道之方今聽先生之言其於道也若發矇矣遂去不復與言兒瑜壻子居士輒請書之詩不云乎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居士幾之矣

宋丞相文山先生忠烈祠記

今上萬曆二載予奉命填撫南畿以十有一

月行部宣州宣守若令具言宋丞相信國公文
山先生以咸淳五年差知宣郡既下車諸所罷
舉咸切民隱春和省耕作為農謠令歌之以勸
既得代猶惓惓與父老子弟陳說教化百姓戴
之去之日爭醵錢立祠以志不忘備載郡乘今
宋亡且三百年父老子弟每言丞相事輒泣下
顧祠廟遺缺無以妥靈揚哲以慰邦人之思守
土之謂何俊等是用早夜經營擇地于宛陵驛
故址諏日興工棟宇維宜寢堂既列蒸嘗咸備

華陽集卷五

五

越七月祠乃告成以不佞為公鄉人攷先哲舉
廢祀獎忠烈又撫臣職也守若令相率頓首願
有記以示久遠予喟然歎曰公之忠大矣蠻夷
戎狄聞其名猶知敬慕況過化之區乎孺人懦
夫一及當時事輒怒髮豎指涕洟沾襟况冠裳
之倫乎按祀典以勞定國以死勤事法施於民
捍大患興大利備此五者宜莫如公是宜饗有
廟食贈有爵秩褒有號諡茲舉也於法為崇報
於義為勸忠雖予之不文將焉辭之嗟乎自古

夷狄亂華凌夷酷烈莫如宋之季世文武忠藎
謀度罔庸姦黨儉邪阻間輒售二者相乘竟至
滅亡予嘗考其終始蓋重悼于公之死云公自
寶佑登第即慨然以國家自任宦者董宋臣用
事上書乞斬之既又極言其罪皆不報賈似道
當國屢抑公不用年未逮強遂抗章致事去咸
淳間稍遷提刑尋知贛州當德佑之際勢廩廩
矣公以羈旅孤臣倡義起兵以圖恢復勤王詔
下輒提師入援夫以新合之衆當乘勝之師值

華陽集卷五

五

厄亡之運為扶危之計不俟智者辨此矣國存
與存國亡與亡公之心何心也既至臨安即又
上書乞斬呂師孟尋陳言大計分天下兵為四
鎮置都督以統御之使敵分而鬪我乃可制此
其計明甚矣執政陳宜中諸人猶扼公所言不
得用既知平江極力經營軍聲稍振會虜寇獨
松關亟召公援臨安三吳尋委城降虜假令公
不去吳堅守大郡以固藩籬虜雖張甚必恐我
乘其後乃又趣公以去門庭不戒堂堂安守卒

之繫組納降屈膝請和天之所廢誰能違之嗚呼悲矣論者謂公早年勇退投閒自放有謝安石之達慷慨上書乞斬宋臣師孟有朱雲之勇孤軍赴援力謀社稷真州之脫空坑之敗循州之執艱危萬狀誓死不悔有顏魯公之節燕京被留從容義命顧問慙慙應對如禮有箕子之貞既趨柴市南嚮再拜臨刑自若有比干之義蓋公之志可以塞宇宙公之忠可以貫日月史臣謂公一死收宋室三百年養士之効豈不然哉予因撰次公事而述厥赫赫者以昭示後來亦宣人之志也郡守以下咸書名左方以見祠所由始云

當塗縣移建廟學記

當塗縣漢隋及唐皆屬丹陽宋太平興國間始置州當塗以附州不得立學元時置學萬壽寺西未就工太祖皇帝天兵渡采石駐太平縣人陶公安率父老謁見卒用其言成帝業天下既定太平得置郡隸京師爲首善地方是時

海內大興學校當塗學自洪武歷正德屢修葺之顧地勢卑下形家弗宜科目視郡學常不及額萬曆三載今郡同知龍子宗武往攝縣事於是諸生曹泮謝九鼎等言府南水豐二倉乃宋元貢院遺址地當巽隅位于丙丁此文明之象也諸生願以今學更茲地置學宮惟君侯圖之龍子遂言之郡守錢子立通判韓子相推官劉子垓詢謀僉同適予撫臨境上巡按御史鮑君希顏竣事將代郡守偕僚佐率諸生來言前事許之乃行兵備副使馮君叔吉核其成是年冬十二月委照磨葉懋德典史魏寅亟往督工相厥舊材罔弗堅好天時協休群工爭赴廟廡堂與櫺星戟門庫廡庖湏罔弗飭備敷教有堂尊經有閣敬一有亭鄉賢名宦有祠官有寢齋士有講舍凡諸費用共計若干金予與前巡按鮑君相與計發會今巡按御史唐君鍊至有司以言復發贖金佐之提學御史褚君鈇以校士至亟爲嘉勸龍子視厥工若作室家毋廢朝夕明

年春知縣王繼明來代厥事功乃用訖錢守等遣其師儒來請記予惟三代盛時庠序學校之教偏于中國然總其指歸要以明倫盡性使人歸於成德達材而已三代既衰王澤竭而力政作先王庠序黨塾之教廢壞已盡孔子以匹夫彌縫其間思以其身力追先王之舊蓋嘗觀於洙泗之間猶斤斤然老負其壯少肩其長孔子始慨然興歎退而與群弟子刪詩序書明易傳定禮樂冀以其道教於後世漢唐以還英君誼

辟興太學講禮樂皆知尊孔氏而賤五伯可謂盛矣然郡邑學校之建或置或否迨至我明始詔天下郡縣皆得立學廟祀夫子置師儒之員厚之廩餼羣諸生教之雖以窮陬下邑有司兢兢然毋敢慢棄天子之詔其規模鋪張雖唐虞三代莫或過之然予竊怪今天下經生學士誦法孔子衆矣顧口咕嚕剽章句以竊升斗其傑然秀於人者不過攻古文辭挾氣節功業以自托於時其有能發明孔子仁義道德之

訓挺然以古之豪傑自負蓋亦罕矣茲豈我

國家設學養士之初心哉當塗故江南重地方太祖起淮甸定羣雄天兵所臨勢如破竹及以大計問於陶公安安對以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人行弔伐天下不足平此與孟子舉仁義以勸齊梁之君何異開國文臣於一顧之頃指陳王道出數語以決大計如陶公者卽劉宋三四君子且推先之矣諸生固陶公之後進也而又朝夕夫子之宮牆得以攷見先王

建學育才之意可徒習其器數糟粕而自遜於古豪傑之倫其於有司惓惓遷學之意寧得毋負矣乎吾觀革之爲卦澤火相制時當更革又有文明之應故曰巳日乃孚革而信之當其時大人虎變於上君子豹變於下聖人於革之後繼之以鼎鼎者養也內巽順而外文明占者應之爲大亨以養聖賢此言上古君臣之際金玉其德爲時鼎鉉故能負重而任大士君子於其時皆得奮庸登進養於王家以圖鼎建之功今

當塗之學爲司牧者旣革其故而鼎新之又歲德在丙爲虎變之應主上方大比海內不惜大烹之養以求得真材裨助邦家諸生應期而出當必有乘風虎之變蔚然並進於休明之朝他日負大投艱挺然爲國家鼎柱之臣俾後之觀者指計其人將曰此有司遷學所興起也則諸生匪徒無愧陶君其於茲學尚亦有榮顯哉不佞且日望之是爲記

廣德重修初書院記

華陽集卷五

四

三

嘉靖中予師東廓鄒先生官吏局以言事謫判廣德廣德故桐汭地阻山依險民俗纖嗇然喜節俠鶩爭鬪先生至則與父老子弟陳說先王立鄉約者論俗禮要久之民皆悅服諸博士弟子與巖穴掌故日從先生講致良知之學欣欣然若有興也踰年教化大行遠近學者造門就業戶履常滿乃因故老氏官請于臺察數淫祠易之報可遂建復初書院會民步氏以田訟先生諭之以義兄弟叩首服願割田若干畝入書

院爲學徒費歲擇行誼諸生掌其出入乃請于巡撫中丞泰和陳公亟從吏之而書院規制始備先生旣去嗣茲土者煩于簿書期會書院所布條章率不急視之其後田租報于上官有司歲稽察之俾諸生無所與父之書院日就圯壞講舍號房棄爲荒址講學之風久亦寢衰焉萬曆二載冬予行部宣州河南吳子同春來知州事先期介謁行臺目其器度溫雅有文與語應對甚悉察其中又若有概焉非苟爲時譽者予

華陽集卷五

四

三

心灑然異之比撫臨境上考俗問政與吳子曰孜孜焉遲明趨學宮進諸生與之辨難已詣復初書院展拜王鄒二公遺像瞻歎久之吳守乃踞進曰明公何歎將書院廢不修乎抑歎二先生之學不明於時也同春不敏願爲更新庶與父老子弟考往訓來布法和衷以惠于我邦人邦之人寔永賴之子驟然曰有是哉吾其佐女未幾以修書院狀來報明年夏遂告訖工吳子遣校官李嘉禾率諸生來請記且曰書院以復

初名鄒先生意深遠矣願明公闡之以詔多士
同春等亦交有省焉予諾之未遑也蓋嘗讀易
至剝復之際而有感于吾人此心與氣機相爲
出入夫以五陰剝陽天地生生之機幾於息矣
一陽來復天根始見爲臨爲泰爲壯孰或引之
孰或遏之大哉復也其見天地之心乎孔門之
教以求仁爲要仁者天地之心也良知者心之
昭明靈覺者也致其良知而事事物物皆就吾
之條理此謂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身脩矣易

大傳曰復以自知此求仁之要而王先生致良
知宗旨也嗟乎知此則知復初之義矣奈之何
今之談良知之學何其多岐也語超脫者棄卑
近病紛擾者主虛寂則與大易復卦所陳其旨
異矣夫心一也無內外動靜而一於天則者也
是故不遠而復則無祇悔慮以下仁則復而休
頻則厲獨復則吉敦復則無悔迷復則凶夫爲
吉爲休爲無悔非善復其初乎從逆而危惠迪
而吉非復與不能復之辨乎當時善復者莫如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孔子
贊之曰顏氏之子殆庶幾焉今二三子從事復
初之學盍亦反而求之吾心爲復而吉乎爲迷
而凶乎要在自致其良知以復其初而已予何
言書院建置始末鄒先生嘗自爲記今吳守又
從而增築焉後爲周范王鄒四公祠又置陽明
王公像于閣上以鄒先生配焉董其工者則邑
博士李嘉禾朝夕經營如其室家是皆可謂有
志者也遂併記之抑以勸夫嗣官茲土者焉

華陽館文集卷之六

吉郡宋儀望著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碑類

唐山縣重建帝堯廟碑

唐山故隸邢郡其西北有山隆起曰堯山之巔舊爲堯廟相傳爲堯始封之國邑人思其德不能忘遂以名山且立廟祀焉然不詳始自何時元大德元統間俱加脩葺學士郝經儒學提舉楊剛中並述其事于碑入國朝來廟廢舉不

華陽館文集卷六

一

常久之頓爲荒址有司歲時致祭率無所瞻依嘉靖己未前兵憲南郡陳君大賓乃檄知縣梁需新之未果今年春閩人楊令大韶往視祀事慨然興懷視其山麓舊爲浮屠宅有黠僧醮民財建殿五楹其中令計度舊址風雨飄急即廟未可經久因廉僧所爲不法尋逐去之遂即其殿改爲帝廟凡棟桷瓦甍臺階欄楯皆次第加葺將訖工令乃具事始末報且乞文以示永久予既諾其請遂以其冬按歷境上瞻視良久

因深歎楊令是舉有裨風教且足以慰邦人之思仍命稽考舊材加以重屋以便展錯左右爲碑亭前爲石坊表厥徽靈俾來者是式可謂備矣按史帝生於伊祁氏其地今恒山之西初封唐侯地里志亦云伊祁山堯母所居葬於慶都慶都西曰唐今恒山唐縣是其始封不知與今唐山所稱何所撫據史又稱帝既受摯讓遂封摯於唐至舜封堯之裔仍稱唐國豈以始封讓摯而唐山其嗣封耶自伏羲神農黃帝以來其

華陽館文集卷六

二

言聖神皇王之事詳矣乃孔子序書斷自帝堯而五帝事不少概見豈非以帝昭明駿德法天授時及至倦勤之日遂舉大位讓之於舜若釋重負然譬之天生萬物四時相禪成功各退而曾不尸其功故孔子獨贊之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史臣之贊亦曰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其神功盛德相推相禪循環無端莫容名說則史臣固難言之矣嗚呼茲固孔子之所深慕也哉予往按晉陽嘗謁帝廟徘徊不能

去今復得謁帝於舊邦而致其尊崇瞻仰之意
豈非余之深幸哉或謂唐小邑也祀帝不僭乎
是不然禮爲社邑之長且尸祝俎豆之茲邑爲
帝舊封於法得世祀又何僭舊嘗以舜禹配饗
予謂祀堯以侯封禮也若舜禹非邑所得專祀
曷肇正焉令應曰諾廟傍仍浮屠氏居之其殿
多依山巖鏤石爲佛甚奇恠志以爲五代時郭
威所建今命主僧者世守其廟仍復其差無所
與以優勸之遂併書于石俾後之嗣是土者得

金考焉

刻吳邑馬舍村義塚碑

歲辛亥春王正月予考月令順王度以厥日丙
午循行阡陌問民所疾苦已酉入馬舍村日既
昏行數里許室廬落莫鷄犬之聲不聞問之父
老云茲地昔稱蕃盛往乙巳歲大饑民多流亡
以瘠死填溝壑者不可勝數頃年以來旱魃爲
災陂池淤塞田愈荒穢不治民至無以償公稅
前後鬻宅舍子女相繼也而人戶益稀落矣予

黎明示之良然乃召耆民計脩水利事三月辛
卯遂疏前漫涇河已又疏旱涇河其諸溝洫汙
港命以次濬治之月餘諸督役者來報成事已
跪請曰昨疏河有骸骨數十軀率覆淤土中至
男女無所辯問之皆乙巳歲所瘠死者予聞之
喟然太息曰嗟乎周禮王政民一年耕有三年
之食無三年之蓄者曰國非其國今若等以一
歲之饑遂至瘠死棄野澤中遭虫蟻狐狸之患
乃又不能赴深山大壑以死至爲土人所掘發

假令今水旱復有如堯湯時不知民之死亡如
所云聞又何如也吁可悲矣予乃命里人丘禮
者擇土一區收遺骨盡葬之中爲坎二凡廣丈
餘以磚甃其外加封殖焉費則取諸公家羨餘
者仍名其塚爲義塚俾吾之民即不幸有遭饑
餓如若等者皆得附葬其上而後之觀民風者
亦知民之困于今之賦役一遇水旱至不能自
存如彼所云則思長利以甦吾民當必有道矣
按前漫旱涇二河淤塞者凡數十年予命耆民

黃鉅胡仁輩率其衆力濟之仍令別區各爲助夫役日計千餘人人日給米一升月餘遂畢功其爲力亦艱矣因併書于後以見茲塚所繇始云

吳邑役田碑

往歲在戊申予奉命來令于吳以其冬十月抵任至則問邑之故而罷行之時方審稅長役次故事悉以已意揣摩其間使民不得曉識上意以故民多賞緣倖免予乃致衆于庭詢其高

華陽館文集卷六

五

下而加斟酌焉然民猶若有戚色者問之父老云先周文襄公欲令邑各置役田以助運輸之費此其事甚便於民然率廢閣不行矣會當道有牒令諸司條陳時政得失予因採撫衆議列爲四事以請其一今所議役田是也于是羣邑人又以其事懇于撫臺撫臺下其事于邑予乃歷詢于父老博謀于士大夫經營籌度以考厥所繇始故首明建置夫事有經有權役田之歛以百抽五而時盈縮焉故次權歛徵夫田莫慎

于經界經界不正則久而滋弊故次明經界老子有言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故次聽勸助昔子產之議政也立鄉校辯都鄙秩廬井示民之有守也故次立公莊有田則有徭有戶則有役役田則利均而無專戶故次免徭役夫事莫先于便衆法莫病于擾民故次弭訐查然又慮差解之不均也稅長之妄費也經理之不得其人也故次慎差解又次防冒費又次謹佃種終焉議既定乃以報于諸當道諸當道咸善之然

華陽館文集卷六

六

後播之于民斷而行之又明年役田告成予惟古者有公田以供貢賦有私田以贍百姓是以上下咸有定業而民無歎累後世令民自相置田多者連阡陌少者無立錫之地公上之需悉取于民然使當其時海內寧謐無兵革之擾又或上之人不欲紛更制作與斯民休養生息則賦歛猶有定額而民力亦能自支吁難言矣我明歷國百九十餘年海內晏然無事柄國者又多持重老成無有如前所云云宜乎國有餘藏

而民可暇裕也。比者醜虜犯順，方動兵革之議。大司農遽告帑藏殫竭，江南逋負動至數百萬。其在蘇吳十居其五，部使者更至無寧歲，邇又添置藩司，專督逋稅徵歛之議，蓋蝟毛而起矣。夫令所以庇民也，民之不恤，其何能令？頃年以來，多逋亡之戶，積拋荒之產，稅長包陪，日甚一日。南北解運遠涉踰時，又有風波盜賊之虞，舟車轉運之苦，加以內府供應使費，滋甚窮鄉編民，心恆目駭，任其剝割，窮計盡則負勢豪之

華陽館文集卷六

七

貲以救目前，行役者尚未抵家，而豪奴悍僕已索償于庭矣。惟茲役田僅以贍差解補，逃虛耳，固非所以宏利而裕施也。後之君子循而行之，拓而大之，使田額日增而稅役有賴，則茲民也，其或將有濬乎是役也。爲區凡三十六爲田，各有差共計一萬三千餘畝，歲收租一萬五千二百石，有奇。董其事者皆區之良民，能急公家者，其勤爲可紀也。咸列之碑陰，云時嘉靖辛亥仲春朔日。

重脩宋朝散大夫提舉舒州靈仙觀章公

墓碑

今大中丞涵峯王公少與其弟履吉氏以文學崛起吳中，未幾公遂舉進士，歷官諫垣，晉大常少卿。已又晉今官，而其仲履吉氏竟輾軻不第以卒。今所傳有雅宜集，大爲當時所重。自公伯仲之起也，王氏之族遂隱然名聞海內，然不知公之先蓋出自章氏。云按章氏譜，其先有諱及者仕唐爲康州刺史，居閩之浦城，傳三世曰仔

華陽館文集卷六

八

鈞，唐末官太傅，仔釗官團練使。二氏之後浸以蕃盛，散處于閩浙間，各具載譜，諜中乃後不知何自徙于姑蘇。仔鈞四世孫諱得象仕宋仁宗朝爲丞相，封郇國公。今大中丞蓋其後也。仔釗六世孫甫字端叔，登熙寧三年進士，終朝散大夫，提舉舒州靈仙觀，有宦績，具載先正龜山楊公墓碑。朝散公有子曰憲，愆居吳之黃村，受學於王蘋，往來于楊時、朱震呂本諸公間。至四世孫康字季思，有隱德，嘗問學於朱熹氏，默有所

契時尊稱為聘君先生咸載姑蘇誌中自朝散之歿也二子以墓銘請于龜山氏後十餘年夫沈氏繼歿龜山氏乃卒銘之墓在吳縣長山鄉仕墟村朝士塢之原今所云光福里是也歷國朝凡四百餘年其子姓咸散處無有顯聞墓遂蕪沒不治已多為芻邑人侵葬之其先碑石等制率覆積土中今嘉靖乙巳中丞公遭厥考大夫之喪家居踰年乃考先世之故慨然嘆曰自吾章氏徙居吳中代有顯人以迄于今其諸

華陽館文集卷六

九

墳墓乃荒穢不治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於是召侵朝散墓芻邑人責之且告之故芻邑人各執辭不服無何上遂以前官起公督理漕河公乃以其事聞于邑執事已又聞于督學監察胡公監察公下其事于兵備道兵備魏公遂下之邑明年公乃上書皇帝闕下言臣本章氏後自先大常臣始出養于王氏至臣兩世冒王氏姓臣聞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臣不敢以王氏故遂忘臣所自出於是下其事于該部該

部移所司勘實未報往戊申秋抄予奉 上命來令于吳道經濟上乃拜公于行臺與語久之因備聞朝散墓事相與別去比至吳月餘乃召侵朝散墓芻邑人語之曰女里有先朝散章公墓乎曰然朝散墓芻邑人等所置墳乎曰然然則女謂朝散墓與女等所置墓孰先後乎於是芻邑人各踴進曰吾儕小人實不知可否且各所置墳亦不知時遠近惟君侯哀憐之予曰女第遷去逼朝散墓者餘無女罪於是芻邑人各

華陽館文集卷六

十

以次遷瘞于別所予乃命工加葺之起龜山氏碑樹于墓左事畢乃以報于胡魏二公時中丞公業已轉官留都協掌院事公乃以書報謝于予且曰先世墓辱執事復存之願有言刻之堅石與龜山楊公並傳于世實存歿之感也惟執事卒圖之予辭不獲乃敘次墳墓始末錄以復中丞公且俾章氏之後顧瞻朝散墓者得有所考焉明嘉靖庚戌夏六月廿有二日

明故江夏令蚪山先生配邵孺人合葬墓

碑

江夏令蚪山先生既卒之明年獲葬于邑西之蟾塘踰四年爲嘉靖辛亥厥配邵孺人繼卒其長子澄與其弟浩始啓其兆合葬焉於是先生門人大行陳子業爲銘之壬子冬余奉上命出按河東因過家獲展于先生之塋浩乃相泣載拜言曰維昔先考最知於子子其爲書墓隧之碑以假寵于我先人不肖孫之願也予應曰諾明年癸丑入晉坂又明年甲寅春王正月按事

華陽館文集卷六

土

稍暇乃謹按先生狀而書之先生姓蕭氏諱韶字希舜別號蚪山吉之永豐人也世居社州里曾祖煥珪嘗應詔輸粟千石其先配宋氏爲予五世姑繼娶某氏煥珪生子七人諱律聲者生俊秀而號靜菴居士先生其中子也母曰黃孺人先生生而卓犖不羣稍長出人士前久之今大司馬雙江聶公州伯劉公邑博陳公目先生奇之相與定交爲文章正德己卯宸濠反江西試事遂罷今上壬午禮部奏言江西鄉試當

倍如數詔許之是時西蜀程公啓克以名御史出按江右於是間取提學所收士覆試之得先生所著太史公不明理文業已奇之及望見先生脩軀偉貌程公益又大喜比入試遂以易經魁兩榜第三人於是先生名聲藉甚明年癸未會試禮部不第歸丙戌丁黃孺人憂已丑復失第然先生愈益自負是時諸人士亦皆慕先生之爲人今尚書儀部郎中前給事中聶君子安侍御索郡楊君明夫進士大行陳君履旋企予

華陽館文集卷六

土

先後從先生受易先生說易多宗晉江蔡氏爲文有奇氣其他弟子以文名邑中甚衆先生爲人崖岸自矜邑中富豪人每置酒邀先生輒不欲往得先生至莫不沾沾自喜人士亦以此多之雙江先生往以二千石家居聚徒講學先生益又往來論學不少勸壬辰乙未連丁考君繼母憂自後又連不得志於禮部甲辰先生乃俛受官出知江夏縣江夏爲楚首邦撫按潘臬總轄於上時楚藩以老諍多訛天子法其諸豪橫

姦究憑陵恣肆漸不可操約且又當四省孔道朝夕接應無寧時先生至則鎮以安靜未幾邑事稱治於是前後撫按交薦之歲嘗大饑先生乃請發廩賑民繼又勸富家貸粟于人而全活者甚衆未幾部使者以督逋至先生嘆曰民方就賑而又欲督其賦是速民死也是時朝廷發內帑金若干下邑貸貧民先生議以是應徵而另貸楚府粟數千石賑民公私甚便時上官或有難之而巡按伊君特允其議舊法禁販子

女而地方逮者日數十輩先生嘆曰禁販法也如民瘠死何乃寬其法放之乙巳春楚世子弑其父時諸司倉卒聞變官民洶洶以爲事且巨測巡撫車公召先生計事先生對曰楚府內變此其勢不可亟亟則不能無生得失車深然之明旦諸司入哀臨議以兵護不虞先生力爭以爲不可且曰彼弑逆未有蹤跡冀得自脫禍安能有加於我若趨之則事危矣乃止及撫按以聞朝廷遣法司會勘而楚世子竟伏法死明

年丙午先生季子浩與予同舉于鄉十月浩遂如江夏省覲已又隨入京丁未四月先生返江夏是年秋議編均徭先生晝夜審核戶口剔刷弊蠹而又苦於迎送供應遂病病且劇猶手自磨勘冊籍既退而捐館矣是時先生二子企邵孺人皆家居計聞長子澄倉皇奔喪歸先生先聘徐氏女以病廢甚哀憐之及卒乃更娶邵孺人孺人同邑馬題洲易常女也勤儉慈順謹于婦道先生三遭大喪凡衣斂葬具孺人竭力相

之未嘗以累其伯叔已又育其孤姪亦如其子平生服飾儉約御臧獲僕從甚嚴視其家無一棄置物孺人既有婦而猶日計粟米鹽醋蔬果治酒食必極豐潔曰與吾夫若子往來者必賢人也不可以儉得過賓客孺人既勤於家事遂多病先生終其身不置妾媵以孺人賢且多病故也甲辰孺人如江夏視先生丙午冬歸自江夏企聞先生計孺人痛哭幾絕以是益病諸婦妯娌寬之百端莫能解踰數年竟以病卒嗚呼

若孺人者其可謂賢也已

梅溪戴氏祠堂碑

予讀虞文靖公所著吾邑梅溪戴氏祠記因歎古者公侯卿大夫皆得世其國家生有宗死有廟其後或至千餘歲猶得推本其所從來又何其盛也自周道衰井田廢仕者既無世祿公族之後往往降爲庶人散處列國蠻夷中所稱聚族報祭之禮亦漸陵夷衰耗矣漢唐以還制大夫以上始得立廟庶人則祭于寢其後伊川程

華陽館文集卷六

五

氏乃定始祖之祭朱子謂庶人無廟復以祠堂易之而始祖之祭猶有異同二公皆當時大儒而議論規制猶不能一况當元季之朝其紀綱政教視有宋不逮遠甚而梅溪戴氏獨能遵明程朱之意初立總祠以祀始祖可謂拔出流俗其爲文靖公所稱述宜矣祠故毀于兵燹弘治中徙建于湖塘未幾復圯至嘉靖某年卜地于村北之陽朔祠其上予友梅泉斗南父諡于衆曰吾家總祠迄今三徙時世數改工力維艱母

亦文靖公遺訓有以詔我後人而本原之思歷久彌勤今茲之祠宜有銘述以昭示無極乃率其族人介予山房徵文以紀予嘗徧攷戴氏之鄉其地多深山大谷觀林豪野其人多聰敏沉勇鷺桀悍戾其俗多尚氣節喜爭鬪百餘年來諸所云故家鉅族皆立總祠以聯束其族人凡歲時祭祀之節聚會燕饗之規踈戚慶唁之文皆聚衆於祠講而行之至於軼行不軌之夫強吏所不能致文法所不得繩一爲族人覺發則

華陽館文集卷六

十六

告之總祠而共棄之不特嚴祖考供祭祀已也可謂厚矣予嘗以爲三代禮廢宗法不行而祠堂之制猶能謹于始祖維持禮法以翊輔教化實有先世大宗遺意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歟戴氏固文獻之族也當唐僖時錫由吉州刺史畱今纂溪鎬子延昌復以殿中侍御史刺史虔州載遷梅坑彼二君者在禮所謂始有家之卿大夫也其法宜得世祀遡唐歷元擢科第由薦辟者三十有二人入國朝來翰林

典籍安 高皇帝嘗賜和秋日鍾山等詩他如
訓導益仲教授紹安國子生惟朱又嘗服官入
貢皆得陪祀嗟乎戴氏之多賢如此宜其歷世
綿邈引而弗替予故樂爲之銘俾後之覽者咸
有所興起焉銘曰惟戴之先譙國爰始在漢有
聞大小戴禮歷世綿邈刺史奮起守官于吉纂
溪攸徙桓桓殿中載守千虔乃謀厥居梅溪寔
遷支庶既繁人物振振繇唐歷元三十二人我
明繼作曰有太史鍾山賜和賡歌是嗣服官儒

華陽館志卷末

七

吳齊門建文學書院碑

吳故有學道書院祀吳公言游嘉靖中北虜寇
都城 朝廷責辦益棘乃設藩叅一員督賦吳
中有司遂移書院置糧儲道其後倭變起海上

巡撫都御史提兵鎮蘇城又更道爲撫臺而書
院遂廢今太僕卿顧公存仁早歲以給舍言事
編置居庸比赦歸居吳之齊門力耕大石山中
俛仰今昔思范公仲淹遺風乃割田百畝入蘇
學助諸生饘粥已又割百畝立塾學于齊門延
師教其鄉人子弟公又私念東南文教起自吳
公在宋則有著作佐郎王君蘋伯信學師河南
國初五世祖愚原魯潛心伊洛不肯仕元
太祖徵赴闕不就官公仰慕既切至形夢寐乃

華陽館志卷末

十八

書院

建書院主祀吳公而以二君配焉父之公被召
爲給事中累進今官復抗疏歸益思拓所未竟
以垂來哲乃重割田千畝捐作義莊以二百畝
屬州學七百畝贍里族餘百畝併供義塾於是
公之宏義雅志傾動一時矣既又具呈兩臺乞
以舊建書院更置齊門內地以便瞻崇今萬曆
二載某來撫吳中與公故厚善會餘姚邵君陞
以御史按境上敦尚風節遂相與嘉歎前事爰
令有司助修理費既訖工從諸生議題曰文學

書院成公志也明年五月予旋師海上公修幣
肅衣冠謁予舟中願有言以示後來予諾之越
數月公捐館舍矣悲夫予嘗歷覽三吳之載自
太伯三讓王季與其弟仲雍避地吳中武王大
封同姓子孫遂世長吳國其後寢以強大惜也
不能脩明先王仁義禮樂之教不得齒于上國
諸樊時季札最稱賢公予以遜國顯名歷聘列
國觀樂于魯備見虞夏商周之盛其流風遺烈
藉甚于時豈非嗣太伯而起耶言公子游產于

虞山之陽慨然有慕仲尼之道不遠數千里往
師事焉武城之對直以學道愛人自許當是時
孔門弟子執仁抱義通六藝者衆矣惟子游子
夏並列文學與顏閔子賜顓師仲由之倫著稱
于時吳自受姓胙土以來上下千餘年而以至
德高誼文學著者如三四公尚矣顧太伯祠廟
貌如故而學道書院自宋抵今或舉或罷予乃
檄所司仍復舊建以毋墜前人之烈亦郡人之
志也乃今顧君所剏文學書院雖推其餘力以

崇尚禮教要之本於悼隆典景先哲為多嗟乎
昔人云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自吳公始其尊而
祀之宜矣獨怪王顧二君皆以究心理學默契
濂洛得與配饗太僕君之取舍若此豈非所謂
特立之士不隨俗為是非者歟君子謂茲舉也
有三善焉景先哲智也舉故典義也不忘祖孝
也後之觀者感廢興之繇察取舍之歸其於正
人心風世教則太僕君之功德豈可少哉遂書
建置始末俾刻之碑以貽其後之人

奉勅移鎮句容修建都察院碑

萬曆二載春應天撫臣員缺有詔舉朝臣堪
任經略往代於是大理寺右少卿臣儀望奉
旨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給之璽書往撫南
畿臣謹拜手受命以三月十有三日陛辭
錫宴頒鈔恩賚有加先是御史臣堂疏言往
在江南承平日久內外和豫巡撫重臣要在拊
循懷服毋煩馳驅嘉靖中倭奴倣擾歲勤兵革
始議兼領提督移節蘇州以控馭海甸比歲倭

警稍寧復議還駐 留京臣頃以職事沿歷海上備見兵力單罷置制疎闕有識者咸以為憂乞 命撫臣仍鎮蘇城以便經略從之臣時新被 簡命不敢留豫既抵境內諸郡邑長吏攷政受事道里相懸郵遞公移動稽旬日卒有姦萌發覺後期且地當七省賓客交馳撫臺體崇務繁顧日勤酬接廢時損重臣竊病之臣惟自昔大臣銜命出鎮必據形便酌地宜以均節制臣所領州郡南控楚越西接江黃北界淮揚東

華陽館文集卷六

三

言

臨海微固四達之區也臣嘗博考輿圖伏見應天所屬句容為我 國家肇跡之地襟帶江海表裏鎮瀆且與薊之遵化密雲竝隸 神京今二邑開府建牙遂稱雄鎮假令籍地句容設建行臺以臨制郡縣其於道里往來甚便尋移咨本兵達于政府詢謀僉同卒得如 請顧茲衆口猶繁異同未幾巨盜劫奪蕪湖藏庫以去朝廷切責益急議者因是知臣所決筴為當乃檄所司察地宜諏時日計財用毋越程度毋煩

民力以去秋九月聚材鳩工乃闢重門乃築寢室乃戒牆垣中軍既立旗鼓以備是歲閏臘之月遂移鎮焉於是藩臬大夫副總叅遊咸來觀成罔不稱善既乃進曰明公更置督府以填撫百姓禁戢封疆維茲堂屋庫陋朽蠹非所以示崇握樞也盍其圖之明年夏有海上之捷既返鎮諸大夫復申前請各出贖銀以佐工作時在仲秋工役繼興爰建正堂進為重屋高明宏敞直達靚密又後為樓戶皆北向登而指顧

華陽館文集卷六

三

言

宸居在望賓從有館吏胥有廨兵器有庫有事則馳騖四出無事則居中調度信哉長治久安之道也臣惟古者凡厥營建必稽天時相地利協人謀今茲新鎮形家維宜時和歲豐民迺大豫甫訖工會巡按御史勘奏海上功狀而臣以區區特蒙 殊恩加秩頒賜督撫如故其諸文武佐吏陟賚有差蓋異數也臣不佞謹拜手稽首颺言于衆曰在昔文武造邦咸在豐鎬成王營洛復宅成周當其時竝命周召分陝而治政

教既洽禮樂大興卜世七十延祚八百可謂盛矣維我 聖祖肇造寰區建都金陵開設府部竝置臺司坐制寓內化行乎畿甸而威及乎蠻夷其神功盛德登三咸五蓋莫得而紀云迨于文皇載遷于燕深惟重地實作陪京爰遣臺臣領 勅撫巡以重彈壓名臣碩輔後先相望樹勳流聲勒于旂常者不可勝數臣竊觀 二祖規模弘遠根本綿延與天無極視成周不啻過之嘉靖中大江南北倭奴爲患遣將出師迄十

華陽館文集卷六

二十三

三

餘年始克蕩平然征調既煩供輸大困馴至今日地方溺于久安官司憚於更議兵防懈弛視若癘瘡當事者深惟根本申飭荐至臣迺奉揚明威更置將領增益兵餉未幾海波載煽旋就殄滅方今南北交兵征討四出受事諸臣亦皆兢兢仰成所向克捷醜虜魄魄蠻兇授首閩廣甌越歲報俘獲告 廟宣功日播于四方在昔周宣遭邦新造四夷交侵迄無寧歲于時南仲方召皆佐命大臣安內攘外親督戎行故能底

定南北遂稱中興於惟 皇上聖神繼統遠邁周宣三三大臣皆竭忠股肱媿休姬旦循故事修法制稽言考成綜核名實內外諸臣秉虔受成惴惴焉大懼無以稱塞 明詔顧臣以淺薄受茲重地寔專制置語曰上行令臣行意乃今歲罹災沴民苦征徭官煩楚撻拊循經略匪異人任臣不佞亦惟徼籍 寵靈弛禁寬通省災卹患以和輯其民人而重固其根本彼方叔召虎之烈臣雖不敏誠不敢自後焉故於新鎮告

華陽館文集卷六

二十四

四

成謹載始末勒之堅砥以詔無窮抑欲來者知臣所遭際誠不易云萬曆四載孟春二十有五日立石

應天府奉 詔新建表忠祠碑

今皇帝御曆改元崇慶覃恩 詔雪靖難死事諸臣俾郡邑吏置祠祀之仍卹錄其後 詔下之日薄海內外冠帶椎結皆舉手加額以我 聖祖 神孫其扶世教拔忠魂之心蓋萬禩如一日也予既讀崇陽汪公所著表忠錄泫然久

之然亦不能無私臆焉自古人臣不幸當國家橫決變故出其身抗大誼排大難脫有不濟則繼之以死若龍逢比干巡遠世傑秀夫文天祥諸人是也建文初續大統顧命諸臣皆

高皇帝一時簡付苟務自兢兢一遵成法敦固懿親以蕃屏王室 諸王雖處尊屬列疆藩然親承冊券帶礪在盟誰敢興亂齊黃諸人膚慮輕謀啓釁階禍湘齊周代岷五國逆節未萌瑕垢屢摘或徙或廢或焚死或徵入之尋又下詔

華陽館文集卷六

主

三

讓燕 文皇神武英明非 諸王比靖難師陳諸大臣罔暇卻顧移檄發兵必欲加威以逞而大將持貳動遭敗衄北兵日邇務得齊黃如鼂錯故事建文英斷不及漢景而諸故臣又以謾焉決事金川既入始以誤國莫贖為言 天威斯赫誅夷尋加根連株引至不可勝數推皇祖之心豈獨以其迫抗抵觸罔識天授已哉要以二三故臣首發難端致勤師旅故其時齊黃方練受禍最慘 帝之心有餘憾矣方其舉

義旗而南也前軍所指所嚮克捷雖鐵鉉諸人竭其螳臂之力以當車轍而天命所屬竟莫能阻夫用命有厚賞不用命有顯戮非湯武誓師之詞乎革除諸人就執之日堅盟初心視死如歸寧負順天應人之舉而不敢忘扣馬之心寧甘鼎鋸參夷之禍而不敢効檻車之辱一時被難死忠多至百數十人自紀載以來信未兩見者也嗟乎流言興而周室危未央清而代邸入孟津濟而餓夫亡洛邑營而頑民梗彼度德以

華陽館文集卷六

主

三

救時與懷故而實力其歸一也惜也經生學士不能發揚大誼謂革除可以表年矣而不知甲子濟師之日固湯武革命之秋也謂誅黨可以懲姦矣而不知式閭表墓之舉固聖王下車之度也異日者陳瑛嘗請究餘黨矣 成祖否之曰彼食其祿固自盡其心爾又嘗謂大學士楊榮曰使鍊子寧等在朕固當用之嗟哉悲乎此其大公之心含弘之量大矣如天地之無不覆載也明矣如日月之無不照臨也去今百七十

年紀載忌諱是非晦蝕使主仁臣忠之分無以
暴著於時此則任事者之罪也萬曆二載夏予
承乏來撫南畿太平郡推官劉垓揭言 留都
爲革除諸人効忠故地垓以爲宜遵 明詔建
崇祠以彰顯我 二祖儲養矜卹之恩億千百
年大小臣工往來瞻顧則思諸故臣徇國死綏
之烈與當時開國元勳諸人所以翊贊鴻業扶
植世教其成功駿烈皆是掀揭宇宙配天無極
予覽其言壯之先是巡撫中丞張君佳胤巡按

華陽館文集卷六

主

三

御史向君程謝君廷傑以修舉祠祀事下有司
議之未報予惟 留都內地非支郡比尋以嘗
所臆說請于政府江陵張公公手報曰褒錄特
出 上恩建祠增祀以抵違 明詔則守臣事
也會今少司徒汪公以光祿卿來尹京兆旣得
報喜曰革除諸臣或死封疆或死故城予
天子之守臣也惟祀典神祇是司 明詔赫奕
曷其敢廢於是議以嘗徇都城咸如例列祀使
諸孤憤遺魂猶獲血食茲地豈惟彰顯一時

遭際表俗勸忠於是乎在議既定遂委成上元
令林大黼江寧簿郭祺擇地飭材工役棘興予
與巡按御史鮑君希顏唐君鍊詢謀僉同各發
贖金以佐工作提學御史李君輔褚君鈇與觀
風教敦勸彌篤未幾京兆公晉官大理卿已又
晉今官祠旣訖工今大京兆程君嗣功少京兆
陸君樹德適來觀成司徒公遣官來告曰是舉
也於 國家爲懿章於天下後世爲公議是不
可以無紀惟下執事圖之予辭不獲乃推本前
說俾林令刻之碑庶幾來者因有攷焉自治中
而下皆列名左方

華陽館文集卷六

主

三

華陽館文集卷之七

吉郡宋儀望著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誌銘

明故浙江布政司左叅議鄒君墓誌銘

嘉靖壬戌九月既望 今上皇帝冊封諸宗藩
詔遣吏科左給事中鄒某副使于汴鄒君稽首
受命即以是日持節出都門先是母夫人陳
病牀褥踰歲鄒君日夜思念不置迨被使命故
事得便視其私君喜不自勝抵汴既成禮即馳

華陽館文集卷七

歸與母夫人相見懽甚是時母夫人病日劇君
蚤夜省視湯藥寢起牀側或竟夕不交睫暇則
應酬賓客綜理家事卒卒無少寧息居數月將
具疏闕下願留侍母左右尋得報以前官陞
浙江布政司左叅議君自念外補不得即伸私
請邑邑不欲行乃購邑城地營宅一區以便侍
養時酷暑偶感內熱至夜半痰作不移時暴卒
時弟與妻俱留侍母夫人所惟男學松在側家
人倉皇失措邑大夫士以下咸往哭之無不流

涕悼惻既成殮母夫人病旋得減嗚呼君之死
其亦異數也已悲哉君卒踰年孤學松力襄大
事葬且有期乃偕其叔太學生潯具事狀泣告
于予曰先君亡矣惟是幽室之銘非先生莫宜
為予既不得辭按狀君諱濂字子濬世為永豐
營前里人 文皇帝靖難師起君族祖大理寺
丞瑾以諫抵極刑宗族親黨俱被逮君之先世
某以飭支出後營前曾氏遂得末減曾大父諱
元魁封徵仕郎大父諱翔金吾後衛經歷父諱

華陽館文集卷七

夢祺歷官至滄州刺史被謫落前職以君貴贈
兵科右給事中母陳氏封太孺人滄州公生六
男子君其中子也自幼即穎敏不羣滄州公奇
之臨海周公寵以進士今永豐先後擇邑之髦
士授以春秋君與予企羅子時雍今府丞郭子
時望同在選中是時君年獨少而四人者即相
契學為文章既後今憲使陳子履旋文學程子
振之復同硯席歲庚子君與時望俱以易薦江
西鄉試高等刺史公時守滄州得報喜甚既會

試下第仍同予讀書山中自號六華山人久之
予入爲御史癸丑春君與郭復同登進士相次
拜行人司行人踰歲以行人護御史大夫屠公
僑歸葬明州是時滄州公既家居君便道歸省
二親康強無恙未幾被盜入其室持滄州公甚
急遂病怔忡君留侍左右數月不欲行滄州公
病少間乃促之北上未匝月忽爾棄養君得計
奔歸居喪哀毀踰禮戊午冬服闋還 朝明年
超拜禮科給事中君爲給事中慷慨論時事不

華陽館文集卷七

三

少回互人服其蘄直時閩廣山寇猖獗遂疏陳
五事切中時宜 上採納之既進右兵科益練
時務曉暢兵事時南北多故警報日至君在省
中每與同官連名具疏料度機宜裁抑冗倖裨
益獨多久之進吏科左君爲給事中三年將奏
續乃上疏言臣本鄉氏出冒曾姓自先臣兩世
叨歷外任會無路而陳今臣濂幸以諫垣得事
陛下臣誠不敢忘所自出願復本姓便於是
詔下部議許之既奉使歸遂合其族人報 朝

命于先祠於是鄉人咸謂君能重本始矣君長
身嶽立美髯髯器宇軒豁人咸以公輔期之而
竟止于今官豈非命哉居家孝友懇至滄州公
既謝事君侍左右事無巨細咸綜理不倦滄州
公優游林下十餘年無他累以君之能爲子也
兄潛湛弟汪皆先卒每念及涕輒潸潸下撫嫁
其孤女無異已出與弟潛庶母弟淑友愛備至
潛爲太學生有志向其感泣君教愛特甚自族
黨子衆君處之咸有恩禮平生謹於出納終其

華陽館文集卷七

四

身未嘗貸人一錢曰吾不能輕與又可妄取耶
鄉人以此多之娶珠溪王氏有婦德先卒繼娶
馬題洲李氏以君貴俱贈封孺人子二長學松
娶吉水解氏厥父桐與君同舉于鄉官至台州
同知次學栢蚤殤女一人嫁艾侍御君次子侯
俱王出予追憶少時方困頓諸生間君襲世貴
能爲文章顧獨兄事予既同入仕途予以骯髒
取嫉于時君每對人語及輒抵掌不平嗟乎此
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然則銘君之墓使吾二

人得以友誼暴于來世寧不有賴於斯文乎乃
揮淚而為之銘銘曰惟鄒之先代有聞人大理
諫死為時貞臣惟君之先冒姓他氏諫議疏聞
乃復本始於嗟大理遇非其時孰如諫議身際
昌期遡彼四世咸服國恩父子繼作州伯藩
垣吁嗟諫議綽敦孝友時方尚同我獨持守人
亦有言大器晚成胡方強盛乃奪厥齡茫昧莫
憑循彼盈虛既嗇其身慶乃有餘何以慰之視
此銘書

華陽館文集卷七

五

明處士劉君墓誌銘

自予弱冠取友於四方於吉水得二人焉若劉
君天健行甫其一也行甫嘗學于羅太史公以
文學才志有名於時予之丞大理歸也行甫時
宅考君喪久之繼母廖孺人亦卒於是行甫衰
經過予以誌銘見屬予諾之今年春予赴調北
上復以狀來速銘予不得辭敘曰處士姓劉氏
諱春字廷試其先有諱滔者南唐時仕至大理
評事自臨江徙吉水之南嶺七世祖賓臣復徙

北溪歷宋元族多聞人有桂隱諱詵諡文敏為
最著至正間北溪被屠戮殆盡至祖鉉始復其
家鉉子深今榮陽有異政事載名宦深子砥桃
源縣丞娶澄溪羅氏為太史祖姑砥生五子儼
為石首教諭又次侃娶廖氏生理謙娶羅氏生
璉以行誼為鄉飲大賓娶蕭氏俱隱德弗耀是
為處士曾大父大父父也處士生而甚癯顧好
讀書以毛氏詩為邑諸生累試有司不偶後竟
謝去性至孝友事其父大賓公未嘗一拂其意

華陽館文集卷七

六

母蕭孺人晚年失明處士日夜侍側弟智無嗣
為置側室友愛甚篤時食指頗繁大賓公命析
產兄弟以便宜相讓卒不得割其後弟智死以
仲子天復繼之卹其寡與孤女甚厚有同母女
弟適富人蕭則常則常家後落莫處士輒割產
贍之則常死遂與妹同爨其同父叔死則又卹
其寡如其妹人以為難平居能忍讓喜為人排
難解紛其於脩理祖祠經理戶役率身任其事
自號三峯居士時時與同輩結為詩社徜徉山

泗水曲間嘉靖戊午十月三日忽以疾卒距其
生爲弘治癸丑享年六十有六太史公爲文哀
之明年已未行甫卜葬于西洞四世祖通判公
瑩右娶泥田周氏有賢行先處士卒祔葬乾坑
事載別誌繼娶東溪廖氏恂恂有至性其撫孤
幼敬事夫子無殊於周孺人以嘉靖壬戌六月
卒距生弘治癸丑享年六十明年行甫奉其柩
祔于處士子男三人長即天健行甫娶周氏次
天復娶李氏繼胡氏女一人適王然俱周出次

華陽館文集卷七

七

天御娶李氏女一人適周應祥俱廖出前後娶
嫁俱名族自其子與壻並以文學爲諸生孫男
五人嗟乎處士之始終行誼若此殆所謂畸於
人而偶於天者與予之與行甫者友也皆嘗懷
慨當時之畧以爲古人之事業固可探囊而取
矣乃予則骯髒疎莽方爲時所排逐行甫亦困
頓諸生未即頡頏於時其於昔者之志爲何如
也於是旣敘次處士復以予與行甫所未至者
交相勉焉亦處士之志也銘曰南嶺之先爲時

今族文敏奮起榮陽流躅乃丞桃源乃教石首
任則不顯德乃孔厚中更數世處士繼興鄉稱
孝悌家服典刑累試不偶曰維有子文學顯顯
爲時佳士人亦有言靡屈不伸兩世爲儒其後
必振銘以詔之以勗嗣人

外父郭府君墓誌銘

外父郭府君既葬之十有六年余以御史謝病
家居追念疇昔未嘗不痛先考企府君之有厚
望於不肖孤而皆不及獲見孤之果能副所望

華陽館文集卷七

八

與否也惟先考辛蒙 天子休恩厥有章服以
揚于 朝而又勒銘于當時鉅公足以托于來
世而外父幽室之銘闕然未圖小子何敢讓焉
誌曰公姓郭氏諱通元別號梅菴永豐層山里
人其先有諱伯宜者仕南唐爲吉州恩江鎮監
軍仲子定功徙居層山是爲公始祖乃後有諱
季周者登宋咸淳進士號環林居士居士四傳
而生道傳傳生輔衡衡生恒和和生捧璧是爲
公之高曾祖考也累世皆以富豪雄邑中而考

君以例授七品散官是時昆弟七人咸以例授
官衣服輿馬里中莫與爲比考君娶于饒副室
于王公即王出也生而幼孤諄諄有至性事其
諸兄如事其考君仲兄死事其嫂如其兄季兄
又死又事其嫂如其仲嫂季兄有子昏弱不類
乃撫之過於已子遇喪祭即旅寓不忘哀戚與
人處務以敬愛相接然不甚解事人苟有侮其
意即嘵嘵不相下中年苦與人訟皆發於意氣
使然而寔侃侃無他腸接賢士大夫極有禮愛

華陽館文集卷七

九

辛壬之歲鄉中盜賊蜂起公以鄉長擒撲之是
時多有以賊污者公絲毫無所染久之卒爲賊
黨誣陷幾不得脫已又爲其從子所構構且病
猶心念從子昏弱爲人所詒使而絕無怨恨不
平氣是時余與公長子襄省視郡城促公歸歸
至丁江竟卒享年四十有八娶同里丘氏生三
子長即襄次裴次衷一女即予內婦內婦於昆
弟中爲長公夫婦篤愛之是時里中約昏者咸
以貲產相高下公獨曰吾女他日必配名士余

年十七知名諸生中人或謂公曰而女必欲得
名士其將某乎公欣然從之今儀望寡昧弗類
幸爲天子耳目近臣內婦亦得蒙被章服而公
竟不及見之嗚呼不知公之所以厚望於不肖
者果止於是耶抑不止於是耶內弟襄輩皆能
成其家其季又爲邑弟子負孫男一人壽襄出
孫女二人尚幼其慶澤未艾也公生弘治辛亥
沒嘉靖戊戌又明年庚子葬于本里軍山之陽
至是始克銘之銘曰皦皦者污闇者藏兮嘵嘵

華陽館文集卷七

十

者缺柔者存兮吁嗟府君將奚歸兮人各有稟
果不相能兮我銘于石庶以考終兮

明故七品散官王峯郭君墓誌銘

往成化弘治間邑中諸富人咸以貲得授七品
散官自邑佐以下相與分庭抗禮是時附郭散
官廿有一人每朔望必置酒高會衣服僕馬甚
都余先大父其一人也在鄉鄙者雖不能如廿
一人者宴好相洽而各自以貲產相高下然皆
莫有如余妻外祖玉峯郭君昆弟者公姓郭氏

諱捧壁曾祖曰道傳祖曰輔衡父曰恒和正統間應 詔輸粟二千五百石有司以聞乃蒙

璽書旌為義民事載邑誌中和生子七人咸以例授散官時稱為七捧公其中子也當是時公昆弟既以貲財雄視里中而又各喜賓客厚交遊一時賢達如一峯羅先生輩昆弟皆敬事之非獨有內姪也所居構堂數十楹太史曾君彥董君越咸為作記而公又素慷慨不侵為然諾翼日從子通義為其族人所構公心念從子弱

華陽館文集卷七

七

不能抗仇家遂以身赴之幾為所陷久之疾作歸至吉水烏江口竟卒葬于本里梅田之麓娶饒氏子四人通今通文饒出通乾通元側室王出孫男七人姪為弟子貞字忠堯次忠舜次忠禹今出文無子以忠舜為後忠佐乾出襄袞衷元出衷亦為弟子貞自佐以下皆後公生孫女四人其一即余內婦也曾孫七人某某玄孫四人某某公既葬六十餘年青烏家謂其穴宜下不遷將不利骸骨於是內弟襄輩力圖改葬又

公伯子通今其生平志操大肖其父亦授七品散官至是亦改其棺附焉內弟輩遂以書來速銘不得辭銘曰公生而以貴雄里中死不能借片石以有聞于來世噫孰知公去六十餘稷有孫婿曰柱史氏而卒能銘公之墓億千萬年知公之名姓其在茲石乎按狀公生宣德辛亥歿弘治癸丑通今生正統壬申歿正德壬申改葬之歲則為嘉靖乙卯十二月初六日丙申也

亡兄靜軒居士墓誌銘

華陽館文集卷七

七

伯兄諱敏字展才號靜軒居士曾大父貞壽公諱邦鉉大父隱間公諱魁昂七品散官先大夫坦菴公諱某贈監察御史娶嚴孺人寔生兄嚴孺人復生仲姊淑秀未幾卒而予母鍾太夫人繼室于先大夫是時兄年十一歲仲姊九歲太夫人撫愛兄與姊不啻已出兄稍長即出就外傳始受易於大園陳先生壽已又師西濠陳先生策二先生者皆邑中嘗所指名者也兄年十六以晉江蔡虛齋先生選入為學官弟子大父

隱閒公企先大夫喜特甚久之聞邑中郭先生
聲行誼高則又遣從郭先生游而供給往來常
數十里外太夫人每鷄鳴輒起辦饌惟恐兄或
一時不得繼餽也兄爲弟子二十餘歲竟不利
於有司久之殊無意進取尋亦罷去乃後則事
家人生業然亦拙於盈縮之算貲亦無所贏而
先大夫中年勤於家兄亦不能有所佐益斯亦
拙者之驗也兄五十後始舉子先大夫賴有冢
孫予之出仕也兄亦散行誼爲族黨所稱述壬

華陽館文集卷七

七

子冬予出巡河東過家與兄相見甚歡因爲兄
聘其子婦得舊族以子爲先大夫冢孫故也明
年三月予之河東久之得家報自都下知兄別
予數月即謝世矣嗚呼予尚忍言哉予客歲之
歸也以太夫人受封故具酒食聚賓客爲壽兄
弟子衆奉觴上壽者凡十四五人亦罕矣而孰
知兄遂爾他逝耶兄生弘治戊申卒嘉靖癸丑
享年六十有六娶張氏東坊張宸指女生女一
人適野溪黃穩繼娶李氏生子男一人璆聘吉

水蘭溪曾氏自兄歿後幾四載期以明年丁巳
正月二十九日附葬於太和觀後山之陽蓋予
爲先大父隱閒公夫婦改卜得吉兆而以居士
附于穴左遂因家乘所載序次其事而爲之銘
銘曰龍山之陽有佳室卜遷大父咸曰吉伯兄
附之安且適有弟作銘載厥實後有攷者視茲
石葬後八年改葬又八年復議遷

明故處士張公巽菴夫婦合葬墓誌銘

嘉靖戊午冬十一月三日巽菴張公卒于家其

華陽館文集卷七

十四

孫鏜方上春官明年二月公計至都下余往弔
之鏜哭之哀已泣謂某曰往歲鏜別大父北去
尚矍鑠如平時不意竟以無疾卒昨家報云以
卒之某月日葬于邑西同唐山之原與大母陳
孺人合壙蓋公之志也惟是幽室之銘未有所
屬惟君其留意焉余念往與張子同學爲文章
從子瑄又通爲婚姻予惟不腆之詞是懼其又
何辭焉按狀公諱某字宜衆巽菴其號也世居
永豐邑城之南張氏自崇仁簿宏海傳十二世

爲揚州太守文惠太守在國初時以耆民奏事都下言對甚悉太祖大奇之即擢守揚州後竟以誅誤被罪生二子次曰志所事母夫人以孝謹稱再傳爲大鈺生三子長曰英策即公考也公爲人脩偉有志操年十九卽代諸叔父督稅京師還至金陵上新河病大作時河水暴漲公匍匐徙避山中晝夜露宿絕飲食濱死者數矣踰二日忽醒乃仰而呼曰嗟予遽死于是邪一老嫗憐而食之數日尋得愈歸踰年高大

父卒將祔葬于祖墓家人起而爭之公訟于邑會以言觸令意遽杖公暴之塔下既乃直我而罪告者後其人老且孤公始終周卹之其寬厚寡怨如此正德辛未廣寇猝掠境考君被執無何冒暑卒公晝夜號泣治殮事後每遇忌祭必哭泣盡哀弟安衆性嗜酒不能事作業公獨悉力襄事雖居囂市中絕無機械心遇鄉之賢達以至輿隸厮役皆曲盡禮愛公既以行誼聞以故邑有大事令長咸委任之惟謹平生薄於財

利人有貸者卽弗如所償亦不甚較自憤未嘗表見於時然雅喜子若孫讀書嘗延學訓曾先生授二子毛氏詩伯子從諸生未幾卒仲子志操大類公晚年有孫曰欽曰鏜以弱冠知名諸生公日夜語以忠孝大節歲壬寅仲繼卒公哭之慟乃進二子謂曰成汝父者是在汝也乙卯鏜以詩經薦江西高等報至公喜甚已又蹙然曰惜不令吾兒見也公年既高邑大夫累請鄉飲皆力辭之距生成化庚寅七月初六享年八十有九初娶陳氏大園陳御史公孫女婉婉慈順大宜于婦會寇至孺人倉皇避難母家公從弟宜衆止一子尚孩孺人負之行曰不可使叔無後時酷暑渴甚孺人汲水沼中賊已呼號四掠孺人度不免卽赴水死曰不可以我汚吾夫與祖父也嗚呼烈哉時辛未六月二十六日距生成化某年月日享年若干卒若干年乃葬于邑西同唐之原某山某向至是乃克合壙禮也繼娶劉氏子男二長應奎次應璧陳出俱先公

卒孫男三曰鑄應奎出曰欽曰鏜應璧出孫女一適湖西羅克恭曾孫男七仰倬价侶傳儷儷曾孫女二一許瑄一許程某玄孫男一未名余惟張氏由太守公以來其子孫衆盛矣至其習俗所成動以貲產相高下惟公遡于高曾以迄厥考咸敦孝友率禮讓至公父子尤循循雅飭以孝友退讓著鄉里中視彼夸毗之徒絕不相類今二子皆以文學起家豈非食其世德而羽翼之歟予既序次其事而爲之論著如此庶以

華陽館文集卷七

七

考見公之貽謀後人有在也銘曰同唐之原佳氣鍾合葬者誰維張公婦死于烈夫考終所遇雖異婉德同人亦有言食德豐公食其報匪獨躬銘以藏之詔弗窮

明故叔祖隱賓公夫婦合葬誌銘

予昔作家乘頗詳從祖隱賓先生行事蓋古所謂醇樸君子也嘉靖庚申公葬且四十餘年至是乃獲遷于邑南觀嶺之陽遂採家乘所載刻石以誌按公姓宋氏諱爵字魁爵以字行世爲

滁溪里人曾祖諱仲玉祖諱正己父諱邦鉉號貞壽公母李孺人公生而脩軀偉姿貞壽公夫婦大愛之稍長與從父伯氏三人從里中先生受經頃之伯氏與從父皆棄去爲富人獨隱賓公治毛氏詩甚篤雖纖訓外傳亦必研磨矚括久之乃選爲學官弟子時學官弟子望見公狀貌都甚扣之經又博曉羣義莫不大奇公以爲青雲可立致也然公治詩專至發爲文辭則又雜用諸家語以爲必如是而後經無遺義其里

華陽館文集卷七

八

中諸弟子治詩多不如公專或稍稍融會大意爲文每試輒反居公上而公顧益治經不少休如是者蓋二三十年而卒不能利于有司貞壽公既死公乃仰天嘆曰嗟哉悲乎某所以專心治經爲進取計者爲吾父也今吾父已死而吾母年又高吾又何能俛首從諸生後予且知終無以報吾父也蓋自是公不復就諸生試矣方公爲諸生時母李孺人私佐公治生故貲亦大饒去祖居百餘步荆屋數十楹辛未之歲流寇

火其祖舍子衆咸咎公所構不利于故舍公嘆曰是特易耳遂令衆移之仍與從父伯氏子承金居之衆乃大悅嗟乎此其度量豈非躬率貞壽公遺教使然哉府倅譚公來署邑事聞公賢則禮公鄉飲致書感美詞云某幼時戲公側見公終日危坐腹便便垂與人言未嘗見喜怒少飲則微酤婆娑詠歌自娛平生長於歌吟今所傳流賊歌一篇摘辭悽惋彷彿子美兵馬等行其子衆或不率教公一無所問然竟莫識也公

華陽館文集卷七

九

生正統壬戌卒正德庚辰享年七十有九娶蕭氏社州蕭仕冠女生子二長行義次尚義孫六人展策展道展圖展元展洪俱行義出展猷尚義出曾孫四人某某展道出客楚地汝思汝恕展猷出孫女一人嫁爲華田高恒七妻蕭孺人生景泰辛酉卒弘治甲寅自蕭之亡也公繼娶劉氏渝州劉寧密女生天順乙亥卒嘉靖庚寅始合葬于本里舊宅之墟卜咸弗吉丙午之冬予將上春官遂議遷十五年而予以大理丞歸

省乃獲改葬而爲之銘銘曰在昔太丘世稱長者不言躬行服德在野維我隱賓綽敦風雅專經業儒老死牖下仰思古人公無愧也載其好述維蕭與劉始葬弗利爲我心憂既遷遺骸歲居月周我歸于京爰卜茲丘維公與配同穴相求乃採家乘以著厥繇鑱于貞珉永賁玄幽

明處士劉君夫婦合葬墓誌銘

處士姓劉氏諱沈字文達世爲永豐秋江里人其先系出長沙宋時有諱某者登張九成榜進

華陽館文集卷七

十

士官至提刑入國朝肅菴公彬復以進士起家歷官雷州府同知有宦績處士大父也父諱景惠母王氏生二子長沆次即處士處士與其兄俱爲諸生以友愛稱仲父中山先生景霖師事白沙陳先生處士與其從兄文源文克輩早從父兄間聞江門之學即慨然有志嚮往其後今大司馬雙江聶公歸講陽明王公致良知之說處士企諸昆弟又俱徃受學當是時邑中以文行道誼稱于父子兄弟間皆推先劉氏矣自後

中山公死諸兄輩相繼以歿處士獨以一身皇
皇其間凡其應荅賓客和睦家族約束子弟皆
恂恂然推誠開諭惟恐墮其先世家聲於是鄉
之親黨友朋莫不嗟歎處士以為真不忝于仲
父中山先生云早歲以文學有聲場屋後以家
多故亦遂棄去自號蘿洲居士暇日喜為詩意
有所會即援筆呻吟然亦不欲工也往一峯羅
先生嘗因其鄉山水環抱如太極然遂以名鄉
處士乃倡同志作太極書院功甚鉅又與鄉之

人士月訂為會大抵欲訪呂氏鄉約而推廣之
辛酉之歲會流寇猝入境處士携其家避難邑
城時予方宅先夫人憂與處士相洽旬日然察
其精神意氣已覺怳怳倘倘不類曩昔未幾返
其鄉其配李孺人遂病不起踰七日處士亦病
卒於是鄉之親黨友朋聞者見者無不悲悼扼
腕以為處士善人天胡奪之遽又使其夫婦相
繼以逝耶李出馬題洲鉅族有婦德與處士終
身敬愛子一人楮為邑諸生娶同邑梁汝相女

梁與處士相契最久故婚女二人長適樂邑流
坑董侍御之孫君和次適今郭大京兆之子與
伊孫男二人以癸亥之某月日卜葬于本里某
山之麓先期楮來乞銘且云亡父臨訣語不及
他惟屬先生誌其墓石嗟乎處士為人心心謹
慎其所交皆一時名士予與郭君企今儀部郎
中韓君子安給諫鄉君子濬文學程君振之與
其鄉戴君明溥李君直卿皆為莫逆而臨訣之
言顧惓惓屬意於予豈以予之言足以取信將

來耶遂不辭而為之銘銘曰秋江之澣兮蘿徑
迢迢君奚所之兮不與爾侶同招秋江之麓兮
草木蕭蕭君奚所戀兮而與爾耦逍遙江之水
兮秋愈悲我思君兮君不知勒幽石兮摘此辭
爰考德兮庶在茲按狀處士生正德丙寅月日
卒嘉靖辛酉月日享年五十有六配李生弘治
乙丑月日卒之歲前處士之七日享年五十有
七

明處士良山羅君夫婦合葬墓誌銘

往嘉靖庚寅余與今太常卿郭君時望浙江布政司左叅議鄒君子濬企處士羅君時雍陳君多周同被選爲邑諸生處士在五入中年稍長顧肫肫有至性一時稱文學行誼必指目處士余四人既定交遂兄事之再踰年多周夭死處士哭之慟其後四人者亦聚散無常歲戊戌余讀書雲門山中時處士與子濬企文學程君振之復克合併爭自濯磨期以文章功業顯著當時庚子歲偕往大比是秋郭鄒二君以明經入

華陽館文集卷十

七

七

薦余三人既不偶遂買舟歸同舟者凡十餘人友人湯應夫與處士內連要同臥寢夜次豐城黃土腦賊倅至持湯子怖之急處士倉惶不知所爲遂失水死賊旣退余二人覓處士不得或云赴水或云逃入鄰舟舟各散去黎明浴回上下詢之無有也又心度處士素老成多策豈以賊故遂不知自全邪二人急易舟歸踰日漏下始抵家夜半卽往處士宅計事乃遣其弟輩赴豐城愬于官司果一老人見處士僵屍浮水上

不去老人曰此必善人也收而掩之家人趨視之良然遂殮以歸余與振之往貸于陳氏得十五金備喪葬費後郭鄒二君爲代償之是年冬乃葬處士于祖塋之側余爲書石納壙中處士歿二十餘年厥配湯孺人卒別葬于後山去今又十餘年家嗣承慶手其狀泣且告曰惟余先子不幸蚤世罔克章顯于時顧平生行誼幸辱知于二三大入長者惟是背棄不肖兄弟又大父母在堂無以爲養賴余母茹辛嘗苦勉承先

華陽館文集卷十

七

七

考之志不肖孤二人不量其力之不可議啓吾母附于先子壙側顧玄室之銘未有所託幸先生哀憐之余聆其言悲之乃詳考其世系書于石按狀處士姓羅氏諱靖字時雍別號良山自其先世俱以善誼著里中入國朝族祖甫以鄉貢士爲漳郡別駕曾祖啓憲以例輸粟授七品散官祖素麗父貺爲邑諸生以行誼稱母蕭孺人有賢德子六人長卽時雍時雍家故貧時食指稍繁蕭孺人勤于家故處士在弱冠時卽

奔走四方爲衣食資其後以文學著邑中邑中

子弟爭師事之歲獲數十金絲毫以佐家口蓋

君孝友惇實出於天性然也君素有大志自少

學于滄州刺史鄒公已又從大司馬聶公大司

成鄒公問學曰津津有成死之日與余舟次論

議娓娓確然以遠大相期孰謂嚙昔之夜心膂

之談竟爲終身永訣邪嗚呼悲哉距生某年月

日卒某年月日葬本里營盤橋孺人西坊湯才

逸女雲南僉憲公克寬從妹也生某年月日卒

華陽館文集卷七

五

三十九

某年月日孺人既寡居艱苦備嘗上奉舅姑下

育二孤多以紡績自給死者有知生者不愧殆

謂是矣二子長承慶以文學有聲庠校中今爲

邑廩生娶蕭氏次承祐娶某氏孫男一人應乾

女孫二皆慶出祔葬之日爲萬曆二年甲戌五

月念二日銘曰吁嗟乎時雍胡昇于才胡矯于

志胡厄于躬亦有令妻撫育弱齡業儒亢宗孰

謂天道乘除徃來茫昧莫窮瞻彼雙墳辭以銘

之以告初終

華陽館文集卷之八

誌銘

吉郡宋儀望著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明故吳母蕭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蕭氏楓山先生吳君之配也蕭故廬陵

著姓其先有諱良輔者爲宋工部尚書生三子

季曰化基化基生元芳始徙居長塘代有聞人

大父諱振奇父諱沄皆有隱德母同里劉氏以

某年月日生孺人時蕭三世同饌姊妹未字者

華陽館文集卷八

一

至十餘人獨孺人性簡重有女德從父太史公

巨源深愛之嘗謂其兄曰此女他日必託名士

已而歸楓山先生先生固儒者又貧甚繼姑楊

性最悍孺人曲意承順未嘗一日失其懽心昕

夕治女紅操杵汲甕或日不再食如是者十餘

年而未嘗有難色其後楓山君連不得志有司

編茅種樹爲終焉計孺人相與朝夕惟謹子二

人長即儀舜氏來鳳次來驚女一嫁爲段重士

弘氏妻嘉靖甲午之歲伯子與其婿皆以明經

起科江西報至其鄉鄰族鄰莫不嘖嘖稱歎以爲楓山君嗇于其身而重發于其嗣人又莫不以爲孺人能訓其子女相其夫與成其父孺人企楓山君聞之亦無喜色布衣蔬食率如平時楓山君先孺人若干年卒孺人悲哀不勝乃命其子儀舜曰汝父事儒以清苦聞未嘗有所希冀於汝他日幸有祿仕得無忘乃父之志乎甲辰儀舜就試禮部不第乃俛遵孺人命乞官得高唐州學正孺人以道遠不欲就養居數年遷

華陽館文集卷八

十

官蘇州府學教授孺人復不欲往且曰吾爲汝父守此敝廬汝第勉于官毋相念也又數年爲壬子儀舜入爲國子監博士歸拜孺人力以就養爲請孺人不欲往如初久之儀舜亦無之官意孺人大恚曰汝第往俟一二年歸未晚也明年八月十有四日孺人忽以痰疾卒計聞儀舜倉皇南歸卽以今年十二月某日奉孺人柩合葬于楓山君墓右其地卽府東門外草場園是也孫男二人來驚出是歲余適在告家居儀舜

氏泣謂曰某不幸不得終事吾母所冀以託不朽者非文無繇願子爲銘之予因念往爲楓山君作傳獲知于孺人甚詳及今之請也固不宜辭乃爲之銘曰東門之岡有鬱其阡是維楓山先生之墳孺人附之安以全我銘于室邇哉綿

敕封太孺人郭母吳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吳氏諱某中沙吳處士定舉之女太常卿郭君汝霖之母贈吏科左給事中中軒公某之元配也夫人方在弱齡卽隱然有丈夫志族

華陽館文集卷八

三

長老見者共相嗟異已而歸給事公給事公故貧二親且老會連喪其伯仲朝夕忽忽不樂夫人一日乘間語曰子家故貧然吾視子非落落人下者何不忘游四方以自樹立公長歎不荅夫人笑曰汝不欲遠遊得非念二親乎夫子不能事父母婦不能事舅姑何以爲人子其行矣井曰之事吾身任之乃脫簪珥爲行李費給事公遂北游齊魯九河之墟往來數歲顧獨念二親天年高不得朝夕侍左右每家報至省夫人

侍二親無恙則又大喜久之給事公窮困來歸益鞅鞅不得意夫人慰之曰子不見善博者乎彼有所負此有所贏奈何不更圖之公如其言遂南走閩之汀州州多深山大谷民以藝靛爲生他時販者率誑畚民網厚利給事公乃以忠信約束其旅人人無敢誑畚民畚民愈益大喜乃爭趨給事公前後往來于閩十餘年已乃大饒於貲夫人居家惟麤糲澣衣艱貞勤儉多人情弗堪至奉二親敬養備至人尤難之未幾二

華陽館文集卷六

四

親繼逝夫人茹荼齋蓼極力殮殯給事公既歸且哭且謝曰非汝吾幾不爲人矣一時聞者莫不酸楚涕洟願以夫人爲人婦法子三人長即太常君也次汝楫次汝梅太常君少時即堅苦自樹夫人尤常戒其母以游惰廢學既登進士爲行人已奉使東省過家展謁相對悽愴以給事公不獲一見爲恨已又言曰子知感父母之恩卽知念君臣之義太常君跪曰謹受教既拜給舍以迎養爲請夫人報曰予爲未亡人以不

越閩闕爲職汝今爲天子諫臣夷險利害無所擇之又安得以老母累汝未幾太常君有琉球之行既得報無不爲太常君危者夫人獨曰君命天也吾子奉綸褒藉麟袍爲天子宣恩萬里外天固順之矣已果竣事歸見夫人懽特甚太常君爲給舍三年進吏科左給事中尋以報最贈厥考中軒公如其官夫人封太孺人太常君由給舍擢光祿少卿尋轉順天府丞改大理左少卿進今官仲則脩其故業累家至鉅萬

華陽館文集卷六

五

季爲邑諸生家貲亦饒夫人顧視諸子貴顯富盛無異居約時年八十尤紡績不倦平日勤儉纖嗇至待婢媼僕婢咸有恩禮族敝故貧者能多寡相卹以故卒之日宗族老幼無不盈巷嗟泣距其生弘治己酉四月十七以隆慶己巳九月十一日卒享年八十有一太常君娶丘氏繼宋氏王氏贈封俱孺人汝楫娶劉氏汝梅娶羅氏孫男八人與臯與禹與伊與龍俱霖出與稷與益楫出與周與曾梅出自臯以下俱邑諸生

負稷以例補太學生孫女一貞英曾孫男三諫
訖讚曾孫女一柔貞娶聘俱名族惟予與太常
君少同學出同官于 朝處則同相砥礪于鄉
又嘗以族之子壻獲侍夫人于家庭間因知人
夙諳女誠曉大義非近時人婦所及至於勗
戒子孫表率諸婦又耿耿皆丈夫語予之往弔
也太常君率其二弟拜且泣曰非子孰知吾母
願為銘之以彰潛德不肖孤之願也予旣不得
辭遂為之銘曰於惟夫人蚤勤厥家艱貞慈儉

華陽館文集卷八

六

舍章孔嘉孝養舅姑相成夫子既稱賢婦亦曰
令母偉矣令子位躋列卿馳 封自天二親並
榮於惟夫人既壽且康振振後裔食報允臧爰
述懿德以表休光後有攷者視此銘章

外母丘孺人墓誌銘

往嘉靖乙卯予以御史家居嘗撰次外父墓誌
而外母丘孺人亦將卜葬于本里圳口之陽內
弟襄輩來速銘輒為割痛書之葬且十五六年
或言厥阡弗吉啓觀之良然外弟輩乃謀遷于

軍山之麓去梅菴公墳一里而近從星家言遂
以是年季冬之月將卜葬焉予時以御史中丞
巡撫南畿內弟襄輩走使來告願為補書墳中
之石嗟乎余忍銘吾外母耶外母生而端靜嚴
整歸外父甚宜於婦事其姑饒與王能兩得其
懽心處妯娌企族黨諸婦欸欸相敬讓撫諸子
女慈愛備至御婢僕嚴而有恩又其性沉重外
父每與人訟孺人心知其夫非故欲造事因者
每每欸以好語甚至遭斥辱不少怨對間私令

華陽館文集卷八

七

人以好語語諸訟家卒得解然絕不令府君知
人以爲難已而外父卒而家貲日耗孺人茹悲
舍苦僅僅持門戶不至墜落捐金割產購軍山
之地以厝外父無少恹色丁未之歲余以進士
留滯京師孺人遣其子襄偕內婦至未幾余出
知吳門婦從如吳孺人遂以計至聞之所親曰
孺人之病也每念其子女遠去以是病竟不起
嗚呼痛哉按狀孺人姓丘氏諱英丘自唐歷今
稱舊姓入 國朝以才薦入仕者三人名嘉惠

者領鄉薦授鄧川州學正一峰羅公嘗稱爲邑中長者祖質愚父任魁與外祖捧壁俱以貲授七品散官遂聯姻云母吳氏同姊妹四人獨孺人恻恻有至性平昔可稱述事甚夥禮婦人不外見予故不備著焉子三人曰襄曰褻曰衷女一人卽內婦以予爲御史貴封孺人萬曆改元之歲予督學八閩內婦以疾卒于家故今外母之更葬也內婦不及與事悲哉孫男六人濤浚襄出淪沆泮淮褻出衷生三子俱不育孫女梅

華陽館文集卷八

八

英適予從姪珪爲邑諸生鸞英許適予從孫憲卿褻出蕙英適東湖劉迪吉蓮英尚幼衷出曾孫女一人巽貞濤出自濤以下俱孺人歿後乃生距生弘治丁巳十一月初十日卒嘉靖戊申六月十六日享年五十有二改葬之日則爲萬曆甲戌閏十二月十又四日也銘曰層山之陽千室相錯誰其居之維丘與郭二姓婚姻世若朱陳於維孺人婦德允貞作銘者誰維壻中丞後有考者視此銘稱

明董母袁節婦墓誌銘

董節婦袁氏處士董朝紳之妻邑諸生公輅之母今孤孫行仁之大母也處士父曰某長子朝鳴以文學行誼有聲諸生次卽處士朝紳紳故業醫溥游贛之會昌以病死于白澗灘袁時年二十有一計聞哭欲絕已而歎曰吾恨不卽死然幸有娠吾以卜之於天天不欲絕吾夫必且生男吾將有以報吾夫於地下也已而子公輅生是時初與伯季析爨翁姑俱在堂且老節婦

華陽館文集卷八

九

盡力承朝夕之家事日落自伯氏以下咸勸之他適節婦堅不從乃止正德辛未流寇劫掠邑城節婦與其姑俱被執賊欲辱之乃持其姑號哭不已至被拷掠不少屈已而伯氏挺身赴母難至吮母灸瘡血淋淋下痛楚不自勝賊感其一門節孝遂盡釋之是時同掠人金軾羅漸目擊其事其後乃大播於人口公輅既長治舉子業游庠校配杏園張氏生子行仁久之公輅亦卒節婦偕其婦張痛哭如其初然是時家事

窘迫甚婦姑二人乃躬紡績甘麤糲拮据勤苦類非人所能堪會其孫行仁稍長復以明經從諸生節婦乃稍稍自寬年八十餘太保聶貞襄公傳其事尋言之邑侯海虞陳君達于當道時巡撫吉陽何公檄扁其門曰貞節已而蕪陽吳君無錫胡君桂陽陳君咸循故事具廩肉相慰藉有加孤孫行仁復走吳越愬金陵遍謁名公侈聞節婦事咸有論著於是人無不知有董節婦矣歲己巳十月廿有二日節婦以病卒距其

華陽館文集卷八

十一

生成化壬寅九月庚子享年八十有八行仁以今臘月九日奉其柩附葬于三都楊樹塘祖塋之次先期縗服踵門手其狀拜且泣曰先大母全節令行賴太保公發之乃獲承諸君子褒揚休烈以詔于後人今不幸至于大故惟是幽室之銘願先生賜之則大母死且不朽然非不肖孤之所敢望也予諾之乃得備讀諸所撰述併行仁所自爲狀因竊歎曰臣之媚于其君與妻之媚于其夫其誼均也彼其循常履順罔過艱

貞險阻即有奇節茂行無繇表見不幸倉卒遇難利害存亡一動其心未有不辱身喪節爲世所刺者予觀董節婦弱年抱痛即託遺腹自誓此其志固可赴水火蹈金刃矣其執賊營不肯屈辱又何疑焉語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節婦既喪其夫又失其子婦姑相依茹壺嘗苦曾不獲蒙後凋之福彼所謂天道竟何如也然予觀辛未之變孝子貞婦死節殉義如節婦所樹立不止如太保公所云一二已爾吾宗蓋二人云

華陽館文集卷八

十一

今孤孫行仁以一芥窶夫徬徨四方思以文詞表厥來世則節婦所遭際蓋亦獲報焉是又不可謂不幸也是宜銘銘曰從一而終婦之經誓死不渝節廼成茹壺嘗苦利艱貞彼誰者婦舍厥靈有美董母方弱齡筑筑在疚難爲情兩世遺孤百感併婦姑相依影弔形嗟哉董生早明經徬徨四方游公卿乞文考德樹芳聲吁嗟董母哀且榮保姑託遺全令名後有考者視茲銘

華陽館文集卷之九

吉郡宋儀望著吳郡門人魏學禮

傳類

楓山吳先生傳

楓山先生姓吳氏諱成字九成世爲吉之永豐人其族姓散處繁盛自壽卿翁始居楓坑里中稱楓坑吳氏先生生九齡而母氏俞孺人卒厥考鞠友府君乃更娶廬陵楊氏遂徙如廬陵年十七補郡弟子員每試輒居優等然先生業有

華陽館文集卷九

一

大志不屑與時輩爭逐視世之富貴利達泊如也往督學者試先生當次廩已爲舞文吏更置之人以告先生先生第不言久之舞文吏事敗露矣然亦竟無所言人以此多先生長者先生以行誼聞郡中而家益貧友人患之以白於當道欲廩之乃亦竟辭不受屢大比輒黜於有司先生固不志也始先生從厥考依於楊左右奉養無缺又畢力佐諸昆妹婚嫁年四十餘尙僦屋以居會當道奉詔毀郡邑諸淫祠於是郡中

士相率以謀於郡伯得廢菴一廛居之先生往與故工部主事周君仕友善周故饒於貲又先舉於有司則願以其別宅爲助其諸庖廚餼廩農工畚鍤田池苑牧之類咸綜理周密乃以書致先生曰仕誠不敏願慕于季路之誼惟執事度之先生以書謝曰予聞古之淡交也若水士之推愛也以德雖執事有命僕則不敢與聞如是者至再先生不獲已一應其請至則謂周君曰執事固將養我乎士各有志願更勿以爲意

華陽館文集卷九

二

也月餘遂辭歸無何故廬災親舊咸咎先生或譏以爲矯抗先生皆不聞日與生徒講學譚藝至忘寢食已乃葺茅屋數椽以居因題之曰植木留春住編茅待雨過意豁如也家人嘗怪其不治產業然顧好施予嘗入城見一人携幼餒行瀕死適有惠蜀扇諸物計可易數日食卽推以遺之又嘗遠遊行江畔一人被祟駭溺水中同行者皆驚怖辟易先生獨不懼至以手力援之卒得不死其他急人之難往往如此蓋其天

性然也一日郡伯徐公冠慕其名往造焉相與
款晤良久因誦植木留春之句亟歎息登車而
去時省中方檄先生校書聞使者至輒避匿山
中人竟莫測也傳公顧者沔陽人也以制科高
等出今廬陵下車月餘即躬詣先生詢以政務
是時傳公年始二十餘以才能知名顧獨禮敬
先生時論高之每歲鄉飲郡執事必加禮先生
乃固謝不出二守李公本軾其廬彊起之至則
雍容揖讓成禮而退是日環橋門觀者如堵然

華陽館文集卷九

三

是時年且八十有五矣宅傍多植橘柚猶喜種
瓜人至以東門擬之繪圖賦詩至盈細帙所著
有平園雜詠若干卷彙多散佚往甲午歲大比
先生冢子來鳳儀舜氏企厥墻敗重士弘氏咸
以明經入薦衆以爲食德之報云庚子冬十月
十有六日先生卒享年八十有七儀舜氏既終
喪則以母蕭孺人命出爲祿仕始攝高唐州學
事以聘典應天文衡遂改官蘇學所至以風節
自持人士爭敬憚之且與余同爲豐人又同官

於吳朝夕相得懽甚一日揖謂余曰吾視子當
有聞於世願爲家君作傳然子方弱冠時即知
有楓山先生爲邑中長者今少司馬雙江聶公
亦爲子亟稱之有劉公紳者高士也往以禮部
郎中居于家避地於郡傍金牛寺中歲餘人無
知其爲郎也然劉公顧獨交於先生劉公死先
生至爲位哭之又云先生始居約時其所交皆
當時名流及登仕籍雖至親厚者亦不輕作書
問其自重如此予聞之喟然太息益思慕其爲

華陽館文集卷九

四

人然則傳先生者宜莫如予矣論曰昔魏文侯
問相於李克克對以居視其所親窮視其所守
云云世嘗以爲知言若楓山先生者果何如人
哉方其與周君仕者友也固皆欲立名義不侵
爲然諾者至周君以居假先生則毅然辭之不
以親暱易其志周君故負氣不相下先生往往
面加規砭卒能始終相成爲邑里所重時以二
公比之管鮑然管子方貧時每分財輒多自與
臨歿與桓公訣又多短鮑叔之爲人予嘗以此

少之繇此言之先生殆加管子一等矣先生行事頗衆余不暇論著者其大者

苦卓居士傳

居士姓王氏諱國賜吉之泰和人也其先世居於長沙南唐保大中有微爲吉州法曹因家廬陵之甲村傳數世至啓相始徙如泰和梅岡宋咸淳間諱應午者始舉陳文龍榜進士而父子兄弟舉於鄉者蓋三人云入國朝來由薦辟鄉貢各二人自居士以上三世皆不顯然有隱德

華陽館文集卷九

五

薦紳先生多稱述之諱學漁者居士父也而號履難公履難公性素嚴毅居士爲童子時或有小過必箠楚之厥配顏孺人每從容言曰君無他男幸少念之履難公歎曰此非爾婦人所知也蓋自是居士終身凜然如立乎考君之側敬憚矣居士自少警敏弗羣日誦書數百言比長從師受學恒走百餘里外乃竟以鮮兄弟遂棄去依於二親不願學爲仕久之里中子弟聞居士行誼高乃相率受業於黨塾之間居士於是

日與里中子弟講授詩書多引說大義俾各有所啓悟雖曲學雜訓亦明白辯論必使其不詭於正而又時時誨以孝悌退讓之行以故里中子弟往往化於其教而日變其悍厲麤鄙之習至於今里中言善教者必曰王先生王先生云當是時族里惡少習見居士肫肫有至性每投以狙詐狡媚之術日蝕其所有以居士莫已疑也然居士雖覺之亦皆曲意含愛或以理論遣之終不欲發其人陰私及至人有過失則又每

華陽館文集卷九

六

每面加規矻不少貸見有私議人短長者卽讓之曰汝第不自見耳奚議人爲俗故以夸毗巧詆相尙居士以忠信直行砥礪其間而朋姦侮智者務以是非相攻訐冀以激怒居士居士聞之不較也久之族里輩亦往往化於居士而終其身未嘗有鬬鬥之患歲時親戚餽獻必手自記籍報之亦如其禮或多過之者居常布衣蔬食性素善飲然非遇賓客未嘗設酒至於輸納公賦則唯恐後往丁亥之歲邑中大饑有司議

行賑貸邑令張公寅姑蘇人也有治才因廉知居士爲人乃託以給貸貧民饑民賴以全活甚衆令顧謂居士曰吾聞活千人者當有後汝往識之居士蚤歲饒於貲其後有子六人皆令事儒又各爲擇師俾往受業供給往來絡繹不絕而家事亦漸窘迫及人以窘迫告則往往哀憐之囊中有一餘錢必以貸於人而又不甚責息或其人果貧不能償則爲焚其券時家口頗衆有祖遺田百數十畝歲時督率家人耕作咸能

高高下下以盡地力歲收其入供祭祀治賓客畢婚嫁而又手葺廬舍以居子衆自一椽一瓦皆躬自庀度而其費則取諸力田羨餘者其後居士連有孫男數人又究心小兒醫醫皆有驗宗族或貧不能醫者居士卽往視之亦如視其諸孫未嘗有厭勸心以故人無不多居士長者久之諸文學乃白居士行誼於邑博文先生先生聞於邑丞余君乃致書請居士鄉飲居士固謝不至癸卯歲大比仲子鳴臣舉于鄉明年登

進士居士乃大喜曰吾於今乃可見吾祖父矣其年冬十月遂遘疾疾大漸因泣下曰吾平生無遺恨唯一見仲歸卽瞑目矣然是時鳴臣氏已拜松江推官會母顏孺人屆六十初度乃便道歸壽二親歸未至廬陵而居士歿已旬日享年六十有四先是居士嘗自稱曰吾幸承先人餘業無佻佚之親今雖有子衆而又皆往來游學余性又不喜一日安佚其躬於是自稱曰予苦卓人也其亦居士不食識云壬子冬儀望入

爲內臺御史而鳴臣氏已拜給事中歲餘二人者素相善也於是給事君每爲予言苦卓先生之爲人未嘗不泣數行下也已言曰子其爲先公作傳予應曰諾明年予出按河東未幾給事以三載績上天子嘉之追贈居士徵仕郎工科左給事中其配顏進封太孺人與其姑同出廬陵鄉城忠臣環之後有婦德褒命咸美辭云子男六長舉臣後居士四年卒次彥臣次卽給事次哲臣禮臣元臣俱補學官第子予按宋史

王公祜事太祖太宗以陰德見稱而其子文正公旦遂以相業顯於景德祥符間其於天人報施之際何其明也方居士之筑筑予立也族黨駟僮伺釁而動者何可勝道而居士一不之較至其仁心所至慕誼無窮斯又奚忝於前所云聞今其子給事君嚮用明時朝廷大議多所裨益其將來事業未知與文正孰先後然居士之所以責報於後人者則既可觀矣予故樂爲之傳如此

南山居士傳

邑有居士曰丘鳳誥氏世居太極鄉之平溪其先有諱子强者國初以人才起爲餘杭丞有宦蹟載一統誌而丘氏寔顯矣自子强至居士凡數世居士生頭角屹立身長七尺餘比壯游江湖間東走齊北走燕又西走大梁卒往來齊魯宋衛之墟居士則又善論世事凡所至人皆折節下之於是居士名聲籍甚已而挈載南歸宗黨嫻戚咸具衣冠操酒食日往來稱賀居士因

謝曰予少不能事儒而業于商今父老視予所得孰多夫儒與商非甚相懸也特其名異耳商之道仁以予之義以取之順時變操盈縮得之不喜失之不戚其與儒者所稱何異於是父老人人稱善居士既連治居室畢婚嫁已又輸粟數百石于官曰某誠不敢獨私其有以爲諸大夫憂時邑令朱公核其事當道寵以冠帶居士顧不好也正德戊寅鄉里盜起居士首倡民兵設計剿除郡守伍公大奇其能自以爲得居士

晚然居士素剛信爲鄉人畏服人有過輒面斥之不少貸已乃深自韜晦平溪之南有地數十畝其先府君嘗欲居之於是居士遂徙如南鄉屋數十楹葺墻垣樹樹木居所負山曰南山自居士始徙其地曰吾固南山主人也故人稱居士者必曰南山南山云今居士年且八十餘步履強健如少壯人予甚訝之子三人其仲卽余所交大順氏也歲戊申余以進士留滯京邸大順氏寓書余曰助不佞辱交于下執事維家君

隱德執事業許爲之傳幸卒圖之嗟乎世嘗言
范蠡秉越政恐其禍且旦夕至遂託爲陶朱公
以自解去今以居士仁予義取之說觀之彼其
所爲殆亦有道存焉孔子云使回多財吾爲之
宰彼聖者猶或言之今爲儒學者必詘商爲商
者亦多訾儒固其所見者異耳豈所謂通論哉
語曰善取者必善于居士散財好施總家敦族
咸有法度且以儒業訓其仲子顯大居士者必
仲也予故爲傳其事俾後之人其有式焉

華陽館文集卷九

士

處士丘一鴻傳

處士丘一鴻氏少有異才嗜學不勌未幾得內
傷疾輒廢棄博士業篤意養生之術已而病得
愈然卒厭棄世事布衣蔬食若將終身居前而
山帶溪縈廻清冽有石齒齒幽興所至輒盤旋
石澗之濱嘗誦摩詰詩云行到水窮處坐看雲
起時卽婆娑起舞欣然忘倦遂自號爲石澗居
士而人莫之識也久之聞大司成東郭鄉公講
學青原之麓遂樞衣相從已又從羅太史念菴

氏游二公皆當時號大儒處士以布衣往來其
間益自奮勵歸卽以其學試于鄉人鄉俗故尚
氣動致獄訟逾年處士時時說以利害皆鑿鑿
中肯綮久之人皆感服然性嗜澹泊又好爲徒
行不欲以酒食騎從勞鄉人以故人益歸之于
往過外父家處士以姻婭輒從予游探奇尋幽
嬉遊連日扣其中若脫然於世味者予灑然異
之及遣其子從予門則戒之曰吾少業儒以病
廢卒無以償吾志汝勉之彼觀其意豈真忘情

華陽館文集卷九

士

於世哉今天世有幽貞之士抗情山谷滅跡衡
門譚世道者或不之取焉然予觀古之高人志
士或笑傲夷門或託跡遼海或輕去萬乘之貴
或長揖人主之前彼豈有所憑藉亦各云其志
也已矣以處士之才不卽避風疾得發揮其志
意彼其所爲或亦有可觀焉噫此豈可與淺見
寡聞者道哉

陳氏一門三節傳

侍御史河南杜君奉 命按八閩至則以黜貪

汚獎賢良表節義爲首務惟予不佞以視學至乃謁君于漳郡越三日辭去侍御君因謂曰海上往以亂故郡縣吏言境內婦女死節事甚夥乃其事皆下督學使者然率寢閣不報似非所以崇節義端化本也執事其圖之予應曰諾於是盡發故牒下諸郡守久之漳郡守羅君青霄報言南靖縣陳氏三節事皆實驗不妄予曰有是哉遂亟報于侍御君君覽而歎曰一門三節世所希觀惟予將藉以報于天子雖然是不

華陽館文集卷九

十三

可使無傳焉乃發贖金命有司修其墓而屬督學氏載厥事于碑以風示來世嗟乎此豈非仁人君子所用心哉謹按南靖縣故民陳資偉妻林氏同邑鄉貢士林塘女資偉歿時年二十九子漢在襁褓夫亡七日產遺腹子湍家貧甚乃鬻嫁時衣物爲喪葬費繼祖姑憐其少寡欲嫁之林氏剪髮自誓指天泣曰婦去置二孤何地且婦欲自經數矣所以忍死者懼陳氏之血食也祖姑聞其言悲之歲時祭祀賓客教養二

孤俱以紡績自給守節踰六十年鄉人歎慕如出一口提學副使金君之敬行部至廉其事乃給米帛書節壽表其門嘉靖辛酉八月廿又三日饒賊攻陷邑城林氏年九十四子漢已死湍應貢都下惟孫茂馨侍左右林氏曰吾今可以歸見于亡人矣時茂馨妻許氏偕其女陳二姐度賊至不得免乃與茂馨訣曰吾母女不可爲不義辱祖姑老汝第扶去冀或可脫免吾死不恨矣會賊至母女俱投井死賊倉惶不知所爲

華陽館文集卷九

十四

乃舍置茂馨令扶老嫗走仍爲吊取二屍付之十日後始獲殮面如生嗚呼烈哉許氏死時年二十九故峽江訓導許浩然女陳二姐年十四鄉人聞者見者無不泣下事聞郡守桂君嘉孝爲助葬之前軍門都御史游公巡按御史李公移文優卹甚厚仍批允題請褒異未報再踰年林氏亦死年九十六一門之內三節凜然如秋霜烈日豈其祖姑婦孫平日精神意氣熏蒸漸染故慷慨赴誼不俟詔訓宜乎侍御君歎賞

不置亟爲表章于世是又不可謂不幸也然是日蓋有本學訓導曾安邦妻孫氏赴火死云訓導爲江西雩都人孫年十六歸訓導爲繼室聞中新遭倭亂山寇徧起抵任之歲賊圍城急孫言于訓導曰君儒官也非有地方寄脫有不測願自爲愛吾則有死而已明年城陷賊執訓導刺之孫度其夫不得免卽赴火死之其子三俊哀號伏地賊爲感動相率救孫氏屍付三俊後訓導亦得不死撫按既覈其事乃厚資給之俾

歸葬于鄉嗟乎死生亦大矣彼世之口理道享名位曷嘗不欲凌駕往哲樹芳來世一旦臨利害決死生則或泆忍低迴貽譏後人以今孫氏許氏母女觀之其於身名之際爲何如也予嘗稽覽史籍所載隋裴倫嘗爲渭源令屬寇薛舉陷縣城倫遇害其妻柳氏偕其女婦俱投井死世嘗言古今人不相及殆非然矣然裴柳故世族今諸婦女皆起編氓非有詩書冠裳之遺保姆女史之訓以豫藉之也及至患難所加從容

就義視死如歸則豈非所謂尤難矣哉春秋之法微顯闡幽屬辭比事予故傳陳氏三節而以孫氏事附見焉此侍御君之志而孔子之所與也

鴈峯羅隱君傳

湖西有隱君子曰鴈峯居士甫弱冠能文章試諸生諸生中望見居士長軀聳立言動必循矩矱固已灑然異之與之語又博涉羣籍爲文有奇氣於是諸生中目攝居士以爲青雲可立致

也當是時居士兄弟四人皆以績學爲諸生居士又裒然儔人中其心愈益自負然性顧沉重亦絕無自矜態人士益以此多之故家巨室爭延致爲子弟師嘉靖戊子督學趙君淵試居士文奇之拔置第二當次廩爲同列人見詒竟奪之居士固不較也企後昆弟繼卒悉以同父產推置之幼弟蚤棄諸孤則爲之教養婚配母夫人天年高居士竭力供朝夕喪葬皆如禮唯謹有司上其行於督學使者每至輒優勸之癸卯

歲督學陸公讀其文歎曰此績學士也拔之首
廩久之居士亦無意進取遂棄去日處蓬室
中少暇讀書賦詩咏歌自娛居嘗憤曰自吾先
世以勲業問望顯著往今宋室不競開禮公起
兵勤王載在史傳當成化弘治間伯父奎以文
章領省解頴頴一時壁以鄉薦歷官東昌同知
先考章丘令玉以明經薦高等從兄一峯先生
擢掄魁官史局文章直節望于海內至于小子
兢兢不敢失墜今兄弟繼死而予又不得薦於

有司而使先人駿功盛節中絕於予是小子之
罪也雖然古之人苟能躬孝弟砥忠信養性愉
安靜之節皆足以善世而藏身彼汲甕抱關之
倫觀其意豈真欲與世絕哉亦各云其志也已
於是優游泉石無復希世墨綬之念居所對曰
鴈行山居士每往來其間輒徘徊竟日曰吾鴈
峯主人也鄉之人皆呼爲鴈峯先生然竟莫之
識也內弟襄壻于居士每過予輒言及之予固
素善居士者因採其事著于篇俾後之知居士

者庶幾有傳焉居士名弁字彝輔居湖西吉之
豐邑人

附錄 卷九 傳後

明奉政大夫禮部儀制司郎中前刑科給

事中泉厓聶君墓表

聶大夫既卒之歲諸孤奉其柩安厝于邑西遷
鶯鄉寶慈山之麓於是兩太常卿郭君書其行
陳君銘諸幽其於世次出處之際備矣伯子石
阡守棟復走使計京師丐余表厥墓蓋予三人
皆與大夫締兒女姻又莫逆也其何能辭嗟乎

事陽節文集卷覽

予於大夫之歿也蓋重悼其負才不偶而其志
卒無以暴於時云大夫方束髮時仲父少保公
以進士起家華亭大父水雲大夫厥攷丹徒公
挈大夫從如華亭少保公延師教之大夫固穎
敏多異才日授書畢即狎諸隸僕黏生射飛擊
刺挽強間則學鍾王法帖讀孫吳子等書意蒸
蒸嚮之至程以舉子業非其好也丹徒公私矚
之則大恚嘗痛楚之惟水雲大夫與少保公奇
之私謂丹徒公是子非羈勒才遇王良造父則

逸駕往矣久之連舉嘉靖乙未進士居京師京
師貴人多少保公故時交好大夫以通家子見
之輒娓娓論時事大之兵甲財賦小之閭閻疾
苦言對甚悉時方議儲養館閣當路使人道意
不往既出爲丹徒令以才能起諸令上居常以
嚴法繩約羣下議賦均田皆身自督察羣下人
無敢爲姦時章聖皇后梓宮南柩巡撫歐陽
公計曰辦此非丹徒不可大夫至不旬日諸務
悉具歐陽公奇之歲庚子冬召爲刑科給事

事陽節文集卷覽

中居諫垣未踰月即論罷大同撫臣人以爲當
明年九廟災又約同科給事中胡汝霖御史
李乘雲疏劾諸大臣不宜徐徐赴災語涉譏切
上怒其言不遜杖于廷竟謫永建平尋得丹徒
公計倉皇奔歸時少保公以薦起知平陽有保
障功再踰歲陞潼關兵備副使亦拂衣歸大夫
性固簡抗既免喪以不能俯仰遂遲徊不肯出
然益喜談當時之務比少保公以平陽謗逮繫
都下大夫時薄遊蒼梧得報間道走數千里省

無恙則俛赴部補丞由周尋入爲國子助教會北虜薄都城大夫從大臣守北門多所陳說時以大夫有文武才遂以兵曹少保公以薦起貳兵部尋以例改禮曹少保公既正本兵泰和歐陽公堂宗伯大夫時改儀制郎中凡兵戎大事典禮儀章二公皆倚重之當是時大夫以一身往來父師間凡所咨謀皆國家大事無論寒暑立爲代草諸所題覆或多阻礙則往關說政府必得當乃已大夫既熟悉邊隘遠

華陽館文集卷四

三

近利害大小將領賢否或後當成敗一一如所決策其在儀部如議親王國除卽應罷去府事疏屬宗室犯罪宜隨在置閒宅以散處其黨將軍五世以後女嫁良家子止稱宗壻云云皆宗伯公指授卽爲具稿罔不當宗伯意未幾以類進萬壽表箋註誤遂逮杖落職不數月少保公竟亦謝事歸衆謂大夫時方待以不次卽去不踰年且牽復會柄臣子世蕃以大夫嘗嫚罵銜之遂與所親信摭遺議禁錮之於是中外

始側目大夫矣或謂以大夫之才假令務自馴謹委之事權令其獨當一面得盡究所欲爲其於國家邊圉制置之略未必無可觀焉徒以英氣陵轢人爭忌之遂致一蹶終棄豈非命哉嗟乎史遷不云世之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數惟個儻非常之人稱焉大夫位不副其用志不逮其才今之惜大夫者亦多稱爲古之個儻不羈人也彼時之用不用訾不訾又何足云哉大夫諱靜字子安別號泉厓又自稱懶菴道人其

華陽館文集卷附九

四

平生履歷以別有誌述予特表其大者如此

處士養拙張公墓表

往余以大理右丞守制家居泰和張子文豹過從予遊久之豹父履山君廷挾堪輿家言訪予恩江之陽談吐連日多儒生慷慨激烈之語繼出諸名公所贈履山詩卷然後知君之爲人殆昔人所謂進乎技者矣去年夏予歸自閩中張子乃致父命丐予表厥大父養拙公之墓予諾之及讀予同年友真定郡守文溪李君司鎮與

其族人冬官大夫玉屏君峯所爲志狀然後知其先世履歷蓋所從來遠甚公姓張氏名正暉別號養拙其先有汝明汝賢先後登宋元祐熙寧間進士爲司諫御史皆載國史世居邑東之畫錦坊數傳至別駕君煥始徙城頭自養拙而上三世俱不顯然皆敦行誼爲鄉里所重養拙父嘗病疫傳染日甚家人多惶懼走匿顧獨侍湯藥不去尋得愈人咸異之兄二人嘗折產獨委頓瘠公終身退讓未嘗以減產故失伯仲懽

華陽館文集卷四

五

平日與人排難解紛是非曲直輒斷自胸臆拂已者或衡之不之顧也親識中嘗以厄難求貸還其券後其人竟不償亦不之較鄉人以爲難居嘗念先世文獻殘逸乃捐貲合族人續修譜牒旣又病其脫略復輯家乘若干卷藏于家畫錦坊火或冒認之公令從子輩直于官時同姓者欲賂之不可奪平昔雅嗜名賢墨蹟若同邑劉君七星鴻蕭君梅谷敬德皆與爲忘年交晚厭市囂督耕于鯉舍山庄時較盈縮以貸鄉人

或貧死者助之棺其慕義無窮類如此一日肅衣冠往拜嘗所往來談接甚洽暮歸與家庭老穉爲款款語意若永訣者少頃就寢奄然告終鄉邑縉紳咸詫異之黃門平川郭公應奎讚公像云世以巧競公以拙養緬懷抱甕啗彼伎倆嗟乎若公者古所謂醇朴謹愿人也昔史稱逸民如由光之倫詳矣然其人與事不少概見獨賴其言至今猶足使人興起愛慕然則春卿君父子勤勤欲予表公之墓意固如此云

華陽館文集卷四

六

華陽館文集卷之十

古郡宋儀望著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傳類

族譜列傳

敘曰長老有言先世有美而弗述非孝也無實而侈聞非公也今按舊譜歷世綿邈中多抵牾而又缺其世次遂令前代遺德泯沒無傳悲夫悲夫予近攷佚記及以得諸故老自順翁而下乃頗可採著發微闡幽各論述其

華陽館文集卷十

行事度以考見先世造家之難若其他諄德亂俗及細行一二可述者時或附見使後之子孫得並考覈明鑒戒焉

諱順甫翁者宋度宗時人性倜儻有奇節曾元有天下法禁疏濶鄉里動以仇怨相報復公乃團鄉人爲保正之法各村人咸受公約束凡欲有所爲必慮公以爲不可鄉人鼠竊狗盜者翁廉得之聚衆褫其衣裂而書之羣兇人日銜公謀欲害之翁平日養一烏騅愛之凡往來親朋

間飲卽大醉迤邐乘騅歸家人出視之則翁坐騅上齁睡如雷翼日翁往里家會飲騅不欲行翁策之曰汝欲倍而翁耶騅以首伏地爲悲鳴狀翁不之省會晚歸則羣兇人竊公首以去并殺其隨行者騅望見村口卽大嘶不已村人怪往視之則翁猶危坐騅上血遍汚騅身乃以木刻首殮翁葬焉嗟乎自元入主中國雜以夷狄之俗士君子處其時苟其人行誼才智足爲鄉黨扞蔽則彼羣小鮮有不陽畏而陰害之者翁

華陽館文集卷十

雖欲免難得乎然獨怪騅之能護翁屍以歸豈不謂天道哉

諱榮可翁者順甫翁子也順甫翁及于難翁乃散財結客欲報父仇竟莫能得翁後折節讀書通五經大旨然故不欲仕收其餘產以長養子孫當是時族里之間咸以貲產相高下翁以家世舊族敦訓子衆動以禮法相率子衆非衣冠不見家聲稍稍復振平居喜吟咏棗多散逸今所存有滁溪雜詠諸篇音調清逸讀之令人嘆

慕不置具載家乘錄遭時不造竟以布衣終其身惜哉翁嘗勅五經書院以教授子弟復割常稔田三十畝以贍族里子弟之貧者一時學者多所興起與邑中能詩者倡爲詩社翁詩多含蓄豪因散去故不得備著云

譚原慶翁者榮可翁長子也慶翁爲人肫肫有至性蚤以勤厚起家佐其仲事儒業又以其餘貲葺廬舍治賓客爲里中富人自元季兵起也里中陳海以賤裔起兵社州凡富人多被屠戮

事陽館文集卷十

三

翁乃與昆弟族衆避匿山中如是者數年會我明遣大將常忠武王徇江西師次吉安陳海等皆以兵降授行省叅政尋殺之翁乃與仲輩歸視故居凡先世所藏故籍散逸無有存者然是時翁收其餘產應詔稱上戸卒無子乃以仲次男爲嗣蓋予五世祖仲翁也女一贅吉水下璜王氏重威割其產半與之王亦舊族今子孫漸耗矣

號中隱翁者榮可翁仲子也諱晉字原忠中隱

翁爲人有厚德蚤歲博涉羣書銳意進取遭元季昏亂遂不欲仕至正初守臣薦公于朝公以疾辭不出我明之興也懲元季法度廢弛以文法操約下吏翁乃絕意於世初中隱書院招延文學以訓迪子衆既老乃著像贊以見意按宗人侍御原端所撰行略云處士居滁溪爲鄉邑著姓由宋元以來多忠厚長者以詩禮相承故族大以蕃至處士凡若干世矣處士生而穎敏幼有志操才識不凡稍長清修勵學博覽

事陽館文集卷十

四

書史尤善詩賦至於博弈奇玩澹然無所好及壯將志於用世值元季兵興奔遁四出後守臣薦公才可大用竟以疾辭追遇聖明一掃區宇得復舊業而君已絕意於進取矣拓貲財廣田園復躬中隱書院日喜與賢士大夫游館舍間招延文學之士訓諸子孫未嘗有所厭倦倦焉提誨戒飭冀以弗墜厥家聲此其行槩可知已右狀略如此嗟乎吾家先世故籍存遺兵燹惟侍御君所著翁狀手書尤存又翁像貌甚

古一僮持書數帙立傍香几各一每歲三月望
爲翁生辰族之子衆卽展翁像設奠羅拜至今
不廢云

諱仲玉公者中隱翁次子也出爲伯氏嗣爲人
嚴毅簡默蚤從中隱翁受詩已乃棄去從伯氏
商于鹽鹽亦往來江淮楚蜀間公有丈夫子二
諸孫輩又皆岐然巖然井井振矣無何公復盡
持餘貲從荆楚入蜀入蜀十餘年乃更多買妾
婢爲終焉計有女一人嫁爲蕭氏婦蕭氏者泰

華陽館文集卷十

五

和人也久之公竟客死蜀中歸葬十八都龜形
或云葬墓頭事詳高大父傳正德辛未之寇也
盡火其家廟今公生卒竟莫能知宰我有言三
年不爲禮禮必壞自宗廟燬至今又數十年因
簡就陋禮甚缺略予覩仲翁之事益感焉

項於故牒

始獲生卒補入

高大父諱正已仲玉翁次子也生而有至性與
人處未嘗假顏色弱冠喪父而伯氏者又十餘
年不歸母黃孺人日夜思念不置公旣請行會

伯氏于荆門乃相與收所得貲以歸是時諸父
輩各治居室公乃與伯氏計念祖舍地隘偏當
遷遷莫若徙如西於是卜之吉乃購財治居特
高大其門令他日子孫可容駟馬伯父見之則
大恚曰我不知若等矜大如是且始事者我也
若不令我共遷視吾居又特大何也諸昆弟乃
私於伯氏曰先君遺言仲後必大今仲已客死
兒曹復勤厥家茲又遷於新邑卜之當有興者
先君命之矣而又何恚乎於是伯氏稍稍解矣

華陽館文集卷十

六

久之黃孺人年且高公昆弟不敢離左右然公
竟先黃孺人卒卒時年四十五後十餘年伯氏
亦卒先大夫每言高大父性嚴急貞壽公已有
婦矣尤凜然侍立終日一日貞壽公執筆失謹
翁一朴其掌盡赤高大母泣曰君教兒子當如
是耶翁叱曰此非汝婦人所知未幾翁遂卒餘
見貞壽公傳

往高大父之卒也貞壽公蓋弱冠云公諱邦鉉
大母黃母劉皆寡居仲第六年季第四年貞壽

公脩眉高準顴額豐奇少受詩學官弟子洽聞
彊記力事儒業考君既歿以大母母孺人故於
是始輟學事予曾大母李孺人乃盡出其嫁時
衣物佐公治生久之遂與從兄商于荆襄淮揚
間語具伯氏傳中公既得伯氏割鈔卒如左使
王公言不輕售未幾鈔乃大缺往鬻之獲利數
倍居久之家遂大饒然是時尚有券數百未收
息或勸之往公歎曰天道忌盈況人乎予曩微
時恒恐不能紹于先人今幸有常產以長養子

華陽館文集卷十

七

孫尚可求贏餘昧止足之訓乎先是江南歲數
饑斗米數百錢朝廷採納廷議 詔下各郡縣
凡富民慕誼願出粟一千石者詔旌其門三百
石以上者慰勞有差於是邑令盡召諸富人置
酒大會令舉觴揖諸富人言曰有能出粟如詔
者坐上以次至貞壽公令笑曰君豈宜坐下貞
壽公素謙謹不敢當令遂置公中坐出粟四百
石久之事聞于 朝有羊酒綵帛之賜公嘗於
歲歉時因諸富人多不貸粟公歎曰粟賤則貸

以求息貴則盡以轉糶是何忍也於是仍貸其
常粟於人而以所贏粟收以待糶於是里中人
無不陰德公者先是公仲弟少而能文公大奇
之年十七仲竟以病卒乃撫其季特愛之是時
翁有丈夫子二年六十餘以母劉孺人命析其
產爲三令季與予大父昆弟各爲爨每日公侍
劉孺人以次就三家養子衆咸濟濟秩秩內外
無間言而貞壽公事劉孺人又最謹劉孺人年
既高凡一飲一食非公侍則不能飽至尺布寸

華陽館文集卷十

八

穀未嘗不手自省視以進暇日則觀諸子衆讀
書時時口占短詩戒子衆冀有所發悟縣大夫
兩請公鄉飲公辭曰予鄙人也曷足煩執事及
使者將命則俯伏再拜謝其謹厚如此未幾
孝宗皇帝踐阼詔天下舉高年耆德賜冠帶粟
帛於是有司按公年踰七十往輸粟于公累貸
于鄉人德甚厚又於例合乃貽詔書函以致公
公乃服冠帶置酒大會賓客是時予大父隱閑
公業已應詔授七品散官父子以布衣一時並

蒙·恩例大夫士咸作世恩堂詩美之配李孺人者蚤承內教與公齊德時以比之龐公夫婦語具外傳公歿後二年從子敬爵公以易經起科後五十四年曾孫儀望舉進士

隱聘公者諱邦銘貞壽公同母弟也高大父歿時公年始四歲高大母日夜號泣不置然公業已脫乳卽依于嫂李孺人李孺人者予曾大父貞壽公配也公既長體貌豐奇殊類伯氏高大母嘗語人曰吾始爲未亡人酸辛涕洟恨不卽

華陽館文集卷十

九

從地下然吾終恃以不死者以有此兩兒耳諸族人聞之莫不咨嗟歎息以吾高大母能成夫志以此兩公者皆賢子也高大母一日謂貞壽公曰我年大恐旦暮不諱汝夫婦勞苦起家惟一弟兩男能令無彼此乎貞壽公謝曰謹受教於是遂命析產置券三奉高大母坐堂上命隱聘君取券次者予大父隱間公次者從大父隱賁公各以次受券畢高大母則命隱聘君拜已令拜伯氏貞壽公夫婦已又令予大父從大父

拜如初禮是日高大母懽甚高大母日與貞壽公夫婦就養三家歲時伏臘兄弟子衆稱觴上壽欣欣如也進食衍衍如也高大母旣以天年終隱聘公事伯氏貞壽公謹愛愈甚事李孺人如事高大母平生未嘗敢以嫂呼以孺人嘗撫已故也隱聘君少有志操年三十餘貲乃大饒居左有隙地稍敞隱聘公請于貞壽公曰吾欲構別業以奉慈訓又以顯吾伯氏貞壽公笑曰季能乎吾無以佐汝隱聘君曰能且不待佐貞

華陽館文集卷十

十

壽公則大喜時高大母劉孺人尚無恙隱聘公治居旣成乃奉劉孺人及伯氏夫婦稱觴堂上劉孺人懽特甚貞壽公乃更洗酌奉劉孺人觴已言曰兒始如季時尚仳仳傳傳于江湖波蕩中今季如是吾殆不如也劉孺人愀然曰非汝季何能爾乃命隱聘公更酌謝伯氏是日遂命其堂曰奉萱以志喜也隱聘公有子三人其仲卽敬爵公也敬爵公少有雋才隱聘公乃教之事儒弘治乙卯以易薦江西鄉試高等報至隱

聘公大喜已乃泣數行下語人曰惜不令吾母與伯氏見之明年敬爵公會試禮部落第歸隱聘公謂曰吾聞丈夫當以遠大爲志汝能往從大學與四方豪士游奚古人弗可至者敬爵公跪曰敬受教語具本傳明年丁巳敬爵公竟卒于大學計聞之日隱聘公慟哭幾絕久之乃蘇已言曰天平天乎自吾先世皆有厚德而未嘗有顯人今始發於兒兒去我何逝已又大慟幾絕久之公遂大慟已乃悟曰脩短數也賢不肖

華陽館文集卷十

十一

人也兒固賢者也策名天府又有聞于大學兒不死矣吾又何慟於是復彊食踰數年季子復蚤卒公始哭季如哭其仲已又復自解每日則起焚香自誓曰吾以解罪且冀于後人邑大夫素聞公賢乃致書請公鄉飲公始辭如貞壽公已彊而後出爲大賓云正德辛未公年七十有六精力尚健是歲六月流寇倖掠境中公生長太平報至則以爲誑已然諸寇業已殺人于螺獅嶺矣於是家人踉蹌扶公走公叱曰汝第去

吾不畏也須臾數賊突入堂中公猶整衿危坐賊舉刀厲聲曰汝何人公徐言曰我善人賊問善人日何事公曰日誦經耳一賊從傍言曰第取經看公度賊不甚解文字乃盡取所藏先世圖籍翰墨示賊曰此經耳諸賊以爲然欲舍之已一賊復從外來諸賊皆羅拜堂下復問如初其賊乃取觀所云經則皆圖籍翰墨乃怒公以爲詒已既而索公公又不與遂逮繫公行至社州公佯赴水死賊曰此詐耳遂遇害已乃盡火

華陽館文集卷十

十二

其室廬先世所藏故牒遺墨無有存者傷哉予觀予家自中隱翁而下莫盛於貞壽公隱聘公昆弟矣隱聘公歿後至嘉靖丁酉蓋二十七年曾孫龍復以易經起科

大父隱間公者諱魁昂貞壽公長子也母曰李孺人隱間公生有異徵與從父隱聘君弟隱賓君相去皆五歲而又皆個儻不羣貞壽公大奇之遂令各治一經公與從父治尚書隱賓公治詩久之隱間公不樂治經遂棄去與從父隱聘

公皆治生業爲富人而令季專治詩爲學官弟子隱間公爲人慷慨多大節凡遇弟子有志操類已者則喜特甚其猥瑣隘狹者每每叱去之不與言以故家族子弟見公者莫不畏憚爭嚮慕矣隱間公旣大饒于家乃益治居室多輿馬又以金銀飾酒器凡數十鎰其所交遊皆邑中所稱富豪人 憲宗皇帝末年度支奏邊儲不繼於是 詔下諸郡邑凡富人願輸金若干受職各有差有司官以禮相待仍復其家終身隱

間公遂應詔輸金以例授七品散官當是時予曾大父大父並捐貲應詔兩蒙 恩例鄉人莫不誇詡訓戒子孫願以公父子爲法是時同里傅德音先生以二千石老家而諸以例受散官者凡若干人又皆邑中所嘗稱賢者於是諸散官議以每月朔望爲會供設甚盛久之太守公亦來主會每酒必首太守而大父輩各以齒爲坐次已乃繪圖摹像太守公論著其事冠于卷首于家所藏圖亦燬于火公爲人不苟然諾

凡義所當予傾貲囊無所顧惜每出貸於人不瑣瑣較錙銖以故人償公貸惟恐後有不能償者度其人果窘甚則爲焚其券族里有貧者卽與貲爲生亦不問息平日喜子弟讀書予伯兄年十六選入爲諸生公大喜卽割田贍之曰諸子孫事儒者皆如例公卒後二十年儀望復爲諸生往來游學供給或不能繼予母太孺人每歎曰使大父在見兒出人士前且以爲麟鳳且以爲寶玉而奚窘困若是比予弱冠往見今大

司馬聶雙江先生時先生以二千石家居因謂予曰予先世多忠厚長者我猶及見令祖益魁梧奇偉人也子勉之予聞先生言退而執弟子之禮今儀望寡昧弗類幸爲 天子近臣追念先世積德累仁以發于小子而才劣行薄無以表見於時吁可懼哉大父配郭孺人有淑行語在外傳子三人其仲卽先大夫也

隱賓公者諱魁爵貞壽公次子也公生而脩軀偉貌貞壽公夫婦大愛之稍長與從父伯氏三

入從里中先生受經頃之伯氏與從父皆棄去
爲富人隱賓公治毛氏詩甚篤雖纖訓外傳亦
必研磨躡括居久之乃選爲學官弟子時學官
弟子望見公狀貌都甚扣之經又博曉羣義莫
不大奇公以爲青雲可立致也然公治詩雖專
至爲文辭則又雜用諸傳語以爲必如是而後
詩無遺義其里中諸弟子治詩多不如公專或
稍稍融會大意爲文每試輒反居上而公顧愈
益治經不少休如是蓋三十年而卒不能利于

華陽館文集卷十

五

有司員壽公既死公乃仰天歎曰嗟哉悲乎某
所以專心治經爲進取計者爲吾父也今吾父
已死而吾母年又高吾又何能俛首從諸生後
予且知終無以報吾父也蓋自是公不復就諸
生試矣方爲諸生時母李孺人佐公治生故貴
亦大饒去祖居僅百餘武創屋數十楹辛未之
歲流寇盡火其祖舍子衆咸咎公所構居不宜
置前又右而邱公歎曰是特易耳遂令衆移之
舊址仍與從父伯氏子孫並居之竟不問直衆

乃大悅嗟乎此其度量豈非躬率貞壽公遺教
使然哉府倅譚公來署邑事聞公賢則以禮請
公鄉飲致書咸美詞云儀望幼時戲公側見公
終日危坐腹便便垂與人言未嘗見喜怒少飲
則微酤婆娑詠歌自娛子衆或不率教公一無
所問然竟莫識也平生長於歌吟今所傳流賊
歌一篇摘辭悽惋彷彿子美兵馬等行公既老
乃卽其舊宅之墟爲塋葬且二十年予病其地
弗利乃遷公夫婦遺骸藏之冀力圖改葬公有

華陽館文集卷十

六

子二人孫男亦衆皆不能繼公志彼所謂天道
又何爽也

嘉靖四十一年予與公會孫汝怨汝
思始改葬于邑南二十都觀嶺已山

向亥

存菴先生諱穩字敬爵隱聘公第二子也爲人
沉靜寡言笑然生而有雋才自爲童子時卽能
多誦往古傳記時從兄隱賓公治詩甚專乃公
固不欲治詩則從里中陳先生受易弱冠遂補
學官弟子久之聞東湖劉先生俊易學高又其
先以易起家進士公乃復受易於劉先生劉先

生既矚公文則大奇之謂羣弟子曰宋氏子才甚雋吾弗及也羣弟子私與訕曰劉先生豈耗乎彼尚豎子耳先生乃自以爲不及何言之諄也公聞之愈益自勵若不知同門或訕之者當是時公雖以文知於劉先生比督學試則又數不利以故父兄輩疑公實無所有一日置酒大會諸文學則命公取所爲文以示客實欲試公也公固謝曰文無有於是長老輩則又大誚讓公而公亦竟無所言予大父隱聞公私怪之一

日則之公讀書所竊矚其所爲公方檢所爲文次第熟視已卽焚之隱聞公馳入問曰汝所焚何曰月課耳問何焚曰已得之矣於是隱聞公則大喜以告從父曰阿仲實非無有彼所用心者內也居久之邑令車公以名進士來治我衆盡召諸生試之讀公文大奇之遂置高等諸生則又私相訕曰某誠文視吾等不逮遠甚而令何言之諄也公聞之愈益自勵又若不知諸生之訕之者明年弘治乙卯當大比督學者先期

來試比試則公又置後列於是公卒無以解諸訕已者又不敢歸見長老是時公獨與先大夫坦菴先生相懽先生於公爲姪行而年稍長則謂公曰阿叔誠能料其文當某某乎公歎曰汝不見蘇君乎但有舌在耳何足以料某某頃之有郭君者先大夫外舅輩也以制滿當起文補試先大夫往說之曰舅往試乎曰然有與俱者乎曰無有先大夫因進曰吾叔某實無所有比試不利日鞅鞅如有所失願因公行爲介何如

郭君曰可然欲試則何由進先大夫曰誠於公文附一病起數字入見則以授吏彼督學者日校士不暇豈暇復計他耶郭君曰善於是輒歸謂公曰君可往矣復助之貲公不得已遂往既督學大奇其文自以爲得公晚既入試乃盡吐所欲言著遂以是年入薦第二十二人報至邑中諸人士莫不相顧駭愕然後歎服劉先生知人而車令果非苟許可者是時公年二十八明年會試禮部不第歸卽往業南雍語具隱聘公

傳中時國子祭酒劉先生震合六館之士試之
拔公第一於是遍以公文示九卿間且以爲他
日董賈不讓也公旣以文名大學大學生無識
不識莫不願交下風而公顧嗜學益苦明年丁
巳十月遂以疾卒卒之日祭酒公率六館諸生
爲奠哭之各以金若干爲賻同鄉尹公襄等實
經紀其事尹公後爲翰林學士是時公配徐孺
人扶柩歸葬公生二子皆夭徐孺人乃命從子
號頤軒公者爲嗣語詳孺人傳中

華陽館文集卷十

十九

先大夫坦菴公者諱聞義隱閒公仲子也母曰
郭孺人孺人始妊公時夢庭中植竹數十日光
爛然以問隱閒公公曰此吉徵也已而生公公
生而頭角屹立稍長從邑中陳先生受毛氏詩
尤喜涉史傳等書然不喜爲舉子業已乃棄去
公自爲孩提時卽恂恂有至性諸凡穀米錢帛
賦役徭差以至祭祀賓客之需親戚慶唁餽遺
之費盈縮巨細咸總于公唯謹是時伯氏則日
與諸富人子弟往來宴好而性又不能煩瑣動

勦奔走勞頓季則愿慙猥弱大母郭孺人又最
愛憐之以故公於昆弟中勞勩最多久之隱閒
公命公與伯氏季氏析爨割產令以次取券公
所券頗便利大母意在季也卽推以讓季季又
欲得宅傍果園又卽讓果園於是大母憐甚然
是時公昆弟雖已析爨而所謂煩瑣勦奔走
勞頓之事公代之亦如其初嘗夜盜隱閒公被
執盜以劍怖之甚急家人皆驚走避匿公乃挺
身願代徐貽賊曰汝等勿怖予翁予令汝取錢

華陽館文集卷十

二十

帛賊許之公乃推隱閒公去卽引賊入賊於是
爭往取錢帛而令一賊持公公固有膂力矚賊
少懈取其椎一擊而仆大呼曰急去救至矣賊
倉皇莫知所爲遽持仆者以去明旦隱閒公持
公泣曰非兒幾不脫于賊矣自是隱閒公病悸
數旬乃愈正德辛未有廣寇之亂公倡率鄉衆
與賊戰賊引卻時太平日久民不習兵明日賊
率衆復來衆遂散走賊盡屠其居里人以讓公
公笑不答公嘗以事游湖裏歸有一男子來附

舟衆不肯容公憐而收之後男子別去私謂公曰子湖襄巨盜也故來覲君囊物今見君至誠不忍害因泣下解囊爲別無何舟中俱染疫癘公初不忌也供給藥物罔所不至既而公亦病篤舟中人泣謂曰若等竊公生若等今公卽不諱若等寧獨生頃之一黃衣人來問疾連於背脊上下處針之遂得愈尋遣人謝之竟失其處衆於是乃知黃衣者固異人也已卯宸濠反江西公爲仇者所報買草運糧赴江西軍門當是

時兵勢搶攘人情洶洶未定咸以爲公行禍且叵測於是里中親戚長老聞之爭持芻蕘來助數日草已數十艘公竟慷慨就役以歸然亦不復懷所嘗仇已者撫臣奏言江西賦役不均遂案行清田之法邑令辟公督丈公循行阡陌悉力經理時有富人餽蒸鵝爲勞公卻之以勞諸役者諸役人亦卻之曰母令公嗤也平日以行誼著邑里中於是邑中諸有行誼者凡若干人結爲昆弟傅太守公韶爲著約禮論美之約禮

者言凡聚會慶唁講好締婚通財急難皆約于禮也然自當時所稱行誼諸人則已莫不推公爲最雖諸以行誼稱者亦皆自謂不及蓋公篤實恭謹侃侃無他腸至于今鄉黨宗族故舊姪姪下逮里胥隸賤村氓田卒無少長貴賤語及公未嘗不相與嘆息至有泣下者公自遭兵燹貲蓄漸耗二十四五年間歲計田收以食家口葺廬舍治祭祀婚姻嫻而于伯仲輩又令出就儒業館穀諸費日不暇給久之伯氏爲諸生無成

而仲又連蹇不利然公亦不以爲讓也當是時公辛苦治生如綴敝衣未嘗一置欣戚其間見族黨昆弟經營產業錙銖必較公視之若無有也見子姪輩力學業儒公愛之若已子也儀望幼時有日者謂是兒當貴公於是日夜望其成人稍長知誦書矣則又日夜督之誦書書誦矣則又時時引說大義令有所啓悟一日侍公讀漢史至項莊舞劍事輒歔歔爲高祖危之羽欲烹太公因歎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分羹之

語高真少恩哉每讀列傳等篇多所論說自是
儀望稍稍喜讀史蓋公之教之也公少時能鼓
琴與能琴者凡十一人爲友此十一人者皆邑
中所稱長者予宗蓋三人云一日儀望設琴于
几乘間請曰大人素善琴能無意乎於是公欣
然爲鼓一再行其聲憂憂然多激烈慷慨之音
予跼而請曰敢問此音何音也公熟視良久太
息曰小子識之非汝所知也蓋自是公不復鼓
琴矣甲午之歲諸君子講學青原儀望請行公

華陽館文集卷十

三

喜曰兒往師聖賢吾復何憂是年督學者拔之
首廩之公又喜既省試下第歸公寬之百端明
年乙未五月公遂病病方劇則命移正寢歛襟
危坐諸子諸婦號泣拜奠畢公遂逝嗚呼痛哉
黎明宗老昆弟子衆皆來會哭既乃相謂曰古
昔先民隱德懷行不得列秩於朝則必私相追
謚以表哲勸俗公秉易直之性備和懿之德處
已不貳與物無忤蓋坦然醇德君子也請謚曰
坦菴先生衆議既同乃命予從凡龍大書于旌

始治歛具嗚呼痛哉此五月十日也公卒後十
二年爲嘉靖丙午儀望始舉于鄉明年登進士
出爲吳縣知縣辛亥冬徵入爲河南道監察御
史壬子春銓部以縣最遂贈公爲吳縣令文林
郎其年冬儀望巡河東得過家祭告于墓道後
七年儀望以御史績滿乃循故事乞改今秩於
是公改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嗟乎予嘗
讀史至古所稱逸民之倫詳矣彼其始皆以躬
蹈孝悌忠信退讓之行倡率其鄉人至於仗義

華陽館文集卷十

四

奉公積施救患之事亦時有之當其時郡邑大
夫採行勸俗親見其所爲若是往往形之論
奏而遂獲蒙褒嘉之典如其不然則當時賢人
君子爲之論著其行事其後並得列於史官如
今列傳所云是二者或不一遇則雖德懷由光
行抱申奇鮮不沉埋草野湮沒困窮矣悲夫悲
夫以予觀於先大夫坦菴先生方其挺身脫父
行出乎烈士推產讓弟跡同乎先民誠心待物
化及乎兇殘扶衆邁疾事感乎異人臨難不辭

急勤王之義一餽必卻明奉公之節至於忠信布於鄉黨恭謹著於士類稽古蓄德俟命達生自孩至老恪勤無間可謂彬彬篤行君子矣徒以隱身窮約抱志林泉名不薦於郡邑禮不登於黻校雖大道若訕亦足以悲先君之不遇也然惟我考君之行問之鄉鄉人誦之問之士士人信之聞之朝天子嘉之儀望纂述譜牒追憶先志備爲論著冀他日或得列於史氏如昔所云則儀望不孝之罪其殆少逭也夫

華陽館文集卷十

十五

頤軒公者諱好義開菴公中子出爲存菴先生後者也始存菴公卒于南雍徐孺人以節自誓未幾其所生男亦夭徐孺人乃擇其伯氏諸子中爲後曰必某乃可公旣出嗣遂能伺察徐孺人意嚮所至曲爲承順若不令孺人疑其非已出也比弱冠卽能治家家日裕徐孺人固各出納毋防公或私于所生乃公事其考開菴公與母邵孺人又能曲爲贊助而徐孺人又若不知其有二心也語具孺人傳中年二十餘納室得

賢配明年伯子霖望生正德辛未闖寇大掠境徐孺人被執公望見之卽出其貲賂賊曰吾母寡君又病不當驚怖願以身代賊感其意許之公乃負徐孺人由間道入山中避之嗟乎此其時倘一有顧忌心何能挺身赴賊如此哉公旣多男子皆令事儒伯子與予先後爲諸生其所交游皆一時名士每至家公卽具酒食款遇之比伯子以丁酉薦江西鄉試高等人以爲好士之報公平生能知大誼處族黨嫻姪始終相懽

華陽館文集卷十

十六

愛先大夫雖再從兄公固父事之見子弟能自樹卽喜動顏色諸輕佻弗立者必極言戒諭之年六十邑大夫錢君嶧禮爲鄉飲賓明年丙午儀望復叨鄉薦時公已抱病月餘然猶踴躍懽呼若忘其疾未旬日病發遂卒子四人長卽霖望三子今皆爲諸生孫男十餘人吾族稱子孫衆多惟先大夫及公二人其平生履歷自有誌述茲特著其大者焉

伯兄號靜軒諱敏字展才先大夫坦菴公長子

也母曰嚴孺人兄生十一歲而孺人遂歿予母大孺人之歸也撫兄不啻已出兄稍長卽出就外傳始受易於大園陳先生壽已又師西濠陳先生策二陳先生者皆邑中嘗所指名者也兄年十六以無錫邵二泉先生選入爲學官弟子天父隱聞公企先大夫喜特甚久之聞邑中郭先生聳行誼高則又遣從郭先生游而供給往來常數十里外大孺人每鷄鳴輒起辦饌食惟恐兄或一時不得繼餽也兄爲弟子二十餘歲

華陽館文集卷十

主七

竟不利于有司久之殊無意進取尋亦罷去乃後則事家人生業然亦拙於盈縮之筭貲亦無所贏而先大夫中年勤於家兄亦不能有所佐益斯亦拙者之驗也兄五十後始舉子先大人賴有冢孫予之出仕也兄益敦行誼爲族黨所稱述壬子冬予出按河東過家與兄相見甚懽予因爲兄聘其子婦得舊族以子爲先大夫冢孫故也予以三月別去久之得家報自都下知兄別予數月卽謝世矣嗚呼予尚忍言哉偶續

家乘遂爲兄作傳予之痛可知也已

予自癸丑春按河東其冬乃攷舊牒作家乘其譜序例義內外傳始脫稿明年携還適從兄霖望歸自南宮出以相示多相參覈丙辰冬予還朝先期兄會試南宮復下第相遇於淮上與語七日別去兄在都下暴得脾疾明年丁巳六月自淮抵家病劇遂卒計至予哭之哀乃按兄履歷續于家乘嗚呼予尚忍敘吾兄耶兄諱龍字霖望別號淦江頤軒公伯子也生而穎異年十

華陽館文集卷十

主八

七補弟子員未幾遂有聲諸生間與今儀部聶君侍御艾君給諫陳君爲文章交歲庚寅今大司馬聶公以二千石過家講陽明先生致知之學兄首與二三子往從之遊遂執弟子之禮予時從諸生後每聆兄發明師說多所啓悟嘉靖丁酉今少師大學士徐公督學江西兄以文見知遂置首選是歲以易經薦江西鄉試高等戊戌辛丑連會試禮部不第乃往業南雍時鄒東廓先生爲祭酒兄日與四方同志聽先生講論

少暇則與朋輩會宿于各僧舍志甚懇切其後乃究心醫曆堪輿家言所得諸書皆手自抄錄數年以來又喜談孫吳諸家嘗自謂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丙午丁順軒公憂其後累赴春官不第人或勸之仕俛而不荅予之會于淮也兄得淮且數月予察其病可虞力勸之歸乃竟以漕運大臣留治兵事敝精竭神遂至大憊平生篤於孝友與人交傾倒懇至予束髮時嘗從兄學易相與切磋垂十六七年予之成進士也十

華陽館文集卷十

三十九

餘年間往來宦途與兄一晤于吳再晤于都下其後謝病家居聽兄所論說則盡變少時所云謂聖人之學以自見本性為超悟而以繩趨尺步為迂腐以抵掌談兵為經濟而以忠信謹守為桎梏淮上之夕與予坐至夜分談及少時事予扣之曰兄謂二十年前學問與今何似兄笑曰吾從前工夫做得鄉黨稱孝宗族稱弟近覺此身受用當不止是予因請曰願兄從孝弟上克而大之則通神明光四海亦儘較受用兄笑

不荅嗚呼孰謂兄別予數月遂齋志以死疇夕之談未知竟以予言為如何也兄子三人二為邑諸生平生歷履別有誌述茲特著予所知於兄者以俟後人有攷焉

予三兄西溪居士展業先大夫侍御公之叔子也兄性素醇謹幼讀書喜涉獵諸家言又喜為五七言詩顧不能舉子業年三十餘乃去為子弟師主度之雩都蕭氏處蕭氏六七年敬愛有加父之乃謝去往先大夫之喪也居士奔哭自

華陽館文集卷十

四十

雩所得塾金即付予治葬事會予舉嘉靖丁未進士兄扶侍大夫人如京師予尋拜吳門令犬夫人從如吳居士扶侍至京口別去明年己酉兄復來吳省視時予守官不敢失尺寸乃上下頗相信兄喜甚予歷官既久兄亦漸植生理衣食僅無累其天性孝友特至為人謙謹和易終其身未嘗以一言得過於人邑中長老子弟無不雅敬愛兄閒居語及兄必稱為長者是時季兄亦以善行稱于鄉里予自為御史至遷大理

丞兄無毫髮事苦鄉人予之居京師也大夫人處城中兄乃携予嫂入城朝夕奉侍如弄嬰兒狀甲子之歲兄年甫六旬邑大夫將以十月之朔禮以大賓會春中偶得脾疾爲醫者所誤竟以九月不起享年六十卒之日自里族四方鄉氓村叟無不傷悼流涕咸曰善人不永如天道何旣葬儀望杖涕爲之銘子三人皆爲弟子員其仲先育予長室郭夫人所諸履歷墓誌已備茲不載載其一二大者如此

華陽館文集卷十

三

予四兄西岑居士展基先大夫侍御公之季子也生而有至性稍長習舉子業已乃棄去爲人踈直簡易侃侃無他腸平日喜獵子史稗官諸書又好讀醫家言予母大夫人姪兄時避寇匿山中艱苦備嘗於予昆弟中最愛憐兄兄之疾也以大夫人喪故哀痛特甚遂至大漸平日謹於言語舉止斷斷如也閨門之內肅肅如也自予入仕途兄足跡未至公庭亦絕不以毫髮爲鄉里所苦與三兄西溪居士蓋媲美云卒時年

五十有一葬邑西十八都黃栢山予爲銘其墓
子二人一爲諸生女一人隆慶戊辰改葬二十
五都與先大夫塋相望云

華陽館文集卷十

三

華陽館文集卷之十

吉郡宋儀望著吳郡門人魏學禮校

行狀類

明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
諡貞襄雙江聶公行狀

嘉靖癸亥冬十一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雙江
先生聶公卒于東臯私第從子儀部郎中靜經
理其喪殮甚厚尋以計至都下於是嗣子錦衣
千戶靛上疏言臣父某幸得備位樞府叨階一

華陽館文集卷十

品前後蒙 皇上恩賚甚渥茲不幸至大故乞
比照往例給與卹典以假寵于先臣以昭 皇
上推念臣下至意臣不勝幸甚明年三月儀部
君乃奉公柩淺殯于邑東五都之仙女塘以俟
啓土卒事既又泣謂儀望曰子從先公最久願
爲狀其行將請銘于當時鉅公以垂託不朽予
既不得辭謹按聶氏在晉時諱達義爲新淦尹
因家邑之擎埠其後由擎埠徙永豐嘉源遂爲
吉之永豐人至宋恭甫始徙邑之下市元末諱

達和又自下市徙雙溪在永豐三徙而氏族益
繁衍高祖諱敏瑞 國初以督運客死其妻楊
氏守節自誓長育二孫曾祖澹樂公諱汝璉祖
巽菴公諱日聰考水雲公諱玉治水雲公以先
生貴封文林郎華亭縣知縣妣鄒氏封孺人水
雲公生二子長卽五嶽公諱洪後以子儀部考
丹徒績封如其官次卽先生諱豹字文蔚以成
化丁未正月十三日生干雙溪里時室中忽有
異光巽菴公心獨異之遂命名曰兒苟立必

華陽館文集卷十

大吾門此名所以志也年十歲卽穎敏不羣十
六督學無錫二泉邵公取爲弟子貢一見大奇
之又明年甲子娶夫人宋氏是時父水雲公家
事日落莫至爲先生師友費卽傾貲鬻產不少
顧惜鄒夫人以爲憂公笑不答先生學既成每
竊歎曰予苟不第何以報二親劬勞語已輒泣
下一時同學見之多所感激是時陳君唐甫延
先生訓其子陳故富家先生令其折節讀書卒
由胄監官至州守正德丙子先生年三十以易

經中江西鄉試明年丁丑登進士第是冬以例給假歸省既歸即杜門却掃慨然以古人自期庚辰春就選吏部授直隸華亭縣知縣華亭在東南為鉅邑官是地者往往易為染汚先生至則首禁吏胥革積年民皂嚴防衙宇不得與外事一時風弊頓清久之名遂大著華亭錢糧舊額八十餘萬自正德庚辰以前未完折色多遇蠲免經收人役往往乘機侵騙莫可蹤跡先生廉得其事乃收各役問狀具悉遂盡實于法追

華陽館文集卷上

三

還官銀一萬六千兩有奇米五千六百餘石其餘長多收秤頭銀至二千六百兩悉為追奪隨申補積年拋荒逋欠併備賑濟上下稱快有富民許震私置金醬餅中冀以啖先生先生隨置之法一時豪猾斂避境內大治邑之水利在西鄉者低下水宜洩鄉以東稍高仰宜蓄水溉田先生訪求利害延禮知水利者撰次圖說乃悉力疏濬脩築通計濬過塘港三萬丈有奇築過堤岸減十之六又創總會冊以稽賦額造歸圩

冊以驗實在併查出餘田一頃七十餘畝以補坍荒百姓至今賴之每聽訟日旁午焚集一鞠輒得其情法有難更雖勢豪不得干請情有可矜即嫌疑必為伸雪每歲審編徭差悉躬自查對吏胥斂手備行文書而已其脩理文廟建名宦鄉賢祠皆捐俸倡義不以苟簡將事在縣三年積穀至一十九萬餘石復業人戶至三千二百二十三戶撫按以章薦先生者凡七八人先生才既高治縣多暇倦倦以興起學校作養人

華陽館文集卷上

四

才為事今師相徐公在諸生中方弱冠先生試其文大奇之曰此宰相器也時同被賞識如徐君南金張君承憲楊君世賢子亨數十人俱收置門下於是郡諸生楊君沛夏君允中王君教等又數十人亦願執經又考取儒士二百餘人拔其優者如包君節孝兄弟何君良俊良傳王君球吳君培等十數人皆朝夕受學先生親為講說動以古人道德可師者風勵之明年提學御史蕭君鳴鳳至校士其所賞鑒皆出先生門

下蕭君笑曰雲間素稱文數君一網盡矣是秋諸君薦南畿鄉試多在高等明年少師公以進士及第入翰林爲編修前後以科第起家躋膺仕凡十餘人其餘亦各以文章氣節表見于時癸未冬乃以任滿給由赴部時宰有欲用先生爲吏部屬至遣人留之先生力辭復任乙酉始召入爲福建道監察御史方試職時即上疏論司禮太監張佐違詔收補內監工匠又劾兵部尚書金公獻民侍郎鄭公岳受邊將金爲東廠

華陽館文集卷士

五

所獲以賄得不發覺二公尋罷去旣又論禮部尚書席公爲弟乞留翰林入臺數月疏凡三上皆人所畏忌不敢言於是直聲振於時是年以華亭績如例貤封其親夫人宋氏同封孺人尋差往應天等處稽察馬政明年春按應天乃上疏條陳馬政積弊大要欲將江南拋荒田畝逃亡丁口從實稽查免其俵養將原額種馬變價入官候其復業成熟別議召買常年額解馬價仍令實在人戶包賠各處草場無分養馬與否

核其荒熟肥瘠量爲起科計畝均納照舊收貯州縣各准該年折色馬價云云其考核羣吏激揚諸司尤所留意是歲乃往謁陽明王公于越相與講良知之學先生於是銳然以聖人爲必可至其後以書問學于王公公深歎先生任道之勇乃爲書復之丁亥復命未幾遂差巡按福建戊子春入閩至則振紀綱察吏治抑豪右懲姦慝一時貪墨吏多望風解印綬去鎮守太監趙誠橫暴難制先生移文按察司查其冒費

華陽館文集卷士

六

驛遞趙誠懼尋又奏華市舶而以少監師章代爲鎮守暴橫頓息漳州詹知府龍溪黎知縣貪聲久著先生下車即首劾之建寧守陳能已遷去其贓私狼籍特甚先生因追論之陳譎詐善賄尋以疏自辨執政欲反中先生乃復上疏論之陳竟罷去閩人快之每有訪拿其諸惡跡即妻子且不知者先生動廉得之一時克黨咸自首受罪郡邑吏稍有過舉先生即發覺之其所注措如神設鬼施不可端倪巨寇鄭新盤據漳

泉官兵勦之數年弗克先生以計擒之地方始安既又應 詔陳言四事大要謂今提學官宜倣成周造士遺意分德行經義二齋以端士習其次清寺田以備賑卹覈官籍以均徭役考官餘以勵風節其言皆根極治本深切時宜而事多阻格識者韙之是春復以書往陽明論學廩廩數千言公復書具悉所云既又建養正書院射圃亭于會城羣八閩秀士教之重刻傳習錄道一編二業合一論大學古本以訓迪諸生先

華陽館文集卷士

七

生在閩持法嚴正風裁凜然以此起名當時然亦以此取忌於人明年己丑以期滿候代建寧遂上疏養病所著有巡閩稿尋得報陞寧波府知府遂兩疏乞休不允會改知蘇州府明年庚寅先生往守蘇州至則首興學校正風俗問民疾苦禁革賭博裁抑豪猾吳人舊以豪縱自喜初不甚便其後乃帖然安之蘇為東南首郡舊稱難治先生處之裕如日羣諸文士于學道書院相與切磋如今大宰嚴公訥祭酒瞿公景淳

大中丞王公忬章公煥給事中顧君存仁儀部陸君師道皆先生所取名士郡治前繪二十四孝事實于壁以風百姓民有兄弟訟者先生令往觀之已訟如初先生曰是頑民不可化者乃重羞辱之卒感泣悔罪蘇有巨寇王子家者坐官舫糾克徒為寇于平望射潰間已携妻子匿泖湖中先生乃置人于漁舟偵之不旬日即擒置于罪太倉州巨盜龔淵龔錦為患海上先生密遣人獲其弟錦而淵遂逃匿已乃縱錦吳人

華陽館文集卷士

八

譁然未幾淵兄弟果私往來其家先生遂併擒之人乃屈服民有婦訟子不孝先生故責其子婦不色動先生疑其有私遣人伺之果有與婦姦者掖婦以行隸人執至訊之遂服至於經理驛遞分撥夫役各有成法一時稱便郡歲織造多扣羨餘以備支費先生悉嚴革之辛卯十月治裝入 觀會考君計至次日即就道倉庫囚獄局鑰不改其所治裝具即付代行者蘇人至今稱之既宅憂凡所治葬祭俱遵古禮稍暇即

受徒講學於是邑之人士咸執業門下服既闋上疏乞致仕甲午六月尋丁鄒夫人憂自是杜門不出前後凡十餘年庚子辛丑歲南北科道游震得邢如默等會薦先生是時達虜連歲犯山西乃起知平陽府于家會伯兄丹徒公喪先生不欲往時從子給事中以言事落職奔計抵家乃趨先生行以其冬十一月如平陽先是虜謀言欲侵平陽先生至府庫空虛募兵築隘一無所備乃謀于僚友士夫請之撫按行各州縣

華陽館文集卷十一

九

備羊酒于富民量爲勸借以舒目前於是臨汾等三十七州縣民人郝尚能等共輸銀貳萬貳千餘兩蒲州儀賓蘇仁因繼室悍妬乃誣仁姦義男妻播言仁且持數千金賄當路冀脫罪久之仁遂成獄後仁累告願濟軍餉贖罪先生廉得其事乃白巡院許之令納銀五千兩於是大脩關隘塹山堙谷列壙崇陟郭家溝冷泉靈石等處屹然天險矣又募義勇張鸞等五千二百人河南礦徒八百人皆厚其供給衣甲器械使

樂爲已用已而虜果入鴈門徑趨平陽犯郭家溝關兵李芳等開關延敵殪虜囚二人虜咋舌失計遂退營介休境上先生又爲三邊總督書與總兵雲冒牌謂大兵不日且援山西今善射者直冒虜營戒令見虜即將牌面書騎俱棄去佯走虜覘知平陽有備又得所爲書牌遂大驚棄營遁去時郡城方告饑乃設粥于近城寺中民就食者日以數千計又增浚城濠築南關外城以工役獲全活者又數千人啓土之夕得石

華陽館文集卷十一

十

枕一鞭一鑑一欵文云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時以爲應在先生同知許樾有記企平陽功成巡按御史童君漢臣特薦之給事中劉繪又薦爲邊方都御史會今上有平陽何狀之問輔臣介谿嚴公亦疏薦堪任巡撫於是上益知先生可大用矣先生當虜警劬午日親戎事猶時與今方伯亢思謙企舉人陳嘉言嘉謨阮師瞻侯劾古劉光啓秦健與各州縣生儒崔汝孝等數十人朝夕講學不輟脩平陽古今人物

題名記冀以勗勵諸生是年冬作大學古本臆
說明年癸卯陞陝西按察司副使兵備潼關先
生遂疏乞休拂衣南歸所著有知晉稿先是僉
事許勉仁遷自同知與先生舊僚又拜門下既
為親臨復執禮如初先生初不忌之平陽功成
時論皆歸先生許不能平乃以勸借及處蘇仁
事謗謗于都下會冢宰許公入其言遂附成其
事於是科道交章拾遺奉 旨着山西撫按官
從公查勘先生遂堅臥不出一意受徒講學其

華陽館文集卷十一

後撫按官查其支銷冊籍無絲髮滲漏徃反三
四年至丁未歲巡按侯御史始題覆前事部議
且將用先生矣會執政夏公入謗者言擬 旨
逮先生錦衣獄既被拷無所驗明年九月又奉
欽依行巡按御史覆勘是時尚書西磐張公在
畱都大言于衆願以百口保某無他未幾夏公
亦被罪下獄相對赧然乃知其禍起于浮議先
生畧不為動所著有被逮稿困辯錄幽居答述
等稿既巡按御史黃君洪昆勘至於是謗事悉

明白矣尋得 旨落職南歸時已酉春正月也
明年庚戌逆虜卒犯都下 皇上震怒乃降勅
切責諸臣不任事者遂用少師徐公薦特召先
生為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整飭薊州軍務既得
報即慷慨就道至九江已報轉兵部右侍以十
二月抵任先生自以罪廢驟起思有以厚報
上恩明年辛亥奉 命巡視九門乃條陳六事
多見採納九月轉本部左侍又奉 命清理軍
黃復條六事上之尋又得 旨協理京營戎政

華陽館文集卷十一

是時咸寧侯仇鸞寔總營務多所變更先生乃
條列四事大要謂京營之兵核該一十三萬宜
遵 欽定營制五軍營精選兵二萬二千神樞
神機營各九千共四萬人仍各分撥總督四遊
擊及三佐擊統理操練以備征戰每歲器械操
糧犒賞等費查於各省班軍免其半赴營就令
領班官解納應得行糧併戶部每年應給班軍
糧賞足補前項支費凡諸操練務循軍法而軍
中不得藉口役占橫生異議其畧如此是時逆

驚怙寵驕橫知先生疏多爲已發已心銜之會
又謀徹宣大防禦假以入援爲名人情洵洵巨
測先生方攝部事乃歷陳四慮大要謂宜以宣
大之兵付還二鎮二鎮安則京師安驚切恨不
已又明年癸丑會本兵缺該部擬進未定尋奉
諭閣臣云某可正卿如何遂以正月二十七日
陞本部尚書先生力辭不允既正本兵卽脩舉
廢墜嚴禁請託痛革夙弊參論債帥動據法例
一時聲望赫然至於脩築邊牆增補關隘選調

華陽館集卷十一

三

將士預處糧餉分屯重兵以控扼要害等事皆
悉心爲之兵科右給事中朱伯辰通政使趙文
華先後建言宜築外城以護京師先生力請于
上允之尋改議止築南關先生與諸共事大臣
協力經營是時宣薊邊備廢弛乃題差本部左
侍郎楊公博前往經畧既因楊公前後建議悉
爲題覆先年添設昌平易通都御史三負原無
所轄事權既輕動多牽制其二州已革去而昌
平如故先生仍條議裁革每年防秋卽令順天

巡撫駐劄昌平以護陵寢其原設副總兵如
楊公所議仍舊添置衆議稱善是年十月虜犯
紫荆關浮圖峪甚急先生先期督發入衛朱鳳
等所領邊兵前往截殺遂至大捷各鎮共斬虜
首四百餘級奉旨加太子少保廕一子錦衣
衛千戶時撫按參論各鎮功罪不同先生上疏
畧云今日禦虜要以血戰爲先血戰之功要以
保固京師爲重故功重於罪者當從其功罪重
於功者當從其罪人以爲救時確論明年甲寅

華陽館集卷十一

四

四月重城功完奉旨加太子少傅仍廕一子
入監讀書時脩邊功費甚鉅又年例犒賞戶部
不得以時給發先生乃條陳二部事體大要以
共濟時艱爲言朝議是之十月虜犯薊州攻牆
六日夜不能入奉旨加太子太保先生荐受
上恩益思報塞朝夕勞瘁或經旬月留部不家
視宣大錢糧缺乏軍士告饑先生上疏言邊弊
因參論前督撫諸臣因循玩愒不肯用心撫綏
上怒遂逮二臣于獄尋遣戶部侍郎陳公儒往

賑卹之其在江南倭寇竊發閩浙蘇常連歲被害又湖廣川貴苗民弗靖先生乃博採諸臣建白叅酌題覆以南京兵部尚書張公經總督浙直等處軍務附近各省兵馬悉許調用賀給事中涇孫御史慎建言宜添設總兵一員駐劄鎮江先生謂鎮江偏在一隅宜設于金山衛俾沿海一帶俱屬防禦又因徐御史忭建議乃添設把總四員于南匯吳淞江劉家河鎮江等處即以附近衛所屬之而又分布信地令其自爲戰

華陽館集卷十一

五

守至今四府海口屹爲重鎮都御史鄭公曉議於鹽城東海各設把總一員仍以所屬地隸之先生從之其處置苗情則聽總督張公岳議移軍門開府沅州凡湖湘川貴附近司道府衛土官司悉聽轄之又以蘄黃爲全楚咽喉德安爲陵寢門戶所屬州縣與江西河南接壤深山窮谷盜賊淵藪乃因督撫諸臣議比照鄖襄事體添設守備一員駐劄二府交界以防不虞先生在本兵年餘南北交警羽檄日馳凡所題議動

當上心明年乙卯先生年六十九會工部侍郎趙文華遙授禮部侍郎朱隆禧議欲遣官視師祭海神差田賦開市舶等事先生堅執不便且言視師非股肱重臣不可我朝閣臣多在左右不外出且東南民困已極士夫豪右動多橫議若以此時差田賦徒滋勞費必無成功如開市舶則倭奴變詐不常如大同馬市反爲虜人所愚疏上遂忤旨降俸二級久之乃以年至多疾乞罷前職尋奉旨得致其事以去先

華陽館集卷十一

六

期從子儀部亦以呈誤落職遂侍先生南歸乃建賜老堂于東臯之上日與故人門生子弟談述古昔講究學術詠歌太平而已明年先生壽七十儀部君與其諸子開宴東臯爲壽旬日乃罷先生前後家居三十餘年惓惓以表率鄉里汲引後進爲事自五世祖以下皆爲改封瑩域屬從子儀部纂修家牒爲譜戒以聯屬族人族之子弟有可進者皆獎拔之凡邑有利弊力爲訪求歲壬辰邑令金君清舉行丈量編補里甲

禁華坊廂諸所措置皆先生發之既又請于大府屠公大山少府季公本推訪藍田之意設立鄉約以厚風俗其後由尚書歸則請于當道辯減里甲均徭銀一千二百餘兩辛酉廣寇流劫至城下數日乃去則請廣邑城以保居民凡諸親識細氓有以迫切來懇輒為諭解不少倦平生尤喜崇節義厚先輩先正歐陽文忠公既遷于穎支庶散佚墳墓失守先生按穎上訪歐公後得今裔孫雲以歸乃謀于邑令商公買田娶

華陽館文集卷十一
七

婦更立大師專祠又請之督學代以一人充弟子員以主祠事一峯羅公倫以忠節冠一時會有詔應議贈諡先生乃為疏以請又躬謁執政其後卒贈官諭德諡文毅狀元學士西墅曾公祭遷葬新淦富民鄒愈二誘其孫鬻之遂藏公骸骨冀以滅跡積數年訟不能決今少師徐公督學江西先生備言之乃案行同知季本少寬鄒人罪卒復學士骨骸復葬本里舊塋僉事高公安清謹人也暴露未葬餘五十年先生謀

于署邑事江君得安厝祖塋仍為石誌其墓按閩時有鄭三娘死于節輒躬自祭奠有道在婦人之歎先生自聞陽明王公之教終其身未嘗一日不與人論學其在同輩如同郡東廓鄒公守益南野歐陽公德念菴羅公洪先兩峯獅泉兩劉君文敏邦案臨川明水陳君九川虔州洛村黃君弘綱餘姚緒山錢君德洪龍溪王君畿皆嘗與之往反辯究雖其論議互有發明而學問脉絡亦不能無少異同儀望從先生游垂三

華陽館文集卷十一
六

十年蓋嘗屢聆其說竊窺一二指歸矣先生自丁亥以來其論致知功夫則以孩提知愛知敬為良知本來面目反而求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致書陽明南野二公蓋極言之其後先生家居每接引同志惓惓以躬行孝悌為致良知下手切實功夫戊戌以後先生有悟于本體虛寂之旨企守平陽作大學臆說其釋致知格物云宰物為知感物為意處物為格心猶鏡知猶鏡之明致知猶磨鏡格猶鏡之照妍媸

在彼隨物應之故曰格如云格于文祖格于上下又曰致知即致中也寂然不動先天而天弗違格物者致知之功性感而遂通後天而奉天時又曰有未發之中即有發而中節之和聖人於咸卦言虛言寂是究言感應之理以破萬有之障先生自平陽歸與同志論學一以涵養本體虛寂爲歸是時適與念菴羅公論相契合其後再居京師凡四五年其與學者語益發明所得以爲必如此而後謂之聖學因刻白沙緒言

以見意而諸君子則反覆辯論恐其分知與物爲二不免墮於禪定云云先生亦屢爲書辯之總括羣言各有指據而諸公不復能難也所刻有致知議畧良知辨其後因謝子經從門下問學庸首章先生發明其旨而其說益詳今所刻有質疑存稿先生身長身玉立丰度峻整每入朝議事神閑氣定言論簡當同輩望之如孤鶴長鳴風神自別平生勇於爲義臨利害禍福屹然不動往被逮時從容出見使者更囚服慷慨

就道室中悲號不勝先生若不聞門人父老送之無不流涕先生第拱手以別是時同郡東廓念菴諸公皆追送江潁猶相與講學不輟錦衣百戶戴經伯常因執弟子禮從受學在獄與桂洲夏公亦時時與說性命真機夏公首肯良久嗟乎此可以觀先生之槩矣平日著述甚富儀部方將裒次彙爲全集辛酉之冬忽邁痰疾自此精神恍惚不寧又明年癸亥十一月前疾大作趣召儀部屬以後事初四日未刻遂卒享年

七十有七屬纊之日家無餘錢至不能具賓客夫人宋氏無子先卒先生未五十時即奉母鄒夫人命過繼同祖姪岳爲嗣改名靛今以廕授錦衣衛前所正千戶其後妾生子窮兒踰歲而殤生一女許適羅殿撰公長子先生與殿撰相契尤深遂締姻家未幾女五歲而殤在兵部時生子營吉已報名廕授千戶甫六歲亦殤先生痛念不置乃爲營吉立同祖孫耿爲後若曰吉雖殤然應名在朝不可使其無傳旋娶陳氏繼

趙氏耿娶吉水周氏孫二人冬孫孝孫皆靛出先生早以宦業顯名當時二親皆康寧無恙與伯兄丹徒公友愛尤甚丹徒公止一子即儀部自幼先生携與出入延師授學冀朝夕竭之成其後儀部起進士令丹徒有聲召拜給事中尋以言事左遷久之復起官至儀部郎中爲郎中時先生在兵侍予以御史朝夕同在坐每縱言邊事儀部故熟邊方要害及各將官後來成敗先生咨訪至夜分不去及爲本兵每警報至必

華陽館文集卷十一

三

召儀部策之前後章疏亦多今草定既而歎曰人患多才吾恐汝不能久留也儀部有子五人長棟以先生廕入國子監讀書邑里交遊如處士劉君霖僉事湯君克寬州守陳君唐甫劉君希昭曾君夢祺江夏尹蕭君韶天台尹鍾君紐平湖教諭陳君綸皆爲莫逆其在門人如府丞郭子汝霖憲副陳子慶左給事中鄒子濂企予儀望咸在仕籍予從兄龍蕭子浩張子鏜素子禮先後舉于鄉凡諸胄監企校官弟子布衣行

誼之士亦百餘人皆從先生游而在各邑以企雲間姑蘇八閩三晉之間及門之徒不下數百人往往多持行誼至大官其最著者少師公以輔弼重望爲當時所宗企薦先生同朝猶凜然師事之不少衰海內既素高此兩公而親見其相處如此於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而益高先生之行誼先生始居雙溪之里號雙江山人其後躬耕白水之陽建凌空閣于巖山有飄然出塵之想遂稱白水老農既老卜居東臯爲終焉

華陽館文集卷十一

三

計又號東臯居士然門人故舊仍稱雙江先生志所尊自雙溪始也嗟乎先生已矣教言日遠典刑具在儀望深愧不文不能殫述懿德以章示來世所冀當代文章宗工賜之名筆悉爲論次俾他日國史得並考焉踰五年爲隆慶紀元之歲先生贈少保諡貞襄益特恩云

明故中順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前太常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追贈禮部侍郎諡文莊鄒東廓先生行狀

世有大儒曰東廓先生姓鄒氏諱守益字謙之吉之安福人其先系出幽州范陽後家宜黃徙永豐八世祖天成因族父源從文丞相起兵尋敗于元乃自永豐徙居安福城岡傳二世而當元季紅巾之亂諱思貞以智勇爲鄉里所推有保障功入國朝諱克修始居澈源里子孫漸以儒術起家曾祖竹坡府君諱仕魯祖毅軒府君諱思傑俱隱德弗仕毅軒公以子貴封大理寺左評事考即易齋大夫諱賢弘治丙辰進士

華陽館文集卷十一

三

歷官福建僉事致仕母夫人周氏有賢德封孺人先是易齋公夢先聖孔子立于門之石橋母夫人亦夢日墮于懷尋以弘治辛亥二月二日生先生于澈源之第稍長即穎敏不羣已從易齋公游宦留都讀書至忘寢食是時彭公禮巡撫南畿一見大奇之曰是兒出必爭鋒天下易齋公遣從司寇胡南津公璉受學多所問難丁卯先生年十七以春秋中江西鄉試是年娶夫人王氏尋丁母夫人憂少間乃受徒講春秋陽

明王公移令廬陵先生慕其名見之極相稱許辛未王公由吏部主事同考會試時主考得先生卷甚喜謂王公曰子素善知文此爲誰者曰此必安福鄒某先生遂冠南宮廷試及第第三人尋授翰林院編修方是時先生年弱冠丰格夙異同榜中望之如玉映山立主考內閣野亭劉公深以國器待之時易齋公在漳南得報喜曰吾志有托矣竟致其事去先生在翰林踰年念易齋大夫不置遂抗疏養病歸四方人士

華陽館文集卷十一

三

慕先生名咸來受學一日與諸生論及中庸輒慨然曰子思學于曾氏今程朱補大學必先格致中庸乃首言戒懼慎獨而不及格致何也時諸生辨難良久先生終不釋然丙子丁外艱悉力喪葬待庶母弟三人咸遵易齋公遺言撫愛有加已卯謁陽明王公于虔臺因論及格致之學王公乃盡語以致良知之說反覆辨論先生翻然悟曰道在是矣遂執弟子禮未幾宸濠反江西王公起兵吉安先生聞變星馳軍門王公

喜曰君臣師生之誼在此一舉企江西功成王公力薦先生先生乃疏讓同列先生既受徒山房乃以聞于王公者精思力行沛然有得既又探之周程以遡孔顏考之濂洛諸書以證六經若同軌合轍無復疑二於是作學說以警同志今上登極之明年錄用舊臣先生將戒行北上尤惓惓作祠堂規立鄉約置義田周鄉族有差作別同志說語甚警切明年癸未復謁王公于越中叅訂月餘既別王公悵望不已門人問曰

華陽館文集卷上

三

夫子何念謙之之深也公曰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云云若謙之可謂近之矣入京復授館職與經筵修國史進階文林郎於是贈父易齋公奉政大夫母進宜人王夫人封孺人會大禮議起先生率同館上疏不報明年甲申先生復上疏忤旨下詔獄是時修撰呂君柟繼疏入下獄先生與呂君日講學不輟有獄裏雙况集尋謫廣德州判官復入會稽省王公聞如保赤子之教先生自是蒞官臨民務以誠心相

感觸作諭俗文以訓父老子弟長吏亦加敬信遂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先生自為記從游之士自四方來者曰衆所著有時習講章學者爭相傳誦感發然先生雖由文學起家至判州動能發姦摘伏一時稱為神明民有逋其室者值某甲冒爭而訟先生飾為婦試之輒冒以為妻先生笑曰此僮也庸可冒耶遂屈服陳姓者兄弟皆黠盜逮其弟而兄逸監司詰捕不已曾先生攝篆逮者之妻稱枉先生故麾去之密遣人伺

華陽館文集卷上

三

之果有私訊者於是逸盜立獲部民有婢竊其藏以逃詰朝婢殪于他所莫可蹤跡先生廉得其人拷訊不服乃授隸方畧捕其幼子至訊之果得藏物富民步氏因繼爭產連年不決先生審其應立者諭之以理尋又處分其餘為祭祀宗族之需其人悅服仍願割其田三百畝助給書院在廣德三年乃轉為南京禮部主客司郎中先生既去廣德父老子弟送至白茆涕泣以別先生以詩慰遣之民乃為立生祠既至南都

日與海內同志砥礪千學歲戊子陽明王公征田州班師卒于南安遂率同志爲位以哭是歲撰九華山陽明書院記於良知之學大相發明其後甘泉湛公涇野呂公與先生咸聚南都講學之風於是爲盛又三年辛卯四月先生給由至真州痔作遂上疏乞養病由吳中就醫與魏莊渠諸公力論知行合一之旨既趨會稽哭陽明公與同志大會于天真書院是冬進階奉政大夫封王夫人宜人先生既南歸家事悉置度

華陽館文集卷十 三七

外日與門生故人商確問學如饑如渴每歲會同志于青原白鷺之間又數入吉水永豐泰和萬安永新樂安崇仁臨川南昌既又徧歷名山從遊之士自大江南北楚廣閩越之間去來恒數百十人海內交遊以書問學者日不暇給丙申歲松谿程公文德量移安福先生喜曰昔人謂移風易俗莫善於學其在此乎乃相與行鄉約併里役省糧長朔望聚諸生論學于明倫堂已乃建復古書院先生爲記十七年戊戌果用

薦者起南京吏部考功郎中道南浦時今師相徐公督學江西乃約藩臬諸公率諸生肅先生聚講于貢院先生發明性善之旨痛快明白一時聞者莫不躍然省悟明年由考功改司經局洗馬時同以召入者如渭厓霍公少湖徐公念菴羅公荆川唐公浚谷趙公等皆負一時重望會先生與霍公同繪聖功圖及疏以獻上初下禮部叅勘既念納忠免罪尋題克經筵講官庚子先生年五十應詔議薛文清公從

華陽館文集卷十 天

祀評品精當見者歎服不已夏陞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掌南院事同志集京師者咸不樂先生遠去先生作醫說以別六月履任會途次酷暑王夫人病渴不起時季子善侍側二子義美尋自計所奔至乃命美扶柩歸十二月陞南京國子監祭酒今相國南渠李公爲司業先生相與興起教化申明約束端嚴士氣一時士習丕然爲之一變雖外夷業國學企武臣輩亦津津受學不已歲辛丑會九廟災有旨兩

京文武大臣著自陳時政闕失故事諸大臣多
惶懼引罪自解先生乃惓惓於上下交修之義
至引殷中宗高宗反妖爲祥之說語甚懇切已
遂落職閒住先生乃遍遊金焦張公洞玉女潭
諸勝既歸遂卜築東陽行窩四方學者日衆王
夫人既卒中饋失助先生始議繼室壬寅五月
娶今夫人李氏癸卯春遊衡嶽登嶽麓諸峯謁
諸先正祠有南嶽風詠稿歸歷攸邑聚講金仙
洞先生自以身棄草莽不得進輔 天子弼亮

華陽館文集卷十一

五

左右所藉以明已志而彌 上恩惟有培養人
才講明學術爲生平實際每歲出會青原白鷺
郡中諸賢先後來集已同志又建連山復真書
院先生歲主教其中其在各邑以企撫虔南昌
袁廣江浙徽寧諸郡或一至再至未有厭倦至
赴冲玄齊雲象山廬嶽天真諸會動經數月其
答同志企門人問辯皆隨器成就因事辯析其
言明白簡易學者多所啓悟前後會語俱載集
中歲庚戌先生屆六十九邑士大夫以及門生

親識俱赴復古書院爲壽無慮千餘人先生家
居既久凡邑有疾苦若恫瘝乃身如舉安福丈
量則以一人啜呷其間不便者日爲訕謗先生
不少移節推危君嶽寔克成其事百姓至今賴
之所著有危君遺愛集序甲辰乙巳連歲大饑
先生率諸子出粟賑贍其鄉又數爲書請糶于
郡邑乞發于當道甚至爲粥以餉餓莩既又荆
義倉歲計贏餘以贍宗戚鄉人貧窘不能自活
者則多方恤憐之嘗率諸子企鄉人修建橋梁

華陽館文集卷二

三

躬自督勸至於清邑稅復沙米減額外機兵復
水夫常數及議帶徵諸凡利于民者先生力贊
有司致書懇于當道悉施行之鄉之父老子弟
以及田野細氓無不陰德鄒氏至有籲天以祈
報者諸子及孫前後以科第發身每捷至邑中
人輒曰此爲善之報也人或以橫逆相加惟閉
門講授若不知聞平居無他嗜好每與客延坐
和氣盎然可掬往來與諸子諸孫書惟惓惓勉
以問學於世之富貴利達泊如也季子善自丙

辰登第歷刑部郎中庚申以考績奉 特恩先生復原職致仕母夫人俱進贈封恭人是歲先生壽七十海內士大夫仕于朝食于家者咸肅幣陳辭以獻祝誦視昔有加辛酉善奉 命恤刑湖廣便道歸省先生深以欽恤民命戒之壬戌九月先生寢疾邑之髦倪交籲奔禱諸子諸孫咸侍先生惓惓以母侵人產毋縱家人生事毋傷骨肉和氣為訓疾之先月猶與同志大會復真書院發明言行合一之旨愈加緊切至十

華陽館文集卷十一

三

一月九日王龍溪畿至自浙入問疾先生拱手以別次日疾亟命義美扶坐正衣冠端默而逝計聞通邑大夫士民奔哭于堂深山窮谷不能至者皆會哭于其鄉諸生依各書院為位朝夕奠哭其在各邑亦然嗚呼先生可謂有始有終完名全歸者矣王夫人出嘉溪少叅公理孫女有賢行事載念菴羅公所為誌中李夫人出瓜畬巨族子五人長義癸卯江西鄉薦美辛酉順天鄉薦俱入高等次善由乙卯鄉薦尋登進士

歷今官俱王恭人出次養次蓋俱李恭人出義娶廬陵黃氏提學僉事國用女美初娶王氏御史文女繼娶周氏善娶臨川陳氏禮部郎中九川女養聘劉氏貢外郎文孫女蓋聘伍氏同知宇女女三人長適劉方伯佐子紹藩太學生次適廬陵楊少叅儲子應禎幼許聘今吏部侍郎萬安朱公子維京孫男十一人德源德濬俱邑諸生德涵戊午中江西鄉薦德溥德溫德治德泳德濟德洙德汴德澡孫女九人曾孫男八人

華陽館文集卷十一

三

壬庚京立唐玄庸衮曾孫女二人娶聘俱名族先生既卒之數月諸子遑遑經營葬事乃獲地于同里白竹陂之原期以甲子閏二月甲申襄事先期義等相率肅贊稽首泣謂儀望曰先大夫葬且有期純德懿行不可殫述願吾子狀其實將請銘于當時鉅儒予惶懼力辭不獲乃謹按年譜次第書之卒乃申言曰嗟乎斯道在天地間自孔孟既沒異端蜂起性命之精寢微寢滅至宋周程氏起而吾道正脉復有指歸乃再

傳而門人私淑者互持所見競立門戶而異議遂紛然矣迄至我明陽明王公勃起於越困踣顛躓力求本心乃恍然特悟于致良知一脉以爲直接千古聖門不傳之祕於是海內學者翕然歸之顧王公所言良知明白直截言下立悟於是習聞其說者立以聖人爲必可至其於躬行實踐多所缺畧平昔所稱高明頓達又多從意見悟入各持所得以授學者甚者參以老佛之說自以爲得良知妙悟嗟乎二氏之教先

儒以爲闢之甚難溺之甚易吾輩乃又從更之若云與吾道互相發明何其悖也先生蚤歲博極羣書自六經子史以及百家一經誦習終身不忘弱冠登第即以文章氣節命一時然自虔臺一見王公遂盡棄舊學終身師事其說平日著爲文章發爲述答自六經學庸語孟之外惟元公聖學篇純公定性書亟爲學者稱之今觀先生語錄如跋大學古本企或問一篇其於王公之學極相發明至論寂感則云四時常行不

論寒暑百物常生不論開歛故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論道器則云就其不可觀不可聞超然聲臭處指爲道就其可觀可聞體物不遺處指爲器今人却以無形爲道有形爲器論良知則云昔見陽明先師時便知從良知上致只是認得良知粗了故包漫世情倚靠聞見懸想精蘊終於潔潔淨淨處未肯着實洗刷論真性超脫雖從無極太極悟入則云悟得此意只在二氣五行流運中故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見

太極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見真性方是一滾出來若隱隱見得真性本體而日用應酬湊泊不得猶是有縫隙在論聖學則云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無形與聲不可覩聞學者於此無從體認往往以強索懸悟自增障蔽此學不受世態點汙不賴聞見克拓不須億中測度不可意氣承擔不在枝節點檢亦不在著述繼往開來凡有倚着便涉聲臭於洗心神明處尚隔幾層論費隱則云費是常發隱是常未發觀諸天道

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而於稷無言萬古如一日
吾輩知費而隱隱而費則日用云爲視聽言動
一於天則而不可須臾離論克已復禮則云以
非禮爲己之私則可以己爲私欲則禮安頓在
何處故克已復禮即是修己以敬天下歸仁即
是安人安百姓論性善則云形色天性通一無
二以盡性而言性即是氣以踐形而言氣即是
性嗚呼斯道之傳自濂洛以還諸儒之說具在
其脉絡指歸互有出入求如先生之言明白痛

切至當歸一蓋亦罕矣蓋先生之學指受雖有
所自至其深造自得彌老而篤則今之學者莫
能至也海內之士謂陽明王公之學所賴以不
墜者先生之功爲大誠知言矣先生有集數十
卷大要主於扶天常植人紀不立異以駭俗不
術奇以釣世蓋其胷次豁達精神瑩澈恢恢然
脫去藩籬洞徹人我其切磋善類接引後學涵
以和氣溫以春風潤以時雨故凡海內及門之
徒一見先生傾心景慕退則同聲而和曰先生

今之程伯子也夫古之君子懷才抱德患不得
遇休時而際明主先生自正德登第逡巡館職
屢進屢退彼其時勢艱危年資未至其引而退
避亦其宜也今上以明聖睿武御極餘四十
年先生夙負重望主上素知其名然自嘉靖
初復還史局尋以議禮貶逐再起宮洗以上聖
功圖不合暨官祭酒教國學四方學士嚮風景
從乃復以自陳閒住先生既遭廢家居踰二十
年前後薦者無慮數十輩而卒莫能用豈其汲

引者未至耶抑先生所遭蓋有數存焉而非人
力所能與者予觀明道在當時遭遇神宗欲用
之者數矣乃果以諫諍不合時事卒爲執政所
扼企後有登對者至自洛神宗輒問曰程某在
彼否連言佳士其注意如此然竟莫之用也以
今先生觀之其與純公出處可謂先後一轍矣
豈非天哉先生平昔交遊多海內鉅儒長者而
在吾郡十居其三及門之徒亦多以文章節誼
自表見前後躋膺仕樹功業者亦十數輩若夫

先生平生履歷及所論著他日自當書于大史
播于金石儀望竊以得於先生一二人者僭爲
論次以俟立言者採擇焉隆慶元年先生奉
特恩追贈禮部右侍郎諡文恭蓋異數云

明故兵科都給事中前川曾公行狀

兵科都給事中前川曾公既歿之明年冢嗣緇
以哀痛致疾繼卒孤孫應詔甫弱冠勤懇懇
思紹于前人卜以今庚午正月十四日壬午葬
公于邑之千秋鄉棗樹白茅仙之原先期偕予

華陽館文集卷十一

門人張子文豹過山房持從伯文學經事畧丐
狀其事予惟曾氏數世皆以直節顯而公尤抱
負宏偉使得少究其志其所樹建豈徒如今所
指目然公竟以直諫廢棄終身則予於公之亡
也安得不重爲世道悲云按公姓曾氏諱忞字
汝誠別號前川其先由武城徙江南唐有諱朴
者又自金陵徙豫章子延構徙吉陽再徙泰和
在宋時贈宣教郎諱肅與四子後先舉進士其
季安強官至荆湖南路提舉坐爲御史以直諫

廢居終身其後有如驥以進士累官寶慶通判
攝守郡事元兵攻城力戰死之贈敷文閣待制
諡忠愍則公八世祖也高祖子寘曾祖與明皆
隱德教授祖士淳以仲子常州公貴贈刑部主
事妣蕭氏封太安人考即常州公諱望宏娶梁
氏封安人生三子公其季也常州公由進士歷
官刑曹持法守正會獄執奏忤旨下獄臺
諫論救得免後守常郡有惠政弘治戊午生公
于郡邸甫二歲常州公卒七歲母梁安人亦背

華陽館文集卷十一

棄公在穉齡居喪執禮如成人年十六七即知
名諸生嘉靖壬午舉江西鄉試丙戌成進士爲
學士蔡公某首薦尋授福建邵武光澤知縣遂
取道越中謁陽明先生留會稽月餘始去光澤
素朴陋廼考風俗謹條教朔望延父老于庭令
諸人盡言民間利害乃按所條陳凡數十事次
第行之民無不感悅者山民連病疫公購良醫
出公錢市藥分投診視復請建醫學以重其事
邑舊多盜公多方誨諭民多感泣棄去爲農然

民苦業儒公集民間子弟羣之社學教之士習
漸興役賦視諸邑獨重公請于當道十減三四
學宮圯弘濟橋火覈取荒棄僧田助費未數月
兩功告成雙江聶公按邑庖人有得官饌歸以
遺毋聶公詰之答曰縣官每教民孝弟小人亦
不敢忘吾毋聶公大喜厚賞以勵俗未幾以前
巡按劉君薦改知常州武進公上疏引避尋改
徽之婺源已丑夏如婺其所舉措弛張輕徭薄
賦愛民勵俗一如光澤大脩文廟改寶安山寺

華陽館文集卷十一 五

爲紫陽書院又建帝齋祠增脩文公闕里先是
五色雲見建瑞雲樓于書院後與諸生講學其
中撫臺陳公代巡葉公劉公先後列公治行于
朝庚寅秋被 內召瀕行父老子弟遮道泣
送如光澤兩邑先後樹碑建祠今中丞譚溪游
公有祠記明年選爲吏科給事中奉 命主考
廣東鄉試校閱精當得士爲盛既還京適東夷
寇邊甚亟議者以爲撫臣王公用不當謀拓地
市馬以起釁端 勅公往勘公既還言大用實

欲爲邊境出力任事無啓釁狀恐 朝廷罪大
用過重則任事之臣懼王卒從末減有 詔取
材學之臣十人以克史館銓部議以名上公辭
之尋擢本科右給事中未幾陞兵科都給事中
會 覃恩進文林郎配蕭氏封孺人考妣俱進
贈如例明年 九廟成有文綺之賜居科三年
數際艱大其所論諍咸切急務尚書王公疏論
徐氏不宜世典兵權 旨下百官集議既徐自
陳奉 旨徐鵬舉不佳辭著照舊守備管事公

華陽館文集卷十一 卑

上疏請必罷鵬舉勲戚中更番推用 上嘉納
焉甲午議脩 九廟春秋祀皆於 內殿行之
武定侯郭勛欲市恩軍士疏請罷 皇城外擺
隊公疏言 祖宗舊制不可廢勛議非遠慮請
必復擺隊咸寧侯仇鸞總兵兩粵方大征猺獞
鸞稱疾棄去公疏請逮治兩人言甚切至後十
餘年兩人者俱以驕縱敗死甘肅軍士訴總兵
時陳貪酷將激變鎮臣疏聞而時陳亦疏病乞
休公上疏曰因軍士訴輒罷王將則事體倒置

不罷則恐爲變請許時陳病歸其所懇詞行總制官體勘咸以爲得體青羊之變羣議征撫未決無何撫鎮以賊平報主撫者不悅諷上命都給事中夏公言往勘至則力詆議征非計自是中外皆畏言兵癸巳秋大同軍士再作亂殺總兵官據城拒守總制侍郎劉公源清以兵請公首上疏劾罷巡撫某贊發兵朝廷始漸議出師以江桓爲大將公以桓嘗被軍士囚執再往必辱天兵劾罷之武定侯勛恃上寵

華陽館文集卷十一

力求領兵然無敢扼之者公獨廷諍止之大同師久無功公始上四事曰分委任設間疑倡勇敢定賞格繼上五事曰舉將材益兵援重圍營塞要害募勇敢又上募兵便宜六事皆深切時務上多采納既督撫疏言逆軍款服狀御劄下內閣欲追論請兵者公疏言邊境積弱不可不振邊臣以口舌爲功不當厚賞上感悟下兵部議因命給事中王公庚往勘夏公時爲禮書因覆代王疏言大同軍士罪止謀殺主將

不當稱謀叛興重師邊臣貪功生事不可不治上信之改命禮部侍郎黃公綰往勘黃與夏同僚其報疏一切如夏議旨下兵部尚書王公憲稱疾旬日公疏曰叛逆之罪不誅則無以明法而戒後僨事之臣不論則無以懲慢而勵忠觀釁之臣不罷則辱身負國而大義乖招降之賞太濫則損威傷體而朝廷輕闇切二千言先是勘官論劾提督卻永罪狀建議未決公具疏力論之後永竟以罪罷免侍郎綰報功罪

華陽館文集卷十一

欲重治總制源清公上疏救之甚力夏惡其異已復密疏譖之節奉聖旨曾忤不候題覆輒先奏擾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打着問了來說既上狀輒下法司擬罪法司執甚力卒得留用無何遼陽軍士亂囚執撫臣挾鎮臣疏請侍郎周公敘代撫時已推韓公邦奇矣忽上於他疏中批出別推吏部遂以敘薦公疏言此與唐藩鎮何異言甚詳切上竟如公議嘉靖初各倉場及市舶仍以內臣監守蠹國殃民莫此爲

甚公謀之同列前後上疏論列 上採納言官
盡罷各倉市舶大監歲省數百萬一日司禮鮑
大監忠卹謀覲復懼公叅駁因嘗私丐之公厲
言此 皇上盛德事不可規利負 國爲天下
開厲階鮑不敢復請乙未春禮部初擬公同考
會試內閣張公孚敬嘗與議 莊肅皇后服不
合會張考九載滿公率同列仍持喪服往候張
深銜之遂抑不用是秋復推公主考武舉加意
較閱得淮西章黼閩人余大猷後 賜宴禮部

華陽館文集卷十一

四十三

內閣敘菴李公賀曰文武狀元俱出門下蓋謂
壬辰掄魁林君大欽與黼也九月吏部尚書汪
公鉉以臺諫交論去位 上意屬兵書張公瓚
清議弗與明日 闕下會推及張與侍郎霍公
韜廷辯甚力乃改推五人疏上奉 聖旨他每
科道所知者着指名舉一人來用是時 聖怒
叵測臺諫諸臣集議所以復 上者公草疏畧
曰薦賢者臺諫之責用人者 天子之柄合文
武大臣會推猶舉數員以請臣等小臣乃敢專

指一人豈惟非制竊恐他日循是不廢則 朝
廷之柄下在臺諫臣等萬死不敢奉 詔上大
怒竟落諸長吏職斥爲民公之得罪去 國者
以此時十月某日也丙申夏抵家未幾遇 建
儲恩詔冠帶間任大司馬浚川王公尋有官僚
之薦不報公歸時年未四十堅意卻掃日以讀
書爲事先是弘治間先忠愍公得 勅祀于寶
慶惟是鄉邦廟祀弗稱嘉靖壬寅請于院道得
易地建祠有司春秋致祭皆如例行之大宗伯

華陽館文集卷十一

四十四

洞山尹公有記而表忠之錄所繇作也母梁恭
人營葬弗寧公奔走山谷十數年購善地以妥
體鬼居常痛念夙遭愍凶賴伯兄怡仲兄愷撫
教甚至比出仕乃捐俸爲伯氏得授淮府引禮
舍人旣病革醫禱喪祭曲盡其情仲氏蚤世乃
請伯氏次子綺爲仲後仍割已嘗所得券三之
一與綺人以爲難從姪御史翀劾罷汪冢宰死
杖下時 天威震甚公不暇他顧朝夕經紀其
喪殮歸未踰月而公遂罹此君子謂曾氏一死

一逐真不愧其先提舉忠愍兩祖云親族中貧不能葬娶者多方助之少學于南坡尹公比貴且老敬禮有加泰和居郡上流浩溪淘金兩驛與縣並置使客迎送無虛日官民苦之又邑里舊額供應民得自便正統間改在城爲十二廂長公私供應十倍往昔至是合諸大夫力贊郡邑協議呈請卒併驛於縣治罷十二廂仍聽鄉里自爲供應民甚德之甲辰乙巳大饑出私廩平價助賑又設粥給流移壬子春清戎孫公按

華陽館文集卷十一 甲五

郡公奉書請寬老戍以甦絕戶查新軍以實行伍孫用其言入奏遂著爲令復請于郡縣九邑丁糧通融分派差徭始均庚申郡邑大夫議舉丈量勢豪甚不便公力爲贊畫事乃就績辛酉閩廣寇劫諸縣戕殺憲臣執武將鄉邑廩廩公倡諸士夫及大家多出薪米牛酒餉兵且製刀弩銃藥助官家爲防守計賊竟不敢薄城公嘗病風俗日偷乃近述遠稽議爲鄉約數十條行之每歲郡邑同志集講青原白鶴雲津古城海

智諸處公間有論辨多相發明頃歲公與平川郭公輩倡義歛財因廢寺餘址創聚和書院自是四方同志往來泰和咸有歸宿至於里中髦士前後出入門下攷德問業啓發甚衆公自屏居垂三十年前後論薦于朝無虛歲其最者如司馬王公薦以宮僚家宰許公讚少宰尹公臺中丞李公遂輩薦以經畧科道諸君子會本合薦者三特本分薦者四撫巡諸公先後刻章無慮十數上吏部覆請起用者數矣竟不果用

華陽館文集卷十一 甲六

甲辰戊午北虜猖獗有旨會薦邊材予時備員內臺率同事諸人以公入薦不報廷推之日亦嘗議公寧夏巡撫應詔乃又以讒搆中止今上登極詔令一新南科道岑君用賓尹君校輩交章薦公而掌銓者持宿隙謂公年老覆請進階復如例陞其官致仕士論咸惜之公平日長於論事都兵科時每遇國家建置及事關大體廷論分爭衆咸張目公公徐爲開陳引經據法一時莫不屈服其後居鄉曲則恂

恂持議不欲為激烈語自監司守令而下莫不造廬折節傾心聽服公既病目倦於應酬而事有湏謀及公者往往促膝就榻咨俗問政或竟日夕不怠然公雖以此取重當路而病公者亦由是日起公卒之日語不及私湏臾就逝距其生至隆慶戊辰享年七十有一元配蕭孺人陝西耀州守正軒公孫女能通理道識大義使公得外著循良內盡忠直孺人相助為多先公十五年卒子男一即緡邑廩生娶王氏為太保文

華陽館文集卷十一 四

端公玄孫太平郡伯某孫女女一貞順適蕭山大尹蕭君某季子以獻俱蕭孺人出孫男一卽應詔娶歐陽氏吏部侍郎贈工部尚書恭簡公某孫右府都事君某女孫女二長許聘尚寶司丞翰林五經博士兩湖陳公某次子文振次許聘國學生郭君某子從誼嗟乎公自負既豪而機敏才志直足以謀斷王國贊翊內外予嘗讀其諫垣諸疏及廷諍一錄前後建白關說要旨因事納忠慮長顧却非徒支吾目前獵取時譽

者比其最所難者如與首相羅峯張公議國服不合貴洲夏公議邊事同異及論郊迎重臣非經抑遏動貴典兵廷諍寵貴不宜掌銓部要皆觸危機嘗虎口至今讀之使人尤為公股慄也使公平日稍能收斂鋒鏑卽循資致通顯無疑然公必為此不為彼豈非數哉公平居著為詩文酷似秦漢盛唐以來作者稿多散逸所存有太平二十策安邊十二策奏疏二卷廷諍錄一卷鄉約二卷詩文雜著四卷藏于家

華陽館文集卷十一 四

龍井曾刺史公行狀

往歲冬十一月予起病還朝舟次安慶友人太行子濬以奔厥考大夫之喪至自都下相見哭泣甚哀既別遂以考君事狀見委明年丁巳予還臺視事子濬寓書促狀且曰知先大夫者宜莫如子今葬且有期願子遂書之將以請銘予當時鉅公予既不能辭遂為狀曰公姓曾氏諱祺字兆賢別號龍井吉之永豐人也其先鄒姓居同鄉纂陂累有顯貴人至宋時有諱季式

者出爲曾氏後至于今遂稱營前曾氏云曾大父德禎大父元魁封徵仕郎父諱翔以太學生授金吾後衛經歷母蕭氏封孺人先是里人有子秀而殤夢神人謂之曰若非女家兒乃上舍公子也已而果誕公經衛公喜甚遂命以名與字曰兒他日果有立此名所以志也年十歲從經衛公宦遊都下即穎敏不群經衛公奇之是時京師有茹氏兄弟皆負時名往來受學甚衆遂遣公從鳴金氏游茹君又大奇之公年十五

華陽集卷十一 果

經衛公卒于官哀毀踰節幾不自存乃扶視歸茹公執其手曰汝父爲清白吏未究厥施是將在汝矣小子識之公拜謝再三遂歸服闋補邑弟子員即彬彬有時名邑令桃源朱公有友曰冀惟乾氏過從陽明王公于虔乃取道至永豐拜一峯羅先生墓令乃請公同冀生游因聞陽明公講學虔臺遂往拜其門嘉靖壬午以詩起科江西癸未丙戌連會試禮部不第已丑復見黜時楊給舍某以言落職遂與同舟約入會稽

訪陽明王公旣渡江卜夢于金山不吉遂返棹以歸其時母蕭孺人已病床褥數月惟日夜冀公一見企歸喜不自勝月餘竟以疾卒人謂公孝感所致同母昆弟三人伯氏性疎畧不甚治生仲則劬勲僅持門戶經衛公旣卒于官母蕭孺人挈家歸冀亦甚落公自爲諸生時即能悉力經營以故蕭孺人未嘗一日失其惟心其後又兩入會試乙未歲始俛從選部授官出判永平郡守劉君臬節推柯君喬皆負才名與公相

華陽集卷十一 圭

好甚密比署灤州時灤值旱灾斗米數百錢公節縮勸相給貸於民又設糜粥於寺以救病饑者其所全活以數千計及當路請發帑以賑貧民首檄公給散之民大稱便已亥 聖駕南巡與修沙河行宮區畫甚多有白金楮幣之賜會滄州缺守巡撫戴公金卽以公名入薦守滄三年益務與民生息滄地接南北賓客往來絡繹公多方調停驛遞獲甦第諸權貴人往往不愜所望動生怨議公固不搖也庚子秋子濬舉

于鄉公得報卽呈乞休致不允癸卯冬當事者果以謗論于朝公卽拂衣南歸入仕幾十年前後薦者凡十有三以禮獎異者二十有四又有勸公當以謗自辯公曰乞歸吾志也何以辯爲旣歸遂歛迹山間構龍岡書院以居暇卽與邑之朋儕講學譚藝壘疊不休是時同郡雙江聶公東廓鄒公念庵羅公每歲與四方同志爲青原玄潭之會公往來其間共相訂論未嘗少休平日喜考六書每讀諸子百家有會意處卽手

自楷錄存記爲詩文直吐胸臆然非其好也與人處坦夷易親每論事多引實故實又時出款語以資談譁至於商確古今事勢利害連引博喻咸鑿鑿可聽自大夫士以及村鄙細氓皆樂與之語平生尤厚故舊每分餘俸餽給戚疎人或以窘迫告卽量多寡應之已至有相負者亦不甚較癸丑子濬登進士報至公與同志會講靈岡觀中賓客皆爲公賀公徐曰吾兒得此則平生所欲爲或可冀也已乃遣人入京卽具疏

稿付子濬曰吾鄒氏不血食久矣自大理公瑾死於靖難也今且百七十年族裔散逸譜牒湮消是余之罪也汝今得事天子幸以復姓爲請時子濬方試政銀臺未之遑也甲寅秋子濬拜官大行明年夏公忽得下血病七月子濬以使事便道歸省公甚懼病亦尋解又明年丙辰子濬將請還朝忽盜入臥中持公出以索財物公以理諭遣之子濬以公遭怖遂遲留不欲行公曰王命重事也我固無恙幸勿爲念已又

貽書都下同志皆手自裁札子濬行僅八日公竟以前疾卒時五月十日也計聞予與儀部聶君企二三同志往視殮事云疾革時惟惓惓以忠孝大節寄勉子濬其餘一無所及噫觀此則公平生所存其可知也已距生弘治癸丑三月初三卒嘉靖丙辰五月初十享年六十有四娶上羅陳氏生五男子長潛次湛次濂卽大行子濬氏也次汪汪與兄潛湛皆爲邑諸生又皆先公卒次濬今爲太學生公旣連喪三子陳孺人

爲置側室生子淑孫男二學松學栢皆瀟出孫
女四人某某以其年月日葬于某山某向愧予
不能文謹以子濬所書事實刪次爲狀惟大雅
君子其採擇焉謹狀

華陽館文集卷之十二

吉郡宋儀望著吳郡門人魏

雜著

君子深造之以道

君子之造於道也亦惟自得其性而已乎性也
者心之生理也循吾心之生理而道從出焉是
故知求道於性則幾矣夫道何爲者也原於天
統於心率於性自有生民以來未之有改矣夫
人皆有是性皆有是道而不能皆全之何也天

命之性其賦於人也清濁厚薄異宜剛柔輕重
遲速異齊而道之在人不能強而一矣聖人知
夫人之拘於氣稟而不能變蔽於物欲而不能
覺於是語之以率性修道之旨示之以遷善改
過之方勉之以愚明柔強之效何者人之性雖
有氣稟物欲之不齊而其心之虛明靈覺則固
昭然不昧也於其昭然不昧者求之則是非善
惡之在吾心如鏡之照形如水之鑑物明乎此
之謂知修乎此之謂行始終乎此之謂深造自

得嗚呼此固孟子深於造道之言也奈之何性學不明而異端蜂起當戰國時告子論性則曰性無善無不善楊墨語仁義則曰爲我曰兼愛其說至驚矣其下者又視道爲高遠難行而不知反求於吾心在門如公孫丑且以道爲登天不可幾及孟子之心至是始益戚矣七篇之作惓惓明仁義辨性善至此則直指之曰君子之求道也非深造不足以至於道非自得於性則不可以語深造是故知性則知道矣知道則知

深造矣居安者居此者也資深者資此者也取之逢原者取此者也嗚呼此非深於造道者其孰能知之雖然道未易造也何者道之在人流行於古今推變於陰陽大之而爲綱常倫理小之而爲食息起居散之而爲禮樂名物翕之而爲鬼神變化莫非道也亦莫非吾心之神明也然而深造則難矣告子之徒其高明脫悟亦自謂有志於深造矣而孟子以爲賊性爲害道其於楊墨之言仁義則直闢其爲無父無君孟子

非好辨也昔人有欲之燕而南馳越者或告之曰子欲之燕而南走越何也曰吾馬良吾御善客曰是子之愈遠於燕矣嗚呼彼不知乎性而強以語深造者何以異此記有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周子亦曰人生而靜性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夫以天命之性而動於欲則善惡分矣此正所謂幾也彼不得其幾則不能得其性矣昔者堯之告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所

謂危微者非幾乎精而一之乃能允執厥中而天命之性渾然至善者聖人始能全之而況吾人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其去聖人則遠矣至語造道之功則貿貿焉不知所謂性不知所謂幾而又何怪乎不能至於道也孔門之徒語穎悟者最稱顏子矣方其求之未得其方也蓋嘗仰而思之俯而鑽之可謂用心矣顧高者愈高堅者愈堅瞻顧前後莫可爲象當是時顏子嘗心齋坐忘矣墮體黜聰矣又何其道之難悟也

夫子知其事內而遺外違形而離氣也乃循循然語之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所謂文者非他也性之散殊也所謂禮者非他也性之統一也彼專內則遺外矣是不知性之無有內外也違形則離氣矣是不知性之不離於形氣也顏子至此始喟然而嘆既竭吾才而欲罷不能顏子之於道可謂幾矣孟子之學得之顏子也其曰君子深造以道惟欲其自得云者正言得之於其性也雖然語造道至於自得其性尤未易言

也昔泰豆氏教造父以御亦曰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於是能進退履繩墨而旋曲中規矩而庖丁之論解牛亦曰吾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存依乎天理因其自然技經肯綮未或嘗焉噫彼其於技也進於道矣此深造之旨也君子知夫道者不可強而思也然而無弗思矣不可力而能也然而無弗力矣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噫此君子之深造所以自得其性也歟今之學者固皆侈

然談性命也然其始也則無定志其終也則無定力莊生曰用智不分乃凝於神既無定志則用智分矣文王之訓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既無定力則作輟較矣於此而求深造自得之功是猶卻步而求及前人也必不幾矣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亦曰有必爲聖人之志而又欲知所用力焉則於道也幾矣

策一道

執事以 國家大計下詢承學顧愚不足

奉明問然竊見鄉之父兄長老嘗歷仕先朝多能明習世故其於財賦兵馬盈縮強弱之算往往條分縷析若指言家人事時愚既竊聽之以爲時事如此而當事者猶或持之而不敢議何歟於是退而稽之史冊則知古之忠臣智士其深謀遠慮每每憂盛世而危明主非過計也以爲如此則治不如此則亂當漢文時海內號稱又安矣乃賈誼則以爲今天下事勢譬如抱火

厝之積薪之下火未及然因謂之安其戢
如此絳灌諸人忌之不卽見用迨其後卒
如誼言豈不有遺恨哉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建都金陵薄海內外悉
歸版圖財賦所入不可勝紀然邊防要害
獨重西北當時經略率皆勳舊重臣企我
成祖文皇帝再造邦家定鼎燕京金湯之固僅
隔山後與虜爲鄰其勢蓋岌岌矣

成祖深思遠慮列爲重鎮以防守之猶且以兵

在內則內重在外則外重於是立爲三大
營以固根本以備征伐景泰以後又更爲
十二團營故當其時內自京師外自九邊
猛將材官雲興雷奮以計則強以守則固
執事所謂東南財賦西北戎馬蓋謂此也
然愚嘗考當時太倉之粟在江南者其初
止運七十萬石其後乃運至二百四十萬
石乃其後則歲漕四百萬石矣折色之銀
每歲四百餘萬兩以其半輸在內府至

於馬價料銀供應之需又歲以數十萬計
此外又有抽分之稅餘鹽之括開納之例
財賦所入視昔不啻加倍矣列聖相承
皆以撙節愛養爲事嘉靖初年太倉之粟
足支數十年外庫之銀未嘗匱乏

內帑積至數千餘萬諸司所藏亦略稱是愚
嘗攷弘治以前公私盈足減租寬稅之

詔猶屢下焉馴至今日內外遂稱訕乏此其故
何也得非土木荐興而賞賚無算乎抑

請討多而物力屈也團營之兵舊稱十二萬景
泰間縮三之一在今則又縮焉至於各邊
之兵尤可寒心宣大薊鎮今日所最急者
然將領所部每不能足額數督撫者嘗招
募矣而鮮有應之者此又何也愚觀
成祖時嘗頻年用兵而兵力最盛景泰弘治間
亦屢用兵西北而累立戰功頃自庚戌之
變虜數內犯然內外諸將兢兢固守未聞
以數萬營陣待敵者也今內自團營外至

九邊動稱兵數不足東抽西補朝募夕招
是何廩廩然也得非軍政廢弛而變通未
講乎抑繩法過而事權輕也夫以財賦則
如彼以兵力則如此然則謀國者計將安
出昔有大賈恃其貲裕而荒耽無度僕告
之曰財且匱矣乃驚愕莫知所計僕曰是
無庸慮但去其所以蠹財者耳主人聽之
不數年其裕如初愚竊謂今 國家亦有
四蠹焉何者錦衣官校有常額亦有常祿

華陽館文集卷十二

八

今傳陞日增投充無數此一蠹也騰驤四
衛率皆冒替廠衛緝訪無辜以冒陞級廩
秩日加倉庫日竭此二蠹也光祿供應費
用不貲傳奉口分有數十年仍在冊者至
於廚役多鑽籍冒領此三蠹也各廠匠作
影射百出不能計工程力而支計衆多此
四蠹也頃者言官疏言宜如嘉靖初年故
事汰除一切冗役歲可省粟數十萬乃至
今不見施行何也至於清查 內府儲積

已有 明詔矣而尋復報罷自古小人欲
蔽主聽而堅私計不過曰是皆祖宗故事
非外廷得與議也然此不難辨矣昔成周
以冢宰制國用玉府天府掌珠玉器寶外
府掌布之出入內府藏九貢九賦之貨賄
此皆天子府藏也而悉太宰掌之漢唐及
宋一應財賦咸掌外府天子未嘗置私藏
以奸古法惟我 國家以天下財賦輸其
半于 內府以備異時非常之用雖內外

華陽館文集卷十二

九

賞賜取給于此而積蓄之富前世莫及長
老習聞 祖宗所以厚爲貯積者其
淵衷微意所以爲無窮之慮至深遠也豈徒爲
賞賜玩好之資已乎然事不總於戶部登
耗之數至不可究詰言官所以屢乞查盤
者其慮深矣古者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
其國今太倉之粟所贏僅僅如此假令遇
卒然之警漕運阻阨商販不至都城百萬
生靈翹首待哺將何所仰給乎神農之教

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若是豈可不爲寒心哉今夫庶民之家終歲經營必計口而議先期而戒彼固未嘗有敵國外患之虞也然猶兢兢然若此而況公卿大夫爲國家深長之思可以冥馬決事哉且愚所謂四蠹者至易見也當事者固難之愚謂主上所親信而嘗禮貌者非左右與勳舊乎此皆身享榮寵而世受爵祿也且當

華陽館文集卷十二

十

主上虛心圖治臣子效忠之時而積蠹夙弊不肯一洗而更之使當國之臣勞心焦思而莫知所計臺諫之臣持議而不已此愚所以竊致望於左右勳舊之臣也執事復謂九邊惟宣大爲急當時所藉屯田鹽法今皆廢壞督撫諸臣所以爲戰守計者非請討則莫可爲計此誠今日坐困之術也顧愚非知邊計者然嘗竊聞宣大一鎮所以馴致積弱而不可振起者其失有四而其弊

有五不可不知也何謂四失邊備久弛醜虜跳梁擺邊築牆歲無寧日軍民所種屯田虜歲蹂踐子粒所入不能俾本遂致拋荒其失一也商人自括餘鹽爭趨便易邊地苦寒孰肯委身荒塞以務耕作鹽法一廢屯田愈壞其失二也山東河南坐派邊糧逋負過半有司催迫後期法令不行其失三也每歲糴買商人託藉勢要所買米豆半係參和且拖欠數多雖重懲艾之莫

華陽館文集卷十二

十一

能止其失四也如是則邊費安得不耗請討安得不困哉何謂五弊古者兵將同心乃可制敵今各邊將領罷遷不常視所部卒何異傳舍此一弊也兵法曰視卒如子乃可俱死今各邊將領培植軍士習成故套此二弊也兵法嚴隊伍均犒賞今挑選標下名爲選鋒隊伍缺亂賞賜偏異三軍之心先自怨望如是欲其同冒矢石難矣此三弊也妄報聲息輒移信地虛糜行糧習

爲得計此四弊也醜虜內入競相規避及至退遯冒殺平民以報功次此五弊也如此則邊政安得不壞兵勢安得不弱哉執事者更欲求爲長策以救目前愚則謂四失不去五弊不除雖使孫吳爲將良平畫策恐亦難矣雖然請試言之夫三軍之命在將將得其人則事可成功可就兵法能制生殺之謂將能專予奪禍福之謂將今各邊所置總督鎮巡皆古大將之任也顧

令不能殺一偏裨建一奇策稍有更張則持議者且接踵矣是欲其彎弓落羽而束之手也豈事理也哉雖然所謂大將者未易言也必極選才望出羣者然後可以當之選才望矣必專事權以任之事權專矣又必久任以責之成昔漢宣任充國宋祖任郭進讒言無所投謗毀無所加斯可謂能任將矣愚觀頃年所置大將其初固皆以才推也一遭人言非罪則罷此於

國家御將之體亦稍陵矣在今日所當急圖也雖然愚前所謂四失五弊則何如以處之亦曰誠得大將而任之專託之久而又不能去四失除五弊是則將之罪也始則切責之甚則罷斥之又甚則加罪焉恐未有不思奮者矣雖然猶未也執事欲求國家長久至計愚以爲其本不在邊鎮而在朝廷其患不在夷狄而在紀綱執事倘與其進則願更僕以對焉

華陽館附錄

蒲藩校刻河東詩敘

歲癸丑冬蒲藩石川王孫以待御陽山詩集將壽諸梓介使之素以書屬予曰陽山公江右人傑也時按鹹政于河東化敷陽春而人文底績威動殷雷而河嶽翕奠宏綱大體往昔罕尙矣僕以不腆之詩謬承光霽之標于節旄之次玉藻天葩每挹咳唾朝擲夕掇漸積成帙負璞于荆藏珠于腹未若廣其傳以

華陽館附錄

一

示同好爲公也先生盛世碩耆詩家鑑衡僕知微陽山公則三百之旨不復徵先生則陽山公之集不傳所望以珪綴璋序其首以爲同志者則毋以僕之故辭云予遂命取公稿讀之旣久天球渾質不琢不雕玉斧飛茫難逼難羈其典實似岑參而丰度過之其俊逸似摩詰而清新過之其迅速似李賀而周折過之匪華匪淡淵明子美之間也以是而遺之世所謂暮雲江樹錦字龍紋使遊者忘歸

誦者忘倦陽山公殆肖之矣然此特出其餘

緒耳公見道甚真崇學甚正闡心法于滌洛裨成功于廊廟將以此鏤之鍾鼎被之管絃與雅頌同鏗鏘也于此舉何有哉于是乎書嘉靖癸丑孟冬吉日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奉 敕巡撫大同地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西京少華許宗魯序

吳下重刻河東詩集序

夫詩也者天地自然之音也自唐虞肇賡歌

華陽館附錄

二

之美周室盛讌享之章公旦貽成王以輔德之辭山甫贈申伯以懷邦之頌詩之興尙矣楚謠漢賦魏製晉作以迄全唐揭華振秀接武嗣響俱克明羣意於緒言役諸景於坐頃匪徒情性之抒寫要亦治忽之有關焉者厥後談理學者比之爲微技曲藝而不屑事旣亡其辭矣至稱詩學者率牽於時好莫知玄探奧達又亡其意矣辭意兼亡而天地自然之音乃廢焉然則學詩者非好古篤信步武

前人鮮克有成也已江右宋公天資超絕神
穎越悟妙思六經驅馳百氏卓然稱俊傑於
南服者匪斯今矣丁未歲以甲科高第出宰
吳邑政成多暇與郡中諸秀民倡酬賦詠有
韋刺史皮從事之風予髫髻之年遂叨接引
招游未久公以召去別來數年益弘風尚一
日馳劄示予近刻三卷共成一編皆京邸河
東以及行役所著鴈冠繡斧榮映山川穆如
清風發在簡素予讀之惟恐遽終玩之三復

華陽館附錄

三

罔輟乃作而嘆曰公詩之工一至是耶其調
遠其思深其理密其辭新眷情魏闕長謠去
國之悲寄跡京華不廢丘林之詠高步承明
恪展獻身之義觀風異域式諧諮爰之情停
雲友誼或發睽違之想祇役王事每富星勞
之什詞非一致旨備六義古選則建安之雅
格近體總開元之妍唱本天地之自然鳴國
家之極盛雖孝若善構新語昌黎務去陳言
無以右矣觀者誦京邸之篇則廊廟之隆可

窺也讀河東之吟則河洛之風可知也覽乘
船之詠則行役之勤可想也一時士類歛手
而不敢攄藻如士衡毀草於太冲蔡邕輟翰
於文考然者方今 聖天子在上萬機之暇
遊息藝文賡歌讌享有虞廷鎬京之盛雖不
取士以詩而縉紳諸彥彬彬藻蔚力追昔代
名流可謂超唐軼漢而六朝兩宋皆所不必
論焉是集嘗爲蒲藩王孫所刻藏之朱邸播
之同好其傳亦云廣矣吳中士人重爲之梓

華陽館附錄

四

者以不可多得欲俾海湄山陬傳誦焉爾予
遂董其事庶幾附驥聊獻雕蟲季緒才不逮
作者詎敢輒加詆訶陳思得其八斗亦何假
于丁廙予故不能贊一辭 長洲張獻翼撰

吳下重刻河東詩集後序

文者言之精也詩者文之精也皆發乎性情
而據乎理者也夫苟發乎性情而據乎理則
何文非詩何詩非文而又何間於古與時哉
國朝以文取士凡事舉子之業者專佔俾之

功訊之以古茫然罔聞知也其慕屈宋之標
探蘇李之蘊者又專旁搜以炫奇鉤玄以市
怪訊之以時亦茫然罔聞知也其說則謂用
志不分乃疑於神耳爾均之偏勝獨得罕有
兼者詎知性情一貫理無二致足此通彼機
可觸類學不兼古今通人所耻也張文貞以
著述之餘攻比興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
述論者難之惟陽山先生宋公備斯矣公稟
靈鴻都懸精軫翼夙著岐嶷深研經義峻登

華陽館附錄

五

甲科遂稱宗匠雖分符花縣通籍栢府政理
之暇怡神賡詠儼乎高山勃乎浮雲汜乎洋
洋光乎皜皜掉鞅於文苑者咸望風推服蓋
既以言之精爲文復以文之精爲詩是所謂
發乎性情據乎理者歟是所謂通乎時而進
乎古者歟僕不斐寡識於名家固無敢論列
矧公位隨德顯任與事隆善觀民風與圖王
政是編又清廟之音虞庭之響也抑豈蓬藿
之士所容置喙者哉家弟獻翼奉以登梓屬

僕爲序聊申短述以助解頤云爾

長洲張鳳翼撰

華陽館附錄

六

華陽文集十二卷

浙江汪汝璥家藏本

明宋儀望撰千頃堂書目載華陽館文集十二卷又詩集十四卷此集皆其禊文卷數亦相合蓋猶儀望之原本惟許宗魯張獻翼諸人所作詩集序皆附錄集末未喻何故或變輯者誤歟然重編之本僅有詩五卷則十四卷之本久佚矣又疑以諸序無所附麗故綴之文集末也